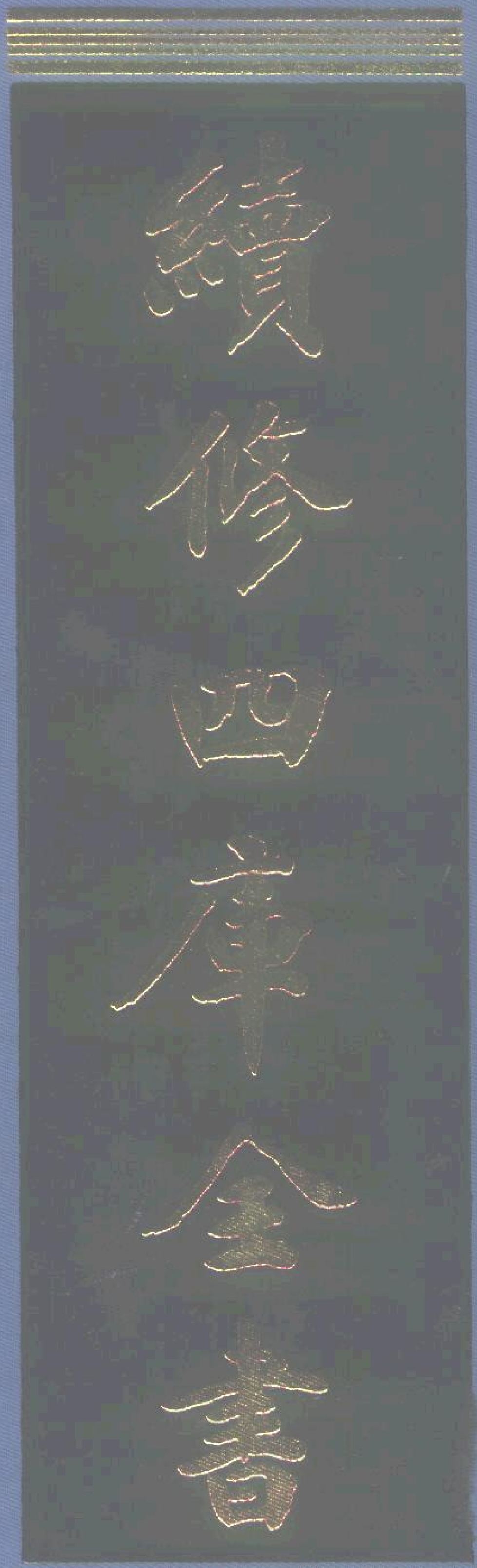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九六一・子部・兵家類

登壇必究四十卷（卷二十至卷四十）……〔明〕王鳴鶴撰……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輯叙戰說

王鳴鶴曰余觀武經諸書所載戰法亦多術已後世凡有橐鞬之任者疇不典謨而誦說之唐宋以至我　朝遂以策武士其制甚重蓋爲國家不可一日忘戰而諸將士不可一日忘韜鈐也雖然趙括世爲將種秖徒讀父書以四十萬衆不免長平之阬至于韓彭衛霍輩未聞其誦習何法一則掃清中原一則橫行塞外皆足以垂勛名于不朽然則戰法固不可不習而徒習之口耳誦說之間者則戰法固不可不習而徒習之口耳誦說之間者抑末也法曰戰以隱微爲勝夫既謂之隱微則其法不在行列不在金鼓不在賞罰之勸懲而因敵制勝變化無窮固在爲將者以心運之而已矣宋襄公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號爲仁義之師而卒以取敗是亦括者流也宜其貽詬于天下後世也故曰徒善不可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叙戰出武經總要

夫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伐謀者攻敵之心使不能謀也伐交者絕敵之援使不能合也伐兵者合刃於兵戈之場不得已而用之也然則善制戰者必先審於已一得地利二卒習服三器用利然後察彼之形勢不明敵人之政者不加兵不明敵人之情者不誓約不明敵人之將者不先軍不明敵人之士者不先陣知彼知此則始定計於內出兵於境是謂以理擊亂以教卒練士擊白徒敵散衆無不克也故兵法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之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上五者地生度地者遠近險易也度計也未出計度可伐即出其軍也度生量量者彼我軍先計敵國之險易道路之遠近之形勢　量生數數機變之先酌量計度彼我之彊弱利害然後爲機數也數生稱稱校也校彼我之勝負　稱生勝稱量計度萬無失勝之道此所謂修道保法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其或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以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與吾

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不可戰勝之半也夫戰
兵先欲專一專一則千人同心千人同心則有十
人之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心齊力均故古
之稱如率然者常山蛇也擊其首則尾至
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皆至或問可使如
率然乎曰可矣夫人與越人相惡當其同舟而濟
則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又曰軍身也卒肢也伍拇
指也大將以軍爲身小將以四肢士伍爲拇指也謂將之役士士之從
將如一身之與四肢拇指也夫伍兵五當也長以

衛短以救長五兵長短各有所宜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
衛短兵以守太長則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鋭
則易亂太犯則鈍鈍則不濟犯爲觸挂也兵長短相爲衛太犯太輕皆
不中法度也故給兵配仗威有率分夫兵以詐立以利
動見利而動有如此備之而不動量已然後動
動以分合爲變者也或分或合以戰敵人觀
其應我之形終能爲變
化以取勝也其疾如風來無逮其
戰勝也其疾如風去迅疾也其徐如林言緩行須
林木以防有行列如
所掩襲也侵掠如火猛烈不
辰動如雷霆如雷震迅速
也莫知所避掠鄉分衆兵之鄉道聚落無有守兵
大畜財穀剽掠則須分配衆第使衆人皆得往也
不得獨有所任則大小強弱皆欲與敵爭利也

闢地分利開拓土境則分
割與有功者懸權而動有如權衡稱
也動不可久久則鈍兵費則挫威詘力縱敵生變
失利後時故善用兵者見敵之虛乘而勿假追而
勿舍迫而勿去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
不及拒敵之開闔當亟入之敵有間當急入故曰兵之情
貴速乘人之不及也雖然猶須以治待亂以靜待
譁以逸待勞以近待遠以飽待飢故曰見利宜疾
未利則止趨利乘時間不容息先之一刻則大過
後之一刻則失時也夫善戰者能易寡爲衆易衆

爲寡爲何其然哉常出其不意沖其方虛形人而
我無形使我常專使敵常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
則此衆彼寡我所與戰者約矣我之戰地常使不
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我與所戰者
又寡矣故曰心疑者比力分者弱能分人之兵疑
人之心則錙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
數倍不足夫戰固有當擊當避當縱者擊其微靜
懈怠無備而靜避其彊靜攻取有備閑處而靜擊其
勞倦者疲困閑窠者服遶無擊堂堂之陣堂堂大也無邀正正之旗

正正
齊也至若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必避其銳氣擊
其惰歸又曰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迫圍兵者圍
其三面開其一面以示生路也如此類者皆敵人方乘氣盡銳而
來不可亟爭故避而殺其鋒開而誘其潰也或問
敵衆而整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敵所愛而恃者便地饒野糧道也先之奪敵人之
心也夫戰兵貴勢勢可以先戰而震敵於其乘利
則疾奮敵不暇支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自
解不復攖手然則兵之所以能爲勢者有三一氣

勢二地勢三因勢若將勇輕敵士卒樂戰三軍之
衆氣如飄風此謂氣勢也闕山狹路大阜深澗龍
蛇蟠磴羊腸狗門一夫守險千人莫過此謂地勢
也因敵怠惰疲勞飢渴前營未舍後軍未涉此謂
因勢也有此三者若兵非齊志非敢決非必死非
蓄怒亦莫能爲勢也故曰善戰者其節短其勢險
勢如彍弩節如發機又曰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
千仞之山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其勢然也夫戰
兵常持有餘以待不足故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

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若進止不度飲食不繼馬
疾人倦而不解舍則兵不堪命不堪命則不任其
上令上令既廢居則亂以戰則北也其要在更戰
更息別用之不竭也故曰三軍進止有道戒三軍
人之中
舍半日
可止夫衆以合寡則爲追衆而圍之交合戰也
圍也以衆敵寡者逐而圍之
開其去道令無爲窮寇也或
更戰更息知我伏
彼勞故能克也或三分而乘之分而迭擊以衆攻
寡分衆
餘二亦爲
奇襲之彼衆則以方從之三分以一分餌
方術也謂殺讀詐奇
變敵難衆分其形勢
使不得併
力而戰也又曰敵若衆則受圍已兵寡則士意
不專當則利道

受圍以堅衆心分兵四向
而受敵則衆以死向生也兵士甚陷我乃不懼謂陷
則死鬬求生也故知固存以爲勝人果危則以
死而易生也又曰使人
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投兵於死地
示令自求生則智者
不得不謀勇者不得不決也夫重用兵者彊輕用
兵者弱猶爲不可故其黷武而國利兵久而國不
危者未之有也善用兵者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
因糧於敵以足軍食是謂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
也法曰天下以戰爲國者五勝者帝此謂兵黷戰久殘人
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亡四勝者祇三

屈財之如此也故古之明主知將以言乎戰者莫之敢易也

兵法曰凡戰晝以旌旗爲麾夜以金鐸鼓菰苭荻爲節蘆葦葉古先吹爲號令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麾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三軍服威肅命如此則前無堅敵若聞鼓而起聞金不止雖有百萬之衆何益於用哉故戰之道等技藝立卒伍定行列正從容固言名實等其方也實第其才能相集使卒百人伍五人行列者左右前後從容者聚固有備言名者各以事爲名也位欲嚴政欲

栗力欲寃氣欲閑心欲一上下魯卑能相臨制實則必行故人戰栗寃伏也氣閑則筭孚不擾陣行惟疏戰惟密疏者調空其間容者一同也心一則力同行止相承之道也達者示之則不畏近者勿示則不散用兵之道陽敵之實示敵之虛凡相去達吏士見實猶不畏近則勿示敵虛實但嚴備以一士心也示之以顏色告之以所生大將示人以般樂之色告以利害及必勝之道兩鋒相值將未知敵則用寡而觀其變先以卑弱不能示之以觀敵之變化也進退而觀其固以輕兵進至敵左右觀察之也危而觀其懼觀敵危事以知敵恐怖得失形勢也靜而觀其怠敵靜不動則相視吏士懈怠與否也動而觀其疑輕兵挑戰相示也動而觀其疑否襲而觀其治虛者敵人知其虛否襲而觀其治虛者

制計則禍愈於先動故曰先則奪後則懾也兵先舉則勞擊後起則志應不定而恐懼也又曰先人有奪其心後人有待其衰也其或敵攻則屯而伺之敵盛來攻則吾屯守爲主人觀敵爲客客有虛實乃以兵應之也敵謀老我師堅陣不動則謀以先之先使輕翼兵嘗呼而動之擊其疑加其卒示敵以利而不敢進者疑也則可先加兵以卒暴擊之也致其屈襲其規分敵之衆以盡其人襲其不意之處也上下同欲敵莫之禦戰勝則與衆分善將不自取功若將復戰則重賞罰戰勝而重賞善必先行前戰之賞罰誓以居前無復先衛復戰者必又以賞罰約束先誓軍其戰法必變易不可用先所勝者耳夫

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敵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令敵來就我蓄力待之不往赴敵惡人勞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出其所必救也若擾其所必趨攻利則釋旗迎而反之反轉戰也若已據利地則賣衆委旌旗示敵寡弱縱輕兵挑戰迎之於險也夫戰以猶豫爲凶以隱微爲勝事莫大於必果功莫成於勇決譬夫一益奮戈於市則萬人辟易非一益獨勇萬人皆怯必死與必生非對也故曰居國惠以信在軍廣以武刃上果以敏刃上合兵也凡攻戰必利決斷不失其時也夫戰用寡固用衆治寡利煩

衆利正兵少故不可勝兵多大勝不錯亂行伍利正旌旗也以輕行輕則危輕兵疾足追奔逐利塹助進退者必當須我部伍循節度進止也以重行重無功重兵者但持堅固守不妄進退雖不可勝不能得利無功也進則相爲聚輕也持堅固守輕兵攻取相持爲用爲守固夫必勝之兵隱謂先用弱於敵而後戰也計先定爲必勝蔽其形勿令敵知知則備我譬夫搏攫抵噬之獸其用齒角爪牙也託於卑微隱蔽所以能爲暴言脅兵隱伏形勢以驕敵人伺其敵怠則擊之也故曰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欲僞爲亂形以誘敵人先須生治然後使敵人不知也欲僞爲怯形以伺敵人先須生勇然後使敵人不懼我也然僞爲弱形以驕敵人先須生強然後能使敵人

先能輕備我軍矣善動者形之敵必從之見羸形也予之敵必取之以利誘敵敵離其壘而以便利擊之也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故事省而功倍也利害動敵敵既從我則嚴以待之所以佯北勿從恐有伏兵餌兵勿食皆謂此也亦復因敵之險以爲已固因敵之謀以爲已事審因求勝不可窮也按武經總要有敘戰條目俱出李靖六花七軍車徒騎布列陣圖後武家所宜玩索者也

兵法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軍門爲和門兩軍相當爲交和也莫難於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謂當戰有所爭利則先示敵人以迂遠敵意以怠慢復誘敵人以利使敵人心不專然後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故能後發先至而得所爭之要害也凡趨而我皆進又不棄軍實而往故曰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其法若在百里之外則千人斬果毅領健人執刀又居後督戰覩不入陣者斬兵士盡令知左膊右肩行立依次

以寡擊衆

凡以寡擊衆者利在於出奇也兵法所說有三焉一

曰要之於險二曰以整擊亂三曰以日之暮將能明此者則可以一擊十以千擊萬雖敵人甚衆則其勢亦覆令列兵家舊說于後

兵敵衆我寡必避於易要之於險一人守之千人莫向如險阨相值我軍鼓譟卒起彼雖衆多前徒固已驚駭乘此擊之勢却則破也一說得邱阜林木之地可廣設旗幟多置鼓鐸散爲疑兵敵人必分軍以備我則選精銳出奇以擊之若未得便利且依蔽林木疎我行隊以弓弩居前當之俟夜晏則疾擊也

凡小陣逢大陣不利持久敵意輕我必不懼戰我宜乘利速進敵人兵衆陣大多連延不整金鼓之音不相聞旌旗之色不相見左不聞右右不聞左前不聞後後不聞前如此我以少衆併力擊之必勝矣或敵人下營未定布陣未集備壘未成法令未施皆可疾擊也兵法又謂敵衆我寡則作利道受圍以堅衆心四向而受敵我兵則在死地而決戰也

日暮而擊之使一人操炬二人同鼓或明或暗或鼓或呼或銜枚止聲而疾擊其兩傍沖其左右或勇士直沖其陣敵人雖衆其將可勇也

捉生

凡軍中立威怖敵莫重捉生護賊千兵不如生擒一將其法擇士之身手彊敏者專教以弓矢槍刀撩鈎搭索悉使精習馬之壯健疾走鞍勒牢密者部爲三百人每百人爲一隊若賊出小陣偏師其將必勇當爲利以誘之使貪功輕鬬乃以一隊卽近爲伏一隊

爲直衝一隊爲駐隊直衝隊既入緩則擁擊急則引去駐隊候直衝隊過直前粗若支敵示引走敵見兩隊全走又無傍救必速追奔待引賊過伏隊處卽發掩伏背殺之兩隊回旗應接自成擒矣如列大陣卽以三隊合爲一隊擊陣疎或囂處突過之可捉賊將假令未獲撓之令亂亦當奔北也

布戰出行軍須知　一十九條

軍志曰布陣之法陣間容陣隊間容隊前禦其後後禦其前右防其左左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鴈行以

長參短以短參長回軍轉陣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奔逐退無趨走紛紛紜紜鬬亂而不亂混混沌沌形圓而不散四頭八尾觸處爲首聚則法天散則法地兵沖其中兩頭俱至左右應敵無所不備李筌曰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謂之神兵法曰兵無常形因地而有形形平則方形圍則圓山嶺盤迴川河屈曲又曰披山則偃月險則尖斜左川澤右邱陵背孤向虛後高前下韓信曰布陣於死地則士無退心又曰背水則必死

於前焚舟乃絕生於後又設陣之名其變甚多又曰三陣者斗星風雲日月陰陽天陣也邱陵水泉地陣也車兵士卒偏伍廂縫人陣也又八卦五行六甲九曜攢星伏虎呆冒飛龍鳥翔偃月長蛇兵陣其說不一獨諸葛武侯於夔州以石縱橫列爲八陣左右前後皆魚貫鴈行不失正奇之法布陣之要大率馬軍即飛龍鳥翔步兵乃伏虎蛇蟠因地而有形因敵而制勝變化無窮人和爲貴主將得人士卒同心雖遇勍敵如報私讎何憂不勝今設布陣作戰利害一十九條于後

一馬多則利平川廣野步多則利險隘奇伏

一晝戰則旌旗相望夜戰則火鼓相應則不亂耳目

一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也而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也

出其所必趨攻其所必救

一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後處戰地而趨敵者勞如

敵人相近營壘相望料其戰地寬窄則主將先一日約束三軍以馬步士史分定首尾前後中軍奇正駐

隊出戰人馬各知地分去處如卒遇敵一鼓而成陣再鼓而三軍已定主將登高觀望敵情與戰次第次定主客則勝負自分矣

一按諸家兵法曰凡征伐以先舉事者爲客又曰以甲乙爲主以丙丁爲客甲乙發兵攻討丙丁名曰伐丙丁興兵侵犯甲乙名曰賊又曰陳兵原野營壘相望先舉兵者爲客後舉兵者爲主兩陣相敵先舉戰者爲主此主客之辯也

一使敵人飽能飢之逸能勞之安能動之三畧曰敵逸者勞之敵強者下之敵弱者待之敵暴者安之敵

悖者義之敵睢者擒之順舉者挫之
一能攻其所愛快敵須救者勝
一能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謂聲東而擊西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攻也昔周亞夫聞賊攻其東南而備西北者是也
一能攻其虛不避其實絕糧道守路歸設奇伏邀截半濟使首尾不能救者必勝也
一能使敵人不敢與我戰者疑勢也漢李廣縱馬鞍虜不敢進是也六韜曰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元默動莫大於不意謀莫善於不識

一敵人攻我我不欲戰我設權變以疑之其賊惑而不敢急攻於我觀其敵氣漸衰勢不甚猛可急使勇鬬之士攻之必勝三畧曰敵動伺敵困破之
一布陣廣大言不相聞視不相見故用旌旗金鼓所以一人之耳目人既專一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用衆之法進退之勢無出此畧也
一布陣者高陵勿向背邱勿逆前水不趨後澗不怯左山不倚右崗莫依士勇將謀取勝之道也

一出戰之法我先知地利向背料敵可與如今日必戰大兵既出急趨戰地使敵人倉卒布陣若彼人馬未定旌旗未整陣勢未完可乘勢攻擊必勝之機也
一布陣作戰領三軍之衆計得三萬三千五百人可三畧曰攻如河決戰如雷發是也
一布陣作戰領三軍之衆計得三萬三千五百人可作一陣布之若遇戰鬬飢飽勞逸固不齊也或敵人一進一止互換攻我即我師日暮疲弊力敗可令兩軍作前後陣一軍作疑兵應急補空使一軍飯一軍進一軍憩雖遇敵人晝夜不退猶可救援我兵不致

疲弊料其衆寡之勢臨時詳約不可不慮也

一布陣人馬當使束隊不可空闕小隊卽布於陣後
秖備守禦或作疑兵使用

一兵法曰每千人選三百人爲奇兵萬人選三千人
爲奇兵常隨大將翼衛左右應急用之

一欲火攻敵人營寨不必盡得箕畢軫翼四宿但有
順風於我營寨不妨卽從下風多著柴薪放火燒其
積聚驚亂賊軍可以掩殺或我深入賊於上風放火
我亦於軍前下風放火延燒及賊火至時我却移於
已燒黑地上用硬弩材士翼吾左右此武韜火戰之
法也

右已上布陣作戰之法陣其大畧又在臨時觀敵衆
寡軍勢勇怯將士同心天時順地利便戰必勝矣

輯百戰說

王鳴鶴曰百戰奇法五十欵欵下各附合于孫子
法且更以古人之行事證之利害得失昭然于心
目之間殊足以啓發後人而戰道畧備矣然此特
其筌蹄哉得兎而忘蹄得魚而忘筌斯善言戰者
也故曰善戰者勝於易勝無智名無勇功操縱在
一心而運量在彼已子房狀貌如婦人女子而運
籌帷幄決勝千里之外韓淮陰以跨下之懦夫戰
則勝攻則取而卒成誅秦蹙項之勛此所謂以心

戰者爾若必欲循法而後戰何異按譜而對奕譜
不可以盡奕之變法不可以盡戰之奇善出奇者
無窮如天地奈之何泥法爲也

兵法　　秦觀

御兵者將而將所以御之者法法不得將與無兵同將不知法與無將同蓋斲木爲棋刓革爲鞠亦皆有法況于帥無罪之人拔堅執銳從事于萬死一生之地哉兵之有法猶人之有精神魂魄也精神失守魂喪而魄奪則雖有七尺之軀死無日矣何則有以使形亡者也故知兵有法正行無間不知而將是謂妄行古之論兵者大率不過有四一曰權謀二曰形勢三曰陰陽四曰技巧然此四術者以道用之則爲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爲四敗事同而功異不可不察也何以知其然邪昔孫臏伏萬弩于馬陵之下魏軍至而龐涓死焉王恢伏車騎材官三十萬于馬邑之旁匈奴覺之而去恢以自殺此則用權謀之異也馬服君救閼與既遣秦間卷甲而趨之一日一夜遂破秦軍曹公追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敗於烏林此用形勢之異也西伯將獵卜之日獲霸王之輔果得太公望而克商漢武卜諸將貳師最吉因以爲將卒降匈奴此則用陰陽之異也申公巫臣教吳以車戰吳是以始通上國房琯用車以抗敵山賊投蒿而火之王師奔潰此則用技巧之異也豈非以道用之則爲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爲四敗乎雖然者所謂道何也治心養氣而已矣蓋心不搖于死生之變氣不奪于寵辱利害之交則四者勝敗自然洞見如形影入于水鏡之中是兵法之大要也夫鍼金羽翳以爲矢傳膠合漆以爲弓天下所同也而羿爲善射服在箱驂在旁制以御轡之利而加以鞭策之威天下之所同也而王良爲善御是何也其所以用之者道也今世之學兵法者肩相摩目相屬雖有精粗不同然卒歸之所謂四術而已至于治心養氣之道則以爲書生之語而不與焉嗚呼是守弓矢與馬而欲爲羿王良也

凡用兵之道以計爲首未戰之時先料將之賢愚敵之強弱兵之衆寡地之險易糧之虛實計料以審然後出兵無有不勝法曰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

之道也

漢先主在襄陽求計於諸葛亮亮曰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用之以成帝業劉璋暗弱張魯在北民阜國富不知存恤知能之士思得明

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覽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帥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後果如其計

謀戰

凡敵始有謀我從而攻之使彼計窮而屈服法曰上兵伐謀

間戰

凡欲征伐先用間諜覘敵之衆寡虛實動靜然後興師則大功可立戰無不勝法曰無所不用間也

周將韋叔裕字孝寬守玉壁孝寬善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齊人得孝寬金貨遥通書疏故齊動靜皆知之齊相斛律光字明月

賢而有勇孝寬忌之恭軍曲嚴頗知卜筮謂孝寬
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令嚴作謠歌曰百
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推
自隤榱木不扶自立令諜人多齎此文遺之於鄴
祖孝正與光有隙既聞更潤色之明月卒誅遂滅
齊

選戰

凡與對敵須要選揀勇將銳卒使爲先鋒一則壯其
志一則挫敵威法曰兵無選鋒曰北

建安中袁尚熙奔上谷引烏桓入塞爲害曹操征
之夏大水濱海道路不通田疇請爲鄉導兵出盧
龍塞口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
二百里虜方知之尚熙與蹋頓等將數萬騎逆軍
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眾甚盛操轅重在後被
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
之使張遼爲先鋒虜眾大潰斬蹋頓及名王已下
胡降漢者二十餘萬口

步戰

凡步兵與軍騎戰者必依邱陵險阻林木而戰則勝
若遇平易之道須用拒馬鎗爲方陣步人在內馬軍
步人中分爲駐隊戰隊駐隊守陣戰隊出戰戰隊守
陣駐隊出戰敵攻我一面則我兩哨出兵從傍以掩
之敵攻我兩面我分兵從後以擣之敵攻我四面我
爲圓陣分兵四出以奮擊之敵若敗走以騎兵追之
步兵隨其後乃必勝法曰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邱
陵險阻如無險阻令我士卒爲行馬蒺藜
五代晉將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

遂失榆關之險契丹匈牧營平之間德威復取不
克奔幽州契丹圍之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約
李存勗步騎七萬以救之乃自易州北行踰大房
嶺循澗而東嗣源以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爲先鋒
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
百騎先進免胄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
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騎眾直抵西樓滅汝種族
因躍馬奮擊三入其陣斬契丹酋長一人後軍齊
進契丹兵却晉兵始得出李存勗令步軍伐木爲

鹿角陣人持一枝以成寨契丹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陣待之存勗命步兵陣於後戒勿先動令羸兵曳柴燃草而進煙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入戰存勗乃趣後陣起而乘之契丹大敗席卷其眾自七山口遁去俘斬萬計遂解幽州之圍

騎戰

凡騎兵與步兵戰者若遇山林險阻陂澤之地疾行急去是必敗之地勿得與戰欲戰者須得平易之地進退無礙則勝法曰易地則用

五代唐莊宗救趙與梁軍相拒於柏鄉營於野河北晉兵少梁將王景仁所將兵雖多而精銳者亦少晉軍望之色動周德威曰此汴宋傭奴耳莊宗曰吾提孤兵出千里利在速戰今不乘勢而急擊之使敵知我衆寡則計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守城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平原曠野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近營門非吾用長

之地莊宗不悅退卧帳中諸將無敢入見者德威乃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將不速戰者非怯也且吾兵少而臨賊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栰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鄗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願無忽其言莊宗起曰吾方思之爾已而德威獲梁游兵問景仁何爲曰治舟數百將以爲浮梁德威乃與俱見莊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鄗邑德威遣騎三百扣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

怒悉以其軍出與德威轉鬬數十里至於鄗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眞吾制勝之地也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與公德威諫曰梁軍輕出遠來與吾轉戰其來既速必不暇齎粮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飢渴其軍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至未申時梁軍中塵起德威斂諜而進梁軍大敗

舟戰

凡與敵戰於江湖之間必有舟楫須居上風上流上風者順風用火以焚之上流者隨勢使戰艦以沖之則戰無不勝法曰欲戰者無迎水流

春秋吳子伐楚楚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戰吳師敗績

車戰

凡與步騎戰於平原曠野必須用扁箱鹿角車爲方陳以戰則勝所謂壹則治力壹則前拒壹則整束部伍也法曰廣地則用車車

晉楊欣失羌戎之和爲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有西顧之憂臨朝而嘆曰誰能爲我通涼州討此虜乎朝臣莫對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若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畧如何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讎臣自任帝曰云何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類何足滅者帝許之乃以隆爲武威太守隆募腰開弩三十六鈞立標揀試自旦至曰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隆於是率其衆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以衆萬騎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扁箱車地廣用鹿角車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隆到武威虜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衆歸隆前後誅殺及降附者數萬又率善戎汲骨能等與樹機能等戰斬之涼州遂平

信戰

凡與敵戰士卒蹈萬死一生之地而無悔懼之心者皆信令使然也上好信以任誠則下用情而無疑故戰無不勝法曰信則不欺

三國魏明帝自征蜀歸長安遣司馬懿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二十萬潛軍密進窺向劒閣蜀相諸葛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者八萬時魏軍始陣代兵適交黍佐咸以賊衆強盛非力所制宜權停下兵一月足以併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速裝以待期妻子鵠立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

廢皆催令去於是去者皆悅願留一戰住者奮勇
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未報也臨戰
之日莫不扳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司馬懿
一戰大克信之由也

教戰

凡與師必先教戰三軍之士素習離合聚散之法
備諳坐作進退之令使之遇敵視旌麾以應變聽金
鼓而進退之如此則戰無不勝法曰以不教民戰是
謂棄之

春秋時魏將吳起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
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爲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
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
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
待勞以飽待飢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
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教習
乃授其兵是爲將軍

眾戰

凡戰若我眾敵寡不可戰於險阻之間須要平易寬
廣之地聞鼓而進聞金而止無有不勝法曰用眾進
止

晉元時秦苻堅進屯壽陽列陣臨淝水與晉將謝
元相拒元使謂苻堅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
是不欲速戰請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
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眾皆曰宜阻淝水莫令
得上我眾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無令得過而
我以鐵騎數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
兵使却眾因亂而不能止於是元與謝玄桓伊等

擊之堅眾大潰此照原本未易筆創然衆當
以生勇仗楚奉世討羌爲準

寡戰

凡戰若以寡敵眾必以日暮或伏於深草或邀於隘
路戰則必勝法曰用少者務隘
北史東魏將高歡渡河逼華州刺史王羆嚴守乃
涉洛軍於許原西西魏遣將宇文泰拒之泰至渭
南諸州兵來會諸將以眾寡不敵請且待歡更西
以觀之泰曰歡若至咸陽人情轉搖擾令其所至
可擊之即造浮橋於渭南軍士齋三日糧輕騎渡

渭輸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十月至沙苑拒齊六十
餘里高毅率兵來會侯騎告齊兵至泰召諸將謀
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爭也宜置陳此東十里有
渭曲可據以待之遂進至渭曲背水東西而陣李
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葭蘆之
中聞鼓聲而起日晡齊軍至望見軍少爭進卒亂
爲不成列兵將交泰鳴鼓士卒皆起于謹等以大
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絶其軍爲二
遂破之

愛戰

凡與敵戰士卒甯進死而不肯退生者皆將恩惠使
然也三軍知在上之人愛我如子之至則我之愛上
也如父之極故陷危亡之地而無不怨死以報上之
德法曰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威戰

春秋魏將吳起爲西河守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
卧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
有病疽者而起吮之卒母聞而哭之或曰子卒也
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
吮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
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用軍
廉平得士卒心使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
勝六十四

凡與敵戰士卒前進而不敢退後是畏我而不畏敵
也若敢退而不敢進者是畏敵而不畏我也將使士
卒赴湯蹈火而不違者是威嚴使然也法曰威克厥
愛允濟

春秋齊景公時晉伐阿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
晏嬰乃薦田穰苴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景
公乃召穰苴與語兵事大悅之以爲將軍將兵扞
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
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親人微權輕願得
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
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旦日中會軍門
穰苴先馳至軍中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
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

日中而賈不至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既定夕時賈乃至苴曰何爲後期賈對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陣約束則忘其親援桴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垂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返於是遂斬莊賈以狥三軍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救賈馳入軍中苴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對曰當斬使者大懼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殺其僕車之右駙馬之左驂以狥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以享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渡河而解於是苴乃率衆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率兵而歸

賞戰

凡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卒爭先登白刃始合士卒爭先赴者必誘之以重賞則敵無不克焉法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曹操每攻城破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者若勛勞宜賞則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故能每戰必勝

罰戰

凡戰使士卒過敵敢進而不敢退一寸者必懲之以重刑故可以取勝也法曰罰不遷列

隋楊素御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對敵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者不下十數人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三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者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

主戰

凡敵若彼爲客我爲主不可輕戰爲吾兵安士卒顧

家當集人聚穀保城備險絶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候其困敝擊之必勝法曰自戰其地爲散地後魏宋武帝親征後燕慕容德於鄴城前軍大敗績德又欲攻之別駕韓諄進曰古人先決勝廟堂然後攻戰今魏不宜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德曰何故諄曰魏垂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致其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後陳必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不宜動城

皇未修敵來無備三不宜動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溝高壘以佚待勞彼千里饋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糜費攻則士卒多斃師老費生起而圖之可以捷也德曰諄別駕之言眞良平策也

客戰

凡戰若彼爲王我爲客唯務深入深入則爲主者不能勝也謂客在重地主在輕地故耳法曰深入則專漢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衆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韓信涉西河虜魏豹擒夏悅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粮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絶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能進退不能還野無所掠不十日兩將之頭可懸麾下願君留意否必爲所擒成安君

强戰

凡與敵戰若我衆强可僞示怯弱以誘之敵必輕來與我戰吾以銳卒擊之其軍必敗法曰能而示之不能

戰國趙將李牧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享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後與將士約曰匈奴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盜輒入收保不與戰如是數歲無所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

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誚李牧李牧如故趙王召之使人代牧將蔵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於是復請牧牧稱疾杜門不出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若用臣臣如前乃敢奉命王許之李牧遂往至如故約匈奴來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不用皆願一戰如是乃選車得一千三百乘選騎得一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控弦者十萬人悉勒兵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來佯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

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陣張左右翼以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犯趙邊

弱戰

凡戰若敵衆我寡敵强我弱須多設旌旗倍增火竈示强於敵使彼莫能測我衆寡强弱之勢則敵必不輕與我戰我可速去則全軍遠害法曰強弱形也

後漢馬援討反寇武都鄧太后以虞詡有將帥之畧遣武都太守馬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嶢谷詡

仰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抄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倍道兼行日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曰行不過三十里而今行且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懼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强勢有不同故也

騎戰

凡敵人强盛未能必取須當卑詞厚禮以驕其志候其有釁可乘一舉破之法曰卑而驕之

蜀將關某北伐擒魏將于禁圍曹仁於樊吳將呂蒙在陸口稱疾請進業陸遜往見之謂曰關某接境如何遠下後不堪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

篤遜曰關矜其驕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又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擒制下見至尊宜好爲計蒙曰關素勇猛既難與敵且已據荆州恩信大布兼始有功膽氣益壯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卿病誰可代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

長才堪負重覩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達名非
關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
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都督代蒙遜至
陸口書與關曰前承靚覺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
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閒慶撫節想遂
席卷共獎王綱某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
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還邇欣嘆以爲將軍之勳
足以長世雖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畧蔑
以尚之間徐晃等步騎駐旌窺望麾葆操猾虜此
忿不思難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
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術軍勝痛警願將軍慮
爲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踈遲喬所不堪嘉隣威
德樂自傾蓋雖未合策猶可懷也闕覽書有謙下
自托之意遂大安無復所嫌遜具啓狀陳其可擒
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爲前部至即克
公安南郡

交戰

凡與敵戰傍有隣國當卑詞厚賂結之以爲已援若
我攻敵人之前彼掎其後則敵人必敗法曰衢地則
合交

三國蜀將關某圍魏曹仁於樊魏遣左將軍于禁
等救之會漢水暴起關以舟兵虜禁等步騎三萬
送江陵是時漢帝都許昌魏武以爲近賊欲徙河
北以避其鋒司馬懿諫曰禁等爲水所汉非戰守
之所失於國家大計未有所損而便遷都既示敵
以弱又淮沔之人俱不安矣孫權劉備外親而內
疎關今得意權必不願也可論權令特其後則樊

圍自解魏武從之遣使結權遂遣呂蒙西襲公安
扳之關果棄樊而去

形戰

凡與敵戰若彼衆多則設虛形以分其勢彼不敢不
分兵以備我敵勢既分其兵必寡我專爲一其卒自
衆以衆擊寡無所不勝法曰形人而我無形

漢末曹操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郭圖淳于瓊
顏良攻操將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率兵至黎

少不可敵若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河向其後紹必西應之然後輕騎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操從之紹聞兵渡卽分兵西應之操乃率輕兵兼行趨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迎戰操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之斬顏良遂解白馬之圍

勢戰

凡戰所謂勢者乘勢也因敵有破滅之勢則我從而迫之其軍必潰法曰因勢破之

晉武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惟羊祜杜預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及祜卒拜預鎮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既至鎮繕兵甲耀威武遂揀精銳襲破吳西陵都督張政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上表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而其害一二正於無功耳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之失故守之耳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較之後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

緩之時諸將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能盡克今大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伺來冬更有大舉預曰昔樂毅繕濟西一戰以併强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逕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遂平孫皓

畫戰

凡與敵晝戰須多設旌旗以爲疑兵使敵莫能測其衆寡則勝法曰晝戰多旌旗

春秋晉侯伐齊齊侯登山以望晉師晉人使斥山

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施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
右僞以施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眾也
逃歸

夜戰

凡與敵夜戰須多用火鼓所以變亂敵人耳目使其
不知所以備我之計則勝法曰夜戰多火鼓
春秋越伐吳吳人禦之笠澤夾水而陣越爲左右
二軍乘夜鼓譟而進吳分兵禦之越卒軍潛涉當
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

備戰

凡出師征討行則備其邀截止則禦其掩襲營則防
其偷盜風則恐其火攻若此設備有勝而無敗法曰
有備無敗
三國魏大將吳璘征南兵到精湖魏將滿寵帥諸
軍在前與敵夾水相對寵謂諸將曰今夕風甚猛
敵必來燒營宜爲之備夜半敵果遣十部來燒營
寵掩擊破之

糧戰

凡與敵戰道必須嚴加守護恐爲敵人所抄若敵人餉道可分
遣銳兵絶之敵既無糧其兵必走法曰兵無糧食則
亡
漢末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遣軍糧使淳于瓊
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紹謀
臣許攸貪財紹不能足奔歸操因說操曰今袁紹
有輜重萬餘乘而乏嚴備今以輕兵襲之燔其積
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矣左右苟攸關某勸操乃

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銜枚
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負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
之曰袁公恐曹操抄掠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
以爲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敗

導戰

凡與敵戰山川之夷險道路之迂直必用鄉人引而
導之乃知其利而戰則勝法曰不用鄉導不能得地
利

漢武帝時匈奴比歲入邊所殺掠甚衆元朔五年春令衛青將三萬騎出塞匈奴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遂醉卧帳中漢兵夜至圍右賢王虜驚獨與其愛妾一人騎兵數百潰圍夜逃北去漢遣輕騎校尉郭成等追四百里弗及得虜裨將十餘人男女五千餘口畜數十百萬於是青率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爲大將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皆用校尉張騫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

渴

知戰

凡與兵伐敵所戰之地必預知之師至之日能使敵人如期而來與戰則勝知戰地知戰日則所備者專所守者固法曰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

戰國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用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孫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涓追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精銳奇兵倍道兼行逐之孫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道狹而傍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木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舉火即萬弩俱發涓果夜至立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

斥戰

凡行兵之法斥堠爲先平易用騎險阻用步每五人爲一甲人持一白旗軍行前後左右接續瞭望若見賊兵以次遞轉告白主將令視預爲之備法曰以虞待不虞者勝

漢宣帝時先零諸羌叛犯邊塞攻城邑殺長吏時後將軍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問誰可將者

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預度臣願馳至金城
圖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
下屬之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
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卽夜遣三校嗣枚
先渡渡輒營陣會明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
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至困倦不可馳逐此
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
小利不足貪令軍中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亡虜
夜引兵至洛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

爲奈使虜發數千人守村四望陿中兵猥皇得入
哉充國常以遠斥堠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爲堅
營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平先零

澤戰

凡出軍行師或遇沮澤圮毀之地宜倍道兼行速過
不可稽留也若不得已道遠日暮宿師於其中必就
地形之環衛其中高一則防水潦之厄一則備四圍
之寇法曰歷沛歷圮堅合環衛
唐甘露初突厥阿史德濕傳反詔吏部尚書右衛

大將軍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軍次
單于界比暮已立營壘濠塹既周行儉更命徙營高
岡吏曰吏士安堵不可擾不聽徙之比夜風雨暴
至前設營水深丈餘衆皆駭擾因問曰何以知風
雨也行儉笑曰自今但以依我節制毋問我所由
知也

爭戰

凡與敵戰若有形勢便利之處宜爭先據之以戰則
勝若敵人先至我不可攻候其有變則擊之乃利法

曰爭地勿攻
三國魏青龍三年蜀將諸葛亮出斜谷並由於蘭
坑是時魏將司馬懿屯渭南郭淮策亮必爭北原
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
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心此非國之利也懿善
之淮遂屯北原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之
後數日亮盛兵而行淮將皆以爲欲攻西國淮獨
以亮見形於西欲使兵衆應之必移兵東攻耳其
夜果攻陽隊有備不敗

地戰

凡與敵戰三軍必要得其地利則可以寡敵衆以弱勝強所謂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利勝之半此言既知彼又知已但不得地利之助則亦不全勝法曰天時不如地利

晉武帝討南燕慕容超召羣臣議拒晉師公孫五樓曰晉師勁果利在速戰初鋒勇銳不可擊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可徐揀精兵二千騎循山而南絕其粮道別遣段暉率諸州

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若命守宰依險自固較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來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釁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迎戰下策也超曰京都富盛戶口衆多非可以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設使芟苗守城以全性命朕所不能據五州之强帶山河之固戰馬萬乘鐵馬萬羣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蹂之必成擒也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而軍軍壘成用馬爲便宜出峴逆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逼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險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守劒閣之險卒擒於鄧艾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也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又不從而攝莒梁父三戎修城濬壍士馬蓄銳以待之其夏晉師已東克超遣其左軍段暉等步騎五萬進據臨衝俄而晉師渡峴慕容超懼率兵四萬就段暉等於臨衝戰敗超奔廣固數日而拔燕地悉平

山戰

凡與敵戰或居山林或居平陸須居高阜恃其形勢順於擊刺便於奔沖以戰則勝法曰山上之戰不仰其高

秦伐韓韓求救於趙趙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否曰道遠路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曰可救否樂乘對如頗言又召趙奢問奢曰道遠險狹譬如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救之兵去趙國都三十里壘不進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軍中有一人諫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

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非趙地也趙奢既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一晝夜至秦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入諫趙奢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教歷曰請受刑奢曰須後令至邯鄲歷復請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山者敗趙奢曰諾卽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其圍

谷戰

凡行軍越過山險而陣必依附山谷一則利水草一則附險固以戰則勝法曰絶山依谷

後漢馬援爲隴西太守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爲寇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氐道縣羌在山上援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外諸種萬餘人悉降羌不知依谷之利而取敗焉

攻戰

凡戰所謂攻者知彼者也知彼有可破之理則出兵以攻之無有不勝法曰可勝者攻也

三國魏曹操遣朱光爲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間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吳將呂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眾必增如是數歲操難制矣宜早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孫權親征聞諸將計策諸將皆勸作土山攻具蒙進曰土山必歷日乃成彼城備已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乘雨水以入若淹留經日不克還道艱難蒙切危之今觀甘寧爲外城都督率兵攻其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抱鼓士卒皆騰湧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石退權嘉蒙功卽拜廬江太守

守戰

凡戰所謂守者知已者也知已有未可勝之理則我且固守待敵有可勝之理則出兵以攻之無有不勝

法曰知不可勝則守

漢景帝時吳楚七國反以周亞夫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至會兵榮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率兵東北走昌邑堅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救梁上書於景帝帝詔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高侯等將輕騎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飢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亞夫軍中驚亂自相

攻擊至於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自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吳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兵飢乃引退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追擊盡虜之降其郡縣亞夫下令曰有得吳王者賞千金月餘越人斬首以告凡相攻守七月而吳楚悉平

先戰

凡與戰若敵人初來陣勢未定行陣未整先以兵急

擊之則勝法曰先人有奪人之心

春秋宋襄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請急擊之公弗許既濟未成列子魚復請公復未之許及成列而戰宋師敗績

後戰

凡戰若敵人行陣整而且銳未可與戰宜堅壁待之候其陣久氣衰起而擊之無有不勝法曰後於人以待其衰

唐武德中太宗圍王世充於東都竇建德悉衆來救太宗守武牢以拒之建德陣汜水東綿亘數里諸將有懼色太宗將數騎登高觀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見大敵今渡險而囂是軍無政令逼城而陣者有輕我之心也我按兵不動待彼氣衰陣久賊飢必將自退退而擊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陣自卯至午卒飢倦皆列坐又爭飲水太宗令宇文士及率三百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誡曰賊若不動正宜退歸如覺其動宜率東出士及繞過賊衆

果動太宗曰可擊矣乃命騎將建旗列陣自武牢
乘高如南山循谷而東以掩賊背建德遽率陣中
却上東原未及整列太宗輕騎擊之所向披靡程
咬金等衆騎纏幡而入直突出賊陣後齊張旗幟
表裏俱奮賊衆大潰生擒建德

奇戰

凡戰所謂奇者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交戰之際驚
前掩後沖東擊西使敵莫知所備如此則勝法曰敵
虛則我必爲奇

三國魏景元中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宣王指
授節度使鄧艾與蜀將姜維相綴連雍州刺史諸
葛緒邀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王頎等直攻
維營隴西太守牽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詣甘
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退還頎等蹔於強川
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
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
入北道三十里聞緒軍却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
鞍一日不及維遂東還守劒閣鍾會攻維未能克

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
亭趣涪去劒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沖
其腹心劒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劒閣
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曰攻其無備出
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艾自陰平道行無
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
至爲艱難糧運將匱頻至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
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
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綿州列陣

待艾艾遣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出其左
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勝艾怒曰存亡之
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等將斬之患
纂馳還更戰大破斬瞻進軍劉禪遣使請降遂滅

蜀

正戰　與前車戰同斷

凡與敵戰若道路不能通糧餉不能進詭計不能誘
利害不能惑須用正兵正兵者揀士卒利器械明賞
罰信號令且戰且前則勝矣法曰非正兵安能致遠

虛戰

凡與敵戰若我勢虛當僞示以實形使敵莫能測其虛實所在必不敢輕與我戰則我可以全師保軍法曰敵不敢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

三國蜀將諸葛亮在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餘守城魏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與延軍錯道前當亮軍六十里候還白懿曰亮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懿軍垂至恐與已相逼欲赴延軍相去又遠勢不能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勑軍衆皆偃旗臥鼓不得妄出又令大開四門掃地却洒懿常謂亮持重而復見以弱勢疑其有伏兵於是率衆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與叅佐拊手大笑曰司馬必謂吾怯將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還白如亮所言懿後知之深以爲恨

實戰

凡與敵戰若敵人勢實我當嚴兵以備之則敵人必不輕動法曰實而備之

三國蜀先主拜關某爲前將軍假節鉞屯江陵是歲關留兵屯公安南郡以備吳而率兵攻魏將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等救仁秋大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關又斬龐德梁郟陸渾羣盜或遥受關印號爲支黨關威震華夏

輕戰

凡與敵戰必須料敵詳審而後出兵若不計而進不謀而戰則必爲敵人所敗矣法曰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

春秋晉文公與楚戰知楚將子玉剛忿褊急文公遂執其使宛春以撓之子玉怒遂乘晉軍楚師大敗

重戰　與後利戰同辭

凡與敵戰須務持重見利則動不見利則止愼不可輕舉也若此必不陷於死地法曰不動如山

利戰

凡與敵戰其將愚而不知變可誘之以利彼貪利而不知害可設伏兵以擊之其軍可敗法曰利而誘之

春秋楚伐絞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行采

燋者以誘之絞獲三千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徒於山中楚人設伏北山下大敗之

害戰

凡與敵戰各守疆界若敵人寇抄我境以撓邊民可以要害處設伏兵或築障塞以遮之敵必不敢輕來法曰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唐時朔方總管沙吒忠義爲突厥所敗詔張仁愿攝御史大夫代之既至賊已出率兵躡擊夜掩其營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北崖有拂雲

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祀然後引兵渡河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厥張仁愿請乘虛於漢南河上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景以爲西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仁愿固請中宗許之表留歲滿者以助力咸陽人二百逃歸仁愿擒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遠又於牛頭廟那山北置烽堠

千人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亦無寇歲省費億計減正兵數萬

安戰

凡敵人遠來氣銳利於速戰我深溝高壘安守無應以待其弊若彼以事撓我求戰亦不可動法曰不動如山

諸葛亮帥衆十餘萬出斜谷壘於渭水之南魏遣司馬懿拒之諸將欲往渭北以待之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率軍而濟背水爲

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出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亮果上五丈原會有長星墜亮之壘懿知其必敗時朝廷以亮率軍深入利在急戰每命懿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懿不出因遺懿巾幗婦人之飾懿終不出懿弟家書問軍事懿復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持兵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與之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懿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

者懿以歸師不之迫於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食甚重懿審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幸毗以爲尚未可知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食今皆棄之豈有人損其五臟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懿使軍士三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履前行蒺藜著屣然後馬步俱追到赤岸乃知亮已死時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笑曰吾能料生不料死故也

危戰

凡與敵戰若陷在危亡之地當激勵將士決死而戰不可懷生則勝法曰兵士甚陷則不懼

後漢將吳漢討公孫述進入捷搗界諸縣皆城守漢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須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不聽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別將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時悖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卽破矣幸無他者急率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遣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萬餘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圍之漢召諸將厲之曰吾與諸將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今至其城下而與尚貳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立幡旗使烟火不絕夜嘯枚引兵與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兵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敗之斬謝豐袁吉於是率兵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聞而深自遣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畧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營作浮橋使別將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

之必矣於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於郫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唐挪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陣刺述殺之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蜀遂平

輯戰地說

王鳴鶴曰孫子九變九地與軍行地形諸篇大抵言戰地之安危險易曲折詳盡是令後世爲將也審幾徵定猶豫趨吉避凶以立于不敗之地而後已也故戰地之說蓋亦多端矣余末暇枚舉縷悉而姑以秦事爲喻夫當七雄虎據之日山東之諸侯日夜切齒于秦叩關而攻之肴函之固號稱天險秦不亡一矢不遺一鏃東面以制諸侯而六國喪亡之無日其地得也雖然方是時始皇以爲萬

世之利居之不疑乃使蒙恬驅北虜築長城糜爛其人民而肝腦塗地及勝廣一呼旋亦族滅嗚呼寶得其寶者存寶失其寶者亡先正嘗言之矣此地利不如人和孟氏揭以示訓而在德不在險卽猜忍如吳起者亦能爲魏武陳之然則戰地果足恃乎噫兩軍對壘而第以決日夕之雌雄則庶乎其可也

夫頓兵之道有地利焉我先知勝地則敵不能以制我敵先据勝地則我不能以制敵若擇地頓兵不能趨利避害是驅百萬之衆而自投死所非天之災將之過也兵法曰地形者兵之助料敵之極計辨險阨遠近上下者將之道也孫武論之曰九變之地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故兵之情圍則禦之不得已則鬬過則從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

能得地利四五者亦不知非覇王之兵也蓋言九地之利儻不知一則非覇王之舉況皆昧者乎是以處軍之法好高惡下以其居得其勢則易爲制人故秦人得殽函之固六國諸侯常叩關而攻秦無亡鏃遺矢而諸侯之師已困然而秦之地不廣於吳楚秦之兵不勁於燕趙所以能勝者以其地有險固也故其勢有建瓴之喻其守有百二之利可不務哉

散地

士卒恃之懷戀妻子爭則散走是爲散地一曰地無

恐失散地又曰散地吾將一其志守則志一戰則易散吳子問孫武曰散地士卒戀土不可數戰又曰地遠四道近易散是故散地則無戰

輕地

入敵境未深往返輕易不可止息將不得數動勞人兵法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輕地則無止又曰輕地者將使之屬屬謂連屬也一備遽一敵至易相救也吳子問孫武曰吾至輕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

背險阻三軍恐懼大將欲進士卒欲退上下異心敵守其城壘整其車騎或當吾前或擊吾後如之何武曰軍至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爲務無以戰爲故無近其高或作名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使惑示若將去遁選驍騎御以先入掠其牛馬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又曰軍人入敵境敵人固壘不戰士卒思歸欲退且艱謂之輕地當選驍兵伏要路我退敵追來則擊之

爭地

便利之地先居者勝是以爭之兵法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爲爭地可以少勝衆強勝弱也又曰爭地則無攻險要也若已先得則不可攻也吾將趨其後利地在前當速趨其後吳子問孫武曰敵若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或備或奇則如之何武曰爭地之法先據爲利敵得其處置勿取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趣其所愛曳柴揚塵威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吾取此爭先之道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外伏於險阻敵人還鬬伏兵傍起此全勝之道也

交地

平原交通也一曰可以交結不可杜絕之絕之致隙又曰交通四達或作達不可遏絕也兵法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爲交地道路相交錯也一曰地廣道平可以往來足以交戰對壘也又曰交地則無絕使車騎步伍連屬恐敵人乘我也吾將讜其守嚴壁壘也吳子問孫武曰交地吾將絕敵令不得來必全吾邊城修其守備深絕道路固其險塞若不先圖之敵人

已備彼可得而來吾不得而往衆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既我可以往彼可以來吾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敵人卒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可以有功

衢地

地居要衝控帶數道先據此地衆必從之故得之則安失之則危也兵法曰諸侯之地三屬我與敵相當傍有他國也先至其地則交結諸侯之衆爲助也衢地則合交結諸侯傍又曰吾將固其結交結諸侯使牢固也吳子問孫武曰衢地必先若吾道遠發後雖馳車驟馬至

不能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參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傍有他國所謂先者必先重幣帛使約和旁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衆已屬矣我有衆助彼失其黨與諸國特角震鼓齊攻敵人驚恐莫知所當

重地

入敵已深國糧難應資給將士不挾何取兵法曰入人之地深而難返背城邑多者爲重地（難返之地入人之境已深通人之城已多津梁皆有所持也）重地則掠吾將繼其食（所入既深糧道不無阻絶須掠人儲積救軍用）又曰凡爲客之道入深則專主人不克（言大凡爲客攻彼若深入敵則士卒有必死之志專一則主人不能勝）掠於饑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併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

養士氣并兵爲不可測度之計又曰深入敵境須掠其田野使我足食然後圍養之勿使勞苦氣力益一發取勝也）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言皆死戰而不奔北死焉不得）

言士必死安有不得勝之理）士人盡力（士竭其力也）兵士甚陷而不懼陷於危險勢不獨死三軍固心故不懼也）無所往則固（往走也言深入敵境走無生路則不人堅固如拘縛也）不得已則鬬（不得已者陷在死地必不生全以死救死蓋不得已則人皆悉力而鬬也）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不求索其意自得也凡言兵在死地上下同志不待修整而自戒懼不待

求使而自得情實不待約束而自親附不待號令而自聽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計必得爲吏士卜筮問吉凶恐惑亂軍士之心言既出疑惑之路則士至死無有異心也）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皆燔燒財物非惡貨之多棄財致死者不得已也若有財貨惡士卒顧戀有苟生之心無必死之志者也）令發之日士坐者涕流或作襟偃寢者涕交頤（皆持必死之計將士皆有以死爲約日之事在此一舉若不用命身膏草野爲禽獸所食耳）投之無往者劇之勇也（言所投之處皆爲勢未戰之日先令日今專諸曹劌之勇也）吳子問孫武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踰越糧道絶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欲食欲敵持兵不失則如之何武曰

圮地

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不得粟帛皆貢於上多者有賞士卒無歸意若欲還出則爲戒備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輕車啣枚而行以牛馬爲餌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

圮地

少固之地也不可爲城壘溝瀆宜速去之兵法曰行山林阻險沮澤難行之道者爲圮地圮地吾將進其塗疾去無

哭子問孫武曰吾入圮地山川險阻難從

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復吾後誉吾左而守吾右革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斯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也

圍地

入則險隘歸則迂迴進退無從雖衆何用能爲奇變此地可由兵法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衆者爲圍地出無聚圍易設奇覆又曰背固前隘者圍地也圍地則謀趨圍之地與敵相持須用奇險詭譎之謀吾將塞其闕圖其

三面闕其一面塞之則人死戰吳子問孫武曰吾入圍地前有強敵後有險阻隘路敵絶我糧道利我走勢鼓譟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何或曰圍地之宜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爲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烟故爲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則告厲士卒令其奮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疾擊我則前圖後拓左右犄角也又曰敵在吾圍伏而深謀示我以利榮我以旗紛紜若亂不知所之柰何武曰千軍操旗分塞要道輕兵進挑陣而勿

死地

力戰或生守隅則死兵法曰疾戰則存不戰則亡爲死地行師不因鄉導陷於危敗爲敵所制左谷右險前窮後絶野無水草軍乏資糧一人當隘萬夫莫向是也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士未之必死無令自奮不貨者是也又曰死地則戰此地速危死戰則生爲填井毀竈焚糧殿

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示爲守備安靜勿動以隱吾能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填夷井竈割髮損冠絶去生慮將無餘謀士有死志於是砥甲厲刃并氣一力或投兩旁或作奇震敵疾譟敵人亦懼莫之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死窮而不戰者亡吳子曰若吾圍敵則如之何武曰山峻谷險難以踰越謂之窮寇擊之之法伏卒隱廬開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透出必無鬬意固而擊之雖衆必敗兵法又曰

若敵人在死地士卒勇氣欲擊之法順而勿抗陰守其隙則必開去道以精騎分塞要路輕兵進而誘之陣而勿戰敗謀之法也

通形

可以先先之以待敵兵法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居通地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勝兵法寧致人無致於人通者四達之地須先居高陽之處不使敵先得而我後至也利糧道者每於要沖築壘城或作通道以護之又曰兩通往來處高陽候望向陽示生糧道使人轉運所以利于戰也

挂形

出不勝返亦難也兵法曰我可以往難可以退曰挂形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可以返不利也挂者險阻之地與敵地犬牙相錯動有挂礙也往攻敵無備攻之必勝則雖與敵險阻相錯敵人已敗不能遽我歸路矣若我能往而敵人有備則不能勝必為敵人守險遽我歸路難以返矣一曰不得已陷於此須為持久之計掠取敵人之禮以伺利便而擊之也

支形

支者隔隘可以相要截故支持不利先出也兵法曰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敵雖邀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 支者如我與敵人各守高險中有平地狹而且長出軍則不能成陣攻敵則自下禦如此之類皆彼我不利宜堂堂引去伏卒待之敵若疑我候其半出險中發伏擊之則無不利若敵先去以誘我義不可出也

隘形

隘形者敵先守隘我去之若無守我從之兵法曰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從之 盈滿也言遇兩山之間中有通谷則須當山口為營與兩山口齊如水之在器與口齊也如此則平易險阻皆制在我而得以出奇也若敵人得隘返如此以待我則我當引而去不可從之如敵人處隘之半不知盈滿則入隘以從之若敵人在隘我亦在隘俱得地形勝敗在兵不在地形夫齊口盈滿之術非惟隘形獨能有口譬如平陸遠澤車馬不通舟楫不勝中有一道

亦須據其路口使敵不得進也諸可知之

險形

險形者居險阻之地不可後於人也兵法曰險形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先居引而去之勿從也凡地隘險者尤不可致於人也險者山險谷深非人力所能作為必居高陽以待敵敵若先據之必不可與爭則當引去陽者向陽地悉與敵生疾也今若於暗滋相遇須先據北山此乃面陽而背陰也高與陽二者寧捨陽而就高不可舍高而就陽經乃統而言之也

遠形

與敵而戰勝敗未可知也兵法曰夫遠形者勢均難

以挑戰戰而不利警卽我與敵對壘相去三十里若
故戰不利敵若來就我我堅壁而延戰者我因敵遠
勢均然則如之何曰必欲戰者則移壘而相近也

哨探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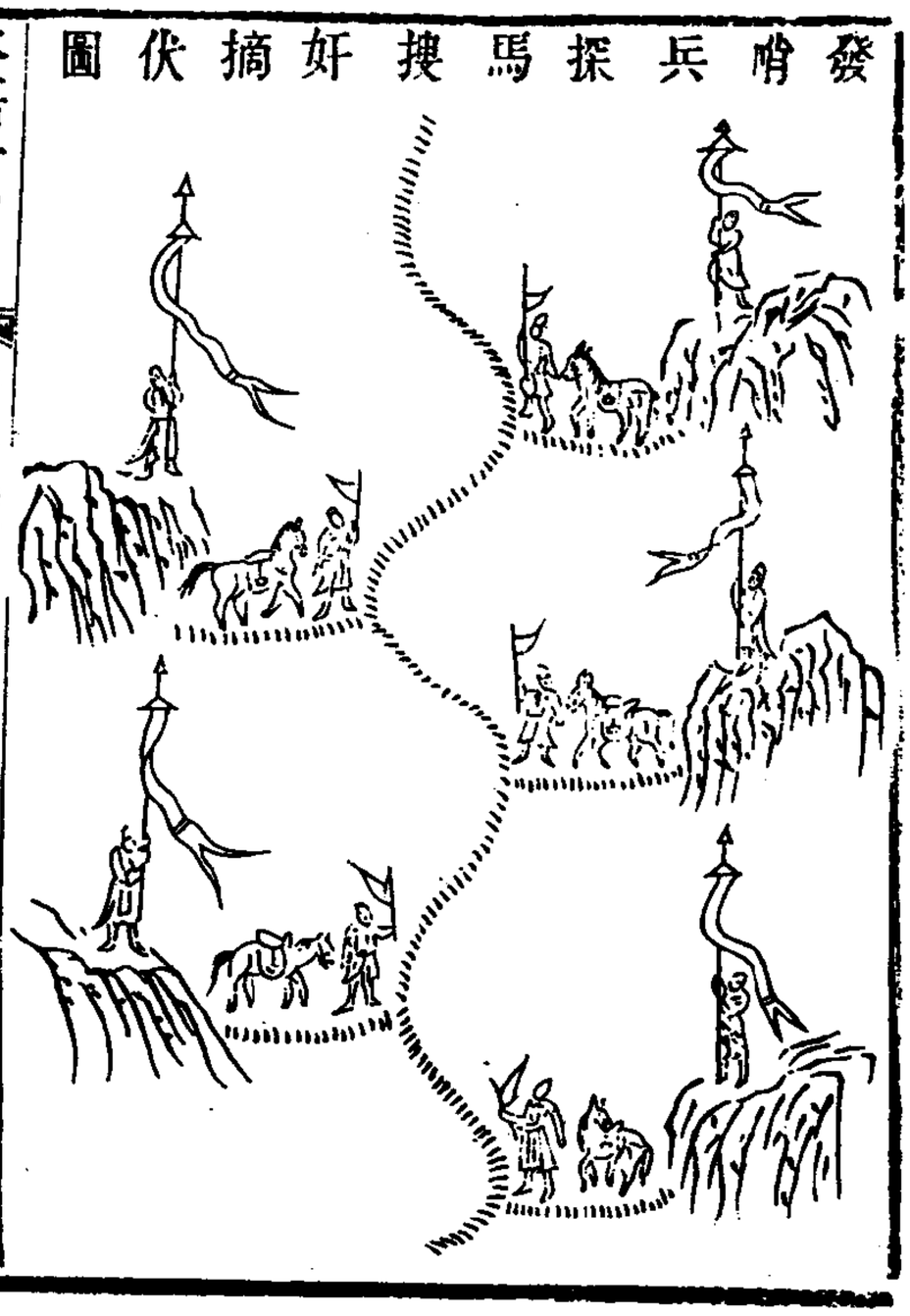
王鳴鶴曰南北之地不同而戰陣自異不但戰陣自
異而出兵行路亦不同何也北地雖間有山而平地
實多出塞之外長坡大川黃沙漠漠一目無際或三
路行兵或五路並進大刀濶斧馬步相兼無不如意
而虜馬尚亦依山附壑潛爲埋伏我必先遣夜不收
及搪報預探明白方敢進兵今黔省之地山險萬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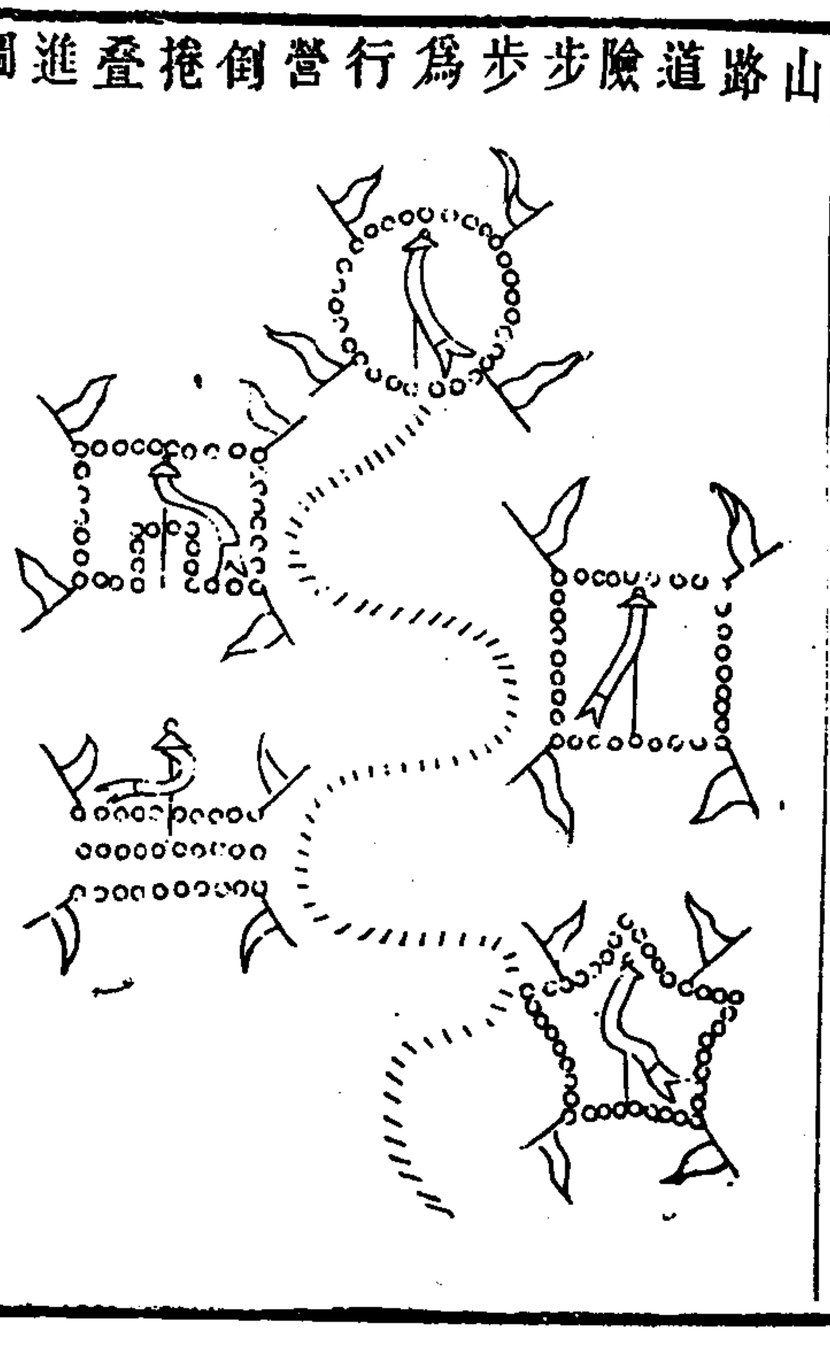
接接連連無窮無盡或懸崖千仞或絕澗萬丈一線
之路迤逶其間或兩畔深箐或亂石叢雜或崩溪斷
橋盤蛇曲徑無地不可伏兵無地不可邀截若不預
遣熟知間道岐路之人先期哨探却任意冒險妄行
既不能用衆又不能施巧雖有强兵在後首尾難援
卽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倘若勝則可矣萬一不
勝前途師戈一線之道奔走不及恐人馬堆積于道
路各要性命自相殘殺者有之縱逃得免而墜崖落
壑將卽其不免矣將官與敵厮殺不在能勝敵而在

不爲敵所殺譬之奕小藝也而列局以待人者多擺
和局何也彼來奕者不無局面少挫一着其輸必矣
若係我的敵手只下到底不過只是兩和若求勝于
我不能也今用兵之事大于奕者多矣若自已不先
立于不敗之地圖徼倖于萬一一着之差全局喪此
何事也敢有不萬全之術哉今姑以見在營兵一千
演之每隊先撥兵一名須輕足善走胆可包身者共
十名又要馬兵十名亦須善于馳騁者以一步兵同
一馬兵爲一搪共十搪令彼前行或一二里或三五

里凡路傍有山馬兵不能上山步兵執小五方旗一
面上路傍所有之山週圍探望若並無奸細埋伏及
敵兵在前步兵執旗就立于山上以待後面兵來立
營令馬兵先馳回卽報一搪無警其第二搪又向前
或一二里或三五里又探望又來報如前以至二搪
四搪五搪直至十搪皆如此報其步兵卽相山形如
山形方方屬土卽執黃旗如山形曲曲屬水卽執黑
旗如山形直直屬木卽執藍旗如山形一尖三尖或
四五尖卽爲銳銳屬火卽執紅旗如山形圓圓屬金

即執白旗後面來兵照形下行營如十搪已盡每搪或相去一二里或三五里計軍行三十則旄即可止舍尋看地方少寬平者即下大營如不可止又自一搪倒捲上前再如前式起搪馳報凡敵之情我得預知彼難邀截倘探兵不虞突然遇賊馬兵馳回報知主將即相山形布陣作准備其探兵一名如走得及火速走回如走不及即潛入深山岩石或草木深茂之地潛避之一人之身敵亦難覓自可免難至於搪報得實我兵或殺敵有功或免敵之邀截搪報之人各准斬首級一顆之功酌之凡有賞犒獨加于衆庶此危事人肯樂從而我兵無倉皇急卒之虞矣





入山谷行則爲營說

山深道險馬不得並列人不得連肩恐敵人伏兵險路或拓我前或衝我中或斷我後雖有哨兵探馬恐一時搜索不到敵人出我不意或哨兵探馬誤闖入敵人伏兵之中爲其所陷不及報我冒然而進萬一遇敵一線之路彼以有備待我無備險山之隔首尾難援百步之險前後莫救豈容不先爲之防今用連珠倒捲之法如飛天蜈蚣之勢大約以今在營兵一千分爲十大哨每百人一哨其哨中止用哨長旗二

面長號帶二面自一哨起至十哨止一哨先行至一搪處探馬報一搪無警一哨看先到哨兵執何色旗即住下照註定五行山形照形立營將哨馬又打發前進第二哨又倒捲上前至第二搪其報相同二哨又看哨兵執何色旗照山形立營其三哨四哨五哨以至十哨相同如報有警即將本哨少退入我兩傍立營之中當路口包山連原立住營腳收回探馬哨兵安排厮殺如自中攻來則兩山有我兵先已立營攻彼攻在左之營則左營出兵爲援彼攻右營則右營出兵爲援彼退則我攝其後後營復如噴珠而出又相連下營更番迭戰敵勢我逸是敵人欲來前面攻我勢不能矣倘敵伏兵自中間突然而出我兵即兩頭劄住山險我中間各營有連珠之勢攻左則右至攻右則左至我兵先居高陽以待敵彼亦無能施其巧我兵先立有營一切地釘釘板蒺藜鹿角等項見敵詩可先布而一切火砲又皆外向以待其來軍心齊一不致奔潰自見行營星布彼此爲援到處有

家人胆自壯何懼于敵人欲中衝我又不能矣如敵斷我後以退爲進後哨作前哨倒捲而回敵亦難邀截如過大江關隘之地我又必先留兵把守豈肯輕進使無歸路之理考古証今而谷戰行營萬萬無過此者但以教場平坦之地不能盡山川之形未經谷戰者恐心目未閑似覺煩瑣殊不知軍士窮日之力不過三十里如機可乘則又難以道理計者如機不可乘一日行一二里亦未可知或數十日不動亦未可知此趙奢所謂先據北山者勝兩鼠鬬于穴中將

勇者勝留二十八日不行而一日之內捲甲疾趨即此謂也此又臨時之妙難以預言今作此步步爲營之法蓋謂兵非久練有制之比一旦臨大敵恐易奔潰故步步爲營不爲使敵不能斷我而收拾自已人心如前款所言擺局勢者先定和局之意也苻堅百萬之衆一退而不可支遂致風聲鶴唳若不知行營之法突然有變將官縱有能偏在一隅又不能身生兩翼飛過前山以保前軍之不退縱每陣身先士卒又安保後面敵人無邀截之患只是步步爲營人心

自爲齊一旌旗相望左右爲援而奔潰之心自不起矣古人云用兵之道無他立得脚根住就勝了古人用兵間有敗者乃是營寨不的今人用兵敗者多因看見敵人來就先走了主一切陣法何曾用得一些出來若敵人相遇見我已先立定營了及到面前我兵又不走而敵人自有五分懼怯耳將火器弓弩遠發又能將刀鎗近前抵住焉有不勝之理故行則爲營之法萬分要緊如爲煩瑣者不知除此之外谷戰之法更有何等妙用也敢附谷戰之末以備採擇焉

輯戰陣說

王鳴鶴曰戰陣之法載在武經者其說詳盡其理精微如金鼓旌旗之曉視聽坐作進退之嚴矩度東西南北之正方隅若今之演習訓練均爲法所不廢而其實有妙應之圓機寓焉孫武子有言形兵之極至于無形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其疾如風其徐如林難知如陰動如雷霆此豈循常守轍者所能辦哉孫臏減軍竈而龐涓刻韓信出背水而趙幟拔旌旗破空非不稱盛也而盡灰于烈

炬雄師百萬非不稱強也而半掩于洛澗然則戰陣之妙必至于無形而後精微可幾也方今海外之師軍政不戒而備者幾十年矣威命遠播望息肩之有期萬一島夷黠詐煽其餘虐以逆我鴈行是在善戰善陣者愼加之意爾

戰陣

通典黃帝制陣法

李靖曰黃帝始立兵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陣法四爲開地氐所謂數起於五也處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續氐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紛紛紜紜鬬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爲一也

黃帝及曰黃帝受命之始順察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握機制勝作爲陣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僭差不或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衛扶於外輔布於內風雲附其間四維所以備物也變張翼以進旋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車以按其後列旋張則二廣送舉錡列則四奇步騎之爲圓或鋒之於書可考也大抵卽文載日陣法說者謂其爲黃帝所作亦猶世人卽目陣者定也不知所出

天下事必有定法法不定而能成事者未之有也朱子曰陣圖中有奇正前面雖未整卒然遇敵實列便已成正軍矣蔡元定曰譬如一十分雄壯之人與一四五分力人扇打雄壯人只有力而四五分人扇打雄壯人只不費力只指點將去可見人陣之法有以寡敵衆之理觀朱蔡二子之言則陣法于爭戰不爲無益矣故載之

夏官中秋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　立旗期民于其下　平列陣如戰之陣中夏教菱舍如振旅之陣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陣

師帥執旗以誓之　誓謂警戒之

鄭元曰載謂舉于旌首以警衆也禮君行師從前驅舉此則士衆知所備所舉各以其衆

孔穎達曰王行宜警備善惡必先知之又軍陣卒伍行則動衝枚無譁聲若有非常不能傳道且人

衆廣遠難可遍遍故前有變異則舉旗示之左傳曰前茅慮無是也青旌謂畫爲青雀于旌上舉示之軍士望見則知前值水也鳴則風生風生則塵埃起故前有塵埃則畫鵰于旌首而載之不言旌從可知也鵰行列于軍騎相似故前有車騎則畫于旌首而載之虎威猛兵衆之象若前有兵衆則舉虎皮于竿首擊歐猛而能摯謂虎搏之屬貔貅是一獸亦有威猛若前有猛獸則舉貔貅以威敵也

邱文莊曰宋曹翰遣五騎爲斥候授以五色旗人執其一前有林木則此旗入林隱處前有曠野則舉白旗陂澤舉黑旗邱陵舉黃旗雖不拘拘於古而得古人前茅慮無之意且簡以易知行軍者不可不知也

行前朱雀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

稽其怒

鄭元曰以四歌爲軍隊象天也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急猛堅也猛籍謂曰勁又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堅勁軍中之威怒
孔穎達曰此明軍行象天而作陣法也朱雀元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也招搖北斗第七星也北斗末從十二月建而指之則四方之宿不差軍行法之倣張幟于四方而標招搖于中上以指正四方故軍旅士卒起居舉動堅勁奮怒象天之行也
邱文莊曰先儒謂軍中之耳目在旗鼓故以朱元青白仿別其方色所以用衆也先王之征伐非私怒也致天討而已故隨四方之色繪四方之宿而各寓以其所象而標北斗於其中以見奉天致討之義

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鄭元曰度謂法與數局部分也
孔穎達曰左右有局者軍之在左在右各有部分不相涉也各司其局者軍行須監領各有所司部分也
邱文莊曰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凡行軍之法皆不外乎此無度無局則不成軍矣

左傳桓公五年王周桓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

杜預曰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其闕漏也五人爲伍此蓋魚麗之陣法
李靖曰按春秋魚麗陣先偏後伍此則車徒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爲行此則騎多爲便唯務奇勝非拒禦而已
邱文莊曰杜氏所謂車戰二十五乘爲偏司馬穰苴兵法之文也五人爲伍見於經傳者始此

桓公八年楚子伐隨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携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

蘇洵曰管仲謂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鬲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強敵也范鑫曰凡陣之道益左以爲牡設右以爲牝春秋時楚俊隨季梁教隨侯攻其右無攻其左以左乃楚王之所在彊兵在焉蓋一陣之間必有牡牝左右要當以吾彊攻其弱耳唐太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陣形勢每敵視敵強其左吾亦強五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強強常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輩蹴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後之庸將既不能虛其強弱以故不能勝不知老弱老弱雜其間非舉軍精銳以故不能勝又曰吾兵有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無之是無以耗敵之強兵而全吾之銳鋒敗可俟矣故智者輕棄吾弱而使敵輕用其強總其小衰而志于大得夫固要其終而已
邱文莊曰強弱兵家之常事惟在要其終而已矣

宣公十有二年蔿敖爲宰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在軍之右者挾轅爲戰備左追蓐在左者追求前茅慮無茅明也在前者明爲恩慮以防不虞之事　中權中軍制權後勁後以勁兵爲殿百官象物而動象其物數無妄動也軍政不戒而備

杜預曰在軍之右者狹轅爲戰備在左者追求草
舍爲宿衛蓋楚陣以轅爲主也處無却今軍人前
有斥候警伏背持以絳及白爲幡備慮有無也
孔穎達曰茅明也在前者明其爲思慮所無之事
恐卒有非常當預先告軍中
兵衆使知而爲之備也

莊公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

杜預曰尸陣也荆亦楚也更楚陣兵之法子載也
楚始于此黍用載爲戰
邱文莊曰隨武子所謂荆尸而舉則是荆尸之法
創于莊公至宣公時又舉行之也夫楚子以諸侯
之國處荆蠻之地其行師有紀律如此士會所以
謂之能用兵而不可敵也況有天下之大奉天討
以行天誅號
能禦之哉

昭公二十一年公子城以晉師至救宋與華氏戰于
赭邱守地鄭翩顧爲鸛其御願爲鵝

杜預曰鄭翩華氏黨鸛鵝皆陣名
邱文莊曰楚之陣名魚麗鄭之陣名鶴鵝即物以
爲名其布置之形
狀有或類之歟

都御史唐公順之題云載陣之所以精明與中國之
所以勝四夷者氣也非甲兵之謂也

國家承平日久文吏游談而養尊武臣恬嬉而寶身
閑雅雍容之習成而慷慨果銳之氣銷臣視師東
南備觀怯將情狀一聞賊戰如澆冷水顏色可憐
縱不便走股已先慄雖亦未必盡然而然者固多

矣至于倭賊渡洋談笑飲食若履平地而我將棲
泊近岸日遇海風則頭捍目眩夜間潮則耳聾心
惕且夫倭賊有過窺我將之氣而我將無必吞倭
賊之氣則是未戰而索然也如此而望長驅海島
掃清大憨臣猶以爲難也此氣在宇宙間磨礱而
時用之則鮮明道之不用則黯無精光謂宜文臣
督師時御戎服出入軍中發揚蹈厲以作武將之
氣武臣大將遇有賊戰戎服出入陣中以作偏裨
小校之氣偏裨小校遇有賊戰戎服先登以作士
卒之耳目使我之我日益精明則賊之氣自然銷
沮此其言若迂濶而實勝敵之要機也李光弼莅
軍而旌旗變色每戰必勝氣之謂也　以上鼓
軍氣

按荆川鼓軍氣之說不如東坡倡勇敢之論蓋
士氣精明必須養之有素臨陣得善戰者作之
若但使文臣戎服先登以倡疲卒則疲卒望敵
而僨使送文臣與賊殺之而已無益也軍之取
勝全在乎氣作之誠
是但如此作之恐難

門生　廣陵方元壯
書　黃陽鍾伏武
仝校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輯攘夷說

王鳴鶴曰嘗觀虞舜之時有三苗周文之時有獫
狁帝王盛世曾不免於夷狄之患是故修內攘外
相侵越也是以自古聖帝明王必嚴內外之辨所
以治內者必詳必慎而無一事之不備所以治外
者必嚴必密者而無一隙之可乘此其所以憂勤
于其始而逸樂於其終也歟

又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舜覺曰小雅王道之序凡其所言皆紀綱人倫惠
養萬物君臣相遇以誠而知羣下之樂苦遠使勞
還恩意愈篤反覆以自治爲先故能周道中興夷
狄遠迭夫以夷狄之患雖盛王所不能免惟知自

治者爲能勝之

邱文莊曰孟子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推而言之
可見王道盛時治迹昌熾而詩之爲詩所以宣暢
歌詠於朝廷燕享之際歆欣和悅以通羣下之情
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者無非和平正大之音
內治既修而外治無不舉自小雅之詩廢則內治
不修矣內治不修則紀綱廢弛政教乖亂又何以
治外哉

又曰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
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

邱文莊曰成康既沒周室漸微入世而厲王胡暴
虐周人逐之出居於彘獫狁內侵逼近京邑宣王
即位內修政事外攘夷狄遂使文武成康之業復
其舊焉夫以帝王爲治先內而後外必內之政事
既無不修然後外之夷狄攘斥焉是知內修者外
攘之本也

漢文帝時鼂錯言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利器用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當流之水兵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上山邱陵曼衍相屬平原曠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遮川谷居間卬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劒楯三不當一蓽音完蓽竹蕭當也草木蒙籠枝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劒楯

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

鼂文莊曰錯此言地形各有所宜與夫兵卒相當之數而卒歸其過於不習勒卒將不省兵夫將能省勒則兵無不利矣卒能習勒則兵無不可用矣

錯又言曰臣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險道傾仄且馳且射風雨罷勞飢渴不困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材官騶矢之善者發矢道同的同一中的下馬地鬬劒戟相接去就相薄迫也此中國之長技也然兵凶器戰危事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俛仰之間耳跌而不振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于萬全今降胡

義渠來歸誼者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絜衣勁弓利矢益以邊師之良奇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而各用其長技此萬全之術也

鼂文莊曰錯謂兵凶戰危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俛仰之間愚以爲用兵之變豈但大小強弱之間易置而已蓋生死興亡在呼吸頃耳其蹉跌也不但不長面已其爲悔也何可及哉是以帝王之道必出於萬全必先事而深思不輕事而後悔也錯又謂以蠻夷攻蠻夷爲中國之形而以蒙用漢胡長技相爲表裏以爲萬全之術其得中國帝王以全制術之術也哉

宣帝時先零羌與諸羌解仇交質上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邱丈莊曰夷性好爭爭則自相仇殺不服爲中國患而或假拔中國之威以制服其仇是故夷狄之勢分則中國之威振而邊圉靖矣

哀帝時匈奴單于上書願朝哀帝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楊雄上書諫曰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不可不察也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以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大也又堅固也畫策也之臣甚衆卒其所以厥者世莫得而言也高后時匈奴悖慢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得解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

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沒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匈奴地名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安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權之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餓虎之啄運府庫之財填盧山匈奴中山之壑而不悔也至大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不服中國不得高枕安寢也至元康神爵之間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匈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顧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肆以惡其强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俛仰如此之備也北狄真中國之堅敵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窴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隤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

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于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邱文莊曰楊雄此書前漢所以處匈奴者階於此矣但其所謂單于歸義陳見於前以爲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則過矣夫內夏而外夷天地之常經荒服之外禮教所不及者聖王所不臣古今之大義也必欲羈縻之醜類徠儐藍縷之夷獠皆冠帶以列位稽顙而來朝以此爲遺後之策以此爲盛德之所想望是乃秦皇漢武夸大喜功之私心非帝王內夏外夷大中至正之道也

王莽時匈奴入雲中塞諸將在邊未敢出擊嚴尤諫

曰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匈奴之侵譬猶蟲蟲之蠢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于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

順帝時南匈奴吾斯車紐等反寇西河詔度遼將軍馬續招降之大將軍梁商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

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夾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壁守固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

邱文莊曰中國與戎狄各有所長吾惟用吾之長而于彼之所長也短思有以避之設法用計隨時趨勢使彼逢所長而以吾所長乘而陵之鮮不勝矣

唐太宗時北頡利政亂薛延陀回紇等叛之頡利不能制會大雪羊馬多死民大飢鄭元璹使還言于上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爲候今突厥民飢畜瘦將亡之兆也羣臣多勸上乘間擊之上曰背盟不信利災不仁乘危不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邱文莊曰太宗此得帝王馭夷狄之道太哉王言天地之心也

貞觀時西突厥種落散有伊吾詔以李大亮爲安撫大使貯糧積不以賑之大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木根四夷如枝葉被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益況河西州縣蕭條倉不如儲之其或自立君

長來內屬者鞫縻受之使居塞外爲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

邱文莊曰大意能言良知所輕重又卻所內外緩急得其要哉簡中延用者人貝安插各夷皆徙夷狄得其安哉簡中二字尤緊

貞觀時突厥候利苾可罕北渡河薛延陀惡之數相攻候利苾有眾十萬不能撫禦其眾悉南渡河請處於勝夏之間上許之羣臣皆曰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留突厥于河南距京師不遠豈得不爲後慮願留鎮洛陽遣諸將東征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且復不北走薛延陀而南歸我其情可見矣候利苾既失眾輕騎入朝上以爲右武衛將軍

胡寅曰子貢問博施濟眾堯舜其猶病諸四海至廣矣施必極其博濟必周於眾聖人之所欲也而勢有所弗及爲是故先王畿次中夏外夷雖一視同仁然必篤近而舉遠也于是謹爲五服要荒在外爲之限禁其來有時以杜亂華之階遵謀夏之制自堯舜三代皆不敢廢夫聖人之心與天地同該必不爲猜忌也而太宗所見特異乎此是以二帝三王有所未盡那夫厚遇夷狄貶于中國將疑矣推誠異類則于可信者將疑矣是以有征遠造舟之援經年仆碑之失蓋必然之理也

邱文莊曰胡氏此言非但爲唐太宗也萬世人君皆當留念焉

貞觀時回紇諸部皆來朝請吏詔以爲六府七州各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各賜金綵遣之諸酋長奏請以回紇以所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罕道置六十八驛上許之於是北流荒悉平

范祖禹曰中國之有夷狄如晝之有夜陽之有陰君子之有小人也中國失政則四夷交侵先王所以禦之者未嘗可得而罷開元時四夷來王蓋柔遠能邇治內而安外而味俗之民向風慕義不以利誘不以威脅而自至矣故不勞民不費財至于後世之君或譬疾而欲殄滅之或愛悅而欲招徠之是二者皆非人類也王者於天地間無所

不養況人類而欲殘之乎殘之固不可況不能勝而自殘其民乎仁人之所不爲也爲之者秦始皇是也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列爲州縣是崇虛名而受實辱也且以子孫故有征伐之勞饒餉之煩民不堪命而繼之以亡隋煬帝是也且中國地非不廣也民非不衆也曷若修德行政以惠養之使男有餘粟女有餘布兵甲不試以致太平不亦帝王之盛美乎夫有求于外如彼其難也無求於外如此其易也然而人君常舍所易而行所難何哉忽近而喜遠厭故而謀新歷或未至于亡而常與之同事其累德豈細哉兼蓄夷夏非所以遺後嗣安也

中國之道此當以爲戒而不可慕也

邱文莊曰范氏所論人主宜深玩味知華夷之所關繫孰輕孰重孰緩孰急孰是孰非瞭然于心目之間而爲之去取從違則內安而外靖本固而末順矣

德宗時陸贄上言曰陛下忿蕃醜之暴掠懲邊鎮之空虛繕甲益兵庶人保境此誠雄武之英志覆育之仁心嗣憤恥而揚威聲海內咸悅有必攻之朝矣既而統師無律制事失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列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沿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大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踰旬日比蒙征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踩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費財用

竟何補侵軼之患哉夫將貴專謀軍尚氣勢訓齊由乎紀律制勝在於機權是以兵法有分闔之辭有合擊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有便宜從事之規故能動作協變通制備垂永久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救急疾相赴兵之奉將若四支之衛頭目將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廬然後可以扞寇讎護畛庶蕃斁收闢田疇天子惟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虞矣吐蕃之比於中國猶人主宜深玩味知華夷之所關繫孰輕孰重孰緩孰急孰是孰非瞭然于心目之間而爲之去取從違則內安而外靖本固而末順矣

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夫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失臣故曰措置乖當此之謂乎

邱文莊曰貴謝吐蕃之比于中國多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作將我之號令在朝彼之兵聚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散非特當時蕃漢用兵之異其實今世沿邊將令所以守邊而禦寇者無異焉善爲國者尙思其所以然而豫爲之圖使干戈之警一旦而革豈非邊陲生靈之幸哉

贊又言曰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卽叙者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讐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之尙薄伐者曰驅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遏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畧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馭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强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爲長勝之法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强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備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强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向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卽而叙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尙棄信忘盟滅恩肆毒論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夷狄强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

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辭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利以引其懽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倘或夷夏之勢强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邊其深入去則攘斥不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不得已而然也

邱文莊曰古今制禦夷狄之方不出贊所陳四者之策但其所謂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邊其深入去則攘斥不戒於遠追以爲非安邊之令圖竊以爲中國帝王所以攘外安內之上

策無出於此而費以鉅萬非令國然則國之令者豈有遵於此哉

贊又曰夫制敵行師必貴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先暫勞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須屬多故民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醜運不繼之患倘或撓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爲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

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強者乃以水草爲邑居以財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鋒所長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而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強者乃以水草爲邑居以財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鋒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所短而較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強者乃以鑄授冠者也

其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軍察庶修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武能邇以柔遠禁侵鈔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謀以安我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墊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圖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

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所不匿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鑄授冠者也

郎文莊曰昔所陳中國禦狄用兵各有短長此可與龍韜之篇參觀也

贊又曰苟封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于謀無定用

眾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不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于眾愛力分于將多怨生于不均機失于遵制又曰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度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蠹賊軍旅之膏盲也蠹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溉膏盲不療而但投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灾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

邱文莊曰贊此言雖爲一時人君告然而自古及今守封所以未固冠戎所以未懲良坐此六者之失若夫所謂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不必行又不心于用兵縱已也後世人主所以任用不得其人而紀綱廢弛處制不得其宜而政治乖張其欲任得其才聞者必以此也然則人君爲治必得實信者必誠行事必當其道

何鑒曰君子大敬而貴窮理

贊又曰今四夷之最强盛爲中國甚患者莫大于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于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兵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鈐藝乏趫敏動則中國懼其眾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二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此乃以少爲眾以弱爲强變化翕闢在于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怯眾散爲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陳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惟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自頃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臨臨又得抗衡莫相禀屬每候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遜救焚冀無阽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

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于將多矣

邱文莊曰三軍以氣勢爲用氣勢以人心爲主人心不分則氣勢自壯氣勢既壯則事權歸一可以折衝于內禦侮于外矣陸勢論將權之專分而以氣勢壯衰爲言蓋眞有見矣

宋太宗時張齊賢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愼之戎虜不足吞矣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夷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蓄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李牧所以稱良將于遁用此術也擇卒不

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矣夫邊鄙寧則農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人民獲休息矣獲休息則田業時而蠶織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戎狄之心亦擇利避害安肯投死地而爲寇哉又曰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戎狄末也中夏內也夷狄外也是知二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于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歛衽而至矣

邱文莊曰齊賢之言乃反本之論自治之策

邱文莊曰田錫言於太宗曰應動而靜則養蒐以生奸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今北鄙繹騷蓋亦以招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爲捷捕斬小勝爲功賈結怨仇召戎起釁職此之由伏願申飭將帥謹固封守勿尚小功許通互市索獲蕃口撫而還之如此不出五載河北之民得務三農之業亭障之地可積十年之儲

邱文莊曰田錫斯言得安靜守邊之道

錫又言曰禦戎在乎辨邊上奏報之虛實左右蒙蔽之有無奏失利則未必盡言報大捷則不足深信陛下未嘗信而先信陛下本欲知而未知如此何以料安危策成敗之理乞詳而察之

邱文莊曰錫謂禦戎在辨邊報虛實察左右蒙蔽有無蓋以有爲無以無爲有多爲少少爲多邊上奏報率用此計以欺罔朝廷然非左右之臣僚爲之蒙蔽則彼亦不敢肆其欺瞞人主于德任之際尤不可不擇其人也任非其人則思尺之間爲所蔽矣況萬里之遠欺乎

王禹偁宗於太宗曰漢之十三帝言乎聖明者文景也言乎哀亂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時單于最爲強

盛大有侵掠侯奇玉雍烽火照甘泉宮哀平之時呼
韓邪單于歸藏來朝委職稱臣邊烽罷警此豈繫乎
歷數而不由于道德耶臣以爲不然矣且漢文當單
于强盛之時而外能任人內能修德使不爲深患者
由乎德也哀平當單于衰弱之際外無良將內無賢
臣而使之來朝者繫乎時也

邱文莊曰禹舜謂漢文帝內能修德外能任人故單于不爲深患嗚呼人君能盡二言豈但使外夷無敢侵犯之治

范仲淹上仁宗和守攻備四策其備策曰請朝廷力

行七策以防大患一密爲經畧二再釐兵屯三專於
選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定
討伐之謀其一請選有材識近臣暫往京畺使親視
邊壘精究利害凡邊計未備者皆條上而更置之不
出半年歸奏闕下更令中書樞密院子細詢訪熟議
經久之計

邱文莊曰范仲淹所上四策雖爲當時契丹而設然萬世之下備禦夷狄之方實不外此謹準當時之事以爲今日之用其備策凡七其一請選材識近臣親視邊壘精究利害此策今日實可用之我朝罷前代樞密院而以兵事專屬兵部今宜另遣廷臣起自遼東歷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抵平涼等邊地凡山川之險易營壘之遠近戍卒之多寡糗糧之有無夷情之向背將領之賢否已然者當何如而修飭未有者當何如而增補某處當設爲營堡某堡當加軍守備某墩台可廢某隘可塞某處可屯種某處宜牧蓄凡邊計未備者皆與其巡撫都御史守備總兵參將等官計議經畫條畫上之如此可消患于未萌如此則可以待敵之來攻如此則可以扼其衝突如先則可以遏其侵掠其四川湖北兩廣雲貴則三年一巡行如此朝廷不忘邊備邊方無復廢事居廟堂者無遥度之失守封疆者無不通之情

其二曰再議兵屯者自來北邊分爲三路其所轄軍馬不甚整齊及有一州兵馬却屬兩路之處又未曉本路將于何處控扼合行重兵若干又某處只宜固

守合屯兵若干及三路互相應援次第須差近臣往彼密爲經畧方可預定法制臨時不至差失或事宜未動亦當相度兵馬合那減於何處駐泊使就芻糗以省邊費庶免先自匱乏

邱文莊曰此策亦切于今日之用請每歲所遣行邊大臣即以其事付之

其三曰專於選將者委樞審院於閤門祗候使臣已上選人三班院於使臣中選人殿前馬步軍司於軍旅中選人或有知畧或有材武堪邊上試用者逐旋進呈據選到人數以籍記之候本路有闕則從而差

授如此則二三年間得人多矣

邱文莊曰范仲淹欲凡掌兵諸司選將今不必盡如其言每歲行邊大臣所至邊境即令總兵以下各舉所知不問有官無官皆明書其名曰某人有知略某人有膽力某人善騎射因而試之用爲選鋒誠申明于本色粮賞外加以廩食量爲任使

其四曰急于教戰者於四路抽取曾經押戰隊使臣十數人更授以新議八陳之法遣往河北閱習諸軍使各知奇正循環之勢應敵無窮

邱文莊曰今　朝廷訓兵已有成法太祖之使兔全鼓作止蓋讀偶列以爲進退疾徐分合之節而技已然行故事頭爲迂常請于時常教閱之外專以教射爲事乞　勅緣邊將領通行

各處揀選能射軍士分軍教習名爲教師每一人教十人或二十人其都御史往來提督試驗行邊大臣至日計教有成效者多少以爲教師升賞及凡軍中有差役爭訟事有疑似難斷與分輕重及有過失者皆以射決之射中者予之免之輕之如此則人皆習弓矢不善無射者矣

其五曰訓練義勇今河北所籍義勇雖倣唐之府兵法制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然未見府衛之官而法制不行號令不一須別選知州知縣可治兵者并增置將校使人人各知軍中之法應制可用斯則彊兵制勝之术矣

邱文莊曰邊城有州縣之處今已簽民與軍相兼守禦可用仲淹此議俾其隨軍操練仍須擇守令責以訓練之作旌勳懲惰

其六曰修京城外城者後唐無備契丹再舉直陷京師故契丹之心至今陽石晉無備契丹再舉直陷京師而無備一朝稱兵驟慢必謂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必謀深入若京城堅固則戎馬朝重兵勿與之戰彼欲戰不能戰謀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自退退而不整則邀之可也是則修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起六百里內男女城長安二年而畢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畢考法

於古擇利於今京城之修蓋無疑矣然須二年成之則民不勞苦人不驚駭

邱文莊曰宋都汴梁去幽燕之地千餘里副范仲淹議守邊策猶以修京城爲言當時若餘靖輩皆力攻之以爲非其後靖康之禍果有如仲淹所議者矧今　國家都燕其去邊地尤近尤不可不留意焉者已已之變虜騎直犯　京師雖投金城湯池如天難升然而重城之外百萬人家亦膏爲之驚疑幸此無事之時請如洪惠帝唐明皇故事築爲外城包圍城外民居萬一有徼人心有所倚顧而不至于驚潰矣

仲淹又言曰元昊作僞詔誘邊人定關中共謀不細蓋漢多叛人陷於窮漠衣食嗜好皆不如意必以符

堅劉淵元魏故事日夜游說元昊使其侵取漢地而以漢人守之則富貴功名衣食嗜好得如其意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爲賊之謀也

郭文莊曰自古閫都于其近郊必有牧馬之所其間必積芻豆以爲飼餵之具方無事時資以牧育固爲近便然世道不能常泰而意外之變不可不先爲之慮金人犯宋京師人導之屯兵於其近郊之牟駝岡籍其芻豆飼其馬以爲久駐之計此往事之明驗也劉

國朝去逵伊邇已已之受倉卒用言者計焚棄芻豆何啻千萬當時見者莫不嗟惜然事已即休爲復有以爲言者鞫催都城東北郊村場二十四馬房其倉場所儲積者如京如坻請於無事之時即其地築爲一城以圍護其積聚及移附近倉廒咸積其中就將騎等四衛官署軍營設於其中特

大馬不足以臣禮責之今西夏若止是鈔掠邊隅當置而不問若已見叛狀必須先行文告以詰其由若是用中國叛臣即加征討大凡兵家之勢征討者貴在神速守禦者利在持重況夷狄之性惟事剽急因而僞遁多誤王師武夫氣銳輕進貪功或陷誘詐之機今但明烽堠堅壁清野以挫剽急之鋒而徐觀其勢乃廟堂之遠畧也

郎文莊曰大朝用兵與小國不同畏育以照舊輪班內直下直回城屯住是亦先事而備之一策也

徐襯其勢之常言爲廟堂之遠算信哉

康靖中金人犯京師其酋幹離不至京城西北屯牟駝岡天駟監卽畧生馬監之所芻豆山積異時郭藥師來朝得旨打毬於其間金人兵至徑趨其所藥師導之也

歷文莊曰自古閫都于其近郊必有牧馬之所其間必積芻豆以爲飼餵之具方無事時資以牧育固爲近便然世道不能常泰而意外之變不可不先爲之慮金人犯宋京師人導之屯兵於其近郊之牟駝岡籍其芻豆飼其馬以爲久駐之計此往事之明驗也劉

國朝去逵伊邇已已之受倉卒用言者計焚棄芻豆何啻千萬當時見者莫不嗟惜然事已即休爲復有以爲言者鞫催都城東北郊村場二十四馬房其倉場所儲積者如京如坻請於無事之時即其地築爲一城以圍護其積聚及移附近倉廒咸積其中就將騎等四衛官署軍營設於其中特

勅武臣一員於此守鎮仍司牽牧四衛官軍不妨照舊輪班內直下直回城屯住是亦先事而備之一策也

輯外夷說

王鳴鶴曰華夷之大防致謹于三代而昭戒于春秋蓋□□侏儒之陋不可比於聲名文物之邦風氣習尚原非族類故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去則守古聖王以□□之爾秦漢以還夷狄入居中土者何代無之適足爲國家全盛累而司晉趙宋受禍尤慘夫獨非古今之明鑒乎國朝迅掃胡元闢乾坤於再造此千萬載中國生靈之大幸也顧羌胡種類錯處於　聲穀之下二百餘年間禮數之漸染恩澤之淪浹不爲不久萬一乘釁竊發不忘其築驚之心其能免於肘腋之患否也噫方今東創於倭北創於狄而中國之不逞者反從而指蹤之是又中國而夷狄夫人而皆夷也是今日之所宜痛哭流涕者也

外夷

舜典帝曰皐陶蠻夷猾　亂也夏　夏人賊　姦在外　宄在內　汝作士　理官

朱子曰夏明而大也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又曰蠻夷猾夏不專指有苗但官爲此而設

董鼎曰虞時兵刑之官合爲一此蠻夷猾夏亦以舍皐陶

邱文莊曰有虞之時皐陶爲士理官也所掌者刑獄之事而首以蠻夷猾夏爲言且蠻夷處邊鄙之本負險阻以爲固不可以言訓非用甲兵不可也登庸區區刑法所能制蔽而舜命皐陶以爲士而首汲汲責焉而後及于寇賊姦宄何也蓋人君爲治必先去其便吾治者然後其治可成所以便吾治者其大在蠻夷其小在寇賊不啟害吾良善之民則內外安靖而吾政化之所施者徵意歟

禹貢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度也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蔡沈曰謂之綏者漸遠王畿而綏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綏服內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界於內外之間故以內三百里揆文教內三百里奮武衛文以治內武以治外望人所以畏華夏之辨者如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爲二等忠林之奇曰洪魏使外夷入居中國降塞之地至西晉有劉石之禍石晉以虛藉賂契丹至熙寧有耶律之難綏服嚴華夷之辨萬世不易之治也

郎文莊曰禹貢五服之制曰甸服曰侯服曰綏服曰要服曰荒服內而甸侯二服爲華夏之地外而

要荒二服爲夷狄之區而綏服居乎其中則介乎華夷之間也就此一服而言其地凡五百里內三百里以禁文教由此而至於王城千里之內聲名文物之所萃故于此接其文之教必自然明備度之而皆同地由此而漸于荒服于里之外障寒險阻之區限蔽于荒奮其武之衞必居然振作修之而不渝也先儒謂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聖人聲教之所及于東日漸於西日被若指其地言而於南北則止曰暨而不言其地可見聖人儒明之治自北而南曰朔而遠不可爲之限量也東漸于海海之外地盡矣而被於流沙流沙之外猶有地焉漸如水之漸濡底於海者也被則如天之無不覆被天所覆被處聖人之化皆可至也振舉於此而達者聞焉提之謂聲動焉是之謂教其風聲教化雖曰無遠不及然亦惟止於海而已雖然其所以漸被及者風聞之聲神化之教度之間而慕之振而動之而已未嘗體國經野設官分職而以內治治之也此無他天地

登壇必究　卷二十一　外夷

蔡沈曰荒服去王畿益遠而經畧之者視要服爲尤畧也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放罪人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別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蔡沈曰要服去王畿已遠狄皆夷之地其文法畧于中國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按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流放罪人於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蔡沈曰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也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

邱文莊曰中國之地南北比東西爲遠故禹貢言東漸於西曰被若指其地可見聖人聲教之所及于東日漸於西日被若指其地言而於南北則止曰暨而不言其地可見聖人儒明之治自北而南曰朔而遠不可爲之限量也東漸于海海之外地盡矣而被於流沙流沙之外猶有地焉漸如水之漸濡底於海者也被則如天之無不覆被天所覆被處聖人之化皆可至也振舉於此而達者聞焉提之謂聲動焉是之謂教其風聲教化雖曰無遠不及然亦惟止於海而已雖然其所以漸被及者風聞之聲神化之教度之間而慕之振而動之而已未嘗體國經野設官分職而以內治治之也此無他天地

登壇必究　卷二十一　外夷

間有大界限華處乎內夷處乎外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

周禮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鄭樵曰禹有五服職方有九服五服之制不同詳考制度無不相合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數之職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兩面而數之也又曰周之王畿有縣都即禹之甸服納

總秸鉦粟米之地周之侯服即禹貢粟男之地周之男服即禹貢揆文教之地周之采服即禹貢蠻服即禹貢三百里流之地周之衛服即禹貢三百里夷之地周之甸服即禹貢三百里鎮服即禹貢三百里藩服即禹貢九州之外地也

邱文莊曰禹服周之侯甸男采衛蠻夷戎狄之地則幾要荒蠻夷天然處於侯甸采衛之外當世制也嚴矣其爲后世處也所以嚴華夷之辨萬世主中國者所宜鑑戒也胡氏所引賈誼荀悅江統三論其尤切要而其論尤大者在以羌胡而處塞內也漢以南單于款五原寨關姓爲藩臣其後劉淵劉聰卜之世處鮮卑獨孤於內地遂竊華晉遂不支唐至中葉以安祿山守范陽其後蓄將漸驕狄之禍直至唐亡嗚呼春秋之于戎夷以列國之諸侯處于內地一與夷狄會於盟詛之間尤謹其後如此況延之入吾疆域之中雜於編民之內比又付之以兵戈之柄據將領之職列宿衛而專邊圉何不思之甚哉蓋人生天地間華夷之俗雖有不同而戀土之心則一方其內附也未必皆有慕華之心非迫于不得已決不肯捐其親屬舍其所以來者非因避不可解之使彝必是窮不可生之殺戮脅若籠中之物檻中之虎其遠身非不安而所以爲之養之餼豈肯爲人所

戎狄乎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君子外小人爲泰內小人外君子爲否春秋聖人德百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烝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繒之奉首顓居下其策不可施也賈誼既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荀悅論以羌胡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猶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江統論爲此說者其知內外之旨而明於馭戎之道正朔所不可加也奚會之有

書會戎議之也

呂祖謙曰禹服周畿要荒蠻夷遥然處于侯甸采衛之外當是時華戎之辨固不待聖人而後明也王道既衰彝憲異類鮮矣中國疆土相入踰轍迹交室盧相望習誦不知有華戎之辨矣春秋書魯公會戎狄於潛遑遑人心於既迷遑遑夷狄於方熾涇渭華夷於一言之間此春秋之功所以與天地垂歟

邱文莊曰胡呂二儒之言均見聖人作春秋之意所以嚴華夷之辨萬世主中國者所宜鑑戒也胡氏所引賈誼荀悅江統三論其尤切要而其論尤大者在以羌胡而處塞內也漢以南單于款五原寨關姓爲藩臣其後劉淵劉聰卜之世處鮮卑獨孤於內地遂竊華晉遂不支唐至中葉以安祿山守范陽其後蓄將漸驕狄之禍直至唐亡嗚呼春秋之于戎夷以列國之諸侯處于內地一與夷狄會於盟詛之間尤謹其後如此況延之入吾疆域之中雜於編民之內比又付之以兵戈之柄據將領之職列宿衛而專邊圉何不思之甚哉蓋人生天地間華夷之俗雖有不同而戀土之心則一方其內附也未必皆有慕華之心非迫于不得已決不肯捐其親屬舍其所以來者非因避不可解之使彝必是窮不可生之殺戮脅若籠中之物檻中之虎其遠身非不安而所以爲之養之餼豈肯爲人所

以號召其徒此前代明鑑也自其乃祖乃父蓡義來歸歷世以久荷國厚恩非不知感染華雅俗既已久變同無外蓡之心亦無內訌之意使中國常承平彼非但無此心也不幸一旦叛蕩墮墜遇有機會轉啓之間有興有亡趨避之頃有安有危彼或不能不爲敗盟自固之計此豈可以久安而不爲之遠慮也爲今之計蓡何以曰彼生長中華世有脣齒相爲姻婭相與聯其皆華夏之人已久忘其爲夷矣一旦無故分讎之彼誠不自安也必欲安其心而無後患必須以漸不使之不使之羣而居也不使之專其位也不使之聯其職也不使之統其類也不使之之隔乎邊也不使之使其國也所聚之處一郡不許過百所居之市一縣不許過十所任之官一署不許過二如此消之以其漸爲之因其機處之脫其心使彼不知不覺則久久自然潛消而日化矣

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登壇必究　卷二一　外夷　三

胡安國曰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者也韓愈氏言春秋謹嚴徼君子以爲法得其旨所謂謹嚴者何謹乎莫謹于華夷之辨矣中國而夷狄則狄之夷狄猶夏則與之此春秋之旨也而與戎歃血以約盟非義矣盟於唐而書日者謹之也後世乃有詣戎狄以討婚而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于匈奴約不可長不可以功而掩罪也春秋謹徼之意深矣

僖公三十二年衛人及狄盟

胡安國曰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況與戎狄豺狼即其廬帳刲牲歃血以要之哉

張洽曰非我族類而就其廬帳以與盟于是始有如唐德宗召平涼之辱者矣所以特書以示戒也

邱文莊曰中國之于戎狄會之且不可何可與盟於滋蔓而剿致

辰玉可柔何也

莊公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杜預曰山戎北狄

胡安國曰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議伐戎也前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爲燕圖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恒不脩德動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圖后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畧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存人以爲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戒

莊公三十有一年齊侯來獻戎捷

左邱明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胡安國曰軍獲曰捷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侯由戎以其所得躬來請示書來獻者揚之也后世宰臣

登壇必究　卷二一　外夷　四

有不賞邊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得春秋之意

邱文莊曰以中國諸侯而能成武功除戎狄之患而以其捷來獻豈非美事哉然而不奉天子命而越境出疆以啓邊釁除戎之功小擅師之罪大漸不可長不可以功而掩罪也春秋謹徼之意深矣

僖公三十二年衛人及狄盟

胡安國曰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況與戎狄豺狼即其廬帳刲牲歃血以要之哉

張洽曰非我族類而就其廬帳以與盟于是始有如唐德宗召平涼之辱者矣所以特書以示戒也

邱文莊曰中國之于戎狄會之且不可何可與盟于滋蔓而剿致

宣公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

胡安國曰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爲陸渾在王都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之不分也特書于策以

謹華夷之辨
禁猾夏之階

成公九年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程子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

陸淳曰王者之於天下也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其有不庭之臣則告諭之訓誨之如又不至則增修其德而罔其罪故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今王師與夷狄爲敵此取敗之道非戎所能敗也故以自敗文所以深譏王也

胡安國曰王師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然不謂王師敗績于茅戎不可而謂之不可而謂之不能可見王者所以脩攘而爲夷狄之所畏服者其不專在於師旅也必有所以制伏勝人之本而人自有不能敵者焉然則有天下而主華夷者其可不知所以自反而自强乎

九年秦人白狄伐晉

胡安國曰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當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貶辭也武王伐商誓師牧野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下之疫賊出民於水火之中雖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可也亦慮其同惡相濟貽患于後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爲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可亦甚乎

邱文莊曰夷狄不可與共事後世若唐人之於突厥回紇宋人之於女直雖利害昭然可鑒也然則武王之於庸蜀羌髳微盧彭濮非與曰所謂庸蜀之類皆吾近地之人習俗少異者耳非化外之不毛鳥獸不五穀喜人怒獸者也

哀公十有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胡安國曰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夷吳人主會其先晉紀常也春秋四夷雖大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定公以來晉失伯業不主夏盟夫差暴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于巳爲長而黃池之會書法如此者謂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明此義則知漢宣帝待匈奴于位在諸侯王上蕭傅之談非矣唐高祖稱臣于突厥僖以爲助劉文靜之策失分伐之義事之如石晉者將徵侯國而免其侵暴得乎或曰苟不爲此至于亡國則如之何曰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勝天則事有在爲者矣必徵顛倒冠履而得天下其能一朝居乎故春秋據亂反正之書不可以廢焉

於越入吳

胡安國曰吳自稱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逞及夏盟可謂强矣而春秋罷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辭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者也

禮記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

陳澔曰九州之外不遷子男之國朝見之時擯辭惟曰子雖或有功之地至侯伯之數其爵亦不過子故云雖大曰子也如楚在春秋雖大國而其爵則稱子也

邱文莊曰吳之爵本伯爵也春秋書吳不書曰的而書曰子蓋不以本爵與之也禮所謂四夷雖大皆曰子考于春秋尤信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

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

憲錫曰此言東海者東在中國封疆之內而西南北則夷徼之外也南以江與衡山爲限百越未盡開也河承東西南北者河流縈帶周繞豎流沙分際亦與河接也自秦而上西北表而東南變秦而下東南襞而西北縮先王盛時四方各有不盡之地不勞中國以事外也

方慈曰不足謂之近有餘謂之遥

邱文莊曰二帝三王之盛其所治之地四方相距亦不甚遠考成周之故疆而賢以後世之版方可見也洛陽爲天地之中奉陸氏陸澤攷容通乎其境不爲陸渾之遷義陽呼幸有可謂知幾矣

其東之秉牟介莒皆夷地淮南爲羣舒秦爲西戎河北眞定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域而有赤狄甲氏此外荆楚吳越閩蜀又皆在荒服之外是時中國所有者宋晉齊魯衛鄭通不過今數十郡地耳周之盛時猶然則夏商以前可知已說者謂自秦以上西北縮竊以爲今日地勢東南已盡于海至矣而西北衰而東南變秦以下東南展盡矣更無不盡之處推西與北及西南之地尙未底於海耳然皆限以重山叠嶂大荒絕漠地氣既慤人性復蠢非復人所居之處有與無不足爲中

國輕重焉

春秋左氏傳曾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

孔頴達曰中國而謂之華夏大也有禮義之大有文章之華

僖公二十一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春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呂祖謙曰物之相召者捷於風雨地夷人華者公劉之治豳也以華召華不旋踵而有丈武之與王地華而夷者帝之納戎也以夷召夷不旋踵而有耶律之俘虜物物相召未嘗不以其類也中天下而居壞者是爲伊洛等戎使風俗壞何至被髮之際預爲戎於百年之前而秦晉之遷陸渾果不出其所料抑有由矣曠百世而相合者氣也伊洛之民雖居聲明文物之地意之所向已在于夫荒絕漠之外實啟以心感心以氣動氣安得不爲陸渾之遷義陽呼幸有可謂知幾矣

邱文莊曰天下之事真不超于幾微幾微之際先王之所謹也故識微之君子因微而知著由近而察遠自今而知後而善爲治者亦必謹著于其微慮遠于其近防後于其前恐其一旦馴致於無可柰何之地而無咎吾力也彼辛有所見者特其人所爲者偶似于夷耳非放而習之也而辛有已預知其必爲戎於百年之後矧世之人明明習爲胡而又爲胡人之冠服器用襲用之久而至於相忘踰朝廷之上聲教之下言記胡書講胡俗而不疑翠然用之而不怪其孚投之中恬然由之而不覺爲戎也豈在百年後乎

聖人在天子之位承帝王之統主華夏之地所當痛加禁革者也

昭公二十二年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

邱文莊曰天子以天下爲家內而中國其堂奧也外而封疆其垣牆也垣牆之外則夷狄矣是故天子布德行政以和其人民而外固其封守此所以中國尊安而外侮莫侵也

論語曰管仲相桓公覇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　無也管仲吾其被髮左衽　衽衣矣

朱子曰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

金履祥曰夫子傷周室之衰諸夏之弱夷狄之盛而許管仲之仁此聖人哀世之意也

邱文莊曰孔子于他章嘗小管仲之器而于此則大其功蓋以其事功言也朱子謂漢高祖唐太宗章而取其義近言之可也而孟子乃明白兩指周公而意者魯乃周公之後故頌僖公者因其嘗率公而攘夷狄之功以美其之下猶以俾爾昌熾壽富之祝所謂陶者對廼之言託爲周公之言也及味其兩是之及莫敢承之語蓋已然必有之意孟子去聖人時未遠其或他有所據與以春秋考之荊者楚之本號莊公十年始書荊至僖公元年乃改稱楚四年僖公從齊伐楚此魯人作頌

州之地以賂楚凡宋靖康之變女眞爺有中國之地而疆理又混華夏至于我　聖祖洪武開國之春幽薊猶沿于夷狄者四百四十八年中原變爲夷狄者二百四十一年至是始復歸于中國治教于是乎大明彝倫于是乎復古臣嘗謂天地開闢以來夷狄亂華之禍莫甚於胡元蓋中國全爲胡有者幾百年我　聖祖始復面有之內外之擧壞裂然有定限華夷之倫類秩然有定所百有餘年矣伏讀我　聖祖未登寶之先傳檄中原有曰自古帝王御臨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夷狄治天下者也既登極之後　御製大誥有曰胡元入主中國非我族類風俗且異言語不通其所以丁寧諄切爲天下臣民告者至矣盡矣蓋欲天下同心竭力以理其荒拉其漸以爲干萬世之防也

孟子曰周公兼并之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又曰

詩魯頌閟宮之篇曰戎狄是膺荆楚本舒近楚國是懲則莫我敢承當也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朱子曰按今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兩引之亦隨章取義也

邱文莊曰國家之詩乃魯僖公之詩以周公爲言前曰周公方且膺之後又曰是周公所膺也朱子謂其隨章取義是固然矣然斷章而取其義近言之可也而孟子乃明白兩指周公而意者魯乃周公之後故頌僖公者因其嘗率車千乘徒三萬從齊伐楚故述其始封之祖兼夷狄之功以美其之下猶以俾爾昌熾壽富之祝所謂陶者對廼之言託爲周公之言也及味其兩是之及莫敢承之語蓋已然必有之意孟子去聖人時未遠其或他有所據與以春秋考之荊者楚之本號莊公十年始書荊至僖公元年乃改稱楚四年僖公從齊伐楚此魯人作頌之時歟孟子前引此詩以闢陳相之悖歸從夷後引此詩以闢楊墨之無父無君夫楊墨之無父無君者也後君其流之弊焉耳而夷狄則真無父無君自在其域中而出于吾之化外吾亦末如之何也已苟吾中國之人所以自爲者其奠亦將如之而吾中國之聖賢主中國之世道者方且膺而攀之不少假借況真無父無君者哉後其無父無君者以其教而爲吾中國之人之師使中國皆習無父無君之俗以其政而爲吾中國之君彼中國皆爲無父無君之民吐無周公孟子則已如有周公孟子者出於其間其說淫焉不遺餘力矣先儒有言周公沒百世無善治孟軻沒千載無真儒所以明千載眞儒之道而光復百世之善治者正有待於今日

漢高時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

顏師古曰貊在東北方三韓之國邱文莊曰此中國借兵夷狄之始夫夷狄豺狼也

不可與其事有之未必成功無之未必敗事方吾有事借助其力雖若可以快一時之意然後日之害不能言其必無也自高祖此舉之後後世中國之君往往借兵蠻夷然得其利也無幾而受其害也未多矣徵諸其勢於我邊求無已予之則無有已期不予則逐成數隙率之爲中國之禍生民之塗較之所借功者奚翅什百甚者宗社因之而亡唐於突厥回紇末其行必有本末其行必有次第借乎誠言之不詳也使文帝覽其言而有問焉誠必將有所陳說擇而用之安知其無少補乎

班固曰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陲寒露之野逐水隨畜射獵爲生隔以山谷壅以沙漠天地所以絕內外也是故

聖王禽獸蓄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故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靡與縻同不絕使

曲在彼盡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邱文莊曰班固謂聖王之于夷狄不與約誓則後世與之通和者非矣不就攻伐則後世之窮三代之寇者非矣然則如之何則可固曰來則懲而答之去則備而守之斯二言者所謂治戎之上策也若夫使曲在彼之一言則又真得聖人正義明道之心躬自厚而薄責人之道也

固又曰西域諸國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聖人遠鑒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敘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却走馬亦何以尚茲

邱文莊曰自古帝王將以能致外夷以爲盛德殊不知德在華夏文明之施而與彼之荒落不毛之區無預焉固所謂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于彼真知言哉

范曄曰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畛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惟與辭要而已若二漢

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執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畧夫豈識微者之爲乎又曰自後經綸失方畔服不一其爲狼毒胡可殫也言降及後世酤爲常俗終於吞噬神鄉邱墟帝宅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原百世不

痛心也

邱文莊曰天地間有大界限華夷是也華處乎中夷處乎外是乃天地以山川險阻界別區域隔絕內外以爲吾中國萬世之大防者也柰何自決其防引而入吾腹心之內乎漢自宣帝時能羈縻于三千雲中兩河奉貢五胡亂華之禍實基于此之謂乎再易世二百二十五年之後嗚呼人君之處事何可不爲深長思乎

晉武帝時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歷古爲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部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此地西河大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以此設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齊不亂華漸徙平陽宏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武帝不納

惠帝時太子洗馬江統以爲夷狄亂華宜早絕其源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馬畏服彊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疆界爲冠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彊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

李賢曰自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繁昌雜以鮮卑及烏桓之兵衆爲五部大率皆居晉陽汾澮之平左賢王豹之子淵假稱天號經益中原悉據二帝沈沒虜庭差之毫端一至于此百代興滅殊可

統諸侯專征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
已用自是四夷交侵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
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
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于關中居馮
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永初叛亂夷夏俱
敝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魏武帝
徙武都氐于秦川以禦蜀蓋權宜之計今已受其敝
矣夫關中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并我族
類其心必異而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以貪悍之性挾
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此必然之勢也今宜
及兵威方盛因其死亡流散與關中之人戶爲仇讐
之際徙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諸氐出隴隴
右著險平武都之界廣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
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
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絕遠中國隔閡山河爲害不
廣矣并州之胡本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
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今爲五部
戶至數萬驍勇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則并州之

也而居臨淄慕容皝卑也而居昌黎種類日繁其
居處飲食皆自趙于華惟其樂樂貪悍樂鬬喜亂
胡乘時而起自長城之北無復晉土而爲戰爭之
之志則無時而可變也是以劉淵一倡而并雍之
勢者幾二百年嗚呼後之人思爲國家遠慮者其
尙爲子孫計豫有以杜絕消弭之毋使彼既久處
中國必無後患而輕忽
之哉晉之事可鑒也已

惠帝時成都王頴表匈奴左賢王劉淵行宗正將軍
監五部軍事使將兵以其子聰爲積弩將軍其右賢
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今爲五部
王劉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
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
欲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莫武邁世天苟不欲生

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朝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推淵爲大單于使其黨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及王浚反東嬴公騰起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十餘萬恐非士卒及近郡士衆所能禦也請還說五部以赴難穎悅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琨等上大單于之號二句之間有衆五萬騎稱漢王又四年稱皇帝

臣按北狄匈奴氏族繁衍種類甚多其名號不一而其爲中國害不過侵擾邊境而已蓋其種類自虞夏商周以來已有之或散或合或興或滅或強或弱或降或叛或和或戰或守或去或來或入或出或臣或貢或朝或貢或市或互或和或親

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彊則叛亂固其常性今降者衆及十萬數年之後蕃息倍多必爲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徙出塞外以絕亂階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爲毡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彦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奈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撫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爲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太宗卒用彦博策處

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厥故所統之地皆四州都督府以統其衆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邱文莊曰唐太宗朝羣臣承諮議處突厥降者部落朝士多言徙處之河南兗豫之間顏師古欲實之何北溫彦博欲準漢建武故事李百藥欲各即本部署爲君長與錢賛靜之議畧同惟魏徵之議援晉諸胡爲比得帝王內夏外夷之道思患豫防之心彦博謂王者之于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是固然矣然天生豺狼蛇虺必不生於賊鄂市非之間而所以生之者必有其地是固有以限之也則夫聖人之處華夷可無內外之限哉太宗從彦博議散處其民於諸州用其酋長以爲宿衛數年果有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言突厥留河南不便乃諫實厥及胡在諸州者董令渡河返其舊部太宗有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猴猾之變由是以觀爲人臣者不可不明春秋之義而議事者當援古以證今昭昭然明矣魏徵曰晉初將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盡徙之域此前事之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爲毡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雖然此豈但爲唐一時之鑑哉乃千萬世之永鑑也昔人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古詩亦云越鳥巢南枝胡馬依北風蓋人生天地間蓬有華夷之殊而其思鄉土懷同類之心則一也況彼披髮左衽人不可律以中國之人情請以晉諸胡質之五胡之中匈奴爲大匈奴之種在漢已入据中土而魏晉已數百年矣其据中國非不久也歷代授之以官爵寬之以力役非不厚也而淵聰者自高祖其于故域不相聞也非一世矣一旦不幸國家有事卿相呼而起以爲中國大害甚者執天子而折辱之後世爽狄之處中國者固未必如晉之多然

涓涓不壅將成江河毫末不折將尋柯爲世道深長慮者亦不可不防微杜漸也請以今日論之國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處諸州者多已更易姓名雜居民間如一二稊稗生于邱隴禾稻之中久之固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別識之也惟永樂以來往往以降夷寘之畿甸之間使相羣聚而用其酋長時有征討起以從行固亦賴其用矣然而已已之變虜犯近守其中亦有乘機易服以劫掠平民甚至乃有爲虜向道者爲明鑑者也當是時目擊其事而議者咸謂事平之後即與處置今又踰三十年矣而其黨類處京城幾倍前日如故說者謂若此輩生長中國受恩厚而染化深不必他慮竊以爲晉之諸胡經三朝歷數百年尚不忘其故俗而爲中國禍害況今入中國未有百年而其衣服語言猶循其舊俗者乎設使未經變故尚爲之遠慮況又有已驗之實效乎天下之事最難處者莫甚于此蓋今日棄華歸正之人久据內地勢效素著徵如唐太宗並令

渡河返其舊部雖矣不得已而思其次請比自西北內附者降已建顯功受封爵者外其餘有官者遷陞一級給與全俸無官者編入隊伍月支米比常伍加多勒兵部注撥於邊商衙門不過二百所不過二十官不許專城卒不許領衆征操外董兵雜役如此則不失安輯之道既得其用且免其患矣

武后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如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榮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廢弛及還並爲邊害薛登諫曰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謁已事則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來革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輸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邊長

而質子短伏見突厥吐蕃契丹往因入侍並被獎遇官戎秩步纍門服改毡罽語集楚夏窺圖史成敗熟山川險易國家雖有官帶之名而狼子孤恩患必在後昔申公奔晉使子狐庸爲吳行人教吳戰陳使之叛楚漢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卒以劉石作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用兵人士凋散以冒頓之盛乘中國之虛而高祖困阨平城匈奴卒不入中國者以其生長積國謂穹廬賢於城郭毡罽美於章綬既安所習是以無窺中國心不樂漢故也劉淵五部散亡而能自振者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鄙鄙于之陋竊王之稱使其永留內徙不過朔邊以綏採麴蘗歸陰山而已臣謂願充侍子可一切禁絕則夷人保塞邊邑無事已

邱文莊曰昔之忠臣爲謀遠慮者急不至薛登斯言是亦思患而預防之者

唐自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爲上將皆大臣總制之故上有餘權以制於下

邱文莊曰古創業之君經事多而慮患遠其所創制立法皆有深意後世子孫所當遵守者也唐

元宗不守太宗之法專用蕃將遂成變亂可不戒哉

天寶六載李林甫爲相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成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范祖禹曰明皇蔽於吞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林甫得以行其計人君苟不能以義制貪迷而不復何所不至哉

邱文莊曰李林甫徒爲專寵固位之謀杜邊將入

相之路奏言文臣爲將法當矣百兩敬用胡人夫文臣固怯矣百夫豈無武臣乎當世如王忠嗣等流輩固非文臣也盍用之乎使元宗而處及此則林甫之奸計不行矣當貞觀時魏徵爲太宗處寇厲乃爲一身之謀於年歲之間君子小人用心不同而致治亂之所由天寶中安祿山使副將何干年入奏請以蕃將二十二人代漢將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入見上迎謂曰卿等疑祿山邪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祿山之請他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消祿山之謀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如誨楊光劇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

邱文莊曰自昔帝王用人不棄世類蕃將之中如漢之金日磾唐之阿史那忠等不可謂無人然而爲治之道當循其常從其多不可以其一二而廢其千百以其偶然而遂不信其常耳何者天地生人同此天而各異其地地有不同則其生習淫自然殊別及其混處之久則不知不覺而合爲一

上將之意夫于任用之中有寓制馭之意非洞燭上之人無所疑于後而亦俾下之人得以保其全於終也豈非萬世之良法乎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輯四夷說

王鳴鶴曰蠻夷率服載在典謨遠及西旅越裳貢獻雉雊之圖史美盛而傳後世梯山航海解髮款關者古今代有然未協慎德之軌終鮮咸寧之盛於維　聖祖闢肆威稜誕敷文德既垂拱以聽天下而來享來王肆嶮畢至誠軼跡漢唐直與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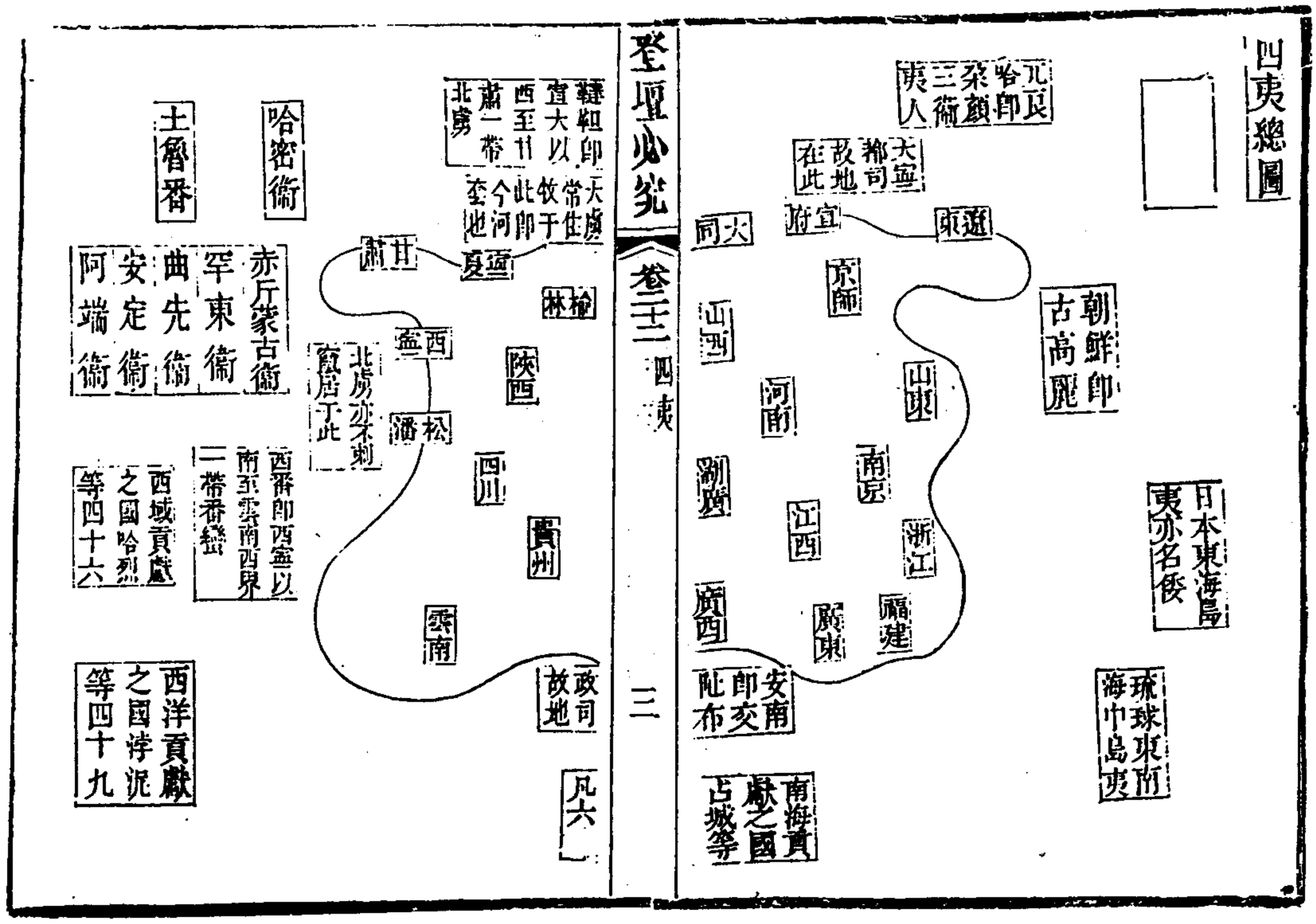
虞三代媲隆焉烏乎休哉余觀　國初朝貢諸夷亡慮百餘種落我　祖高其向化賜賚有差程度不爽迄于今二百餘年大猷若昔情態迥殊沙漠之塵屢揚鯨鯢之浪未息若驕奴之恃憐愛無復顧忌嗟夫致結繩于潰亂泯棼之時悖也舞干羽于尤闕咆哮之日迂也遐荒窮域無關理亂姑無論已而目前肘腋脊背之患至令中國奔命之不暇志存報國者能無枕戈厲刃之思哉

四夷總圖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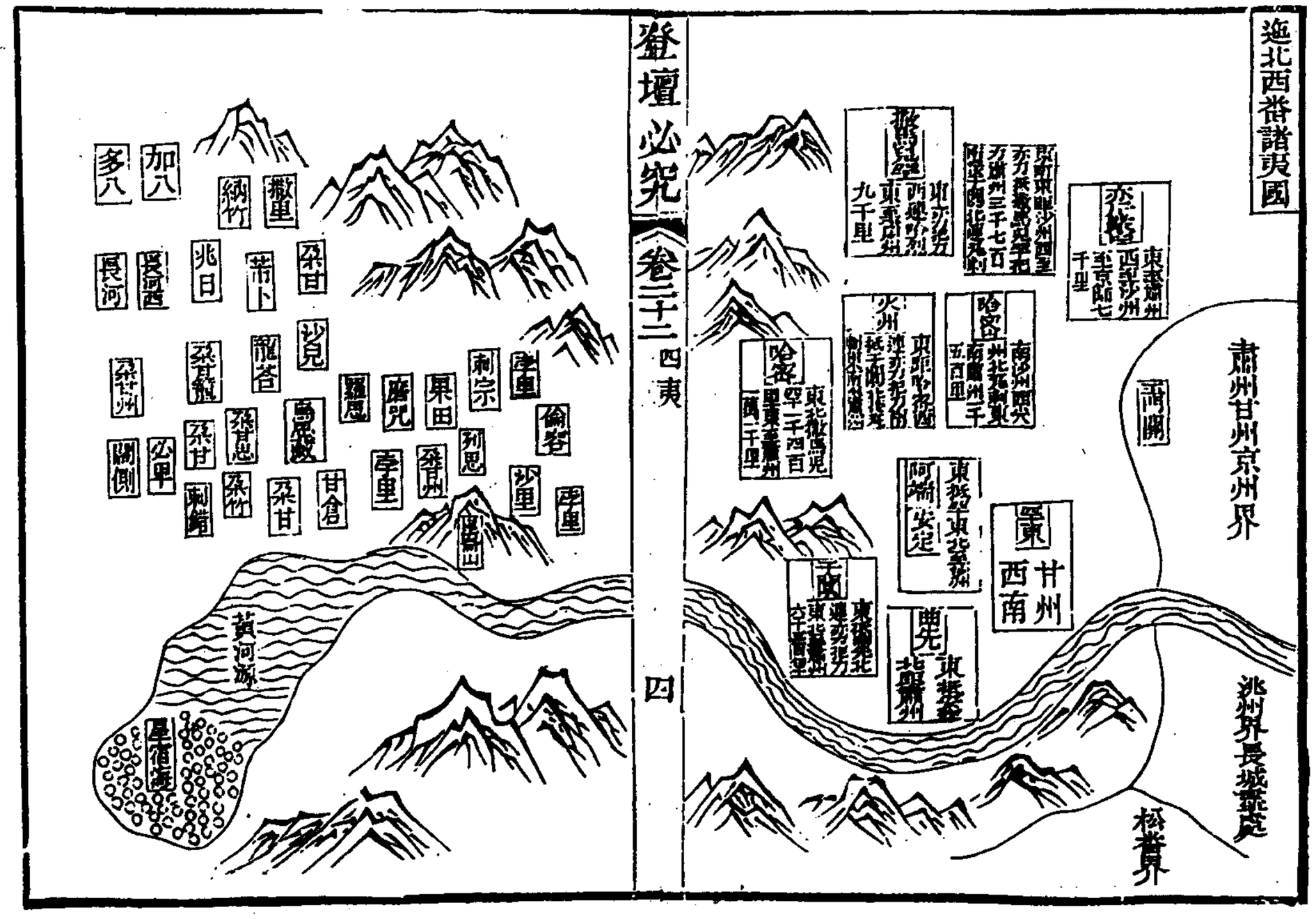
皇朝文命誕敷蠻夷率俾　國初稱藩獻琛之國無慮百餘曰朝鮮曰日本曰大小琉球曰西番曰赤斤蒙古衛曰罕東衛曰安定衛曰河湟衛曰曲先衛曰哈密衛曰畏兀衛曰哈密來貢者又三十有六曰哈烈曰于闐曰安南曰占城曰暹邏曰爪哇曰眞臘曰滿剌加曰占城剌曰三佛齊曰浡泥曰蘇門荅剌曰高曰西洋古里曰古里曰瑣里曰西洋瑣里曰剌曰天方曰默得那曰古里班卒曰錫蘭山曰日葛荅曰百花曰波羅曰呂宋曰合猫里曰磨曰羅曰羅夏治曰阿魯曰甘巴里曰忽魯謨斯曰忽魯母恩曰柯枝曰麻林曰沼納樸兒曰加異勒曰祖法兒曰溜山曰阿哇曰淡巴曰小葛蘭曰須文達那曰覽邦久永樂中來朝十六國曰鞋靼曰兀良哈曰掃麻丹曰奇剌尼曰夏剌比曰窟察尼曰烏涉剌曰魯番曰彭加那曰撚剌奚曰入可意曰坎把夷曾曰左法兒曰里馬達曰入荅黑商曰日蔣曰夷北小王子曰瓦剌曰海西曰野人曰西域哈密哈三曰土魯番曰兆州番族曰西固城番族曰隴州丈縣番族

自後入貢靡常其輸款而來也錫宴優賚宴會同館　命部監重臣主之各國賞賚有差驗其符信設十三館通事譯語音禮部轄之設四夷館譯其文字太常寺少卿提督之十三館曰朝鮮琉球曰本暹邏安南滿剌加曰回回委兀兒西番回回占城　授之誥節若其自外聽之而已蓋五服之外先王不臣示包荒之道焉今惟據遡年入貢不再至及十三館所屬者列之於左永樂以後一貢不再至者不贅列云

四夷總圖



邊北西番諸夷國


肅州甘州京州界
西南
東北
東至嘉峪關七千里
東至蘭州一千九百里
東至蘭州三千七百里
東至蘭州三千里
東至蘭州北五百里
東至蘭州五百里
東至蘭州一千五百里
東至蘭州二千一百里
東至蘭州二千四百里
東至蘭州北五百里
東至蘭州北五百里
東至蘭州北五

韃靼

北胡種落不一歷代名稱各異自漢以來匈奴頗盛後稍弱而烏桓與漢末鮮卑城烏桓盡有其地後魏時蠕蠕獨強與魏爲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貞觀中李靖滅之五代及宋契丹復盛別部小者曰蒙古曰泰赤烏曰塔塔兒曰克列各據分地既而蒙古兼并有之遂入中國代宋稱號曰元十四傳後天命歸於

本朝元帝遁於朔漠

兀良哈東接海西西連開平界北抵北海

本春秋時山戎地秦爲遼西郡北境漢爲奚會所據東漢征敗之走匿松漠間後魏之先復居于此號庫奚後服屬契丹元爲太寧路北境

本朝洪武二十二年征敗北胡來降者衆詔以兀良哈之地置泰寧朶顏福餘三衛以處之爲東北外藩命其長爲指揮使指揮同知各領所部自是每歲朝貢

此據四夷圖說出其大畧然北虜爲九邊大患前有籌邊諸書備纂成帙

西番

西番卽土蕃也其先本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其酋發羌唐旣等居析支水西後有樊尼者西濟河逾積石居跋布川或遷婆川隋開皇中有論贊索者始附河西唐貞觀中始通中國既而滅吐谷渾盡有其地至唐末衰微種類分散入內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宋時朝貢不絕其首領喃厮羅始居鄯州後徙青唐神哲高宗朝皆授以官元憲宗始于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又于四川徼外置碉門魚通黎雅長河西等處宣撫司世祖時復郡縣其地設官分職以吐蕃僧八思巴爲大寶法王帝師領之闡者數世弟子藏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

本朝洪武六年詔土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職遂至五衙門建宮賜印俾因俗爲治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元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爲都指揮同知宣慰使元帥招討等官自是蕃僧有封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印章誥命比歲或間歲赴京朝貢今其地爲指揮司宣慰司招討司萬戶府千戶所凡三十有三

烏思藏都指揮使司　朵甘衛都指揮使司　朵甘
答衛指揮使司　俄司　朵甘思招討司　朵甘宣慰
使司　朵甘思千戶所　長河西魚通寧遠宣慰使司
朵甘思千戶所　剌宗千戶所　李里加千戶所
司　磨兒勒招討司　沙兒可萬戶府　乃竹萬
戶府　羅思斡離戶府　列思麻萬戶府　董卜
韓胡宣慰使司　長河西魚通寧遠宣慰使司
朵甘思千戶所　剌宗千戶所　李里加千戶所
長河西四千戶所　多八參孫千戶所　加八干
戶所　兆日千戶所　納竹千戶所　倫苔千戶
所　果由千戶所　沙里可哈思的千戶所　李
里加思東千戶所　撒里土兒干千戶所　參十
鄧千戶所　剌錯牙千戶所　灣里壩千戶所
隔側魯孫千戶所以上俱洪武七年置

烏思藏　朝貢
洪武永樂以來給賜不等後定從四川起送來者
到京剌麻番僧人等每人採緞一表裏紵絲衣一
套存留剌麻番僧人等每人採緞一表裏紵絲衣一
套折鈔五十錠食茶六十斤進獻給事中等馬每匹給
鈔三百錠禮物例不給價帶進方物
回賜綵緞表裏一賜封本部行吏部請給　詔令
朵甘思　朝貢
宣慰司差來到京禪師番僧人等每人賞鈔五十
錠紵絲一表裏紵絲衣一套存留番僧人等每人
鈔五十錠折表裏闊生絹四正紵絲衣一套折鈔
表裏紵絲衣一套折鈔五十錠食茶六十斤進禮等物例不給價
鈔五十錠折表裏闊生絹四正紵絲衣一套折鈔
撥鈔五十錠　指揮僉事例加絹四正闔師比照禪師加絹二正
指揮僉事例加絹四正闔師比照禪師加絹二正
新招撫來貢者到京每人鈔五十錠絹二正折衣
綵緞二表裏折鈔綵鈔五十錠存留者每人鈔五十
十錠絹二正折衣綵緞一表裏闊生絹四正折鈔
鈔五十錠方物俱不給價天順七年遣使進貢
到京賞例同前
董卜韓胡　朝貢
差來到京闔師禪師都綱道官剌麻番僧頭目
官人等每人賞綵緞一表裏存留頭目番僧人等

每人折表裏闊生絹四正俱與折鈔絹二正就襯
鈔五十錠番僧每人給綵緞陪襯衣一套進獻
禮等物例不給價闔賜土官
綵緞十表裏土官妻綵緞四表裏

赤斤蒙古衛　東至肅州界闔百三十里西至沙
州界一百八十里至京師七千里

古西戎地戰國時月氏居之秦末漢初屬匈奴武帝
時爲酒泉燉煌二郡地晉屬晉川郡西京置會稽廣
夏二郡後魏增置常樂郡後周廢會稽郡隋又廢常
樂等郡以其地屬瓜州後屬燉煌郡唐初屬瓜州廣
德後沒于土番宋時爲西夏時據元時爲瓜州地屬
沙州路　本朝永樂二年故鞏昌侯烏斯藏都指揮使司
力尼等率所部男婦五百人來歸詔建赤斤蒙古千
戶所以塔力尼爲千戶賜告印尋陞衛以塔力尼爲
指揮十一年遣頭目鎖南吉利剌等送擒獲叛虜老
的罕等至京受賞塔力尼卒子且旺失加襲宣德以
來朝貢不絕賞例與罕東衛同

罕東衛在甘州衛西南

古西戎部落　本朝洪武三十年通貢因道衛以
酋長鎖南古剌思爲指揮僉事永樂二年鎖南吉剌
南吉剌思同兄塔力襲等十六人貢馬又令塔力襲

爲指揮頭目奴奴爲指揮僉事各賜冠帶鈔幣自是歲貢不絕

永樂二年賞賜差來都指揮綵緞三表裏織金衣一套靴襪各一雙

俱與紵絲衣一套靴襪各一雙千戶綵緞二表裏舍人一表裏

安定衛　阿端衛東至罕東衛北至哈密衛西至沙州衛

韃靼別部其地廣袤千里　本朝洪武七年撒里男兀兒安定王卜煙帖木兒遣使貢鎧甲刀劍賜以織金文綺命其酋長立爲四部給以印章曰阿端曰阿眞曰苦先曰帖里八年立爲安定阿端二衛俱遣

使入貢天順三年安定王復遣使來貢

洪武八年賜襲封詞王　勅書誥命各一道綵緞六表裏諭祭已故王祭文一道降香一炷鈔一千貫本部差通事一員送請封人至西寧衛支劄本衛差頭目一員齎　勅誥衣服表裏同原來人前去本地給賜授封別差頭目一員齎降去祭文香鈔另辦齎禮五十石麻布五十疋食茶二百斤彙帶軍士一同前去賞賜到京圖賜綵緞四表裏紵絲二疋紵絲僧衣一套舍人并使臣每人二表裏紵絲番僧衣一套僧人每人一表裏紵絲番僧衣一套靴鞋各一雙

曲先衛東抵安定衛北距肅州衛

古西戎部落元置曲先衛以土人散西思爲指揮同知正統二年頭目黑麻臥遣指揮火丁等赴京貢方物

哈密衛南抵沙州西距火州北連瓦剌東南至肅州一千五百一十里

本古伊吾盧地在燉煌郡北大磧之外爲西北諸胡往來要路漢明帝始取其地後爲屯田兵鎮之所未爲郡縣後魏始置伊吾郡後又爲胡戎所據唐貞觀初內附置西伊州尋改伊州或爲伊吾郡五代時號胡盧磧小月氏遺種居之宋時伊州將姓陳氏其先自唐開元初領州凡數十世元有忽納失里者封威武王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

二年設哈密衛改封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以其頭目馬哈麻火只等爲指揮等官三年忠順王卒無子其兄子脫脫俘居中國乃襲封遣還賜以誥印玉帶文綺六年脫脫暨其祖母速哥失里俱遣使朝貢九年脫脫卒以其從父子免力帖木兒嗣改封忠義王賜誥印綵幣玉帶自是朝貢不絕後又封忠順王

永樂四年賜忠順王紵絲綵六十疋綵二疋祖母哈只妃各紵絲綵六疋綵六疋婦母綵絲四疋

綵絲四疋六年賜王紵絲綵五十疋綵五十疋祖母哈只妃各紵絲綵四疋婦母哈只妃各綵絲二表裏金衣一套皂鹿皮靴二雙毡襪二雙祖母哈只妃各綵絲六表裏金衣一套靴鞋各一雙

成化三年封忠順王外孫爲都督僉事賜銅印并織金衣一套人半其都督赴京襲職除

馬駝給價外加賞綵緞綵絹織金衣各一賞賜進貢到京使臣分五等一等綵緞五表裏綵四疋次第減殺存留甘州男婦人等有進貢者亦照五等例賞賚事到京使臣不分等第每人綵緞二表裏綵一疋紵絲衣一套敎織各一襲每年進貢俱照此例

火州東距哈密西連亦力把力南抵于闐北接吐剌東南至肅州凡一月程

本漢時車師前後王地前王治交河城即唐交河縣去長安八千一百里後王治務塗谷即唐蒲類縣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漢元帝時置戊己校尉屯田於前王庭以其地勢高敞遂名高昌壘壘有八城晉時前涼張駿於交河城置高昌郡後魏初有闞伯周者始

爲高昌王其後麴嘉稱王於此自後魏至隋皆來貢獻唐貞觀中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及都督府開元中改金山都督府天寶初改州爲交河郡領高昌交河柳中蒲昌天山五縣初西突厥據後王地與高昌相影響及高昌平懼而來降以其地置庭州領金滿蒲類輪臺三縣長安初置北庭都護府後俱陷於土蕃其地有回鶻雜居故亦謂之回鶻宋建隆間西州回鶻遣使來貢太平興國中遣王延德等使高昌雍熙初遣景德初又遣使來貢元時號畏兀兒地太祖

平西域置達魯花赤監治之　本朝其地名曰火州城東七十里曰柳陳城即唐柳中縣城西百里曰土魯番即唐交河縣其風俗物產大抵相同永樂七年火州遣使朝貢宣德五年火州王哈散土魯番萬戶賽因帖木兒柳陳城萬戶兀赤剌等俱遣使貢馬及玉璞至今入貢不絕

亦力把力東距沙州西抵撒馬兒罕南接于闐北連吐剌東南至肅州三千七百里

地居沙漠間不知古何國疑即焉耆或龜茲地也北魏書云龜茲國在白山南都延城今其地東西三千餘里南北二千餘里元時地名別失八里憲宗分建諸王合丹於此世祖立宣慰司以萬戶綦公直爲宣慰使後置元帥府以領屯田　本朝洪武二十四年國王黑的兒火者遣使貢馬永樂四年國王沙迷查干遣使貢玉璞等物十一年吏部員外郎陳誠等使其國十六年頭目速哥克剌滿剌來朝言其王納黑失只罕爲從弟丕思弒之而自王徙其國西去更號亦力把力正統二年國王也先不花遣使貢玉璞駝馬夷順以來入貢不絕

哈烈　哈三　哈撒兒沙的蠻　哈失哈兒　哈的蘭　賽蘭　黑　倪力麻　剌　失剌思　帖必力思　即　果撒思　火壇　火占　苦先　沙　庭海牙　阿端　耶思城　坤城　捨黑　擺音　克乩　天方國　日落國　已上諸國貢賜例與哈蓉同　撒馬罕兒東抵亦力把力西連哈烈東抵忽魯謨斯西至肅州九千里　其地不知古何國或云漢罽賓國地東西相距三千餘里地勢寬衍土田膏腴爲諸國勝元駙馬帖木兒主其國東有養夷城沙鹿海牙塞蘭城達失干西有渴石迭里迷諸城皆隸焉　本朝洪武二十年帖木兒遣回回滿剌哈非思等貢駝馬永樂間其孫元曾伯遣使貢馬正統二年又貢馬及玉石

洪武間進貢各賞鈔并紵絲表裏衣服等物正統以前賞例優厚成化間定王紵絲十五正羅三正紗三十正熟絹十五正白磁器十五正白蠟十正洗白布五十正紵絲帽一頂硃紅漆鈸金碗八個王妻紵絲八正羅二正紗二正熟絹八正白磁器五正白蠟二十斤并存留甘州男婦俱行審等第照哈密賞例

平定交趾　出鴻猷錄

高皇帝既集大統詔諭四夷安南國奉表稱臣矣永樂初國王陳日煃爲其臣黎季犛所弒季犛竄姓名爲胡一元子蒼易名奎詐稱陳氏嗣絕奎陳氏甥求署國事　上不虞其詐許之踰年日煃孫天平間道由雲南走赴京師　上遣使責季犛季犛表請天平還國　上遣廣西都督黃中呂毅前大理卿薛嵓等以兵五千人送天平還既入境季犛遣陪臣黃晦卿等迎候禮甚恭具牛酒犒師中等遣騎覘之壺漿屬路無他也遂進度雞陵關山路險峻林莽蒙密軍行不得成列會天雨季犛乃伏兵山谷中衆數萬鼓譟山斷橋後騎不得前遂刼天平格殺之嵓亦死中等引還又聞季犛僭稱尊號國號大虞　上大怒決意討之永樂四年丙戌秋七月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大將軍印充總兵官雲南鎮守西平侯沐晟爲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爲右副將軍率禆將李彬陳旭等二十五人分道進尙書劉儁黃福參贊軍務　上幸龍瞽師送之朱能等率大兵由廣西憑祥入沐晟率雲南兵由臨安府蒙自入先傳檄數季犛罪二十論其境內以立陳氏後意會朱能有疾留龍州　上察占天象謂侍臣曰西師有憂朱能其不免乎亡何朱

能卒龍州事聞　上震悼輟朝後樞還自臨祭追封
東平郡王乃召輔代能將十月丁未輔入安南境前
鋒破隘留雞陵等關賊敗走至昌江造浮橋濟師駐
北江府新福縣沐晟亦率雲南兵至曰鶴遣人與輔
會時賊特宣沈富良諸江爲固緣江岸樹柵于多邦
隘增築土城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郡
民守之號二百萬又緣富良江南岸列置樁取船艦
列樁內諸江口俱下楫木以送舟楫賊東西二都皆
列象陣守險欲老我師十二月己亥晟等以雲南兵

與輔大軍合輔等遂自三帶州招市江口造船以進
禪將朱榮敗賊衆于嘉林江沐晟軍至洮江北岸與
多邦城對壘輔等率大軍營于城北沙灘與晟合勢
賊新築土城高峻城外設重濠濠內密置竹簽外坎
地以陷人馬輔下令軍中曰賊所恃此城吾輩報國
立功在此一舉先登者賞不次于是將士踴躍期夜
襲城以舉火鳴角爲號四鼓都督黃中等斫枚昇攻
具越重濠薄城下以雲梯附城都指揮蔡福先登諸
將士繼之火舉角鳴賊倉皇矢石不得發皆散走師

盡入城賊復巷戰列象爲陣輔等以畫獅蒙馬神銃
翼而前象皆股慄多中銃箭傷遂退走賊眾潰亂殺
賊帥梁民獻祭伯樂等追至傘圓山死者不可勝計
辛酉輔等進克東都輔與晟駐師撫諭遣左參將李
彬等向西都西都聞之焚宮室倉庫遁入海於是宣
江洮江等州縣皆降輔等督舟師進逼膠水賊復遁
入黃江悶海等處五年丁亥春二月輔率諸將追襲
之敗賊于萬叔江普賴山又敗之于嚕江龍王海口
前後斬首四萬餘級溺水者不可勝計大獲其戰艦

兵仗諸郡邑相繼來降輔議留陳旭等備禦黃江輔
與晟等率諸將用土人莫遂等爲嚮導分道窮追四
月乙亥師過清花府磊江城賊集眾來禦復邀擊破
之夾岸披靡而遁暨舟師過海門涇鵲滾時晴久水
涸賊棄舟遁我軍以舟膠淺不能前俄大雨水漲數
尺舟畢渡眾喜曰天贊我滅賊也五月丁卯輔與晟
率步騎夾江東西柳升率舟師水陸並進甲戌輔等
至茶龍柳升等舟師亦至又敗賊獲船三百艘賊遁
走輔等乘勝追之又敗之於奇羅海口賊屢敗困眾

遂潰乙亥柳升所領承定衛卒王柴胡等七人生擒
黎季犛黃中等諸將士各擒獲季犛男黎澄黎滄弟
黎季貔等父子兄弟并黨與數十人皆縛獻軍門交
南平得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八戶三百一十二
萬時永樂五年丁亥夏五月丙子也先是輔奏安南
本中國地今陳氏子孫已誅盡無可繼其國中耆老
民庶俱請爲郡縣如中國制　詔侯擒黎賊父子處
之至是提聞乃置交阯都指揮布政按察三司及郡
縣等官以都督會食事呂毅黃中掌都指揮使司事尚

書黃福兼掌布政按察司事又以前侍郎張顯宗爲
左布政使置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太原宣化建平新
安建昌奉化清化鎮蠻諒山新平義安順化新華等
十七府及五州以統諸縣又置十二衛二千戶所俱
遴選文武諸臣守之張輔等班師進封輔英國公晟
黔國公並食祿三千石子孫世襲李彬陳旭各增祿
五百石王友柳升高士文并王柴胡等各進爵級賞
賚有差明年交阯蠻寇簡定等作亂命黔國公沐晟
率雲南貴州四川兵討平之未幾交阯復叛仍命張

輔沐晟陳旭等討之大敗賊衆召輔還輔奏留陳旭
等討餘寇師久未定至九年辛卯正月復命張輔率
師往交阯會晟等討平之後交阯屢叛連年用兵又
中官馬騏索賄激變黎利遂逆命累討之不服前後
殺尚書陳洽等總兵官柳升等及文武諸守臣甚衆
惟黃福居交南久召還復以亂故遣往前後二十餘
年大爲交人所信服亦屢遭亂危甚至宣德二年丁
未冬十月成山侯王通繼柳升鎮交阯通見升敗死
諸郡邑多陷沒大懼集諸將士議城不可守乃棄交

阯引還至京師肯死奪爵黎利復圍諒江府知府劉
子輔與鎮將倡義率衆死守數月城竟陷死之於是
交阯郡縣盡沒黎利乃遣人持前安南國王三世孫
陳暠表乞立嗣陳氏後　上集諸大臣議之張輔等
議交南不可棄請表出黎利　太宗經畧數年得此
土今棄之無名徒示弱耳　上意不決顧問楊士奇
士奇曰求立陳氏者　太宗初心也求之不得乃郡
縣其地況二十年間兵民困于交阯極矣今陳氏(既
有後封而嗣之何謂無名楊　亦曰永樂中費數萬

人命得此無益國家今勞者未息困者未甦更發兵
不可　上曰爾兩人正合吾意　皇祖言吾亦聞之
乃出扇表示羣臣諭罷兵意遣工部侍郎羅汝敬等
詔册封陳暠爲安南國王罷征安南兵
諭曰　成祖取安南亦席百戰之勝以復漢唐故
境耳不虞其數反覆遠兵之久也躍其後屢叛而
屢討定之　成祖亦心悔之矣夫得之無益軍國
之需棄之非撤藩籬之險又何必捐吾中國之赤
子而疲於奔命哉當時北棄大寧而南關交阯誤
甚矣　宣宗之棄之宜也繇　宣宗不棄豈能至

今存耶　祖訓曰東南諸夷限隔山海不可加兵
惟口口吾之世口境壤連接後世不可一日忘備
三復　聖謨我　太祖之神謀遠
慮眞卓越古今而不可及者

輯夷情說

王鳴鶴曰天地間有陽必有陰有君子必有小人
有華夏必有夷狄此自然之理也顧九夷八蠻五
戎六狄散處乎遐荒正朔所不及加而冠裳所不
能化如獸走壙如鳥集林其性固然古之聖帝顯
王外而不內疎而不戚亦因其性而順適之爾第
今日之夷情非昔日之夷情可比何也以中國而
入夷狄也海內之民非由於亡命則窘於飢寒非
窘於飢寒則困於雄豪而不得志竄入諸夷巧爲
簸弄以希旦夕之富貴即目前東夷北狄之間無
非此輩一中行說足以叛漢而況比比皆是耶先
正有言攘外必先安內安內者省刑罰薄稅斂使
民入孝出弟以敬其長上即驅之使入夷狄非其
願欲矣夫如是而又何夷狄之足慮哉

夷情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王昭禹曰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非特圖也又掌其地焉東方曰夷其種有四南方曰蠻其種有八東南曰閩其種有七西北曰貉其種有五北方曰狄其種有六自邦國都鄙至于夷蠻戎狄雖有內外之殊然先王之政一視而同仁其人民之所聚財用之所出九穀之所生六畜之所產其數要不可以不辨也利害之所在不加禮義之所不及外而不內疎而不戚來則禦之去則備之

邱文莊曰自古禦夷狄之要法不出乎來則禦之去則備之二言而已

辨典寘三苗于三危

朱子曰三苗國名在江南荆揚之間特險爲亂者也竄則易逐禁錮之分北三苗

朱子曰北猶背也其善者置其不善者竄徙之使分背而去也

益稷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皐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蔡沈曰內而侯牧外而蕃夷皆蹈行有功惟三苗頑慢不率不肯就工帝常憂念之也帝言臣海之率者則皐陶方敎承汝之功叙方施象刑惟明矣

或者乃謂苗之凶頑六師征之猶且遷命豈皐陶象刑之所能致是未知聖人兵刑之叙與帝舜治

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

王制曰中國夷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鄭元曰五方之民性不可推移地氣使之然也雕題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不火食地氣煖不爲病

也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也

吳澂曰皆有性謂其生稟各不同不可推移謂其生稟一定而不可易東方曰夷以下言四夷異俗文身與雕題同衣皮與衣羽毛同此亦言其俗之大畧而已

通典曰緬惟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有居處巢穴焉有葬無封樹焉有手圖食焉有祭立尸焉聊陳一二不能偏舉其地偏其氣梗不年聖哲莫革舊風訓誥之所不加禮義之所不及外而不內疎而不戚來則禦之去則備之

邱文莊曰自古禦夷狄之要法不出乎來則禦之去則備之二言而已

辨典寘三苗于三危

朱子曰三苗國名在江南荆揚之間特險爲亂者也竄則易逐禁錮之

分北三苗

朱子曰北猶背也其善者置其不善者竄徙之使分背而去也

益稷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皐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蔡沈曰內而侯牧外而蕃夷皆蹈行有功惟三苗頑慢不率不肯就工帝常憂念之也帝言臣海之率者則皐陶方敎承汝之功叙方施象刑惟明矣

或者乃謂苗之凶頑六師征之猶且遷命豈皐陶象刑之所能致是未知聖人兵刑之叙與帝舜治

苗之本末也蓋威以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命禹征之征之不服而又增修德教及其來格然後分背之也

禹貢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蔡沈曰三危即舜三苗之地呂祖謙曰三苗有罪自當竄逐發政施仁自當及之故治水至三危亦既棲安居大得其叙後世以爲投之四裔若棄之者非聖人之心也

耶支莊曰夷者異類之總名而經史所謂蠻貊南方之夷也夷狄之見於經者始於三苗所謂苗民者舜典禹謨益稷禹貢呂刑皆具焉禹帝舜受禪之初既首竄之于三危至禹治水時其竄者既丕叙其留者猶不即工故帝命禹徂征然猶逆命及禹班師舜後來格于是考其善惡而分背之焉由是觀之可見聖人爲治拳拳于華夷之辨蓋自有虞之世固已然矣非徂始于春秋也何也天生人類有二焉華也夷也華華夷夷各止其所然後生人安而世道清若夷有以亂乎華則人生爲之不寧矣雖有政教何自而施故雖有帝舜之聖有虞之化其命官論治之際猶切切以苗民爲言方是時西北之戎狄未嘗爲患南方之蠻耳故舜命皐陶爲士首舉蠻夷猾夏爲言所謂蠻者蓋三苗也其始也即其地而竄徙之既竄之後而又于所留者分背其中之善與惡者焉善者則獎之而加以恩惡者則懲之而施以威加以恩則彼知所慕而興于爲善施以威則彼知所畏而不敢爲惡是則聖人馭夷狄之微權也今自巴蜀以東歷湖南北桂嶺雲貴數千里溪洞山菁之中有曰犵狫曰猺曰獞之類凡十數種皆所謂蠻也其間最輕捷者曰猫說者謂此即三苗之後也然今之猫依山以居性習不常無有倫紀禮義徼禹誓辭教苗之罪謂其君子在野小人在外則是時之苗蓋有國都官屬但其用舍顓倒耳非若今世之苗若夔猱然無定居無常業不相統屬也國初于湖北川東立宣慰司者五日永順曰保靖曰辰州曰思州曰播州又有官撫司安撫司及招討司長官司之設外此所謂軍民府及軍民指揮使司者又兼設土官以轄其夷人隨其地而設其官因其俗而爲之治善者授以職惡者分其勢是蓋得有虞分背之義禹貢丕叙之意也

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巫黔中郡漢興改爲武陵郡歲令大人輸布一疋小口二尺是謂賓布

耶支莊曰漢武陵郡即今常德澧辰沅等州郡是也

始皇時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擊南越取其地置桂林南海象郡又闖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勾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已并天下皆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

耶支莊曰秦并百郡嶺南有三郡桂林今廣西地南海今廣東地象郡今安南地也夫自秦漢以來所以爲中國害者北曰胡南曰越然北胡之勢實與南越不同西北之胡皆居中國邊塞之外有所限制則彼不能越其界而入我內地也惟越之地在古種類實多故有百越之名曰南越曰閩越曰東越曰於越其地非一處自秦漢以來所謂於越東越閩越者其地西連中國與齊魯宋衛無異惟所謂南越者其地險猶有溯湘直抵滇貴群嶺越嶠之境山深而地險猶有不盡歸王化者時時爲郡邑居民害蓋今日湖南北廣東西其郡邑皆錯列山嶺之間與蠻夷雜居但有險易之異耳時或竊發難於備禦非若西北邊塞之有限隔也

漢武帝時欲伐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言越方外之地

剪髮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疆弗能服威弗能制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衆足不以煩中國也南方暑濕近夏瘴熱暴露水居復蛇蠚音蟄也音壑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今以兵入其地必雉入山林險阻背而冤逃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兵糧乏絕民苦兵事盜賊必起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臣聞天子

之兵有征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猶言膺行謂在前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

卽文莊曰閩建地其入職方已久非復漢時舊矣然到安所言南方溫毒兵入其地不待兵刃先自病死與未夫兵至則潰藏兵退則復聚持久則士卒疲勌民苦兵事今日溯南廣右雲貴其山菁之障癘猶猱獲之情狀省民之受害實與漢時無異也　明主在上以天地爲量以宇宙爲境遇有遠夷擾化則如安言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以一使之任代十萬之師毋使中國之民罹蝮蛇猛獸之毒染暍澁霍亂之病親老涕泣孤子啼號迎尸千里之外棄骨無人之境如安所慮者非獨遠夷之幸實中國之幸也

元帝中珠厓儋耳郡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至是諸縣叛連年不定上謀於羣臣欲大發軍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聖之盛禹入聖域而未優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旣聲教訖于四海言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殷周之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蟨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人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至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潰畔孝武皇帝厲兵馬以

擾四夷賦役煩重寇賊並起是皆廓地太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困流離道路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正此社稷之憂也駱越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念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飢饉保元元也且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尙如此況于勞師遠攻亡士無功乎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

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上以問大臣丞
相于定國以爲前擊珠厓興兵連年校尉及丞凡十
一人遲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
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
是詔珠厓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
蕭咸曰楊雄有言珠厓之棄捐之力也否則鱗介
易我冠裳此言施于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
國避亂之人多家于此今衣裳趨業蓋班班矣其
可復言棄乎
邱文莊曰捐之謂非冠裳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
治皆無服窮以爲凡今日境土非　祖宗所有者
則可用捐之之策若夫　祖宗初得天下即入版
圖者其可以與人乎況本中國膏腴之地要害之

塞青人所謂一寸山河一寸金者誠非至于甚不
得已而存亡安危之決在此不可輕言棄也
順帝時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
租賦議者皆以爲可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
不臣異服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其獸心貪婪難率
以禮是故羈縻而綏撫之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
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
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其費
邱文莊曰華夷之辨不同而貪得吝與之心胸則
一也帝王之馭夷狄一惟以義勝之而不校其利
舊有者不取則彼未必敢于态肆舊無者取之則
彼必至于怨望吾惟循其舊而已舊例之外毫末

不加焉然又必因其災患匱乏而又
時有所縱舍焉不責其備不遵其詐
永和中侍御史賈昌與州郡討區憐等歲餘不克帝
召百官問以方畧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
赴之李固駁曰荆揚盜賊盤結不散長沙桂陽數被
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兗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
迫促必致叛亡南州濕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
四五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鬬軍行
日三十里而兗豫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人
廩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設軍所
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
以補四支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利兵猶尚不堪
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前中郎將尹就
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
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
虜此發將禦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
畧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徙日南吏民北依
交趾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
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羌胡拜州刺史祇

良性多勇央張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從固議即拜良爲九眞太守喬爲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眞單車入賊中設方畧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築起府寺嶺外復平

邱文莊曰李固此議言南方用兵之病弊切中事情使後世讀史者至此勃然即親在行間目擊其事千古如一日也至其所謂發將無益州郡可任者此皆已然之明效然後世藩服郡守任用不久隨即罷去夷獠知其去任之速不可倚仗面後來之吏又未必然往往疑信相半故雖暫服而復叛也請以今廣西左右兩江言之兩江地方二三千里其所轄猺兵無慮數萬今設爲府者四爲州者三十有七其府州正官皆以土人爲之而佐貳幕職參用流官故今百餘年間未聞有屯聚侵掠者

而所以爲州縣害者皆是不屬土官管束之人錯雜州縣者其間雖或亦有有司帶管及設土官巡檢者然流官無權彼知其不久而輕玩之面所謂土巡檢者官卑力薄不足以相鈐制愚以爲今日制馭驅服之策莫急于立土官請用左右兩江之例而做寓夫設立軍衛之意蓋左右兩江府州之設專以其地屬之一姓所謂徵寓設立軍衛之意者衆建官面分其權也凡今猺獞與編民雜居州縣之間但彼依山菁以居耳宜　勅內外大臣剔除其地召集其酋豪諭以　朝廷恩威將授以官

國威併力除之不難矣積久成俗欽皆慕華風習禮教面知愛惜之爲非況衆設其官勢分力散自足相制不能爲亂而其中不能無自相爭訟者須至申上司奏　朝廷則　國家之勢益尊不勞兵戈而一方安靖矣然所慮爲後日患者地界不明異時不能無爭耳宜乘其初即遣官會同土酋分立地界或以溪澗或以山阜就于界上立石爲識大書深刻于上曰某至某爲土官有司界至某爲土官界其中民地有流入其境者即以外地無徵者與民易之隨其廣狹不復丈量其土酋所領地悉俾其認納稅糧定爲額數日後子孫相承無患乎所增者如此處置庶幾其永不得有

唐貞元中廣西黃洞首領黃少卿者攻邕管及陷欽橫貴等州屢服屢叛長慶初經畧使嚴公素復請討之兵部侍郎韓愈建言黃賊並是夷獠無城廓可居依山傍險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畧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根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讐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爲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探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約立可推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儻皆非虛賊已盡尋盡至今賊猶依舊

足明嶽罔又自南討以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于國計不爲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爲獸來則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請爲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爲經畧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邱文莊曰韓愈所言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一二萬人倘皆非虛賊已尋盡此言非獨當時之奏也古今人情不大相遠舉古可以知今惟　聖明裁之

見其眞僞矣至其請爲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爲經畧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此語出虜掠如蠅蚋然揮扇則飛散收扇則復集剿滅之甚難且其地多瘴癘中原之人憚入其地未至固以怯畏一入其地氣候不齊蒸濕特甚往往不戰而死既不可遽戰又不可持久所以自古用兵未有大得志于南蠻者也蹙然天下之患皆有所以然之故而逆閉其塗絶其根則其患自息矣且今所謂猺獞者非有強宗豪族非有深謀遠慮非欲爭城邑非欲收人心不過欲虜掠財物而已其所處深山大菁之中不爲宮室之奉不爲子孫之計所得之財將何所用而妻妾之用不假何所貿易故使吾內地之人不與之交通用之亦無所于售爲今之計宜　勅鎮守都憲督責藩臬帥閫及守令將領嚴禁所部軍民不許與賊交通凡軍民人等有入山峒生理者許其赴官告知齎載某物赴某山峒貨賣官司給與印輔爲照無帖者不許賣令供給不敢將帶違禁器物惟許取其生口米穀土物不許受其銀兩及其地所不產之物違者聽首告同罪首告者給以其財物三之一如此則彼得物無所售而不劫質以求財而殺人以立威矣又聞近年以來其間城邑暮夜多有爲賊所竊入者非殺死官員掠去印信報避罪不以聞推原其故非徒之有能乃吾之無備也宜令守鎮都憲總兵等官規畫城池守備之法行下軍衛有司俾其遵守則永無失矣蓋嘗推求其所以竊入之故多因軍衛有司互相推調夜間失于覺察城邑往往至于失陷蓋非內無糧餉外無救援力屈而不能支也今後凡有城池去處責令軍衛有司正佐官僚輪其與城相爲存亡有失陷者決不輕恕則彼知罪責深重不敢輕忽則賊不能奸人矣所謂規畫守備之法者每城必爲內垣薦棘樹柵總爲一門晉夜既上城守即不咨復下必至黎明然後開門彼知無可生路則寢不安蓆矣又預蓄乳犬馴伏之每五城聞用木爲匱懸一大犬徼有風聲犬先知徼徙不能梯登垣而盜入之計無所施矣

朱史古者帝王之勤遠畧耀兵四裔不過欲安內而捍外非以求逞也西南諸蠻夷重山複嶺雜側荆楚巴黔巫中四面皆王土乃欲竭上腴之征以取不毛之地疲易使之衆而得梗化之民誠何益哉樹其酋長使自鎮撫始終蠻夷遇之斯計之得也然無經久之策以控馭之狂黠之性便於跳梁或以僅除相尋或以飢饉所逼長嘯而起出則衝突州縣入則負固山林致煩興師討捕雖能殄除而斯民之荼毒深矣

邱文莊曰曆虞之世東西北三邊之夷皆不經見而首見于經者南方之苗也然三方之夷皆一面
黔邊夷居外而其中乃王土也惟南夷之地則夷人錯居王土之中與居民相雜故其害及民尤易
非若三邊之寇其來有時其侵有處其行有
程先時可以爲備障時不至于倉皇失措

仁宗時狄青請擊儂智高願得西邊番落兵自從或
謂南方非騎兵所宜樞密使高若訥言蕃部善射耐
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瘴未發時疾驅破之必勝之
道也青卒用騎兵破賊

邱文莊曰蕃落之兵以騎射名天下南夷聞之自
然膽落然以爲用之於有事之時不若無事之時
還有羌胡內附者卽優加養給安置此方不徙
今日徽商願其用亦可以銷異時內地之禍

宋初言于仁宗曰嶺南外區瘴癘蕪蒸北方戍人往
者九死一在多發兵則糧乏少則事不集急責功則
蠻遁逃不肯出緩則復來擾人是宜有以制之也今
聞發北兵踰萬人戍嶺外下濕上蒸病死必多料羣
蠻勢不久屯擊之必散臣謂不如選一二健將歲纔
留北兵五千人分屯要害處得善吏十數人分置諸
州募土人爲鄉軍復其租調視州大小戶多少爲之
數統以部伍教以進退皆以彼所長技與相追逐率
百人給百兵三十以勁弩利兵佐之冬春則使深入

擾其居夏秋則使謹守防其掠彼雖能誘納中國亡
命要之貪盡必出鹵掠若其來也一大新獲則終身
剝矣威已立然後可議招來與之盟則固許之臣則
久遠期五年近止一年南方無事矣

邱文莊曰治馭南蠻之法與北狄不同說者謂征
蠻無全勝之策何也蓋以其地炎燠卑濕瘴癘特
甚中原士卒不服水土不待戈矛之及矢石之交
自相疾疫而死雖有百萬之兵亦無所施也竊
以爲瘴癘之災特以加諸貧窮及不善調攝者爾
若夫與將帥居險要者則罕焉請命發處守土重
臣多方詢察久諸彼地之人善而健者問其所以
起居調攝之方詳稽簡速刻樣以頒示土卒每隊
任中選一人專司其事有不遵依示而自恣不檢
者必加以罪其所當備藥餌器具令有司給之

張栻知靖江府奏本部備邊之郡九而邕管爲最重
邕之所管幅員數千里而左右兩江爲最重自邕之
西北有牂牁羅甸自杞而西南有安南諸國皆其所
當備者然邕之戍兵不滿千人所恃以爲籬落者惟
左右兩江溪峒其八千餘處民兵不下十萬首領世
襲人自爲戰如古諸侯民兵之制其去邕管近者餘
三百里遠者近千里所恃以維持撫治之者惟提舉
盜賊都巡檢四人各以成兵百餘爲溪峒綱領其職
任可謂不輕矣可以不遴選其人謹薄其土以爲遠

方久遠之計哉

邱文莊曰唐分嶺南北爲五管而桂邕容三管地屬嶺南西道在乎　本朝割容邕西之地屬廣東而廣西僅全得桂邕二管及容管之少半邕即今南寧府其地控制左右兩江實爲安南咽喉之地國初因前代之舊設太平舊州思明鎮安四府龍州等七州宣德中又陞思恩州爲府用其土人爲守長仕貳幕職則用流官惟太平府全用流官而其屬州仍其舊俗凡此羈縻州郡而內歲久首領世襲人自爲戰如古諸侯民兵之制遇有征伐亦賴其用但今控制乏成僅有南寧剛象二衛太平一所似乎單弱請如張栻所言及今無事時于此地屯兵以爲重鎮邊選守將謹撫其土以爲久遠之計用以銷爰于未然

安南古交阯也秦并天下於此置象郡秦亡南海尉趙佗擊併之漢置九郡九真日南象郡是爲交阯地後女子徵側反遣馬援平之立銅柱爲漢界唐始分嶺南爲東西三道置節度立五管安南隸焉五代劉隱并其地以爲交阯節度使其後管內大亂有丁部領者定之其于璉內附宋封爲交阯郡王交阯封王自此始傳子璿爲黎桓所奪淳化四年封桓爲王桓卒子龍鉞立其弟龍延殺鉞而代之龍延欲修貢安撫使邵曄以聞眞宗曰遐荒異俗不曉事體何可怪也仍封爲王賜名至忠爲其下李公蘊所奪卽封公蘊爲王

李氏傳八世至昊昱閨入陳日煚爲其壻遂有其國

邱文莊曰交阯本秦漢以來中國郡縣之地五代時爲劉隱所并至宋初始封爲郡王然猶授中國官爵勳階如所謂特進檢校太尉靜海軍節度觀察等使及賜襲推誠順化功臣皆如內地之臣未始以國稱也其後封南平王奏章文移猶稱南道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而天下因以高麗眞臘視之不復知其爲中國之郡矣李氏傳八世陳氏傳十二世至日煚爲黎季犛所簒季犛上表竊姓名爲胡一元子蒼易名奎詐稱陳氏絕嗣奎爲甥求權署國事我　太宗皇帝從其請逾年陳氏孫名天平者始遁至京愬其實季犛乃表請迎天平還以國　朝廷不遽其詐遣使送天平歸抵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并及使者事聞　太宗痛告于天地神祇聲罪致討遣征夷將軍朱能等征之能道卒命副將張輔總其兵生擒季犛及其子蒼澄獻俘京師討求陳氏遺裔立之國人咸稱季犛殺之盡無可繼承者僉請復古郡縣遂如今制立交阯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一如內地其後有黎利者乃其夷中之夷也中官庇之遂致猖肆上表請立陳氏後　宣宗皇帝謂此　皇帝意也遂聽之卽棄其地俾復爲國嗚呼自秦并百郡支地已與南海桂林同入中國漢武立嶺南九郡而交阯與焉在唐中葉江南之人仕中國顯者猶少而愛州人姜公輔以仕中朝爲學士宰相與中州之士相頡頏矣李氏何世歷五代爲土豪所據宋興不能討之遂使姦地淪于夷狄之域而爲侏儒藍縷之俗三百餘年而不得與南海桂林等六郡斑斑然衣冠禮樂以爲聲明文物之鄉一何不幸哉其間宋人雖一逐其王元人雖再入其國都而終不能有表　太祖著之祖訓不許後人代其陳氏首先納款　太祖皇帝開國之初國陳氏爲賊葬所殺　太宗皇帝體　高皇之意不絕陳氏之嗣遣使送還其國賊葬乃殺之并及使者不得已興師平之求陳氏後不可得乃用漢

唐故事復立郡縣而守臣不謹遂至夷獠復肆而黎利者以求得陳氏後爲辭　宣宗皇帝體　文皇之心俾復舊陳氏之絶不道黎利之詐遂爲所殺羣臣屢請興兵討之　章皇帝念　聖祖之垂訓因置不問而九真日南之域秦漢以來之遺民既得見天日而又淪于幽谷之中何其重不幸歟

竊惟今日蠻獠遠遁有宋董于唐而不及漢者以失嶺外此三郡也幸而得之而又失之似若可惜然守　祖宗之訓而不忘此蠻遠之大孝守成之大體也所可惜者一方之民重不幸耳○安南疆域在秦漢爲三郡地今其地東起廣東之欽州迤西愚廣西之左江至雲南之臨安元江爲界欽以東海道與之對境欽之西乃南寧府界南寧之東南思明府所屬上思州忠州上下石西諸州太平府所屬龍英太平安平上下凍諸州皆與之接境而龍州乃其所必由之路而憑祥縣則其要害也鎮安府所屬有歸順及下雷峒亦與之接境二峒迤西則雲南界矣雲南之阿迷州左能寨等

九長官司皆近界元江有水路通之而蒙自縣則其所必由之路而憑祥縣則其要道也其道路在廣西則由太平府歷龍州及憑祥縣抵其諒山府至其所稱東都者可七日程在廣東則自欽州西南一日至其永安州由玉山等處至其東都可五日程在雲南則由臨安府經蒙自縣河底之蓮花灘至其東都可四五日程此中國與交南邊境之大畧也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蕞鬻居于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佗驢贏與騊駼駃騠生北海　騊駼生北海　駃騠生三日而超其母　驒騱　驒騱　驒騱

龍褰奴而其臣申侯不與歃戎交通則彼歃戎者
固不敢越其封疆而入吾內地況又敢剽刃于中
國之天王哉此
世道之大變也

匈奴之先自淳維在殷時奔北方至周末七國時而
與燕趙秦三國爲邊鄰秦滅六國始皇遣蒙恬擊
胡悉逐出塞收河南地渡河以陰山爲塞起臨洮至
遼東萬餘里匈奴單于曰頭曼不勝秦北徙至秦亂
稍渡河與中國界于故塞後爲其子冒頓射殺之而
自立爲單于遂東襲滅東胡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
侵燕代悉復秦所奪匈奴地其控弦之士三十餘萬

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
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爲
敵國其姓氏官號可得而記曰單于姓攣鞮氏其國
稱之曰撐犂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撐犂（今胡言猶謂爲騰乞里即脊犂也）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
單于然也

（邱文莊曰此北狄之在前漢者）

漢高祖時帝自將討韓王信信亡走帝聞冒頓居代
谷欲擊之使人覘匈奴冒頓匿其壯士肥馬但見老

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高帝復使劉
敬往使匈奴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見所長
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
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業已行高帝怒罵
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
廣武高帝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騎四十萬騎
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高帝用
陳平秘計使使間厚遺閼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圍
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乃解圍之一角會

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傅兩
矢外鄉去聲從解角直出高帝出圍至平城漢大軍亦
到胡騎遂解去高帝至廣武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
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矣乃封敬二千戶爲
關內侯

（邱文莊曰漢高祖以百戰之餘所統皆奇才良將且爲匈奴所圍者七日不有陳平秘計不幾于危乎然是時虜騎乃至四十萬則是北虜之疆自漢初已然矣夫自高祖解圍之日至我　朝一千四百餘年中間歷魏晉隋唐宋而北狄之興亡盛衰起滅分合不知凡幾而變至于胡元極矣說者以爲北狄之盛也固莫盛于胡元而其衰也亦莫衰于今日何也蓋天下理勢相爲乘除物極則反盛

極而衰本必然之理也何以明之自古北狄之爲
中國害者非以其地之廣也寿非以其人之衆也
徒以其生長沙漠之外逐水草以爲居擒野獸以
爲食而衣其皮耐飢寒習勞苦而不畏死而我中
國之人好逸而不禁勞不能忍饑而受寒而又皆
身愛命以故往往爲彼所勝耳至于胡元入中國
奄有北而有之空其部落居我內地棄彼夷習効
我華風官居而室處衣錦而食粟其黠懇者又學
我道藝雖言而士行潤步而寬衣凡其自昔猛鷙
之能皆變而爲柔耐苦之性皆變而爲驕況其百
年以來內外官司皆用其國人以爲之長非獨幾
甸間爲然則雖遠而撣撫之鄉編而魚鹽之職所

謂達魯花赤者非其種類不用也所至威福隨在
而其有言語習尚雖多循其舊然其肢體筋骨氣
彼如前日之耐饑寒甘勞苦矣一旦天兵南來其
主開建德門夜遁倉卒隨行者惟宮禁宿衛京輦
屯營者耳若夫遠宦之臣外戍之卒固不能盡從
也散亡之餘鬬其故域者蓋亦無幾非但失中國
之法而俗與其本來之部落而遠失之游魂殘喘
苟延暫息于草野之間分散而微弱紛雜而無統
而其信猜然見骨必爭者獸狄之性固在也方且
自相魚肉自相攘奪救死扶生之不暇以故不能
爲邊防之害雖有小警不過鼠竊狗偷非有深謀
宿計處心積慮如前代匈奴寇邊之所爲者我
太宗皇帝親統六師凡六出塞慝數千里之遠窮
其巢穴彼皆惟竄匿伏無有一虜敢張喙脅以當
雷霆之威者僅受一也先王于降附而還是以百
年之間夷狄邊境肅清自秦以來所未有者
書之史册足以垂耀于古矣自洪武永樂以來其
酋如本雅失里馬哈木阿魯台朵而只伯之輩皆
鶩才下乘非有冒頓之猛鷙向結賚之狡獪雖或
侵疆隨即破滅惟脫歡者挾脫脫不花以肆寧其
子也先襲之已已之變非彼之能乃吾謀臣之誤
也使當時體大臣言遣一俾將禦之不過旬日彼
自去也若夫統幕之還分爲數營使彼不知所攻
不終日入懷來城矣設使不分而我軍中尚存前

代之長技如高祖解平城之圍令以強弩傳二矢
外嚮數萬之弩次第齊發彼安能薄乎時虜悉其部落并脅兀良哈海西諸部來者大衆
不滿三五萬其視平城之圍十萬騎何其多寡之
懸絕也故曰北虜之衰莫有衰于今日者此也自
是以後也先爲哈剌所殺哈剌爲孛來所殺孛來
之後毛里孩孤加思蘭之徒皆是自相屠戮喪生
于窮與爲敵起于肘腋未有父子雄世者是固天厭
夷狄而助我　皇仁則其虜之無能爲亦可見矣
雖然鑒前有毒古之善喻者謂骨打之遠于遼
末葉未衰之起于金季皆以其微弱而蔑視之也
爲國者防微杜漸恒恐爲生于所忽發則近山之
居慮有狼虎之害則必高其垣牆深其陷穽寨其
蹊隧而汙其徑來之道徑則虎狼不能爲吾畜產
之害矣我　國家都燕切近邊夷尤宜加謹則夫
關隘之修兵備之飭將帥之任蒐練然如陷虎尾
如臨深淵一食息之頃一寤寐之餘念茲在
茲無一念而不在茲是惟　宗社無疆之休

雖備言于文帝曰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
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
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
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
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
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
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蹶發矢道同的則
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劒戟相接去
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

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

邱文莊曰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而各有所長用兵者知其長短之所在以其在長而乘其所短掩吾所短而避其所長則可以取勝而不敗也

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臣于蠕蠕種裔繁衍至吐門遂彊大更虎可汗猶單于也妻曰可敦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隋末始卑可汗咄吉嗣位華人多往依之控弦且百萬戎狄熾彊古未有也唐高祖起太原遣使往聘與連和

宋祁曰隋季時虛內以攻外生者罷道路死者暴原野天下盜賊其攻而亡之酋此時四夷侵中國

徵而突厥最彊控弦者號百萬華人之失職不還者往從之共爲之謀導之入邊故頡利自以爲彊

大古無有也高祖初卽位與和因數出軍助討賊故謂臣之贈予不可計虜見利而動又與賊連和

殺掠吏民于是掃國入寇薄渭橋騎踐蒙京師太宗身勒兵顯責而陰間之戎始內阻不三年縛頡利獻北闕下霆掃風除其國遂墟

邱文莊曰漢之目頡控弦三十萬唐之頡利控弦百萬

凡百萬宋之契丹□□韃靼未必如漢唐之盛然而漢唐之世雖受其害而終不若宋朝之甚焉蓋

漢唐有邊關以爲之阨塞而虜未有城池據中國地宋則失其險隘而以內地爲邊故也

回紇其先匈奴也元魏時號高車部或曰勅勒能爲鐵勒其部落曰表紇薛延陀等凡十有五種皆散處磧北至隋曰韋紇其人驍彊初無酋長逐水草轉徙以敗漁爲生秋冬則遶寒春夏則避暑隨水草以就弋獵

北胡種落不一歷代稱名各異詳大明一統志列四夷卷中

郎文莊曰自古北狄之寇止及邊境而已至五代石敬瑭以山前後十六州賂契丹始據中國地立城郭大爲中國害前此如春秋之吳楚是中國之人居邊夷也晉宋之五胡乃夷狄之種居中國地他如匈奴烏桓鮮卑蠕蠕突厥回紇吐蕃皆是夷狄居夷狄地時或爲邊境患耳至契丹始效中國稱大號與宋從禮盟□又奄中州而有之蒙古遂混一南北盡有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區夏之人居之五胡乃夷狄之種居中國地他如匈奴烏桓鮮卑蠕蠕突厥回紇吐蕃皆是夷狄居夷狄地時或爲邊境患耳至契丹始效中國稱大號與宋從禮盟□又奄中州而有之蒙古遂混一南北盡有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區夏之人居之五胡乃夷狄之種居中國地他如匈奴烏桓鮮卑蠕蠕突厥回紇吐蕃皆是夷狄居夷狄地時或爲邊境患耳至契丹始效

嗚呼作偏者其契丹之阿保機乎所以肇其端基其禍者則石敬瑭也豈非萬世之罪人乎夫夷狄之爲邊患名□中隨之來貢我所以待之者比其常例加優數倍彼乃憤然謂我畏彊而漫弱遂堅從彼之心意陳平用草具問楚使之計我乃襲而用之不自覺也其後□□□亦以宴賞厚薄之故而叛請自今以後三衛所來朝比諸夷優加禮待仍頒詔之通有荒歲許其來告遣使賑卹中有子幼孤者依軍官優給倒一體賞賚如此則彼感我深恩永爲扞蔽矣

而侵者亦遂面近所以思其患而讀爲之防者比漢唐尤宜倍加意焉當夫無事之時而爲先事之慮毋待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毋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何也君臣上下朝夕講究預求所以待彼及我所不可攻之策必須盡善盡美萬全無弊彼雖欲來也無可通行之徑彼雖欲攻也無可容足之地彼雖欲變也無可乘起之隙蔽蔽焉無事之時恒以有事處之業業焉彼雖不來而吾切切焉防其爾虞常在旦夕間焉此無他切而近也寧遭備而棄之不後時而生悔萬一公卿將相及左右之臣有假鎮靜之術以掩其無能之迹爲並主上之憂此皆姦邪小人李斯趙高李流也呂祖謙有言何能爲之一言實亡國敗家之本古人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又曰何能爲者萬惡之所從生也

漢武帝時張騫自月氏還具爲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寘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域南接羌焉與隔同漢道焉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國隨畜牧與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曰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度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又居大

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諸國多奇物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于四海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提爲發間使四道並出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其北閉氐徠南閉嶲混明殺畧漢使終莫能通騫又言于武帝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令單于新因于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

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自是西域始通于漢凡三十六國

（臣文莊曰此秦漢以來通西域之始）

故地漢遣公主爲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光武時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不許諸國侍子久留燉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鄯善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請都護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

班固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隳其藩籬從西國始焉商羌乃表河關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隔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通而幕南無王庭矣然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內外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蔣爵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于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都護光武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雖而未許難士大夫種人之論又以爲天地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譲白雉太宗之都走馬義兼之矣

薄蝕曰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彊則臣狄狄彊則臣戎戎狄皆彊而後侵畧之患不至于中國蓋一彊而一弱中國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獨戰是以爭附彊國之餘威以趨利于中國而後無所懼彊者并將

弱國之兵蕩然南下而無復反顧之憂然後乃敢專力于中國而不去此二者以勢相從而不可開是以中國之士常不解甲而息也故北狄彊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君

（臣文莊曰自漢遣張騫通西域後而中國帝王當全盛時往往遣使遠通西域在漢則爲大宛烏孫于闐龜茲月氏諸國在唐則爲高昌焉耆龜茲天竺高昌大食于闐龜茲諸國在　本朝則爲哈密大州亦力把力撒馬兒罕哈烈于闐諸處夫古今所謂西域者其土壤山川不改其舊但其名稱隨世更改不可一一後識別也准所謂于闐者自漢以來至于今日恒不改其舊稱焉因此一節考史所紀方向里數步而考之似亦可以得其彷彿者矣然聖人詳于治內而略于治外因其名知其所在隨其俗而知之斯爲得矣正不必如漢人之遣使臣設都護置質子通婚姻求珍貨是皆無益于治亂班固所謂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斯言無乃未能赤

斤蒙古罕東安定阿端曲先皆前代中國之邊境
所謂敞煌酒泉伊吾之故地洪武永樂中因其土
酋內附立以爲衛其地處吾邊境薄于北虜不可
繫以外虜視之使爲虜用是亦漢人斷匈奴臂不
使得以通羌
之一策也

唐書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
間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折支水西祖
曰鵲提勃悉野健武多習稍并諸羌據其地蕃發聲
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窣野

宋祁曰唐與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屢其牙
犁其庭而後已惟吐蕃號雄疆爲中國患最久費
普遂盡盜河湟薄王幾爲東境犯京師掠近輔殘
禁華人謀夫據師圖襲其酋卒不得要領脫簪自

士而唐亦衰焉
邱文莊曰唐書謂吐蕃散處河湟江岷間河湟即
今陝西西寧河州等處江岷即今鞏西岷洮州及
四川松茂等處也

西蕃即吐蕃也詳大明一統志
刋四夷卷中

邱文莊曰吐蕃之地北起陝西之河湟迤南歷四
川抵雲南西北之境洪武六年立都指揮使司者
二烏思藏朵甘也指揮使司者一朶甘思也七年
又置宣慰司者三朶甘及董卜韓胡長河西魚通
寧達也置招討司者六萬戶府者四千戶所者十
有七此皆在化外之境歲通朝貢而已自有西僧
以來此屬不爲邊患漸有寇盜朝廷僅論之尋即
解散若夫邊徼之內即陝西之岷州洮州四川之

元帥府總之

本朝洪武十七年立爲麓川車里二宣慰使司此外
又有孟養木邦緬甸老撾八百大甸宣慰司其與麓
川車里皆是百夷之種類也

蘇轍曰蠻夷之人擾邊求利其中非有大志者其
類皆可以謀來也愚嘗觀于西南徼外蠻夷而求
所以爲變之始而致于攻城殺人民縱橫放肆
而不可救者其積之莫不有漸也夫蠻夷之民穿
地險險饑餓爲邊害所以邊絕之者區處未得其宜蓋其地瘠而人貧性躁而無

絕而不與通邊徼之上利其貨財而納之于市使
漢民凌侮欺謾而奪其利長吏又以爲擾民而不
之禁窮恚無窮莫可告訴故其勢必至于鋌仇結
盟攻剽蹂踐殘之於鋒鏑之間而使其志得伸也
嗟夫爲吏如此亦見其不知本矣通關市啟吏民
待之如中國之民尚誰所激怒而爲此哉自金齒
過蒲縣將至怒江有崖狀山乃雲南百夷界凡也
高山夾箐地險路狹馬不可並行過是山三里許
即怒江渡此江即百夷地也沿河下數十里上高
黎共山即今之通街也高黎共山路亦頗險上二
十里下一陡澗復上三十里至山巔夷人立柵爲
砦過砦復下四十里許平地乃灘川江上流過此
則無險阨之地矣一路從怒江西上二日程至騰
衝府七日許到灘川一路從雲南白崖過景東從
木通甸至鶴甸渡河入茫施約十日程至蘆川自
怒江上流蒙來渡至景東沿河小渡十數處皆可
入境也
即文莊曰雲南地漢時已入中國謂南西南夷唐
末爲南詔所據後爲蒙段二氏所有自爲一國宋
竟不能有之元世祖始平大理以其地內屬

登壇必究 卷三 夷情 三二

本朝立爲蕃府命黔國公世守之今其雲南楚雄
臨安大理等府設置如內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
外麓川車里等處爲西南夷亦猶漢時自成都而
視滇池也
國初止立麓川車里二宣慰司今則
爲宣慰司者凡七爲七者皆百夷之地而惟麓川
最大且要正統中以思任發梗化降爲隴川宣撫
司大抵雲南之地其南以元江爲關以車里爲蔽
而達於八百其西以永昌爲關以麓川爲蔽而達
於木邦西南西北諸部底於南海東南通車達而境
乎安南西北盡麓江而通平吐蕃所以制馭之者
與南蠻北狄不同蓋彼去中國遠甚其有叛亂不
過擾化虧欠歲貢而已不足爲中國輕重也爲今
之計宜擇一要害地或景東或騰衝命將一員統
軍於此守備嚴禁中國客商不許擅入其地則彼

登壇必究 卷三 夷情 三三

不知中國虛實而不爲人所煽惑引誘設爲互市
有所交易許其移文通譯齎載以來使彼知中國
之貨難得則不敢輕自棄絕矣

□□古肅慎之地 詳大明一統志

四郡

漢書武帝元封三年初定朝鮮樂浪臨屯元菟真番
班固曰元菟樂浪本箕子所封
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
唐書高麗本扶餘別種地東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
距百濟西北度遼水與營州接北靺鞨其君居平壤
城亦謂長安城漢樂浪郡也
朝鮮國爲箕子所封之國 詳大明一統志
列四夷卷中

登壇必究 卷三 夷情 三四

即文莊曰高麗自晉代建國至是八百餘年姓易
三姓在唐以前所謂高麗者止是一國五代以後
乃併三韓百濟而一之在勝國時猶有號羅今號
羅亦爲所有其土壤比隋唐往往狹之時已數倍矣
然其國頗尚禮讓安分守自入
朝廷四時朝貢不廢禮節蓋得小國事大之禮
孟子曰畏天者保其國朝鮮有之
君臣之道各欲自盡而已彼既盡夫畏天之誠則
吾所以待之者可不樂天以自居哉卿惟
大明膺天而萬方之違無所不燭彼夫星羅棊布
之國寸地尺土莫不在吾照臨之下而此一函者
俟吾暘谷之隅庶吾扶桑之陰而其所得之光輝
獨先于他國者非有所私近故也昔者唐太宗以
武英之君親駕于樂浪元菟之境而不得志而我
朝開明堂而坐受其朝歲時節序而使幣往來
曾無虛月是固德化感召之使然而亦壞城接近
之故
也

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國或云惡其舊名故改名日本以其近日所出也

吳萊曰海東之地爲國無慮百數北起拘耶韓南至耶馬台而止旁又有夷洲紗嶼人莫非倭種度皆與會稽臨海相望大者戶數萬小者纔一二百里無城郭以自固無米粟以爲資徒居山林捕海錯以爲活漢魏之際已通中國其人弱而易制秦爺魔曾掠其男女數千補魚以給軍食其後稍強繁殖稍知用兵唐攻百濟百濟借其兵敗于白江口乃遣使獻甲胄選今之倭奴非昔日之倭奴也

鄧文莊曰　皇明祖訓所列諸夷國名凡十有五而日本與焉而於其下註曰日本國雖朝貢時通姦臣謀爲不軌故絕之蓋以此國其人雖狙知文字而心實狡詐海外諸蕃卑占城真臘開婆之類皆未嘗爲邊境患惟此一國居海之中在勝國時前其互市自四明航海而來緣艘數千戈矛劍鈸

莫不畢具出其重貨貿易即不滿所欲猶婞婞就郭鈔掠居民誘道兵卒無以應之往往爲海濱州郡害　聖謨灼知其故故痛絕之當開　國之初四夷賓服雖西北之虜亦皆遠去邊塞猶顒

國庭懲前毖後寘時或犯我海道散於山東濱海諸縣海去陸設爲衛所居多大抵爲倭故也宣德以前彼猶出沒海濱以爲民害正統以後蓋罕有至者矣向時因風候遣舟師由海道以備之近乃於緣海都司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鎮守官軍專以備倭爲名操習戰船以爲防備是以數十年來彼知吾有備不復犯邊時或數年以來朝廷亦以其恭順之故而遽遇之啻前日之絕而今日之容非自相矛盾也前日之詐今日之誠也聖人何容心於其間哉

輯譯言說

王鳴鶴曰自古四夷入貢于朝志欲不能自達言語不能自通是以有寄象鞮譯之設使言有辨而志獲伸其制尚矣越裳氏獻白雉于西周重九譯而後至故世俗通謂之譯譯者釋也帝王之時殊方懷德無有遠邇方物畢陳適以彰廸德惟叙之功春秋之義大一統此獨非盛世之嘉猷也哉我朝啓運上繼三五誕敷文命稱藩獻琛之國駢集踵至若歸市焉故於譯字之官特加慎重選擇俊秀專肄責成每年朝貢來京者務在通其志意厚往薄來令吾中國不失柔遠之體此九經之要道明王之盛節也若彼狗虛名勤遠畧發問使西道並出卒使北閉氐羌南閉越嶲斯藐乎其卑矣

譯言

周禮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鄭元曰懷來也達方之民四夷之民也論德延譽以來之

王昭禹曰致方貢則達方所貢之物若西蔵底貢厥獒是也致遠物則致遠方所獻之物所謂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是也達方之有貢猶六服之貢則世一見各以其所貢之實爲摯是也達方有所獻之物猶六服諸侯之獻國珍是也送迎之送往而迎來以爲之禮也達之以節達民以莊節達貢物以聖節也治其委積所以備以用也治其館舍所以安其居也治其飲食所以順其嗜好也

鄭文莊曰成周設官以待外夷之來朝貢者達之以節則其往來關津道路之間無有留難淹滯之患原給及有同儕送是也凡若此者皆所以懷達人也名官而謂之懷方氏豈無意哉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謂蕃國之使　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擯相之

鄭元曰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擯相之從來至去皆爲相而譯

俏其禮儀也

朱申曰入蠻四夷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國達使來朝貢不曉中國言語故象胥傳王言而開論解說之如此則達人之心和而不乖親而不疏也若蕃國之君世一見之其禮不同于中國象胥則教之使協于禮也夫上有所言則象胥爲之傳導而開論曉說之然後從而譯其所言以達之于上焉今通事官即周之象胥也

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

鄭元曰九州之外蕃服也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各以其所貴寶爲摯則蕃國之君無執玉瑞矣所貴者若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

禮記中國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

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鄭元曰五方之民性不可推移地氣使之然也方慤曰以言語之不通也則必達其志以嗜欲之不同也則必以通其欲必欲達其志通其欲非寄象鞮譯則不可故先王設官以掌之寄言能寫風俗之異於此言象能倣象風俗之異於彼鞮則欲別其服飾之異譯則欲辨其言語之異於彼鞮則欲之象胥而世俗通謂之譯也

邱文莊曰譯言之官自古有之然淮譯其言語而已也後時外夷猶未有字書自佛教入中國始有天竺字其後回回回回蒙古緬甸其國人之慧黠者各因其國俗而自爲一種字書其來朝貢及有諜說辨訴求索各用其國書必加翻譯然後知其意嚮之所在唐宋以來雖有洞文譯經使之銜然惟以譯佛書而已非以通華夷之情也耑

文皇帝始設爲八館曰西天曰高昌曰西蕃曰緬甸曰百夷初以舉人爲之其慧黠部試則以蕃書譯其所作經義稍通者得聯名于進士榜受以文學之職而譯書如故其後又擇俊民俾專其業蓋成會六部大臣試之通者冠帶又三年授以官蓋重其選也蓋此一事似緩而實急似輕而實重一旦外夷有事上書來言其情使人人皆不知其所謂或知之而未盡則我所以馭之者豈不至相矛盾哉非淮失口情而或至敗事乎是以遠先近非其序也窮意成周盛時環人遺人之所掌在于道路之間非特爲中國設也則雖夷狄之經行者亦爲之送迎焉況九經之名其人者各有所指而此通謂之人意者凡遠去其家鄉而出於道途以朝京闕者皆給之歟

漢志典客秦官掌歸義蠻夷景帝更名大行令武帝更名大鴻臚屬官有行人譯官

孔穎達曰按職方云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雁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數不同者文異爾九州之外夷狄爲四方蕃塞每世一至或新即位及其君嗣立皆來朝也

陸佃曰九采之國所謂要服荒服歟四塞即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也

陳澔曰夷蠻戎狄各從其方之門而以右爲尊獨南面東上者不然方氏以爲南面疑于君故于北面者同其上也四塞九州之外夷狄也

邱文莊曰古者蕃國君長來朝入門立班之制度之類也考史昭帝用蘇武爲典屬國亦掌夷狄之官而百官表不載或者漢大鴻臚即今鴻臚寺歟

譯官即今通事之職典屬國即今御駕前通事之武臣蓋國

邱文莊曰此秦漢以來設官主掌撫夷之始所謂大行令即周禮行人之職譯官即王制所謂寄譯之類也考史昭帝用蘇武爲典屬國亦掌夷狄之官而百官表不載或者漢大鴻臚即今鴻臚寺歸

宣帝時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王之制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單于朝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蕭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

照如漢之出入關者用繻唐謂之給過所者是也

邱文莊曰周禮秋官環人所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送迎及疆是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也地官遺人所掌邦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侯館侯館有積是則豐其委積以迎之也舊註以柔遠人爲蕃國朱註以九經之次列於懷諸侯之上以遠先近非其序也窮意成周盛時環人遺人之所掌在于道路之間非特爲中國設也則雖夷狄之經行者亦爲之送迎焉況九經之名其人者各有所指而此通謂之人意者凡遠去其家鄉而

言其來服荒忽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
闕於朝享不爲畔臣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詔曰
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
在諸侯王上謝贊稱臣而不名

荀悅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狄狀
道里遼遠人迹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
之也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
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
謂也望之之議循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
邱文莊曰胡安國謂荀氏爲此說其知內外之旨

明于馭
戎之道

唐志主客郎中掌諸蕃朝見之事殊俗入貢者始至
之州給牒覆其人數謂之邊牒蕃州都督刺史視品
給以衣冠袴褶初至及辭設會參日設食

邱文莊曰外夷而來朝給以衣冠宴食自古皆然
唐志但謂之會而不以宴名蓋不備燕享之禮也
然惟主之以禮部之屬而未嘗專命大臣後世乃
或有用武將待之者蓋以爲非宜蓋禮儀非武臣
所宜豈將乃吾國之爪牙止可使虜聞其名不可
使虜識其面設或有貌不揚如裴度者中藏有智
彼惡知之哉或因此而藐我將相關係亦不小也
吁武將且不可況內侍乎昔童貫初使遼此以占宋人失政而
以爲宋無人因此以占宋人失政而
啟其輕蔑之心此前代之明鑒也

鴻臚寺領典客司儀二署凡四夷君長以蕃望高下
爲厚薄朝見辨其等位諸蕃封命則執册而往凡獻

通禮元豐八年夏使來詔夏國使見辭儀制依嘉祐八年見於皇儀殿門外辭詣垂拱殿凡蕃使見辭同日者先夏國次高麗次交阯次海外蕃客次諸蠻

邱文莊曰宋人外夷朝見皆于別殿不在常朝之所其同日辭見者亦有次第蓋朝廷之於外夷不能無厚薄同時待之而各異其禮固非一視同仁之道亦恐因此而啟其忿忿不平之心請自今外夷來朝者令禮官擇日引見其辭也亦如之若夫錫宴給賞尤宜隔絕使彼此不相知夫物我相形雖華人不能無爭況人面口心之口哉

唐太宗時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皆因文泰請朝上令文泰使人迎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

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爲不以蠻夷勞中國前者文泰之來緣道供億甚苦若諸國皆來將不勝其弊姑聽則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倘以寘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所使人已行上遽止之

邱文莊曰人君行事當務實不可徇虛名蠻夷慕義而朝固是美事然其中亦有貪中國貨物而假以朝貢爲名者不可不知也所以待之者要在得其輕重之宜既不爲所欺紿而又不失其禮可也

宋哲宗時學士院言諸蕃初入貢者請今安撫鈐轄轉運等同體問其國所在遠近大小與見今入貢何國爲比保明聞奏庶待遇之禮不致失當

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今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待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於邊關乎陛下縱不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臣竊爲陛下不取也

邱文莊曰此以外夷來降罪赦不同然後世外夷入貢徑過郡縣爲夫民擾害亦往往有類此者汲黯論匈奴來降謂庇其葉而傷其枝切以爲外夷朝貢而不爲之節制則是棄虛名而受實害也況後世人心不古非獨中國爲然而外夷尤甚彼其所以悵山航海而來者慕華向義之心固不能無然亦多有貪中國之貨物而欲以轉貨他國以取厚利者此未有證不可不知也今宜

爲之制隨其地遠近立定年限亦如宋朝立回賜于闐國信分物法所遣使雖多止一加賜又命于闐國使以表章至則間歲聽一入貢餘令無泰州貿易及元豐著令西南五姓蕃每五年許一貢期限不及者不討如此則　朝廷既得懷柔外夷之道而我之百姓亦不至罷敝于道路矣

朱哲宗時禮部尚書蘇軾言高麗人每次入貢朝廷及淮浙兩路賜予餽遂燕勞之費約十萬餘貫而修飾亭館騷動行市調發人船之費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餽遺外了無絲毫之利所得貢獻皆是玩好無用之物而所費皆是帑廩之實民之膏血也今來互牒國子監收買諸般文字內有策府元龜歷代史及勑

式國子監知其不便申禀都省下禮部看詳謹按漢書東平王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當時大臣以謂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惟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與詔從之臣切以謂東平王骨肉至親特以備位藩臣猶不得賜而況海外之裔夷乎臣聞河北榷場禁出文書其法甚嚴徒以契丹故也今高麗與契丹何異

邱文莊曰按今四夷之好書籍者惟安南與朝鮮恭順

各國額設通事

洪武永樂以來設立　御前答應大通事有都督都指揮指揮等官統屬一十八處小通事總理來貢四夷并來降夷人及走回人口凡有一應夷情譯審奏

問○成化五年奏定小通事額數總不過六十名遇有痛故及爲事等項革去臨役者照缺選補若事

蘇門荅剌國一員名　畏兀兒二員名
滿剌加國一員名　成化二十年添一名

暹羅國三員名
緬甸一員名　成化十九年添一名

瓜哇國二員名
朝鮮國五員名　成化二十年添一名

琉球國二員名
河南一員名　成化十九年添一名

西番五員名
真臘國一員名　占城國三員名

安南國二員名
日本國四員名　成化十九年添一名

回回通事七員名　成化十九年添二名
達達通事七員名　成化十九年添一名

回回通事七員名
雲南百夷等處六員名　成化十九年添一名

送部考驗如果通夷語無過者照例奏送吏部定
奪冠帶不諳夷語及有過誤事者發原籍爲民

計四夷一十八處額設通事六十員名

譯語			
天文門			
天騰革力	日頭納剌	月撒剌	星火敦
參墨臣	辰墨乞	風克才	雷端果度
雲藕勒	雨虎剌	雪義速	霜乞剌兀
霧露馬你牙兒	大風補魯汗		
遊風撒乞兒	陰涼搜得兒		
霹瑣朧革	電子們堵兒	月亮革倫	
閃電斤班者額	明星俺兒炭哈塔速		
三星古魯班努亥	七星朵羅火敦		
金星俺兒炭火敦	木星莫堵火敦		
水星五速火敦	火星幹兒火敦		
土星勺羅害火敦	攢擺星朵羅者林		
陰了藕勒太	晴了阿林八		
晚了我來禿把	亮了義赤把		
下雨忽剌我羅難	下雪義速我羅難		
日出納剌我兒谷把	日落納剌昇革八		
月出撒剌我兒谷把	月落撒剌昇革把		

日有日耳 納剌 赤乞腐兒暗把月有風嵐撒剌撒
乞土歹耳 天鼓灣 騰革力坑革兒革得勒塔難
地理門
地暗扎兒 土勺羅害 江五剌 河毋倫
湖倫兀兒 海打來 山稜兀剌 林子 委赤
冰每速 水五速 沙苔馬乞 田禾塔力案
泥失把兒 寨子 阿印兒 井苔塔四
石頭 赤老文 嶺打把阿 岸額兒吉
城墻把兒阿孫 城池火墩 街市把扎兒
夷地 莽官兒暗扎剌 泰寧衛 往流
福餘衛 我着 朵顏衛五兩寨
大壹千 野克民着 小壹千五山指民寨
□□野克莽官兒 海西主兒赤
江上 失伯印
法水 五葉兒
清 革根 渾 補令吉兒 深根 淺古言
高穩諸兒

低孛我你上得勒 下朵羅 遠科羅
近我岳羅 邊乞扎阿兒 墻克勒目
墩臺哈剌兀兒 塔兒速補兒阿
土堆子 黨恒速 山澗歹兒得
黑河哈剌母倫 山青了 穢剌苦吉版兒把
黃河失剌母倫 老虎林 我樂補哈
羊腸河丫厦目 羊山一麻禿
白土厥義汗哈兒阿 白塔峪義汗速補兒阿
細河失剌塔剌 魏家嶺奴揷哈兒阿
雙臺哈塔速得目 小黑山速補兒阿得目
大黑山塔哈麻得目 高平驛果兵得目
紹背山扎忽 棘榆它討來禿

時令門
時義 春哈補兒 夏納只兒 秋納母倫
冬五補倫 正月忽必撒剌 二月大岳兒撒剌
三月古魯班撒剌 四月得勒班撒剌
五月塔補撒剌 六月着羅朵羅撒剌
七月朵羅撒剌 八月乃壁撒剌

九月 以速撒剌　十月 哈剌班撒剌
十一月 哈剌班你猜撒剌　十二月 哈剌班火
岳兒撒剌　閏月 墨瓦兒撒剌　早辰 馬納阿兒
日 五堵兒　夜 速你　早額兒忒　晚 五得失
餉午 五堵兒塔力　凍了 苦兒尺伯
化了 革塞革伯　寒 打剌難日
冷 厥屯　溫 補墨根　涼 塞墨文　暖 堵剌素
熱 恰牢瓦　前年 五里赤火文　去年 你堵奴火文
過去的年 奴赤散火文　先年 五力荅火文
前日 五力赤五堵兒　昨日 火赤猜堵兒
明日 馬那堵兒　後日 義只得堵兒

人物門

皇帝 哈荅　臣宰 土失目兒　官人 奴原
文職 那林奴原　太師 太失都督 堵督
千總 民荅扯力賓　把總 扯力賓
指揮 禿墨兎　千戶 民嗚兒兎
百戶 邦瓦禿　頭目 打剌汗
軍 扯力　民 我兒完　布洛 五魯四

百姓 亦兒根　主人 額徹老了 我土故
年幼 扎老瓦　人 苦文　和尚 股印
道士 實生　師父 把失徒弟 厦必朋友 俺荅
使臣 額兒臣　客人 著臣滿剌忒四蠻
回回 撒兒討瓦兒　韃靼 莽官兒
□□ 主兒赤　高麗 瑣羅革
漢人 乞塔　高祖 果林母虎　曾祖 阿林目虎
祖 額補根　祖母 額目根　父 額直革
母 額克　外父 哈屯額直革　外母 哈屯額克
大爺 阿實　叔叔 阿補阿　嬸子 阿補阿伯里
根　哥哥 阿害　兄弟 斗瓦　嫂子 伯里根
姐姐 額克直　姐夫 苦里根阿害
妹夫 苦里根斗瓦　妹子 藕琴斗瓦
男子 額勒　老婆 額墨　婦人 哈屯娘子 阿嗚
兒子 扣瓦　媳婦 伯力　小廝 奴丈
孩兒 可伯文　女婿 苦里根　女兒 藕琴
孫子 阿赤舅舅 約哈主　外甥 折扣瓦
太醫 我堵赤　師婆 亦堵赤

端公 孛 家人 薄兒 奴婢 通使 華
梅香 失伯 赤 差來的 扎魯 赤
使換的 扎魯散 種田的 塔力阿 赤
放牛的 忽克兒 赤 放馬的 阿塔 赤
放羊的 火你 赤 皮匠 阿剌速 赤
剃頭的 乞剌阿 赤 唱的 倒剌 赤

珍寶門

寶 額兒迪你 四 珍珠 速蒲 玉石 哈 四
舞的 伯赤 拍手的 塔道
拍板的 義兒吉

瑪瑙 塔那 琉璃 法一 堵力 印信 塔麻阿
銅錢 主阿 金子 俺炭 銀子 猛谷 銅 拆四
錫 土忽兒阿 鐵 忒木兒 生鐵 失勒木
水銀 乞勒根五速 銀硃 昇忽 硃砂 俺兒炭昇忽
見 銅綠 苦苦直 黃丹 失兒蒲哈

獅子 阿剌 殺朗 象 扎漢 虎 蒲 兀
熊 我土革 駱駝 忒墨根 西牛 克兒四
獾子 脫兒活 野猪 腎八 奴
金線豹 米兒都蒲 兀 貂鼠 蒲剌哈
公駝 米哈四 母駝 亦你根
猪 喝害 青鼠 克勒木 銀鼠 五能
飛鼠 土兒吉 臊鼠 璵羅 革
黃鼠 雅蒲剌 鼠 忽兒虎那
土豹 失留速 狼 赤奴 狗 伏提 革
沙湖狸 乞兒殺 狗 勢害 水獺 海雷 兀
鹿 蒲 兀 獐子 阿剌阿禿 麅子 雅兒
綿羊 火泥 綿扇羊 亦兒 革 綿羊羔 忽兩 寨
羝羊 忽義 殺撼 五忽納 山羊 亦麻 寨
猴 伯臣 糞鼠 奴木 牛 虎克兒 犍牛 額勒虎克兒
乳牛 五你根 牡牛 蒲哈 犢兒 脫活兒
馬 莫林 騍馬 阿塔 騍馬 狗 兀莫林
兒馬 阿義兒阿 駒兒 五納阿
二歲 打哈 三歲 果難 四歲 朶 難 五歲 討 難

騾子 老殺 騸子 耳直草　兎子 討來
跳兎 亦兒麻
聲色門
青白馬 義哈 兒莫林　青馬 孛羅兒莫林
銀鬃馬 義必塔兒　銀合 失兒哈莫林
失剌文馬 失剌文莫林　海留馬 海失文莫林
林　白馬 義汗莫林　黑馬 哈剌莫林
紫馬 苔兒革莫林　赤馬 直兒登莫林
鐵青馬 孛羅兒忽捏速莫林　早留馬 克木倫莫林
破臉馬 哈兒扎莫林　五名馬 塔補捏兒莫林
紅沙馬 保兀倫莫林　虎皮黃馬 黃忽兒莫林
粉嘴馬 義汗忽失文莫林　豹肚馬 義哈兒莫林
林　黃馬 黃忽兒莫林　辭眼馬 義兒吉莫林
林　捲毛馬 補直吉莫林　走牙補
騎五奴　顛 哈荅剌　楓着力牙　跑好剌
花木門
花 扯扯　木頭 莫多　松 納剌速　柏 義克剌速

林　虎剌馬 忽剌莫林　鎖鑼馬 領鑼莫林
鐵青馬 孛羅兒忽捏速莫林　早留馬 克木倫莫林
花骨朵 扎一堵兒　蓮花 蓮花扯扯
菓木菜門
菓 者泥四　樹 忽魯兀　杏子 鬼勒速
牡丹花 初散扯扯
龍眼 魯貴你著　栗子 討來補兒
梨 阿里麻　榛子 失　松子 徹木兒
核桃 義哈哈　芥角 長告　白菓 義汗者泥四
莆萄 五竹　聚兒 赤莆哈　櫻桃 朶羅汗捏
地梨 伏剌孛捏　山定兒 乳九兒
榛榧勺木鬼勒速　菜葵 額　瓜 克木克

茄子 哈失 葱 松吉那韭 革革速 蒜 撒兒義

小蒜菜 宰桑 苦麻菜 希苔利

羅蔔 老必 薄菜 阿蒲阿奴惡 笙菜 土廚努惡

飲食門

葫蘆 哈把哈 芥菜 哈兒吉奴惡

白菜 義汗奴惡

庭蓆 忽力泥 黃酒 打剌速

燒酒 阿剌乞 白麵 把剌禿

饊饠 五禿木 肉米哈 飯 補苔

登壇必究　叁十二　譯語

油 脫速 肢肉 穆苦 奶子 愛剌 乳餅 必失剌

奶速油 失剌脫速 喫飯 補苔亦得

飲酒 打剌速藹 肥 塔兒紅 瘦 禿兒哈

新鮮肉 失提米哈 鹽 打補速 醋 失兒克

酸 士失文薄 扎半 甜 俺塔太 苦 窮失文

味 阿目殺 嚐 阿目殺調和 大力 烽密 把兒

糖 扯克兒 粉子 把剌禿 飽子 義堵把

餓了 五魯回把 喝了 穩苔回把

米 阿目 粳米 脫脫兒束 麥子 薄拔大

登壇必究　叁十三　譯語

大麥 阿兒馱 糜子 莽頑兒

蘇子 馬郎谷 豆 蒲兒

蕎麥 撒哈 綠豆 哥孛兒勺

芝麻 田直 硬 哈蔴 軟 王兒根 耿失力泥

衣服門

衣得額兒 衣服 忽必義速 小豆 失撒孛兒勺

圓領 扎阿禿得兒 倚撒 得兒里兒 谷子 哈剌

織金 阿目炭太 莽龍 乞魯太

通袖襖 扎汗堵剌阿 玉帶 哈回補四

襖子 禿哈兒

套褲 脫都 靴 古堵速 襪 懷木速 韃靼靴 莽官兒古

褶衲 得力兒 毛皮襖 捏克得兒

襖 黑出兒 裙 者林目 褲 額木都 褶兒 忽那速

堵速 靴底 古堵速五剌 鞋 義魯

帽 馬哈剌 紗帽 額伯兒禿馬哈 大帽 補兒補故馬剌

哈剌 帶 補四 繫腰 補色 皮條 速兒

衣領 得兒扎哈 衣衲 額補兒

袖子 罕出 財 傒我兒木 袋子 補赤

毡衫 捏壓兒克 毡條 習使革

薄拿根　厚土扎安輕昆根　重昆塔
被田只勒得子得補塞克兒　手帕阿兒未瓦兒
果腳田直兒哈　布補四　麻我羅速
枕頭得革勒目　熟絹軟活羅
生絹乞必段子土兒草　青可可
紅伏剌案黃失剌　白義漢　黑哈剌

飛禽門

鳳凰苦吉妹　海青昇忽兒
黃鷹哈兒赤害　鵝鵠亦塔瓦

鷹失保　鶻鷹黑里猛安　紅毫好哈
花豹撒兒　老鵰五忽必　鵲兒失賓汗
鴣脫度　夜猫兒奎苦奴　老鴉克里革
山鶴赤補赤革　班鳩克苦簡
喜鵲撒直愛　鐸木官聰堵兒
叫天兒賓堵兒　鵪鶉伯得担

鸚鵡脫替　鵝噶老文　鴨奴谷速　燕兒哈兒義
麻燕虎克兒哈兒義　雞他哈　野雞大兒過兒

身體門

人苦文　頭黑乞　髮忽速
腮哈扎兒　面目扯來　臉孔瓦兒　腦後湯查
頭頂火兒吉兒　腦蓋討羅亥
眼你堵　耳赤乞　鼻哈把兒　口阿麻
舌克勒　眉毛哈泥四哈　眼扎毛瑣兒米速
腦子塔兒乞　牙失堵　鬚撒兒
膊子苦出文　骨頭牙速
脈速苔兒　身子伯印　奶乳可可　壓子骨打六牙速
腰節骨米魯瓦　手噶兒　腳苦兒
眼珠子噶兒你堵　眼淚你兒補速
咳嗽哈你牙　睡了溫塔把
醒了色力伯　做夢周瓦度勒伯
馬鞍韉器械門
鬃得弄　尾八乞剌速
脊骨你魯文　肝黑里葉　嘴忽失文
心主兒捕　胆水速　氣朶猛谷魯速火羅
連鎖得雷　腰子禿兒　腸子革得苔速

板腸穩速補　肚古者　蹄兒禿魯
鞍子額墨兒　屜脫替　座兒揣瓦兒
鞦忽塔兒阿　稍繩敢主阿
肚帶我陰鋞塔勒　皮條速兒　鞘價子克直木
鞦子米納　攀育苦木兒塔革
鞍韉額墨倫　轡頭哈荅兒
裕腦革直革伯直　籠頭倫瓦荅兒
嚼子禿瓦禿　扯手五兒塔木
者樓者費繩纏春補兒　罕打亥蠻勺
房舍車輛門　夯
房草兒倫　炕亦色赤　門藕得　車忒兒根
鞘子木兒鏵子安扎連　梨耳脫力
鐵器門
剪子海赤認針速必勒　線忽塔速
鉸子速克　腰刀亦兒度　刀子乞塔尸
火鐮克忒　火絨虎剌　火石赤卒文
袷袍哈補塔兒阿　鎗直吝
軍器什物門

軍扯力　盔土剌阿　頓項義兒吉
甲虎牙　弓奴木　絃可補未　箭速木
箭插徽荅　弓插忽魯木四阿　臂手哈兒只
骨頭箭牙速着兒活　箭信兒速兒補兒直
遮牌克九圖革　什箭速木哈兒補
骨頭薄頭牙速撓兒　扯弓奴日得力
門生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輯北狄說

王鳴鶴曰我　國家混一區宇定鼎幽燕掃胡塵於九塞延袤萬里天險是憑斯足以貽億萬年磐石之安乎顧夷狄種類既繁馴擾匪易或假貢市而肆貪婪之欲或倚富力而逞蹂躪之寇出入聚散不可爲常使諸邊被於防禦所

謂分兵以守則力益寡而財益匱此今日之大勢然也九邊圖說具載茲篇各舉險阻之要以經理之方先正論之審矣然所賴以擁護　神京者以遼陽爲肘掖以宣大爲門戶三鎮視諸邊爲最重第昔以備口而今則兼以備倭則遼陽視宣大爲最重嗚呼爲　國家根本慮者其亦按圖而興思也哉

北狄考序

高皇帝永清四海傳檄驅胡魏鄂逐之於前宋涼蹴之於後當是時然猶伏我陣圍殘我吏民掩我將校皇子元侯樹藩開府周匝三陲遴練士馬周防曲備羽檄南馳殆無虛日　高皇垂訓時備西北猷慮遠矣靖難之後臚胸挫跌五帥不還文皇赫怒仗鉞四征雖當睬虜庭降名王俘其輜斋而我之財力亦已大竭至于末歲猶議勤兵廷臣力阻　上意益堅司徒匏繫於掖庭本兵雉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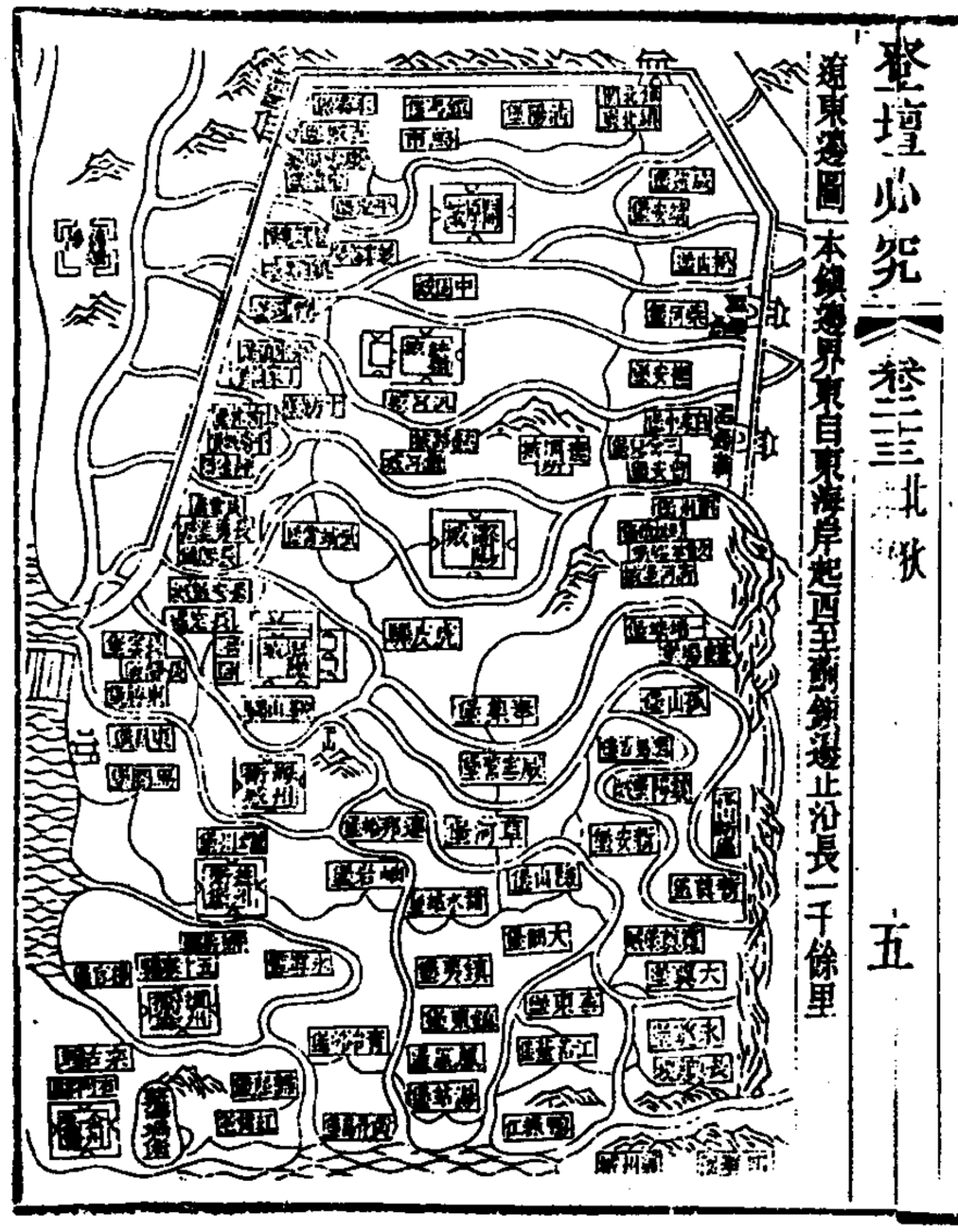
於私第榆木之變雖悔曷追　宣宗時出近郊大蒐講武喜峯之役薄伐山戎而已正統十餘年間貢使往來好語相休謾和親於漢姬委賜物於宋幣戎心猶焉覬覦非望重以奄寺鴟張柄臣首鼠垣堵既潰羈勒弗虔卒致六師失次將相輿尸赫馬被遮四郊多壘　三陵徹祀萬雉幾搖賴天之靈　景皇知人善任文武大臣鄴難宣力卣迹邁歸堯封如故虜亦散亂叛弒相尋我得寧輯顧其書詞桀傲使介驕淩稱示包荒治以不治耳天順

時我懷平城之驚虜遘呼韓之隙雖有寇掠亦能
捍禦迨至成化諸酋競起分部爭雄各據水草殘
我邊郡河套沃土棄爲虜巢威寧之捷足稱敵愾
顧茲讒口反謂貪功刀筆因而舞文干城爲之解
體不惟大寧興和開平已非我有朔方河南亦非
職方之舊而河西遼東徼外城郭諸國堡塞□□
亦漸携貳于是亟塞萬里所在將屯官益多力益
分財益匱中國益困以故宏治初年頗搜往牒謂

以官封苟駕馭有方彼狎其餌吾峻其防亭堠不
驚耕牧自便遲以數年虜將耗鈍我益富庶比計
之得者也於時許進行之大同三年三貢費纔十
餘萬金大同東西五鎮皆無虜患已而議者又謂
虜入邊塞經關隘扣闕庭卸我地利闕我兵力普
化也先前車不遠我是以閉關邨貢專意內修已
未庚申妖纘鼻畢上谷雲中慘被荼毒　孝宗發
憤召見公卿郎議征討劉大夏面陳利害僅遣柳
棘之師坐收薇杜之績不然幾考庚寅之故不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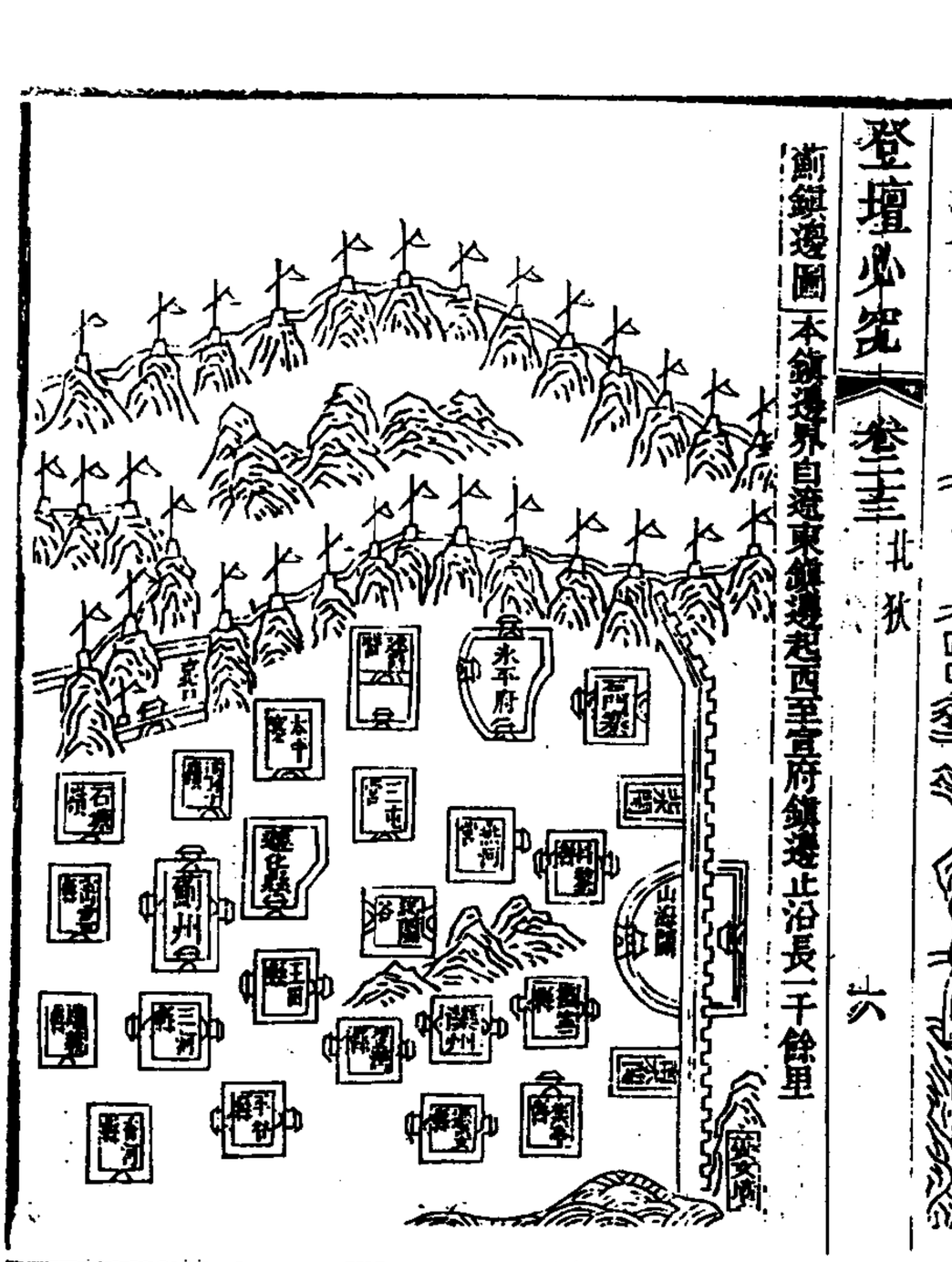
掠上黨闖平陽殘漁陽困遼東近復度紫荊逼居
庸甚至入古北犯都城矣秦中隴西去京已遠即
殺掠人畜數萬不以聞也乃役役焉議將議兵議
食議通貢議戰守議賞罰亦直其細小者耳嗟乎
三代之盛漕輓未及於江南五季以還門柝不施
於薊北漢開疆於衛霍唐蹙國於安史豈若我
朝山川綢繆已得天險營鎮聯絡更盡人謀節其貢
賦有恒足之財總其紀綱無專命之吏蓋自生民
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善爲國者特加之意而

己或曰周宣修行玁狁于襄重華敷德四夷來王又曰孰佐重華卑奠益稷孰佐周宣召張申吉有以哉有以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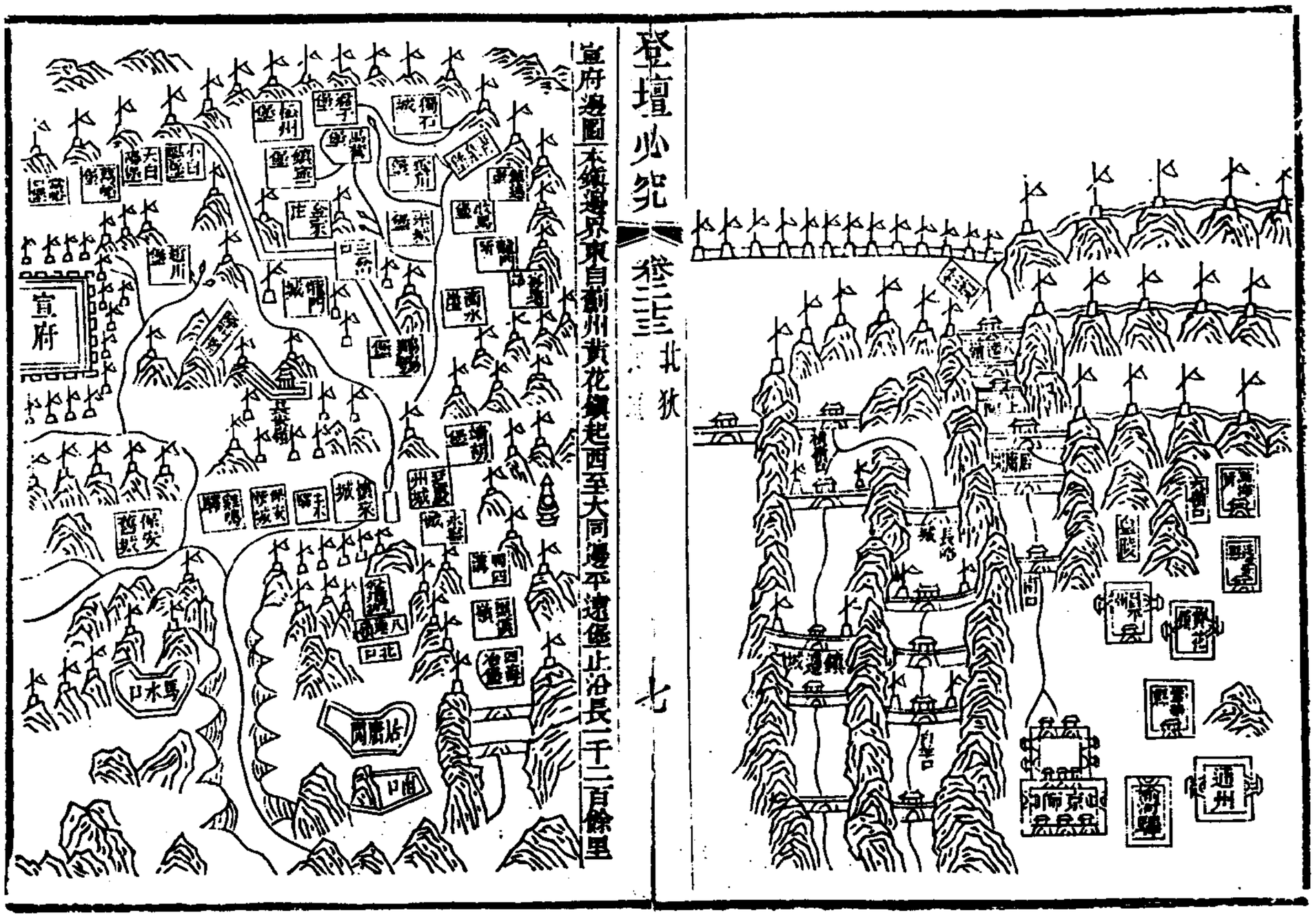
登壇必究　卷三三　北狄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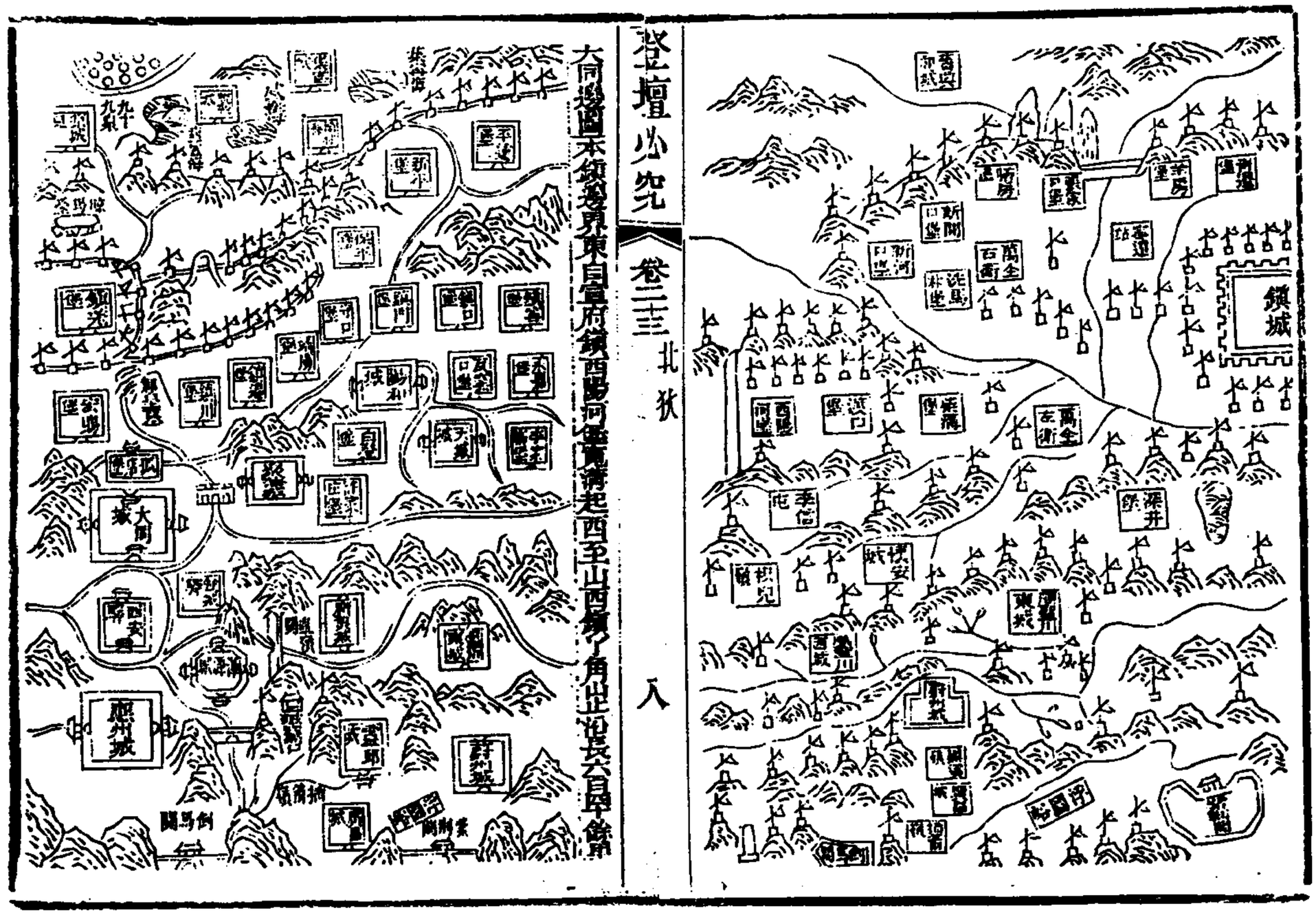
遼東邊圖　本鎮邊界東自東海岸起西至薊鎮邊止沿長一千餘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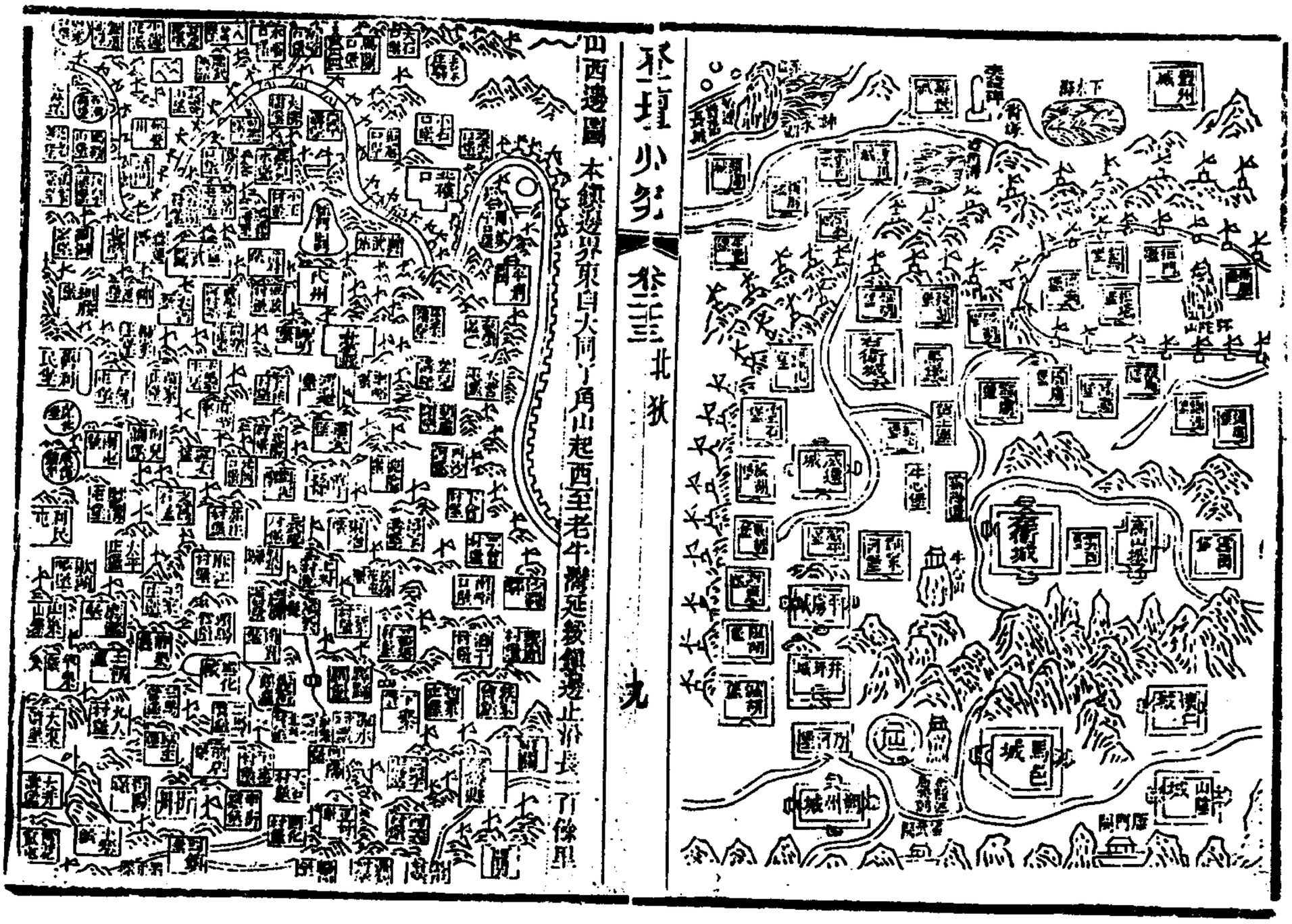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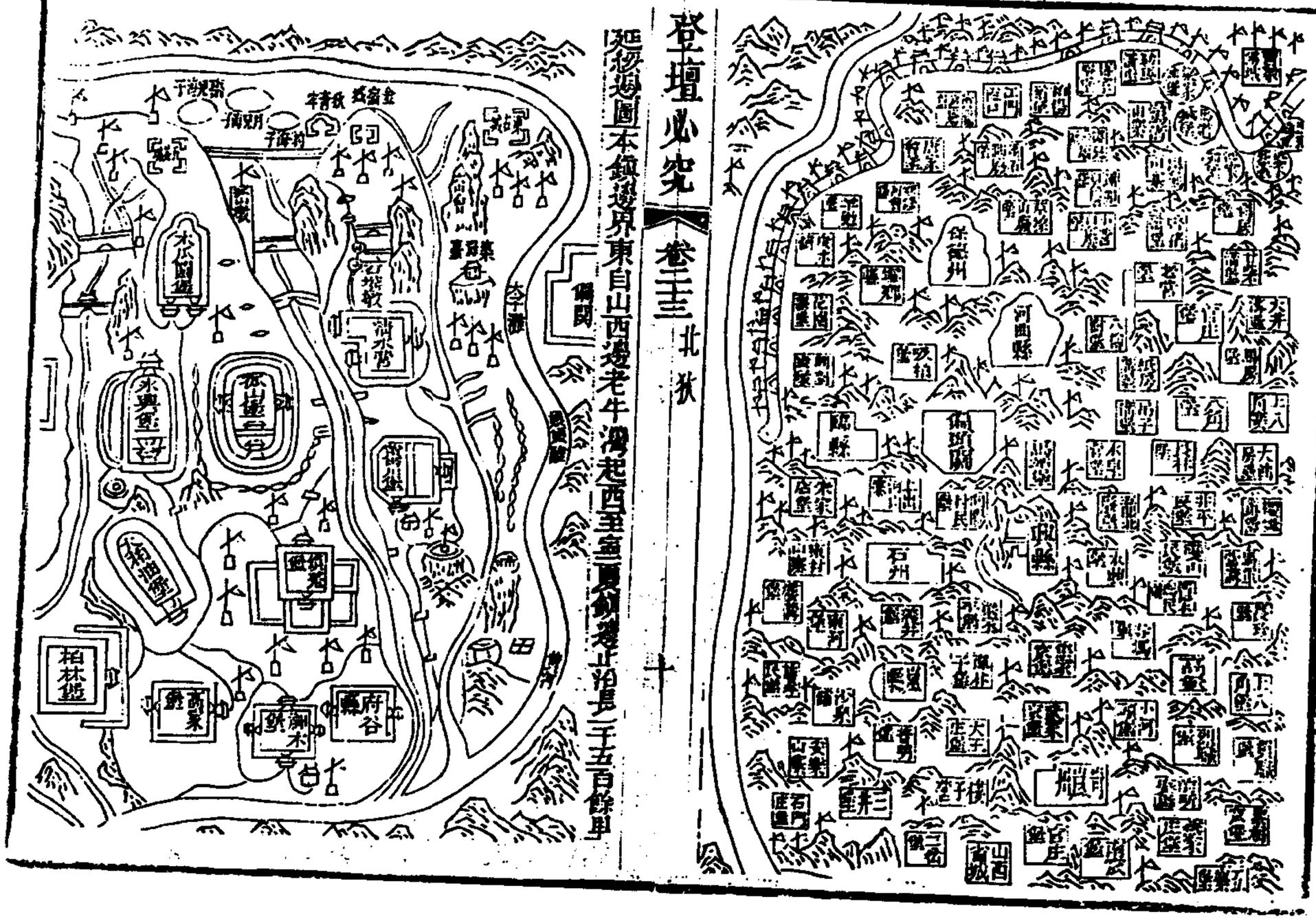
登壇必究　卷三三　北狄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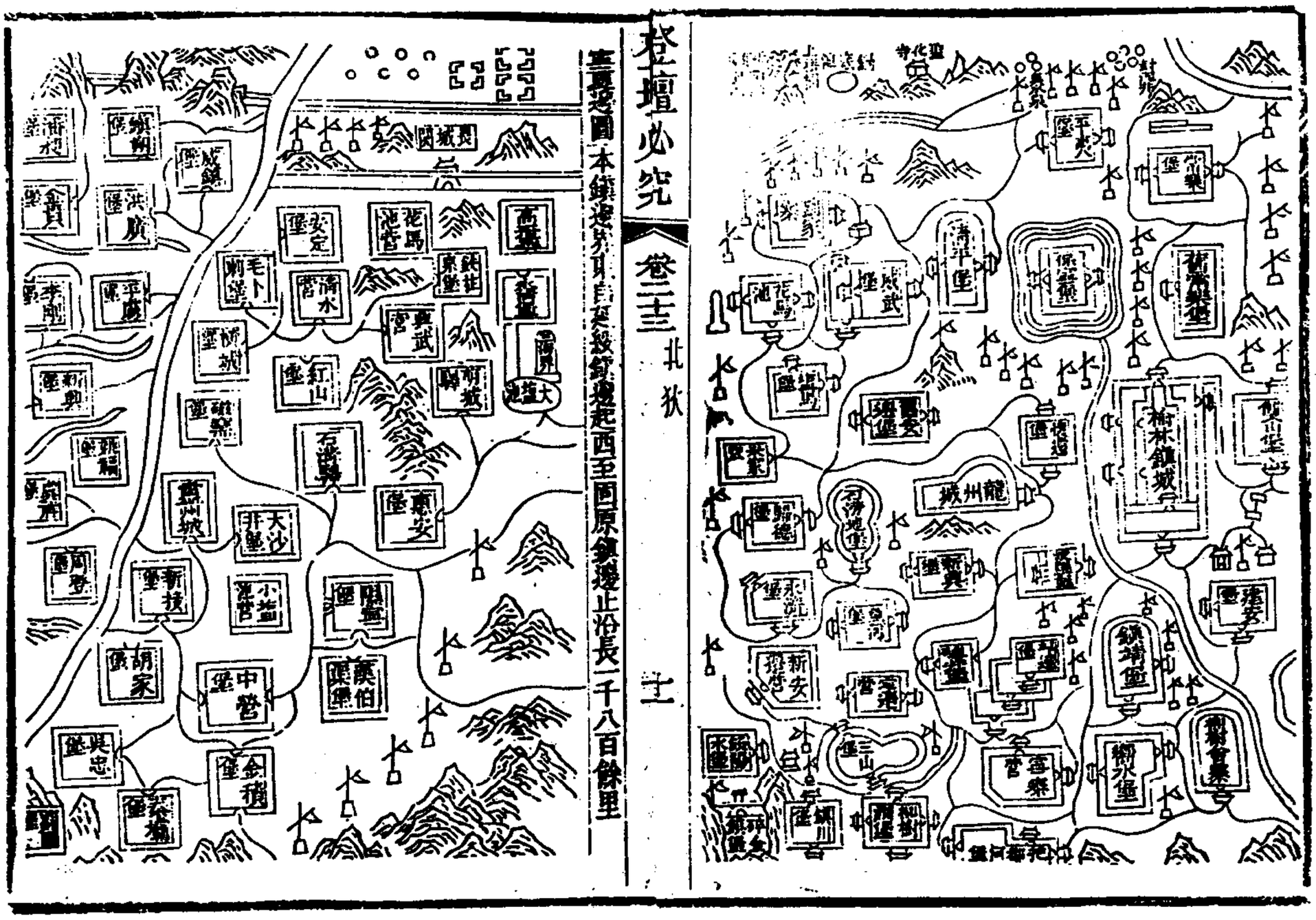
薊鎮邊圖　本鎮邊界自遼東鎮邊起西至宣府鎮邊止沿長一千餘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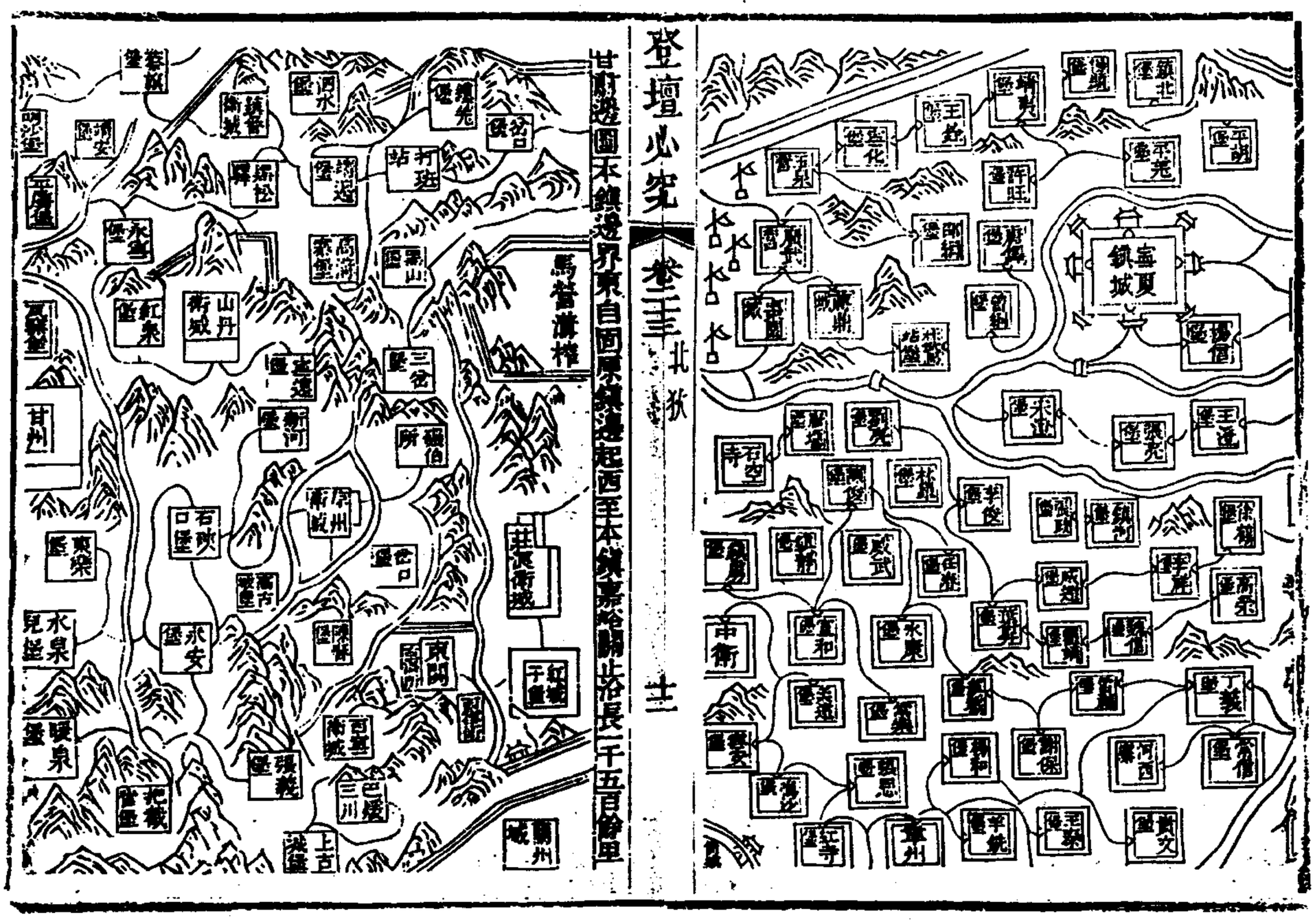

宣府邊圖本鎮邊界東自蔚州黃花鎮起西至大同邊平遠堡止沿長一千二百餘里
登壇必究　卷二三　北狄　七
宣府
鎮城
通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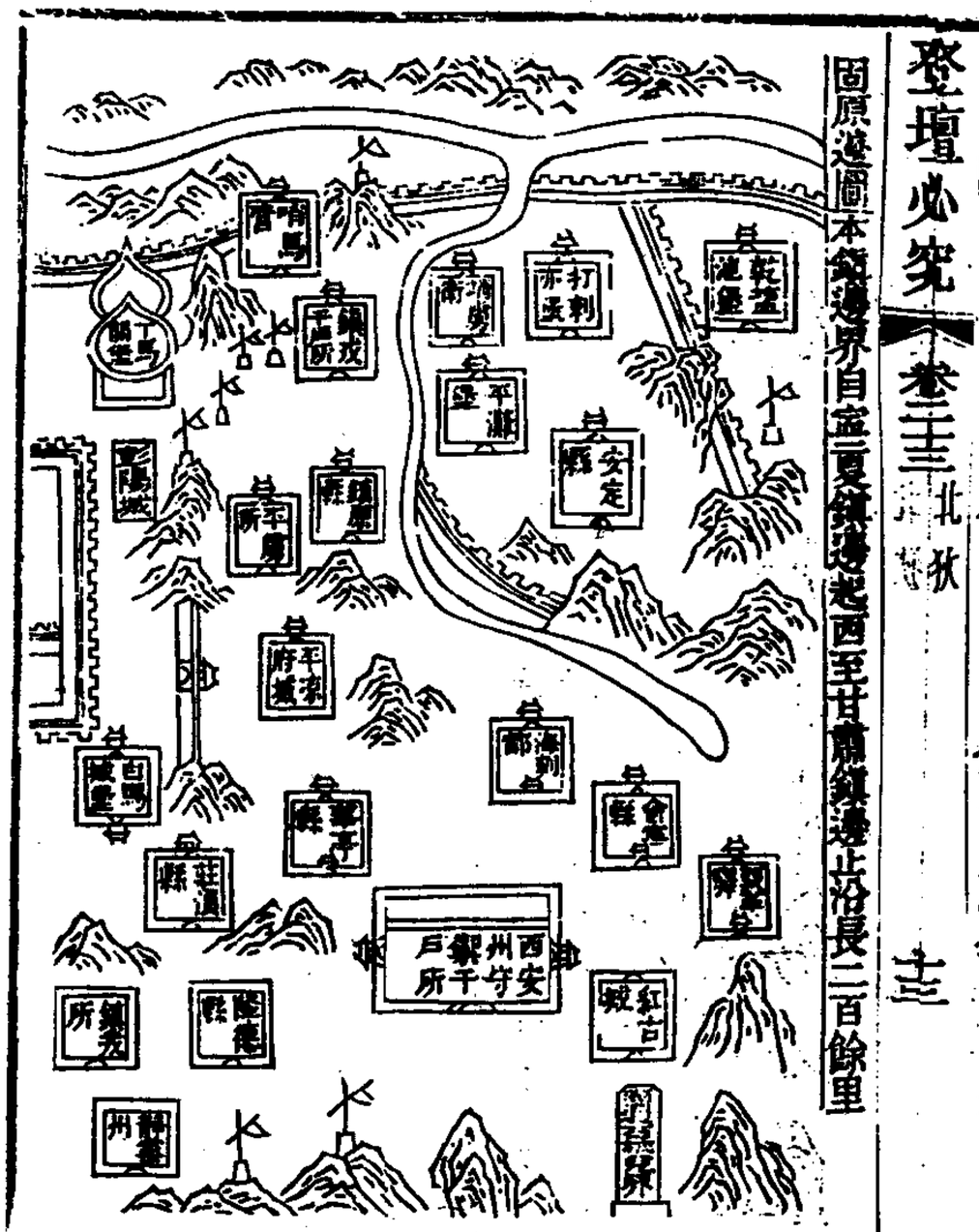

大同邊圖本鎮邊界東自宣府鎮西陽河堡黃蒲寨起西至山西偏頭關角止沿長六百四十餘里
登壇必究　卷二三　北狄　八
鎮城
大同府
應州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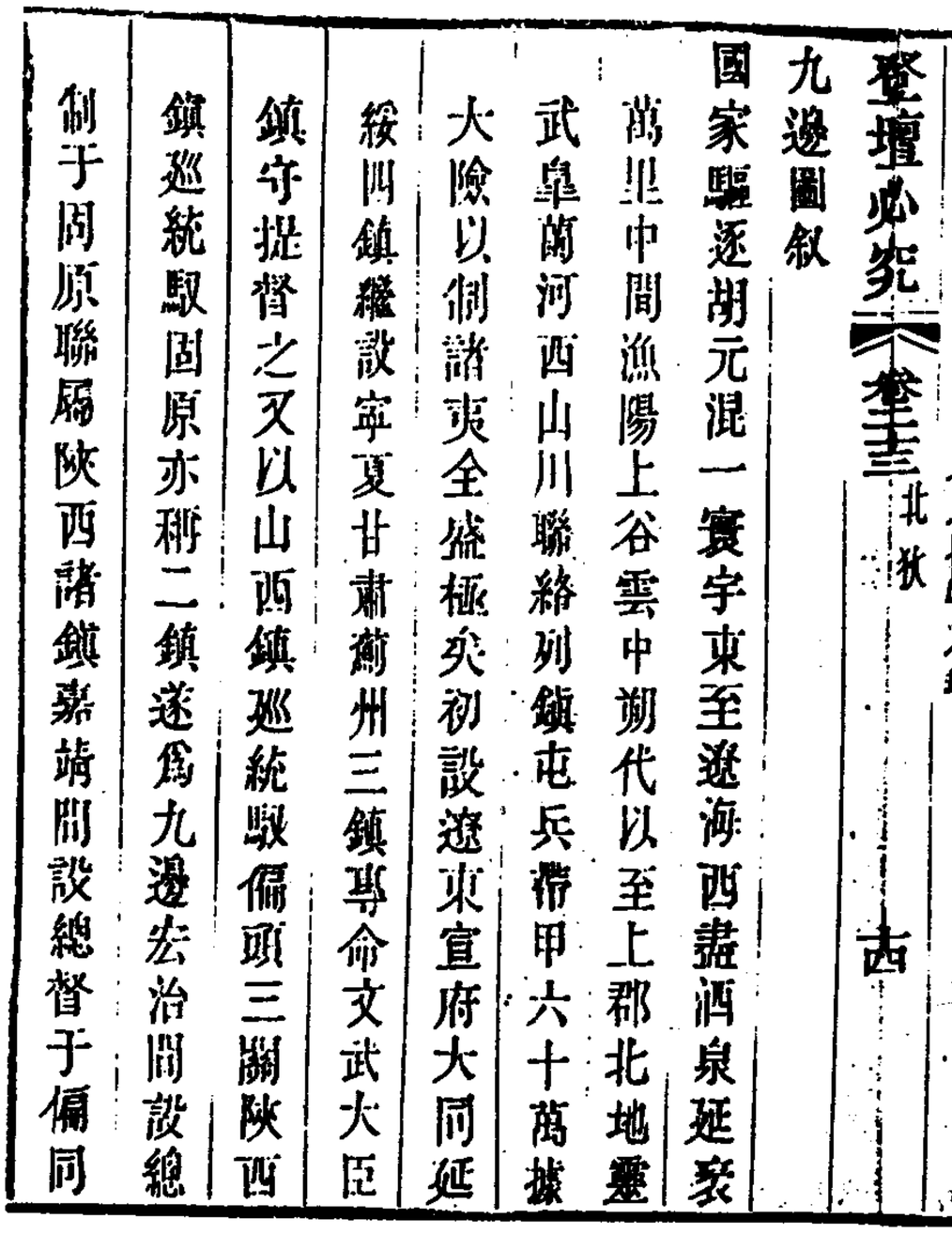

卷三十三　北狄
九邊圖本鎮邊界東自大同丁角山起西至老牛灣延綏鎮邊止沿長一千餘里


登壇必究
卷三十三　北狄
延綏邊圖本鎮邊界東自山西邊老牛灣起西至寧夏鎮邊止沿長二千五百餘里


登壇必究　卷二三　北狄
寧夏鎮圖本鎮邊界東自固原鎮邊起西至甘鎮邊止沿長一千八百餘里
寧夏鎮城
興武營
平虜城
中衛
寧夏
靈州
鹽池
花馬池
清平堡
橫城堡
黃河
賀蘭山
鎮北堡
鎮河堡
鎮朔堡
鎮靖堡
鳴沙州
新安堡
枳機堡
柳林鎮城
鹽州城
韋州
興武營
中衛
寧夏
靈州
鹽池
花馬池
清平堡
橫城堡
黃河
賀蘭山
鎮北堡
鎮河堡
鎮朔堡
鎮靖堡
鳴沙州
新安堡
枳機堡
柳林鎮城
鹽州城
韋州


登壇必究　卷二三　北狄
甘肅邊圖本鎮邊界東自固原鎮邊起西至本鎮嘉峪關止沿長一千五百餘里
甘州
肅州
馬營溝
山丹衛城
紅水堡
永昌堡
高溝寨堡
西山堡
三岔堡
鎮番所
涼州衛城
古城堡
石峽口堡
東樂堡
永安堡
南古城堡
陳家堡
東閘口堡
紅崖子堡
新河堡
王連堡
打班站
鎮遠堡
古城堡
河水堡
鎮番衛城
鎮羌堡
永昌
甘州
肅州
馬營溝
山丹衛城
紅水堡
高溝寨堡
西山堡
三岔堡
鎮番所
涼州衛城
古城堡
石峽口堡
東樂堡
永安堡
南古城堡
陳家堡
東閘口堡
紅崖子堡
新河堡
王連堡
打班站
鎮遠堡
古城堡
河水堡
鎮番衛城
鎮羌堡
永昌





九邊圖叙

國家驅逐胡元混一寰宇東至遼海西盡酒泉延袤萬里中間漁陽上谷雲中朔代以至上郡北地靈武皐蘭河西山川聯絡列鎮屯兵帶甲六十萬據大險以制諸夷全盛極矣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專命文武大臣鎮守提督之又以山西鎮巡統馭偏頭三關陝西鎮巡統馭固原亦稱二鎮遂爲九邊宏治間設總制于固原聯屬陝西諸鎮嘉靖間設總督于偏同

聯屬山西諸鎮又設總督于薊州聯屬遼東鎮戍
益嚴蓋焉然自大帥未棄都司洪武初設者屯重
遼東宣府大同勢相連屬自偏頭關逾河跨西北
大虜之警守在東勝在今河套之北近
又有榆林今在延安府
設降城即其地河套之南
都司於保定而宣府遼東勢始分矣正統以來有
司又失守東勝大虜乃得逾河而偏頭關迤西遂
有河套之處因循既久有司又不肯以時巡套東
勝之鎮併近內地形勢愈弱於是所賴以衛

京師防邊口者不過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四鎮而已
夫四鎮所領各堡亦有精壯苟足其糧餉守備等
官勤加巡哨爲之牽連援救自足以各守地方督
率耕牧從古備邊之道也今則撫臣假調操以自
固夫鎮城本爲牽連所領各堡地方今有統屬而
設今凡各堡精壯士卒盡聚鎮城名曰調操以
習攻擊實乃自爲備禦之計遂致各堡地方徒以
老弱疾病者守之虜寇縱橫無復能爲耕牧者矣
將帥假按伏以爲奸夫精壯既畢集于鎮城矣又
每假按伏爲調辭兵四出以致各堡不得備禦而堡中老弱反受供億騷擾之
苦軍士乏正支之糧而將帥等官反以赴臧行糧爲攻守無策而偷惰相襲文法太密而巧避益多

斥堠不立而勇敢未倡功賞不明而激勸每爽方今
沿邊之守有營有堡有墩有臺有邏有探有按伏有
備禦設將領以總其權分營遊擊以備調發重總領
以司機宜防守之道備矣而地方抄虜之失未見
息肩此其故何也兵法曰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
待敵之可勝夫謹斥堠練士卒據地形精器械信
賞罰厚儲時先自治者皆自爲不可勝也以是形
人而後敵無可勝之兵今之將領去居而巡警無
方精銳買閑而疲病乘障不爲不可勝之筭而動
于勾當詞訟若有司然不練之兵無謀之士有生
之氣無死之心偷情相仍自衛且不遑而況驅之
使戰哉假令五路備禦各率所部分于近邊要害
無影射無買閑無役占無市法身先士卒捍衛有
規練習有時可以橫行匈奴矣夫敵臺者烽火之
緩急也今之違斥堠時巡嚴哨探本以防範也
卻不幸有卒然之虜遏而掠之驅而殺之則死
者不論其功而守者先當其罪降賞成遣而刑辱

勤加巡哨爲耕牧長計而無狃近利乃可爲也其
治蠻倭之道則在率土著良民得以自相守望一
或不支爲之連屬附近地方策應之如湖廣之永
靖廣西之猺兵撤之不復徵調民足相死兵不毒
民無貪功之文臣無貪利之武將則邊鄙晏然矣

遼東

遼東禹貢青冀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營州之地爲
幽州卽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爲營州卽廣寧
以東之地卽遼陽東到鴨綠江西至山海關一千
七十里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之路
可以內通亦形勝之區也歷代以來地皆郡縣元
時爲平章劉益高家奴分據洪武初奉表來歸四
年置定遼衛八年改爲遼東都司十年革所屬州
縣設衛二十五永樂七年復設安樂自在二州我
朝盡以遼衛而獨於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
以處內附東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
等衛西北則朶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自湯
站抵開元□□□海西野人兀者諸□而□□爲
最自開元之北近松花江之山寨海夷亦四種類
又北抵黑龍江之江夷而江夷爲最自寧前
遼東抵開元鄰兀良哈三衛而朶顏爲最　互市

通貢事雖羈縻勢成藩蔽是以疆場無迺北之患
顧東北諸□屋居耕食不專射獵警備差緩而西
北則俗仍迺北竊發頗多若大舉入寇則亦鮮矣
故遼東□情與諸鎮異要在隨勢安輯處置得宜
北鄰朔漠而遼海三萬衛四衛之設於開陽鐵嶺四衛之設於開
元者足遏其衝南枕滄溟而金復海蓋隨諸軍聯
屬海濱者足嚴守望東西倚鴨綠長城爲固而廣
寧遼陽各屯重兵以鎮壓之復以錦義寧遠前屯
五衛西與廣寧增遼陽山東諸堡以蔽東建　先事
威竝立足制其心斯計之上而俘斬論功則第二
義也開元廣寧並據襟吭金復海蓋頗稱沃野海
上自劉江之捷倭寇絕跡宏治中會一見之未及
岸而逝若今則晏然久矣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
遼陽舊城在焉木葉白雲之間卽遼之北京中京
地也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
國家委以與□廼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
費道里迂遠遼人每憤憤焉成化以來論者率欲
截取而屢作屢輟竟不可行無亦有識者爲啓釁
邊方之慮乎他如革馬市之姦欺糾驗放之抑勒
塞請開之貢路禁驛傳之騷繹增臺軍之月給教

百姓之儲蓄專制一方者不得不任其責矣按遼東往
年止防口而薊鎮十八九年以來倭陷朝鮮我
朝發兵往援由是鴨綠江山海關蘆瀋口開元城
皆喫緊地方矣北口所倭均當備禦
以今時事論之此鎮難于諸鎮矣

薊州

薊京師左輔也拱衛　京師密邇　陵寢比之他
邊尤重三屯營居中爲本邊重鎮
東至山海關三百五十里
西至黃花鎮四百五十里
太祖既逐胡元廼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營州
等衛而封寧王與遼東宣府東西並列以爲外邊
又命魏國公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

以爲內邊
神謀遡哉遠矣
太宗文皇帝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內附遍改封寧王
於江西徙大寧都司於保定散置營州等衛於順
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今止寄內邊邊人謂
外邊山勢遠亘千里山外撤江環繞誠自然之險
也北虜不敢內侵三衛者以此今棄此而守內邊
失地險矣）令其每年朝貢二次俾次衛各百人往來互
市永爲藩籬卽朶顏泰寧福餘三衛是也遼東宣

府自此隔涉聲援絕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
寧謐但令都指揮或都督於喜峯口密雲等處鎮
守驗放別無多官土木之變頗開三衛爲也先嚮
道乃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畧之此後因而添設太
監參將等官而夷情亦變詐不同然尚未敢顯焉
爲寇也宏治中守臣楊友張瓊因燒荒掩殺無辜
邊釁遂起正德以來部落既蕃朶顏獨盛陽順陰
逆累肆侵噬花當則脅求添貢把兒孫深入虜掠
動輒結親迺比恐嚇中國參將陳乾魏祥俱以重
兵前後陷沒他可知矣故三衛夷情難與往日例

論禍機所伏不待知者而知黃花鎮擁護
陵寢京師後門今本兵逃亡止餘二百河間等衛之
戍空名無實此其單弱極矣諸議者謂更當增戍而
關外閑田可募爲兵此亦一策也古北口潮河川
俱稱要害而潮河川殘元避暑故道尤爲虜衝作
橋則浮沙難立爲壅則漲水易淤都御史洪鍾雖
曾設有關城勢孤難守今雖塞川大建石墩數十
令其錯綜宛轉不礙水路庶幾可以久乎喜峯口
三衛人貢之路撫賞諸費久累軍丁近取諸馬場

子粒似矣建昌營自裁革內臣之後以其兵多於燕河營乃復添設遊擊甚爲紕謬夫遊擊之名謂居中乘便四面馳擊也今偏在東隅其謂之何矧東去燕河營參將止五十里西去太平寨參將止六十里不爲贅員且掣肘乎愚嘗謂薊鎮在今當重其事權總兵須與掛印同巡撫駐薊其遊擊駐三屯營若燕河馬蘭密雲三參將則仍舊而以太平寨併入建昌爲一參將則庶乎體統正而緩急有濟矣且設關於外所以防守立營於內所以應

援閉初東至山海關西至黃花鎮爲關寨者二百一十二爲營堡者四十四爲衛二十二爲守禦所三設分守參將五于燕河營太平寨馬蘭谷寬雲縣黃花鎮以管攝營堡謂之關設守備都指揮五于山海永平遵化薊州三河以管攝衛所謂之營設總兵官一員于三屯營以總鎮焉後徙關獨當其害營但肆爲觀望而已嘉靖十八年巡撫都御史戴金題准復如舊制更相防守　今關營提調既分爲二則關獨當其害營但肆爲觀望而已耳假令營之提調即司所直之關責有攸歸其復將誰諉又本鎮額兵原少險口甚多除分戍之外消耗之餘所在單弱言之寒心是故存留京操之士益募土著之兵設險修關嚴烽遠諜選將練兵

勇方二臣鎮臺其地東據黑山南距紫荊關西接居庸關西南盡順望北控兄嶺北據西高山東南距居庸關西南盡順望川西北路德勝口距野狐嶺東石廣四百七十里袤八百六十五里

國初常忠武王遏春破虜于漠北即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則涼亭杭河賽峯黃崖四驛接大寧古北口西則桓州威虜明安隰寧四驛接獨石

太宗文皇帝三犁虜庭皆自開平興和萬全出入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與和太寧遼東甘肅寧夏則邊境可永無事矣後大寧既以與虜興和亦廢

而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廼徙衛於獨石棄地蓋三百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破雖旋收復而宣府特重矣宣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於他鎮是以氣勢完固號稱易守然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要害可知北路獨石馬營一帶地雖懸遠然長阻長安嶺虜雖徑下中路之葛峪大白陽青邊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稱虜衝警屢至焉東路永寧四海冶及龍門所則三衛窺伺之地而四海冶上通

開平大路下連橫嶺兒又要地矣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今考塞垣所據險亦幾盡第時異勢殊有不可不爲之經畫者若曰補長峪城鎮邊城之募軍重浮圖峪插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衛京操之士以益紫荊築李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鎮此豈容已乎且宣府軍士素稱敢戰矣乃近年泰將都勲出境燒荒遇虜二十騎而潰闕山王經前後陷沒此猶可詖也若滴水厓郭舉之叛及諸軍告糧而譟此則漸不可長況伊通大同耳目習染可不

慮哉是故有撫綏之將而後有節制之兵有節制之兵而後有彊圉之固籌宣府者此其大計矣至於邊儲一節則員外楊守謙所論蓋得權宜之術附見於後以備一時參考云守謙曰嘗聞宏治中宣府各城粟芻之積多至有六七年者少亦不下三四年今則止數月耳倉厥儲蓄瓦礫場地鞠爲茂草或勢家佃以爲業然則飽歌騰槽之勢安得而復見哉邊鎮敝壞乃至此極宣府至京師僅三百國威靈僥倖無事使遇也先火篩之變將何以待之

司國計者不可不深長思也宣府至京師僅三百餘里有必不得已之事則空運之策可行也此蓋先朝所已試者亦一時極溺救焚之方云又按邊軍月餉法曰折色者六月本色者六月在邊者折銀七錢在內者折銀六錢又曰本折間支此諸邊之通例也然春夏之月禾稼未登粟價騰踊邊臣苦於蓄積之未多也則固與之折銀秋冬之月粟價稍平倉廩稍積則始與之本色當其騰踊也銀一錢或止易粟六七升或四五升是一月折銀猶

不及半月之粟如之何其不饑而疲且至死也欲
責其死救之節不亦難哉說者謂宜於歲例之外
每鎮發銀十餘萬兩遇大熟之歲則於歲例招買
之外糴粟六七萬兩中熟亦糴三四萬兩俱別儲
之俾春夏粟價騰踊若歲例之粟尚足支持者勿
動惟臕歸之甚不可支持者借支二三月秋熟之
後即於歲例內招買者補償仍別儲之如此則士
得實惠而所省亦且數倍即有重大虜患徵發旁
午緩急亦有所濟矣此誠今日之急務而司國計

者所當講求云

大同三圖　內

大同古雲中地川原平衍東至拒兒嶺西至
大舉之寇國初設大同府分封代王外分東
中西三路北設二邊拱衛鎮城故多
平虜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稱要害蓋虜南
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
順聖諸處之衝北二邊俱壞虜直抵而平虜西連
鎮城北虜在套中
老營堡與偏關近虜繼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
難守焉大同鎮城高世
韓東西二路一十五衛所鎮守總兵一副

總兵一遊擊將軍二坐營官一統領本鎮并河南
奉秋三班輪戍官軍東西北二路各設分守參將
一員以守一路設守備都指揮一十七員以守一
方北去鎮城九十里舊爲二邊又九十里爲大邊
各墻堡連絡以限邊夷後南邊俱壞嘉靖十八年
復築宏賜鎮川鎮邊鎮虜鎮河五堡于二邊內去
鎮城五十里五堡添設守備五員宏賜堡居中復
添設分守參將一員屯兵戍守以衛修築則大邊
可復援鎮寄
者當留意焉先年邊政嚴明警備差緩自多故以
來大邊已失二邊之內棄爲王庭墩軍騎惰警報
不明至有與虜通貨入而後報者他可知矣以地
利言則議者曰五堡決不可不復高山聚落之戍
是宜當增以人事言則正紀綱明法令今日第一

義也夫修五堡有三利焉藩屏外固內地獲安一
也沃土茂田富庶可期二也二邊既復宣等驛
棄地亦可漸理三也若高山聚落二堡在鎮城南
腋間實爲東西虜衝募軍分駐則撥伏之費省特
角之勢成無容議矣顧募軍之糧所宜亟補耳北
虜貢路例在大同正德時三年三貢各邊寄譯者
數年往歲榆林欵塞說者謂似涉和議拒而不納
豈典章未諳邪夫北虜稱欵難也反自疑阻然則
歲歲侵暴而勞費者是當然邪河南山西歲運多

不及額而屯田又多逋負是故足食之計非例外發銀專官糴買吾無策矣若夫馬之衰耗弊在各城搶兌此在軍之言當事者不可不知耳偏頭寧武雁門三關各稱要害而偏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等處皆奎虜渡口往來蹂躪歲無虛日尤爲難守偏頭寧武雁門自西延東三關道列西盡黃河東岸東抵大同西路雖太原北境要害之地與真定相爲唇齒非惟山西重鎮而畿輔之地安危係焉況達官達舍多安置眞保河間等府子孫世受國恩臣服効力固無他志但同本源性習倘在勢終與合故三關疆域所係非輕與宣大董稱重鎮焉　黃河東北舊有東勝城與大同大邊與和開平相聯通爲一邊

外狄內宜復設偏頭寧武雁門三關十八隘口于內以爲重險往年東勝開平俱守三關未爲要害正統以來東勝開平俱失三關獨當其衝時無任牧之虜防守倘易宏治十四年以後虜住套中地勢平漫偏頭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地方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踐歲無虛日保障爲難三關要害雖同偏頭尤急十八隘口雖同胡峪口陽方口石硤口尤急河岸渡口雖同娘娘灘太子灘尤急先年以山西巡撫住劄雁門關內代州總兵住劄偏頭關又各設守備一員以備調度駕靖十九年胡虜充斥三關不能驟近議于朔代之間設重臣一員總督宣大三關亦如陝西固原之制又按三關東十八隘口又東紫荊關又東居庸關山勢連亘實天設之險爲京師近蔽往年紫荊居庸可踰面今不可踰者以其增築修鑿之工多面其險備也使今之三關亦如紫荊居庸胡馬敢深入乎故今之急務惟在備三關之險擇將帥練壯勇積芻糧以整深入之門戶庶山西定而畿輔之

毅公巡撫之日裁占役禁掊剋愼謂遣優死傷未嘗不誠心以求之是以鎮人至今不能忘焉今平日恩德既無以結其心臨時節制又無以宜其威不幸有變遂因而爲姑息之政姑息必疑疑則阻威之不服而恩之不感是成驕悍之習雖魏尚李廣豈能馭之哉由今之道馭今之兵厝火積薪因以爲安吾不知大同所終也

榆林　延綏二邊在此

榆林舊治綏德而粟米脂魚河等處於外幾三百

里虜輕騎入掠與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返虜得
投隙焉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
堡襟吭既據內地遂安　但其地遥近河套雖有邊
西至定邊營一帶更爲衝劇　墻虜多克斥東自清水營東起黄甫川西至定邊營長
亘凡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河套之口內復
墊山湮谷是曰夾道地利亦得矣　東起黄甫州西至定邊營城堡
三十四墩臺一百七十墩堡勾連橫截河套之口
舊以陝西左前後右護衛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并
河南南陽衛額上干戶所直隸潼關寧山二衛官
軍輪班戍守成化初開設榆林一衛操守鎮守總
兵官一副總兵一遊擊將軍二俱住劄榆林城東
路設分守左參將一西路設分守右參將一守備

都指揮一復設巡撫都御史提督兵多敢勇四方
征戰所向有功更多將材有節氣視他鎮爲最焉
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撫採圍獵
之利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來邊禁漸
嚴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而鎮城四望黄沙不
産五穀不通貨賄於是一切芻糧始仰給腹裏矣
宏治中布政文貴奏改西延慶三府木鎮之稅爲
拋荒折色者二萬餘石正德中侍郎馮清又改三
府本色盡爲折色自是軍用始窘遂有米珠薪桂
之謠況有節募新軍而糧未增尚在額內支給又

邊邑凋敝災傷所免及撥欠者復百有餘萬焉得
不窮困至於今日之極也嘉靖七年鎮城餓莩幾
萬言之痛心嗚呼此鎮將士懷忠畏法死無怨言
政勇善戰虜所素憚廼今年年枵腹不得一飽傷
哉傷哉脫有點虜窺知虛實以重兵壓境及客兵
既集日費益廣更以一軍駐紮魚河之地即糧道阻
絶不兩三月而榆林坐困矣今之司計者不憂積
薪之火猶待燃眉之救豈知此鎮迫於寇門糧道
險遠急即東手臨時雖亏金如山不可食也況今
鹽法已壞飛輓之計失在官糴買一費數倍戊子
之歲東草價至二錢有餘他可知矣愚故以爲論
榆林者急在芻糧他非所慮又本色不復則榆林
未可知也至於募軍之糈及災傷所免戶部處補
自是當然何令邊臣乞哀之不已乎夫事有改作
而後善者不可執一論也今三邊芻糈至難處矣
愚謂黄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
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陸接運而上則
榆林其少蘇乎再於延寧甘固適中之地另設倉

場各以戶部官一員主之每年寺鹽銀十餘萬令其糴買儲蓄專備客兵之用出入稽考一歸戶部邊官無得那移借貸倘客兵一年不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視今日各邊有事而後徵兵請粮及內帑至則粮價正騰細爲銖用所省又當萬萬矣套地長幾二千里橫至數百里亦漢武朔方地也唐猶內屬韓公築三城于河外史稱其功夫拒河爲守尙不能固乃能遏虜於河外其置烽堠千八百

所所須萬人而史云減戍此皆不可曉者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舊又謂當復守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慮審時度力愚不知計所出也西路最稱要害而安邊定邊連接花馬池更爲衝劇築墻設險事有不容已者若沿邊困悴之邑唇齒相依當擇賢令旌以異等令其撫綏招來庶幾可以保全乎夫榆林地險而防嚴將士敢勇戰不貲胄虜呼爲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更多將材有節氣視他鎭爲最焉第鎭城遼處乎

不毛軍粮待哺于腹裡生理既難粮道又遠倘人事不修則六邊之廢其首在茲乎愚故云榆林者患在芻糧他非所計也

寧夏

寧夏亦朔方地也朔方河西之地即古夏州南北僅百里東西二百餘里南北朝晉時赫連夏及拓跋魏皆都于此至唐宋胡裔李繼遷趙元昊相繼居夏累世擴朔方之險爲中國患今三邊既爲中國所有而寧夏居中適當腎襟之地國初立寧夏府洪武五年慶之徙其民于陝西九年復設寧夏等衛于上郡蓋四塞之地內有漢唐二渠引水灌田足稱富庶亦陝之巢土也鎭城所據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在東南險固可

守漢唐舊渠皆在厥田上上人易爲生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三百里間更爲敵衝是故窺平固則犯花馬池之東入靈州鹽池掠環慶則由花馬池之東入靈州鹽池水營一帶是其徑矣所隸賀蘭山後虜賊出沒無時而花馬池鹽川東西三百里地勢平漫興武營靈州一帶又套賊侵犯腹裡必由之路築墻畫守始自巡撫徐廷璋此千古卓然之見而總制楊一清王瓊唐龍皆常增築更益敵臺足樂竊發矣顧兵寡勢分難當大舉之寇豈人謀地利有未盡耶今之論者以固原爲堂奧

擊石溝至花兒岔爲二門花馬池一帶爲三門謂有重險矣不知賊已入大門則堂奥無用風雨飄忽之所及內地村聚之民急欲收保而無由也嘗開宏治以前虜住套不常間有連歲不入者我邊每歲于河東時決其出入入則戒嚴出郎解嚴蓋氷泮後則不復能出入矣今虜渾脫飛渡數萬立濟經年住套安爲巢穴遁逃教誘盡知我內地虛實此可與往日論哉而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出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靖終歲不得少息也試嘗籌之若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設添參遊移總制居之分屯重兵于清水武塊等營令三百里之間旌幟相望刁斗相聞其鉄柱泉等處水草大路據建墩堡北虜往來內非前往來不時者可比也其保障惟以邊墻爲主達虜依水草爲居花馬池東南一帶惟鉄柱泉有水又東南至梁家泉有水又東南至韋州水紅柳樹等泉史巴都韋家長流等處有水總制劉天和題于鉄柱泉築城梁家泉築堡韋州水泉史巴都等處築墻一時水源俱各據守賊無飲馬之處議有世之君由此不惟得扼吭先制之計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蛇勢也又洪武以來虜出入河套往來甘涼皆自賀蘭山後取道自總兵杭雄敗後遂以山前爲通衢趙瑛周尙文禦之皆敗由此不已愚不知寧夏所有警卽開易于邊終也或曰舊墩瞭望直出山外有警卽開易于邊絕今皆廢矣或又曰赤木黃峽等口舊皆疊石固塞防守有人今亦不然是以莫之禦虜也夫敗軍法背水陣也嘗聞先襄毅云成化中敗軍法重無苟免者是以邊臣知畏地方少事宏治中太平濫觴稍已解弛至正德則一故事耳今寧夏失機娶矣而舊將晏然無事求之各邊無不然者此不可爲邊民痛哭哉鎮城南北僅百里東西止二百餘里耳王瓊廢鎮遠關而城平虜棄地蓋八十里一何易也今虜患愈近而民利益窮善謀者一至是乎若山南作堡以遏西來之衝則得之矣中衛偏在西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窺有之孰討故事云自賀蘭山直西至鎮番內皆漢武舊地今棄之矣果如所論而城守之則非涼靖固中衛俱安枕矣先年棄內帑賊不時進至石溝盤池及固靖各堡搶掠花馬池一帶全無耕牧自築外大邊以後零賊絕無數百里間荒地盡耕墾牧遍野糧價亦平但內有鹽澗

墻七十餘里寧夏又不肯協心防守數萬大勢套
賊無至猶不能禦內固原小邊每年修理二次亦
各完備但青沙州八十餘里俱走沙磧石隨風剝
落隨修隨壞工力不堪積年套賊從此深入腹裡
搶掠　新紅等保橫墻二道以圍梁家泉直北稍東總制劉天和新築
一道受蓮東磧山之水流于黃河長一百二十五
里總制劉天和墾崖築堤一百八里五分築墻堡
一十六里八分自大邊至此重險有四道矣
其寧夏北賀蘭山黃河之間外有舊邊墻一道嘉
靖十年總制王瓊于內復築邊墻一道官軍逐棄
外邊不守以致邊內田地荒蕪十五年總制劉天
和修復外邊防守黃河東與外邊對岸處修築長
隄一道順河直抵橫城大邊墻以截套虜自東過
河以入寧夏之路
固山口一十二處寬狹不等共正量長一十五里
舊每口各有關墻三道今盡圮
廢不修以致大虜時入搶掠

甘肅

甘肅卽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
者蓋自蘭州爲漢金城郡過河而西歷紅城子韭
浪鎮羌古浪六百餘里至梁州爲漢武威郡涼州
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爲漢張掖郡
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爲漢酒
泉郡肅州西七十里出嘉峪關爲沙瓜赤斤苦峪以
至哈密等處則皆漢燉煌郡地也與前四郡皆甘肅洪武
五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乃以嘉峪關爲限遂棄

墩煌爲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寧夏又不肯協心防守數萬大勢套
賊無至猶不能禦內固原小邊每年修理二次亦
各完備但青沙州八十餘里俱走沙磧石隨風剝
落隨修隨壞工力不堪積年套賊從此深入腹裡
藏此河西地形之大畧也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
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經制長策
自古已難　山勢曠遠中間可以設險之處固有而
難以設險之處居多洪武九年設甘州
等五衛于張掖設肅州衛于酒泉設西寧衛于湟
中又設鎮番莊浪二衛又于金城設蘭州衛皆置
將屯兵拒守舊考之漢宣帝命趙充國將兵討羌
充國奏曰願留步士萬人屯田部曲相保爲堡壘
木樵校聯不絕便兵戍備闕具謹烽火通勢併力
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今日守甘肅之臣誰以充
國爲法斯得矣
木樵卽高棲也　況茲凋敝之餘非豪傑任事之臣
來陷于土舋稍恢復之議至勤
累朝顧在今日有難者二有當緩者四不可例以往
日何也哈密累敗之餘喪亡略盡縱令復國豈能
固守此一難也恢復之計曉諭不從必煩聲討虛
喝謾恐難以震動試言今日可復能爲深入之事
乎此二難也往建哈密以其能制諸夷爲諸蕃破也
今不能矣立之何益是故哈密者昔爲要區今爲
散地盛衰之會殊强弱之形異當緩一也哈密轉

徙之衆已長子孫身事讐國遺我以難是彼無共
天之義我有同舟之急此何爲乎當絕二也
累朝以哈密之故勞費萬狀議論無已是以夷人視
之爲奇貨以爲中國一日不可無哈密也今日索
金幣明日求進貢今日送金印明日還城池假令
自今不復言哈密恢復事彼當何爲乎以爲將遂
有哈密也則豈待中國棄之而後取之以爲不能
則哈密猶舊也況閉關絕貢可以制諸夷之命乎
當緩三也赤斤蒙古安定曲先等衛亦皆中國藩

破赤斤等衛破于土番安定等衛破于海賊何不
開爲彼恢復而切切于哈密乎當緩四也番于六
者之間則哈密可復不可復宜復不宜復回機之
士必當破衆說而建長策矣至于亦不剌者迤北
迸寇盤據西海亦并屬番爲西南患頃歲已許內
附彝因其敗弱而棄之頗爲失計何也甘肅之患
益舉矣他如李淮之議曰欲將見堡量給以馬無
北虜倏去倏來南番坐守之夷耳惟土魯番自兩
事令其瞭望而耕耘有事得以聯絡而馳逐拯溺
救焚此其近策矣蘭州舊有管根郎中而不司支
置之哈密近境結以恩德西制土番北制兀則此
放與宣大事體少異已失事宜或又令其歷任催

徵不更遠乎若以省參一官專駐蘭州以督邊課
如近時山東河南京運事例而移郎中於甘州如
宣大例則稽察歸于戶部催科便于本省是或一
道也西寧控十三番族四堡六千戶所近又益以
海寇之擾亦要地矣不令屬莊浪而令設參將易
瓚之議是也若我

太宗以夷治夷建寺立僧之法蓋有深意今有講其
故者乎西域之貢番文動數百紙詐冒相仍騷擾
無益若給符限年勒以名數庶可久可繼之道也
嗚呼病于塞而求通傷于困而思起今日之甘肅
豈一事邪舉其大者聊以見緩急而已

固原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
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以陝西巡撫總兵提鎮此
邊與三關事體相同自宏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爲虜
衝于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嘉靖十八年以總制移鎮花馬池仍以陝
制皆住劄焉城于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蘭四
衛隸之嘉靖十八年以總制移鎮花馬池仍以陝
西巡撫總兵
提鎮此邊　鎮與寧夏爲脣齒花馬池一帶邊人
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
而響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蓋力分則
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故愚以爲總制不駐花
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帶每歲黃河氷
合一望千里皆如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蹈氷馳
蹄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藩階調兵防守候在氷

凍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然則不
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
也徵調客兵他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固原防
守之戍每歲凡四閱月而芻糧不爲之處倘在本
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鹽池批驗舊
在固原蓋來商旅納貨賄期以填實此地而王瓊
移置下馬房其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也總督
所在戎務倚關此特一隅之論耳若夫任將任官
足食足兵之計孰不能言之所以體權盡變存乎

其人焉耳固原在寧夏之南實番胡要害之地宏治間總制秦紘築內邊一條自饒陽界起西至徐斌水三百餘里自徐斌水起西至靖虜花兒番止長六百餘里至今于二八月各修築之乾然爲關中重險東向可以顧榆林西向可以顧甘肅總兵遊擊守備皆住劄于此猶室家之有堂奥也東之于胡也以花馬池一帶爲門戶西之于番也以西蘭一帶爲門戶庭有故總督運籌于中總兵參遊提兵會各鎮折衝于外虜置得宜全陝可恃以無憂矣

遼東鎮屬衛二十五所十一關二營堡一百馬步官軍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五員名馬九百零九匹子粒二十六萬一千四百六十七石歲運銀一十八萬五千二十四兩米一十二萬四千六十六石歲

辦草二百四十萬五千二百一十一束豆七萬五千二百二十九石六斗

薊州鎮屬關一百一十三寨七十二營四十三堡六十一城一十一馬步官軍七萬八千六百二十一員名糧四十六萬八百餘石料豆六萬七千五百餘石麥一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六斗布一萬六千九百六十三百餘斤草四十萬三千餘束

徐石子粒米麥一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六斗布絹折銀二萬兩綿布一十二萬一千六百餘匹

綿花絨六萬六千三百餘斤草四十萬三千餘束

山東河南北直隸司府起運夏稅秋糧麥豆三萬四千五百八十八石零布一十三萬三千九百匹綿花八萬一千五百斤絹二千餘匹每運兌軍本折

米共二十四萬石有零軍民屯折色草共銀二十一萬六千九百六十兩有零夏秋二稅本色折絹米一千一百四萬九千二百餘石草九萬七千六百八十四

直隸三關

居庸關隸薊州所轄撞道等口墩寨七十有三城二堡三屬馬步官軍一萬三千七百六十二員名子粒

米二千六十石新增餘地折色銀三百五十兩餘丁承稔米三百三十石馬四百二十匹

東路撞道等口一十三俱無住城橫石墻一道共馬步官軍一百七十八員名

中路雙等口口三十六俱無住城橫石墻一道共馬步官軍七百七十員名

西路柏峪等口口三十七俱無住石城橫墻一道有鎮邊城一座共

六十匹迤西六墩軍四十名

百洋口堡小石城一座馬步官軍五百八十一員名馬

馬步官軍五百三十三員名
長峪城一座 馬步官軍二百七十二員名
紫荊關隸保定提督 所轄沿河等口七十六屬春秋輪班
并備禦常守馬步官軍共五千八百八十六員名
子粒米一千七十四石馬四百一十二匹駐鎗馬
八十匹
外一層自東而西沿河等口五十二共馬步官軍
一千三十七員名
浮圖峪口馬步官軍四十三員名馬八十匹內一

登壇必究 叁十三 北狄 墨

層自西而東白石等口二十四共馬步官軍二百
七十三員名
倒馬關隸保定提督 所轄周官堡等口一百一十有五關
二關常守備冬馬步官軍共五千八百一十三員
名子粒米一千六十石備冬騎操馬一百三十匹
東北路周家等口六十有六共馬步官軍四百九
十七員名
插箭嶺口常守官軍三百員名
西南路龍泉等口五十一共馬步官軍一千四百

登壇必究 叁十三 北狄

四十一員名
宣府鎮領衛一十有五屬所六十六城三馬步官軍一十
二萬六千三百九十五員名通鎮馬六萬六千九
百八十匹屯粮六萬二千三百零二石地糧二萬
九千一百五十三石有零團種糧一十一萬五千
八百八十六石有零公務驛傳糧一萬四千三百
三十三石稻田徵米一千一百七十九石有零草
二十二萬六千九百七十一束
大同鎮屬衛八所七堡五百八十三馬步官軍舍餘
土兵共五萬四千一百五十四員名粮料布花俱

登壇必究 叁十三 北狄 圖

八十八兩有零屯糧一十二萬七千七百二十一
石每石折銀八錢屯草一十七萬六千四百一十一束秋
青草三十七萬二百一十束每束折銀三分年例銀七萬
兩例鹽七萬引馬四萬六千九百四十四匹每匹
三錢山西起運夏秋二稅粮料二十九萬一千四百
七十五石每石折銀一兩夏秋稅粮折布一十八萬二千
五百疋每疋折銀

四千八百五十束每束折銀八分河南起運小麥九萬六千石每石折銀四錢

山西外三關屬堡三十九口十一

鴈門關所轄水峪等堡一十九馬步官軍一萬一千四百六十一員名子粒米三千八百三十石馬七百九十束料一十三萬七千五百七十石有零民糧四千六百五十石有零草一百三十六萬一千五百匹束每束折銀八分

寧武關所轄羊房等堡十一馬步官軍一萬八百三十一員名子粒米二千一百九十石馬六千一百九十五匹束料一十三萬九千九百一十五石折色糧并折草

偏頭關所轄等堡二十八馬步官軍一萬一千二百二十八員名子粒米二千一百九十石馬六千七百三十五匹束料一十三萬八千一百三十石有零民糧三千一百五十石有零草一百三十六萬一千五百匹束每束折銀八分

楡林鎮屬營六堡二十有八馬步官軍四萬九千二百一十五員名子粒米一萬四千四百四十六石馬二萬四千四百四十六匹糧料一十三萬八千一百三十石有零民糧三千一百五十石有零草一百三十六萬一千五百匹束每束折銀八分

甘州衛屬堡八馬步官軍三萬三千八百九十四員名馬八千七百五十一匹糧料六萬五千七百九十石有零民運本折糧布銀一十萬七千三百九十五兩有零鹽糧二萬六千八百一十四石八斗草一百一十萬一千四百八十九束年例銀四

內邊形勢相接成化間修築楡林等城二十餘堡俱在二城之外蓋重邊設險以衛內地

寧夏鎮屬衛二所四營四堡一十有八備禦馬步官軍三萬七百八十七員名馬四千一百八十匹糧料二十萬七千五百五十七石有零民糧四千六百九十石有零草一百三十六萬一千五百匹束每束折銀八分

固原鎮屬衛三所四營一堡一十有五馬步官軍二萬八千八百三十員名馬八千六百七十三匹糧料一十三萬九千九百一十五石折色糧并折草

銀一十四萬九千五百八十兩年例銀五萬兩草三十二萬八千一百九十七束布五萬七千九百零四疋綿花二萬六千七百三十四斤京運年例

銀五萬兩

萬兩

蕭州衛屬所一堡四馬步官軍一萬一千二百六十七員名馬四千六百五十四匹屯粮料二萬七千五百九十六石有零鹽糧一萬六千九百四十石有零民運銀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一兩草五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七束折色草銀一百七十九兩零布二萬一千三百二十二疋綿花八千四百八十八斤毛褐五百六十二領

輯胡名說

王鳴鶴曰是篇始列胡名而後所記載係北虜據衰顛末與河套事宜最後則我二祖撻伐之威制馭之術具輯篇中夫北虜之爲中國患自獯鬻獫狁以至於今其來尚矣古帝王以□□□也治之以不治而邊圉敉寧民人樂業迨至季葉古今殊時情態異致漢唐以還皆出下策斯亡論已我

朝藉

歷代胡名

一統志云北虜胡種落不一歷代名稱各異夏曰獯鬻殷曰鬼方周曰獫狁秦漢皆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元曰蒙古　國朝曰韃靼

余評直據綱目左傳百將七書

皇明憲章錄參之時事附以臆說益千慮一得之見

姑以俟當事者擇焉云爾

東夷

諸葛武侯曰東夷之性簿禮少義悍急能鬬依山壁海憑以自固上下和睦百姓安樂未可圖也若上亂下離則可以行間間起則隙生隙生則修文德以永之固兵甲以擊之其勢必勝也　國朝許入市貢馬羈縻甚善間有發隙如□□羌卻□□尤得勝算

西戎

諸葛武侯曰西戎之性勇悍好利或城居或野處米粮少金貝多攻人勇戰鬬難敗自積石以西諸戎種繁地廣形險俗習強狠故人多不臣當候之以外釁彊之以內亂則可破矣　今臨羌西寧諸戎雜處咱我茶利歲入市馬外捍北虜誠關隴一大藩籬也近爲虜酋侵掠漸失初志甘虜向導恐非國家之利耳惟撫戎拒虜兩利俱存始

稍上策

北狄

諸葛武侯曰北狄居無城郭隨逐水草勢利則南侵漢境勢失則北遁陰山飢則捕獸飲乳寒則寢皮服裘奔走射獵以殺爲務未可以道德勝兵戎服漢云不可以戰其畧有三漢卒且耕且戰故疲而怯虜但牧獵故逸而勇以疲敵逸以怯敵勇不相鬬也此不可戰一也漢長於步日馳百里虜長于騎日乃倍之漢逐虜則齎糧負甲而隨之虜逐漢則驅疾騎而運之運負之勢已殊走趨之形不等此不可戰二也漢戰多步虜戰多騎將爭奪地形之勢則騎疾于步遲疾勢懸此不可戰三也不得已則莫若守邊守邊之道揀良將訓銳士廣營田設烽燧候其虛而乘之因其衰而取之則所謂資不費而寇自除人不疲而虜自遁矣太史公曰匈奴俗文書以言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爲食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爲生業急則

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者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班固叙匈奴傳曰自漢興以至于今有修文而和親之有用武而克伐之有卑下而承事之有威武而臣畜之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

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是聖王制御夷蠻之常道也北虜之性千古譚之如一日然大都制御北虜周在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最爲確論唐宋而後多出下策獨　國朝戚守拙當上邊局漢而視唐宋遠甚蓋漢唐和親宋之獻納皆可以都言我朝乘初有款貢而後有撫賞前給事中劉伯燮疏奏九邊貢市不得以和字與之執論甚得肯綮乃富鄭公之遺慮也可以光史策矣

北虜

北虜自永樂犁庭之後百餘年來生聚既繁侵盜漸近開平興和東勝河套之地皆爲所據自也先火篩之後益輕中國恃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驟忽動輒數萬我軍樂之不過依險剳營以防衝突僅能不亂即爲萬全視彼驅掠莫敢誰何虜志日驕我氣日奪自來未有與之交戰者其零騎出沒雖稍有俘斬亦乘其間隙蓋衆寡之勢殊强弱之形異耳幸彼狼貪鼠竊無有他志計日數程不能持久每一大舉矚肉瞭馬頗亦勞費若得不償失即懊悔無已是以邊境

得苟免焉近年以來虜勢轉橫既連得利心益歆豔而吉囊者復跳梁騎射最稱雄黠控弦之士餘二十萬益以中國驅掠逋逃之衆竊知內地虛實若一旦改慮不爲狗鼠之計則久蔽之鎮不免外憂供餽之擾或生內變誠不知邊事所終矣

虜情說

國初以至於今虜勢强弱之不同其爲中國害亦屢遷變易而不一矣知虜之所以爲害而我之所以思患預防者不有道乎夫自爰酋既奔愛猷哷寘

成祖奮三駕之威魯台送軍門之款虜直脅肩屏息
潛伏窮荒矣而東勝之守不嚴開平之餉難繼驅塲
出入胡騎數陣馬直與尤血刃屢見虜蓋浸強焉及
夫　英皇旋軫諸將協謀宣大之長城始繕脫脫之
貢使數入虜亦貪漢財物希復內犯矣而大節之部
漸蕃火篩之詐屢售威遠肆侮姚信敗謀虞領失機
張俊隕首則虜勢愈勃然焉近年以來虜我丁口生
蓋日滋登戎叛人虛實盡諳吉囊俺荅號稱梟雄把
都青台盡領部落每一入寇動稱十萬揚塵亘塞聲

弦鳴雷視前爲何如也故曰虜勢強弱之不同然其
初爲寇也有乘騾馬持木兵者矣伺隙則進兵出則
走矣過堡砦戒備遇大鄉落疑畏不敢入矣而繼也
則振轡直前不避兵陣精騎約戰餘衆標掠此一變
易也然尚未攻堡也邊人曰堡斯免矣又其繼也則
分道直前蔑視我衆殿數百以羈全營紛千萬以震
零堡此又一變易也然所破者百之一二耳邊人曰
堡稍嚴整斯免矣而今也則盛兵入塞自結長圍方
數十里莫測音耗鉄騎外馳輕軺營壘步兵內集肉

薄陣隄所過無不盡之鄉所攻無不破之堡則又一
變易也又其始掠騎畜得粟不知炊而食也繼則入
鄉必剔窖得粟必囊往今乃入秋採禾既採舂米是
漸知粒食也又其始掠婦女遇男子多褫其衣縱之
繼則嬰稚必掠丁壯必戮今男婦女老醜者亦戮丁
壯有藝能者亦掠是漸知集衆也又其始掠布帛繼
則取及器取釜今乃接戰奪甲得車焚輪是漸知貴
鉄也又其始獲丁口重役之故不堪役者多謀歸正
繼則妻之妻遺之畜今乃拔盡力者授之部曲使將

是漸知用長也又其始恃馬力聞砲聲奔見燃鎗避
繼則以數騎誘我矢石俟乏乃進今乃肩門闔抗木
牌突來薄陣矣是漸知避火器也又其始以攻墩恐
壞卒求緩烽繼則有交餽今乃易買櫛具是漸知廣
奸細也又其始未嘗用步兵今則步騎雜至未嘗用
我人戰今則驅破堡之丁攻不下之堡或約言開門
皆大有變易也而其重者則始也志邊塞庚子辛丑
志山西甲辰志眞保定今則每每聲　京師諸關廂
故曰虜之爲害屢遷變易而不一也夫虜勢始弱而

今强備之自宜有加爲害變易而不一則夫相機酬
應以爲勝畧者固不可膠于故轍也夫過無不攻之
堡矣而舊堡大不數雉高不數仞者莫之易攻無不
破之堡矣而新堡敵臺不加角臺不側者莫之舉虜
知粒食矣將無食馬之耗而我馬顧日削虜知用長
矣當有意外之防而邊人固日困虜知貴鉄矣而我
不求濟于短兵薄刃之外虜知集衆矣而我不求逞
於離交間好之策虜知避火器矣而我火器愈不精
虜知廣奸細矣而我奸細愈不詰以至虜用步而深

我用騎而寡虜驅我攻我而逸我絶彼通貢而勞彼
志山西眞堡四關廂以搔動我而我勒燕然擣賀蘭
曾不一道諸口奚可哉故曰知虜之所以爲害而我
之思患預防者有道也

出塞說

前代之虜癬疾也平城解圍漢將寢兵馬邑敗謀單
于出塞唐則都護置于虜庭君長雜于宿衛不大爲
我譬也而我　朝取天下于胡元建都邑于涿鹿安
懽之鼠未至輿尸愛猷之奔尙延喘息不有以懲之

則故穴之念生南牧之志決矣故徐中山李岐陽皆
曰王保保必闔之獸而我　成祖之北伐也兵連鄂
而不休將屢捷而不止誠先天下之計爲萬世急其
急也永樂以後虜勢寖微望風北遁魯台之款繼至
脫脫之貢恒陳其時蓋凜凜乎日虜我師之至矣出
塞難事也封狼居胥偉功也常勝之家難與慮敵蜂
蠆有毒無微可忽幣重言甘幕遠畜北此衛青李靖
之所不敢任而李陵廣利之所以敗也宣德以後絶
策窮征擺兵保境于計得矣而近日醜虜之生養愈
繁塞口之茶毒日甚控弦鳴鏑恣意南馳蓋自虜嶺
之役之後以鎮兵爲不能戰太原之掠之後以雁門
爲不足險永樂北伐之後至今百五十餘年以中國
爲不復有出塞之師也故其始也射獵塞下時入我
疆畜牧被野夜不關視而我邊人出境盜馬者有焉
其繼也精騎入寇老弱不徙空幕野宿罔事偵邏而
我邊將出塞刼營者有焉今虜益馬矣夜關視矣虜
刼營矣入寇必徙避其老弱即有不徙必設伏以待
矣而獨于出塞之師則永備也何者人情安于近常

虜計昧于未兆也夫出塞與刼營異也虜舉國入寇或他方傔殺空幕近塞邊將以兵撲之謂之刼營虜冬夏廬居散出穹帳不虞我至我師分數道勦之謂之出塞刼營雖有殺獲老弱駝馬而已虜不大損也出塞稍遠道里所殺皆其精銳虜所至戚也又刼營數舉矣遇有設伏當覆我師近日呂暘李家莊之禍是也出塞百五十年不舉矣迅雷之下不及掩耳唐李靖白道之功是也而可並論之哉故曰我

朝之事勢與前代異近日之事勢與往日異也嗟夫積北苦寒水草所鮮虜資畜擾駐幕恒南又其冬不積草馬皆野宿一遇雪深死瘠過半降人曰凡冬有雪則所掠中國之馬盡死中國馬不耐寒又開鼻不能以鼻入雪嚙草根也虜馬亦甚瘠雖嚙草根僅活而已然則春二三月之間新草未生舊草已沒之際馬嚙雪瘠甚僅活之時分數驍將十道並出每道撥三千騎人持五日之糧約出不二百里豫詰自歸之路而後以步卒數萬結車營者三以繼之騎兵不五日必反步營步營不數里即倚塞下慮我馬之不壯也則初春以備冦爲名調集邊邑而食之粟慮虜營之或遠也則平日以通貢爲名分遣間諜而視其起止靈旗所指各有地力凱歌將旋不求重載虜婦子嘻遨畜牧逸散一聞變作四竄無術求兵不得覓馬馬乏束手就殲可以立盡且十道並發虜捄援不能爲謀車營在後虜追擊不能爲患此所謂養之千百年而殲之于一旦寐之于累歲而縛之于中宵也大慘之後虜勢斯虧數警之餘王庭遂遠漢所謂孕重墮殞罷極苦之唐所謂通坼堠千八百里可復見也或謂結怨于虜則警我愈深噫此憍夫不識虜情之言也虜犬羊耳震之以威則懼而奔示之以怯則驕而至昔呼韓之朝不在于金繒和親之日而在于衛霍分道之餘瓊崖之迫不在于韓岳恢復之時而在於史賈南竄之後是有明證也　國制以出塞爲生事撲殺爲起釁者謂往年虜衰我勝之時慮邊將貪徼功以絕貢好忽小敵而損軍威耳今虜勢已成虜情已驁數歲犯塞荼毒我人民震搖我畿輔憂勤我

聖天子至旰食矣志士裹馬革健兒不旋踵之秋也

而可拘于舊文哉是故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一壯士易彼一壯士不憚損而不爲也難得者機易集者貨以百繒易一虜首不憚費而不爲也畜謀百年成功一旦累歲伺間以規出塞不憚緩而不爲也而顧以生事啓釁沮軍乎故嘗謂行成春秋所貴也而宋始終以和誤國由宋不知虜情耳虜戰則和不戰則不和宋人不以戰求和而以和求和故和卒不久也啓釁　國制所禁也而今以起釁失機亦由今人不知虜情耳我起釁則可已釁我不起釁則恒釁不可已也或曰却營盜馬何如曰此出塞之末技也有善却者却之可矣今虜近塞多非空幕空幕必有設伏而邊將不察焉愚懼其墮誘中也有善盜者盜之可矣今虜雖數關視然亦不能遍周而邊將顧厲禁之愚惑其自示弱也

北虜始末

洪武元年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兵二十五萬北伐逼京師元主開門北遁至應昌二年殂其國人諡曰惠宗而尊之曰順帝皇高皇帝嘉其能達變推分遣使祭而尊之曰順帝皇太子愛猷識里達臘立亡何李文忠擣應昌破之獲太子買的禮八剌降其眾五萬人宮女財寶圖籍不可勝計元主以餘兵走和林右丞相擴廓帖木兒平章驢兒右丞賀宗哲咸會焉兵稍稍振立凡十一年而殂諡曰昭宗又子益王脫古思帖木兒立七年而丞相納哈出以別部二十萬眾降於　明又二年營捕魚兒海大將軍藍玉以十五萬騎襲擊大破之降其眾十萬益王走至也速迭兒遇害五傳坤迭木兒咸未幾而弒不復知帝號矣永樂初鬼力赤立非元裔也衆不附復弒之太師阿魯台統有部落乃迎順帝後本雅失里爲主稱可汗而當洪武時強臣猛哥帖木兒據瓦剌死眾分爲三其酋曰馬哈木曰太平曰把禿孛羅不肯與可汗朝會上表貢貂裘駿馬珍異仍請封　詔封馬哈木爲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王永樂七年遣給事中郭驥使本雅失里見殺

上大怒　勑淇國公邱福等討之而本雅失里已爲
兀剌所襲破與阿魯台徙廬朐河矣邱福恃衆不爲
備全軍十萬騎皆沒明年
上自以五十萬衆出塞逐本雅失里敗之遠走而阿
魯台自以其衆竄山谷請降貢馬　詔撫納君臣始
各部而居又明年馬哈木等乘本雅失里弱滅之阿
魯台上疏請爲故主復讎
上不許然嘉其義封之爲和寧王瓦剌貢使遂不至
十二年　上以大衆討之馬哈木等三酋掃境大戰

不利遂遁阿魯台使其大酋以下來朝會　賜米五
十石乾肉酒糗綵幣有差十三年兀剌復請降貢馬
謝罪十五年馬哈木死封其子脫歡爲順寧王阿魯
台恚遂叛入寇與和二十年
上討之大殺胡元阿魯台遁降其異部大酋也先土
干等數千人還　封阿魯台則兀剌叛封脫歡
賜阿魯台叛亦其勢然也
二十二年　上復親討阿魯台出塞數千里不見虜
還崩于榆木川而順寧王脫歡稍稍併有太平孛羅
之衆至宣德九年遂急擊殺阿魯台悉收其部落欲

自立爲可汗衆不可乃行求元後脫脫不花王爲主
以阿魯台衆歸之居沙漠北哈喇嗔等部俱服屬焉
正統八年脫歡死子也先益强盛自稱爲太師屢犯
邊十四年大入破大同之師告急相踵
上遣附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萬騎禦之俱敗没中
人振　中人振者太監王振也　挾
上親征出居庸至大同成國公朱勇等五萬騎爲前
軍復大敗勇死也先遂乘勝前逼　上於土木全師
俱覆　上蒙塵也先詭稱送　上還潰柴荆而入蹂

躪者蹂躪之也畿輔直前犯京師倘書于謙武靖伯石亨禦
之也先走大掠而出餘衆之在京南者藏于楊洪軍
而會中國已立　郕王爲帝也先失所挾平章伯顏
帖木兒從與之　從與音綽勇勸之也亦作綽與　漢書衛山王傳云日夜綽與　復奉
上歸景泰中　上數使使賂遺也先又遍百花王以
以間之天順四年也先遂以兵滅脫脫不花弒之致
書上自稱大元田盛　吾學編云田盛猶華言天聖也　大可汗荅詔稱
爲瓦剌王　荅詔者荅也先之詔也
成化中也先死諸子分布北邊其在西者爲大虜犯

陝西諸鎮在北者犯宣大山西離合不常世次莫可得而考矣至洪治中虜酋火篩大舉冦大同我師敗績詔平江伯陳鋭爲大將侍郎許進佐之出邊坐逗遛徼免虜勢益盛踏冰過黃河住牧攻　命大將保國公朱永中貴人苗達右都御史史琳合京邊兵十萬布韋州禦之復不利火篩死邊患少息而小王子者即也先之後稱可汗者也或云元裔也滅也先遂主諸部嘗怒其丞相亦不刺欲殺之亦不刺懼擁萬衆掠涼州入西海攻破西寧安定王族奪其詰印諸

番散亡據其地而居之未幾復稱藩于小王子終正德嘉靖間犯邊殺掠吏民不已小王子分地絕遠介西北間善水草其人甚富而饒有半皮帳九萬珍寶直百萬嘉靖之十三年大同叛殺其帥陰遣小王子入援踐我師大同下而小王子得少利輒去不顧其二從父曰吉囊曰俺答吉囊分地河套當關中次饒俺答分開原上都最貧以故最喜爲寇抄而小王子衆以饒故射獵自娛而已雖控弦數十萬人厭兵稀發吉囊有子十人人萬騎俺答亦十餘萬騎而前後

掠中國人坿之　坿者等也同也音劣坿之者謂所掠中國人亦有十餘萬也　小王子雖號稱爲君長不相攝別種曰黃毛者兇悍不能別死生不能別死生者謂視死如生也衆少於二部虜或時深入黃毛輒從後掠徼　音邀義同取子女玉帛虜苦之後合兵逐北急擊大破臣黃毛以是雖內顧得併力寇我已亥辛丑吉囊及俺答連歲入山西抵太原圍之十六日而解剽殺吏民虜男婦畜産以百萬計吉囊所鹵忻代倡伎縱淫樂不休卒病體竭死諸子不相屬分居西邊而俺答日益强盛有子曰黃台吉賢偏

短善用兵其衆畏之用命過於父丙午自宣府入隆慶總督翁萬達發大同周尙文兵拒却之會萬達憂歸尙文卒都督張達代而侍郎郭宗皐爲總督庚戌夏虜數萬騎入大同境潰墻入悉精兵伏溝壑中而以老弱百計爲餌總兵林椿逐之既入伏悉殲焉事聞遂宗皐等治罰有差虜既得二將首遽引去意叵測而邊臣所謀者云方脯羊馬肉鍛鍬鑱傳箭諸部大舉矣議發邊兵萬三千騎及京兵三萬四千騎分屯諸要害邊兵取羽檄符會又遠以不時至而京兵

市人酒削屠沽兒耳不復能見敵以爲常八月虜至古北口以數千騎嘗我薊兵出火砲矢石從上下却之虜乃悉衆入綴我師而別以精騎繇間道踰嶺出師後京兵大驚潰爭棄甲及馬竄山谷林莽中虜遂大殺掠懷柔順義吏士亡算俄而犯京城游騎掠通州三河

上大驚大司馬束手無策唯有杜門守而已旬日而咸寧侯仇鸞以大同兵至都御史楊守謙以保定兵至又五日而遼東宣府山西勤王兵悉至　詔拜咸

寧侯爲大將軍護諸將軍凡十餘萬騎虜前後剽掠男女贏畜金帛財物稛（苦殄反）載（巨萬國語云稛載而歸稛束也）徐徐從東行循諸陵而北時諸道兵相視錯愕莫敢前發一矢僅尾之出而已收斬遺稚弱馬者降或逃者僅八十餘以揑閒咸寧侯既爲政始議開馬市以中虜欲而寬其深入之謀則命侍郎史道往涖之俺答與其子貪中國賂因互市不絶然中國歲費以數十萬計所獲馬皆駑下而賊亦小小爲寇如恒時久之咸寧侯死事露虜復闌連歲入遼東再殺總兵岳懋

殷倘質犯諸邊又圍大同右衛困之幾下日者余出使上谷所詢問梗槩一二俺答有四萬騎其精兵萬餘騎子即所謂黃台吉也有二萬騎其精兵七八千騎庶弟曰青台吉有萬騎其精兵三四千騎俺答老矣娶二妾棄其妻黃台吉怨之妾各子一人子萬騎自備以故中自疑不敢深入其精兵戴鉄浮圖馬具鎧長刀大鏃望之若氷雪然咸一當百者然不輕與我戰即餘騎足扼我矣宜大之間虜錯而耕牧如綦布也三城返外障焉唯有降人邱富者日夜教之火志而無據心即欲之宣大豈我有哉

河套

五年十月虜酋阿羅出渡河入套寇延綏河套周廻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至邊墻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爲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

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　國初虜遁河外
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浸失其險虜始渡河犯
邊鎮守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城剏緣邊一帶營堡墩
臺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揚三衛官軍
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粮以遏寇虜景
泰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
以爲嚮道因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爲邊境剏膚
之害矣

國朝題逐胡元虜遁河外居于漠北我雖未恢河
爲界光復中原舊物而延綏尚賴無事正統以後
浸失其險忠臣烈士莫不欲收套葉文莊公乃曰河套沙
深土淺霜早春遲不宜耕牧不知秦周漢唐豈借
食于他方哉惟地方數千廣二千餘
里論者謂步十萬之卿不守信然

王錫爵

復河套議

蓋聞智者必待時而興事君子不昧勢以圖功是故
理有所當盡而機有所宜審志有所必奮而謀有所
不可畧者始之不備難與慮終矣河套本中國故壤
界以黃河固天之所以限華夷也詎宜棄而不守藉
寇齎盜然揆以今之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
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算是故不能不爲圖

事者深長思也河套自周秦以來爲國爲郡漢遣朔
方唐城受降拒險扼胡往跡具在我　太祖以神武
定天下　成祖躬禦六飛三犁虜庭虜既殘破我亦
未暇舍黃河而衛東勝計則偏矣後又撤東勝以就
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矣然正統洪治之間我雖未
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恃其攻不
力取之可也乃竟因循置地自守捐天設之險失沃
野之利此邊疆之臣所宜臥薪嘗胆而有志之士所
以扼腕而攘袂者也先巡撫余肅敏公遣鎮榆林想
亦有志斯舉而套卒未復鎮則空設閫壓無聞輓輸
難繼孤懸獨立沙磧爲墟外之不足恃爲藩籬內之
無所資其賦役不有其利而益處其勞豈豪賢固畧
于遠謀抑其時或亦有掣肘而未終其志邪然洪治
以前我軍猶歲常掩套搗其巢穴嗣是我謀日踈任
虜出入涉流履氷揮鞭近塞蔑所顧忌今且盤據其
中滋其畜牧遂其生養譬之爲家成業久矣又今昔
異時強弱異勢事體利害之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
萬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欲一舉而復之無乃難乎

故曰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算也請極言之以干　天聽夫敵有盛衰我有強弱以強值弱僅足相當以弱值強是爲無策漢武雄斷天啓衛霍不世之將也絶幕四出不能一屈單于之脉成哀短祚内孌且生而呼韓稽顙願保蕃北北何也漢武值其盛強而成哀際其衰弱也馬步矢刃各有所宜主客勞逸徒步異狀韓信背水置陣死地以生魏武舍鞍馬與吳越爭于舟楫之間鳥林創跡是何也韓信以死地爲生而得其逸魏武舍巾

國之長而困於所短也人情莫不愛其親然負米以致其養與遇變而捍其患緩急自有不同人情莫不愛其身然一勞以永其逸與暫息以休其體向背亦爲殊等我　國家拯天下于胡元　天威所及雷擊風掃遺虜遊魂僅存喘息年來收養殘穢兼之虜戎生口日滋月息即今小王子吉囊俺答諸部落可三四十萬覩昔之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者盛邪衰邪强邪弱邪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三五年來雖賴廊廟注意邊防漸次振舉而其竭籌慮耗財用其功業也非一矣覩　二祖之時強弱盈縮又何如邪河套久淪虜中間諜罕至虜人屋居畜牧其内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水草之有無我不可必知也提單深入其境能無虞乎夫塞以内我中國地也將領講求其形勢卒伍諳記其要害尚不能悉而況塞以外乎今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集得有小利歸途尚難倘失稍撓全軍何賴數萬之衆緩行持重則虜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且刻日有定期裹粮有定數虜遷徙靡常

則戰無定地遠近不測則戰無定期保聚或佯爲逃遁箭角時聞壁壘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而我軍于此戰邪退邪兩相守邪數萬之衆出塞亦必有數萬之衆援之否邪有驍將以通粮道否邪保無抄掠不至匱乏否邪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虜之所長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于馳擊而火器利于守險者也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于黄沙白草之間得邪失邪今塞下兵即塞下人也墳墓廬舍先人之所營妻孥眷屬骨

肉之所居禾黍桑麻產業之所具牛馬牲畜身養之
所供迫于兵刃怵于生死尚每每退怯以煩上人之
督責今區之于無人跡之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安
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不即罷之役恐之以將徙
之禍而欲得人之死力可乎議者欲整六萬之衆爲
三歲之期春夏馬瘦爲虜弱而我利于征秋冬馬肥
爲虜强而我利于守春蒐于套秋守于邊三年三舉
虜必難支待其遠遁拒河爲守是固一說矣然天時
物性不甚相遠也秋冬虜馬肥矣而我馬不亦肥乎

乃止利于守邪春夏虜馬瘦矣而我馬不亦瘦乎乃
獨利于征邪夫春夏馬瘦而虜弱不能入寇然坐以
待我誠恐其擾擊我也秋冬馬肥而虜强既能爲寇
則多方設謀誠懼其報復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襲
人千里之途非所以自逸轉盼之間情態異致歲一
爲之以俟三舉其可得乎兵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
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蜂起則將已之乎竭天下之力
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三年三舉咸可得志虜敗
而守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則將何時已乎

蓋議者見近時搗巢之舉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
堡之邊虜亦不來深競以爲套地易復然復套與是
二者實有不同蓋搗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
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向便是家門壕塹城
堡爲援可恃復套則深入人境後援不繼勝固艱關
敗虞陷沒事勢異也夫必勝之兵有限之卒此李陵
所以失也今我之將士能爲陵之所不能爲者乎沿
城諸邊寶近我土又沿邊之地虜原不以爲利故雖
城邊築垣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自火篩入寇

以來據以爲家四時之間不離住牧一旦欲取而有
之彼肯宴然不有爭乎事體異也故曰殺虎者易奪
虎子者難奪虎子者易奪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殺
虎而奪其子欲處其穴得乎夫先據北山將勇者勝
趙奢之所以得也今我之將士能爲趙奢之所爲者
乎若曰伺虜出套拒河爲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履冰
道路亟築垣墻以次移置邊堡于沿河如昔年王晉
溪近年張南川及總兵官周尙文所論似若可爲而
不知今日諸酋各有分地套地爲吉囊四子所居控

弦者當不下十餘萬豈有空套以出之理沿河計二千餘里築垣爲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邊堡置兵非千人不可而遊徼瞭望哨守者不得三十萬衆不止也誠恐布置未定而爭穴之虎至矣況我邊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爲數億萬沿邊所出僅足自供益以此數必仰給內地由內地而輸之邊遠者二千里近亦不下千餘里乃又自邊而輸之于河即根道可通飛輓實難此尤所當深慮而殫思者也然則套中之地其終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常也要之君子不可有徼倖之心夫秦之所慮者胡而終秦無北邊之警漢之所備者胡而中葉有猷塞之順事變之來孰能逆覩我

皇上以聖德建極元老以上知作輔天心助順將來虜之盛衰強弱虜能保邪自相攻擊如匈奴之脩北鷹遭疾疫如先零之殄滅豈無期邪彼有其隙我乘其弊套地之復此其時乎謹我塞障飭我戎備和我行伍固我元氣以俟其隙討之得也故曰知彼知已百勝之道也夫不察虜勢之強弱不審事情之難易不揆我力之有餘不足使塞下之民迫于備邊者喘息不獲定沿邊之卒傷于鋒刃者瘡痍不獲起而復橫挑強寇以事非常則臣所不解者也

懲胡論

袁　袠

昔蒙古氏以陰山之餘孽遊陽九之否遭遭宋祚將頹金籙告訖奮自沙漠奄有中原天奬其兇盜據神鼎稽裘之長儼然宸極北極幽陵南界炎州東際咸池西漸虞淵九夷八蠻無思不服自開剏以來獫鬻之強提封之廣未有逾此者也然而醜俗昏風多襲

其故詩書壞而禮樂崩天地閉而賢人隱聚麀之穢扇乎宮帷纂弒之禍爭乎骨肉三綱既絕四維攸斁由是大盜蜂起神州鹿駭涉勝之徒並起而亡胡于時據州郡竊名號者二十有七姓焉然皆政刑不修弒戮相勝攻城屠邑血流赤縣以暴易暴秦之與項相去幾何我　太祖皇帝躬龍虎之姿總江河之旅攬伯王之略協天人之運不階寸土挺起塗山首下采石雄據金陵深根固本以基鴻業內引江東之粟外資淮泗之勢熊羆霧集爪牙川至綿寐以來王宋

之英虛受以納陶劉之策推轂以重徐常之權分閫
以崇李湯之任羣策畢屈百戰咸克算無遺規動無
失慮彭籠之役血戰累旬湖水變赤元兇受馘雖黃
帝之涿鹿光武之昆陽方斯蔑如也遂乃九有歸心
三靈效順不出建業而分遣虎臣摧剿寇如燎毛掃
堅壘如風葉中原廓清河朔底定殘胡孽醜遠遁龍
荒千古之兇除百王之恥雪駿功茂烈自生民以來
未有如我　太祖者也天下既定厭苦兵革雖肅清
沙漠歲以爲常猶未能窮追遐討使王庭絕于幕南

困獸竄于故穴也我　文皇帝深籌遠算悟婁敬之
讜議念留侯之遺策以爲天子建都必居形勝金陵
偏安非長久之至計也　睿喪天啓秘畧神授爰即
幽并以爲鼎宅左控遼海後枕翳閭三關虎踞九邊
繩貫固將以峻華夷之限陋周秦之都者也猶以不
一勞者不永佚一日縱敵百世之患是故連年北討
志滅裔胡踰葱嶺出陰山勒銘碣于燕然築京觀於
瀚海蕭條萬里都不見虜雖秦皇之郅匈奴漢武之
攘單于固未能躬擐介胄蒙犯霜露離法官之深密

而騁騖乎不毛之地如我　文皇者也其爲子孫計
萬世之深遠也一再傳後邊防漸弛胡運復振已已
之秋土木之禍至今寒心尤賴社稷有靈也先悔禍
喪君有君廟算亡失于謙堅忠于內石亨輸力於外
京城危急而九服宴然故能反　皇輿於紫闥正

帝坐乎黃屋然而受降娶害之城河套沃饒之藪遂
棄爲外地水草耕牧虜獲其利成化以來火篩小王
子跳梁猖獗大同宣府延夏甘肅被于奔命朝廷旰
食殆無寧歲迄乎今日吉囊侵擾尤異往時控弦十
萬長驅深入蹂踐疆場殘毀城堡烽火通于秦渭羽
書飛乎京轂挫衄不支失亡相繼情見力屈虜盜得
志又以債帥成風驍將失職鹽法壞而弗修屯田廢
而徒設倉府空虛衣糧不給六邊之士枵腹荷戈日
不一飽寒冬栗烈衣不蔽體虜至則喪胆褫魄奔北
不暇虜退則上下相慶謂且亡事此誠賈生痛哭之
秋江統憂患之日也何則劉淵石勒之雄不能有晉
也吐蕃冏紇之衆不能有唐也志不出金帛欲不過
子女自夫金元肇禍虜志叵測其心且曰是中國肴

我嘗據有之矣蓋未嘗一日而忘中國也由此言之然後知　文皇帝之慮患深而懲胡之策不可不熟講也

長城議

邱濬

臣按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其爲計也亦勞矣然此豈獨始皇築也昭王時已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矣亦非盡秦築也趙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燕自遼陽至襄平亦皆築長城是則秦之前固有築者豈但秦也秦之後若魏若北齊若隋亦皆築焉蓋天以山川險隘限夷狄有所不足增而補之亦不爲過然內政不修而區區于外侮之禦乃至于竭天下之財以興無窮已之功是則不知所務矣雖然長城之築雖曰勞民然亦有爲民之意存焉設使漢之繼秦因其已成之勢加以修葺魏之繼漢嘗之繼魏世世皆然則天下後世亦將有以賴之限隔華夷使□□□□□□□不得以爲吾民害矣奈何後之人懲秦人起閭左之失慮蒙恬絕地脉之禍而廢其已成之功豈不惜哉後世守邊者於邊

塞之地無山川險阻而能因險隘之鉄順形勢之便築爲邊墻以抗□人之馳突亦不可無也但不可速成而廣擾耳若就其守禦之人而限以三十年之久徐徐而爲之其成雖遲猶勝於不爲也

今人類知秦築長城而不知秦之前已有之類知長城作怨而不知所以限華夷抗北人亦不可廢也此等議論非文莊公之博學偉識孰能有此

楊璟誘虜降克清江

洪武元年六月癸丑楊璟等克清江路先是周德興克全州即分兵據清江險要以絕其聲援至是璟與張彬合兵攻之元平章也兒吉尼督衆固守璟遣指揮邱廣攻奪其水隘朱亮祖亦自平樂率師來會攻之益力也兒吉尼勢窮蹙驅兵出戰指揮胡海擊敗之獲其萬戶皮彥高璟因使彥高陰購其把水元帥張榮麾下裴觀以書射璟誉約降漏下二鼓觀縋城出見璟備言儲積空虛人無固志可立取之狀璟乃給白皮帽百餘使歸爲識約四鼓從竇賢門入至期璟命諸將率衆徑進也兒吉尼聞之倉皇出走追執之璟下令禁止侵掠復遣兵攻下柳州招諭兩江溪

嗣
與虜對壘擒獲酋長切戒亟殺須先譯審虜中虛實或陰購其虜傑爲我內應如楊璟得張榮裴觀備知儲積空虛約以城降仍給百戶餘爲記眞得勢險節短之法

大將軍徐達乘虛取太原

是年十二月丁卯期故元擴廓帖木兒據太原率兵出鴈門關徐達聞之謂諸將曰王保保率師遠出太原必覩北平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批吭搗虛也遂率兵徑進常遇春謀於達曰我騎兵雖集而步

兵未至未可與戰莫若遣精兵夜襲其營其衆可亂主將可縛也達然之會擴廓帖木兒部將豁鼻馬潛遣人約降且請爲內應達於是遣兵夜襲其軍擴廓帖木兒方然燭坐帳中使兩童子執書以待衆覺變擾亂擴廓帖木兒倉卒不知所出亟納靴赤竟跣一足踰帳後出馳騎遁去豁鼻馬以其將校降得兵四萬人馬四萬餘匹擴廓帖木兒奔大同遂走甘肅

虜酋擁國出兵空其巢穴我兵乘其不備批吭擣虛更遣精兵夜襲其營達定胡將而降服其衆不亦偉乎

指揮于光赴援以死保蘭州

二年十二月壬戌朔王保保襲蘭州鞏昌守將于光死之王保保偵知徐達南還悉兵至蘭州城下圍城數里指揮張溫堅守不與戰以待援兵時鷹揚衛指揮于光守鞏昌將兵來援至蘭州之馬蘭灘卒遇保

保兵戰敗被執至蘭州城下使喚張溫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至矣敵怒殺之城中聞光言守益固保保進攻不利且懼大軍至乃引去

壯哉

徐達斬將校退虜

三年四月徐達率師出安定駐沈兒峪口與王保保隔深溝而壘日數定戰王保保發兵千餘人由間道從東山下潛抄東南壘左丞胡德濟會卒不知所措我師敗績達親率兵急擊之敵乃退遂斬東南壘指揮及將校數人以狥軍中股慄明日整衆出戰諸將爭奮莫敢不力遂大敗保保兵於川北亂塚間保保

僅與其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

（虜襲我營裨將不守大將軍不立斬將校以狥何能作士卒之氣）

大將軍徐達不斬胡德濟

是年是月徐達械送浙江左丞胡德濟至京師

上念其舊勞特命宥之仍遣使諭達曰胡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械送京師請朝廷治之將軍欲効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軍中有犯悉歸之朝廷則將軍之威玩而號令不行矣胡左丞之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足以警衆所謂

闖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遣又非闖外之比矣彼嘗有救信州之功守諸營之勞故不忍加誅懼將軍緣此綏其軍法是用遣使詣軍中諭意自今務威克厥愛毋事姑息

（衛青以牌牖參謀幕府自擅專誅于境外比蘇建解縛復責大將軍至拿重不招選擇賢青謝欲以魏其武安爲戒不啻如一幸弦云）

詔元將納哈出無擾遼陽

四年六月遼東衛遣人來言元將納哈出據金山擾邊爲遼陽患乞益兵以備乃遣黃儁齎書諭納哈出

日前者萬戶黃儁回聞將軍威震遼左英資如是足以保定一方然既往不復君子當察昔在趙宋君主天下立綱陳紀黎庶奠安逮至末年權綱解紐故元太祖興于朔方世祖入統中國此皆天道非人力也元之疆宇非不廣人民非不多兵甲非不衆城郭非不堅及紅巾起于汝潁郡盜偏于中原稱名僭號者繼出小明王稱帝于亳徐眞一稱帝于蘄陳友諒稱帝于九江張士誠稱王于姑蘇明昇稱帝于西蜀彼四帝一王皆擁兵數萬割據中夏踰二十年朕本淮

民爲羣雄所逼因集衆禦亂遂渡江與將軍會于太平比待他俘特加禮遇且知將軍爲名家故遂北歸今又十年矣朕見羣雄無成調兵四出北定中原南定閩越東取方氏西收巴蜀四帝一王皆爲俘虜惟元君奔北自亡華夷悉定天下大安此天命非人力也近聞將軍居金山大張威令吾兵亦守遼左與將軍旗旌相望將軍若能遣使通問貢獻姑容就彼順其水草猶可自逞一方不然胡無百年之運大廈既傾非一木可支覺之後先惟將軍自思之

元將納哈出既俘我　太祖復縱北歸及據金山
擾遼陽再遣官賫書往論不遽加兵竟致伏降
詔不受高麗降人
是年閏五月　勅遼東守將潘敬葉旺等曰秦至知
高麗龍州鄭白等率男婦來降朕未審將軍識其計
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佻詐其性多頑兇人情莫不
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耶斯必示弱於
我如墮其計則不過一二年間至者接踵其害豈小
小哉符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今中國方
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境愼勿妄生小隙
使彼得以藉口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臧則師有名

矣其來降者且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
邊患將由此而啓矣
高麗與東夷接境鴨綠西南悉中原地也一受來
降至者接踵倘與東夷搆隙漸起爭端所關非細
聖祖之慮
遠矣
馬雲葉旺藍州之捷
洪武八年十二月故元太尉納哈出入寇遼東都指
揮馬雲葉旺知其將至命蓋州衞指揮吳立等嚴兵
城守虜至堅壁勿與戰及納哈出至見城中備禦嚴
不敢攻乃越蓋州城徑趨金州城池未完軍
士寡少指揮王富韋勝聞虜至督勵士卒分守諸城
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剌吾自恃其
驍勇率數百騎徑至城下挑戰城上發箭射之乃剌
吾被傷悶絕遂獲之虜勢大沮納哈出慮援兵且至
引兵退走以蓋州有備不敢經其城乃由城南十里

外治祚河遁歸葉旺策其將退先移兵于河自連雲
島至窟驼塞十餘里沿河疊氷爲墻以水淋之經宿
皆凝沍膠然如城藏釘板于沙中設陷馬窖于平地
伏兵以待之命老弱捲旗登兩山間論以聞砲即竪
旗令指揮周鶚等各肅兵以俟四顧寂無人已而虜
兵至旺等俟其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
空鼓聲震動矢石雨下虜駭倉皇北奔趨連雲島遇
氷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穽中遂大潰馬雲亦於城中
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戮虜人馬及凍死者
甚衆旺等復乘勝追至猪兒峪獲其士馬無算納哈
出僅以身免
許守邊諸將屯田

十八年二月國子祭酒宋訥獻守邊策曰今海內既安繼夷奉貢惟沙漠胡虜未遵聲教若置之不治則恐歲久爲患若欲窮追又恐勞師萬里餽運艱難陛下欲爲萬世之計要不過謹備邊之策耳備邊在乎足兵足兵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當法漢本始中匈奴帥十餘萬騎南寇趙充國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分屯九郡而充國統制其間則當時之籌畫區分槩可想見我朝諸將中勇智謀略豈無如充國者哉　陛下宜選數人每

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高下立法分屯布列緣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又何必勞師萬里求僥倖之功以取無用之地哉　上嘉納之

輔臣王公鏊曰國家邊費最大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轉輸一石可當二十石　國家二百年來邊民安養年久生齒日繁屯田之外更有墾納科糧者尤爲接衛不貲第漢時屯田專塞下屯租既輸不復征役蓋邊民富饒軍儲可繼乃長慮也近來荒地未墾催徵旋成曠土甚至軍丁終歲勤動豐歉不常抵折軍糧半屬虛餉尤爲無謂

英宗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空閑田地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最有深意

元將納哈出受降

二十年六月馮勝駐師金山東北遣藍玉至納哈出營降其衆初納哈出分兵爲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鵝莊一曰龍安一禿河輜重富盛畜牧蕃息其壬數招之不往及是大軍將逼之納哈出計無所出乃刺吾因勸之降納哈出猶豫未決勝遣指揮往諭之納哈出乃遣使至勝營陽爲納欵而實覘兵勢勝遂遣玉往一禿河受其降虜使見勝遣報納哈出聞之指天嘖嘖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自詣玉納降玉大喜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哈出顧其下咄咄語將脫去時常茂在座其麾下有解胡語者以告茂茂直前縛之納哈出大驚起欲就馬茂拔刀砍之傷臂不得去耿忠遂以衆擁之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餘衆欲來追勝遣前降將觀童往諭之於是其衆悉降勝以禮遇納哈出復加慰諭令歌思與同寢食遣使奏捷于京仍奏常茂驚潰廢衆遂班師悉以納哈出來降將卒妻子及其輜重俱南行仍以

都督濮英等將騎兵三千爲殿是年閏六月濮英殿大軍還道爲虜所乘死之初納哈出之降也餘衆驚潰者皆竄匿及聞大將軍旋師以其降衆俱行甚憾之乃設伏於途候大軍過而邀之英等後至伏發英猝爲所乘衆寡不敵遂見執英絕食不言乘間自剖腹而死英廬州人少以勇敢聞累功陞中軍都督僉事至是没于虜上聞之驚悼特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追封金山侯謚忠襄大將軍馮勝捷奏至上以常茂驚潰虜衆即令械送京師

納哈出既納降復中悔欲就馬脫去常茂斬僞其僞竟率衆西行與霍去病斬渾邪王亡卒何異但霍去病斬亡卒而降約遂定常茂所約納哈出致驚餘衆遂殺濮英所以爲短耳納哈出既受海西侯之後遼左邊境安然至今海西夷人貢馬入市不缺未必非常茂一擊之力

置三衛

詔以兀良哈之地置朶顏泰寧福餘三衛兀良哈古

追

福餘朶顏泰寧三衛夷人惡兀良哈之遺種國朝二祖撫綏爲藩遼屏啟永樂中已漸失歸附初意歲有剽掠近年貂持舊日符券入市索賞面順背遼恐將來封豕長蛇薦食上國聖治世者每抱娶雉焉

不許阿魯與吐蕃諸部合款

是年閏十二月阿魯台遣使納款且請併吐蕃諸部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窪踰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

屬其約束　上以問待臣多請許之黃淮獨曰此□□□心使各爲心則易制若併爲一則難圖矣此舉實其奸謀也　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徒目前耳乃不許阿魯台之請

安遠侯柳升等破虜

十二年六月虜寇答里巴馬哈木大平把禿孛羅等率衆逆我師　上麾柳升等發神機銃砲斃賊數百人親率鉄騎擊之虜大敗殺其王子十餘人斬虜首

數十級餘衆敗走　上遣帳中皇大孫入見　上語以虜破之故皇大孫叩首稱賀　上曰此虜尚未遽夜中尤須慎防遲明追撲之必盡殲乃已皇大孫對曰　陛下督戰勤勞天威所加虜衆破胆矣今既敗走假息無所宣敢反顧乎請不須窮追宜及時班師　上然之

成祖制神機銃砲極其精利常遣將卷甲赴敵所向皆克神銃之力居多近劄遂更製大神銃及掀天大砲一發七人百步遠以滾車可爲陣前前若

親征虜寇阿魯台

二十年三月邊將奏虜寇阿魯台犯興和先是阿魯台爲瓦剌馬哈木等所敗窮蹙日甚以其妻孥部落奔寘而南保息塞外奉表稱臣遣使貢駝馬　上曰虜性黠詐勢窮來歸非其本心然天地之仁發育而已豈有所擇哉遂納其貢而禮其使詔封阿魯台爲和寧王母妻皆爲夫人賜金帛俾仍居漠北阿魯台感　上恩德屢遣使貢馬又遣其子來朝數年畜牧益繁生聚益富而兇悖之心復萌其朝貢之使既歸往往就途抄掠　朝廷使者至彼或恣慢侮亦有拘

留之不以禮待者其部屬屢爲邊患每因其使行戒諭之而怙終不悛至是大寇興和　親征之意遂決虜寇興和者聞　上親征遂夜遁諸將請急追之　上曰虜非有他計能譬諸狼貪一得所欲急走追赴徒勞少俟草青馬肥道開平踰應昌出其不意直抵窟穴破之未晚

阿魯台窮蹙歸順幸封爲和寧王數年繁富之後寇我邊鄙乃決議　親征始寒胡胆足爲逆驅稍衰耗但虜寇叛服靡常　祖宗亦剿撫無定發肯盡殺天地何心哉

召諸將論用兵之法

是年五月　車駕發西涼亭次閔安下令軍中牧放樵採皆不得出長圍之外時營陣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建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總之步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神機營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　上顧侍臣論用兵之法因召諸將諭曰卿等嘗從朕征討百戰成功試言今日驅除此寇之策諸將叩頭言臣等淺陋惟成算是命　上曰兵法云多算勝少算不勝蓋用兵之際智在勇先不可忽也良哈爲之羽翼也今阿魯台遠遁而兀良哈尚敢入寇當還師剪之諸將請分兵進擊遂簡步騎二萬分

五道以行且授之方畧曰兵貴神速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可也諸將頓首受命　上曰官軍至彼虜必西走朕當以兵從西要之遂率精騎數萬馳往命鄭亨王通薛祿將之庚午　上率師至屈裂兒河虜寇數萬餘驅牛馬車輛西奔陷山澤中　上麾騎兵爲左右翼齊進寇望官軍勢盛欲突而走　上率前鋒衝之斬首數百級寇自蹂踐死者相枕藉餘衆散走　上乘高望之見寇復聚乃麾兵繞山出其右又分兵渡河斷其後又麾兵出其左先令甲士持神機弩伏

大軍直搗虜穴

是年六月　車駕次威遠州開平報虜復攻萬全

深林中戒曰寇經此則發又命嚴陣山下以待已而寇盡棄其輜重馳突而左　上麾御前騎士與山下兵馳追之寇驚走而林間神機弩競發寇大潰死傷不可數計餘寇尚數百人躍馬而走　上曰必有首虜在其中須擊之率騎兵追奔三十餘里抵其巢穴斬首虜數十人生擒其黨伯兒伯克等盡收其人口牛羊駝馬焚其輜重兵器暮次豐潤屯諸將皆頓首賀　上曰用兵吾豈得已哉諸將曰天道福善禍淫陛下奉天伐罪以保寧兆民豈過舉也

論不窮追阿魯台命班師

二十一年七月虜中有來降者言阿魯台將犯邊上召諸將諭曰去秋此寇犯興和朕率師擣其巢穴復東剿其黨兀良哈之衆其窮亦甚矣今以朕既得志必不復出故萌妄念朕當率兵先馳塞外以待之虜不虞吾兵已出而輕肆妄動我因其勢而擊之破之必矣諸將皆曰善是日命柳升陳英將中軍鄭亨孟瑛張輔李安王通徐亨將左右軍陳懋等將前鋒先馳攻之八月宴勞大營五軍諸將因大閱遂發京師楊榮　扈從甲寅　車駕發宣府次沙嶺　賜諸將內廐馬庚申　車駕次萬全兵民有進馬牛爪等物者命倍時值酌之二十二年六月　車駕次翠雲屯　召張輔等諭曰昨日之言朕思之不可易也古王者制夷狄之患驅之而已不窮追也且今草虜所存無幾茫茫廣漠之地譬如求一粟於滄海可必得耶吾寧失有罪不欲重勞將士朕志定矣遂命班師

孟瑛張輔李安王通徐亨將左右軍陳懋等將前鋒先馳攻之八月宴勞大營五軍諸將因大閱遂發京師楊榮　扈從甲寅　車駕發宣府次沙嶺　賜諸將內廐馬庚申　車駕次萬全兵民有進馬牛爪等物者命倍時值酌之二十二年六月　車駕次翠雲屯　召張輔等諭曰昨日之言朕思之不可易也古王者制夷狄之患驅之而已不窮追也且今草虜所存無幾茫茫廣漠之地譬如求一粟於滄海可必得耶吾寧失有罪不欲重勞將士朕志定矣遂命班師

仁廟在東宮時觀棋詩云二國爭強各用兵擺成隊伍定輸贏馬行曲路當先道將運神機主進征乘險出車收敗卒隔河飛砲下重城等閑識得軍情事一著功成見太平以近時各邊用兵專用馬兵間亦用砲若步卒車戰則全未有用者何耶予不知兵請觀諸葛且大同地方有平川者有險嶇者獨不可兼馬

步車通用乎

與侍臣論理兵經國之道

宣德二年九月　上御左順門與侍臣論理兵經國之道上曰朕非觀宋太祖承五代分裂之餘平湖南平蜀平江南俘嶺南劉張太宗并有吳越親征太原降劉繼元當時兵力足以混一而幽薊之地終不復歸中國何也侍臣對曰自石晉以關南諸郡賂契丹飛狐以東重關複嶺爲胡虜所有幽薊之南平壤千里蕃漢共之用兵不易也　上曰禦狄之道守備爲機乎然使宋之子孫謹守憲章練兵以備之恒如開寶淳化之時亦足以保其成業何照寧至宣和小人用事國多弊政遂至金人之禍高宗南渡并中原而棄之國勢陵夷有其漸矣

一代創業之主必先有羣雄兼并助我者周分裂于六國至秦始混一所以助有漢也漢分裂于六朝至隋始混一所以助有唐也唐分裂于五代至周始混一所以助有宋也宋分裂于遼金至元始混一所以助我　皇明也謹守憲章練兵以備使國勢日強不至陵夷保基守業之道何以加此

車駕擒斬酋渠召用金忠把台攻虜

三年九月　車駕至石門驛喜峯口守將遣人馳奏兀良哈之寇萬衆侵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上覽奏曰是天遣此寇授死耳遂　駐蹕石門之東召問諸將咸請擊之亦有請益徵兵者　上曰孽虜無能爲但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勝在此當驚駭走矣今惟擒之勿縱也然此出喜峯口路隘且險卑騎可行若候諸將並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二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或言三千未必足用　上曰兵在精與和不在多三千精兵足辦擒賊諸軍可後

進遂決策　親征乙卯　車駕出喜峯口夜軍士皆銜枚斂甲韜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我軍以爲邊戍之兵即悉衆來戰　上命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　上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勝繼而神機銃疊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餘悉潰走　上以數百騎直前虜望見黃龍旗知　上親在也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丙辰斬其酋渠　駐蹕寬河分命諸將搜山谷擣虜穴忠勇王金忠及其甥都督把台奏請自效　上從之有

言於　上曰虜異類也往則不復矣　上曰去留亦任所欲耳朕有天下顧獨少此二人耶果如其志欲去雖朝夕置於左右亦終去豈能久縶之耶曰如不欲沮其行則遣一人足矣　上曰朕以誠心待之遣即俱遣留一人乃使之蓄疑矣朕待此二人甚厚夫馬識豢養之恩況人乎彼當有以見報遂遣金忠把台獲虜酋數十人牛馬數有賞賜百差　命諸將畢至班師

宜宗爲皇孫從征習知戰事畢騎趨虜干古希聞喜峯口路險且隘先用兵三千出其不意攻之足破虜胸夫兵在精與和不在多和之一字尤爲獨見尋遣金忠把台逐虜不疑深得兵和之力成祖慎用神機砲　宣宗飛矢大砲齊發良得勝算至虜聲落膽降尤籌斬其酋渠兀良哈等足稱神武然遣用金忠把台不疑有漢宣帝唐太宗信任日磾阿史那之意所以成功甚著

北虜各支宗派

住房三間義汗家達子宗派

初代哈喇哈處那言生　二代哈利巴那見生

三代卜兒戶吉囊生　四代答言罕生

五代哈不害罕生

六代卜着罕生

七代來宋汗生三子

八代長子土蠻罕生一子　九代不燕台吉

八代次子綑的爺莊兎台吉

八代三子委正台吉

所管部落充失探官兒

打來那言生二子　長子打兒汗那言生

禿兎台吉兄弟三人　次子委正那言

我力命那言生二子　長子不一罵台吉

次子哈喇處台吉

虎剌哈氣台吉生二子　長子那木大黃台吉

次子速不害台吉

所管部落大火兒愼官兒

老撒汗

所管部落哈喇哈官兒兄弟七人

兄委正台吉　弟得克賴台吉兄弟六人

所管部落火兒愼官兒兄弟二人

兄那蜜台吉　弟他兒你台吉

所管部落哈喇批令官兒兄弟二人

兄委正小厮台吉　弟者木利台吉

順義王達子宗派

初代賽那浪罕生六子

二代長子吉囊任地名黃河套故生一子

三代委兀愼打兒汗台吉

二代次子順義王俺荅住地名豐州城生六子

三代長子黃台吉生一十四子

四代長子扯力克台吉四代次子五路把都台吉

四代三子拱克爛青把都

四代四子速麥兒台吉生

五代二子不知名　四代五子奪奈台吉

四代六子我角台吉　四代七子掣兎台吉

四代八子哈兒兎台吉四代九子土兒哈兎台吉

四代十子討兒卜兎台吉

四代十一子打一汗台吉

四代十二子明愛台吉生

五代四子不知名

五代三子不知名

五代二子不知名

三代大子擺腰台吉生一子

四代擺腰把都台吉生

五代速木兒台吉兄弟四人

三代三子丙兎大臣台吉生

四代江克台吉兄弟三人

三代四子野力鄧台吉生

四代長子卜兒哈度台吉

四代次子姐姐台吉兄弟五人

三代五子打喇台吉生

四代打喇哈不害台吉兄弟三人

三代六子倘忽台吉生　四代大臣吉台吉

二代三子兀愼一克打兒汗那言住陽和後口葫蘆海子生一子　三代河兒汗那言

二代四子老把都住獨石後三間房生五子

三代長子委正哈害台吉已故生三子

四代長子白洪大　四代次子都賴

四代三子赤汗哈不暗

三代次子青把都生　四代影克台吉兄弟七人

三代三子哈不愼台吉
三代四子滿五素台吉
三代五子滿五大
二代五子那林台吉住獨石正北地名我力速大
生四子
三代長子獨臕台吉已故生
四代獨柰台吉兄弟三人
三代次子打兒汗把都兒台吉
三代三子打兒大台吉

三代四子狠台吉
二代六子我托那言住青山後正北地名十孛兒
太生三子　三代長子大臣台吉生
四代影克台吉兄弟三人
三代次子合落氣台吉
三代三子獨臕兒台吉生一子
四代把都戶台吉
所管部落一克委兀慎官兒
不可台吉生一子　攬力免台吉生四子

長子矮木蓋台吉　次子哈安合吉
三子敖八台吉　四子孛兒汗度台吉
所管部落打喇名安官兒
抹藍台吉生五子　長子把都兒台吉
次子所的蓋台吉　三子丙免台吉
四子銀定台吉　五子赤慎把都兒台吉
福餘衛夷酋宗派
初代斬斤生　二代小四生二子
三代長子把當亥生　四代脫磕　應東蕃赤揩

三代次子額兒的泥生二子
四代長子伯得揑　四代次子准卜賴　俱順東者兒得
初代孛愛生三子　二代長子大臣吉生
三代長子擺言大　三代次子果各寨
二代次子撒巾生二子
三代長子石堵揩　三代次子卜兒炭
二代三子錦只卜阿生
三代主兒者阿　俱順東已故兀班妻
泰寧衛夷酋宗派

初代滿滿生三子
三代長子卜言　二代長子勺木生三子
三代三子土力　俱順兀班妻　三代次子卜兒愛
二代次子孛羅兀生三子
三代長子土魯孛兒戶
三代次子土累
二代三子卜哈　順兀班妻
初代孛來漢生三子　二代長子八把亥　故絕
二代次子把當亥生　三代莽巾
三代三子猛官大　俱順東炒花

二代三子克色孛羅生　三代土累　俱順炒花
初代把兒孫生三子　二代長子孛隻郎中　故絕
二代次子亦把賴生　三代朵卜
二代三子火勺賴生　三代搜四　俱順炒花
朵顏衛大一千夷酋宗派
初代花當生五子
三代長子影克生　四代專難　順西遲把堵兒
三代次子董狐狸　順遲把堵兒
三代三子猛古赤生　四代兀六伯戶　順撒剌阿卜亥

三代四子猛古大　順西俺答
三代五子兀魯思罕　順哈卜臣
三代六子鵝毛兎　順安灘
三代七子章兎　順莽官兒大
三代八子阿只孛羅　順莽谷度
二代次子把兒孫生四子
三代長子伯革生四子
四代長子土累　順東兀把賽
四代次子董惠生二子
五代長子虎覇　五代次子謊急　俱順兀把賽
四代三子伯勒孛羅生
五代打把艾　順北卜言谷　四代四子卜兒艾　順卜言谷
三代次子孛來生三子
四代長子伯戶生三子
五代長子卜胡力　五代次子阿只戶
五代三子我本大　俱順東土蟹
四代次子莽惠生三子
五代長子拱兎　五代次子壯兎

五代三子伯桑兀　四代三子魁猛可
二代三子虎大生五子
四代長子伯言孛羅　四代次子苦六谷
四代三子打把阿　四代四子把只賴
四代五子賽只兀俱順黑石崖
三代四子聖登　順土蠻弟委正
二代三子把班生三子
三代長子花大生　四代土力赤
三代次子孛羅生　四代奔忽
登壇必究　參三　胡名　臺
三代三子孛兒敗　俱順東速把亥
二代四子叟四根生二子
三代長子把兒都生　四代我羅出　順東勺哈
三代次子伯言哈當生二子
四代長子哈剌額卜根
四代次子哈卜棄生　五代我本大　俱順東塔揣
二代五子打哈生二子
三代長子佟孛來生　四代果羅會　順黑石崖
三代次子阿兒札生　四代莽惠　順北媛兎

小一干夷會宗派
初代脫磕生四子　二代長子把速
二代次子那孛羅　二代三子那言孛羅
二代四子兀捏牟　俱順北速把亥
初代哈哈赤生三子　二代長子襖兀大生
三代土魯赤　順土蠻　二代次子把大生二子
三代長子忽禿罕　三代次子忽禿敗　俱順卜言兀
二代三子伯四漢生二子
三代長子脫脫　三代次子孛羅大　俱順北
登壇必究　參三　胡名　妙忽兒
東胡夷會號名哈兒宗派
初代魁猛可生二子
二代長子孛只答兒生五子
三代長子搭赤揣生二子
四代長子占赤　四代次子石剌臣
三代次子言大　三代三子都督
三代四子那木大　三代五子兀把賽
二代次子那木答兒生
三代者兒得

初代虎喇哈赤生五子
二代長子兀把賽生三子
三代長子伯言大兒　三代次子荒吉
三代長子伯言大兒　二代次子速把亥生三子
三代長子卜言兎　三代次子卜言把都兒
三代三子卜言谷　二代三子兀班生二子
三代長子煖兎　三代次子伯牙兒
二代四子答補生五子
三代長子老撒　三代三子卜兒艾
三代三子爾只革
三代五子額參得兒　二代五子炒哈
北胡夷酋號名乂罕兒宗派
初代孛只罕生三子　二代長子打來孫生四子
三代長子土蠻生六子
四代長子卜言台住　四代次子宰桑兀兒
四代三子伯言戶兒　四代四子把哈委正
四代五子額參
三代次子委正
三代四子壯兎　二代次子黑石炭生二子
三代長子土妹　三代次子擔鎮
二代三子大委正
初代魁麻生三子　二代長子卜言兀生二子
三代長子額參　三代次子委正
二代次子把都兒　二代三子士章生
三代万清
初代毅塔心生三子　二代長子那木大
二代次子抄忽兒　二代三子額參
初代五路生七子　二代長子擔勞害等
二代次子把敗　二代三子呈吉兒
二代四子万清　二代五子花台吉
二代六子炒花　二代七子宰桑谷
西胡夷酋號名哈喇臣宗派
初代綑堵哈生六子　二代長子黃把都兒生
三代白混大　二代次子青把都兒
二代三子莽忽塞　二代四子莽忽大
二代五子哈不侵　二代六子撒喇阿卜

登壇必究卷二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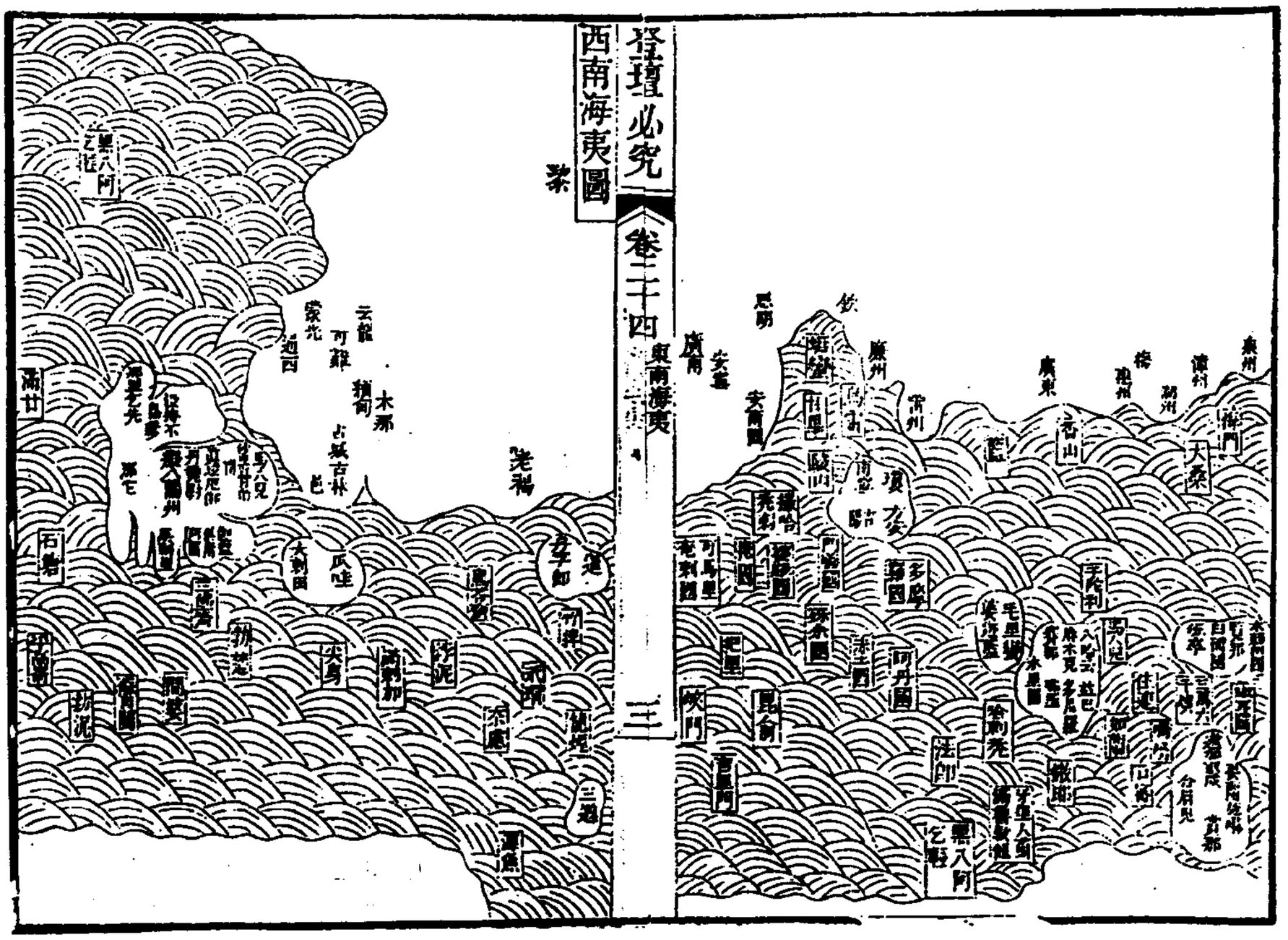
淮陰王鳴鶴　編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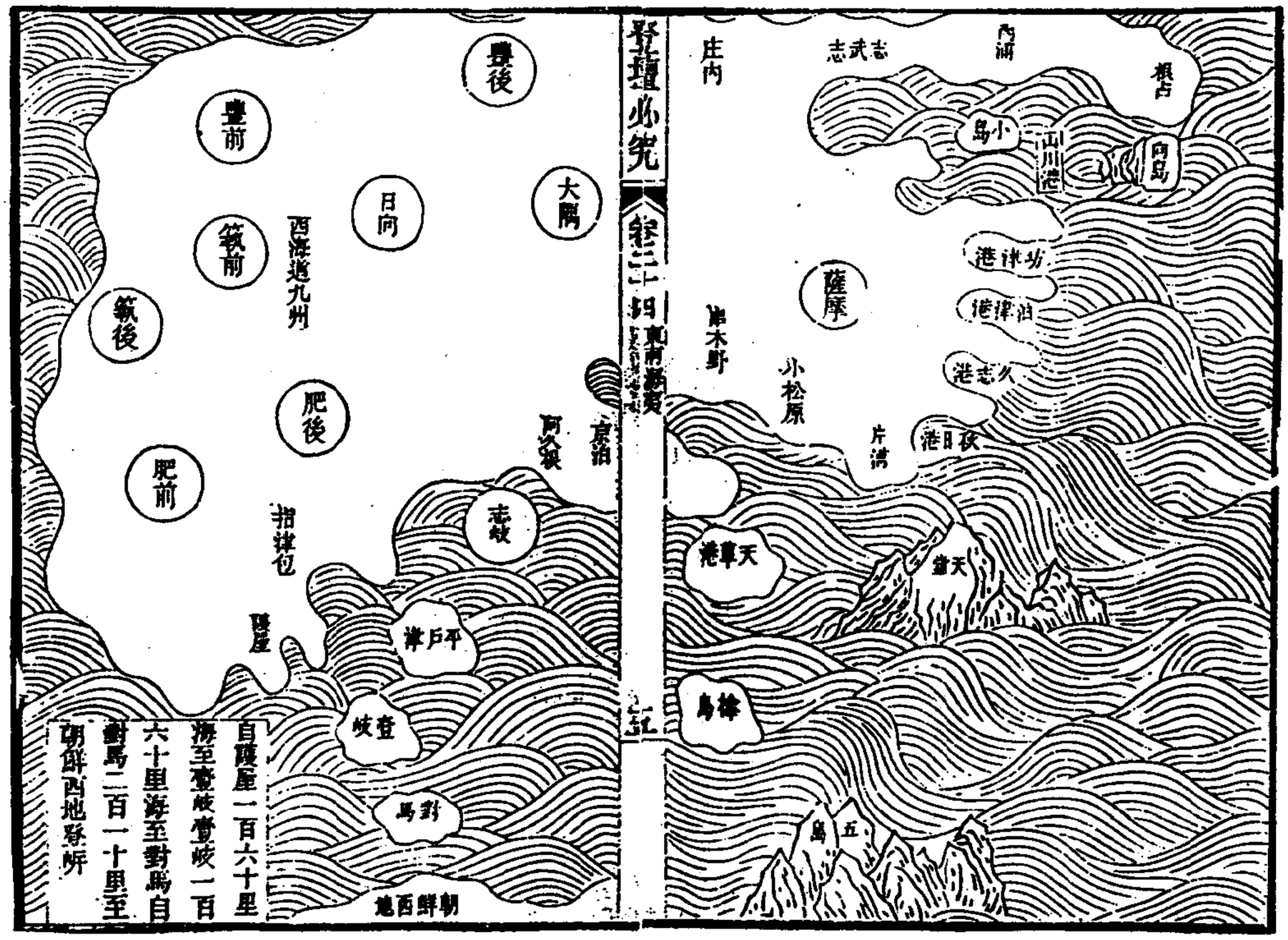
姑蘇袁世忠　校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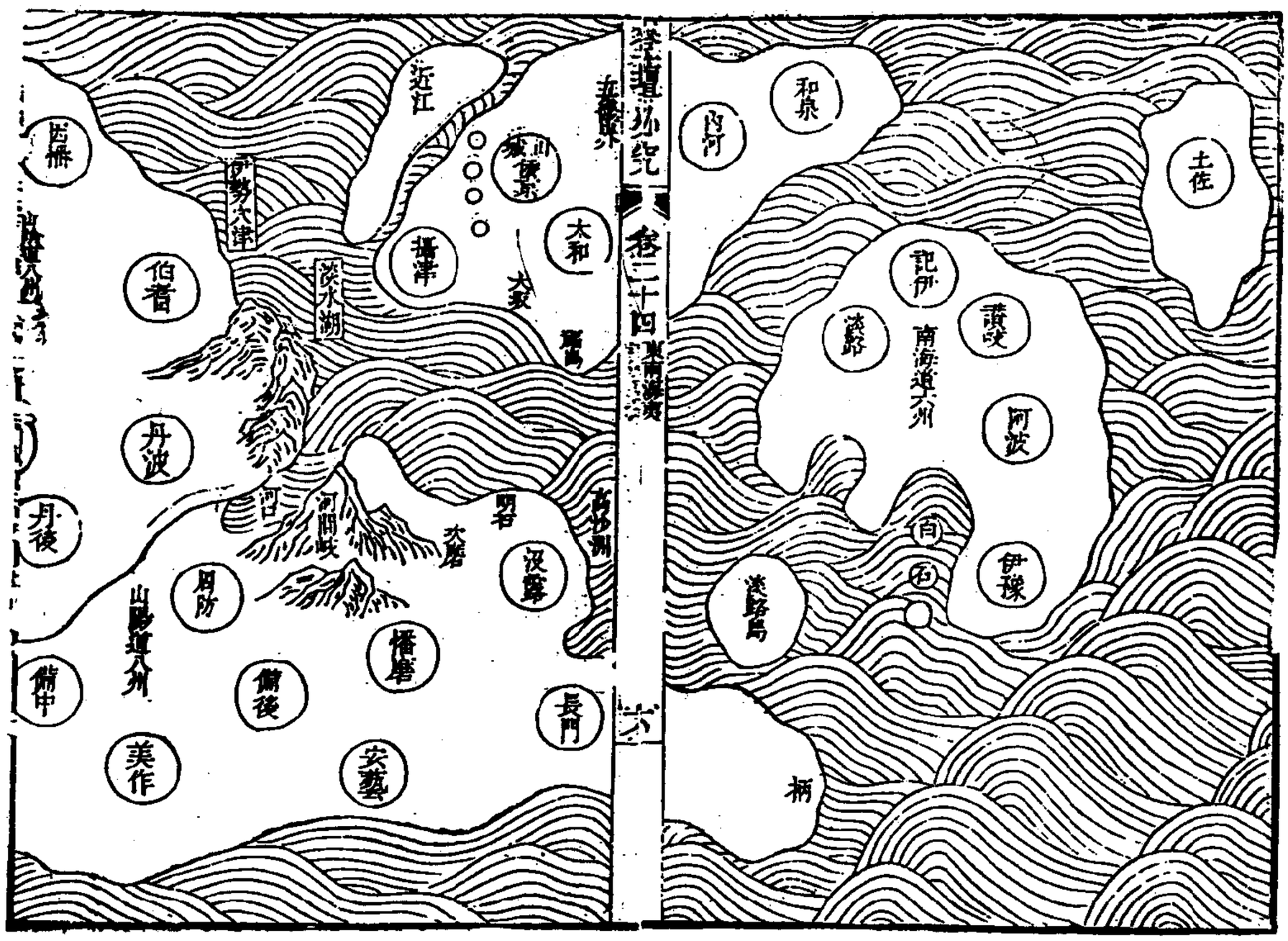
輯東南海夷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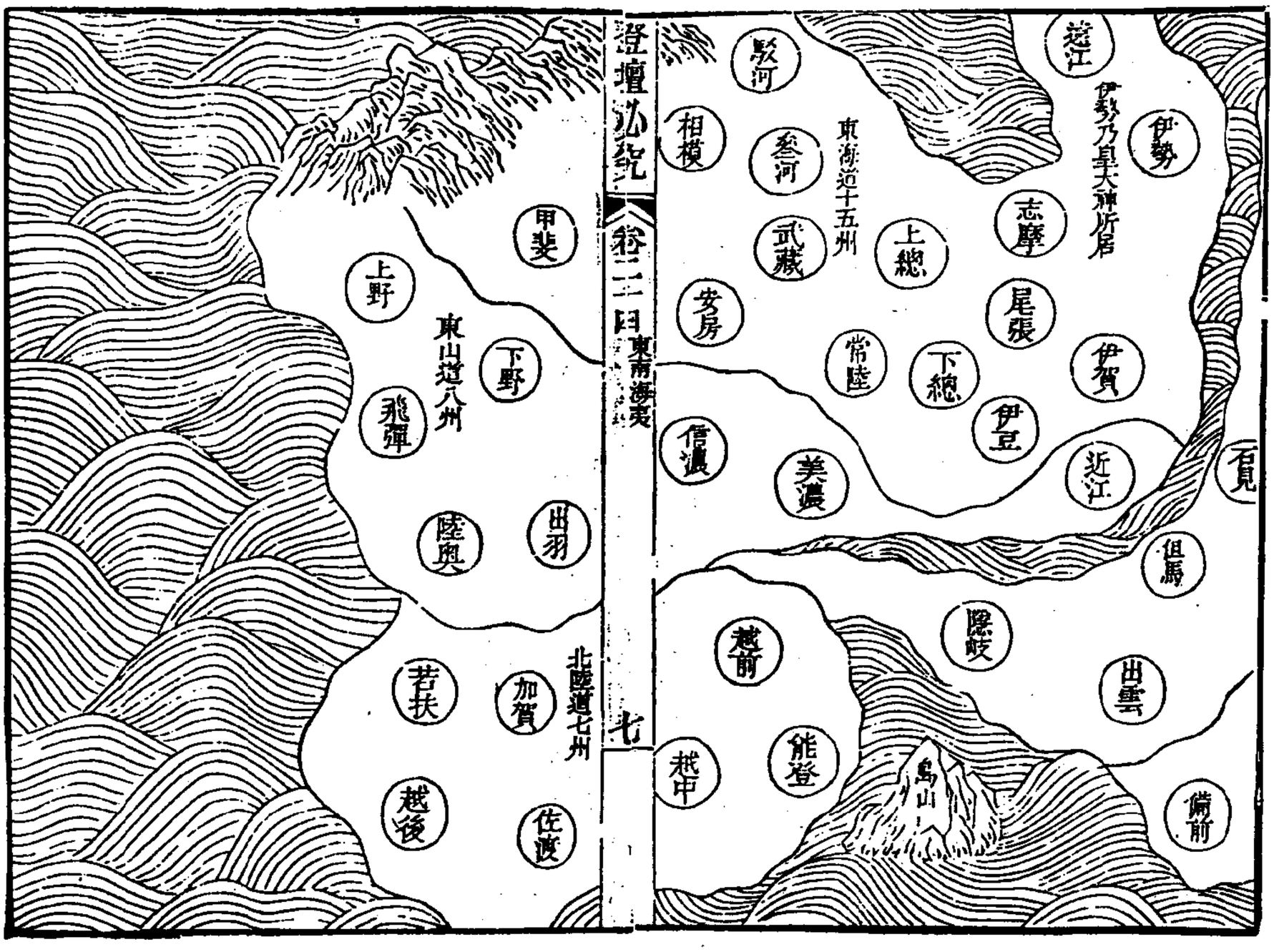
王鳴鶴曰閱篇中所載海外裔夷多前代所未臣之國慕德歸化稱藩貢琛唯　本朝爲獨盛猗歟休哉　聖化洋溢無遠弗届即比隆三五奚讓焉顧自絶域以達于　京師經由里道動以萬計郡邑之供億不貲　朝廷之賜予隆重所得貢獻皆玩好無用之物而中國所費無非帑藏之實斯民之脂膏也方今海上多事大司農所領錢穀大半不足以奉戰士而厚往薄來歲以爲常此雖柔遠之上猷其如國計之日詘何哉昔宋蘇文忠公嘗有是言余武人典在戎行安足知　國家之大計然每讀之有感于衷故因輯是篇而附之管見如斯云




登壇必究
卷二十四
東南海夷
西南海夷圖
東南海夷
三
四
老禍
大剌國
瓜哇
舊港
淡洋
三嶼
呂宋
文萊
麻六甲
彭亨
柔佛
丁機宜
蘇門答剌
阿魯
滿剌加
沙泥
尖山
文郎馬神
浡泥
蘇祿
東王
西王
峒老
呂宋國
多馬荅國
麻葉甕國
文郎馬神國
毛里洋
毛里國
呂宋
銅山
南澳
大擔
浯嶼
金門
福州
泉州
漳州
梅嶺
廣東
廣州
惠州
潮州
高州
雷州
欽州
廉州
安南
占城
交趾
雲南
可藍
木那
猛密
蠻光
迤西
迤南
石塘
平洋
七洲洋
萬里長沙
東洋大海
日本國
琉球國
種子島
葉活島
南浦筑島
硫黃島
七島
隅島
鹿島


豐後
豐前
筑前
筑後
肥後
肥前
日向
大隅
薩摩
西海道九州
肥前國風土記
庄内
志武志
内浦
根占
小島
山川港
向島
坊津港
久志港
日沈港
片浦
小松原
串木野
天草
天草灣
島嶼
五島
朝鮮西地
對馬
壹岐
平戶津
志岐
值嘉
阿久根
川内
高城
京泊
指津包
隱屋
自薩屋一百六十里海至壹岐壹岐一百六十里海至對馬自對馬二百一十里至朝鮮西地界
大日本國全圖卷二十四
東南海夷


和泉
河内
土佐
伊勢
志摩
近江
山城
大和
攝津
伯耆
因幡
丹波
丹後
播磨
淡路
阿波
讃岐
伊豫
南海道六州
淡水湖
大坂
京都
明石
次席
河口
河間峽
高砂洲
山陽道八州
備中
備後
美作
安藝
長門
柄
淡路島
白色



日本國東西南北皆際子海去邊東甚遠去閩浙甚遍其朝貢由滄之寧波以達京師古倭奴國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西南至海東北隔隔以大山國王以王爲姓歷世不易文武僚吏皆世官其地有五畿七道以州統郡附庸國凡百餘自北岸去拘邪韓國七千里曰對海國又南渡一海千餘里曰瀚海國又渡一海千餘里曰末盧國東南陸行五百里曰伊都國又東南百里曰奴國又東百里曰不彌國又南水行二十日曰投馬國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曰邪馬一國其次曰斯馬國曰已百支

國曰伊邪國曰郡支國曰彌奴國曰好古都國曰不呼國曰姐奴國曰對蘇國曰蘇奴國曰呼邑國曰華奴蘇奴國曰鬼國曰爲吾國曰鬼奴國曰邪馬國曰躬臣國曰巴利國曰支惟國曰烏奴國皆倭王境界所盡其國小者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戶少者千餘多不過一二萬自漢武帝滅朝鮮使譯通于漢者三十許國皆稱王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即邪摩維是已光武中元二年始來朝貢後國亂國人立其女子曰卑彌呼爲王其宗女一與繼之後復立男王並受中

國尊命歷魏晉宋隋皆來貢稍習夏音唐咸亨初惡
倭名更號日本自以其國近日所出故名或云日本
乃小國爲倭所併故冒其號開元貞元中其使有願
留中國授經肄業者久乃請還宋雍熙後累來朝貢
熙寧以後來者皆僧也元世祖遣使招諭之不至命
范文虎等率兵十萬征之至五龍山暴風破舟敗績
終元之世使竟不至
本朝洪武四年國王良懷遣使臣僧祖朝貢其後數
歲一來至今不絕自永樂以來其國王嗣立皆受
冠服王妃紵絲羅王姪王相紵絲羅金銀古器書畫等
一賞賜差來正識大夫長史使者通事從人衣服
紵絲布絹及差來王弟王男衣服冠帶紵絲有差
一正貢例不給價附來貨物官抽五分買五分

本朝册封
永樂間賜國王冠服紵絲紗羅金銀古器書畫等
物宣德十年回賜國王紵絲紗羅各二十表裏紗羅各八
正錦二正銀二百兩加銀一百兩以後俱照此例
賞賜差來正副使并僧人居座土官通事初到賞
僧衣帽及正賞紗羅紵絲布絹錢鈔諸物有差
一正貢例不給價不堪者令自貿易後絕朝貢
貨俱不給價不堪者令自貿易後絕朝貢
此正統四年說書其大畧然倭夷爲國廣袤
直山東天津遼東大慈別
有等海諸書另纂一帙
琉球國其地在福建泉州之東滄島中
其朝貢由福建以達于京師
古未詳何國漢魏以來不通中華隋大業中令羽騎
尉朱寬訪求異俗始至其國語言不通掠一人以返
後遣武賁郎將陳稜率兵至其都虜男女五千人還
唐宋時未嘗朝貢元遣使招諭之不從
本朝洪武中其國分爲三曰中山曰山南曰山北皆遣使朝貢永樂初其國王嗣立皆受
朝延册封自後惟中山來朝至今不絕其山南山北
二王蓋爲所并

洪武十六年賜國王鑲金銀印并文綺等物山南
王亦如之後賜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紵絲紗羅
冠服王妃紵絲羅王姪王相紵絲公服
一賞賜差來正識大夫長史使者通事從人衣服
紵絲布絹及差來王弟王男衣服冠帶紵絲有差
一正貢例不給價附來貨物官抽五分買五分
安南東至海三百二十里西至雲南老撾宣慰司界
五百六十里南至城圍界一千七百里北至廣
西思明府憑祥縣界四百里自其國至南京七千
七百二十里至京師一萬一千一百六十五里
古南交之地秦屬象郡漢初爲南越所有武帝平南
越置交趾九眞日南三郡兼置交趾刺史治龐陵東
漢郡屬交州吳增置九德武平新昌三郡宋又增置
宋平郡而徙交州治龍編梁陳于交州置都督府隋
初郡廢改都督府爲總管府唐初仍曰交州調露初
改安南都護府至德初改鎮南都護府大歷間復曰
安南五代梁時土豪曲承美專有其地後爲劉隱所

并後楊延藝紹洪相繼爲交趾節度使既而管內大
亂推丁部爲州師其子璉繼立宋平嶺表璉內附封
交趾郡王弟嗣立爲其相黎桓所篡其後李公蘊
篡黎氏陳日奭篡李氏然皆臣服中國封交趾郡王
元憲宗時遣將破其國日奭竄海島後歸附封其子
光昺爲安南國王光昺死子日烜自立世祖又發兵
討破之日烜卒子日燇遣使入貢

本朝洪武初陳日煃率先歸附仍賜安南國王印傳
至日焜其臣黎季犛篡立僭稱偽號永樂四年詔遣

新城侯張輔西平侯沐晟率兵分道並進俘獲季犛
父子

詔求陳氏後立之無所得因郡縣其地置府十七州
五領各州縣又建交趾布政司提刑按察司及都指
揮使司于交州府洪熙元年寵黎利攻劫郡邑
朝廷復命將討之宣德二年黎利勢屈始奉表乞立
陳氏後曰暠者主其國詔封爲安南王後利篡暠而
自立朝臣復請加兵會利遣使來貢謝罪請命因而
興之至今朝貢不絕舊有所置府州縣列於左方

交州府領慈廉扁安威雲利仁二州帶五州東關慈
廉石室英菌清潭清威應平平陸利仁安
朗安樂扶寧交趾郡王弟嗣立爲其相黎桓所篡其後李公蘊
立石十三縣北江府領嘉林武寧北江三州嘉林
舊七縣 諒江府領諒江上洪二州清遠那岸平河鳳
山陸那安寧保祿古隴唐安多鄧十
縣諒山府領上文下文七源萬涯廣源上思下思
七州邕溫鎮夷泗縣巴丹驗縣五縣
新安府領東湖靖安南策下洪四州至靈峽山古
賚支老水棠支封新安安和同利萬寧雲
屯西峽清沔一十三縣 建昌府領快州及建昌布
領延河太平古 眞縣 建平府
府蕩多異四縣 春化府領美祿西
領長安一州灣安大慈安 三江府領洮江宣江沱
本望瀘安寧黎平六縣 江三州麻溪夏
華清波西關 宣化府領縣當道文安平原底江
古農五縣 收物大蠻楊縣乙縣九縣

太原府領富良司農武禮洞喜永通宣化
弄石大慈安定感化大原十一縣 清化府
領九眞愛州清化演州四州安定永宗古藤梁 又
江東山古雷農貢宋江儉樂磊江安樂十一縣
安府領驩州南靖茶籠王麻四州衙僕友羅丕豫
七油倡江眞福古社土黃東岸石塘奇羅盤
石河華 順化府領順
十三縣新平府領政平南壘二州衙
州利調石蘭巴閭安仁茶偶利蓬 升華府領升華
乍令思容蒲苔蒲良士榮十一縣 思義二
州黎江都和安備萬安具照禮悌 廣威州領麻籠
持羊白烏義純鵝盃溪錦十一縣 美良二
縣 嘉興州領籠縣蒙縣 歸化州領安立文盤文
四忙三縣 振永尾四縣 宣

化州領赤土單
來瑰三縣 演州領瓊花茶清
芙苗三縣

洪武元年賜國王鍍金銀印并大紅織
景泰二年照朝鮮國宣德十年例給賜綵緞十表

裹錦四疋賞賜差來陪臣紗綵緞綵金衣服行人從人紗綵緞紗羅衣服有差開市貿易與暹羅同

占城國東距海西抵雲南南接真臘國北連安南國東北至廣東舟行順風可半月程至崖州可七日程

古越裳氏界秦爲象郡林邑縣漢改象林縣屬日南郡漢末區連者殺縣令自立爲林邑國王其後世絶外孫范熊代立熊死子逸嗣其臣范推之奴名文者簒立傳至元孫文敵爲扶南王諸逐逸諸子逸死文簒立傳至元孫文敵爲扶南王爲當根純所殺國臣范諸農平其亂而自立傳子陽邁陽邁傳子咄歷宋齊梁陳及隋初皆來朝貢隋仁壽末其王梵志爲隋將劉方擊破遂棄城遁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爲之葢其有國十八世矣方班師梵志復其故地自是朝貢不絶唐貞觀中其王頭黎獻方物子鎮龍嗣爲摩訶慢多伽獨所弒范氏遂絶國人立頭黎之姑子諸葛地更號環王唐元和初入寇驩愛等州安南都護張丹擊破之遂棄林邑徙國于占城號占城五代周顯德中其王釋利因德漫遣其臣莆詞散來貢宋乾德中其王悉利因陁盤遣使因陁玢等貢方物自是間歲或數歲一貢淳熙中襲

破眞臘慶元中眞臘大舉復讎俘殺幾盡更立眞臘人以主之元至元間其主孛由補剌者吾內附遣使貢方物後其子補的遂負固弗服屢遣重兵臨之又數遣使招諭乍臣乍叛終無順志

本朝洪武初其主阿荅阿者首遣其臣虎都蠻來朝貢方物詔遣中書省管勾甘桓等封爲占城國王自是朝貢不絶每國王嗣位必遣使請命于朝遣使册封率以爲常

洪武二年賜國王鍍金銀印并大統歷使臣文綺紗羅各一疋仍給冠帶永樂元年賜國王錦二疋紵絲十六疋紗羅各四疋王亦紵絲正以後俱照此例

一貢物例不給價賞賜差來王弟王舜并通事總管大長從人衣服紵絲紗羅有差

暹羅國在占城極南

本暹與羅斛二國地暹乃漢赤眉遺種其國土瘠不宜耕蠶羅斛土田平衍而多稼暹人歲仰給之元貞元初暹人嘗遣使入貢至正間暹始降於羅斛而合爲一國

本朝洪武初暹羅斛國王參烈照毘牙遣使臣祭思

樂初其國止稱暹羅國其王昭祿羣膺啰囉諸剌遣使柰必表貢方物　詔賜古今列女傳且乞量衡爲國中式從之至今朝貢不絕

洪武間賜國王大統歷金綺紗羅等物永樂十五年給王錦綺紗羅各十疋內各織金二疋宣德間各減半以後俱照此例

一賞賜使臣正副使及通事總管各人胥件利到一賞及正賞衣服綺絹布靴襪及金銀幣紗帽諸物有差

一使臣人等進到物貨例不抽分給與價鈔一給賞畢日出給告示許于會同館開市除書籍及元貢紫皂大花西番蓮緞疋并一應違禁之物不許販買其餘聽貿易

瓜哇國東抵古女人國西抵三佛齊國南抵古大食國北界占城國

本古閣婆國又名莆家龍其屬國有蘇吉丹打板打流眉蒲甘等國所領聚落六十餘地方七千餘里

時稱瓜哇國至元末遣兵征之不克

本朝洪武初其王昔里八達剌遣其臣八的占必等來朝貢納元所授宣勅二道自是朝貢不絕

中其王穆羅茶遣使來朝貢大觀中復遣使入貢元嘉中始通中國後絕至宋淳化

網底勿等國劇宋元嘉中始通中國後絕至宋淳化

方物自是朝貢不絕

洪武六年賜國王大統歷并綵緞等物景泰二年賜王錦二疋紵絲六疋紗羅各四疋王妃紵絲四疋紗羅各三疋賞賜差來頭目并通事總管火長衣服紵絲綵布有差

滿剌加國在占城國南其朝貢自廣東以達于京師

前代不通中國　本朝永樂三年其國王西利八剌亦兒速剌遣使朝貢　朝廷賜以印誥封爲滿剌加國王九年其嗣王拜里迷蘇剌親率其妻子來朝厚賚

而還自是朝貢不絕天順三年國王苔佛哪沙卒其子蘇丹茫速沙請命復遣使賫　詔往封焉

永樂三年賜國王綵緞羅衣九年賜錦繡龍衣二套麒麟衣二套及金銀器皿帷帳裀褥王妃及其子妃陪臣像從綵緞紗羅襲衣有差王還國給金一副敬馬二匹金百兩銀五百兩銅錢二千六百貫鈔綵紗羅三百正綵緞一千匹金文衣二件王妃冠服一副及銀鈔紗羅等物陪臣賞物有差其後許令貿易外附來貨物皆給價其餘貨物

古麻剌國　前代無考

本朝永樂中國王哇來頓本親率其臣來朝至福州

卒　詔謚曰康靖勑葬閩縣有司歲時致祭

拂菻國　東南至滅力沙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三十程東自大食及于闐回紇乃抵中國

宋元豐四年其王滅力伊靈改撒始遣使來獻方物

元祐中其使兩至

故民捏古倫賫詔諭之尋遣使來朝并貢方物

三佛齊國　在占城國南五日程其朝貢自廣東以達于京師

本南蠻別種與占城爲鄰居真臘瓜哇之間所管十五州其屬國有單馬令凌牙斯達豐登牙儂細蘭等國其王號詹卑其人多姓蒲唐天祐初始通中國宋

建隆初其王悉利胡大霞里檀遣使朝貢其後遣使入貢　本朝洪武四年國王苔剌札八剌卜遣其臣王的刀馬罕亦里麻思奉金字表來朝并貢方物遂朝貢不絕

洪武四年賜國王大統歷及綵緞紗羅使臣紗羅綵緞有差六年賜國王二十四正正使三人各二正衣一套副使二人各一正通事以下布帛有差十年給王及使臣織金綵緞紗羅段疋等物有差

浡泥國　去闍婆四十五日程去三佛齊四十日程去占城三十日程其朝貢自廣東以達于京師

本闍婆屬國在西南大海中所統十四州前代不通中國宋太平興國中其國王向打始遣使入貢元豐四年　詔遣使封浡泥國麻那惹加那乃爲王給印符誥命六年率其妻子來朝卒于南京會同館詔謚恭順賜葬南京城南石子岡命其子遐旺襲封歸國自是朝貢不絕

蘇門荅剌國　前代無考

洪武四年賜國王織金綵緞紗羅及使者綺帛有差永樂六年給王冠帶襲衣王子遣國賜金帶一條金百兩銀三千兩及錢鈔金綺羅衾裯帳幔器皿等物王母王叔以下各有差賜俱加厚

本朝永樂中國王鎖丹罕難阿必鎮遣其臣阿里來朝并貢方物自是修貢不絕

永樂三年賜國王綵織襲衣宣德六年賜錦二段紗羅各四疋綵絹十三疋妃紵絲五疋紗羅各四疋綵絹六疋馬進回賜綵織二十表裏以後俱照此例正使賞綵織五表裏紗羅各一疋折鈔綵絹四疋通事頭目使妻等各賞有差正貢外使臣人等自進物俱給價

蘇祿國 前代無考

本朝永樂十五年其國東王巴都葛叭蘇哩嶼王叭都葛巴剌卜各率其妻子頭目來朝并貢方物

彭亨國 前代無考

本朝永樂中國王遣其臣蘇麻固門的里等來朝并貢方物

洪武十一年賜國王王妃紵絲紗羅共四十八疋使臣織金綵衣服有差

西洋古里國

其國乃西洋諸番之會 本朝永樂元年國王馬那必加剌滿遣其臣馬戍來朝貢馬自是朝貢不絕

洪武三年以其國來朝涉海道遠賜賚甚厚永樂元年請來朝附載胡椒等物皆免稅

瓊里國 前代無考

本朝洪武五年國王卜納的遣其臣撒馬牙苯嘉兒幹的亦剌丹八兒奉金字表朝貢并圖其土地山川以獻

洪武五年賜國王大紵絲及織金綵紗羅各四疋使臣綵紗羅各二疋俱從高麗布各二疋

榜葛剌國

本古忻都州府西天有五印度國此東印度也其國最大 本朝永樂六年國王鬻牙思丁遣使朝貢

十二年又遣其臣把一濟等來朝貢麒麟等物

永樂三年賜國王紵絲紗羅各四疋綵絹八匹王妃紵絲紗羅各三疋綵絹六疋十二年給國王綵幣四疋綾六十疋頭目人等給賞有差

天方國

古筠冲之地舊名天堂又名西域

本朝宣德中國王遣其臣沙瓛等來朝并貢方物

默德那國

即回回祖國也初國王謨罕驀德生而神靈有大德臣服西域諸國諸國尊號爲別諳拔爾猶華言天使

云其教專以事天爲本而無像設其經有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其書體旁行有篆草楷三法今西洋諸國皆用之又有陰陽星歷醫藥音樂之類隋開皇中國人撒哈八撒阿的幹葛思始傳其教入中國其地接天方國　本朝宣德中其國使臣隨天方國使臣來朝并貢方物

古里班卒國　前代無考

本朝永樂三年國王遣其臣馬的等來朝并貢方物

永樂間賜國王王妃紵絲紗羅等物

錫蘭山國　前代無考　相傳其有巨人足跡

本朝永樂十年詔諭其國王不刺葛麻巴思剌查正統十年國王遣其臣耶把剌謨的里啞等來朝并貢方物天順三年其王葛力生夏剌昔利把交剌惹復遣使來貢

宣德八年賜國王紵絲十八疋紗四疋王妃紵絲八疋紗四疋正賜正賞綵緞八表裏折紗絹十疋紗羅三疋織金紵絲一套副使正賞綵緞四表裏折紗絹七疋紗羅各二疋織金紵絲衣一套通事番伴人等給賞有差使臣人等自進物俱給賞

白葛達國　前代無考

本朝宣德七年國王遣其臣和者里一思等來朝并貢方物

百花國　前代無考

本朝洪武十一年國王剌丁剌者望沙亦遣其臣八智亞壇等來朝并貢方物

洪武十一年賜國王及使者織金綵緞紗羅衣服有差

婆羅國　前代無考

本朝永樂四年國王遣其臣勿黎哥等來朝并貢方物

永樂四年賜國王紵絲紗羅共十六疋織金大紅錦手巾一副王妃紵絲紗羅共八疋正副使并從人紗紵絲羅并衣服靴襪

呂宋國　前代無考

本朝永樂三年國王遣其臣隔察老來朝并貢方物

合猫里國　前代無考

本朝永樂三年國王遣其臣冏同道奴馬高等來朝并貢方物

碟里國　前代無考

本朝永樂三年國王遣其臣馬黑木等來朝并貢方

物

打回回 前代無考

本朝永樂三年國王遣其臣麻勿等來朝并貢方物

日羅夏治國 前代無考

本朝永樂三年國王遣其臣文那打時鎖等來朝并貢方物

沼納樸兒國

本朝永樂五年國王速魯唐忽先遣其臣滿剌哈三等來朝并貢方物

永樂五年差內官給賜

頭目給綵紗羅共十疋

甘巴里國 前代無考

本朝永樂十二年國王撒哇剌查遣其臣得名公葛葛等來朝并貢方物

忽魯謨斯國 前代無考

本朝永樂中國王遣其臣馬剌足等來朝并貢方物

忽督母恩國 前代無考

本朝永樂三年國王遣其臣已即丁等來朝并貢方物

○○○國 前代無考

本朝永樂二年國王可亦里遣其臣完者答兒等來朝并貢方物

麻麻國 前代無考

本朝永樂十三年其王遣其臣獻麒麟等物

沼納樸兒國

其國居印度之中即佛國也

齎詔諭其國王一不剌金

本朝永樂中遣使

加異勒國 前代無考

本朝永樂中國王者麻里奈那遣其臣別里呆不等來朝并貢方物

祖法兒國 前代無考

本朝永樂中國王亞里遣其臣來朝并貢方物

溜山國 前代無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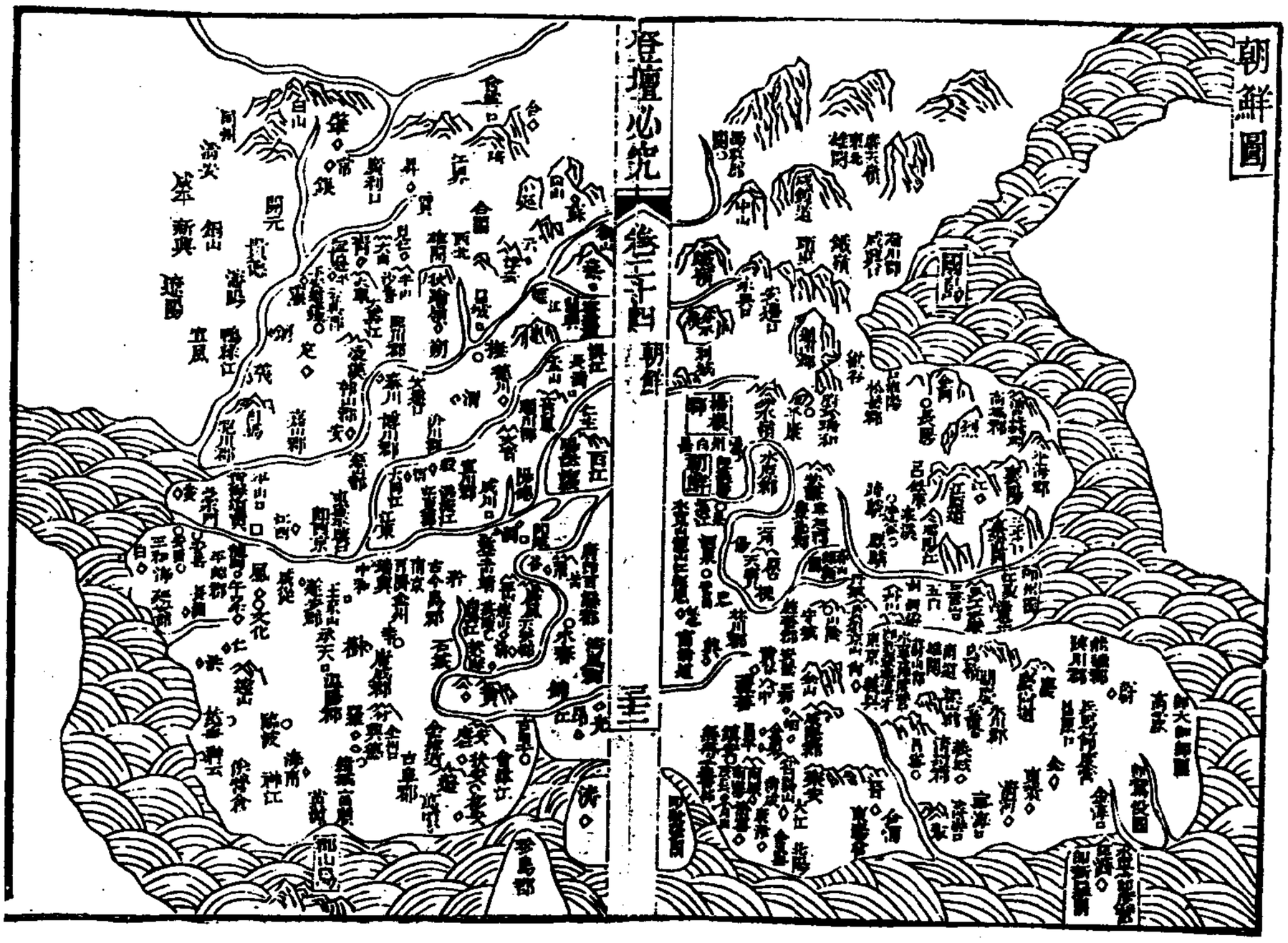
本朝永樂中國王亦速福遣其臣來朝并貢方物

呵哇國 前代無考

本朝永樂中國王昌吉剌遣其臣來朝并貢方物

輯朝鮮說

王鳴鶴曰今天下棄目扼腕而譚者當無踰于東事東事一日未竟則　朝廷左顧之憂一日未紓主憂臣勞此武人所爲日夜兢兢而未遑寢處者也夫朝鮮稱藩服于我　國家垂二百餘載奉正朔通朝貢罔敢諼獨最于諸夷且其形勢綿亘渤海中南北四千里而遥屏蔽海氣擁衛　畿甸是天設之險以貽東隅磐石之安其要害可知已十年之間倭奴煽禍播遷其國主而蹂躪其民人若火燎原不可撲滅至勤王師越境而懲之庇枝葉實所以培根本守藩籬實所以固堂奥碩畫廟算有常事鉅公在焉至於鼓舞甲冑之色而奪島寇膽此武人之責也此所爲日夜兢兢而未遑寢處者也



旅順口遼左河東諸山自金州鷄蘆順口發脈而實
　自大行王屋從西南向東北抵登州海中跌斷起
　伏疊礁沙門長山大小諸島相接以至蘆順復發
　故能施海運易行無甚風
　波險惡藉此各島故爾
義州朝鮮國王李昭陪臣
　尹根壽等辟亂遷此
平壤倭先鋒平行長據此屯聚倭衆提督李如松敗
　兵破城恢復斬首千有餘級焚熏死者數萬行
　長夜遁
　王京
咸鏡道倭將清正等掠王子陪臣屯此宋經畧用
　策士說之設兵疑之倭懼退走王京
開城倭將平三成等屯此平壤破後李如松乘
　勝追剿斬首數百級倭衆棄城走避王京
京畿道國王建都倭總兵平秀嘉等屯此平壤破後
　合諸路倭衆約三十餘萬據守畏

　戚哀乞
　請封
江原道倭奴進攻王京退歸釜
　山往來剽掠殘破亦多
忠清道倭奴屯據王京四外
　擄掠該道亦被慶破
慶尙道倭奴往來屯
　據殘破殆盡
全羅道王辰六月該提督李如松遣副總兵劉綎李
　平胡等領兵分守要害後倭將清正等復窺
　全羅我兵與戰倭遂
　敗歸釜山不敢再犯
全慶要害全羅若光陽求礪雲峯南原諸險有兵防
　守則全羅可保無事此緊要害也　又該國
　慶州有兵防守則慶尙不能犯如此則釜山川
　鮮及我四鎮可保無事此緊要害也
　自北而南至濟州島止全羅慶尙在國極南實人
　呼爲二南是以熊川釜山等處係全慶最大海口
　倭人每歲常犯此地　又倭舟不能越全羅地嘴直達東保薊
　甚多而海道迂迴帆艘駛駛即卸去歲至今止在
　釜山金海等處屯劄而不敢逾越以達西海者職
　此故
　也
西生浦倭將平行長等自王京退後留伏此浦伺候
　封事者八月餘矣後遂據以爲巢屯兵集餉
　爲根
　本矣
釜山釜山熊川沿海一帶海中最多慶尙居民與倭
　通市結婚近百年矣見有倭戶籍據該國志書
　可考故此地常有倭患特未若前歲之甚耳全慶
　要害不可不守守之則安失之則危中國因之萬
　分喫緊
　要害也
龍山倉朝鮮歷年運國之糧俱積聚于此後被倭將
　盤據三十萬衆賴此足食宋經畧遣副總兵
　查大受等潛入倭營縱火夜
　焚倭計始窘乃一意乞降
東海一面該國東海一面礁石甚多重
　無寬洞海口倭舟從未經見
　鶴按朝鮮自遼海旅順山直趨東南外護
神京實與遼東勢爲唇齒復國要編所載地圖甚明
　其言要害甚悉凡爲將者不可不知故錄之以
　便觀覽

朝鮮在遼東東南三面濱海
周爲箕子所封國秦屬遼東外徼漢皆郡縣晉始自
爲聲教　國初洪武三年封爲高麗二十五年更爲
朝鮮向貢獻不絕王姓高氏後爲其下所廢國人請
立宰臣李氏爲王　詔從之仍改國號朝鮮累朝奉
藩甚謹　朝命亦數及之其國置八道分統府州郡
縣有開城漢城定遠諸府有黃州靈州鐵州朔州龍
州殷州宣州延州郭州已上州及定遠府屬東寧路洪州全州廣
州清州博州諸州有嘉山土山縣屬東寧路安岳三和龍
岡咸從江西五嶺屬黃州諸縣有平城國城平壤城其俗
東夷土著喜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自箕子施八條
之約乃邑無淫盜柔謹成風人戴折風巾服大袖衫
形如弁士加插二羽貴者紫羅爲之服婦人裙襦加
襳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爲飾俗多遊女夜則男女
羣聚爲戲相悅即婚無財聘禮漢書北使高句麗傳死者三年
而葬父母夫服喪三年兄弟三月既葬以死者服玩
車馬至墓側會葬者爭取之北史形貌潔淨好祀鬼神
匿殺崇釋以十月祭天多山少田節飲食好修宮室

知文字善讀書五代史飲食用俎豆官吏閑威儀徐兢圖經
居皆茅茨無秫以稗爲酒少絲蠶多衣蔴苧貿易用
米布器用銅服用素男子巾幘如唐婦人髻髻垂肩
約以絳羅病不服藥親不視殮三歲一試有進士諸
科士尚聲律百官以米爲俸皆給田國無私田計口
授業兵器疎簡强弩大刀刑無慘酷之科唯元惡及
爲父母者斬餘皆杖肋死罪貸流諸島累赦視重輕
原之

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定朝鮮爲眞番臨屯
樂浪元菟四郡昭帝并爲樂浪元菟二郡漢末爲

公孫度所據傳至孫淵魏滅之晉永嘉末陷入高
麗高麗本扶餘別種其王高璉居平壤城餘樂浪
郡地唐征高麗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其國東徙
在鴨綠水東南千餘里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國
地益廣并古新羅百濟而爲一遷都松岳以平壤
爲西京其後子孫遣使朝貢於宋亦朝貢遼金歷
四百餘年未始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
路總管府畫慈悲嶺爲界

本朝洪武二年其主王顓表賀即位　明以金印
誥命封高麗國王二十五年其主瑤昏迷衆推門
下侍郎李威桂主國事詔從其自爲聲教威桂更
名旦徙居漢城遣使請改國號朝鮮旦老
請以子芳遠襲永樂元年　賜芳遠金印誥命冕
服十七年芳遠老請以子裪襲景泰元年裪卒命
其子珦襲珦卒命其子宏暐幼弱其叔琰以讓位
請七年封琰爲王自旦以來時歲貢獻不絕其國
置八道分統府州郡縣
洪武間賜國王金印董大統歷錫續統紘綍王母妃

金綺紗羅相國等官綾紗羅永樂間給國王冕
服九章圭玉珮玉春秋會通大學衍義等書王又
衍絲絨羅紀珠翠七翟冠金衍絲大衫素衍絲圓
領霞帔金墜又給綾綃葛藍香帽珠緌金銀匣象
牙犀列通鑑綱目列女傳等書腦麝沉檀白花蛇
等藥正統間給違遊冠絳紗袍翼善冠龍衮玉帶
數各不等其品物同者不復具列又以本國奏乞
弓材牛角特詳歲買五十枝
一常貢馬匹方物俱不給價其差來進貢陪臣賞
織金衍絲衣一套紵絲四表裏綃五疋書狀通事
押物等官每人素衍絲衣一套二表裏綃二疋布
一疋從人綃衣一套布一疋俱減一等
一差來奏事陪臣賞織金羅衣一套二表裏綃二
疋通事每人素羅衣一套一表裏布二疋從人綃
衣一套布一疋減正數同前
朝領賜大暑相等令不備錄

輯東倭說

王鳴鶴曰倭奴爲東海裔夷最輕佻校黠嗜利好
鬬其天植然也自　國初以迄于　肅廟時貢獻
方物各道爭先祇利我貨財爲豐薄計爾既卻其
貢使遂圖剽掠浙直閩廣之間民斃于鋒鏑而財
委于溝壑受禍慘矣然未有狡焉啓疆如今日之
縱恣以逞者也夫鬬酋之志不在子女玉帛不在
封命爵賞而唯我外藩之是侵據其城郭奄有其
土地奸謀狡算即三尺童子無不逆探而預知之

至令我中國數千里罷弊命之不暇嗟嗟可慮哉
方今　聖天子宵旰于上賢公卿籌畫于下蕩平
之績爲日以待顧武人叨寄戎行不獲從戈船下
瀕出大海截鯨鯢之波乃按圖說而不能不撫然
三致慨云

華夷沿海圖序

歲在赤奮余受

上命建節青兗之墟不佞過計畿封密邇江淮外控

遼海內瑗朘有駭獸徼輸爲難爰飭將吏訪先臣

湯信國之故智與吾所成海圖出而商度品處焉

校武海濱軍容與蜃市相映亦庶乎旌旗改色也

亡何蜚語至京師而朝鮮且告急矣二三巨公不

以流言罪余而訝余之識先一飯也力請於朝

聖天子特勅昌經畧四鎮云昌拜命更退而思曰審

知地圖管子以爲主兵要務譬之奕張置不疏遠

而斤斤守邊隅吾知不能勝偶矣彼倭奴者舍吳

楚沃壤煽兇威於麗國豈眞左計失當哉狡算得

無以我

明甸服幽燕北虜繞右脅而撫其背吾將盤左腹而

扼其吭也不爾則

世宗朝犯江南獲子女玉帛何限胡令規規侵吾荒

服也哉上兵伐謀攻心爲急存亡振旅萬世稱義

焉爲今之計彼將卒方驕惰巢穴未固我集上馬

風掃霆轟何難爲彼奴司命謬議適符廟算於是

誓師渡江按圖據險伏奇轉餉焚彼囷倉分兵深

入甯非審知地利之明驗也乎昌不佞入關繪圖

爲說進之

主上或萬幾之暇可覽而知也圖由遼以迄閩廣萬

有四千里信國公之規畫眞如棊置犬牙盤錯遵

海之濱島列門戶大抵貴截之外洋不止株守內

地已也安東而南不在節制內安東而北散見條

置諸疏茲說姑陳其槩倭船由薩摩州開洋歷五

島越琉球而南犯過南沙入大江則瓜儀常鎮矣

洋山而北則太倉矣洋山而南則臨觀錢塘矣過

韭山海閘門而犯溫州也循舟山之南而犯定海

也象山也昌國也台州也正南則廣東也稍西則

福建也由大洋而西北入犯則淮揚登萊矣正北

入犯則天津遼陽矣惟風所使倭聽命於帆而倭

不能自命也昔人以彼寇江南爲便寇江北爲弗

便此正從五島一路籌之耳今時則不然審輿圖

諸海勞矣洋愈大則水波愈惡島之寬隘不等或

不能多藏舟以故大犯江南非倭之利也由對馬島入釜山以寇朝鮮則晨發夕至跋足可望焉朝鮮介居海中自遼海旅順山勢直趨東南如人吐舌然南北長四千里窮島之盡爲千里者幾五濟州島與吾狼山海門相對障絕日本不得直渡東保薊遼者麗國之力也東西廣可二千餘里全羅慶尙則又彼國之門戶也日本欲犯吾四鎭必轉全羅地角倭風反而行卽放舟入大洋不能借風倒入也壯哉天險外護神京金湯之固不至此矣

若全慶失守是亡朝鮮已亡朝鮮陸路可犯遼然不足慮遼地平夷騎兵可騁清野蹂之且立盡矣況仰攻山海關尤非易易水路則洛東漢水臨津晴川大定大同鴨綠諸江分舟四出撓吾四鎭沿海島寨兵力何以處分此余所以亟請累疏欲暫戍全慶以俟麗兵之強者執此之故也披圖而玩海以內海以外如觀掌中葉物不待深維力索可逆觀要領矣又何俟予之喋喋耶出復國要編

倭國事畧

日本卽古倭奴國也去中土甚遠隔大海依山島爲國邑隋書記在百濟新羅東南其地形類琵琶地勢東高西下東西數千里南北數百里九州居西爲首肥前肥後豐前豐後筑前筑後日向大隅薩摩陸奧居東爲尾至山城畿程七十五日舊云陸奧爲頭薩摩大隅爲尾者非山城居中乃彼國之都也其國君以王爲姓以尊爲號後改稱皇初居日向筑紫宮後徙山城國文武僚吏皆世其官有德仁義禮智信大小十二等及軍尼伊尼翼諸名

山城以東地方廣遐雖倭奴遠服賈者不能閱歷而知況華人乎故其島之數可考按舊圖山城以東中爲近江伊賀尾張三河美濃飛彈信濃上野陸奧北邊海爲但馬丹後若佐加賀越前越中越後出羽甲斐常陸南邊海爲攝摩攝津大和河內遠江駿河伊豆相摩武藏下野東北懸海則爲佐渡在南懸海則爲志摩七島上總安房而其間廣狹至到有不能考者今據譯者所傳聞者而述之山城之南爲和泉其南海裏泊舟者爲阿賣介撒兒爲歪打阿波爲于撒兒爲天王者爲沙界衣又其南爲沙界其地方甚少沙界之東南爲紀伊東爲三河出海之東爲三河其裏爲什麼爲奴犁紀伊之西爲伊勢北爲三河其裏爲服大爲阿乃奴子

山城之西爲丹渡左爲攝津其畧爲龜船谷爲阿爲男女懷東南懸海爲安防州左之西爲攝摩其畧爲那數爲舍家世奴平薄爲素埋這古爲磨羅右爲但馬右之西爲因幡丹渡西爲美作左爲備前其畧爲八什麼舡爲茅賣茅出鐵其畧爲山子加爲言奴乎賴爲那數爲舍什摩其南爲達島懸海三十里右爲丞幡右之西爲伯耆沿海俱白沙無畧可泊其鎮爲阿家敬記爲倭子介爲他叙賀邦其北爲竹島懸海三十里美作之西爲備後之北境其畧爲一子該爲和奴密知爲拿數爲敬東大出雲之南境其畧爲番你爲山子介爲欽子溪爲戶流爲非噴打爲失劑哈劑爲也生忌爲密和奴失記其北爲隱岐懸海三十里備後之

西爲安藝其畧爲翁家蒼日昆數爲法亏如一知爲哥里爲密大逝里爲東大宮島懸海三十里出雲之南境其畧爲番你爲山子介爲欽子溪爲戶流哥國撒介島劑爲開懷北爲肥後橫直皆五百里其畧爲南摩國撒爲昏爲一國撒介島劑爲開懷哥爲撮奴市爲有奴子北至海三十里安藝石見之西爲山口國即古之周防州也橫直二百四十里其南邊海之畧陀奴逃爲哈逃奴失記爲奴羅市米其北邊海之畧爲斯殺爲賣抵哈抑爲夜市爲高奴烏噸北至三島海面三百五十里山口之西爲長門橫直皆二日程畧番記爲倭委北至一島懸海三百五十里關渡在焉其西界關爲阿介渡此而西爲豐前橫五百里直四百里其畧爲于吠

爲佐加關土佐至佐加關海面一百八十里薩摩之北爲肥後橫直皆五百里其畧爲南摩國撒爲昏爲一世利爲噠加什爲什噠加又其北爲肥前橫直二百四十里其南邊海之畧爲倭磨劑爲知十歪爲法一計爲容舍其內沿河泊舡交易之處子爲逃生骨知爲一掃掃爲愛奴乎劑爲世子爲逃古里爲夫撒爲南哥呀爲雄婆哥爲松本一名馬子劑爲法麻撒儿肥前西懸海爲平戶東西海面十里西北至博多海面四百五十里平戶之西爲五島五山相錯懸海而生其中有畧可泊乃日本西境之盡處也過此西行越五百里直四百里其畧爲壁下此島與薩摩相去一千四百三十里四望無山直抵陳錢口必由平戶經過其畧爲乃路爲倭奇家爲衣屋

奴密爲通記爲達奴烏
喃爲烏苦爲話哈陸達 北爲多藝爲伊岐橫直皆七十里
至對馬島橫三百里其南麗爲哥爲面五百里 爲對馬島甘大哈東南爲佛乃哥世
西北爲推沙兒爲山谷爲撒思乃知六磨爲你打比爲倭奴烏喃其西北至高麗
也必由對馬島開洋各島之人俱至推沙兒撒思乃山谷三麗開洋至高麗也
則失多順風一日約至五百里 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因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泊同則徑收長門因抽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由五島至大小琉球而

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
縣或之泉州等處或之梅花所長樂縣等處
歷天堂官渡水而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艘或過莆山海閘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艘或過莆山海閘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經大猫洋入金塘鼓門 犯象山奉化由東西厨入溺頭渡
犯昌國入石浦門 犯台州入楡浦海門松門諸港 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李西嘉壁下陳錢分艘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過瀝山兩頭洞三姑山入蠻浦則犯紹興之臨山三山過霍山洋五嶼烈表斗石則犯寧波之蘆山
犯青南過馬蹟潭而西犯太倉過馬蹟潭或過南沙而入大江過茶山入鵶角嘴涉谷槓狼福山而犯瓜儀常鎮 若在大洋而風歛東風也則犯淮揚犯登萊過步州洋亂沙入鹽城則犯揚州再越而北則犯登萊 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舶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候不常屆期方有東北風多日而不變也過五月風自南來倭不利于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倭所利矣故防春者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其停橈之

處焚刼之權若倭得而主之而其帆檣所向一視乎風實有天意存乎其間倭不得而主之也向之入寇者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居多其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紀伊種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乃因商于薩摩而附行者也日本之民有貧有富如攝摩伊勢若佐博多其人以商爲業其地方街巷風景宛如中華富者各數千家有積貲至百萬者又如和泉一州富者八萬戶皆居積貨雇有淑有慝如薩摩之鷄哥里方數千里其邑長安處能約民于乾物無一人爲盜又如官島人不嗜殺人有不平事但詣神廟罰錢又如紀伊之頭陀僧三千八百房專習武藝殺人而

不犯中國富而淑者或登貢船而來或登商船而來凡在蕃船皆貧與爲惡者也山城君號令不行徒寄空名於上非若我中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大一統之治也山口豐後出雲開三軍門卿中國總督府之號各以大權相吞噬今惟豐後尚存亦不過兼并肥前等六島而已肥前肥後筑前筑後豐前豐後山口出雲以貪滅亡山口原并國十二日石見長門安藝備前備後備中出雲伯岐丹後因幡但馬所敎豐後君以其弟舜山口亭吞安藝安藝殺之嘉靖三十六年山口無君豐後獨稱雄焉山城君金印勘合久爲山口所有向來入貢俱山口主

山城惟出名而已陶殿之亂宮殿勘合俱禁金印亦損一角不知所歸貢自此絕矣欲望彼國之約束諸夷斷斷乎不能也

畿內部　州五　山城　太河　河內　和泉　攝津

右共統五十三郡

畿外郡道七

東海道十四州　伊賀　伊勢　志摩　尾張　三河　遠山　駿河　伊豆　甲斐　相摩　武藏　安房　上總　常陸

右共統一百一十六郡

西海道九州　筑前　筑後　豐前　豐後　肥前　肥後　日向　大隅　薩摩

右共統九十三郡

在蕃船皆貧與爲惡者也山城君號令不行徒寄空名於上非若我中國禮樂征伐自

天子出大一統之治也山口豐後出雲開三軍門卿中國總督府之號各以大權相吞噬今惟豐後尚存亦不過兼并肥前等六島而已肥前肥後筑前筑後豐前豐後山口出雲以貪滅亡山口原并國十二日石見長門安藝備前備後備中出雲伯岐丹後因幡但馬所敎豐後君以其弟舜山口亭吞安藝安藝殺之嘉靖三十六年山口無君豐後獨稱雄焉山城君金印勘合久爲山口所有向來入貢俱山口主

山城惟出名而已陶殿之亂宮殿勘合俱禁金印亦損一角不知所歸貢自此絕矣欲望彼國之約束諸夷斷斷乎不能也

畿內部　州五　山城　太河　河內　和泉　攝津

右共統五十三郡

畿外郡道七

東海道十四州　伊賀　伊勢　志摩　尾張　三河　遠山　駿河　伊豆　甲斐　相摩　武藏　安房　上總　常陸

右共統一百一十六郡

西海道九州　筑前　筑後　豐前　豐後　肥前　肥後　日向　大隅　薩摩

右共統九十三郡

在蕃船皆貧與爲惡者也山城君號令不行徒寄空名於上非若我中國禮樂征伐自

天子出大一統之治也山口豐後出雲開三軍門卿中國總督府之號各以大權相吞噬今惟豐後尚存亦不過兼并肥前等六島而已肥前肥後筑前筑後豐前豐後山口出雲以貪滅亡山口原并國十二日石見長門安藝備前備後備中出雲伯岐丹後因幡但馬所敎豐後君以其弟舜山口亭吞安藝安藝殺之嘉靖三十六年山口無君豐後獨稱雄焉山城君金印勘合久爲山口所有向來入貢俱山口主

山城惟出名而已陶殿之亂宮殿勘合俱禁金印亦損一角不知所歸貢自此絕矣欲望彼國之約束諸夷斷斷乎不能也

畿內部　州五　山城　太河　河內　和泉　攝津

右共統五十三郡

畿外郡道七

東海道十四州　伊賀　伊勢　志摩　尾張　三河　遠山　駿河　伊豆　甲斐　相摩　武藏　安房　上總　常陸

右共統一百一十六郡

西海道九州　筑前　筑後　豐前　豐後　肥前　肥後　日向　大隅　薩摩

右共統九十三郡

在蕃船皆貧與爲惡者也山城君號令不行徒寄空名於上非若我中國禮樂征伐自

天子出大一統之治也山口豐後出雲開三軍門卿中國總督府之號各以大權相吞噬今惟豐後尚存亦不過兼并肥前等六島而已肥前肥後筑前筑後豐前豐後山口出雲以貪滅亡山口原并國十二日石見長門安藝備前備後備中出雲伯岐丹後因幡但馬所敎豐後君以其弟舜山口亭吞安藝安藝殺之嘉靖三十六年山口無君豐後獨稱雄焉山城君金印勘合久爲山口所有向來入貢俱山口主

山城惟出名而已陶殿之亂宮殿勘合俱禁金印亦損一角不知所歸貢自此絕矣欲望彼國之約束諸夷斷斷乎不能也

畿內部　州五　山城　太河　河內　和泉　攝津

右共統五十三郡

畿外郡道七

東海道十四州　伊賀　伊勢　志摩　尾張　三河　遠山　駿河　伊豆　甲斐　相摩　武藏　安房　上總　常陸

右共統一百一十六郡

西海道九州　筑前　筑後　豐前　豐後　肥前　肥後　日向　大隅　薩摩

右共統九十三郡

在蕃船皆貧與爲惡者也山城君號令不行徒寄空名於上非若我中國禮樂征伐自

天子出大一統之治也山口豐後出雲開三軍門卿中國總督府之號各以大權相吞噬今惟豐後尚存亦不過兼并肥前等六島而已肥前肥後筑前筑後豐前豐後山口出雲以貪滅亡山口原并國十二日石見長門安藝備前備後備中出雲伯岐丹後因幡但馬所敎豐後君以其弟舜山口亭吞安藝安藝殺之嘉靖三十六年山口無君豐後獨稱雄焉山城君金印勘合久爲山口所有向來入貢俱山口主

山城惟出名而已陶殿之亂宮殿勘合俱禁金印亦損一角不知所歸貢自此絕矣欲望彼國之約束諸夷斷斷乎不能也

畿內部　州五　山城　太河　河內　和泉　攝津

右共統五十三郡

畿外郡道七

東海道十四州　伊賀　伊勢　志摩　尾張　三河　遠山　駿河　伊豆　甲斐　相摩　武藏　安房　上總　常陸

右共統一百一十六郡

西海道九州　筑前　筑後　豐前　豐後　肥前　肥後　日向　大隅　薩摩

右共統九十三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右各統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驒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佐渡　越中　越後

右共統三十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岐阿波　伊豫　土佐　讃岐

右共統四十八郡

登

六伙計 霜名未降滿 落雨挨迷付魯

時令類

早來遲梭發擢夜 搖落午路晚 非挨介撮田午明 暗骨蓮二水 冷李

水煖挨掇永 今日計以呼雞聲介喬 明日挨迷亞失日 後日亞撒里

昨日傑如 前日阿多推 日暮非故路路 今日來介阿耶俚明日來

挨戊打俚 後日來挨殺阿耶俚核

地理類

地大樣禿智 山羊賣爺賣水 明烏東海 鄰沙 創吉大水 石低水在大古 火非

鄉羊理俚 江打各計

登壇必究　參酉 東倭對 晃

方向類

東熏加 南迷南來 西義西 北尤几俚 前日皆門利婆 後吾失祠

珍寶類

金空尼 銀失落措泥 珠他措 錢前移 黃銅申若佐 紅銅鶯更措尼 水

銀明東措尼 好銅錢姚禮善泥

人物類

皇帝大利大王家里 官大米烏野鶏 百姓別姑常 公翁大知 大官大烏野

雞婆猶蒲翁如 父阿爺母 發阿尼發 兄挨尼尤尼 嫂阿尼 弟阿多多 妹亞尼多一 姊亞尼 莫宿姪何義 女莫宿跟 孫阿奚胡來 丈人子多哥

登壇必究　參酉 東倭對

人事類

要坡水 不要依也 立達子 等待壇祖 眠羊達路烏將卒 拿來未低吉反

丈母子多謬 叔何治王官老前 丈夫壽山婦人俚家 老禿古、俚要个男、

子仁奈公姑後生俚家達 孩歪鼻親爺爺 新舊姐夫不哥朋友道退門

大聖滿門大帝 女婿米哥 僕三三字郎 小厮歪皆永 邪術才老烏素 老實

人理骨多 難難人胡泰故人門厥人 強盜六宿鼻隨 賊子賴骨獨

眼人密皎閻鴻 你挨哥了梭里 誰人掐梭 我何埋俚阿奴利 徒弟加食雞

財主妻斗島賣 生得好眉眉月失眉眉挑水 外甥萌哥 長子雞解水

媳婦嬉妙報 長吊年少華蓋主人 床杲朵 生得醜魯歪失 聰明力他介

明哥貴水 曉那塑羊羣富烏 多肥東乞丐 貧旦寬需好計

活梭羅年紀多 一故麻子莫人骨水村 葬拐科水計賊阿宿人

財主妻斗島賣 生得好眉眉月失眉眉挑水 外甥萌哥 長子雞解水

媳婦嬉妙報 長吊年少華蓋主人 床杲朵 生得醜魯歪失 聰明力他介

明哥貴水 曉那塑羊羣富烏 多肥東乞丐 貧旦寬需好計

活梭羅年紀多 一故麻子莫人骨水村 葬拐科水計賊阿宿人

人事類

要坡水 不要依也 立達子 等待壇祖 眠羊達路烏將卒 拿來未低吉反

俚未得哥已 拿去未底于古 相擾括計括盜 亂說話介反俚 惡量骨多莫 看

覓見不送何埋 路嬉挨核 坐移路厥 背梭 病羊埋依子 揖

達路 不送何埋 路嬉挨核 坐移路厥 背梭 病羊埋依子 揖

罵覓被計俚 肝因彼計 嘗烏論羊埋水 睡寄

話鸚嘴皮鼻計 嘗烏蠻爺計 睡寄 去雞漫陀

俚旦多 在何故伊虜何打路 不在論莊 來何羊伴 便來羊伴地何

耶俚慢慢的陀的如 回來慢慢的耶俚 便去寄路 快來發下、何耶俚法古 送與

我面皮 愛惜搖落 怕俚路路 出去一前行 一教雞行挨俚 送與

門喜羅 一咬水晚打俚 說話未納 恕慢難利骨多 怠慢難利骨多

罵山奴 飲那蓁

獨樂賣哥蓋愧番助山　喫何賣安排蘇不來未旦虛
走法古快去法古打人生亞達借駐路　達个各夾買賣烏禮不
喫了芽哥唱喔夫莫怪哥面　乃禮多喫酒何賢水　鼻旦教何水　尤路喫酒
庶黑殺雞那里去芒姑所有　移姑添所有路路行路的益　路波曉得个个俚
賣烏路無六叫人多奴老實說話買多　溢多痛一輒　起身倭達的援
多多喫了前行西孫哥遊步還了諸也　數不曉得措賴路　不夫打
恁麼難禮任烏肚飢熬大　路冰哭乃古多少一古　賴介打胡子有情亞姊
吉乃無情亞姊吉乃水醉遂換肯　賀無工夫一孫發顏旦　攪水怪多堅固
死身大腫刺大喚加右笑歪活吉　打買加理計打利輸理計打利傷寒雞骨寫
字加計
身體類
耳眉眉口骨上鼻發泰眉賣手鐵足挨个个　路頭客成賴鬚
薰髮措毬計肚發　頼指尤皮爪卒　陛齒法
器用類
小刀歷過乃空計　容打乃中刀歪計　柴需大刀鬧中捷　打柄脫介　俚刀
甲大買路弓米盒子明白紙措裸　哥紙措裸　加迭硯孫助俚　哥力子砂石措　路
依筆地墨蹤粉　煤薄紙沃蠻　子黃扇　族鎖哥利　素厚紙沃速　水船

浮快利泥針法利鑰匙亢其饕雞皮磨刀石依水泥銅扇法吉黃簾
花雞泥金扇空措泥黃旗等子發介俚小箱法哥硯箱孫助利法哥
酒薰暗加藤鋸拿剛擊利磔監頼沙頼銀硃失疏措水鏡坑皆枕
麻骨頼埋骨頼麝香射哥漆烏論水蓆不奴木香木哥傘隔落哥蓋何水
雞沉香沉哥飭法吉水碗後吉貼濟酒擬哭爭皮梯課水自飛計香哥
衣服類
衣服類乞麻俚靴骨都鞋水托里失其里箬帽揺婆俚錦歪蒂穉衫
迭達昂奴手巾介綿布木綿夏布奴綿奴被伏思麻
飲食類
茶酥素酒順箕白酒明東順箕燒酒隔辣順箕老酒蘇酒順　飯容黎飲
酒順加乃鹽失河收河喫飯容黎同羅醬彌沙米科眉科眉油挨蒲大頼
麥烏蒙崎小麥柯蒙崎穀暮米倭水路豈磨肉想大想笋乾吉
糯古醬瓜可羅米糯
花木類
杉松計檜去那雞松理面婆止梅面婆水芥想菜水菜里瓜烏麻莫入
鳥獸類
牛胡水狗意豕猪豕雞孤泥攙地豕泥攙多禮鵝鮮加馬烏馬魚遊河蟹措泥

蝨失辣羊羊鼠眠眇助
水　　其鼠　　木　　戰

數目類

一丟多子丟　個二扶達子　蓋子倭　學子
徵田多　一箇　利二丟田多三　田多　四　搖搖

徵五意子子　後七乃乃　八效　個個　多十一
難難多六子　子九乃子　子十　子　十
多多丟　五十大百法　千借一　萬慢
達子　古千貫　萬　本

通用類

有按路　高高的　明哥　由無
迷路無　乃好　嬌鑽盧極好　多　不好　乃　大加
小

思姑奈　古快都河　多　遠多的
何計　小發簿　少素古乃水多河水　遠　侯近　個瘦牙十
大

短迷　快　骨篇　厚按卒　薄溫卒　歪貨不高歪
加細相　大巧路　路　水　水　頼水

登壇必究　卷二四　東倭　聿

破羊　飯里　松田　要緊馬多　緩慢大　無用設　多
里　不是　乃係　合子　慢大　計

有何何　未慢　香于脾　臭骨節
水　大　水　水

島名

山城羊馬　筑前職骨　太和野馬　筑後喉骨　河內茄
失羅　前前　多　骨　懷

知豐前字　和泉因字　豐後蓬　攝津子弩　肥前非　伊
前　米　哥　因你　前

賀衣　肥後非合　伊勢衣　日向兄　志摩　大隅不思
加　骨　舍　加　米

尾張倭阿　薩摩撒子　三河遙茄　遠江　紀伊乞奴
里　馬　懷　懷　苦蠻

炎路山奴　駿河　阿波挨懷　伊豆因　慈讚者　甲裴
計　齊

喉怖　伊豫伊　土佐施　武藏木撒　山口即同
苦蠻　右相摩　撒　暑　防羊

馬扁
諸　安房阿　美作迷馬　備前避　上總茄
乞　撒家　然　倭撒下總
倭
散備中避　常陸　備後避　若佐懷加　安藝阿　越前
晝　晝　臥　揷　計

日邳　攝摩法里　越中　長門奴茄　越後　丹渡
前　馬　晝　日　多　谷　日清

丹坑　丹　加賀茄　丹後　丹　佐渡沙　因幡
白　白　哥　能登奴　哥　朵但馬　婕什　渡　因
麥奴　近江多島　伯耆花　美濃米　出雲田字　飛彈非
白　米　計　奴　木　大
智

石見　信濃申阿　隱岐和　上野康子　伊岐尤　女
計　農　農　計　計

島下野什麼　陸奧話　多蠻　出羽迷　達挨　官島　達挨
子計　計　收　外　什麼　什麼

五島拔　男島賀什　小島科　對馬島則　什　連島卒　平戶　佐加關
島　男　麼　麼　麼　麼　頓

什麼種島他尼　博多花哈　竹島他計　平戶
麼　什麼　達　什麼

三島審什
麼

倭船

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必用大木取方相思合縫不使鐵釘惟聯鐵片不使麻筋桐油惟以草塞鏝漏而已名短水草賛功甚多賛材甚大非大力量未易造也凡寇中國者皆其島貧人向來所傳倭國造船千百隻皆虛誕耳其大者容三百人中者一二百人小者四五十人或七八十人其形卑隘遇巨艦難于仰攻苦于泥沉故廣福船皆其所畏而廣船

旁陡如垣尤其所畏者也其底平不能破浪其布帆懸于桅之正中不似中國之偏桅帆常活不似中國之定惟使順風若遇無風逆風皆倒桅盪櫓不能轉戧故倭船過洋非月餘不可今若易然者乃福海沿海奸民買舟于外海貼造重底渡之而來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闘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

凡倭船之來每人帶水四百斤約八百碗每日用水六碗極其愛惜常防匱乏也水味不同海水鹹不可食食即令人泄故彼國開洋必于五島取水將近中國過下八山陳錢之類必停泊換水所以欲換者冬寒稍可耐久若五六月蓄之桶中二三日即壞雖甚清冽不能過數日也海洋浩渺風濤叵測程不可計遇山而汲亦其勢耳盥頰沐浴海水山水亦可用或云浴海水令人膚裂近訪之不然但黑肌膚而已倭奴有一秘法煮泉一二沸置之缸缶能令宿而不壞然亦不過半月久則不能也其至普陀必登者非換水亦非真欲焚香乃覘

兵防虛實耳

倭好昔貢諳上三表五餌之策知倭國自有成式花樣餌在是而悟所以制之之術矣故志之

絲所以爲織綢紡之用也蓋彼國自有織而後用之中國綢紡但充體朝會宴享必自織而後用之衣而已若番紬不通則無絲可織每百斤直銀五六十兩取去者其價十倍絲綿裸裎不能耐久冬月非此不援常因置乏每百斤價銀至二百兩

紬染彼國花樣作因用爲常服無綿正衣服之用錦繡優人劇戲用布棉花故也

以束腹腹以爲刀帶書帶畫帶之用常因置乏每一斤價銀七十兩水銀鏇銅器之倍中國常因置乏每百斤價銀三百兩針女工之用若不通番絕而貢道每一斤價銀七分鐵鍊慇茶壺之用倭俗客至饋酒之後啜茶殷已即以茶壺慇之不許著物極以茶

爲重故也鐵鍋彼國雖自有而不大大者至磁器擇花樣而雖得每一箇價銀一兩

用之香爐以小竹節爲狗狗碗碟以菊花稜爲向碗亦以葵花稜爲貴銅若非顛雖官審不喜也古

文錢倭不自鑄但用中國古錢而已每一千文價銀四兩若祥建私新錢每千價銀一兩二錢惟不用永樂開元二種古名畫最喜小者蓋其書易精潔悉且以爲清賞不用古名字書房粘壁之用廳堂不用也古書五經則重晉魏而怨易詩春秋四書則重論語學庸而惡孟子重佛經若古醫書每見必買重醫故也藥材諸味俱川芎常價一百斤價銀六十七兩此其至難至貴者也其次則甘草每百斤二十金以爲常

毬馬背毬王家用青女人紮官家用紅粉面之用小食籠用竹絲所造而漆器文几古盒硯箱三者其最

向也盒子催用菊
花稜圓者不用　醋
鄭若曾曰日本所貢倭扇描金盒子類皆異物也
其所悅于中國者皆用物也彼有資于我而我無
資于彼忠順則禮之悖逆則拒之不易之道也若
狗其求而愆期許貢無踹互市斷斷乎不可也
冦術倭奴之勝我兵專以衛也卽以其術還
治其人不必用古兵法蔑不勝矣志之
倭夷慣爲蝴蝶陣臨陣以揮扇爲號一人揮扇衆
皆舞刀而起向空揮霍我兵倉皇仰首則從下砍
來○又爲長陀陣前耀百脚旗以次魚貫而行最

强爲鋒最強爲殿中皆勇怯相參○賊每日鷄鳴
起蟠地會食食畢夷酋據高坐衆皆聽令挾册展
視今日刼某處某爲長某爲隊隊不過三十人每
隊相去一二里吹海螺爲號相聞卽合救援亦有
二三人一隊者舞刀橫行薄暮卽返各獻其所刼
財物毋敢匿夷酋較其多寡而廩縮之毋擄婦女
夜必酒色酣睡刼掠將終縱之以焚烟焰燭天人
方畏其酷裂而賊則抽去矣愚紿我民勿使邀擊
專用此術○賊至民間遇酒饌先令我民嘗之然

後飲食恐設毒也行衢陌間不入委巷恐設伏也
不沿城而行恐城上拋磚石也○其行必單列而
長緩步而整故占數十里莫能近馳數十日不爲
勞○布陣必四分五裂故能圍○對營必先遣一
二人跳躍而蹲伏故能空竭吾之矢石火炮○衝
陣必伺人先動動而後突入故乘勝長驅戰酣必
四面伏起突進陣後故令我軍驚潰○每用怪術
若結羊驅婦之類當先以駭觀故吾目眩而彼械
乘慣雙刀上誑而下反掠故難格○鉦鎗不露竿

冥忽而擲故不測○弓長矢巨近人則發之故射
命中○欲跡者其進取也張揚者其逃遁也故常
橫破舟以示遁而突出金山之圍造竹梯以示攻
而旋有勝山之去將野逸則逼城○欲陸走則取
艘○或爲穽以坑詐或結稻桿以絆奔○或種竹
簽以刺逸○常以玉帛金銀婦女爲餌故能誘引
吾軍之進陷而樂爲吾軍之邀追○俘虜必開塘
而絆舌莫辨其非倭故歸路絕○恩施附巢之居
民故虛實洞知○賞豐降擄之工匠故器械易具

○細作用吾人故盤詰難○向導用吾人故進退熟○宿食必破壁而處乘高而瞭故襲取無機○間常一被重圍矣餌以僞饋而逸之或披簑頂笠沮溺於田畝或雲巾衍履蕩遊于都市故使我軍士或愚而投賊或疑而殺艮○江海之戰本非其所長亦能聯虛舟張弱簾以空發吾之先鋒捐嬉女遺金帛以弭退吾之後逐○凡舟之裙墻左右悉裹布帛被褥而濕之以拒焚擊交鬨間或附蓬而飛越卽雷震而風靡矣○冤擄我民引路取水

早暮出入按籍呼名每處爲簿一扇登寫姓名分班點閘眞倭甚少不過數十人爲前鋒冤還島皆云做客回矣凡被我兵擒殺者隱而不宣其鄰不知猶然稱賀

倭刀刀有高下技有工拙倭之富者不惜重價而制之廣延高師而學之其貧者所操不過下等刀耳善運刀者在前衝鋒可畏頗有限也中國人不知望之輒震而避焉擒獲夷刀亦莫辨高下混給兵士故志之　大小長短不同立名亦異每人有一長刀謂之佩刀其刀上必插一小刀以便雜用又一刺刀長尺者謂之解手刀長尺餘者謂之急拔亦刺

刀之類此三者乃隨身必用者也○其大而長柄者乃摧導所用可以殺人謂之先導其以皮條綴刀鞘佩之于肩或執之于手乃隨後所用謂之大制○又有小裁紙設機刀出長門號兼常者最佳○又有作贊禮賀禮不拘大小名雖爲刀其實無

用

上等

上庫刀山城國盛時盡取日本各島名匠封鎖庫中不限歲月竭其工巧謂之上庫刀其間號寧久者更佳世代祖傳以此爲上

次等

備前刀以有重滑爲巧刀上或鑿龍或鑿劍或鑿人幡大薩春日大明神天照皇大神宮皆其形著在外爲美觀者

如匠人製造之精不論刀大小必于柄上一面鐫名一名刻記字號以爲古今賢否之辨鎗劍亦然

鐘伏讀

皇明祖訓有曰四方四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人不足以使令其不自揣量來犯我邊則彼爲不祥彼既不爲中國患而我

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大哉王言其天地覆載之心乎乃今蠢爾關白奄據朝鮮聲言入犯嗚呼此其自爲不祥也

朝貢

自漢武帝滅朝鮮使驛始通于漢三十餘國至光武中元二年使人自稱大夫奉貢朝賀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是後倭韓俱屬帶方郡也魏景初二年既平公孫氏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請天子朝獻太守

送詣都乃以金印紫綬封爲親魏倭王難升米等亟拜中郎校尉假銀印青綬勞賜優渥平始八年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阿彌弓乎素不合遣使詣郡說相攻伐狀遣塞晉掾史張政等齎詔告諭之卑彌呼死宗女臺與嗣遣使送張政還因獻男女生口貢白珠異文雜錦晉武帝安帝文帝時俱遣使入貢至隋開皇二十年遣使詣闕求法華經大業三年遣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

曰日沒處天子無恙云帝覽不悅明年遣文林郎裴世清使倭國其王遣小德何大禮奇多毘從二百騎郊勞設儀仗鼓樂迎至彼都其王與世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絕至唐太宗貞觀五年遣使入朝帝矜其遠詔有司無拘歲貢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諭與王爭禮不平詔不宜而返久之更附新羅使者上書丞徽四年其王孝德卽位遣律師道照求佛法獻琥珀碼磁時新羅爲高麗所暴高宗賜璽書令出兵援顯慶二年天豐財遣僧智通智達求大乘法相教越明年天

武后宴之麟德殿授司膳卿還之開元四年聖武復遣栗田朝臣請從諸儒授經詔四門助教趙元默卽鴻臚寺爲師獻大幅巾爲贄悉賞物貨書以歸其副朝臣仲滿慕華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歷左補闕久乃還後建中元和光啓等年常貢不絕宋雍熙元年守平遣僧奝然與其徒五人獻銅器十餘事并日本職員年代紀一卷上召見存拊甚厚賜紫衣給鄭氏註

孝經一卷記室參軍任希古撰越王孝經新義一卷
印本大藏經一部越明年附台州寧海縣商船歸復
數年遣弟子奉表謝又別啓貢佛經并方物咸平五
年建州海賈周世昌遭風飄至日本七年遣與其國
人滕木吉至上召見之以國詩獻其詞雕刻膚淺無
取賜裝錢遣歸景德八年僧寂照等八人來朝詔號
圓通太師賜紫方袍天聖四年明州言日本國太宰
府遣人貢方物而不持本國表詔却之是後不通朝
貢南賈傳其貨物至中國熙寧五年僧誠尋至天台

止國清寺願留州以聞詔使赴闕獻銀香爐木槵子
白琉璃等物神宗以其遠人而有戒心處之開寶寺
併賜僧伴紫方袍元豐年明州又言得其國太宰府
牒因使人孫忠等遣僧仲回貢色緞二百疋水銀
五千兩州以孫忠乃泛海商人且貢物與諸國異請
自移牒報而荅其物直付仲回東歸從之乾道五年
附明年綱首貢方物淳熙三年其國人泛海遭風飄
至明州無口食詔給之又有百人行乞於市至臨安
詔守臣支給津遣明州養贍候有便船發回十年七

十三人飄至秀州華亭紹熙元年飄至泰州詔見行
貨物免抽買舟悉與給遣仍給常平賑恤慶元六年
至平江嘉定二年至定海詔並支給錢米養贍候風
便津發米自中葉歷久無貢元世祖遣使詔諭之不
從乃命范文虎率兵十萬征之至五龍山暴風破舟
敗績終元之世使竟不至逮　國朝洪武四年國王
良懷遣僧祖朝貢七年復來以無表文却之其臣亦
遣僧貢方物不恪却其貢僧人發陝西四川各寺居
住著爲訓示後絶不與通至三十五年復來　詔定

貢期約十年一貢　太宗嗣登大寶國王嗣立受
册封自是或二三年或五六年貢無定期皆詔至
京師燕賞優渥裡載而歸是以其貢而來也于利不
于義往往各道爭先受遣之爲幸正德四年南海道
刺史右京兆大夫細川高國强請勘合遣使宋素卿
貢正德六年西海道刺史左京兆大夫內藝與强請
勘合遣使省佐貢嘉靖二年各道爭貢國王源義植
嗣位幼冲勢不能制大內藝與遣使宗設謙導西川
高國遣使瑞佐宋素卿交貢船船宗設波港互相詆毀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宗設謙導等特忿執銳讎殺宋素卿仵從追至紹興所過地方莫不搔動十年復來貢二十二年西海道遣使長門僧人福師駕船三號來貢一號遭風壞於半途二號收載壞船人從返止一舟行沿三門衛送至定海　詔令四十人　朝見燕賞如舊二十七年復遣原使貢却之彼欲將貢物易貨載回督海衙門不容叱歸由此禁絕海商以致海船閙悶商賈失務三十二年間因而起釁搆黨犯津作耗浙直大遭其殃總制大司馬胡公命謀士蔣洲陳可願詰國假

詔諭以言歸責於王彼原不知所犯作耗者皆海內流商船戶之類非眞倭也三十六年遣使僧人清守清乘稱貢因其所貢無恪又以先年將二僧留在四川寺內從仵令自此每每拒絕不通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輯江防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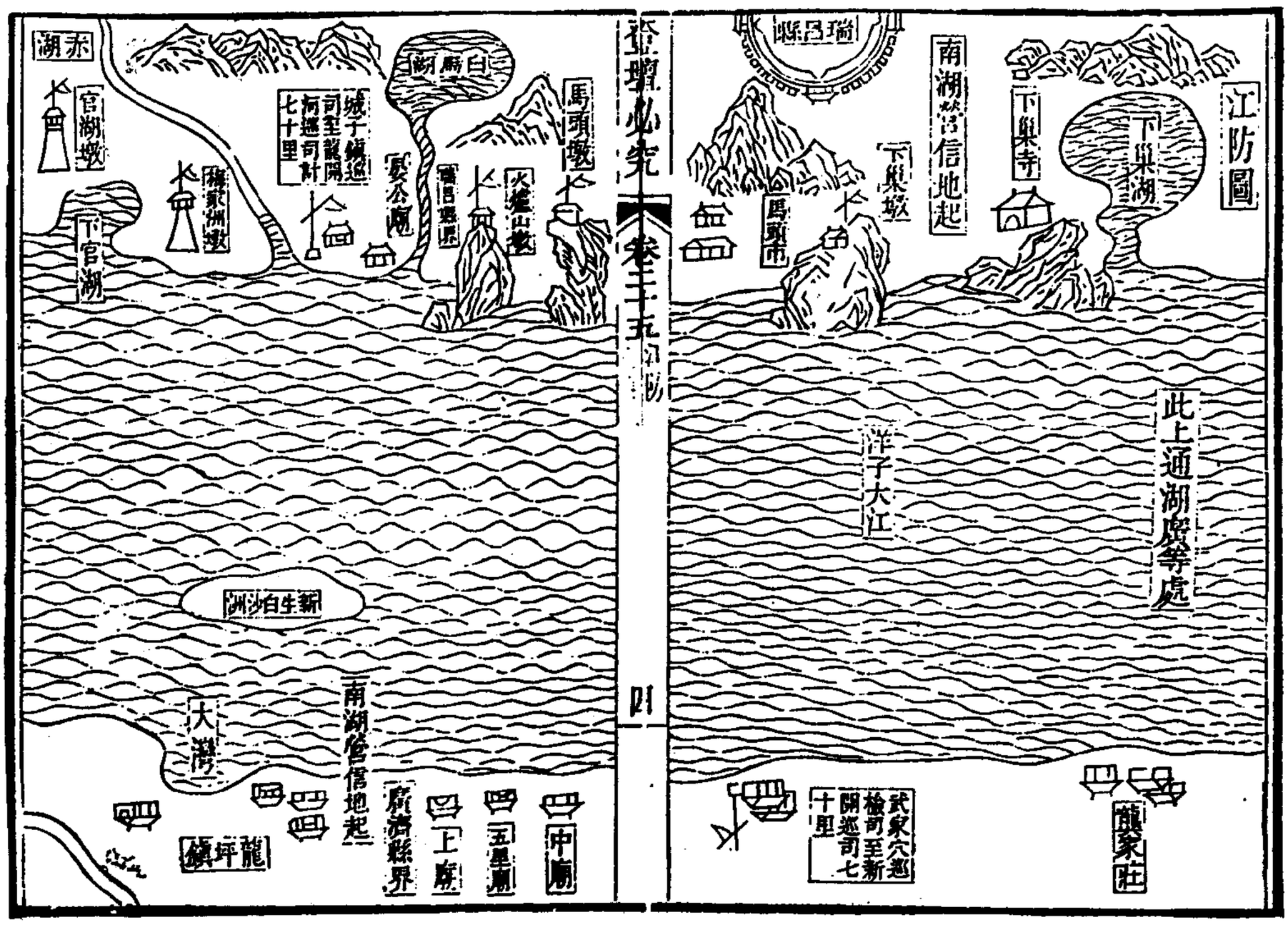
王鳴鶴曰我　高皇帝定鼎留都爲萬世根本重地北扼淮揚綰轂運道燕京之命脈繫焉小有隔閡爲患匪淺故上下江防非直爲崔苻之警識微慮深所以貽　國家磐石之安者至鴻遠已沿江要害宿兵控扼遠迤數千里若綴屬星布何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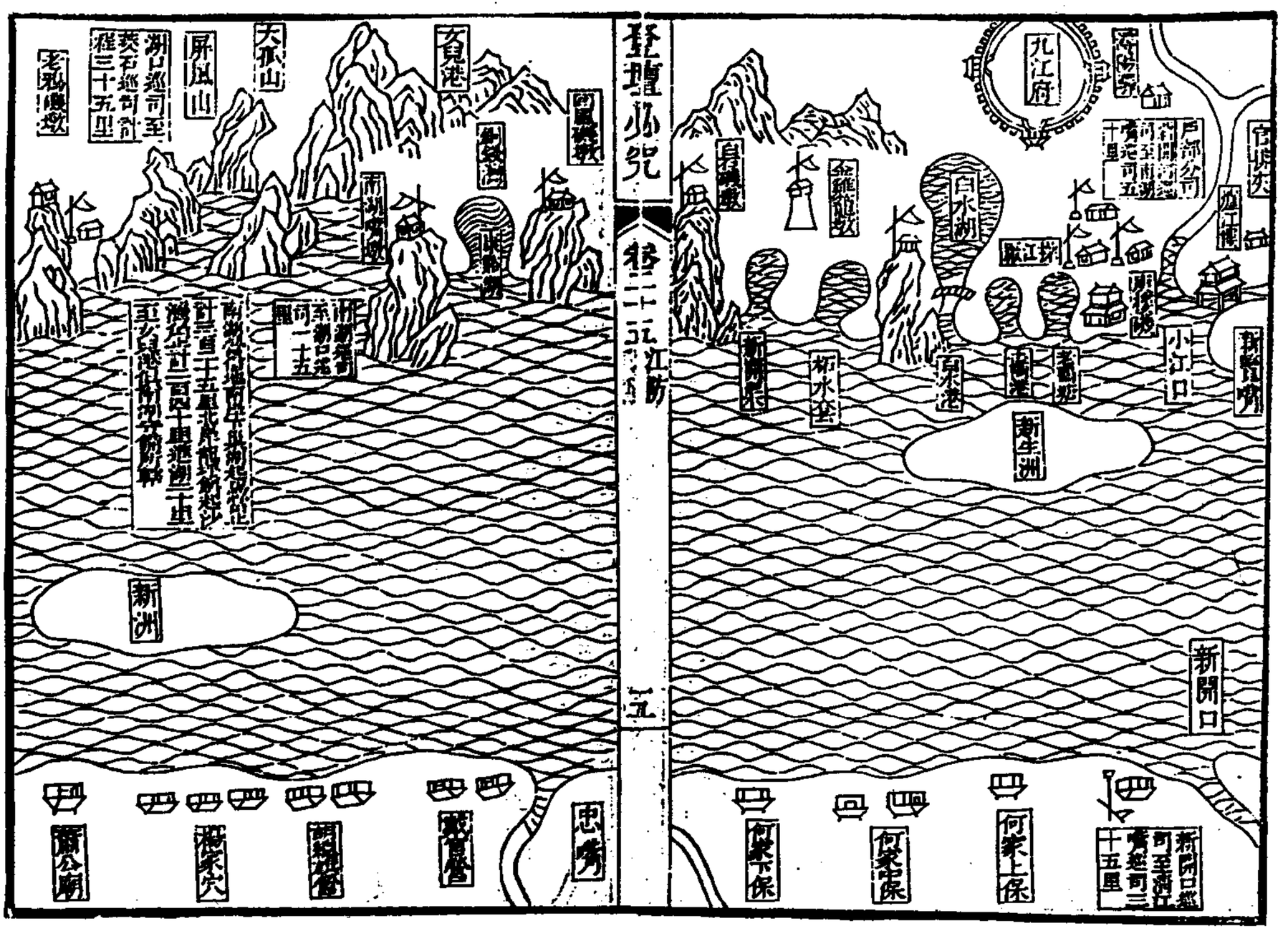
即有出沒之盜勢何由逞乃今所設設者不在肘掖之虞而惟門戶之是慮三江圌山而東漸入于海福狼對峙實爲外戶方島夷猶獗於東南萬一乘風鼓浪瞬息千里窺我邊徼若甲寅之役半壁爲墟可謂防禦有策乎余備我行邊典茲土朝乾夕惕寢食未遑乃按圖而興思欲播聞於同志遂輯江防考以便檢閱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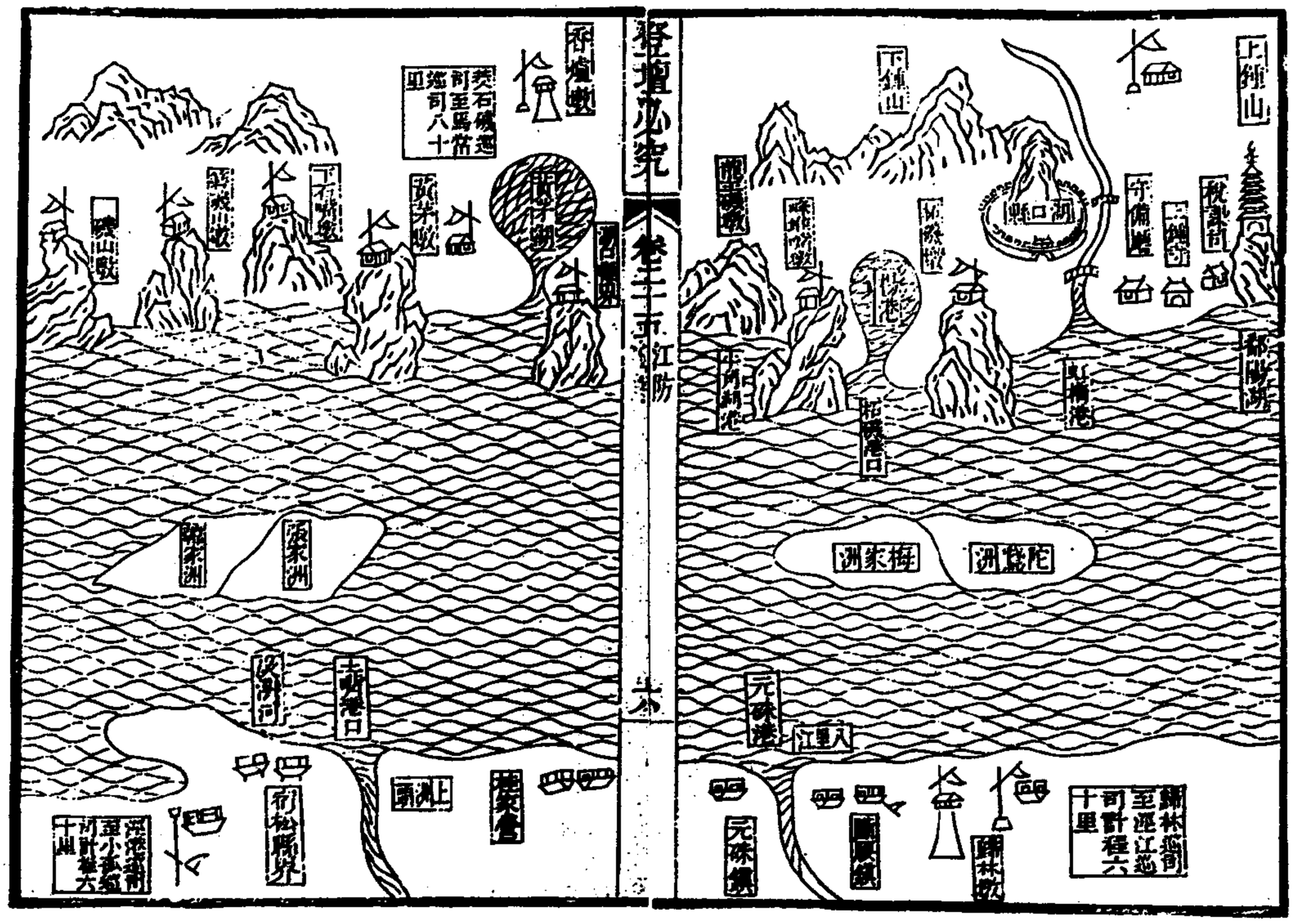
新江營設水操軍以萬計而都御史督之蓋自永樂遷都后迨今未之有改矣先是事有專制所轄畿輔諸郡上自九江下抵蘇松通泰北地方緩急寇盜鹽徒隸之蓋以南京係國家根本重地江淮東南財賦所出誠重之乃專設巡江都御史后復以督操臣兼領之事載　勑書可考云嘉靖壬子癸丑間適倭夷犯海上北蘇松淮揚皆爲寇穴操江臣南北奔命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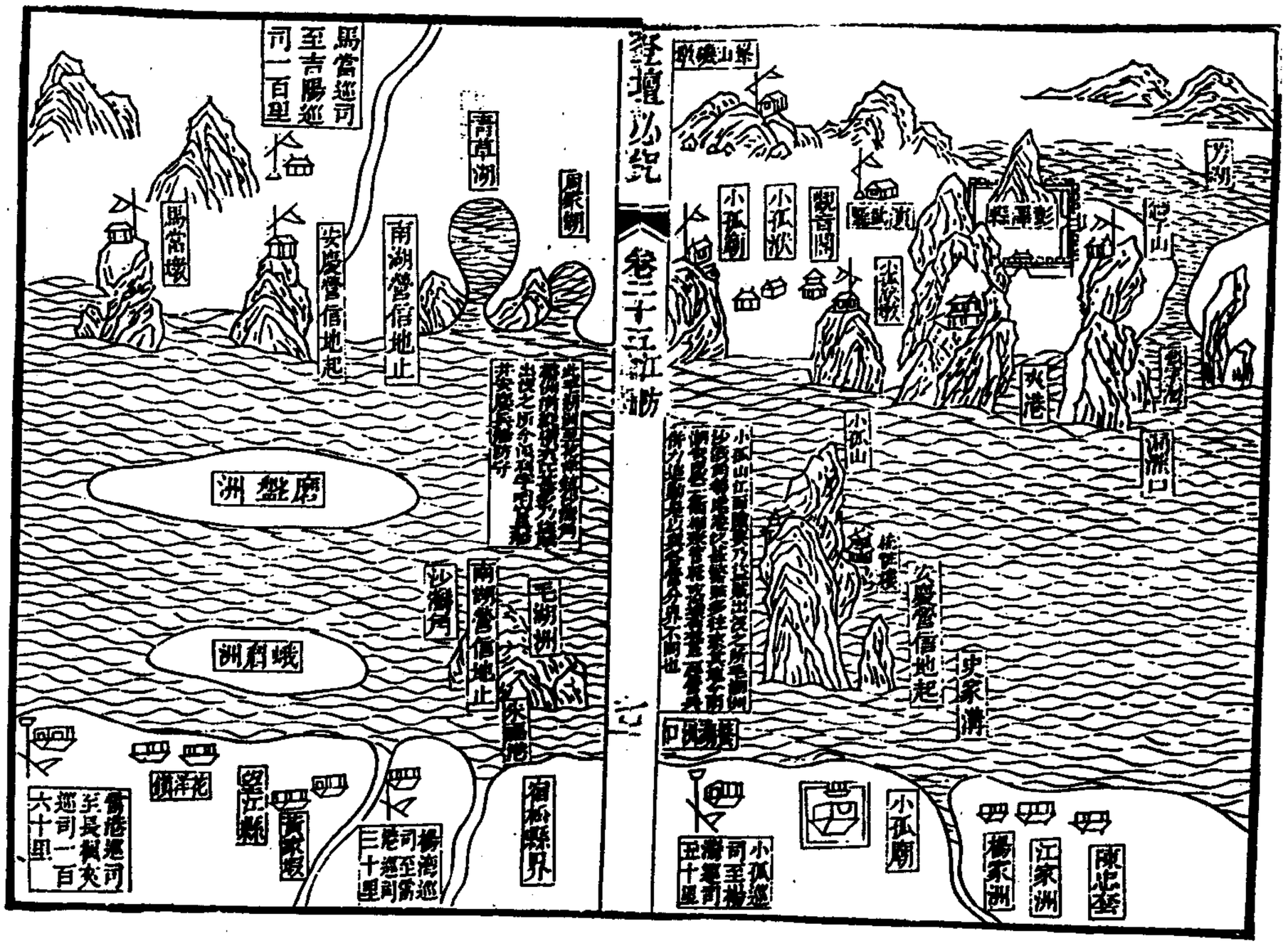
疲勢難周遍於是朝議加兩撫臣督提軍務與操江臣畫地而守圖山以下屬江南撫臣三江會口以下屬江北撫臣操江臣專督瓜鎮以上江防又用言者召福浙兵增募江靖兩縣耆民凡七千有奇增軍餉五萬餘金事定已十年餘矣既余領　簡書而來也乃盡遣客兵歸之故鄉僅留江靖耆民兵八百分守圖山三江會口遊兵儀眞四營倘亦如其數損之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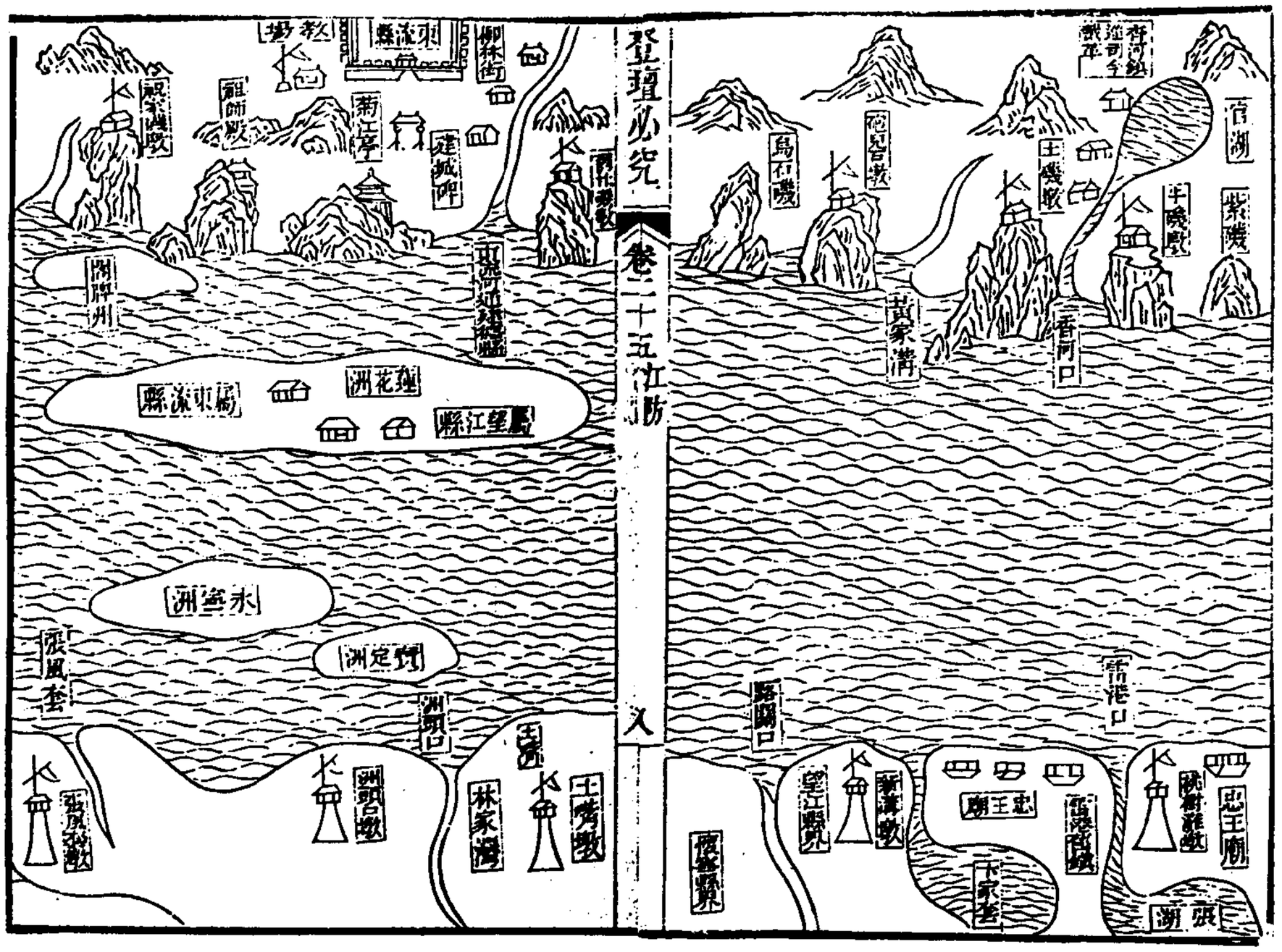
則沿革之大致也夫立法有意致敝有方顧倭奴意計叵測防患貴在未然兵雖去而鐍不可去也余懼后者罔所諏諮乃搜故牘訪史閱例遠者都不可考矣惟柴都御史勑書一道尚在并余所奉勑書並存之以明沿革之因其添設兵餉章奏本末與夫政令條格具載焉庶幾乎后之欲權時救急者不煩更張按籍可考也茲江防考所由作也先同安洪公朝選著長江一覽江防信地江防要覽三種余并合而成書書成兵時來曰大哉　聖謨何宏遠也建置江營設舟師水操軍士豈虛哉因循懈弛致虧實效苟就中策調莫非兵也又安所患寡耶舍此令圖而召外兵以損軍實非勝算也昔李光弼一調發問而精彩百倍是故善用兵者不必易民而教善救敝者不必變法而行余媿之未之能也嗣余經畧者其尚亟圖匡余所未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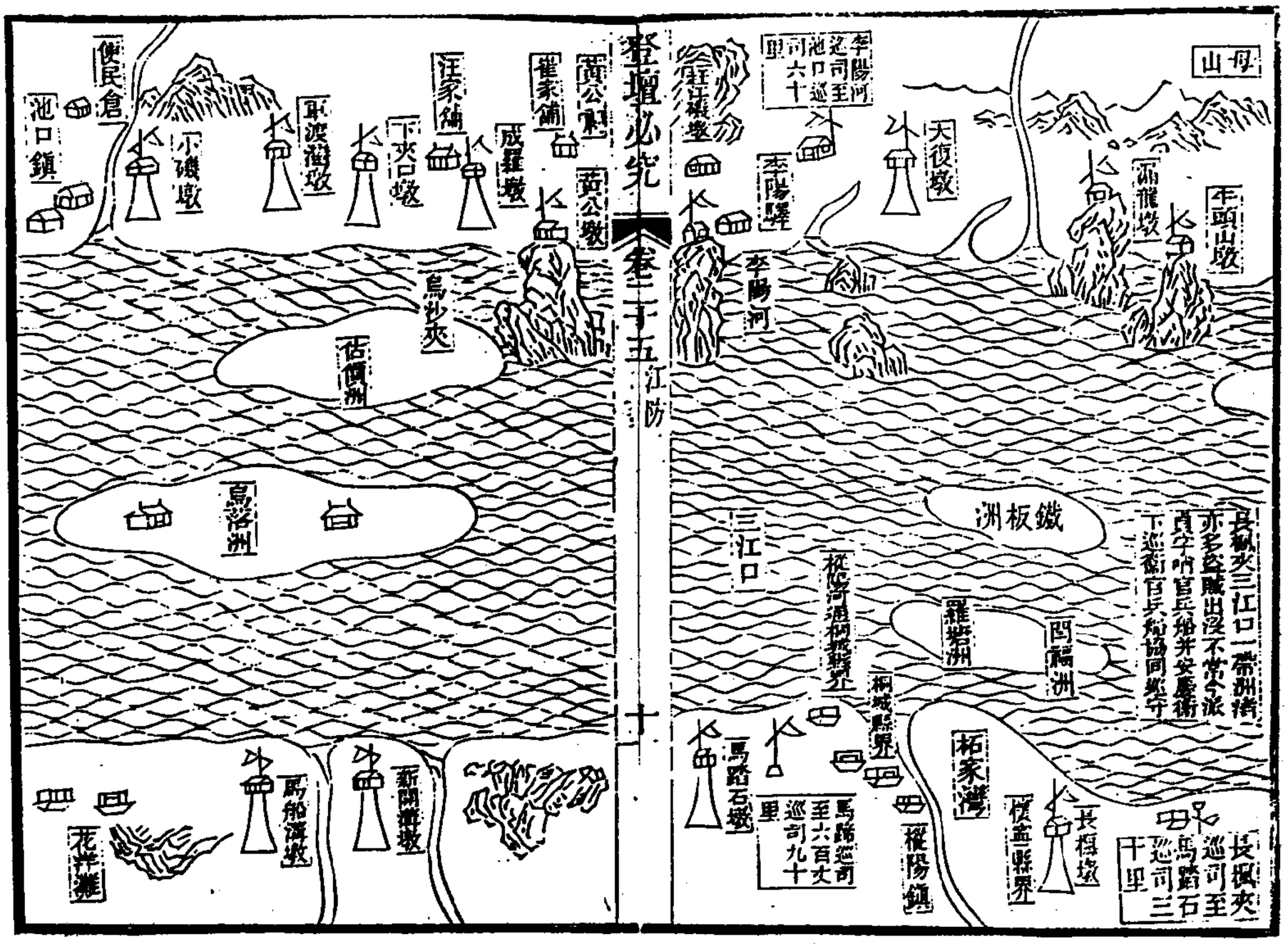

江防圖
瑞昌縣
南湖營信地起
下巢湖
下巢寺
下巢墩
馬頭廟
此上通湖廣等處
洋子大江
赤湖
官湖墩
下官湖
梅家洲墩
城子磯巡司至龍開河巡司計七十里
晏公廟
馬頭墩
火燄山墩
白鷺湖
新生洲沙
南湖營信地起
大灣
龍坪鎮
廣濟縣界
上廂
五里廟
中廟
武穴巡檢司至新開巡司七十里
龍家莊
登壇必究 卷二五 江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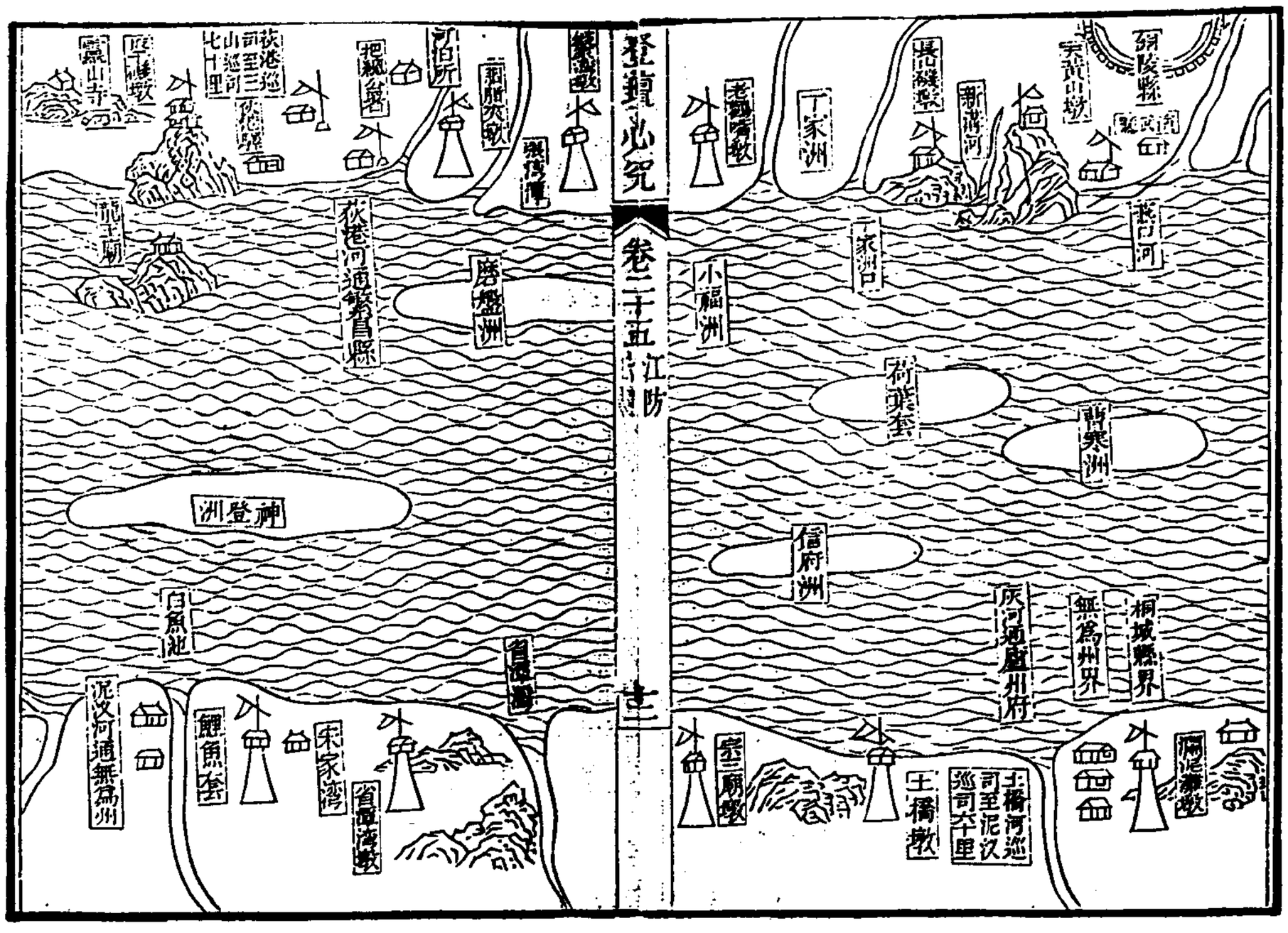

九江府
官塘汊
戶部分司
湖口巡司至南湖營巡司計程三十五里
官塘汊
瘟江塘
大孤山
屏風山
湖口巡司至龍開河巡司計程三十五里
老鴉嘴墩
官港
風雞墩
金雞墩
白水湖
新開口
新開口
新洲
柳水套
新洲
小江口
新開口巡司至湖口巡司三十五里
忠烈廟
何家下保
何家中保
何家上保
新開口
登壇必究 卷二五 江防
一九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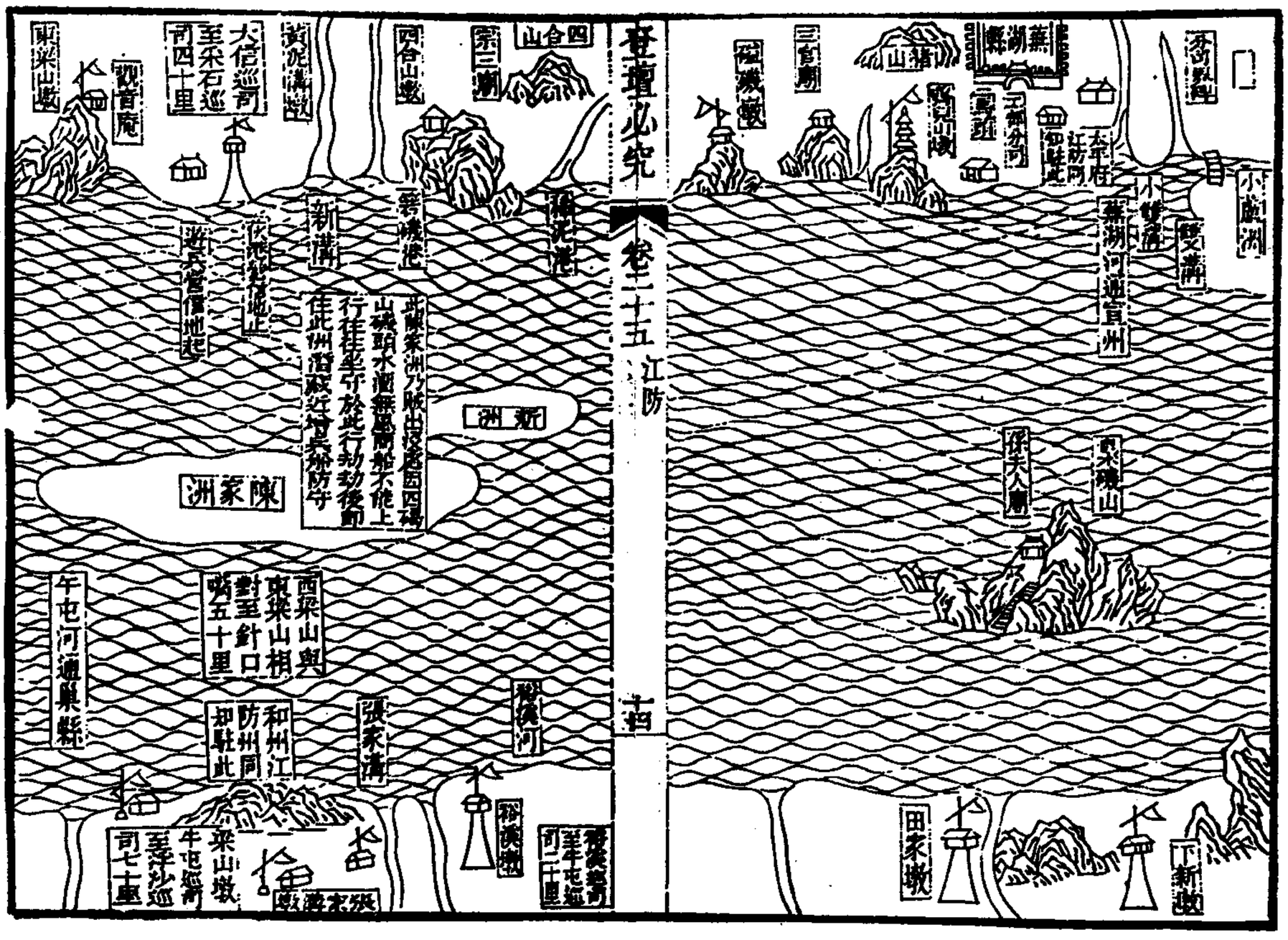

卷二十二江防
下鎮山
上鎮山
龍王廟墩
下石城墩
駱駝山墩
黃牙湖
茅坡墩
黃石磯巡司至馬當八十里
梅家洲
陀螺洲
下鎮口
上鎮口
守備署
稅課司
上鎮山
梅家港
都陽湖
虹橋港
梅家洲
陀螺洲
元硃港
八里江
元硃鎮
圖廠鎮
銅林驛
銅林墩
銅林驛至湓江巡司計程六十里
下洲口
上洲
泥梁倉
衍船廠界
湓港巡司至小孤巡司計程六十里
湓浦口
湓浦河
梁家洲
張家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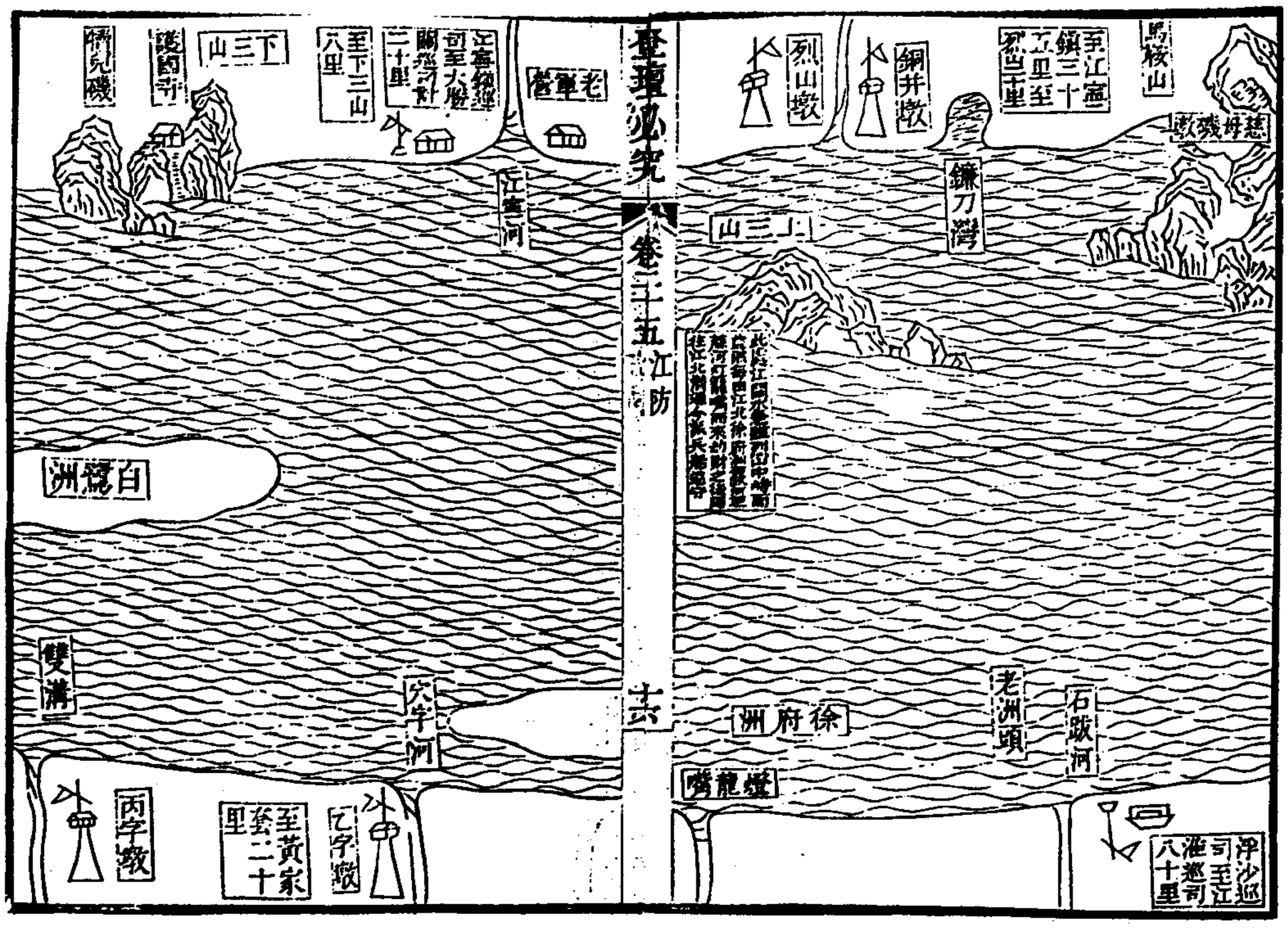

卷二十二江防
馬當巡司至吉陽巡司一百里
馬當墩
青草湖
原衛所
安慶營信地起
南湖營信地止
盤磨洲
沙湖口
毛湖洲
永豐鎮
銅船廠界
黃港巡司至長樂灣巡司一百六十里
楊湾巡司至黃港巡司三十里
小孤山
小孤洲
觀音閣
彭澤縣
水港
湖漯口
小孤廟
史家灣
楊家洲
江家洲
陳忠婆
小孤巡司至楊湾巡司五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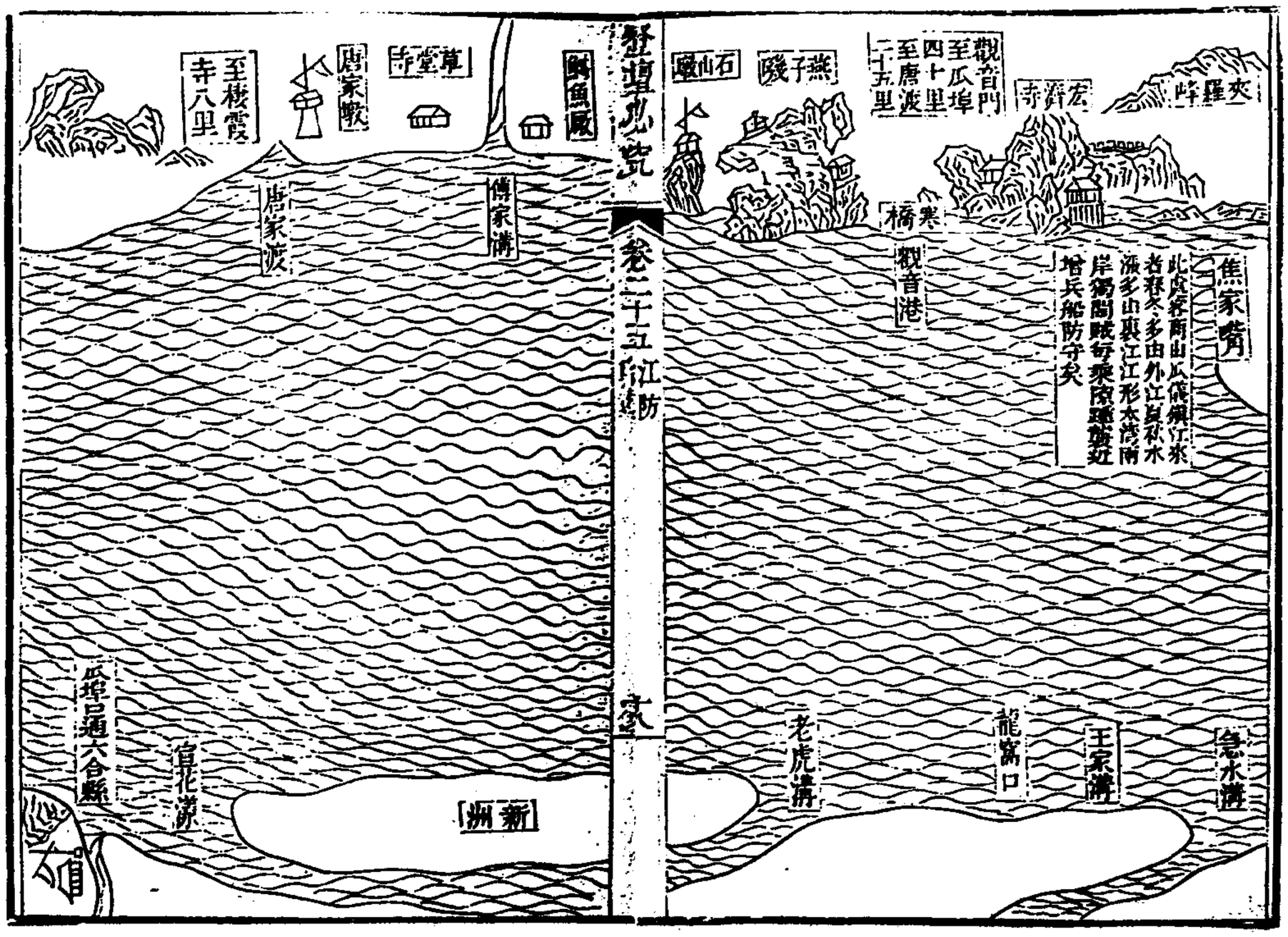

登壇必究
卷二十五江防
東流縣
菊江亭
建城門
梅家渡
烏石磯
萬家灣
香河口
紫陽
東流縣
花洲
縣江望
洲無水
洲定對
張風套
洲頭口
王灣墩
林家灣
望江縣界
新溝墩
忠王廟
下家套
張溪湖
路閘口
清港口
新洲
新洲
下烟墩
雁汊墩
黃石磯港
觀音港
有巡司今裁革
海口
黃泥溝
游秀舖
十里墩
安慶府
斷港湖
同安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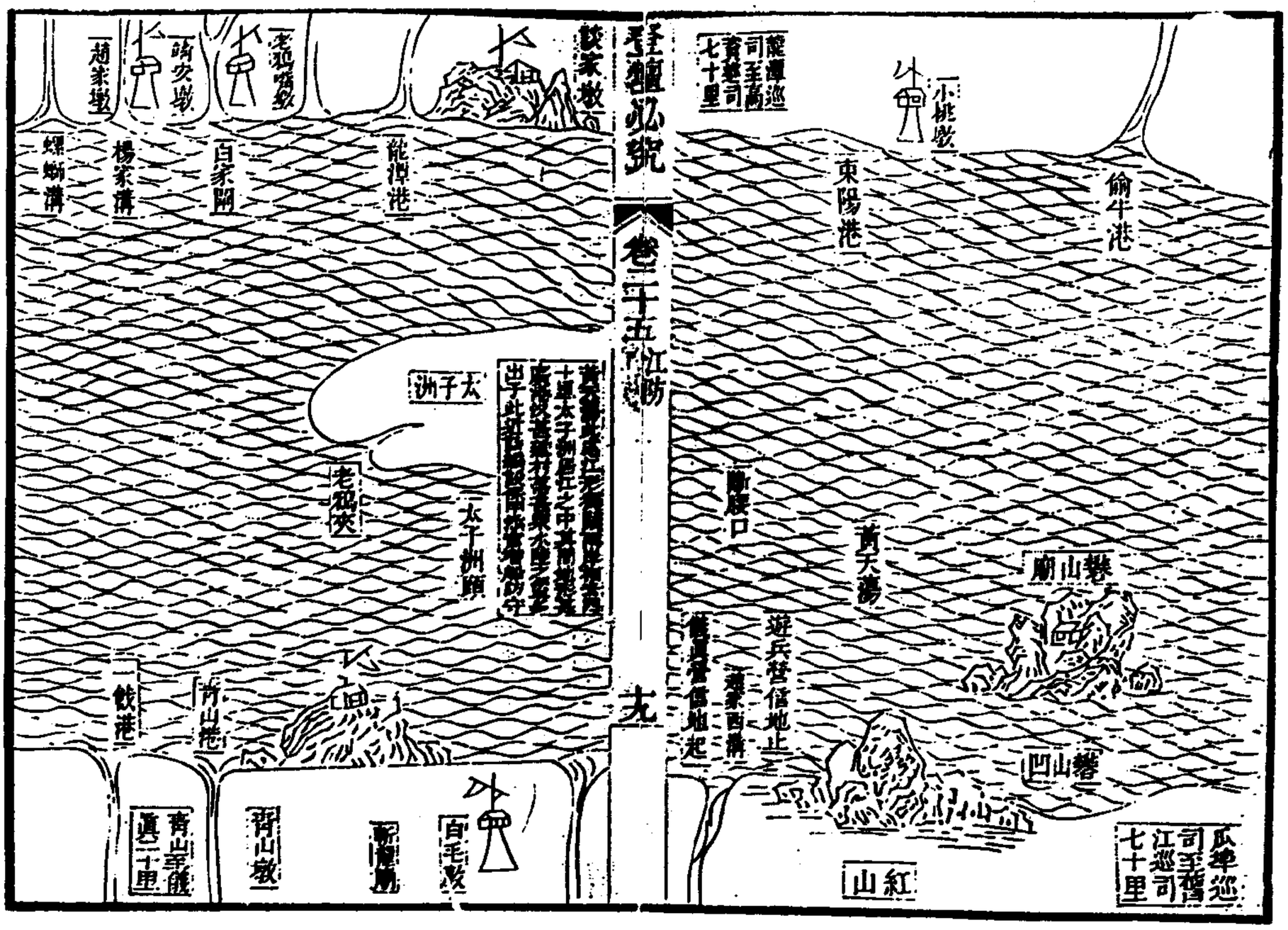

登壇必究
卷二十五 江防 十
母山
羊頭山墩
雨龍墩
天復墩
李陽河
池口巡司至巡司六十里
李陽驛
李陽河
汪家嶺墩
汪家舖
霍家舖
黃公墩
黃公鼎
戚罐墩
下夾口墩
軍渡灣墩
不礙墩
便民倉
池口鎮
烏沙夾
佰倡洲
烏落洲
三江口
長楓夾三江口一帶洲渚二十多處賊出沒不常今派員守哨官兵船并安慶衛下巡衛官兵船協同堵守
鐵板洲
羅塔洲
四福洲
桐城縣界
樅陽河通桐城縣界
樅陽鎮
柘家灣
樅陽縣界
長楓墩
長楓夾巡司至馬踏石巡司三十里
馬踏巡司至六百丈巡司九十里
馬踏石墩
新開灣墩
馬船灣墩
花洋灘
池州府江防廳駐此
池州驛
池州巡司至大通巡司八十里
白牙山
仙姑廟墩
梅埂嶺
梅埂溝
五埠溝
五埠溝墩
赤山磯墩
邨家港
新洲
安慶營信地止
荻港營信地起
荻港營信地止
安慶營信地起
原子港
老洲灣
老洲頭墩
六百大巡司至王橋巡司二十里
老洲灣墩
宗三廟
原子港舊巡司分駐
楊樹灘墩
大通巡司至荻港巡司九十里
大通墩
羊山墩
馬石磯墩
雙溝
荷葉洲
新洲
雁落洲
羊山斜港
大通河通青陽縣
鄧公溝
荻港營信地起
荻港營信地止
此處江面闊三十里上江險要莫此為甚又兼港汊叢雜乃盜賊出沒之所近增兵船防守
老洲頭武衆洲係大江長潤盜賊數今派員哨官并下巡兵船與荻港營兵船會哨巡守
六百大墩
家嘴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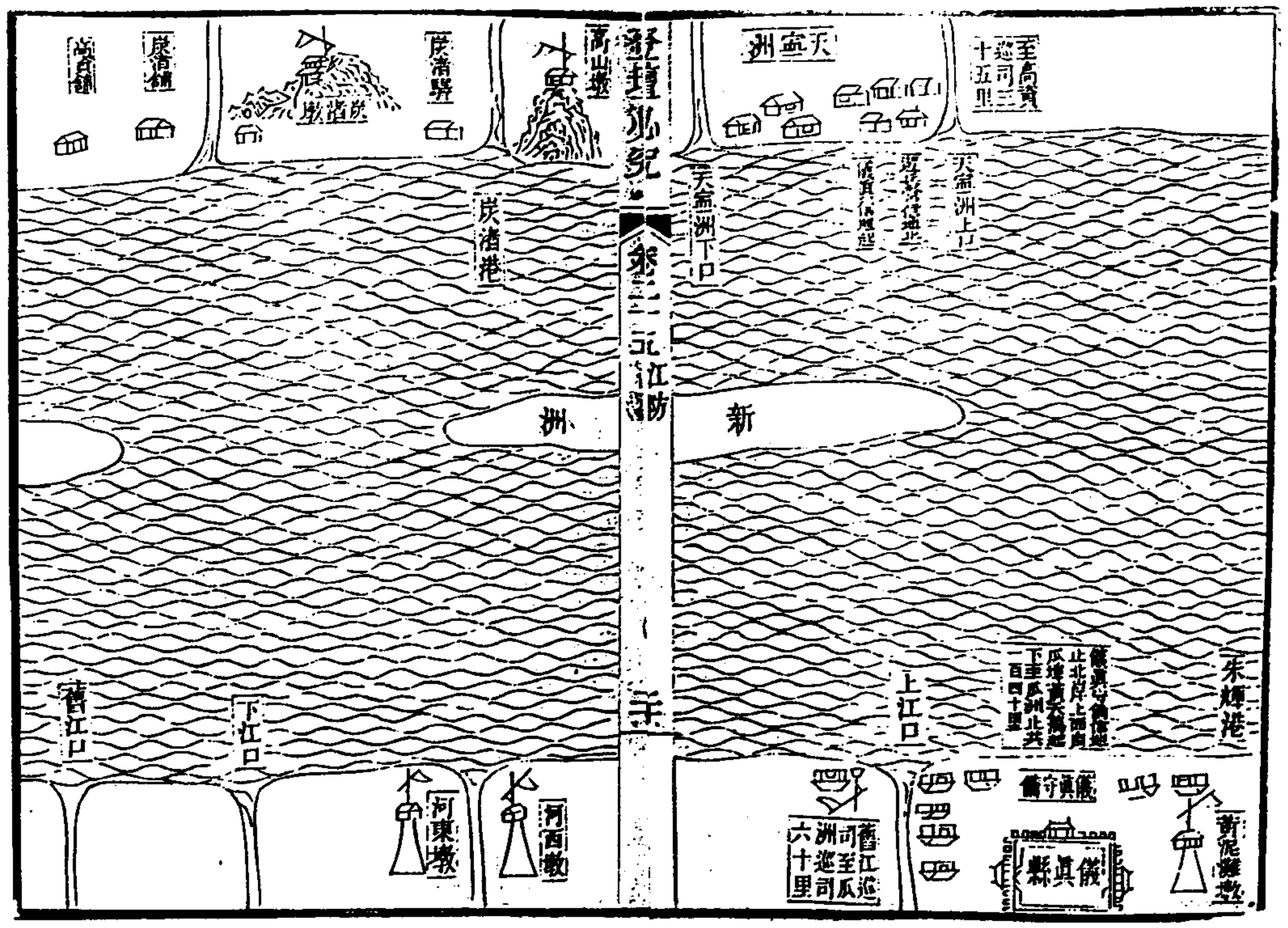

登壇必究
卷二十五江防
十二
磨盤洲
小福洲
荷葉套
許寨洲
信府洲
神登洲
白魚湖
省溫灣
宋家灣
鯽魚套
泥汊河通無爲州
省溫灣墩
洞泥灣墩
王橋墩
宗三廟墩
桐城縣界
無爲州界
廬州府
泥汊河通廬州府
荻港河通青草縣
荻港巡司至三山巡司七十里
把總營
新船次墩
老觀音墩
錦衣衛洲
潮溝河
長江磯墩
宗王廟
宗三廟
龍王磯墩
三山巡司至河口鎮巡司計三十里
河口鎮巡司至大信巡司六十里
楊家套
楊家灣
林家灣
茅蓬灣
老觀音
楊林沙鎮
此惡汀嘴乃盜賊行劫之所近增兵船防守
南港河通南陵縣
奧龍河
奧龍巡司至裕溪鎮巡司九十里
惡江嘴
新溝河
上新墩
石板洲墩
黑沙洲
白馬墩
白馬洲
燕家灣
薛家灣墩
龍池套
泥汊套
泥汊巡司至奧龍巡司三十五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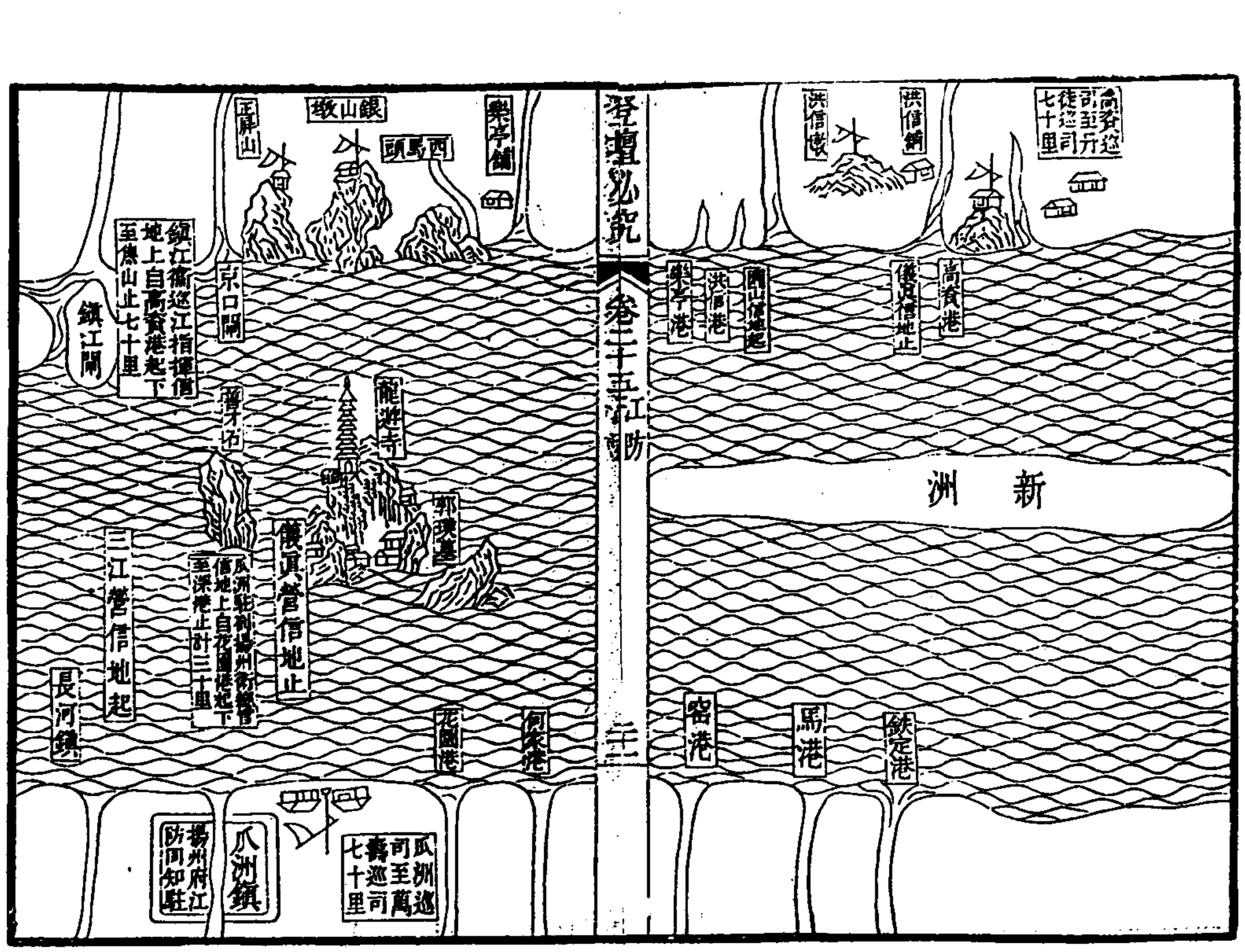

登壇必究
卷二十五
江防
小廟洲
小雙港
雙文港
太平府
江防同知駐此
蕪湖河通寧州
蕪湖縣
三官廟
磁機墩
獅山
鵝兒山
四合山
第三墩
四合山墩
黃泥灣口
觀音庵
東梁山墩
大信巡司至采石巡司四十里
新溝
鷄籠港
陳泥港
遊兵營信地起
伏兵營信地止
荒洲
陳家洲
北隊策洲乃賊出沒處西四碼山磯頭水淺無風兩船大能上行往往乎守於此行劫劫後即潛蔽近境兵弁防守
孫夫人廟
東梁山
田家墩
下新墩
西梁山與東梁山相對至針口嘴五十里
和州江防州同知駐此
午屯河通巢縣
張家灣
裕溪河
裕溪巡司至牛屯河二十里
梁山墩
牛屯巡司至泮沙巡司七十里
張家灣墩
登壇必究
卷二十五
江防
宋石磯新至江陵通衢六十里
八卦磯
打鼓磯
望夫磯
黃橫山
宋石磯
思家口港
青水墩
青草墩
老鸛窩墩
清水灣
新開河
青草溝
鯽魚嘴
成洲
宋石磯至和州
針口嘴通和州
倪家墩
至浮沙二十里
范士墩
新河口墩
中夾口
太陽河
龍下河
土地墩
太陽河墩
龍下河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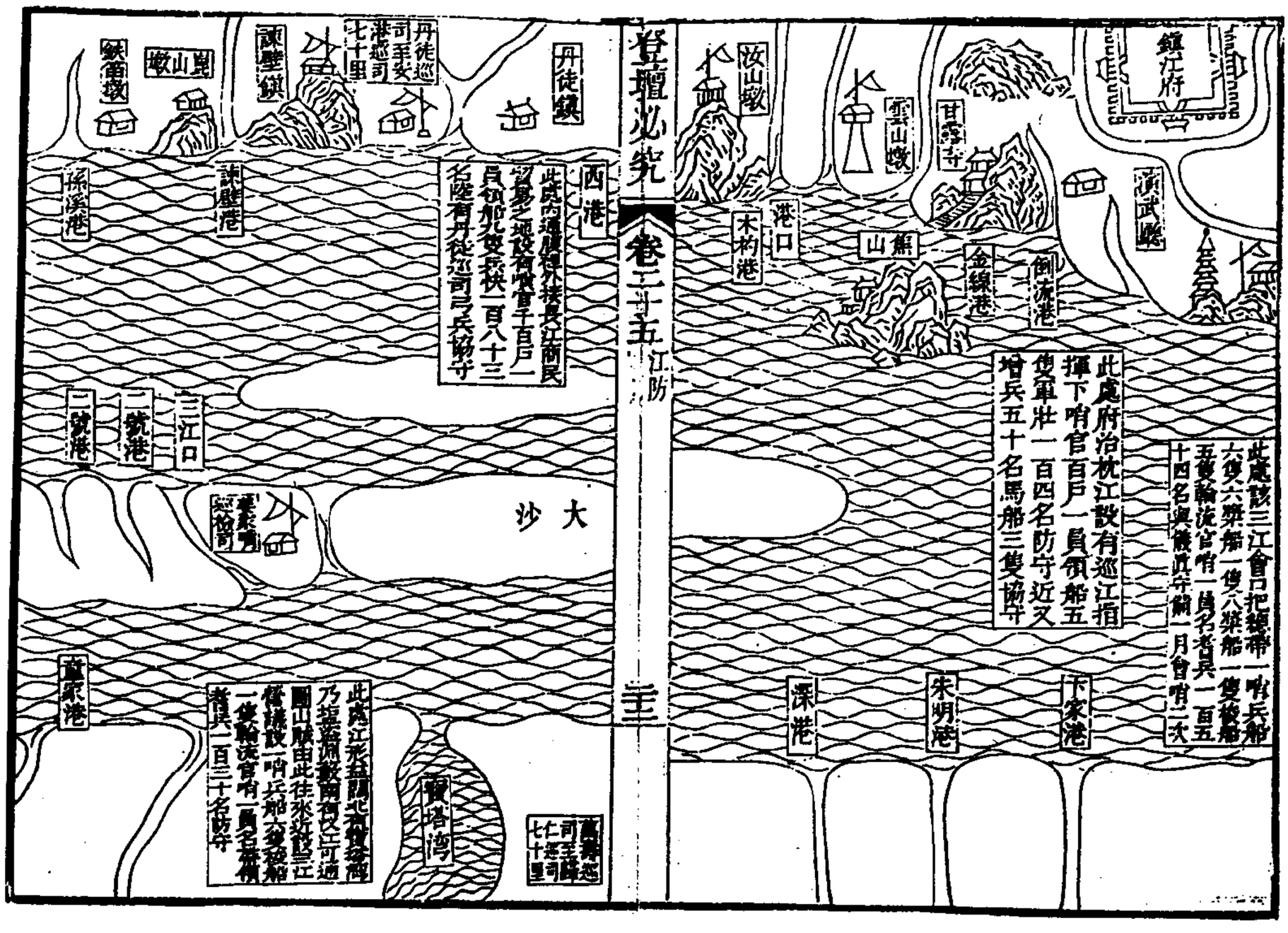

登壇必究　卷二十五　江防
下三山
老軍營
江寧河
烈山墩
銅井墩
鎌刀灣
三山
馬核山
慈母磯墩
白鷺洲
雙溝
穴宇河
徐府洲
老洲頭
石跋河
嘴龍燈
丙字墩
乙字墩
丁字墩
庚字墩
戊字墩
新河口
黃家套
斷腰口
新河
中新河
小新河
草鞋夾
斷腰口
落星墩
大勝關
大勝驛
新洲
新江口
教場
高壝頭
都厘總府
東溝
西溝
八字溝
火藥洲
洲容句
洲子桐
浦子口
卜字浦


至棲霞寺八里
唐家墩
草堂寺
鯛魚廠
石山墩
燕子磯
觀音門至瓜埠四十里至唐渡二十五里
宏濟寺
夾羅峰
寒橋
觀音港
焦家嘴
此處客商由瓜儀鎮江來者春冬多由外江與秋水漲多由裏江江形太淺南岸獨關賊每乘隙躍據近增兵船防守矣
卷二十五 江防
傅家溝
唐家渡
瓜埠口通六合縣
宣花溝
新洲
老虎溝
龍窩口
王家溝
急水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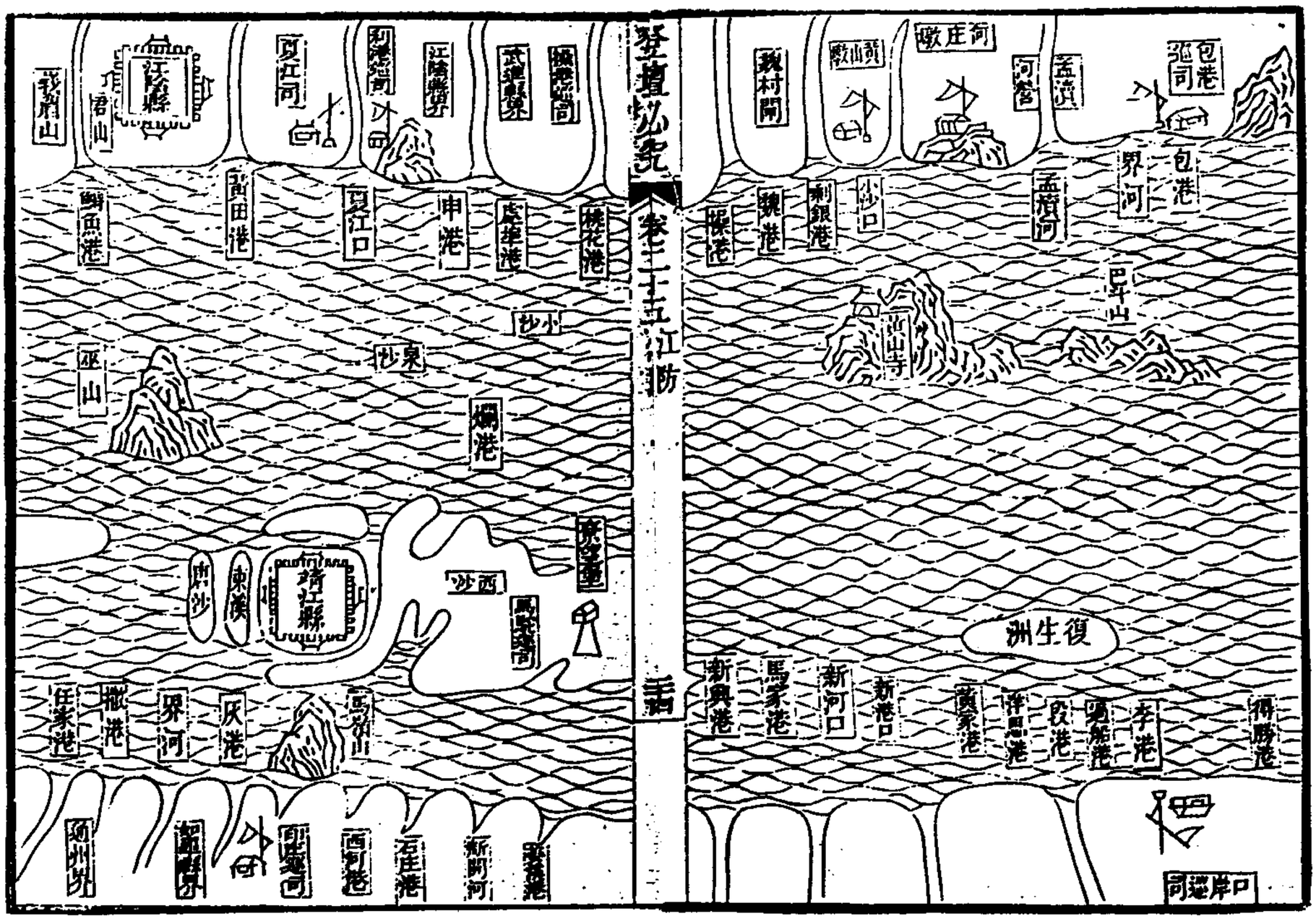

龍潭巡司至高資巡司七十里
小桃墩
卷二十五 江防
談家墩
老虎墩
胡安墩
趙家墩
螺螄溝
楊家溝
白家圍
龍潭港
東陽港
俞牛港
太子洲
老虎夾
太子洲頭
黃天蕩
攀山廟
龍窩口
遊兵營信地止
遊兵營信地起
攀山西溝
攀山凹
青山手旗
青山港
青山墩
新關廟
白毛墩
紅山
瓜埠巡司至舊江巡司七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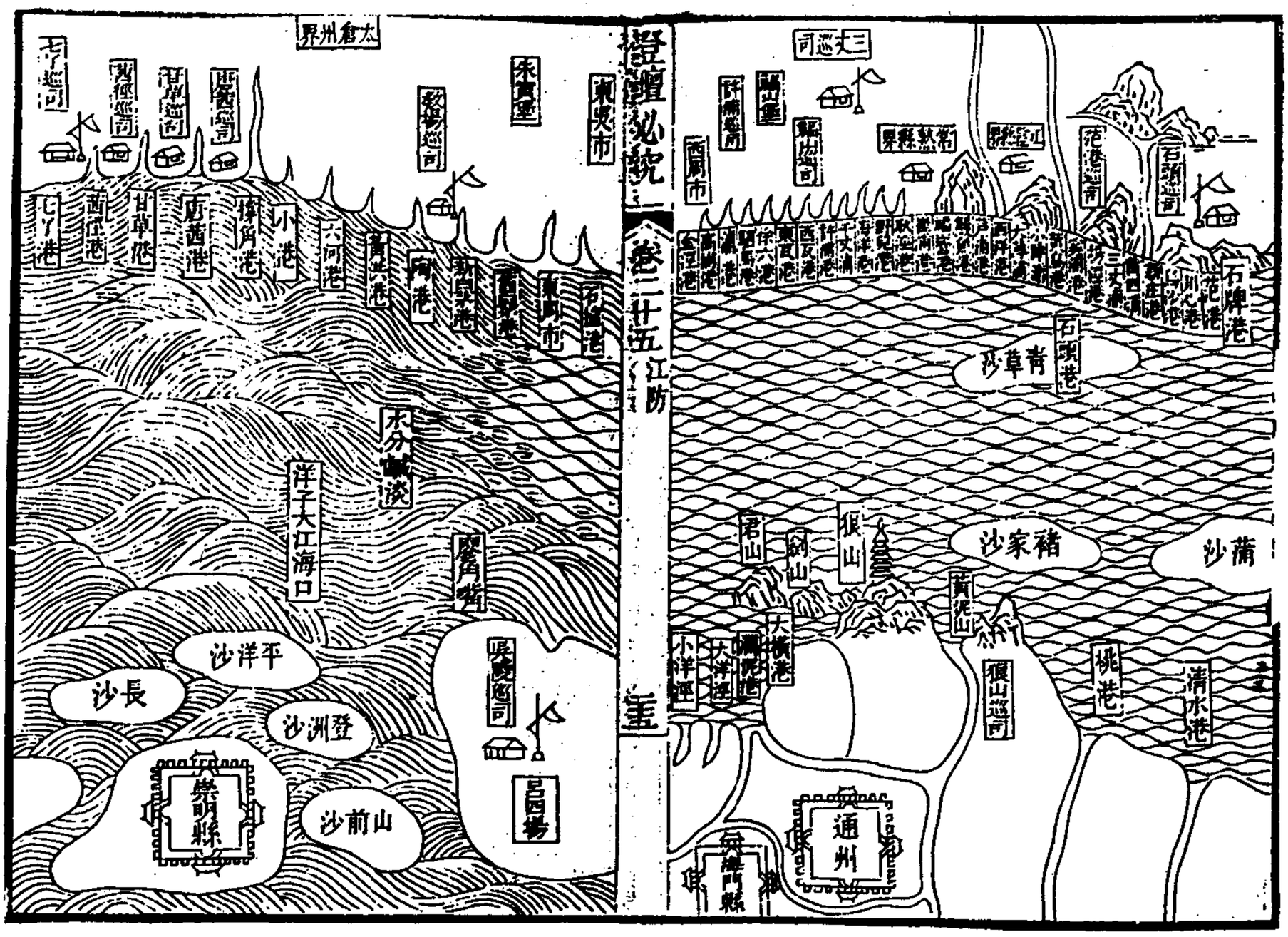

天寧洲
至高資巡司三十五里
天寧洲下口
天寧洲上口
高資港
朱輝港
新洲
上江口
下江口
舊江口
河東墩
河西墩
舊江巡司至瓜洲巡司六十里
儀眞守備
儀眞縣
青泥灘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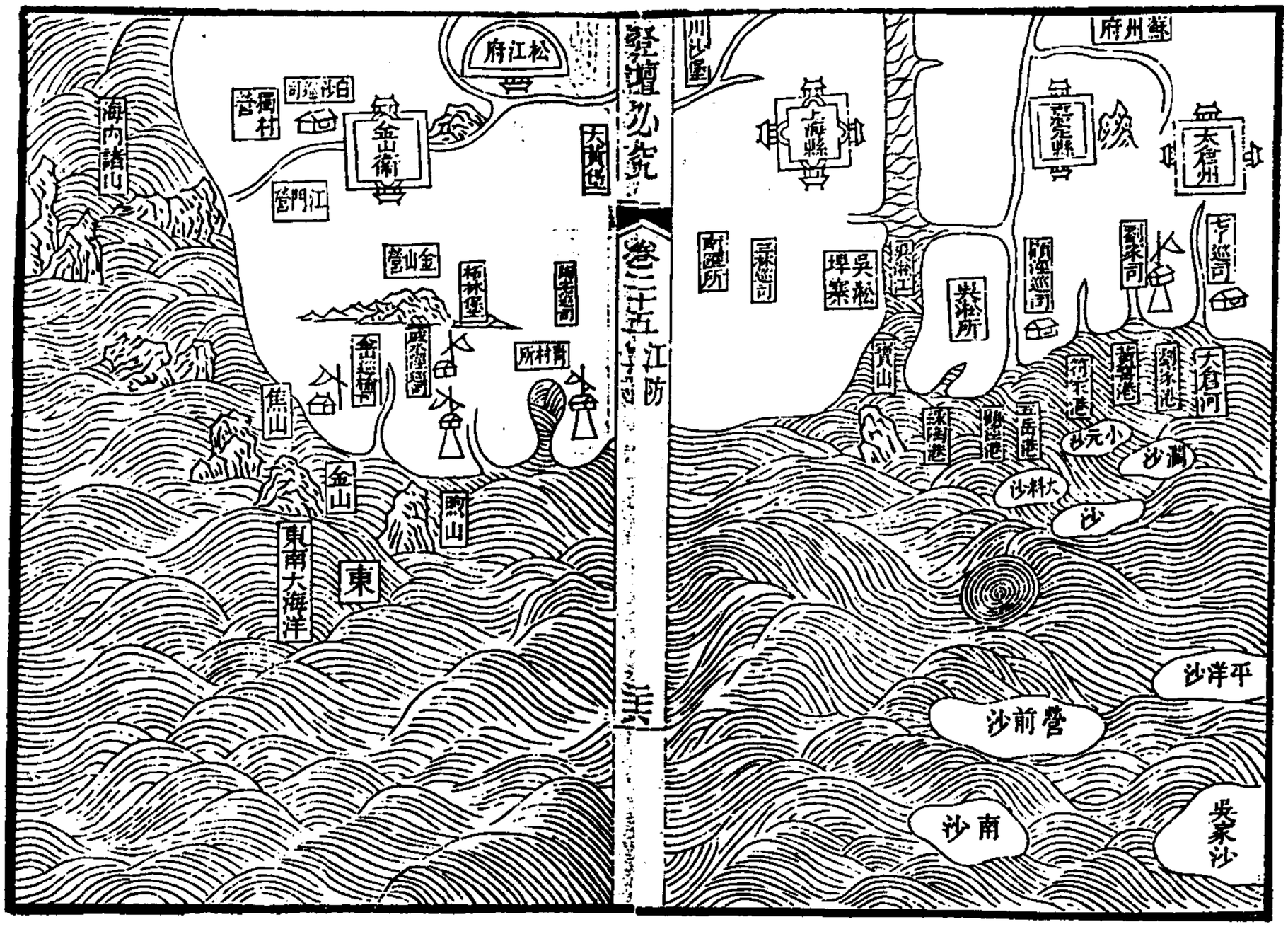

鎮江閘
京口閘
銀山墩
西馬頭
樂亭鋪
高資巡司至圌山巡司七十里
洪信墩
洪信鋪
圌山信地起
樂亭港
洪信港
儀眞信地止
高資港
新洲
龍潛寺
郭璞墓
儀眞、瓜洲、營信地起
三江營信地止
長河鎮
花園港
倒灌港
密港
馬港
鉄定港
八洲鎮
揚州府江防同知駐


登壇必究
卷二十五 江防
鎮江府
演武廠
甘露寺
金線港
倒流港
熊山
雲山墩
汝山墩
港口
木枸港
此處該三江會口把總帶一哨兵船六隻六槳船一隻八槳船一隻快船五隻輪流官哨一員名帶兵五十四名與儀眞守備一月會哨二次
此處府治枕江設有巡江指揮下哨官百戶一員領船五隻六槳船一隻八槳船一隻快船一隻運糧船一隻共兵一百四名防守近又增兵五十名馬船三隻協守
丹徒鎮
丹徒巡司一年更換港口巡司七十里
諫壁鎮
鐵笛墩
崑山墩
諫壁港
採溪港
西港
此處內通鹿角外接長江商民貿易之地設有哨官千百戶一員領船九隻兵快一百八十三名陸有丹徒巡司弓兵協守
二號港
二號港
三江口
大沙
瓜洲巡檢司
儀眞縣巡檢司
此處江形益闊北有儀瓜兩乃揚瓜洞數兩有汊江可通圌山隊由此往來近於三江儀議設一哨兵船六隻快船一隻輪流官哨一員名帶兵一百三十名防守
儀塔灣
萬壽巡司一年更換港口巡司七十里
三
深港
朱明港
下家港
三江把總公署

登壇必究
卷二十五 江防
圌山
鎮江府
大港
京口營止屬南岸信地自尚寶至安港止計一百五十里係京口把總所轄
西津渡
跨橋港
岡山
無北墩
此處乃鎮江之咽喉南當都之門戶水陸險衝其地為甚今新建把總公署駐劄于此設有營哨千百戶一員領船十隻兵二百四十四名防守及本標遊擊駐劄船隻兵快二百四十四名防守
南岸京口營信地止以下屬孟河營所轄
上夾口
安港墩
安港迄河豚港巡司至包港巡司一百里
何家沙
丹陽縣界
丹徒縣界
瀛洲
新洲
三江營所屬北岸自瓜洲起至周家橋止一百四十里係三江把總所轄
三江營中軍官一員帶領一哨兵船六隻快船一隻善兵一百二十名常川駐劄防守
急水溝
此處係北江門戶出此口則東抵狼山通此口則西通瓜儀最為要隘近該三江營議設一哨兵船六隻快船一隻輪流官哨一員名帶兵一百三十名防守
三江營信地止
廟港
周家橋
陳家港
圌仙港
徐府港
下夾口
崩港以下係江北巡撫信地
署公總把
儀塔灣
三江把總公署


登壇必究　卷二十五　江防
我船山
江陰縣
君山
黃田港
鯽魚港
夏江同
夏江口
利港巡司
江陰港界
武進縣界
錫港巡司
申港
虞港港
桃花港
小沙
泉沙
巫山
錫港
唐沙
東漢
靖江縣
沙西
京口營
瓜洲營
任家港
撤港
界河
夾港
馬鞍山
通州界
瓜港巡司
西河港
石庄港
新開河
蘇家港
魏村閘
魏港
操港
利銀港
小沙口
敷山寺
敷山閘
河庄
孟瀆
包港
包港巡司
界河
孟瀆河
巴斗山
復生洲
新興港
馬家港
新河口
新港口
黃家港
得勝港
李港
段港
通船港
得勝港
岸口巡司


登壇必究　卷二十五　江防
太倉州界
三丈巡司
西廟市
許浦巡司
陽堡
鹽政巡司
常熟縣界
范港巡司
石頭巡司
石牌港
范港
青草沙
石頭港
沙家豬
沙蒲
君山
劍山
狼山
黃泥山
小洋涇
大洋涇
橫港
狼山巡司
桃港
清水港
通州
無錫門縣
東夾市
東門市
石牌港
東門港
西夾港
新開港
西門港
東夾港
西門市
敕場巡司
東夾市
石牌港
廠西港
掃角港
小港
六河港
阿港
新開港
西門港
甘草港
西淮港
七丫港
七丫巡司
刷經巡司
甘草巡司
廠西巡司
水分鹹淡
洋子大江海口
廠角嘴
平洋沙
長沙
沙洲登
沙前山
崇明縣
吳淞巡司
吳淞口營



江防信地

南湖嘴守備信地

南岸上自城子鎮起下至馬當止計二百九十五里北岸上自湖廣龍坪起下至沙灣角止計二百四十里大小黃鷹等戰哨船共四十八隻衛縣巡捕巡江官軍民兵共五百三十餘員名上哨至德化縣城子鎮止下與安慶守備官兵會哨

安慶守備信地

南岸上自馬當起下至池口止二百九十里北岸上自吳家溝起下至老洲頭止三百六十里縣巡撥等船四十一隻官兵五百餘員名分四哨上與南湖嘴守備官兵會哨下與荻港把總官兵會哨

荻港把總信地

南岸上自池口起下至東梁山止計三百五十里北岸上自老洲頭起下至西梁山止計二百里樓近黎撥等戰船三十六隻官兵五百二十八員名分四哨上與安慶守備官兵會哨下與遊兵營把總官兵會哨

遊兵把總信地

南岸上自東梁山起下至高資止計三百四十里北岸上自西梁山起下至黃天蕩止計二百四十里樓巡沙鐵黎撥等戰船九十四隻官兵一千三百餘員名分十哨各派信地上與荻港營把總官兵會哨下與儀眞守備

圌山把總官兵會哨

儀眞守備信地

北岸上自黃天蕩起下至瓜洲止計一百四十里樓巡草撇撥等戰船三十七隻官兵四百五十五

員各上與遊兵營把總官兵會
哨下與三江口把總官兵會哨

瓜洲衛總指揮信地

北岸上自花園港起下至深港止計三十里接瓜
草撇後等戰船三十六隻官兵五百八十餘員名
上與儀眞營官兵會哨下
與三江口營官兵會哨

三江口把總信地

北岸上自瓜洲起下至廟港止計二百四十里接
瓜福漿板等戰船四十四隻官兵七百五員名上
與儀眞守備官兵會哨下
與周家橋把總官兵會哨

岡山把總信地

南岸上自高資港起下至包港止計二百五十里
樓頭沙撥錢漿板等戰船四十一隻官兵七百四

十餘員名上與遊兵營把總官兵會哨
下與孟河把截指揮官兵會哨
以上入營信地共計一千五百餘里大小戰船三
百七十餘隻官兵五千三百三十餘員名

應天府屬信地

上元縣巡捕官主簿下淳化鎮巡檢一員弓兵三
十二名該司設居陸路原無船隻舊規俱係新江
口營官兵出江巡哨與下縣無干該鎮雖不濱江
實南畿噤襟之地上抵京城高橋門二十里下至
句容縣土橋鋪三十里今議將該司弓兵二十二
名分作三班旬一輪替居則爲列屯之兵出則爲
巡哨之兵每班七名至高橋門而止下至七橋與句

容縣義民會哨仍照所題巡捕官調度
江寧縣巡捕官主簿下江寧馬驛巡捕驛丞一員
弓兵三十名哨船一隻信地上至圭山西十里下
至黃溝口二十里今議將該驛弓兵分作三班一
班居守一班水哨一班陸哨水哨上至圭山四十
里與和尚港暗伏官軍會哨下至黃溝口二十里
與大勝關弓兵會哨外陸哨之信地則上至當塗
縣界葛關鋪三十里爲止下至金家墳十里爲止
仍聽巡捕官調度
句容縣巡捕縣丞下龍潭巡檢一員協守
義民一名弓兵四十名協官民壯二十名哨船二
隻信地上自羅家套接黃天蕩至瓜埠巡檢司二
十里下至老鸛嘴至青山三江口二十里斜溝把
守義民一名民壯二十名巡船原無打造每會哨
民壯旋僱民船信地上至儀眞舊江口三十五里
下至高資鎮巡檢司四十里該縣開稱龍潭鎮巡
檢司地方係該司協同義民把守上自羅家套接
天蕩至瓜埠巡檢司下至老鸛嘴至儀眞舊江口
衙把截處方青山三江口計程俱二十里兵壯輪
撥往來會哨斜溝地方係義民把守至儀眞舊江
口三十五里下至高資鎮巡檢司四十里彼處原
無巡船只有民壯四十名每遇會哨僱民船出江
勘得京歸去句容九十里句容抵龍潭抵斜溝俱

溧水縣分界山十五里東抵縣六十里本縣額編
守城民壯二百名續添設巡哨官值員民壯四十
名分撥巡哨縣隘險要地方向係巡捕官調度防
得溧陽地方雖濱大江然去金壇宜興俱不百里
金壇去鎮江不遠宜與去蘇松不遠江賊海寇俱
宜預防先年添編民壯添設義民蓋為此也但恐
前項把守義民民壯或有虛名應役及別項役占
者須令巡捕縣丞時常查點庶得實用
溧水縣巡捕縣丞下民壯四十名該縣設居陸路
巡船在於所轄江洋信地上至唐家渡二十五里與
埠巡檢司六十里至孔鎮鋪六十里至上店鋪三
十里該縣止有額編民壯防護城池看守倉庫外
仍有輪撥民壯分委義民督率至布塘鋪四十里
至溧陽縣屬上與埠巡檢司六十里至孔鎮六十
里至上店鋪三十里各巡邏地方緝捕盜賊似亦
嚴密合仍行巡捕縣丞時常查點毋致疎虞
高淳縣巡捕縣丞下廣通鎮巡檢司巡檢一員弓
兵二十名哨船原無設造信地自縣六路至孔鎮

鋪六十里自縣陸路至廣通鎮六十里自廣通鎮
河道上至永陽五十里宣州界至建平縣定埠鎮
六十里該縣地方不邊江洋止有廣通鎮東壩河
道由溧陽宜興常州無錫通接蘇松經行往來客
商船隻本鎮原設巡檢司巡檢一員弓兵三十名
住紮盤詰防守其縣境陸路本縣分委義民輪撥
民壯分投巡緝外但東壩河道亦係要路恐本司
官兵候事今議添委義民一名并添撥民壯十名
前去本鎮協同防守往來上下巡緝仍聽巡捕縣
丞督察調度其縣境陸路巡捕縣丞照舊督率民
壯緝捕
江浦縣巡捕官典史下本縣信地除江面係府屬
江淮巡檢司管理其縣治及陸路村落係該縣巡
捕官管理原無設有江防巡哨船隻官兵無從分
管及查縣治江面見係府屬江淮巡司管理該司
額有巡哨船隻每日晝夜在江巡邏該縣原無城
池居民零落江淮巡檢司雖設在彼實係府屬與
縣無干但其逼近大江盜賊出沒不可無先事之

慮今議該縣地方江面一帶係江淮巡檢司信地
合縣陸路付分係該縣巡捕官調度其縣治地方
巡檢巡捕官協同防守互相調度
六合縣巡捕官典史下瓜埠巡檢司弓兵四十五名協守老人一名民壯三十
一隻信地江面上至唐家渡二十五名巡船
十里本縣設居江北東南通江陸路至瓜埠巡檢
司二十五里額設巡檢一員弓兵四十五名并本
縣添設把守老人一名舂牽民壯三十五名各駕
巡船在於所轄江洋信地上至唐家渡二十里與
南京觀音港新江口暗伏官軍接哨下至西溝二
十里與句容縣龍潭巡檢司官軍接哨其巡捕與
史督率民壯三十五名在於本縣看守倉庫務因
及縣境四門陸路巡邏緝捕盜賊該司所轄江面
俱係險要信地設有弓兵民壯八十名巡檢老人
協同哨守似亦有備兵不必添矣但瓜埠巡檢老人
及兵壯互相推候今議將兵壯八十名輪為三十
名一班為兩屯之兵又五十名分為二班每班二

十五名駕巡船一隻上半月巡檢居守老人督率
兵船出江接哨下半月老人居守巡檢督率兵船
出江接哨更送出入至為錯雜與史調度其
縣境陸路仍行巡捕與史照舊督率兵壯巡邏
江東巡檢司巡檢下弓兵三十名哨船一隻信地
上至响水溝十五里下至草鞋夾十里該管江面
信地北岸一帶以江心為界但屬江淮巡司管
轄南岸一帶本司該管巡檢督率弓兵駕使巡船
出江巡邏上至响水溝十五里與大勝關弓兵并
上新河暗伏官軍交哨下至草鞋夾十里與下江
暗伏官軍交哨中江左右河口原設新江口營巡
哨官軍船隻駐劄防守該司設居近江所管信地
穿狹又有暗伏官軍交相巡守頗為嚴密相應行
令巡檢照舊督兵駕船上下往來巡邏
江淮巡檢司巡檢下弓兵四十名哨船二隻信地
上至和州所屬浮沙口巡檢司下至六合縣所屬
瓜埠巡檢司該司去浮沙口及瓜埠俱百里而遥
其間穴子河王家套八字溝甚是險要議將弓兵

分作二班每班二十名哨船二隻每船十名箭角
而出併力勦捕則江盜可清而往來稱便矣
珠陵鎮巡檢司巡檢下弓兵三十二名哨船設居
陸路原無船隻信地上至河定橋四十里下至烏
鵲橋三十里該司原係府屬所轄信地俱係陸路
不近江洋弓兵三十二名在司巡檢但本司地方
本係要路各該弓兵難在巡緝原無定體今議各
見在弓兵三十二名輪作二班存司聲詰防守一
班出境巡哨
更相出入

太平府屬軍衛信地

本府巡捕經歷統轄巡邏哨官下民哨二十名哨
船二隻上自四合山大信巡檢司下至牛渚磯采
石巡檢司計四十里與縣哨官接哨
當塗縣巡捕縣丞哨官下民壯二十八名巡船一
隻哨船二隻上自四合山稀泥港下至和尚港鑲
刀灣計八十五里與該港守把委官接哨

大信巡檢司巡檢下弓兵三十四名哨船四隻上
自稀泥港下至青草溝計四十里與府哨委官并
采石巡檢司官兵接哨
采石巡檢司巡檢下弓兵三十四名哨船四隻上
至青草溝下至人頭磯計二十五里與哨官二員
接應會哨
守把和尚港委官下民壯三十六名哨船二隻上
自人頭磯下至鑲刀灣二十里上與采石巡司下
與對江浮沙巡司各會哨
蕪湖縣巡捕官縣丞下民壯五十名巡船四隻哨
船二隻上自河口下哨陰陽官一員巡哨船二隻
上至新河口止六十里又民壯十名哨船一隻守
把姚下河口下哨陰陽官一員巡哨民壯二十四
名巡哨船二隻上至新河口起下至四合三稀泥
港計四十里又民壯十名哨船一隻守把芝蔴河
口起下至穴字河止五十里與大信巡司官兵接
界會哨

和州信地

巡捕同知總巡八槳船一隻上至新溝口起下至
穴字河止一百一十里督率上哨陽陽官一員巡
哨民壯二十四名巡哨船二隻上至新溝口起下
至新河口止六十里又民壯十名哨船一隻守把
姚下河口下哨陰陽官一員巡哨民壯二十四名
巡哨船二隻上至新河口起下至穴字河止五十
里又民壯十名哨船一隻守把芝蔴河口起下至
裕溪河鎮巡檢司巡檢下弓兵三十二名巡哨船
二隻上至新溝口起下至張家溝止十里與裕溪
牛屯二巡司官兵接哨
牛屯河巡檢司巡檢下弓兵四十六名巡哨船二
隻上至張家溝起下至新河口止五十里與裕溪
浮沙大信三巡司官兵接哨
浮沙口巡檢司巡檢下弓兵四十六名巡哨船二

隻上至新河口起下至穴字河止五十里與牛屯江淮二司及和尚港暗伏各官兵接哨
以上官兵仍與遊兵部下官哨者捕兵船相兼巡緝

池州府屬信地

本府上哨船一隻民壯二十名又貴池縣哨船一隻民壯十五名自池口起巡至懷寧縣一百二十里每季撥守備或李陽河巡檢督之下哨船一隻民壯二十名又貴池縣哨船一隻民壯十五名自池口起巡至銅陵縣一百二十里每季撥貴池縣巡捕官或池口巡檢督之
東流縣典史下民壯二十名哨船二隻部哨上至香口巡檢司四十里與望江縣會哨下至鴈灘九十里與安慶府會哨
銅陵縣主簿下民壯二十名哨船二隻部哨上至橫港二十里與大通巡司兵船接哨下至新溝十五里與老鸛觜把隘官兵接哨

登壇必究　卷壹　江防　譜

香口巡檢司巡檢下弓兵十九名哨船二隻上巡至唧水磯二十里與馬當巡司兵船接哨下巡至稠林磯三十里與吉陽巡司兵船接哨
吉陽巡檢司巡檢下弓兵十九名哨船二隻上巡至稠林磯三十五里與香口巡司兵船接哨下巡至鴈灘六十里與李陽巡司兵船接哨
李陽巡檢司巡檢下弓兵二十名哨船二隻上巡至鴈灘六十里與吉陽巡司兵船接哨下巡至烏沙夾二十里與池口巡司兵船接哨
池口巡檢司巡檢下弓兵二十名哨船二隻上巡至烏沙夾四十里與李陽巡司兵船接哨下巡至五埠溝六十里與大通巡司兵船接哨
大通巡檢司巡檢下弓兵二十名哨船二隻上巡至五埠溝二十里與池口巡司兵船接哨下巡至橫港二十里與銅陵縣兵船接哨
險隘老鸛嘴設義民一名下民壯二十名哨船二隻部哨上至新溝十里與銅陵縣兵船接哨下至濕泥灘與錢家灣官兵接哨

錢家灣設義民一名下民壯二十名哨船二隻部哨上至濕泥灘五里與老鸛嘴官兵接哨下至王家溝十里與張家溝潭官兵接哨
張灣潭設義民一名下民壯二十名哨船一隻部哨上至王家溝五里與錢家灣官兵接哨下至胭夾十里與荻港巡司兵船接哨
添撥民壯二名協守但有警息供所該縣巡捕官調度
以上官兵船隻仍與安慶守備荻港把總各部下官兵者把守兵船相兼巡緝

廬州府屬信地

無爲州該管江面上自桐城縣六百丈巡司起下至和州裕溪河巡司止共計江面二百三十里
自六百丈起至省潭灣止八十里內有楊山磯石厓河三江口險要供土橋司巡檢帶領弓兵哨船二隻分爲兩班巡邏上與泥濱各巡司官兵會哨

登壇必究　卷壹　江防　譜

自省潭灣起至薛家灣止七十里泥濱巡檢司官帶領弓兵哨船二隻分爲兩班巡邏上與無爲各巡司官兵會哨
自薛家灣起至裕溪巡司止七十五里與無爲巡檢帶領弓兵哨船二隻分爲兩班巡邏上與泥濱巡司官兵會哨
黃落河司巡檢帶領民壯四十八名哨船四隻分爲兩班在於該管江面總巡上至六百丈下至裕溪河
以上巡司官兵仍各與荻港及安慶守備部下各巷兵軍勇船隻相兼巡緝

揚州府屬信地

上自儀眞縣東溝起至青山白茅墩止江面四十五里把截義官一員領民壯四十名屯守上與瓜埠巡司下與青山巡江官南與龍潭巡司各會哨自青山起至羅漢洲止江面八十里中間青山爲

黃天蕩最要已該僕與守備部下官兵分布防守舊江口又爲儀眞縣喉舌重地該僕與衙巡江指揮統領百戶一員鎮撫一員軍舍二百名巡船十四隻分爲四班每半月一換輪流巡邏上與東溝把截官下與舊江以下江口起至窑港止江面四十里該舊江口巡檢司各會哨

檢領弓兵五十二名巡船三隻上與下江口官兵下與窑港義官各會哨

自窑港起至何家港止該僕與縣義官一員領遊兵二十名屯守上與舊江口巡司下與何家港各官兵會哨

自羅漢州起至舊江口止江面八里該花園港把截百戶一員領軍舍四十里民壯三十名號勇烏統手十名巡船一隻上與僕與衙縣巡司下與瓜洲鎮巡江千戶各接哨

自舊江口起至蔣八港江面十里該千戶一員領軍舍四十名巡船一隻該港僅逼鎮城通接孟河海口等處爲東南險要之最合添民壯二十五名與本官統領上與瓜洲鎮千戶下與萬壽巡司各官兵接哨

二名巡船二隻以爲應援餘有兵勇壯夫腳兵存

晉防守瓜洲城池其操江民壯一百二十名巡航六隻召募民船六隻分爲三班駐劄木鎮大南門外江口所瓜洲江防官不時調遣上下哨緝

自深港起至穿心港止江面六十里該萬壽巡檢領弓兵五十名上與巡江百戶下與萬壽巡司及號港與安港巡司接哨

三江會口各營官兵接哨

三口會口上至瓜洲鎮下至廟港止共計江面一百五十里乃瓜儀險要之最地已該把總官部下官兵分布防守自窑港起至急水港止江面三十里該歸仁巡檢領弓兵五十名上與萬壽巡司下與口岸巡司各會哨

自急水港起至李家港止江面三十里該口岸巡檢領弓兵三十名上與歸仁巡司下與印莊巡司各會哨

鎮江府屬軍衛信地

鎮江衛江操指揮部下千戶一員百戶二員巡哨四隻督令巡江軍餘防守金山東哨至丹徒港二十里西哨至高資巡檢司五十里北哨至瓜洲一十里各互相會哨百戶一員統領江操軍餘任於金山兩馬頭陸路把截與江操指揮不時出江查點哨禦本府委千戶一員統領隊兵二十五名自東馬頭下至丹徒鎮十五里與巡檢會哨上至西馬頭十里與千戶會哨千戶一員統領隊兵二十五名自西馬頭上至高資巡檢司四十里與巡檢會哨下至東馬頭十里與千戶會哨

丹徒鎮巡檢司巡檢僱船統領弓兵十五名上至斜溝口三十里與把截義民會哨下至西馬頭四十里與鎮江衛巡江官軍并府縣操江把截壯快會哨

安慶府衛信地

查得本府沿江上下二水哨原額哨船四隻民壯八十八名分爲二班上巡至小孤巡司止計一百二十三十里下巡至池洲府池口巡司止計一百二十里俱該本府巡捕同知總統巡緝懷寧縣巡捕縣

丞帶民壯二十名駕哨船二隻上自老洲灣起下迤至霅港巡司地名洲頭口與該司官兵會哨觀音港迤檢帶弓兵四十四名駕哨船二隻亦上迤至霅港迤檢帶弓頭口與該司官兵接哨下至小孤六十里接哨嘴與該司官兵接哨長楓夾迤淺駕哨船二隻帶弓兵四十四名上迤至觀音港迤司地名黃泥溝與該司官兵接哨下迤至馬踏石布家灣止與該司官兵接哨長楓夾地名竺家灣起上迤至十名駕湾哨官駕哨船一隻督領馬踏石迤檢駕哨船二隻帶弓兵四十三名自布家灣起上迤至長楓夾迤淺駕哨船二隻帶弓兵四十六名自觀音港迤司地名黃泥溝接界江面六十里該司與長楓夾觀音港合爲一哨駕隨本府迤哨官兵上至儀寧縣下至貴池縣討即掛號源子港迤檢帶弓兵四十六名駕哨船二隻自馬船灣起下迤至老洲灣江面六十里與六百丈迤司及池口大通二迤司合爲一哨遞相賊縣哨官并對江貴池縣迤捕官上迤至貴池縣下迤至銅陵縣討即掛號源子港迤司起上迤至小孤迤接界下迤至銅陵縣討即掛號老洲頭守把哨官民壯二十名望江縣迤捕主簿帶民壯二十名駕哨船二隻上迤至楊灣司地名朱福灣毛湖洲相接九江府彭澤縣巡捕官兵會哨下迤至新口鎮相接懷寧縣并對江東流縣接哨楊灣口巡檢帶弓兵三十三名駕哨船二隻上迤至雷港司新口鎮相接懷寧縣迤司會哨下至黃家埠相接雷港巡司會哨下至朱福灣毛湖洲相接小孤檢帶弓兵二十五名駕哨船二隻上迤至黃家埠相接楊灣司官兵會哨下迤至新口鎮相接望青港官兵會哨宿松縣迤捕典史每月輪撥民壯三十名跟隨陰陽官駕哨船一隻於小孤江洋住守上迤至望江縣一百二十里往來接哨小孤迤司帶弓兵五十名分爲二班駕哨船一隻自本司江面起上至涇江司楊家洲二十里下至毛湖洲一十五里涇江迤檢帶弓兵二十二名駕哨船一隻自本司起上至九江土嘴四十里接哨下至小孤六十里接哨下迤至雷港迤檢帶弓兵二十八名分爲二班駕哨船一隻每月一換自本司起上迤至望江縣一百二十里接哨安慶衛上江總迤指揮一員帶軍舍五十名駕沙槳船共二隻自懷寧縣觀音港迤司起上迤至小孤迤司止共計二百三十里下江總迤指揮一員軍舍三十名駕哨槳船二隻自觀音港迤司起下迤至馬船灣止與該司官兵會哨下迤至馬踏石布家灣止與該司官兵接哨下至貴池縣十名駕哨船二隻督領馬踏石迤檢駕哨船二隻自觀音港迤司起上迤至小孤迤司止共計二百三十里下江總迤指揮一員軍舍三十名駕哨槳船二隻自觀音港迤司起下迤至大通迤司止共計二百三十里

登壇必究　卷三十五　江防

蘇松常鎮兵備道分布防汛信地

一圖山瓦處江邊係干要地北與周家橋相對乃鎮江之咽喉　畫都之門戶也把總部下兵船分爲三枝前哨百戶一員統領福船鐵槳船七隻捕兵九十二名爲正兵泊守安港口仍哨至黃山門與西河兵船互爲策應中哨千戶一員統領福船鐵槳船七隻捕兵九十二名爲應兵泊守圖山洪口仍哨至安港與江北閻家橋兵船互爲策應後哨千戶一枝統領沙船八隻者兵九十九名仍哨上至瓜儀下至江陰楊舍等處往來遊哨有警與江北三江會口及遊兵把總下兵船互爲策應把總官專在圖山駐劄不許擅離信地一鎮江府東西二馬頭皆濱大江逼近城郭乃要地也指揮一員領有江操船隻分守焦山以護東津一枝泊守金山以護河津仍各分番出哨北至瓜洲儀真以備江淮以防海賊仍聽把總官調度

一鎮江府原有土兵四百名丹陽縣八十名金壇縣一百名快手四十九名丹陽縣八十名金壇縣一百名民壯一百九

九名軍餘八十二名丹徒等廵司弓兵四十名機兵五十六名共一千六百六十六名操指揮一員督同哨官千百戶統領操練春汛之月分爲四枝一枝千戶一員領住大港一枝千戶一員領住鄧城一枝千戶一員領住東津馬頭一枝百戶一員領住西津馬頭無事往來廵哨遇警聽陝參總調度勦殺

淮揚海防兵備道分布防汛信地

一三江會口係江都縣地方西到瓜洲鎮一百二十里東到岡家橋四十里與江南圌山相對中有瀕江洲江面頗牽長水流湍急最爲險要此處能守瓜儀可保無虞　晉都無後衫盧近該本院題設把總官一員統領水兵六百名哨官二員哨長一名大小戰船二十隻常川防守其遊兵把總官統領兵船往劄一號港地方上接圌山十里下接三江會口十里洎守中流以便兩地協助防守江北有警互相策應仍要與江南及周家橋瓜儀各兵船彼此策應

一沙河港係江都縣地方在府城東南八十里西至瓜洲鎮二十里東至三江會口一百里與江心焦三寺相對上年原無設兵平時令瓜洲與三江會口兵船巡邏江洋有警台兵追勦

一瓜洲鎮係江都縣地方南濱大江東到沙河港二十里西到花園港七里北到府城四十五里東北到揚州七十里南江心金山寺相對建有甕城居民稠密商賈輻輳江南糧運由此過壩設有總廵指揮一員添下揚州衛廵江官一員軍舍一百名廵船一隻操江民壯六十名廵船二隻守城驍勇二百五十名腳斛行兵四百四名操兵五十五名廵檢司官兵五十三員名廵船一隻捕兵十六名夙喇戶船四隻捕兵一百十四名草撇船十隻無事防守地方出江會哨有警併力截勦仍要西與天寧洲河口花園港東與江南與鎮江各兵船彼此應援仍聽江防同知官提調

一花園港係江都縣地方東到瓜洲鎮七里西到何家港十五里商民船隻頗多停泊設有揚州衛下轄兵船載勦

一青山廟係儀真縣地方東到該縣下江口三十里西到東溝二十里原有衛縣官兵及江防遊兵把總兵船屯駐往來守禦與守備官兵互相策應

一東溝係六合儀眞二縣交界處所金議本處正當黃天蕩大江之中險要尤甚議將該縣民壯八十名分爲二班并募兵三十名巡船三隻與儀眞衛軍舍仍守東溝

常鎮參將分布防汛信地

一倭寇過洋如遇南風多則犯潮直遇北風多則犯閘廣中流風水不便則收馬蹟羊山候便閘船遇南風必由高家嘴而入犯七八九圖以至竹箔沙寶山吳淞入內彼處設有總兵坐鎮把總及中軍都司兵船策應防守且劉河與吳淞海面不遠兵船瞬息可至該總兒有兵船分爲五哨一哨泊守黃窖一哨出洋遠探二哨坐泊港內更番調遣哨守嚴密可保無虞若由蛇山外洋而來必經三片高家沙內不犯三沙不犯江北北或由山前沙出登舟沙過西則至白茅避北則犯狼山或西犯福山以至楊舍登舟沙實係福山白茅常鎮門戶其三片高家沙已

該崇明把總兵船一哨泊守探三沙洪拋泊二哨以備堵截一哨輪發外洋遠哨三片沙亦係江北要路狼山葸嘴議將彼處把總兵船一枝住泊與崇明把總兵船互相應援福山兵船一枝泊守營前沙與江北舊守山前沙兵船相爲犄角白茅兵船一枝泊守營前沙以爲營前應援以固入犯要路楊舍逼近狼福乃由海入江門戶已該參將議將本部兵船一枝泊守褚家沙哨至營前三沙洪東可固三片山前等沙入犯南可固吳淞劉河入犯亦便應援一枝泊守三丈浦一枝泊守谷瀆港以備緩急與褚家沙兵船輪番哨守但白褚家沙而至楊舍以及江陰孟河一帶江面窄狹淺沙頗多船難行使若不遠出外洋哨探邀擊一遇入江緩使堵截勢難萬全未免登岸入內之虞今江陰靖江孟河圌山兵船雖經派守信地供應差發遠哨不能遇警得以應援阻遏抑且臨事便於傳報設備矣

一楊舍鎮西江陰縣北枕長江而黃田港切近縣

揚州參將分布防汛信地

一青山嘴係儀眞地方查得本處東到縣三十里西到東溝二十里原設儀眞衛縣官兵巡船在彼

防守後本院添設重兵備禦有警與儀眞孚江口舊江口兵船互相應援

一儀眞城查得東到瓜洲四十里東北到揚州府城七十里西到六合縣瓜埠鎮六十五里南濱大江商賈雜集漕運所關誠爲要地原設守備都指揮一員駐劄在彼統領儀眞衛縣城操軍舍并民壯鄉兵防守若瓜洲揚州有警與儀眞孚江口一下江口在儀眞縣南東到蕃山嘴三十里與新洲相對接連何家港江面險要原設儀眞衛操江軍舍一百二十名巡船一十七隻在彼防守聽守備官調度上與青山瓜埠下與花園港瓜洲南與鎮江各兵船往來會哨巡邏有警彼此應援

一舊江口在儀眞縣東西到下江口十里東到何家港二十里與新洲相對設有巡司官兵巡船把守止可哨探但去下江口不遠不必設兵有警

一何家港在儀真縣東二十里東到花園港十五里西到舊江口十里若倭寇自鎮江突來必由此處登岸西入該縣東令瓜洲北岔揚子橋等處有警則把總官兵屯守本處而團山把總應爲應援西令下江口東牽瓜洲各兵船策應

一都天廟即新城在係儀縣稍東偏北十五里一路入縣一路通何家港一路東到楊子橋誠爲通衢先年原議清兵五百名委官防守看得本處亦係腹裏且相離該縣不遠合照舊將清兵免調

一花園港係江都縣地方在瓜洲鎮西七里西到何家港十五里商民船隻泊停頗多亦爲緊要原設揚州衛把截軍舍二十名隨船一隻在彼防守上年議將瓜洲鎮操江軍舍內撥四十名共六十名委官百戶一員管領若遇有警西令儀真東令瓜洲兵船彼此策應

一瓜洲鎮係江都縣地方南濱大江建有城垣東到沙河港二十里西到花園港七里北到楊子橋三十里到府城四十五里與江心金山寺相對居民商賈輻輳之地江南運量由此過瓜最爲險要

儀真守備分布防汛信地

今添註揚州府同知一員駐劄統領原有民壯驍勇機兵等項八百餘名并揚州衛隨江軍舍巡檢司弓兵及巡消船一十餘隻及草蕩船十隻捕兵一百一十四名落單戶船四隻捕兵一十六名在彼防禦有警調兵策應

一沙河港係江都縣地方在府城東南一十八里與江心焦山斜對東到三江會口一百里上年原未設兵有警行令瓜洲三江口兵船應接

一新港即三江口係江都縣地方西到瓜洲鎮一百二十里東到周家橋四十里與江南閻山相對中有塩江洲江面狹水流至急此處徙守瓜儀司保乃爲　晉都門戶近該本院添設把總一員統領水兵六百名沙船二十隻把守若遇有警與周家橋官兵互相應援

遊兵把總分布防汛信地

查得水路南岸圖山北岸三江會江乃江防第一重門戶江面頗狹甚爲要害今皆設有兵船南北夾守控扼堵遏深爲得策如圖山有警則把總應爲應兵三江口把總應爲應兵屯守此處而三江會口把總應爲應兵而圖山把總應爲應有警則把總官兵屯守本處而圖山一字港上接圖山十里下接三江會口十里泊守中流以便兩便協助兵遊兵把總督領兵船往劄一處在係儀縣稍東偏北十五里一次西鎮江瓜洲則是第二重門戶應接中軍官一員督領部下健勇義勇弓兵船隻繫泊南岸各屯宿重兵與瓜洲江防官兵船相應防守又有儀真相對天寧洲爲第三重門戶應令中軍官一員督領部下義剪健勇弓兵船隻繫泊天寧洲稍西各屯宿重兵與儀真守備兵船相應防守如南岸有警則令鎮江操指揮與圖山各兵船協助若警跡重大則令遊兵把總不分南北上下往來應援萬一倭寇侵犯及江盜結夥即與圖山三江會口把總儀真守備各會合同心戮力堵遏

來犯懽隨賊向往截殺

鎮江府巡捕逼判分布防汛信地

本府所轄沿江一帶地方上至高資鎮下至孟河堡本府東西二馬頭南通吳越北抵大江誠爲要地見有鎮江衛江操指揮一員千戶一員百戶二員統領江操巡船五隻軍餘一百三十三名分作二枝一枝旨守焦山以護東津一枝泊守金山以護西津仍各分番出哨上至瓜儀下至圌山安港等處有警飛報沿江官兵堵截又看得圌山洪口爲鎮江之咽喉　西都之門戶誠要害之所兼以江洋空濶波浪洶湧盜賊出沒之鄉彭勢甚險尤當戒嚴即今南有圌山把總兵船一枝北有三江會口把總兵船一枝互相對峙防守圌山總福鐵甲船一枝互相策應沙巡等船共二十二隻兵夫三百名原分三哨各前哨百戶一枝當瓜儀港口爲正兵統領原撥福鐵槳船七隻捕者兵夫九十二名泊守安港仍哨至黃山門

與孟河兵船互爲策應中哨千戶爲應兵統領原撥福鐵槳等船七隻捕者兵夫九十二名泊守圌山洪與江北周家橋兵船互爲策應後哨千戶一哨統領原撥沙船八隻兵夫九十九名上至瓜儀下至江陰楊舍等處往來遊哨其江洲等處與黃山門孟河京口兵船互爲策應如遇有警或賊從江而面入則圌山把總爲正兵三江會口把總爲奇兵賊從江北而入則三江閘山把總爲正兵圌山把總爲奇兵互爲犄角之勢又其中遊兵把總兵船駐劄一字港內地協應水路分布已定陸路亦當備禦看得圌山要路內通鐸塘外通戴港東至孟河南達丹陽西接府城及東西馬頭俱係要害本府設有練兵指揮一員統領陸兵七百八十九名分爲四枝一枝令千戶一員住守戴港一枝令千戶一員住守東津馬頭一枝百戶二員住守坪城一枝千戶一員住守西津馬頭一枝百戶二員俱有警賊從孟河至坪城則坪城千戶爲正兵而

推設既無責成而踪跡不常更難捕獲流寓之棍積貨生風趁議永住洲界在南北之中尤盜賊淵藪之地方禁江帶海延亘綿長內連洲沙蘆葭錯雜以故花鞋江而下漸入于海則極爲遼闊兼之失事南北互相推調合候

于南北管轄所統一應簿會必繫合共幾守繫其文具報公科派卒伍不安指事目騷人情生二業約宜預選惡宜周號令宜明鼓舞宜切荷戈者銳精於標得挾續者畏法以服公庶於江防海備爲有益無害官兵不爲徒設且於諸臣籌畫遠慮少有裨益矣

王鳴鶴曰長江萬里上通川湖下盡海壖環逵南畿帶映　陵寢故置鎮設兵東南錯峙聲援易達勢若珠連規畫盡善無容議矣今自留都以下江防最急者言之查鎮江京口與瓜儀相對實七省漕運咽喉較之他處尤爲重地近因盜賊生發當事者議於永生洲設兵防守又以江上洲田供給新集沙兵最爲得策雖充國湟中之屯不是過矣但舊設三江圌山名去永生洲不三四十里官兵肯互相接應盜何得逞緣兵中多盜賊家屬官少舉動同察先覺故會哨與不會同也今永生洲新設果能合二營之力厚養間諜不使輕泄出必速戰必果獲有眞盜不使賄脫計免又不爲勢家所囑而縱之雖江海廣闊盜賊衆多豈皆不畏死之人哉若泄機有人請托有路救死有術雖里守把而洲參遊恐於防江亦無所補益也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輯水戰說

王鳴鶴曰舟師始于盟津之會後世遂用之以習水戰故吳楚以舟楫爲輿馬江海爲康衢斯言非謬也漢晉以還如樓舡下瀨艨衝連舫之類代各不同然皆足以取勝而鞭撻四夷此東南之形勢必宜于水戰者固已然矣方今所最患者島夷竊發蹂躪外藩敢於犯　皇威而抗　封命沿海之民日夜東顧不遑寢處而防禦之乃是篇所載戰艦戰具戰法圖分縷悉靡不非備司寄東南者固宜蓄龜眡之似足以決勝波濤之上矣但慮　中國之奸民或迫于飢寒或敗于刑法往往逸入倭奴爲通逃藪而且爲之內主焉凡我倘馭之術我未及行而彼伺之甚密尋反從而馭我是中國之技且與鳥夷共之烏在其能決勝哉法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

敗之政此今日所宜亟講者彼輦金輸粟徼兵萬里之外救藩圍以屏中華固善計也恐倭近我遠久而難繼脫巾易起其憂不獨在倭夷也備中國以制東夷猶爲勝算自有廟堂主之么麽武臣何敢置吻

水戰

史記武王即位九年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兒蒼兒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

馬融曰蒼兒王舟楫官

邱文莊曰此古用舟師之始考齊世家太公會舟楫于盟津舟師自武王時已有之蓋以濟河也其後春秋時孟明濟而焚舟亦皆在乎河然亦暫以濟爾非若吳楚之人用之則專以戰焉昔人謂吳人以舟楫爲輿馬以江海爲平道是其所長吳人以舟師伐楚又越軍吳軍舟戰于江伍子胥對闔閭以舡軍之教比陸軍之法大翼者當陸軍大車小翼者當輕車突冒者當衝車樓行者當行樓車走騎者當輕走驛騎公輸般自魯之楚爲舟揖之

水戰

具論之鉤拒連而鈐之遮面扞之又作惡代史考之舟師可以進戰之處東南之師超三齊者自淮入泗而止劉裕伐南燕舟至下邳是也超河北者自汴入河而止桓溫伐燕至枋頭是也捨舟登陸尚平半利趨關中者自河而入涇至長安王鎮惡以蒙衝小艦至渭橋是也水陸重進可得全利此皆以舟師進者也若夫舟師可以守之處塞建平之口使自三峽者不得下此王濬伐吳楊素伐陳之路也據武昌之要使自漢水者不得進此向敏之所謂津要根本之地也守采石之險使自合肥者不得渡蓋韓擒虎曹因以滅陳防瓜步之津使自盱眙者不得至蓋魏大武欲道此以寇宋也

水戰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伐吳昭公十七年吳伐楚戰于長岸大敗吳師而獲乘舟

餘皇 或作艭舟名
邱文莊曰此南國用舟師見干史者始此
哀公十三年吳徐承吳大夫帥舟帥將自海入齊
邱文莊曰此載用海舟之始吳之海道通齊蓋自春秋時已然矣
漢武帝時朱買臣言東越王居保泉山更徙居大澤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乃拜買臣爲會稽太守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粮食水戰具咸餘買臣受詔與韓說俱擊破東越
邱文莊曰西漢會稽郡治在今蘇州則吳之海舟可通閩久矣蓋因是而通考天下之海道觀秦運

負海粟以給北邊及徐承帥舟師將自海道入齊漢武後東越亦自會稽以舟師入閩則燕可至齊齊可至吳吳可至閩蓋自秦以前則已通行矣然吳就可至閩閩之至廣尤易易然臣於制國用條嘗請復元人海運今日誠能用軍三四萬人舟三五千艘由海道漕運因以教以水戰則東可以制朝鮮南可以制交趾慮當元盛時而知爲此猶則張仕誠方國寶登敢稱亂哉借乎當時惟以運粮而不習水戰
武帝時有樓船有戈船有下瀨有橫海江淮青齊皆有樓船車擊南粤救東甌則用江淮會稽樓船滅朝鮮則用齊樓船又開昆明池以習水戰
邱文莊曰漢人之造舟以爲戰具於凡邊江海之處皆爲樓船謂之樓其實必大所費蓋不貲也有事而造則緩不及事之無用之地歲久而自弊弊而又造則勞民費財多矣凡爲運舟者必備戰具無事則用以漕有事則用以戰豈不一舉而兩得哉今沿海衛所造爲備倭船隻歲歲修造而無一日之用勞費無已況操海舟與河舟不同軍不素練戰彼方眩暈吐之不暇又豈能禦敵哉況其舟中器具朽腐倉卒豈能辦賊舟多而我舟少其拒之使不登岸不必追之也
魏曹操遣孫權書欲治水軍與之會獵於吳張昭等曰操得荊州水軍蒙衝鬬艦浮以沿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周瑜曰操捨鞍馬仗舟楫遠涉江湖不習水上禽操宜在今日瑜與劉備進與曹操遇於赤壁瑜部將黃蓋取蒙衝鬬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幔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烟焰張天瑜等率輕銳繼其後擂鼓大進曹操軍敗退
邱文莊曰此古人焚敵舟之法也
晉武帝謀伐吳詔王濬修舡艦乃作大船連枋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上得

馳馬往來又畫鷁首惟歛于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無有吳爲鉄鎖横截江險又作鉄椎暗置江中濤知此乃作大筏數十四方百餘步縛草爲人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鉄椎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斷於是順風鼓棹徑造三山

邱文莊曰王濬造巨舟沿長江而下其大至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今長江故在舟行往來者雖百舸之舟尚有膠於淺者今晉舟如許之大轉動爲難要非良法也

晉有指南舟

邱文莊曰今看繪於旋樓之下亦實盤針蓋汎舟皆用盤針於舟中以定方向非專設爲一舟也

宋太祖時命曹彬伐南唐彬等伐江陵水陸並進克池州敗唐兵於銅陵遂次采石磯初唐池州人樊若水累舉進士不第遂謀歸宋乃漁釣采石江上月夜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尋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宋主然之遣內侍往荆湖造黄黑龍舡數千艘以大艦載大竹纜自荆渚而下命丁匠營之三日橋成議者以爲自古未有作浮梁渡江者宋主不聽師南下以若水爲嚮道既克池州即用爲知州若水請試舟於石牌口移擢采石梁成不差尺寸宋師因以濟江若履平地

邱文莊曰自樊若水獻量江爲梁之策而江面遂不可守大抵據江爲國者必得上流敵者不得我之上流若水此策亦無所施矣然是策也非但可施於江除大海外凡據水以爲險救若得其上流皆可渡遣人量其廣狹以爲浮筏茂不濟矣

高宗時金兀术入寇韓世忠與相持於黄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鉄相連爲長綆貫一大鉤以授士之饒勇者平旦虜以舟躡而

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絶綆則曳一舟而虜人竟不得濟兀术既爲世忠所阨欲自建康謀北歸不得去或教以蘆場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遂傍沿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成次早出舟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擊敗之虜終不得濟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舟之策有教其於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大舡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篷篷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

霽無風海舟皆不能動以火箭射海舟篛篷世忠軍亂焚溺而死者不可勝數世忠與餘軍至瓜步乘舟而陸奔還鎮江

即文莊曰或人之教兀术禦宋人大舟之法今倣而用之亦可制倭人之巨舟

紹興五年岳飛破楊太一名么于洞庭太時與劉豫通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檣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塞車輪礙不得行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計窮赴水死

即文莊曰舟之大者非風不行而行風必以帆帆之製非篛葉與竹篛則布爲之以大箭射之無不焚者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楊么之舟以輪激水雖無風亦可行也巧思者能師其意倣而製之則雖無風不用帆亦可行矣

一備倭船

國朝沿海衛所每千戶所設備倭船十隻每一百戶備倭船一隻每一衛五所其船五十隻每船旗軍一百名春夏出哨秋冬回守月支行糧四斗船有損折有司補造損者軍自修理

一戰船

新江口戰船永樂五年額設一百三十一隻宣德以後增至三百一十九隻至成化十年勘操止有一百四十隻折卸未造內三四百料者俱改造二百料快船

戰船說 出武經總要

凡水戰以船艦大小爲等勝人多少皆以米爲準一人不過重米二石帆櫓輕便爲上以金鼓旗幡爲進退之節其戰則有樓船鬬艦走舸海鶻其潛襲則有蒙衝遊艇其器則有拍竿爲其用利順流以擊之諸軍視大將軍之旗旗前亞閘鼓則進旗立閘金則止旗偃則還若先鋒遊奕等船爲賊所圍以須外援則視大將赤旗向賊點則進每點一船進旗前亞不舉則戰船徐退旗向內點每點一船退若張疑兵則於浦泥廣設旌旗帳幔以惑之此其大畧也

遊艇

遊艇者無女墻舷上槳牀左右隨艖子大小長短四尺一牀計會進止回軍轉陣其疾如風虞候用之夫拍竿者施于大艦之上每艦作五層樓高百尺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

上每迎戰敵船若逼則發拍竿當者舡舫皆碎隋
高祖命楊素伐陳自信州下峽造大艦名五牙艦
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
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舳
兵五百人自餘平乘艇艦等各有差軍下至荆門
陳將呂仲肅於州以艦拒素素令巴東五牙四艘
逆戰船近以拍竿碎陳十餘艦奪江路

蒙衝

蒙衝者以生牛革蒙戰船皆左右開掣掉棹矢石
不能敗前後左右有弩窓矛穴敵近則施放不用
大船務在捷速乘人之不備

樓船

樓船者舡上建樓三重列女墻戰格樹幡幟開弩
窓矛穴外使鞭革禦火置砲擂石鐵汁狀如小壺
其長者步可以奔車馳馬若遇暴風則人力不能
制不甚便於用然施之水軍不可以不備以張形
勢也

走舸

走舸者船舷上立女墻棹夫多戰卒皆選勇力精
銳者充之往返如飛鷗乘人之所不及金鼓旌旗
在上

鬬艦

鬬艦者船舷上設女墻可蔽半身墻下開棹空音孔
船內五尺又建棚與女墻齊棚上又建女墻重列
戰士上無覆背前後左右監牙旗金鼓晉謀伐吳
戰艦乃作大舟連舫一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
爲城起樓櫓開四門其上皆得馳馬晝鷁首惟慮
以懼
江神

海鶻

海鶻者船形頭低尾高首大後小如鶻之形舡上
左右置浮板形如鶻翼翅助其舡雖風濤怒漲而
無側傾覆背左右以生牛皮爲城牙旗金鼓如常
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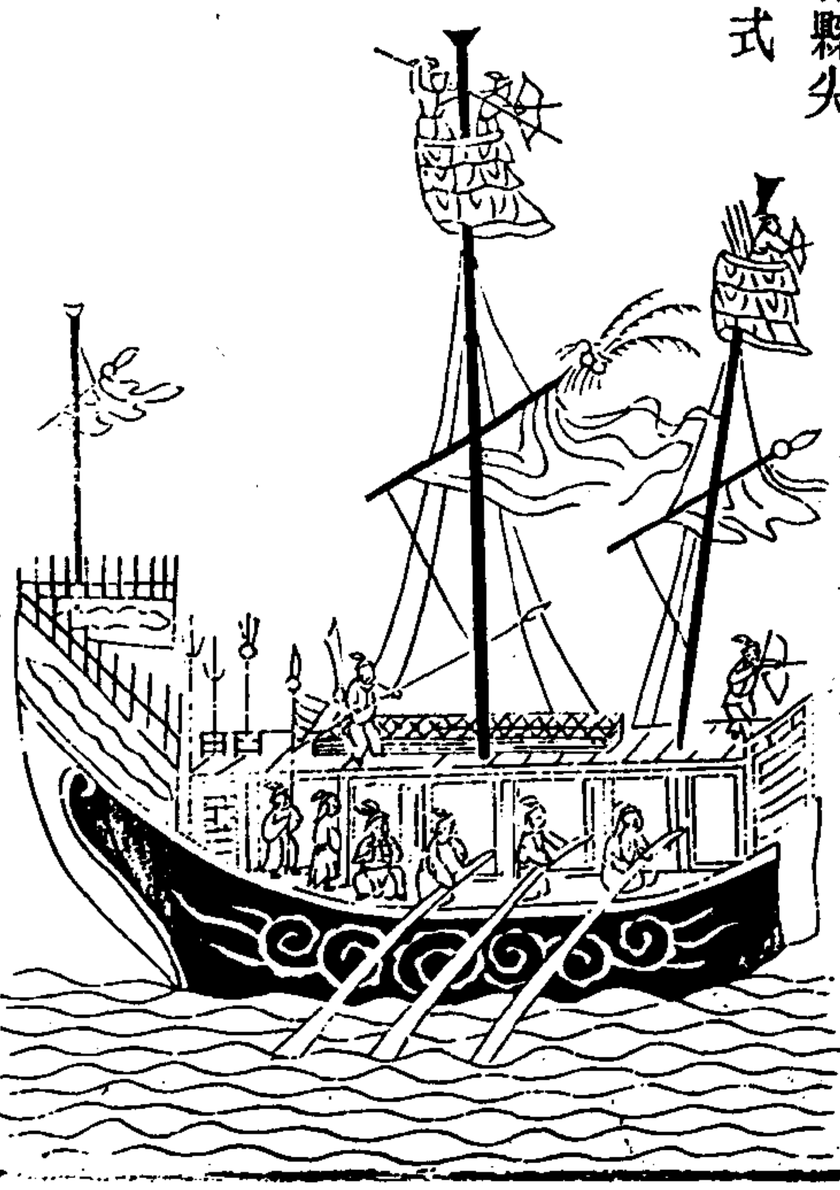
以上古制其說甚詳圖式不載今按籌海重編近
時廣福浙直船式圖畫于後

廣東船式 新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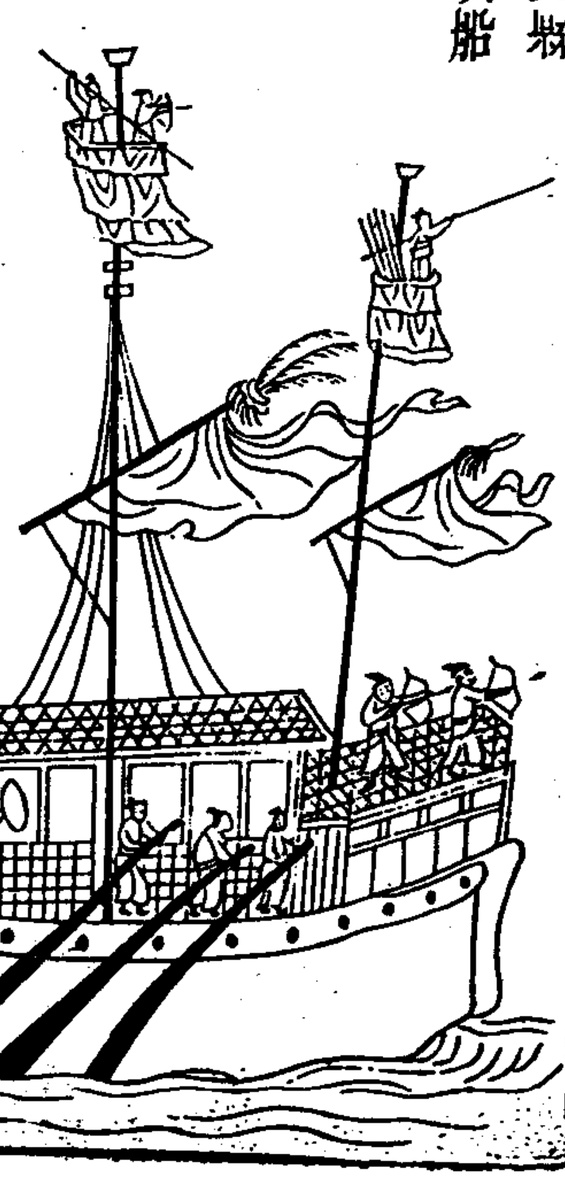


廣船兩傍搭架
搖櫓風篷柁制
俱與福船不同

新會縣尖
尾船式



東莞縣
大頭船



廣船今總名烏艚
又有橫江船各數
號其稱白艚者則
福建船式也



廣船視福船尤大其堅緻亦遠過之蓋廣船乃鐵釘木所造福船不過松杉之類而已二船在海若相沖擊福船即碎不能當鐵力之堅也倭夷造船亦用松杉之類不敢與廣船相沖但廣船難調不如調福船爲便易廣船若壞須用鉄力木修理難乎其繼且其制下窄上寬狀若兩翼在裏海則穩在外洋則動搖此廣船之利獘也廣東大戰艦用火器於浪漕中起伏蕩漾未必能中賊即使中矣亦無幾何但可假此以禦敵人之心膽耳所恃者有二發鑛佛郎機是惟

不中中則無船不粉一也以火毬之類于船頭相遇之時從高擲下火發而賊舟即焚二也大福船亦然廣船用鐵力木造船之費加倍福船而其耐久亦過之蓋福船俱松杉木蛀虫易食常要燒洗過八九汛後難堪風濤矣廣船木堅蛀虫縱食之亦難壞也

大福船式



福船一號喫水大深丈止遲重惟二號福船今常用之福船高大如樓可容百人其底尖其上闊其首昂而尸張其尾高聳設樓三重于上其傍皆護板護以茅竹堅立如垣其帆棹二道中爲四層最下一層不可居惟實土石以防輕飄之患第二層乃兵士寢息之所地櫃隱之須從上躡梯而下第三層左右各設水門中置水櫃乃揚帆炊爨之處也其前後各設木椗繫以綜纜下椗起椗皆於此層用力最上一層如露臺須從第三層穴梯而上兩傍板翼如欄人倚之以攻敵矢石火砲皆俯瞰而發敵舟小者相遇即犁沉之而敵又難於仰攻誠海戰之利器也但能行于順風順潮回翔不便亦不能逼岸而泊須假哨船接渡而後可

先任南塘戚公繼光云福船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驅全仗風勢倭船自來矮小如我之小蒼船故福船乘風下壓如車碾螳螂鄭鬬船力而不鬬人力是以每每取勝設使賊船亦如我福船大則吾未見必濟之策也但喫水一丈二尺惟利大洋不然多膠於淺無風不可使是以賊舟一入裏海沿淺而

行則福舟爲無用矣故又有海滄之設

按福建船有六號一號二號俱名福船三號哨船四號冬船五號鳥船六號快船福船勢力雄大便於冲犁哨船冬船便於攻戰追擊鳥船快船能狎風濤便於哨探或撈首級大小兼用俱不可廢船制至福建備矣惟近時過於節省兵船修造估價太廉求其不板薄釘稀不可得也欲船之堅須加工料可也

草撇船即福船之小者



草撇船式今名哨船

海滄船式今名冬船



冬船與哨船同特兩傍不釘竹皺耳

戚公繼光云海滄梢小福船比設賊舟大而相並我可動但其功力皆非福船比設賊舟大而相並我舟非人力十分膽勇死鬬不可勝之二項船皆只可犁沉賊舟而不能撈取首級故又有蒼船之設

開浪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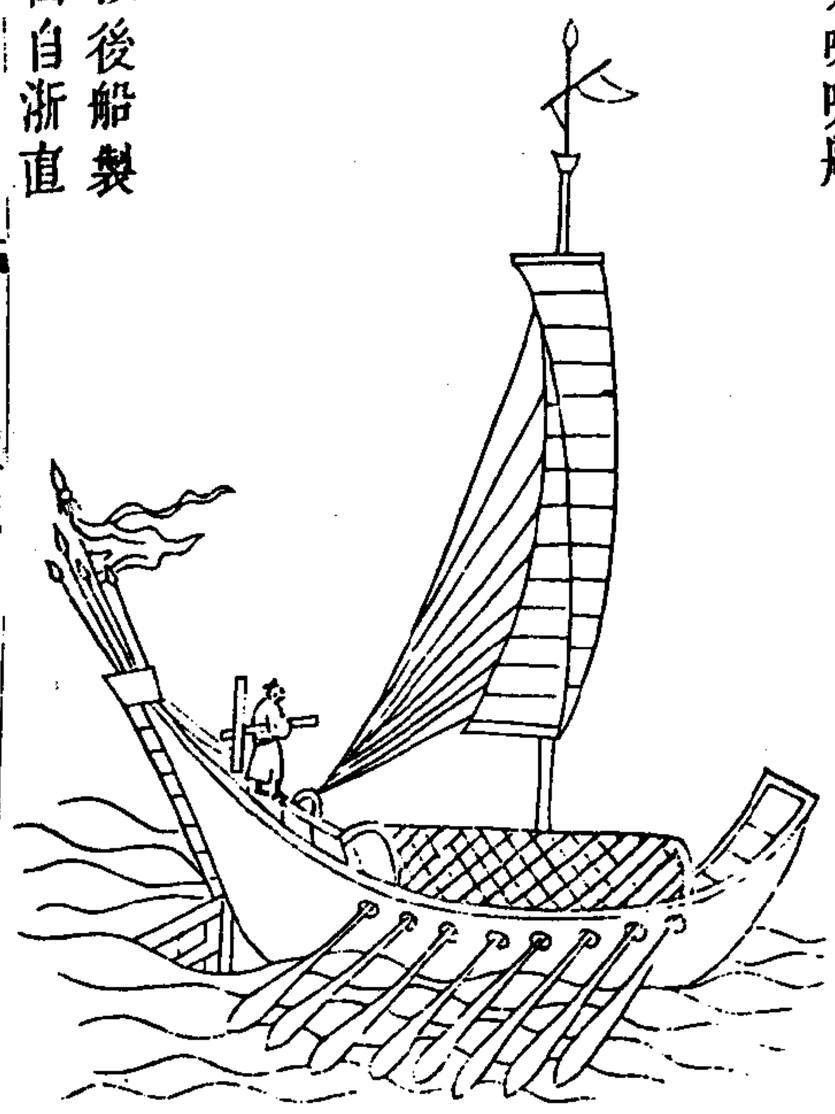
即鳥船特今不用槳快船與鳥船亦同而差小耳

登壇必究　卷壹　水戰　十六

戚公繼光云開浪以其頭尖故名喫水三四尺四槳一櫓其形如飛內可容三五十人不拘風潮順逆者也

守備韭涓陽曰廣船不如福船廣船下狹上濶不耐巨浪又其上有戰棚禦敵尤便也往年遊擊侯國弼改造福船業有成效今合酌用其制底用廣船式上用福船面庶足涉鯨波而銷氛浸也

吼喇唬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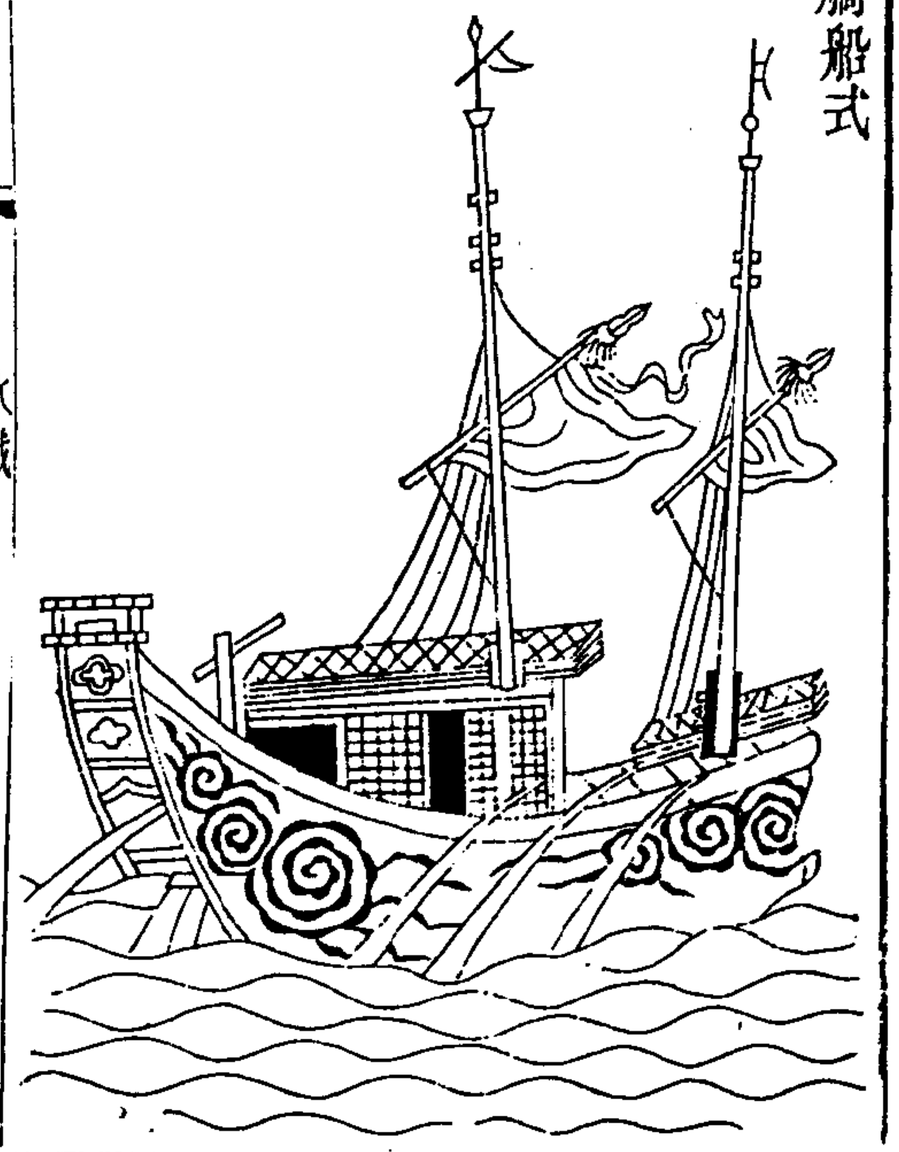


以後船製出自浙直

登壇必究　卷壹　水戰　十七

吼喇唬船浙中多用之福建之烽火門亦有其製底尖面濶首尾一樣底用龍骨直透前後闊約一丈長約四丈末有小官倉艙面兩傍各用長板一條其兵夫坐向後而掉槳每邊用槳十枝或八枝其疾如飛有風駛棹用布帆槳斜向後雖作偏柁亦能破浪甚便追逐哨探倭奴號曰軟帆賊亦畏憚

艟艚船式



戚公繼光云近者改蒼山船制爲艟艚比蒼船稍大比海滄更小而無立壁最爲得其中制過倭舟或小或少皆可施功但水兵人技皆次於陸兵設使將水兵教練遴選亦如陸兵而後登之舟中則比陸兵戰加一舟險其功倍於陸兵必矣司寄者何憚而不爲哉

蒼山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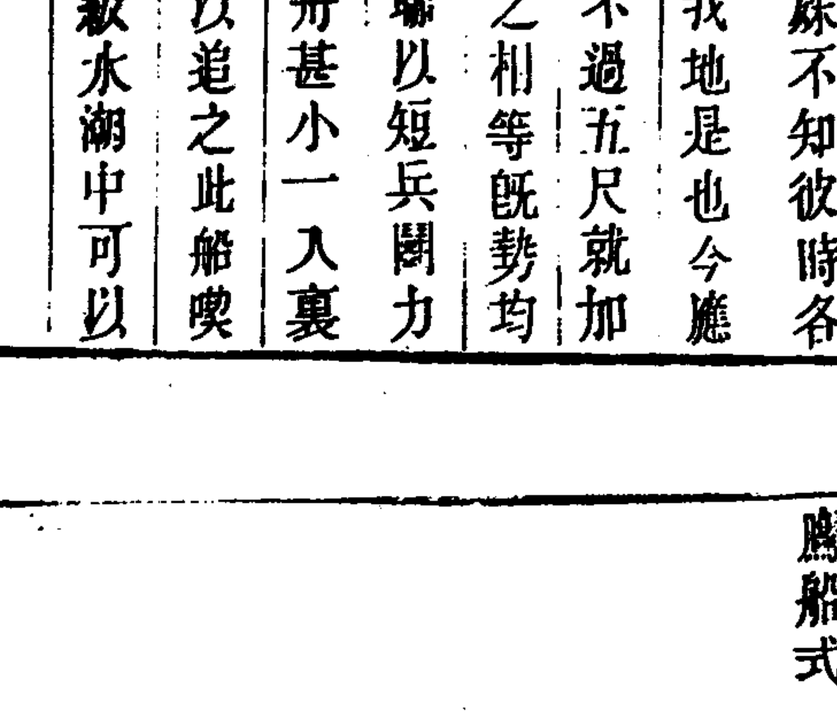
蒼山船首尾皆闊帆櫓兼用風順則揚帆風息則蹅櫓其櫓設于船之兩傍厥半以後每傍五枝每枝二跳每跳二人方櫂之未用也以板閘于跳上常露跳頭于外其制以板隔爲二層下層鎮之以石上一層爲戰場中一層穴梯而下卧棚在焉其張帆下梳皆在戰場之處船之兩傍俱飾以粉蓋卑險於廣福船而闊于沙船者也用之沖敵頗便而捷温州人呼爲蒼山鐵戚公繼光云蒼船最小舊時太平縣地方捕魚者多

用之海洋中遇賊戰勝遂以著名殊不知彼時各漁人爲命負極之勢亦由賊之入我地是也今應官役便知愛命然此船水面上高不過五尺就加以木打棚架亦不過五尺賊舟與之相等既勢均不能沖犁若使徑逼賊舟兩艘相聯以短兵鬬力我兵決非長銃多見懼事但若賊舟甚小一入裏海我大福游滄不能入必用蒼船以追之此船喫水六七尺與賊舟等耳其撈取首級水潮中可以捲馳而快便三色之中又此爲利



八槳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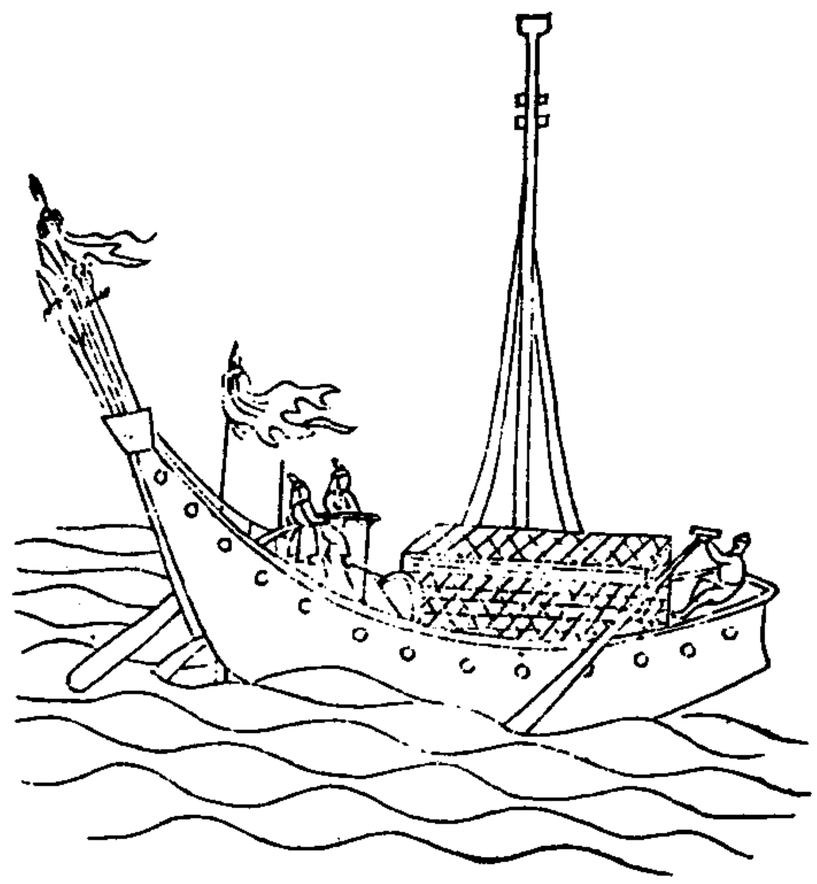
八槳船但可供哨探之用不能擊賊今閩廣澍直皆有之



鷹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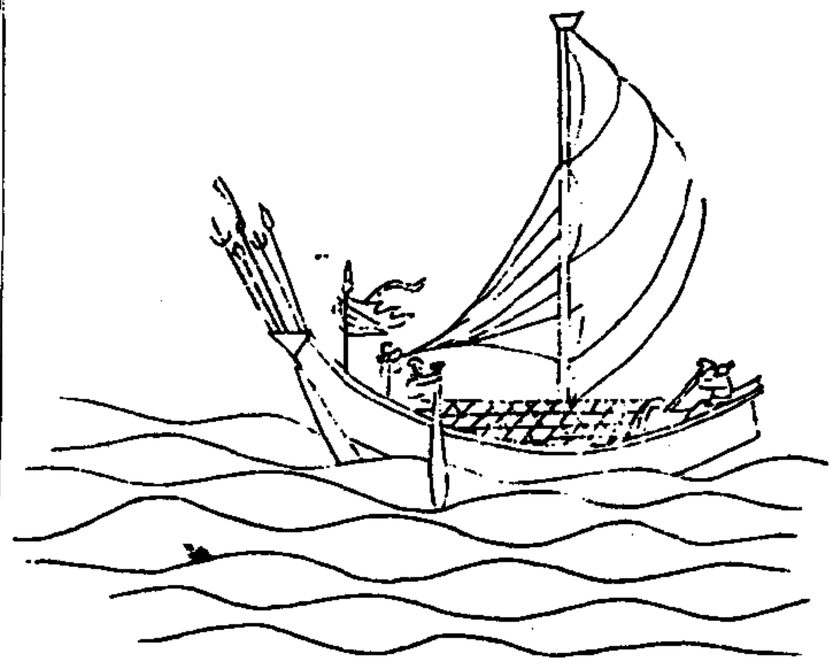
崇明沙船可以接戰但上無壅蔽火器矢石何以禦之不如鷹船兩頭俱尖不辨首尾進退如飛其旁皆毛竹板密釘如福船旁板之狀竹間設窓可出銃箭窓之內船之外隱人可盪槳先用此舟沖敵入賊隊中賊技不能邦沙船隨後而進短兵相接戰無不勝矣鷹船沙船乃相須之器也

漁船式



漁船於諸船中制至小材至簡工至約而其用爲至重何也以之出海每載三人一人執槳一人執鳥嘴銃布帆輕捷無墊沒之虞易進易退隨波上下敵舟瞭望所不及是以近年賴之取勝擒賊者多其力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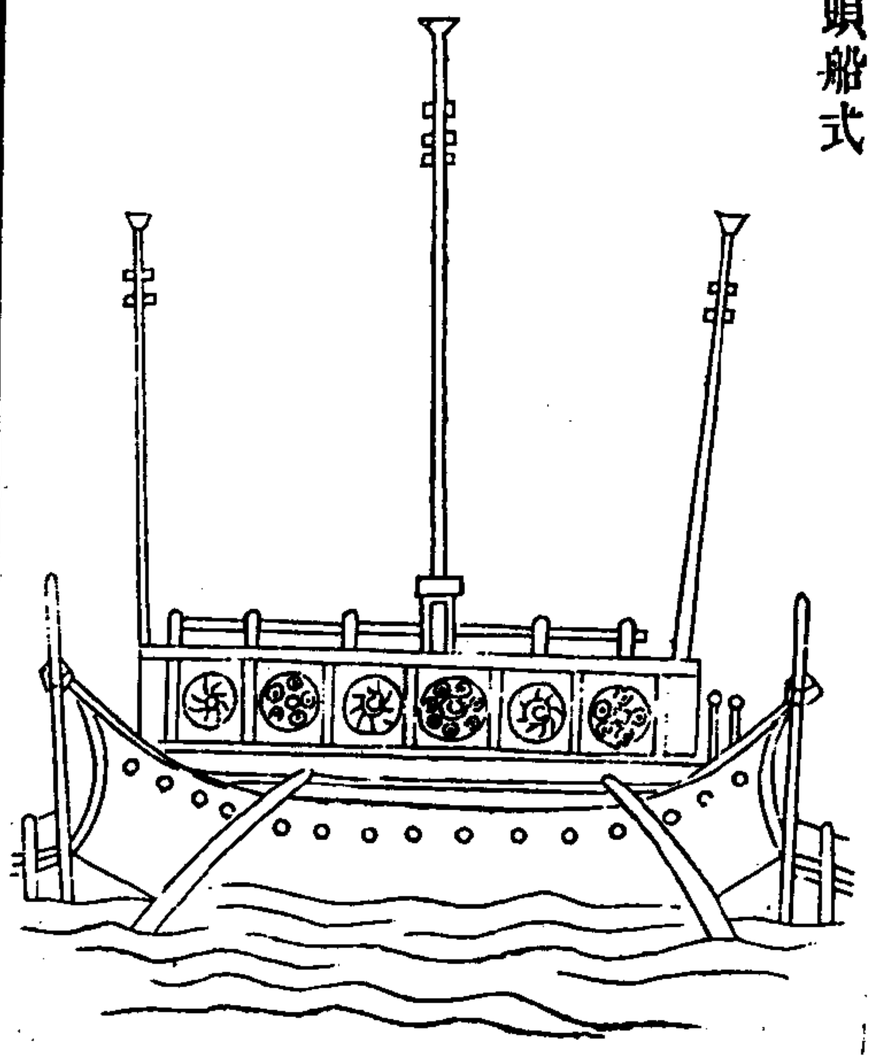
網梭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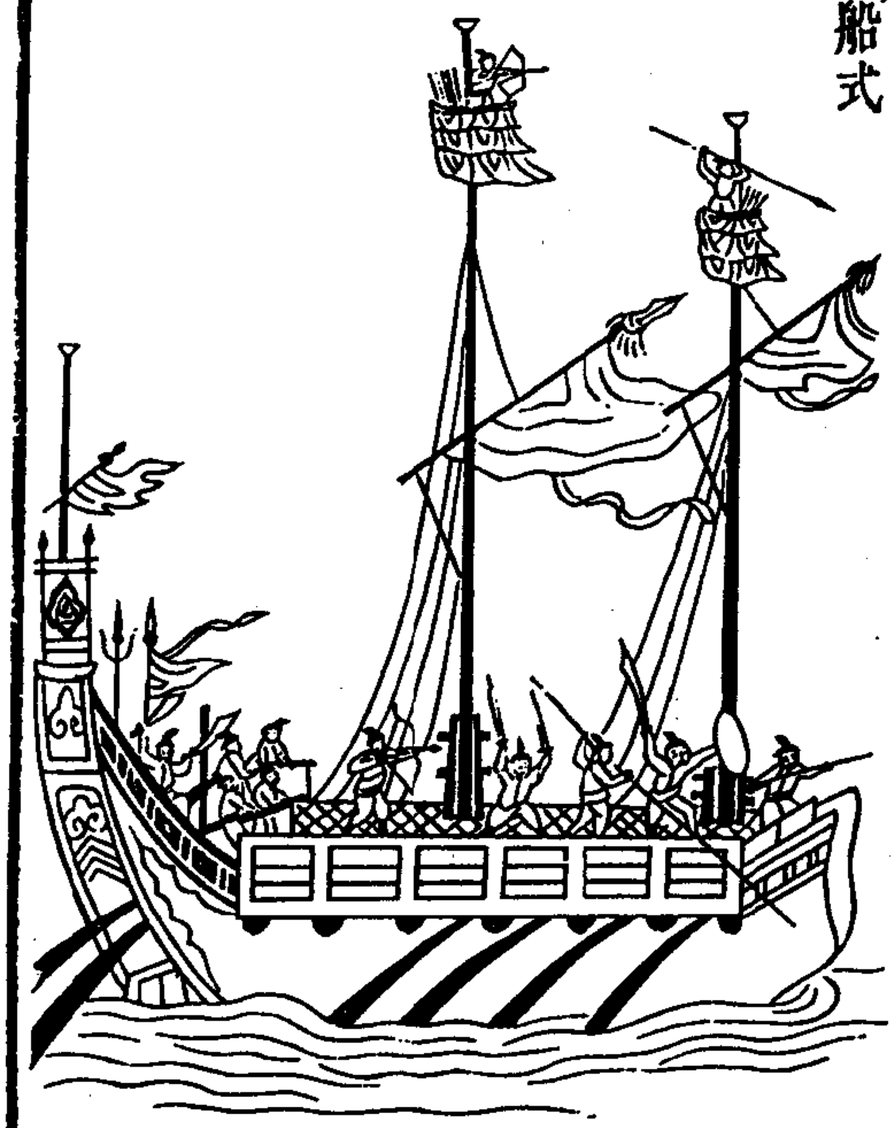
此船定海臨觀象山一帶沿海地方俱有之其形如梭樣竹桅布帆僅可容二人沖風冒浪專入大洋抵下八山取殼菜紫菜打魚之利舟至山麓二三人以舟舁置灘塗避風潮若欲西歸仍舁舟下水不能禦敵但可爲哨探之用乃魚船之至小者也戚公繼光云網船形似緾梭內二人前後用二人以棹棹之風浪大可拖之塗上且不能覆嗅水七八寸耳此可走報或用之裏港窄河動以百數每隻內用鳥銃二三人蜂集蟻附沿海沿途而打之甚

妙如賊追逼就可棄走一舟不過一金之費耳

兩頭船式



沙船式



按大學衍義補有兩頭船之說蓋爲海運爲船巨遇風懼難旋轉兩頭製舵遇東風則西馳遇西風則北馳海道諸船無逾其利蓋武備不嫌於多慮患不妨於遠莫爲之前猶將求之而況設之前者有未泯乎以此沖敵則賊舟雖整可亂也

水戰非鄉兵所慣乃沙民所宜蓋沙民生長海濱習知水性出入風濤如履平地在直隸太倉崇明嘉定有之但沙船僅可於各港協守小洋出哨若欲出赴馬蹟陳錢等山必須用福蒼及廣東烏尾等船

沙船能調戲使鬬風然惟便於北洋而不便於南洋北洋淺南洋深也沙船底平不能破深水之大浪也北洋有滾塗浪福船蒼山船底尖最畏此浪沙船却不畏此北洋可拋鐵猫南洋水深惟可下木椗

此船與鷹船說參看

太倉生員毛希秉云　太祖舊制深廠雙桅船隻私自下海之禁承平既久法度浸弛雙桅習以爲常甚至有五桅者長江大帆一日千里近蒙當道建言申明舊制曉諭改正而未常着實舉行故沙船入港頭桅多寄海口或倩人遊說官府船海非雙桅不可冀便其私蓋單桅雙桅無不可行但有大小遲速耳定制沙民止許戶船一隻巡船宜快便多桅櫓如根船有一定之式以便江海識別沙船宜朴實單桅仍禁雙桅眼責令本州縣及守禦官限一月之內改正違者即係賊船許諸人擒獲首告即以充賞惟有副帆副桅以備損壞而桅眼止一者聽庶幾我常強而彼常弱我常速而彼常遲

此造船之良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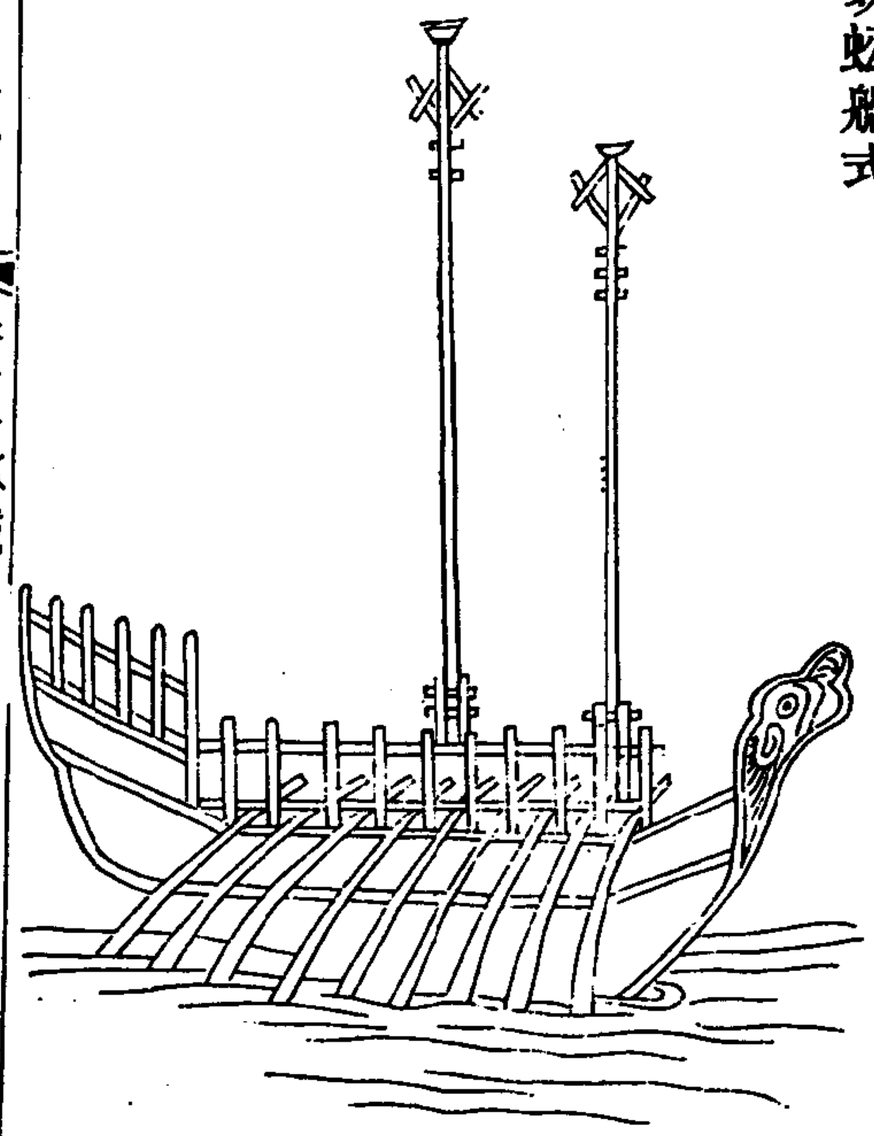
船椗圖

椗船



此用桐木燒黑外一寸甚妙

蜈蚣船式



船曰蜈蚣象形也其制始於東南夷以觸佛郎機銃銃之重者千斤小者亦百五十斤其法之烈也雖木石銅鐵犯罔不碎觸罔不焦其達之迅也雖奔雷掣電勢莫之疾神莫之追蓋島夷之長技也其法流入中國中國因用之以馭夷狄諸凡火攻之具砲箭鎗毬無以加諸其成造也嘉靖之四年其裁革也嘉靖之十三年數年之間未及一試而莫知功用之大者葛稚川曰蜈蚣之氣能逼蛇夷之制義毋廼是故與夫海宴河清萬世所願使長蛇之勢不能盡偃則蜈蚣之制其能不與也乎名器尚存述之以俟

海行甚速而遲者鬬風故也如大食國在漳州東南每歲之番者必候冬初西北風盛而去夏初東南風而來誠所謂海舟無風不可動也惟佛郎機蜈蚣船底尖面濶兩傍列楫數十其行如飛而無傾覆之患故做其制造之則除颶風暴作狂風怒號外有無順逆皆可行矣況海中晝夜兩潮順流鼓枻一日何嘗不數百里哉

都御史唐公順之云制賊船冲突灘淺處多釘暗樁船遇之必碎此一說也先發制人一着惟有望斗上做工夫然必須以利使人每夜編定船十隻每一隻望斗人給與銀一兩使一夜常有人坐在斗上看賊動靜雖黑夜若撐船未必無一二把火光我船便可做手腳不患大船趕賊不上也月夜則斗上藏悉必見至如小船吶喇號八槳船宜多置銃手火器既多賊來便死打又有望斗人先報不患小船制賊不下也望斗人每夜與銀一兩毫不

可少就是一月浪費銀三百兩支得一月賊必擒矣若有誤事定以軍法斬首蓋賞重則罰亦重矣

按海上瞭望俯更輪流船頭船尾各一人海水與河水不同海水夜明雖黑夜試以石投之其噴光如珠故海上有船行使非遇濛霧皆可望而見不待上望斗也荆川此論恐是與賊對壘或把截港口防其宵遁故有此說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地有南北時有冬夏自春徂夏則時多南風而利於北行自秋徂冬則時多北風而利於南行此番泊往來出沒之候也彼瞰其時乘風連雲以出洋我當其沖欲逆濤破浪以邀擊未必其勢之便也蓋亦隨時以應之時乎北風必先於此道之防以遏其沖而以南舟曳于後其中間各寨潟之舟又從旁遞出而擊之時乎南風亦如前法或退于前或躡于後或擊於旁此亦迭肆之法長蛇之勢寇未有不困疲而就縛者海上可立京觀也

又云

國初置沿海衛所每所船五隻每船軍百名其法備誠會典自一所一衛推之則合省之海船游軍可總其實也使法之常存何慮海寇之擾向來修復一二止可用干哨報難以沖敵及其事急借發福清鹽船併報各澳民船奈彼不思　國家之急皆存繫吝之私雖給價值終不直前況福清鹽船雖大不可以當海寇之夾板船叭喇船漳州之草撇樂清之大鉄等船又不可以當海寇之鳥尾尖艚如東仔銅菱等船又不及也昔日海戰之船大小

制度不同今當兼用如樓艦艨艟衝此船之大者也如直進露撓此船之中者也又如艇艦海鰍此船之小者也以船之大者爲中軍座船而當其冲以船之小者繞出船之中者爲左右翼而分其陣以船之小者爲左右翼而分其陣以船之小者繞出于前後兩旁之間隨船器械各須犀利完足但海寇所恃全在于銃吾亦以銃爲應中軍大船仍用佛郎機大銃數架兩翼中船亦用銅將軍大銃數十架各船編定字號晝則麾旗夜則振鼓爲節迭出更進則彼此眾

寡勞佚之勢不同未有不殲此渠醜者也今蒙委
官鳩工大造船隻戰船之造必有定議但船之外
旁又須護以牛革漁網壇架之類其大者更用列
木爲棚可避砲石又有車船之製今戰士前後蹈
輪舟自進退所謂中流上下回轉如飛虜衆相顧
駭愕者用此法也又須預募能射與善浮之人一
遇番船或以火箭焚之或以水鑽溺之是或皆可
用也

總兵俞公大猷云或問兵船官造與私募孰便曰造
易而修難也雖督造之官用之海上沖敵激浪不
旋踵必議修矣修船之弊奚啻萬端議修之後閘
岸日多浮水日少以之守港則可以之出洋追捕
則全不足恃矣在官府不能立無弊之法在民間
不能克不可制之情天下古今豈有視官物爲已
物者哉此惟熟於海務者自知之烏得而盡言或
曰民間安有許多私船可募乎曰厚之以稅使逐
利之民爭造新船以應募何患其不多責府縣以
及時給稅責船戶以及時修整則經年累月皆有

堅船可用然則用官造之船以守港川私募之船
以追捕則如何曰必若是然後攻守各適其用也
鄧鍾曰闊廣浙直船制各異而不知其所以異者
於海勢之不同也廣東船制兩旁設架便於搖櫓
福建船制其旁如垣其篷用捲便於使風浙直船
制平底布帆便於盪槳此船制之異也所由然者
福建海水最深各信地俱近外洋一望無際縱有
海島如浮漚之着水耳故有風時多無風時少順
則使鳳逆則戧風此福船所由製也廣東自出五

虎門上及大鵬下及北津以西俱有游嶼或斷或
續聯絡於外商船來往多從裏海且風氣和柔全
仗搖櫓此廣船所由製也浙直海水深處固多淺
處時有近岸平沙或數十里潮長水深尋丈潮退
僅可尺許故叭喇唬沙船專事盪槳此浙直之船
所由製也若易地則風水不同其制亦當少異推
此而山東以北危磯暗沙往往有之船制又不可
執此例彼矣然欲攻大敵於外洋非福船不可蓋
福船之制其蜂房垣墻即古之樓船巨艦其重底

堅牢即今之過洋與使琉球船式也故諸省船制
惟福建爲工
又按海上之戰不過以大船勝小船大銃勝小銃
多船勝寡船多銃勝寡銃此中國之長技也故論
戰則陸戰難水戰易然論兵則陸兵易水兵難而
海將尤難者風濤難狎此善水戰者之難其人也

附水戰

吳楚楊越之間俗習水戰故吳人以舟楫爲輿馬以
巨海爲平道是其所長春秋時吳以舟師伐楚又

越軍吳軍舟戰於江伍子胥對闔閭以船軍之教
比陸軍之法大翼者當陸軍之車小翼者當輕車
突冒者當沖車樓船者當行樓車橋船者當輕足
驃騎大翼以下皆船名公輸般自魯之楚爲舟戰之具爲
之鉤拒退則鉤之進則拒之
漢武伐南越於昆明開池習水戰製樓船上建樓
樓戈矛船下置戈戟以禦蛟鼉水性之害然樓船
戰艦形制之盛不若輕疾之爲利張兵威蓄器械
以樓船大艦爲先趨便利立功效則走舸海鶻爲

其用或伏襲而入敵境則凡舟皆可用也故呂蒙
襲關羽白衣搖櫓作商賈服羽不聞遂立功焉
南塘戚公繼光水兵束伍法
每福船一隻捕盜一名舵工二名繚手二名板招者
一名上斗一名椗手二名上用甲長五名每甲兵十
名第一甲佛狼機甲長專管佛狼機○第二甲鳥銃
賊近管放火磚煙錐等器○甲長專管放
鳥銃賊○第三甲標鎗雜藝甲長賊遠照管○第
近攻打○船隻搖櫓賊近發鎗刀石藥等項○四
甲標槍雜藝甲長賊遠照管船隻○第五甲火弩
搖櫓賊近發槍刀石藥等項○甲長以一半
打弩以一半放火
箭賊近從便攻打

以上如與賊逼近船邊一時遇巧不拘何人用何
器但能奮勇當鋒用火藥火器成功用鎗刀戰殺
有功各爲首者俱以破格奇功論
每甲長一名管兵十名甲長小旗一面照方色
今以見在船分之福船二隻海滄船一隻艟艚船
二隻爲一哨立一哨官左右二哨官爲一營立一
領兵官以松門關分右後二營海門關分前左二
營各以指揮一員統領其船上大旗則俱用黑布
仍用白布做一大字在旗通爲作台字各照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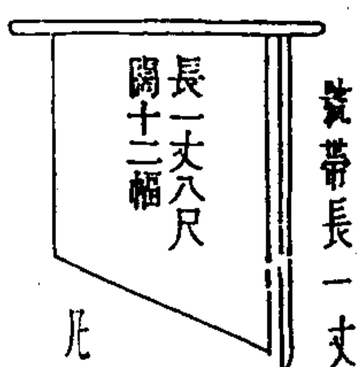
製以號帶甲長旗各照號帶方色

前營紅帶　左營藍帶　中軍黃帶　右營白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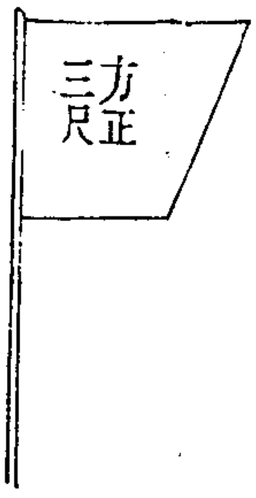
後營黑帶　前營紅　左營藍　右營白

後營黑　中營黃

福船大旗式



甲長旗式



每船五方旗一副

前營

紅旗紅邊一面　藍旗紅邊一面

面黑旗紅邊一面　黃旗紅邊一

左營

紅旗藍邊一面　藍旗藍邊一面

面黑旗藍邊一面　黃旗藍邊一面　白旗藍邊一

右營

紅旗白邊一面　藍旗白邊一面　白旗白邊一

面黑旗白邊一面　黃旗白邊一面

後營

紅旗黑邊一面　藍旗黑邊一面　白旗黑邊一

面黑旗黑邊一面　黃旗黑邊一面

中軍

紅旗黃邊一面　藍旗黃邊一面　白旗黃邊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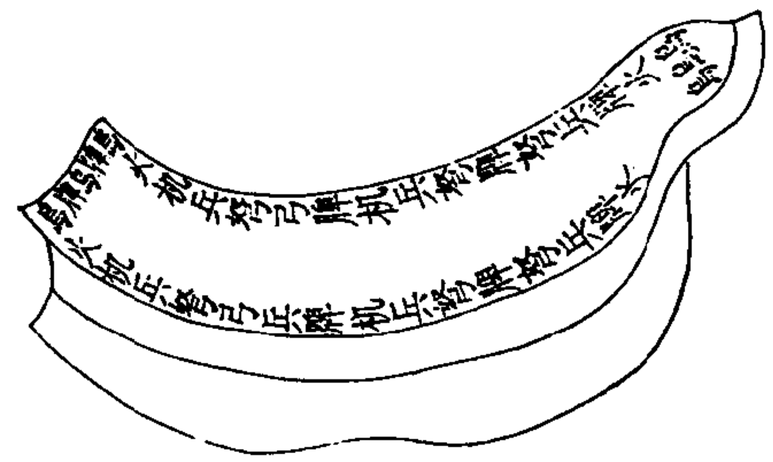
面黑旗黃邊一面　黃旗黃邊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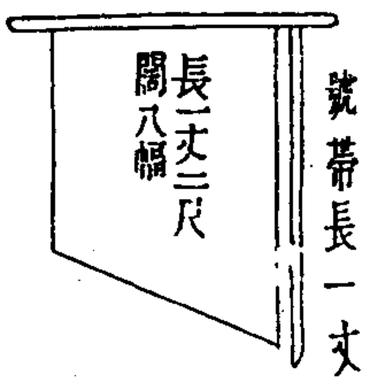
兵夫列船式

平時在船四面擺五甲總合爲一大哨於船四面各甲各器長短相間分方面外而立如遇打賊隨賊所在之面併力動手無賊之面亦留每面二人防看其船頭用銃一架第一甲撥兵四名專管船頭閘板下第二甲撥兵四名專管兩水倉門

每海滄船一隻捕盜一名舵工二名繚手一名椗
手二名扳招一名甲長四名兵夫四十各旗幟方
色俱隨本哨福船相同但尺寸不同另開于旗圖
之中

平時立船閱視圖





第一甲佛狼機鳥銃甲長專管放機銃賊近放火
砲礮標火箭等器○第二甲標槍雜藝甲長四名
照管船隻搖櫓賊近管使鎗刀打石傾放大藥等
項○第三甲標槍雜藝甲長四名兵夫四十各旗
賊近管使鎗刀打石傾放大藥等項○第四甲大
箭甲長以一半打弩一半火箭賊近各色軍大器
俱隨便
宜攻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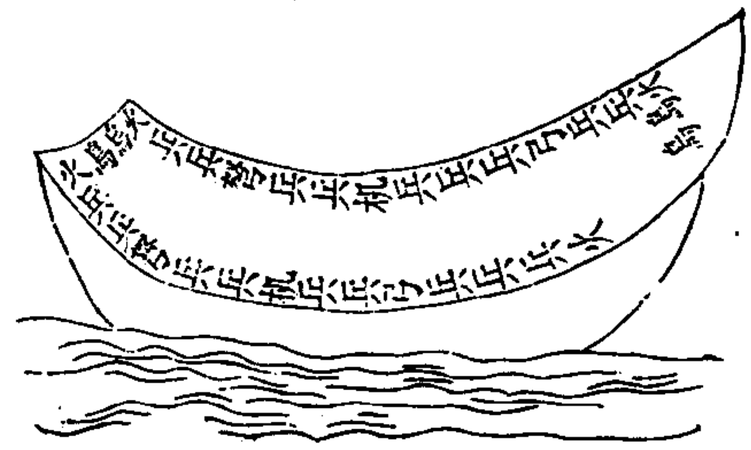
以上如與賊逼近船邊一時遇巧不拘何人用何
器但能奮勇當鋒用火藥火器成巧用刀戰殺有
功者俱以破格奇功論

每甲長一名管兵十名甲長小旗一面方色同大船

兵夫列船式

平時在船四面擺四甲合爲一大哨於船四面各甲
各器長短相間分方面外而立如遇打賊隨賊所
在之面併力動手無賊之面亦留每面二人防看
其船頭用銃一架第一甲撥兵四名專管船頭閘
板下第二甲撥兵四名專管兩水倉門

平時立船閱視圖



○艨艟一隻即大蒼山船也捕盜一名舵工一名
棹手一名繚手一名甲長三名兵夫三十名旗幟
方色俱隨本哨福船相同但尺寸不同另開于旗
圖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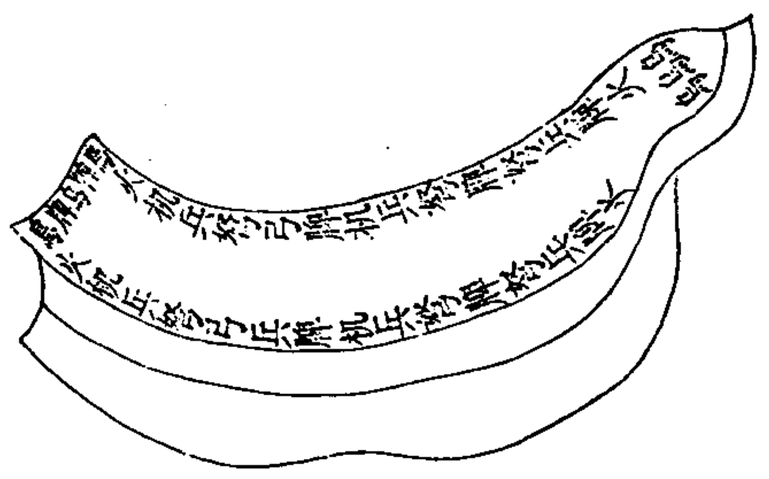
號帶長一丈八尺
長一丈一尺
闊八幅

○第一甲佛狼機鳥銃甲長專管放機銃賊近管
放火砲煙藥等器○第二甲標槍雜藝甲長賊遠
照管船隻搖櫓賊近各色軍器俱聽持用專備攻
戰○第三甲大箭甲長以一半弩手一半火箭賊
遠照管船隻搖櫓賊近各色軍器俱聽持用專備攻戰

兵夫列船式

平時在船四面擺三甲總合爲一大哨於船四面各
甲各器長短相間分方面外而立如遇打賊隨賊所
在之面併力動手無賊之面亦留每面二人防看

平時立船閱視圖



平指號令禁約

福船應備器械數目

大發貢壹門　大佛狼機六座　碗口銃三箇
噴箇六十箇　鳥嘴銃一十張　粗火藥四百斤
弩箭伍百枝　鳥嘴銃一十門　烟罐一百个
鳥銃大藥一百斤　弩藥一瓶　大小鉛彈三百
斤　火箭三百枝　火砲二十个
鈎鎖一百把　砍刀一拾把　過船釘鎗二十
根　標槍一百枝　藤牌二十面　寧波弓五張
鉄箭三百枝　灰罐一百个　大旗一面并號
帶　大蓬一扇　小蓬一扇　舵二門
椗四門　大索六根　小索四根每根長十八
丈　扳舵索一根　綠後手索二根　椗繳四根
每根長二十丈　綫控索四根　鉄鍋四口并竈
備用大小松杉木五株　火繩三十六根　繩五
根　鐵蒺藜八百个

捕盜自備用釘三十斤

油四十斤　麻四十斤　灰二担　各兵自備用
篾盛一頂　腰刀一把　隨身釘鎗一根

蒼山船應備器械數目

大佛狼機二座　碗口銃三个　鳥嘴銃四把
大繩二十四根　噴筒四十个　船罐六十个

火磚二十塊　火箭一百枝　粗火藥一百五十
斤　鳥銃藥四十斤　藥弩四張　弩箭一百枝
喜葉一箍　大小鉛彈一百六十斤　鈎鐮四把
砍刀四把　過船釘鎗八根　標槍四十枝　灰
罐三十个　大旗一面并號帶　大蓬一扇　小
蓬一扇　遮陽蓬六扇　大櫓二枝　邊櫓八枝
舵二門　竹篙二十根　大索四根
小索一根每根長十五丈　拔舵索一根　線後
手索二根　椗徼索二根每根長二十丈　絞椗
索一根　篾纜一根　徼鍋二口并蓋　鐵鍋
一把　花碗四十个　鐵斧一把
鐵鑿一把　薄刀一把　銅鑼一面重五斤　更
鼓一面　小鼓一面　五方旗五面　燈籠四盞
木梯一个　鐵鏟一个　備用松杉木五株繩五條
捕盜自備用
釘三十斤
灰二担　油三十斤　麻三十斤

各兵自備用　篾盛一項　腰刀一把
隨身釘鎗一根
一平日各照派定武藝時常檢點船上器且每日一
次看驗損壞火藥遇天晴五日一曬收閣乾燥避火
之處鎗刀鐵器半月一磨遮蔽風雨一件收磨不如
法扣罪工食甲長連坐

一每船斧口石大擂石務足若十八分放在船底二
分放在船面用過即補不補者扣工食

一每甲兵十名如有在逃一名將甲長細打收監甲
下兵夫以五名收監以五名賫文分投捉拿獲日即

以本犯歷過工食充賞限一月拿不回將差過之兵
各打四十監併又差在監一年去拿如此輪拿一年
不獲全甲兵夫俱革其一年工食通扣在船修艙船
隻凡差出拿逃兵者工食即日扣收在官拿獲有功
之日給與其逃兵自首免罪拿到者春汛時月發船
之期依臨陳在逃法示衆每甲俱有逃兵連坐捕盜每船俱
有逃兵連坐哨官各哨俱有逃兵連坐領兵官依次
連坐即行覺舉者免罪

一兵逃甲長即時稟捕盜捕盜呈哨官轉呈把總呈

府註册拘該甲兵夫給文行拿

一每月初一十五補兵即於廿九十四日該管捕盜
募兵到船送付哨官帶到領兵官驗呈把總類驗本
府驗中給與腰牌發總呈道收册發船駕操

一各船捕盜遇夜出哨腳船三板船俱要收藏穩便
不許拖帶恐遇風急潮滾頓流者一船兵役取水不
便悞失者管船兵夫一面治以軍法一面扣月糧陪
造○一在港每日清晨中軍官定營吹打三通發砲
三箇升太平旗左右前後四營依序安擺各擂鼓鳴

金亦升太平旗

一捕舵兵夫上岸買辦柴米及神福船具俱赴中軍船給籌票刻限時日回銷敢有不行稟鳴私自擅離及該管小甲互相容隱知而不舉者一體連治軍法

○一各船領兵指揮哨官捕舵兵夫風汎時月不許偷安假托事故在岸宿歇虛竊錢粮致悞事機者不分貴賤一體軍法重治如有警掌行號已舉而未到船已起椗而方來俱係畏避即發保候無功者斬

一各船捕綻小甲兵夫各照安名分長幼尊卑務念同船共命如父子兄弟相處不許嗜酒在船爭打違令喧嘩俱以軍法連坐然後另行發官問理曲直

一兵與甲長凡事務相推讓惟甲長是聽甲長平時見捕盜一跪揖過中軍發放跪聽號令

一捕盜見哨官平時青一撒一跪一揖遇在中軍或臨敵以軍法施行

一哨官見領兵官一跪一揖臨敵臨操軍法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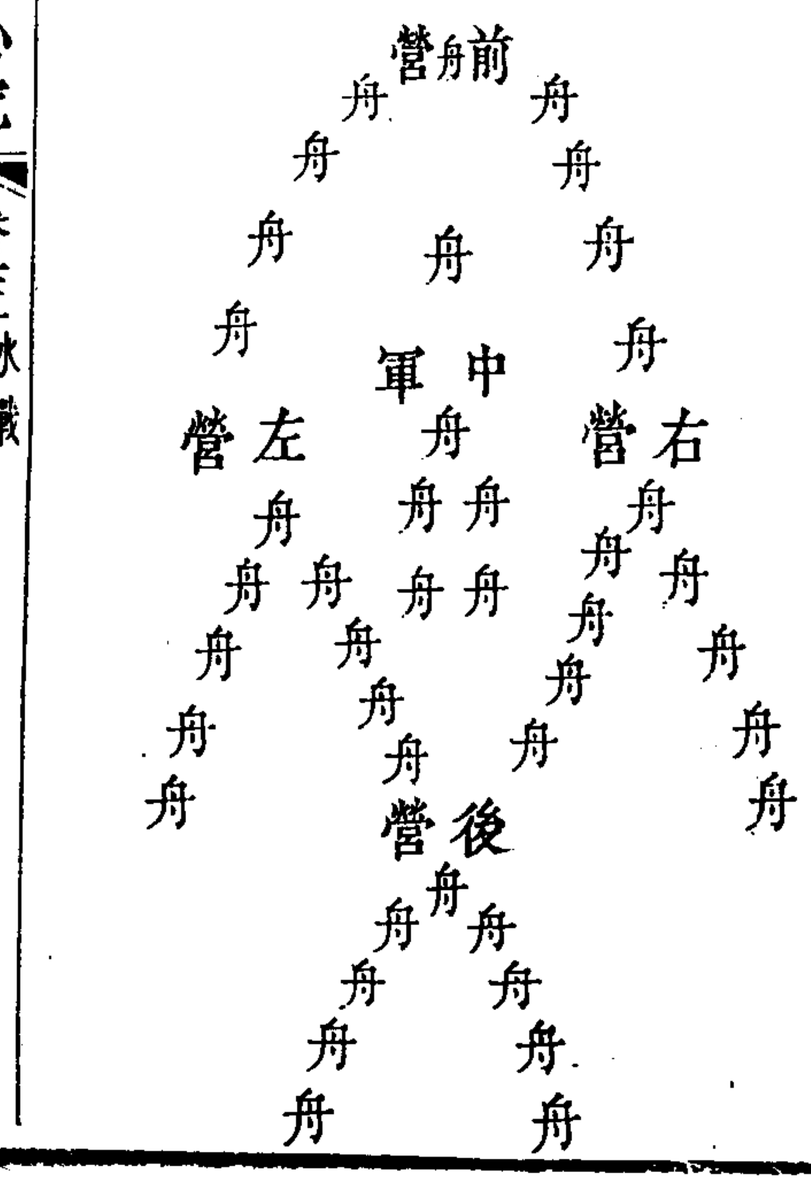
一領兵官戎裝見把總兩跪一揖平時許以冠帶臨操臨陣戎裝聽令小則徑自綑打

一哨官見把總兩跪一揖臨操扣頭捕盜見把總扣頭捕盜見領兵官平時兩跪一揖臨操扣頭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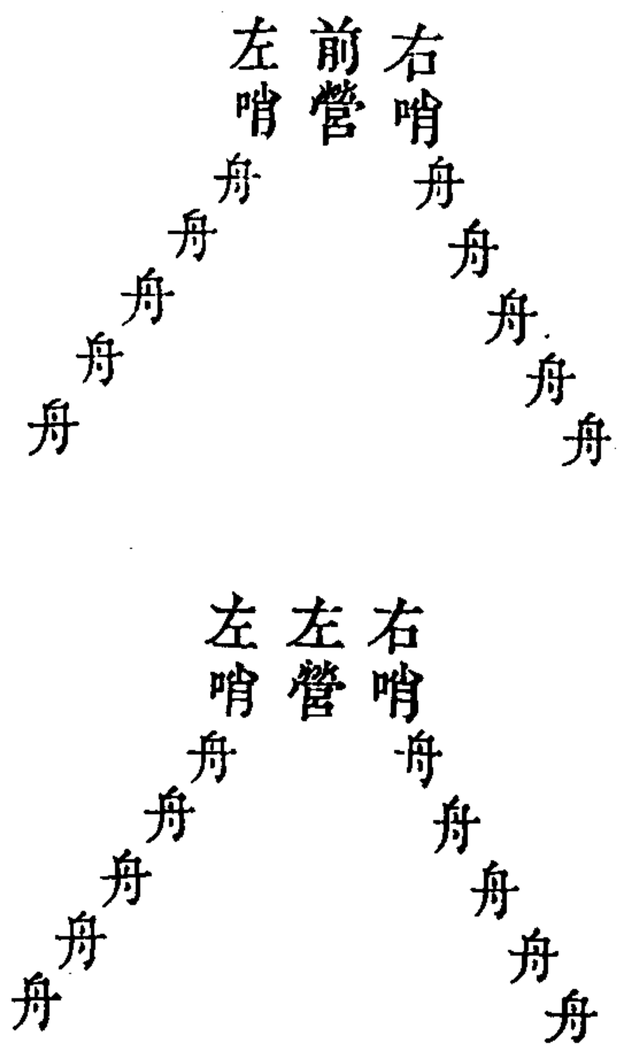
一各船官捕兵役各備簑衣箬笠一副以便遇雨應用毋得抗違

或者曰兵船當在船上操豈有取兵下陸地而操水戰之理耶繼光曰海舟比江中不同戰賊之時惟用風力帆檣之功但有舟利帆速者隨便勁上以鬬船之力耳海中風濤潮汐非內地江湖撝櫓整次之比也舟中既不能操矣而不取于陸以習之不幾于棄之也或又曰取之操于水寨是矣而又何以陸操繼光曰水陸之分可恨正在此逼賊登山將不捨舟步戰乎哉或者曰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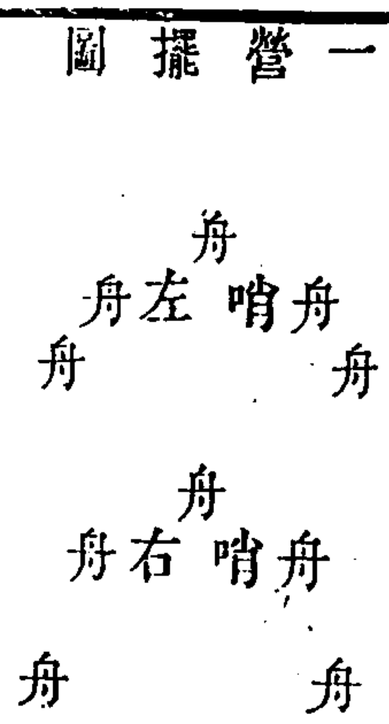
安擺船圖



分關二營擺圖



一營擺圖



以上擺船之說大端海濤洶湧港有灣曲闊狹當風隱風之不同隨港形深淺難拘一定之勢此言處寬迴水善之形耳設使狹如羊腸則又當單隻一字順下不可拘方也

一每日日落時分聽中軍船上吹打三通放砲三筒各船一體鳴金擂鼓落旗

一夜暮以朦朧爲則中軍船發擂三通起更各船齊擊竹梆打更者打鼓一次梆鑼一遍每更用兵二名一名船頭遠視一名船尾高瞭遇有船過即便鳴鑼

各船齊備儻水上有黑塊夜浮者恐賊人踏水倫椗
支更兵夫速以石打一面高叫本船捕兵同看若是
別物流入則已若是賊人即便鳴鑼打銃各船一體
防備違令支更兵夫重治割耳因而失事者斬首

常時水寨操習

一每隔夜把總官先擡該操大旗一面於中軍船上
示兵如之次日早掌號官先於船上五更吹長聲喇
叭一盪各兵起收拾做飯約中軍船炊熟吹第二盪
喇叭各兵食飯吹第三盪喇叭各官捕帶兵先登岸

赴水寨擺立照圖

一俟水寨演熟部伍然後照前操法以操兵船俟泊
處關港潮平依法操于舟如其關港狹曲風潮不可
操大舟者以小船摘甲長每甲摘一半用小船三扳
操其形狀之畧

一放火磚火砲火毬之法須火線燃之將入方可擲
下不然擲而滅就不滅賊可反手正當發時反爲所
害○一火箭只着棚帆常中一點打去常高中則不
可救低則易救

一弩弓不可遠遠則無益徒費矢竭力

一標鎗非兩船相逼不可用往下打更難准

一打石着人頭面方打不可空往船上擲之

一賊船如近我船便傾下火藥一二桶少則無用連
桶則恐滾擲水中須傾桶倒下一面用一二人用鐵
鈸執炭火數鈸隨藥擲下火多則必有燃藥者或用
粗碗一箇種火一碗用灰蓋之放於桶口擲藥之時
碗內火同藥傾及船一磕而火藥相粘必發難救此
第一全勝捷徑妙法智者不能施其巧勇者不能用
其力也

發船號令

一隔日先行牌諭各捕兵將以旧洋若干日該備羹
米水數目令備完限時點查欠者綑打罰工食凡中
軍吹長聲喇叭一通立起黃旗一面各哨船出洋哨
賊如報有警本總即升船廳聽砲三箇大吹打畢先
吹哮囉一盪各船一面起錠掌號笛官捕旗甲俱坐
三板赴中軍船下兩邊照營列定掌號官稟稱官旗
到齊聽發放船上叫官旗進來水倉門報門俱赴船

面掌號官叫官旗過來以下俱照常時於水寨操練
規矩發放畢各官捕回船亦照寨操一體發放畢中
軍船擂鼓升行旗吹第二盪哱囉响各船起蓬第三
盪哱囉依次開船在洋行使首尾相接鴈行而進不
許太相遠離綜哨一船違令捕盍之罪二船違令哨
官之罪四船違令領兵官之罪中軍畏縮把總之罪
其舵工綠手皆加倍重治遇有船漏風水不便者覈
實免罪

遇夜洋行船

一各船以燈火爲號中軍船放起火三枝放砲三箇
懸燈一盞各船以營爲辨前營船懸燈二盞平列左
營懸燈二盞各桅一盞右營大小桅各懸二盞平列
後營懸燈二盞一高一低看燈聽銃綜船到將近船
上捕盍先自呼名識認

一遇夜泊船聽中軍船招綜喇叭響各船依序隨綜
安揷不許私求穩便遠泊因而踈虞斬首示衆哨官
連坐○一守夜號令俱同在港號令但每夜加鳥銃
手二名點火執銃遇敵即便對放

一各船遇夜有急看中軍船五方高豎燈五盞是欲
設疑以見船多之意每船後尾上立燈左右二盞前
桅上加燈二盞

臨敵號令軍法

一中軍船戰聲喇叭響各鳴鑼齊擂戰鼓天鵝聲響
大聲吶喊奮勇勦殺獲有功級各送領兵指揮驗實
類送中軍紀驗解報退縮後至者斬其捕盍舵工過
淺者斬其扳招手船雖先到而不直射賊船傍邊掠
過者斬其舵工綠手使風不正者斬其舵工綠手如

已使風逼賊舟相并不能成功致賊舟復走者斬其
捕盍各甲長有能挨報某兵不用心某兵不用心者
其不用心之兵斬首甲長止於綑打○一敵人慮我
官兵追戰將船內器物遺棄水中兵夫敢有撈拾而
不追賊者許本船捕甲割耳示衆故縱者連坐斬首
○一凡打敗賊舟一隻而餘舟不行分投追打別賊
共相攢來爭撈首級致賊遁走者各船獲級俱止歸
先打一功餘船捕盍綑打一百割耳其一船雖已逼
到賊舟而未即打敗餘舟接應曾同用力者不在此

例○一各船遇敵收有畏勢揚帆遠望逗遛不進者
捕盜舵工俱就陣斬首示衆○一各船放銃須將火
藥收藏安便免致火星爆入貽患匪細倘有失慄銃
手管藥兵夫一體軍法施行○一各船打敗倭寇所
撈獲財物包裹聽該船捕盜從公分給以多半付動
手首功之人餘皆均處敢有官捕頭目勒分其至夾
打追侵公然放肆者許各兵徑於問日赴官告首決
行重治加倍追付各兵頭目依律治罪其軍器則要
報官解驗不許各兵隱藏○一與賊船對泊船舵繳

上用茅竹破開包裹繳上以防敵人夜竊之患違令
舵手綑打○一各船遇警聽中船天鵝聲喇叭響各
船鳴金鼓一通捕兵大聲吶喊以壯軍威違令治以
軍法○一各船遇警捕舵兵夫不許解衣而卧違令
察出治以軍法○一報警至急起舵不前即便用大
茅竹一段計長一二丈縛在舵繳浮水以便班師各
自認取違悞舵手割耳示衆○一各船捕舵兵夫遇
泊船山嶼無故不許上山閑遊恐遇警一時下船不
便致有悞事若要取水輪直兵夫赴中軍船告稟明
白方許取水違令上山定拿治不恕○一往來巡哨
遇有警急各在信地登各相近山上先行舉放煙火
所在兵船瞭見火光煙焰就行開帆望火前進哨勦
聯近烽燧即時按放傳報南北大兵防截其哨船仍
探賊船何往踪跡親報領哨官以便進止如火報不

爽兵船逗遛務事罪坐該營領哨官員若哨船不盡
信地止於一處探望或在漁樵船進人內取信或到
山放火而原積柴草不足火小不能燎遠致失傳報
悞事者該直哨船軍甲俱以軍法斬首

相寇情

小舟數往來者謀議也遲而審顧者疑我也欲進而
復退者探我也既退而卒進者襲我也鼓噪而矢石
不下者兵器少也却而顧者欲復來也先急而後緩
者整備也促鼓而不戰懼我也泊而揚帆者欲出不
意也既退而不速者謀也火夜明而呼噪者恐我襲
彼也擲纜而即起者欲擇其利也火數明而無聲者
備器也夜泊而趨於涯涘者鄉道欲往也促纜而不
呼者急欲逃也促纜及流懸燈於途者夜逸而遺也

久而不動者偶人也鼓而無韻者僞響也近岸連村而不登舟者怯也不久困請和投降者詐也

謹行泊

我舟在洋山哨追趕賊船天欲昏黃潮時將盡不可貪程一意前往須防今夜自安泊處恐無收舉風至之虞遇龍潭神廟不可放銃吹打吶喊或有驚動起風作浪之失早晚占看日月星雲氣色飛鳥預知風雨未到晚黑便收舉宕高登四瞭恐隔山先泊賊船而我不防也

浙東潮候

初一　初二十三十四　寅申長　巳亥平
初三初四十五十六　卯酉長　子午平
初五初六十七十八　辰戌長　丑未平
初七初八十九二十　巳亥長　寅申平
初九初十廿一廿二　子午長　卯酉平
十一十二廿三廿四　丑未長　辰戌平
廿五廿六　寅申長　巳亥平
廿七廿八　卯酉長　子午平
廿九三十　辰戌長　丑未平

江北潮候

初一子午正　初二子午末　初三丑未初
初四丑未正　初五丑未末　初六寅申正
初七寅申末　初八卯酉正　初九卯酉末
初十辰戌正　十一辰戌末　十二巳亥正
十三巳亥末　十四子午初　十五子午正
十六子午末　十七丑未正　十八丑未末
十九寅申正　二十寅申末　二十一卯酉初
廿二卯酉正　廿三卯酉末　廿四辰戌初
廿五辰戌正　廿六辰戌末　廿七巳亥初
廿八巳亥正　廿九巳亥末　三十子午初

江洋春夏潮大而速秋冬潮小而遲江海每月初三至初七十八至二十二爲大汛潮大而速初八至十七二十三至初二爲小汛潮小而遲

一朝生爲潮夕生爲汐晦朔弦望潮汐應焉故潮平於地下之中而會於月潮生於寅則汐於申潮生於巳則汐生於亥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

定太陽出沒以應潮信時刻長短

正九出乙入庚方　二八出兎入雞場
三七發甲入辛地　四六出寅入犬藏
五月生艮歸乾上　仲冬出巽入坤方
惟有十月與十二　出寅入申仔細詳

定寅時

正九五更二點徹　二八五更二點歇
三七平光是寅時　四六日出寅無別
五月日高三丈地　十月十二四更二
仲冬纔到四更初　此是寅時須切記

行船觀日月星雲占風濤

一日暈則雨月暈則風何方有闕即此方風來也
一日沒膲脂紅無雨也有風須看返照日沒之前膲脂紅在日沒之後記之記之○一星光閃爍不定主有風○一夏秋之交大風及有海沙雲起謂

之風潮名曰颶風此乃颶四方之風有此風必有霖淫大雨同作○一凡風單日起單日止雙日起雙日止○一凡風起早晚和明日須防大風○一有暴惡之風盡日而沒○一防夜起之風必毒○一凡東風急風急雲起愈急必雨起雨最難得晴○一凡春風易於傳報一日南風必還一日北風雖早有此風向晚必晴○一防南風尾北風頭南風愈吹愈急北風吹起便大○一春南夏北有風必雨○一雲若砲車形起主大風○一雲起下散四野滿日如烟如霧名曰風花主風起○一雲若魚鱗不雨也風顛○一凡雨降自西北起者必雲黑如潑墨又必起作眉梁陣主先大風雨後雨急易晴○一水際生靛青主有風雨○一秋天雲陰若無風則無雨○一海燕忽成羣而來主風雨烏肚雨白肚風○一海猪亂起主大風○一夜聞蛙九逍遙鳥叫卜風雨一聲風二聲雨三聲四聲顧風雨○一蜈蚣得鱉魚主風水○一水蛇蟠在蘆青高處主水高若干漲若干回頭望下水即至

望上稍慢○一月晝無雨則來月初必有大風雨俗云二十五六若無雨初三四莫行船春有二十四番花信風梅花風打頭棟花風打末

逐月風忌

正月忌七八日風乃北風也○二月忌初一北風○三月忌清明北風○五月忌雩至風以正月下雪日爲始算至五月乃一百二十日之內主此風○六月十二日忌彭祖風在前後三四日○七八月若有三日南風必有北風報之○九月九日前後三四日忌九朝風○十月忌初五風在前後三四日內○十一月忌冬至風○十二月二十三四掃塵風

戰船器用說

夫水戰于舟火攻爲第一籌固然也其火器之屬種目最多然可以應急用者甚少何則兩船相近立見勝負其諸器或有宜于用而制度繁巧一時倉忙不能如式擲放致屢發而無用或精巧宜用而勢不能遍及一舟或重費而不能發及賊船最不宜者是見行火器安藥線在口如若候點入口則發在我手若方卽擲則擲下又爲賊所救又有所謂灰瓶者內有石灰蓋舟上惟利滑使人不能立腳一說用鷄鴨卵擲下或擲滑泥者尤可今乃用灰瓶是又濫賊之足而使之立牢也不可不可今屢試屢摘合以衆情共愛而數用無異者止有三種一遠一近至矣足矣愈巧繁多愈無實用記之記之

一舊用火藥傾下賊舟此固長策然又別用火器或炭火再傾擲使之發藥每每或連桶擲入水中或被賊乘藥桶及伊舟以水沃紙亦皆未中肯綮可以必發故復重出此說因以見此法之萬全至妙也所謂二種者遠則只用飛天噴筒近則只用埋火藥桶至易至便萬用無差除此之外所謂火箭神機火磚噴筒之類皆遠不及此苟具此二種則他種又皆不必

用也　火桶等器見火器門

右約賊船在遠先將炭火燒紅盆盛一處約賊舟相近百十步以火入粗碗灰培再俟賊近三二十步以碗平放在藥桶內蓋了俟兩舟相逼將桶平平擲下至賊船被磕動碗內炭火跌泛而出與藥相埋即發時刻不失較之別器尅線不燃及線濕放早之病皆可無矣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輯遏盜說

王鳴鶴曰盜賊之竊發何代無之勝廣奮于屯長張角煽於妖術王仙芝起於販徒一夫作難遂足以傾危王室可懼哉我

朝威命播宣法制嚴密即有跳梁以逞者不旋而就殲　社稷靈長此億萬載無疆之慶也顧致盜有由不可不審弭盜有方不可不預古今殊時而民情則一先正論之詳矣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民從於仁與從暴者不可同年而語盜何由興也龔遂治渤海志在安輯盜賊聞令解散棄兵弩而持鉤鉏由此觀之好生惡死人情之恒也爲人上者獨柰何暴且擾耶方今東北被剝海內洶洶而或有不測之憂起於蕭墻之內其又何以支焉噫可懼哉

遏盜

周禮士師之職掌鄉合州黨族閭北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北追 追逐 胥 博盜 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鄭元曰鄉合者鄉所合也

賈公彥曰合其人民之什伍者此因內政寄軍令之類五家爲比比即一伍也二伍爲什以此什伍比追逐胥焉

邱文莊曰先儒謂聯比其居什伍其人鄉士之事也而士師掌之此追逐脩飭盜賊之事可見成周盛時雖稱極治而聖人爲民防患之心無所不及故鄉各有所司而士師又合而治之以比合之以據閭合閭以聯其居以伍合伍以什合什以聯其人所以恃者使之相安有不安者必其人非聯比閭

之入于司兵

鄭元曰任其貨賄謂盜賊所用傷人兵器及所盜財物入于司兵若今時殺傷人所用兵器盜賊贓

加責没入也

吳汝曰賈而捐之定其所直之價而識之也

司屬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

之有相翔者誅之

鄭元曰廬客行道所舍達謂郵也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及晝止者也并共飲食樹爲蕃蔽相翔猶昌翔觀伺者也聚檉之聚孳檉以宿衛之也有姦人相翔與賓客之則誅之不得令寇盜賓客

邱文莊曰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吏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有委五十有候館候館有積所以待賓客師役使命之往來既已事於地官矣而秋官之野廬氏又嚴往來按此而禬其守衛焉由是觀之可見古昔盛時所以防盜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猶校也 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廬之圖 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

邱文莊曰司厲一官專主追徵賊贓

者無所不至非但以安行旅之往來實所以示國威之嚴肅也昔周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假道于陳以聘楚道弗不可行而知陳之不能守衛矧堂堂乎天朝威名達謐于萬里之外九夷八蠻無不歸仰顧於畿甸之間國門之外盜賊時時竊發公行以劫掠行旅斯聲也豈可聞於遐外乎當道者以此爲小事故不以聞蓋不知周官設野廬氏之意單襄公譏陳人之語也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禁晨行者

禁街行者夜遊者

鄭元曰夜士主行夜徼行者

王安石曰禦晨行者禦使須明而行禁街行者禁之使止也

邱文莊曰此所謂夜禁也令一更三點禁人行五更三點放人行即此意

修閭氏掌比國中城內互樓者與其國粥者也謂美卒而北其追逐罰肯讀爲肯肯猶可也趨行者馳騁于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譏察也

鄭元曰禁徑踰者兵革超行者馳騁于國中者皆爲其惑衆

賈公彥曰邦有故謂有寇戎大喪禮皆恐有奸非則令各守閭巷門有節公使者不譏也

劉彝曰掌此國中宿互樓皆謂檢國中夜士之守宿也互謂行馬以斷夜行者也樓謂掌析以守門閭而傳更者也國之美卒使之什伍以追脩捕盜賊獲多者賞之否則罰之

邱文莊曰成周之世所以防奸盜者纔內則有野廬氏是以都城內外奸盜所容

雖賞之不竊

論語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朱子曰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爲盜民亦知恥而不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朱子曰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乎尹惇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邱文莊曰宋范祖禹上疏於其昔首引魯論此二章孔子答季康子之問之語而繼之曰臣始讀此二章嘗竊疑之以爲聖人之言主於教化而已行之未必有近效也及觀唐太宗初即位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嘆之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役繁去奢省賣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

年之後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觀太宗之政如此乃始知聖人之言不欺於世行之必有效也夫以區區之魯國季康子爲相孔子猶勸之以不欲所以止盜況天子之爲天下乎伏見熙寧臣寮有奏請別立賊盜重法者自行法以來二十餘年不聞盜賊衰止但聞其愈多耳古者聞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節儉示之以純朴是已然後齊之以刑豈不治其本專禁其末哉祖禹所謂本者開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節儉示之以純朴是已然先以節儉示之以純朴非無欲而欲善也人君本節儉純朴以爲治則民之衣食足矣而又得人以教化之則民皆化於善而卻事僻邪修自不爲矣尚何盜之患哉

子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蘇轍曰古之聖人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與爲亂哉昔者唐室之衰燕趙之人八十年之間百戰以奉賊臣竭力致死不顧敗亡以抗天子之兵而以爲忠臣義士之所當然當此之時燕趙士唯無義也故舉其忠誠專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之至順而不知其非也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故夫燕趙之地常苦夫士大夫之寡也

邱文莊曰蘇轍謂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誰與爲亂哉竊以爲亂與盜皆起於血氣之勇心志之欲也夫盜之起始於閭里積而至于爲大盜則亂天下矣是以古之聖王必制民恒產使其仰事俯育之有餘教以禮義使其知尊君親上之當務則其心志有所養而不敢肆其欲血氣有所制而不敢逞乎理則里社之間偷竊之盜且不作矣雖欲爲亂何所資而起乎

秦二世時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法皆斬勝廣因天下愁怨乃殺將尉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乃爲壇而盟稱大楚攻大澤鄉拔之比至陳卒數萬人入據之遂自立爲王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之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至者曰羣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乃悅

邱文莊曰盜賊之起蓋有所因也秦自始皇以來所以勞民力苦民心費民財賊民命者非一日矣民無以爲生舉手動足何者非殺身之地使有一隙生路民亦不等死矣不得已而死中求生此勝廣之徒所以造亂也二世承始皇酷虐之後天下怨怒之時雖施之以仁恩惠政猶恐不能補救況又自蔽其耳目裁盜已衆矣而猶得無盜乎言盜者反怒之不當怒而怒當憂而不憂天下安得不亂哉

漢武帝天漢中東方盜賊滋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二千石掠鹵鄉里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吏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與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

誅殺甚衆一郡多至萬餘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
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柰何於
是作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獲品者二
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
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
文辭避法焉

邱文莊曰立法以除賊盜不可以不嚴亦不可已
過於嚴則有司不肯明心除賊遂至養成大
禍過於嚴則有司恐罪及己上下相蒙蔽以避文
法因而馴致大亂二者皆非中道也盜賊之起必
推求其致盜之由既得其由必研窮所以至於此
者何故也既得其故必反其所爲以民待民而不
爲賊盜不可以不嚴亦不可已
過於嚴不肯明心除賊遂至養成大
禍過於嚴則有司恐罪及己上下相蒙蔽以避文
法因而馴致大亂二者皆非中道也盜賊之起必
推求其致盜之由既得其由必研窮所以至於此
者何故也既得其故必反其所爲以民待民而不
以盜待民如是而民爲盜猶自若也然後以盜待
之天抵民之所以爲盜之故不在朝廷則在官吏
又不然則是奸民之乘間生事也國家不幸而有
盜賊之起則必反而思其所以致之者其禍起於
朝廷則反已自責去其弊政起於官吏則根究所
自而誅逐其人若但出於奸民則必急勦絕之痛
懲以警衆使毋至於滋蔓也
如此處之庶幾得中道也

遏盜

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
有蓄積獄訟止息至是入爲水衡都尉

邱文莊曰宣帝以渤海盜起選能治者丞相以龔
遂應詔可謂得人矣以今觀之雖曰遂之才能然
非相臣之舉則帝無由得以用之宣帝召至殿庭
親行詰問假之以文法寵之以厚賜此遂所以盡
心效力使郡之盜賊悉干而皆爲良民也於此一
事可見宣帝留心民瘼難以一端遐遠小郡二千石
之吏當拳拳如此蓋能毋負乎上天之付托祖
宗之傳序而亦不虛受臣民之供奉愛戴也

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臣願
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
焉加賜黃金賜遣乘傳至渤海界郡發兵以迎遂皆
遣遣移書敕屬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爲良民
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
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鎌也盜於是悉平民
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
焉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儉約勸民務
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民有帶持刀劒者使賣劒

邱文莊曰朝廷不可無名望之臣名望之臣一足以當才能之臣十夫才能有無固在乎其人而其名望則係人君優假以養成之也朝廷有此名望之臣天下之人聞之有素一旦有繁劇難處之事委以任之則事半而功倍矣盜賊雖曰小人然非有智術者亦不能以聚衆也所以敢於犯天誅而爲波及之舉者非不知王法之嚴也自恃其能而謂人皆不已若也而一聞有智術出其右者其氣自餒而往從之者亦渙然冰釋散矣宣帝起張敞而用之蓋此意也

靈帝時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自稱大賢良師呪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楊兖豫莫不畢應填塞道路郡縣反言角以

善道教化爲民所歸楊賜上言宜敕州縣簡別流民遷還本郡以孤弱其黨然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事留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帝殊不爲意角遂置二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署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救荆揚數萬人以中常侍內官也封諝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角弟弟子唐周告之於是先收元義車裂詔三公司隸案驗官省直衛

及百姓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角等知事已露馳敕四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幟所在燔劫長吏逃亡旬月之間天下嚮應

邱文莊曰黃巾之起始於張角以符水治病遂至轉相誑誘遠至十餘年多至數十萬天下九州從之者八州內而宮省之官近而京城之直衛莫不事其道而同其謀其原皆起於符水咒病而已今天下往往有以此治病以求衣食者而京師尤多不徙不禁絕之而又爲之建祠宇用其人以清要之職則又不獨下之人爲所惑而已也嗚呼先王之世左道惑衆者必誅政恐其惑世而馴至于大亂也有志於防亂者可不戒之於微哉

靈帝以黃巾日盛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廄馬以班軍士中常侍呂彊曰黨固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角合謀爲變滋大請先誅左右貪濁大赦黨人糾簡牧守能否則益撫不平矣帝懼而從之時宦者趙忠張讓等冀龍第宅擬宮室及封諝徐奉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今黨人更爲忠臣汝曹反與角通

邱文莊曰張角之亂積十餘年而人從之者幾徧天下則是內官在天子左右亦與之通謀無一人致言者何也蓋一時賢人君子中常侍皆以謀爲不軌而禁錮之是以舉世之人莫不緘口結舌也

呂疆謂不救黨人將與羣合謀此蓋以危言激帝爲黨人發爲亂者故是知爲治之急務莫急于通人言人言不通雖以天下之大皆從一賊而無一人之敢言黃巾之亂若非其黨之自言則靈帝終不知也嗚呼後世人主宜以爲鑑

黃巾餘黨賊帥韓忠復據宛拒朱儁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

邱文莊曰處事者當知天下之大義朱儁謂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故不納其降以縱敵長寇以爲形同而勢異嗚呼此豈但形勢哉大義亦不過如此也

交趾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執刺史選賈琮爲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爲盜賊琮卽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蘇洵曰天下之勢違近如一以吾言之近之可憂未若違之可憂之深也今廣南川峽倒以爲違而朝廷稍有所優異者不復官之於此邻其地控制南夷瓜蠻最爲要害士之所產又極富豪明珠大貝紈錦布帛皆極精好水載出境而其利百倍故吏不能皆廉方今賦取日重科欽日煩羅弊之民不任官吏復有規求於其間淳化中李順竊發於蜀州部數十望風奔潰近者饋智高乘勝亂廣南乘騎取九城如反掌國家設城池養士卒蓄器械儲米粟以爲戰守備而函蓋一起若涉無人之境者吏不肖也

邱文莊曰天下之地勢雖有內外違近而聖人一視以同仁初無內外違近之異焉觀賈琮之治交趾易動者非民之性習然也治之者不得其人也蓋違方州縣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人得一良部使者如得勝兵三十萬人方其相安無事之時一方數千里之地若藩若郡若縣得

二三十輩之賢守長則足以安之矣不幸而民窮起而爲盜爲亂非得數十萬人馬錢糧未易以平之也嗚呼當道之大臣掌銓選者何苦不爲地方計而專爲仕者之計不權其輕重緩急而拘拘於違近內外之較哉非獨不智蓋不忠也

元魏孝文以李崇爲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叛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擒獲其後諸州皆效之自崇始也

邱文莊曰李崇建樓置鼓防盜之法今亦可行然可於盜發之時行之平時不用亦可

孝明時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有稅百姓嗟怨郎中辛雄上疏以爲夷夏之民相聚爲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宜分郡縣爲三等清官吏選補之法不拘以停年三載黜陟有稱職者補在京名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伸彊暴自息矣

邱文莊曰北虜之時以賊盜滋發之故征討不息遂至國用耗竭而行一切聚斂之法議者歸其罪

於守令不得其人議是也今宜爲之法曰州縣境中有盜聚聚至五十人以上者半年不獲親民官　革去官帶捕盜一年不獲者除名府官及分巡　會逮其舉報盜之數十獲其三即與准免

隋煬帝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塞下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穀價騰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以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二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餱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於是始相聚爲羣盜鄒平民王簿擁眾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搏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於是平原劉霸道漳南竇建德鄗人張金稱蒲人高十達皆聚爲亂自是所在羣盜蜂起不可勝數徒眾多者至萬餘人攻陷城邑

邱文莊曰周書有之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所謂虐之甚者有三焉征戍之無已勞役之無已科斂之無已有一於此皆足以致亂爲人上者蓋亦反思乎吾之祖若宗皆起自匹夫吾幸承祖宗之蔭而有今日貴賤不同而好生惡死則同好逸惡勞則同好取惡予則同設使吾身處民之地上之人即此虐我必欲盡取吾之財使吾父母凍餓必欲竭盡吾之力使我親屬離亡吾堪此否乎一旦

唐懿宗時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至是戍桂者已六年屢求代還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押牙尹戡等用事以軍帑空虛不能發兵請令更留戍一年戍卒聞之怒都虞侯許佶等作亂推糗料判官龐勛爲

主叔庫兵北還斯過剽掠州縣莫能禦詔遣中使赦其罪部送歸徐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招集亡命眾至千人陷宿州城悉聚城中貨財募兵得數千人自稱兵馬留後尋陷滁州城中願從者萬餘人勛又募人爲兵人利於剽掠皆斷鉏首而銳之執以應募由是賊衆日滋官軍數不利遂破魚臺等縣又陷都梁城據淮口漕驛路絕勛又分遣其將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沭陽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大掠泗州勛自謂無敵于天下作露布散示諸寨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商貨既而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勛始懼應募者益少勛乃驅人爲兵欲富室及商旅財十取七又殺崔彥曾自稱天册將軍勛自九年七月作亂至明年八月始爲官軍所平

胡寅曰何以聚人曰財故省費節用恐窮竭而召禍也民無信不立故明約慎令恐欺詐而人撓也徐卒所以叛者爲崔彥曾失信而已彥曾所以失信者爲軍帑空虛而已自宣宗末年諸鎮相繼逐帥而叛言事者以謂蓄鎮減削衣糧以充貢獻之所致況懿宗窮奢極侈所費不貲則欲財之方必生恐或致於死地也故蓋賊不與鬬亂不作當唐之世使黃巢一舉而第進士或於進士科外別有進身之途則巢不販私鹽矣使鹽而無禁則巢必不改業而爲終身業之鹽雖有禁而無大罪巢必不改業而爲國之急務乎

又多岐州府謂度僅足自給一有變故無以應之如徐州是也然則儉與信豈非爲國之急務乎

邱文莊曰天地生人其眾而各求以養所生者則詞也是于黃巢而爲之意深矣後世人主宜鑒前代之所以亡而兢兢於今日省費節用以足國之用明約慎令以孚人之心而毋貽致於唐人桂林之亂也哉

僖宗時政在臣下南牙宰相北司宦官互相矛盾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爲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羣盜遇官軍多敗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始聚衆數千起於長垣明年宛朐人黃巢亦聚衆數千應仙芝巢少與仙芝俱以販鹽爲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粗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

范祖禹曰自古賊盜之起國家之政未有不由暴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衆也唐之季世政出閹尹不惟賦斂剝復取驚百物奪民利故有私鹽之盜使民無衣食之資欲不亡其可得乎

邱文莊曰天地生人其眾而各求以養所生者則詞也是者爲士所業不同而各求以爲國家盛時仕路通而聚斂之政不行士有士之業民有民之產有以自生故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衆也唐之季世政出閹尹不惟賦斂剝復取驚百物奪民利故有私鹽之盜使民無衣食之資欲不亡其可得乎

盜矣使當時民生有恒業官司無厚斂而民皆有
仰事俯育之資巢雖爲盜不過爲椎埋劫掠之雄
豈能旬月之間衆至數萬而橫行於天下逐天
子而犯宮闕乎是故明聖之主必多方以取士不
盡利以
遺民

廣明中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
城勞問閭里晏然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神
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廩賜
但華衣怒韉之以發其怒而疾驅也馬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陣聞
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
不能操兵承範等至潼關搜薄中得村民百許使運

石汲水爲守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絕糧士莫有鬬
志巢至舉聲大呼聲振河華士卒饑甚遂燒營而潰
賊自潼關入長安稱齊帝改元金統

邱文莊曰黃巢入潼關時唐之兵糧皆無有也跨
呼尚何以爲國哉夫巢以一介小民據膏腴一呼衆
至數十萬而堂堂朝廷乃至寇臨國門曾無數百
可以御敵之兵曾無數月可以給軍之餉不知平
日舉朝之間官僚所以坐曹分局者所幹何事舟
車所以日輦月運者其物安在雖曰承平日久備
備廢弛然自仙芝之亂起至是亦七期矣帝雖不之
悟而文武羣臣乃無一人言及之一時衛大臣
昔出其司之門維不爲國計獨不爲身家計乎盍
思曰賊若入關我用何人禦之今日禁卒皆衛市
小人安能禦寇縱使有人又于何處得軍餉乎緻
至潼關無備必長驅入京師天子必出走我一人

隨行而家屬將置於何所乎
至此必反思于心而思所以謹身節用信任君子
而疎斥讒佞近毋使國家一旦
之地爲永無禍患而常享安樂矣

中和中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諷事所
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宏
讓出邀之不至自疑有罪亡入羣盜中捕盜使楊遷
誘宏讓出首而執以送使云討擊擒獲以求功敬瑄
不之問殺之備極慘酷見者冤之又有邛州牙官阡
能因公事違期避杖亡命楊遷復誘之能方出閬宏
讓之冤遂大罵楊遷去而發憤爲盜驅良民不從者

舉家殺之踰月衆至萬人立部伍署職役橫行印雅
二州間攻陷城邑所過塗地先是蜀中少盜賊自是
紛紛競起

邱文莊曰盜賊之生發固有民窮而爲之者亦有
官吏將領激發而致之者焉此又不可不知

者由是鄰縣充斥而一境獨清請令他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

邵文莊曰寶儀所言新鄭義營之法可與北魏時李崇村置鼓樓台而爲一議然則鄉村之盜無所容矣及其所謂盜賊自相糾告給賞之法誠行則賊黨互相疑貳不能久聚昔崔安潛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爲必有侶同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爲盜十七年贓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爲所先復何所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刑盜於市并拔其家於是諸盜與侶互相疑無地容足散逃出境此其法雖善然用官錢可以暫而不可以久不若儆戒以所告資產之半給之爲可常也今後若有盜爲同侶所執

而不服者亦可以安潛此語折之

宋太宗時青城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自後任事者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土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兼并者益羅賤販貴以規利青城民王小波因聚衆爲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爲汝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城掠彭山殺縣令旁邑嚮應王小波中流矢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爲帥寇掠州縣衆至數十萬僭稱大蜀王詔以張詠知益州得便宜從事時宦官王繼恩及上官正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頓帥不進專務飲博剽掠餘寇匿山谷特險結集勢復張大州縣多陷詠至以言激正等勉其親行仍盛爲供具餞之酒酣舉爵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卽此地還爲爾死所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移文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眞宗咸平元年廣武叛卒劉旰嘯聚數千輩逐都巡檢使畧

漢蜀邛州

咸平中益州戍卒作亂奉王均爲帥均僭號大蜀改元化順陷漢州

吕中曰李順之黨方息而劉旰興劉旰之徒方平而王均起何蜀人之好亂邪蓋蜀民勇悍又狃于僭僞之久故易誘以安耳然安李順之黨者張詠也平劉旰之亂者亦張詠也代以牛冕則李均反牧守其可非其人乎張詠使蜀者再眞宗曰得卿治蜀無西顧憂此爲蜀擇詠非爲詠擇蜀也

釋迦衰謝彌勒佛當出世則之與毋訣也嘗制福字于背以爲記妖人因妄傳則字隱起爭信事之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黨與連德齊諸州約以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潘方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故不待期冬至日知州張得一方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執得一囚之殺通判董元亨等則僭稱東平郡王建國曰安陽事聞以文彦博爲河北軍馬使平之

邱文莊曰盜賊之窩發往往以妖術惑衆伏讀律文有曰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咒水扶鸞禱聖自號端公太保師婆及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會一應左道亂正之術或隱藏圖象燒香集衆夜聚曉散佯修善事扇惑民人爲首者絞爲從者流其法可謂嚴矣

歐陽修言近日盜賊縱橫若不早圖恐貽後悔臣計方今禦盜者不過四事一曰州郡置兵爲備二曰選捕盜之官三曰明賞罰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使不起爲盜

邱文莊曰除盜之法最不可緩緩則賊勢日大徒俾日多往往貽他日之悔修之四事其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其首務也得一良吏如龔遂之治渤海虞詡之治朝歌盜不難除矣

富弼言於仁宗曰訪得多有兇險之徒始初讀書鄙

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

輒又代淮南轉運使李琮言于神宗曰楊雄有言御失其道則天下徂詐咸作敵而班固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惜其不入于道德苟放縱于末流是知人言善惡本無常性若御得其道則向之姦猾盡是忠良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世治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韓彭不遇漢高與盜賊何異臣切嘗爲朝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

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帝當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爲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詩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爲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才而能于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死黨之士相與出而輔之也臣願陛下精選詩鄘兩帥京東西職司及徐沂兖單灘密淄齊曹濮

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家富而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奬使以告捕自効籍其姓名以聞于朝所獲賊盜量輕重酬賞若獲眞盜大姦隨即錄用若只是尋常刼賊即累其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欵竄其利以爲進身之資但能扳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才者爲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徒

秦觀曰自古盜之所以興皆出於仍歲水旱賦斂橫出徭役數發故愚民爲盜弄兵于山海險阻之間以爲假息之計所可深慮者其間有豪俊而已何則人之豪俊猶馬之有驥大之有盧雖上觀下獲一日千里而縱踶齧之變亦可畏也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也天下驍動大將得之隱如一敵國云唐縱朱克融北還盧龍未幾軍亂遂復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間繫吳楚之成敗爲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盜賊之間而有豪俊豈不爲可深慮也哉臣以爲銷

一三〇八一　丹　續參四庫全書　8　反白

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天下豪俊爲
我籠取則彼卒校鼠輩雖有千百爲羣不足以置齒
牙之間矣國家取人之制其選高者惟制策進士夫
豪俊之士固有文武縱橫之才間無不可者惟魯少
文獨可以任之大事者使天下豪傑皆文武縱橫之
才二科足以取之若椎魯少文之人則不可得而取
之矣是制策進士所得之外不能無遺材也

邱文莊曰富弼二臣所見略同蓋盜賊竊發古今
代有彼其紛紛攘攘之徒爲人所劫制者心無定
制爲利而動既可以誘脇而來亦可以與棄而去
無足慮者其處者祖知文義識古今者爲其言足

以動衆智足以設謀其擬橫說秘機器變幻尤易
以惑世而欺人此等之人苟非平時有以收拾之
使其有所顧藉而不肯爲非即不幸一旦盲事則
彼在中國則爲盜賊主謀彼出外境則爲夷狄効
力其爲禍害有非旦夕可已者仰惟　祖宗用人
于科目歲貢之外別有賢良方正才識兼茂經明
行修諸科下至富戶老人亦在所用之列蓋以天
下之大人材有能有不能故以此待之使其處盡
所用而無遺也近日爲事者乃盡去之而額額用
科貢二途甚非　祖宗意也愚願復申制諸科以
收拾天下遺才又效有司凡士子有不習舉業者
有他才能藝術可稱皆許舊閭隨所能而試之量
授一職其大江以北人才稍魯固有心計而口不
能言口言而手不能書者其中有知邊情諳事宜
及有力技能過人者亦許以名聞量用以爲都司
衞所幕官或補任或添註或于武職中試職其中
才能出衆者果有顯効即不次用之以爲將帥以
爲方面異日爲國家立功名攘夷狄亦未必不顧

其用也夫然則天下之有才者皆有用而無出位
之思　國家之所用者無遺才而無意外之慮黃
巢必不販私鹽張榮必不爲阡能草書攜樊若水
不量江面張元吳昊必不爲夏人之用黃鄙寇必
不主儂氏之謀徐伯祥
必不引交人以入寇也

富弼言于仁宗曰今來累有羣賊白日入城開軍資
庫取衣甲物帛散與賊黨州中兵士不滿
三十人州官散走賊徒恣行刼殺殊無畏憚官司勢
不能制禦夫小寇聚集尙如此凌侮此後更有大盜
殺官吏據州城盡取官司財物召募徒衆必且將至
千萬人以與朝廷相抗賊徒大刼財物散施無涯則
貧民樂隨矣恣行刼殺使人震恐則小大脇從矣朝
廷賞必有限罰必有條不得如賊之使人樂隨而脇
從也若諸處觀望奸雄相應而起賊滿天下則大事
去矣秦末隋末唐末皆由此而亂臣夙夜思慮實爲
寒心

趙瞻言於英宗曰伏見羣盜殺害輔郡之官吏繫囚
叛起京畿之獄此皆前古禍亂之萌朝廷腹心之慮
爲最急務而政府惟不過發關移爲督責之牒州郡
亦不過備游檄爲期會之迹而已文書一報但用習

常苟求拔問未有爲國家窮淵藪積姦之原塞萬一不測之計也又曰昔用一郡守則盜賊屏息今聯官數十員而不能禁者何哉蓋昔之責人以實効而今之官司取空文也今盜一發符牒四走則曰吾有文書下一路矣帥府則曰吾有文書下郡矣按具則曰吾有文書下巡邏令尉矣關白即吾無責也郡則曰吾有文書下坊里保伍矣期會即無責也令尉則曰吾有文書下坊里保伍矣期會即吾無責也此其由來得非自朝廷之守空文邪

即文莊曰大盜之起必初刑獄必掠公庫必殺官吏自古禍亂之起皆始于此則而至於其極四海

塗炭宗社邱墟皆起于一州一縣之積也有國家者思患而豫防之豈容緩哉昔羣盜剽劫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禁令富民出金帛具牛酒候人迎勞且厚遣之盜悅往去不爲盜事問當弭欲誅仲約范純仁欲宥之竊以爲弭之欲誅法也仲淹之欲宥情也請酌之情法之中使高郵有城池士卒而仲約不禦之而使之越過其境固有罪矣若無城郭可爲屏蔽無士卒可以拒敵而又無鄰境可以救援與其徒手以受害不若以計而緩之不猶愈于坐致一郡之生靈之失其所乎此其失在于朝廷不在於州郡州郡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臨事之際夫受人牛羊爲之牧而不能爲閑校使爲盜所竊則牧者不能無罪也責其則可今盜來而彼能以計却之使牛羊不失而坐以失牛羊之罪則過矣竊謂州郡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臨事之際者此也雖然城池之不設兵卒之無額豈但州郡之罪哉而朝廷之上廟堂之食亦分當其責焉請自今以後

凡天下府州縣無城池當要害處即議與築城置軍其不可置軍處則令巡撫方面及守令計議或用民力或用官錢雇工以次第爲之就用附郭市民免其雜差編爲丁壯夫甲量爲額數守之其餘州縣地狹而民少不可爲城守者亦量與丁夫爲守凡其所有倉庫錢糧甲仗俱寄郡庫犯罪重囚俱監郡獄無城池處如此則凡有官司皆有城守民有依附之所軍有禦備之具異時爲寇所攻掠罪有所歸而彼亦無辭矣是雖一州一縣之處積而累之天下之大

宗社之安未必不由此也爲國家遠慮者所宜深致意焉

蘇軾言于神宗曰臣前任蔡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漕輸河北餅餉則罷敝耽昏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陛下畫所以待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于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係也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從眞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粟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亦屯千人其上聚糧木礮石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

中雖用千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百里間其人以自負函棄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才恣睢于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邪

邱文莊曰彭城乃天下南北之要衝其形勢風俗物產蘇軾言盡之矣雖然漢唐都關中此地在當時爲違都宋江淮梁此地在當時爲陪輔其在今日則在南北兩京之間運道所必經之地凡今天

下十三藩其九藩皆由茲以北上南出數百里則爲一帝鄉與王之地 祖宗陵寢所在關係非但漢唐宋時比也請于此處立爲大鎮命大將一員統領江淮上班官軍于此守鎮一以守護漕運一以屏蔽 皇陵而於一方之盜賦亦籍是以鎮遏之則兩京有通融之勢萬里無隔絕之患而 宗社之安如磐石之固矣

徽宗時建德軍青溪民方臘世居縣堨村托左道以惑衆縣境幷源諸洞山谷幽險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朱勔領應奉局于蘇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勔爲名起作亂自號聖公建年號置官吏將帥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凡得官吏必斷臂折肢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警奏至京師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於是寇焰日熾附者益衆東南大震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爲宣撫使譚稹爲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又秦晉蕃漢兵十五萬討之貫至兵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誅平坐此耳貫即承詔罷之吳民大悅

邱文莊曰蓄賊之起非假衆力不能以獨爲也然人各一心心各一見而一旦欲使之同捐生以赴死夫豈易哉蓋必有以激其怒而遂其欲不如此則怒不可解不如此則欲不得遂此其所以捐生以赴死而求生于死中將以泄其不平之氣而成其大欲之志也方臘之反見官吏即殺之備極慘毒固其所有承上意循衆例心實有所不忍不得已而逆一時之責以爲之者其罪亦當有所分哉柳宗元有言勢不同而埋同哼呼可不省哉可不念哉

元順帝時兩淮鹽運使宋文瓚言江陰通泰爲江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以鎮其地因戍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賊凡三千餘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爲所敗後竟假手鹽徒雖

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亟選智勇以圖後功

邱文莊曰古者賊爲民害者莫如豐徒蓋厚利所在人之所趨不顧死生者也惟其利重所以能致人死命彼盡命以爭之此所以我衆雖多而不能制其少也此事關係甚大夫國家之於鹽課蓋衆利之中一利耳其利之有無皆不係于國之重輕其害之有無而國之治亂安危實繫焉是故違而有唐一代之禍莫大于黃巢近而胡元一代之禍莫大于張士誠巢與士誠皆鹽徒也爲國家慮者尙思有以消弭之毋陷昔人之覆轍而使之至于無可奈何

八年台州民方國珍爲亂聚衆海上寇温州十一年命江浙左丞孛羅帖木兒討之十二年復叛殺泰不花尋命納麟討之十三年從帖里帖木兒請授國珍以撫州路治中不受命十六年國珍復降以爲海道漕運萬戶未幾以爲江浙行省參政

邱文莊曰先正有言元之失天下招安之說誤之也何則大君所以立國者以其有紀綱也所以振紀綱者以其有賞罰也賞必加于善刑必施諸惡使天下之人知所勸懲焉則治本立矣方國珍者當天下無事之時一旦敢爲亂首以爲天下先爲元人計宜痛誅勦之以懲夫民之不逞者可也乃聽人言行招安之策不徒不加之以罪而又授之以官是以賞善之具以勸惡也由是鞏不逞之徒紛然相倣效相誘脅事幸成或得以爲王爲伯不成亦不失州縣之官用是盜賊蜂起而元因是亡

矣雖然豈但元哉宋人有詩云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招則其來遠矣然則國家不得已而當亂時有此寇之乎弭禍亂者必折其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鈔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

他變不獨本兵者不敢主此議而建議者亦不敢啟此言夫何盜賊一起旬月之間卽成千萬是何公爲之甚難而私爲之乃易如此哉矣明明在上穆穆布列者請試思之

邱文莊曰自古論盜賊者多矣惟宋秦觀之言最爲切中機要謹備錄之以爲後世之鑑觀之言曰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中國大夫講之詳論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爲不足憚也天下之禍常生於不足憚昔秦既稱帝以爲天下已亡海內無復足慮爲秦患者獨胡人耳於是使蒙恬北築長城却匈奴七百餘里而陳勝吳廣之亂乃起於行伍所陌之間由此言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緊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鈔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不戰聚民無故首與爲亂要必合天

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歟則歃遯非有恩信相結然
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
心而已故方其羣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攜
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
攜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爲物猜則風生怒
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
術必先設機穽旁置網罟撞以利戟射以強弓鳴
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與鼠則不然
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毫
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以
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補蛇鼠之術必環其窟
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
則尺捶可以致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蛇鼠也
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
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
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甘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
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于招降莫深于窮治
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旨素無

奇畧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
奸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與其俛首下氣
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剿撫攻期而不失爵位之榮
由是言之是乃誘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且王
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惠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惠
戮及不辜則損威威惠兩失而欲天下心悅而力
服堯舜所不能也夏書曰臧厥渠魁脅從罔治舊
染汚俗咸與惟新蓋渠魁盡殺而罔赦則足以奪
奸雄之氣脅從汚染不治而許其自新則足以安
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有生之塗而
投必死之地哉嗚呼自古建平盜已亂之策莫有
過于秦觀之論者其論三篇後篇即蘇軾代李琮
所草之疏也國家爲治誠能輕徭薄賦省刑恤吏

遇有水旱即與賑濟自無賊盜之生發矣不幸而
有焉方其初起未成之時即速與剪除不容少緩
若其氣勢既成必須委曲計慮不可有輕之之心
于嘗三見反冦矣其初也比丁官軍輕之反爲所
敗資以器械甲兵其勢遂張大逆其後也復謂官
軍懲前日之敗往往持重堅守彼遂驕吾計中一
舉而滅之此已然之明效也何則蓋賊盜之初起
也所以扇惑乎平民鼓動其惡黨者皆曰朝廷之
政令不行衙所之官軍素怯城池之守備不固敵
與之刻期曰某日攻某城又某日攻某城不旬月
而吾之事成矣既而至期皆不應焉則衆見彼言
之無驗謀之無效而知其事之決無成自然解體
而散矣由是觀之秦觀所謂平盜賊與
攘夷狄之術異驗于之所見尤信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輯攻城說

王鳴鶴曰　國朝以六合爲家文教覃敷迄于荒裔即有潢池之竊弄天威震蕩靡不殄滅孰敢久據堅城抗我　王師哉然則攻城之策殊非今日之切務矣雖然法有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微乎微乎是烏可忽焉已也北虜無城郭宮室逐水草而居或至揚塵塞下驅之而已奚用攻爲蠢茲島寇嵎負朝鮮築城鑿池計在不拔察其志慮寧獨爲彈丸黑子地耶十年之間代爲援守兵食困匱海內繹騷或謂巢穴一日未破中國之害一日未除故飭士卒給糧餉修器具決戰絕域環困孤城宜於目前亟爲之計廼備載成法圖式昭然至若覘虛實審彊弱臨時相機則有神明之妙用是未可以唇吻悉也嗟夫此豈特爲今日島寇言哉

攻城法　但賊聚避於城用此法攻之　附器具圖

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皆謂用謀以降敵必不得已始修車櫓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踊土距堙又三月而後已恐傷人之甚也故曰攻城爲下然攻亦有道必審彼彊弱量我衆寡或攻而不圍或圍而不攻知此則能勝矣攻之者大要攻其所不守與其所必救故城有宜急而取之者有宜緩而克之者若彼我勢均外有彊援慮腹背之患須急攻之以速其利如我彊彼弱外無寇援力足以制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弊是謂不以兵攻以計困之令其自拔令其自毀若城堅兵衆欲留我師外援且至則表裏受敵拔之未足爲利不拔足以挫威若是將有不勝其忿而蟻附之士卒被傷城終不拔乃攻之災此所謂不審彼之彊弱者也法曰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兵少則不可久圍環而鬬之離而合之此所謂量我之衆寡者也又城有所必攻者有所不攻者故兵向城必先使諜者求知城中之粮數計人爲費粮多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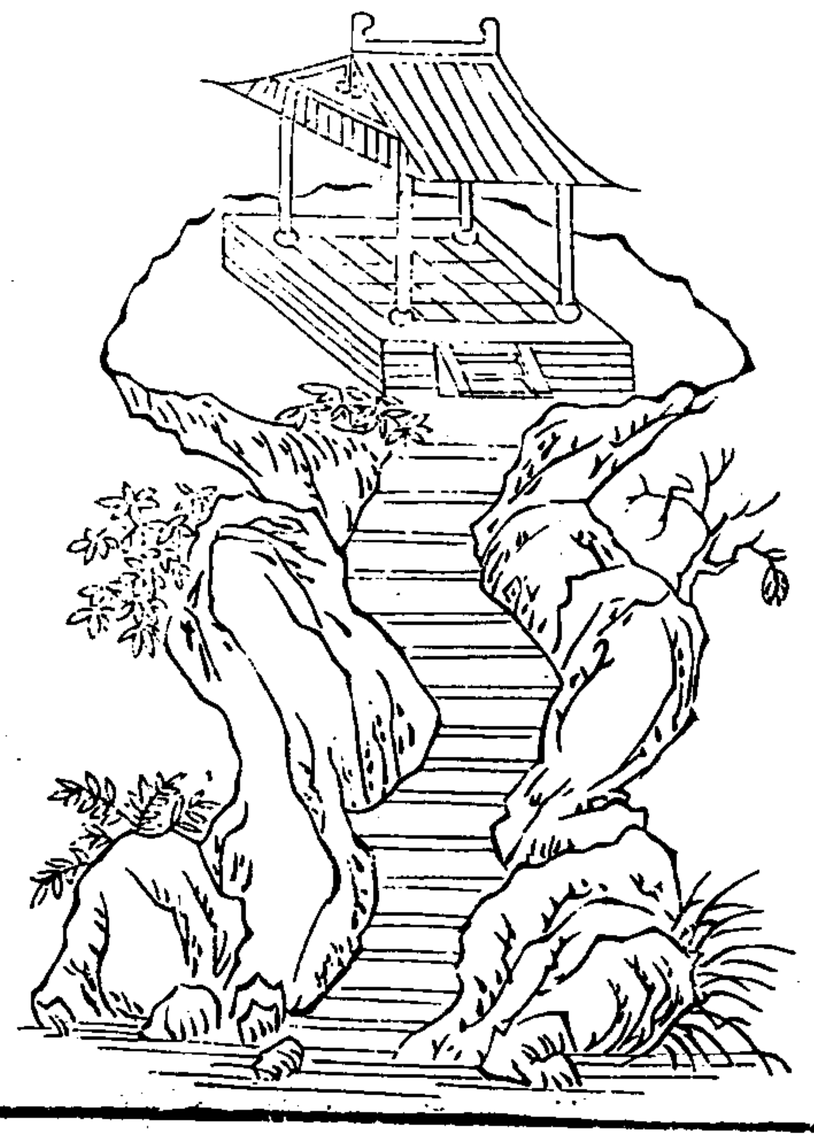
人少則攻而勿圍糧少而人多則圍而勿攻此所
謂或攻或圍者凡欲攻城備攻具然後行之得主
地然後臨之趨其所救謂攻其軍主之所在絶其
所恃謂斷其糧道而守其歸路使外交不得相救
也圍兵必去城三百步外則弓矢不及姦僞不通
賊出突圍勢力已困欲攻其一面則四面撓之使
敵不知所備此兵謀也不發掘墳墓不殺老幼婦
女不焚廬舍不汚井竈不毀神祠佛像恐怒敵也
破城鼓聲未絶不許散俘虜散俘虜須限以時及
時擊鼓三通軍人便須歸營若捉獲婦女者三日
外不許留置在營此軍禮也得賊城堡非有要害
可恃者不分兵鎮守得賊城近境者則固守以積
粮儲薪芻守備之物此所以免轉輸之勞也今采
歷代攻城之器可施設者圖形於左以備采用

避矢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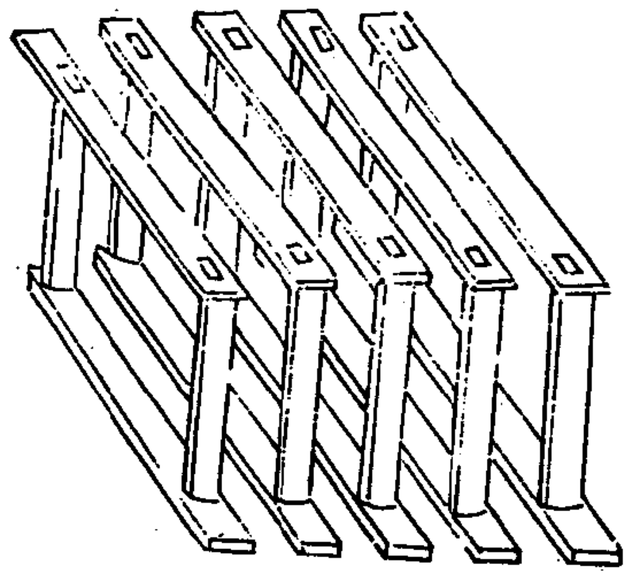
距堙即土山也凡頭車穴城則取其土爲堆阜非穴
城者亦可鑿土爲之使人乘城而上世亦謂之疊道

仍用生牛皮作小屋并四面蒙之屋中容運土人以

距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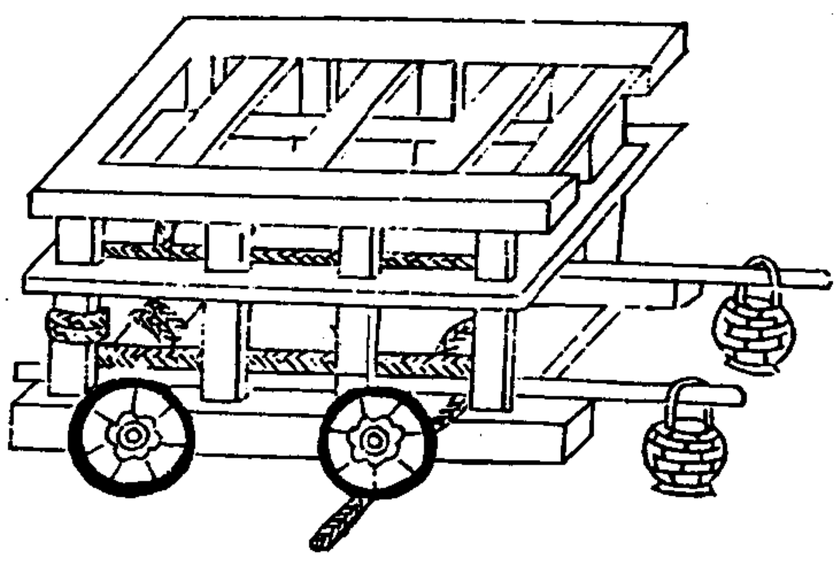


地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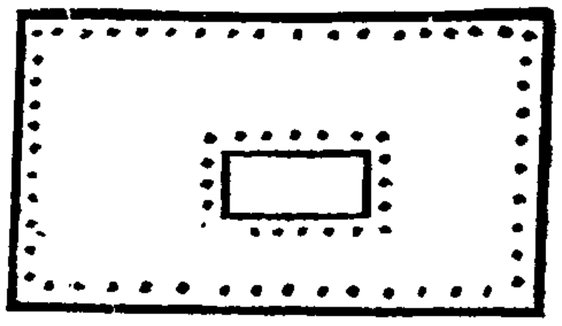


右地道約高七尺五寸廣八尺凡攻城者使頭車抵城壍城爲地道每開至尺餘便施橫地枞立排沙柱架罨樑防城土下摧壍之漸深則隨益設之運木皆自頭車緒棚內外來往穴城欲透量留三五尺以來則積薪於內縱火焚之柱折則城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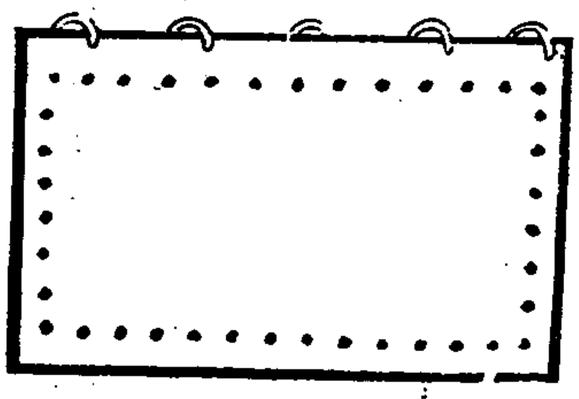
不排搭緒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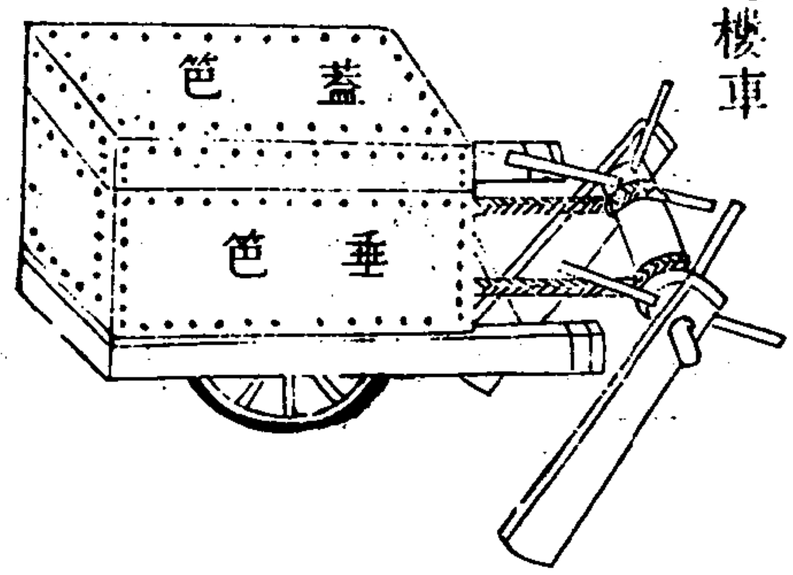
緒棚蓋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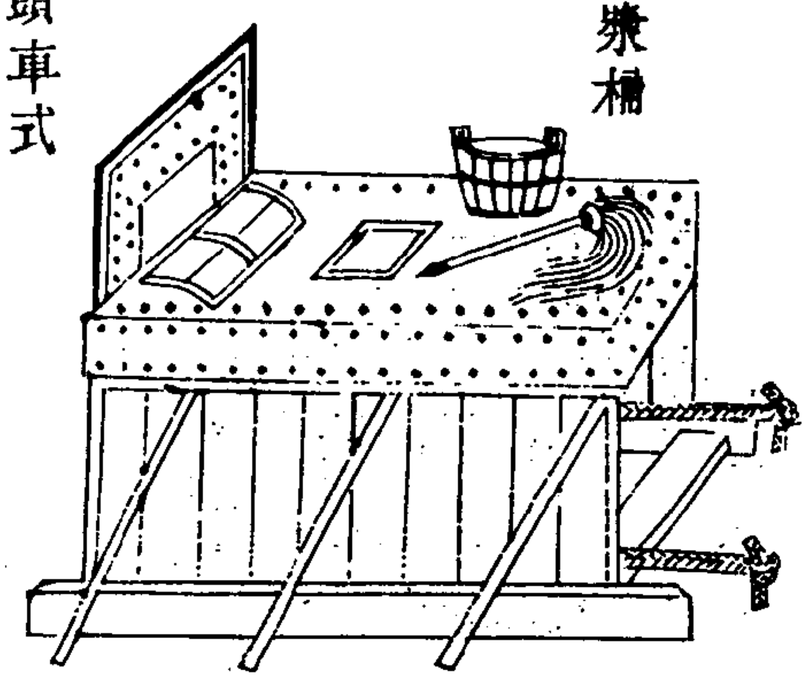
緒棚垂笆



排搭綳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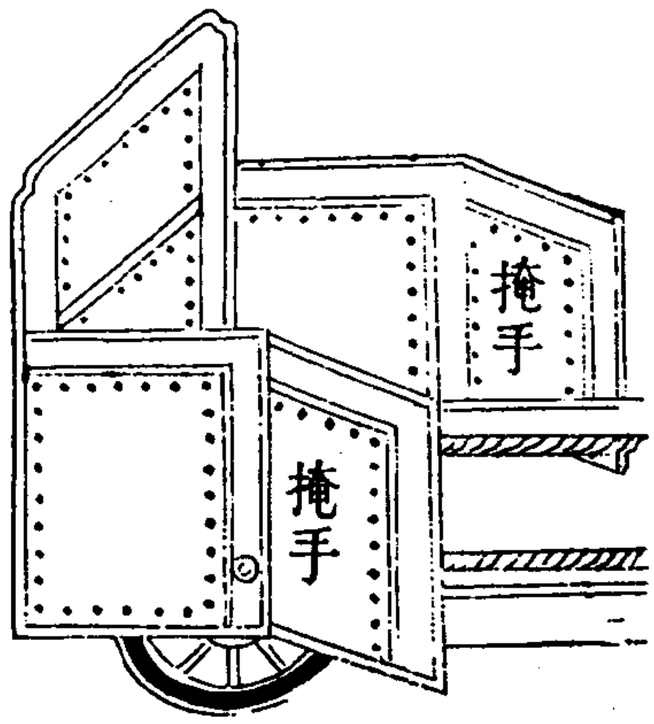


掛搭綳棚接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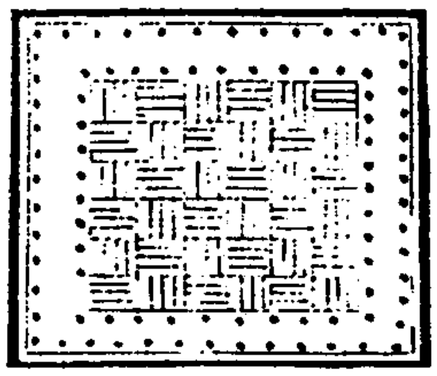


車要繩相接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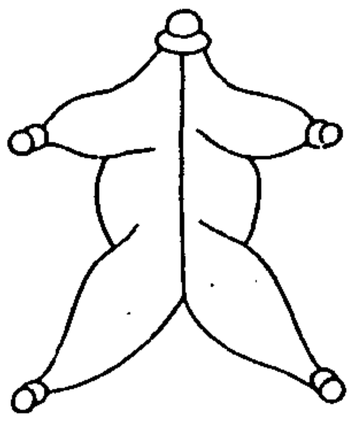
屏風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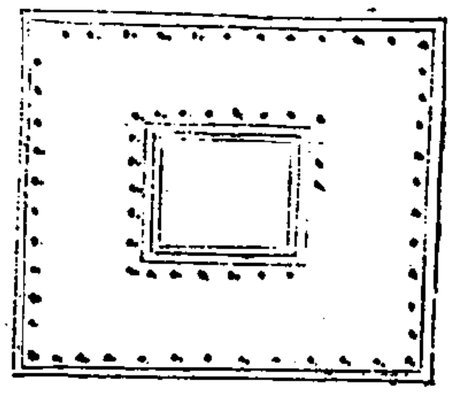
笆皮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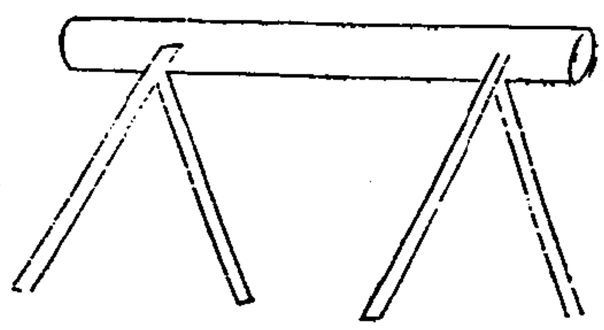
渾脫水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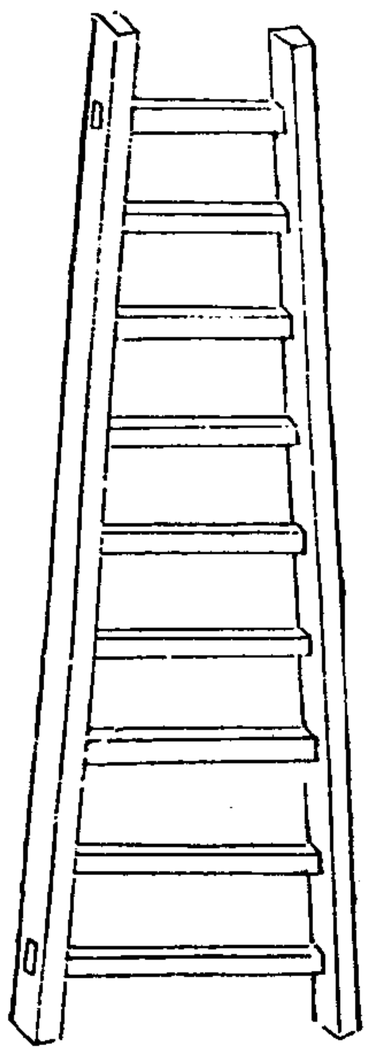
屏風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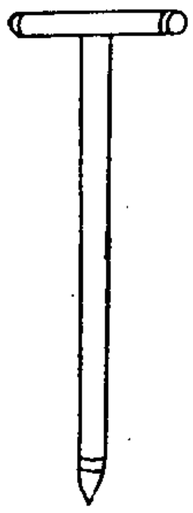
木馬子



頭車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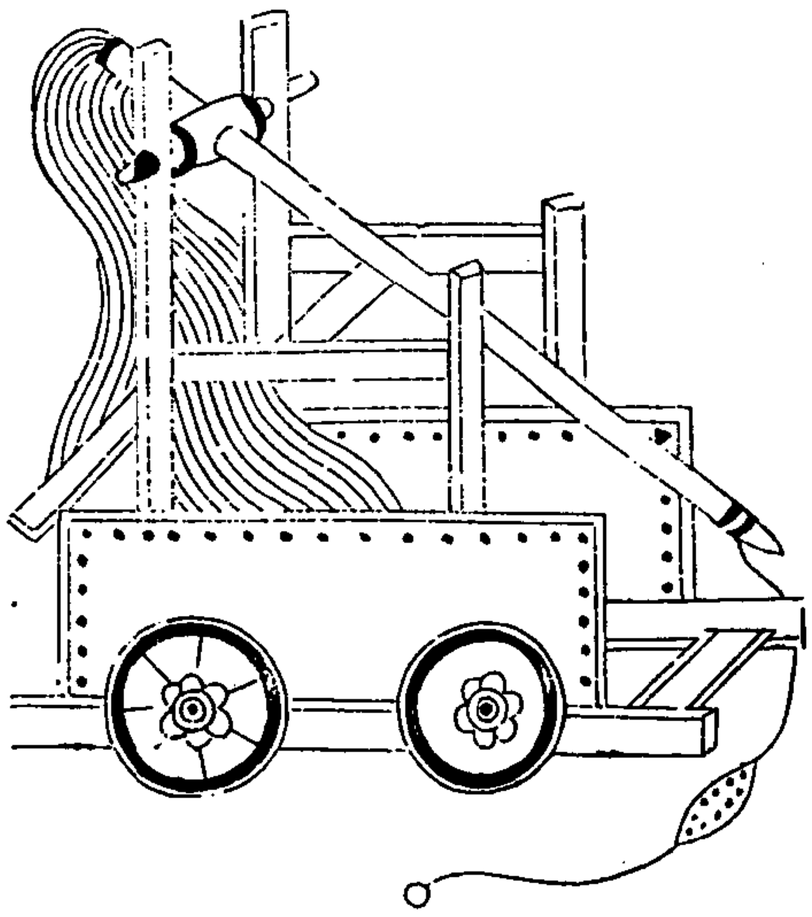
撐腳翹笆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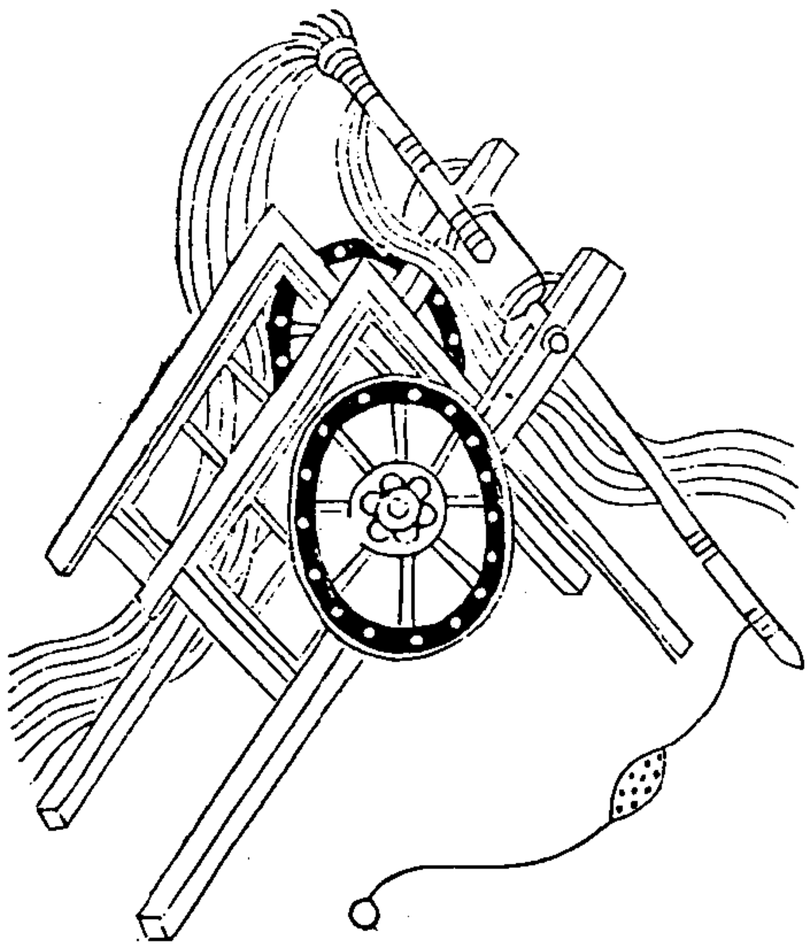
右頭車攻城器也身長一丈六尺濶七尺前高七尺後高八尺以兩巨木爲地栿前後梯栿各一前栿尤要壯大上植四柱柱頭設涎衣梁上鋪散子木爲蓋中留方竅廣二尺容人上下蓋上鋪皮笆一重（皮笆以竹片綳成以生牛皮幔）笆上鋪穰蒙厚尺餘穰藁上又施皮笆所以禦砲石也車三面皆設約竿（如今坐檻上欄頭牌）木每牌長九尺濶五寸厚六寸首有小竅以皮繩繫著車蓋垂在約竿外木無定數但取遮密三面牌外又垂皮笆亦以禦砲方竅下置梯以升蓋上前施屏風笆一笆中開前窓倚以木馬令人於笆內射外凡攻城鑿地道以車蔽其先於百步內於矢石擊當面守城人使不能立乃自壕外進車用大木二條各長一丈八尺謂之揭竿首插前栿下稍壓後栿出以土囊壓竿稍令揭車首昂起車每進便設緒棚續車後遇壕則運土雜芻藁填之運者皆自車中及緒棚下往來矢石不能及又以千斤大麻繩繫車前栿引向後出以絞車自後急絞以助竿力令車首常去地尺餘兩面約

卒牌木下分用三十人推挽梯桄下又以木撅鐵
挺幹跳使進抵城下
頭車舊本無輪又無頭牌今添入兩旁十輪及前
面屏風牌并兩掩手庶可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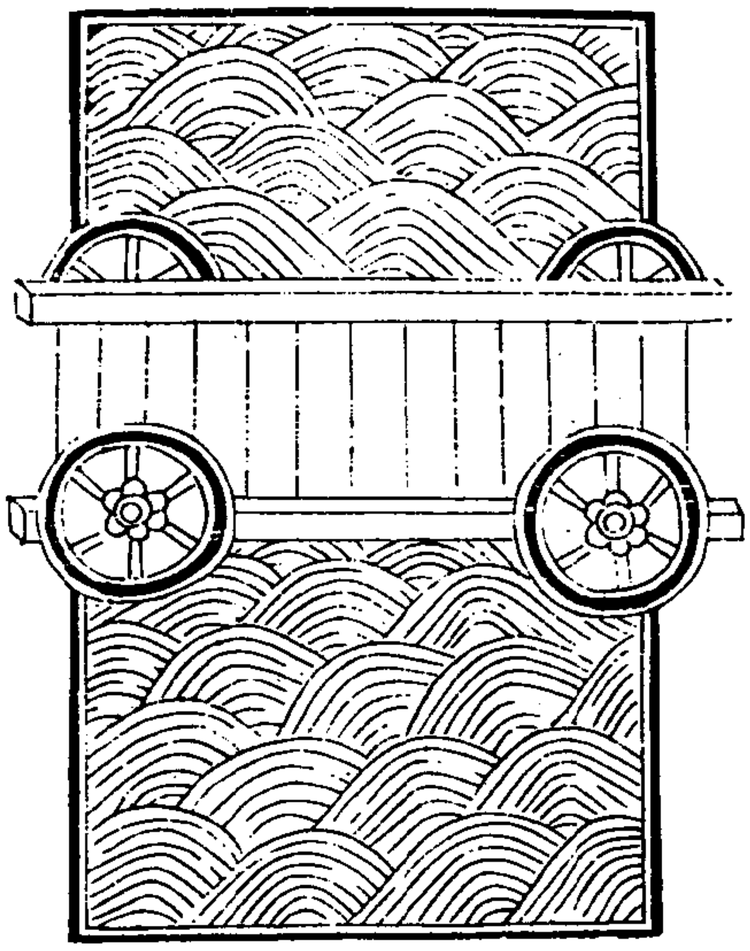
行砲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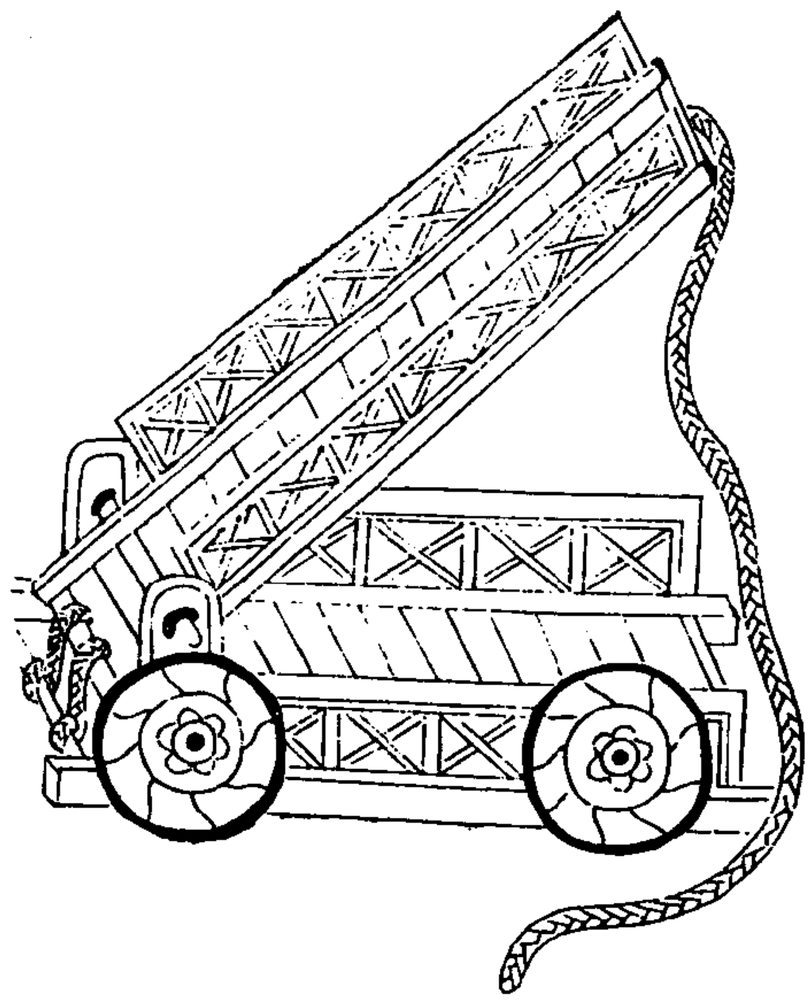
行砲車



壕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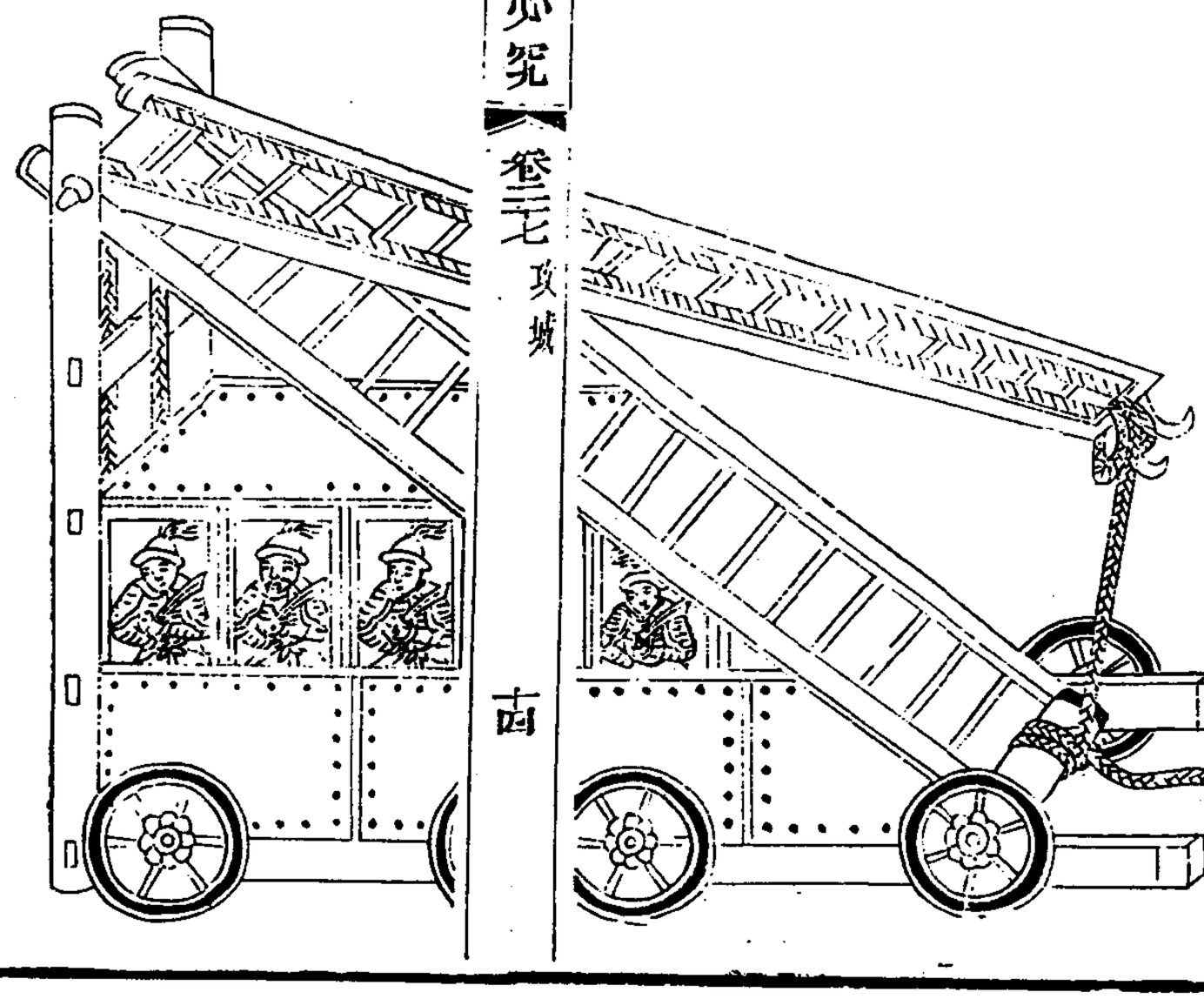


摺疊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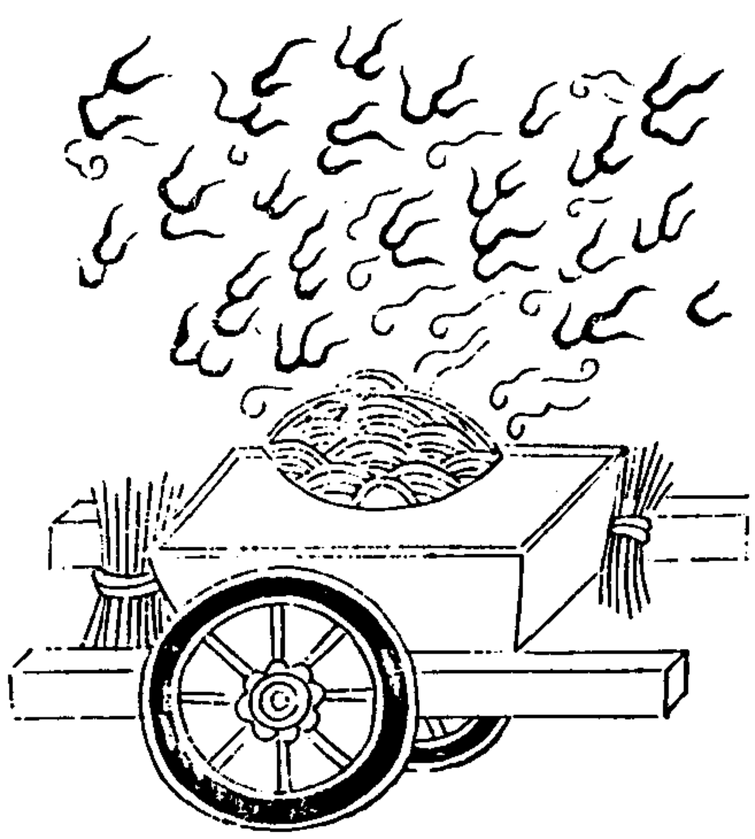
右壕橋長短以壕爲準下施兩巨輪首貫兩小輪推進入壕輪陷則橋平可渡若壕闊則用摺疊橋其制以兩壕橋相接中施轉軸用法亦如之

雲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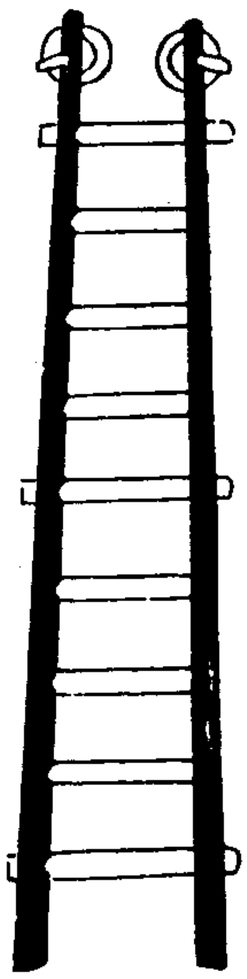
右雲梯以大木爲床下施六輪上立二梯各長二丈餘中施轉軸車四面以生牛皮爲屏蔽內以人推進及城則起飛梯於雲梯之上以窺城中故曰雲梯

火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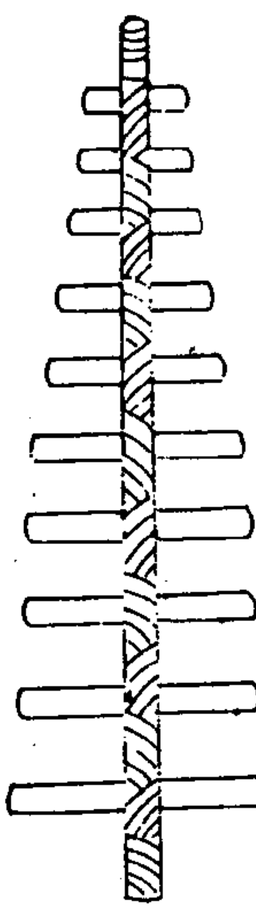
右火車以兩輪車中爲爐上施鐵滿盛以油熾炭火爨令沸仍四面積薪推至城門樓下縱火而去敵必下水沃之油得水其焰益高則樓可燔也

飛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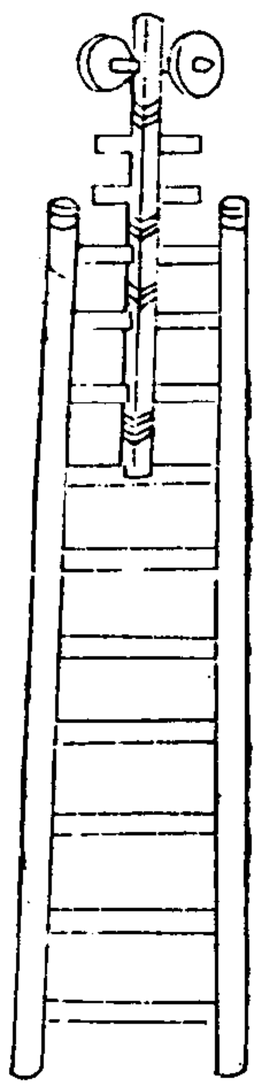
飛梯長二三丈首貫雙輪欲蟻附則以輪著城推上

竹飛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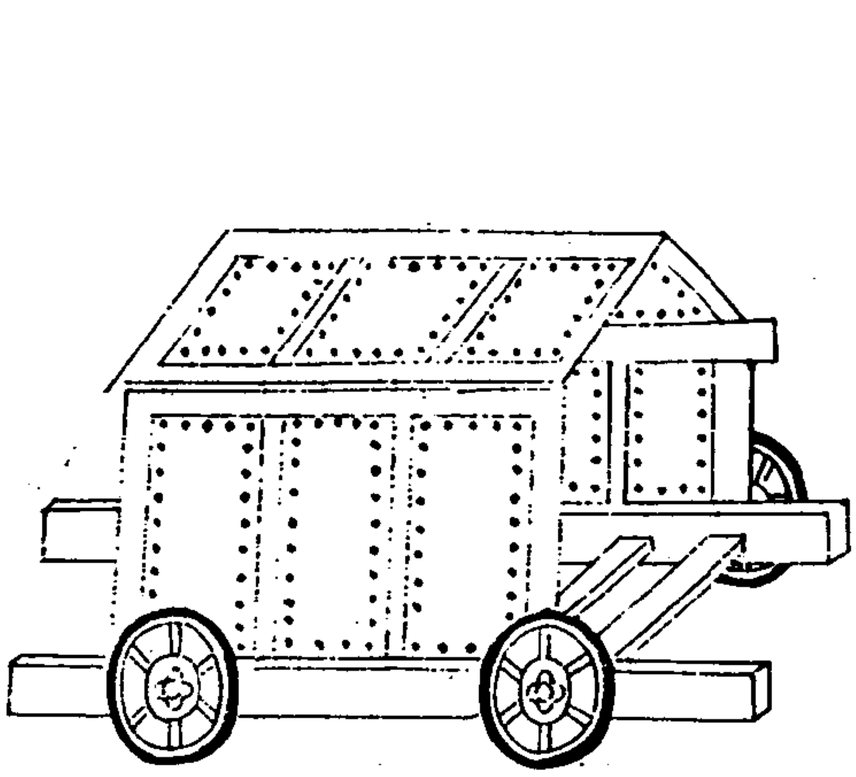
竹飛梯用獨竿大竹兩旁施腳澁以登

躡頭飛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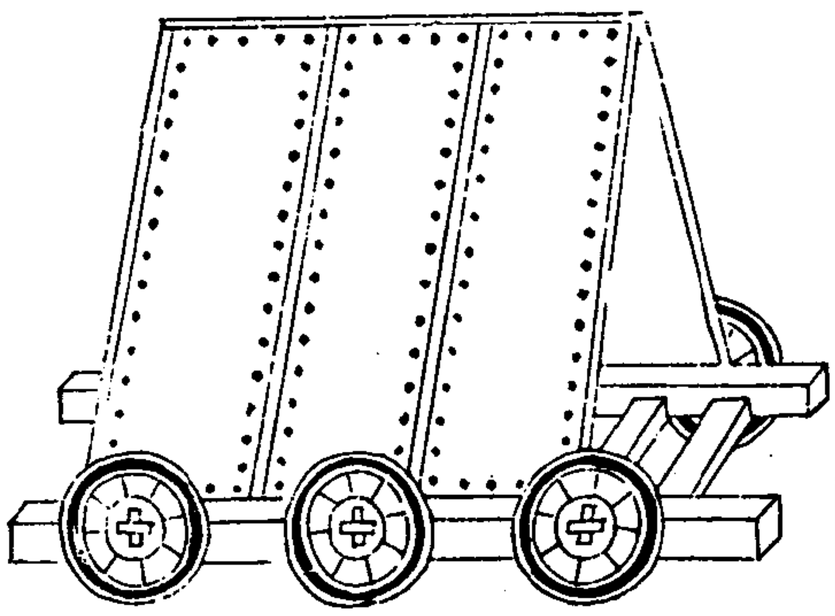
右躡頭飛梯如飛梯之制爲兩層上層用獨竿竹中施轉軸以起梯竿首貫雙輪取其附城易起

轜輜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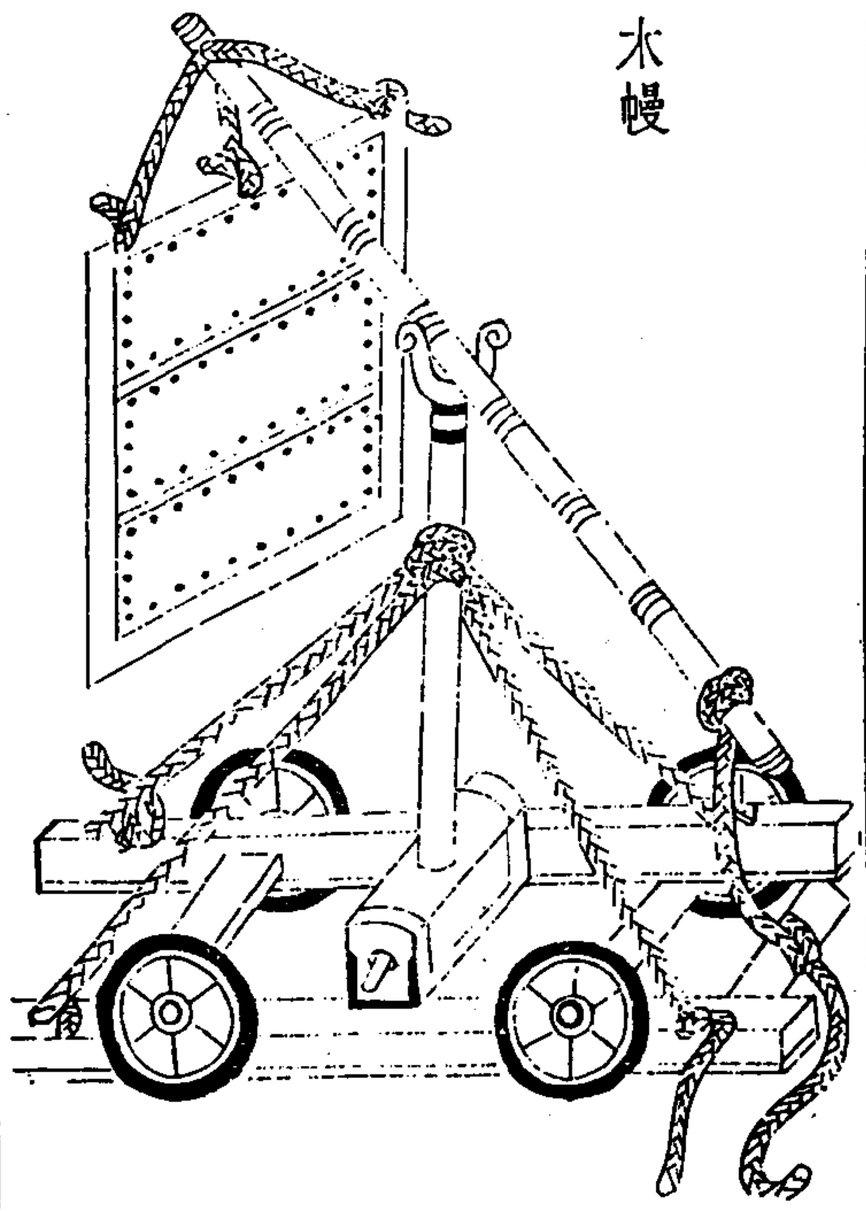
右轜輜車下虛上蓋如斧刃其車梯盤勿施枕板中可容人著地推車載以四車輪其蓋以獨繩爲脊以生牛皮革蒙之中可容十人填隍推之直抵城下攻擗

尖頭木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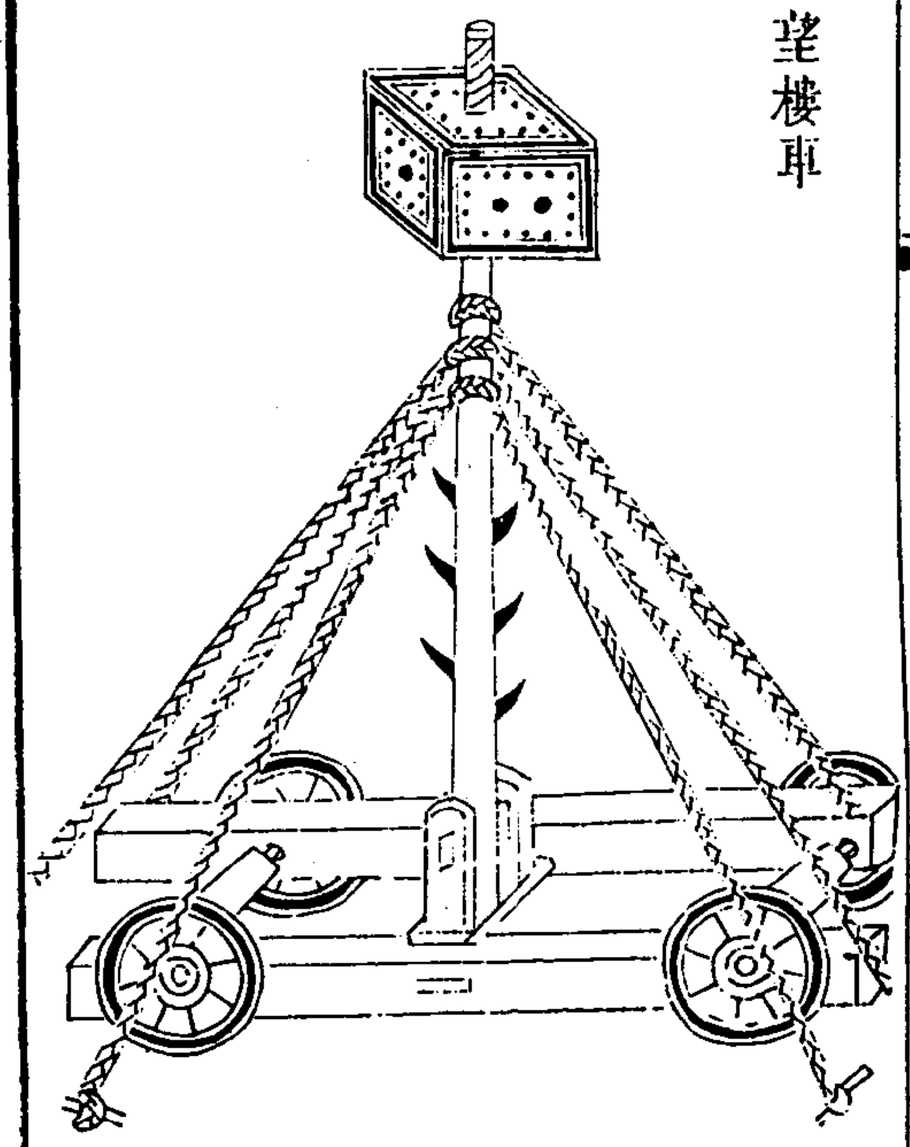
尖頭木驢形如轅轀車惟增二輪上儧大木爲脊長一丈五尺上銳下方高八尺以生牛革裹之內蔽十人推逼城下以攻城作地道

木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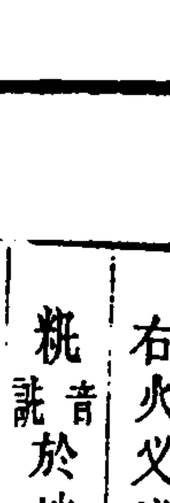
木幔以版爲之側如屏車以生牛革上施桔槹載以四車輪低垂以繩挽之凡攻城欲蟻附者則以幔禦當面矢石也

望樓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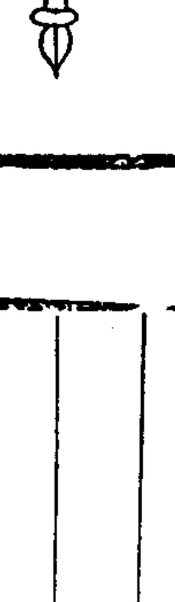
右几望樓與城中望樓爲一制具守城門所以下望城中事攻城欲利推徙故以車載其制以堅木爲車坐非轅長一丈五尺下施四輪輪高三尺五寸上建望竿凡建竿皆用鹿頰木長四十五尺上徑八寸下徑一尺二寸如之長木上安望樓竿下施轉軸兩傍施亦可接用又手木繫麻繩三棚上棚二條各長七十尺中棚二條各長五十尺下棚二條各長四十尺帶環鐵橛十條皆下銳凡立竿如舟上建檣法釘橛繫繩六面維之令周餘制及候望法皆約城中望樓也

鐵貓



右鐵貓以鐵索繫三股

火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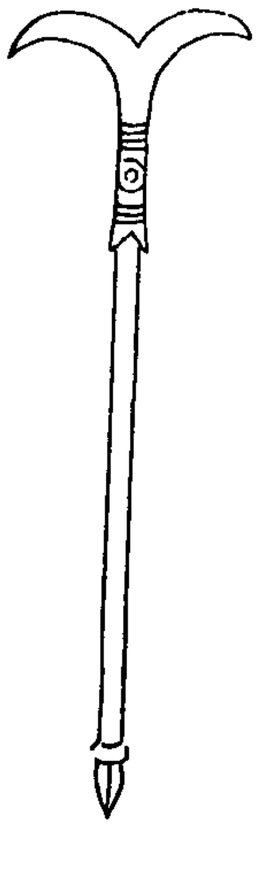
右火鈎以雙鈎爲刃

火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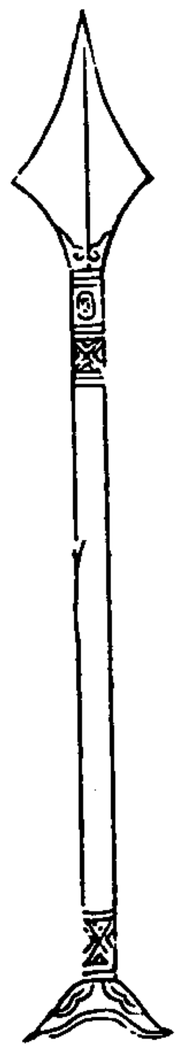
右火鐮以鈎刀爲刃

火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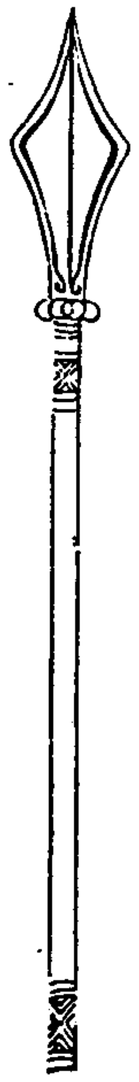
右火叉以鐵爲兩岐凡攻城將透積薪草松明麻糍音詐於地道中加以膏油縱火焚城續之令不滅則施四物以備用燒之三日其城自摧

烈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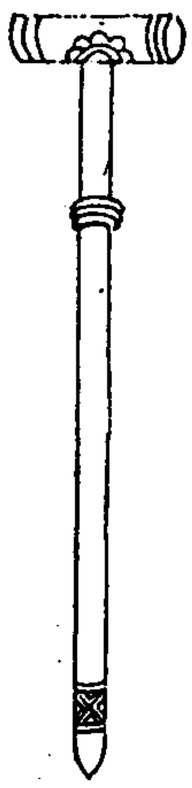
右烈鑽刃連袴長一尺五寸上銳下方闊八寸柄長三尺有拐

鑼耳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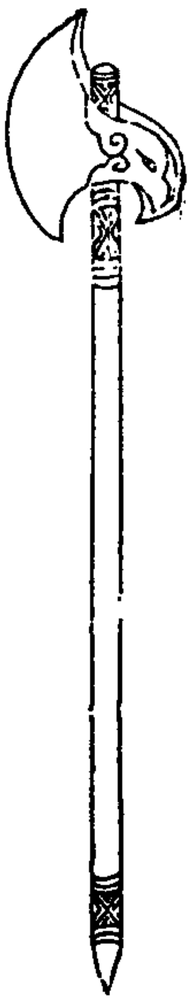
驟耳刀刃連袴長一尺上銳下狹柄長三尺凡穴城先用刀鑽土後地鍬鍾

鑼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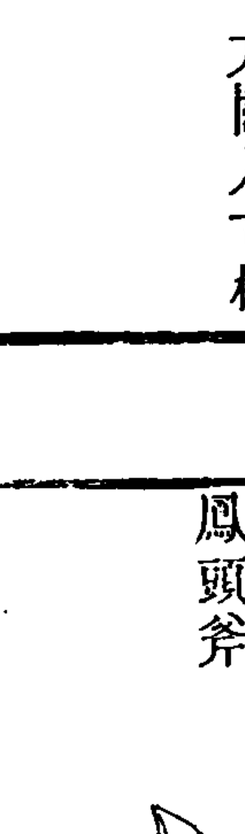
鑼錐刃連袴長二尺柄長二尺五寸穴城深者以錐探透之

蛾眉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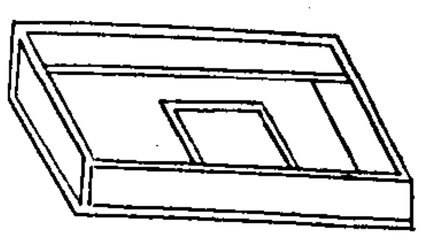
蛾眉鑼長九寸刃闊五寸柄長三尺

鳳頭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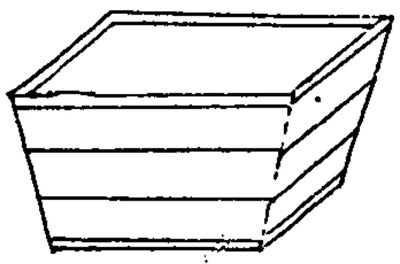


鳳頭斧頭長八寸柄長二尺五寸並地道內撅土用之

注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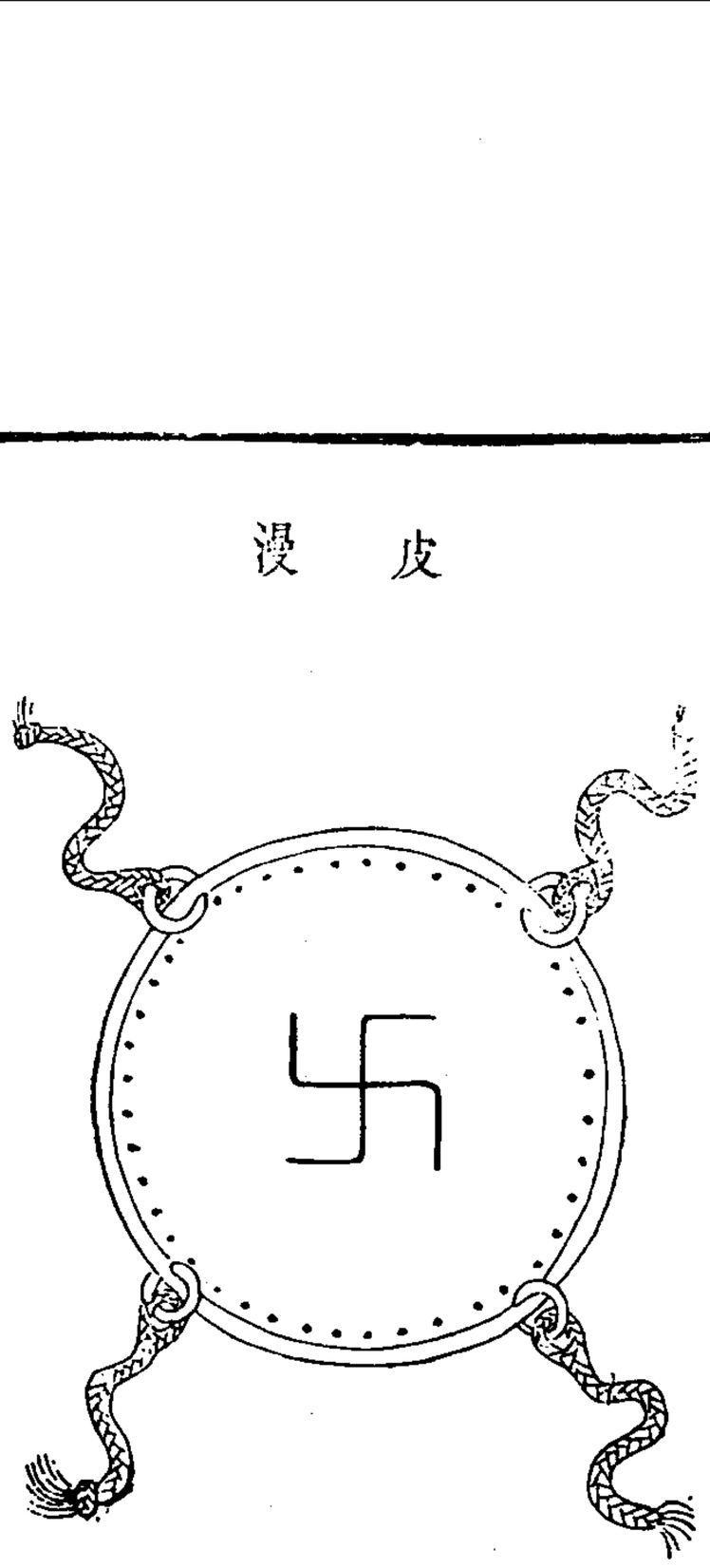
木檻



皮透槽

古注盤方四尺深七寸中開一竅木檻方四尺深二尺以儲人溺藥皮透槽長四尺闊三尺以生牛皮貼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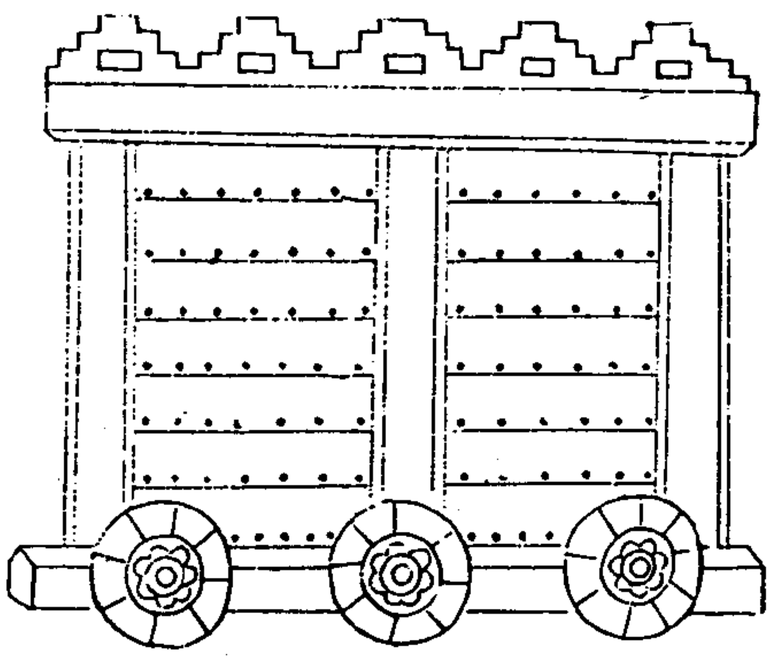
皮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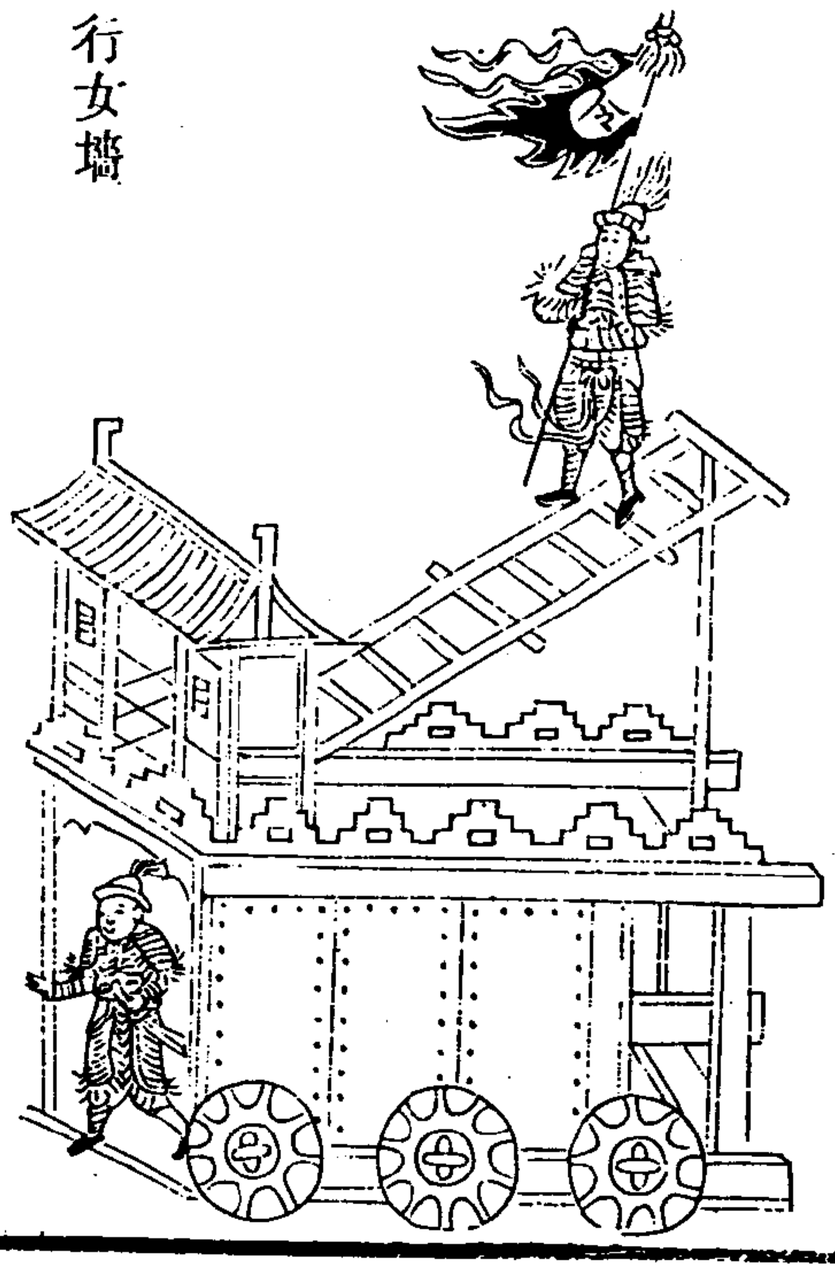
皮漫方六尺五寸亦生牛皮爲之四角各施鐵連環貫火繩

凡攻城爲地道敵人返穴地以迎我我則煑人清臭藥自翻身窟中以注盤透槽下灌敵人翻身謂城中盤地道迎我以甕聽審知所自我則旁穿暗道層級斬高直至敵人所盤地道上爲穴穴口施注盤以透槽注藥以灌之皮漫凡我盤地道敵人作翻身窟注藥害我我則張皮漫繫繩於排沙柱端以盛之則無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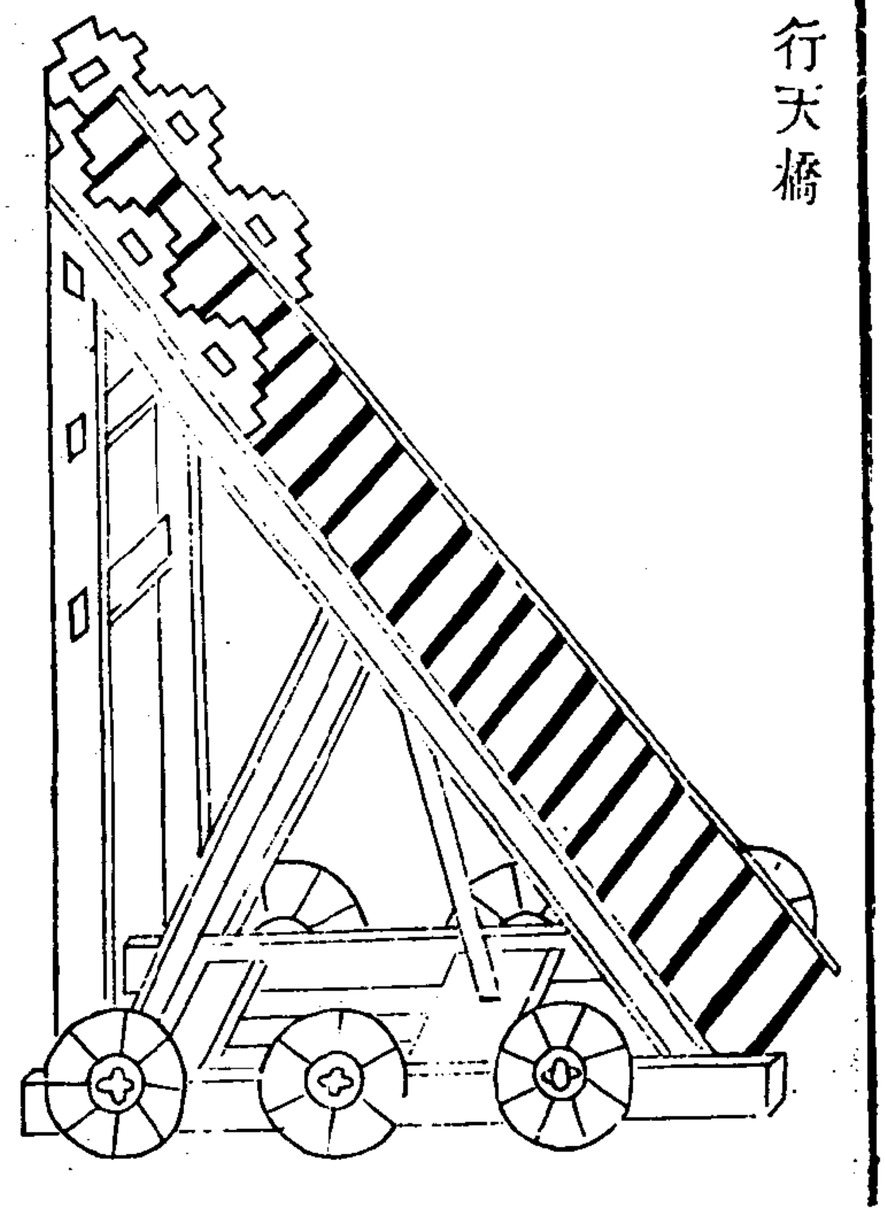
木女墻



行女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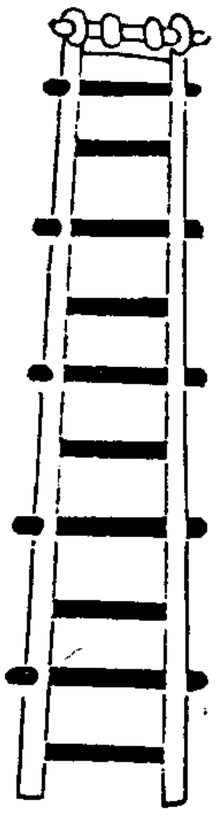


行天橋



登壇必究　卷二七　攻城　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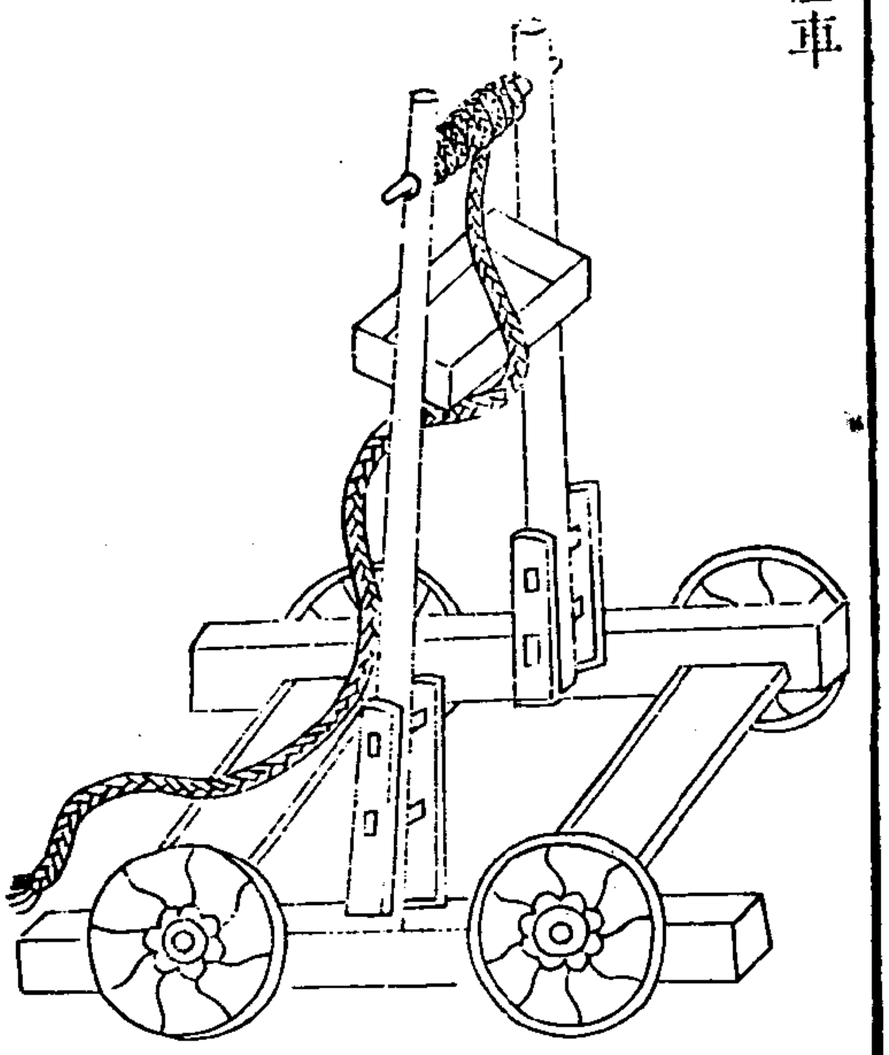
避檑木飛梯



把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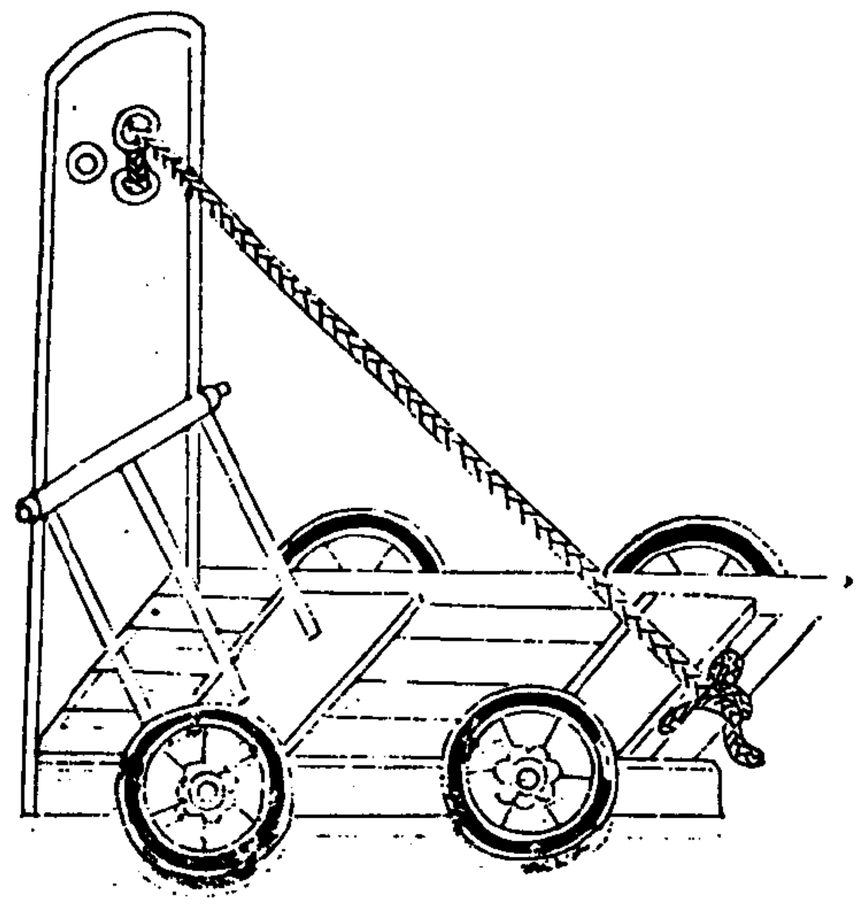
登壇必究　卷二七　攻城　夫

颺塵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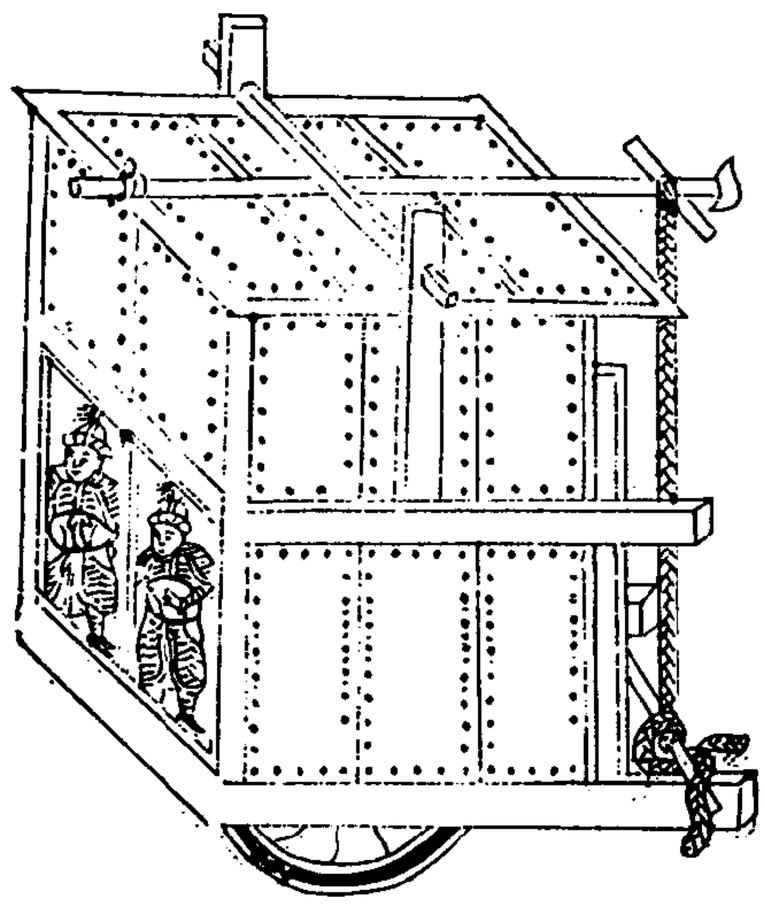


颺塵車約行煙置三二十具如飛梯板屋之類或即楊板屋移用之亦通其車與烟同縱待烟氣盛即推車逼城颺其塵灰守城人不能存立必迴避聚向一邊則攻城人可緣上用石灰最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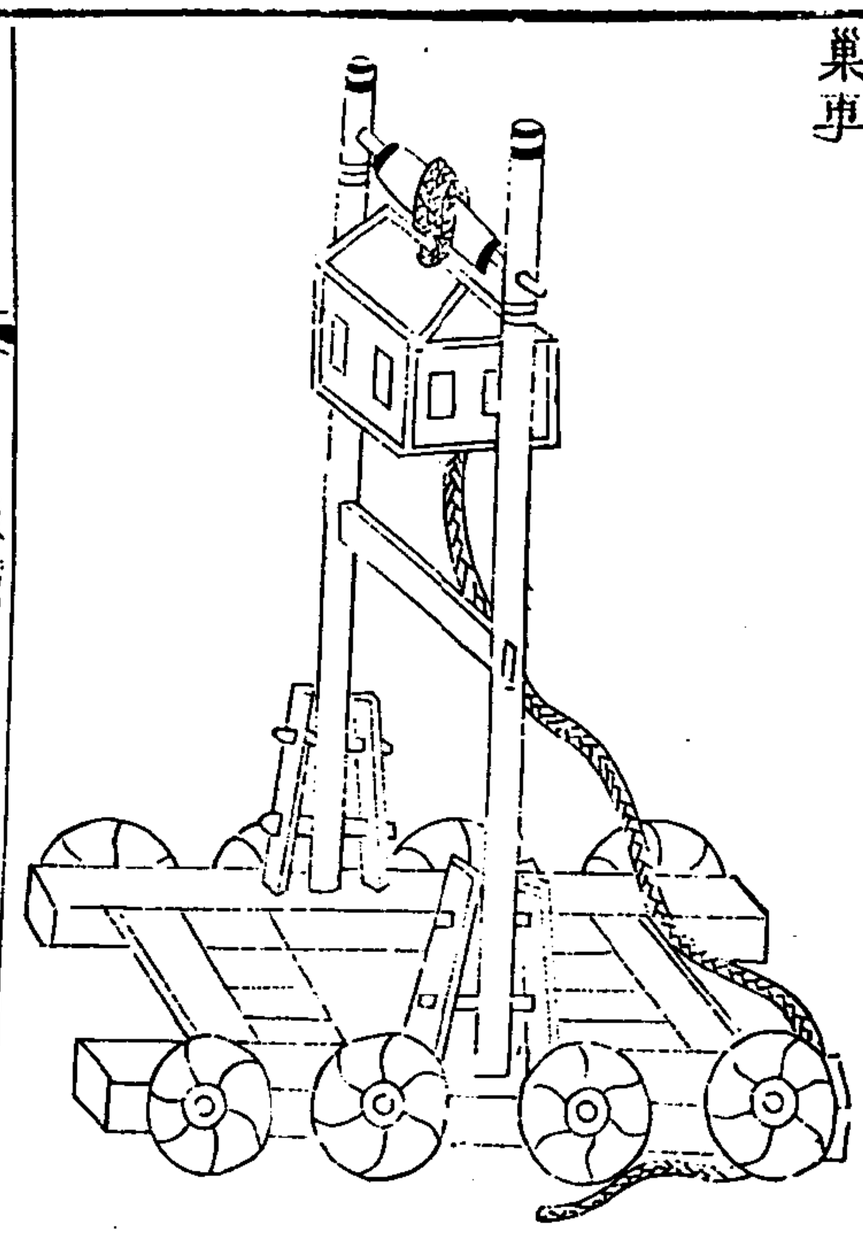
填壕車



填壕皮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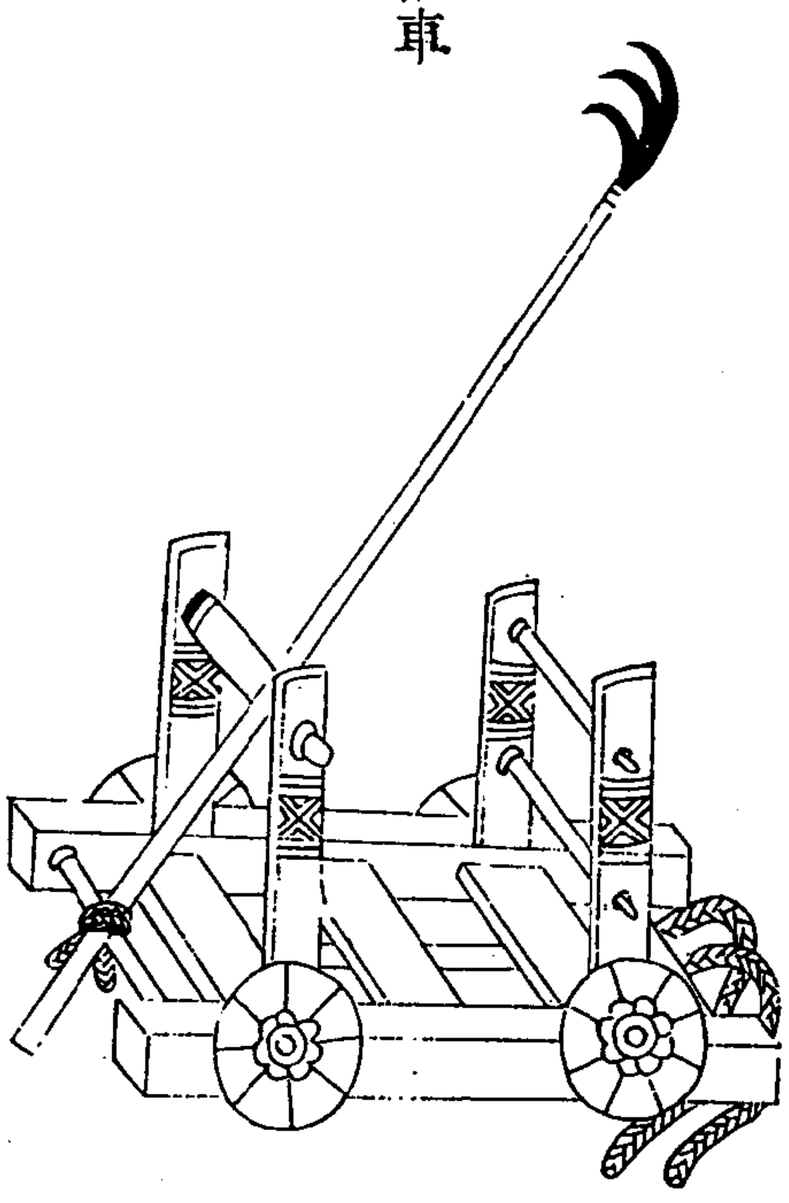


巢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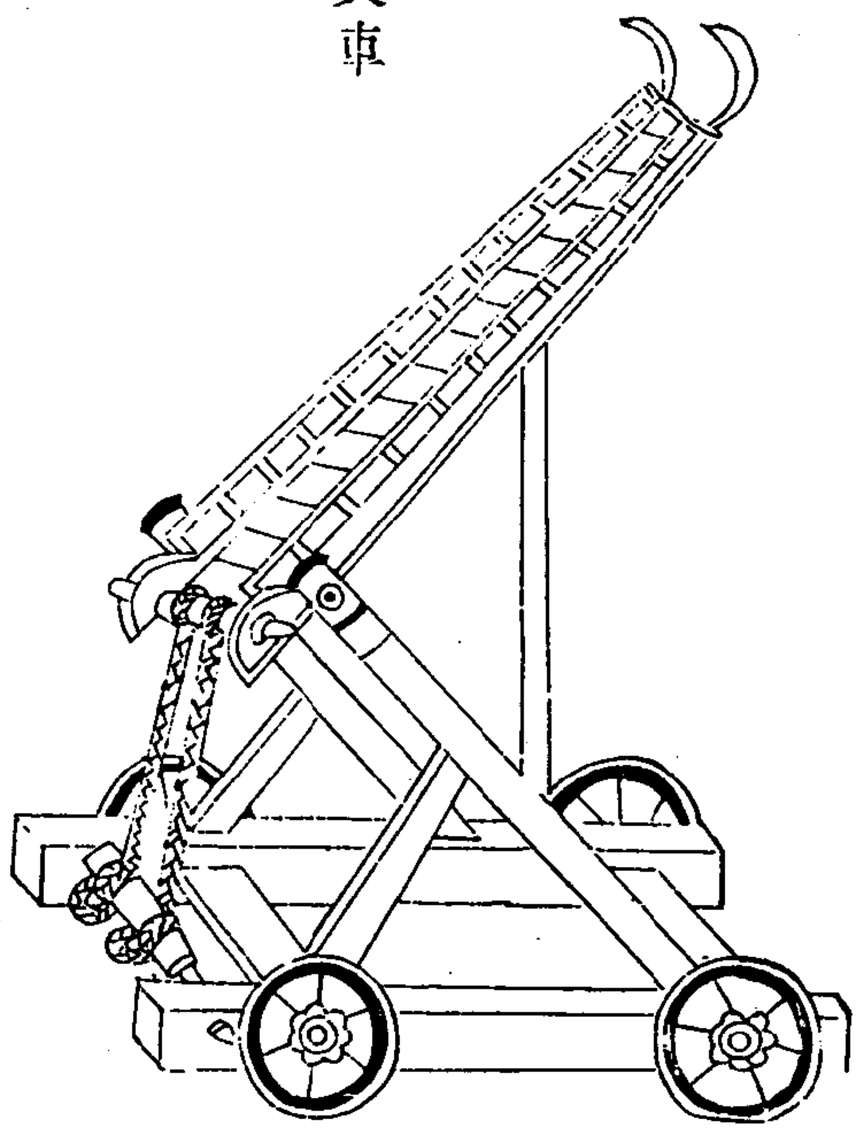


巢車其制以八輪車當中建高竿竿首施轆轤以繩挽板屋上竿首其屋方四尺高五尺以生牛皮裹之以禦矢石竿之高下以城爲準使人藏屋中下窺城中事遠望如鳥巢故謂之巢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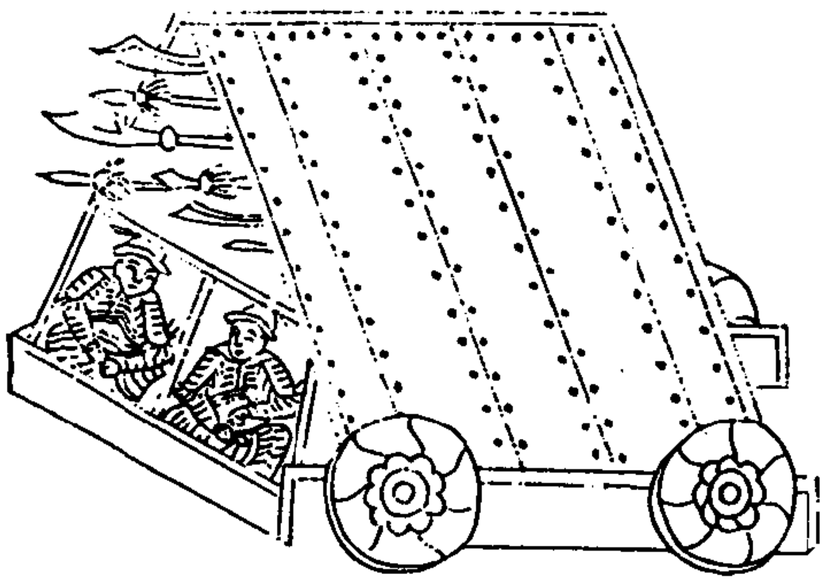
搭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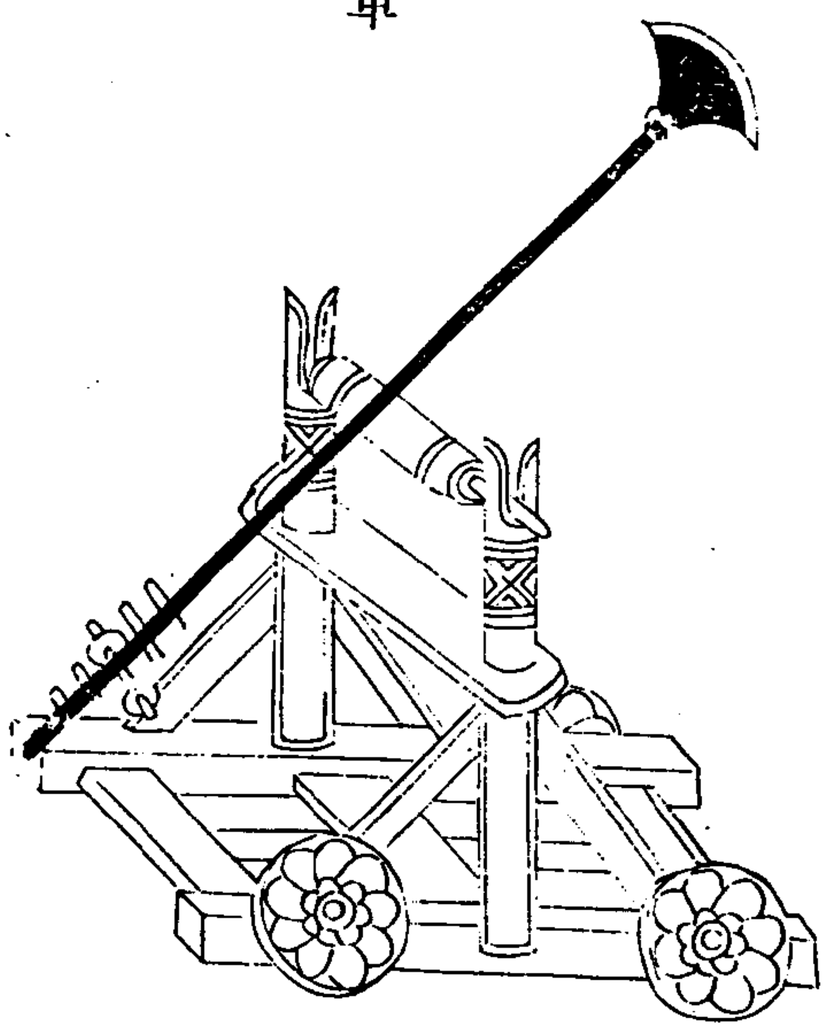
搭天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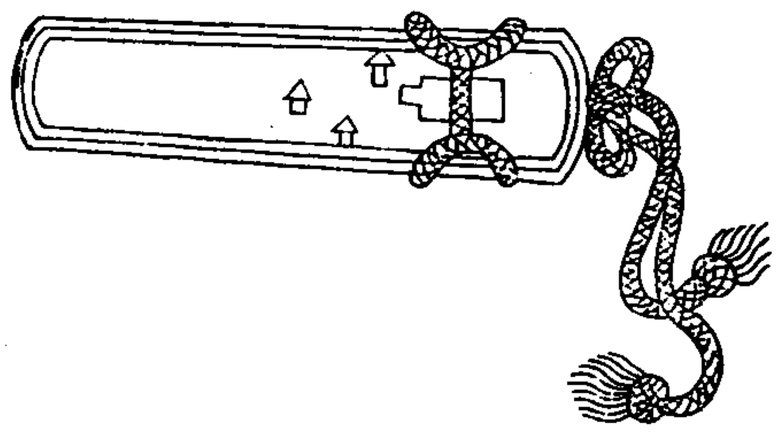
鉤花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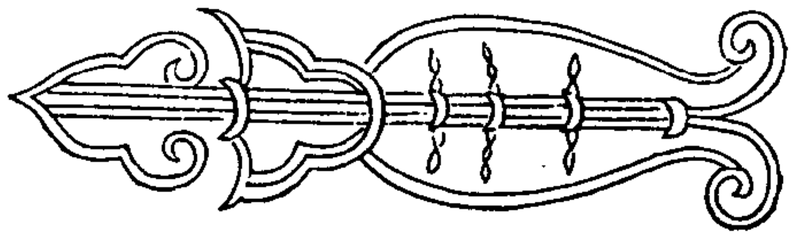
餓鵞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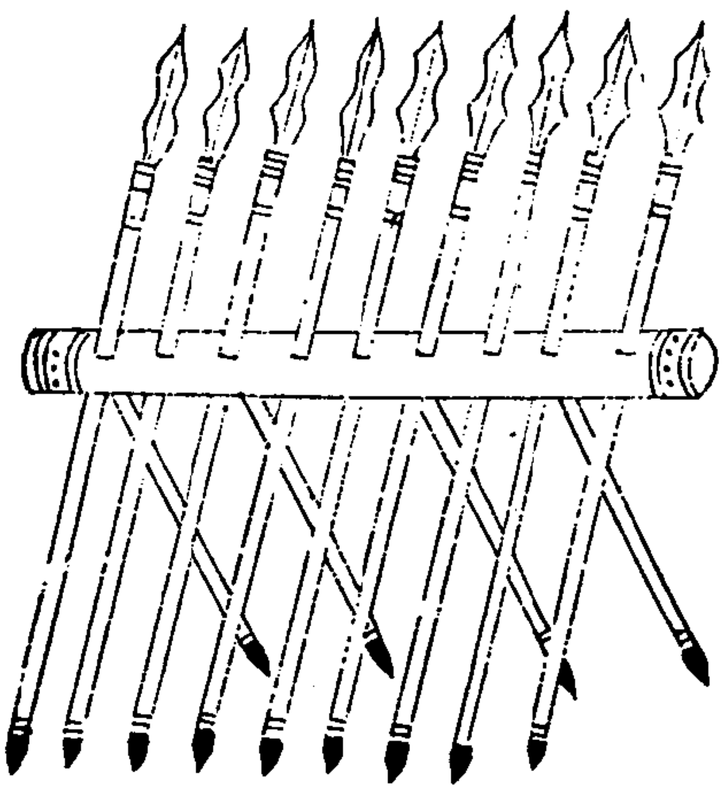
地戰



風輪舡



拒馬鎗



兵書曰攻城者迅聲烈勢有若雷霆使壯士不及掩耳李靖曰兵貴神速經久變生三畧曰拔而勿久夫城虛者可守城實者不可守虛者謂其無人馬粮草不足戰者守具不完又無外援止可以深溝高壘待之其賊計無所施自然求出則易擒或城中粮絕旦夕要出我乃詐爲抽軍點集人馬空闕一隅夜則詐燒火炬令賊望見必從空處突出乃於要害多設奇伏兵勁弓硬弩邀截斷其首尾不使相救則使偏將領步兵入城安撫居民守護

倉庫城實者謂城中足食足兵求戰不出必有外救不可以守久則致變生外救必至所謂停囚長知是也可多設奇謀疾速攻之破城之法攻城之具各有名件今具一十二條可詳用之

一用鵝車洞子運土填濠作距堙土山於洞子內使人分作左右兩行一行轉土入濠填城下一行轉空器洞子別使壯士聚土轉入不可使人往來搬運出入不便有距堙可望却採斫木植用布袋盛土堆積上城廣積柴薪城邊惟高闊爲妙其洞子

上多設泥漿棉麻搭防備猛火油箭火砲○一用尖頭木驢虎頭車宜抵城下用鴉觜鑺鑿土開作一窟穴令自崩摧○一用二腳雲梯上城則檑木不能害○一用火砲打敵樓撞車衝門破柵○一用火砲火箭火禽燒城中積聚○一鑿城作孔夜使壯士入城斬關偷門亂燒積聚○一將自家軍兵分作番次令晝夜不得眠而人自困乏力衰我能安坐如此三晝夜使矢石鼓噪攻之致彼不亦詐作困甚權且住攻於中夜月黑時使蹻捷勇

闘之士上城偷門斬關引大兵入城○一常於要害處設奇伏防外援如無則不然也果有更分兵支吾○一可於中夜用勁弓硬弩射箭入城於箭上繫書間謀反害之意許之重賞如士卒收得亦可遞相誘說令內外相應○一能知賊魁所用腹心謀主及左右輔佐有才能之人可於箭上貼寫文字相約會合之意射入城中亦可反間令上下自相殺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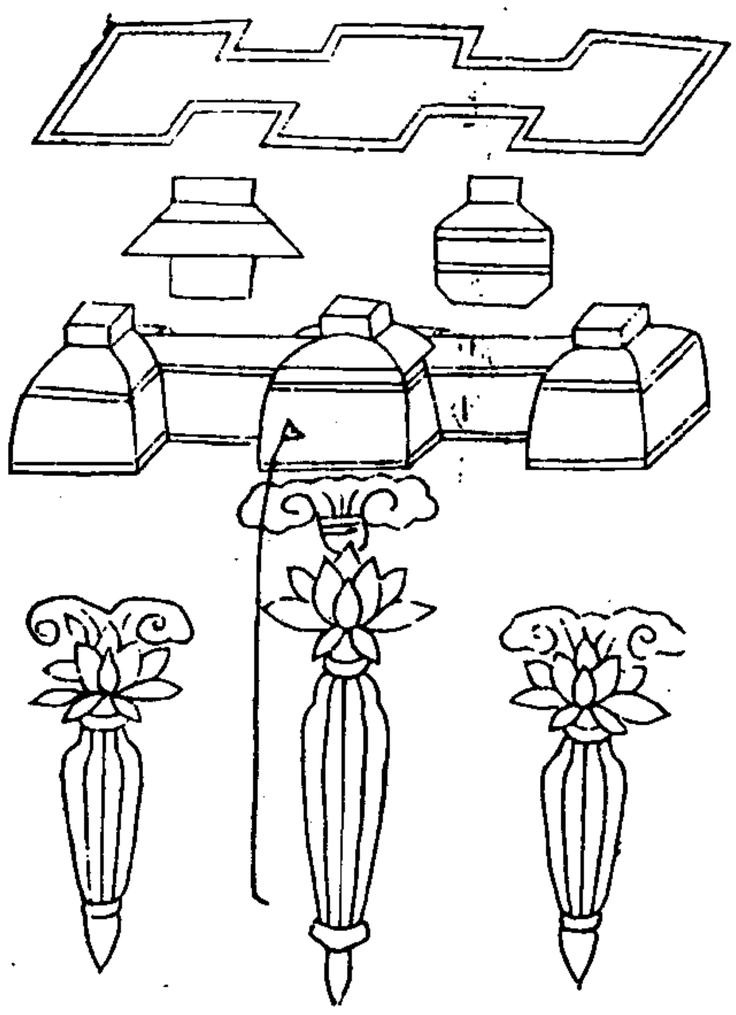
右已上件破城之法陳其大畧觀古賢知攻其所守審其所圖巧策多途各有攸當也

水攻

夫水攻者所以絶敵之道沉敵之城漂敵之廬舍壞敵之積聚百萬之衆可使爲魚鼈輕者猶使緣木而居縣釜而炊故曰汾水可以灌平陽濟水可以灌安邑河水灌大梁洧水灌頴川韓信夾濰水決沙囊而斬龍沮曹公引沂泗注下邳而克呂布皆控帶山阜得地形之利也若平陸引水勢力費工利害相半智伯以水攻而亡此又水攻者之宜戒也今存其法爲故兵法曰以水佐攻者彊凡水因地而成勢謂源高

於城本高於末則可以遏而止可以決而流或引而絶路或堰以灌城或注毒於上流或決壅於半濟其道非一須先設水平測度高下始可用之也

平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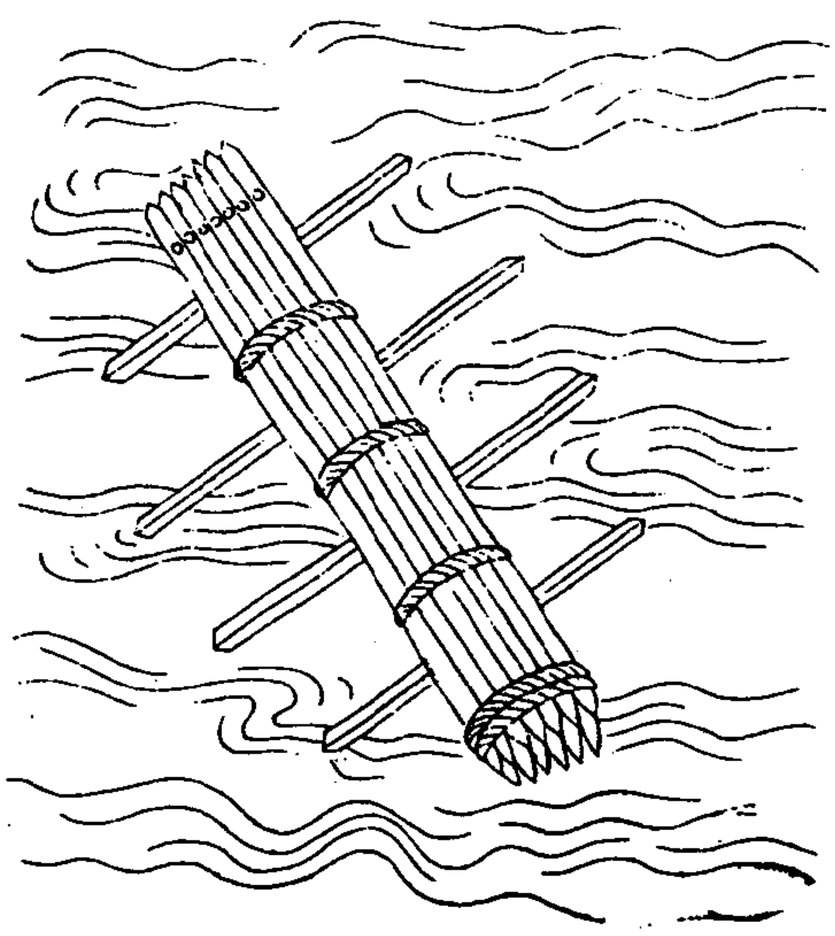
水平者木槽長二尺四寸兩頭及中間鑿爲三池池橫闊一寸八分縱闊一寸三分深一寸二分池間相去一尺五寸間有通水梁闊二分深一寸三分三池各置浮木木闊狹微小於池箱厚三分上建立齒高八分闊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不轉爲關腳高下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眇目視之三齒齊平則爲天平準或十步或一里乃至數十里目力所及置照版度竿亦以白繩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謂之水平

照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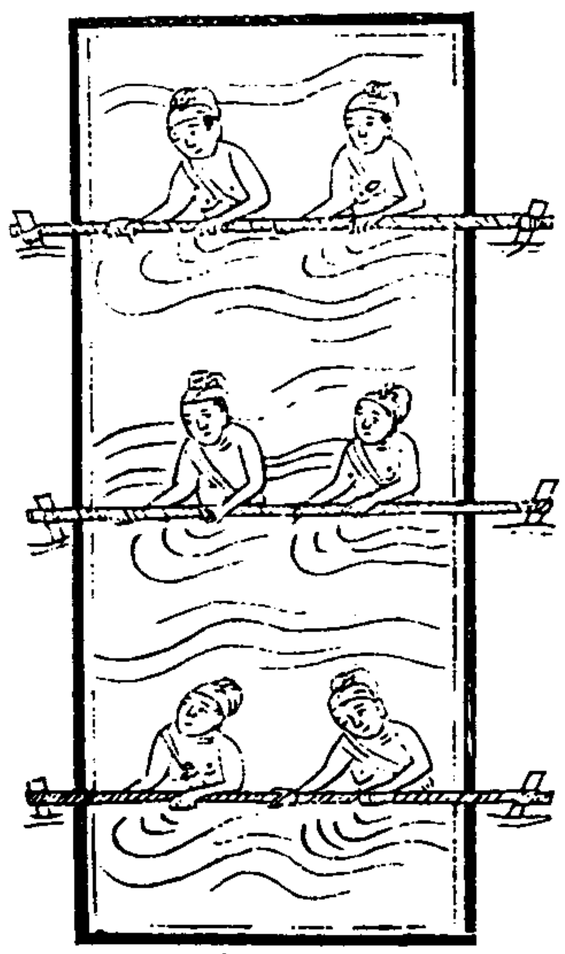
照版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闊三尺柄長一尺可握○度竿長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十分每寸內小刻其分隨其分向遠近高下其竿以照版映之眇目視三浮木齒及照版以度竿上尺寸爲高下遞而往視尺寸相乘山崗溝澗水之高下淺深皆可以分寸度之

蒲筏



蒲筏者以蒲束九大圍顛倒爲十道縛如束鎗狀量長短爲之無蒲用葦可以浮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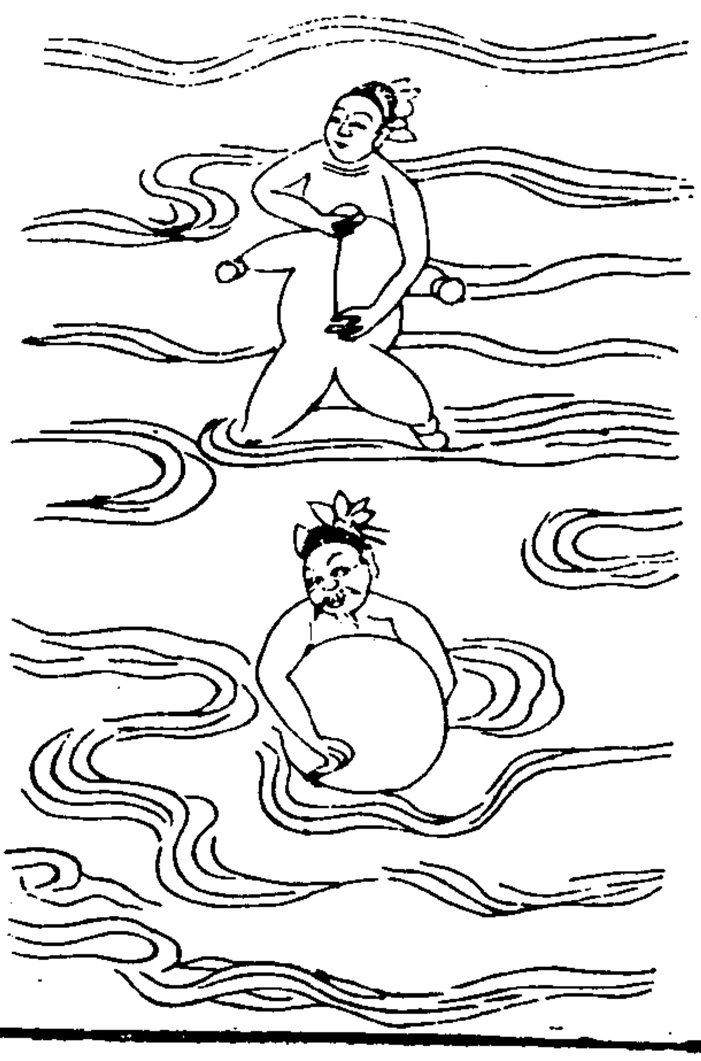
飛　　絚



登壇必究　卷二七　攻城　四四

飛絚者募善游水者繫繩於腰先浮渡水次引大絚於兩岸立大杜急定其絚使人挾絚浮水而過器械戴于首如大軍可爲數十道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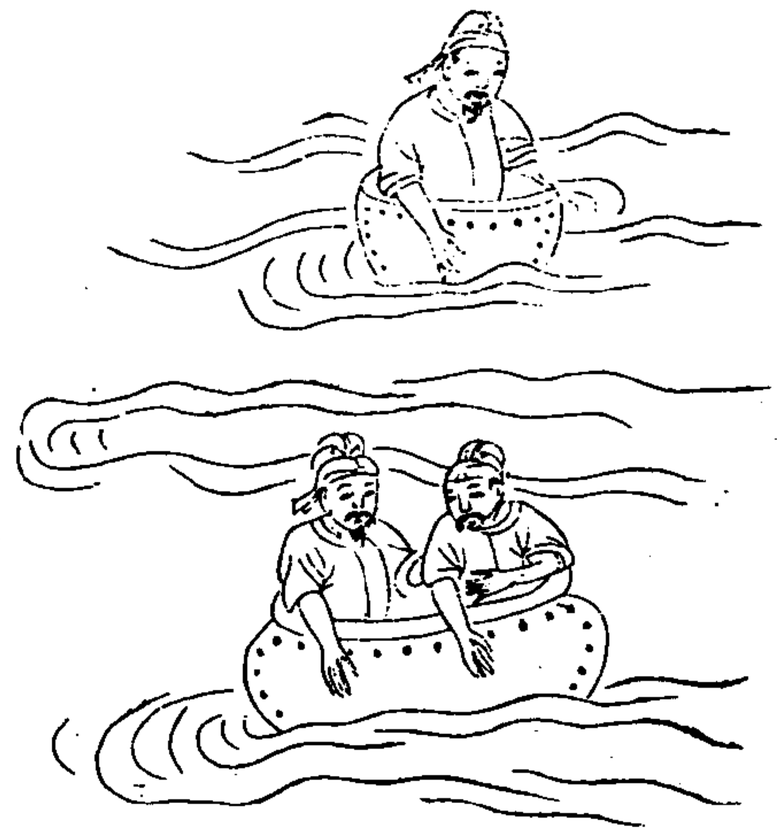
浮　　囊



登壇必究　卷二七　攻城　四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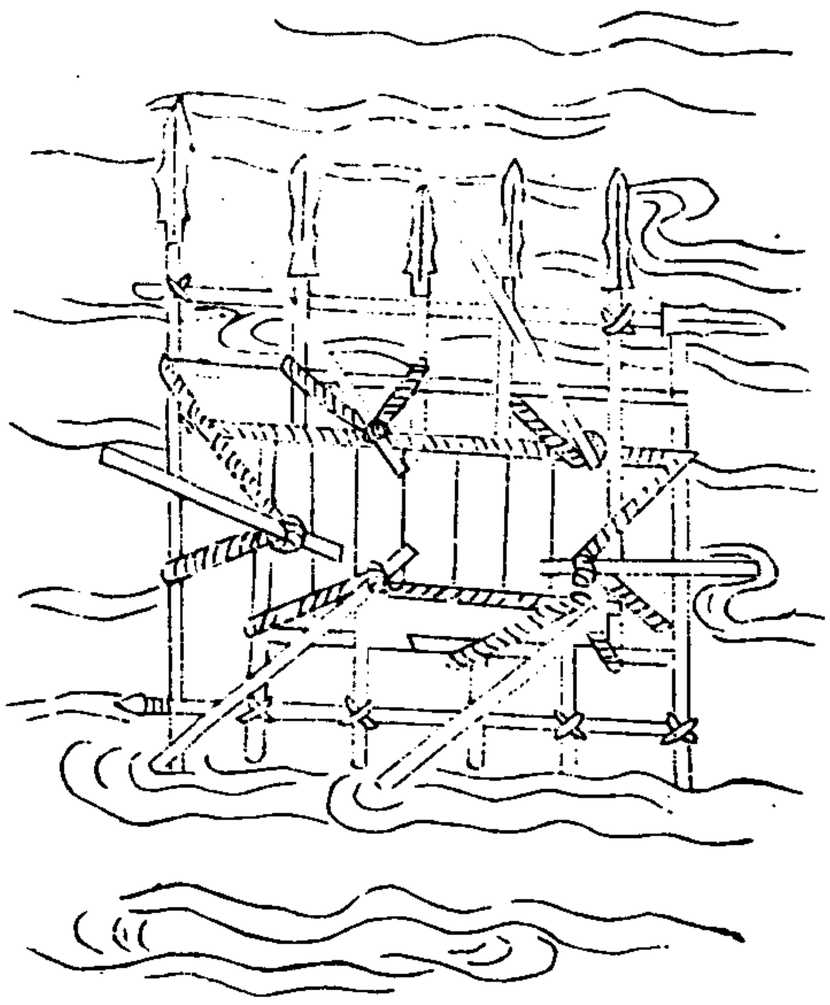
浮囊者以渾脫羊皮吹氣令滿繫其空束於腋下人浮以渡

皮船



皮船者以生牛馬皮以竹木緣之如箱形火乾之浮于水一皮船可乘一人兩皮船合縫能乘三人以竿繫木助之可十餘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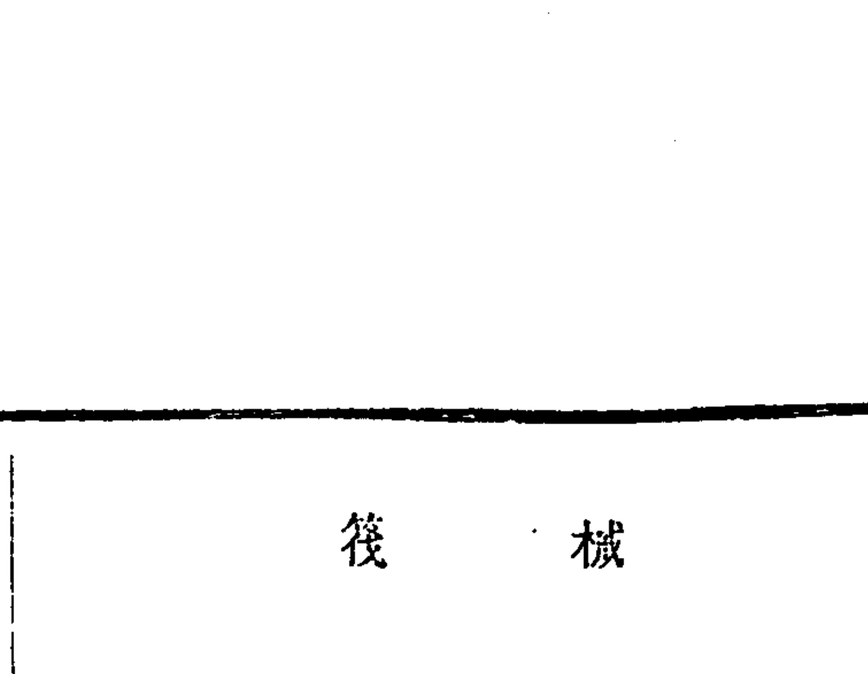
木器



木器者縛甕缶以爲筏甕缶受二石力勝一人甕間容五寸下以繩勾聯編桴其上形長而方前置筏或作版頭後置桴左右道棹

登壇必究 卷二七

械　筏



械筏者以鎗十條爲束一束勝一人且以五千條爲率爲一筏鎗去鎒刃鱗次而排縱橫縛之可渡五百人或左右各繫浮囊二十先令水工至前岸立大柱繫二大纜處之兩岸以夾筏纜上以木纜環貫之施纜聯著於筏筏首繫纜令岸上牽之以纜爲約免漂溺之患

附火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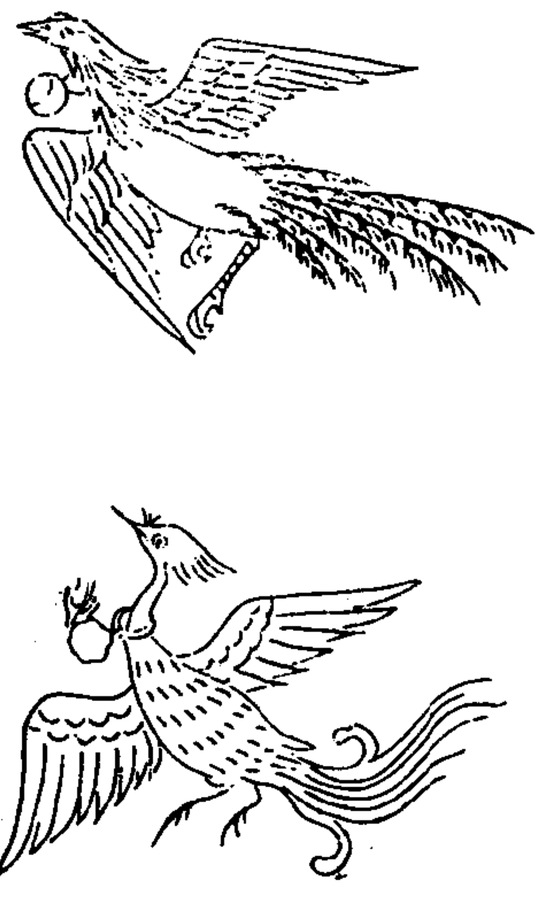
兵法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所謂火人者焚其營柵及其士卒駭而攻之必潰也所謂火積者焚其粮食薪芻軍無以存也所謂火輜者器械賊貨及軍士衣裝在道未止者也所謂火庫者軍在營壘已有止舍也二者焚之使其乏絕也所謂火隊者焚其行伍因亂擊之可獲也此五者滅敵之大利也○又曰煙火必素具謂蒿茅薪芻膏油之屬皆備也發火必有時起火必

有日時者天之燥也燥者早也日者宿在箕壁翼軫也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于內則軍應之于外謂外以兵攻也火發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則止謂火雖以來若敵擾亂則攻之不擾則收兵而退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若敵居草萊則可從外及時發火不必更待內火發而應之恐敵自擾草萊我不能起火發上風無攻下風以兵隨風勢攻之晝風久夜風止凡軍必知有五火之變以數守之須算星躔之數守風起之日乃可以發火故曰以火佐攻者明今以諸家舊法附于後○兵法曰引兵深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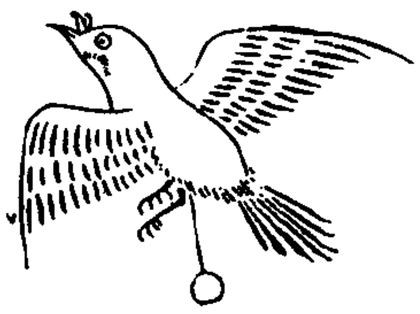
敵境過叢林深草在軍前後三軍行遠人馬被倦不及休止敵人因疾風之利燔吾上風銳兵伏于吾後若此者則燔吾前之草木以絕火勢又燔吾後以拒敵人我軍按黑地而處堅整隊伍敵莫能害

火禽以胡桃剖分空中實艾火開兩孔復合先捕敵境中野雞繫項下鍼其尾而縱之奔入草器敗火發

火禽



雀杏



雀杏磨杏子中空以艾實之捕取敵人城中及倉庫中雀數十百枚以杏繫雀足上加火薄暮羣飛入城中棲宿焚其積聚廬舍

火兵以騎枚縛馬口人負束薪束蘊懷火直抵敵營一時舉火營中大亂急而乘之靜而不亂捨而勿攻

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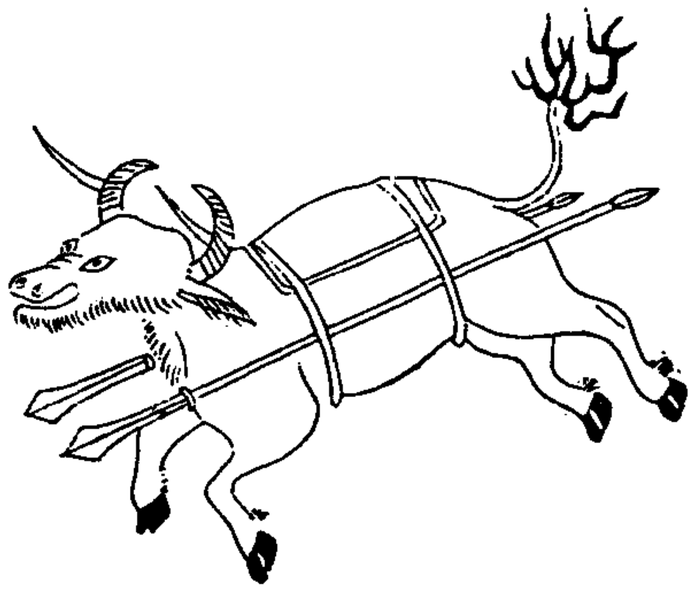


火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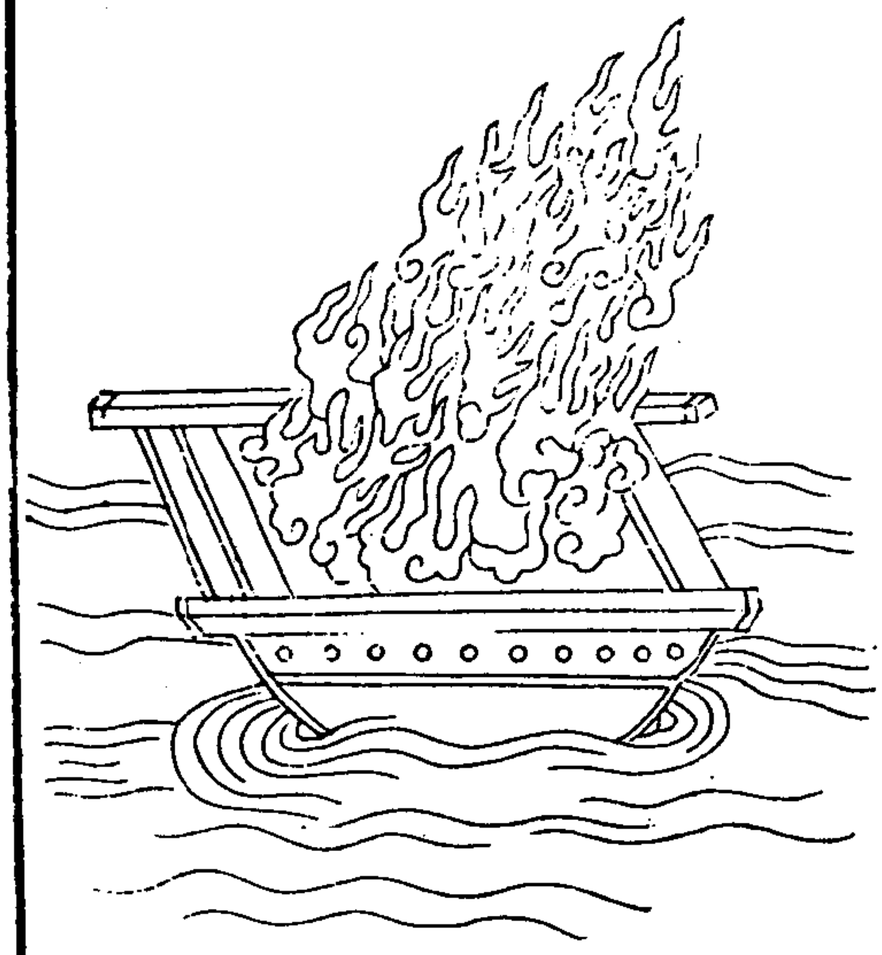
火獸以艾熅火於間置瓢中開四孔繫瓢於野猪麋鹿頂上針其尾端向營而縱放之奔走入草瓢敗火發

火牛



火牛古法也用牛前膊縛鎗其刃向外以樺皮細草注尾上驅其首向敵發火其牛震駭前奔敵衆必亂可以乘之古有燧象火馬其法畧同皆可度宜用之

火船



凡火戰用弊船或木筏載以葛薪從上風順流發火以焚敵人樓船戰艦

火盜

擇人狀貌音服與敵同者夜竊號逐便懷火偷入營火焚其聚積火發衆亂而出以兵攻之

行烟

猛烟衝人無拒者凡攻城邑旬日未拔則備蓬艾薪草萬束已來其束輕重使人力可負以乾草爲心濕草外傳候風勢急烈於上風班布發烟漸漸逼城仍具皮笆傍牌以禦矢石

烟毬

毬內用火藥三斤外傳黃松一重約重一斤上如火毬法塗傳之令厚用時以錐烙透點信宜得法務占上風方稱妙用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淮陰王鳴鶴編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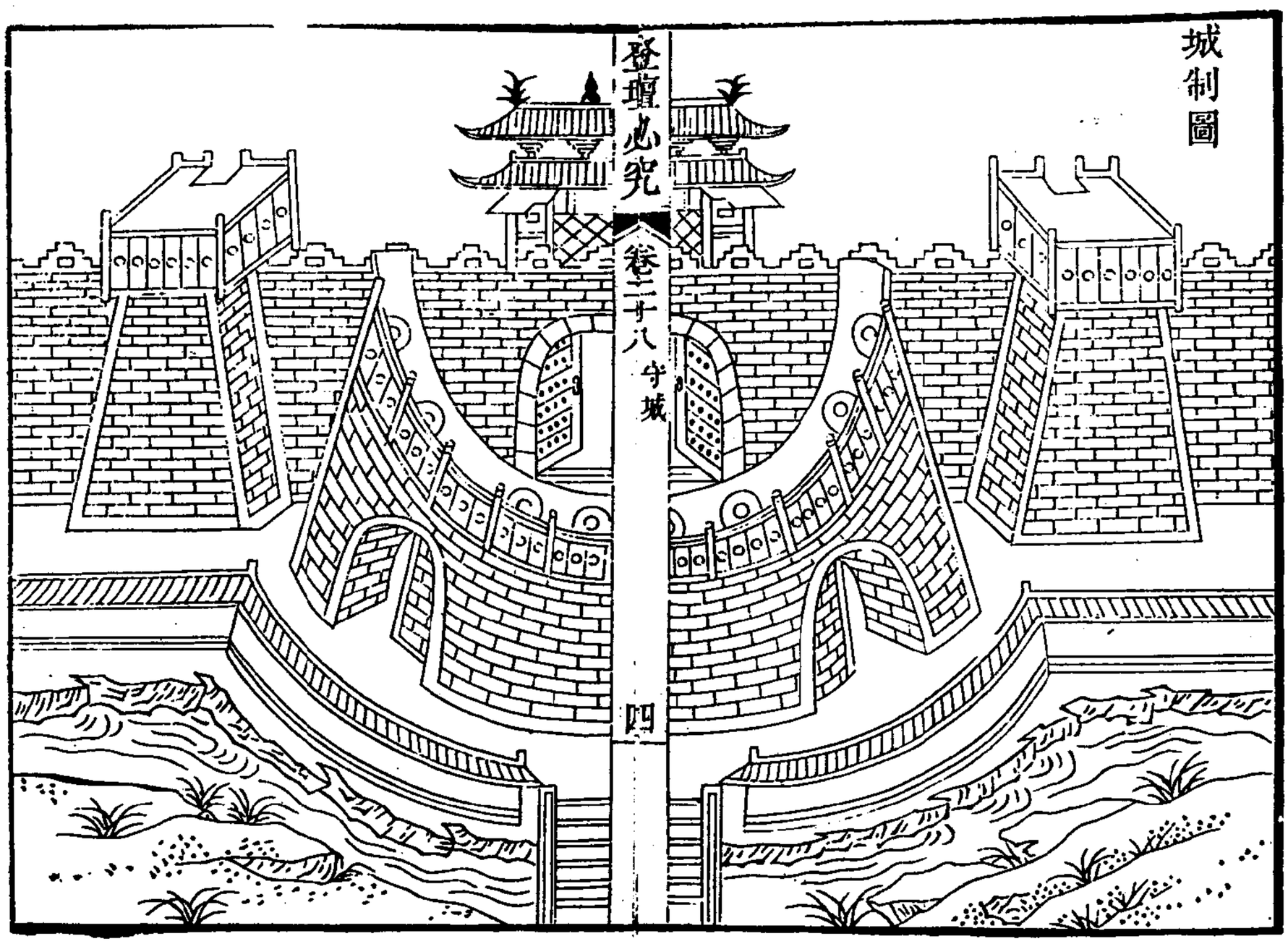
守城說

王鳴鶴曰守城之說殊非盛世之所宜講也然而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卽古聖帝明王有深長之思焉天下幸而無事則關柝不驚城門不閉農桑樂業相安於熙恬之風夫豈非人情之大願哉不然者而寇賊竊發姦宄潛萌雲擾鼎沸匪城曷守故曰鑒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此孟軻氏之言

也然則守城之具非形勢無以據險非米粟無以飽士非器械無以奮威非賞罰無以勵衆非救援無以解圍敵五者闕一不可而上下相親人和爲要法曰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不可攻者人和是已田單守卽墨拊循士卒若其赤子一以計勝而反齊七十餘城當是時五者未必足恃而所恃者獨此民哉圖說載後余嘗有守城一得之愚及所製器式并附末簡以足前人所未備無事而爲有事之防或庶幾少補萬一云

兵法曰守城之道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故善守者敵不知所攻非獨爲城高池深卒彊糧足而已必在乎智慮周密計謀百變古人所以坐而役使敵國之道也此雖得禦攻之計然又要先審可守之利害凡守城之道有五敗一曰北夫寡小弱衆二曰城大而人少三曰粮寡而人衆四曰蓄貨積於外五曰豪彊不用命加之外水高而城內低土脈踈而池隍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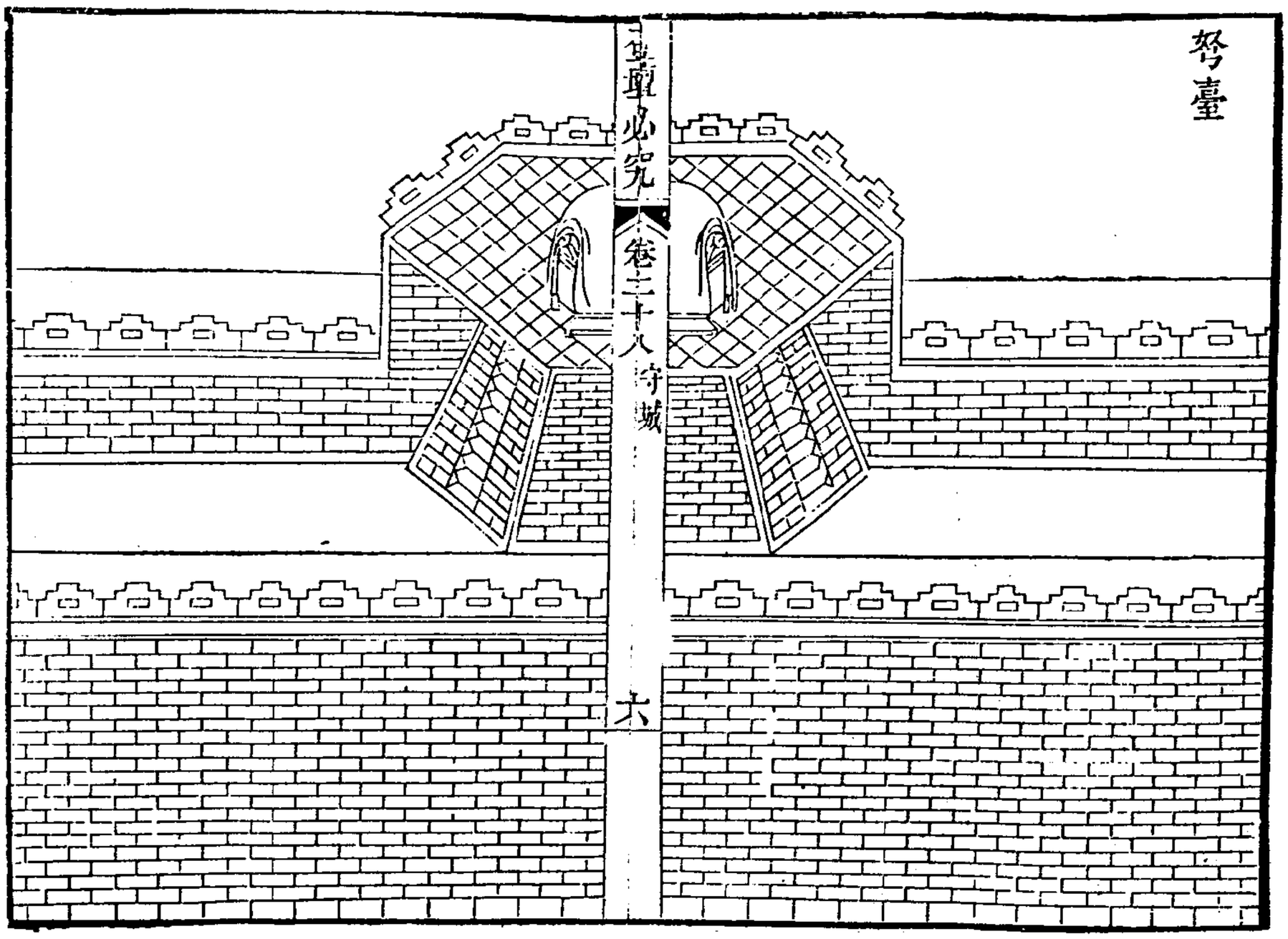
守具未足薪水不供雖有高城宜棄勿守亦有五全一曰城隍修二曰器械具三曰人少而粟多四曰上下相親五曰刑嚴賞重加之得太山之下廣川之上高不近旱而水用足下不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時就地利土堅水流險阻可待兼此形勢守則有餘故兵法曰城有不可攻又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皆謂此也凡守之道敵來逼城靜默而待無輒出拒候其矢石可及則以術破之若遇主將自臨度其便利以彊弩叢射飛石併擊斃之則軍聲俱喪其勢必遁若得敵人稱降及和切勿弛備當益加守禦防其詐我若敵攻已久不拔而去此爲疲師可躡而襲之必破此在明哲見利而行不可泥也古法曰三里之城萬家守之足矣今若遇敵逼近人力不暇者卽且約容一軍人馬如築於閑時須稍寬濶作四門二開二閉門外築瓮城城外鑿濠去大城約三十步上施釣橋壕之內岸築羊馬城去大城約十步凡上城皆有女墻每十步及馬面背上設敵棚敵團敵樓瓮城敵團城角也有戰棚樓之上有白露屋城門重門重門牌版鑿扇城之外四面有弩臺自敵棚之城門常設兵守以覘侯敵人圖形於左



右平陸築城下濶與上倍其高又與下倍假如城高五丈則下濶二丈五上濶一丈二尺五寸其城外甕城或圓或方視地形爲之高厚與城等準偏開一門左右各隨其便

羊馬城高一丈以下八尺以上亦偏開一門與甕城門相背若甕城門在左卽羊馬城門在右也女墻高可五尺壕面各隨其地爲濶狹大要在面濶底狹其深及泉使箭砲難及卽住壕橋直對羊馬城門若城門汲水須在城外則甕城門若依山帶河地勢不便則大城須爲偃月形開三門而已餘不改平陸之制

甕城上各設戰棚其制與敵樓同間數視城之廣狹其山城則又擇前後左右取去大城隨山形別築一城令與大城相接必盡據高地外亦開墜兩城之中或設烽臺以爲遠候賊至卽以兵專守免先爲賊所據下窺城中虛實今秦州邠州城皆若是也一說築城之法每下闊一丈上收四尺凡城高五丈底闊五丈上收二丈尤堅固矣



右弩臺上狹下闊如城制高與城等面闊一丈六尺長三步與城相接每臺拒亦如之上通闊道臺上架屋如敵棚三面垂以濡毡以遮垂鍾板亦備繩梯內容弩手一十二人棚上三面立牌遮箭棚上亦容弓弩手一十二人隊將一人置五色旗各一鼓一弓弩擂木砲石火鞠等皆蓄之常伺寇至舉旗爲表號令臺及城上見之皆舉旗相應寇來自東卽舉青旗南舉赤旗西舉白旗北舉黑旗已來復還舉黃旗寇來漸近則望其主將發弩叢射

之其砲擂用如城上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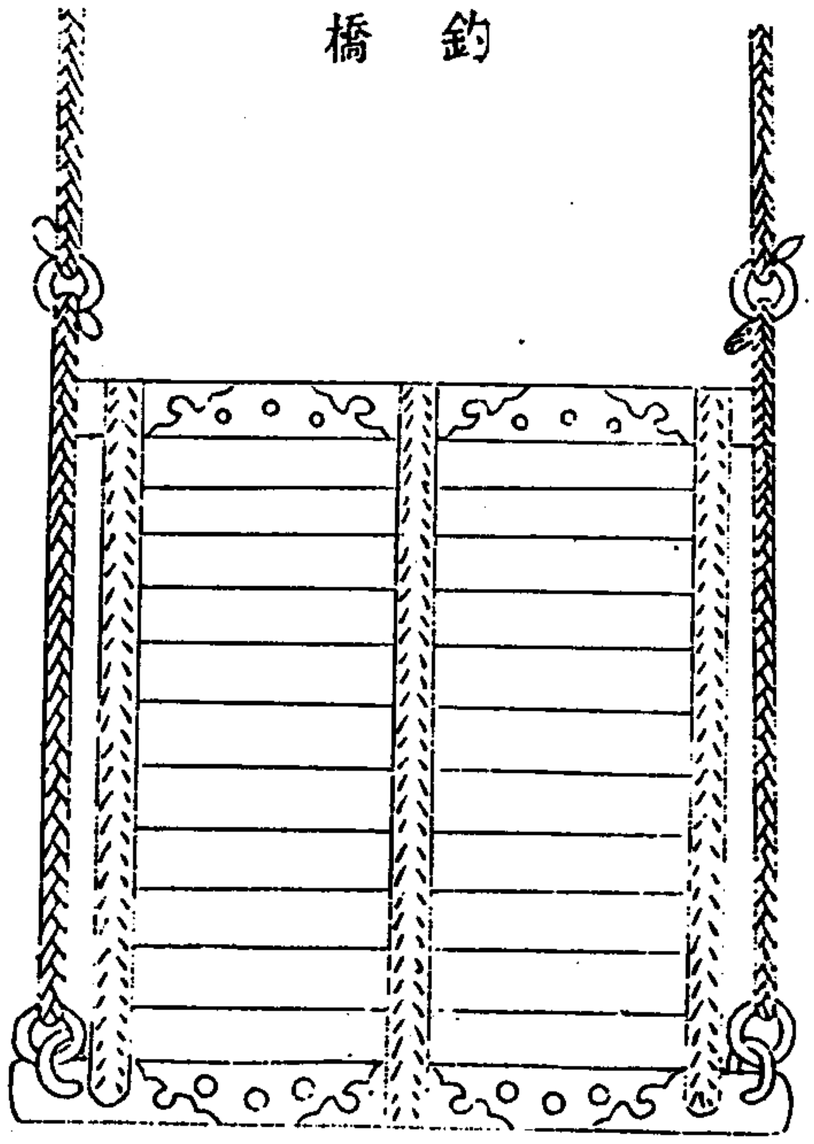
白露臺以江竹或榆柳條編如窮廬狀外塗石灰有門有竅中容一人以爲候望每敵樓戰棚上五間置一所於兩傍施木拒馬籠籬笆隱人於下持泥漿麻搭以備火攻

敵樓前高七尺後五尺每間闊一步深一丈其棚上下約容十二人若城愈闊則愈深上施搭頭木中設雙柱下施地栿仍前出三尺常法一間二柱此用四柱以備矢石所擊上密布椽覆土厚三尺

以石灰泥之被以濕毡及椽桷之首亦以牛革裹之以防火箭敵樓之制與戰棚同

登壇必究　卷二十八　守城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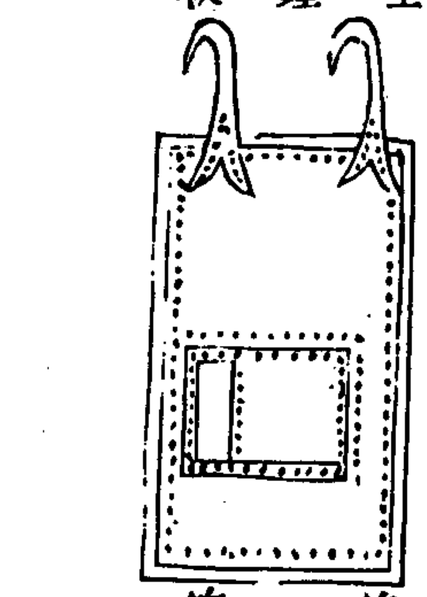
釣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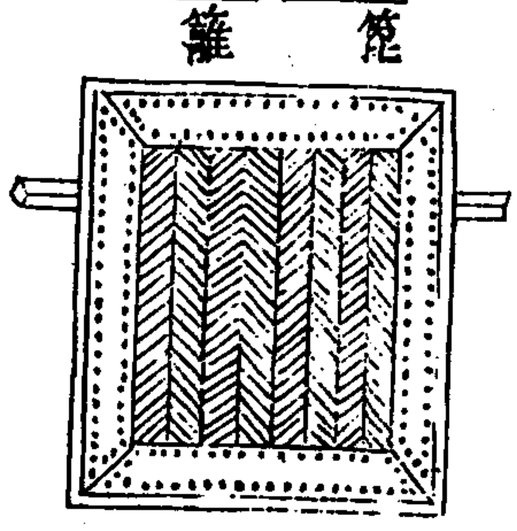
右釣橋造以榆槐木其制如橋上施三鐵環貫以二鐵索副以麻繩繫屬于城樓上橋後去城約三步立二柱各長二丈五尺開上山口置熟鐵轉輸爲槽以架鐵索并繩貴其易起若城外有警則樓上使人挽起以斷其路亦以護門城上常以砲及弓弩禦敵慮以火燔燒及被攻斫

登壇必究　卷二十八　守城　九

垂鍾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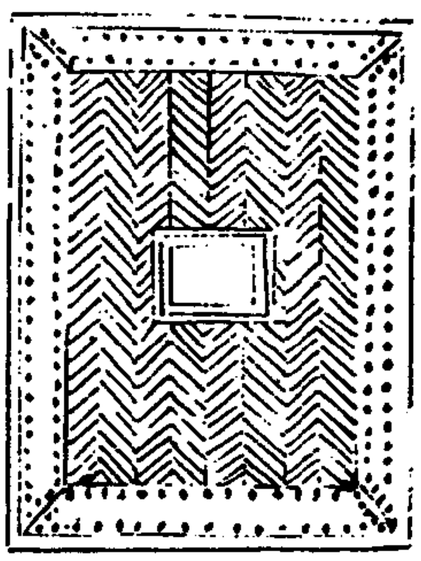
籠　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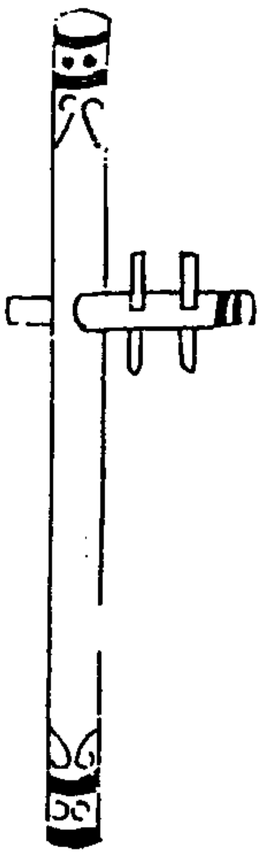
垂錘板長六尺闊一尺厚三寸用生牛皮裹開箭窓施於戰棚前後有伏兎拐子木

笆籬笆以荆柳編成長五尺闊四尺漫以生牛皮背施横竿長六七尺用於戰棚上則以木馬子倚之在女墻外以狗脚木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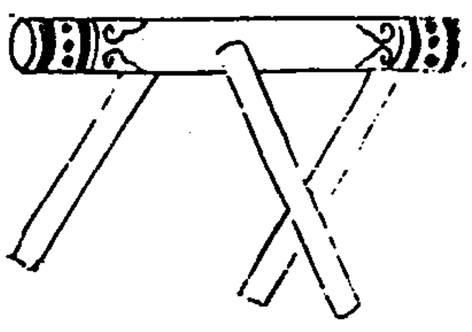
皮竹笆



狗脚木



木馬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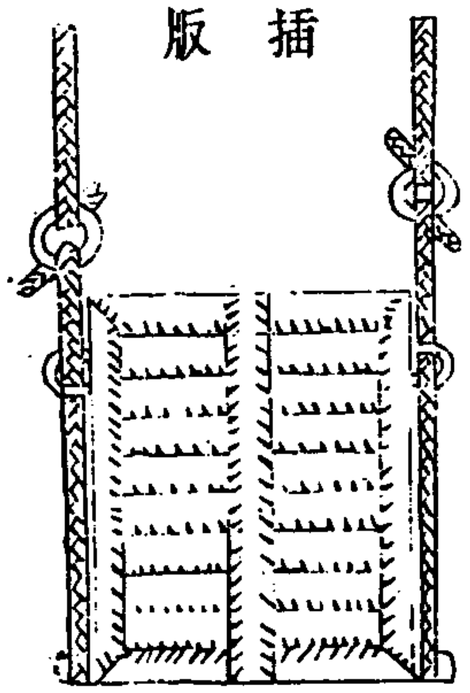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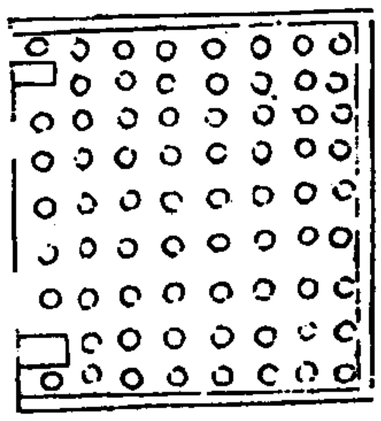
皮竹笆以生牛皮條編江竹爲之高八尺闊六尺施於白露屋兩邊以木馬倚定開箭窓可以射外

木馬子一横木下置三足高三尺長六尺

狗脚木植二柱於女墻內相去五尺準墻爲高下柱上使横木鈎掛

插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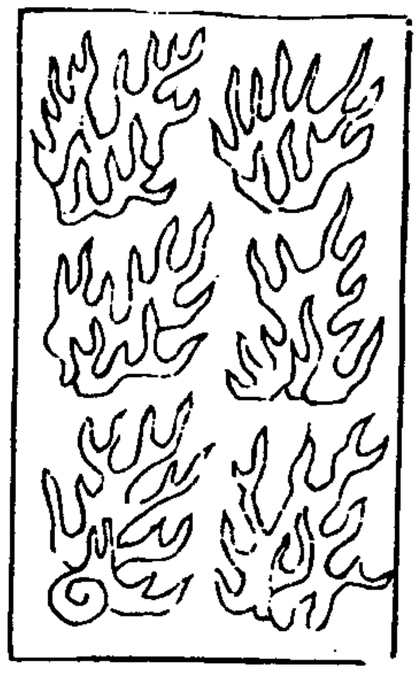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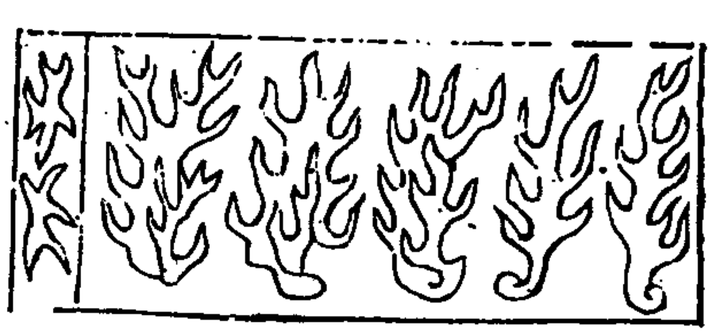


插版與城門爲重門其制用榆槐木廣狹準城門
漫以生牛皮裹以鐵葉兩傍使鐵環貫鐵索凡大
城門去門闔五尺立兩頰木木開池槽亦用鐵葉
裹之若寇至即以絞車自城樓上抽所貫鐵索下
插版于槽中外實以土防火攻內支以柱防傾折
一說不用插版則鑿門爲數十孔敵逼城門則出
矛戟以彊弩射之謂之鑿扇暗門更於兵出入便
處潛鑿城爲門外存尺餘勿透以備出兵襲敵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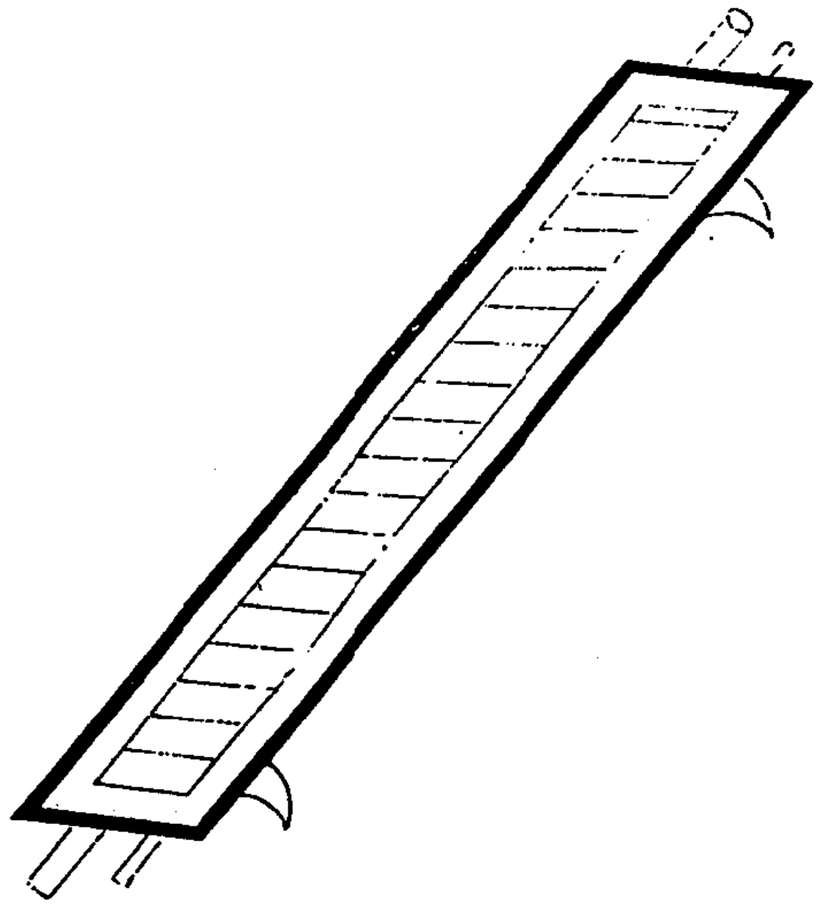
制高七尺濶六尺內施排沙柱上施橫木搭頭下
施門閂閘常伺敵開出奇兵以襲擊之仍於城上
多積巨石及虞敵人犯門即下石擊而斷之

陷馬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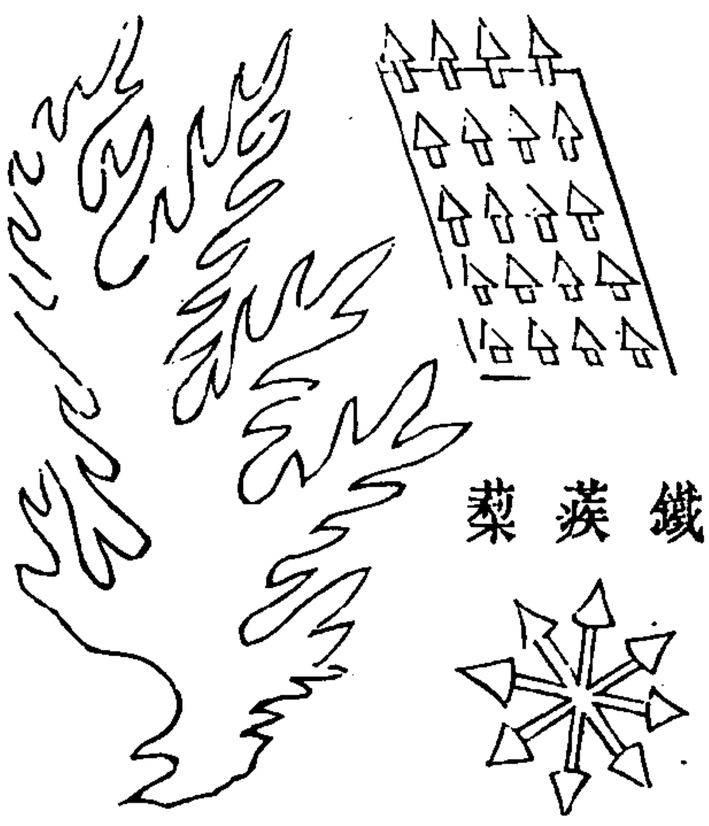
機橋



陷馬坑長五尺濶三尺深四尺坑中植鹿角槍竹簽二物皆削尖入火令堅其坑排如品字或解鎗爲之覆以無根草或土上種草苗務令敵人不覺凡敵來路及城門內外皆設之

機橋用一梁仍爲轉軸兩端施橫栝置溝壕上賊至即去栝人馬踐之則翻

地濫　鹿角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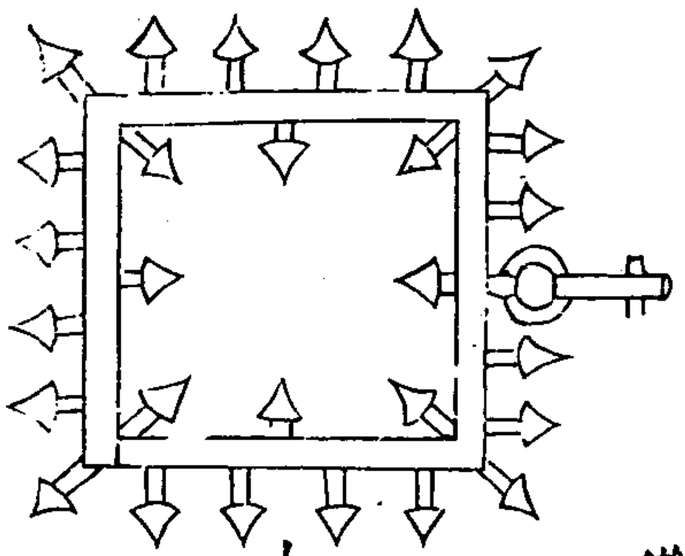


鐵蒺藜

地濫以逆鬚釘布版上版厚三寸長濶約二三寸鐵蒺藜亦以置賊來要路使人馬不得騁右所謂渠答也

鹿角木擇堅木如鹿角形者斷之長數尺埋入地深尺餘以傷馬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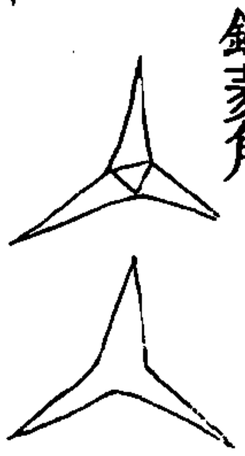
蹄　撠



木菱角



鐵菱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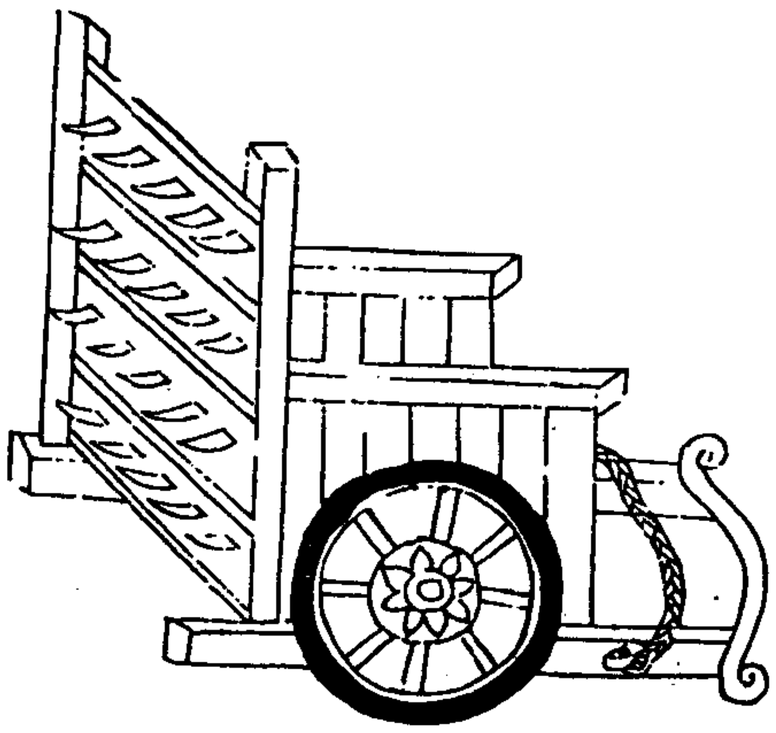


撚蹄闊四木爲方形徑七寸中橫施鐵逆鬚釘其上亦欄馬之具木蒺藜以三角重木爲之

鐵菱角如鐵蒺藜布水中刺人馬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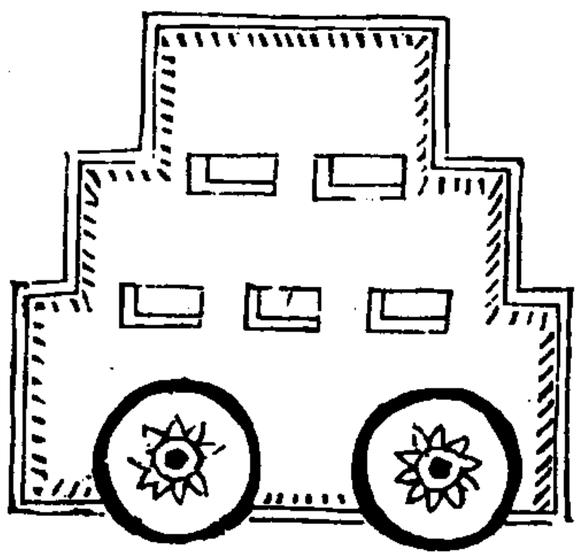
凡壕中遇天旱水淺則布鐵菱角於水中城外有溪陂可絕者亦布之大城外遍植鹿角木

塞門刀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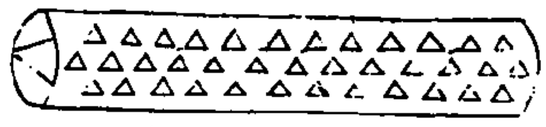
刀車以兩輪車自後出鎗刀密布之凡爲敵攻壞城門則以車塞之

木女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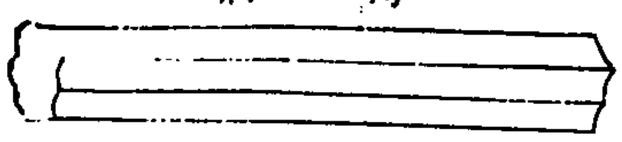
木女墻頭形制如女墻以版爲之高六尺濶五尺下施兩輪施拐木二條凡敵人攻城摧壞女墻則以此木女墻代之

檑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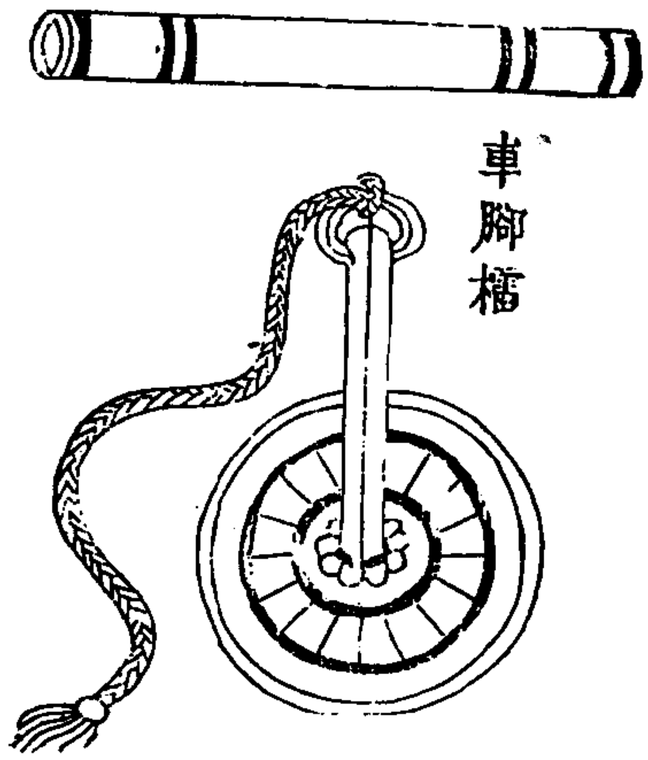
檑火夜

磚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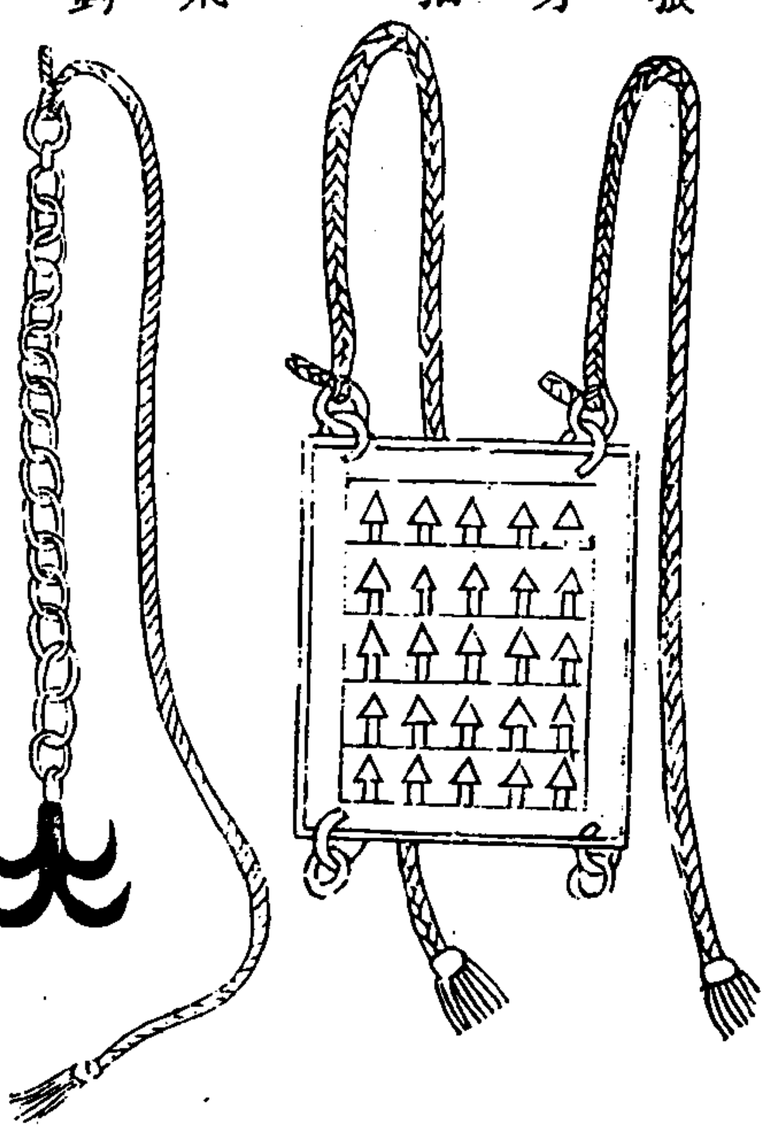


泥檑

車腳檑



狼牙拍　飛鈎



檑木以木體重者爲之長四尺徑五寸

夜火檑一名留客住用濕榆木長一丈許徑一尺周回施逆鬚出木五寸兩端安輪腳輪徑二尺以鐵索絞車放下復收並以擊攻城蟻附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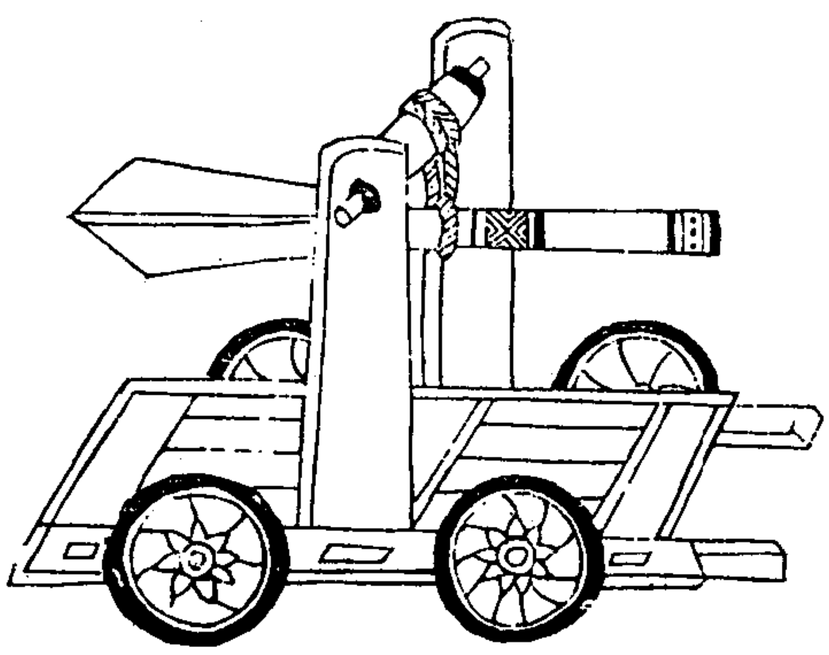
磚檑如檑形燒磚爲之長三尺五寸徑六寸泥檑用緊慢土調泥入猪鬃毛馬尾毛鬣三十斤搥熟捍成長二三尺徑五寸

車腳檑以編繫獨輪以絞車放下復收

狼牙拍用榆木爲箕長五尺闊四尺五寸厚三寸以狼牙鐵釘二千二百個皆長五寸重六兩布釘於拍上出木三寸四面施一刃刀入木寸半前後各施二鉄環貫以麻繩鉤於城上敵人蟻附登城則使人掣起下而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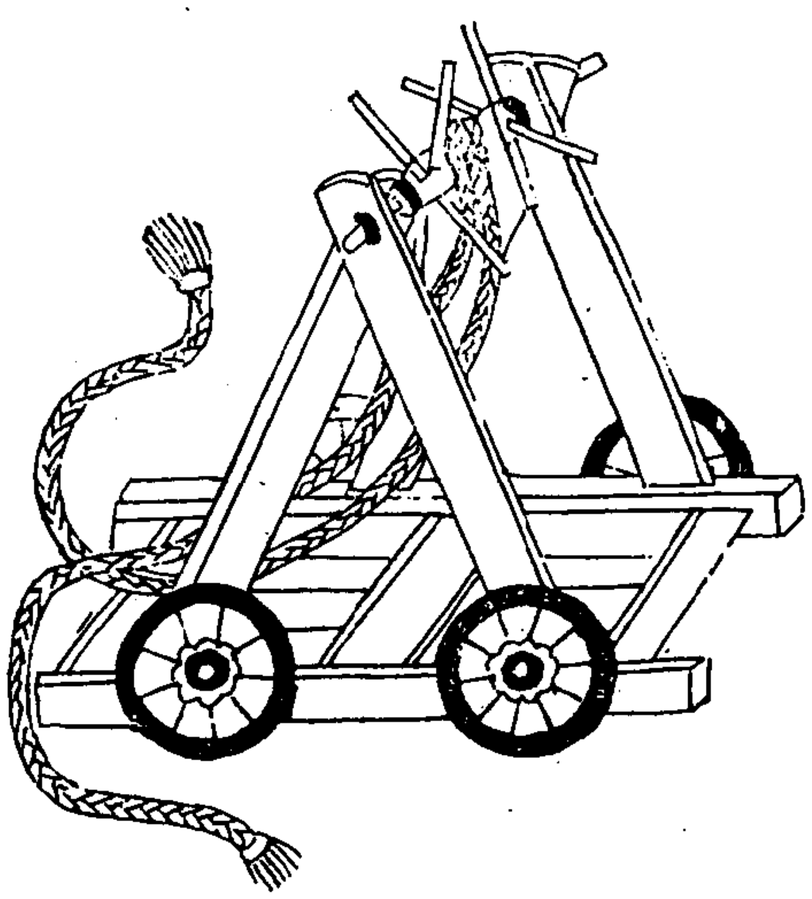
飛鈎一名鉄鴟脚鈎鋒長利四出而曲貫鉄索以麻繩續之北敵人被重甲頭有盔笠又畏矢石不得仰視候其聚處則擲鈎於稠人中急牽挽之每鈎可取三兩人

撞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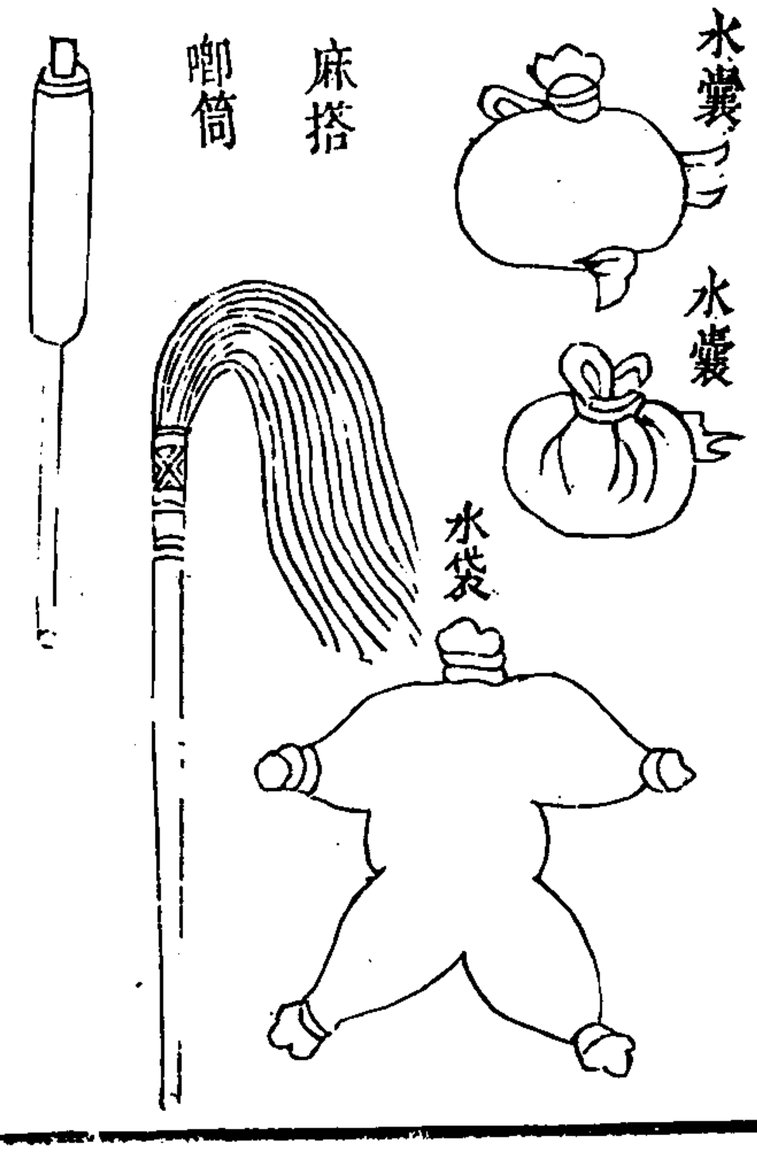


撞車上設撞木制如榷油柴法以鉄葉裹其首逐便移徙伺飛梯臨城則撞之

絞車



絞車用大木爲床前建二叉手柱上爲絞車下施四車輪皆極壯大力可二千斤先飛梯木幔逼城使善用搭索者遙拋鈎索掛及梯幔併力挽令近前即以長竿舉大索鈎及而絞之入城如絞木驢待其逼城且擲大木檑石擊之次下小石勿絕使木驢內驚懼人不敢出則使二壯士舉皮屋中自城上設轆轤繫鉄索縋至木驢上二人俱出引絞車鈎索掛搭木驢畢復拽上即速絞取入城皮屋以鐵捲爲質生牛革裹之閉出入竅可容一卒二卅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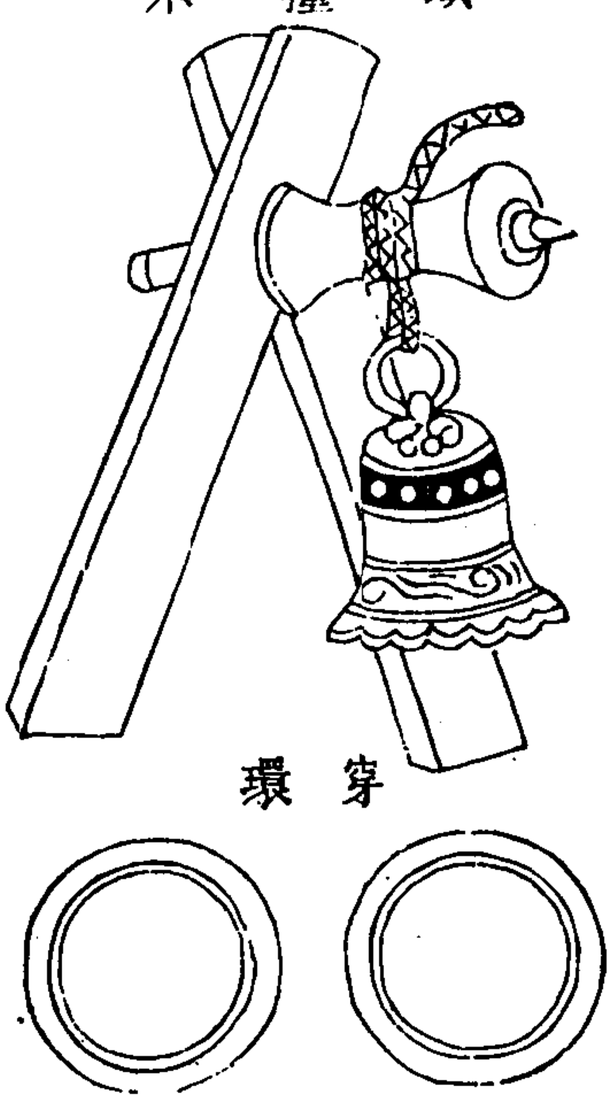


水袋以馬牛雜畜皮渾脫爲袋貯水三四石以大竹一丈去節縛於袋口若火焚樓棚則以壯士三五人持袋口向火蹙水注之每門置兩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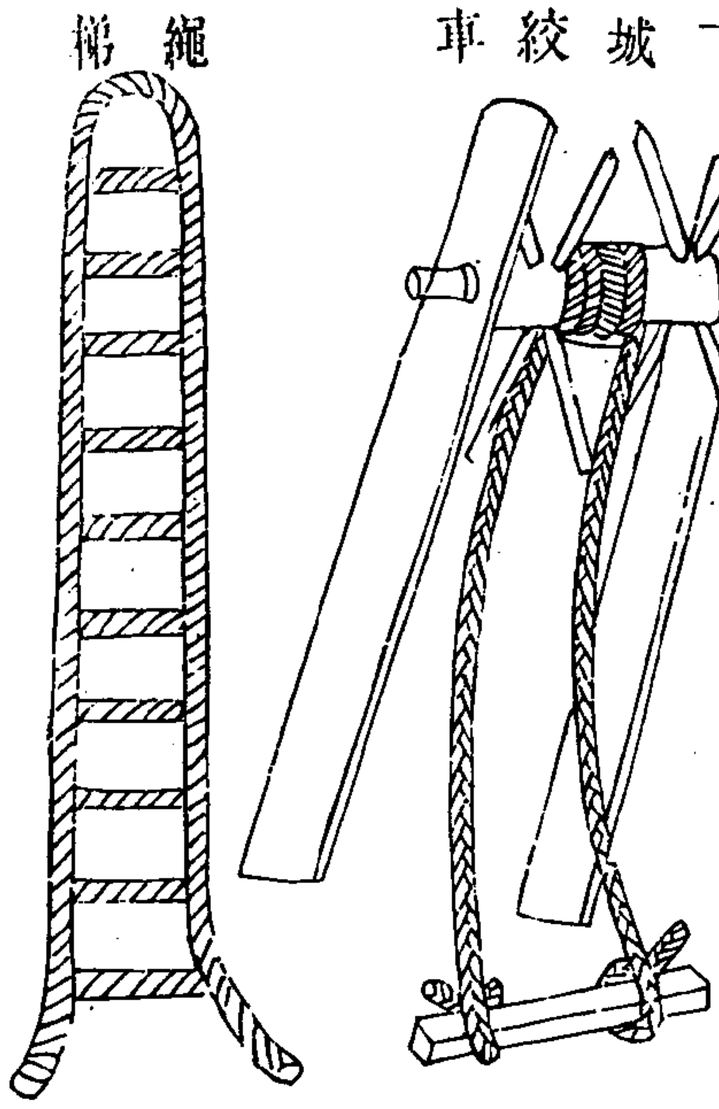
水囊以牛胞盛水敵若積薪於城下順風發火則以囊擲火中古軍法作油囊亦便

麻搭以八尺桿繫散麻二斤黏泥漿皆可蹙火

喇筒用長竹下開竅以絮裹木桿自竅喇水



鐵撞木木身鐵首其首六鐵鋒鋒大三指長尺餘鋒尖爲逆鬚其窠貫鐵索凡木驢逼城即自城上以轆轤絞鐵撞下而斷之皮革皆壞乃下燕尾炬燒之燕尾炬用柴二束交縛一頭令叉開如燕尾形灌以油燒炬大於木驢之上使不可脫穿環鍛鉄或屈堅肥木爲大環以索繫之則用撞車及城則舉環穿掛車上併力挽繩隨以弓弩兩傍射之其車必翻射仍勿止車下人多不被甲當遁走急絕健卒擲薪芻以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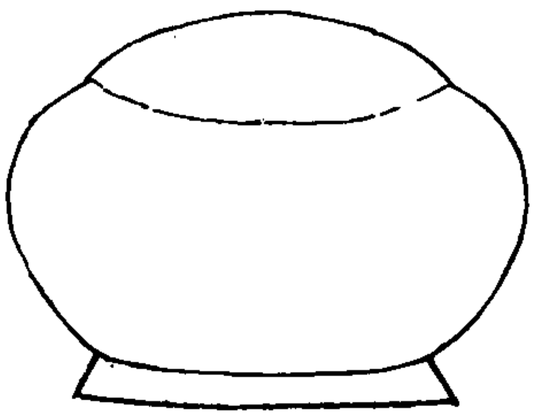


下城絞車

繩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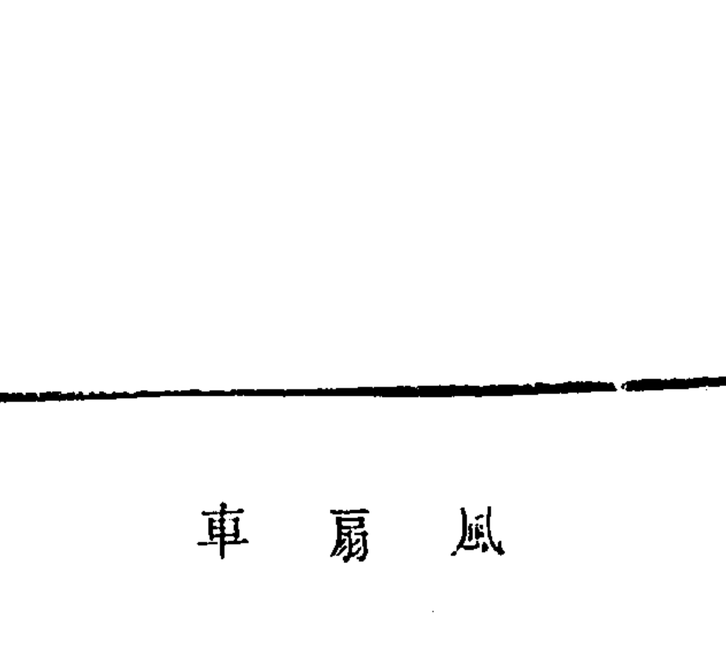
絞車立兩頰木橫施轉軸施十字絞木垂兩繩下貫踏版乘之上下

繩梯以巨繩繫橫桄爲軟梯凡登高則用之



甕　　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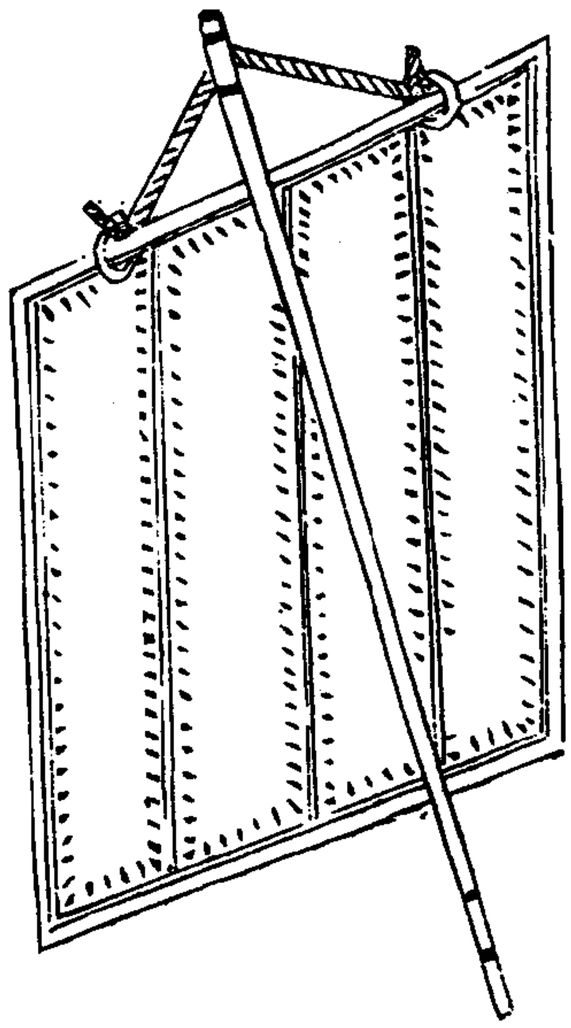
風扇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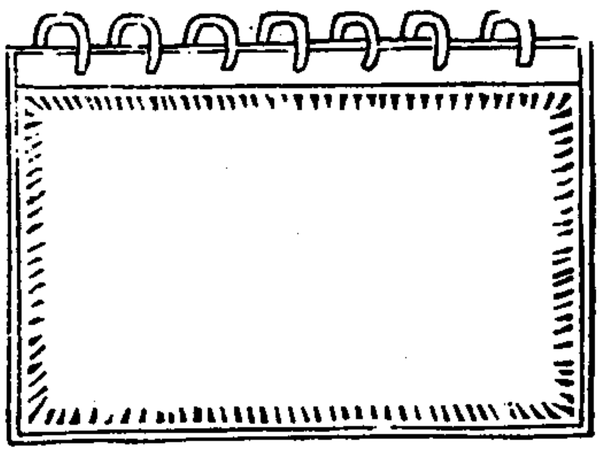
甕聽用七石甕覆於地道中擇耳聰人坐聽于甕下以防城中鑿地道迎我若賊開地道迎我則急以霹靂火毬（具火器門）藥烟毬（具火器門）熏灼之其樺燭鐵燈籠木燈籠皆川地道中點照

風扇車二柱二枕高闊約地道能容上施轉軸軸四面施方扇儿地道中遇敵人用扇颺石灰簸火毬煙以害敵人

布幔



皮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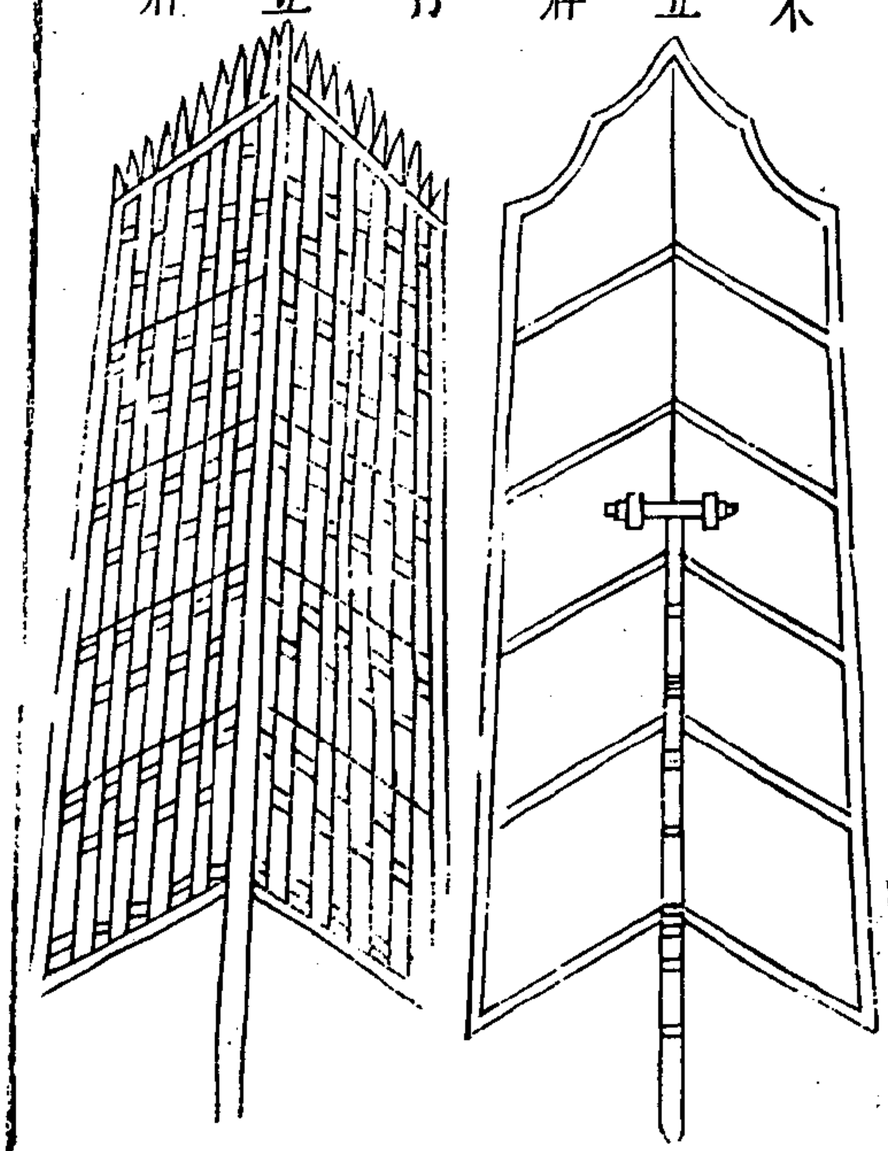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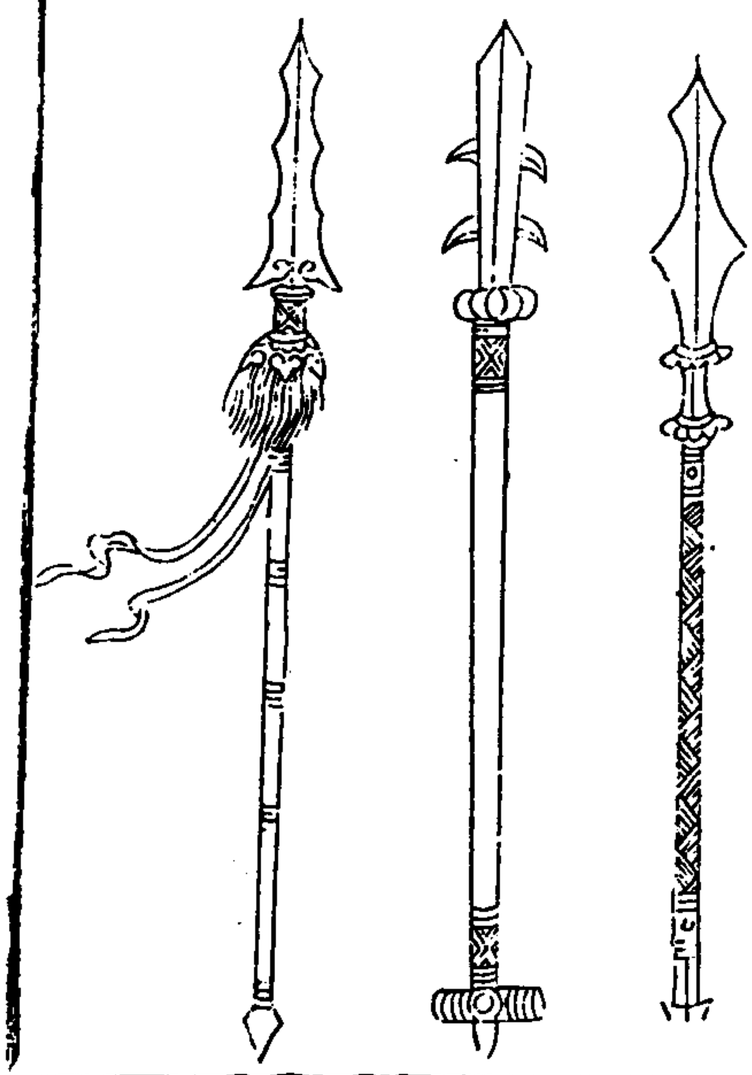
布幔複布爲幕度矢石來處以弱竿張掛去城七尺居女墻之外以折矢石勢結罳繩爲網加布幔張掛亦可護女牆樓櫓

皮簾以水牛皮爲之濶一丈長八尺橫級皮耳七個凡城上有關遮蔽則張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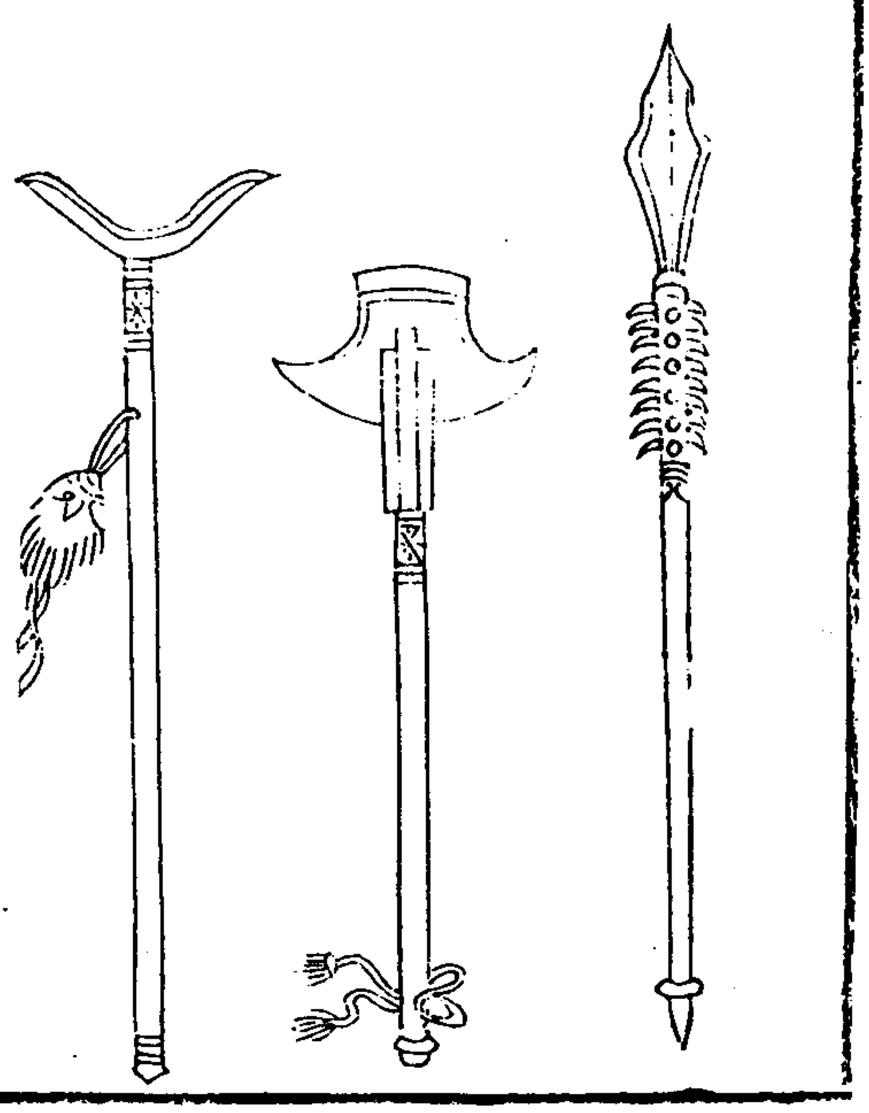
木立牌高五尺濶三尺背橫施橛筆力反連轉關拐子長三尺

竹立牌取厚竹條闊五分長五尺者用生牛皮條編成上銳下方餘如木牌之制一法用生牛皮穿空以厚竹編之尤堅背楯之類也可以巡城及敵棚上以防火砲火箭之類瓦牌製重厚于戰盾





鉤竿　到子斧　叉竿



拐突鎗桿長二丈五尺上施四稜麥穗鐵刃連袴長一尺下有四逆鬚長二尺後有拐

抓鎗長二丈四尺上施鐵刃長一尺下有四逆鬚連袴長二丈五尺刃連袴長二尺後有拐長一尺後有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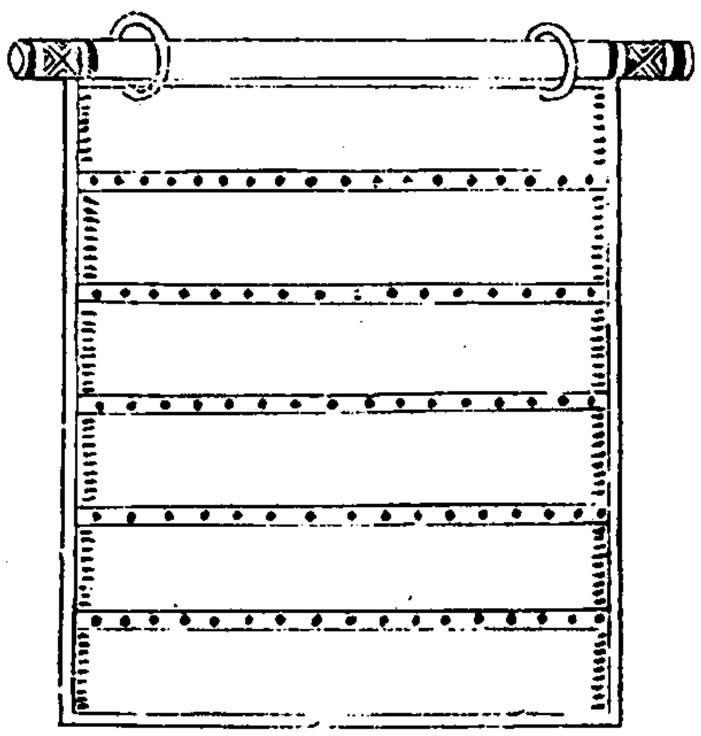
拐刃鎗桿長二丈五尺刃連袴長二尺後有拐長六寸

鉤竿如鎗兩傍加曲刃竿首三尺裹以鐵葉施鐵刺如鷄距

到子斧直柄橫刃刃長四寸厚四寸五分闊七寸柄長三尺五寸柄施四刃長四寸並用如敵樓戰棚踏空版下鉤刺攻城人及斫攀城人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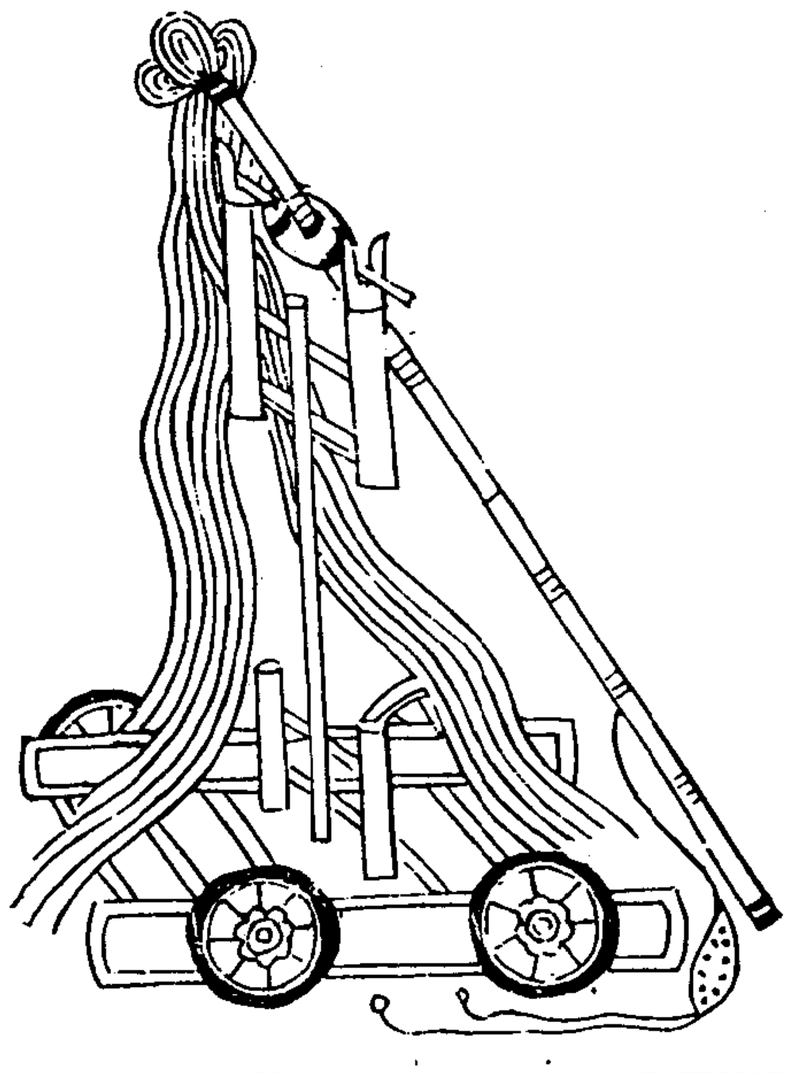
叉竿長二丈兩歧用叉以叉飛梯及登城

土色毡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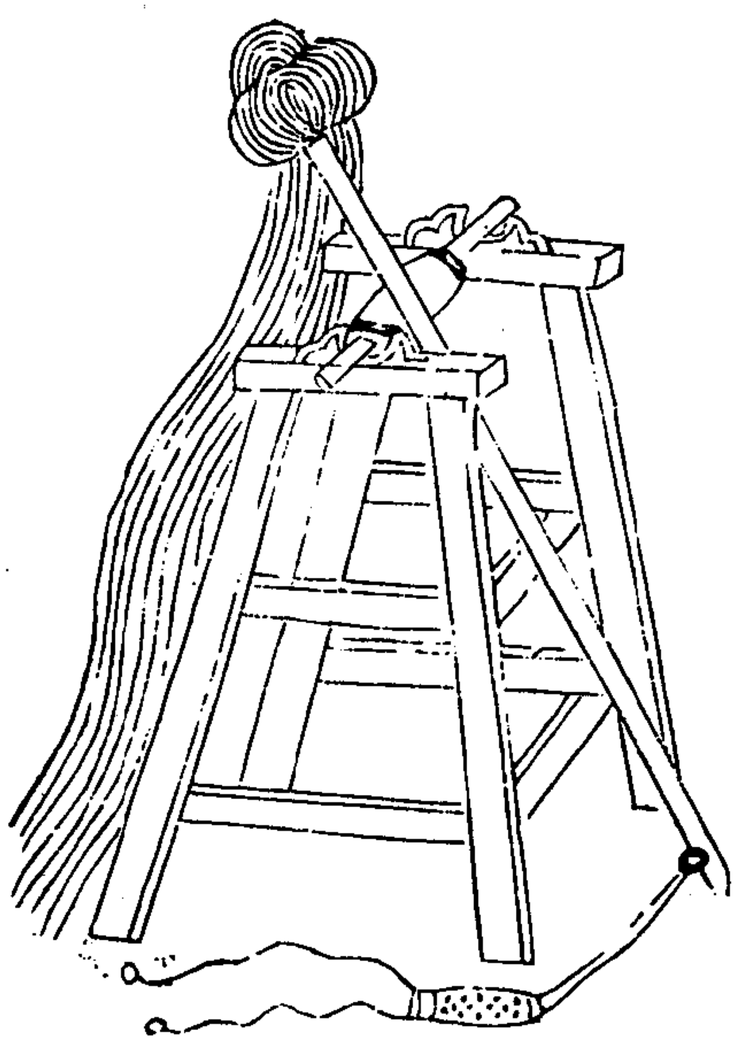
毡簾側爲土色凡地道兩傍皆橫鑿洞穴可容十
人執短刀藏穴中外垂簾爲蔽與土色無別若敵
人攻奪地道則出兵捍之

砲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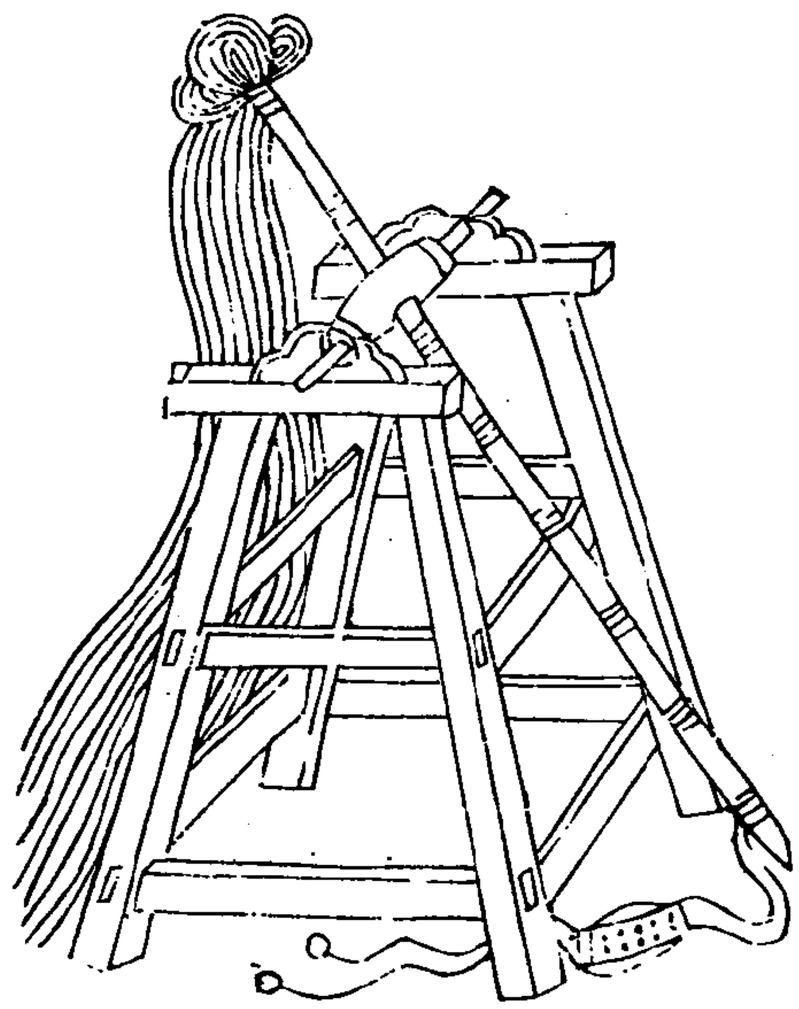
砲車大木爲床下施四輪上建獨竿首施羅匡木
上置砲梢高下約城爲準推徙往來以逐便利其
施放及用物一準常砲法

單梢砲



單梢砲川前後腳柱四前長一丈八尺上出山口六尺五寸上扇梳四長八尺五寸除仰面一丈上會梳一長八尺五寸除仰斜面六尺五寸下扇梳一長一丈三尺除仰斜面四尺五寸下會梳一長一丈三尺除仰尺除仰斜鹿角四夾軸兩端長一尺一寸闊留九尺五寸厚三分軸一長七尺徑一尺罷頭木二長七尺徑一尺楔十六長一尺八寸闊四寸厚三分梢一長二丈五尺大徑四寸小徑二寸八分鴈頭一長二尺五寸闊七寸厚三分極竿二長二丈三尺大徑四寸小徑二寸鐵雙蝎尾一長一尺二寸重三斤鐵束二兩圍每個重七寸狼牙釘十八弦子二長二丈五尺十二子用麻一索四十長四丈用麻四斤及篙一長八寸闊六寸扎索六長五丈多條用麻二斤八兩拽五十步外石重二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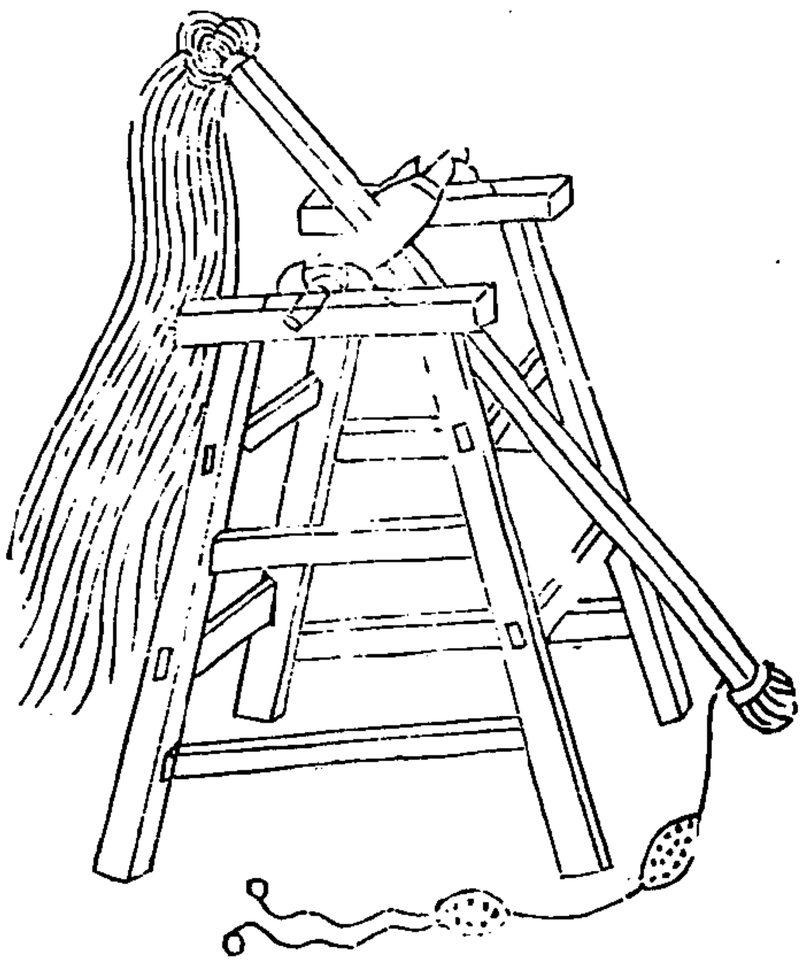
單梢砲



又單梢砲川腳柱四長一丈二寸徑一尺二寸飢斜三寸從葦葉頭至上扇梳五尺七寸上扇梳二長一丈徑一尺五寸下扇梳二長一丈五尺五寸闊六尺五寸下會梳一長一丈三尺大徑四寸小徑二寸五分鴈頭一長二尺五寸闊七寸厚三分罷頭木二長一丈五尺至此五尺九寸上會梳二長一丈三尺大徑四寸小徑二寸鐵雙蝎尾一長一尺二寸重三斤極竿一長一丈六尺除仰斜留一丈二尺軸一長一尺二寸作跟一圓三寸徑一寸長一尺鹿耳四夾軸兩端長一尺二寸闊五寸厚三寸梢一長二丈木二長八尺徑九寸楔二十五長八寸闊四寸厚三寸梢一長二丈五尺大徑四寸小徑一寸八分鴈頭一長二尺五寸闊七寸厚五寸鵝項一長五尺極竿一長二尺五寸徑六寸鐵蝎尾二長一尺二寸每個重七寸狼牙釘八弦子二長二寸二子用麻三斤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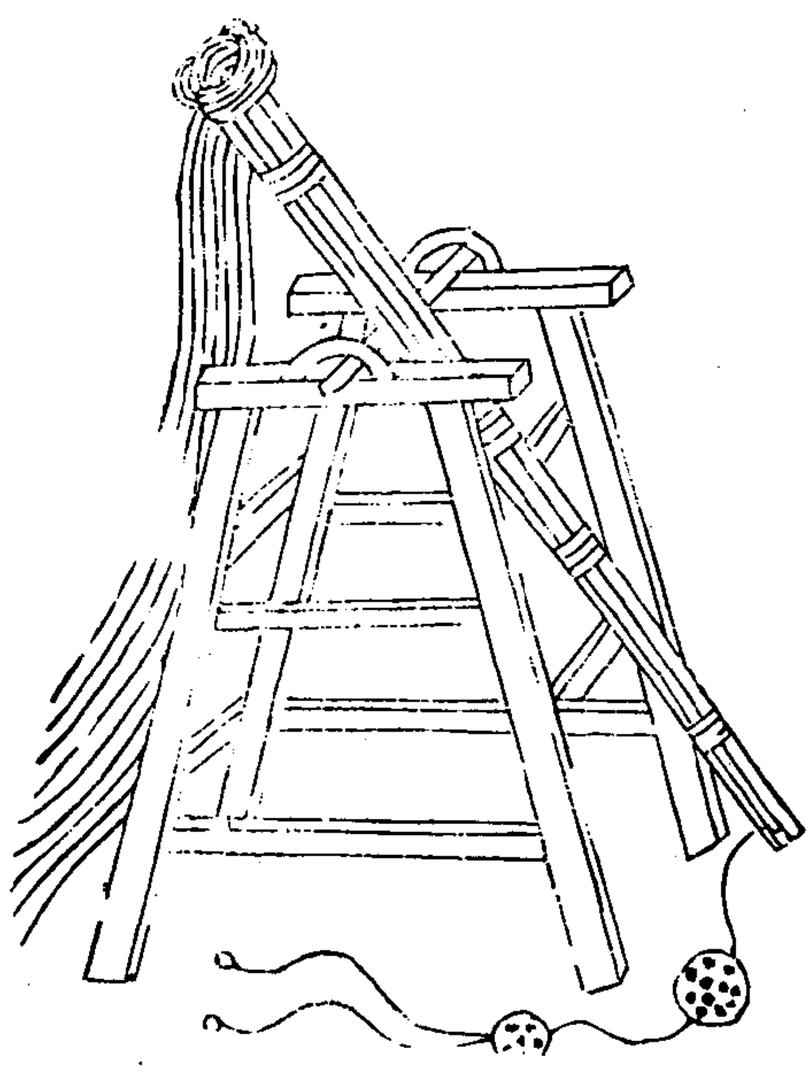
寫一長八寸闊四寸札索九長五丈每條用麻二斤八兩　拽索四十五長五丈每條用麻五斤　凡一砲四十人拽一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二斤守則設於城內四面以擊城外寇

雙梢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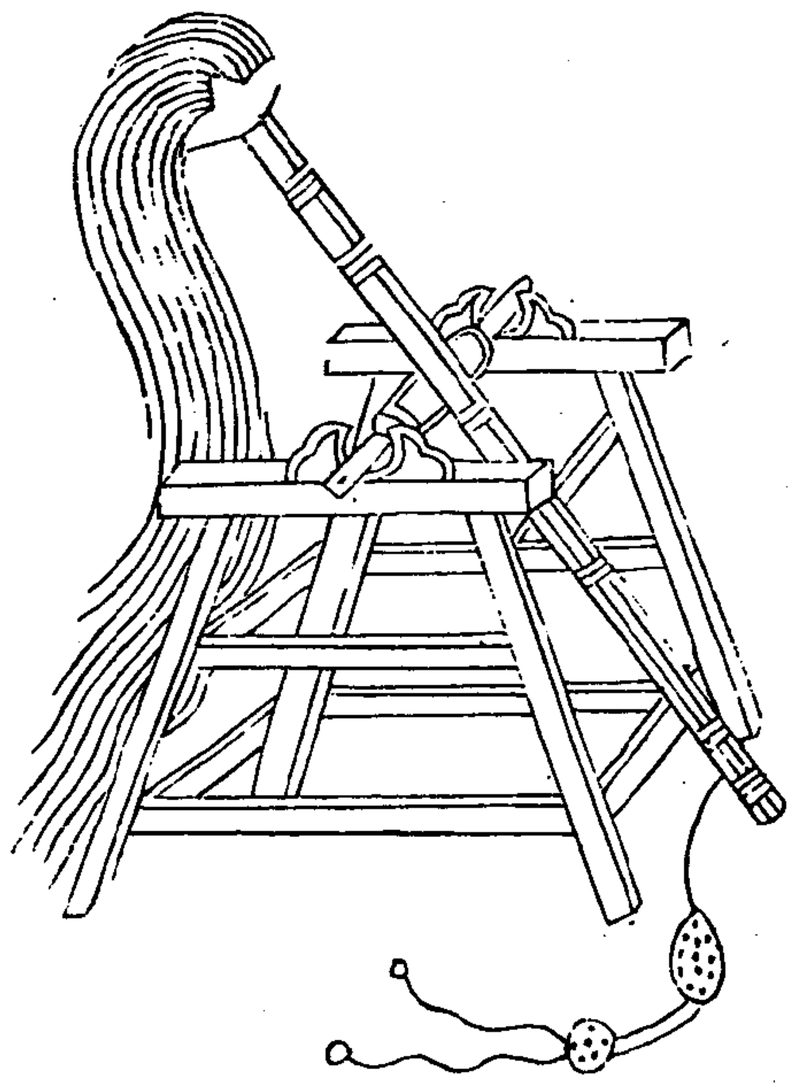
雙梢砲用腳柱四長二丈徑一尺二寸卻後腐要頭至上扇梳二尺七寸上扇梳二長一丈除卻斜下扇梳二長二丈五尺兩六尺五寸　下扇梳二長二丈除卻斜面一丈一尺自上扇梳至此一尺九寸　上會梳二長一丈除卻斜下會梳二尺五寸　留六尺五寸　梳二長一丈六尺除卻斜面五尺鑿孔二個四寸徑一寸鹿耳四夾軸端長二尺濶五寸厚三分　卷頭木二長八寸徑七寸　楔二十長一尺八寸濶五寸厚三分　楯二長二丈六尺大徑四寸　楯二寸小徑二寸八分　鴈頭木一長二尺五寸濶三分　鵝項一長五尺八寸厚二長一尺二寸每條重二斤半　板竿一長二丈四尺徑六寸　鐵蝎尾一尺二寸每條重七斤　鐵束四每个重七斤八寸濶六兩圍七寸　狼牙釘十六長二尺五寸每條重二斤半　皮窩一長二丈五尺每條用麻三斤　弦子二長二丈五尺每條十二子用麻三斤　拽索二十五長五丈每條用麻二斤半　拽索五十長一丈每條用麻五斤　凡一砲百人拽一人定放放八十步外石重二十五斤亦放火毬火鷄火鎗撒星石放及六十步外二砲守則於圍敵馬面及甕城內

五梢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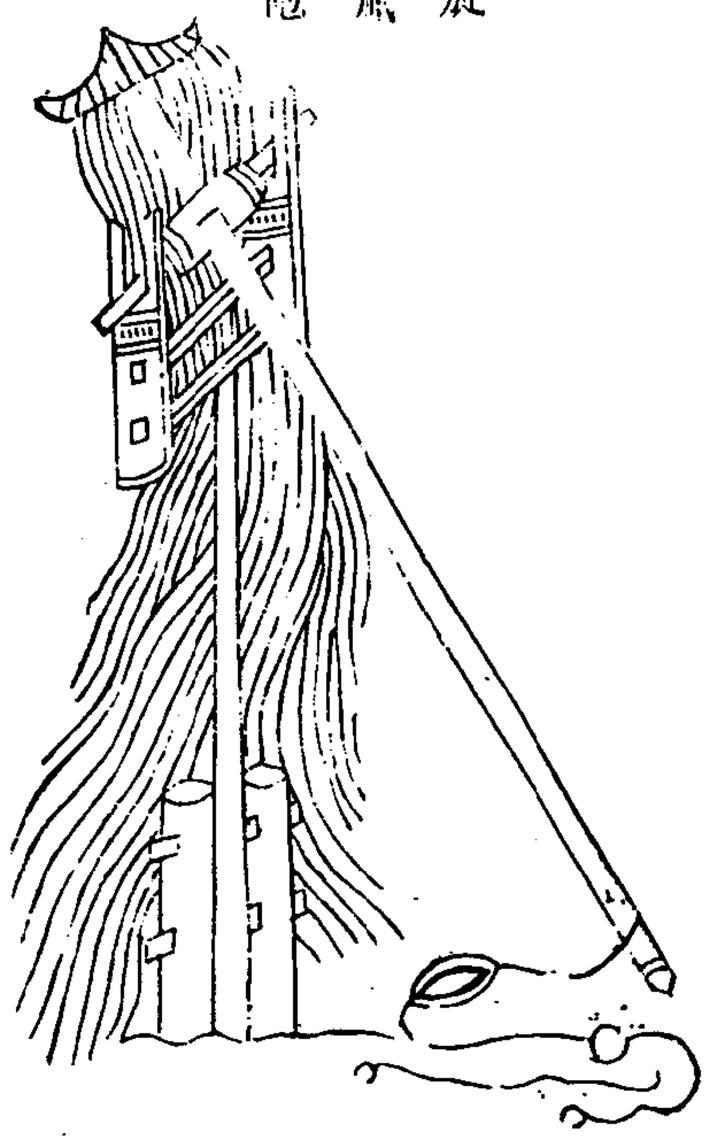
五梢砲用砲尺方一寸二尺徑一尺二寸仰斜三十度從簊栗頭至上扇桅二尺七寸上扇桅二長一丈二尺徑一尺仰斜留八尺下扇桅二長一丈二尺除仰斜留一丈四尺自上扇上會桅二長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一尺九寸下會桅二長一丈九尺除仰斜留一尺斜留一丈五尺除仰斜留九尺軸一長九尺除仰斜留六尺五寸徑一尺二寸鹿耳四夾軸長一尺九尺二寸闊五寸厚三寸羅頭木二長九尺用帥尺方一尺八寸闊四尺八寸楔二十長二丈五寸小徑二寸厚三寸梢三長二丈五尺大徑四寸厚四寸鴈頭一長四尺闊八寸鵝項一長五尺七寸極三皮窩二長一尺闊八寸扎索四十五長五丈大徑四寸小徑二寸八分鐵鴈尾二長一尺五寸每條重三斤八十長五丈每條重五斤共一砲百五十斤半攙放五十步外石重七八十斤二砲守具設於大城門左右擊攻城人頭車

七梢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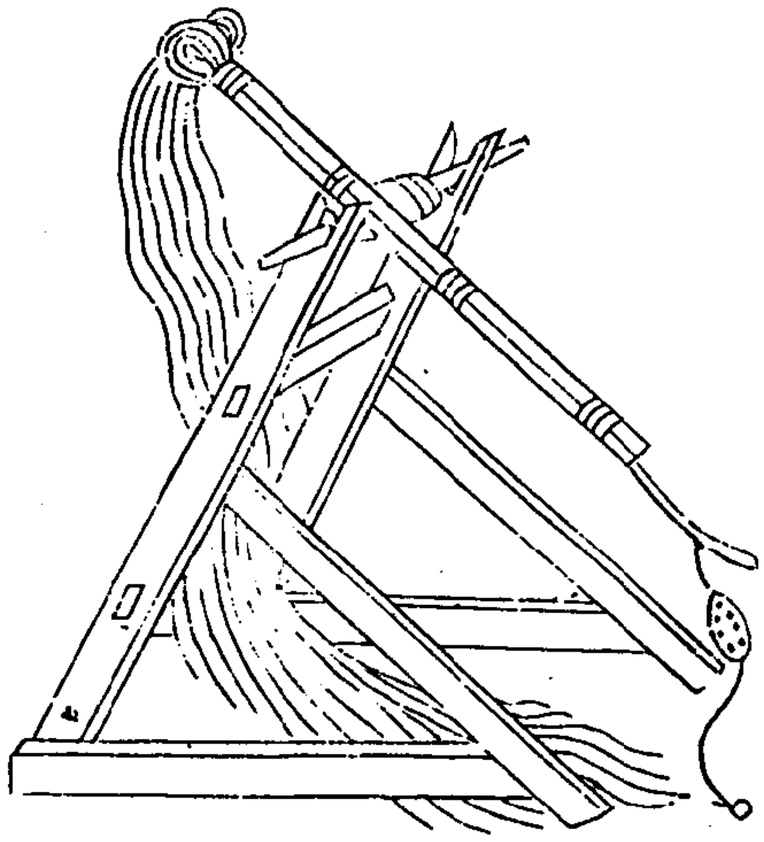
七枘砲用脚柱四長二丈一尺徑一尺二寸仰斜
七寸上扇枕二長一丈二尺除仰斜留八尺下扇枕二長一丈八尺
留一丈四尺下上扇枕至此一尺九寸上會枕二長一丈九尺除仰斜留九尺
會枕二長一丈九尺除仰斜留一丈五尺軸一長九尺除仰斜留六尺五寸徑一尺
二寸鹿耳四夾軸兩端長一尺二寸闊五寸厚三分碾頭木二長九尺五寸自方一尺用楔二十長一尺八寸闊五寸厚三寸楔四
韓尺取方四尺八寸楔二十長一尺八寸闊五寸厚三寸楔四
長一丈八尺大徑四寸小徑二寸八分鴨頭一長四尺闊八寸厚四寸鵝項一
長五尺大徑四寸小徑七寸八分鐵蝎尾二長一尺五寸
七寸板竿三寸小徑一尺五寸每條重八斤鐵束四每個重八斤狼牙釘十六弦子二
各長二丈八尺十條用麻三斤皮窩一長一尺二寸闊二尺扎索五十長
二子用麻三斤十尺毛條用麻二斤半搜索一百二十五長五丈每條用麻五斤凡一
砲二百五十人搜二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九
十一百斤

旋風砲



旋風砲用冲天柱一長一丈七尺徑九寸下埋五尺別造夾柱木二夾木
二長八尺五寸闊八寸厚二寸山日二各深六寸上下腰槃木二長四尺五寸闊
一尺厚軸一長四尺五寸徑八寸每個兩頭用鐵葉拘裹鐵仰月二每個重十
兩梢一長一丈八尺大徑四寸小徑二寸八分鴨頭一長一尺五寸闊七寸厚三
寸鐵蝎尾一長一尺二寸重一斤半鐵束二每個重七斤狼牙釘八弦子二長二丈三尺十二
子用麻二斤八兩皮窩一長八寸闊四寸如鞋底樣皮用八兩搜索四十長四丈每條用麻四斤扎索六長四丈每條用麻一斤半凡一砲五十人搜一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
三斤其柱須埋定即可發石守則施於城上戰棚

虎蹲砲



左右手砲敵近則用之砲竿一長八尺鵞尾一長四寸鐵環一皮窩一方二寸半繫于竿上用二人放石重半斤

虎蹲砲用前後腳柱四前長一丈八尺上出山口六寸裏以鐵葉後長一丈六尺下扇桄二長八尺五寸除仰斜面四尺五寸斜面四尺五寸除仰斜面四尺五寸下會桄二長一丈三尺除仰斜面九尺軸一長七尺卷頭木三長七尺徑一尺楔十六長一尺四寸厚三寸楯一長二丈五尺大徑四寸小徑二寸八分鵞頭木一長二尺五寸濶七寸厚三寸掇竿一長二丈三尺大徑四寸小徑二寸八分鐵雙蝎尾長一尺二寸重二斤鐵束二箍重七兩濶七寸狠牙釘十八紘子二長二丈五尺皮一斤八兩皮窩一長八寸濶六寸扎索六長五十尺每條用麻二斤八兩拽索四十長四丈每條用麻四斤凡一砲七十人拽一人定放五十步外石重十二斤

兵法曰守城者則深溝高壘堅壁利刃藏聲滅跡常令防城戰具敵棚樓櫓完壯以備應急並宜足備預知施設更在臨時取其利便出行軍須知

凡有曉星氣術數人悉收隸官府不得與他人竊語及禁論說惟異以惑眾者

凡號令一出主將并副將以下不得專異指揮餘依行軍約束條件

一用火筒火砲長鎗檑木手砲傷上城人

一多設備城穏簾笆鏟牌沙隔遮其矢石
一多置救火桶要隄防積薪燒城門樓櫓用
一當城門要路置轉關機橋木馬子陷馬坑鐵蒺藜
一多設照城燈籠防夜後有賊人鑿城於黑暗處乖
索求入城中放火亂軍
一用床子弩放火箭及火炮燒填壕柴草
一用火砲打距堙土山鵝車洞子
一城寨若在平川或側近有高原泉成流及有江河
須防決壅灌城之患令河東古太原城宋決汾水
而灌劉維元是也
一城上以綵旗詐爲颺使敵人仰望城上卽順風吹
颺糠粃石灰昧其眼目次用金斗猛火油灑之勁
弓硬弩射之以糞汚砲磚石打之卽退
一城上多備泥漿桶麻搭防敵人放猛火油箭火砲
一用大鈎燒紅垂城下賊人見之以手攀懸以損其
手
一繞城多置甕聽恐有人馬鑿城爲孔昔恩州用此
破之

一用旋風砲打堙濠人及團隊人馬
一垂火箱燒炙穴中劉城濠人及到天井殺劉地人
一繞城多設暗門突出勇騎人於其不意之處
一城中窄濶地多堆積磚石可拋擲城下敵人
一收城中糞汚用水調稀順風澆汚攻城敵水
一賊若於城外高山之上置起望樓窺我城中虛實
者如城中軍馬數少卽與居民牛馬盡與披掛衣
甲於街市擺列又使居民上城少壯者在前老弱
者在後俱要相接
一用婦人披掛搠立不可與少壯男子相雜恐生奸
邪可代正軍防守門戶往來巡城應急使用
一可於城外聚集民戶大軍及拆房斫大小竹木作
木柵週圍密下枯簽七星樁外開深溝起置吊橋
遇夜下鎖葵藜地柵板差人伏路城裏重門擊柝
鳴鈸卽更提鈴巡警以防奸宄城門當路安置轉
關機橋木馬子陷穿坑晝夜官軍守把四門盤詰
奸細
一城內無事日多穿井准備緩急要水用度及擔桶

井繩之類亦備

一城內多用泥草及濕毡搭蓋積聚柴薪令人宿護防賊火燒

右以上防城之法雖是廣設備禦晝夜當巧施謀策詳在主將觀其虛實臨機應變可以保全

南塘戚公繼光守城器具廠屋

一每垛口五箇立草廠一間下用板鋪勿使泥濕傷人上用苫蓋四面皆堪遮蔽風雨遇至樓鋪者即聽以樓鋪充之不必另立每廠竹竿一根長一丈旗等上以照城裏面此廠完同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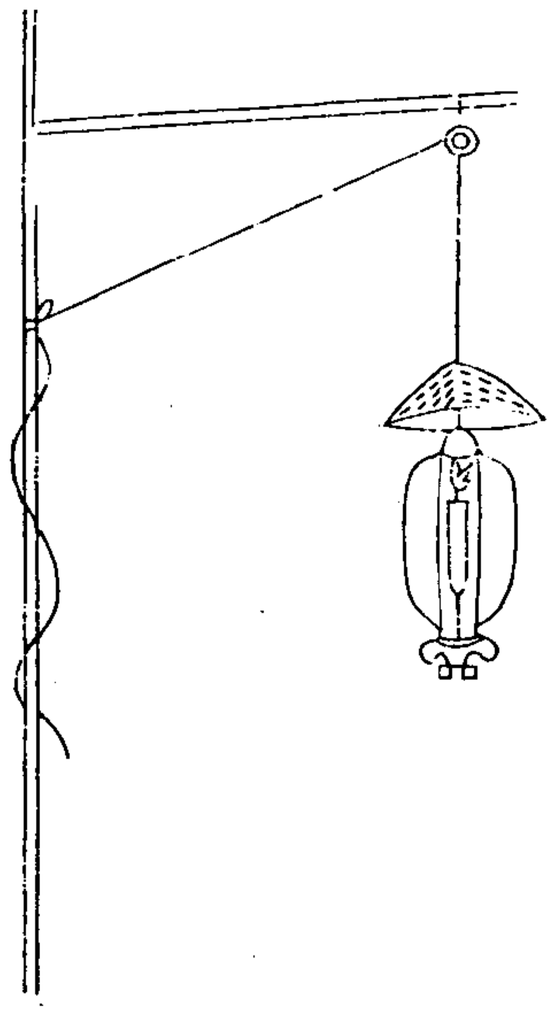
一每垛下要石子五六斤重以至一斤半重者高圓三尺一堆大圓石可五六十斤者五塊

一有鐵架燒松節者從便每一架准燈一盞

一每垛備竹木梆一箇每鋪百戶備大小鼓二面

一面但城內有鼓者皆許借用此待賊至方行賊去即聽交還打壞以守鋪軍糧扣陪新鼓無賊時不許指此誆騙如無借處即便預將守城紀錄老

燈式



小軍丁內扣粮速辦
一每鋪遇警種火一盆俱守鋪人丁備此臨守城日時備也
一每一廠大水缸箇箇貯清水此臨時備
一各色火器俱要預備齊整責令派到鋪邊垛口之人管列在鋪聽候不時之用此預撥在鋪
一各神兵照派過垛口所在每一架處搭高廠一箇將佛狼機等銃在其下遇警火草時時點候鉛子銃心裝蓋停當藥線裝收乾燥其一應木馬鉛子石子銃送等項件件完足聽不時查點如遇敵用之內補足過期軍法重處此預備點查各垛敵衝到臨近鋪內貯各候臨警取用

過敵退准從容五日之外補足如敵尚在限一時
一守城烏銃手每人藥一斤裝管五十三箇鉛子五十三箇火繩每根三丈此該點查臨警帶上城
一中軍帳看城外伏路及墩堠原定晝夜烟火旗砲起火號令但見前項有警號令掌印官即便將中軍高處晝則放火砲三箇扯起大白旗在城大小官軍旗舍舉監生員致仕人等盡照派過垛口即時各執器械厥旗上垛乘城照依號令
一夜則放砲三箇扯起雙燈籠一對在城前項人等
一照白晝事例上城遇夜中軍發擂樓鋪一齊發擂中軍打更遇夜鋪處打更一處斷絕更鼓依臨陣軍法連坐本管官旗
守城號令
一如夜有警但看城上中軍內晝則放火砲三箇扯起大旗各人照派信地垛口火速上城夜則聽中軍高處放大銃三箇扯燈二盞在城前項人等照派信地垛口上城凡上城時即將器械捕于筒內垛長將旗捕于草廠邊照垛不拘一垛幾人俱向外立定如賊來遠則佛狼機近則鳥銃再近打石子等項難以預料如賊退或探賊未來晝如探賊歸巢其巢在十里之外看中軍高處放砲落旗每垛留一人城上看瞭餘俱下城休息聽中軍前令上城
一凡遇夜則五垛之人不拘逼有幾丁看中軍高處放砲舉雙燈逼上城照垛向外立聽中軍放砲落燈每一廠內之人先輪一垛者或二名或三名支

一更餘俱入廠安睡一更聽吹長喇叭轉更又一
梁者輪出敲梆守更守過者進廠同睡不許脫衣
如此五更五輪輪完天明若遇夜間忽聽中軍高
處砲響扯起雙燈是有賊來攻城各廠內不該支
更人丁盡數起出向梁口備戰一處有賊擂鼓敲
鑼滿城舖俱擂鼓敲鑼一舖鑼鼓止挨舖通止如
賊已退候中軍高處放砲落燈各丁又俱進廠睡
輪該之梁照舊執更

一各丁雖不令俱在梁下立到天明所以休息人力
務使精神有餘免致每夜到四更人倦失更被賊
掩襲但又不許一人因而乘機私歸家內安睡既
許在廠內輪睡又不許說話依舊說的困倦了及
至輪該執更却值渴睡本犯細打同廠連坐

守城軍法

一凡一廠內一人不至或夜歸私家連坐梁長各打
二十棍本犯軍法示眾梁長割耳同梁同廠連坐遇賊攻打城池
之時而不到者本犯軍法示眾梁長割耳同梁同
廠細打

一凡旗廠器械矢石火銃鑼鼓之類一件不完者本
犯細打坐連同梁同廠五梁以上本官旗細打衛
城五舖以上所城二舖以上掌印官及分管官細
打臨賊攻城之時以致缺少及放火器不如法者
本犯軍法示眾照前連坐者皆割耳

一回頭者割耳
一擅行動者割耳
一見賊大言喧嘩者或被傷高叫驚走者遵照臨陣
退縮軍法示眾

一夜驚者治其所由同廠同梁本管官旗連坐
一中軍高處接應在外并墩堠號令遲悞者掌印官
重治瞭堠司號之人軍法示眾
一在外伏路墩堠悞事致賊猝至者究其伏路官軍
以法
一各舖內遇守城時或致種火斷滅與凡傳敲鑼鼓
或起或止不明俱罪該管百戶如一百戶而兼數
甲不得分身者罪其旗甲百戶從輕發落



應備什物

一各城內建立中軍號令

一先於本城高處可以四面瞭視之地立桅竿一根粗徑一尺長五丈上用棕繩一條粗大耐久者大白布十二幅旗一面即於旗竿下或就樓舖或另立房屋一所預備燈籠四盞亮好油燭一百二十枝大將軍砲一箇碗口響砲四口即以原派管神兵守之其隨銃應該木馬火藥火繩送子等件俱照神兵頭行備足仍撥好軍十名專管火一盆日夜分班四瞭城外陸路號火銃砲撥吹鼓手一副八名專執此處號令不拘何事不許差扯

號令

凡平時無警之日昧早天明吹打一通守城人上城

每晚吹打一通守城人上城

凡遇有警每夜日入山不見但放大砲三口扯起雙燈城內人丁聞砲看燈即便上城守夜俟定更砲響起更時雙燈放落各處支更守城人照守城頂下條約施行所撥十人分更向四面瞭看城外伏路人動靜

凡伏路人在於城外不拘晝夜但放起火三枝砲響三箇是有賊來偷城中軍瞭見如是白晝則放砲三口扯起大旗城內人丁盡數火速上城守禦一照守城號令條約賊去落旗人丁休息若夜間瞭見城外不拘何面伏路人放起火砲響則扯起雙燈二盞放大砲三口廠內人丁盡數出向瞭口以備攻打賊退後落燈各人丁仍還廠內休息

軍法

凡伏路人已舉火號而中軍接應遲延毫刻或砲聲不致大響以致在厥之人聽聞不明及燈籠不亮者致賊突到城下攻城登雉掌號鼓手瞭望人役以軍法示衆決不貸生掌印官細打一百制耳

凡平時各應備器具什物不完者應備之人軍法施行掌印官連坐

伏路

一發人伏路凡風汛時日每城陸路官將伏路人役照城外要口四面共有幾處每處撥三人每人管

二更俱於每日午時赴陸路官處領起火六枝手銃四口各照派過信地方向出城離三二里之遠守伏每至次日午時有人交代方許回家若遇有賊在近每路每方加撥五名每人止執一更

備用

一每陸路軍每一名自辦三眼手銃一把好起火六枝火繩隨時辦用每人燈籠一盞小黃旗一面兩具一副

發伏路號令

一凡白晝遇有賊至即放手銃三箇起火三枝揩展黃旗馳回中軍高處照給過號令接應城內人丁又照中軍號令上城守禦

一凡夜遇賊至伏路人先覺即放手銃三箇起火三枝一面奔告城下中軍高處瞭見照給過號令舉動廠內人乘城備戰

伏路軍法

一凡伏路人出伏遲期及備該隨身前項火藥不如法藥繩藥線濕落不堪兩具不整及在外之人不

候交代而輒回家者通以軍法細打一百制耳如有悞事軍法示衆陸路官連坐

一凡賊來伏路人在外不截要口哨伏偷藏人家屋廠園林之內睡熟悞事致賊突入城下攻城者伏路人俱比附臨陣退縮軍法示衆

附被圍出虎銃經

我師爲敵所圍可以力守者三外有援兵一可守也人士勁勇芻粟豐備二可守也城池完固民人富庶

三可守也可以決戰者三外無援兵一可戰也人勁馬壯甲兵堅利儲蓄不備二可戰也城池不完士民窮匱三可戰也守可以必守戰可以即戰何謂必守許洞曰盡我力焉援之不到俟敵困懈出奇以戰如武昌陽水上鼓躁而出如田單即墨火牛之類是也何謂即戰許洞曰既圍即戰謀未備也圍久則困一作焉被圍之師不可出者用二敵無故開圍一角者有伏也退圍數里者謀也示以老弱者誘也可以急備者二敵攻其西謹備其東一面皆敵示以閑暇者此必緩我而欲求僻陰將冲之

突也夫被圍者當以安其內而後反其外可也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輯器械說

王鳴鶴曰器械篇輯古今五兵之制自三代而上固已具備如周禮考工記所載即一器之小而造作之法審戰之精何嘗不委曲詳盡耶故知聖帝明王不能去兵兵也者所以衛中國而威四夷者也余枕藉干戈錚鋒鏑間榲擊談兵十餘年所法地有南北勢有夷險士有勇怯藉第令選練訓習之未嘗即有堅甲利刃無所用之此道又不可以不講也鼂錯言兵事三曰器用利猶必以得地形卒服習二者居其先意可知已方今島夷肆侮外藩爲墟我國家悉募調之兵航海而禦之地形之謂何服習之謂何而況器用之利鈍未可知也欲圖萬全而期必勝且未易以歲月計矣凡有閫外之寄者其毋弁髦余言哉

易繫辭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朱子曰睽乖然後威以服之

吳徵曰弧木弓也兵器不一弓矢所及者遠爲長兵反天下者示有徹備而使之畏也

邱文莊曰人君爲治所以威天下者武也而武之爲用以器爲威而其所以爲器不一也易之制器尙象而獨以弧矢之利何哉蓋男子生而有懸弧之義射者男子之所有事也防微威遠之具莫先焉且兵戎之器所及者不過丈尺之間惟弓矢則有百步之威鋒不待交而威已先至折其勢於未至挫其銳於尙遠兵戎之利誠莫有先之者也竊惟今日隊伍之制以長短兵相交特以爲威蓋我

法利於守而不利於戰可以戰中國而不可戰夷狄是何也短兵無長用長兵無短用故也愚以爲凡今日隊伍之法宜於科舉取士式每軍各執一器如士之專一經而各經皆兼習四書其錦刀之類乃其本經弓矢則其四書也孟子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力而能乃由巧所致巧者得於心而應之於手是蓋可學而能也學斯巧斯巧中一人學射教萬人則是合十人教百人百人教千人千人教萬人則是合十人十人教百人百人教千人千人教萬人則是合萬人在遠則用弓矢之利敵在近則用刀鎗之鋒國家有十萬善射之兵內可以制盜賊外可以制夷狄翦亂不作而國勢奠安矣

說卦離爲火爲甲胄爲戈兵

張載曰甲胄外堅所以象離之畫戈兵尙銳所以象離之性

蔡文莊曰天下之物無有不本於陰陽者甲胄戈兵莫不皆有所本焉蓋取諸睽陣之用然皆後攻人亦其序也

服於身惟惡人之傷已戈兵施於人誰惡已之不傷人共用雖有仁暴之殊而皆取象于離明之大也先儒謂離有甲胄戈兵之象而周官司馬之職列于夏官夏者離之時也

書禹貢荊州厥貢栝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

蔡沈曰栝本似楊而可爲弓幹箘者中矢鏃之用箘簵竹名楛木名皆可以爲矢

邱文莊曰魯語肅愼貢楛矢石砮肅愼氏之矢以楛木爲苛以石爲鏃也由是以觀則木亦可以爲苛不但竹也石亦可以爲鏃不但鏃也

說命曰惟甲胄起戎

朱子曰甲胄本所以禦戎而出謀不當則反足以起戎

蔡沈曰甲胄所以衛身也輕動則有起戎之憂

邱文莊曰五兵皆傷人之器也惟甲胄乃衛人之服焉惡可以傷人則是甲胄之用在人

費誓曰善穀乃甲胄敜乃干乃矛乃弓矢乃戈乃矛砺乃鋒刃無敢不弔

善的精至也穀縫完也敜紮也干楯也矛磨也砺磨也鋒刃無敢不善

孔穎達曰少康子杼作甲胄鎧鍪首鎧也經典皆言甲胄秦漢以來始有鎧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鑄鐵鑿字皆從金蓋用鐵爲之也穀言穿徹之甲繩有斷絕當使穀連穿治之補分如綴而小緊紛於楯以爲飭每弓百矢數備足五十矢爲束臨爲則用五十矢弓十矢干使其爲兵器皆須鍛礪有刃之兵非但戈矛其文互相通也

蔡沈曰甲胄所以衛身弓矢戈矛所以克敵先自儆而後攻人亦其序也

周禮天官玉府掌王之兵器凡王之獻兵器受而藏之

朱甲曰兵則兌之戈和之弓之類

內府掌受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謂諸侯所獻謂諸侯貢物）之兵器入焉

邱文莊曰此天官玉府院掌王之兵器內府又受良兵良器入焉則是兵器之府備于天官矣而秋官司兵亦曰掌戈盾之物而頒之蓋玉府內府所藏兵器之府也職金入金錫於藁人爲兵器之府也謂之爲者製作之謂也　夏官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鄭元曰甲金之鎧也

邱文莊曰先儒謂書之費誓言穀乃甲胄敵乃干

無敢不弔而後言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蓋甲胄與干所以自保弓矢與矛所以討敵先自保而後討敵故周官之序先司甲而後言兵也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祭祀授舞者兵大喪廞五兵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

吳徵曰五兵者戈戟矛夷矛也五盾者干櫓之屬有五等辨其物則其用各殊有宜辨其等則其制有長短小大也兵輸謂陳而輸兵器也用兵謂出給衛守也祭祀授兵授以朱干玉戚也廞五兵車之五兵即前之五兵也若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

呂祖謙曰古者藏兵於廟大夫家不藏甲凡用兵必取之廟歸而飲至以見不敢輕舉之意如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亦此意如鄭莊公將伐許授兵於大宮魯公治兵楚武王授師子之類此見春秋之尹共制而存

邱文莊曰薪其物者常利其器以待用也與其等者常類其聚以待授也

司戈盾（官名）掌戈盾之物而頒之

鄭元曰戈今之句子戟也

王昭禹曰掌戈盾之物而頒之謂祭祀軍旅會同之時頒之以給用也

邱文莊曰古者甸出革車一乘凡甲戈盾弓矢與夫旗物鼓鐸之屬悉備焉鄉遂之官以時簡兵器及有調發則各具之而行官府不與知也司兵司戈盾司弓矢所掌授兵器非授之民也授之民也授之鄉大夫從軍旅會同者也故司兵曰及其兵亦如之是

鄉大夫畢事則歸之也若民兵則自藏之民間耳

秦之銷鋒鏑元人禁漢人持弓矢其與周人藏兵於農意大不伴矣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服

朱申曰六弓謂王弓弧弓夾弓庾弓唐弓大弓也四弩謂夾庾唐大也八矢謂枉矢絜矢殺矢矰矢茀矢恒矢庳矢也法謂造此諸矢之式也名以命之物以色之守之則有人掌之則府出則頒之人則授之簿盛矢器也以獻皮爲之弓弩盛于陰氣將陽氣方和之時故仲秋獻之矢與簿盛于陰氣將堅之時故仲秋獻之

邱文莊曰先儒謂中春陽氣方和之時故獻弓弩中秋陰氣方堅之時故獻矢箙蓋曰時有弛法弊物有成理先王以道制器不違乎時之序物之理

與造化同其功也是以器之成也既
完且美而天下利用于是乎出矣
藁人掌受財於職金以殽其工弓六物爲三等箙四
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
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
賞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
鄭元曰箭幹謂之藁此官主弓弩箭矢故謂之藁
人
吳澂曰齎其工者給市財用之直也弓六物其斗
力強約分爲上下中三等人各有所宜弩四物矢
八物皆分三等盛矢之箙亦如之弓弩矢箙春作
而秋成故春獻其貯素及秋方獻其成書其工拙
之等降以制其享食之厚薄也乘其事謂計其事
之庶也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謂考之而善則上

其食尤善則又賞之其否反此
職文莊曰秋官職金入其金錫於爲兵器之府可
以問之弓弩矢箙皆造于官其費用之工本皆受
于職金不取于民也及其獻成則書其工拙等第
爲酒食以勞之而又試之試之而良則
上其乃入之于司弓矢以待頒
賜入之于善人以供王用也
秋官職金入其金錫於爲兵器之府掌受士之金罰
貨罰入於司兵
鄭元曰爲兵器者攻金之工六也入于司兵給治
兵及工直也
賈公彥曰入兵器之府言爲者攻金之工須造作
也
鄭文莊曰藁人掌受財於職金以殽其工此入其
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則入藁人也若夫受士之金

譯貨罰于司兵者所爲金罰者贖
者司圜所罰凡貨不出于國者悉其貨是也夫兵
器之作當屬於兵工而此屬於職金以殽其工弓弩
之人所當罰之金貨以爲製造兵器之用故也
司爵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辦其物皆有數量置而待
之入於司兵
鄭元曰任器貨賄請奎賊所用傷人兵器及盜盜
財物也入于司兵若今時被傷人所用兵器詣賊
賍加責設入官也
賈公彥曰入于司兵者其任器多是金及所盜財
貨雖非金及矛入司兵輸治兵及之用
鄭文莊曰此可見古者造兵器不取於民而取之
於盜賊之任器賍物後世舉而行之是亦寬民力
足兵用之一助也
考工記曰函人爲甲犀甲七屬謝上旅下旅
容人爲甲犀甲必先爲容謂上旅下旅相屬之類兕甲
兕皮六屬合甲五屬犀犀皮爲之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
年合則革裏內取其長合之甲壽三百年凡爲甲必先爲容謂
者之形容然後制裁皮制也權知其輕重其上腹以
與其下屬以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爲之圍謂圍之凡
甲鍛鍛革也不鞼謂至熟則不堅已敝謂革太熟則撓曲也凡察
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窓小孔也眡其裏欲其易敗
歲也眡其朕謂革制欲其直也藁衣革之欲其約也舉
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齒謂齒斷也眡其鑽空
而窓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眡其朕而直

則制善也橐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光耀也）也衣之無齡則變（隨人身之變利也）

邱文莊曰戎事以甲胄爲主古之言兵者多以甲胄爲先蓋甲所以衛身身必得其齊然後可以制人苟無甲焉則一身且無所包容矣故制甲者古謂之函人焉屬謂上葉下葉之中皆有札續之數一葉爲一札上古以革爲甲堅者其札長故其屬少革之次者其札短故其屬多此其所以有七屬六屬五屬之異也革堅者愚久而後敝物之久而敝如人久而死故甲亦以壽言先爲荅者徵製爲甲必因人之形長短小大而爲之容使其服之而相稱不過之而有餘無不及而不足也既因人之身而爲容然後以之制革則無贅廢之患上葉蹙以下爲裳也權以知其輕重使上下等而若一則無偏重之患以其長爲之圍徑橫欵周其身而已摯之言至也凡甲必鍛革爲之

不摯則鍛之不熟則革不堅不堅則易壞鍛之太熱則革過要而易曲也若夫察厭之際其鎖空以受繩縫小而不寬緩則其革堅實而難壞可知矣其革之裏和易而不敢薄則其材愚久而裂愈可知矣其革之制條直而不撓曲則其制作之善不于是而可知乎橐而藏則約束而易收舉而視之豐厚而寬大衣之于身則方正周全而無參錯不齊舉動而無不便則是甲也雖極天下之銛鋒利鏑皆莫能傷之矣孟子稱函人爲仁術窩以寓甲胄爲仁器也蓋五兵皆主于殺傷而甲胄爲主于救衛謂之爲仁不亦宜乎古人于一甲之製而詳悉周全如此其慎重于較練之際可知矣後世之則日趨簡便也金質重而易於澁繪若用革爲甲而多用銅鐵而少用革札蓋制之脈之誠如函人之詳且周焉則其革之堅固堅致銅鐵之重而易于綴裂豈不優哉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其聚巧者和之幹

者其勢在角角幹資筋以爲堅勁以射其中深三者得膠然後相合以爲和若夫察厭之際其鎖空以之在漆六材畢取以其時荷其質不美則不足相資以爲用故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也夫材美工巧不得天時則不可以爲良故弓有六材而治之各以其時也是故幹欲堅而正固故冬析之于幹堅之時而析之則其理和易也角欲柔而脆故春液之於角和之則其理柔脆而解緩故夏治之於筋欲散而解緩故夏治之之則其理不煩亂也膠漆絲三者欲其成就而統實故秋合之於成材之時而合之離而相合也冬至寒時膠堅約之檠中檠弓匡也以定其往來之體故體以完張之不復有流移也又於大寒氷堅時下於檠中析其漆澁後復納之則漆澁欲其不動故也其漆之澁已環則審定後不復鼓動也破弦於春候一事取材既各以其時而凡析幹液角合膠與筋用漆與絲又莫不各有

其法焉嗚呼古者天一器之小而委曲詳盡也如此豈其陰陽浮之于水以正其陰陽浮沈辨之也夾其陰陽以設其比位處不良高用無不效功無不成也歟況五兵之用用之以威天下者惟弧矢之利爲大上而天文戈戟及矛皆無其星而弧矢之象特懸于穹蒼之上易之繫器尚象五兵之中獨言弧矢也是兵莫大于弓矢也于前既言凡軍五大欲各執夫一器而皆兼夫弓矢蓋以人之始生必懸弧矢此男子生而所有事也有事之大者莫大于軍旅敵王之旅以衛國家委質之義盡忠之節誠莫大焉必有所事如此然後盡其爲男子之事也雖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凡事皆然況戰陣乃

國家安危人命死生所係者乎尤不可不利其器也　今制弓矢造自州縣然地勢燥濕異氣人力功拙異能官吏勤怠異心往往備物以塞責取之不以其時造之不得其法造完而進于內帑苟具其數不求其良積以歲月質損而體變一旦有事由以爲用多有不堪因而誤事也多矣當於農隙計其歲所造數倂其貝物料工費解官委有巧

計臣像專督製造仍於出產弓材之處倂其取材必以時擇材必以良而司工者又必依倣古法頓天之時隨物之性用人之能如此則弓無不良矣雖然人力有不齊弓矢亦不可一例而造必以斗石爲量用漆書其上自二石以下至于六斗凡數等仍行教閱將官于凡軍上皆較量其力之所勝著爲石斗之數散弓之日按名如其數給之如此則不徒費民財而弓矢比在彙中參分發之庶皆堪用矣

人力相稱所向無有不成功者矣

矢人爲矢鍭矢參分其長而三分之一弗矢　弗當作殺　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田矢五分其長而二分之一　兵田矢五分其長而三分之一　弗矢　弗當作殺　參分一在前二在後殺當作筈

矢七分其長而四在後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爲五　二在前三在後殺當作筈

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筈矢幹厚爲之羽深水之以辨

猶正其陰陽浮之于水以浮沈辨之也夾其陰陽以設其比位處夾之夾之使輕重均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及筈三分之一則雖有疾風亦弗亦之能憚矣及寸圍寸鋌謂箭之足入橐中者十之重三垸重名前弱則俛低也後弱則翔回也中弱則紆曲也中強則揚飛也羽豐則遲羽殺則趮旁捽也是故夾以揉夾矢而搖動也之以眡其鴻鴻即強也殺之稱也比相擇也筍榫也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撓揚其幹也搏謂圓也同搏欲重同搏欲其材之重　同重節欲疏同疏欲棄同疏欲其堅

吳澂曰鏃矢三分言參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筈矢筈當爲殺一在前謂箭簇中鐵莖居參分殺一之前也兵矢謂枉矢絜矢也此二矢亦可以田田矢謂矰矢二在前三在後鐵差短小也亦可以當爲筈三在前四在後鉄又差短小矣殺其一者謂矢簇長三尺殺其前一尺令趮鏃也殺其一者羽者六寸也筍讀爲簨謂矢幹也陰沈其陰陽者弓矢比在簨中旁夸弓比在上下設羽於四角參分其羽以設其及謂及二寸也倪以下言幹羽之病使矢行不正也

邱文莊曰古人之爲矢其慎重周密如此此所以射無不中也五兵之用弓矢爲長弓亘度雖其人巧力俱全而矢不能以命中記以矢人爲矢則可見古人之學無所不該而小物之不遺也如此此三代盛時文事武備後世皆所不能及也大抵矢之爲矢不用乎幹羽二者而已幹之強弱則欲適其中羽之豐殺則欲適其筍前弱則矢行而低後弱則矢行而蔽中弱則矢行

而閒中強則失行而起強弱之失中也弱大多則失重其行必失于緩弱大少則失輕其行必失于急此豐殺之失節也欲眡其豐殺之節宜以指夾矢而搖之以約其輕重欲眡其鴻殺之稱宜以指搖其幹而曲之以審其強弱其製失既有其量以無不中也

桃氏爲劒臘謂兩刃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

賈公彥曰臘爲兩刃兩面各有及也經脊中高兩面趨鍔鍔側鋒也莖在夾中者圍二寸半長五寸

鄭玄注曰程名劒者檢也所以防檢非常是蓋防身之器頭豜學之以爲一人之敵者也司劒之官而謂之桃氏劒所以禦暴除惡以桃之爲桃能翠除不祥故也

廬人爲廬器戈二刃柲六尺有六寸殳如柲八尺

鄭玄注曰柲柄也殳長尋八尺有四尺車戟三倍尋曰常倍尋者首之爲言兼也矛句兵常有四尺夷之爲言傷也矛三尋凡兵無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欲饑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

吳子曰兵無過三其身者人長八尺與尋齊進退之度三尋用兵之極也而無已者猶曰不絕止言其大長者也夫兵莫短于戈故攻國者用之莫長于矛故守國者用之大要欲便于人也

句刀即古人之矛遺製也惟我下其經營惟在于中國故其制兵亦惟以中國爲法然而承平之後中國無事故爲長于夷狄邊陲之地多險阻崎嶇而吾之隊伍不可以車施且吾器械長兵無短文武者講求其故加用弩與矛二器以爲兵用而仍于溝廣二蕃選其精于二器者盡遣赴官停其教習若夫殳之爲殳畧如今技所謂木棍者然宜依古制更備此一器以擊虜馬之足蓋亦不戚宋人用麻扎刀也考古之殳長丈二而無及觿者作八稜形蓋八稜也古人用于車上故宜長今用于步軍手執以擊馬足宜與人相稱古作八稜今宜于人手所執處爲圓形而於其半至末爲四稜或如鏡於稜中云

輈人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賈公彥曰弧旌者弧弓也旌旗上有弓所以張縿幅枉矢者就旌旗張縿弓上亦畫枉焉以象弧星也

邱文莊曰天文志云弧九星在狼下有四星曰天弧蓋氏所謂枉矢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是也或謂之兵矢絜矢象焉二者皆可結火以射敵考史陳球守零陵製爲飛矛者其形之大如矛頭今火箭若倣漢人飛矛之法而儀以今之火藥使之射遠而注行亦是聾敵之一具也

荀子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甲與冑帶劒嬴負（革同）担二日之糧

如淳曰上身一髀禪一脛繳一凡三屬

邱文莊曰漢自郡國至于京師皆有武備令郡國則有庫兵或置工官庫兵以備緩急官同至于產鐵之郡在京師則有武庫令掌于中郡兩天子又有若盧考工室以藏兵器又主作兵器弓弩之屬咸則傳金吾入武庫魏晉一遵其制蓋始于此也

漢高祖時初爲算賦註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

邱文莊曰此漢以後賦民治兵之始考史成帝建始元年立故河間王弟土郡庫令良爲王註謂北邊郡庫有令以掌兵器曰矣然地理志于南陽郡宛下註有工官錢官則不獨邊郡有武庫而內地亦有之矣

高祖時蕭何治未央宮立武庫以藏兵器

邱文莊曰漢志中尉屬官有武庫令則是時既立武庫以藏兵器而設令以司之屬之中尉其後光武置武庫令主兵器則以屬執金吾考工令主作兵器弓弩之屬咸則傳金吾入武庫魏晉一遵其制蓋始于此也

日官表中尉秦官武帝更名執金吾屬官有武庫令丞中尉屬官有武庫令少府屬官有若盧考工室令丞

邱文莊曰漢書註若盧以藏兵器考工室主作器械

哀帝時毋將隆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邊吏職在禦寇則武庫兵

林駉曰周之兵器在民漢之兵器在官周之在民以兵農爲一之時漢之在官以兵農已分之後

邱文莊曰漢自郡國至于京師皆有武備令郡國則有庫兵或置工官庫兵以備緩急官同至于產鐵之郡在京師則有武庫令掌于中郡兩天子又有若盧考工室以藏兵器又主作器械一以少府主之武庫則以太師農錢爲之也漢制財用有二供天子雜用以少府之錢若太師農錢非軍國之事不得用也兵甲之作以爲軍國之備故亦用太司農錢歟

龍錯言于文帝曰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匈奴之弓非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

邱文莊曰自昔談兵者皆以弩爲中國之長技故漢兵器以弩爲尚蓋弩有強弩積弩之名而其用人亦有材官蹶張之目平城之圍陳平請強弩傳兩矢外向夏侯嬰徐行弩皆引滿外向淮南之反

亦欲以強弩隔江而守卜試亦願與臨蕃習弩者
請行死之與夫弓弩持滿抱弩負蘭見于周亞夫
韓延壽之傳自古用弩以取勝見于史傳者不可
勝紀今世則惟用弓矢而所謂弩者隊伍之間不
復用矣意者有謂機火鎗之用以代之故不復習
歟觀此二者皆不可偏廢也虜惟用弓矢一事今
我既用弓矢又用火鎗而又復用古人之弩則是
虜之長兵一而我之長兵三以一制三虜騎欲來
衝突不待短兵接而我之三技已斃之于百步之
外矣

武帝時李廣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匈奴左賢王將四
萬騎圍廣廣爲圜陳外向胡急擊矢下如雨漢矢且
盡廣令持滿毋發而廣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
服虔曰黃肩弩也晉灼曰黃肩即黃間也大黃其大者也

登壇必究 卷三十九 器械 未

漢志有遠望連弩射法具十五篇
邱文莊曰右者弩之制有七一擘張弩二弧弓弩
三木單弩四大木單弩五竹竿弩六大竹竿弩七
伏遠弩擘張弩部兵所用弧弓弩騎兵所用木單
竹竿伏遠等其力益大所及漸遠今世官兵全不
用弩而四夷亦未聞有用者惟廣右猺獞用之然
其弩不可施于騎射古所謂擘張者歟矣穀子曰
夷牟製角弩馬上用之則是弧弓弩乃可用于騎
者今不得其製然　朝家萬一用之天下之大
安知其無人以意會而爲之者歟

李陵傳發連弩射單于

張晏曰三十
絫其一臂

諸葛亮傳亮性長于巧思損益連弩皆出其意

登壇必究 卷三十九 器械 北

二十強弩其射一人此非但可用之以弩而弓矢
之利亦宜依此用焉此即俗所謂攢射也宜申論
軍中習而攢射法臨陣之際遠中有疑勇出掠陣
者攢矢而射之蔑不中矣

陳球守零陵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遠射
千步
邱文莊曰此大木弓後世無有可依其法製之以
爲守城棄之具

明帝時北匈奴攻金浦城耿恭爲戊已校尉以毒藥
傳矢語匈奴曰漢室箭神其中創者必有異虜中矢
者視創皆沸大驚匈奴相謂曰漢兵神眞可畏也遂
解去

邱文莊曰今唐鄧山居者以毒藥漬矢以射獸應弦而倒謂之毛胡盧萬戶府取蒸所用毒藥傳矢蓋此類也閻又廣西猺獞所用弩矢皆傳以藥中人滿縷即死北唐鄧者尤毒宜取其方付邊城以爲毒箭是亦禦虜之一技也說者多謂西北地寒而藥性不行恐不可用然恭之金浦

唐初置軍器監後并入少監府開元初以軍器使爲監領弩甲二坊

邱文莊曰此唐人造軍器之所

府兵之法人具弓一矢二十刀一其介胄戎具皆藏于庫有所征行則給之番上宿衞者給弓矢橫刀而已

邱文莊曰此唐人府兵所執之器械也我　朝衞兵每一百戶幕百軍分爲二隊每隊銃手五名刀牌手十名弓箭手十五名鎗手二十名愚以爲今每隊之中短兵太多長兵太少宜如唐府兵之法每人皆具弓刀則長短兼用也

元宗時擇宿衞勇者爲番頭習弩射又有羽林矢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弛張縱矢三百步

邱文莊曰昔人謂弩者中國之勁兵四夷所畏服者也古有黃連百竹八牆雙弓之號校車擘張馬弩之差後世亦有參弓合蟬守射小黃皆其遺法蓋射堅及遠爭險守阨怒聲勁勢遒衝制突者非弩不克

馬燧爲河南節度使造甲必爲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便于進趨

邱文莊曰馬燧所造之甲可以爲後世之法則

宋太祖時馮義昇岳義方上火箭法試之賜束帛

真宗時馬軍都頭石歸宋進木羽弩箭以木爲鞞爲翎長尺餘入鎧甲則斡去而箭留半不可拔五年石

晉言能發火毬火箭

邱文莊曰古所謂火攻者因風縱火也而無有今世所謂火藥者宋太祖時始有火箭真宗時始有火毬之名然或假木箭以發未知是今之火藥否也今之火藥用硝石硫黃柳灰爲之硝之名見于

本草漢張仲景方論中已用爲劑則是漢時已有矣然閻隱居曰華子及宋圖經衍義等註未常言其可爲兵用也硫黃自舶上來唐以前海島諸夷未通中國則唐以前無此也自古中國所謂礮者機石也用機運石而飛之致遠爾近世以火藥實銅鐵器中亦謂之礮又謂之銃銃字韻書無之蓋俗字也其以銅爲之者俗謂之爆竹而有聲如竹爆然也今礮之銅川銅或鐵爲具如筒狀中實以藥而以石子實其口旁通一線用火發之其石子之所及者無問人物皆糜爛然摧用之攻與守也戰則資其聲以爲號令焉近有神機火鎗者用鐵爲矢鐵以大發之可至百步之外捷妙如神聲聞而矢即至矣永樂中平南交交人所製者尤巧命內臣如其法監造在內命大將總神機營在邊命內官監神機鎗益慎之也歷考史冊昔所不載不知託藥始於何時防於何人意者石晉唐以後始自西域與俗所謂烟火者同至中國歟　天祥國家錫以自古所無之兵器五兵

而加以一五行而用其三可以代矢石之施可以作鼓矛之號可以通斥堠之信一物而三用具焉嗚呼神矣哉自有此器以來中國所以得志于四夷者往往藉此然用久而人玩敵人習知其故或出其巧智以為之避就者亦不能無也蓋士卒執此銃而用之也人持一具臨時自實以藥一發之後倉卒無以繼之敵知其然凡臨戰陣必伏身俟我大發聲聞之後即衝突而來請自今以後凡大銃手必五人為伍就其中擇一人或二人心定而手捷目疾者專司持放其三四人者互為資藥番遞以進專俾一人司放或高或下或左或右應機遷就則發無不中者矣其視一發即退心志不定而高下無準者有間矣又宜用紙為炮其或後以混亂之使敵不知所避如此則其用不渝而無敵于天下矣

太宗時上部分諸將攻討李繼遷以方畧授諸將先閱兵崇政殿引陳著為攻擊之狀刺射之法且令多設強弩及賊布陳萬弩齊發賊無所施其抜矢纔一發賊皆散走凡十戰而抵其巢穴

邱文莊曰此前代用弩取勝效也

真宗時幸澶州王師成列李繼隆等伏勁弩分據要害周文質部下以連弩射殺撻覽

邱文莊曰宋澶淵之役所以退虜而成和者撻覽一矢之功也由是觀之則弩之為用其于守尤不可無焉嬴之守禦之萬弩張其機而駕以矢動輒發焉其視發銃必待點人弓矢必待開張其用為速矣

歐陽修言于仁宗曰諸路州軍分造器械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用般造又苦道途然而鐵刃不剛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悔何可及乎

邱文莊曰修此言切中官府造作之弊今世管工監造兵器者得無有近似之者乎宜嚴加戒飭庶不虛費民賊物料工力官僚而無益于用兵也

照寧中內副都知張若水進神臂弓初民李宏獻此弓其實弩也以檗為身檀為弰鐵鐙鎗頭銅為馬面牙麻解索札絲為弦弩身通長三尺一寸二分兩閃各長一尺一寸七分弛長四尺五寸八分弦長二尺五寸箭木羽長數寸時于玉津園校驗射二百四十餘步穿榆木沒半幹有司并箭奏御詔依式製造

大觀中吳擇仁奏神臂弓實乃天授以甚利之器徽宗御筆謂射遠攻堅所向無前可謂利器使敵人習

而能之非中國利令民間不得習製

邱文莊曰古弓弩之製其最善者漢稱大黃唐稱伏遠宋之神臂克敵其最也其製畧見于史謹錄于此使後世留心邊事者或因其名而得其遺法想像而造之以爲中國之長技是亦禦邊衛民之一助也

神宗時有臣僚上言曰方今外禦兩邊之患內虞盜賊之變而天下歲課弓弩甲冑之類入充武庫之積以千萬數乃無一堅好精利實可以爲武備者臣嘗觀諸州作院有兵匠之少而拘市人以備役所作之器但形質具而已矣武庫吏亦惟計其多寡之數藏

之未有責其實用者故所積雖多大抵敝惡爲政如此而欲抗威決勝外懾夷狄之強獷內沮姦宄之竊發未見其可私臣計其便莫若更制法度斂數州之作而聚以爲一處每監擇知工事之臣使專于其職且募天下之良工散爲匠師而朝廷內置工官以總制其事察其精窳而賞罰之則人人務勝不加責而皆精矣

邱文莊曰此王霽所上之疏其言雖爲宋神宗時發然今日亦可依此而行焉

熙寧時置軍器監凡產材州置都作院凡天下知軍器監利害者聽詣監陳迹于是利民獻器械法式者甚衆是歲又置內弓箭南庫而軍器監奏遣使以利器頒諸路作院爲式

邱文莊曰設官以造軍器是誠嚴武備之要我祖宗以來其事屬之工部凡兒軍器專設軍器局軍裝設計工局鞍轡設鞍轡局掌管時常整點若有闕少隨即行下木局計料委官監督定立工程如法造完進納　內帑過有關支奏聞支給其外藩府州縣呈稟成造具奏行下依式造完支給若各處有不堪者坐監造者以罪其所給邊軍器弓有二等曰二意角弓曰交枇弓槍有二等曰魚肚槍曰蘆葉槍刀之制有馬軍屬朝刀步軍腰刀將軍刀凡三等又有馬軍漆黑叉統子簡紅油團牌等器拔若夫甲冑則有水磨頭盔水磨鎖子護項頭盔

紅漆齊腰甲水磨齊腰鋼甲水磨柳葉鋼甲水銀摩掌長身甲併槍馬赤甲之類此皆　國初所造之制其後內兵仗局各以巧計加添新樣者又不止是考漢之史臣稱頌宣宗綜核名實至謂其技巧工匠咸精其能此雖有司之事然亦上慕朝廷之政蓋有是君則有是臣有是臣則有是政治之大者不徒有文事而亦有武功焉文事有一物之或遺則是其文之未明武功有一器之或廢則是其武之未備是故經武之有六籍也六籍未明則周是文之闕與五兵未具豈非武之失策乎漢宣帝于技巧工匠猶且留心凡此兵戎之器所以修武備立戰功以衛國家安生靈而保　國作于億萬年者哉

宋高祖紹興中詔有司造克敵弓弓乃韓世忠所獻者命毀前司閱習詔能貫甲踰三石弓施二十矢者

進秩一等帝謂宰執曰此弓最爲强勁雖破重甲亦須洞徹若得萬人習熟何可當也其後楊存中以爲克敵弓雖勁而士病驟張之難乃增損舊製造馬黃弩製度精密彼一矢未竟而此發三矢矣

馬文莊曰觀其所謂施二十矢及病驟張之難之語則克敵雖以弓名其弓弩也竊惟自古論兵者莫不以弩爲中國長技故備載之以貽後世

元西域人亦思馬因善造砲世祖時與阿老瓦丁同至京師從攻襄陽未下亦思馬因相地勢置砲于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人地七尺宋呂文煥遂以城降元人渡江宋兵陳于南岸擁舟師迎戰元人于北岸陳砲以擊之舟悉沉沒後每戰用之皆有功

邱文莊曰元人始造此砲以攻破襄陽世因目曰襄陽砲考唐史李光弼作砲飛巨石一發擊斃二十餘人疑即此砲蓋古原有此制流入西蕃亦思馬因而爲之也有自此砲用以攻城城無不破用以擊舟舟無不沉今民間多有知其制度者宜行天下俾民間有傳其式樣者許具其圖本赴官投獻給賞有私藏習制式樣給與邊將收藏非警急不許擅造亦猶朱徽宗禁民不許習製神臂弓然

國朝北軍器專設軍器局軍裝設針工局鞍轡局掌管時常整點若有缺少件數隨即行下本局算計物料委官監督定立工程如法造完差人進赴內府該庫收貯如遇軍職衙門關支仍須計較可否果係應合關人數即便奏　聞照依軍法定律支給如係舊管征差軍士不應關給者行移駁問馬鞍務要查勘本軍先前曾無關過或轉約何處要見明白繳方放支不許含糊一槩支給若直隸及各布政司呈稟成造亦須定奪具奏行下依式造完明白支撥仍拘收原關舊損件數人官修理若各處有司歲造之數起解到部務要辨驗堪中行下該庫交收如有不堪者就將原經手人員取

軍法定律每一百戶

銃手一十名　刀刀牌手二十名
弓箭手三十名　鎗手四十名

軍器局造　二意角弓　交脚弓　黑漆銑子箭
有螺弓弦　無螺弓弦　魚肚鎗頭

蘆葉槍頭　馬軍臕朔刀　步軍腰刀
將軍刀　馬軍刃　紅油團牌　水磨鐵子護項頭盔
水磨頭盔　水磨鎖子護項頭盔
紅漆齊腰甲　水磨齊腰鋼甲
水磨棉葉網甲　水銀摩挲長身甲
併鎗馬赤甲

針工局造　長脚襖
毡袱褲

鞍轡局造　鞍　轡
鞍

凡青布鐵甲每副用鐵四十斤入兩造甲每副重二十四斤至三十五斤

銅手銃重五六斤至十斤

軍器鞍轡二局成造　每年一造

鉄盔　甲　腰刀　長鎗　鐵脚盔
擔袋　腰刀鞘帶　碗口銅銃　手把銅銃　團牌

銃箭頭　信砲　根木馬子　檀木槌子
檀木送子　檀木馬子

南京兵仗局前廠季造

硃紅油貼金勇字鐵盔　硃紅漆貼金勇字牌手鐵盔　併鎗馬赤甲
黑漆二意角弓　弓弦　明素油撒袋
黑漆鞘靶腹刀　黑漆透甲鐵箭射馬鐵箭
硃紅布漆攢竹槊馬鎗　硃紅布漆攢竹槊旗鎗
硃紅布漆鍍水銀獅子頭團牌　斬馬刀

洪武四年以脚踏弩給各邊將士仍令天下軍衛如式製造○七年令線穿甲葉三百九分心葉十令造甲每副領葉三十片身葉二十片用石灰淹裏軟熟皮穿浙江沿七胯高葉二十供用石灰淹裏軟熟皮穿浙江沿海并廣東衛所用黑漆鐵葉綿索穿成其餘俱造明甲○二十年令天下都司衛所各置局軍士不拘差者習弓箭穿甲等匠免致勞民○二十三年以天下歲造弓箭撥人令工匠輪班赴京成造

○二十五年令官軍關領軍器將姓名數目造冊收貯仍於各器上記官軍姓名損失即令償官○二十六年造棚葉甲鎖子頭盔　皇城守衛軍士○永樂元年奏准造弓式面闊三指其力自七十斤至四十斤分爲四等箭造尖銳錐箭造腹刀靶通用斜皮銃砲或專用熟銅或生熟銅相兼鑄造○二年奏准各處成造軍器合用顏料係軍衛者軍衛自辦係有司者支撥不許將不係土產硃漆等項高貴之物一概科撥○正統元年奏准令旗令牌在外不許輕開常不許擅用班師之後照驗還官○四年令造軍器於兵仗局各取一件爲式每三月差給事中御史試驗○景泰二年奏准通行天下衛所每衛一季成造盔甲鎗刀弓圓牌弦箭數袋銃箭每千戶所一季成造戚衛造數四分之三永爲定例仍令都司延按御史同按察司官查盤如有成造不如法及侵欺等項情弊就便追問○五年令各處守備官採取雜本製鎗箭火藥操演務要密切關防不許漏泄式樣違者重罪○天順八年造戰車製如民間小車但前增三面木板闊二丈二尺高六尺彩畫飛虎獸面上開小窻下三面各留銃眼○成化二年令步隊造小車六輛輛載九人軍裝二人推挽放銃七人行則爲營空處張掛布圍畫作獅頭牌面又於營外每車添設木樁二根繩馬索一條每車用布幕二扇俱用旗鎗張掛小紅纓頭并生鐵鈴鐺○又奏准天下衛所照依原定則例督匠按季成造軍器完日會同原辦物料有司掌印官員查點見數如法試驗堪中仍用油漆調硃于點過軍器背面書寫某衛某所某年某月某日成造字樣候至五年本部通行各該巡按御史查盤若各該衛所官旗人等仍前侵欺物料以致缺料成造及不如法者將指揮千百戶各降一等敘用不許管事旗軍人等各發極邊衛分充軍○又奏准於河南鈞磁二州各委官燒磁砲○完日送巡撫官處驗中運送來京轉發該局收貯備用○宏治十三年奏准成造拒馬木架竹牌滾刀斬馬大刀○又奏准各處軍器局造作長鎗斬馬刀牌甲弓箭不如法者都布按三司堂上委官各府衛掌印官并管局委官參問降級○各處巡按御史都布按三司分巡分守官查盤軍器若衛所官旗人等侵欺物料那前補後虛數開報及三年不行造册奏繳者官降一級帶俸差操旗軍人等發邊衛充軍其各該都司并分巡分守官怠慢懈事者參究治罪　凡火器係

內府兵仗局等管在外不許成造其銅鐵手把銃砲已銃邊圍奏討及添造必須鎮守巡按等官公同會議該用數目明白奏准鑄造給用

火車　火傘　大將軍　二將軍

三將軍　奪門將軍　神鎗
斬馬銃　手把銅銃　手把鐵銃　神銃　銃箭
一窩蜂　神機箭
信砲　盞口砲　神砲
小樣神機砲　碗口砲　銅砲
小砲　旋風銅砲　砲裏砲　襄陽砲
大樣神機砲
大砲

以上軍器
洪武九年令將作司造綿布戰衣用紅紫青黃四色江西等處今後造戰襖表裏異色使臨上變更服之以辨軍號謂之死央戰襖○宣德十年定造胖襖腰帶每件長四尺六寸裝綿花絨二斤褲裝綿花絨半斤鞾鞋各長九寸五分至一尺或一尺二分○成化十五年奏准各處解到胖襖褲鞋俱送東西廠備二庫仍差御史及本部官各一員眼同官攢人等驗收○十八年令山西大同太原平陽并澤潞等處所屬辦皮張折造胖襖褲鞋剛貯行都司以備官軍之用甘州河橋巡檢司旧規羊皮及毛成造皮襖分給墩軍延綏寧夏歲造胖襖褲鞋就彼貯庫其歲辦皮張成造皮襖借用○宏治二年奏准給散守墩柴炮衣不收人等胖襖每三年一次○十一年奏准山西大同太原照舊徵收胖襖平陽并澤潞等五州胖襖該於本布政司寄庫者照先年例每件折銀一兩五錢候支盡之日仍徵本色○十五年奏准南京各庫收貯胖襖褲鞾每五年一支差官揀選三十萬副令南京兵部差馬快船作次用送來京備用

右軍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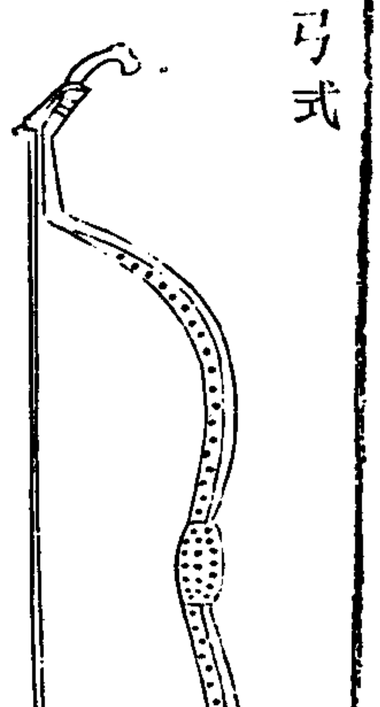
古稱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盡士卒猶工也械猶器也器利而工善兵精而事彊勢則然矣故曰兵不精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圖而不勇與無手同其法五不當一然則五兵者三軍所恃而爲勇也可不謹乎

王鳴鶴曰周禮有六弓曰王弓弧弓夾弓庾弓唐弓弓之良者名烏號繁弱其制今不可考武經總要所載黃樺弓黑漆弓白樺弓麻背弓其名雖異其實則同今開元弓其制強大耐久九邊將士多用之最稱利器若腹裏稱良者北京有槽稍槽墩大稍小稍皆有可稱者其弦甚短口緊而背曲拽之易滿雖不善射者亦無彈袖之病河南有陳州弓南京揚州有小稍弓皆窄面短身天少熱則多滾失緩急難恃不得已而有合竹弓之制以漆漆之取其陰雨不解暑天不走可備南方水戰之用但無反性發矢不能出百步之外廣東廣西有生漆下面之弓風雨不畏走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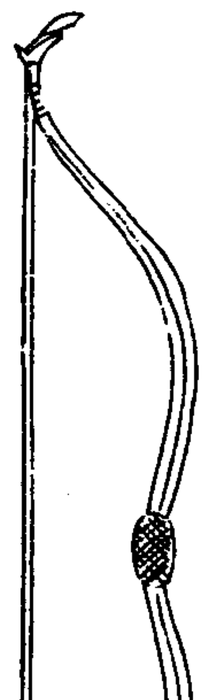
亦少其身極圓細力苦不大射亦不遠夫器之利也因地因時難以執一至於戰陣之用非軟弓不能古云軟弓長箭快馬輕刀此四事非久閑戰陣者不能得其趣至於持硬弓而號稱勇力者此不過將官套子至於臨敵非持滿不能中非久持對定不能中其所欲中之處彼硬弓方得滿即欲發矢安能久持而得其巧若果力大而又能久持此又上之上者也或曰射者意中也突然而發使敵莫測何用久持鶴曰此乃射踈遠小敵及飛禽走獸之說也先誠其意而

箭隨意發所謂得手應心之妙至於臨大敵干百爲羣非持滿以待而勢不威猛所謂勢如彍努捷若發機全在勢險箭短上做工夫故能使敵不敢犯此弓貴久持而久持貴弓軟也所謂軟者謂力可致弓而不爲弓所致非盡謂人人皆宜用軟弓也古弓式俱不載今弓式載於後

開元弓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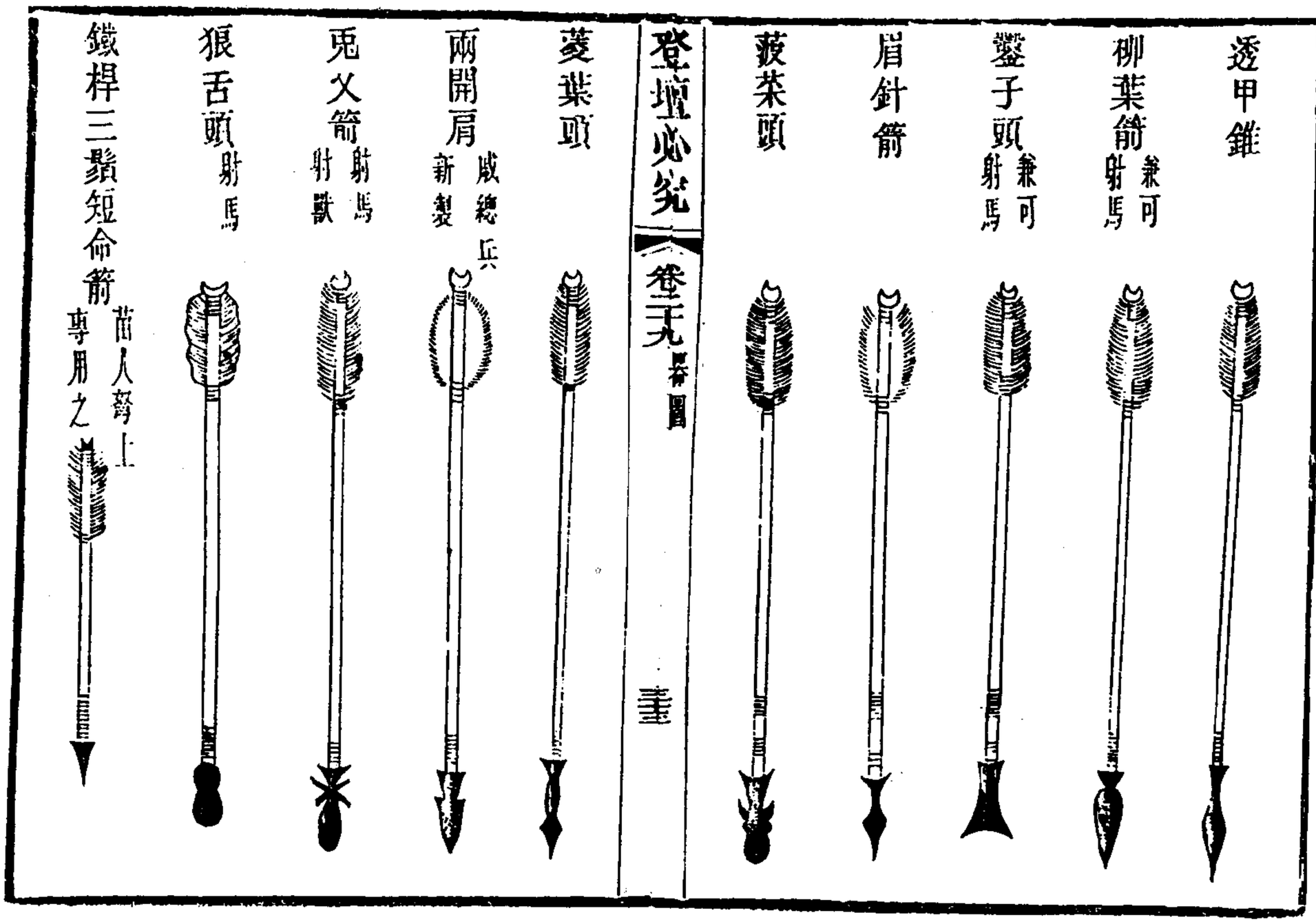


小稍弓式



王鳴鶴曰夷牟作矢古有枉矢絜矢殺矢鍭矢矰矢茀矢恒矢庫矢之異又名金僕姑其制今不可考武經總要所載鵰鏑鋼箭即今之透甲錐也鐵骨飛錐箭即今之倒鬚箭也木撲頭即今之操演撲頭箭也烏龍鐵脊箭乃灣信鐵頭箭今人不用鳴鵠箭即今之响撲頭也火藥即今之石榴箭一名螺絲箭也鳴鈴飛號箭乃桿中有眼爲聲者古箭惟鵰鏑鋼鐵骨錐二者可備實用其他不過巧立名色而已今之箭其名甚多大有利於南北之用者亦一代制作之盛不可

不圖其形爲後世作規模也但制箭之法惟要頭桿相稱中粗而兩頭少細則肯行矣頭要點鋼方透得甲過箭肩要蓋過箭桿方可入堅不然兩強相遇則箭鏃易入箭腹矣鐵信要長入箭腹五寸方妙其羽必用生漆下絲纏方不畏雨濕近日邊方柳桿箭易灣費力端正過陰復舊又灣惟樺木桿可用而胡地驍柳桿徑直堅梗尤爲上等矢箭之輕重當以弓力爲準若南方小弓而發北方大箭則不能過三十步用北方大弓而發南方竹箭則催折矣而南方所用之箭不大相達惟圖其箭頭以別其式樣



月牙箭 射牡
射蓬柔

鏈子箭 射馬

艾葉箭 射馬

鐵樸頭 傳號
打牲

三叉箭

木樸頭 操演
傳號

樸頭 俱演
射用

皮頂角頂小樸頭

蕎麥棱箭

四扣馬箭

無扣箭

半邊扣箭

鞭箭

袖箭

筒子箭

流星箭

旋風羽箭

疏羽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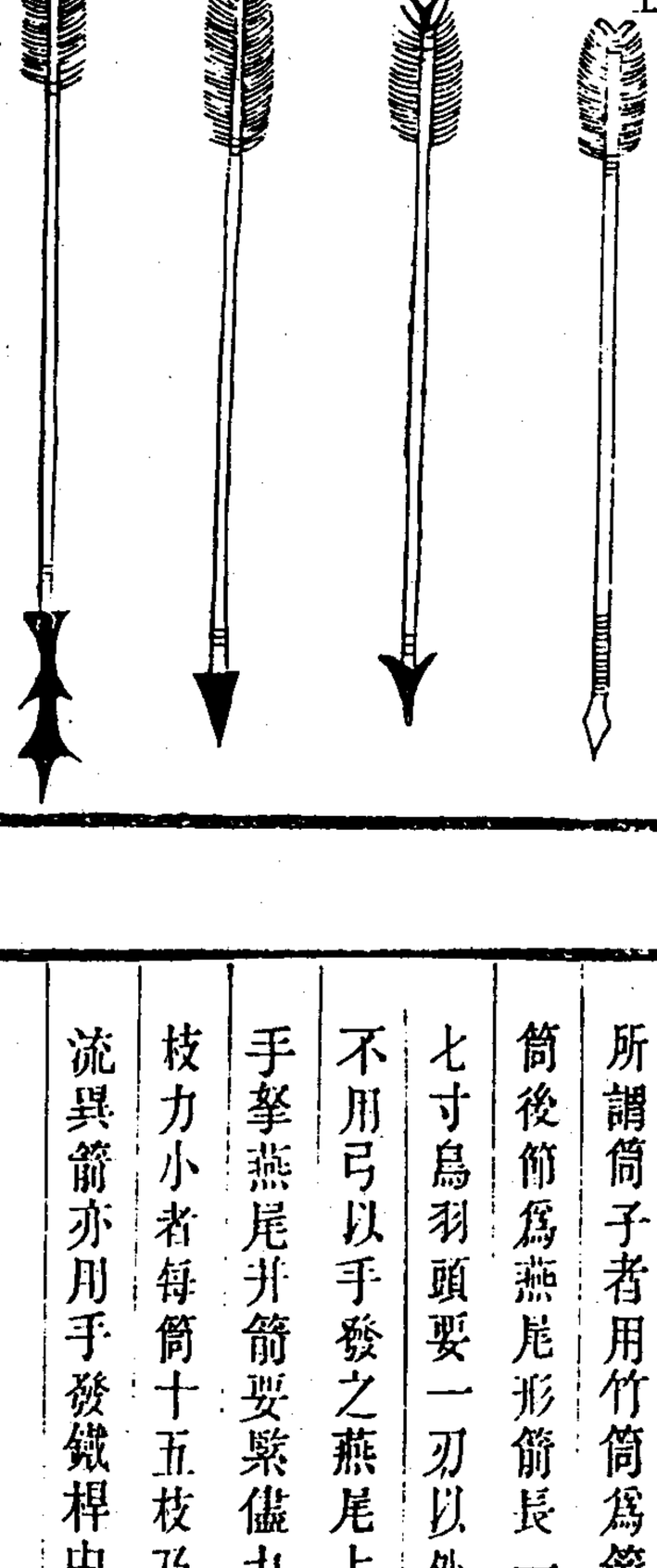
沒羽箭

一鎗三枝箭　弩上用

踏撅箭　弩上用　銃可用

寒鴉箭　弩上用

趺子箭　弩上用



刻竹箭　煮中箭人塗毒藥於竹箭上用刀刻其竹爲竇藥取其一着人即折不可復出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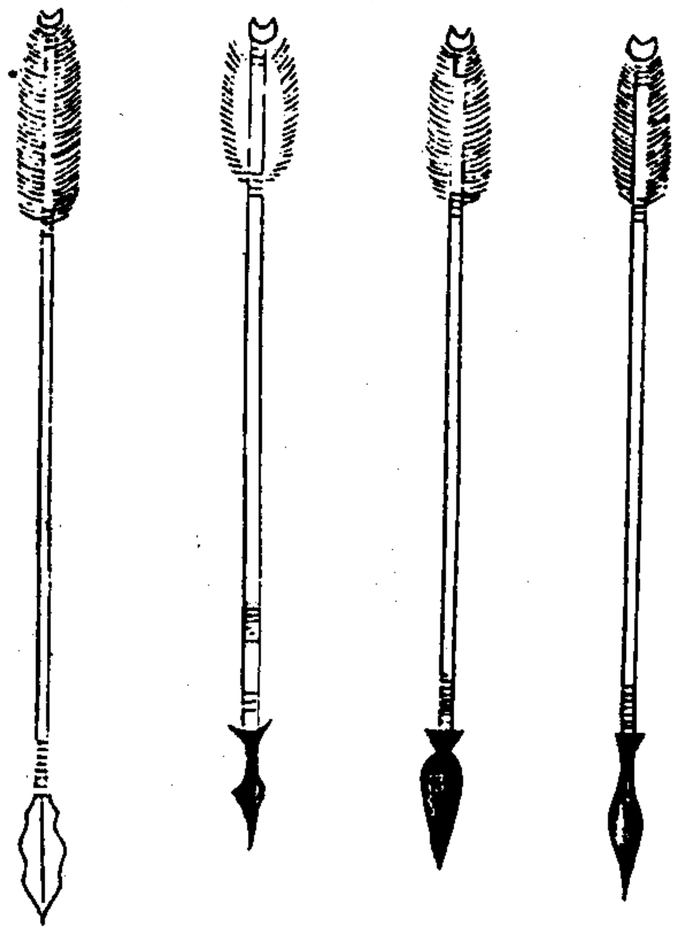


透甲錐

柳葉箭

眉針箭

攢竹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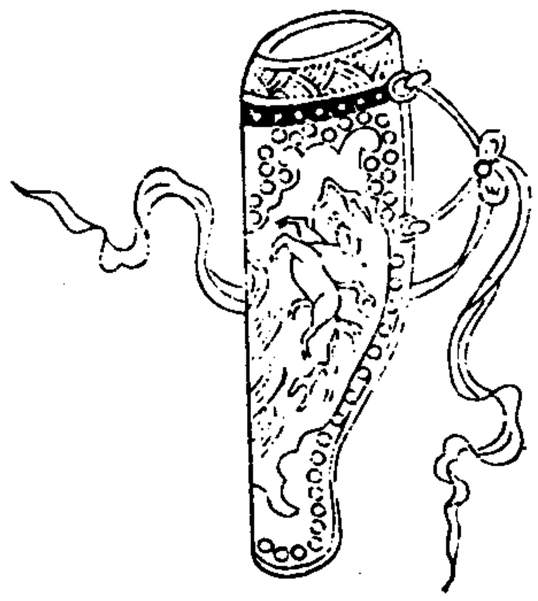
箭說

所謂筒子者用竹筒爲箭入筒中分前截爲筒後節爲燕尾形箭長一尺二寸頭長五寸桿長七寸爲羽頭要一刃以外重點鋼塗毒藥更妙發不用弓以手發之燕尾上生一絆帶手入絆中用手拏燕尾并箭要緊儘力發之力大者每筒二十枝力小者每筒十五枝乃一人敵十人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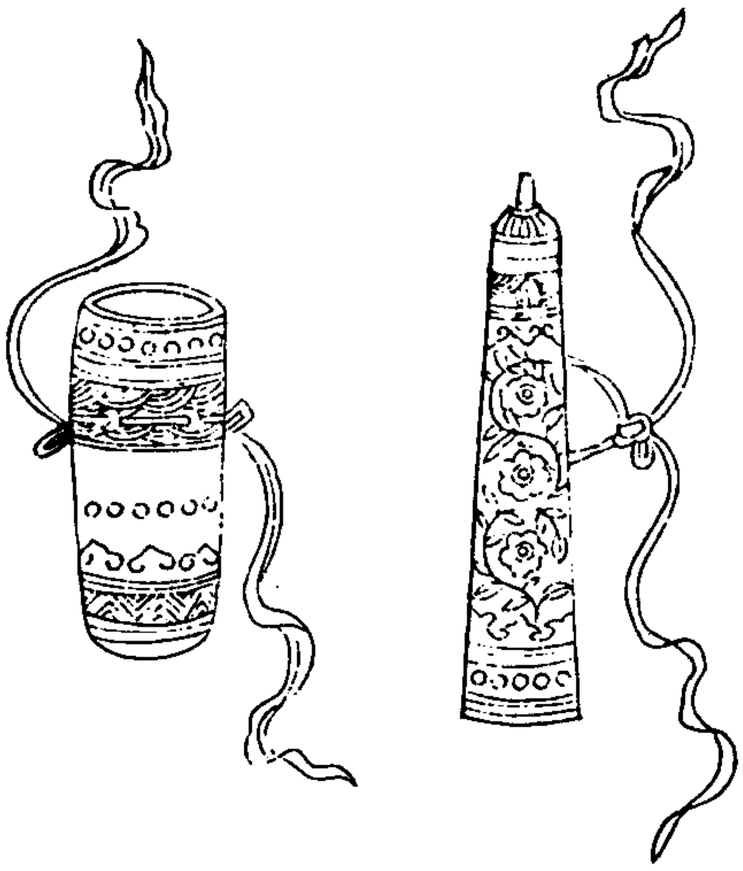
流異箭亦用手發鐵桿中用鉛四兩取其重而有

弓袋箭靫箭壺以皮革爲之隨弓箭大小而爲之制

弓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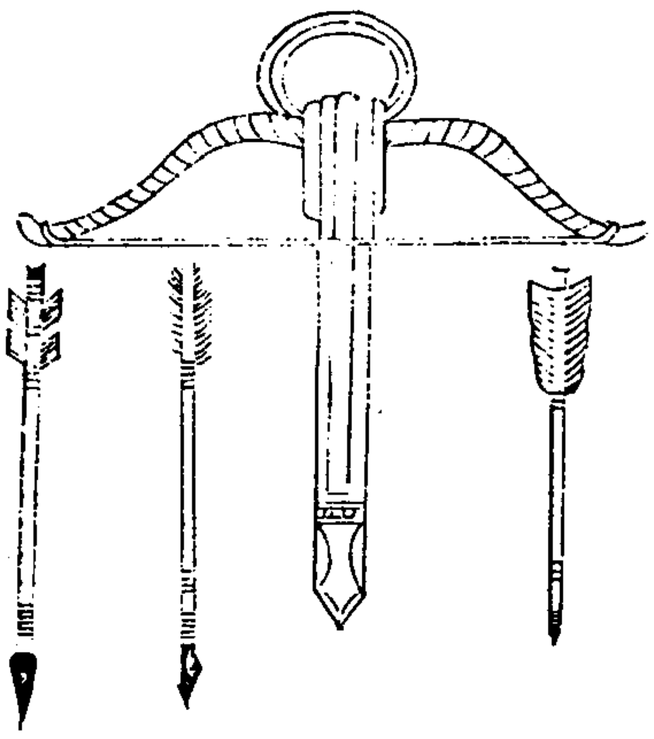


箭靫　箭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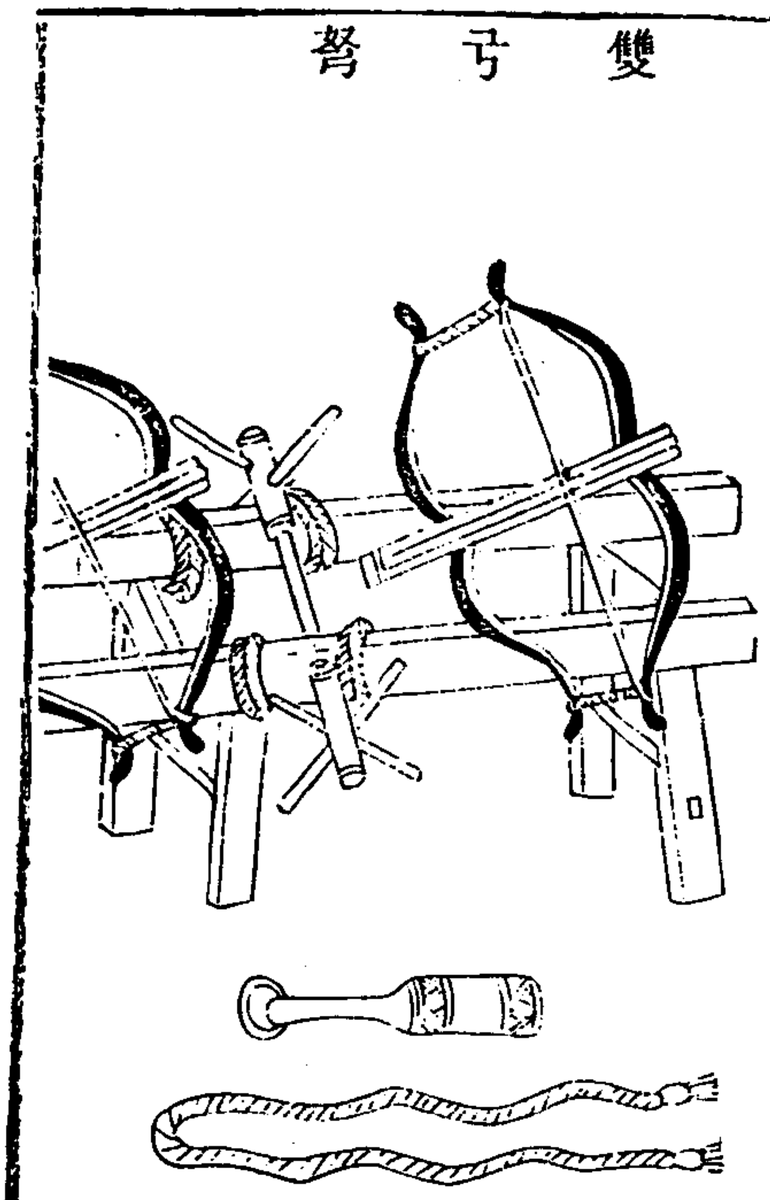
弓有臂者謂之弩黃帝所作也周禮有四弩夾弩庾弩唐弩大弩又名黃良牟作角弩閒中夷人作竹弩交阯造神弩孔明爲連弩一發十矢今名諸葛弩武經總要所載小者有黑漆弩雌黃樺桑弩白樺弩跳鐙弩木弩其名雖異其實則同大者有雙弓床弩三弓床弩或用數十人或用百人張之近時中國鮮有用者惟川貴猫夷善用之以毒藥傳其鏃無不應弦而倒

弩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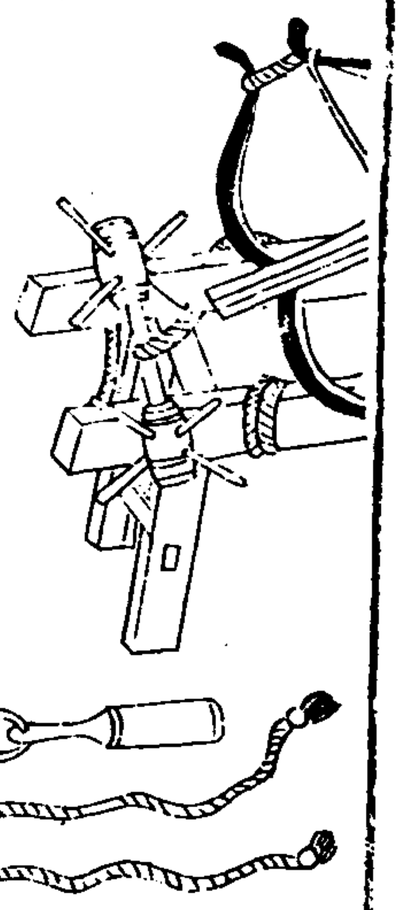


古人自踏張者有黑漆黃白樺雌黃樺稍小則有跳鐙木弩其用尤利木弩雖可施不可久邊兵不甚用力之强弱皆以石斗爲等箭有點鋼木羽鳳羽木撲頭三停木羽者以木爲幹羽鳳羽者謂當安羽處鏤空兩邊以容風氣則射時不掉此不常用備領弩之乏耳三停者箭形至短弱幹鏃三停故云三停箭物不能出以短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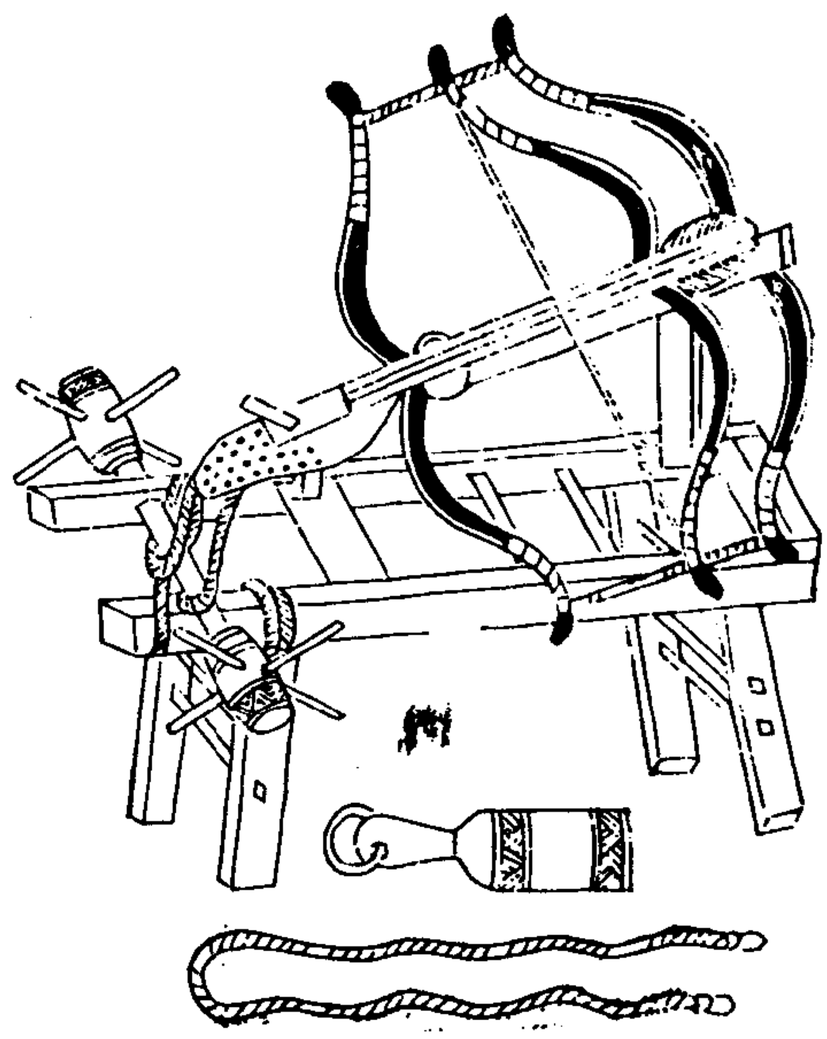
雙弓弩



雙弓床弩前後各施一弓以繩軸絞張之下施床承弩其名有小大合蟬有手射合蟬者謂如兩蟬之狀大者張時用十許人次者五七人一人準所射高下一人以搥發其牙箭用大小鏃頭箭惟手射斗子弩最小數人就床張訖一人手發之射並及一百二十大步



三弓弩



三弓床弩前二弓後一弓世亦名八牛弩張時凡百許人法皆如雙弓弩箭用木幹鐵羽世謂之一枝三劒箭其次用五七十人箭則或鐵或鋼爲羽次三弓並利攻城故人謂其箭爲踏橛箭者以其射着城上人可踏而登之也又有繫鐵斗於弦上斗中著常箭數十隻凡一發可中數十人世謂之斗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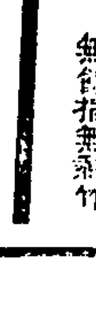
矛之名有二曰酋夷長二丈四尺因其長短取名建於兵車用以爲勾故長於戟書曰修乃戈矛是也後世廢車并其矛不用今山東河南以苗榆川貴以稠木浙東茅劒竹爲之曰長鎗乃矛之屬今長不過一丈八尺短止一丈五尺大抵因人之身材三倍足矣太長則難爲擊刺也浙人又有簑筅并圖于後

矛式



俞时江云長鎗後手要粗可微把庶有力若細則掌把不壯鎗腰要從根漸漸細至頭如止如腰粗則硬強不可擊腰細則軟而無力雖手法之妙不能擊捉他鎗開去也鎗稍不可輒細要自後漸細方有力最忌太重重則頭沉不可舉動鎗頭重不可過兩其裡稠木第合木輕而稍軟夫之要劈開者佳鋸開者紋斜易折攢竹腰軟不可用

長鎗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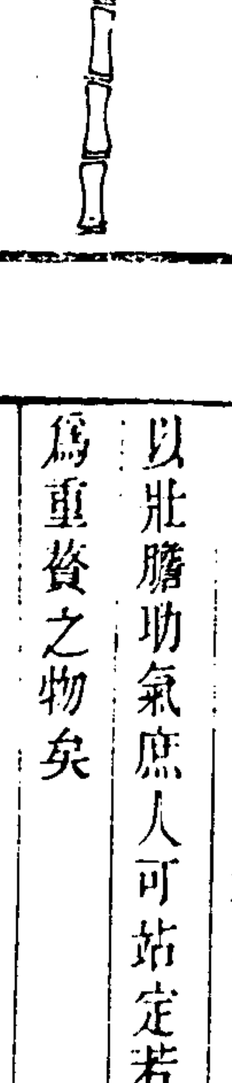


鎗頭不可過四兩

此處爲中向後漸漸相向前漸漸細不可輒加輒削

此處要一手可握無餘指無剩竹

狼筅式



長一丈五尺重七斤有竹鎗二種附枝必九層十層十一層尤妙

狼筅用淅東毛竹必獵戶能使製筅之法削毛竹長而多當者末銳包鐵如小鎗兩傍多留長刺其刺斫雙用火熨之一直一鈎其直者如戟鈎者如矛然後以熟桐油灌之敷以毒藥鋒利難犯

戚南塘云狼筅之爲器也形體重滯轉移艱難非若他技之出入便捷似非利器也殊不知乃行伍之藩籬一軍之門戶如人之居室未有門戶扃鍵而盜賊能入者故凡用狼筅須要節密枝堅杪加利刃要擇力大之人能以勝此者勿爲物之所使夫然後以牌盾蔽其前以長鎗夾其左右舉動疾齊必須釵釵大刀接翼然筅能禦而不能殺非有諸色利器相資鮮克有濟兵中所以必於用此者緣士心臨敵動怯他器單薄人膽搖奪雖平日十分精習便多張皇失錯忘其故態惟筅則枝稍繁盛遮蔽一身眼前可恃足以壯膽助氣庶人可站定若精兵風雨之勢固兵器爲重資之物矣

輯火器說

王鳴鶴曰兵家藉火器以禦敵若迅雷不及掩耳其威莫測而其機最神自我　二祖用爲先鋒以驅羣兇滌腥穢收之　內庫以示慎重此中國之長技而蠻夷之所由落膽者也邇年虜夷交訌戎事鞅掌入幕而談火器之利者十之六七其制度之工拙名號之奇巧類各不同余嘗著唯問荅問首辯之詳已總之地有南北勢有夷險而用之有圓機要非淺習之夫所能窺度其妙者至若火馬可以衝陣石油可以焚舟水底雷鳴可以碎敵艦余未敢行吾所疑且未敢以誣同志遁舉諸器中所最利而最效者輯之成篇并繫圖說以便觀覽

嗟夫師曠不世出而天下不能廢五音班倕不世出而天下不能廢方圓田畢孔明不世出而天下不能廢火戰是在當機應敵者以智運之而已矣

神銃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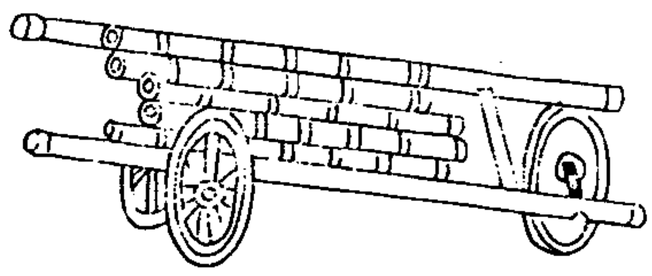
葉夢熊曰巢上火器之大者莫過於大將軍蔚鎮一年止放一次以其勢大人不敢放也銃身一百五十斤以一千斤銅毋裝發如佛朗機樣余熟思之改銃身爲二百五十斤其長三倍之得六尺不用銅毋徑置滾車上發之可及八百弓內大鉛彈七斤爲公彈次者三斤爲子彈又次者一斤爲孫彈三錢二錢者二百爲羣孫彈名曰公領孫尚以鐵磁片用班毛毒藥裹過者佐之共重二十斤此一發勢如霹靂可傷

人馬數百若沿邊以千萬架而習熟之處處皆置人人能放則所向無敵直火器絕技也初疑其重今運以車登高涉遠夷險皆宜余製成每日幾次試之見者莫不膽寒矣　祖宗出塞專恃神銃爲破虜先鋒天順六年造兵車一千二百輛各有載大銅銃車成化元年造各樣大將軍三百箇載砲車五百兩大約與余意合蓋善用中國之長以制虜此上策也觀大明會典神鎗神銃俱內府兵仗局掌管其慎重如此知　祖宗所以逐胡元則知今日所以爲戰守矣

大神銃滾車圖

大神銃滾車轅條二根長九尺濶六寸厚四寸横檔五根長二尺四寸立柱四根長七寸蓋板一片長四尺六寸濶一尺八寸前車輪徑過三尺二寸後車輪徑過一尺五分前車頭長一尺徑過一尺後車頭長六寸徑過六寸車耳長一尺八寸濶四寸厚俱稱之每銃一位淨鐵用一千斤長四尺五寸鐵箍九道點火眼處加大鐵箍一道

滅虜砲車圖



永平葉公夢熊有新製滅虜砲運以滾車打放郊坰一發可五六百步鉛子總一斤勢如巨雷良爲奇矣近遼陽如式製數百位眞可殄滅點虜小也滅虜砲車轅條長七尺三寸濶三寸五分横檔七根長二尺三寸濶二寸五分前車輪徑過二尺六寸後車輪徑過一尺五寸前車頭徑過一尺八寸濶四寸厚俱稱之每砲一位長二尺川淨鐵九十五斤箍五道唐口二寸三分鉚道箍一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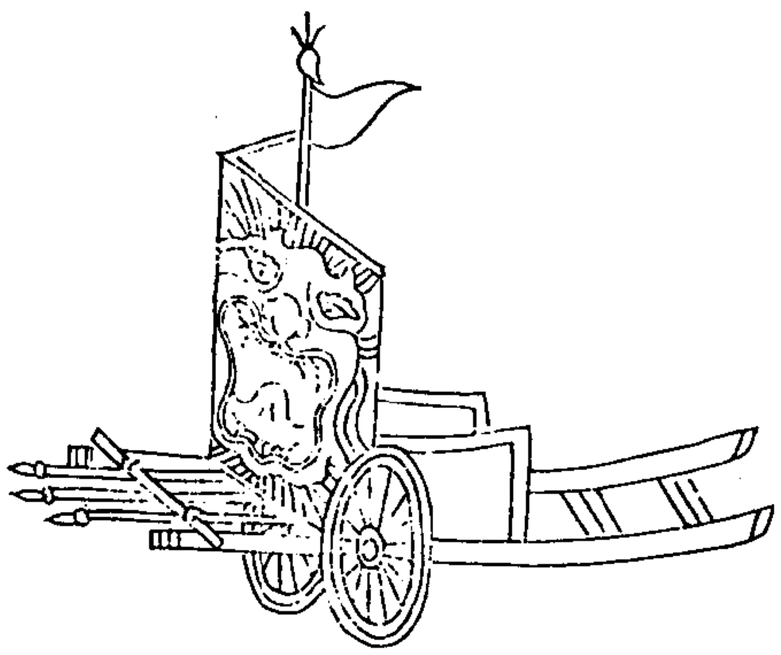
五分一車三砲合三百斤極其便利

製輕車以備戰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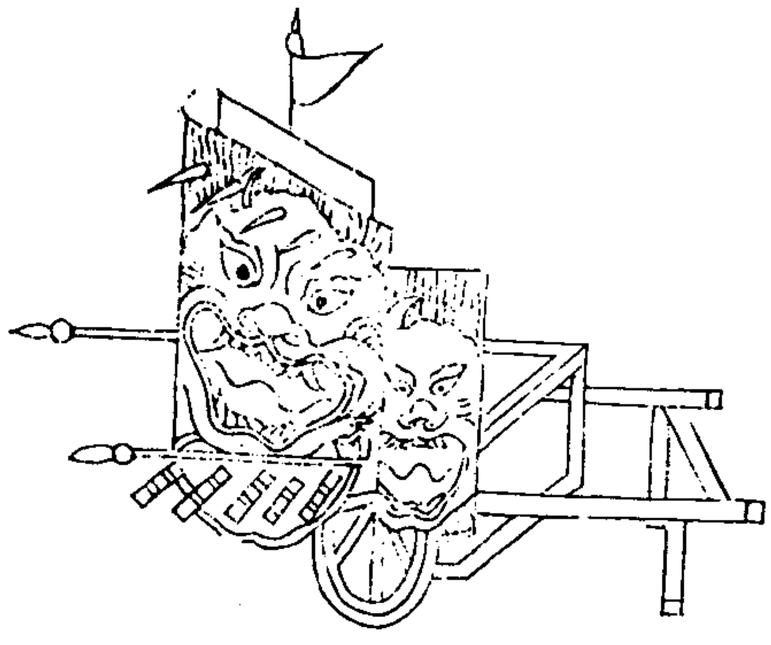
葉公夢熊曰車戰古今詳言之矣用之皆有成效歷歷可考問亦有稱不便者謂其重滯窒礙難行也不必遠引卽邱文莊李文達馬端肅許襄毅俱能言之而未身試成化年間工部造之名爲小車而一輛拽之用十八人宣大造之用十人薊鎭見存曰偏廂曰飛車非十五人不能駕竟未得古人良法美意自古謂之馳車謂之輕車突騎謂之輿兵十萬用輕車二

千皆越險數千里而轉戰者也安得以重滯爲病哉余近日以意造之雙輪前向遮板稍後上列刀鎗六把佛狼機二函火箭三層新製手上百子銃二函輪輕着地若有自行之勢假二人推之如飛翼以新製鐵拒馬竹挨牌砍馬刀馬見之驚恐奔潰不敢回顧平地二人可推過險四人可舉共可遮蔽二十五人爲一隊隊馬五匹稍做古法合一萬人而爲一軍見在各營舊車存之以備運輜抽其軍之壯健者以駕輕車其竹挨牌與百子銃鐵拒馬須用南兵方可敏

輕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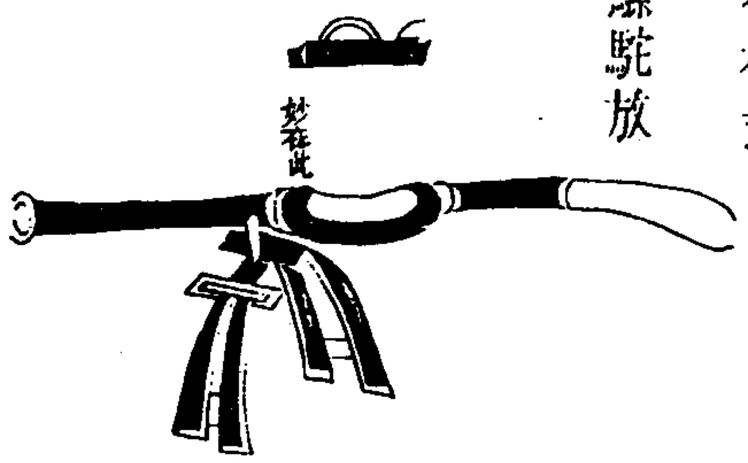
輕車轅條二根長九尺二寸濶二寸五分前毬頭一根長三尺三寸濶一寸六分前遮牌一扇高四尺六寸濶四尺五寸柱二根長四尺六寸上橫檔長五尺一寸下橫檔長四尺五寸門二扇高四尺六寸濶二尺二寸五分撐棍二根長三尺橫耳二根長一寸五分濶一寸五分推手木二根長五尺二寸方圓一寸八分車廂橫檔二根長二尺六寸車匣一箇長二尺四寸高一尺二寸車耳長二尺四寸闊四寸車輪三尺八寸車頭八寸長八寸厚各稱之



戰車圖長短闊厚大率與輕車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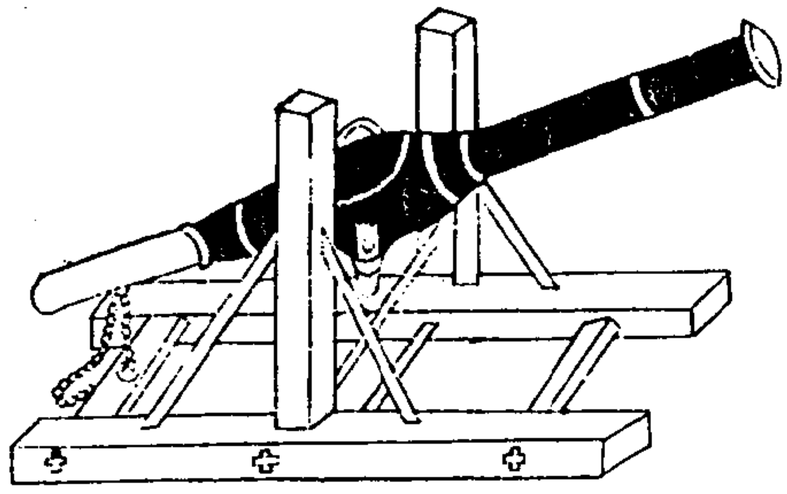
大司馬張公學顏巡撫遼東時製戰車　奏立車營大率依李文達公車制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尺後左右橫排鎗頭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腳之城者也遼陽車營得二百輛用皮縵輪轂極其堅固增列火箭神銃二層似可與輕車齊驅而莊觀矣

子銃



佛狼機式

馬騾駝放



佛狼機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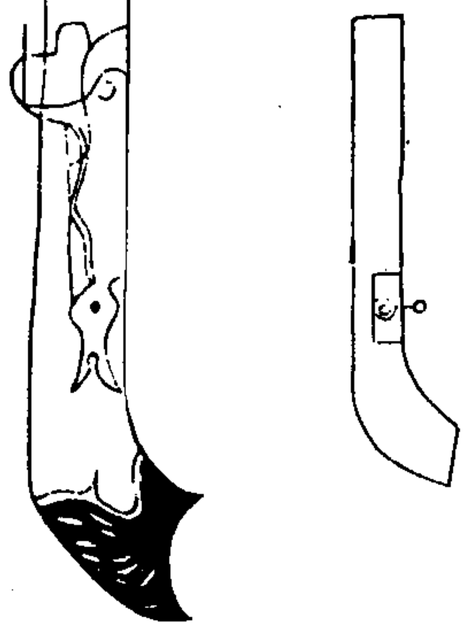
刑部尚書顧公應祥云佛狼機國名也非銃名也正
德丁丑余任廣東僉事署海道事驀有大海船二隻
直至廣城懷遠驛稱係佛狼機國進貢其船主名加
必丹其人皆高鼻深目以白布纏頭如回回打扮自
報總督陳西軒仝臨廣城以其人不知禮令於光孝
寺習儀三日而後引見查　大明會典並無此國入
貢具本參奏　朝廷許之起送赴部時　武廟
南巡留會同館者將一年　今上登極以其不恭
將通事明正典刑其人押回廣東驅之出境去訖其

人在廣久好讀佛書其銃以鐵爲之長五六尺巨腹
長頸腹有長孔以小銃五箇輪流貯藥安入腹中放
之銃外又以木包鐵箍以防決裂海船舷下每邊置
四五箇於船艙內暗放之他船相近經其一彈則船
板打破水進船漏以此橫行海上他國無敵時因征
海寇通事獻銃一箇并火藥方此器曾於教場中試
之止可百步海船中之利器也守城亦可持以征戰
則無用矣後汪誠齋鋐爲兵部尚書請于
上鑄造千餘發與三邊其一種有木架而可低可昂
可左可右者中國原此制不出於佛狼機也約而精
每坐約重二百斤用提銃三箇每箇約重三十斤用
銚子一箇每箇約重十兩其機活動可以低可以昂
可以左可以右乃城上所用者守營門之器也其制
出於西洋番國嘉靖中始得而傳之中國之人更遞
巧思而變化之擴而大之以爲發鑛發鑛者乃大佛
狼機也約而精之以爲鉛錫銃鉛錫銃者乃小佛狼
機也其制雖若不同實由此生之耳其石彈之大如
升力氣小於發鑛而大於鉛錫銃若遇關隘人守堅

不可過者以此攻之借勢而渡
戚公繼光云此乃天下通有利器製者多未盡精微
其妙處在母銃管得法子銃在腹中亦要兩口得法
使火氣不泄又好放時擊出子銃數丈傷人必用鐵
銃者佳其妙處有前後二照星後柄稍從低庶不碍
托面以目照對其準在放銃之人用一目眇看後照
星孔中對前照星前照星孔中對所打之物若子馬
俱大則難出出則力大安坐後而人力不能架之若
子小則出口鬆而無力歪斜難準法既省下水馬煩

難之功又出口最易几鑄銃之法子銃口大則子難出要破母銃母銃口大而子銃口小則出子無力且歪務要子母二銃之口圓徑分毫不差乃爲精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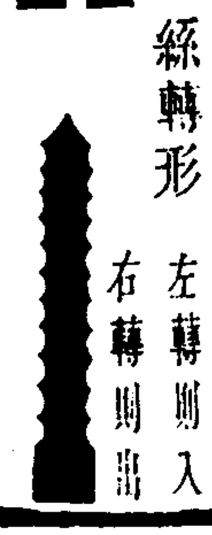
鳥銃式



鳥銃後門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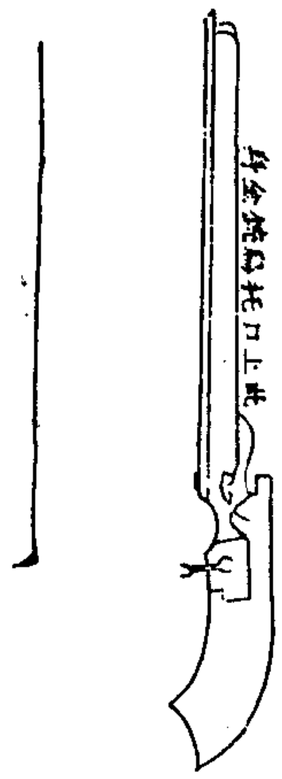


鳥轉分形之圖



絲轉形　左轉則入　右轉則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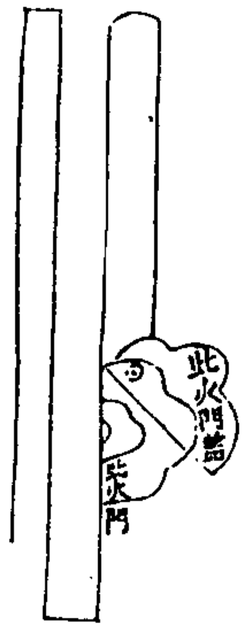
銃架形



前口形



火門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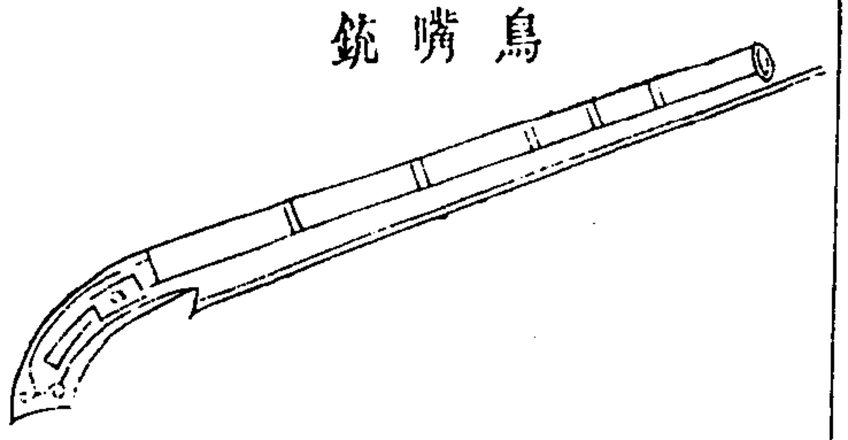
側直裏面鬼撑形



側立外形



鳥嘴銃



造錫鉛銃者須知煉鐵蓋鐵中原有查滓夾雜須煅煉不已融盡查滓底於精純方免脆折爆碎之患故十斤而煉用一斤者爲上十斤而煉三斤者次之其管欲員而淨其臬欲端而直司銃者須擇手足便捷之人臨敵裝藥入彈覘臬焚火庶不遲悞若但見臬而不見管則失之仰但見管而不見臬則失之俯皆不能中也此器今人類並立而用之遠攻非也須近敵乃用長短兵相夾乘勢速進使賊避銃目睫閃避之間而我兵已入其隊中矣鉛錫銃之妙全在此也

都御史唐公順之云虜所最畏於中國者火器也天功　聖明除兇滅虜而佛狼機子母砲快銃鳥嘴銃最後出而最猛利以煉鐵爲銃皆出嘉靖間鳥嘴銃管木槎承之中貯鉛彈所擊人馬洞穿其點放之法一如弩牙發機兩手握管手不動而藥線已燃其管背施雌雄二臬以目對臬以臬對所欲擊之人三相直而後發擬人眉鼻無不著者捷於神鎗而准於快火技至此而極是倭夷用以肆機巧中國習之者也戚公繼光云鳥銃之准在於腹長而直火藥之不奪

手在於前手拏在銃腹點放之直在於兩手俱托執銃身而無點火之誤鉛子之利在於合藥之方其神機銃用木馬繁而多誤勢難再發邊銃手執後尾其重在前一手點火眼不能照皆不及此銃之妙而速也（鳥銃傳自西番未得其妙戚戎申盧鐘破雙鎮薊善銃者授其肯綮命馬憲創器李槐製藥始精絶云）

一行營之內鳥銃雖速准而力小難禦大隊難守險阻難張威武佛狼機又大重難於扛隨今以臆創一器名爲賽貢銃既無下木馬延遲之艱又不坐後其

鉛子猶勝佛狼機之大其聲勢可比發貢其速即可比鳥銃每五百人之中用以五六門以備守路截險甚妙

一銃式

銃長三小尺內口約容半觔鉛子藥在粗腹不可過鉛子送至腹口方好即如此平臥地下隨其遠近加墊頭高而不用木馬等類此器之利者亦以頂長而鉛子合口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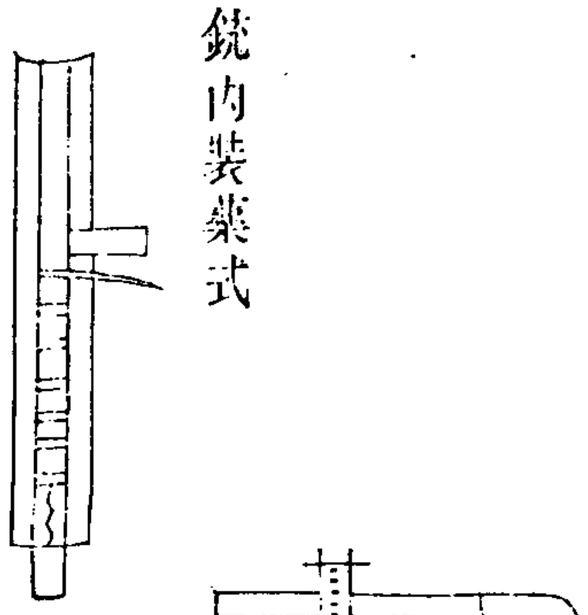
送子形

此用銕作送子

下口圓送鉛子不便

銃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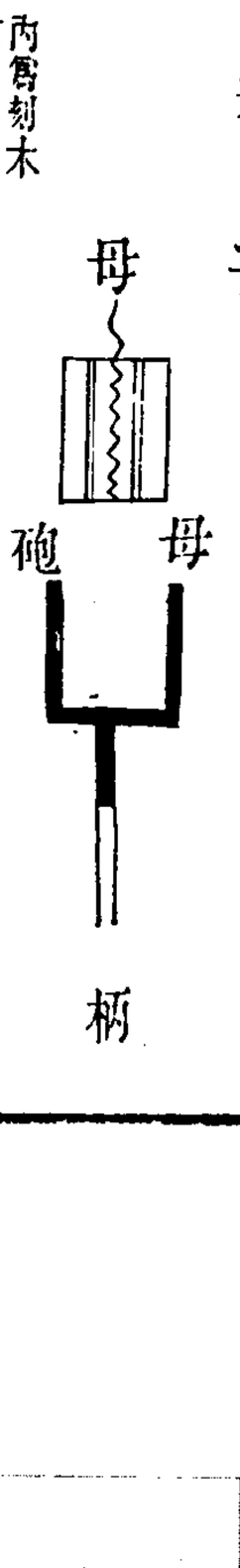
銃內裝藥式



銃如烏銃但藥靣一乳上安一處川一乳上安一鐵筒入鉛子數枚門定口一箇銃放去一箇子又落入

一裝放子母砲法

子砲總形



信妙在此

內留刻木信以藥線纏之外用藏紙捲緊合口

子母瓶

其法以藥裝入一節即以厚藏紙錢一箇中穿藥線一寸送入銃內又裝二箇藥入藥實又用以穿藥線紙錢如此裝至鉛子鐵管止

一子母砲此用驚營或夜間遠遠放入賊壘少停於賊壘中銃發無制之兵乘合之衆奪氣之勢必驚惶我得乘之此器最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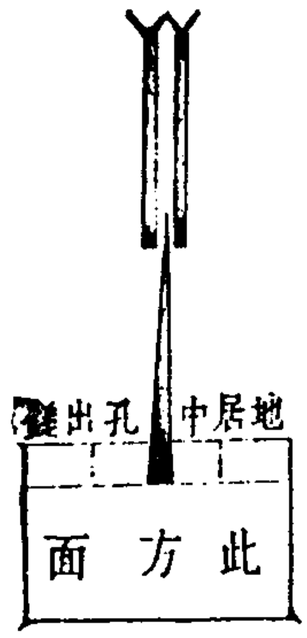
此砲用木信雕成羅絲轉形爲渠以藥線隨裹纏足下露線一節在底上露出信之上用藏紙信外捲緊與子銃口合乃將好藥入瓶八分將信送入口倒將瓶覆向下搖搖按入其信若仰瓶裝信則信底有藥放時藥催信出而瓶不破響惟覆裝其信則將信務入到底底下無藥藥在週圍信線燃入藥乃作破子瓶其放時先用木馬將大銃裝畢以瓶口對銃門先點瓶線燃入木信不見即點母砲線打去若瓶線太遲照母線大長則瓶不出口而響矣若點瓶線太

未及燃入打去則閃風而滅矣又有一法其拴一線居中點火終是不齊還是兩點爲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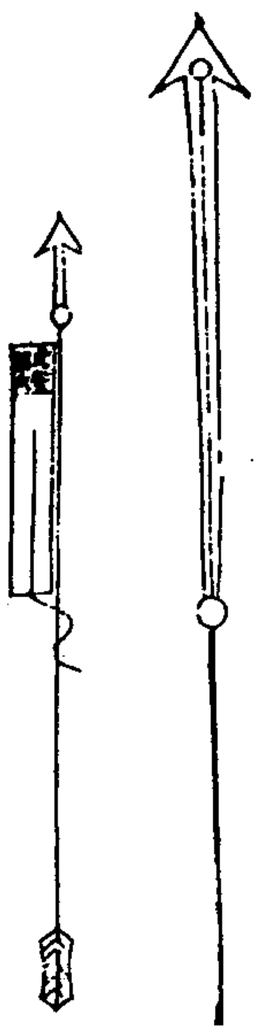
火箭夫火箭亦水陸利器其功不在鳥銃下但造者無法放者無法人鮮知此器之利也大端造法有二或造成川鑽鑽線眼或用鐵捍打成自然線眼但鑽者不如打成者妙鑽易而打成費手故匠人多不肯用打成之法其苗緊全係於線眼眼正則出之直不正則出必斜眼太深則後門泄火眼太淺則出而無力定要落地每箇以五寸長言之眼須四寸深捍要

直而去頭二寸稱平翎要勁羽長而高稍筒用礫紙間以油紙夏不走硝可留二年此物最不耐久收也

自然打成線眼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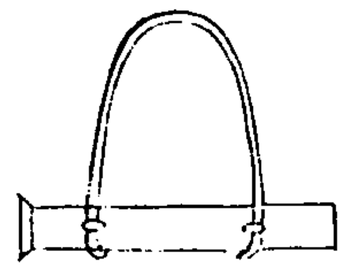
箭頭式中脊要厚兩刃要長而利爲佳



頭上縛虎藥至妙

以上箭形也

一、蜂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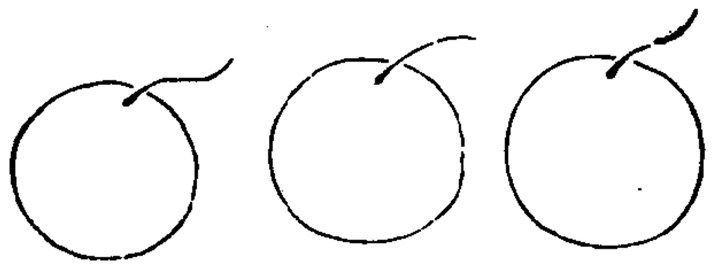


其狀如鳥銃之鐵幹而短其管口比鳥銃口稍寬裝彈百枚燃藥則彈齊出遠去四五百步

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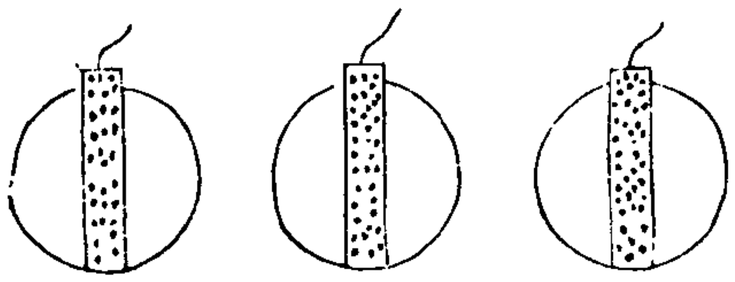
系將侯國弼云鳥銃所發止於一彈所中止於一人中則傷人不中則無所傷矣一窩蜂一發百彈漫空散去豈無中傷者乎其力量眞可以爲佛狼機之亞但佛朗機器重難帶一窩蜂輕於鳥銃以皮條綴之一人可佩而行戰時以小鐵足駕地卸其首三四寸蜂尾另用一小木樁釘地止之誠行營之利用也若欲爲坐營之用則以木床載於營門床身左右各置二輪以便進退可以爲守營之寶

天堅砲式



丹陽邵守德云其大如斗用法升至半天墮於賊巢
震響如雷黑夜令賊自亂相殺因有火塊數十能燒
賊之營寨必不能救

地雷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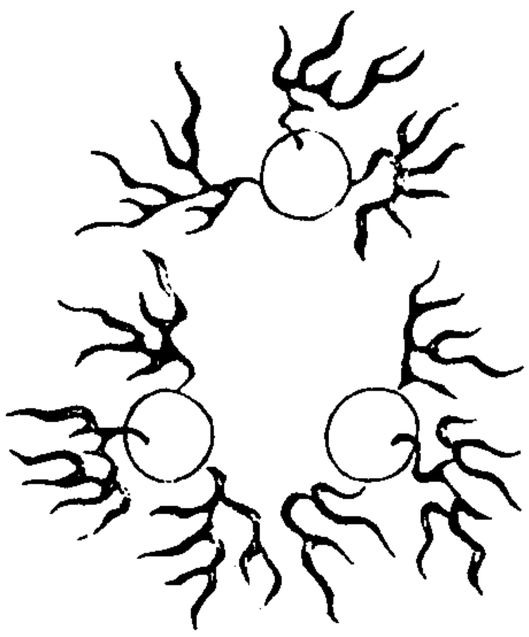
丹陽邵守德云以生鐵鑄成實藥斗許木檀砧砧至
底砧內空心裝藥線一條擇定必由之地掘地作坑
連連數十埋地雷于坑中內用小竹筒通藥線土蓋
如舊機關藏火賊不知而踏動則地雷從下震起火
焰沖天鐵彈如飛蝗着人即死乃孔明之秘器也

大蜂窠式



都指揮鄧中溥曰此器戰守攻取水陸不可無者奪心眩目驚膽傷人製宜精工此兵船最利火器

火妖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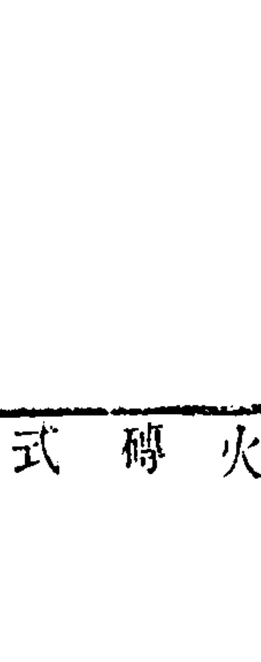
紙薄拳大內蕩松脂入毒藥外煮松脂櫧油黃蠟燃火拋打煙焰蔂戳腳利水戰守城俯擊亦可

戚公繼光云火器之法制度甚多其實大同小異皆不甚利于用只此數種盡其妙矣故不繁載至如弓射箭頭用水之類又不如火箭除水陸通用者先開陸技藝之後北陸所不用只可用于水者故備于此

以上藥線各處置者俱用一二尺長浮于外每點擲之際一擲關風其藥線便滅或擲至別船如賊見線尚長而拔之或反擲我舟今用于母銃藥線法比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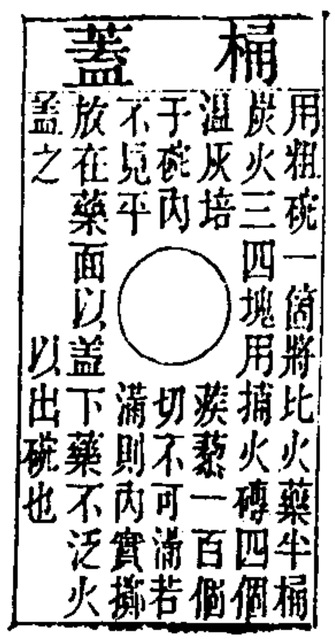
器一件其藥線之處用細竹管一個直插于腹內至底藥線安于竹腹之內待外點火燃線已入竹管之內不見方寸擲下則線在竹內燃至竹底方透火器擲下之時藥線在竹內燃並無閃滅之事且擲千或舟只見疑然一物誰不知點燃何處就擲在水內周線燃于腹火氣衝于口水爲氣所迎亦不能入雖在水底猶能燃放而後已此極妙極驗萬無一失者

火磚式



川地鼠紙筒砲各安藥線俯箇排爲一層上下二節各二層以薄篾縛束合酒火藥松脂硫黃毒烟用粗紙包裹成磚形外用綿紙包糊以油塗密另於頭上開口下竹筒以藥線自竹筒穿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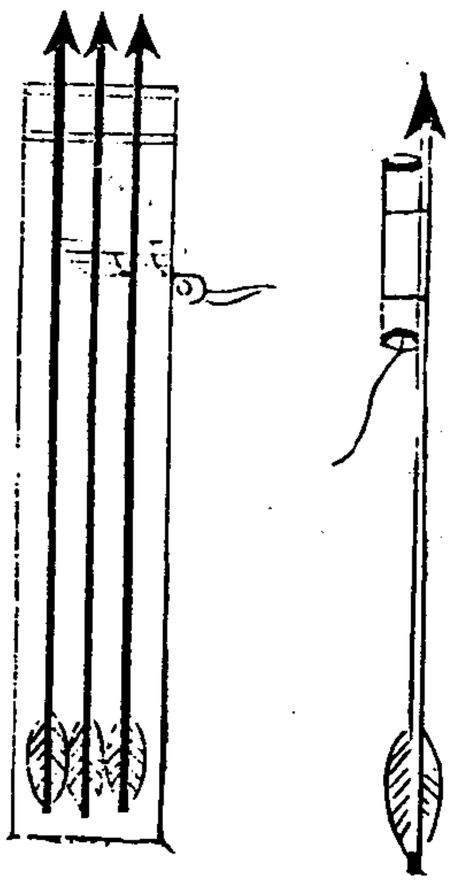
火桶式



火桶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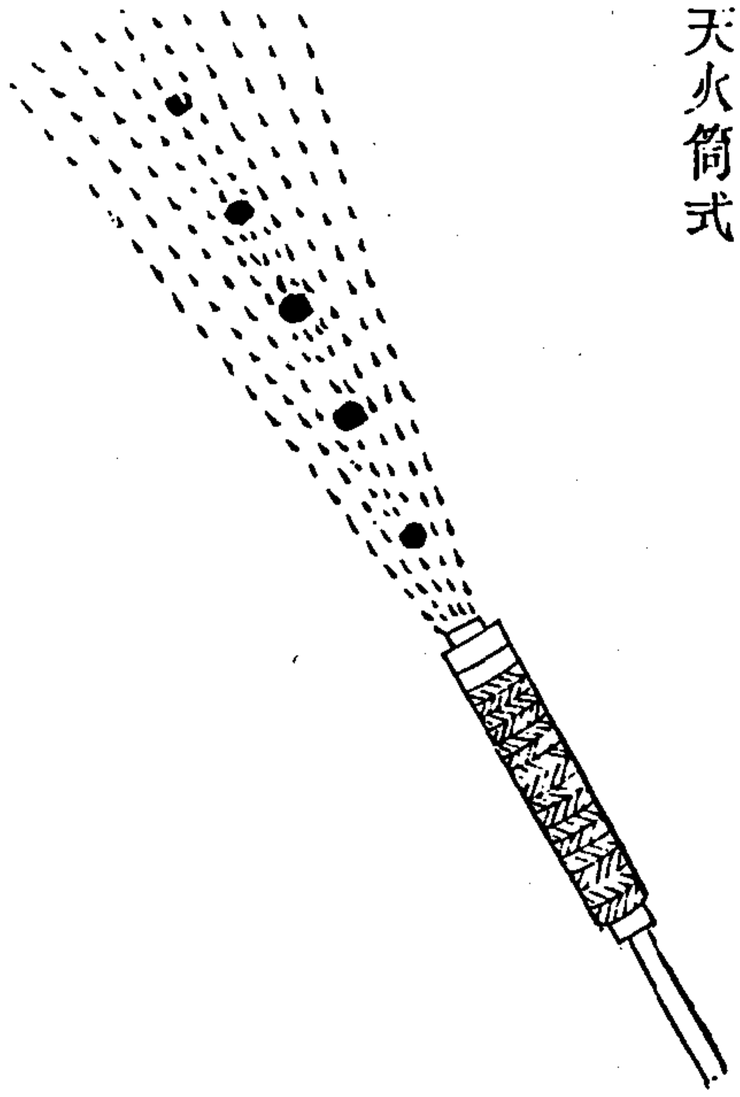
戚公繼光云舊用火藥傾下賊舟此固長策然又別用火藥或炭火再傾擲使之發藥每或連桶擲入水中或被賊以水沃濕皆未中肯綮不如遠則只用飛天噴筒近則只用埋火藥桶至易至便除此之外所謂火箭神機火磚之類皆遠不及此苟用此二種則他種皆不必用也

神機箭式



丹陽邵守德云造法蓉紙爲筒內入火藥築令滿實
另油紬封之以防天雨後鑽一孔裝藥線用箭竹爲
幹鐵鏃如燕尾形末裝翎毛大竹筒入箭二矢或三
矢望敵燃火能射百步利順風不利逆風水陸戰皆
可用用之水戰能燔舟蓬用之陸戰能燬巢穴中毒
必死

飛天火箇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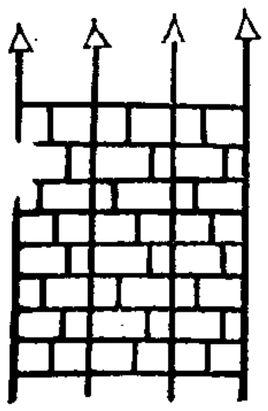


戚公繼光云截徑二寸竹裝藥製打成餅修合筒口
餅兩邊取渠一道用藥線拴之下火藥一層下餅一
箇用送入推緊可高十數丈遠三四十步徑粘帆上
如膠立見帆燃莫救此萬分効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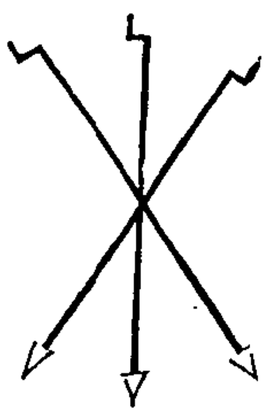
南塘戚公繼光行營諸器

夫南坊田水界地雨濕不可用車我兵卒然遇敵緩急無家可依賊皆洞見我無拒禦之備是敢盡力向我一遇奔潰全軍退走其布城之法不惟緩急可恃且足張疑使賊忽然舉目無中生有眼前皆是遮映造次便不得知我立此主何意且不得便知我布裏虛實外既立有拒馬蒺藜以爲禦而復有布城遮映至有誤爲真城者緩急之間便不敢輕易近我營壘如果賊人瞭得其情我已備之久矣鳥銃俱向城而伏賊如來敵必須先取去我蒺藜拒馬攻取之間彼外不能視內而我可由布城視外便打銃戳鎗射努無不便宜一絲之限足類金湯如賊亦打銃我則將各兵綿被再搭一床於布城上又可禦鉛子矣

布城圖



一拒馬



計法每一隊雙立爲鴛鴦陣該平去第二小隊一丈五尺用布雙層高四尺長一丈五尺每五尺爲一柱共用柱四根用布五幅上用淺色畫界磚石之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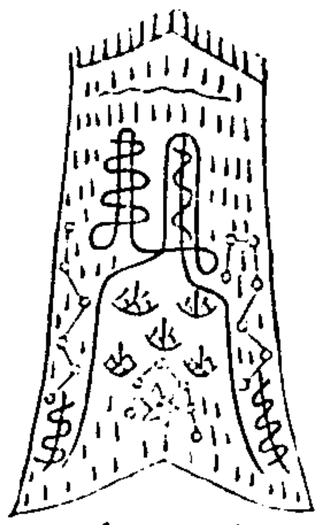
右鼓架相似三根一束長五尺徑每一寸五分上用屈鐵頭下用鐵鑽一每架立地二尺五寸一小隊相接該六架隨在取大木壓其中一蒺藜繩連利於收起

每一小尺一箇每一步六箇爲一繩俱用繩串入蔾心中而出每一小隊前面下五層共計十五根俱牌上掛帶以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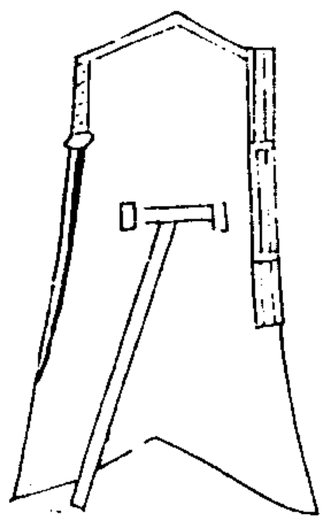


牌法造牌祀牌符呪各有大例日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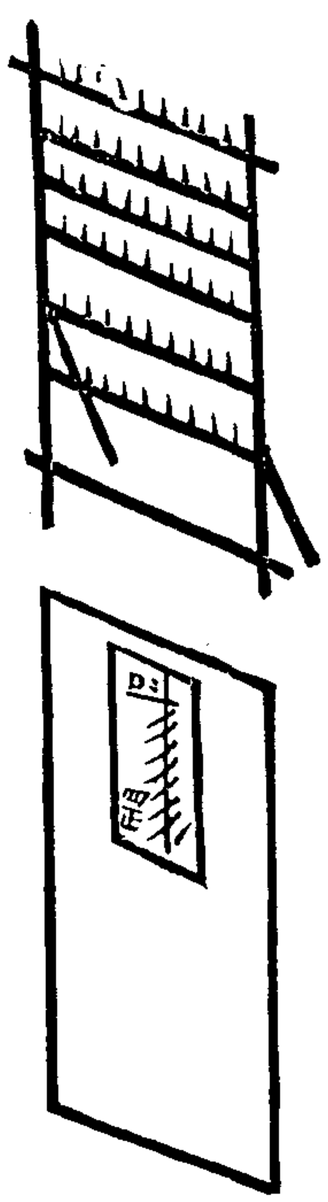
正面



背面



此物有數法或用皮聯或用輕木而外加以竹用釘者最利急則擲之地下可以當釘板阻險其符法乃兵家眛昧之術激我士心而疑敵者也非眞以此爲恃後人毋惑之而爲所誤凡兵所帶繩串蔾藥掛於此牌向外釘上以行用時取下鋪地圍藤牌蹲爲擊殺之器而不能立束部伍凡賴之以束整部伍齊進止遮人衆壯士氣進如堵墻退如風而者惟有此牌之功爲大爲可用柰只可以遮蔽刀鎗而不能革鉛子倘俊天生豪傑之才更爲其法長五尺橫濶二尺



軟壁作硬木作架高七尺濶六尺以舊綿絮被掛上張陣前堵鉛彈丁板可攔路

軟壁無他奇異用人所蓋綿被覆于木格上耳固一時從便之法然不若所製剛柔牌四五十步之外可以遮禦鉛子屢試無失然近至三十步亦要打透但鉛子銃必是遠放定無一二十步可放之事今開法于後不立圖者秘之也其法以輕木爲長枕中用一檔牌身如木牌大先用生牛皮二層釘之皮裏用好氈綿三斤用布序爲一袋貼牛皮之裏用分水薄綿一毯挨行擺之又用氈綿五斤序布袋一幅蓋之四邊竹釘定固通用灰漆四明裏面布處用油厚塗使不入水重可十五斤計費五兩以上只苦于價重而官司不能辦耳除此之外或以鐵爲鋒或云用鵝毛人髮或用密紙或用皮漆或用竹木而尖其奢余曾極其智慮博採萬口之說盡以製造之方所費不知幾百金而竟皆不能遮禦鉛子未有勝此法者也

剛柔牌式

第一生牛皮　第二氈　第三薄桑皮紙毯一　第四層

乙層內用好　氈綿

大氈綿布納　層密擺相

乙層　挨　納布一

層蓋裏

以上通用灰布漆油最忌水入坐卧結實

銜枚　竹箴四寸長五分澗上書隊甲兵勇親隨官
押油餘掛頸靜砲響各銜枚肅靜伐鼓枚而川更可
查考

鬼箭　鐵蒺藜糞汁炒染毒藥戳腳曰鬼箭撒地以
爲阻路守險之川



此筒用猫竹去皮庶不裂長一尺上用木蓋下川原
節爲底貯蒺藜懸之於腰川時手提撒之下地均勻
且速而不結除此皆砲擊蒺藜不利用矣

人撒竹筒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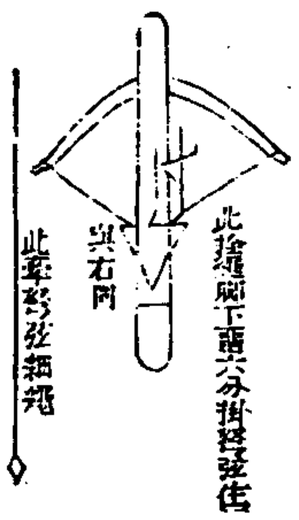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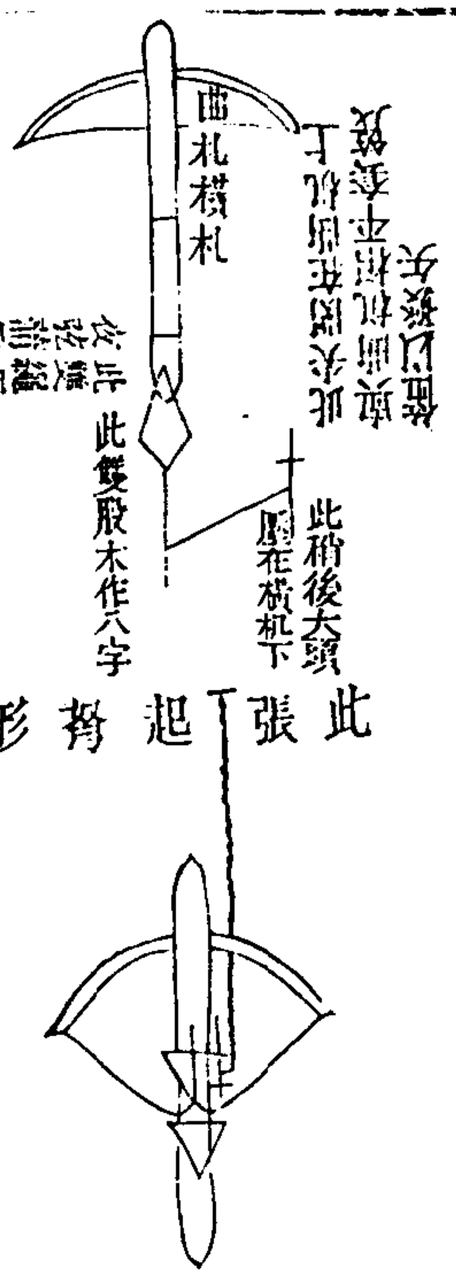
飄石　用一握竹長五尺繩繫頭作兜貯石掄勢一擲而去守城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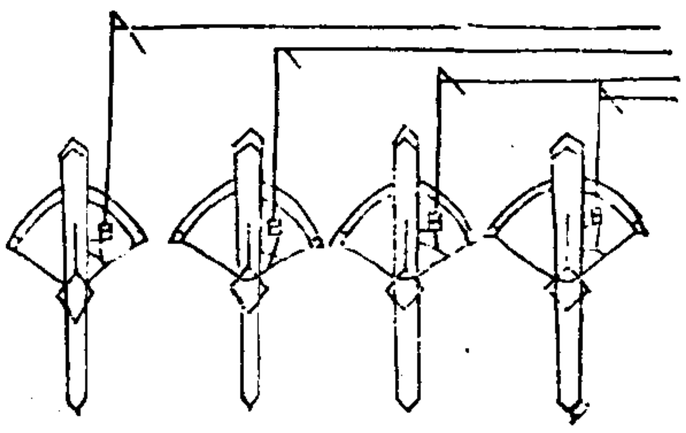
此圈活掛上打去石發圈落

夜伏耕戈　弩機用浮輕箭染草烏毒藥以線引繫樁於二三十步横路而下堆草藏形觸線而機發箭必中恐害自人須阻所行要路

近來賊用長竹先打而行則機發於人足之先弩又無用今當多用如百弩連成數丈其機只在同我處弩盡頭下之俟彼走進踰弩將盡處就長竿先發其機則不能退出數丈矣又當分作三四節機渠能打發其一機即謂盡發矣而不意又有未發之機也尤妙若三五弩而擺丈餘地則無用且未必矢矢俱着人身恰得正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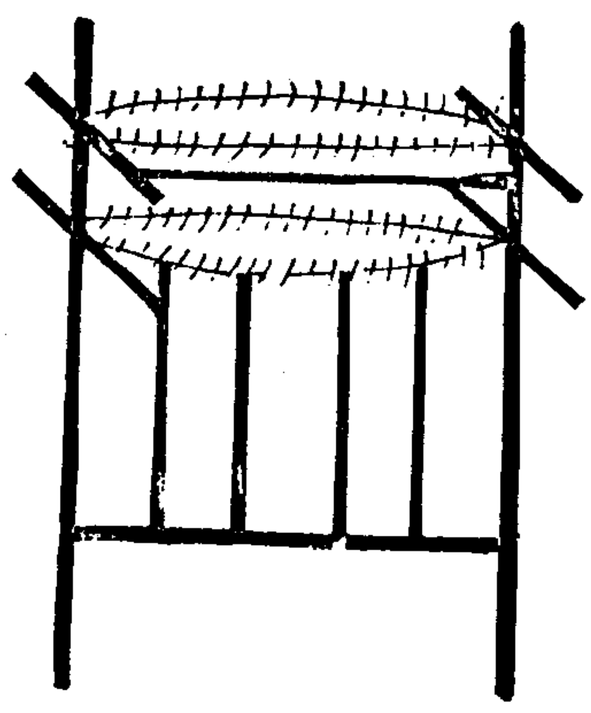






用大小木爲之每扇濶五尺高堞五尺衮木二道簷大竹釘浮於拴上約可一人負之而行輕重適均在城上則立在壍口防夜襲登在兵中可肩而下砦立成營盤

木城



淮陰王鳴鶴　編輯

輯劍經說

王鳴鶴曰昔項羽學書不成去學劍曰此一人敵也乃學萬人敵由此觀之劍術果不足恃歟及置酒會沛公鴻門謀臣范增無他奇策惟令項莊請以劍舞則劍術可少哉唐太宗養劍士數百人飛劍逕身擲之凌空令觀者神聳而公孫大娘舞劍器數百載後猶令人欣欣豔之然則劍術之相傳有自來矣但學劍有術而用劍在勇荆軻入秦已把秦王袖而卒不如願後人譏其劍術不精非劍術不精勇力不稱也今軍中所習矛戈之類雖不一皆各有術皆其遺意耳俞公大猷所著劍經其說畧備屈伸變化形神俱忘總之不越乎奇正兩端而已至於習步之法尤極詳明其條悉不下數十百章而法所謂後人發先人至斯言已槩之明此者可以語技矣唯弓與弩說者謂爲中國之長兵可以致遠不必接刃不可以奪敵人之氣併輯

弩法射法以爲介胄之士習矣不察者一瞥悟云

劍經

虛江俞公大猷云予學荆楚長劍頗得其要法吾師虛舟趙先生見而笑曰若知敵一人之法矣詎知敵百萬人之法本於是乎劍退而思思而學學而又思思而又學乃知天下之理原於約者未嘗不散於繁散於繁者未嘗不原於約復以質之先師曰得之矣夫首之大喙牙之小不相稱焉兩不相爲用也手足之大指爪之小不稱焉兩不相爲用也身體手足皆有屈伸之節屈於後者伸之於前屈於前者伸之於後屈伸而無屈僵人之小不相稱焉兩不相爲用也鳧以嘴大而不能啄鳶以翼大而不能擊狼以尾大而不能掉鹿以角長而困豕以肉多而喘鷙以鬣濃而鈍虎以項短而力兎以前短而狡鷄以爪細肩扇而善鬬犬以毛淺尾銳而善獵疾病之人手足鞅掌者懶臍腹彭亨者倦頭項癭瘤者偏腰脊薄弱者痠前急後曳者蹩無不有勢存焉聖人制兵師之陣必有奇有正必有從有伏必有揚有備必有前後有中央有左右必有握奇有游闕其陣不一各有輕重饒減盈縮遠近疏數之權度大之稱小小之稱大人之稱地地之稱人無不勝也然則舍萬物之情以求行陣之法者遠矣一人之圍有五體焉一身居中二手二足爲之前後左右有防有擊有立有陽一體偏廢不能爲也唯伍法具於一人故起伍之數必五人兩之數必五伍隊之數必五十卒之數必四兩一車車之數必五乘偏之數必五隊軍之數必五偏陣之數必五軍自一人以至百千萬人同一法也一人之圍身體手足皆有屈伸之節屈於後者伸之於前屈於前者伸之於後屈伸而無屈僵人而已耳雖具五體不能爲也故伍必以三人爲正二爲奇什必七人爲能三爲奇八正必四隅爲正四方爲奇五軍必三軍爲正游闕二廣爲奇自一人以至百千萬人同一法也人之善鬬者一身四肢屈伸變化有無窮盡之形故前正而後奇忽焉正忽焉正後而奇前正聚而奇散忽焉正散而奇聚車正而騎奇忽焉騎正而車奇自一人以至百千萬人同一法也萬人之變化猶一人之屈縮萬人之從令猶五體之從心無

不勝也然則舍一人之身以求行陣之法者遠矣上古聖人觀之於天察之於數驗之於易推之於度取之於身証之於物曲盡其理而立爲伍法以教人可謂明且盡矣忠臣義士志可以矢效公忠而學必求乎實用氣可以運量宇宙而謀又貴於有成彼覽影偶質豈能改獨指迹慕遠何救於遲者耶猷謹將所得要法著爲劒經以告後人世有眞丈夫當亮予志

一用棍如讀四書鈎刀鎗鈀如各習一經四書既明六經之理亦明矣若能棍則各利器之法從此得矣

一總訣歌

中直八剛十二柔　上剃下滾分左右
打殺高低左右接　手動足進參互就

一總訣歌

剛在他力前　柔乘他力後
彼忙我靜待　知拍任君鬪

一總訣歌

陰陽要轉　兩手要直　前脚要曲
後脚要直　一打一拇　遍身着力

步步進前　天下無敵

一習鈀閒步十進足如環無端進一足中平當大壓又進一足壓死又進一足小壓又進一足高大當又進一足壓死又進一足小壓死又進一足高大當又進一足高小當又進一足大壓死又進一足大當又進一足大壓死

一鈀習步法

中平起大斜壓他大飛天我轉角趕上壓他再大飛高我小高直當卽小壓下他小飛高我小高直當卽小壓下他再小飛高我大高直當卽大壓下過小他抽直殺來我再大壓過小他入我大上角我用身力轉角趕上畧收低他再入我大上角我轉角對手直殺去跳回一步他打來我伏回卽趕上大起一掃下再跳回中欄止大壓小壓已粘他桿卽大進上鎚死他

一總訣歌

視不能如能　生疎莫臨敵　後手須用功

遍身俱有力　動時把得固　一發未深入
打剪急進鑿　後發勝先實　步步俱要進
時時俱取直　更有陰陽訣　請君要熟識

一習步法

起中平　推牽　扁身殺　丁字回殺　旋手進五
步殺　跳退三步原位　直打直挑進五步殺　腰
力挑打　滴水獻花　殺　跳退三步原位進打
穿後手馬前鷄啄進三步殺　馬前斬草進三步殺
跳退原位　打沉讓他先起穿後手　抽回　吊
小門趁棍走進　直符殺　洗　倒頭　直打　直

起磕　打殺　擺腰進三步　剪殺　跳退原位
一總步目

直破打剃大剪　小剪　揭用手力上扁身　滴水
步若鈎刀就勢他割來　扁身中欄鑿結尾若他棍起
獻花　吊剪　下起接　讓高低俱有　大单鞭壓
子午　陰陽　下起穿手上　喜鵲過枝　趁棍走
走馬回頭丁字步大僻　鷄啄谷　高欄兒棍
直鑿　閃腰剪　三脚峙　倒頭　馬前斬草　上
掠鑿　小剪下小起　小單鞭壓就手鑿　下扁身
二龍爭珠　直符送書殺　齊眉殺　後手高步　順
勢打盤　山托　定四步打　固

一侵他一尺　即上欄殺來　直破打他棍　打下作敗來
亦可就進步侵四五尺小門一揭　或流水小剪他起
我揭大進步對手鑿或再大進少倚他棍尾直剃下
打他手或頭急變扁身中欄殺

一侵他一尺直破打他棍就進侵四五尺小門一揭
一小剪　近他手一尺為妙　走腳過一大剪　近他手五寸為妙
急變扁身中欄殺

一侵他三尺直破打他棍他過枝向小門來傷我我
急變滴水大進步捧他棍若他棍不起我就小門進
步若鈎刀就勢他割來　扁身中欄鑿結尾若他棍起我棍粘他
獻花直破打落急變二龍爭珠大門手撓殺

一侵他二尺低打低揭連幾下待他忙時徑進步大
起棍從小門去打他手不論中不中須急退丁字回
他決進我小門來傷我此時我一揭一進壓剃落打
他手決中矣

一侵他三尺低打低揭連幾下待他忙時急退丁字
一步急大進步吊剪他手急收回原勢立他進來打
我我就大門下起接他一大剪急變扁身中欄殺
一兩人小門對打對揭須急變急變時勿使他揭大
門下起接大剪或順勢打中欄殺或於揭時即用小剪變
大剪中欄殺
一兩人大門對打不進前脚不折後脚不能勝須知有順
勢折脚是進閃之法
一兩人大門齊對打我且將棍提在高進脚插同些些遲斯

須進步壓打下即進變扁身中欄若我打去他棍提
回讓我我須勿將棍尾打下只進步對他胸喉直殺
去
一我從大門順用单鞭壓深入他用力來抵若迫近
大剪我離了子午若迫近我急抽就下面過小門掛
他手上一殺他用小剪我一揭一殺或急抽過大門
剪殺或又過小門倒牽若木迫近即打下小門作敗
狀
一我從大門順入他用力來抵大剪我離了子午我
大進步就小門急起滴水　捧他如前第三段首
一我起流水漸進他決來打我手我將脚坐下直對
他手一捧或殺皆可又他來打我手我從小門一揭
接或大門一起接要在我右手前七八寸之間與他
棍尾相磕一響爲度二門起俱繼以剪急變扁身中
欄殺
一兩人大門對打棍尾在地下讓他先起穿他小門
手上須兩手捧高使他打不下
一兩人大門對打我讓他先起就揭他小門用小剪

變大剪即鐵門鉸殺若他小門來壓我急就下面過大門
剪殺
一兩人大門對打他弱我用强他强我弱讓兩在高
讓他先打下我便進壓兩在低讓他先提起我便進
接連打李艮欽師父每每用此二步
一喜鵲過枝有四他直高打來我將棍抽過大門讓
他下隨用大剪一也他直高打來我將棍抽過小門
讓他下對胸殺去二也直平打來我坐脚過枝進步
小門殺他三也他平直殺或打來我折後脚即順勢

大門剪殺四也以上過枝俱在下面過入他棍二尺
即過
一治伏棍低棍須用小剪離他手前一尺之間過急
過大門我或揭進打亦可飛風箭急變大剪殺亦可
亦可
又我小剪他他搶走我急進步
起高棍打他須二步折過小門
一他打來臨身在小門則趄棍走一打在大門則走
馬回頭丁字步一打順棍上一殺又一大剪扁身中
欄殺
一大門接兒棍有五扁身中欄接一也高捧接二也

下起磕三也我棍畧橫離前手一尺受他打一下四
也待他打將到身用手前一尺磕他一下五也各接
後須急用大剪繼之以殺
一他鷄啄我須起兒棍入剪他手前二尺之間急進
起我連剪我鷄啄他起兒棍我讓他先起穿他小門
手上我接兒棍
步亦可
一他直殺來須進脚向小門剪或向他棍尾小門起
變大剪或端的直破閃腰剪凡剪後須用進殺都不
如定四步坐直趕上

一凡小門一揭一打一打又一揭終無結尾必須乘
揭用小剪如鐵門鎖過大門結尾或將身抽退他打來我
就大門下起接剪打殺結尾
一凡起手要打要殺俱要在他門內一尺之間未可
將手勢發盡待他趕來傷我他手勢已盡此時或大
或小或剪或揭或自大下起接各將他棍死了然後
進步扁身中欄結尾無不勝也法曰後人發先人至
知此決不可發便要傷人徒使自勢發盡爲他人反
傷戒之戒之

一棍初交則下起者有勢棍深入則上壓者取贏
一我單鞭壓他變馬前斬草我且大進一步硬用手
力他棍自輪
一小剪是棍中至要人所不疑者
一凡棍動時須要把得極堅固方有力
一凡大小門直破打不分粘他棍不粘他棍務對他
手直起直落任他揭打或我揭打他我棍亦不離他
身五寸即離亦須即直
一凡日間將棍一打一揭自習打揭俱要有聲久則

自有力高不過目低不過膝
一几小門殺須在他手上方無後患大門亦然
一三腳峙打須要習有大解　又定四打要習
一彼抽退勿急追彼急進勿遽離
一膀力爲上後手力次之前手力又次之
一棍提起手陽殺去及打去俱手陰陰陽最要識透
一他棍頭畧起我不意向大門二尺位坐脚一破剪進殺又或不意用獻花破進

一兩人侵入之際他滴水捧我急用倒頭
一我滴水入他小門他用倒頭我坐後脚急殺去認定他胸
一他大剪我壓他他用滴水捧我進步將棍取正掛他然後倒頭〇一插他金鎗變坐脚殺
一他起高欄若迫近趕上對胸殺
一他起高欄我徑趕上迫他如殺打下前五步大門接隨時用俱可抽讓亦可有抽讓有不抽讓須知之急折脚順勢剪一步更妙
一他小門打來或低殺來急折進前脚橫壓他棍尾

然後二步折打他
一他閉大門我折後脚就下起徑殺他大門剪畧意他閉小門我進前脚就下揭起徑鑿他小門
一他起流水進我後手畧高牽就進步殺大小門皆然〇一直符送書殺
一我大門壓他坐身退欲過枝小門我就進前脚對棍直殺去須後手高前手低直符送書步用
一他起高棍我畧進入待他落大折過大門打他半棍一下就進殺丁字回頭亦可須知有順勢不論他棍打落打不落我都是如此

一兩人揭打我因手避之順侵打打時不可沉自棍不使他揭得須後手出在前手脇下去打則他揭不得
一直符送書殺難揭
一用流水打他棍他棍起我就揭進剪打他棍他棍起大門連打連揭忙時將棍變流水打他棍他棍起我就揭進剪打〇一將棍出長掛膝上鶏啄打
一鉄門鈹打慢慢進回頭又如鉄門勢大進步因打
一他盡手殺來我徑折進前脚過大門對手殺去不

與他棍相粘或折過小門亦此法
一大門哄殺他壓我我過小門假作敗狀他決殺來我一揭折進殺或打
一我初起高小門殺
打下收下欄殺上或再待亦可
一凡小門殺來待來將到手丁字回一揭折進殺則
中矣
一下哄待他剪回上直符送書殺上大門哄或打他手折脚
伏下小門殺或伏下待他來一揭殺更妙

一我將棍畧高畧侵入他來接我即丁字步滾下殺
一他起高欄打我折進大門將他棍尾或半棍敲下
進齊眉殺須知有頂撞勢敵時須不可沉自棍
一凡進殺須急丁字回頭退方穩
一大門高哄殺去四五尺他來抵壓我回頭率進殺
小門亦然
一棳直大門哄殺去四五尺待他來抵剪就剪他大
進殺小門亦然須知有順勢丁字回頭亦可
一侵他三四尺低打低揭連幾下待他忙時大進趁

棍進殺
一棳直哄殺去四五尺任他或揭我就尋他虛處
大進殺去
一凡他棍來我避他抽退隨殺極妙不急則不可去
一我大門高進入丁字牽伏下他趕來我一牽揭進
鑿
一我打棍後繼以殺殺後大門即當採洗洗而後殺
小門須小牽
一兩棍相交他抽回伏地開小門我直撞慢慢指去
待他發殺然後揭牽或剪進殺他
一他直殺來我直殺去我將脚折過分分將手反陰
陽蓋殺去莫非後發先至之意
一他將棍打下丁字回頭伏我就移脚去就他棍尾
連打連揭使他忙直進殺
一凡兇棍打來我順勢敵一下就扁身中欄乘大僻
連連疊革進去破鷄啄亦是如此
一兩人大門對打連幾下待他忙時急抽回讓吊大

進步打
一大門起高棍打移步盤山托
一拏定直符送書大小門托避他打
一直陽手殺去陰手打壓下大門殺臨手待他剪過
小殺
一坐低閉四門
一將棍滾他一下侵入他自然提起須再一敲將他
棍死盡然後殺須記得疊疊敲他
初教滾手直入　次教大粗打揭亦要直　後教
登壇必究　卷三十　鄒經　十六
輕牽順勢待他臨身二寸十之地全用折腳
又有閃退法　有跳退法前足先起或齊起
要知採與牽不同　要在哄使虛乘之
一破直殺有七一步閃腰打二步折腳二步滾二步
流水
一我扁身入深此時不顧性命了只兩目認他胸前
棍上空急穿上棍下空急穿上
一他大過枝小直符指去一步他小過枝大我亦直
符指去一步
一凡直符殺不碍他棍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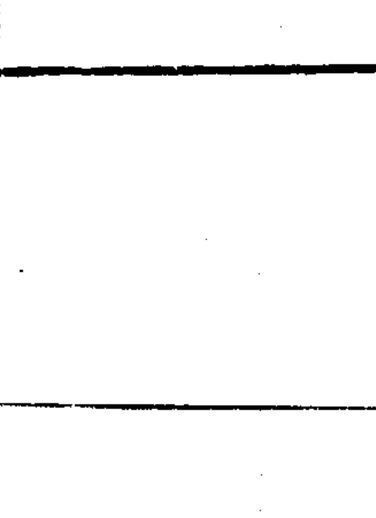
一我過枝小門用盤山托亦可用直符步亦可
一大哄過小待他來小壓急過大剪殺蓋哄多則容
易也剪而後殺則無後患也中有順勢須知之
一凡進殺先軟後硬今後勿用打
一破高欄務先順牽後剪殺　殺去待他落即轉　要知順牽與
箭不同
一殺在小門待他來即過大門剪後殺如小門先牽
後殺之理但須防他回頭牽他回牽我又過去小門
又曰盤山托大折過小
登壇必究　卷三十　鄒經　十七
一直入打剪他臨手一殺待他剪然後過小門容易
一對棍低入小門一小揭小剪殺或待變　或殺
一他疊打揭我對打二步對手殺大進待他打下　大剪
一我大入他過小門我就坐進前腳就他棍中滾入
然後大打進殺
一他滴水我對他手慢慢指去待他動即坐腳剪下
進鑿　一小門有揭亦有大揭與獻花不同
一他坐低我正好折過小門打

一凡將棍直指慢慢侵入待他動欲打我我就殺他
他欲殺我我就進打他手
一何嘗叫人勿打變哄他棍來就我打若打他棍着
響一聲便可進殺
一何嘗叫人勿殺要哄他棍開殺去勿使他打着方
可殺深殺後在大門即洗小門即揭牽
一但比接高棍須防他盤山托就坐下小剪
一他大門單鞭坐腳直滾入殺我折進前脚過大門
直符殺他

一俯身揭順勢剃急接打未如俱要習熟
一鈀對刀他入我四角我四下不相粘後手起高殺
自思出　扁身中欄兼大辟　丁字步　他起高我就趕上剃
扁身中欄殺要　要大辟
後手高平胸去
一他打來我打去他起我揭務要小剃又要疊疊押
去大亦然手動時即下定四步門戶方密
一他打來我打去他起我對手穿入小門隨將兩手
捧高手動時即落定四步寸寸打上隨他小門殺小
門壓大門殺大門壓他起大高趕上剃要就殺或先

接後殺他起小高趕上大接或揭小剃
右此一步乃棍中之正兵不能離此以取勝者也
不能勝亦不能敗
一打時須記得進殺千萬千萬
一大門迫他壓抵我抽下過小門如殺狀他決盡力
來小壓急急抽過大門剪殺此步極妙
右此一步高打來亦要如此哄急翻剪殺且鉄牛
入石我揭起打下他方揭起我就抽我手邊過大
剃打亦可

一雙人大門對打他力雄我急變丁字步打用身壓
之然後變
一他小門殺來急我坐進前脚就他棍中滾入連剪
二三下然後殺
一鈀大門空起勾下勾步絕妙又有下流水勾不久
他



一對手直起對他身打落如是左離大併直起爲上好

一他刀下來我或大門流水勾迫或小門流水俱不可

又他刀如棍川須繼以對手大請起 又起勢時就丟大門流水去亦

一大門扇出他刀尾伏回待他來不拘他刀高下俱對他身直起他不來若近或他刀不高亦請得起若不出他刀尾就將刀壓下對面直起有閃身

一小門陽手扇下陰手請起凡請起如不着即急對

他身他刀扇下大小門皆然

一他刀中欄直來我直就上壓下　中欄有扳步有順勢轉角步　又有釘過他身將他身勾來

一我出中欄釘他直打下我將釘抽大門起上壓落如我用棍步須勿使他打着

一凡他起我亦起他落我亦落俱要隨他

一凡又起他迸對須順他勢或左或右送落凡下又起亦然須知步步進腳

一凡被他入角即便坐退後腳稱起

一凡我伏回他只中欄立不來我就偷後腳進去深起則我在上而彼在下矣他若將棍如打下而不打下當我揭起則彼下則我輸矣總不外棍深入在上者取巍若我棍打沉了他打來我用別步皆不及只直硬起妙

一將棍堅把住用身勢棍頭高慢慢侵入他大門來我大門接一下只離一寸他小門來我小門接一下只離一寸待他何門死我盡身入

一鈇牛入石我打去他揭起他將棍尾勿墜就將棍尾倒抹上一下即大剪他手或即打他手他打來我揭之即入殺他小門極妙極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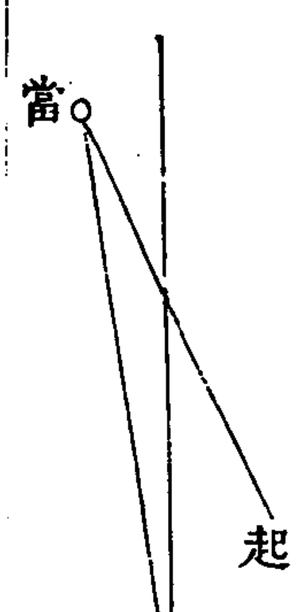
一凡剪他大剪鷄啄妙皆如此

一直磕一聲就殺去不用扳剃亦甚緊矣惜無困死人棍之法大抵用扳剃爲是

一凡左右門打來俱用手前一尺改他棍尾凡左右門殺來俱用棍尾改他手前一尺蓋他打來勢重必

須吾手前一尺方接揭得他住他殺來手輕又要過
枝必須用吾棍尾改他手前一尺
一學到上下高低硬軟直破打上下接俱是一手法
方是有得但直破順勢打是一奪去接是做二節去
初學未易語之後手初曲後直硬處須悟得前手朊
須悟得
一我單鞭上他過小門若入深即用直符送青殺若
他入淺則不可恐他揭起只用趕上直打凡殺來大
小門皆如此例

一凡過小門殺來我就行過小門就他棍尾對手直
打下若變過大門殺來我就行過大門就他棍尾對
手直打下妙妙
一總有三節 接高欄一朊礎一扳後手一尺剃二
進殺接低打來亦然
一直破對打朊礎帶抽後手剃相連後進殺
一入中欄只用一朊礎一扳後手一尺剃二進殺若未
侵入他棍未死亦用拔用手一尺剃下進殺
一踏過他小門進入如前法但自棍橫勢送進上中
欄皆然



此當字如曲中之拍位妙不可言故贊之曰我朊他
傍前手直當後直加扳有神在中學到此一貫乎萬
矣 千千萬萬步俱有拍位
一轉陰陽不可太早臨時一下乃不費力明之叫之
折脚不如直入
右李良欽之傳學到此一貫乎萬矣



右劉邦協之傳中間有拍位不用扳剃洗落只撒手
殺則又緊矣但無困死人棍之法大抵前用技剃為
是小門亦然

右在偏頭關時得之教師林玫者其詩曰壯士執金
鎗只用九寸長日月打一轉好將見閻王

一千言萬語不外乎致人而不致於人一句李長欽三教師原來合一家之所以救得急者都是前一下哄我去然後轉第二下來接救故救得速故能勝也

一不外乎後人發先人至一句不外乎不打他先一下只是打他第二一下

一俱是順人之勢借人之力只要快便又要似進實退而復進則大勝矣

一須要習上欄大小門剃下欄大小門剃下欄小門剃頗難須用功習之

一兩人大門對打對迫忽然變大僻兒猛打下甚妙甚妙兩人對鷄啄亦如此變

一二龍爭珠殺就採下不用提起棍此全是手法前後手俱有法正教師童珵父所謂臨時取之力也我脫他傍亦是臨時取之力須要悟他臨時取力口訣

一但凡打敲採洗俱用後手功夫故棍不用提起高今之欲用力打人者惟恐棍提不高打不重蓋只是有前手之力無後手之功故耳

一伏回之鎗俱是哄我殺去他卽起彈殺我也記之記之

一全書總要只要乘他舊力畧過新力未發八字耳至妙至妙此又是我脫他傍之秘旨語到此則不能復加一言矣

一凡此意味體認得眞亦有七日不食彈琴詠歌之趣也

一滾剃後須再趕上當剪死他棍然後殺記之記之大小門皆然滾是他低平直殺來我棍在高遂坐下量離了手前一尺與他棍尾相遇順滾至他手殺他身剃是他高打來或高殺來或他雖把定未動但棍尾高有十字我用棍尾量一尺之處與他棍尾或棍中相遇剃下大小門皆有滾剃順　至他手殺他身此滾剃之不同也下起磕彈何以不滾聲恐他棍開或沉無機可乘故必打前然後殺

一先侵二三尺一打坐身沉棍頭他必進殺我就下起磕一響大進步打剪或丁字回打剪然後扁身殺他喬教師曰彈鎗則在下面橫捧亦起磕之法但在

下面橫則無不響之理矣童教師曰一聲響處直千金彼失隄防我便贏是也依喬教師之說乃知伏回之鎗俱是殺去他即起彈殺我也記之記之

一剪打急起磕起磕起磕復急剪打剪打復急起磕相連而進彼從何處殺將來微乎神哉彼金鎗之第一法也穩而能勝習之習之

一他打下我揭起我哄他欲打下而實不打下待他盡力揭起力使過了即趕將他棍剃下○問如何是順人之勢借人之力曰明破此則得其至妙至妙之訣矣盡須知他出力在何處我不於此處與他鬬力姑且忍之待其舊力畧過新力未發然後乘之所以順入之勢借人之力也上乘落下乘起俱有之難盡書鈎刀鎗棍千步萬步俱是乘人舊力畧過新力未發而急進壓殺焉我想出舊力畧過新力未發入箇字妙之至也妙之至也前言拍位都是此理

一小門進對打須斟酌用之恐力大之人一挑打我走難離矣大抵小門只是哄他不真要打或殺爲穩一與用左手人對在小門須坐極低在大門大折足過打

一他用極長軟鎗或竹鎗我須坐身將棍頭提高慢慢迫上待他下面殺來即變一欄粘定用黃龍轉尾步趕萬無一失

一學至於此則身手足應心全不杆格矣學至於此全不看見他是鎗是刀只認定對他手前殺他身而已若他打來亂時必須忍略退同坐足下中平待少頃他來即用磕手法進自勝總是以靜待動以逸待勢道理微乎微乎李艮欽每每如此

一大門大侵入磕小門不可大侵入挑大門大侵入磕則彼必死無疑矣小門若大侵入挑恐彼力大挑不起則難救矣若挑聲一響然後大侵入打他又何妨

一他棍起就進步直當去不待他打落低欄亦然

一大剪下起手要直平不曲

一但凡先一下打他棍他自然提起再趕上直當大僻中要有順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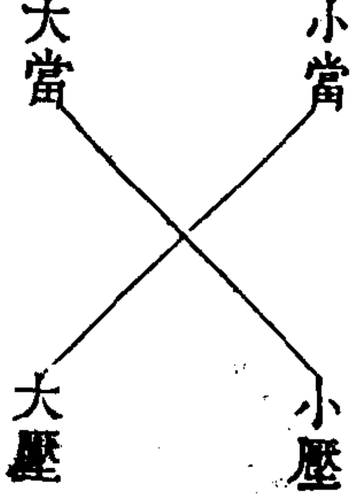
一剃後待他起進步直當

一齊打下讓他起趕上直當如鈀步
一小門更勿直擊只哄他棍起就過大門直當剃打
一兩人對雞啄大進步起入對棍尾剃又起進殺待他起直當去
一他過我小門我須將前脚入將前手棍起占了小門大開大門隨他變不變俱剃打下
一曲腰將棍尾畧壓他他棍起就他大門下起直當去

一打忪時須要認空處殺
一對手鑽去須在他棍上
一打到中間忙時須記得收下再起
一我打他接我須不與他接着只是埋下引他打下我起接則我爲後發先至
一我打不與接着即轉小門挑起進打亦是後發先至之理
一打到中間他打下我接起我勿打下他決再起即急再直當去則他自敗也
一我入被他打覺敗即急跳退記之記之

一師父初假意殺來或打來我或接着或挑着決不宜貪心就進去傷他待他動我再或接或挑進去傷他
一打認棍打咁認棍咁剃認棍剃入認棍入挑認棍挑凡舉手俱要認他棍若認人不認棍之說是彼棍已敗開了只管認人坐去也〇一尋鎗頭就死來贏一將棍頭低穿入他棍下或左邊一起一剃或右邊一起一剃起要有響爲度總是一理
一咁是脚去手去剃是脚去手同頓是脚去手同

鈀法



圖者將連如環無端徵乎徵乎鈀之用其止於是乎

一凡直當之後打下不如進脚坐頓下打下則自勢盡他反當我頓坐下則有有餘之勢如他再起則再當之大小門皆然
一凡鈀過軟殺人須照我原大扇趕爲氣勢容易服

人凡遇硬進步起角入須不離分寸如今所製鎲譜入他爲穩

一大門輕打他棍一下他用力來抵卽丁字步大進打彼自屈矣

一大當大頓坐小當小旧坐他大壓我倫過小旧坐他小壓我倫過大頓坐千步萬步此段盡之

一今以後打步少只是當死他棍然後鑿他

一千言萬語總是哄他舊力過去新力未發而乘之

一鎲所以終對不得鎗刀者鎗刀有哄鎲哄不得人

也

一響而後進進而後響分別明白可以語技矣

一山東河南各處教師相傳楊家鎗法其中陰陽虛實之理與我相同其最妙是左右二門擊他鎗手法其不妙是撤手殺去而脚步不進今用彼之拿法兼我之進步將鎗收短連脚趕上且勿殺他只管定他鎗則無敵於天下矣

敎弩法 出武經總要

弩者中國之勁兵四夷所畏服也古者有黃連百竹

八檠雙弓之號絞車擘張馬弩之差令有三弓合蟬手射小黃皆其遺法若乃射堅及遠爭險守隘怒聲勁勢遏衝制突者非弩不克然張進難以應卒臨敵不過三發四發而短兵已接故或者以爲戰不便於弩然則非弩不便於戰爲將者不善於用弩也唐諸兵家皆謂弩不利於短兵必以張戰大牌爲前列以禦奔突亦令弩手負刀棒若賊薄陣短兵交則捨弩而用刀棒與戰鋒隊齊入奮擊當先定駐隊人收弩

恐弩隊時道損 近世爲利器不知五尺之外尙可發也故弩當別爲隊攢箭駐射則前無立兵對無橫陣若虜騎來突乃於陣前叢射之中則無不披靡騎雖勁必不能駸又若爭山奪水守隘塞口破驍陷勇非弩不充用弩之法不可雜於短兵尤利處高以臨下但於陣中張之陣外射之進則蔽以旁牌更番張射則弩不絕聲可稱利器矣

發弩人	○	○	○	○	○	○
進弩人	○	○	○	○	○	○
張弩人	○	○	○	○	○	○

凡矢量其弓弓量其力無動容無作色和其肢體調其氣息一其心志謂之楷式故曰莫患弓軟服當自遠莫患力羸常當引之但力勝其弓則容貌和發無不中故始學射必先學持滿須能制其弓定其體後乃射之然其的必始於一丈百發百中寸以加之漸至百步亦百發百中乃爲術成矣或升的於高山或置的於深谷或曳或擲使其的縱橫前却不失所準乃可以射禽與敵凡弓惡左傾箭惡直懦頤惡傍引

頭惡垂胸惡前凸背惡後傾此射法骨髓之病也身前竦爲猛虎方騰額前臨爲封兒欲鬬出弓爲懷中吐月平箭爲弦上懸衡此皆有容儀之善也控弦有二術無名指疊中指壓大指頭指當弦直立中國之法也胡法力小利於馬上漢法力多利於步用然其精神已竭手足以虛若卒然而發則矢直不直申不妙持在頭指間世人皆以其指末凝絃則羞箭曲又傷其羽但令指面隨弦直立即脫而易中其致遠乃過常數十步古人以爲神而秘之胡法不使大指頭指亦爲妙耳

一烈女傳云怒氣開弓息氣放箭蓋怒氣開弓則力雄而引滿息氣放箭則心定而慮周○一量力調弓量弓制矢此爲至要也故荀子曰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孟子謂羿之教人射必至於彀學者亦必至於彀射家要法○一持弓矢審固審者詳審固者把持堅固也○一凡打袖皆因把持不定○一量力爲術成矣或升的於高山或而弱者因簇不上指也○一法曰鏃不上指必無中理指不知鏃同於無目此指字乃是左手知鏃到不

假於目也必指末知鏃然後爲滿必箭皆知鏃方可言射○一審者審於弓滿矢發之際今人多於大半矢之時審之亦何益乎○一審者令人皆以爲審的而已殊不知審的第審中之一事耳蓋弓滿之際精神已竭手足以虛若卒然而發則矢直不直申不中皆非由我心使之也必加審之使精神知易手足安固然後發矢其不直不中爲何○一射法中審字與大學慮而後能得慮字同君子於至善既知所止而定而靜而安矣又必能慮焉而後能得所止君子

於射箭引滿之餘發矢之際又必加審焉而後中的可決欲知審字工夫合於慮字工夫玩味之乃得○一大指壓中指把弓此至妙之古法也決不可不從之○一凡箭去寧高而過的愼勿低而不及也此人人之病記之記之○一凡中的之箭可取必者皆自從容閑暇中能必之未有忙忽而可取必者忙忽而有中者亦幸耳○一教騎射箭法勢如追風目如流電滿開弓急放箭目勿瞬視身勿倨坐出弓如懷中吐月平箭如弦上懸衡○凡射或對敵對把站定觀前腿似橛後腿似瘸隨箭改移只在後腳左肩尖直對右腳尖丁字不成八字不就射右改左射左改右二句正中的之妙此足法也○凡射前手如推泰山後手而握虎尾一拳主定前後直正慢開弓緊放箭射大存於小射小加於大存壓其前手加舉其前手務取水平前手撒後手絕二句射之元機一撒一絕正相應之妙一齊著力使兩臂膊伸合則箭疾而加於等常數等矣此手法也○凡射法箭搖頭乃是右手大食指扣弦太緊之故其扣弦太緊之故是無名小指緊開之故學射者有此病射時用小草稍一寸用無名指小指共恰于手心箭去而草不墜即箭不搖擺矣○凡對敵射箭只是個加大力定勢險節短則無不中人無人能避矣此狀形容不出大端將弓扯起且勿盡滿且勿輕發只是四平架手立定則勢則險矣必待將近數十步約我一發必能中敵必能殺人至死或患將切身或爲賊先鋒一中而收利十倍則節自短矣馬上之賊只當看大的射不可射人諺云射人先射馬擒賊必擒頭是也

長兵短用說 出紀效新書

夫長器必短用何則長鎗架手易老若不知短用之法一發不中或中不在喫緊處被他短兵一入收退不及便爲長所誤卽與赤手同矣須是兼身步齊進其單手一鎗此謂之孤注此楊家鎗之奩也學者爲所誤甚多其短用法須手步俱要合一一發不中緩則用步法退出急則用手縮回鎗捍彼器不得交在我鎗身內彼自不敢輕進我手中鎗就退至一尺餘倘有戳人與短兵功用同矣此用長以短之秘也至

若弓箭火器皆長兵也力可至百步者五十步而後發力可至五十步者二十五步而後發此亦長兵短用之法也長則謂之勢險短則謂之節短萬殊一理

長鎗總說

夫長鎗之法始於楊氏謂之曰梨花天下咸尚之其妙在於熟之而已熟則心能忘手手能忘鎗圓神而不滯久莫貴於靜也靜則心不妄動而處之裕如變幻莫測神化無窮後世鮮有得其奧者蓋有之矣或秘焉而不傳傳之而失其眞是以行於世者率留沙

家馬家之法蓋沙家竿子馬家長鎗各有其妙而有長短之異其用惟楊家之法有虛實有奇正有虛虛實實有奇奇正正其進銳其退速其勢險其節短不動如山動如雷震故曰二十年梨花鎗天下無敵手信其然乎施之於行陣則又有不同者何也法欲簡立欲疎非簡無以解亂分糾非疎無以擒挪進退左右必佐以短兵長短相衛使彼我有相倚之勢得以舒其氣展其能而不至於奔潰兵法曰氣盈則戰氣奪則避是已今將六合之法并二十四勢繪錄于後以廣其所傳云

八母鎗起手

你劄我我拏鎗你劄我我攔鎗你劄我脚我顛鎗你上劄我捉鎗你下劄我搶鎗你上劄我捉鎗你下劄我顛鎗你鎗起我纏攔下你劄我我我拏鎗

一合先有圈鎗爲母後有封閉捉拏黎花擺頭救護要分明裏把門外把門閃賺是花鎗名曰秦王磨旗

○我劄你你拏鎗還鎗我拏鎗我劄你你攔下還鎗我攔鎗你儘頭鎗我顛鎗還鎗你拏鎗還鎗我拿鎗

你劄我我拏鎗閃賺花鎗上你拏鎗還鎗我拿鎗你
劄我我攔下閃賺花鎗上你攔下還鎗我攔鎗你劄
我儘頭鎗我頭鎗閃賺花鎗上你拏鎗還鎗我拏鎗
我搖花鎗乃泰王磨旗
二合先有纏鎗後有攔鎗黃龍占杵黑龍入洞拏鎗
救護閃賺花鎗上名曰鳳點頭○我纏你鎗你劄我
我攔下還鎗你攔下還鎗我拏鎗你劄我我拿下你
起鎗我隨鎗纏拏下你鎗我還你鎗你拏下還鎗我攔
退救護拏你槍你劄我我攔下閃賺花鎗上你攔
三合先有穿指後有穿袖鷂子撲鵪鶉救護閃賺是
花鎗四面是鎗法名曰白蛇弄鳳○你劄我我拏下

閃賺花鎗上你拏鎗還鎗我拏鎗你劄我我攔下閃
賺花鎗上你攔下還鎗我攔鎗我搖花鎗乃白蛇弄
鳳
四合先有白拏鎗攔退鎗救護後有白攔進步如猫
捉鼠救護閃賺是花鎗名曰鉄掃帚○我白拏進步
上劄你你拏鎗還鎗我攔退救護拏鎗我白攔進步
上劄你你攔鎗還鎗我攔鎗我白顛進步閃賺花鎗

上劄你你攔鎗還鎗我拏鎗我搖花鎗乃鉄掃帚
五合先有四封四閉後有死中反活無中生有迎封
接閃賺是花鎗名曰撥草尋蛇○你劄我我拏鎗進
步劄你你拏鎗還鎗我拏鎗你劄我攔鎗進步劄我
你攔鎗還鎗我攔鎗你拏下我鎗你鎗起我反拏你
鎗你攔下我鎗你鎗反攔下你鎗你拏我鎗我鎗閃
過攔你鎗你攔我鎗我鎗閃過拏你鎗你劄儘頭鎗
我顛問捉住你反起劄我我攔下閃賺花鎗上你攔
鎗還鎗我攔鎗我搖花鎗乃撥草尋蛇

遊蕩撥草尋蛇上遊蕩秦王磨旗○一接二進三拏
四纏五攔六直大遊場秦王磨旗鉄掃子必無路裙
攔偷伏虎鎗地蛇破地蛇鎗儘頭鎗破中平鎗中平
鎗破中平鎗中王高低遠近都不妨高不攔低不
拏當中一點難遮架去如箭來如線拮人頭劄人面
高低遠近都看見鎗是伏腰鎖先劄平和腳疾上又
加疾劄了還嫌遲鎗有三件大病一立身法不正大
病當劄不劄大病三尖不照大病上照鼻尖中照鎗

尖下照脚尖你鎗發我鎗拏你鎗不動我鎗劄來得緊去得硬不遮不架是箇空

纏鎗　攔鎗　破纏　破攔　中平

死復生　一進一退　一上一下

進步虛下拏還鎗　撲法　守法　櫓法

顛捉　蘇法　捉法　看法　即法

身法　坐法　遲法　六封　六閉

白鷴　黑鶴　白蛇弄風　鉄掃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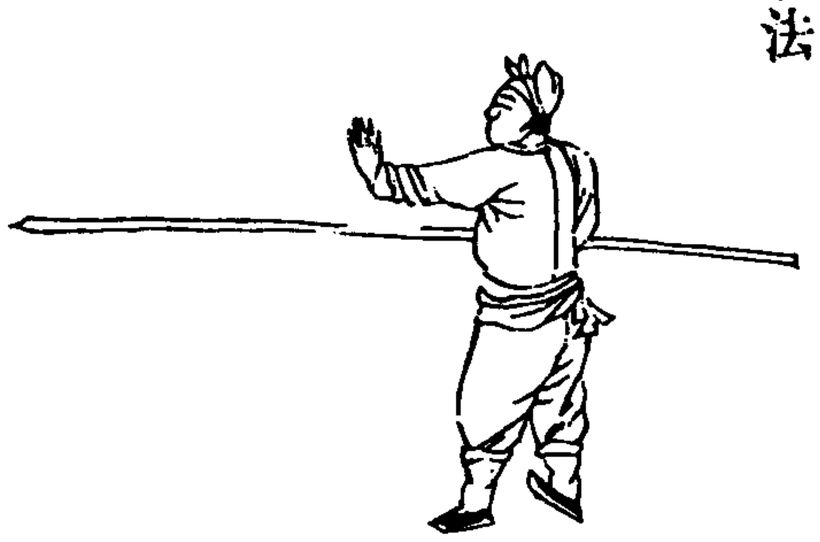
梨花鎗　蜈蚣鑽板　朝天鎗

白牛轉角　拗　過鎗　裙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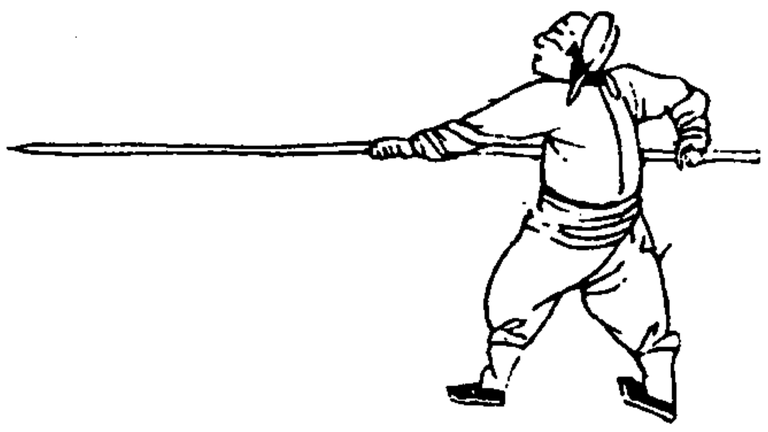
巡撫荆川唐公于西興江樓自持鎗教余繼光請曰每見他人用鎗圈串大可五尺兵主獨圈一尺者何也荆翁曰人身側形只有七八寸鎗圈但一開他鎗一尺即不及我身膊可矣圈拏既大彼鎗開遠亦與我無益而我之力盡此說極得其精余又問曰如此一圈其工何如荆翁曰工夫十年矣時有龍溪王公龍川徐公皆歎服一藝之精其難如此

夜叉探海勢
乃持鎗行立看
守之法過敵變
勢隱機應用無
不中節

羽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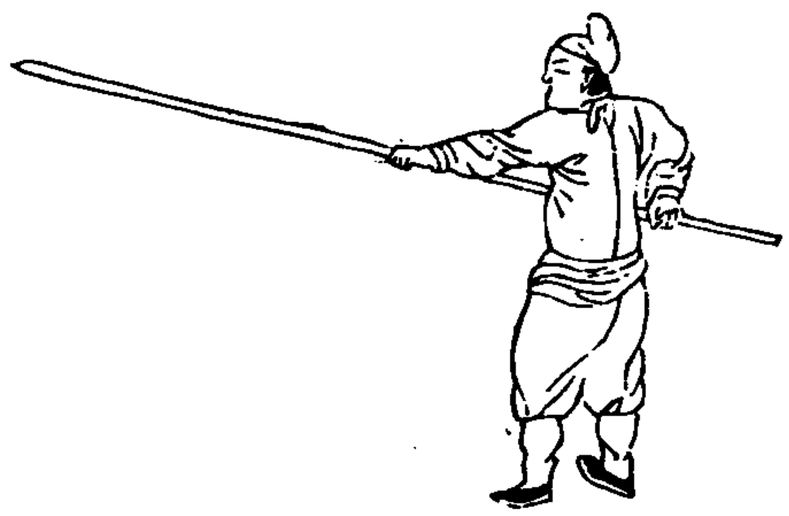


四夷賓服勢
乃中平鎗法爲六合
鎗之主作二十四勢
之元妙變無窮自古
迄今各械鮮有當其
鋒諸勢誰可拔其趣



指南針勢

乃上平鎗法其類用近手中平而着數不離六合之變有心演悟二十四勢之中可破其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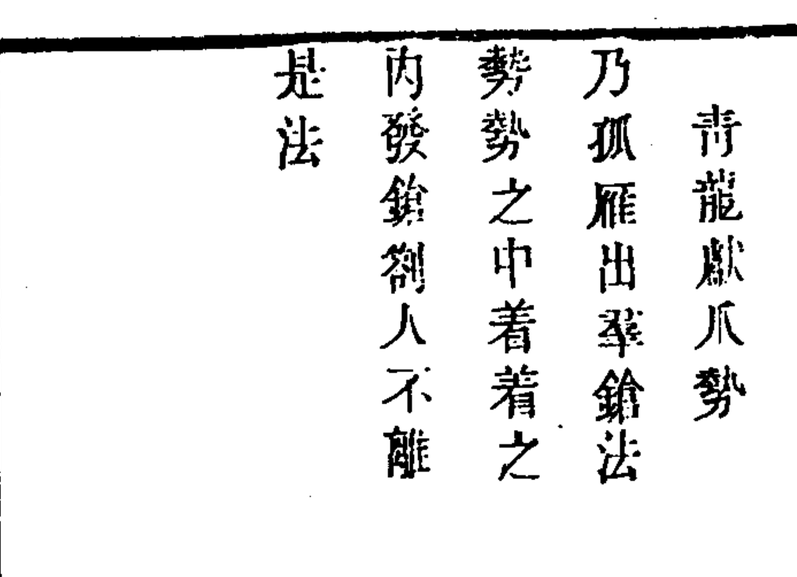
十面埋伏勢

乃下平鎗法門戶緊於上平機巧不亞中式精於此者諸勢可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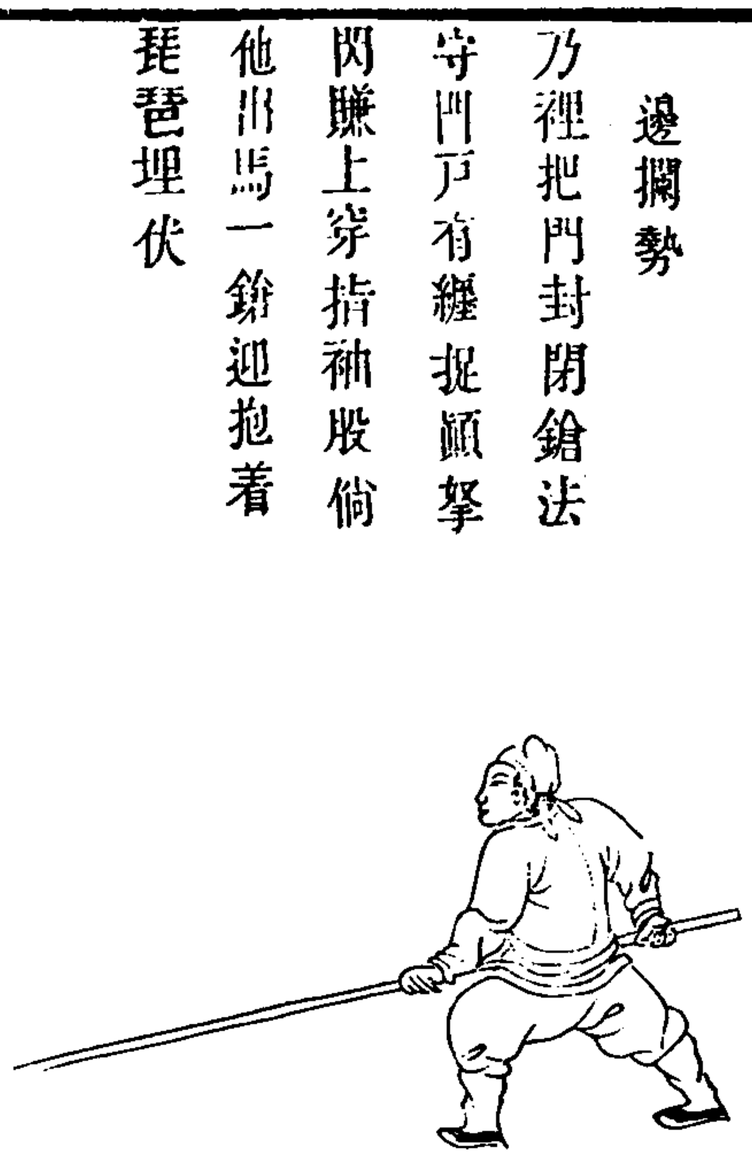
青龍獻爪勢

乃孤雁出羣鎗法勢勢之中着着之內發鎗刺人不離是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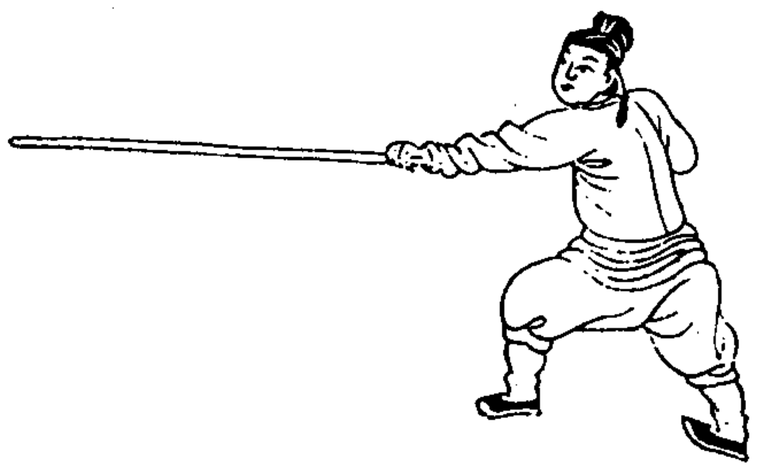


邊攔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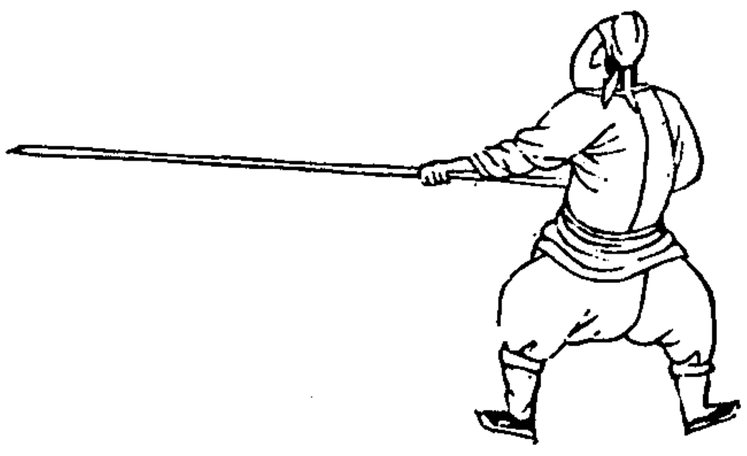
乃裡把門封閉鎗法守門戶有纏捉顧擊閃賺上穿指袖股倘他出馬一鎗迎抱着琵琶埋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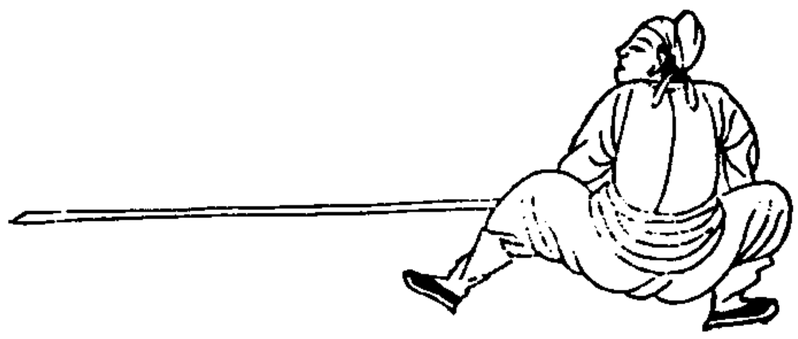
鐵翻竿勢
乃外把門黃龍點
竿鎗法一截二進
蛇弄風撲着鶺鴒
不放鬆



跨劍勢
乃裙攔鎗法大開門
戶誘他来遂我中途
擊剳他虛我實搖花
鎗他實我虛掤退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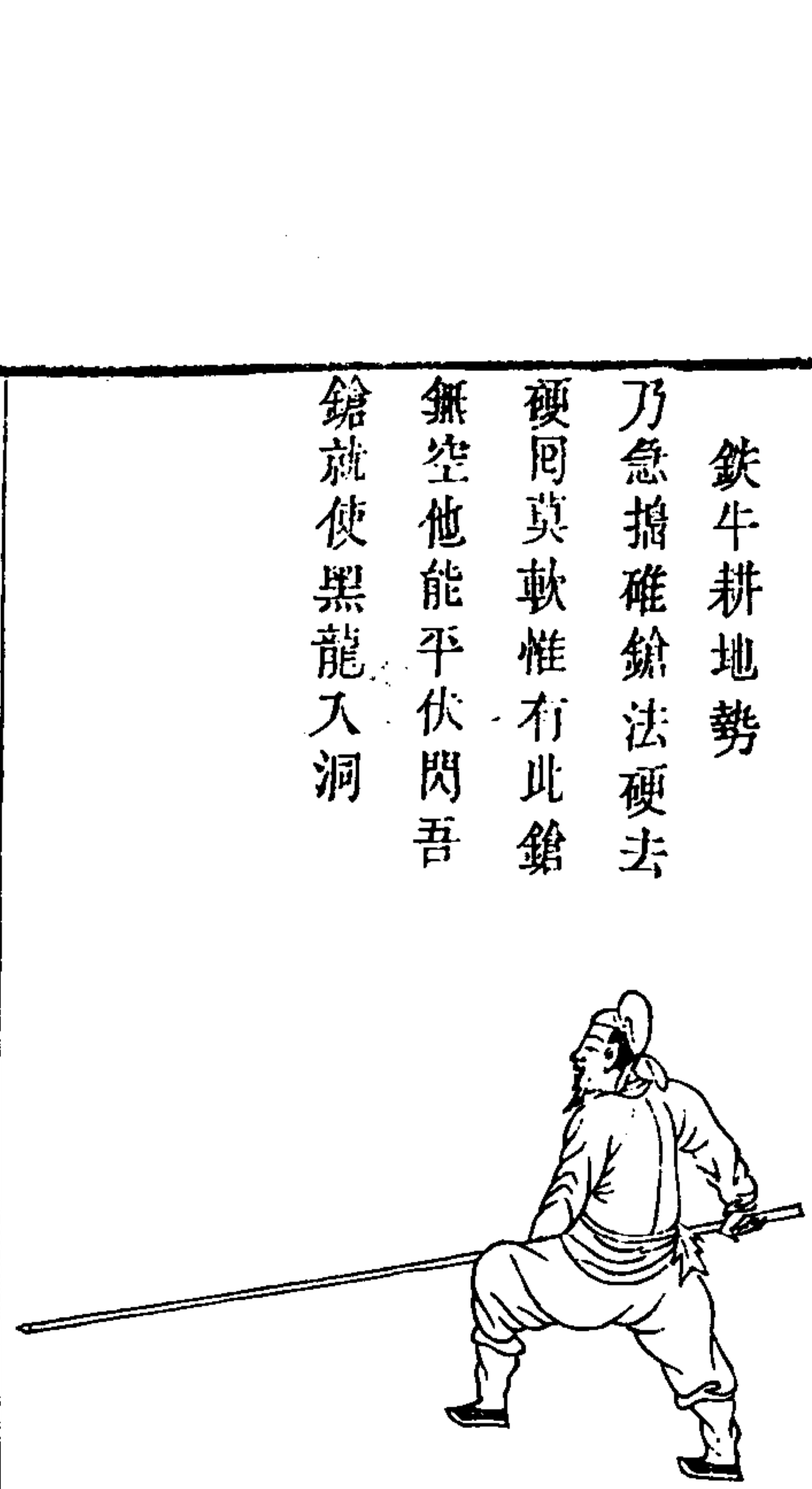
鋪地鎗勢
乃地蛇鎗法起手
按挨急刺高來直
掠難饒若他滴水
認針穿避法死中
反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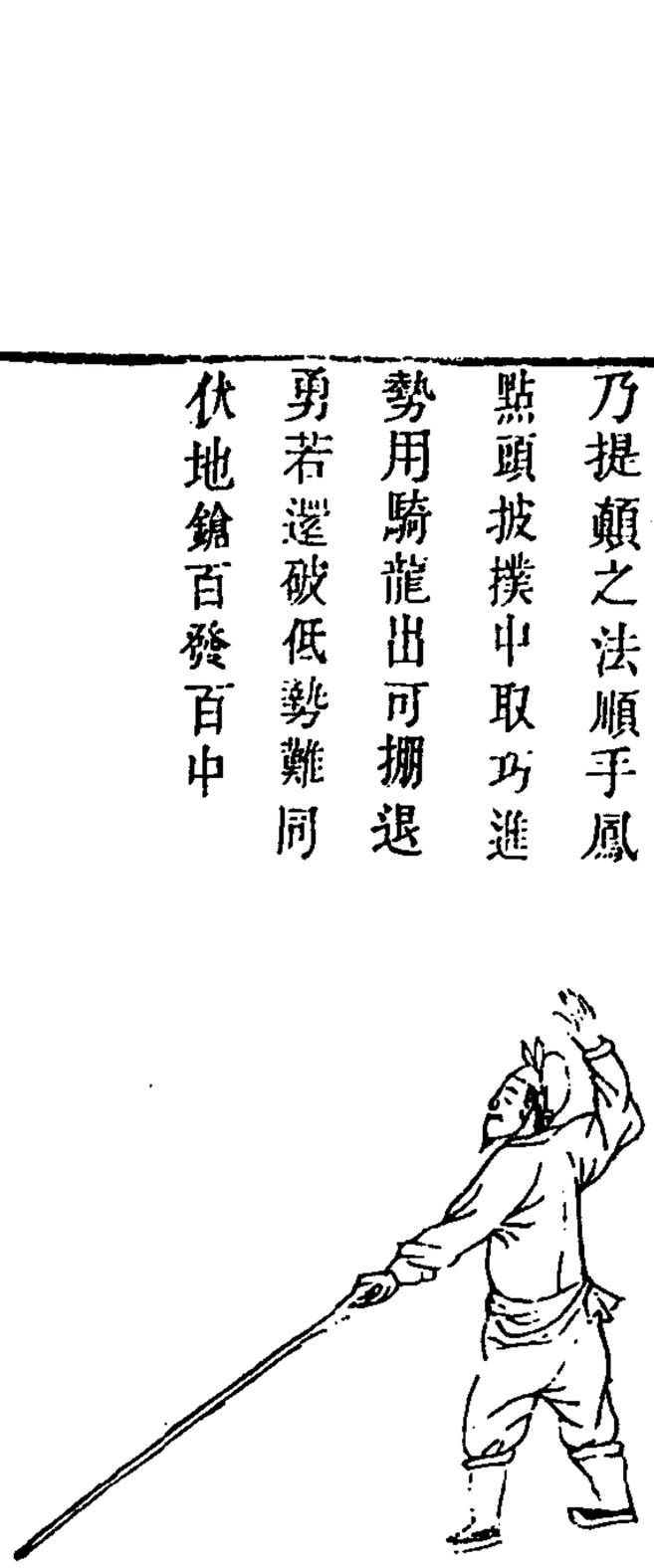
朝天勢
乃上鷹下取鎗法
搖旗掃地鉄牛耕
乃怕他拖刀詭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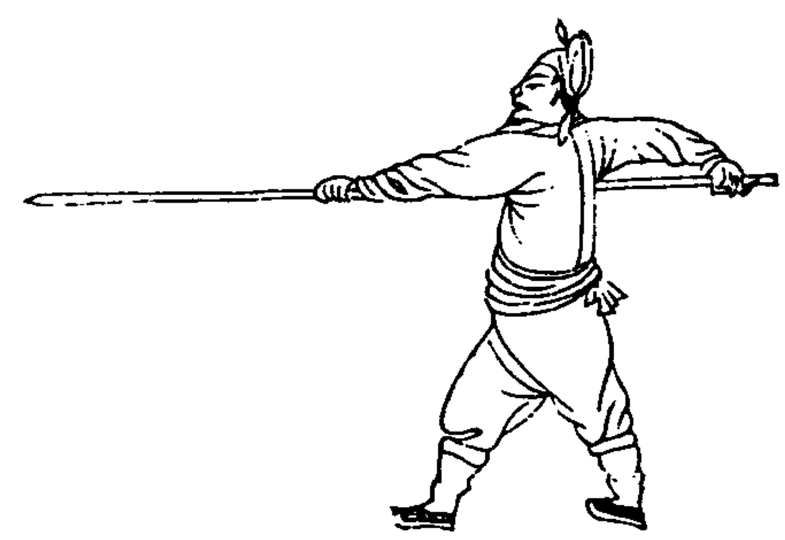
鉄牛耕地勢
乃急搶碓鎗法硬去
硬同莫軟惟有此鎗
無空他能平伏閃吾
鎗就使黑龍入洞



滴水勢
乃提顛之法順手鳳
點頭披撲中取巧進
勢用騎龍出可掤退
勇若還破低勢難同
伏地鎗百發百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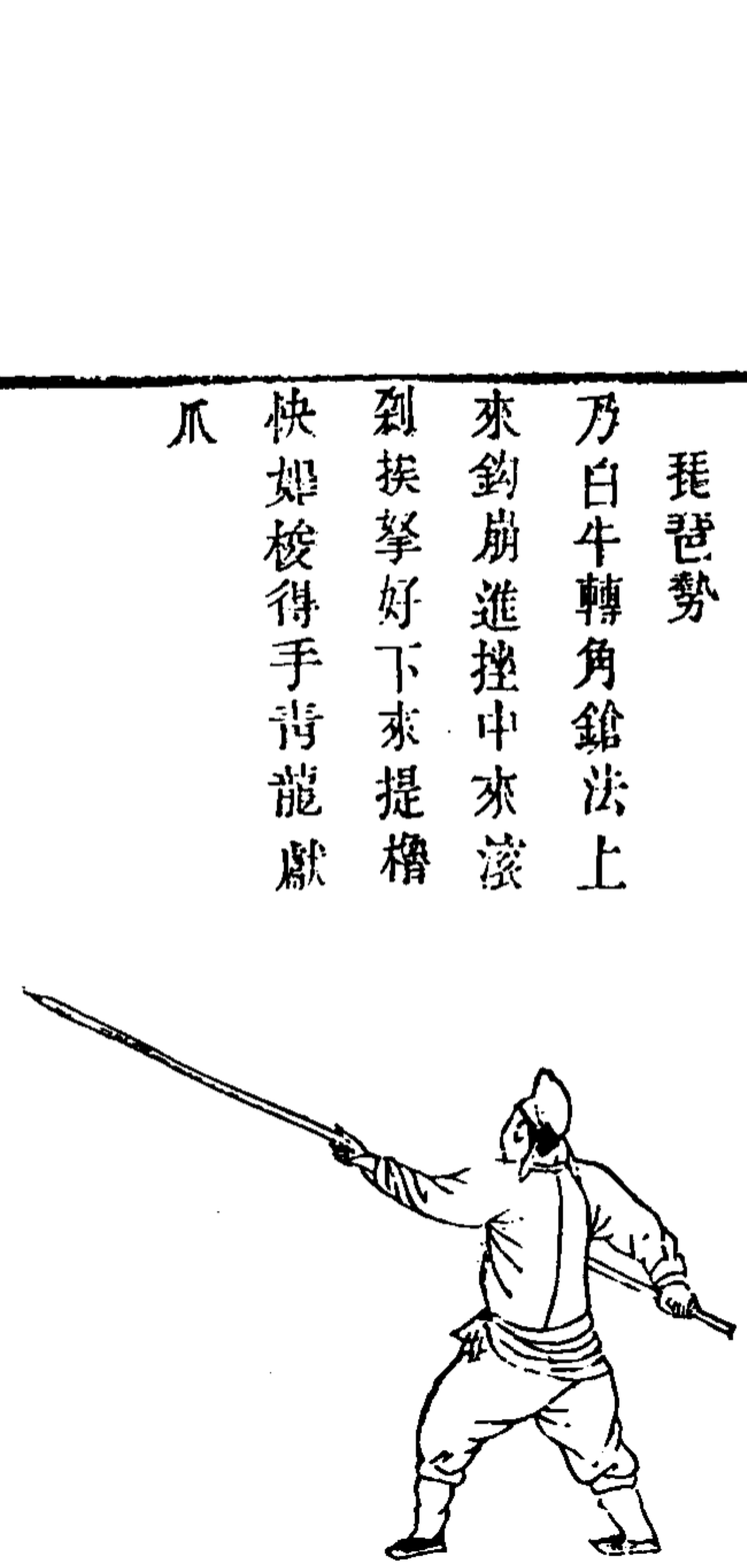
騎龍勢
乃拗步鎗法進有
撥草尋蛇退有邊
攔救護黎花滾袖
似穿梭四面是槍
雲罩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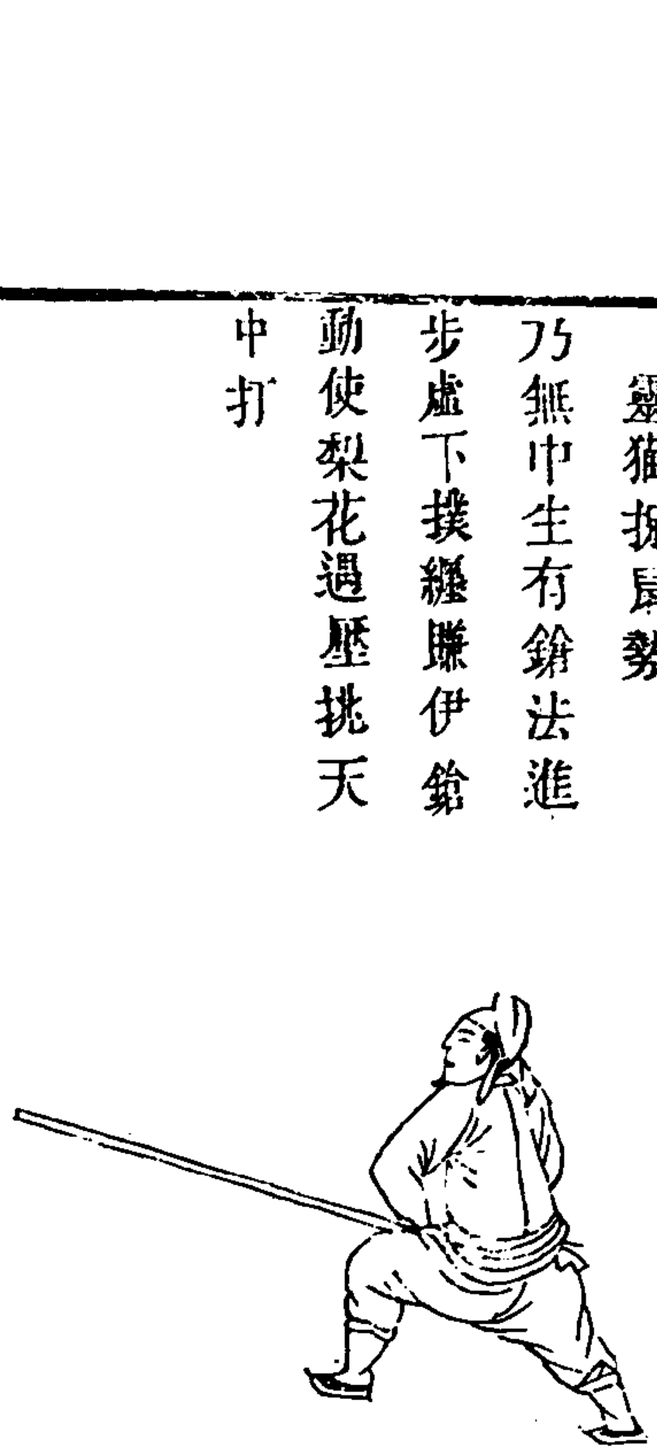
白猿拖刀勢
乃佯輸詐回鎗法
逆轉硬上騎龍順
步纏攔崩靠迎封
接進弄花鎗就是
中平也破



琵琶勢
乃白牛轉角鎗法上來鈎崩進挫中來滾剗挨拏好下來提橹快如梭得手背龍獻爪



靈猫捉鼠勢
乃無中生有鎗法進步虛下撲纏賺伊鎗動使梨花過壓挑天中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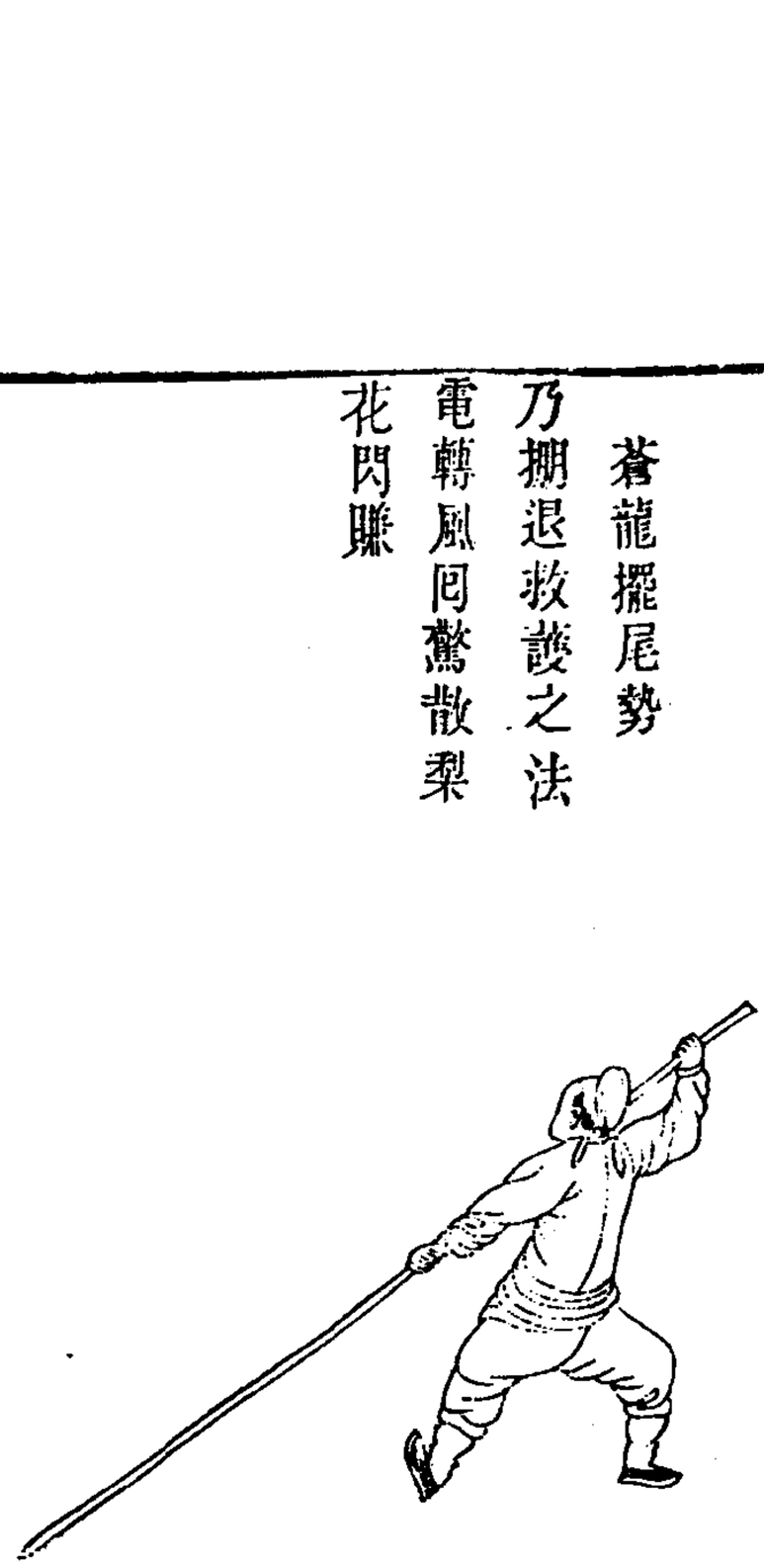
太山壓卵勢
乃鷹捉兎之法勢維高發身中變異仕他埋伏地蛇冲我又磨旗掃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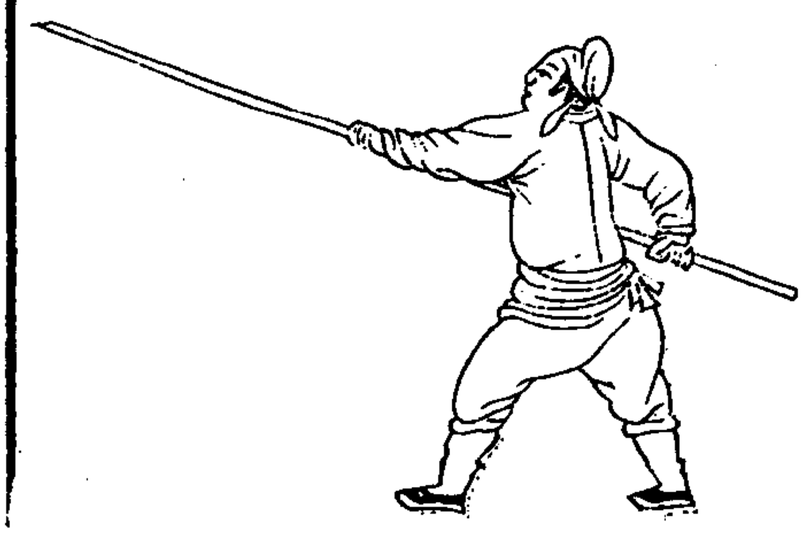
美人認針勢
乃儘顛鎗法好破他蛇防他顛捉起手鳳點頭披悶認眞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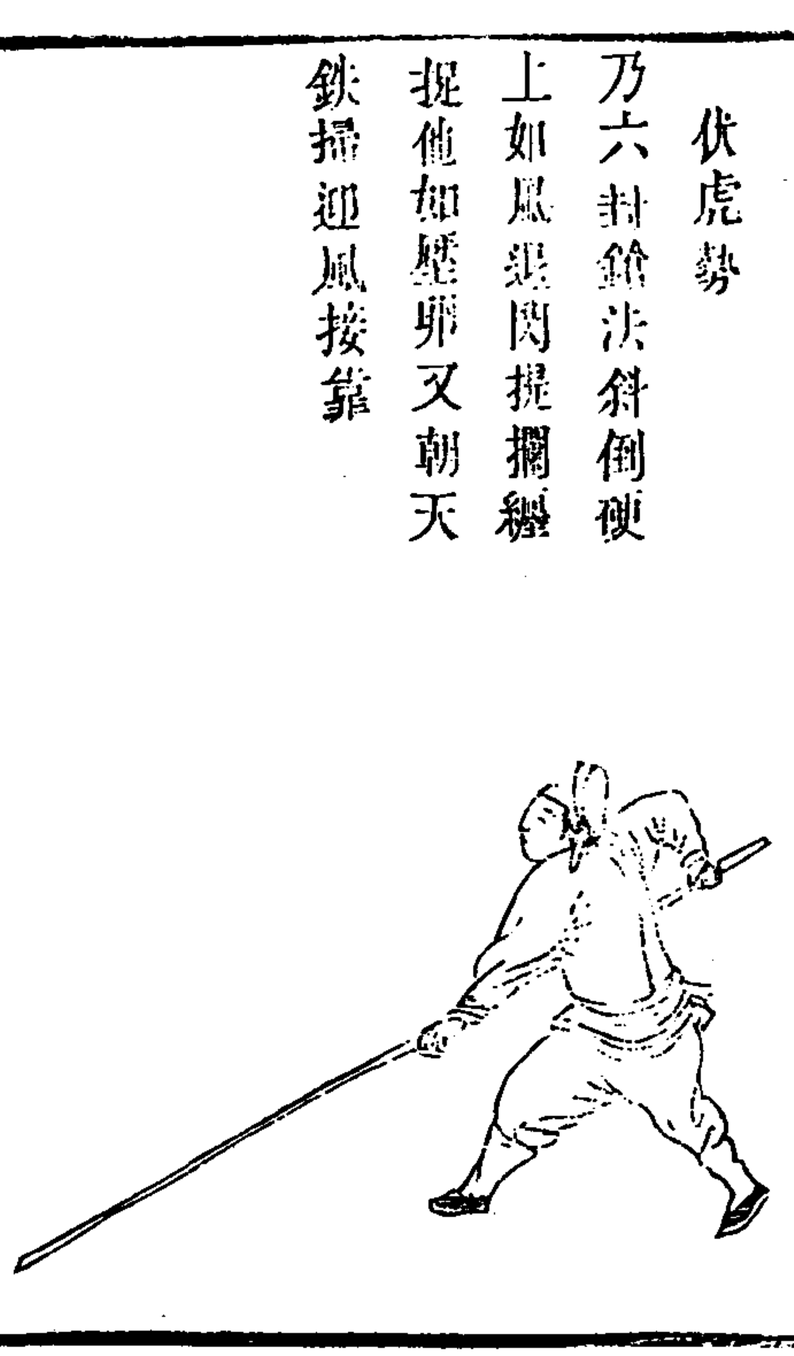
蒼龍擺尾勢
乃掤退救護之法
電轉風回驚散梨
花閃賺



鬬鴻門勢
乃拋袂錦法身隨鎗進閃坐
刻攔捉攻硬上經曰六直妙
在其中用長貴短用短貴長
此藝中妙理短而長用者謂
其可禦彼長長入短不中則
反爲長所誤故用長以短節
節險嫩就近身尺餘法更不
老彼見我長安心欲使我進
深無用我忽節節短來彼乃
智屈心遑倉卒使彼對我不
及此用長萬古之秘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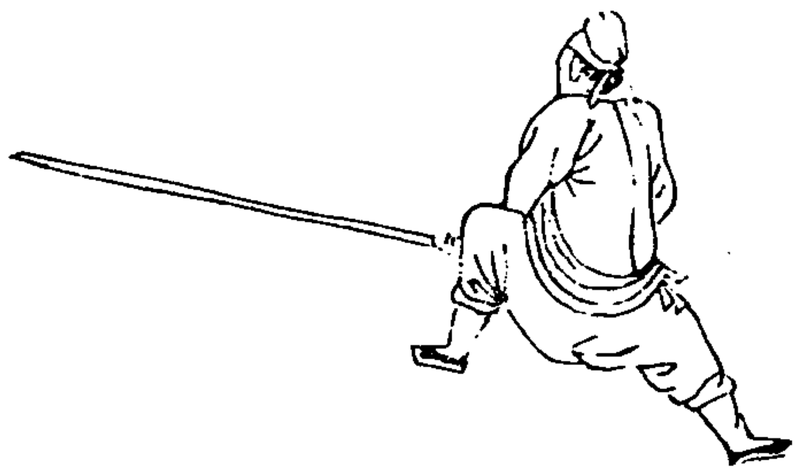
伏虎勢
乃六封鎗法斜倒硬
上如風提閃提攔纏
捉他如壁虎又朝天
鉄掃迎風接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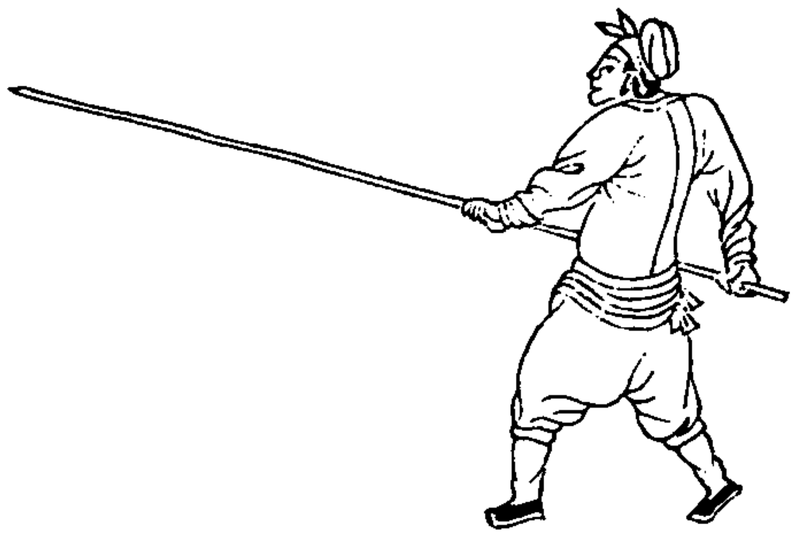
推山塞海勢
乃護膝鎗法高來掐
旗挨捉低來鉄靠顛
提中來如箭有虛眞
可用鉄牛耕地



鷂子撲鵪鶉勢
乃撥草尋蛇鎗法高
接雖用纏拏進中披
擦直過偷他攔退把
鎗還滾手中平一刻



太公釣魚勢
乃磨旗鎗法諸勢可
敵輕挨緩捉順敵提
拏進退如風剛柔得
體



藤牌總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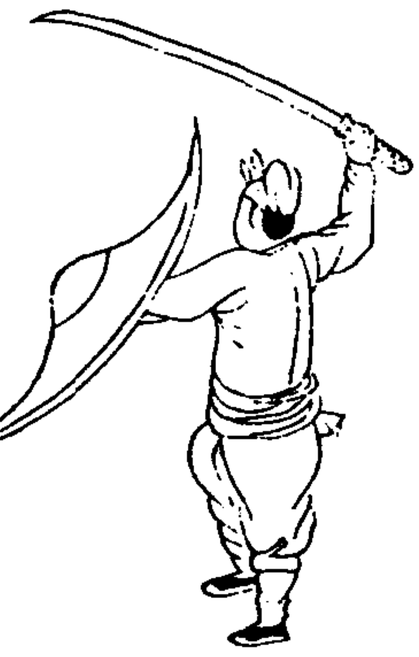
自古有圓長二色其來尚矣主衛而不主刺國初本加以革重而不利步以藤爲牌近出福建銃子雖不能革而矢石鎗刀皆可蔽所以代甲冑之衛在南方用膝泥雨中頗稱極便其體須輕堅密務使遮蔽一身上下四旁無所不備用牌之間復有所謂標者所以奪人之目而爲我之疑兵所賴以勝人者也牌無標能禦而不能殺將欲進步然後起標勿輕發以敗其事腰刀用於發標之後以殺敵非長利輕泛則不

能接遠其習牌之人又須膽勇氣力輕足便捷少年然後可授之以此道於行伍之先爲衆人之蔣蔽衛以短長之器爲彼之應援以之臨敵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進退左右無所不利此藤牌之功用也今將牌勢之可錄者繪說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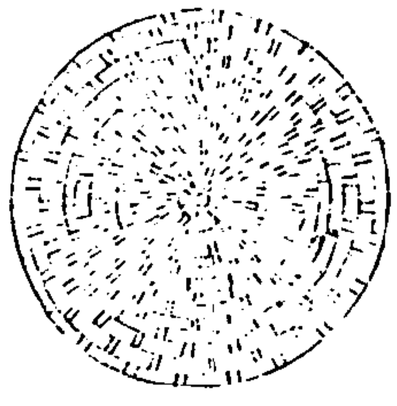
一習藤牌人牌一面內用大藤爲骨以藤蔑條條退藤纏聯每面隨牌標槍二枝腰刀一把其兵執牌作勢向敵以標執在右手腰刀橫在牌裏挽手之上以腕抵住待敵長鎗將及身擲標刺之中與不中敵必

用鎗顧撥我即乘隙徑進急取出刀在右隨牌砍殺
一人鎗身之內則鎗為棄物我必勝彼矣但擲標後
而右皇不及取刀是一大病此棄短兵更易

懶扎衣勢
此起手勢也照高
管下橫行直進諸
勢可變有聚閃之
妙



右牌用藤云云木牌皮牌皆類此



右標槍或用稠木細竹皆可但前重而後輕前稍粗
而後稍細爲得法

斜行勢
此乃直來橫受之
法動偏步上硬騎
龍以進人之左



仙人指路勢
乃看管之法拐步
直進直退諸勢可
變



滾牌勢
此勢隨滾進以襲
人之右先進刀後
進牌疾速如風爲
妙



躍步勢
此乃騎龍如採馬
刀前牌後誘人來
轉過牌來刀在後
低平坐下靠和挨



低平勢
此眞正對敵勢也
用推步須要帶標
一標身在牌內標
步齊進百發百中



金鷄畔頭勢
畔頭之勢最爲長
鎗上頭從牌下藏
進步如風人莫變
刀鎗牌閘爲難當



埋伏勢
此勢進步甚速用
小行或左或右如
有鎗戳在牌不能
脫手急用刀尖將
牌借力頂開急先
絕妙



一試牌跳牌舊法聽鑼聲爲度覓牌如壁閃牌如電
起伏得宜翻身下露身滾牌下露足惟牌能殺敵能
蔽身用之乃拒勁敵以衛兵也大七星牌歌覓牌砍
刀上步再覓牌砍刀背牌擊刀絞絲步回撒花蓋頂
收了出牌見刀翻身上小跳翻身下出牌戳刀翻身
上小跳翻身下閃馬牌歌曰戳牌刊戳牌砍一刀復
一刀翻身上小跳翻身下又砍一刀又復一刀又復一刀翻身上小跳翻身下

狼筅總說

狼筅之爲器也形體重滯轉移艱難非若他技之出
入便捷似非利器也殊不知乃行伍之藩籬一軍之
門戶如人之居室未有門戶扃鍵而盜賊能入者雖
然得人而用之則可以制人不得其人則制於人矣
干將太阿之利使童子而持於國門之外則必有初
背而奪之者何也其所能乘其所使故也此用須筅
須要節密枝堅杪加利刀要擇力大之人能以勝此
者勿爲物之所使然後以牌盾蔽其前以長鎗夾其
左右舉動疾齊必須釵釵大刀接翼然筅能樂而不

能殺非有諸色利器相資鮮克有濟兵中所以必於
用此者緣士心隘敵動怯他器單薄人膽搖奪雖平
日十分精習便多張皇失錯忘其故態惟筅則枝梢
茂盛遮蔽一身有餘眼前可恃足以壯胆助氣庶人
敢玷定者精兵風雨之勢則此器爲重賚之物矣

中平式



此勢前弓後箭
陰陽要轉兩手
要直推步如風
天下莫敵

騎龍勢

閉門之法上騎龍
下開高槩大有功
誤若當前按一下
勸君眼快脚如風



鈎開勢

鈎法由來阻大門
小門挫下向前奔
若還他使低來勢
開挫憑君利便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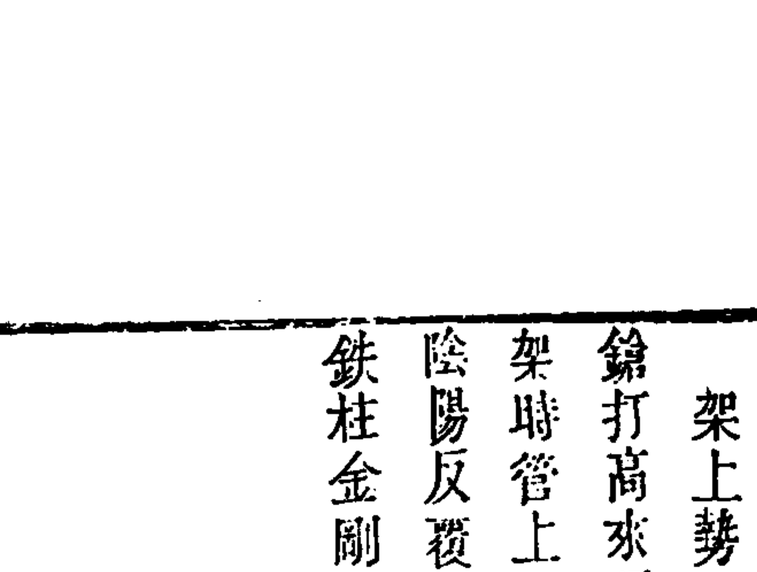
架上勢

鎗打高來須用架

架時管上又管下

陰陽反覆脚如風

鉄柱金剛也戳怕



閘下勢

閘勢如何要絜脚

絜脚絜是起步法

連身坐下向前沖

上面不着下面着



漕河說

淮陰王鳴鶴 編輯

王鳴鶴曰勝國海運之制議停於永樂十三年而東南粮餉所以實京師而給邊鎮者悉由會通河故道以達於都城南北不啻數千里餉道之利否國家之命脈關焉其要害可知已然總命爲漕河其實有六爲白漕爲衛漕爲閘漕爲河漕爲湖漕爲浙漕大抵河勢迴與而治法亦各有緩急之殊遷決靡定湖漕爲無源之水而衝嚙可虞聖天子厪宵旰塞菱湛玉與公卿大夫和歌弧子唯今時爲然矣矧茲遼海多事之秋師行粮從不難於足兵而難於足食大司農日夕持籌而劑量之至亟也唯是綜水土理餉道俾幾輔以及諸鎮幸免待哺之憂是在秉元圭者有石畫焉餘武夫何足以知之

漕河建置

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四方貢賦由大江至淇武三十年海運七十萬石於遼東以供軍餉

太宗文皇帝肇建北京江南糧餉一由江入海由直沽由白河運至通州一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至陽武縣陸運至衛輝府由衛河運至通州京衆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

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疏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十年宋禮奏三年海運二次於徐州濟寧州置倉收糓造淺船五百隻撥附近衛軍領駕從會通河儹運每年三次以補海運一年之數十三年戶部會官議奏停罷海運悉於裏河轉運裏河者江船不入海而入河故曰裏也裏河自通州而至儀眞瓜洲水源不一總謂之漕河又謂之運河神山泉等水自西山來貫都城過大通橋東至通州入白河開渠置閘而漕舟不行自通州西南至直沽會衛河也自臨清而北至直沽會白河入海者衛河也自汶上縣分水河口分流而北至陽穀縣絕黃河又至臨清州會衛河南至濟寧州會汶泗沂三水者汶水也自濟寧州城東北來南流至徐州會沁河者汶泗沂三水也自徐州城西北來東南流至清河縣入淮者沁水也北至清江浦通淮南至儀眞瓜洲壩臨江中爲漕渠者諸湖無源之水也

諸河源委

諸河有源有委發源各異而委流相合如絡繹然清河所經者乃名漕河自發源以至入漕之處皆

漕河上源也

大通橋河

大通橋河源出昌平縣白浮汙神山泉西南會一畝馬眼二泉繞出甕山後匯爲七里濼東爲都城西水門貫積水潭又東至月橋入內府南出都城東水門過大通橋又東五十餘里至通州入白河

白河

白河源出密雲縣霧靈山南流經通州潞縣香河武清會榆渾諸河凡三百六十里至直沽會衛河

同入于海

衛河

衛河源出輝縣蘇門山百門泉東北流經新鄉汲縣淇縣濬縣湯陰安陽滑縣內黃魏縣大名元城

館陶會淇漳諸水凡千里至臨清州會汶水又經
清河夏津武城恩縣故城德州景州吳橋東光南
皮交河滄州興濟青縣靜海州靜海凡
千里餘至直沽會白河同入于海

黃河

黃河勢趨東北自河南開封府祥符縣金龍口流
經蘭陽儀封過黃陵岡又經曹縣鉅野曹州鄆城
壽張東平地界凡七百餘里至陽谷縣南入濟
河若河勢趨于東南則東北運濟之道淤塞

汶河

汶河源出萊蕪縣原山之陰又一支出萊蕪縣寨
子村又一支出太山之陽仙台嶺俱名汶水至靜
封鎮合流經泰安州寧陽縣分爲二支○一支曰
東平州戴村壩西南流至汶上縣會白馬河鵝河
凡八十里出分水河口一派分流而北經東平壽
張東阿陽穀絕河又經聊城博平堂邑清平凡三

百六十五里至臨清會衛河北入于海一派分流
而南經嘉祥鉅野凡一百里至濟寧州城南天井
閘東與沂泗汶二水合流而南○一支曰寧陽縣
經城壩西南流別名洸河經滋陽濟寧之境合泗
沂二水凡一百餘里至濟寧州城南天井閘東合
分水河口流來汶水又南流經鄒縣魚台沛縣凡
四百一十里至徐州合沁水東南入于淮

泗河

泗河源出泗水縣陪尾山其源有四一出山西麓
石寶內名趵突泉一出山東五步一泉無名與
一出山東五步一泉無名與
淘米泉合流向南遶山面一里合趵突泉西流一
百七十餘里至滋陽縣城東五里與沂水合同入
金口閘又西南流三十里至濟寧州城東與汶水
合南達于淮

沂河

沂河源出曲阜縣尼山西流三十五
里至滋陽縣城東五里與泗水合

沁河

沁河源出山西沁源縣綿山東南經河內武陟獲
嘉新鄉原武陽武封邱祥符陳留蘭陽杞縣儀封
睢州考城寧陵歸德虞城夏邑永城鄧山蕭縣凡
一千二百餘里至徐州一名汴河又名小黃河河
汴沁異源分合無定河居中汴居南沁居北河北
徙則與沁爲一河南徙則與汴合流故北河之名
有三既至徐州會汶泗沂三水又經邳州睢寧
宿遷桃源凡四百八十里至清河縣入于淮

諸河

自清河縣淮河口遶南三百六十里至江都縣又
南四十五里至瓜洲又西南七十五里至儀真諸

湖之水大率發於高郵寶應之境穿渠引水而北遍
江淮東築長隄以爲防行舟牽輓之路湖名不一附
見於各州
縣之下

漕河

諸河發源遠近不一而下流相合循其合流之道
而爲漕運之河自通州至儀真凡三千里河之所
經軍衛有司
分而屬之

以上出漕河志又查大明會典所載有盧溝河源
沱河薊州河復錄于後并湖泉塘閘俱備焉

盧溝河

盧溝河出山北代州泛澄輸塽民田盧宣德以來
每河岸傷決輒　命內官修築宏治二年　命內官

及文武官各一員發軍民夫修治又　命
治事中御史各一員同管理工役

滹沱河

滹沱河出真定府西山天漸以來每決輒　命官
修築宏治二年　命真定等府衛發軍民同築

薊州河

薊州軍餉　國初歲用遼洋商出海轉運而至
風波甚險宏治初議發軍夫萬人鑿河四十里
以免海運每三
年一次修濬

黃河

黃河發源載于元史其流至河南散漫泛濫至山
東峻急衝決河防之法歷代有之正統十二年河
溢滎陽縣白開封府城北經曹濮州陽谷縣以入
運河至兗州府沙灣之東大洪之口而決諸水從

之入海景泰四年　命官塞之乃更作九壩入閘
以制水勢復於開封金龍口筒兔廟等處開渠二
十里引河水東北入運河宏治二年復決金龍口
東北至張秋鎮入運河而紅荊口并陳留通許二
縣水俱淤淺復阻運道　命官塞之五年復決
發夫數萬于黃陵岡南浚賈魯河一帶分殺水勢
下由梁進口至丁家道口會黃河出徐州流入運

河又從黃河南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
南行由中牟至鄭州東入于淮又浚四府洛濉河
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爲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
口一由亳縣渦河會于淮又從黃陵岡至楊家口
築壞壩十餘并築大名府三夫口等處長堤二百
餘里及修南岸于家店筒兔廟等處隄一百六十
里始築張秋更名曰安平鎮又於河東置減水石
閘下分五洞以洩水勢遇有潰決損壞管河官隨
時修治金龍口
今名荊隆口

南旺湖

南旺湖在山東濟寧州周圍一百五十餘里中爲
二長堤兩隄設斗門上有橋外蓄水號曰水櫃隨
時啓閉以濟運河遇有
漂淺管河官隨時挽浚

昭陽湖

昭陽湖北屬山東滕縣南屬沛縣周八十餘里
納諸縣水湖口置石閘放水入薛河由金溝口以
達運
河

徐州洪

徐州洪在徐州爲運河要害亂石峭利凡百餘步
又名百步洪成化四年　命官鑿石以利行舟
一百三十餘丈二十年置石壩長八
十丈週有損壞管河官隨時修築

呂梁洪

呂梁洪在徐州東南六十里有上下二洪相距七
里亦運河要害成化八年　命官鑿二石隄其長
七十餘丈十六年　命官築石壩長一百六十五
丈復于壩西築隄二十餘丈洪東鑿石路四百二
十丈週有損壞管
河官隨河修築

管家湖

管家湖在淮安府西門外舊有堤永樂十四年
命官于湖內築長隄以便運舟隨時修築

寶應諸湖

自寶應縣至槐樓南諸湖相接西抵泗州盱眙縣
界皆運河所經溜東有隄長三十餘里洪武九年
用磚修高家渾等處成化二十一年造石隄漸修
至二十餘里其南高郵邵伯諸湖皆有石堤每歲

長堤修築

康濟河

高郵湖運河所經舊有隄長三十餘里舟行湖中被風觸隄往往破壞宏治三年　命官于湖之東別開河一道以避其險名曰康濟河南北各置閘以時啟閉又用磚石修築東岸

浙西諸水

浙西諸水太湖爲大納六府溪澗港瀆之水注于江河以入于海每水道壅塞或下田不成長洲吳江常熟諸縣多被淹沒永樂二年　命官往治自嘉定縣劉家港徑入于海常熟縣白茅港徑入于江乃浚吳淞南北岸安亭等浦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茅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浚松江府范家浜至南跨浦口上接大黃浦以達湖瀦之水宏治七年復　命自發民夫二十萬自吳汪至長橋導太湖之水北瀆淺胡涇之水自西北入于太湖又開各斗門以洩運河之水由江陰以入于江

泉　兗州府　東平州九泉　獨山泉　鐵鈎臂泉　百塚河泉　三家溝泉　安圈泉　藤橋泉　溫水泉　魏莊泉駝頭泉拾濟入運河

寧陽縣十泉　龍魚泉　龍港溝泉　蛇眼泉　金馬莊泉　黃家泉　龍灣泉　魯姑泉　朴當山泉　隱青泉　暖泉

平陰縣一泉　柳溝泉

以上泉俱入汶水

濟南府　泰安州三十四泉　滔湧泉　報恩泉　柳林胡家泉　下張狗跑泉　雙林馬黃溝泉　水磨泉　曲轅清泉　西張鐵佛寺泉　梁林周家泉　臨濟應河泉　新店柏橋溝泉　北滾泉　魚溝泉　西南張家泉　羊舍泉　羊舍斜溝泉　城東新泉　山陰水泊泉　柴城東西二柳泉　官程湧河泉

郯縣三泉　柳青泉　鱔跟泉

曲阜縣十八泉　達泉　茶泉　車輞泉　柳青泉　雙泉　雨觀下泉　斬泉　濯纓泉　曲水詠歸泉　溫泉　連珠泉　靜聲泉　橫溝泉　新安泉　南新泉　萬柏莊泉　青泥泉　埠下泉

泗水縣二十三泉　泉林泉　酒　卞莊泉　潘波泉　吳家泉　黃陰泉　鮑村泉　杜家泉　蔣家泉　東巖石縫泉　趙家泉　龜陰泉　曹家泉　西巖石縫泉　岳陵泉　黃溝泉　珍珠泉　石河泉　大玉泉　三角灣泉　壁溝泉　柘溝泉　盧城泉　小玉泉　辛莊橋泉

滕縣十八泉　別溝泉　絞溝泉　玉花泉　南豹突泉　趙溝泉　北豹突泉玩鴛鴦泉　三山泉　南石橋泉　北蔣溝泉　玉灌泉　黃溝泉

南村龍灣泉　下村木頭灣泉　力里力溝泉
侯村上泉　猢蔣溝泉　馬蹄溝泉　吳泉
艮輔龍堂泉　龍謝泉　舊縣馬兒溝泉
南村梁家泉　黃前谷家泉　皂泥泉
范家溝泉
天封泉

新泰縣十四泉　南師家泉　北鮑泉
劉社泉　零查泉　南陳泉　西都泉　古河泉
孫村泉　崖頭泉　和北泉　公家莊泉
張家泉　酉局泉

肥城縣七泉　鹹水泉
王家莊泉　董家泉　減家泉　吳家泉
清泉　新開減家泉

以上泉俱入汶水

萊蕪縣十泉　郭郎泉　牛王泉　溜眼泉
鎮里泉　小龍灣泉　烏江泉　蓮花池泉
半壁店泉　王家溝泉

青州府　蒙陰縣五泉　伏牛峪泉　泉河泉
順德泉　魯家泉　官橋泉

以上泉俱入沂水

閘壩　宛平縣　青龍閘　白石閘　廣源閘
高梁閘　澄清閘

大興縣　慶豐上下二閘　廣利閘
平津上下二閘

通州　潞濟上下二閘　廣利閘
通流上下二閘

臨清州　會通閘　臨清閘
南板閘　新開上閘

清平縣　戴家灣閘
李家口鍰家灣二減水閘
梁家鄉閘　土橋閘
土城中閘二及水閘

堂邑縣　老隄頭北減水閘

博平縣

聊城縣　周家店閘　李海務閘
通濟橋閘　官窑等五減水閘
阳穀縣　七級上下二閘　阿城上下二閘
荆門上下二閘

寧陽縣　擺渡東西二閘
堤城閘

滋陽縣　金口閘　土婁閘
杏林閘　金口壩

東阿縣　通源閘

壽長縣　沙灣積水閘　師家壩
野猪腦堰

東平州　戴家廟石減水閘
黃村壩

汶上縣　開河閘　南旺北閘
南旺南閘　界首石口二積水閘

鉅野縣　蓬子山壩

濟寧州　分水閘　天井閘　在城閘　趙村閘
石佛閘　新閘　仲家淺閘
師家莊閘　魯橋閘　上新閘　中新閘
下新閘　棗林閘　廣運閘　永通上閘　耐老坡閘

鄒縣　堌里積水閘

魚臺縣　南陽閘　谷亭閘
孟陽泊閘　硯老溝陽城湖泥河三積水閘

沛縣　湖陵城閘　謝溝閘
金溝口昭陽湖飛雲橋鶴鳴台四積水閘

徐州　沽頭上中下三閘　新興閘
留城境山二積水閘　徐州洪閘　黃家閘
呂梁上下閘

清河縣　新莊閘

山陽縣　福興閘　清江閘
磚閘　新城上下二閘　移風閘　板閘
清江浦東西二壩　淮安壩　滿浦壩
南鎮壩　仁義禮智信五壩

寶應縣　七里溝茶橋口魚兒溝三減水閘
白馬湖七里溝樓臺滾水閘
高郵州　鎮橋上下二閘　車邏王琴二減水閘
江都縣
雷公上下二塘　雷公上下二塘在縣治北十五里平岡上唐貞觀十八年李襲稱爲揚州大都府長史嘗引雷陂水以溉田其地西南北峻昂獨東一面卑下作隄于東以蓄潦水旱則引之溉田爲利不貲上塘東西闊七百三十五丈南北長九百二十丈下塘東西闊五百八十丈南北長七百五十丈元至正元年於上塘隄北建石閘一處化八年刑部侍郎王恕重修造水竅二下塘造石閘一座

大都府長史嘗引雷陂水以溉田其地西南北峻昂獨東一面卑下作隄于東以蓄潦水旱則引之溉田爲利不貲上塘東西闊七百三十五丈南北長九百二十丈下塘東西闊五百八十丈南北長七百五十丈元至正元年於上塘隄北建石閘一處化八年刑部侍郎王恕重修造水竅二下塘造石閘一座
二後廢壞
小新塘　小新塘東西闊一百丈南北長一百七十丈東北接連上雷塘小新塘轉注上塘上塘轉注下塘由儀子河至灣頭入潼河
句城塘　句城塘在縣治西三十五里東西闊三百四十丈南北長一千二百六十丈唐貞觀十八年李襲稱爲揚州大都府長史築此塘以溉田百姓獲其利徵拜大府卿成化八年侍郎王恕行令郡中郭昇增築隄岸造石閘一水竅二後廢壞其水南流至儀眞縣東四十烏塔河入潼河
朝宗上下二閘　新開閘　大通閘　通江閘
留朝閘　新廟等十一減水閘
楊子橋古壩　瓜洲減水竅
瓜洲減水竅
儀眞縣　清江等八閘　東門新高橋二減水閘
一壩至五壩　新壩　蔣家溝張家溝二減水竅
陳公塘　陳公塘在縣治東北二十里漢建安中廣陵太守陳登元龍修以資灌溉築堤九十餘里其地西北倚山爲形導水自山入塘有三十六汊東南一面爲隄以障導水長八百九十餘丈隄脚

斗門石礎各一遇則洩之由大子港入潼河宋淳熙九年運判錢冲之重修還其礎於西二十丈
本朝成化八年侍郎王恕令郎中郭昇增築隄岸造木礎二石閘一後廢壞

事例

宣德四年令凡運糧及解送官物并官員軍民商賈等船到閘務積水至六七板方許開若公差內外官員人等乘坐馬快船或站船如是急務就於所在驛分給與馬驢過去並不許違例開閘進貢緊要者不在此例○成化間令凡閘惟進鮮船隨到隨開其餘務待積水若豪强逼脅擅開走泄水利及閘開不依幫挨次爭關者聽閘官將應問之人拏送管閘并巡河官處究問因而開壞船隻損失進貢官物及漂流係官糧米并傷人者各依律例從重問罪干礙豪勢官員參題究治其閘內船已過下閘已閉積水已滿而閘官夫牌故意不開勒取客船錢物者亦治以罪

漕河水程

漕運水程自通州至儀眞三千里凡爲驛四十有二
通州潞河水馬驛　至本州合和驛一百里
合和驛　至武清縣河西驛九十里　河西驛　至本縣楊村驛九十里

楊村驛至本縣楊青驛八十里　楊青驛至靜海縣奉新驛一百里　奉新驛至青縣流河驛七十里　流河驛至興濟縣乾寧驛七十里　乾寧驛至滄州甄河驛七十里　甄河驛至交河縣新橋驛七十里　新橋驛至吳橋縣連窩驛七十里　連窩驛至德州良店驛七十里　良店驛至本州安德驛七十里　安德驛至本州梁家莊驛七十里　梁家莊驛至武城縣甲馬營驛一百一十五里　甲馬營驛至臨清州渡口驛七十里　渡口驛至本州清源驛七十里　清源驛至清平縣清陽驛六十里　清陽驛至東昌府崇武驛七十里　崇武驛至陽谷縣荆門驛八十五里　荆門驛至東平州安山驛七十里　安山驛至汶上縣開河驛七十里　開河驛至濟寧州南城驛一百一十里　南城驛至本州魯橋驛五十五里　魯橋驛至兖州府沙河驛六十五里　沙河驛至沛縣泗亭驛六十里　泗亭驛至徐州夾溝驛七十五里　夾溝驛至本州彭城驛九十里　彭城驛至本州房村驛六十里　房村驛至邳州新安驛六十里　新安驛至本州下邳驛六十里　下邳驛至本州直河驛六十里　直河驛至宿遷縣鍾吾驛六十里　鍾吾驛至桃源縣古城驛六十里　古城驛至本縣桃園驛六十里　桃園驛至清縣清口驛六十里　清口驛至淮安府淮陰驛六十里　淮陰驛至寶應縣安平驛八十里　安平驛至高郵州界首驛六十里　界首驛至本州孟城驛六十里　孟城驛至揚州府邵伯驛四十里　邵伯驛至本府廣陵驛四十五里　廣陵驛至儀真縣瓜洲四十里

今瓜洲近造逼江閘江南兌運漕船由閘徑逼廣陵驛無過壩之勞廣陵驛至瓜洲四十里

禹貢冀州夾石碣石入于河自北海達河碣石至其右兗州浮舟行水曰于濟漯達河青州浮于汶達于濟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揚州沿順流而下曰沿江海達于淮泗荆州浮于江沱潛漢逾越也于洛至于南河豫州浮于洛達于河梁州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絶河而渡曰亂于河雍州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邱文莊曰禹貢于各州之下列貢賦之後而叙其各州之水達河之路達于河即達京師也然當時貢賦皆駕舟筏浮水路以達于河蓋亦後世漕運之法但未明言其爲漕耳

百里賦納總禾本全二百里納銍刈禾曰銍三百里納秸半藁去皮曰秸服又倍服輸將之事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邱文莊曰禹貢之時民所輸納以供京師者止於五百里蓋當是時風俗淳厚用度儉朴而鄰大夫各有采地而又寓兵賦於井田無後世養官養兵之費也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眾有飢色

邱文莊曰周之王畿止於千里遠輸不出五百里乘輿器服之用宗廟百司之給自足以供春秋祭祀而已千里間行漕輓然以來行師千里事已兵休猶未至於甚困也

左傳僖公十三年晉荐饑乞糴于秦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汎舟以輸粟已見于春秋之世

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

杜預曰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金廣陵邗江是也

閘渠以通糧道已見于春秋之世

漢興高祖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

邱文莊曰秦致貢海之粟猶是資以行師而國都之漕尚未講也至漢張良所論始是漕輓以爲國都之給然是時也凡事草創所以給中都官者僅數十萬石不啻足矣

武帝時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人徒之眾擬西南夷又擊匈奴取河南地今朔方復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北邊自山東咸被其勞

邱文莊曰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而勞中國人漕中國粟以爭無用之地是猶以璀璨之珠而彈鴟梟之雀也務虛名而受實害捐有用之財而易無用之地豈帝王盛德事哉

元光中鄭當時言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度六月

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旁）也（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此損漕省卒上以爲然發卒穿渠以漕運大便利

呂祖謙曰漢初高后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也至武帝時宮多徙役衆在關中之粟固已萬萬不足以給之所以鄭當時議開漕渠引渭入河蓋緣是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

邱文莊曰呂祖謙言武帝時官多徒役衆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此二者國粟所以貴之由也若能減冗員省冗卒則食粟者少少歲漕之數則固用日舒民力日寬矣豐國裕民之策莫先於此

武帝作柏梁臺宮室之修由此日麗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元封中桑宏羊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

邱文莊曰昔人言漢初致山東之粟歲數十萬石耳至孝武歲幾十倍其數雖征欲苛煩取之無度亦由河渠既利致之有道也雖然與其致之有道而積粟於國孰若用之有節而藏粟於民之爲愈哉蓋粟資民力以種種成而不得自食由輸於官以爲之食官食之而又資民力以輸將之造作舟車之費疏通溝渠之勞跋涉河流之苦鞭撻臨價之慘百千萬狀乃達京師使其所養者皆有功于國有益于民之人不徒費也乃苦勞有用之民而養此無益之輩以爲此無益之事誠陽呼人主援

一官與一役費一物皆以此爲念而事簡國用其有不給民生其有不安者鮮矣

昭帝時詔減漕三百萬石三年又詔曰民被水災頗置於食其止四年勿漕

邱文莊曰昭帝承武帝歲漕六百萬石之後一歲而減其半又一歲而併免漕矣武帝末年海內虛耗而昭帝即位之初又能賢良文學言鹽鐵之法亦未講也至課是時霍光輔政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而又免漕何以爲國用哉吁國用之裒縮在用度之侈儉而不在漕運之多少也

宣帝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國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

趙充國條留屯十二便宜其五曰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威羌虜揚武折衝之具也（便宜十二事當全錄）

邱文莊曰充國此議邊方過歲豐稔亦可行之

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驢駕轉輸不絕

邱文莊曰自古書運皆以轉爲名是以漢唐宋之漕渠皆是轉相遞送而未有長運者元始見於本朝

明帝時汴渠初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

炀寅曰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據此則是煬帝時已有汴渠矣

河即黃河汴乃汴渠也史稱煬帝時河汴決久而不修至是開帝遣王景發卒數十萬修汴渠隄自榮陽東至千乘今青州樂安縣也海口千餘里蓋昔河汴隄壞則汴水東與河合日月彌廣而爲患既隄既成則河東北入海而汴東南入泗是分流復其故迹也

諸葛亮在蜀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十年而後用之

馬廷鸞曰邸閣者倉廩之異名

牛馬之制雖在綱目不可詳考蓋蜀地出棨刻不得已而爲此非通行之法也

魏正始四年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興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凡漕運者皆自南而北而此則自北而運於南

後魏自徐揚州內附之後經畧江淮轉運中州以實邊鎮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滎澤汴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

後魏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此亦良便

隋文帝時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爲水旱之備詔於蒲陝等十三州募運米丁又於衛陳等州置倉轉相灌注漕粟以給京師蓋於此經過之處以丁夫遞運要害之處置倉協收貯次第運之以至京師運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勞漕船得以巨轉而不長運而所漕之粟亦得以隨宜措注而或發或留也

字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便之煬帝時發河南諸郡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北河通涿郡

隋煬無道然開此三渠以通天下漕雖一時役重民苦然百世之後賴以通濟

煬帝又置洛口回洛倉穿三千三百窖窖八千胡寅曰隋煬積米多至二千六百餘萬石何用旱水溢之足虞然極奢於內窮武於外耕桑失業民不聊生所謂江河之水不能實漏巵也

國家以得民心爲治本倉廩之積雖多不足恃也其多適足以爲盜賊之資耳

唐都關中歲漕東南之粟高祖大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不過二十萬石

邱文莊曰創業之君以其戎得天下所與共成王業者將帥上卒耳其賜予之豐蕃周給之優裕固其所也況宮室未備城池未固凡百乘輿什器當用之物皆未具焉必須一一粗置而經營之宜其用度之廣也然漢唐之初歲漕不過一二十萬及夫繼世之君性從歲漕至百倍其數何也史所謂用物有節而易賒一言足以盡之矣斯言也豈難爲哉繼世而有天下者誠能以祖宗之心爲心一切用度俱從樽節其復之難矣

元宗時裴耀卿請於河口置武牢倉鞏倉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

邱文莊曰耀卿此奏元宗不省在當時雖未行然其所謂沿河置倉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不滯此法亦良便

裴耀卿請罷陸運於河內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京師益漕魏濮等郡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

自漢以來至於今日漕運之數無有踰於此數者

胡寅曰觀世宗此言則知晉漢間取耗未嘗爲耗用直多取以實倉廩耳世宗予之善矣

邱文莊曰國家處事必須詳察事理曲盡物情一事之行必思其弊之所由來況於轉輸糧斛載以舟車經涉艱險積以歲月之久行於道路之間霖雨風波水火盜賊之所由來況於轉輸糧斛載以舟車經涉艱險積以歲月之久行於道路之間霖雨風波水火盜賊不能保其必全立法以防奸不可不嚴而體情以寬下亦不可不盡是以積糧者自唐明宗始給鼠雀耗而運糧者亦有斗耗用是故也既名爲耗而官又取之甚者計算俾其償焉是何理也

宋定都於汴漕運之法分爲四路江南淮南浙東西

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
三門白波轉黄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閿河
民河蔡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歷曹濟及鄆入五丈
渠至京師四河惟汴最重
邱文莊曰漢唐建都于關中漢漕仰於山東唐漕
御於江淮其運道所經止於河渭一路宋都汴梁
四衝八達之地故其
運道所至凡四路
宋朝歲漕東南米麥六百萬斛漕運以儲積爲本故
汴三轉船倉於眞今儀楚今淮泗三州以發運
眞安州
官艘之江南之船輸米至三倉卸納即載官鹽以歸

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船詣轉船倉漕米輸京師往
來摺運無復留滯而三倉常有數年之儲
昔人謂宋人以東南六路之粟載於眞泗達轉船
之倉汇舡之入至此而止無留滯也汴舡不入江舡不入汴舡不入汴舡不入江舡
此而發無覆溺也江舡不入汴漕運北漢唐爲便易前代所運
衰法斂宋人都汴漕運也宋眞宗時趙
之夫皆是民丁惟今朝則以兵運前代所運之
粟皆是轉漕淮
今朝則是長運唐宋之舡汇不
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湖之舡咨達自
徽北湖南直達于京師唐宋之漕率皆有番休
今則歲歲不易矣夫宋人漕法其便易也如此而
其利舡也又有載鹽之利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
勞百倍一歲之間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
之險洪牌之停閘舡纜之衝激陰雨則廬泥濘淺
澁則費挽移沿途爲賠顧之科率上倉爲官攢之
阻滯及其同家之日席未及暖而文移又催曰發

糧矣運糧士卒其艱
苦萬狀有如此者
眞宗時內侍趙守倫建議自京東分廣濟河由定陶
至徐州入清河以達江淮漕路以地隆阜而水勢極
淺雖置堰埭又歷呂梁灘磧之險罷之
汴水入河之故漕自漢明帝時王景修汴渠而河
與汴分流至晉安時劉裕伐秦彭城內史劉穆考
將水運出石門自汴入河隋煬帝自板渚引河歷
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蓋
汴河舊自滎陽縣東經開封府城內又東合蔡水
東注泗州入于淮今蔡河湮沒不知所在而汴河
則自中牟縣入於黄河今歸德宿州虹縣泗州一
帶汴河故跡尚有存者而河流久絕所謂入泗達
淮者今無復有矣是則漢以來漕路所謂汴舡入
河者率由蔡河經泗州入于淮而呂梁之險未有

以之爲運道者惟晉謝元與桓沖伐秦堅時用之
利運漕蓋潴水以暫用耳非通運也宋眞宗時趙
守倫建此議又以歷呂梁險而竟罷由是觀之呂
梁之險用之以爲漕路始自我朝引泌水以入于
泗經二洪下會沂河至清口以灌于淮合于河泌
水者源出山西沁州之綿山舊自武陟縣界
隨河達海自河南徙之後泌水乃別自武陟縣入于河
東流經原武祥符歸德等處至徐州城東北由泗
水合以爲
今運道云
雍熙中轉運使劉璯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喬維
岳繼之開河自楚州今淮安府至淮陰凡六十里舟行便
之
沙河即今淮安府板閘至新庄一帶是也
本朝永樂十三年平江伯陳瑄因運舟泝淮險惡

乃設喬維岳所開故道閘清江浦五十餘里置四閘以通清又於沿河一帶宿遷以防走泄蓄水以資灌注引泉以備乾涸至今以爲利

徽宗時發運副使柳庭俊言眞揚楚泗高郵運河隄岸舊有斗門水閘七十九座限節水勢常得其平比多損壞詔檢計修復

今日運道自儀眞直抵瀦河其間最險者有二所高郵湖隄及徐呂二洪是也然二洪之險地也地有定形人可以用其力湖隄之險則天也天無常變雖皆非人力可爲然人力勝天亦有此理惟今高郵之湖南起杭家菁北至張家溝其三十餘里唐李吉甫爲淮南節度使始於湖之東面亘南北築平津堰以防水患即今牽路在宋時又有斗門水閘我

朝洪武九年知州趙原者始鑿以通永樂十九年知州王詵又鑿以通

永樂十九年加以甃之大者景泰五年又甃以木樁實以甎土以備風浪綢運之上下舟揖之往來皆沿隄行人以牽百丈其天色晴霽風恬浪靜却沿隄行人以牽百丈其天色晴霽風恬浪靜却行纔中然一隅西風驟起波濤洶湧頃刻之間檣傾沈人物淪亡不可勝計建計者往往欲于舊隄之外湖泊之旁別爲長隄一帶約去舊隄一二十丈許下覆鐵釜以定其基旁樹木樁以固其勢就淺其中之土以實之用甎包砌一如舊隄其中舊有減水閘三座就用改作通水橋洞引蓄水於內以行舟楫仍於外隄造減水閘以節水勢即此則人力是以勝天天雖有迅飈之變人則有持循之方省官物之失陷免人命之死亡其爲利益實亦非小

至元中以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濟御建閘三

十有一度高低分遼近以節蓄洩瞬名會通河

邱文莊曰會通河之名始見于此然當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行歲之運不過數十萬石非若海運之多也是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國初會通河故道猶在今濟寧城廂洪武三年故在北岸可考也曉諭往來舡隻不許擠塞碑石故在北岸可考也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往來者悉由陸以至德州下河江入淮由淮入黃河運至陽武發山西河南二處丁夫由陸運至衛輝下御河水運至北京厥後清寧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遞運之難請開會通舊河　朝命工部宋尚書禮發丁夫十餘萬疏鑿以復故道又命刑部金侍郎純自汴城北金龍口開黃河故道分水下達魚台縣塌場口以入清河十年宋尚書請從會通河通運十三年始罷海運而專事河運矣明年平江伯陳瑄又請浚淮安安東一帶沙河自淮以北沿河立淺鋪築牽路樹柳

木穿井泉自是漕法通便竊惟漕運東南粟以實京師在漢唐宋皆然然漢唐都關中宋都汴梁所漕之用以爲上天之意嗚呼夏至陰陽之代非一而訖天意繫在于宋非也若夫元之爲此河河成而不盡以通漕蓋天假元人之力以爲我

朝之用其意彰彰明矣

至元中都水監郭守敬言疏鑿通州至大都河道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至西門入都城南滙爲積水潭出文明門今崇文門至通州

高麗韭入白河長一百六十四里寨清水口十二處
置壩牐二十座節水通漕爲便明年河成賜名通惠
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民不勝其悴至
是皆罷之

邱文莊曰通州陸輓至都城僅五十里耳而元人所開之河總長一百六十四里其間置牐壩凡二十處所費蓋亦不貲況今廢壞已久慶豐以東諸牐雖存然河流淤淺通運頗難且今積水潭即今海子在都城中　禁城之北漕舟既集無停泊之所而又分流入大內然後南出其啟閉蓄洩非外人所得專者往往建請欲復元人舊規似亦便利然以陸輓與河運利害畧亦相當故議復元舊欲于城東鑿潭以容漕舟議通陸運欲開新路以達東輓此其大畧也

按歷代建都於西北者皆仰給東南之漕都長安者阻塞陝之險漕運極難所資者江淮河渭都洛陽汴渠者兼資汴洛故榮而已惟我
朝建都順燕東至于海西贍于河南盡于江北至于大漠水涓滴皆爲我國家用其用最大其功最鉅者其運河由江而入邪溝由邪溝達淮而渡上清口經徐呂二洪沂泗洞水至濟寧濟寧居運道之中所謂天井牐者即元史所謂會源牐也泗沂洸汝諸水畢會于此而分流于南北北至安民山入于新河地降九十尺爲牐十有七而達于濟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牐二十有一而達于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牐二十有一而達于河淮此蓋居兩京之間南北分中之處自是而南至于淮揚渡江而達于南京自是而北至于流而渡由邪溝渡江而達于南京自是而北至于漳御黃北流至直沽而入于海沂流而上由白河抵潞而達于北京通南接濟之水有自武陵來之沁有自瑯琊來之沂達北接濟之水有自金龍口之河有分濤沱河之水通諸牐天井居其中商賈輻湊其會居中者如人身之有腰膂損則四肢莫運咽喉閉則五臟不通　國家都北而倚漕河以爲命脈漕寧居腹裏之地州縣棋布比屋民鱗次而又多有旁出之途淮臨清乃會通河之極處諸牐于此乎盡衆流于此乎會且居高臨下水勢泄易而涸速是凡三千七百里之漕路此其要害也東控青齊北臨燕趙且去邊圉不遠疾馳之騎不浹旬可到爲
國家深長之思者寧有面棄毋亟而悔屯兵以爲防守是亦思患
預防之一事也

國朝自永樂遷都于北軍國之需皆仰給東南漕運之法日益詳備歷代事例并運糧衞所不能備緣今摘其要者具列于后○永樂元年令于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運糧入淮河沙河至陳州鎖峽口跌坡下用淺船可載二百石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人柳樹等處令河南車夫運赴衞河轉輸北京○三年用船者糧儲官于天津衞坡北造露囤一千四百所○五年令山東布政司量起夫車將濟南府并濟寧州倉糧運送德州候衞河船接運○十二年令湖廣造淺船二千隻載于淮安倉支糧運赴北京其太倉舊納糧悉改納淮安倉收貯○又令北京山東河南中都直隸徐州等衞俱選官軍運糧各都指揮一員統領○又令浙江都司并直隸衞分官軍于淮安運糧至徐州置倉收囤京衞官軍于徐州運糧至德州置倉收囤山東河南都司官軍於德州運糧至通州交收灌安常盈倉徐州倉本部各委主事一員監督收放其儹運糧每石俱兩平斛斗收放官軍儹運止一次一平定爲例○又令各衞所運糧官軍行糧每員名不分遠近俱支三石○洪熙元年令官軍運糧船內許附載物貨資給盤剝折耗之費○宣德二年令浙江江西湖廣并直隸蘇松等府起赴淮安徐州倉糧撥民自運赴通州倉其運糧軍士於淮安南京倉支運○四

年仍令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糧一百五十萬石貯
淮安倉蘇松亦增置倉囤漕州盧州安慶廣德民運種二
百七十四萬石貯徐州倉應天鎮江常州太平淮
安揚州鳳陽及滁和二州民運糧二百二十萬石
貯臨清倉令官軍支運山東河南北直隸府州縣
糧徑赴北京其價運軍艘量地遠近與糧多寡如
淮安上糧民航十抽其一徐州十三抽一臨清十
五抽一給與官軍兼舊軍運載○五年奏淮運糧
官軍艘南京中都留守及直隸衛所于淮安修理
山東等都司于臨清修理湖廣江西浙江都司皆
同原衛修理有司給與材料○又令河南南陽懷
慶汝寧三府糧運于臨清倉開封彰德衛輝三府
糧運於德州倉交收○又令江南民倉兌撥附近
衛所官軍運載至　京量其遠近給與路費耗米
○六年奏准浙江江西湖廣蘇松常鎮太平等府
倉撥民丁及軍多衛所添撥軍士與兌運軍士通
二十四萬分兩班更替儹運○七年令官軍運糧
於附近府州縣收兌京倉收六分通州倉收
四分支軍糧料于淮安徐州鳩濟德州等倉關

瓜洲淮安二處交兌河南所屬民糧運至大名府
小灘兌與建洋航官軍領運○八年令兌運民糧
加耗湖廣每一石八斗江西浙江七斗南直隸六
斗江北揚州淮安鳳陽五斗徐州四斗山東河南
三斗若民自運至淮安瓜洲等處兌軍者四斗○
九年令漕運官軍有犯罰運淮安徐州倉糧赴京
贖罪流罪五十石徒罪五等自四十石至十五石
杖罪每一十一石笞罪每一十五斗○正統元年
奏准兌運糧務二月以裏兌完其加耗江北淮安
鳳陽四斗五升浙江蘇松等府民自運至瓜洲兌
運者三斗五升其兌運料豆加耗亦准此例○十四
年令蘇州府委官督糧里及殷實大戶人等自運
京儲旗軍退回屯守○景泰元年令蘇松嘗鎮等
府民糧自運至瓜洲兌軍者加耗四斗五升淮安
兌軍者四斗○七年令揚州通南衛所運糧官軍
每員名支行糧三石淮安海北衛所每員名二石
○天順四年令運糧官軍雜犯死罪者北流罪加
納米三十石其八十石于淮安徐州倉支運○八
年令官軍運糧或遇風水不測損壞糧者在百
里內者務要府州縣正官在百里外者計所在有

之數無力者發該邊衛分○五年賞運糧官軍鈔
指揮八錠千戶四錠鎮撫五錠百戶所鎮撫五錠旗
軍四錠加本處無鈔許支本色分于淮安所屬州縣關支徐州通北衛分于衛關
府官庫關支○七年令淮運官軍若一衛有數船
遭風漂流者委官覆實全衛收給于通州及天津
倉上納○八年令運糧船損壞撥附近地方產有
物料于清江衛河提舉司修造每處工部差官一
員監收督造各衛所仍差官軍蓋立廠房兼
匠作用工及貼辦物料○九年令各處民糧每歲
該起運京師之數先儘本都司衛所兌運其有不
盡者布政司坐撥各府縣輪流運送于淮安徐州
臨清德州等倉交收○十三年令各處兌運民糧
每二石內與新蘆蓆一領其淮安等處倉支運者每
二石領蓆一領至京通二倉每百領除損
壞止納七十領○又令兌軍糧料于東安等門并
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收京倉收六分通州倉
收四分支軍糧料于淮安徐州鳩濟德州等倉關

印信官司撥實結申總兵等官處如有詐妄罪坐原撥官相米仍依原定分數交納○成化元年奏准各處運糧旗軍各帶土產物貨河西務張家灣等處免其稅課○二年令浙江江西湖廣南直隸衛所并南京各衛俱于本處支行糧三石江北鳳陽府入衛所并南直隸廬州安慶六安滁州潤州壽州儀真揚州八衛俱于淮安倉支米麥二石八斗高郵淮安大河邳州徐州滁州左六衛俱于徐州倉支米麥二石六斗遮洋船并南京水軍左等八衛于南京各衛倉大河等五衛于淮安常盈倉山東于臨清倉俱支米二石○七年令運糧都指揮并把總指揮軍伴于相應軍餘內撥二十名領領俱照運糧軍餘一體鬥支行糧賞鈔○八年令運糧至京倉北直隸并河南山東衛所限五月初一日南直隸并鳳陽等衛所限七月初一日若過江支兌者限八月初一日浙江江西湖廣者司衛所限九月初一日其把總都指揮及領運千百戶等官運限者遞降一級二年不違限者量加獎異三年不違限者量加薛耀俱奉請定奪○九年奏准運糧官軍盤剝費用正糧不敷總督等官出給印信文憑付把總官於大倉折草等項銀內借與完納下年照數送還○十六年令各處運糧通加耗一斗各把總官發賣時價解送清江衛河提舉司給與官軍造船其有司木料并抽分木植價銀俱免○二十年以河道淺阻運糧遲滯令所運糧已到者悉免照數每石加收耗米四斗未到者令在京衛所官軍人等于通州張家灣等處地方臨期支三箇月每石加腳價米三升河西務七升共所免運該收耗米五升并免照米四升俱作正數放支如無本色者每斗折銀五分送太倉庫其允之未盡者俱于通州倉上納○二十一年令每年本部差官一員于山東河南南京差官四員于浙江江西湖廣南直隸地方督同各司府州縣正官并分巡分守管糧官將原會允軍糧米徵完

官違限二十日以上住俸戴罪催運若違三年違限者遞降一級二年不違限者量加獎異三年不違支兌者限八月初一日浙江江西湖廣者司衛所限七月初一日若過江違限者量加薛耀俱奉請定奪○九年奏准運糧官軍盤剝費用正糧不敷總督等官出給印信文憑付把總官於大倉折草等項銀內借與完納下年照數送還○十六年令各處運糧通加耗一斗各把總官發賣時價解送清江衛河提舉司給與官軍造船其有司木料并抽分木植價銀俱免○二十年以河道淺阻運糧遲滯令所運糧已到者悉免照數每石加收耗米四斗未到者令在京衛所官軍人等于通州張家灣等處地方臨期支三箇月每石加腳價米三升河西務七升共所免運該收耗米五升并免照米四升俱作正數放支如無本色者每斗折銀五分送太倉庫其允之未盡者俱于通州倉上納○二十一年令每年本部差官一員于山東河南南京差官四員于浙江江西湖廣南直隸地方督同各司府州縣正官并分巡分守管糧官將原會允軍糧米徵完于浙江江西湖廣南直隸地方督同各司府州縣正官并分巡分守管糧官將原賣官銀責付領運交納所得價銀入

宮

巡漕御史馬公　奏疏爲振積習以裨國計事

一訓練漕卒以防不虞竊惟

國家輓漕用軍而統之以材官總之以勳帥蓋示寓

兵于漕之意爲慮至深遠也邇來承平日久此意

浸微官軍全不知兵敵器械稱虛具此在平居無

事既不思爲未然之防一遇中途有警將何以禦

卒然之變是不幾于以漕予敵哉如正德年間流

賊出沒江洋糧艘大半燬爐此往事可鑒已劃今

島夷匪茹震鄰之恐甚切礦徒潛伺腹心之患更

殷一切防禦事宜誠不容緩臣見旗軍外水中強

健者甚多若教以兵法角以藝能總計全漕可得

勝兵十萬人但器械貧以自備恐疲兵力有難支

終屬虛文無裨實用似當官爲處給者如蒙

勅下該部咨行漕運衙門通行七省直兵糧道查議

動支何項官銀將所屬衛所每幫辦給牙旗佽船

給利刀長鎗銃砲弓矢務要可用併在船鑼鈴鼓

吹置立文簿歲令運官交接稽查督責旗軍時加

修整仍聽巡漕御史督責各把總運官或遇守閘

阻風乘服訓練教以擊刺之方作其勇敢之氣如

是則隨幫有備到處皆兵無事則爲鳴榔擊楫之

夫有事則爲荷戈挽强之眾無論漕糈永保而折

衝亦有賴矣此在平時尚當講求其於今日尤爲

急務誠不可泄泄緩視之也

漕運總兵新建伯王公　奏疏

一爲倭警日急新運可虞敬陳防護事宜以圖萬

全事一責成分押以肅部伍照得漕屬十三把總

分隸一百三十一衛所軍船派定六省直水次兌

完開行各幫前後參差不齊如前幫屬淮安總次

幫屬揚州總再次屬南京江浙等總勢不能以全

總之船首尾相聯一處在平時各總到淮不過分

地分幫催儹而已今既有儆若不申明責成終屬

故事合無以後各把總候兌完日到淮漕司照依

舊規酌派若干幫舡不拘本總別總所屬官軍悉

聽約束無事則催儹牽挽阻泊則簡練技藝遇儆

則相機調度敢有抗違不用命者千百戶徑聽責

治指揮參呈漕司提究旗軍畏縮澳散者並聽處
以軍法如該總因循怠惰致有踈虞聽臣與總督
漕臣巡漕御史參奏又思有罰必有賞而後人心
畏威懷惠方能奮立事功合無准動漕運官銀若
干兩解發漕儲道收貯遇有臨敵擒斬賊級者悉
照征倭賞各充賞或能設伏出奇却敵全運者定
依首功職官一體敘薦如此則鼓舞有權事或有
濟矣

王鳴鶴曰漕運之制最爲詳備有可言者惟衛所
設官軍駕運艘原意行則撐挽止則操練一過地
方有變保此漕糧於無虞也今則不然額軍逃故
不思勾補乃以軍糧募市人代駕其應募者謂之
外水倏然有事則無所顧忌秖有棄舡而走耳能
擾脅爭出以護糧運者誰耶正德中河北之寇焚
舟劫糧往事可鑒今尚沿襲故弊未加振刷既不
實軍伍又不備器械自瓜儀抵京計二千四百餘
里茲值倭虜外擾礦盜可虞之會敢復因循頓諳
漕臺奏疏謂能教練漕卒計七省可得勝兵十萬
有奇眞足食足兵之勝算振起二百年既頹之氣
補於國家豈小小哉



也里河

也里出河源亦出自南山西北流五百餘里與黃河合流入九股名也源流倫譯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渡馬

水運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斜木幹架丹傅毛革可渡數十人自是南山狹束可廣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

兒斋山

迤邐東流成川號赤賓河

乞里塔

衆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

悞里河

悞里火禿河源自南山正北偏西流八百餘里與黃河合

撒思家即闊闊提地闊及闊提二地相屬

冬夏不消土人云遠年成氷時六月見之

即麻吟地番名赤耳麻不莫剌其山高峻非舟楫能登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

哈剌別里赤兒四連之衙也多宛益有官兵鎮之

即麻西入思河源自鐵豹磧之北正北流入黃河

崑崙迤西人少山多雨山皆不窮峻水溢散漫散有毳牛野馬狼狍羚羊之類其山東益高地益漸下岸洋狹隘有狐可躍而越之處

洮河

洮河源出羊撒嶺

積石州即禹貢積石

積石州

羌縣

一百里過踏白城銀川站與黃水合疊河合浩亹河源出山丹州

正東流五百餘里過三已站與黃河合

西寧州

又北流過土橋站積石州來羌城廊

殺馬關

歸德即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隸吐番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

河州安鄉關打羅坑

古當州境北流四百里與黃河合

納鄰哈剌

納鄰哈剌譯言細黃河白白狗嶺之北流五百里入黃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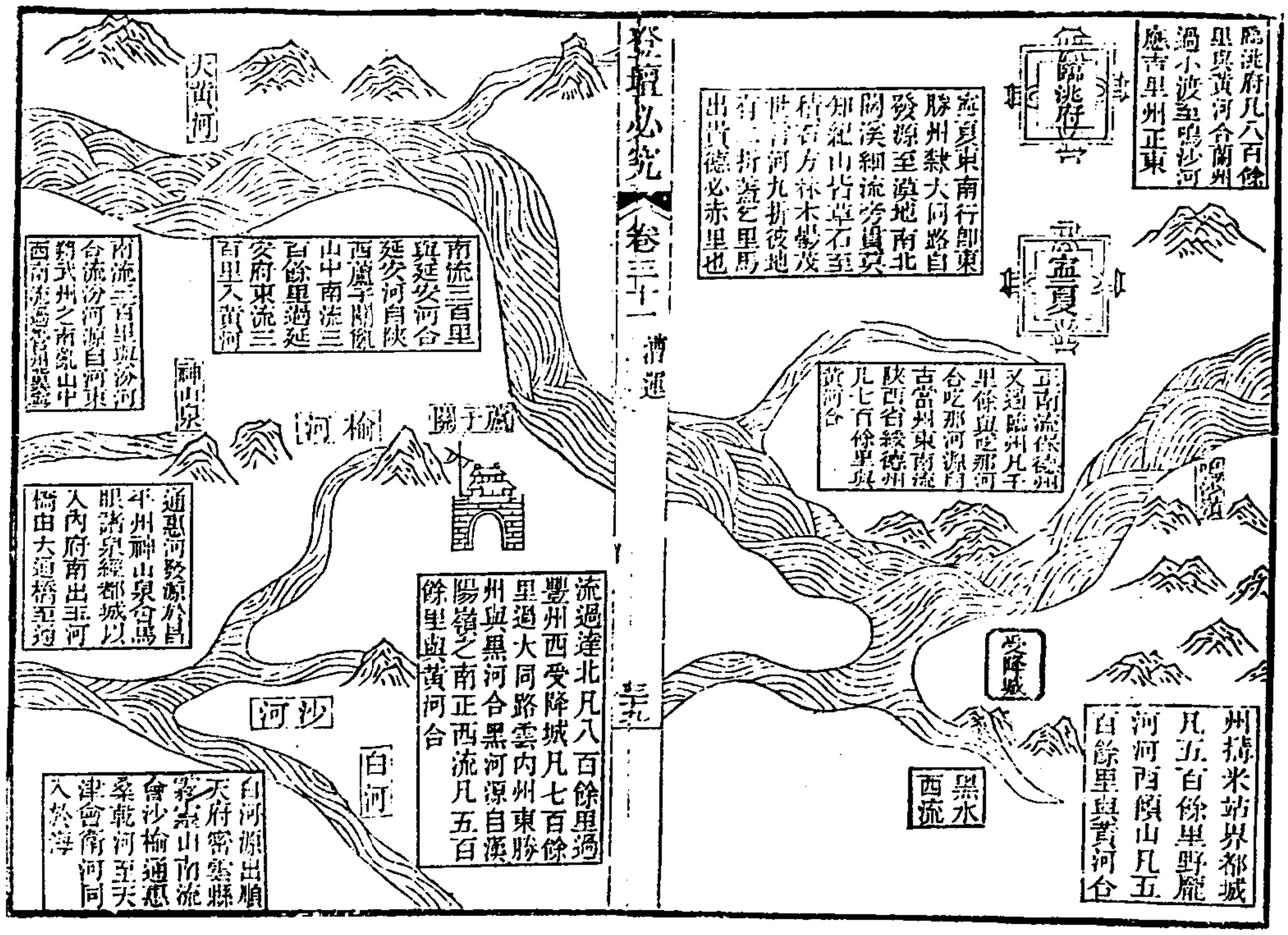
哈剌河以西河合正北流二百餘里過河以伯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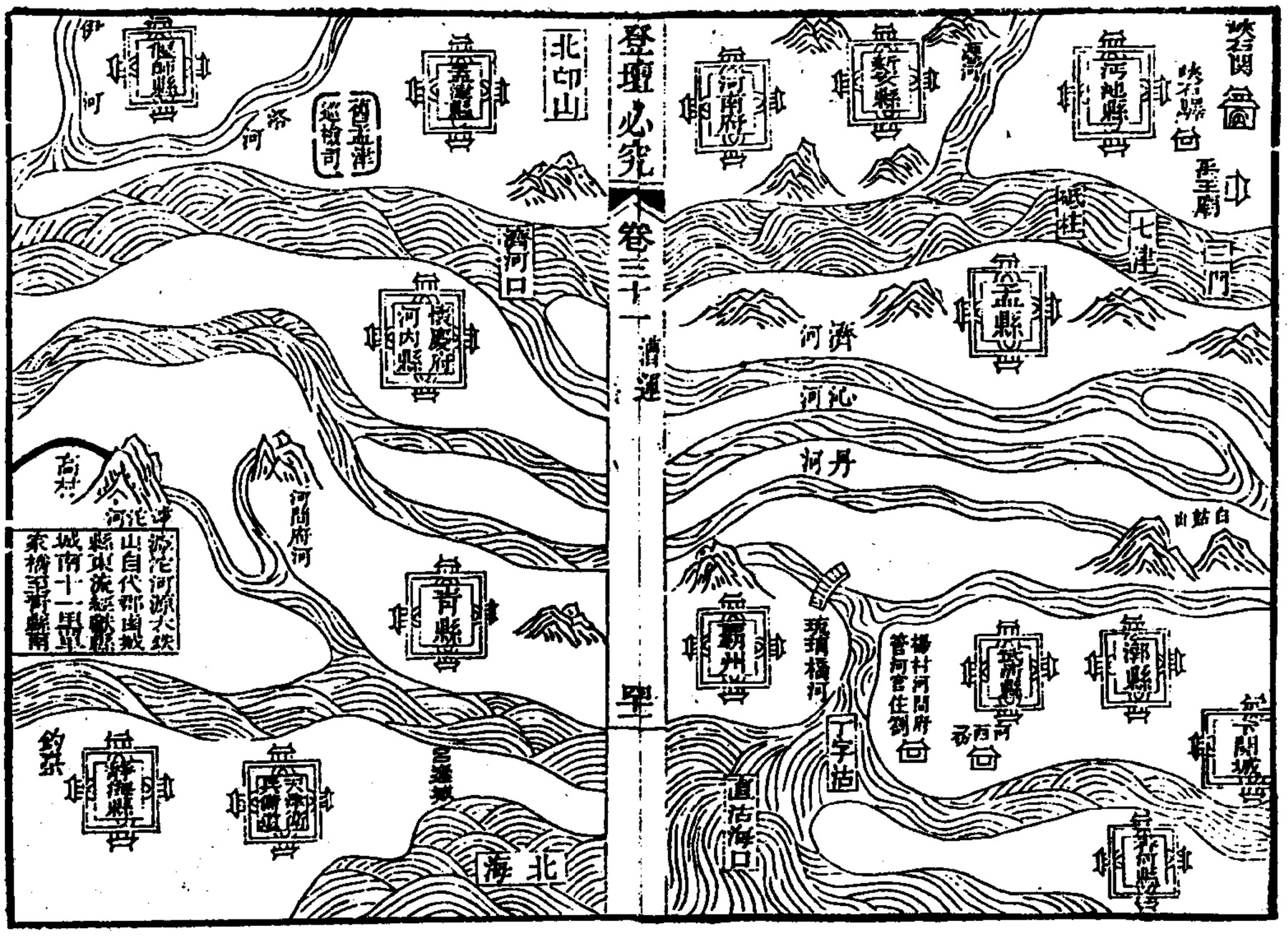
鵬桉河源出鵬桉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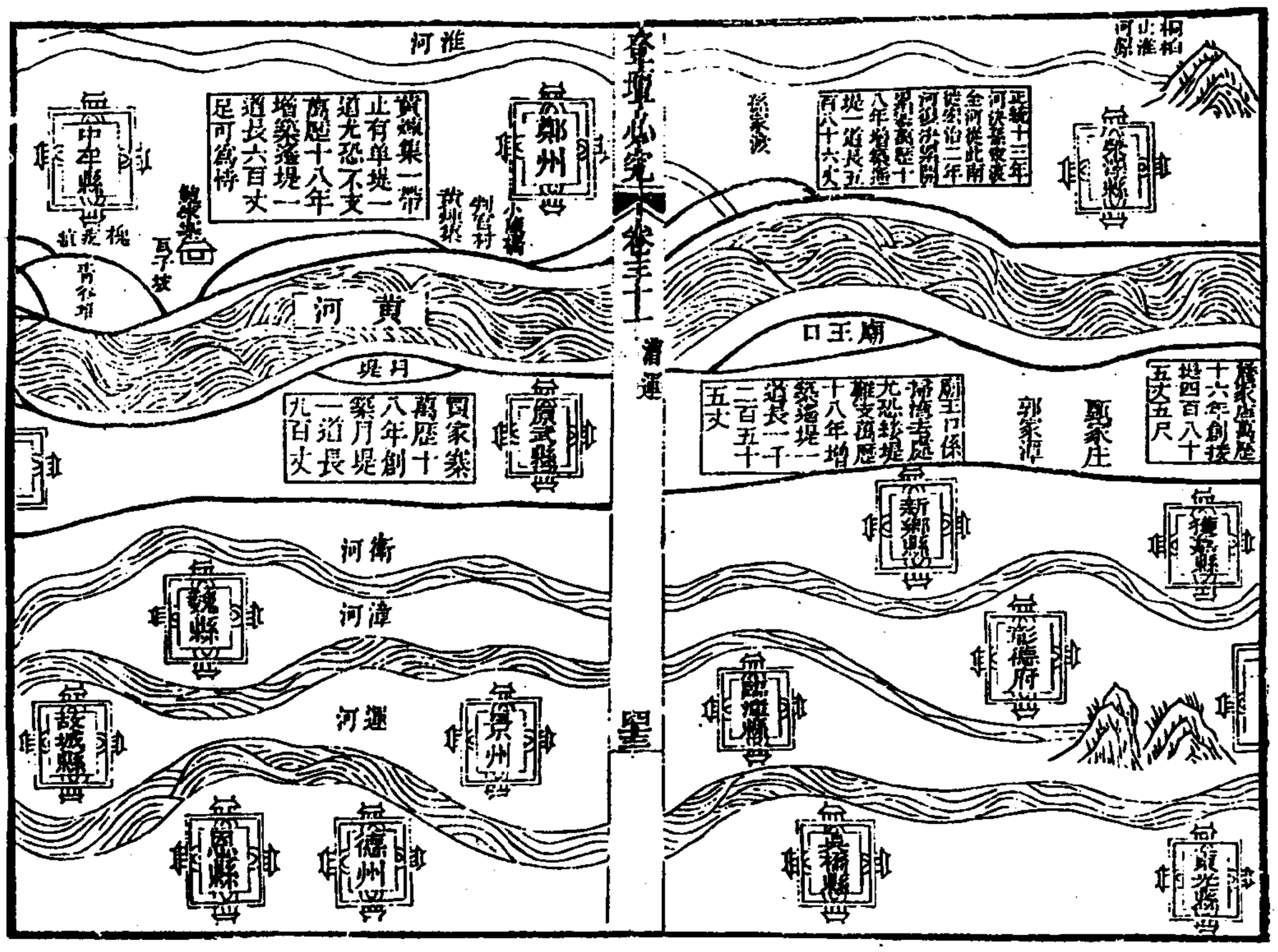
禮塞塔失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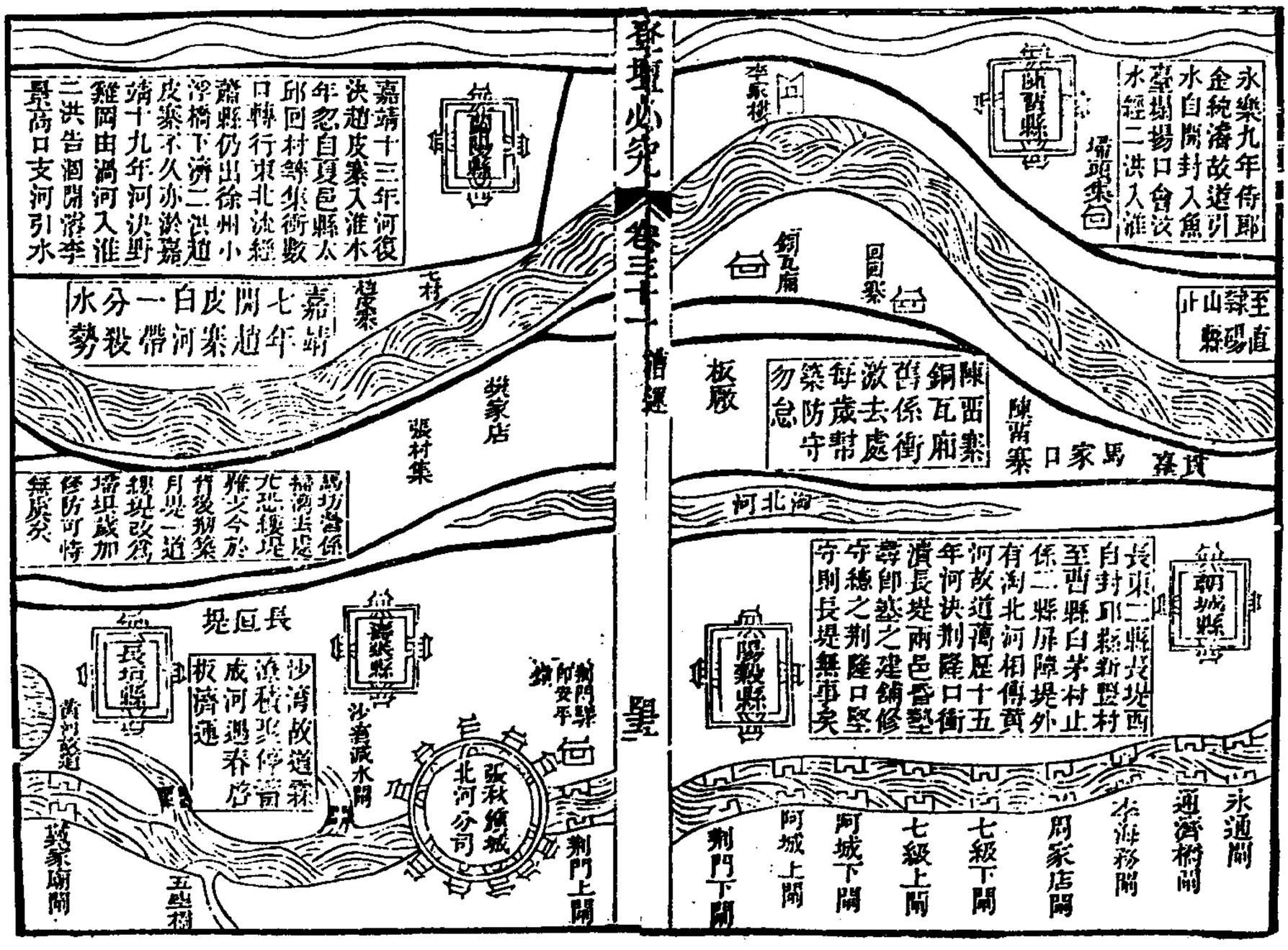
貴德州馬嶺凡八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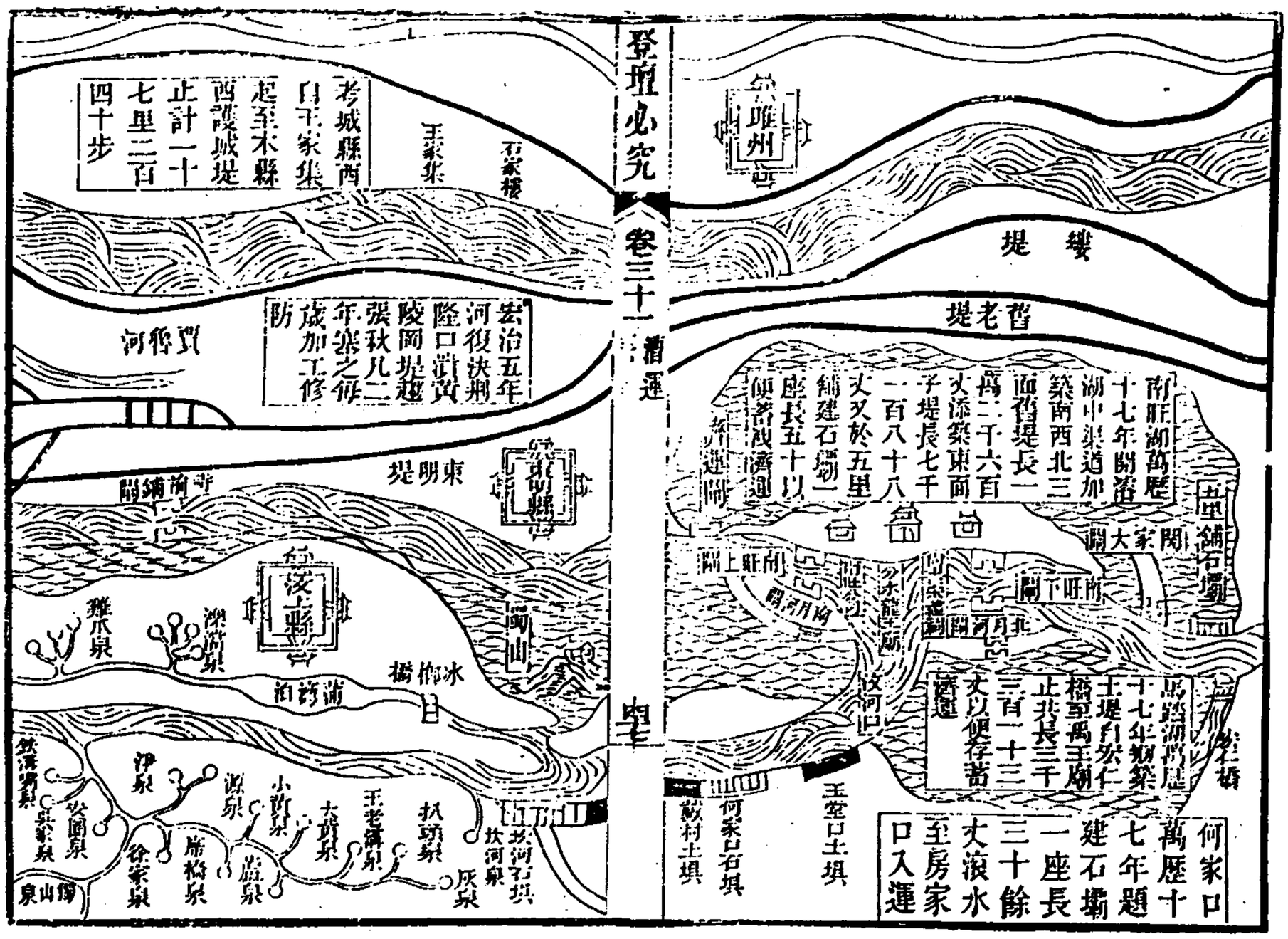
乞兒馬二水合流入河源威茂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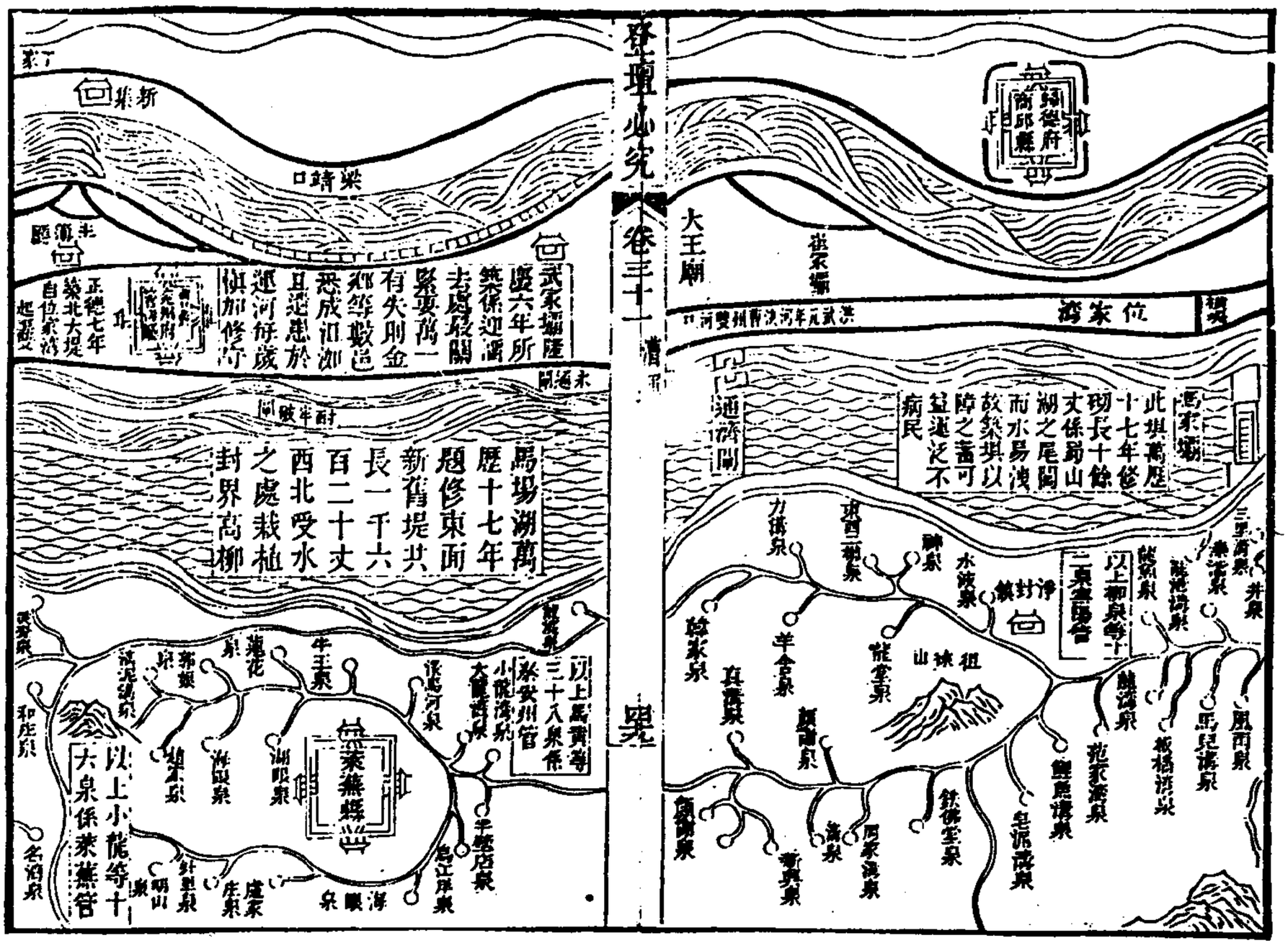

登壇必究　卷三十一
大黃河
南流三百里與延安河合延安河自陝西鹽寧關界山中南流三百餘里過延安府東流三百里入黃河
神山泉
通惠河發源於昌平州神山泉合馬眼諸泉經都城以入內府南出玉河橋由大通橋至河
榆河
臨于驛
流過達北凡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凡七百餘里過大同路雲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黑河源自漠陽嶺之南正西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
沙河
白河源出順天府密雲縣密雲山西流會沙榆通惠桑乾河至天津會衛河同入於海
白河
東勝州
受降城
黑水西流
南流三百里與汾河合流汾河源自河東寧武州之南乳山中西南流過管涔山
臨洮府凡八百餘里與黃河合蘭州過小淺土鳴沙河應吉里州正東
臨洮府
寧夏
寧夏東南行即東勝州歸大同路自發源至漠地南北岡溪細流旁貫其間紀山皆草石至秋百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里馬出貴德必赤里也
自流保德州又過臨州凡千里餘與吃那河源自古當州東西流陝西省綏德州凡七百餘里與黃河合
野狐嶺
居庸關
陝州
靈寶縣
閿鄉縣
潼關
太行山
濟源縣
沁河源出山西沁源縣
濟河源
濟源剛
蘆溝橋
敬桑河一名渾河
敬桑山
新城
張家灣
通州
普濟閘
永通橋
石壩
野狐嶺西流過宣府鎮經大同路雲內州東勝州又西流至龍門凡一千二百餘里始與黃河合又流二百里過河中府過潼關
神京
京城
通惠河
平津上閘
平津中閘
平津下閘
慶豐閘
慶豐閘
大通橋
州與白河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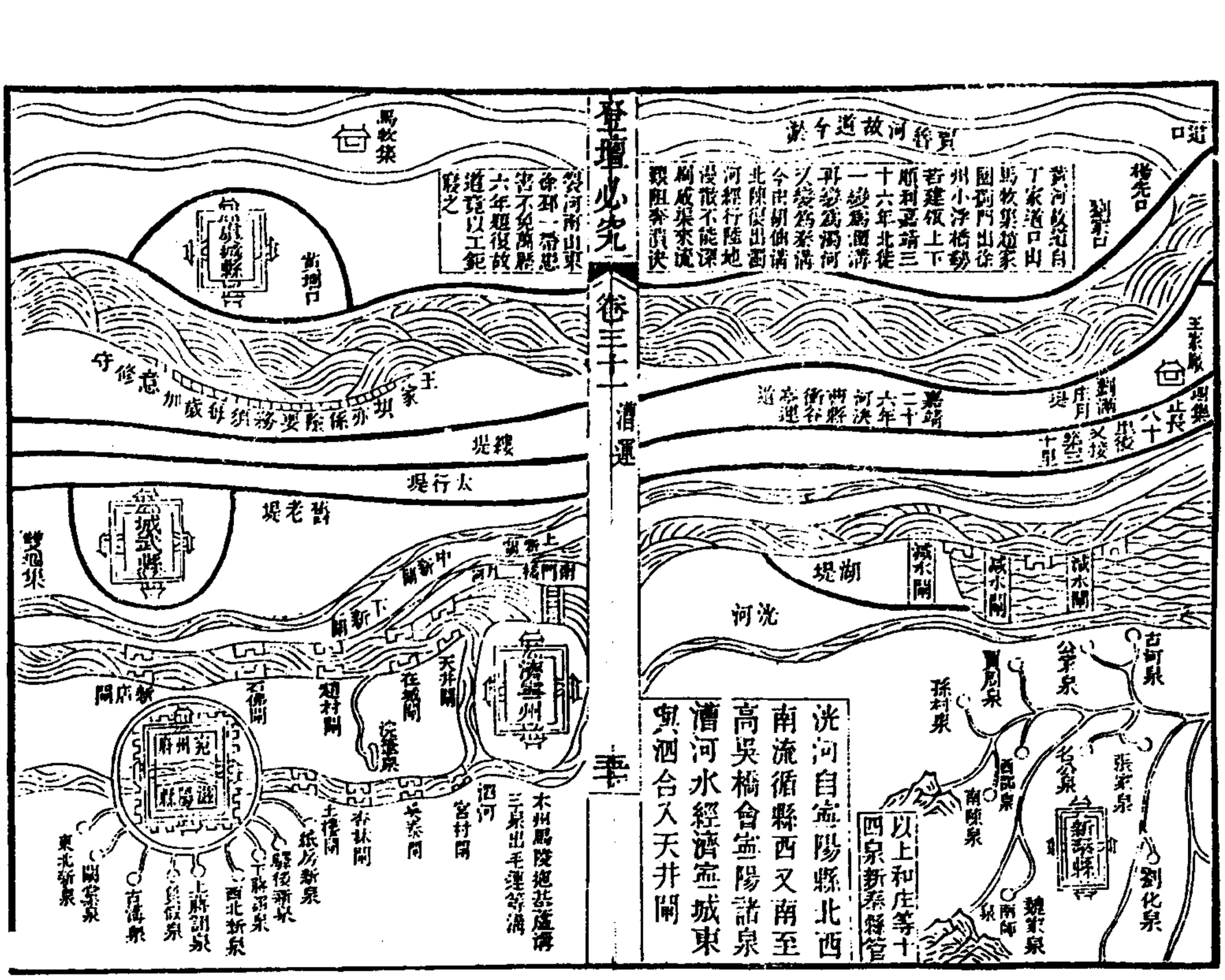

登壇必究　卷三十一　漕運
北邙山
濟河口
河南府
新安縣
孟津縣
河清縣
孟縣
七津
河
丹河
白鮎山
霸州
淶水縣
新城縣
雄縣
下開城
青縣
交河縣
滄州
直沽海口
丁字沽
北海
登壇必究　卷三十一　漕運
靜海縣
武清縣
寶坻縣
香河縣
通縣
武邑縣
棗強縣
交河縣
南皮縣
滄州
慶雲縣
鹽山縣
河間府
景州
阜城縣
吳橋縣
交河縣
東光縣
泊頭鎮
滄州
南皮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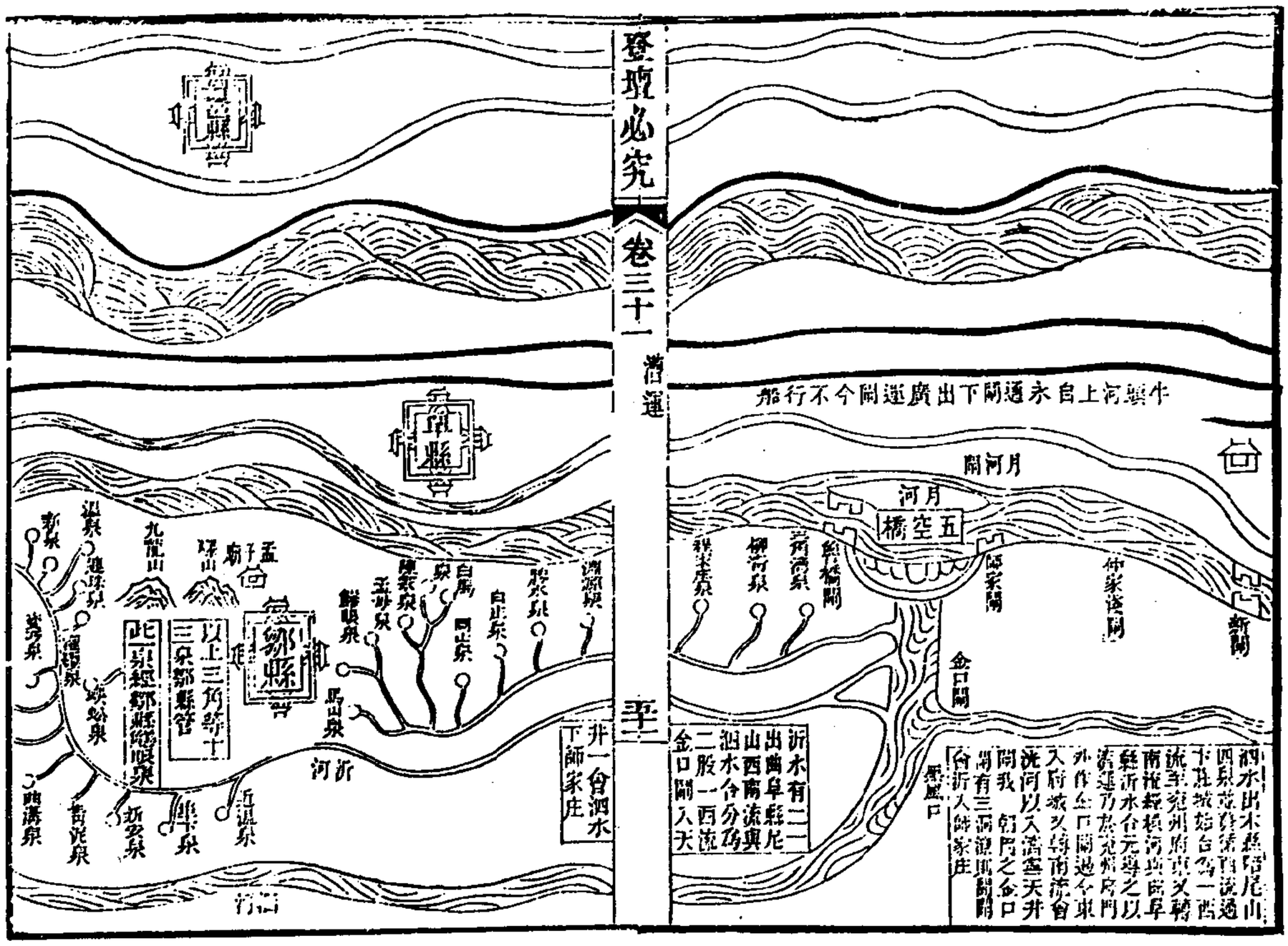

卷三十一　漕運
河淮
河黃
河衛
河漳
運河
黃河
鄭州
中牟縣
滎澤
孫家渡
桐柏山淮河源
王口廟
新鄉縣
獲嘉縣
彰德府
臨漳縣
磁州
大名府
開封府
祥符縣
陳橋驛
封丘縣
長垣縣
東昌府
聊城縣
清平縣
武城縣
夏津縣
武邑縣
景州
德州
故城縣
恩縣
冠縣
臨清州
館陶縣
丘縣
清河縣
威縣
元城縣
開州
濮陽縣
東明縣
曹縣
單縣
金鄉縣
魚臺縣
沛縣
豐縣
徐州
蕭縣
碭山縣
睢寧縣
宿遷縣
桃源縣
清河縣
安東縣
海州
沭陽縣
贛榆縣
邳州
宿州
靈壁縣
虹縣
五河縣
泗州
天長縣
高郵州
寶應縣
甘泉縣
江都縣
儀真縣
六合縣
江浦縣
上元縣
江寧府
句容縣
溧陽縣
溧水縣
高淳縣
丹陽縣
金壇縣
武進縣
無錫縣
宜興縣
荊溪縣
常州府
江陰縣
靖江縣
通州
如皋縣
泰興縣
海門縣
崇明縣
太倉州
嘉定縣
寶山縣
上海縣
南匯縣
川沙廳
青浦縣
華亭縣
奉賢縣
金山縣
松江府
婁縣
南滙縣
柘林
金山衛
乍浦
平湖縣
海鹽縣
澉浦
海寧縣
仁和縣
錢塘縣
富陽縣
桐廬縣
建德縣
淳安縣
遂安縣
壽昌縣
分水縣
於潛縣
昌化縣
新城縣
臨安縣
餘杭縣
嘉興府
秀水縣
嘉興縣
桐鄉縣
石門縣
崇德縣
烏程縣
歸安縣
長興縣
德清縣
武康縣
安吉縣
孝豐縣
湖州府
烏鎮
南潯鎮
震澤縣
吳江縣
蘇州府
常熟縣
昭文縣
崑山縣
新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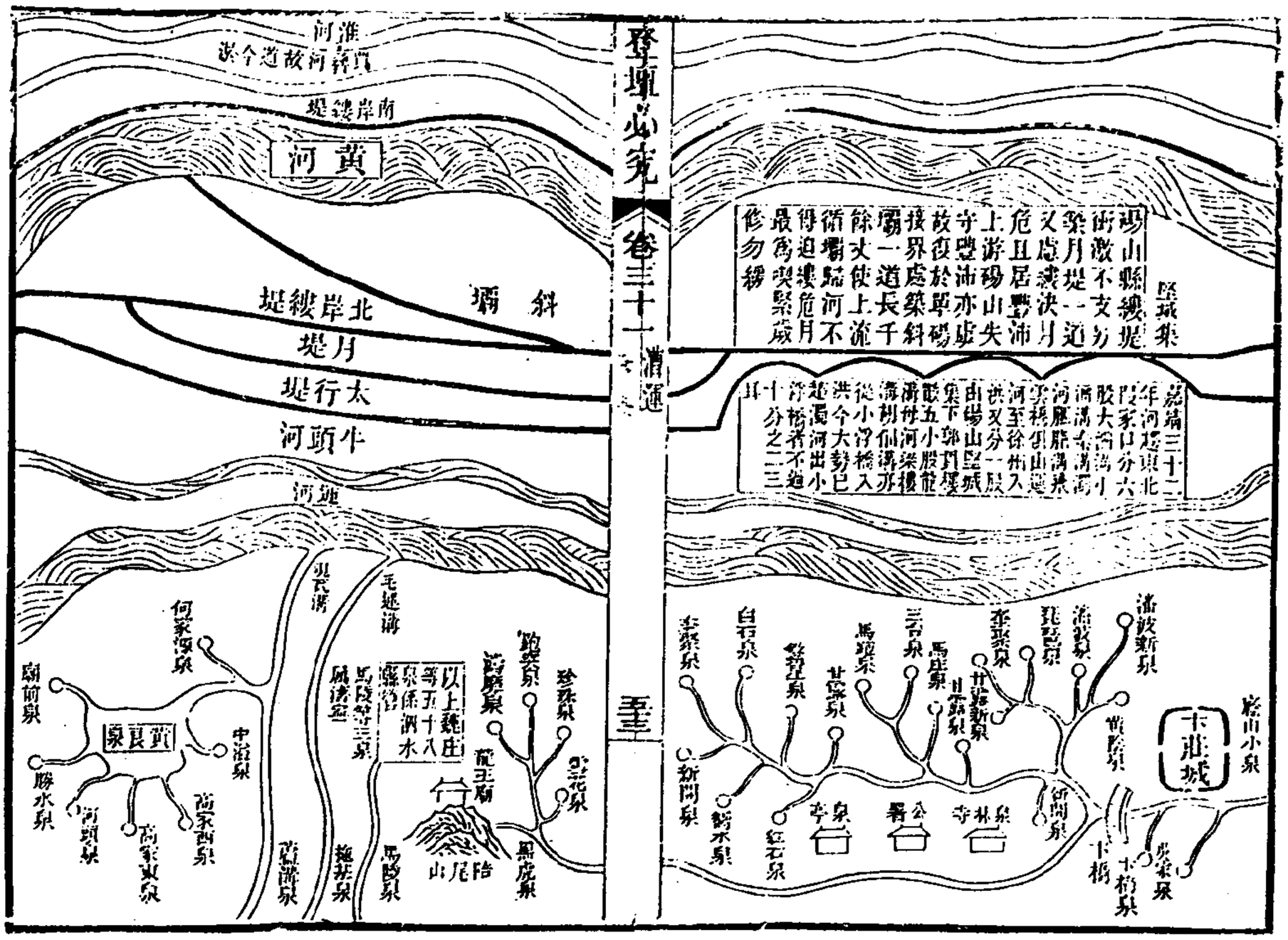

永樂九年侍郎金純濬故道引水自開封入魚窩湖揚口會汶水經二洪入淮
至直隸碭山縣
銅瓦廂舊係衝激去處每歲幫築防守勿怠
陳留縣
陳留寨
馬家口
黃河
河北河
長垣縣
東明縣
開城縣
曹縣
長堤西北二縣長堤西自封丘縣新豐村至曹縣白茅村止係二縣屏障堤外有濁北河相傳黃河故道萬歷十五年河決荊隆口衝潰長堤兩邑昏墊尋即塞之建鋪修守總之荊隆口堅守則長堤無事矣
荊門上閘
荊門下閘
張秋鎮城北河分司
沙灣減水閘
沙灣故道霖潦秋漲則停蓄成河遇春啓板濟運
長堤
長垣縣
黃河舊道
五空樹閘
趙家圈閘
阿城上閘
阿城下閘
七級上閘
七級下閘
周家店閘
李海務閘
通濟橋閘
永通閘
嘉靖十三年河復決趙皮寨入淮水年忽自夏邑縣太邱回村等集衝數口轉行東北流經嘉縣仍出徐州小浮橋下濟二洪趙皮寨不久亦淤嘉靖十九年河決野雞岡由渦河入淮三洪告涸開濬李景高口支河引水
嘉靖七年開趙皮寨白河一帶分殺水勢
楊家店
張村集
馬坊灘係橫衝去處北恐續堤北恐續堤改為堤埽歲加修防可恃無庸另
梁靖口
李景高口
睢寧縣
睢寧縣東北護城堤起至石家樓止計五十八里
梁靖口閘
梁花樹埽堤長一千二百六十丈係迎溜去處每歲務要加工修守
三家莊埽正當河身已被衝塌萬歷十八年迴裹預築等埽堤一道不與水爭地自易防守矣
出徐州濟洪閘一年亦淤
萬歷十七年河由李景高口決過衙莒田月堤入睢陳故道尋即塞之十八年自趙皮寨起至本口翔築遙堤一道長二千三百五十九丈
煉城口埽埽最為哭緊去處每歲宜下廂邊埽以護之
睢寧縣
睢寧縣
宿遷縣
宿遷縣
空泥河
安山
安山湖萬歷十七年題修土堤北長四千三百二十丈又於仰蛇溝八里湾建閘二座以便蓄洩可資濟運永利
仰蛇溝
八里湾
安山閘
金線泉運閘
邳州
汶河源出山東萊蕪縣原山之陰一出本縣寨子村一出太山之陽
汶河口係汶水洩入黃河之處漫之不能縱之河竭萬歷十七年題繁濬水石埽一座長六十丈水激任其外洩而湖河無泛濫之患水平仍復內蓄而漕渠無淺澀之虞
仙窩切三水俱名汶至靜對袞合流經寨安州濟陽縣分為三百東平州戴村壩西南流至汶上縣白馬河北流號為分龍口一自東阿縣堤城壩西南流合泗沂二水凡一百餘里至濟寧州南天井閘東合分水南流之汶
閘河閘
寧家口閘
房家口
新家閘
國家潤河尚書宋禮濬元人故道特設家口二十里則創改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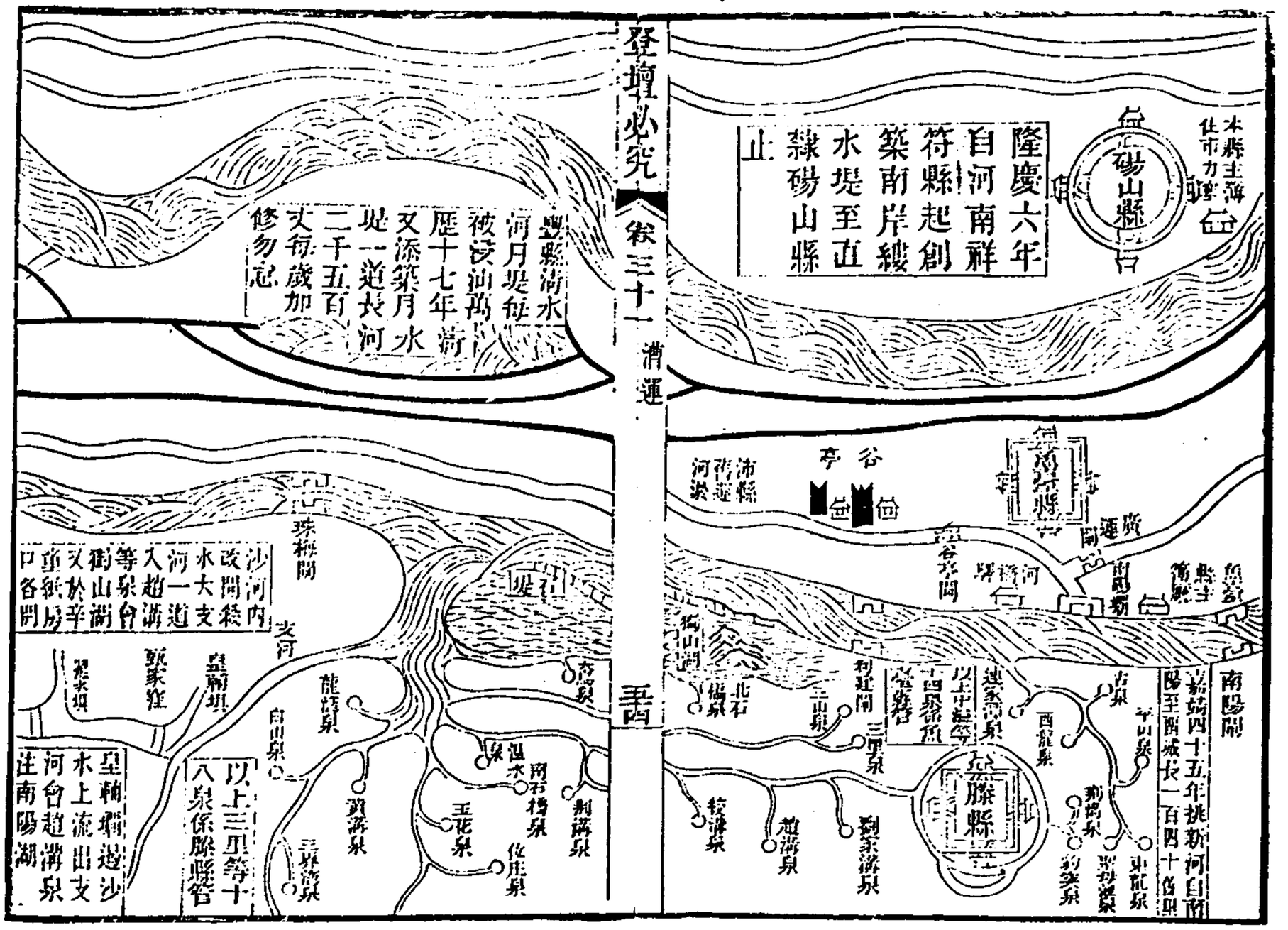

登壇必究　卷三十一　漕運
考城縣西
自干家集
起至宋縣
西關城堤
止計一十
七里二百
四十步
宏治五年
河復決荊
隆口黃黃
陵岡堤趨
張秋凡二
年塞之每
歲加工修
防
石家樓
王家集
賈魯河
東明堤
東明縣
閘
閘
汶上縣
雞爪泉
梁莊泉
冰橋
泡莎泊
閘山
沛泉
源泉
小沛泉
大沛泉
王老禪泉
扒頭泉
坎河泉
坎河石壩
厥泉
鼓樓泉
公園泉
徐家泉
師山泉
師橋泉
舊泉
鼓樓泉
舊城
堤
老
舊
堤
新
堤
濟州
閘
南旺
閘
北旺
閘
分水龍王廟
汶河口
玉堂口土壩
何家口石壩
鼓村土壩
何家口
萬歷十
七年題
建石壩
一座長
三十餘
丈滾水
至房家
口入運
五里鋪石壩
南旺湖萬歷
十七年開濬
湖中渠道加
築南西北三
面舊堤長一
萬二千六百
丈添築東面
子堤長七千
一百八十
丈又於五里
鋪建石壩一
座長五十丈
便若戽濟運
新運閘
南旺
閘
上
南旺
閘
下
北
月
河
南
月
河
汶
河
口
堤
老
舊
堤
新
堤
南旺湖萬歷
十七年題
建石壩
一座長
三十餘
丈以便存蓄
濟運
五里鋪石壩
馬踏湖萬歷
十七年題築
土堤自安仁
橋至禹王廟
止共長三千
三百一十三
丈以便存蓄
濟運
何家口石壩
玉堂口土壩
鼓村土壩
閘
閘
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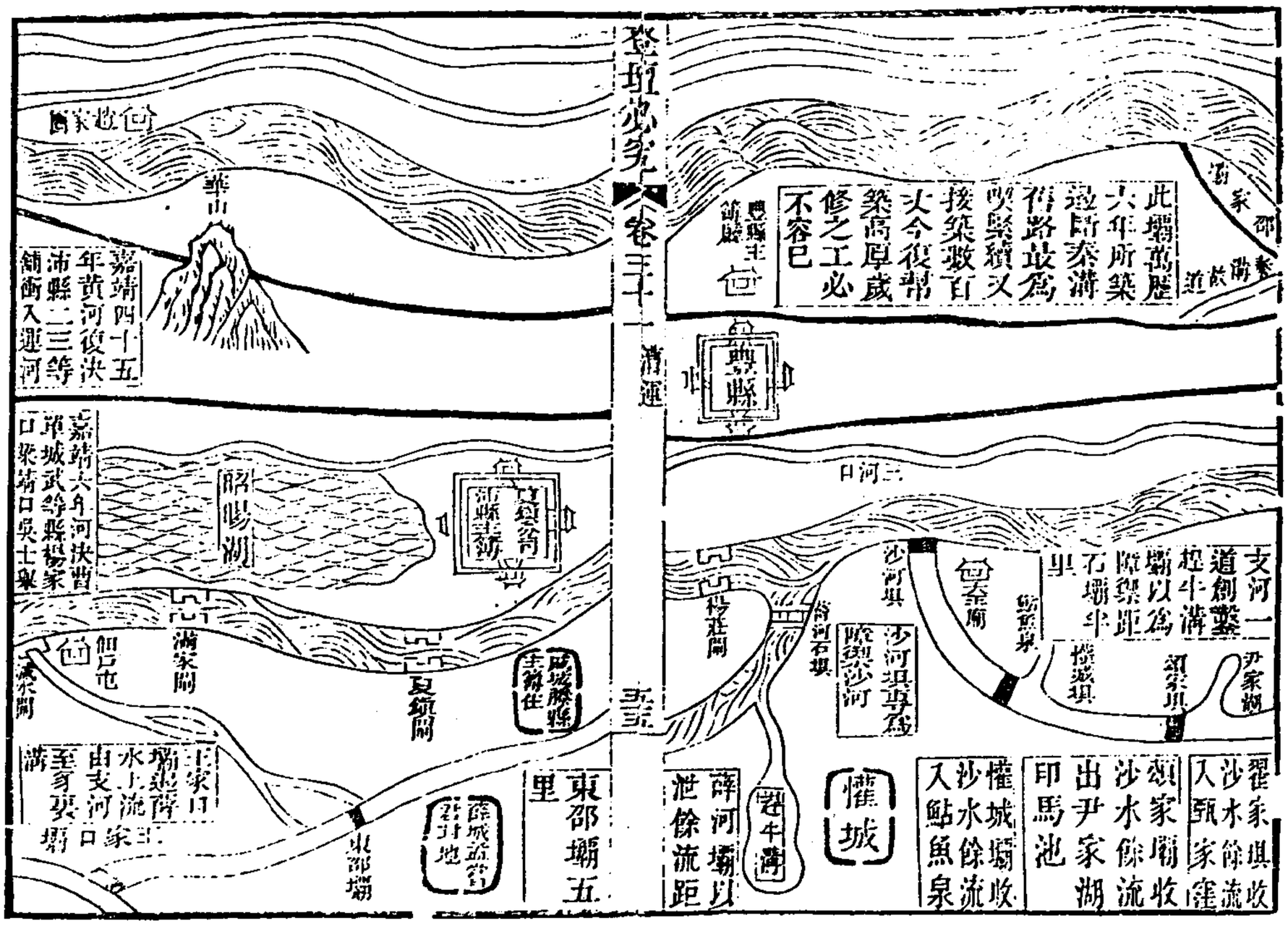

新集口
梁靖口
武家墩隆慶六年所築係迎溜去處緊要為一有失則金鄉等數邑悉成汪洋且運患於運河每歲加修守
正德七年築北大堤自位家湾起
馬場湖萬歷十七年題修東面新舊堤共長一千六百二十丈西北受水之處栽植封界高柳
以上馬賈等三十八泉係兖州管小龍湖系
以上小龍等十大泉係兖兖管
大王廟
崔家墩
位家湾
此堰萬歷十七年修砌長十餘丈係蜀山湖之尾閭而水易洩故築堰以障之蓄可益運泛不病民
以上柳泉等十二泉會流
淨封鎮
水洗泉
龍堂泉
羊舍泉
真珠泉
顏鋪泉
鉄佛堂泉
皂泥硝泉
鯉魚塘泉
龍湾泉
馬家湾泉
板橋湾泉
馬兒湾泉
龍湾泉
龍泉泉
三里湾泉
井泉
風雨泉
力猪泉
東西靶泉
神泉
韓家泉
和庄泉
名泊泉
針型泉
明山泉
虞家庄泉
海眼泉
千藥店泉
烏江岸泉
太白泉
小龍湖系
湖眼泉
海眼泉
牛王泉
蓮花泉
郭娘泉
湖泥湾泉
碧霞泉
新開
中新開
下新開
上新開
南門外九河
新開
耐牛陂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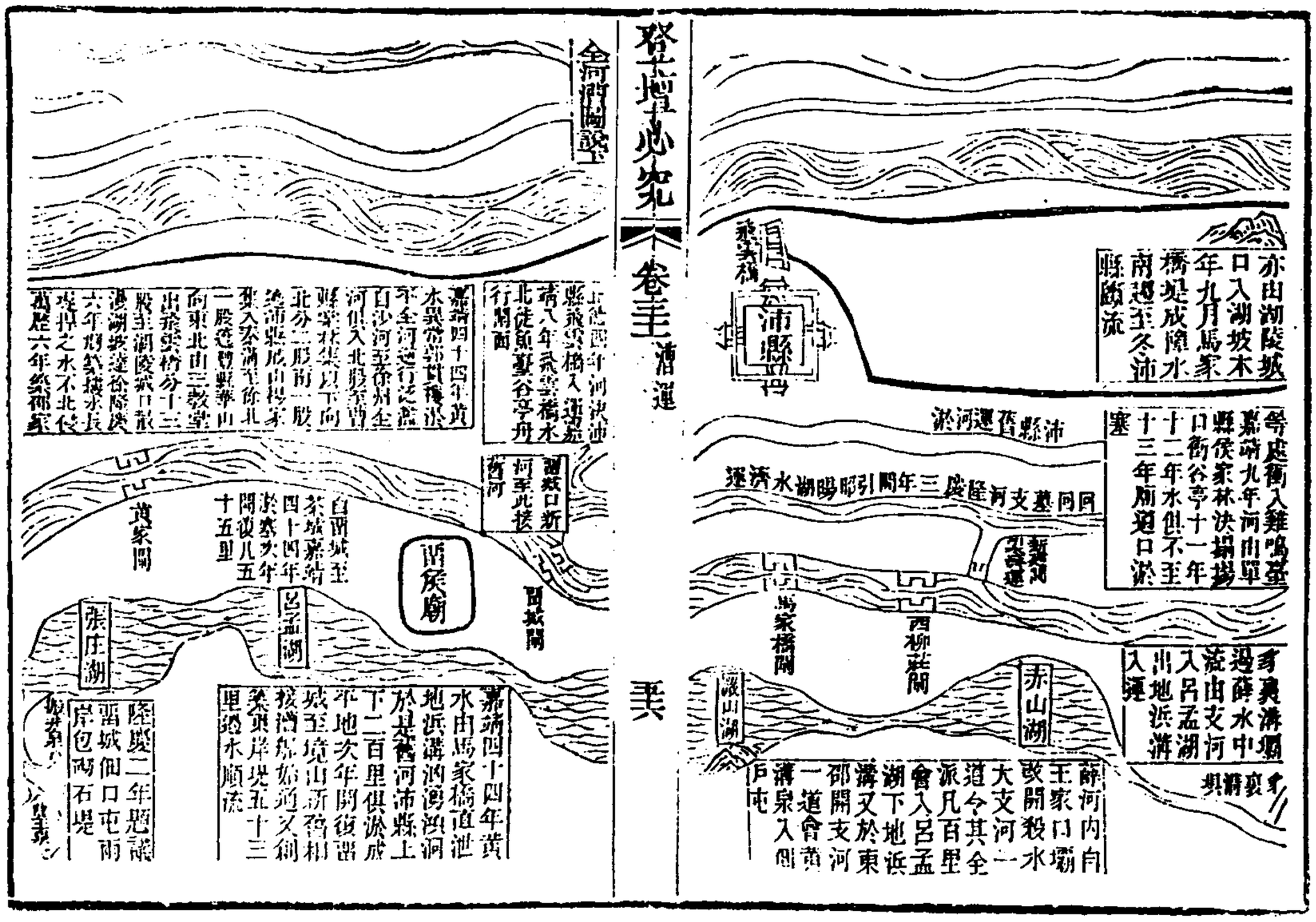

馬牧集
當圩口
濟寧州
兖州府
滋陽縣
城武縣
兖州府
城武縣
道口
楊先口
劉家口
王家廠口
賈魯河故道今淤
賈魯河故道自丁家道口出馬牧集趙家圈到門出徐州小浮橋秒若建領上下順利至靖三十六年北徙一變為團溝郭變為濮濟河今變為黃溝今由胡仙寺圈河經行陸地漫散不能深刷成渠來流艱阻黃淤決
築河南山東命鄆一帶患害不絕萬歷六年題復故道竟以工鉅艱之
靖二十六年河決衛輝滑縣沿運
劉滿口序月堤
築後又接築三十里
築止長八十里
王家廠口
湖堤
減水閘
減水閘
減水閘
洸河
古河泉
公孫泉
張家泉
劉化泉
名公泉
新城縣
孫村泉
南陳泉
魏家泉
以上和庄等十四泉新泰縣管
洸河自兖陽縣北西南流循縣西又南至高吳橋會兖陽諸泉漕河水經濟兖城東與泗合入天井閘
堰老堤
縷堤
太行堤
雙忽渠
上新閘
中新閘
下新閘
南門外九河
天井閘
在城閘
石佛閘
翅村閘
新店閘
土橋閘
谷林閘
宮村閘
泗河
木州鳳陵廂甚盛溝三泉出毛湾等溝
紙房新泉
驛後新泉
千脉泉
西北新泉
上脉泉
吳家泉
南溝泉
東北新泉
閘家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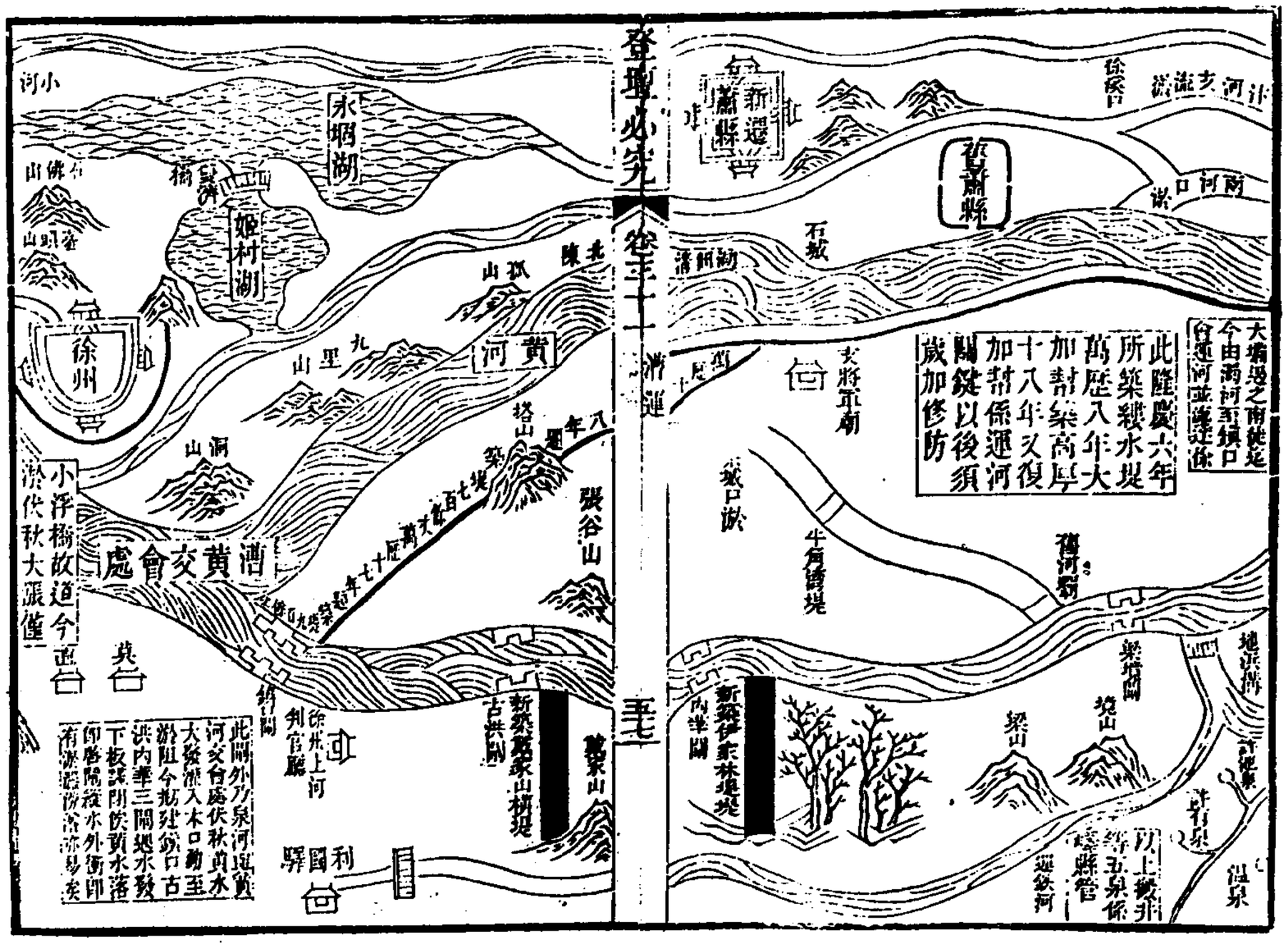

登壇必究
卷三十一
漕運
泰
牛頭河上自永通閘下出廣運閘今不行船
月河閘
月河
五空橋
仲家道閘
新閘
金口閘
黑虎口
沂水有二一出幽阜縣尼山西南流與泗水合分爲二股一西流金口閘入天井下師家庄
泗水出木耑縣尼山四泉並發流四流過下莊城始合爲一西流至兗州府西又轉南複經城合元導之以漕運乃於兗州府門外作金口閘過今東入府城又導南流會洸河以入濟寧天井閘我　朝門之金口閘有三洞源出尼山合沂入師家庄
滋陽縣
鄒縣
以上三角等十三泉鄒縣管
此一泉經鄒縣縣境
井一會泗水下師家庄
沂河
馬跑泉
玉帶泉
鯉魚泉
陳家泉
白鳳泉
白止泉
聚泉
源源泉
九龍山
五子廟
新泉
溫泉
進珠泉
趙家泉
鄒縣泉
新泉
北門泉
近溫泉
卓泉
新安泉
青泥泉
鳴鳳泉
黃溝泉
泰
泰林閘
啓聖廟
顏子林
同公廟
孔林
以上泉等二十泉出
本縣管
魏庄泉
泗水縣
三岔泉
杜家泉
黃溝泉
岳陵泉
七星溝泉
天井泉
貴泉泉
趙家泉
金線泉
趙家泉
趙家泉
趙家


淮河
貫穿河故道今淤
南岸縷堤
黃河
斜壩
北岸縷堤
月堤
太行堤
牛頭河
運河
貢泉溝
毛延溝
何家坡泉
廟前泉
貢泉
中溜泉
勝水泉
河頭泉
高家西泉
高家東泉
以上魏庄等五十八泉係溝水
馬陵等三泉係湖水
馬陵溝
趙莊泉
珍珠泉
跑馬泉
龍王廟
黑虎泉
陰尾山
馬跑泉
靳溝泉
嘉靖三十二年河道東北決入徐州入小浮橋入大勢已去河出小浮橋者不過十分之二三耳
嘉靖三十二年河道東北決入徐州入小浮橋入大勢已去河出小浮橋者不過十分之二三耳
碭山小泉
卞莊城
卞橋泉
卞橋
新開泉
泉林寺
泉李台
公署
紅石泉
鍋米泉
新開泉
白石泉
李家泉
馬坡泉
甘露泉
馬虎泉
三台泉
甘露新泉
李家泉
甘露泉
浦波新泉
浦波泉
碭山縣縷堤街激不支分股大溝溝身溝面日寬月月提一道又慮被決月月危且居黌沛上游碭山失守豐沛亦虛故復於單碭接界處築斜壩一道長千餘丈使上流得迴縷危月最為喫緊歲修勿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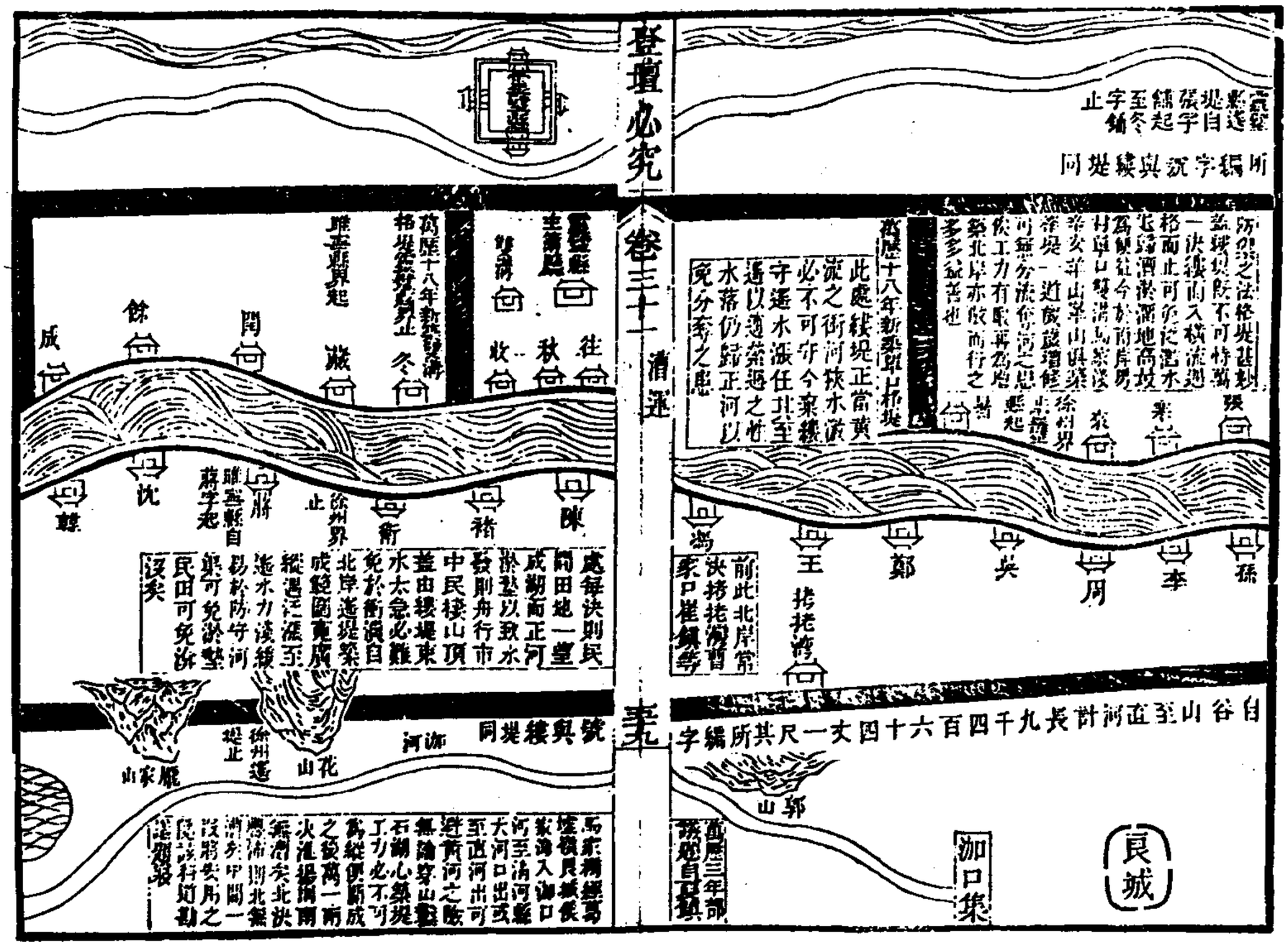

碭山縣
本縣主簿住市力寧
隆慶六年自河南祥符縣起創築南岸縷水堤至直隸碭山縣止
豐縣滿水河月堤每被沒汕萬歷十七年添築月水堤一道長河二千五百丈每歲加修勿記
沛縣
谷亭
沛縣夜運河淤
廣運閘
河道衙門
徐州
獨山湖
南陽閘
嘉靖四十五年挑新河自南陽至西城長一百四十餘里
北石橋泉
三山泉
利建閘
三里泉
以上中運等十四泉俱魚
連泰湖泉
滕縣
西龍泉
古泉
平山泉
東龍泉
卞橋泉
珠梅閘
沙河內改閘經水大支河一道入趙溝等泉會入微山湖又於辛堂紙房口各閘
皇輔壩
趙溝泉
龍王泉
白山泉
溫水泉
冏石橋泉
玉花泉
位莊泉
荆溝泉
以上三里等十八泉係滕縣管
皇輔壩遏沙水上流出支河會趙溝泉注南陽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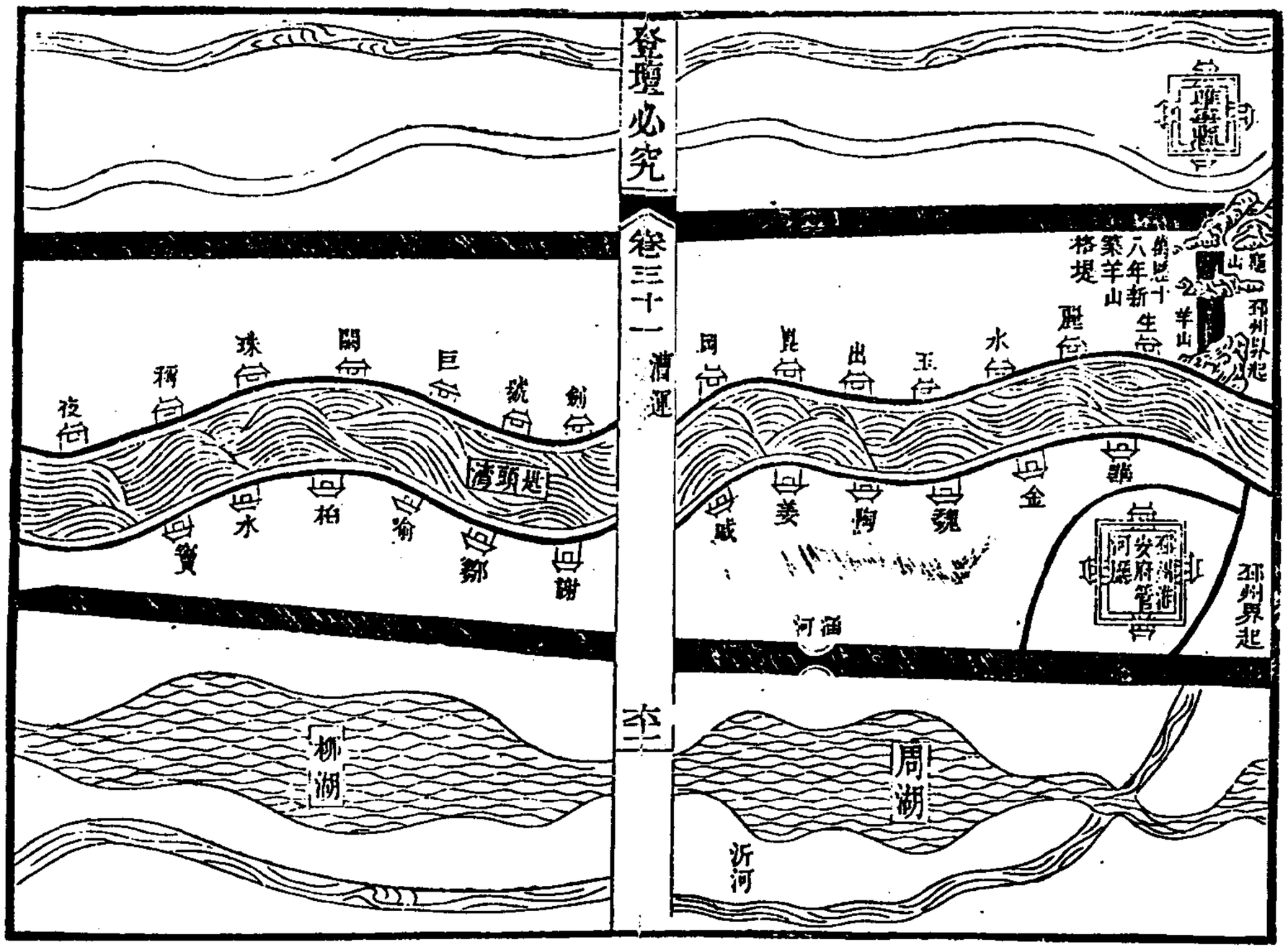

此壩高歷六年所築邊計泰溝得路最為吹緊續又接築數百丈今復帶築高厚咸修之工必不容已
豐縣主簿廳
邳遊家圖
華山
嘉靖四十五年黃河復決沛縣二三等舖衝入運河
邳縣
昭陽湖
嘉靖六年河決曹單城武等縣楊家口梁靖口吳士聚
滿家閘
夏鎮閘
徐城縣主簿任
徐城遊擊守備地
東邵壩五里
薛河壩以泄餘流距
茗牛溝
懽城
懽城壩收沙水餘流入鮎魚泉
翟家堰收沙水餘流入甄家窪
顏家壩收沙水餘流出尹家湖印馬池
支河一道創鑿趁牛溝隄築距石壩半里以為壩以為
尹家湖
沙河堰
沙河堰專為障禦沙河
沙河石堰
楊莊閘
邳縣
三河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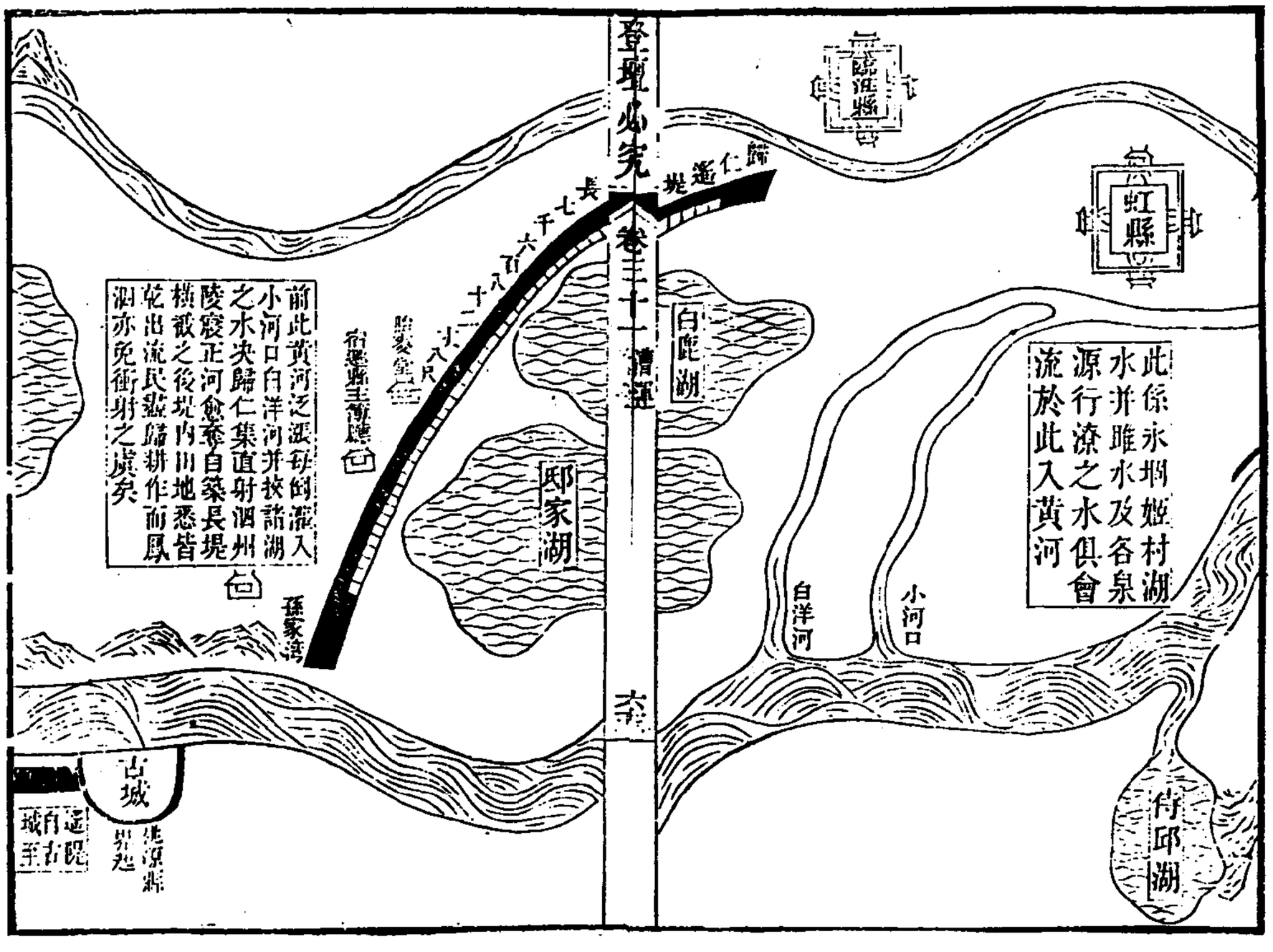

金河閘壩堰
嘉靖四十四年河決沛縣飛雲橋入運堰靖八年飛雲橋水北徙魚臺谷亭舟行閘面
嘉靖四十四年黃水異常都貫穀洋全河迴行泛盛白沙河五條州生河俱入北股至曹縣梁林集以下向北分二股前一股統歸沛縣北股入泰溝歸沛縣北出楊家一股過豐縣華山向東北由三教堂出茶城界分十三股至溝陵城口報溝湖收達谷隄決六年塞築之水不北侵萬歷六年築邵家
亦由湖陵城口入湖坡本年九月馬家橋堤成隄水南趨至冬沛縣順流
沛縣
舊沛縣
奇處衝入雞鳴益嘉靖九年河由單縣侯家林決塌掛口衝谷亭十一年十二年水但不至十三年刷廻口淤塞
沛縣舊運河淤
回回墓支河經慶三年開引昭陽湖水濟運
新開河通運
馬家橋閘
西柳莊閘
赤山湖
薛河內自王家口壩改開殺水大支河一道今其全派凡百里會入呂孟湖下地浜溝又於東邵開支河一道會黃溝泉入侗戶屯
泗水
呂孟湖
張莊湖
隆慶二年題請城佃口屯兩岸包砌石堤
城井泉
茶城嘉靖四十四年閘後八年閘後八五里
茶城遊擊守備地
西城閘
西侯廟
黃家閘
嘉靖四十四年黃水由馬家橋直泄地浜溝洞湧洩洞於是舊河沛縣上下二百里俱淤成平地次年開復舊城至境山沂魯相接湧泉始通又創築東岸堤五十三里過水順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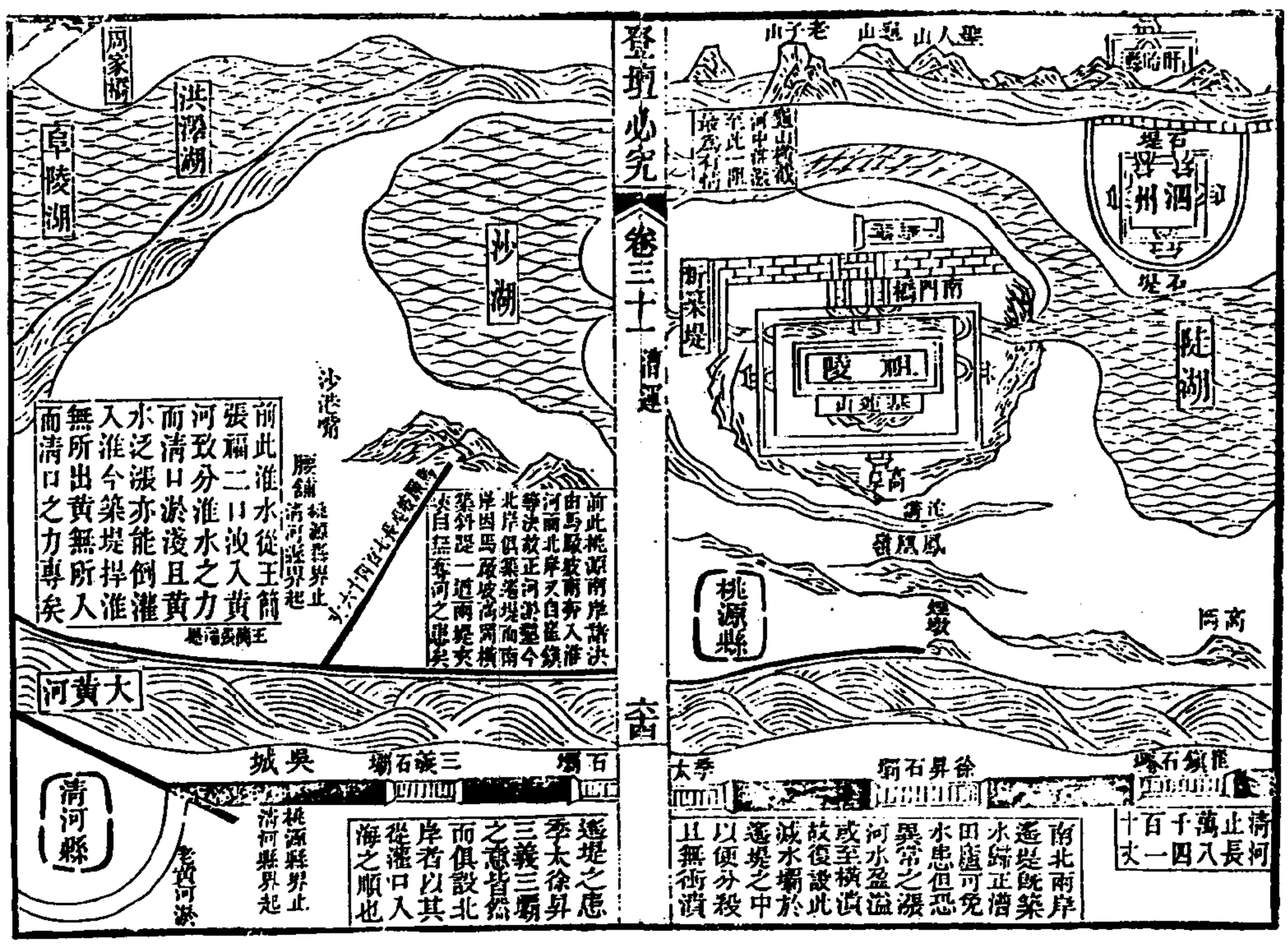

治河支流
徐州
小河
永明湖
姬村湖
黃河
小浮橋故道今淤伏秋大漲僅
黃河交會處
新築遙堤
新築護城石壩
新築金龍四大壩
新築伊家林遙堤
新築遙堤比照崔鎮等壩
新築遙堤一座水落仍歸正河見在興舉
新舊石壩一座
新舊石壩一座任其宣洩
大壩堤之南從前
今由湖河至鎮口
自運河並運道
此隆慶六年所築縴水堤
萬歷八年大加幫築高厚
十八年又復加幫係運河
關鍵以後須
歲加修防
前此南岸常決
房村曲頭集等
處每伏期民間
田地一望成湖
而正河坐此淤
墊以致水發則
舟行市中民樓
山頂蓋由縴堤
東水太急必難
免於衝潰自南
岸遙堤築成範
圍兩縱遏泛
溢水力漫緩易
於防守河渠可
免淤墊民田免
淹沒矣
北岸遙堤
嘉靖年間黃水由赤
酈樊家店入經蔡路
溝出沂河口徐邳
正河幅湊
一道障之遙築長堤
但塵腦溝地窪隘築
遙狀今讓於上游長
山至塔山一帶地高
處築遙堤一勒
時一
三山頭至李字鋪計長二萬八千五百五十八丈八尺其
徐州遙堤至列字鋪止
徐州下河判官廳
房村
徐州
三山
南岸遙堤
土山寺
東岸驛
秦梁山
廟山
葛塘閘
利國驛
古洪閘
徐州洪今已倒平見駱駝巡視其上
創鑿龜山運道開挖其上一道
徐州起地
天
黃
元
宇
趙家店
趙村
銀矢溝
長山
子房山
睢寧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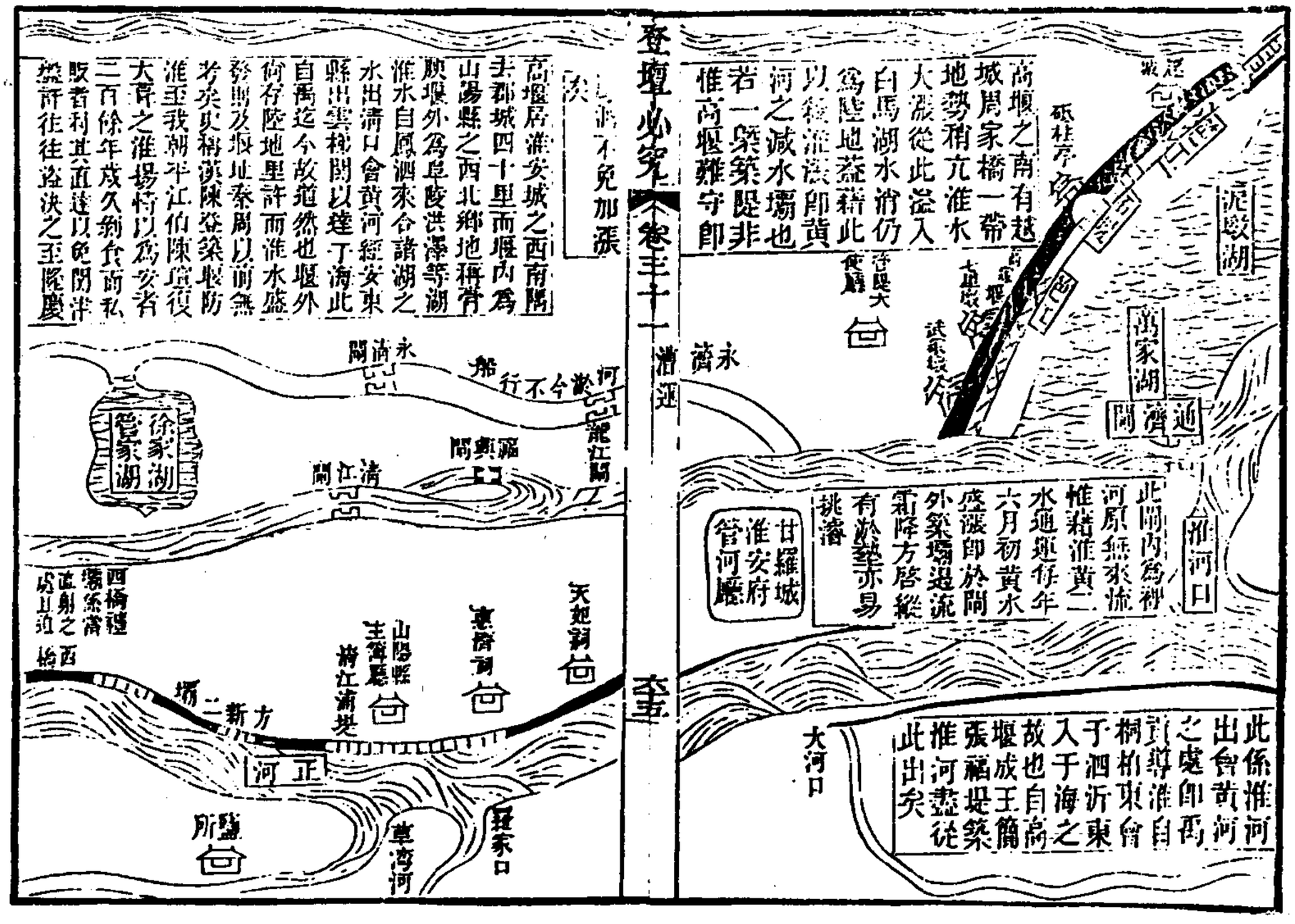
登壇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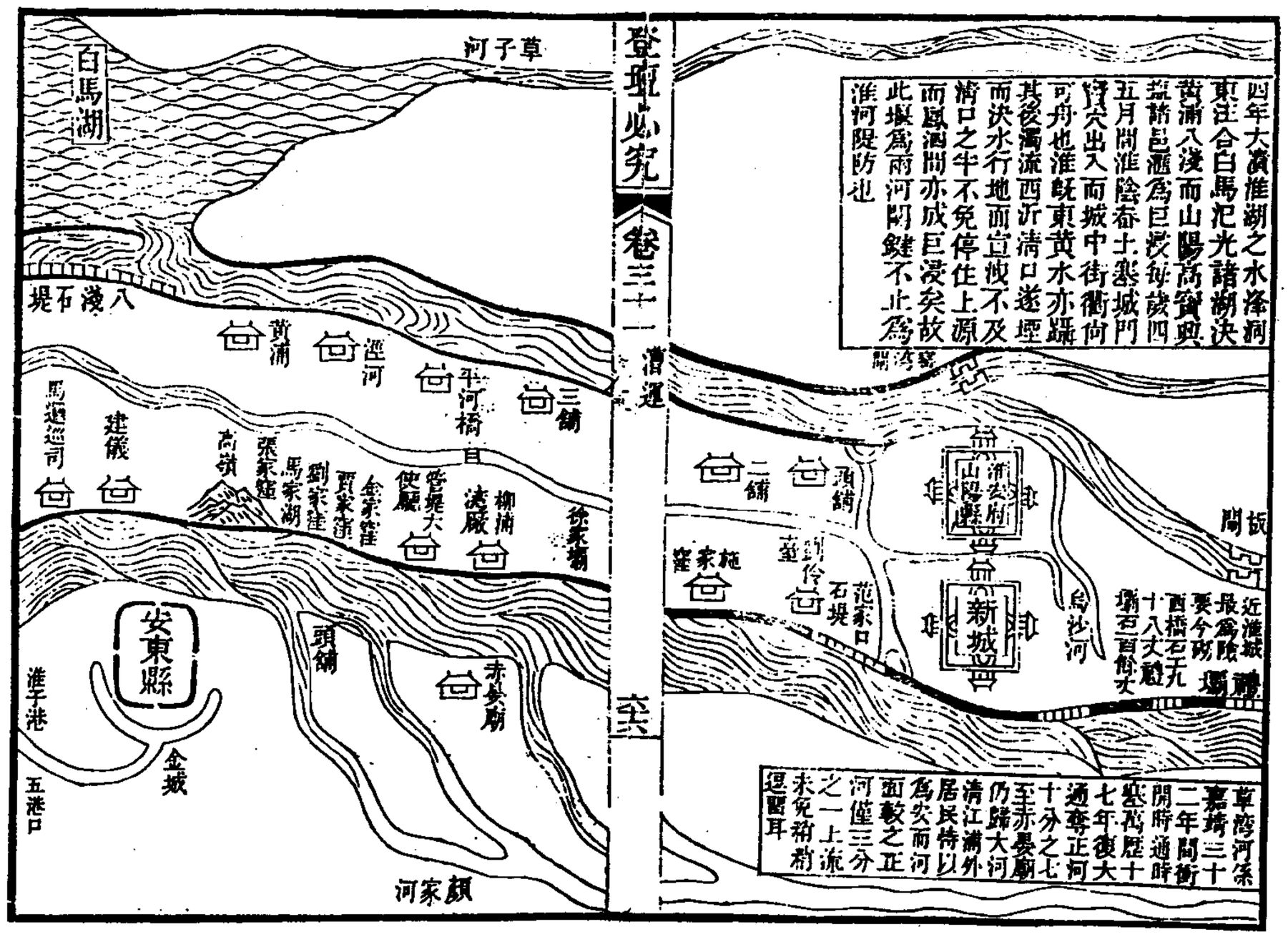

卷三十一　清運
睢寧縣主簿廳
往
秋
收
陳
裕
衛
徐州界止
睢寧縣界止
睢寧縣自蔣家起
睢寧縣界止
睢寧縣界止
睢寧縣界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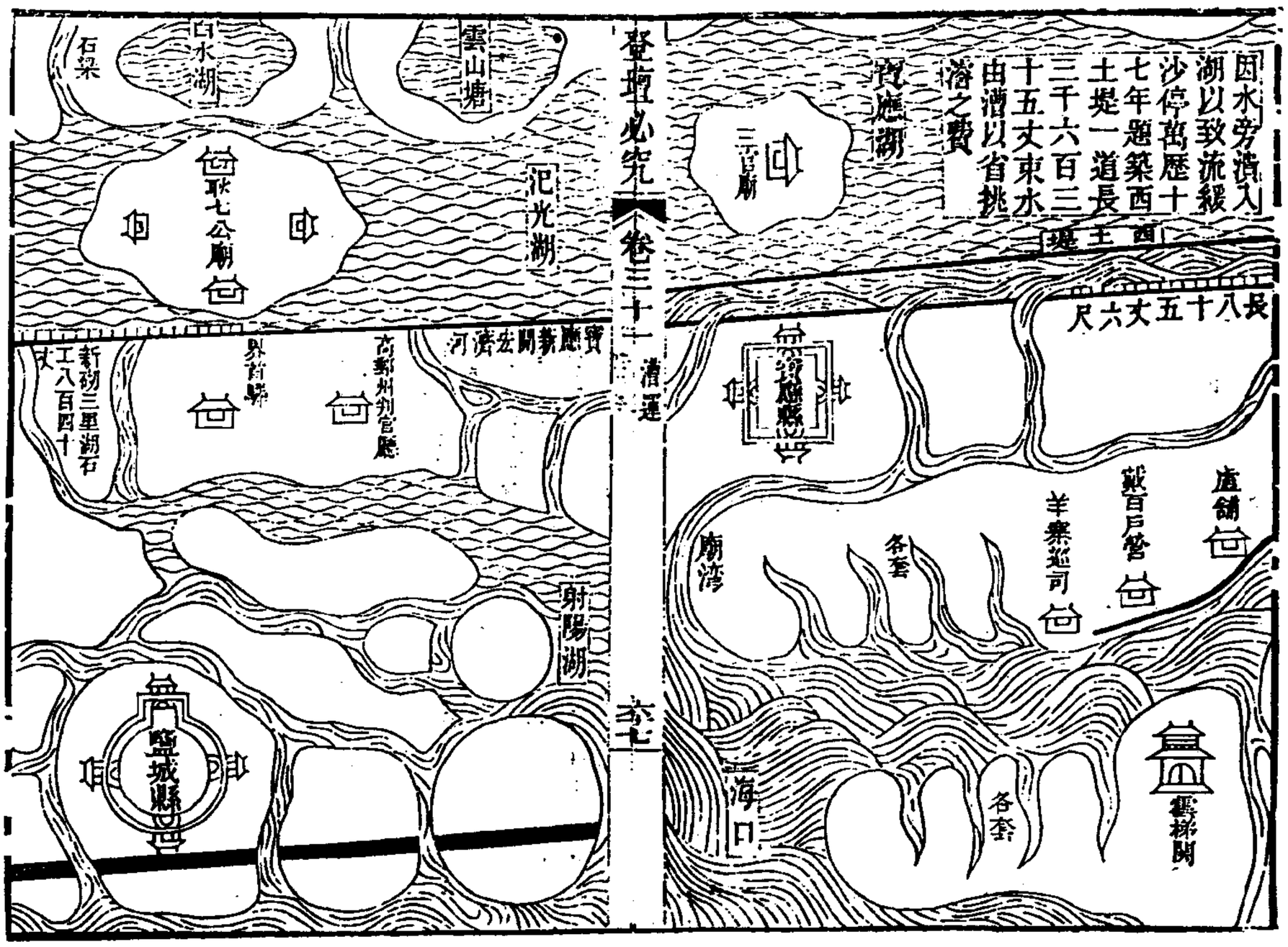

邳州界北
邳州界止
宿遷縣界北
宿遷縣界止
皇陵
鳳陽府
鳳陽縣
萬歲山
徐州界北
徐州界止
睢寧縣界北
睢寧縣界止
邳州界北
邳州界止
宿遷縣界北
宿遷縣界止
清口
黃河
淮河
運河
泇河
邳州界北
邳州界止
宿遷縣界北
宿遷縣界止
徐州界北
徐州界止
睢寧縣界北
睢寧縣界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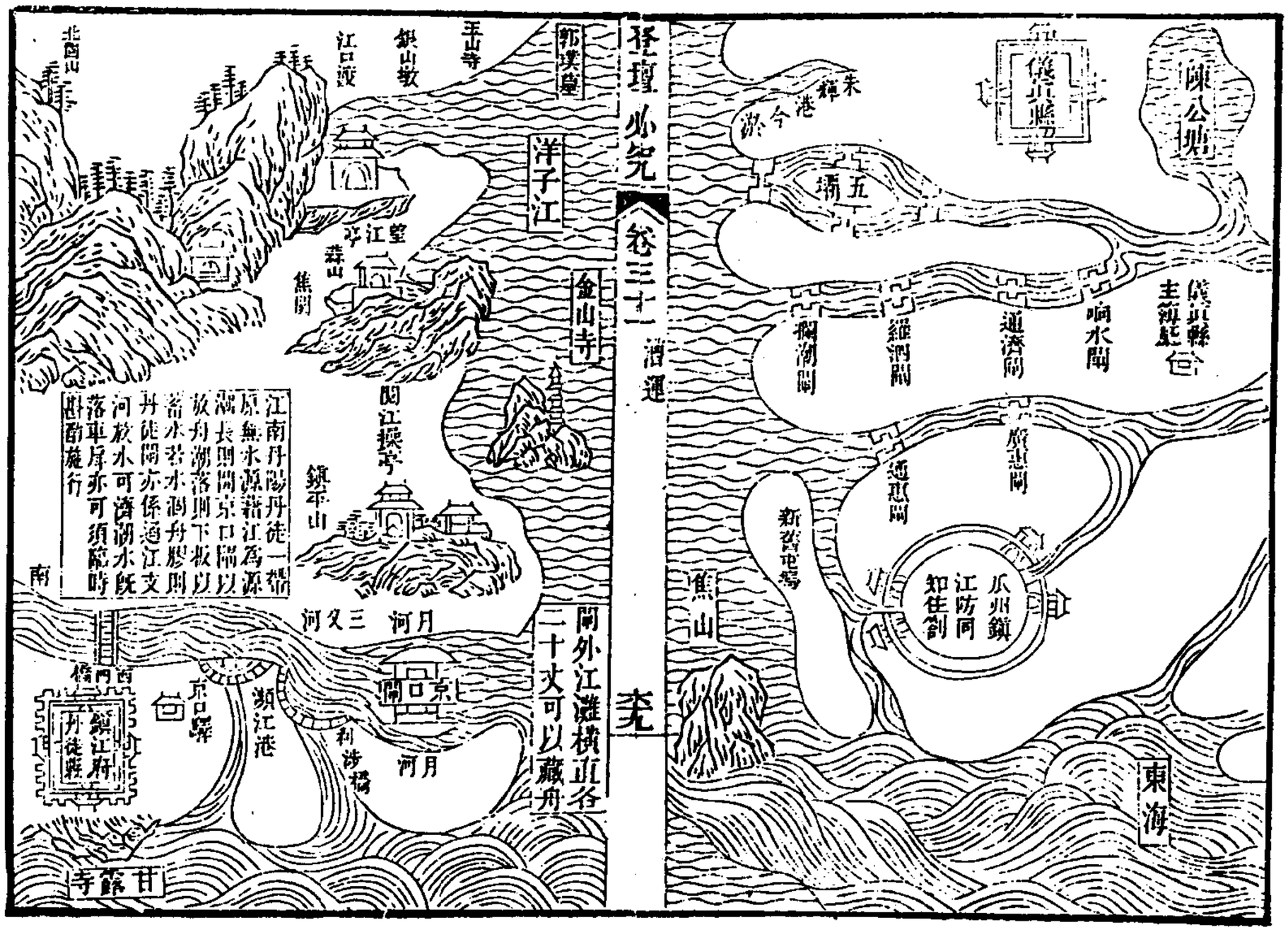

登壇必究
卷三十一 清運
臨淮縣
虹縣
仁遙堤
長七千六百十二丈八尺
白鹿湖
此係永堌姬村湖水并睢水及各泉源行潦之水俱會流於此入黃河
邳家湖
白洋河
小河口
侍邱湖
前此黃河泛漲每倒灌入小河口白洋河并投諸湖之水決歸仁集直射泗州陵寢正河愈奪自築長堤橫截之後堤內田地悉皆龜出流民盡歸耕作而黃泗亦免衝射之虞矣
睢寧縣主簿廳
孫家湾
古城
遥隄自古城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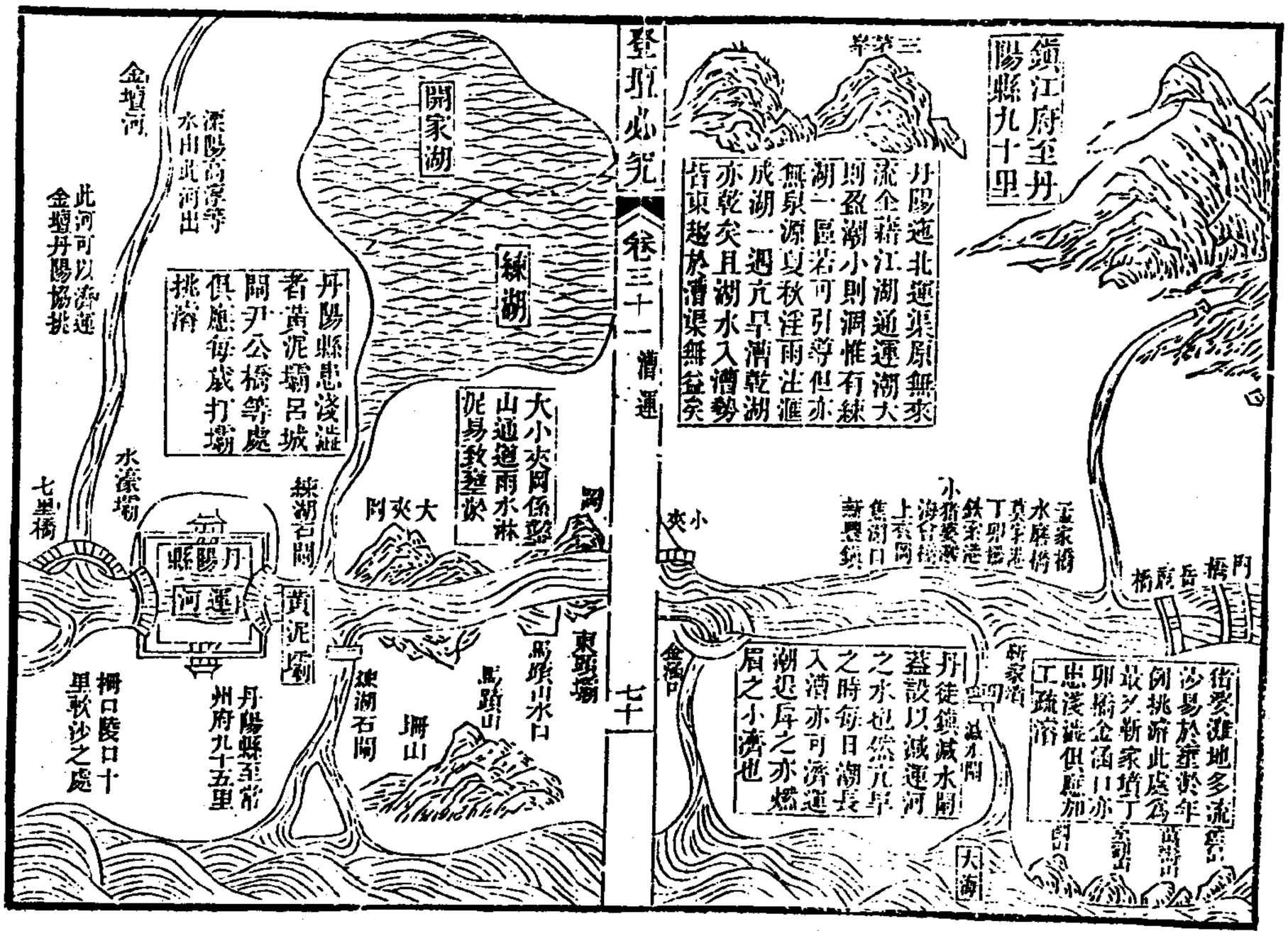

登壇必究
卷三十一 清運
同家橋
洪澤湖
阜陵湖
沙湖
沙港嘴
前此淮水從王簡張福二口洩入河致分淮水之力而清口淤淺且黃水泛漲亦能倒灌入淮今築堤捍淮無所出黃無所入而清口之力專矣
王簡張福二口
前此桃源南岸諸決口由馬厰坡南奔入海北岸又自崔鎮河灣北岸因馬厰坡高窩橫築斜堤一道兩堤夾束自孤奪河之患矣
聖人山 聖山 老子山
龜山橋截河中洋溢至此一帶地勢平低
石堤
泗州
南門
城門
陸湖
淮清
鳳凰嶺
桃源縣
煙墩
高阿
大黃河
清河縣
吳城
三義石壩
石壩
徐昇石壩
崔鎮石壩
太季
遙堤之慮季太徐昇三義三壩之意皆然而俱設北岸者以其從灌口入海之順也
前北兩岸遙堤既築水歸正漕田廬可免水患但恐異常之漲河水盈溢或至橫潰故復設此減水壩於遙堤之中以便分殺且無衝潰
清河止長八千四百一十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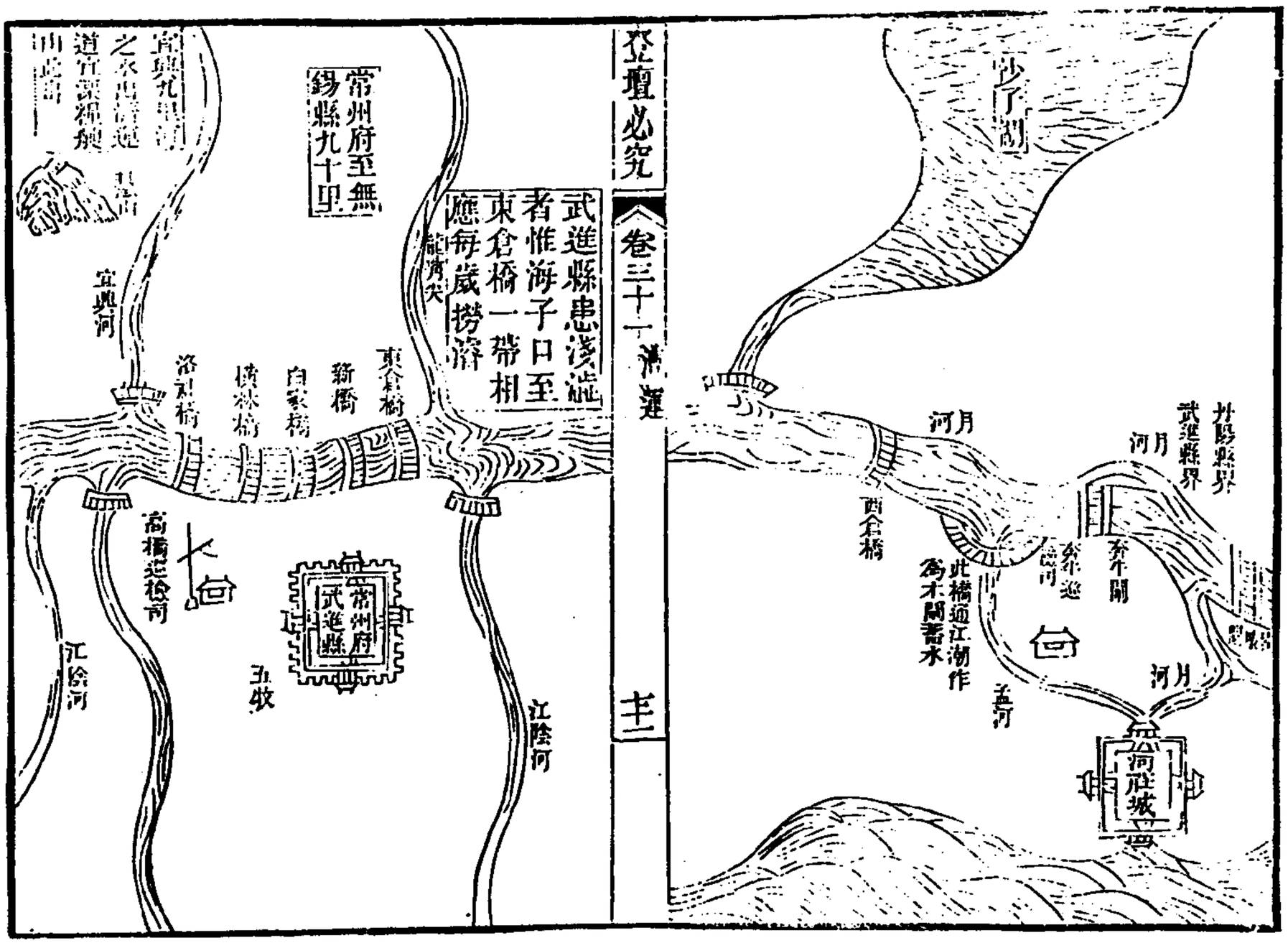

高堰之南有越城周家橋一帶地勢稍亢淮水大漲從此溢入白馬湖水消仍歸舊路蓋藉此以殺淮漲即黃河之減水壩也若一築築隄非惟高堰難守即
高堰居淮安城之西南隅去都城四十里而堰內為山陽縣之西北鄉地稱背脰堰外為阜陵洪澤等湖淮水自鳳泗來合諸湖之水出清口會黃河經安東縣出雲梯關以達于海此自禹迄今故道然也堰外河存陸地里許而淮水盛發則及堰址秦漢以前無考矣史稱漢陳登築堰防淮至我朝平江伯陳瑄復大興之淮揚恃以為安者三百餘年茂久弛負而私販者利其直達以免閉洋盤詐往往溢決之至隆慶
永濟河
船不免加漲
永濟閘
河淤不行
龍江閘
徐家湖管家湖
清江閘
福興閘
西橋禮壩係清口對之西岸
天妃閘
惠濟祠
山陽縣主簿廳
清江浦堤
新壩
正河
所鹽
草湾河
韓家口
永濟河
通濟閘
泥墩湖
高家湖
試泉處
甘羅城淮安府管河廳
此閘內為衛河原無來流惟藉淮黃二水通運每年六月初黃水盛漲即於閘外築壩遏流霜降方啓縱有淤墊亦易挑濬
清口
此係淮河出會黃河之處即禹貢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之故也自高堰成王簡張福堤築淮河盡從此出矣
大河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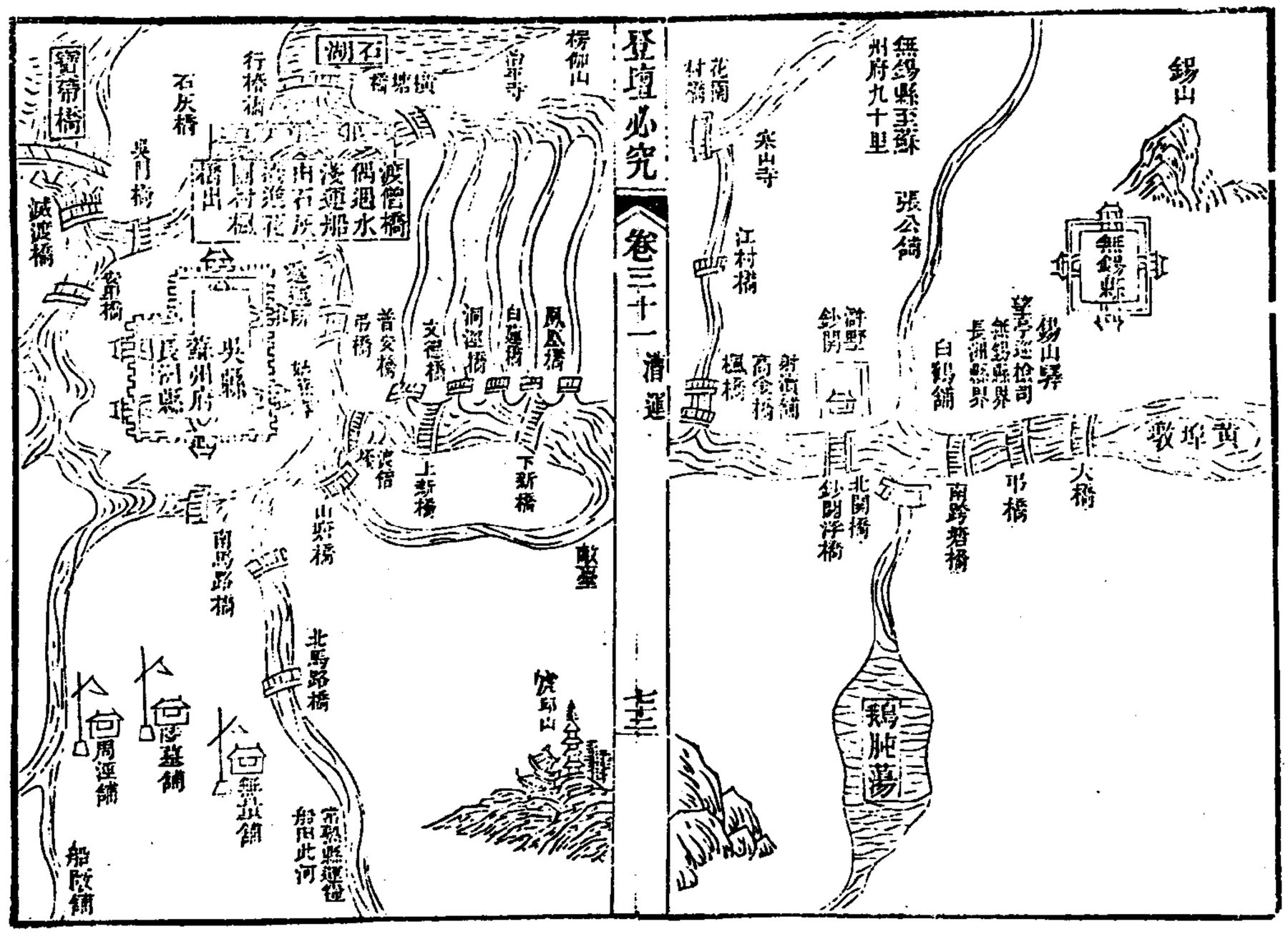

四年大濱淮湖之水洚洞東注合白馬汜光諸湖決黃浦入淺而山陽高寶興鹽諸邑灌為巨浸每歲四五月間淮陰泰土塞城門淫穴出入而城中街衢向可舟也淮既東黃水亦躡其後濁流西沂清口遂堙而決水行地而宣洩不及清口之半不免停住上源而鳳泗間亦成巨浸矣故此堰為兩河門鍵不止為淮河隄防也
草子河
白馬湖
八淺石堤
黃浦
運河
平河橋
三鋪
建儀
馬遞巡司
高嶺
張家莊
劉家莊
馬家湖
金家莊
賈家浦
管堤大使廳
柳浦灣廠
徐家場
安東縣
頭鋪
赤晏廟
淮子港
五港口
金城
顏家河
二鋪
頭鋪
淮安府山陽縣
韓家莊
董家莊
劉伶臺
范家口石堤
新城
烏沙河
近淮城最為險壩
要今砌西橋石于九十八丈磡石二百餘丈
草湾河係嘉靖三十二年開衛開時通時塞為歷十七年復大通奪正河十分之七至赤晏廟仍歸大河清江滿外居民恃以為安而河面較之正河僅三分之一上流未免稍刷迴圍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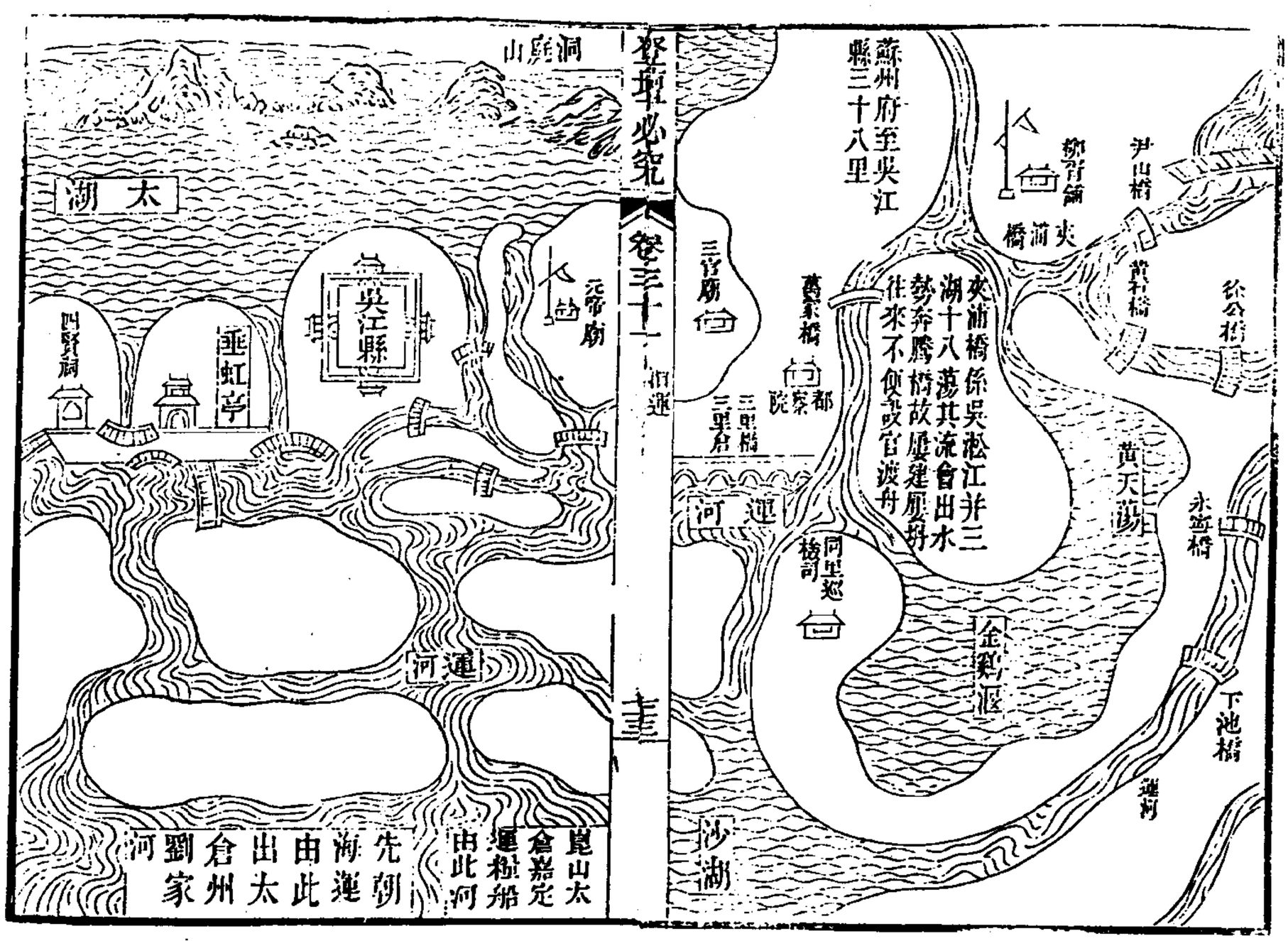

登壇必究　卷三十一　清運
因水勢導入湖以致流緩沙停萬歷十七年題築西土堤一道長三千六百三十五丈束水由漕以省挑浚之費
寶應湖
三官廟
長八十五丈六尺
西堤
寶應縣
廣惠閘
宏濟閘
高郵州判官廳
新砌三里湖石工八百四十丈
界首驛
石梁
白水湖
雲山塘
汜光湖
耿七公廟
鹽城縣
射陽湖
廟灣
各套
羊寨巡司
戚百戶營
盧舖
各套
海口
雲梯關
登壇必究　卷三十一　清運
天長縣
汊澗
高郵湖
邵伯湖
萬歷十七年新砌石堤長二千二百八十五丈五尺補砌石堤六百一十三丈三尺
高郵州判河分司
康濟河
興化縣
泰州
海門縣
范堤
揚州府江都縣
上雷塘
下雷塘
新砌
何城塘
三汊河
邵伯鎮
揚州府通判廳
邵伯驛
泰興縣
如皋縣
通州
白塔河
登壇必究　卷三十一　清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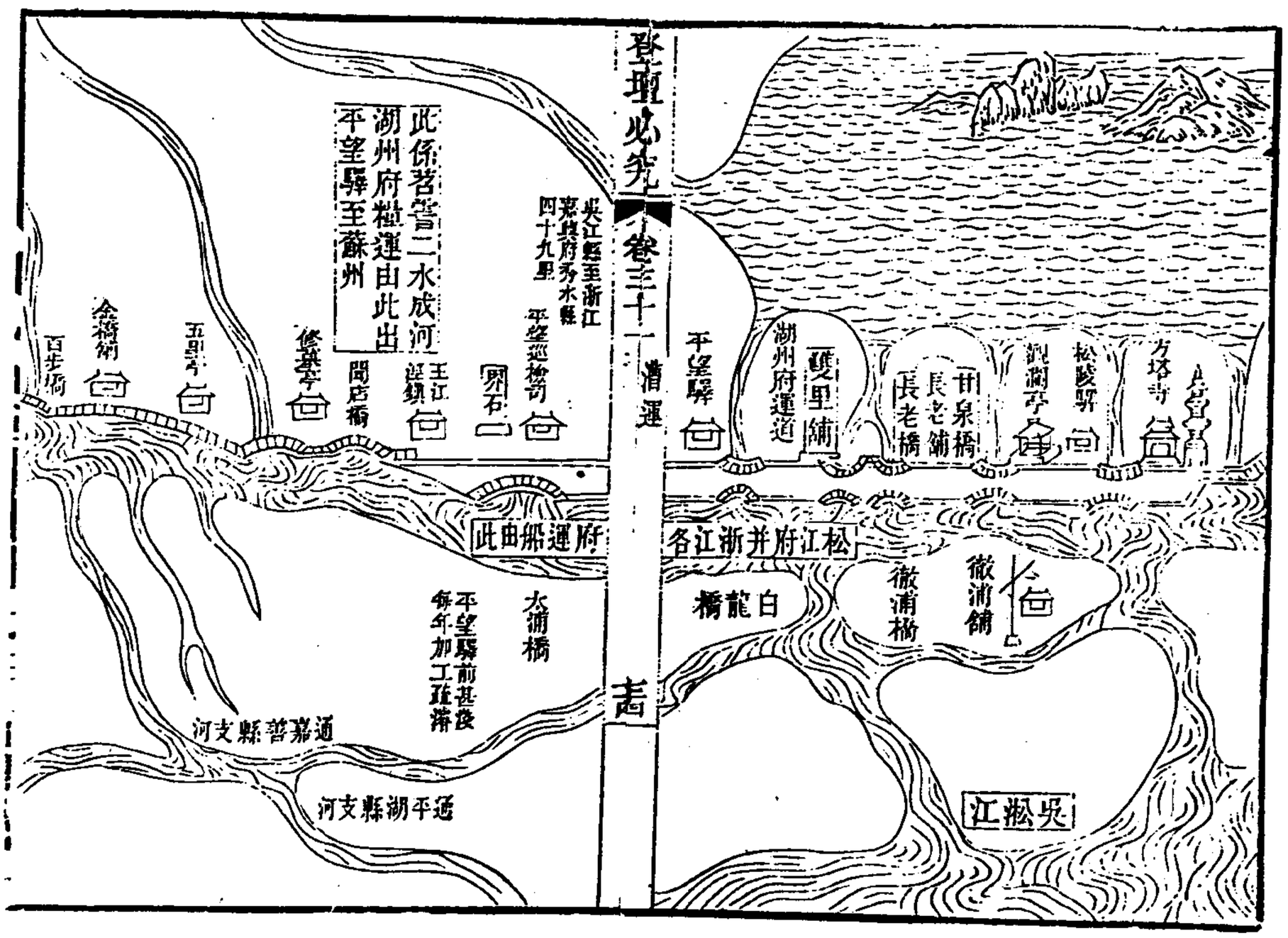

經壇必究
卷三十一　漕運
北固山
江口渡
銀山墩
玉山寺
郭璞墓
洋子江
望江亭
金山寺
閱江樓
鎮平山
焦山
閘外江灘橫亙各二十丈可以藏舟
月河
三叉河
京口閘
京口驛
瀕江港
利涉橋
鎮江府丹徒縣
甘露寺
南門橋
丹陽丹徒一帶原無水源藉江為源潮長則開京口閘以放舟潮落則下板以蓄水若水淺舟膠則丹徒開亦係通江支河放水可濟湖水既落車岸亦可須臾時酌施行
陳公塘
儀真縣
儀真縣主簿廳
響水閘
運濟閘
瀾湖閘
經潤閘
通惠閘
新壩屯場
瓜州鎮江防同知住劄
東海
五堰
朱標港今淤
新壩
焦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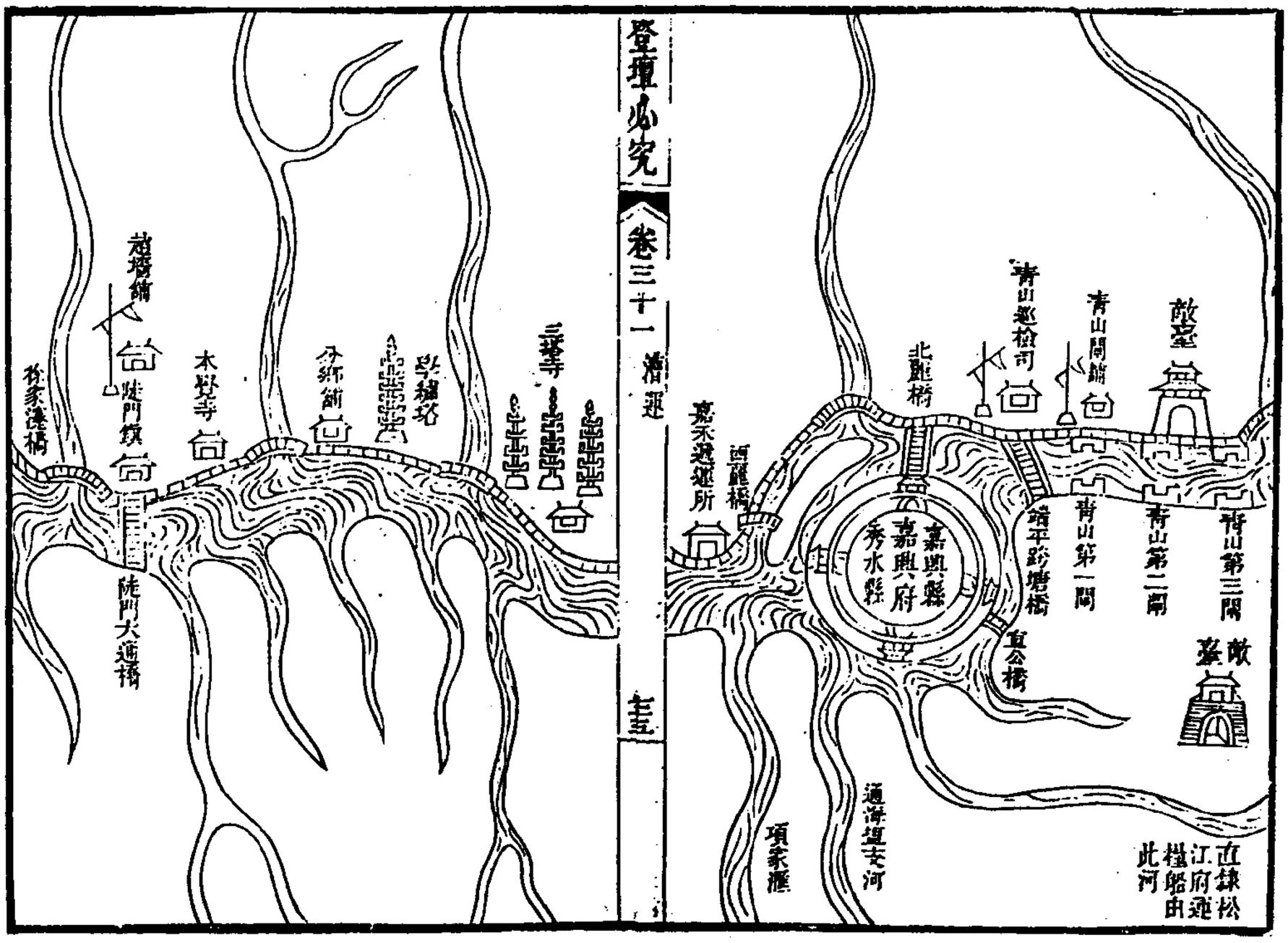

經壇必究
卷三十一　漕運
鎮江府至丹陽縣九十里
三茅峰
丹陽通北運渠原無來流全藉江湖通運湖大則盈湖小則涸惟有練湖一區若可引導但亦無泉源夏秋淫雨注滙成湖一週亢旱消乾湖亦乾矣且湖水入漕勢皆東趨於漕渠無益矣
開家湖
練湖
金壇河
此河可以通金壇丹陽協挑
溧陽高淳等水由此河出
丹陽縣患淺澁者黃泥壩呂城閘尹公橋等處俱應每歲打壩挑濬
大小夾岡係整山通道雨水淋泥易致壅塞
水濠壩
七里橋
練湖石閘
大夾閘
小夾
月陽縣
月河運河
黃泥壩
東壩壩
馬嶺山水口
馬嶺山
珥山
丹陽縣至常州府九十五里
橫口陵口十里軟沙之處
孟家橋
水磨橋
黃宇港
丁卯橋
鉄家港
小猪婆蕩
海會橋
上黃岡
焦湖口
新豐鎮
門橋
岳廟橋
新家渡
金港口
減水閘
大海
街衢澁地多流舊沙易於壅塞年例挑濬此處為最夕靳家墳丁卯橋企涵口亦患淺澁俱應加工疏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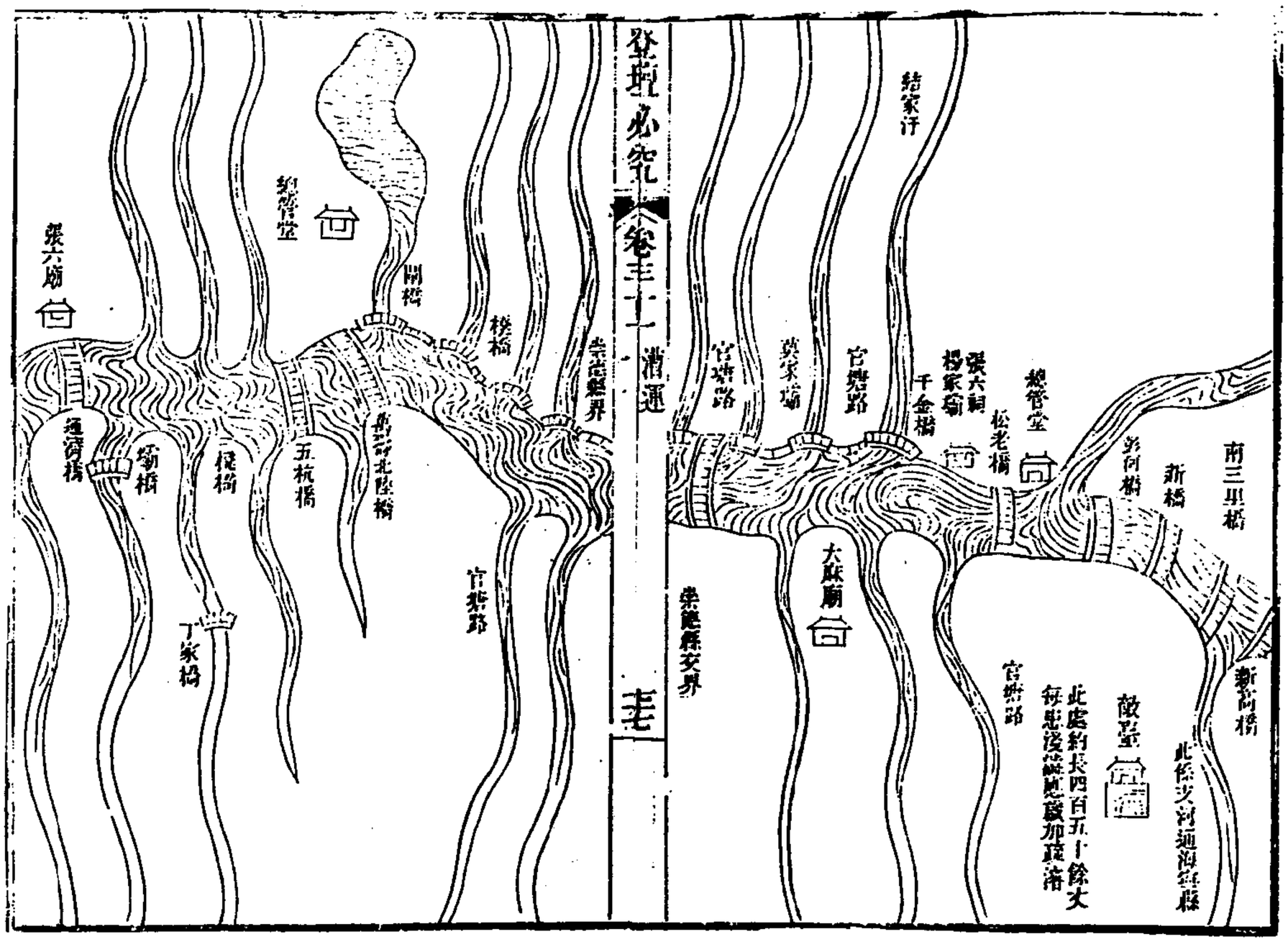

常州府至無錫縣九十里
武進縣患淺濾者惟海子口至東倉橋一帶相應每歲撈濬
龍灣大
宜興河
之水西流過道官漕糧艘由此南
洛社橋
東倉橋
新橋
白家橋
橫林橋
高橋過檢河
七白
常州府武進縣
五牧
江陰河
江陰河
月河
外陽縣界
武進縣界
西倉橋
此橋通江潮作為不開蓄水
奔牛鎮
奔牛閘
奔牛鎮河
孟河
河
河莊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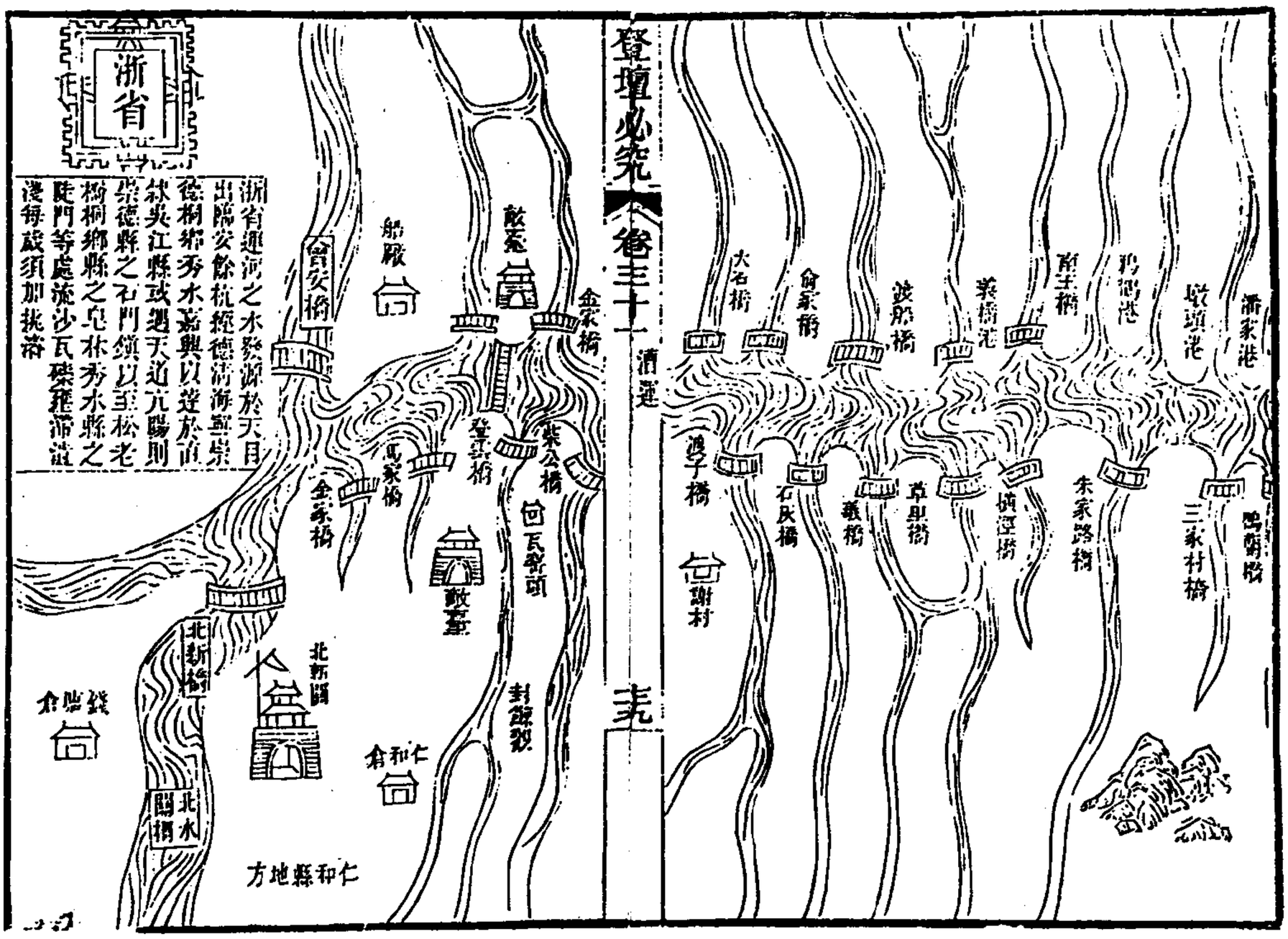

楞伽山
石湖
寶帶橋
行橋橋
石灰橋
普安橋
偶遇水淺通船
減渡橋
普安橋
吳縣
長洲縣
蘇州府
南馬路橋
山塘橋
北馬路橋
周涇鋪
船隊鋪
無錫縣玉蘇州府九十里
花園村橋
寒山寺
張公鎮
江村橋
無錫縣
錫山驛
望亭巡檢司
無錫縣界
長洲縣界
白鶴鋪
射瀆鋪
高金橋
楓橋
許野鈔關
北關橋
鈔關浮橋
南跨塘橋
大橋
弔橋
錫山
鷄胵蕩


登壇必究
卷三十一
漕運
太湖
洞庭山
吳江縣
垂虹亭
四賢祠
元帝廟
三官廟
都察院
三里橋
三里倉
運河
同里巡檢司
蘇州府至吳江縣三十八里
夾浦橋係吳淞江并三湖十八蕩其流會出水勢奔騰橋故屢建屢圮往來不便改宜渡舟
柳胥鋪
夾浦橋
尹山橋
葛和橋
徐公橋
黃天蕩
永安橋
下池橋
運河
金鰲渡
沙湖


登壇必究
卷三十一
漕運
吳江經至浙江嘉興府秀水縣四十九里
此係苕霅二水成河湖州府糧運由此出平望驛至蘇州
平望巡檢司
界石
王江涇鎮
問店橋
修葉亭
五里亭
金橋鋪
百步橋
平望驛
湖州府運道
雙里鋪
甘泉橋長老鋪
長老橋
泗洲禪寺
松陵驛
觀瀾亭
方塔寺
府運船由此
太浦橋
平望驛前甚淺每年加工疏濬
通嘉善縣支河
通平湖縣支河
松江府并浙江各
白龍橋
徽浦橋
徽浦鋪
吳淞江


登壇必究
卷三十一 漕運
嘉興縣
嘉興府
秀水縣
敵臺
青山第三閘
青山第二閘
青山第一閘
青山巡檢司
青山閘舖
北關橋
嘉興遮運所
酒饋橋
靖平跨塘橋
宣公橋
項家滙
通海塘支河
直隸松江府運糧船由此河
陸門大通橋
陸門鎮
陸門鎮舖
孫家浜橋
木場寺
分水舖
三塔寺
北六里橋
六里舖
大高陽橋
小高陽橋
迎恩橋
崇德縣
真陽橋
小南門橋
此處河道遮城約長二千六百餘丈當人煙喫集去處瓦礫拋棄易於壅塞每歲宜加撈濬
桐鄉縣界
崇德縣界橋
西將舖
皂林舖
皂林巡檢司
永新舖
界石
秀水縣界橋
石門縣跨塘橋
石門縣跨塘橋
錢店渡橋
便民橋
昌文橋
桐鄉縣


登壇必究　卷三十一　酒運
結家汗
官塘路
葉家塘
張大嗣橋家塘
千金橋
松老橋
總管堂
南三里橋
新橋
彩河橋
新高橋
此係汶河通海經路
敵臺
此處約長四百五十餘丈
每患浸溢應加疏濬
官塘路
大廟廟
崇德縣交界
運河
官塘路
崇德縣界
北陸橋
五杭橋
橋
橋
通濟橋
丁家橋
張六廟
通濟橋
總管堂
華圓橋
碑亭
圓眼橋
斬橋
泥橋
敵臺
落水橋
落瓜墩
何墳墩
官塘路
朱狗墩
跨塘橋
敵臺
傅家庄
塘棲鎮
杭州分司
大善寺
德清縣地方交界
德清地方
五林橋
五林港
野猫路
邵家港
陳婆橋
陡門港
馬家橋
小二橋
小土橋
總管堂
安橋
馬家橋
小墩
連盤橋



海運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引車船也粟起於黃腄黃腄東萊二縣琅琊負海之郡轉運北河在朔方率三十鍾六斛四斗而致一石

邱文莊曰前此未有漕運之名而飛輓始於秦秦以欲攻匈奴之故致負海之粟輸北河之傍蓋由海道以入河也海運在秦時已有之然率以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以百九十斛乃得三十石蓋通計其飛輓道路所費不專指海運之時也

元史食貨志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於江南自伯顏獻海運之言而江南之糧分爲春夏二運蓋至於京師者歲多至三百萬餘石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豈非一代良法歟

胡長孺曰杭吳閩越揚楚蠭蔡家俱岸大海舟楫可通相傳隋山海門水中流積淤汪洋其長無際浮海者以竿料淺深若淺止角曰料舟不可度越淮江大海之交多洲嶼爲沙朱清者實儈海洛沙民楊氏家殺人亡命捕急報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中見丈餘夾維諸山又不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與鬼形跡不可得稍怠則復來亡慮十五六往返私念西北海道此固徑直不逢淺角識之後就招懷爲隋海民義清與其徒張瑄隨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逐言海漕事試之良便遂與海運虞集曰元至元間既平宋始運江南糧以河運弗

便用伯顏言初通海道漕運抵直沽以達京城立運粮萬戶府三以南人朱清張瑄羅璧爲之初歲運四萬餘石後累增三百餘萬石春夏分二運至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不旬日而達于京師內外官府大小吏士至于編民無不仰給于此

邱文莊曰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見唐杜甫詩○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于元焉初伯顏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國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歸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粮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濵之運不專於海道也○元初漫道自汇入淮由黃河至封邱縣中濵里站陸運至濵縣淇門一百八十里入御河○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以督歲運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財賦府每歲所辦粮充運自此以至末年專仰海運矣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汇劉家港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番舶之制夫海漕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也亦以其放洋

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畧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粮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考元史食貨志諮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爲一代良法又云海運通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因初史臣其人皆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遂以謂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十之一費省什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戽如故海運去處邦邑來客元史載至元帝末年由東河南之路不通國用不繼至正十九年議遣戶部尚

今欲免放洋之害宜緣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詢問傍海居民漁戶熟悉水勢逐一次第踏觀海涯有無行舟標道泊舟港口沙石多寡淺深遠近粮行試驗委曲爲之設法可通固通可塞則塞可迂避則迂避畫圖具本以爲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視風候之說見於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候星月明潔四際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於已時仰止則不與暴風遇矣中道忽見雲起即便易柁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沉溺之患若諮詢尋通番於海之人許其自首免罪及取慣駕海舟漁戶翻丁令有司優給厚遣既至訪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討以事成加以官賞仍准通商番貨直非獨可以耶

國用自此京城百貨駢集商公私俱足矣考宋宋子文集其奏劄言廣東海路至浙東爲近宜於福建沿海去處招邀米客元史載至元帝末年由東河南之路不通國用不繼至正十九年議遣戶部尚

書貢師泰往福建以閩鹽易粮給京師得數十萬石京師頼焉其後陳友定亦自閩中海運進奉不絕然則此道若通閩廣之粟運亦可以來不但浙也況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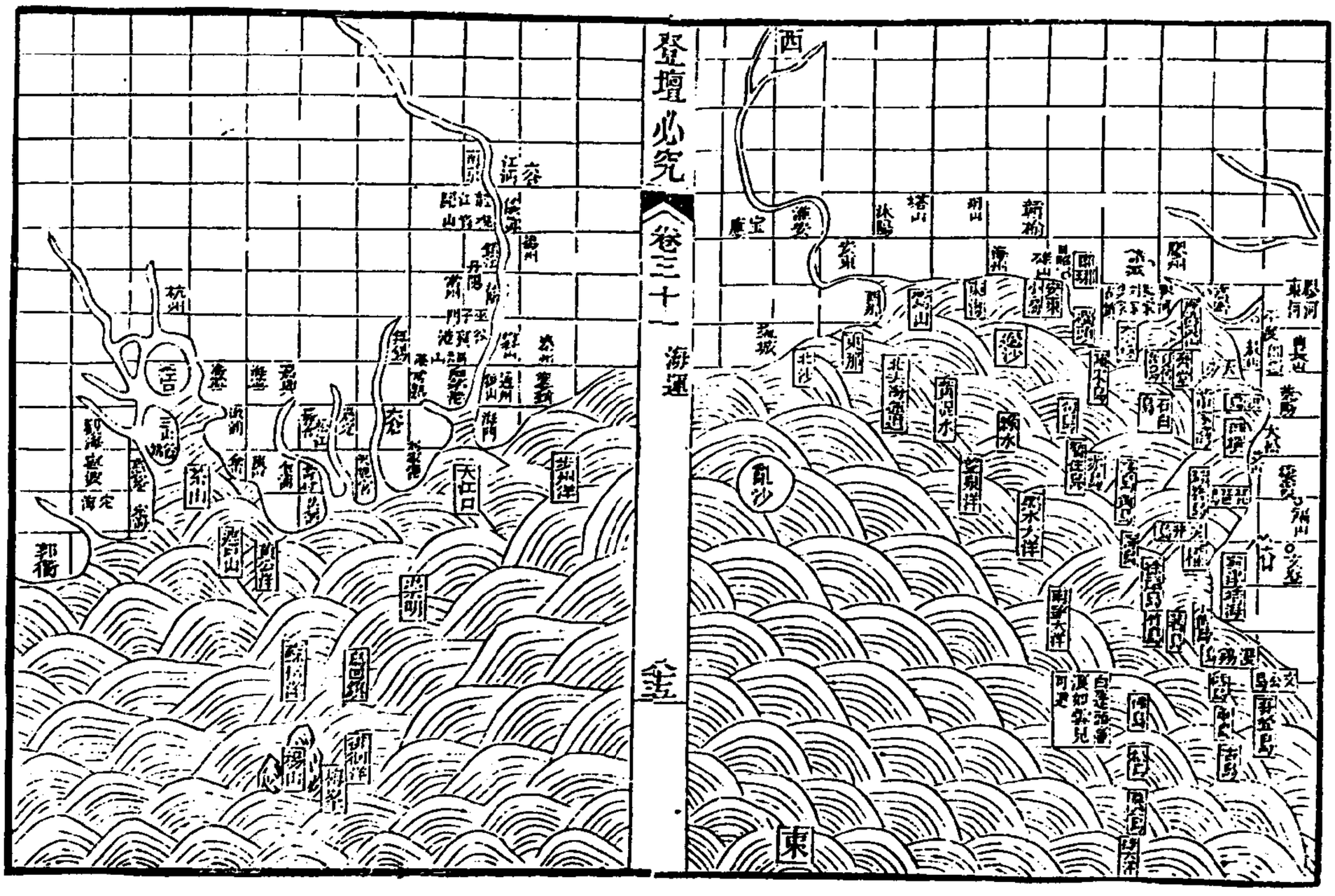
京師公私所用多資南方貨物而貨物之來若於運河窄淺艱難猜疑梗塞腳費倍於物直貨物所以踴貴而用度爲艱此策既行則商賈日集于此空船南回者必須物貨而北貨亦日流于南矣今日寓國用足用之策莫大於此說者若謂海道險遠恐其損人費財請以元史質之其海運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恩二年止備載逐年所至之數以見其所失不無意也竊恐今日河運之糧每年所失不止此數況海運無剝淺之費無挽夫之守而其支兌之卹耗每石須有所減恐亦浮于所失之數矣此策既行果利多而害少又量將江淮荆湖之漕折半入海運除減軍卒以還隊伍則兵食兩足而

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創伏朝鮮安南邊海之夷此誠萬世之利也

元初粮道自浙西沙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在封邱縣西南百八十里陸運至淇門在濬縣西南百里即古枋頭一百八舊黃河北岸

十餘里入御河以達于京後又自任城今濟寧州分汶之西北流至須城今東平州之安民山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後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陸轉二百里抵臨清下漳御至京





洪武二年令戶部於蘇州府太倉儲粮三十萬石以備海運供給遼東○二十五年令海運蘇州太倉粮米六十萬石供給遼東官軍下年同○永樂二年　命總兵官一員副總兵一員統領官軍海運○又以海運粮到直沽用三板划船裝運至通州等處交卸水路閘淺運俟海船回還令于小直沽起盤盧溝二百八座約收粮一十萬四千石沿途起蓋倉囤一百六十間約收粮一十四萬五千石轉運北京○六年令海運船隻于京師其倉運河衛河以淺河船相兼轉運○十三年罷海運粮令浙江嘉湖杭與直隸蘇松常鎮等府秋禮除存留并起運南京及供給內府等項之數其餘并坐太倉海運之數盡改撥運赴淮安倉揚州鳳陽淮安三府秋粮內每歲定撥六十萬石徐州并山東兗州府秋粮內每歲定撥三十萬石俱運赴濟寧倉令淺河船于會通河以三千隻支淮安粮運至濟寧以二千隻支濟寧粮運赴通州倉每歲通運四次其天津并通州等衛各撥官

軍于通州接還至北京

王鳴鶴曰海運之効載於元史而其所以効則文非公言之詳矣如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有真見歟又如由海道一旦漕渠壅滯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壅滯此不來而彼來是尤思患預防之先計噢緊之談也按隆萬末初曾行海運乃漕運軍門徵所王公恢宏有畧一力主持故當時人心鼓舞之下無不效命至於海道夷險無不週知止因拘刷民船而另募水兵可成精兵三利也運不以官則舡不必造惟鼓舞沿海有舡之家自行願募官惟照所運石數如膠萊客舡自為一保取其甘結在官縱有一二損折而百舡自為一保取其甘結在官縱有一二損折而百

運之十三奈人情難於創始眾議紛然遂行停止議者大為嘆惜今事已矣何敢置吻但東倭報警不難於兵而難於餉用兵於朝鮮不難於餉而難於轉餉所謂海運正今日之所宜也或者曰議海運於無事時尚難於行今議於倭寇橫行之時是資敵以糧也嗟嗟倭亦人耳何畏之深也若使因風揚帆八面調檣則倭之舟未必如中國之便利海運一事毋論裕國足餉只因海上之兵藉海運之餉以制海上之倭計之便無過此者禦倭而行海運有五利焉以浙直之糧由江入海以抵天津春秋二運可足兵食一利也往來絡繹海上不絕以千石之舟而止裝載官糧五百石私貨二百石其舡極穩便好行倭見海中帆檣唧尾以為有備而莫測吾之虛實自不敢輕入縱入而運糧之舡水手皆勇悍之夫即可與為敵縱不與敵而先得走報使防守之兵皆能前知預待此二利也借海運而教習水戰人慣風濤而無危懼久則可成精兵三利也運不以官則舡不必造惟鼓舞沿海有舡之家自行願募官惟照所運石數如膠萊客

人裝載之顧值與之限以月而不限以日責其倍而不罪其損始以名色冠帶悅其心繼課其功罪而升降其官職使沿海之民皆服役王朝永絕運外向之心有事不為倭作鄉導此四利也載糧之外許其載貨而官不稅商貨可北北貨可南南貨物充裕南北兩利官不費而民不擾食可充而兵亦練此五利也行海運而五利俱臻以海邊富民不啻萬金之產以自己所造千石之舟而止運　朝廷五百石之糧使

艎所載南北貨利足以償之絶無掛欠之弊如運官運軍追賠之難查各艎每識膠萊商客之貨亦不敢有所差失矣　朝廷寵之以官與之以價復敢有差失乎故以爲海運之可必行者此也給腳價扣除一半令各艎戶買米另備艎載隨幇如尚慮其風波不測以百艎爲言至損十艎止矣儲備有餘如有損折仍以此米給腳價百無一失但以此抵償如無損折仍以此米給腳價百無一失但不必如當時川官用軍一切瑣瑣於其間惟用一文職查算錢糧督率起行一武職隨幇催督或自江口登壇必究

或自淮河口實犒點發而行文職自陸路往天津等候交納如欲運至旅順或朝鮮須用北海之艎熟知海道者轉運而去或撥鄉導兵艎指引照路遶近找給腳價其足食足兵之計安內攘外之道當以海運爲今日第一務也　廟堂之上想自有通方之見么麼武臣何敢輕談　國計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烽燧說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王鳴鶴曰烽燧所以傳警此邊徼第一要務自漢代已有之李廣出擊胡無部伍陣行就善水草屯舍止不擊刀斗自衛人樂其簡易然嘗遠斥堠不至遇害是其所以備不虞者蓋有在也我　國家定鼎幽薊迫遡彊胡設墩臺以便候望遍烽火九鎮之外若星列焉一遇寇警烽乘障使胡馬不復長驅塞下此威制羌戎之長策西北邊之永利也獨沿海諸藩郡東起遼陽南極嶺表延袤萬里而遼島夷乘風鼓浪出沒不常今且據外藩以遥築暴夫安得一日忘警備耶而海上烽燧罕而不講或堙於草萊或奪於豪勢故址廢弛蕩然無存卒有夐延之禍又焉望其聲援若左右手之捍頭目也余典戎海國日擊而心維之久矣乃僭爲是說以遍告同志或庶幾諒余衷焉

烽燧

漢書賈誼傳曰斥堠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甲冑而睡

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上櫓櫓上作桔皋桔皋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煙曰燧

顏師古曰晝則燔燧夜則舉烽

邱文莊曰烽燧之制自漢已有之

昭帝時匈奴行攻塞外亭障畧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郡元帝時單于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即中候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邊東外有陰山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擴之爲幕北建塞徼建亭隧深開小道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非所以求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顏師古曰隧謂深開小道而行漥敝鈔寇也

邱文莊曰班史武紀所謂城障列亭匈奴傳所謂建塞徼起亭隧是乃古人後望之所今世所謂營堡墩臺之類也賈誼傳所謂斥堠烽燧韓錯傳所謂

謂蘭石渠答虎落是乃古人候望之具今世所謂烟火信礮礌石之類也大抵斥候以遠爲貴以簡爲便蓋近則緩不及事僞則候久及遠煩則人少而費多請以今日邊事言之且如宣府一處腹裏墩口二百七十二所沿邊共四百五十六所即此一處以例其餘其城寨之設皆當要害之處固無容議但墩臺之額則恐失之太多矣愚以爲設墩臺以候望也其相去之遠近當以火光可見礮聲可聞爲限夫以方丈之上堆十數之柴牛持一二日之水米用於數百里之外其孤危甚矣苟非地險而遠迂勞高而食足其乘障者農何暇耕守山也哉凡於舊日墩臺可省者省之可併者併之大抵主於簡而遠聲聞可相及處則立爲一墩及于衆墩之間要害處立爲一堡使之縱其附近諸墩有事則相爲接應墩統於堡堡統于城如掌指之相使即氣脈之周流於外墩之內每二三十里各爲總臺數處以次通報於城中其墩之制高必須

望墩之下於三四里間四圍俱築爲土墻高四五尺長七八尺許橫斜供鋸亂彼此相入人須委曲然後可行使虜馬不能侵近其墩之上除候卒自持口糧外常出一月水米以防不測若夫烽燧之制古人畫則燔燧夜則舉火倘遇風勁則斜而不能示遠值霖雨則火薪而不能大明宜於墩臺之上立爲長竿分爲三等上懸紅燈以燈數多寡爲虜緩急衆寡之候所謂紅燈者報羊角效魚鱗房之而築以紅週夜則懸燈以示遠數百里之間舉目可見矣

南塘戚繼光墩堠該備什物

一每墩立五人睡住卧房一間不拘草死

竈一口　水缸二箇　鍋一口　碗五箇　碟十箇　米一石　鹽十斤　種大一盆　種火牛馬糞十担

一器械　碗口銃二箇　小手銃三箇　大箭九枝　大白布旗一面方十二幅　草架三座

草架法

每架務高一丈二尺方四面俱一丈下二尺高用木橫閣使草柴不着地不爲雨濕所浥上用稻草苫蓋如屋形伏覜　祖宗墩法舉狼烟南方狼糞既少烟火失制祺把之草火燃不久十里之外豈能目視且遇陰霾盡晦何以相瞭故必用立此大芧屋積草柴既多火勢大而且久庶隣墩相望可見其屋內不拘柴草務相均停一層柴一層草填實務滿

墩堠報警號令

一每墩不拘日夜分三人帶起火三枝碗口銃一箇手銃二箇在於極外海邊巡邏守哨遇有賊發晝則搖旗放銃爲號夜則放起火放銃爲號墩上即便接應如天晴則車十二幅大白旗相隣之墩車起大旗一路只至本府所在之處止一路至本衙所城池而止如若遇天日陰霾有雲霧望旗不見則將原搭草虛舉火連草屋通燒燃一架鄰墩墩接放火則已如不接放又燒放一架夜遇有警看近海下墩哨軍火

箭號響止燒放草屋一座蓋夜間火甚明不必二座也隣墩即便一體點放草屋賊到之墩一面差一人由便路徑到本衙所并陸路官處報賊多寡登犯時日情由聽該衛照本府原發報式轉報

墩軍號火走報軍法

一賊所登犯之地本墩火幌放火車旗過賊流至隣墩之下鄰墩放火車旗而本墩後接者全墩軍法示衆○一遮下墩海邊人役失悞者罪坐下墩海邊之人墩上者連坐細打一百○一近賊本墩放火車旗

而隣墩接應失悞者隣墩軍法示衆○一舉火遲延走報不時因而悞事者軍法示衆○一風汛時月墩軍不拘正墩隣墩敢有下墩回家及踈近墩而不在墩者無賊至細打一百割兩耳有警軍法示衆該管官細打穿耳連坐○一應備前項什物軍器欠缺一件者墩軍細打一百割耳仍罰月糧置辦該管官連坐細打○一應備前項什物軍器雖不欠缺而不如法者墩軍細打四十扣月糧改置該管官以分數論罪治以軍法

查點墩堠法式

一每月本職十次把總七次衛所五次各差人本府於兒駐之處起南北分發人員點閘如有不到者即便綁解治罪或本府自坐小網船由潮不拘時日親閱查點○一凡差人員點堠敢有需受分銀粒米與墩軍所得之罪一體均治雖素親信並不輕減○一差查人員到墩先數軍足五名即看種火之

處火種有無次看火箭收拾藥線可否次看大小銃裝收何如次看十二幅大旗有無損壞次看大旗捍堅直何如次看草屋烽火三架柴草有無雨濕淋壞有無損用致欠原數次看水缸有無水次看米麫見存用過數目次看碗碟睡卧處所是否在墩宿歇○一過瞥之後但經放過軍器草屋不許過三日即要補完違者治以缺欠法條

墩軍守瞭之法

一墩軍每風汛時月如三四五六盡數在墩不准以

取米粮破調正二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月准以一名
專運薪米每二名爲一班分爲二班每半月一更赴
墩〇一官府經過止可擊鑼放小手銃一箇不許擡
車大小白旗燈籠烽火等項以疑鄰墩違者以妄報
聲息軍法重治

王鳴鶴曰武韜文伐篇其言陰謀秘計可以不
戰而屈人之兵兵尚詭道因利制權仰呂望以仁
義之師佐成帝業由奇用間謂所不免吾誠不得
而知王於擇著韜畧乃與六經並傳千百載而下
守之若蓍龜焉孫武子述五間大都不出十二節
之指若是乎間諜之不可廢也嗟夫間非聖智不
能用非仁義不能使非微妙不能得其實間固難
言之矣千金行趙而廉頗易因隙縱間而樂毅亡

夜應悲歌遂殲烏江之刎圖獻美女能解平城之
困數君子者勛庸著于當世而聲施無窮此果盡
遵太公孫武之遺言歟要之智周而機融時至而
妙應不可擬議不可測度不可取於鬼神微哉微
哉間固難言之矣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間諜　出武經總要

兵法曰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
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
度必取於人而知敵之情者也夫用間有五有因間

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　因間者因敵鄉國之人而厚撫之使爲間也　內間者敵之官人有賢而失職者有無過而被刑者有寵愛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而不得任使者有欲求展已之才能者有翻覆變詐常持兩端之心者如此之官皆可以潛通問遺厚賕金帛而結之因求其國中之情察其謀我之事復間其君臣使不和同也　反間者敵有間來窺我我必先知之或以厚賕誘之反爲我用之或佯爲不覺示其僞情而縱之則敵人之間反爲我用　死

間者外詐立事跡令吾間窺其詐跡以輸誠於敵而得敵信若我進取與詐跡不同間者不能脫則爲敵所殺　生間者取內明外愚形劣心若閑於辭事能忍飢寒詬恥者往來通報也　此五者皆當謹察其人而任之否則不能成務而自屠其身淆吾軍事也

故曰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知不能用間謂先間者之性誠實多智乃可用之然則間亦有利於財貨不得敵之情實但將虛情以赴我約此非用心微妙不酌其情僞

又武韜之文伐十二節亦多用詐之語倘英雄仰勇反覆相吞人馬疲弊經歲相持善行間決勝者使一介之士捐三寸舌示其利害輒使敵降此善之善者也昔子貢一出而存魯亂齊破吳強晉疲越以勢相傾十年之間五國各有其變又古者多使甘能辯說權變之士往行間諜指陳禍福譎說是非亂惑衆聽巧變其僞傾覆好惡則親離疎合變化成敗使人改心易行奪職衰權蘇秦張儀慮卿是也故吳子論將

篇曰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也昔張良夜應悲歌而散楚卒陳平平城之圍平閼美人間遺閼氏云漢有此美人皇帝因圍欲獻之閼氏恐奪已寵因爲單于曰漢天子有神德其地非能有也於是解去是故反間之說古今無形於人昔是見機而發又李衛公問對曰臣嘗著論其末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用間而成功或懇間而傾敗五間之法用之有時也今具二條于后

一用間須得諸詐奇謀之士則其機關深奧而平時

謹愼此則無所用也

一用間諜之道代有其人若惜所費則使之不能施謀矣如漢高用陳平而至與黃金不計其出入是也

右已上間諜之法於兵家尤爲切要蓋兵者詭道也故有取於此焉又古有鬼谷子縱橫之術是亦此類但看用之如何耳

使間出虎韜經

周禮巡國傳謀反間也用間之道聖人以用兵決勝不可不用用間央中不可不密苟非大智孰能臻於是乎故間之行也觀事而舉其術有八焉其一曰因國相拒兵抗其境詐爲疲困畏懼潛漏其言厚貨語敵所愛倖因以所求中之欤使使者致玉帛子女與駿馬精飾之飾以求和解覘其驕慢陰選精兵分道卓夜兼進以乘不備此以使者爲間者也其二曰或生口以所謀漏一作泄之非實也偵得間焉陰綏

使還去令敵得所謀而信之我行則不然也此以敵人爲間者也其三曰敵來間我詐爲不知也及事示之敵得僞事我則出不意而擊之此反求來言以爲間也其四曰敵以間來厚賂之令反其言以間敵此反以來人爲間也其五曰與敵人戰佯爲小敗亟引兵深壁示以懼色乃選語言鄙鈍無智慮者使於敵令盛張旗我使之彊盛偉敵知爲間者必以我爲懼以彊詞來間也既行即舉奇兵隨而襲擊之此以明間而爲間者也其六曰敵有內寵令心腹者以金寶賄其家使潛搆敵情此以內變爲間者也其七曰敵有謀臣則潛行賂敵親信搆讒於內外以事應讒者言使君臣相疑自相殘害此以讒人爲間也其八曰

求敵所委信者副其所欲陰求其動靜言語者此以鄉人爲間者也是以知間者兵家之要妙也苟非賢智莫能用之故用間之道在乎微密潛誠此良將之所注意也

附辯士

秦觀

臣聞兵之大槩我爲主彼爲客是守之而已彼爲主我爲客是攻之而已客主不分彼我相埒塗覩而卒遇是戰之而已此兵之常法也且事固有常法所不能辯者守則形不便攻則勢不利戰則氣不克當是

時也雖有智勇無所用之獨可馳一介之使憑軾揖
御喻以禍福而得志此軍中所以不可無辯士也然
則所謂辯士者必以其具三德明五機而利口者不
與焉蓋上知道德性命之源下達禮義形器之變旁
通幽明時物之所宜者識也察之而益由費之而益
新掩之以卒而不亂歷之以亟而不懾者才也經傳
子史天星地志醫方卜筮百家之書無所不涉而能
謹守其宗者學也夫是之謂三德俯而賀仰而弔開
者遑懾心折骨驚手足俱廢其名曰恐機道以令名

贊以美利聞者悅懌陽氣漫淫上滿大宅其名曰喜
機訐過差而不貸觸忌諱而無疑聞者忿然髮上沖
冠目眥盡裂其名曰怒機旁刺其所悼念逆鉤其所
感傷聞者泫然涕下害慮不復自勝其名曰悲機發
端而指隙其說泛而不根其意圓而無主聞者茫然
如獲異物不知其名欲拾之而行則恐其實也欲取
之而去則恐其惟也徙倚周章狐疑而不決其名曰
思機此五者天之所以命于人有觸之則瓦然而發
莫能禦已夫是之謂五機夫三德不具不足以立已

五機不明不足以移人故曰所謂辯士者必具三德
明五機而利口者不與焉昔蘇秦張儀犀首陳軫代
繫之屬皆以辯名于世矣然三德不足而五機有餘
故事求遂而不問禮之得失功求成而不恤義之存
亡偷合苟容取濟一時而已此其所以爲利口之雄
而君子不道也然後世之人見其如此遂以辯爲縱
橫之術諱而匿言之則所謂困噎而廢食也孔子曰
賜能辯而不能訥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由此觀之孔孟之賢未嘗廢辯特貴夫時然後發不

得已而後用耳古者列國之大夫聘于涂者肩摩而
轂擊兵之交則使在其間若非辯士爲之則安能專
對而不辱于君命耶或曰戰國之時無定勢無常形
橫則秦帝縱則楚王故辯士足以乘間而執其機自
漢以來形勢異矣尚安所事辯乎曰是不然人之生
也有手足則知搏擊有心智則知思慮有口舌則知
語言天下之亂常生於此三者然反而用之亦可已
亂蓋搏擊爲力思慮爲謀語言爲辯天下未嘗一日
不用力與謀也何獨于辯而疑之鄙食其使齊田橫

以七十城下漢陸賈使南越尉佗去黃屋而稱臣賈
林致李抱真面王武俊倒戈韓愈入鎮州而牛元翼
出奔此後世用辯士之明効也天下不用兵則已矣
如用兵辯士不可無也

輯祭禱說

王鳴鶴曰禮制有五軍居其一蓋上而社稷下而
生靈安危存亡實係焉斯其所關于國家至重也
故禡牙之禮始于王制歷代以還凡有軍興莫之
敢廢非爲賓祀非爲諂神爲社稷生靈重厥典爾
前代舉行未暇悉舉覩我
二祖開基定鼎之後大纛神旗歲時有祭載在　會
典國憲昭然及虎鈐武經所載祝告之詞類各不
同俱有成式乃備輯茲篇以便仗鉞專征者遵行

毋忽云且易有之聖人以神道設教夫幽顯殊途
而咸孚則一耿恭拜井而井湧孔明祭風而風應
卒以解城中之圍奏江上之捷非特感格乎神明
而亦以鼓舞乎衆志机則然也司牧者其尚審之
哉

祭禱

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于
於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
禡行師之祭也受命于祖卜
於廟也受成于學決其謀也

出征執有罪反釋莫于學以訊馘告
　　獲罪人而反釋奠于先聖先師而告訊馘焉訊謂其隱匿情訊問者馘所截彼人之左耳告者其多寡之數也

大明會典　國朝旗纛藏之於內府每歲仲季祭山川日遣旗手衛指揮祭于山川壇內之旗纛廟瘞日又祭于教場至歲暮享太廟日又祭于　承天門外承樂別有神旗之祭專祭火雷之神每月朔望神機營提督官請祭于教場內今附于後

一齋戒三日
一正祭陳設
神七位南向
旗頭大將　六纛大將　五方旗神　主宰職舡正
神　金鼓角銃砲之神　弓弩飛鎗飛石之神　車
前陣後神祇五圖等衆

犢一　羊一　豕一
盤一　銅二　邊豆各十
簠簋各二　帛七黑二白五
禮神制帛　共設酒爵三　爵一
饌一于壇東南西向
設祝文桌于壇西

儀注

贊引引獻官就位贊四拜贊初獻禮贊跪贊讀祝訖

贊俯伏興平身贊亞獻禮贊終獻禮贊四拜贊詣焚祝所訖贊復位

贊引引獻官就位贊四拜贊初獻禮贊跪贊讀祝訖贊引引獻官詣飲福位跪飲福酒受胙以下儀與祭神旗牲用羊一豕一〇無帛祭先農同

儀注

贊引引獻官就位贊四拜贊初獻禮贊跪贊讀祝訖贊俯伏興平身樂止贊引唱行亞獻禮執事于　神位前斟酒訖贊引贊曰拜陪祭官同贊奠帛行初獻禮作樂執事捧帛俛進贊獻帛訖贊復位跪讀祝訖贊俯伏興平身樂止贊引唱行亞獻禮執事于　神位前斟酒樂止唱行終獻禮儀同亞獻唱飲福受胙贊詣飲福位跪飲福酒受胙以下儀與祭神旗牲用羊一豕一〇無帛祭先農同

祝文

惟某年　月　日　皇帝遣某官致祭于
天威神機火雷無敵大將軍之神　惟　神威勇猛
剛勁精彊創雷掣電烈火奔風護國庇民厥功顯著肅靖兒暴寧謐封彊遐有征討惟
神是賴驅鋒遣鏑端直奇妙萬發萬中疊貫連穿破敵致勝如拉枯朽無堅不摧無悍不滅　神其嘗鋭

毓靈用之則應特以牲品致祭
神其享之

出軍誓衆文　至費鼓文供出虎符經

有虞氏誡于國夏后氏誓于軍商人誓於軍門之外
周人將交刃而誓所誓不同吾從周之誓曰惟天至
仁亭毒萬物其有逆於道德者激霆以震之惟神至
幽游息六氣其有淫於禍亂者潛靈以殛之惟王至
明順鄙九服其有悖於教化者興師以察之此其同
條而其貫者也是卿君天下者揮長戈以賓不臣未

爲不善也滌穢滓以廣王化未爲不嘉也今尊虜不
庭亂常反德吾爲天子恭行天討誓剪大憝決垂元
功既出凶門已即敵境容爾衆士用命賞於祖廟用
命戮於社生死榮辱在是一舉勿使自踞爲邦之羞
爾其勉之爾其勉之

祭毗沙門天王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謹以香灯蔬菓祭於毗沙門天王
惟天王神靈通暢威德奮震攄太陰之正位降普天
之妖魔左手擎塔降尊身於西土右手仗戟赫天威
於北方一舉而羣魔駭再舉而沙界裂目激電以日
暗髮聚藍而雲委卓犖萬古儕稱元神今妖孽未除
生靈塗地凶聲逆氣滿天而浮皇帝命其將領雄師
剿戮羣黨大勛未立壯心徒奮天王受佛勅印廣揚
神通尚能卷大地於掌中納須彌於芥子今茲小醜
豈不能祛伏惟降慈悲心救衆生苦開大神力驅神
鬼兵右廻左旋剪滅賊衆脫苦腦於刀兵之刼廣濟
拔於風火之輪則某也虔心皈依實在此日尚享

祭風伯雨師文

年月日某官某謹以牲牢香酒之奠祭於風伯雨師
之神惟神箕畢之精陰陽之粹動息無間游潛太虛
大塊噫氣皷天地以發籟飛龍在天合雲雷而作解
茫茫禹迹民其賴之今某出師有期惟靈是禱龔神
陰亟嘉祐贊我師旅或則鷁舟楫濟巨川神其施九
竅之怒漱或則涉嶺岑歷險阻神其減十朋之霧霈
然後扇腥臊之氣如塵埃空抽兇妖之血爲波注海

祭山川神文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牲牢香酒之奠祭於當境山川之神天地之始疏山滌川所以應天文列地紀限夷夏宣風雷爲神者必靈有祈者必應蓋山川爲之府神爲人之主也禍淫福善神其掌之故聖人列於典禮國家配於羣望所冀發善者之福神幾不善者之屍骨惟神惟景天地之命爲山川之靈照我懇誠贊我兵力使收功於須臾曳馘元惡於頃刻尚饗

祭黃帝文

年月日具銜某謹致祭於黃帝之神惟神天資懿睿

首制兵戎敷演三才披攘九極陶精頤粹巍立夐古雖蹈迹之不臆實伊聖之有作方今天人合發夷夏稱患隱憂於黃屋之尊告廟起白旄之命惟神素章元聖開闢往世驅逐亮慝揄揚天功綿歷千載光靈不泯與神陰亟嘉佑以贊我師旅收關土地誅鋤鯨鯢幽明合誠幸孚多福尚饗

祭蚩尤文

年月日具官某謹致祭蚩尤之神惟神雄材自任命世持立卓絕萬古鬱爲人豪若在炎靈不御上德丕

燄公鄙治天之職纂即戎之緒是爲九土手掉五兵奮僊一呼四漠飛水嗔目再顧雨曜暗色噓氣面煽霧蒸吹角而風雷作金虎忽病神龍亦屠然公之烱靈實萬世不泯冀垂嘉佑贊衛我師獲虜樹勛戴答元貺尚饗

祭八神文

年月日具官某致祭于八方之神兩儀設像八卦成文中合粹氣結爲神靈聖君則之以奠兆民悠悠妍醜故有不賓逆天反道罹殃蹈迹吾今有告神順所

聞天門地戶人門鬼戶震雷洞洞火靈燉燉水澤之神聚類合羣沱沱大極靈氣詵詵掃殄克悖廓清妖氛神其靈之神其靈之尚享

祭當境神文

年月日具官某謹備酒牢奠于當境山川之神惟神受天明命辨位司民禍淫福善神之常德今奸醜肆暴聚謀不軌汚黷我境土虜掠我士庶尚未伏鋻投首豈神禍淫之道耶俾我元后肅壇命將提戈遠征大熬未殄元勳永輯豈神福善之道耶今某虔統大

軍以涉靈境固當享我血膺潛助其力贊應天之兵誅悖道之虜則神正直之方於是乎在尚享

禡牙旗文

年月日具官某謹禡于牙旗之神昊天有命澤佑元王純精播祉元德勝光聶爾醜虜敢謀亂常靡孽黔首鼠竊邊疆天子命我伏鉞專征耀斯威武討彼不庭嘗聞天地福謙鬼神害盈善終其祚惡殄其生容爾陰祇固將效靈召太乙呼雷公馳白虎走青龍元龜鎮後朱雀衛前濯蕩皎白掃除妖虹兵不血刃告厥成功神其聽之顯鑒于衷尚享

禡門旗文

年月日某謹禡于門旗之神惟神奠兵作元揚靈戎首闢向方之正位立凶器之先規指顧師徒于實賴次令醜虜尚肆長氛未清是致伐鼓建牙聲吮秉律祈神陰祐神祇殊功誠宜磨五兵之虐壯三軍之氣納大羊之地載崩華風鏁鯨鯢之屍盡爲京觀神其聽之尚享

禡五方旗文

年月日某官謹禡於五兵之神天道不諂功厥元王所職體國經野正位辨方前指則摧撲頑兇當位則表列師旅伊靈有用由古賴諸我國與其還宣惠政鯨霄鰲柱總八極以天臨木口金鈐震九疆而雷動方資廣彼孰敢不賓何犬羊之遊魂敷腥膻而背惠伊宗既興于嘯聚在予戡掌于車徒我有征事馘元無奚冀神聿祐陰贊六師奮朱雀以前驅命元龜而後殿青旂載蒼龍之氣素旌宣白虎之威黃龍鎮中鷹宮廬罄覆載鼓而狼居破膽敗虜麾麾掃大憝于

陬隅耀殊勳於簡牘廓清萬里籍神之靈尚享

禡纛旗文

年月日某謹禡於六纛之神天行殺氣北方表戎事者大纛是故以黑于飾順其位也爲軍之表嚴其令也師徒撙節乃在於此誠宜祐我大用威被元兇所當者破所指者靡則神順成之方斯亦至矣尚享

禡五兵文

年月日某官謹禡於五兵之神天道不諂功厥元王我作五兵以征四方蠻是爲聚刃名大斧角星示本

弓名曲張二宿主弩曰遠望熒惑主矢曰傍徨彼長
戟名大將賴參星而抑揚今則膞腥聚臭孛彗騰光
流血如水傷骨成岡荷不剪滅孰爲忠良咨爾五兵
爲天大刑太元之垂象方興之淳精順我動使以撲
不庭神靈之神靈之尙享

禡征馬文

年月日某謹禡于馬神東方蒼龍實曰天駟考星史
而立象垂休頤太易則乾文取譬懿伊馬之用功爲
邦家之大利何倥傯之邊陲聚腥膞之黨類列旗幟
譬所賴者穹昊儲祗明神效祉苟芻飲之叶宜實陰
贊之不昧尙享

纛皷文

某年月日官某謹瀆于皷神三軍之威職在皷旗之
用靈惟皷神塗血致誠古之常典以聲爲度兵之令
儀進退周旋實在于爾今則五兵暴露鞏魄縱橫士
庶狼狽顧我小子承宣王威虔統大軍遠臨一擊而
進師鶚視再擊而逆寡驚贊命收功決此一舉尙
祠廟皆道官以酒脯祭告

王鳴鶴曰夫國家之大事在軍興三軍之司命在將帥夫人而知之也顧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爲將者不可不早計而預圖之此所貴在謀非聖智孰能與于斯哉呂望謀于周而周王良平謀于漢而漢興諸葛孔明謀于蜀而存炎劉於既熾其所規畫條說雖未可槩論然均之見必審而謀必當若憑軾持符券若燭照數計而不紊是謀之之道得也後世用之匪人遂黜權謀而一切恥詭爲獨不聞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仲尼氏嘗以語由矣及至夾谷之會奪萊夷之膽於立談間而敵自服夫豈狹衷淺識之士取具於旦夕者所能彷彿萬一哉今東隅弗靖海內豪傑扼腕而談者肫肫其人即亡論聖智若太公孔子倘然有良平之儔出焉余不佞且願爲執鞭所甘心也

兵家之所取勝者非特將良而士卒勁也必有精深敏悟之士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者爲之謀主焉古之人將有天下之事未嘗不先于謀故考訂鄉士之議參酌庶人之言所以謀之于明也拂龜揲策灼之而辨兆揲之而分卦所以謀之于幽也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夫謀者聖人所不能免也況於兵乎兵之道猶一人之身將者心也謀主者思慮也圖籍者臟腑也法制考脉絡也號令者聲音也旌旗鼓鐸者耳目也車騎步兵者四肢也心之統臟腑總脉絡出聲音用耳目役四肢也精以思慮則外不壞于人事內不蔽于陰陽思焉而不精慮焉而不熟則飢飽勞逸之遇漫然而不知寒暑溫凉之變冥然而不察冒犯水火撄觸金石無所不至矣故心雖明臟腑雖安脉絡雖通聲音雖和耳目雖聰明四肢雖便利不可以無思慮將雖良圖籍雖具法制雖謹號令雖嚴旌旗鼓鐸雖修車騎步兵雖練不可無謀主蓋將軍之于謀主也有之者勝無之者敗已

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己者勝嘗用矣而或棄者亦敗棄矣而或用者亦勝何以知其然耶昔楚漢之強弱者不待較而知也而項氏乘百戰之威身死東城劉氏以顓沛奔北之餘五載而成帝業何哉漢有良平之屬而爲之謀楚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也故揚雄曰漢屈羣策羣力楚憽羣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勝自屈者負此所謂有之者勝無之者敗也昔陳餘捨李左車之計死泜水上韓信釋縛而師事之遂收燕齊哀本初棄許攸之策攸奔曹公公跣而迎之遂破冀州夫攸左車者豈欲負彼而忠此哉用舍之勢然也此謂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者勝也昔張綉以精卒追魏師賈詡以爲不可已而果敗既又請收散卒而攻之已而果勝夫詡之爲綉謀一也從違不同則勝敗異變可不察哉此所謂嘗用矣而棄之者亦敗嘗棄矣而用之者亦勝也是以良將之待謀主也致之以禮而不敢慢交之以誠而不敢欺結之以恩而不敢朕遣其過差而畧其缺失所與圖畫者父子兄弟有不得而知焉古之

人所以談笑而折衝偃息而銷釁者由此道也後世則不然將受命之日士大夫莫敢仰視而所謂幕府從事者往往皆闒茸取具之人一旦敵傳于陴隍之下變發乎肘腋之間召而問之五色已無主矣是豈有補于萬分之一哉臣病夫世之論兵者止知重將帥之選急士卒之練講器械營陣之所宜究山川形勢之便而推風角鳥占之說至于謀主則未始一言及焉不知夫謀主者一軍勝敗之樞機也

舉人王文祿云如至一縣必諭知縣曰爾爲知縣必知一縣人才有謀者不拘縉紳士庶請之來吾當詢之詢之一縣則一縣之謀集矣詢之一府則一府之謀集矣府縣積而爲省省積而爲天下則天下之謀集矣然集衆謀必先虛己畧去勢分屈降容詢邇言不遺寸長必錄懽然如家人父子手足腹心之相與唯求靖寇爲急則度乎其可也宋指武穆謀勇之全者也將出兵也猶且盡召諸統制環坐而飲食之先謀敵之所以敗我者至於六七朔智其攻必無敗也乃行故每戰而無敗況其下

者而可不集眾謀乎是故用兵者必以集眾謀爲
先也
吳郡生員盛之化云周文襄巡撫江南父老士庶無
不延訪或時在路亦止輿受言陽明先生自入仕
以至秉鉞動隨生徒顧問帷幄後遇逆藩之變若
龍光黃受諸人或爲間諜或潛伺察或通機密皆
以平日腹心爲之遂能成功邇年東塘毛公征交
南大開言路有賞無罰謀士集者八十二人遂能
開創故道洞見敵情奮士鼓行礪王納款此皆前

事之足驗者
兵部尚書胡公世甯云自古詰戎練武專備禦夷盜
賊蓋以二者皆能戕殺生靈傾覆廟社故殺人以
救人非得已也今境外四夷已有　祖訓不許輕
伐　先朝惟責邊將謹備其來而或近屯百里之
外勢將入寇則先伐其謀斗自來不曾遠征至于
邊境叛軍即聽處決擒殺者准已明別無他議若
民間盜起則宜查　累朝設立巡撫兵備　勅詞
立爲定制務使練兵足食一聞盜賊生發即便舉

登壇必究　卷三十二　謀主　壬

兵撲滅於微一面奏聞及其既久則宜撫捕兼行
以散其脅從離其黨與而必殲其渠魁不許姑息
若其一時失計稍有挫衂則當體念勝負兵家之
常責圖後效以全功其若終無成功或先隱瞞坐
視及有事地方等官或先爭權曲阻共事或後忌
成陰毀其功者皆當重治誤事甚者即照先年重
例處　以上定
　　重罪

輯醫藥說

王鳴鶴曰國家所藉以安社稷衛生靈者必先于軍興之典故出萬死一生爲社稷生靈授命效力莫重於軍而爲將者所宜體卹愛護亦莫重於軍故上必愛其下斯下必忠其上如手足腹心無間於內外而後鼓舞運動靡不如意此必然之勢也穰苴醫藥必親三軍之羸弱者爭先以赴戰吳起爲卒吮疽能得衆志韓秦不敢側目西河之境拊循之劾驗可槩覩已夫民命至微而欲生惡死其情則一吾既以置其身於戈矛鋒鏑之下苟體卹愛護之弗固是自棄其衆也既自棄其衆一旦川以決戰而望其敵愾其將能乎故曰惟民是保而利于上又曰良將養士不易于身斯萬世之龜鑑哉乃輯醫藥而繫之臆說如斯云

疫氣諸病提說

古者行軍必急醫藥蓋結營必依山川毋犯山嵐海氣兼之霜雪風雨奔走罷勞沍寒酷暑野屯露宿衆人氣穢交蒸疫病易起不服水土霍亂瘴痢愴悴有病不暇安卧調理必須預備藥餌藥雖數種醫者須擇隨營聽用審証診脈變通加減引而長之可以應變無窮用之有法投一七則起一人十七則痊十人是亦臨戎不可缺者也

治法

疫病初起一二日頭疼身熱骨節疼用苧蘇散發散而愈若兼有飲食停滯嘔吐等症用藿香正氣散苧蘇散　治疫病頭疼身熱骨節痛傷風等症

川苧十兩紫蘇一斤陳皮十兩茯苓十兩甘草十兩乾葛二十兩半夏十兩枳殼十兩桔梗二十兩柴葫二十兩香附炒十兩　冬加麻黃白芷各八兩共爲末每用兩許一七姜葱湯送下衣覆取汗

藿香正氣散　治四時不正之氣寒疫時氣山嵐瘴氣雨濕蒸氣或中寒腹痛吐瘧中暑冒風吐瀉中

濕身重不伏水土飲食停滯嘔吐無汗等症
藿香二十兩　蒼术一斤　厚樸一斤　陳皮一斤半　夏一斤　茯苓一斤　白芷一斤　桔梗一斤　大伏皮一斤　紫蘇一斤　甘草十兩　共爲末每用一兩七姜湯下

疫病三四日得汗後氷解眼眶痛或寒熱往來口苦嘔吐柴胡雙解散主之熱盛大便不通河間雙解散主之

柴胡雙解散

柴胡　黃芩　半夏　人參　甘草　乾葛　茯苓　陳皮　芍藥　各等分　姜三片棗一枚水煎服

河間雙解散　此方得其妙者變通無窮全在加減

卽防風通聖散合益元散

薄荷一兩　黃芩一兩　連翹　石羔一兩　滑石　七錢　川芎一兩　麻黃　八錢　桔梗一兩　甘草一兩　朴硝五錢　荊芥一兩　防風二兩　四錢　當歸一兩二錢　芍藥一兩　梔子一兩　白朮一兩五錢　大黃　將病加減

右共爲粗末每用一兩五錢再量病虛實加減白滾湯下煎服亦可

瘧疾初發用藿香正氣散一二服用鬼哭丹發之

鬼哭丹　瘧疾二三發後服此截之

黑豆四百九十粒　棗豆四百九十粒　雄黃二錢五分　信石二兩　右爲末蒸餅爲丸如芡實大每服一丸冷水下忌熱飲食一日

痢疾初發用化滯丸行去積滯次用加味香連丸止之

化滯丸

丁香一兩　胡椒一兩　巴豆霜一兩　右爲末麵糊爲丸綠豆大每服二十丸量人加服白湯下

加味香連丸　止痢甚驗泄瀉亦治

五倍子四兩炒　黃連二兩炒　吳茱萸一兩　木香一兩　右爲末煮棗肉爲丸梧桐子大每服三四十丸米飲下

霍亂　井月霜亂益元散京水調灌　冬月炒鹽湯灌之　因食霍亂藿香正氣散主之　中寒霍亂吳茱萸　鹽炒　煎服再用茱萸煎熨臍下

益元散

滑石六兩甘草一兩　共爲細末

中暑　黃連香薷飲主之

黃連半斤　香薷一斤　厚朴半斤甘草四兩

每用四兩水一大盆煎二三沸去渣涼服暑月無時亦宜通與服之則無中暑之患

中寒　冬月卒中寒邪厥冷倒仆急以繩束菝二斤切去兩頭如餅式火上燒熱安患人臍下上用火熨之即甦無菝則以湯濕布蓋臍下上用帶火熱灰熨之服附子理中丸

人參　甘草炙　白朮　乾姜炮附子　製各等分　人參半斤

右爲九雞子黃大淡沸湯搗下

備急丸　治卒暴百病中惡客忤治口禁停尸卒死

巴豆大黃　乾姜各等分

右搗丸杵千下丸如小豆大每三丸苦酒下如幹口不開折齒灌之亦治心腹諸疾

槐花酒　治一切發背毒不問已潰未潰熱痛發熱用槐花一升炒黃入酒煎服其瘡即消

萬疾解毒丹

山茨菇　去皮洗焙二兩　文蛤一名五倍子搥破洗焙二兩

千金子　去殼揀色白者紙包紅牙大戟一名紫大戟洗焙一兩　研去油成霜一兩　南五靈脂　三錢研

右製法宜端午七夕重陽或天月德黃道上吉日修合量藥多寡預期數日前主人及醫者俱齋戒沐浴於靜室焚香將前五味各爲極細末重羅兩遍依方用糯米濃飲調和于木臼內杵千下極光潤爲度每錠重一錢每服一錠病勢重者連服通利一兩行用溫粥補住治一切飲食藥毒蠱脹瘴氣惡菌河豚死牛馬駝羸等諸毒並用涼水磨服南方蠱毒瘴癘傷人纔覺意思不快即磨服一錠或吐或利隨手便愈癰疽發背對口天蛇頭無名疔瘡楊梅等一切惡瘡諸風隱疹赤瘼未破及痔瘡垂用無灰淡酒磨服及用涼水調塗瘡上日夜各數次覺痒立効

轉毒丹　治發背癰疽不問淺深大小利去病根則免傳變不動元氣

車螯　紫背光孝者以鹽泥固濟煅令通赤候冷取末一兩　甘草一分　輕粉五分

右一處爲細末每服二錢無灰好酒調下無時候

僊方膩磉丸　治一切癰疽托裏止疼痛護膜神妙不問老幼皆可服之

黃蠟一兩黃色好者　溶開離火入白礬末一兩　右二味和勻用衆手急丸梧桐子大每服十丸漸加至二十丸熱水或溫酒送下日進二服即消

如神散　治癰疽便毒用明白礬不拘多少端午日晒如遇前症用五錢爲細末葱白七根搗爲大丸以滾酒送下汗出爲度

冲鋒酒　用硃砂末一兩大雄雞十隻爲率取血以滾酒冲服臨陣能壯膽氣

神仙葳法　治癰疽發背

眞麻油一斤煎十數沸傾出候冷　右用無灰酒二碗浸油內約五大盞許重湯溫稍熱遍口急服一日盡之爲妙

立効散　治發背及諸癰癤

紫色皂角刺半斤不用柿者細挫炒赤　生粉草二兩　乳香別研　沒藥別研一兩　瓜篶五個去皮取肉併仁研碎炒黃色用乾者不必炒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無灰好酒調下無時候

治癰癤方　每覺有尖小癰癤疼痛發熱時便用生粉草節不炙不焙只日晒乾若無日只於焙籠盆上微火烘乾碾爲細末以熱酒調二三錢服連追數服疼痛與熱皆止

治喉咽一時疼痛水米難入無暇取藥急用土牛膝草根不拘多少洗淨搗爛加水一大盃米醋半小盞和勻絞汁徐徐嗽吐其汁嗽盡即効

又方治咽喉癆痛用金燈籠草搗取汁嗽喉即効

折傷金瘡說

夫折傷者謂爲物所傷於身體或傷刀斧或墜墮險地或爲撲跌傷筋挫骨損皮破肉遂致傷生有死血出不止者有瘀血停積於臟腑結而不散者治之不早則有入腹攻心之患不可勝言凡遇前症當視所傷輕重如皮未破而內損者必有瘀血停積先宜逐去瘀血然後和血止痛若肌肉裂破流血過多者宜調氣養血兼補脾胃爲主大抵失血之脈沉細者生實大者死初傷之時切不可飲冷水亦不可食熱物

蓋血得寒則凝滯得熱則妄行至于所忌暴怒勞力過飲房勞悉皆愼之一不愼則未有不死者矣

寸金丹

天花粉三兩　姜黃一兩　赤芍二兩　白芷一兩

右爲末此一方治金瘡重者筋斷脈絕血盡人亡須用繩索及絹帶扎處血路然後用此藥以茶清調敷用軟絹縛之其血立止其腫頻消若金瘡着水番花者可用薤汁調敷瘡口兩傍以火微炙之或用稻稈烟熏之瘡口水出卽愈

百草丹　治金瘡

五月五日平旦使四人出四方於五里採一方草木莖葉每種各半把勿令脫漏一事日午時細切碓擣令極爛仍先揀好石灰一斗同杵之復選大實樹三兩株鑿十竅令可受藥然實于竅中緊閉之畢用麻油擣石灰密泥不令泄氣更以桑皮纏定令牢到九月九日午時取出陰乾百日藥成擣之曬令極乾更擣用絹羅之凡有金瘡傷損血出用藥封裹勿令轉動十日卽瘥矣不腫不膿不畏風若傷後數日始得蒴須先用溫水洗令血出卽敷之此藥大驗如神預多合之金瘡之要無出其右者

治金瘡并木石傷損

用好陳石灰六兩研碎篩過錦紋大黃一兩切塊同石灰鍋中炒過紫色爲度去大黃再篩過敷傷處立効

止痛生肌散　治刀斧傷出血不止

乳香　沒葯　兒茶　桑皮炒　龍骨水飛　石膏煅水飛　黃丹水飛　眞三七各等爲末參之立止

當歸導滯湯　治重物壓傷或高處墜下或吐血不能禁止或刀箭所傷瘀血在內胸腹脹滿喘促氣短　當歸　大黃各二兩　共爲末每服二錢不拘時煎便和酒調服

芎歸湯　治去血過多昏暈等症

川芎五錢　當歸一兩　共爲片水煎臨服入童便酒各一大盃熱下

又方　治金瘡折傷不問輕重以童便一碗入酒半

碗煎沸温服以防惡血攻心之患不飲只用童便
金瘡藥　用馬齒莧菲菜根連須慈陳石灰共調搗爲餅子陰乾爲末乾摻其血卽止
又方　用白馬糞不拘多少晒乾爲末凡遇刀斧所傷乾摻其血卽止
慈搭法　治打撲損傷腫痛
用慈頭切爛炒焦搗搭患處冷則再易止疼消腫
散瘀
治殺傷不透膜者

用乳香沒藥各一錢研爛以小便半盞好酒半盞同藥通口服然後用花蘤石散或烏賊魚骨或龍骨爲末傳瘡口上立止
治金瘡內爛生蛆者
右以皂礬飛過爲末乾摻其蛆卽死
治金傷肚腹腸出者
右以避風處用麻油潤手安腸入內以桑皮作線縫之更以熱雞血塗上一夜次用止痛生肌散或花蘤散敷貼仍用磁石三兩燒紅醋七次搗碎研如粉滑石三兩鉄粉三兩右爲末細研勻每服一錢七分温酒調下日進三兩服
治藥毒箭頭在身不出
雄黃細研一分　粉霜細研半兩　蜣螂四兩研末生用
巴豆三粒去皮殼別研如泥生用　右用研勻以銅匙頭取乳汁塗點瘡上頻頻用之次日瘡熟箭頭自出
又方　治毒箭所中
右搗藍葉汁一升飲之渣傳瘡上若無藍取青布漬絞汁服之并淋瘡中鏃不出搗鼠肝塗之鼠腦亦得用之卽出

治箭頭不出方
蜣螂自死者十箇　土狗子三個　婦人髮灰少許
右將蜣螂去殼取白肉與二味同研如泥用生塗中箭處如膏塗後內微痒卽以兩手慴之其箭頭自出
治骨中箭頭方
雄黃一分　蜣螂一分研　石灰末一分　牛糞火燒令赤色
威靈仙一分　朝桂鼠一枚去頭取血　右爲末入鼠血并煉

容九如黃米大納瘡口中其箭頭自出

又方　治骨中箭頭

巴豆一枚去殼臘粉一分砒霜少許磁石半兩細研蜆蛝一枚右爲末以雞清和丸如菜豆大用生男子乳汁化一丸撥在破處上用醋麵紙封貼常痒痒極不可忍其鏃自出也多年者兩上當年者一上卽出箭鏃

破傷風論

破傷風者先有破傷風邪襲入瘡口其症大似傷寒

而瘡口驟結白痂是其驗也或發熱或寒熱間作甚則口噤目邪身體彊直如角弓反張之狀死在旦夕矣法當同傷寒處治因其有在表在裏半表半裏三者之不同故不離乎汗下和三法也是故在表者汗之在裏者下之在半表半裏之間者宜和解之又不可過其法也

羌活防風湯　治破傷風邪初傷在表

羌活　防風　川芎　藁本　當歸　白芷　甘草各四兩　細辛　地榆各二兩　右藥咬每服各一兩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渣溫服不拘時量緊慢加減用之熱加黃芩二兩大便秘加大黃一兩緩緩利過

奪命散　治破傷風如角弓反張牙關緊急

天麻　白芷　川芎去皮各二錢　草烏　蝎尾各一錢　雄黃各一錢　右爲末酒糊丸如桐子大每服十丸溫酒送下

定風散　治破傷風牙關緊急

天南星　防風　右爲細末破傷以藥敷瘡口然後以溫酒調一錢服如牙關緊急角弓反張用藥二錢童便調下

行軍烟火所傷

凡遇烟火所傷切不可用冷水冷物熱得冷氣則却擊搏爛入筋骨愼之愼之○一方用麻油浸黃蜀葵花敷上○一方用爛黃柑汁塗之○一方用多年白螺螄殼火煅爲末瘡破乾摻不破清油調敷○一方用側栢葉搗爛敷上○一方川寒水石大黃黃栢各等分爲末蜜調敷之

冬月手足皸裂

凡士卒冬月涉水一切風雪凌凍所苦手足面目皺瘃血出一方用清油半兩以慢火煎沸入黃蠟一塊同煎候溶入官粉五倍子末少許熬令稠紫色爲度先以熱湯洗火上烘乾即用藥敷上以薄紙貼之〇一方用瀝青一兩黃臘一兩共熬攪勻瓦礶盛貯先以熱湯洗令皮軟拭乾將藥用慢火炙烘落敷之〇一方用茄子根濃煎湯洗過以黃丹爲末猪油調敷

救五絕死

一救溺水死者用皂角爲末綿裹塞二竅門放大凳臥

着脚後凳墊起一二磚用鹽擦鼻中待水自流出切不可倒提出水但心下溫皆可救〇一方急解衣帶艾炙臍中令二人以蘆管吹其耳中即活

一救水石壓死非從高跌死氣絕不能言者取藥不便急擘開口以熱小便灌之〇一方豆豉一大盞水兩碗煎三沸去渣服

一救夏月途中熱死者不可用冷水灌沃及以冷物逼外得冷即死宜移置陰處急取路上熱土於死人臍上作窩多令人尿溺於臍中又取路上熱土并大蒜同研爛水調去渣灌下

一救冬月凍死及落水中凍死微有氣者脫去濕衣解生人熱衣包之用大米炒熱熨心上取炒竈灰令熱以囊盛熨心上冷則緩之令煖氣遍温以熱酒或姜湯或粥飲少許灌之即活

一救中百毒急死用甘草同黑豆煎湯灌之〇一方以麻油灌之〇一方以芫荽根搗爲汁半盞和酒服之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辑陣圖說一

王鳴鶴曰積卒之象見于天文是陣法不始乎人而始乎天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是已上古聖賢輩出如黃帝五陣風后八陣無非因五行八卦而推演之循環無端何神也至于春秋戰國之世或考天象或因地宜各成一家愈變愈詭乃至象棋多杜撰無關決勝似宜有所去取竊恐世之覽于茲編者以爲畧而未備又慮湮沒既久而好事者或妄有增輯則繁雜愈不可辨而使古先聖賢立法之微妙愈失其眞矣今凡係陣法皆存之其去其取在爲將者因時變化愼毋拘拘於成法爲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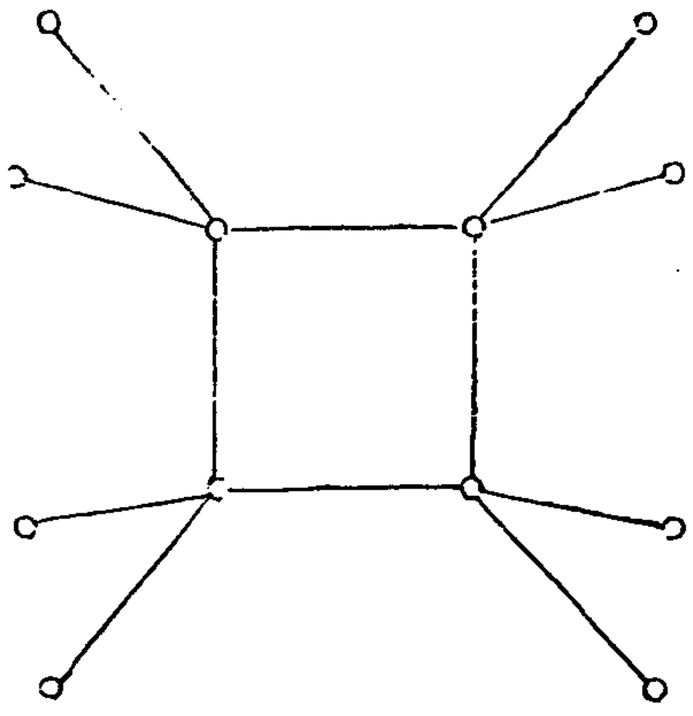
○積卒陣記

積卒之象天之陣也在房度西南共星十二點布爲內外二重外圍以八八卦也內握以四中壘也合內外而爲九九疇也各三星品連面相統以爲左右前後四獸之局向於前者 前拒之爲鳥陣也向於後者 後拒之爲蛇陣也向於左者 左角之爲龍陣也向於右者 右角之爲虎陣也又外體圓 天陣布也內體方 地陣布也外四隅各一 風雲起四維也東西各二 天沖居左右

也內二縱相對 天衝居前後也二橫相對 地軸貫中央也又外四位之相間各離二星之廣 內四星之相去各離一星之廣 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也前參連如後參連 左參連如右參連 左以前爲後以後爲前四面如一觸處爲首也合有五營 散有八陣 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也以內之四統外之八四奇傳令於八正八正取稟於四奇也其法咸備如此豈非自然之理乎蓋民物有治亂夷夏有盛衰帝王有興替賊盜有熾滅冥冥之中天

所陰制而默調者蓋用以此其陣至簡而備至約而要至整而周聖人雖智其何能加於此

積卒五營



積卒五營

○師卦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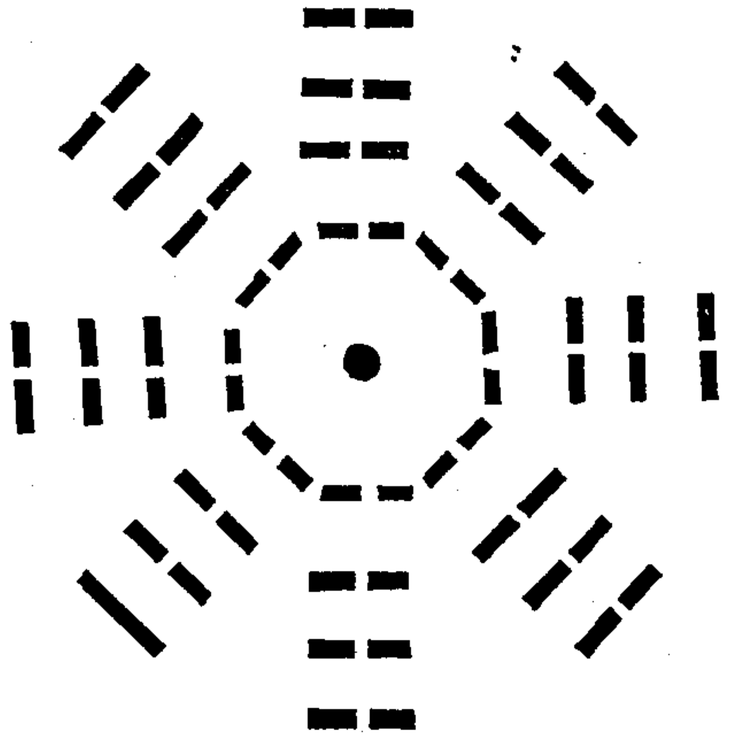
師卦之陣伏羲氏王天下之所作也伏羲仰觀積卒宿而得五營九軍之數乃以一卦當一星十二星而布十二卦布四卦於中以爲貞布八卦於外以爲悔環八方坤坎之相涵營在其中矣對待交互其交六十有四又八坤四坎積爻三十有二拆陰畫之偶其畫亦六十有四陣在其中矣坤者順也靜也坎者險也不可測也或靜或不可測奇正在其中矣一陽居

中而用事內外三十二陰皆爲所率將在其中矣南爲先鋒北爲後游東爲左翼西爲右翼東南爲前軍西南爲右軍東北爲左軍西北爲後軍陣在其中矣初爻爲殿二爻爲中三爻爲戎四爻爲駐五爻爲前六爻爲先鋒卒在其中矣內外相維大小相包四面如一觸處爲首節制在其中矣故名其卦曰師有陣之象也所謂作易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如此文王係卦辭重順義而貴選將也周公係爻辭審進退而察動靜也孔子係象傳務養民以得其心

第〇七一冊　欽定四庫全書　〇　反E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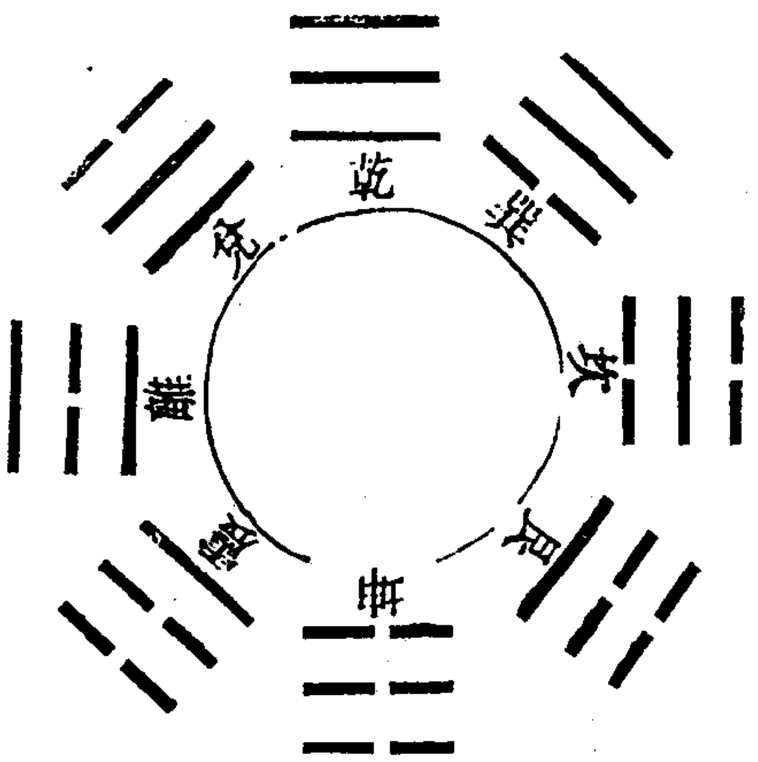
也以伏羲之陣兼三聖之辭則師爲直將爲明兵爲和陣爲武仁義節制兩者備矣以王天下其孰不服不率者哉故曰後世兵書之繁不如師卦之約乃此之謂與

師卦九軍陣



師卦辭爻象出易經

伏羲縱布八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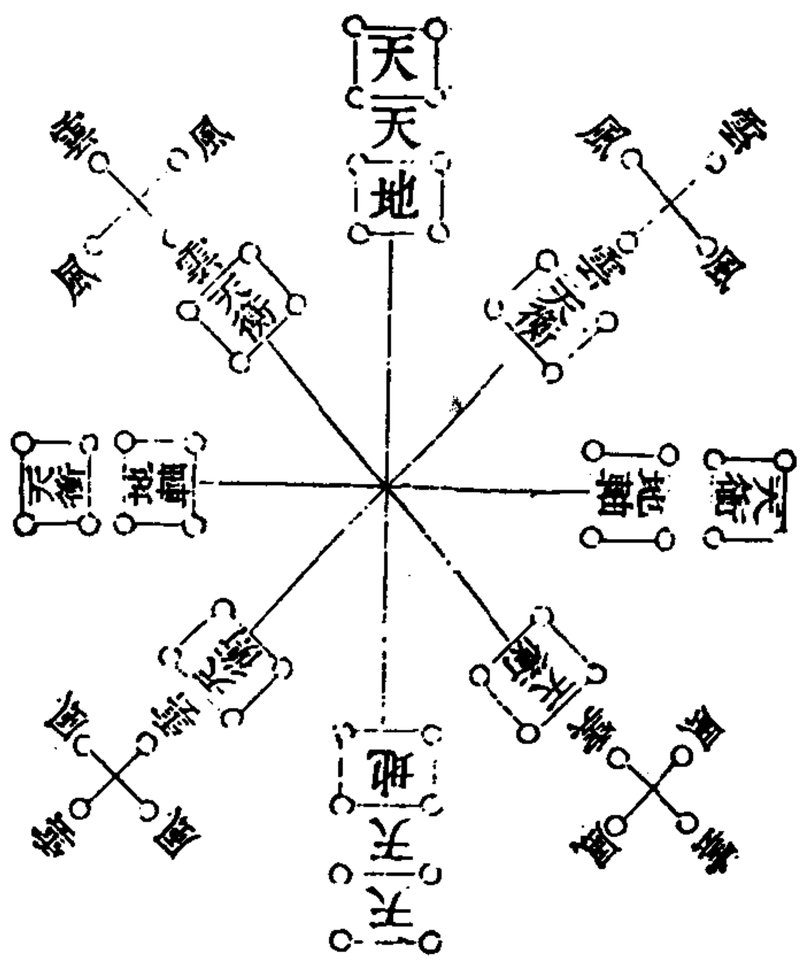


係辭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八卦對待方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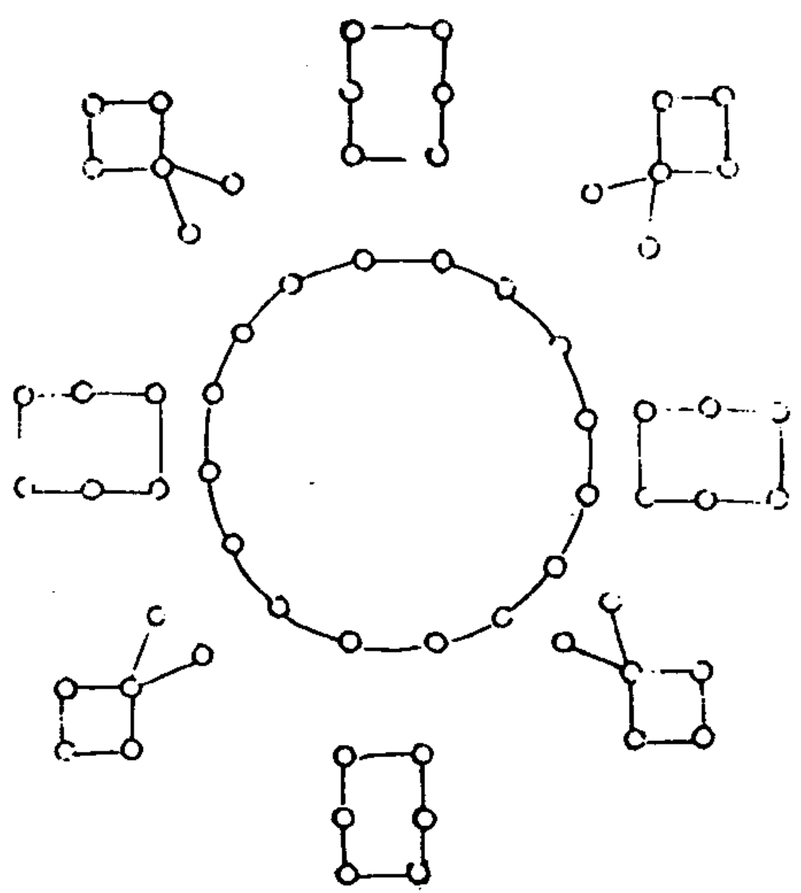
○握奇陣記

握奇之法軒轅黃帝王天下之所作也神農世衰諸侯相侵伐黃帝習用干戈以征之其陣觀於易象而爲形其布列本於先天對待而起數天地定位故首布乾而坤山澤通氣故次布兌而艮雷風相薄故次布巽而震水火不相射故次布離而坎布於乾坤之外四陣爲天天包乎外也布於乾坤之內四陣爲地地載乎內也布於兌巽艮震之外四陣爲風雲風鼓於天而變化雲出於地而飛揚也布於離坎之外四陣爲天衝衝射之義也布於兌艮巽震之內四陣爲天衝衝者窺天之器璣璇而衡居其所也布於離坎之內四陣爲地軸軸者車之樞要輪轉而軸執其中也規環爲圓對待爲直直而布之故曰縱布也其車九其陣六十四其形圓其象爲龍乾爲首坤爲尾兌艮巽震爲四足坎離爲兩翼也奇者圓之數也凡物之圖者外圍三則內徑一三各一奇師卦外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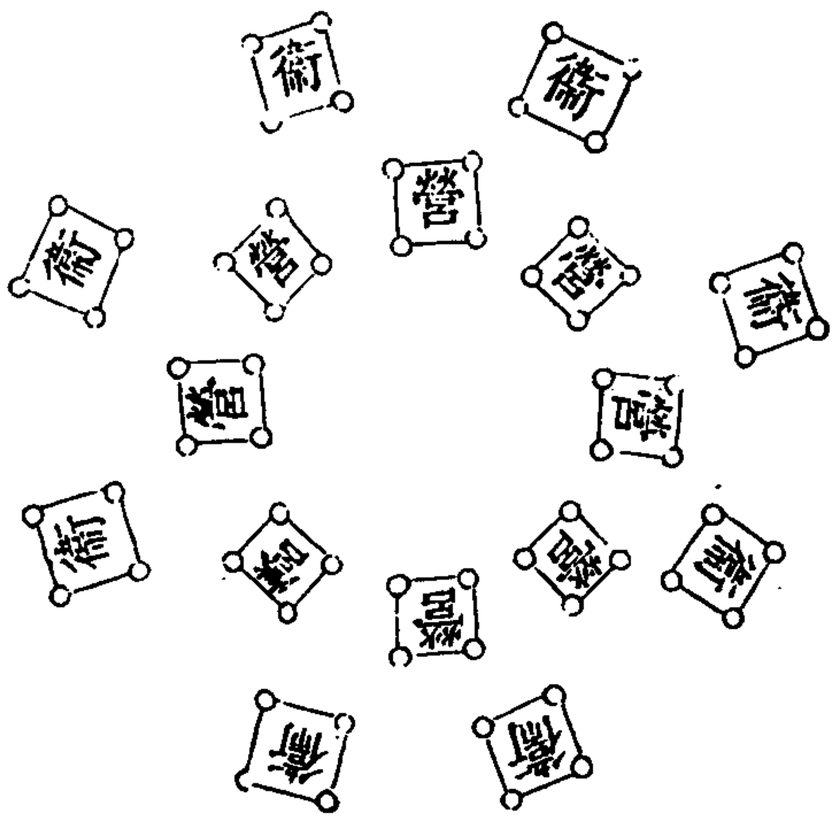
黃帝縱布握奇陣



握奇九軍陣



握奇營衛



握奇經傳義大傳范蠡集教之文傳下小註韓信之文圈外小註公孫宏增字發明也

縱者直陣龍象也三十二隊陽十六隊天衛八隊天衝八隊風三十二隊陰十二隊地軸十二隊地衝八隊雲○天地之衛爲虎翼龍風爲蛇蟠雲爲鳥翔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奇望敵以犄角重列不動

或分而爲八或合而爲一分合各隨人之多少觸類而長天圓布前爲左後爲右天地四望是也天衝居兩端其次翼其次風左右相向是也○公孫宏曰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衝之前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爲軸是也○公孫宏曰經曰縱布四地次於天後縱布四風

挾天地之左右縱布四雲起天地之四維縱布天衝居其左右縱布天衝居其前後虛實二天前其左天後衝居其右雲居四端縱布地軸居其中間公孫宏曰人是也○衝居其多傳韓信釋註天圓布以下與此微有差異而范蠡樂毅相雜今有錯綜於中其部隊或三十或五十變通之理奇之明哲不復備載千古以來其文不倚多憑口訣以相傳授今於難解處增字以發明之耳

○五行三才陣記

五行三才之陣周太公呂望開國之所作也軒轅制陣始於五方終於八向五方者教閱之用其半也八向者戰陣之用其全也太公翦商乃繕其法開方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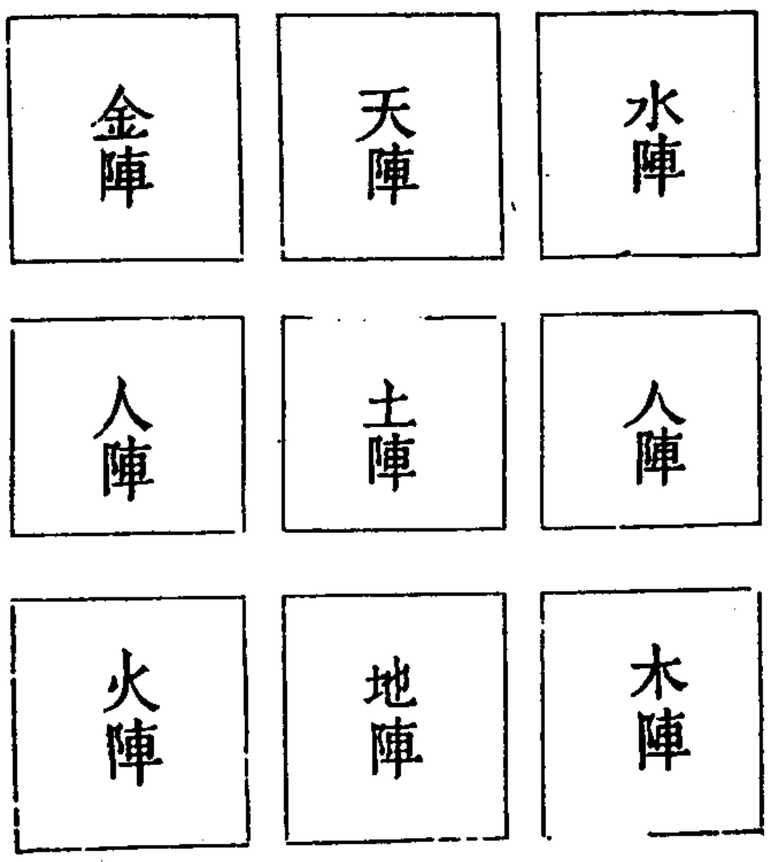
千二百步畫爲九區中區爲中軍外八區爲外營制軍三萬分爲五軍布於中央四偶以爲陣法前後左右四區立表其中以爲閑地教閱之所蓋天地之數水位西北火位東南金位西南木位東北土位中央五陣依五方而布之故以五行爲名也至乎陳師野外與敵交鋒五方五軍爲正各安其所五步六步一止齊五伐六伐一止齊者也復於前後左右之間各出一陣以爲奇發駘突擊進退無常是謂三才陣蓋天位乎上人位乎中地位乎下奇兵以前爲上以後爲下以左右爲中三停而出之故又以三才爲名也莫非詭其名以秘其法實五行三才同一陣而已或者謂五行黃帝所作三才太公所增又謂方圓曲直銳之形爲五行日月星辰斗杓指皆爲天才山川險易邱陵水草爲地才將師士卒器用之資爲人才此後世兵家臆度之說悞之甚矣

太公開方教閱五行陣

水陣		金陣
	土陣	
木陣		火陣

唐太宗問曰太公書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其術如何李靖對曰畫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二十步之方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陣間容陣也武王伐紂虎賁各掌三千人每陣六千人共三萬之衆此太公畫地之法也

太公增五行爲三才陣



太乙統宗曰太公增天地人而爲三才方諸井田計九百畝畫爲井字中百畝爲公田外四旁八百畝、畝爲私田八陣之制中井虛五之地大將居之四旁八區四奇四正之將寓焉是爲三才之陣也

○農兵陣記

農兵之陣周公封建之所作也夏商制軍天子六諸侯三次國二小國一周公因之體國經野其制更詳小國子男地方五十里田一鄉一遂鄉遂之民各萬二千五百家次國伯地方七十里鄉遂之民倍之大國公地方百里鄉遂三之民三之天子地方千里鄉遂六之民六之軍之等視鄉焉卒之數視民焉以是爲差凡四時皆有教春以蒐辦鼓鐸鐲鐃之用夏以苗辦夜事之用秋以獮辦旗物之用冬以狩辨車騎戰陣賞罰之用凡教閱地三百五十步立表四行平列行陣不示人左右中前後之分比平居五家爲比比有長五比爲閭閭有胥四閭爲族族有師五族爲黨黨有正五黨爲州州有長五州爲鄉鄉有卿有事以比人爲伍伍同伍爲列比長爲公司馬以閭人爲

兩同兩爲扼胥爲兩司馬以族人爲卒百卒同一車族師爲卒長以黨人爲旅同旅五車爲一隊黨正爲旅師以州人爲師同師二十五車爲偏州長爲師帥偏將是也以鄉人爲軍同軍五偏爲陣命卿爲將軍一陣之大將也寓兵於農此之謂也一軍者謂二軍分上下三軍中以奉公左右爲二扼六軍前右爲扼中爲先鋒左爲備後爲殿中以奉天子六軍皆爲正奇兵在正軍之外從兵又在奇之外此皆不載之法矣春秋之時諸侯有戰而不敗者孰非得其大畧哉

五人爲伍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百人爲卒

前兩
从从从 从从从
从从从
从从从 从从从

右兩
从从从 从从从
从从从
从从从 从从从

○

左兩
从从从 从从从
从从从
从从从 从从从

後兩
从从从 从从从
从从从
从从从 从从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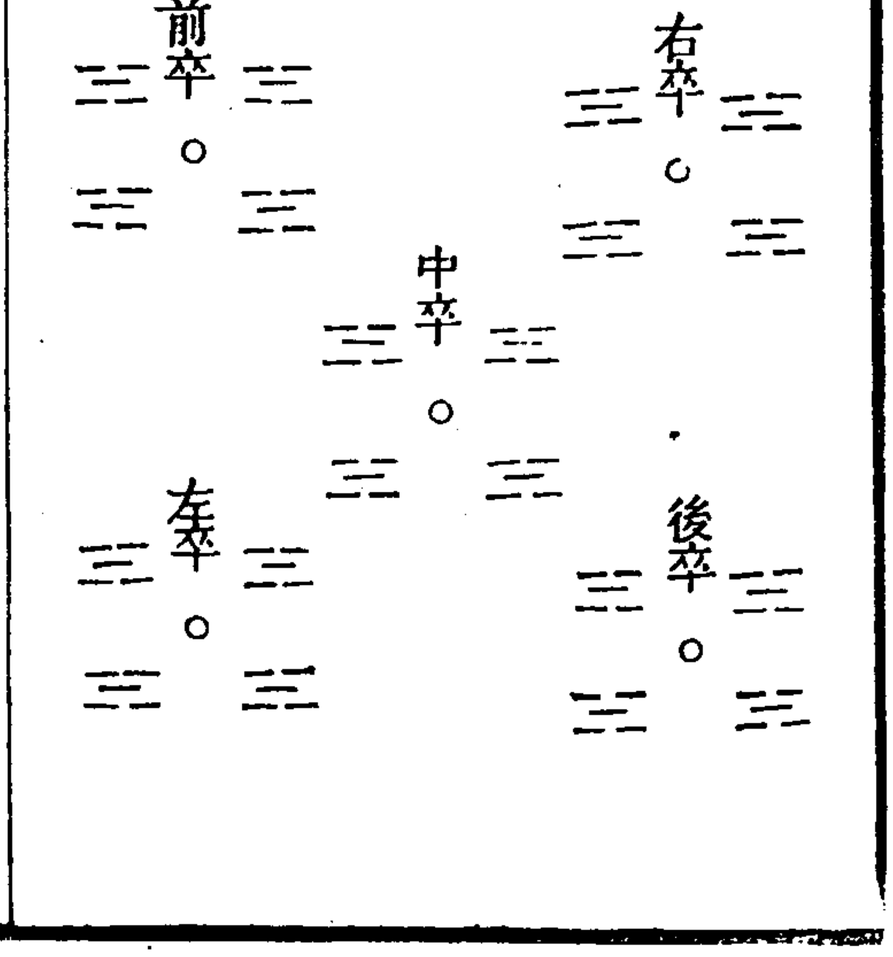
二十五人爲兩

人人人人人　人人人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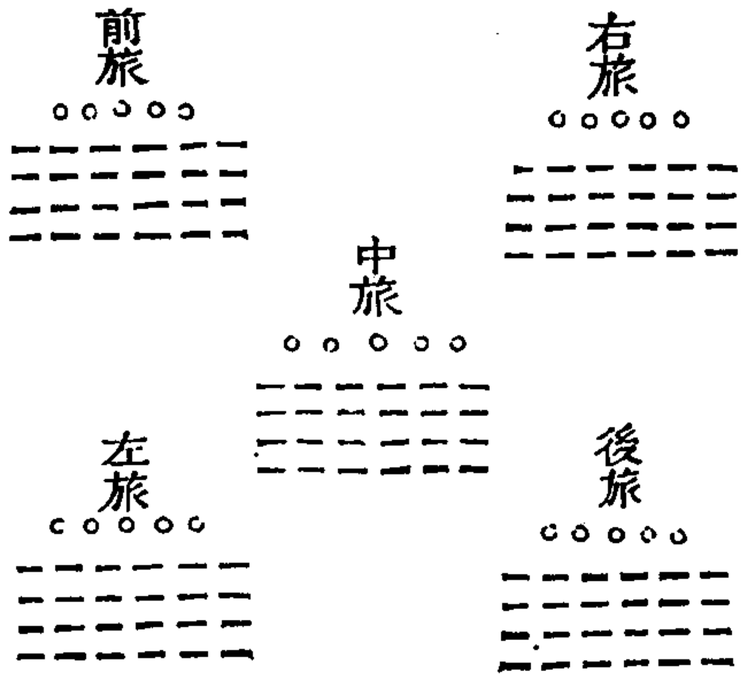
人人人人人

人人人人人　人人人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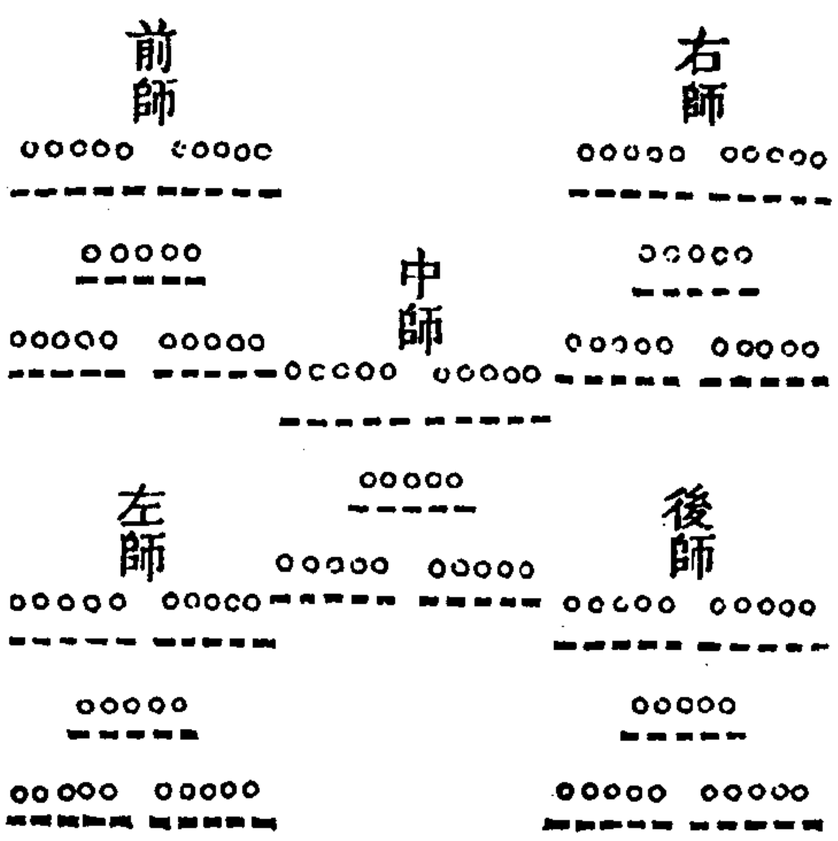
五百人爲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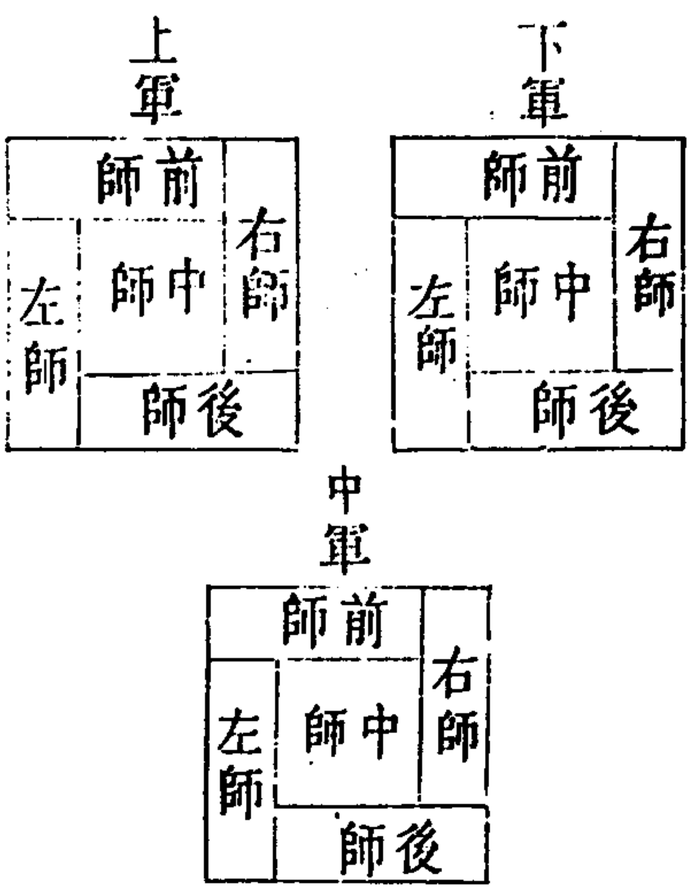
二千五百人爲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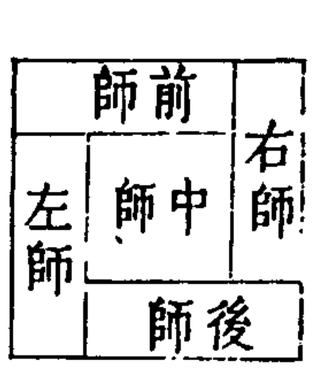
一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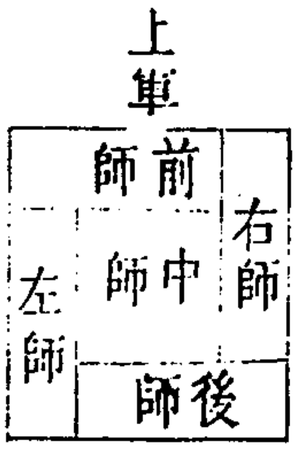
大國三軍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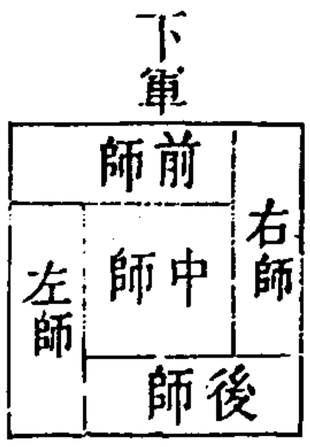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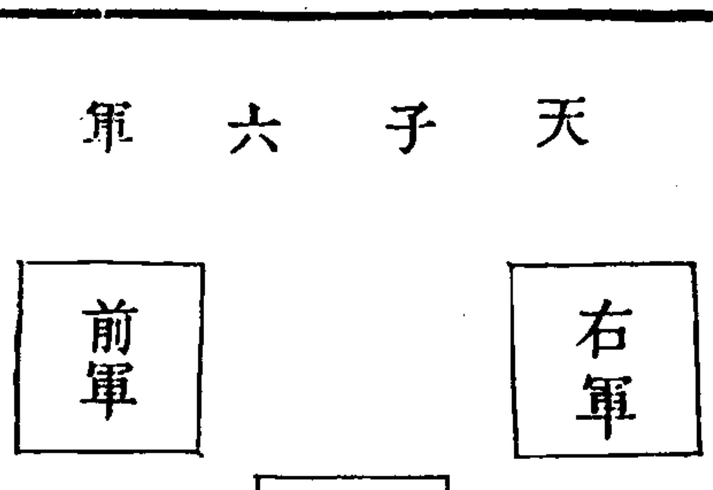
小國一軍陣



次國二軍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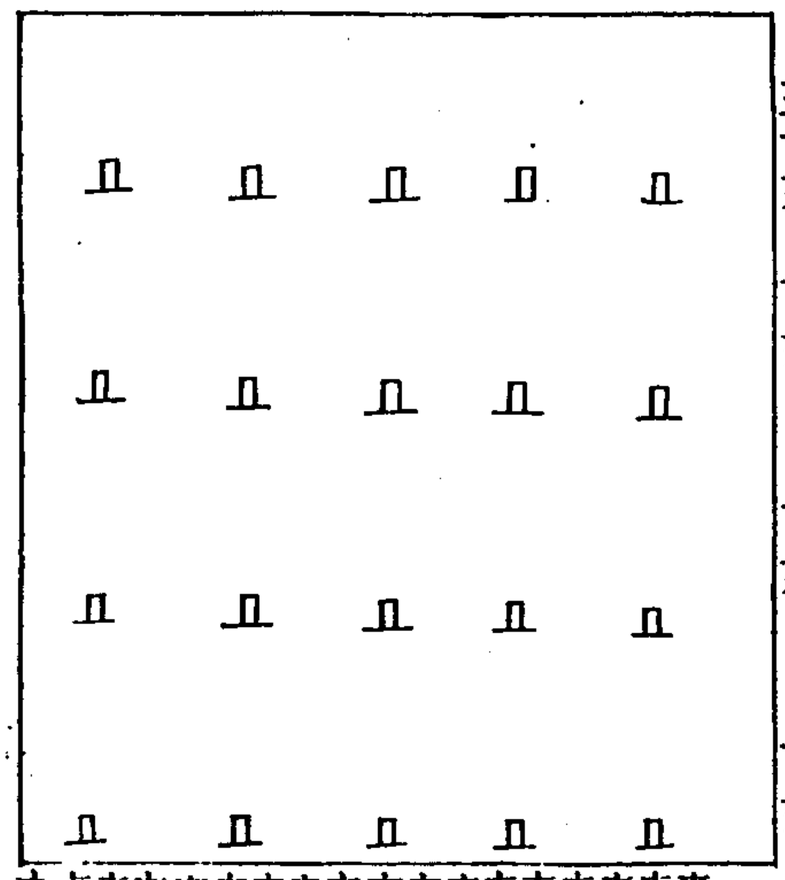




周禮軍伍之制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陣法不載）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田獵功力之事）以比追逐（伺捕盜賊）以令貢賦（施政令人貢賦之事）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有夫有婦爲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一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饒也）唯田獵與追胥竭盡作行也）○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

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
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
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
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閭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
百人

周禮大閱立表圖



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振整其衆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陣一字平列以爲陣如戰之陣辨鼓鐲鐃鐸鐲鐃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草止之也如振旅之陣羣吏撰車徒撰擇兵車步卒讀書事爲契合驗書契辨號名之用師軍旅以下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而蒐之法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日月爲常諸侯載旂交龍爲旂軍吏載旗熊虎爲旗師都載物雜帛爲物郊野載旞鳥隼爲旟百官載旗鳥隼爲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而蒐之法中冬教大閱大閱兵而習戰前期鄉之官吏謂鄉大夫以下戒眾庶修戰法簡人之虞萊山澤之虞所田之野爲表除去田草立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第一表也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致之大司馬質明天正也陳列車兵車徒步卒如戰之陣皆坐陳定聽誓羣吏聽誓于陣前斬牲以左右狥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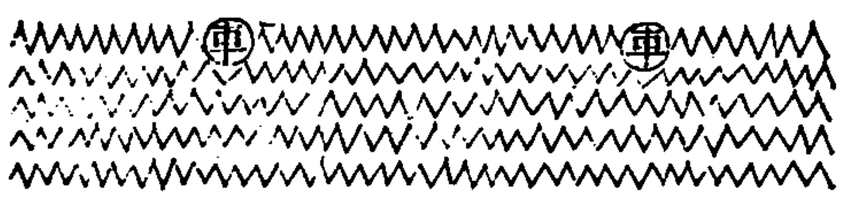
聲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植所作者車徒皆作起也鼓行鳴鐸車徒皆行及表第一乃止三鼓振鐸搖其口而振之羣吏弊旗又作其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鐸車驟驟疾而進徒趨及表第三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決圍而去徒走遠也及表第四乃止鼓戒三闋鼓以三爲節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郤及表退至第一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

○魚麗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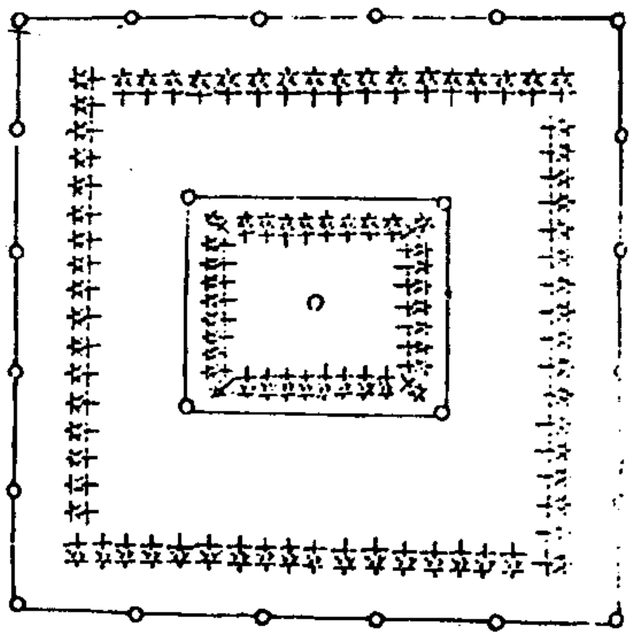
同也但鄭人好奇其名而目之魚麗如宋華氏鵝陣皆此義矣兵不厭詭此之謂也考鄭之素嘗克叔段于鄢矣又困州吁而入之許矣又與魯師敗宋人于管矣又因卞莊刺虎之勢一代宋衛蔡三國而盡取之又爲三覆以待北戎衷戎師於中前後夾擊而盡殪之其制陣之勝可見矣

魚麗之陣鄭大夫子元之所作也鄭爲大國其賦三軍一軍五偏一偏五隊一隊五車五偏五方而立爲方陣以偏居前以伍承偏之後彌縫之間如魚隊之附故名爲魚麗陣按周制而爲者也周制五車爲一隊二十五車爲一軍鄭不稱師而稱偏一師一百二十五車爲一軍鄭不稱師而稱偏一師各當其一面故也周以百人爲卒一卒分爲四兩兩各二十五人四面環車而立一車甲士三人爲中兩各當其一面戰合用奇而車出則卒分列車之兩旁隨車而進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其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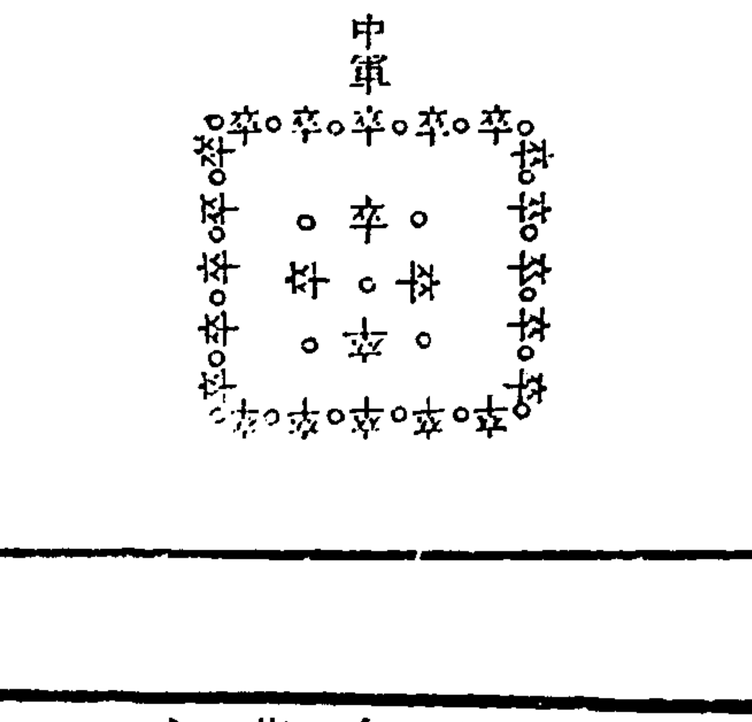
魚麗陣兩車布列法



二十五車布列魚麗法



鄭魚麗三軍陣



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中軍無將王自爲之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陽焉鄭子元請於鄭伯爲左拒（左軍結方陣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右軍結鸞方陣）以當陳人曰陳亂而不整民莫有鬬志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救固將先王卒而奔既而三軍萃於王卒可以集事鄭伯從之使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於繻葛

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而攻之（合三軍衆攻王卒）王卒大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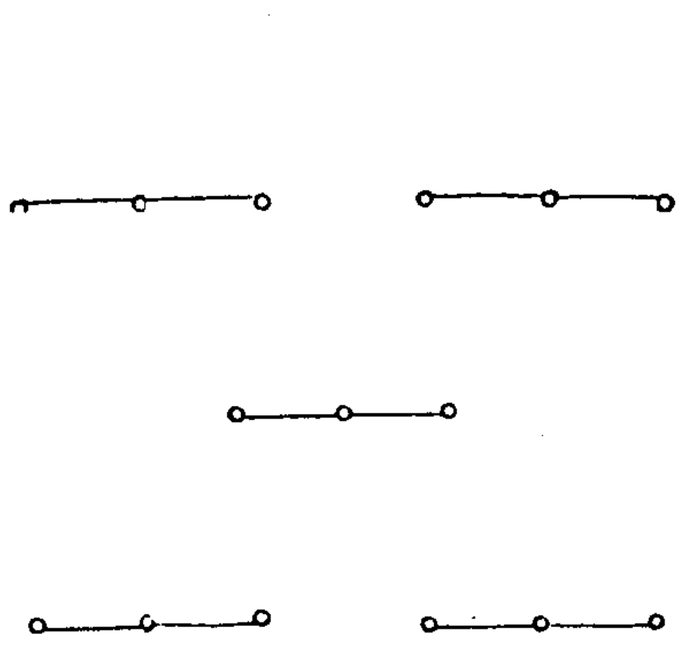
○荊尸陣記

荊尸之陣楚武王嗣天下之所作也楚自若敖蚡冒之世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至武王始爲軍政而備於莊公荊楚地尸陳也故號荊尸其法五十人爲兩百人爲卒十五乘爲偏以其山澤之國車少人多車各一卒一兩焉上中下三軍中軍以奉公上下分左右二拒蓋方陣也公有親戎分爲左右二廣一廣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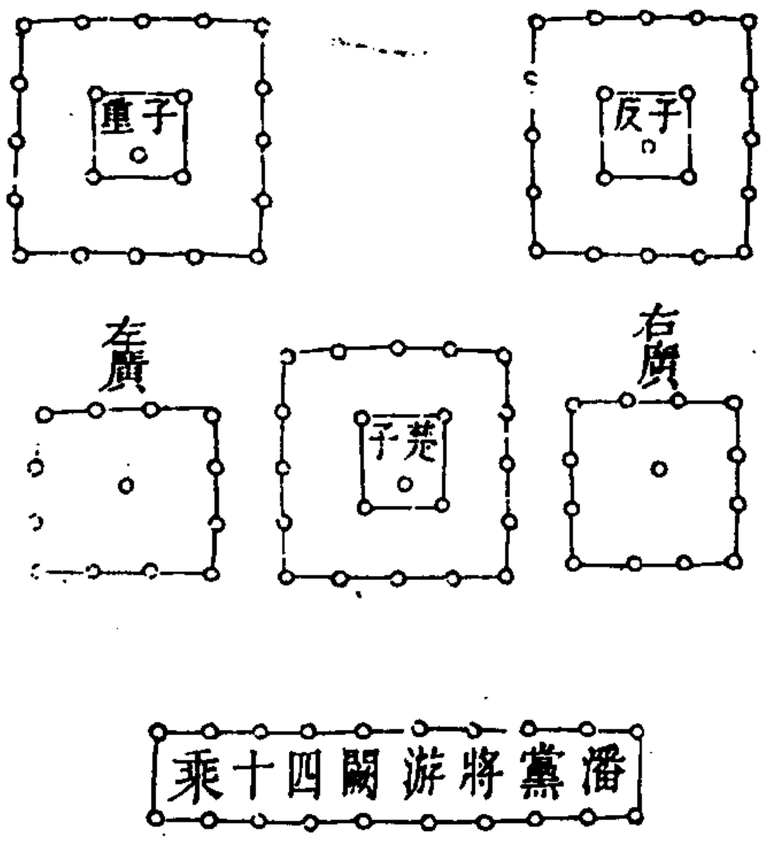
偏陣後別有游闕四十乘行則前軍爲先鋒戴茆爲號慮敵有無右軍次之挾輈爲戰備中軍主節制如懸權左軍次於中軍見地有委草知前軍見敵也急追而進以相應後軍聞之勁然以殿其後卽行次之聞而陣立成矣然車戰之法作於先王惟先王能用之先王何心哉敬事而懼之心也楚雖有其法而無其心莊王與晉人郯之戰未陣以逐趙衰車馳卒奔陷入晉軍之中共王與晉人鄢陵之戰三遇卻至之軍而遭喪其目輕搖妄動如此何有於先王之政哉

楚軍一乘布列法

楚十五乘爲偏法



楚荆尸陣



潘黨將游闕四十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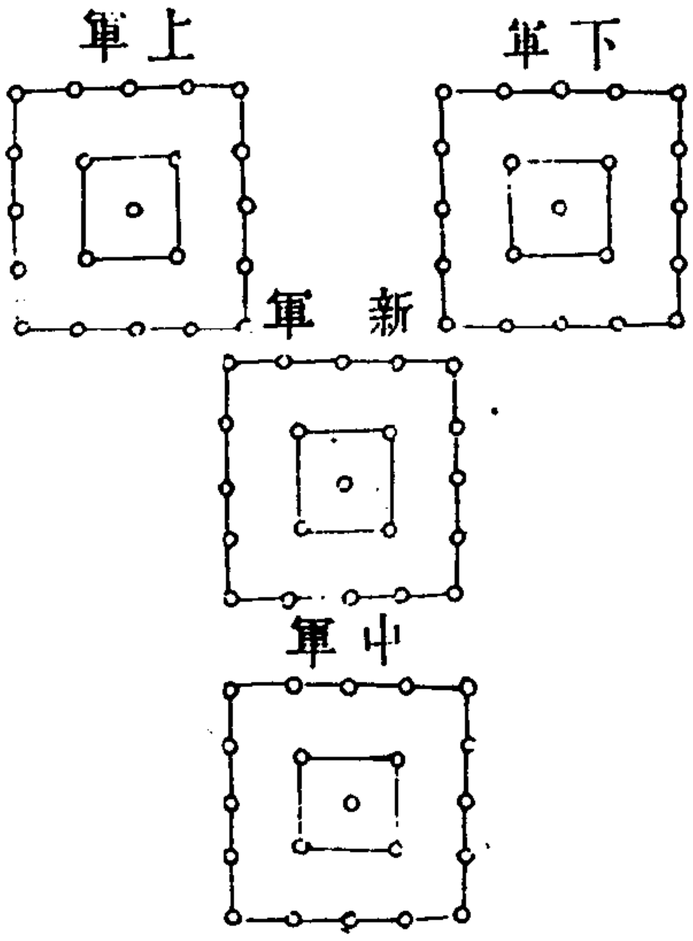
登壇必究　卷十三　陣圖一　三八

左傳楚武子作荊尸以伐隨授師子鍼屬蓋楚制長兵以授旅也以立陣法莊王覇强克庸戎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三軍以爲正軍二廣以爲親戎廣兵車名左右游闕以爲游兵遊兵主往來主補缺慤以上三句皆言奇正之等廣有一卒百人爲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爲偏卒在廣之間旁一說二十五人爲兩於陣則分爲二拒上軍左拒右軍右拒以上言卒伍行陣之法調卒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卒乘輯睦不奸於事調卒有法如此軍行右輜軍出行在途則右軍夾轂以爲戰備左追奏前軍弃草爲號左軍急追而進前茆慮無前軍戴茆以爲首慮敵有無見敵則去茆中權中軍主堅勁爲殿此以爲進止後勁後軍主在途之法行軍之翼日則輜重主去大軍之後只一日得其遠近之節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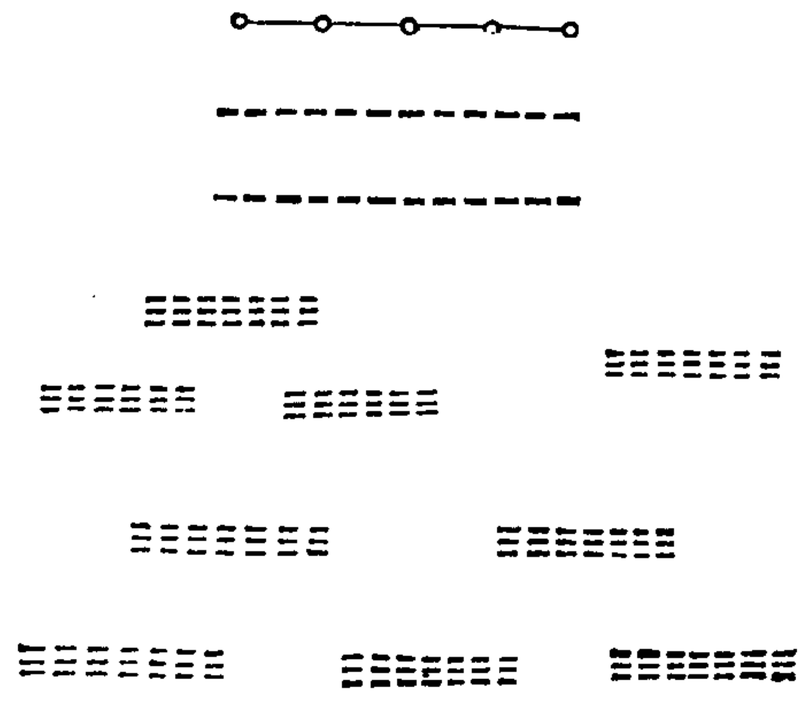
○崇卒陣記

崇卒之陣晉卿中行穆子荀吳霸天下之所作也晉舊法川周側五人爲伍十伍爲兩百人爲卒二十五乘爲偏每攻守二乘卒百人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角一隊右角一隊守車二十五人爲廐養樵汲炊爨守裝之用凡興兵十萬用車輕重各一千乘也荀吳伐無終山戎大鹵之地阨而險始舍車爲步步如車軍如此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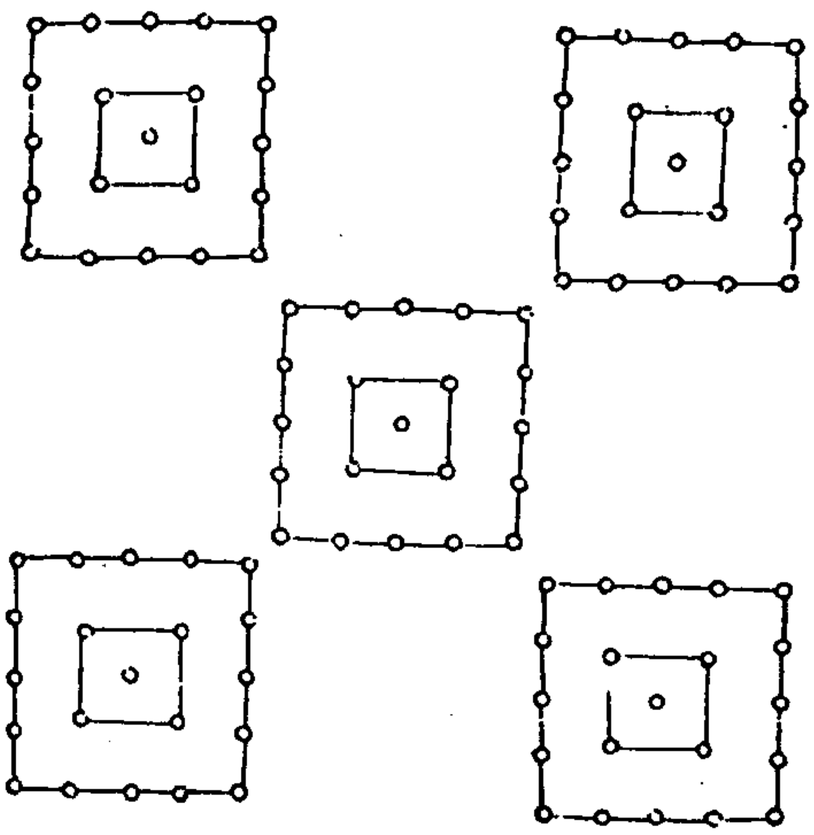
晉　四　軍　陣



晉　崇　卒　陣



晉　五　軍　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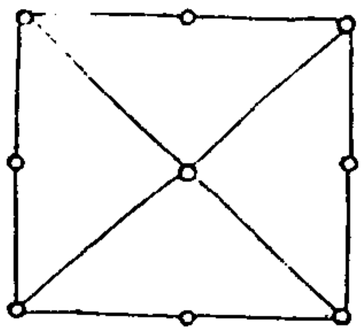


左傳晉荀吳伐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大鹵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險也以什十人共車必克以步車陣之用有克之理困諸阨又克阨地利用寡先日請皆卒自我始魏舒去車乃毀車以爲行步陣五乘爲三伍併五乘之卒分爲步隊三陣大約隨時分布取其立成陣也荀吳之斐人不情即卒斬以狥爲五陣以相離步卒四陣兵車一陣五陣各居一處兩於前前二伍後五隊後一隊專爲右角右地勢險衆於左左地勢平故三隊偏爲前拒車當前以誘之爲奇離散之陣以爲禦以誘狄至翟人笑之其未陣而薄之乘狄未陣而逆而擊之大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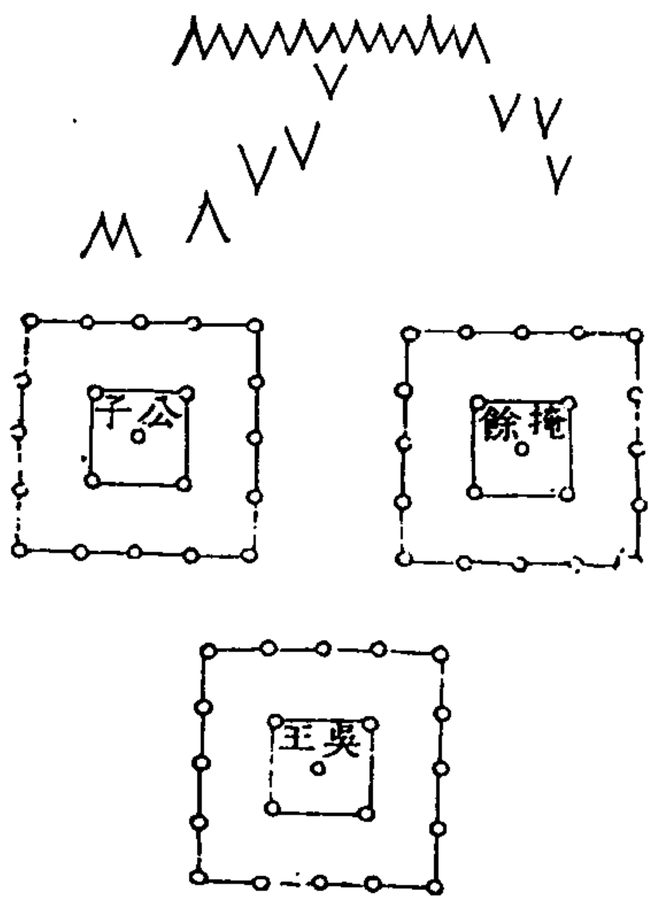
○雞父陣記

雞父之陣吳公子光（吳王闔廬）覇天下之所作也吳舊無車乘三軍皆步兵其法三萬人爲三軍一軍一萬人分爲百行一行卒百人行頭皆用官師擁鐸持戟建肥胡之旛奏文犀之渠十行一旛大夫建旗提鼓挾經（兵書也）秉枹百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萬人以爲方陣中軍白旂素甲白羽之旛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陣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裳赤旗丹甲朱羽之旛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元裳元旗黑甲烏羽之旛望之如墨吳制軍容如此其無詭形慝情分合變化之法可知矣又無車乘故不敢抗於諸侯也巫臣怨楚以楚之一卒（車一乘卒一百）教吳車戰至是始伐州舉在楚車有二法小偏九乘大偏十五乘小偏一乘居中八乘裹之中四隅爲正四方爲奇大偏三乘居中十二乘裹之中與四隅五乘爲正四方八乘爲奇雖一偏之寡而奇正已具觀鷄父之戰以罪人居先三軍居後以步居先以車居後豈非緣車制而得奇正之術卯巫臣能教吳車制而不能教之戰戰勝之功公子光之智勇足以發之故也

吳九乘爲偏法



吳雞父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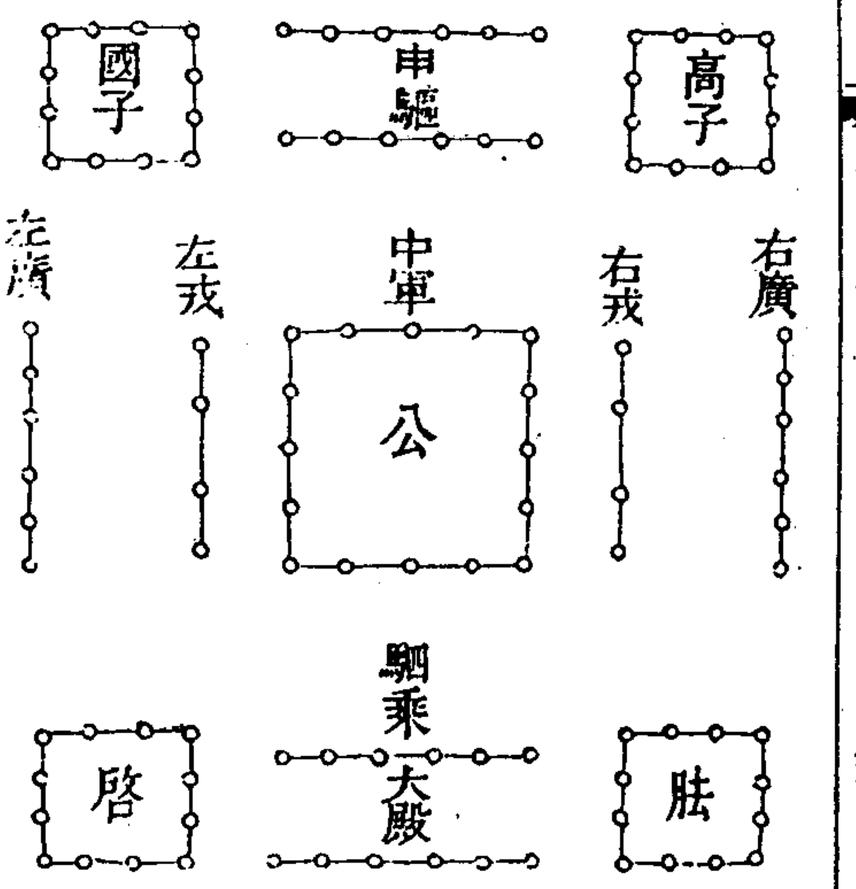


左傳吳人伐州來楚邑楚蓮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救之時楚令尹子瑕以疾從求故蓮越越攝其事吳人樂於鍾離楚令尹子瑕卒於軍楚師燔失氣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尚威之意）胡沈之君幼而狂二之君年幼而性無常陳大夫譖壯而頑（夏翻年雖壯而性愚頑與許蔡疾楚政三國皆怨楚）楚令尹死其師燔帥賤多寵（蓮越非正帥無以服軍中寵賤之心）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帥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請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弱）後者敦陣整旅吳子從之戰于雞父以罪人三千（去備薄威指此）先犯胡沈與陳爲三軍以繼於後（敦陳整旅指此）中軍從王公子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因徒不習戰）三國爭走而亂吳師擊之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俘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噪而從之三國（許蔡頓）奔楚師大奔

○內政陣記

內政之陣齊大夫管仲覇天下之所作也齊始從周制作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車三百五十乘一軍五偏一偏二十五車一車卒百人一卒分爲四兩一兩分爲五伍管仲至是乃更之制國三萬人車六百乘一軍各五旅一旅小戎之車各四十乘一乘卒五十人五十人分爲十伍以爲三軍中軍公帥之左軍國子帥之右軍高子帥之別有卒一萬車二百乘爲奇兵比周制雖有不同其實皆起於五也厥後莊公伐衛有先驅申驅啓胜廣戎駟乘大殿等八陣之名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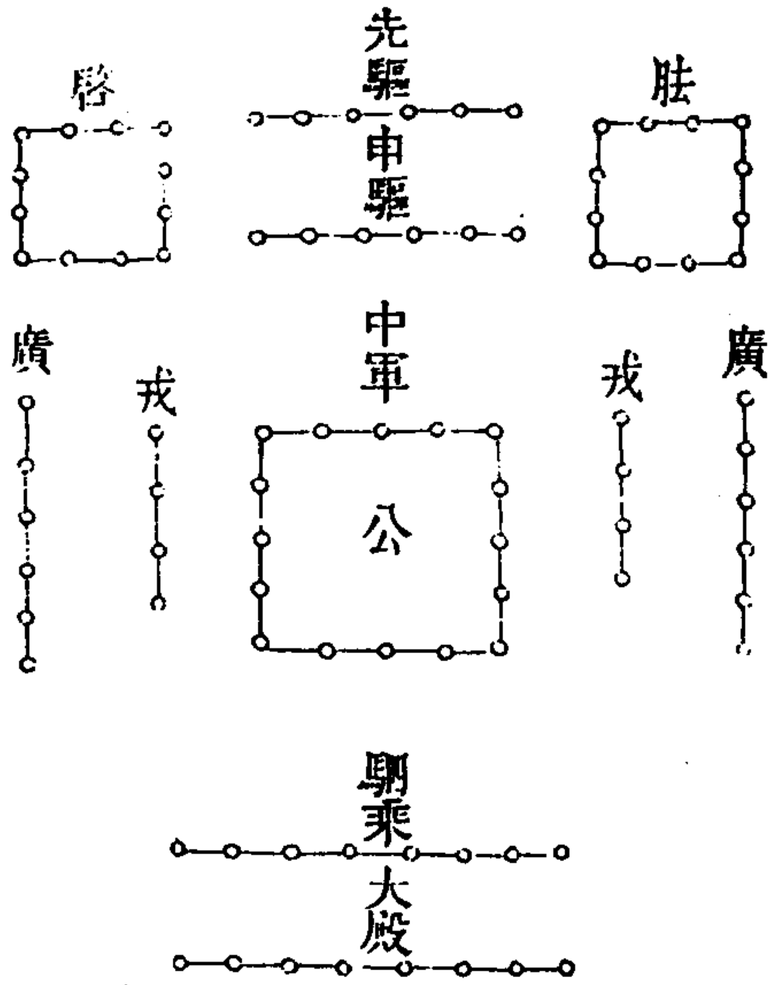
非管仲之遺制其獨無三軍之正者恐傳者之記失其詳也蘇洵之論乃謂周制一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則其陣縈而且曲管仲欲以歲月取天下務爲簡畧速勝之兵一軍一萬人則其陣如貫繩如畫棋疏通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此老泉臆說不足與論齊兵也蓋三軍者受之於君者也先驅申驅大殿駟乘啓胠戎廣此則將之所自出者其陣之奇孰過於管仲若其陣若貫繩若畫棋何足以爲陣安能以伯於諸侯哉



國語齊桓公任管仲作內政以寓軍令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獮蒐同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

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福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匹也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足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有革車八百乘多二百乘爲卒萬人以爲副二語從之兵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

齊莊公伐衛陣



左傳秋齊侯伐衛先驅（前鋒）申鮮虞（王孫揮）爲先驅帥（統軍名）穀榮（御王孫揮）爲御召揚爲右（爲先驅王孫揮之車右）中軍（次將軍名）公（即副先鋒）成秩（御莒恒）莒恒爲申驅帥成秩爲御（申鮮虞之子也爲申驅莒恒車右）曹開（御戎車）曹開御戎（曹開御莊公戎車）晏父戎爲右（爲莊公副）上之登（御刑公）刑公爲二廣（公車）二廣（刑公車右）啓（左翼）啓曰（啓牢成御襄罷師）襄罷師爲左翼（師帥車右）胠（音脅右翼）牢成爲御（襄罷師車右）狼蹇（疏）狼蹇疏爲右（爲左翼）胠（音脅右翼）栢跳爲右（爲右翼侯朝車）侯朝爲右翼（侯朝車御）栢跳（侯朝車）商子車御侯朝（侯朝車）商子車爲御（商子車）商子游（後軍名）商子游御夏之禦寇（夏之禦寇爲後軍帥）夏之禦寇爲後軍帥商子游爲右（後軍）夏之禦寇爲右（後軍）

御崔如爲右（爲後軍）夏之禦寇爲右（後軍車右）燭庸之越人名驕乘驕乘四人共乘殷齊侯（殷齊侯自衛遂伐晉取朝歌晉邑爲二隊齊侯分爲二部）人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焚（庭戊鄆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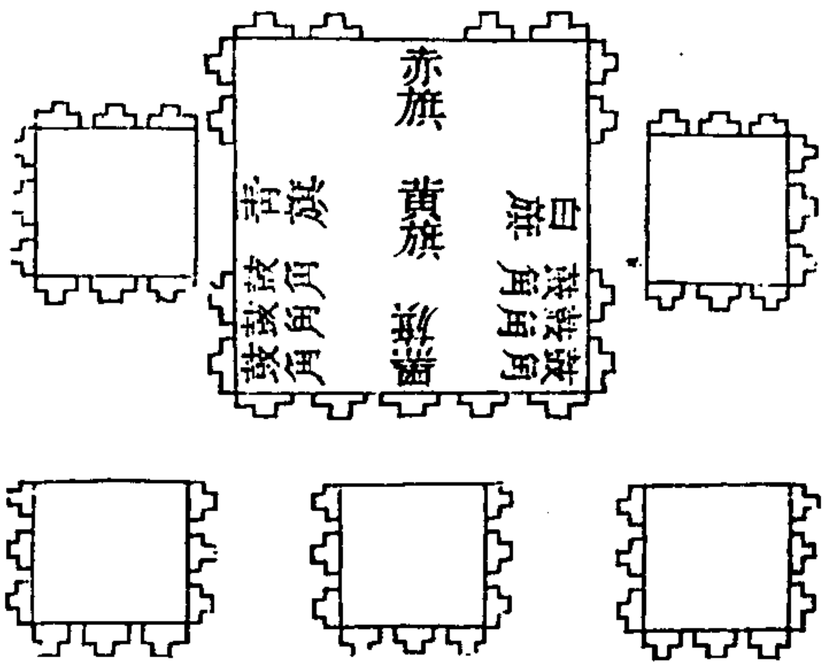
○司馬法握奇營記

司馬法握奇（音期）之陣因齊大司馬穰苴覇天下之所作也周公以五偏之陣偏各一師師各二千五百人車二十五乘故制立乘以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也管仲爲五偏之陣偏各一旅旅各二千人車四十乘

故作內政以萬人爲一軍也至穰苴爲司馬復行周公邱乘之法復布黃帝握奇之陣而以一萬二千五百人分之於九軍八陣之中與古司馬之法似同而實異矣且黃帝握奇陣圖陣也因以四物起數外圍得三內徑得一卒乘陣隊之多寡要隨時而用之穰苴訓餘奇爲握奇以萬二千五百人取十之三爲奇兵布之中壘取十之七爲正兵布之外營外營凡八陣各卒一千九十四人其取義不同故其數參差不齊亦與黃帝之法不能盡相合焉蓋穰苴錯綜古今

而損益之厥後齊威王追論古司馬兵法而稷苴之法附於其中故通名爲司馬法云

司馬法握奇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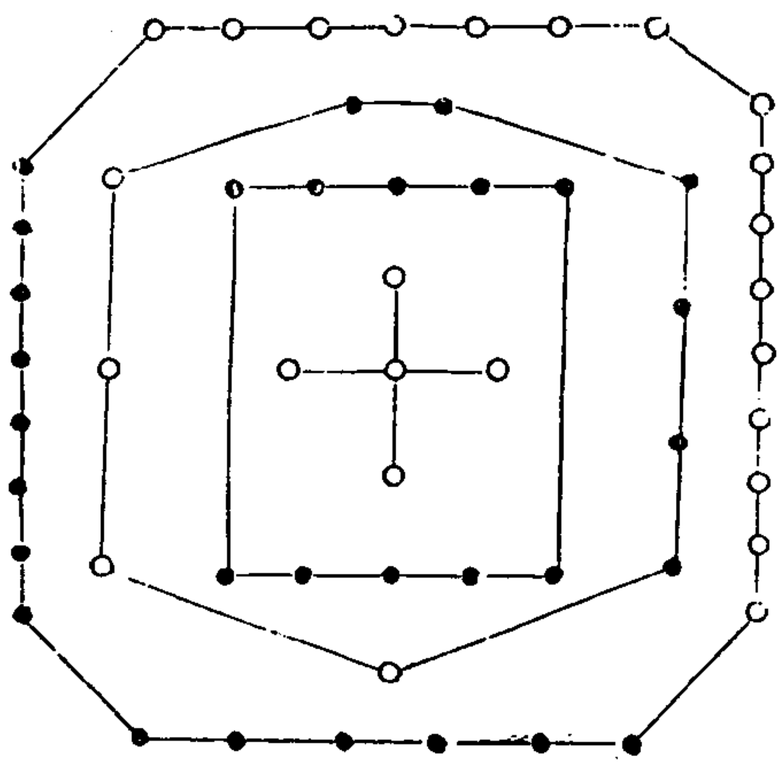
通典司馬穰苴曰五人爲伍十伍爲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爲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爲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爲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爲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重皆在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隊百七十五分爲八陣六陣以二陣爲游兵各有千九十四人六陣各減一人以爲陣之部署一軍則千軍可知

○乘之陣記

乘之之陣齊士孫武子覇天下之所作也伏羲師卦陣內外俱圓黃帝變爲握奇內圓外方孫子變爲乘之內外俱方俱方則六十四陣八八相乘而已故因而名之曰乘之其用一出於易蓋河圖後天之數太極居中而週爲四層伏羲方圖則之以八卦所生之次序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下而上一縱一橫交互相乘以成六十四卦而內外有四層亦如之天地包山澤山澤包水火水火包風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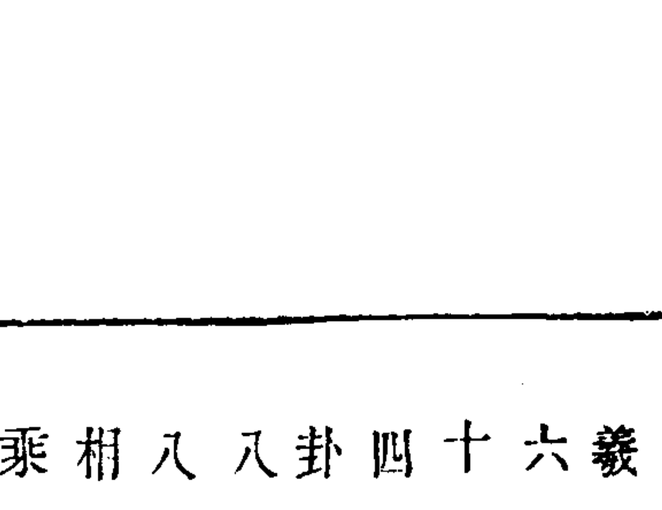
自然之理也乘之陣法與河圖方圖相爲經緯外圍二十有八陣分爲四正正各七陣四隅居之次圍二十陣分爲四奇奇各五陣四方居之三圍十二陣爲中軍裏圍四陣爲握奇大小相包狀寡相裹奇正相涵一分一合而變化出矣史記孫子見吳王闔廬闔廬使教宮女者蓋卽此圖也其圖古有七卷漢藝文志有之自張良韓信次序之後爲諸呂所竊不復傳於世惟每歲立秋之日例陳孫吳六十四陣以爲貙劉故事而已是時槩指爲孫吳法蓋所傳之誤也若奇正行列步數遠近之節則於兵勢篇中節短勢險之義鷙鳥發機激水轉石之譬者具載之

河圖後天內外四層圖



六八七九爲第一層一三二四爲第二層十爲第三層五居心爲第四層

伏羲六十四卦八八相乘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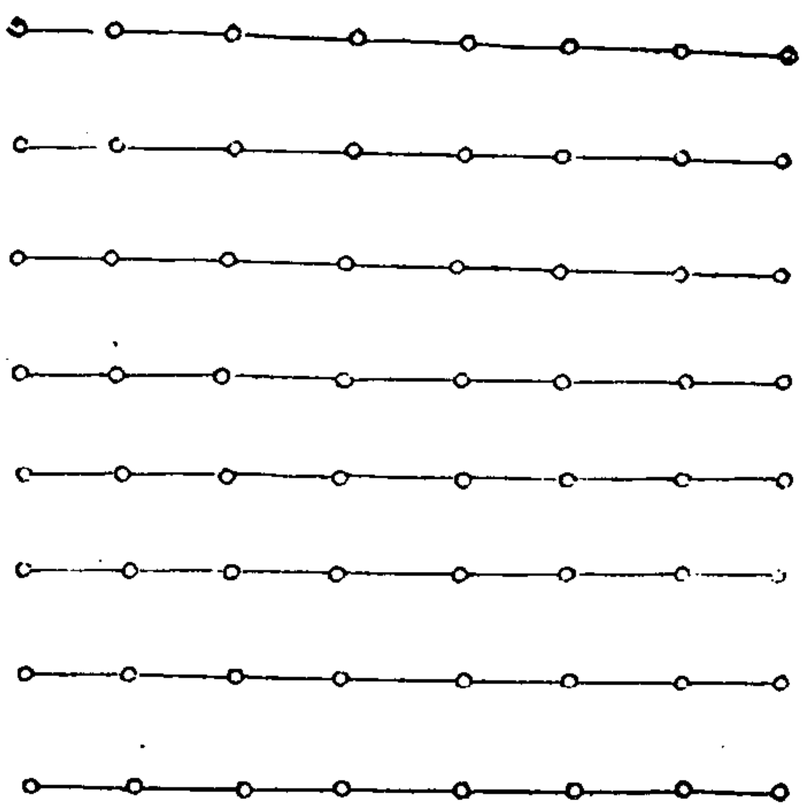


坤艮坎巽震離兌乾
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伏羲六十四卦分內外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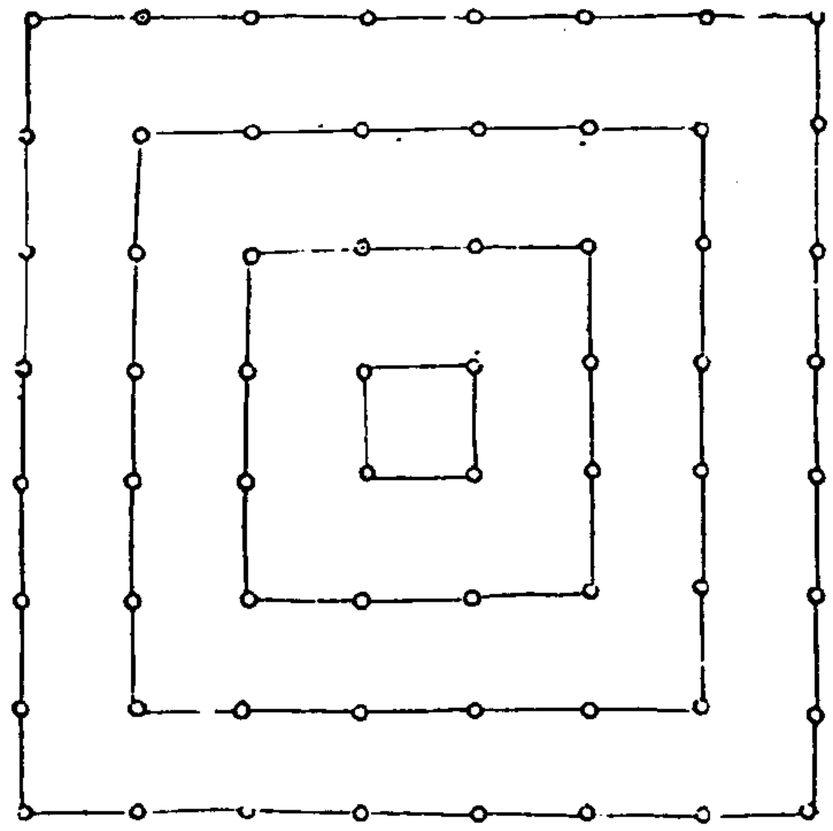
否—遯—訟—姤—无妄—同人—履—乾
萃—咸—困—蹇—隨—革—兌—夬
晉—旅—鼎—噬嗑—離—暌—大有
豫—小過—解—恒—震—豐—歸妹—大壯
觀—漸—渙—巽—益—家人—孚—小畜
比—蹇—坎—井—屯—既濟—節—需
剝—艮—蒙—蠱—頤—賁—損—大畜
坤—謙—師—升—復—臨—泰

孫武子乘之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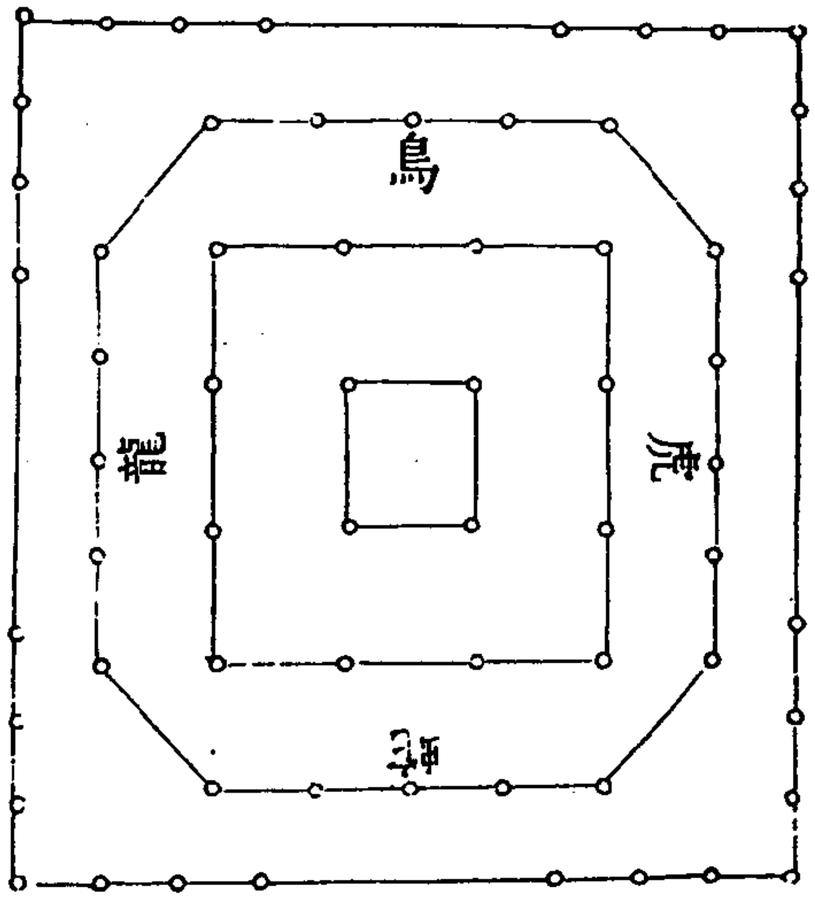


天台董氏曰愚因邵子太易吟欲以方圖分作四層看第一層四隅乾坤否泰四卦所謂天地定位否泰反類也第二層四隅兌艮咸損四卦所謂山澤通氣損咸見義也第三層四隅爲坎離既濟未濟四卦所謂水火相射既濟未濟是也其最裏一層爲震巽恒益四卦所謂風雷相薄恒益起意其象亦可見矣

乘之陣方爲四層陣合伏羲方卦



乘之分八陣配合河圖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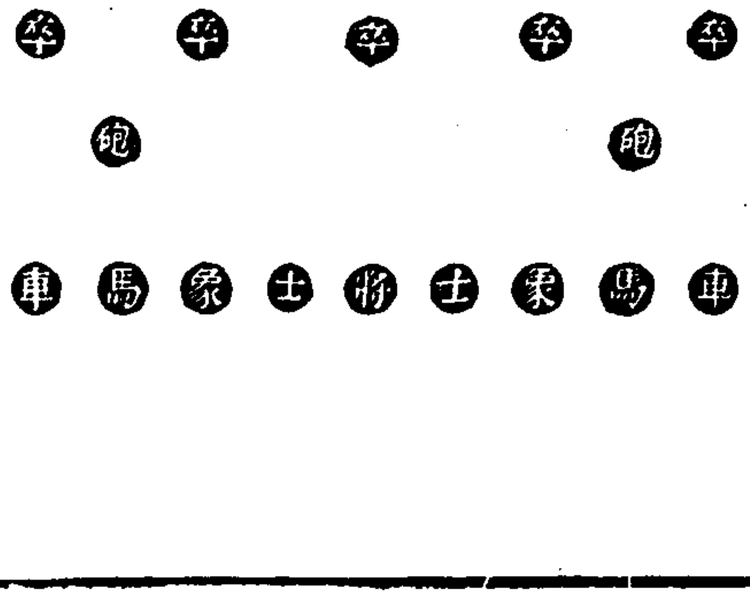
兵勢篇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鬪衆如鬪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碬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鬪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彊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彊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與之敵必應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象棋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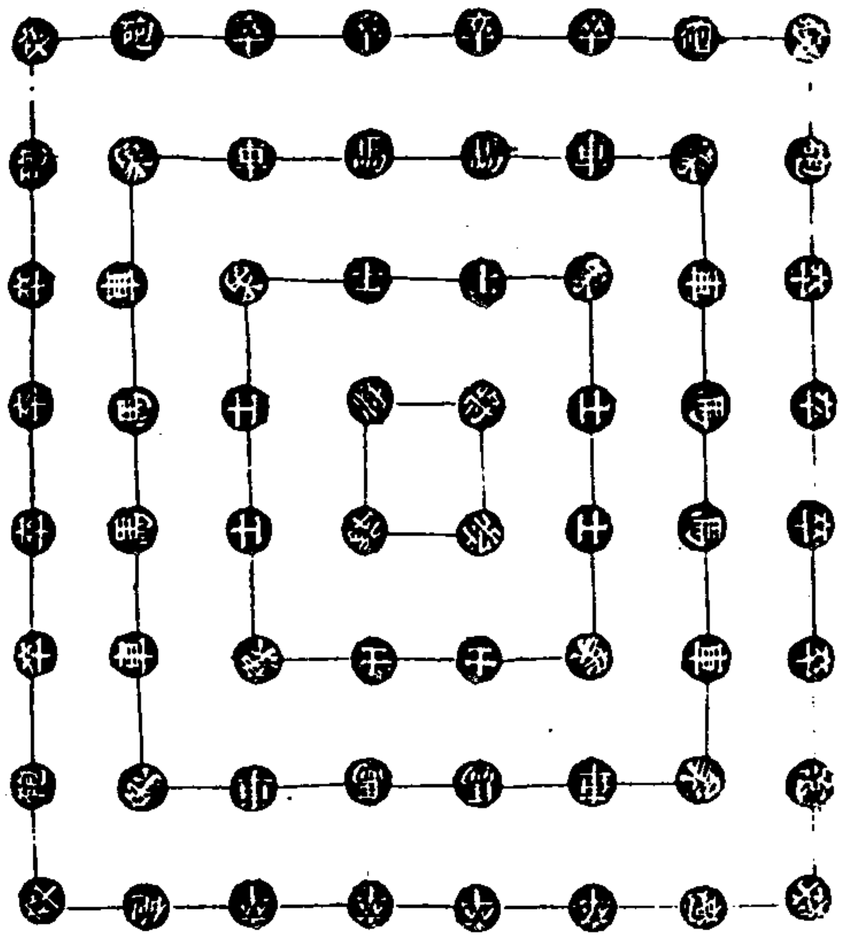
象棋之陣戰國之士覇天下之所作也中國車戰之法春秋以前皆用之六國之時燕趙邊胡始知乘用騎得胡之法也是時亦世動兵就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視如用抵投石超距之事不止一端巧思之士乃作象棊象者像也武王干戚之樂名爲象舞是其義也其畫有九道所以象九軍其子六十四所以象六十四陣今用十六子取方陣四面而用其一耳陣前有卒五步兵也卒後有砲二礮也機發石

者也礮後有車二即二廣也車傍有馬二即游騎也是皆爲外營陣中有士二親戎也士外有象二大將以代戎馬填四隅之空者也士中有將一偏將也是皆爲握奇士行不離乎左右象行不出於前列卒正行而不乖徐步而不馳有進而無却三者皆爲正也礮車有縱橫進退而無遠邇之拘三者皆爲奇也卒相去各一步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之法也卒以當頭車馬礮從背出以正合以奇勝之道也內外周圍爲四層則又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之制也四隅間四門則四門斗底之形也殺將而後復局則又御死綏將死旗鼓之禮也與孫子乘之之陣無不脗合焉夫戰國之士善爲形勢者有繇敘王孫尉繚子魏公子景子丁子李良凡數家其著書皆已滅沒矣惟寓於戲樂者乖像至今惜乎人不知其爲要法惟宋李綱魏勝所制陣法頗與棋勢暗合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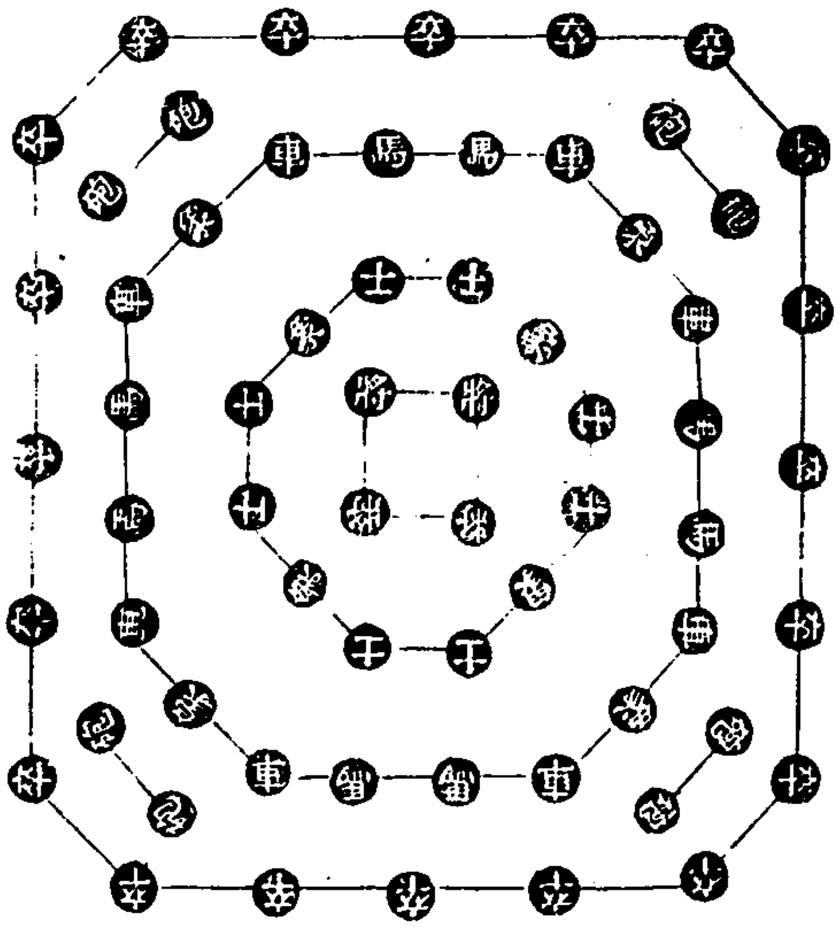
象棋一面布陣圖



象棋六十四陣內外四層圖



象棋布爲圓陣



說苑雍門周謂孟嘗君曰足下燕居則圖象棋亦戰鬥之事乎

元恠錄唐肅宗寶應元年岑順於陝州呂氏故宅夜聞擊鼓之聲介曹入報曰金象將夜警也竊見鐵騎長數寸進曰天馬斜飛度三疆上將橫行擊四方輜重直入無過翔六甲次第不乖行乃有一馬斜去三足止有一卒橫出一尺後車乃進已而於見處握之乃古塚也前有金象局列馬滿枰其辭與勢立見事物紀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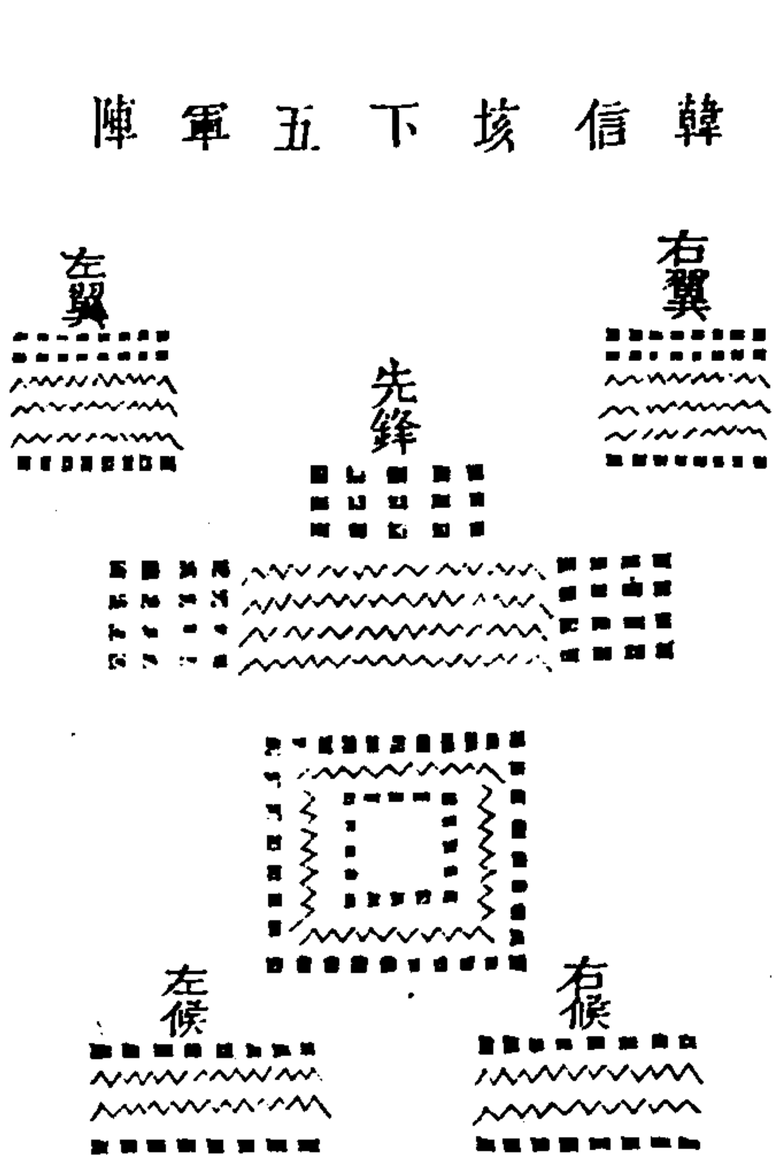
宋書李綱上車制曰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請車謂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及設皮簿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步以爲陣止則聯以爲營每車用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夾車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爲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即布方陣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其中

宋書魏勝上車制曰如意車上爲獸面木牌大鎗

數十垂垂氈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
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爲營掛搭如城壘人馬
不得近又可以禦箭鏃有弩車上置床子弩矢大
如斯一人能射數人發三矢可數百步有砲車在
陣中騎又在砲車中兩陣相近諒射可及則陣中
發弓弩箭砲敵近陣門則刀斧鎗手突出如意車
外交戰戰合則出騎兵兩傍掩擊拔陣追襲如少
御則入陣間稍慰伺便出擊

○垓下陣記

垓下之陣漢淮陰侯韓信開國之所作也尉繚子曰
兵法左右中前後軍各有分地分地者東南爲前西
南爲右東北爲左西北爲後左右前後之中爲中故
漢高左而帝垓下之戰韓信爲大將信乃以孔將軍
將左而居東南費將軍將右而居西南自將前軍爲
先鋒而居漢王之前終侯在後漢王在韓信終侯之
間左右所以爲拒先鋒所以爲致師也項羽之陣亦
五軍而已項羽氣驕而輕進陷於二拒之內爲左右
所乘是以取敗使項羽之右軍能攻漢王之左軍則



史記五年漢王與項羽大戰于垓下淮陰侯以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居後絳侯柴將軍又居皇帝之後項羽眾十餘萬先合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從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項羽大敗

陣法

逈典司馬穰苴曰五人爲伍十五爲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爲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五十人爲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爲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

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爲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隊百七十五分爲八陣六陣各有千九十四人六陣各減一人以爲之署舉一軍則千軍可知

蘇軾曰司馬法曰伍人爲伍五伍爲兩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二百五十取三爲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教以極其變鉤聯繩貫各有條理邱文莊曰凡兵者有四正四奇皆合而爲一或離而爲八是曰八陣故以正合以奇勝也大抵禦敵之法即古司馬之法其隊伍營壘坐作進退之度皆有所本世謂之穰苴陣法者所以謂齊士卒使其上下如一前後左右進退周旋如身之運臂臂之使指無不如意也

蜀諸葛亮推演八陣圖咸得其要

杜牧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今夔州諸葛武侯以石縱橫八行爲方陣奇正之數皆生於此奇亦爲正之正正亦爲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也諸葛出斜谷以兵少但能用六數令蠶屯渭濱司竹園乃有田壘司馬懿以四十萬步騎不敢決戰皆知其能也

朱子曰陣圖自古有之周官所謂如戰之陣蓋是此法握機文賢未必風後所作然由來已遠武侯立石于江邊乃是水之回流處所以水不能漂蕩其擇地之善立基之堅如此此其所以爲善用兵也

邱文莊曰亮至南中生致孟獲使觀於營陣之間

經使更戰七縱七擒獲曰公天威也司馬懿按行營壘嘆曰天下奇材由是觀之武侯所置之陣誠非偶然也至今魚復平沙上壘石爲八行相去二丈凡六十四蓋晉桓元見之謂爲常山蛇勢說者謂元妄言耳鳴乎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至人心已悟後世徒妄說蘇氏之言有自哉

唐太宗問李靖曰鄉所製六花陣法出何術乎靖對曰臣所謂諸葛亮八陣之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耳太宗曰內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級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

步定級齊則變化不亂八陣爲六武侯之舊法焉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陣何義也靖曰傳
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爾八陣本一
也分爲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辦名
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
止八而已乎
太宗曰五行陣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
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此五者安可臨
敵乎

朱子曰八陣之法每軍皆有用處天衝地軸龍飛
虎翼蛇鳥風雲之數各爲一陣有專於戰鬬者有
專於衝突者又有攻守者又有變變之者
又曰古來許多陣法通征戰者亦未必用傳所以張
經用兵未做古兵法不過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
未論臨機應變方畧不同只如地圓則須布圓陣
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容緊論也
邱文莊曰史稱韓擒虎每與諸兵報讌曰可
以自守行而無陣則無以制敵周禮大司馬四時
之教仲春振旅作鼓鐸鐲鐃以教坐作進退徐疾
疏教之節仲秋治兵所載旗物若太常旂旜旞旐
之屬仲冬大閱所以立表陣車徒坐馳行三時之
教皆所以習爲陣法也若夫中夏之蒐舍謂之蒐
舍者蒐卽召伯所蒐之蒐蒐之爲言草止也其所
以撫車徒讀書契辨號名而凡門名縣鄙名以其
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旅卒之教教
以行陣之法也夏時之蒐教以止營之法也周之
制不可詳惟今世兵家所傳陣法雖未必如武侯
衛公之舊然亦未嘗無所本者也夫時勢不同而
變不一施之險易既有所限率之多寡復有不齊
而又敵有強弱智愚勇怯之不同有不可一槩而

營曰陣本出乎一法而已止則曰營行則曰陣奇正
言之則營爲正陣爲奇也
邱文莊曰自古出師必有營有陣止而無營則無
以自守行而無陣則無以制敵周禮大司馬四時
之教仲春振旅作鼓鐸鐲鐃以教坐作進退徐疾
疏教之節仲秋治兵所載旗物若太常旂旜旞旐
之屬仲冬大閱所以立表陣車徒坐馳行三時之
教皆所以習爲陣法也若夫中夏之蒐舍謂之蒐
舍者蒐卽召伯所蒐之蒐蒐之爲言草止也其所
以撫車徒讀書契辨號名而凡門名縣鄙名以其
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旅卒之教教
以行陣之法也夏時之蒐教以止營之法也周之
制不可詳惟今世兵家所傳陣法雖未必如武侯
衛公之舊然亦未嘗無所本者也夫時勢不同而
變不一施之險易既有所限率之多寡復有不齊
而又敵有強弱智愚勇怯之不同有不可一槩而

宋神宗曰黃帝始置八陣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
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此卽九軍

論者所謂陣法未必皆一一可用如古人所云者也然用之雖在乎應機而習之則在乎有素譬之學奕然局面雖不可預料而行動機變則不可不須知也知之固未必盡皆可行然非熟之於目得之於手則亦豈能慮之以心哉

朱吳璘立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强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鉄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還謂之疊陣

朱子曰大要臨陣在番休遞上分一軍爲數番將戰則食第一番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番人

第一番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番人往代第三番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於困乏張柔直守南瓠退范汝爲用此法方汝爲之來寇也柔直起鄉兵與之戰合城中發羊牛豕作肉串仍作飯分鄉兵爲數番以次陣之先後更迭食之士卒力皆有餘遂勝汝爲又劉信叔順昌之勝大槩亦是如此時值暑探報人至云虜騎至矣信叔令一卒探甲立之烈日中少頃問甲熱乎曰熱矣可著手乎曰熱甚不可著手矣時城中軍亦不多信叔嘗有宿戒退還戰則分爲數番于是下令軍中依次飲食士卒更番而上又多合暑藥往者歸者皆飲之故能大敗虜人蓋方戰甲士甲熱不堪着手則虜騎拔甲來者其熱可知又未免有困餒之患於此擊之是以勝也

邱文莊曰朱子所謂張柔直劉琦所以破敵者皆是更休之法琦之疊陣法亦是更代但琦是候其傷而更代之期或生他計宜于未戰之先某隊以某人爲初班替某人其次班三班亦如之別爲暗號使其潛自更替之爲無患也吳璘謂其疊陣法乃古束伍令束伍令見兵法附綠子令考之不合不知何據而云然

門生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仝校

輯陣圖說二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王鳴鶴曰孔明八陣法方圖昉于圖書中外之制昉井田四正四奇昉後天卦位其數起于五而終于八總爲九軍八陣制度之妙于斯爲極後世凡言陣法者必宗之以聰明多大畧如司馬懿按行營壘亦嘆爲天下奇才有以也余嘗謂八陣妙矣

而最妙在遊兵八陣其四時也遊兵其閏也八陣其四時也遊兵其閏也八陣無遊兵如四時而不置閏歲功虧矣其間變化若循環無端不過觸處爲首一言以盡其變是所謂常山蛇勢也觸不知應與無陣同應不知分合與不應同世之愚將拘於擊首尾應擊尾首應之說遂以一字陣爲長蛇藉令遇山礀狹隘之地欲其首尾相應勢將能乎否也故無所不觸則無所不應此深明其旨者陣法不拘方圖曲直唯能觸處爲首則思過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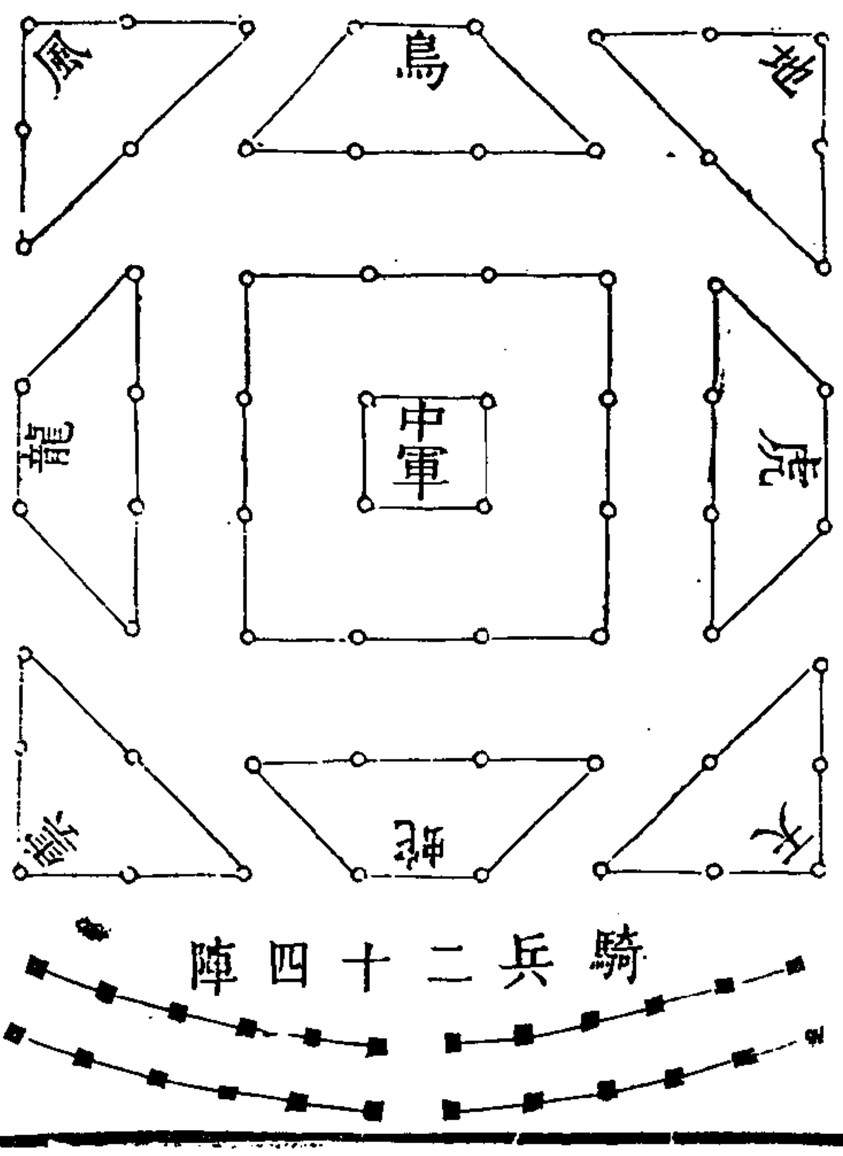
○諸葛亮八陣記

八陣之陣漢丞相諸葛亮經畧中原之所作也壘石爲之其迹在夔州魚復灘自古相傳乘之六十四陣而已易卦爲之宗握奇爲之原其孰能推之哉孔明乃則河圖之圖而分爲四層則洛書之方而分爲九軍則井田公私之制而分爲中外之營則文王後天卦位而定四奇四正之名西北乾卦也曰天陣西南坤卦也曰地陣東南巽卦也曰風陣東北艮卦也曰雲陣取艮爲霧也東方青龍之獸也曰龍陣西方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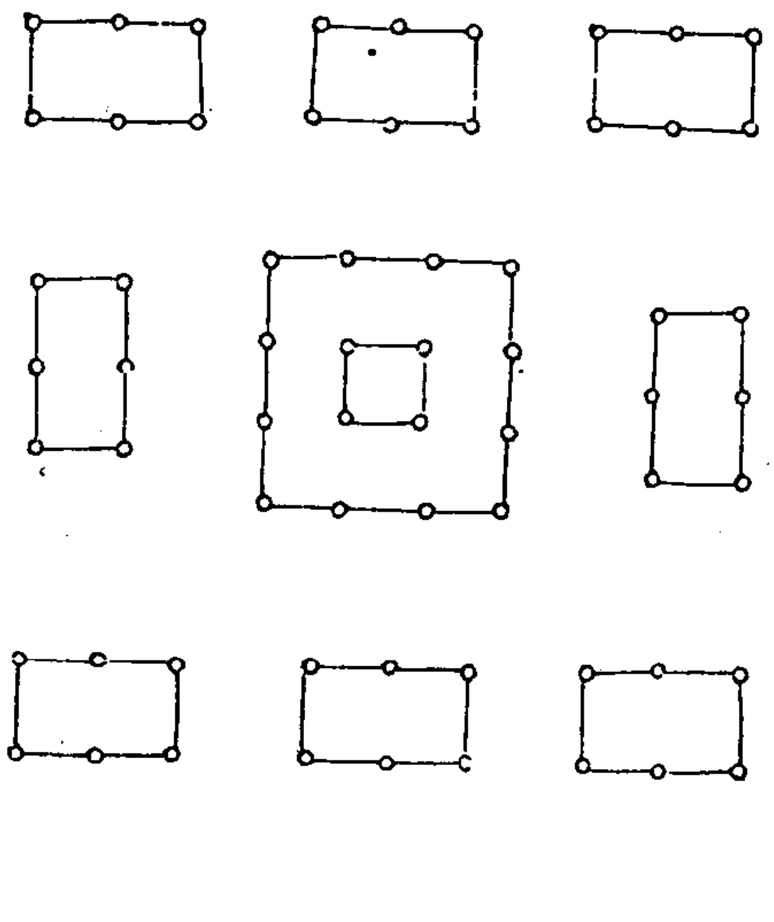
虎之獸也曰虎陣南方朱雀之獸也曰鳥陣北方元武之獸也曰蛇陣中爲中軍陣太極之位也中軍四象爲正四陣爲奇四象四獸各以六陣相從或四象七陣四獸五陣中軍大將所居中出四陣爲餘奇大將所握別爲游騎二十四陣以繫八陣之後陣有八門開闔出入以爲變化南正手北正足中正身前奇首後奇尾左右奇翼游騎爪牙首尾伸縮以爲衛也兩翼翕張以爲權也爪牙往來以爲勢也身體手足鶩立鱗據以爲主也氤氳變化爲方爲圖爲曲爲直

爲銳其變無窮不外八陣分合而已後世有以天地
衡軸衝分配者有演爲天覆地載風揚雲垂龍飛虎
翼鳥翔蛇蟠八形者又爲三百六十四變合天度之
數者不足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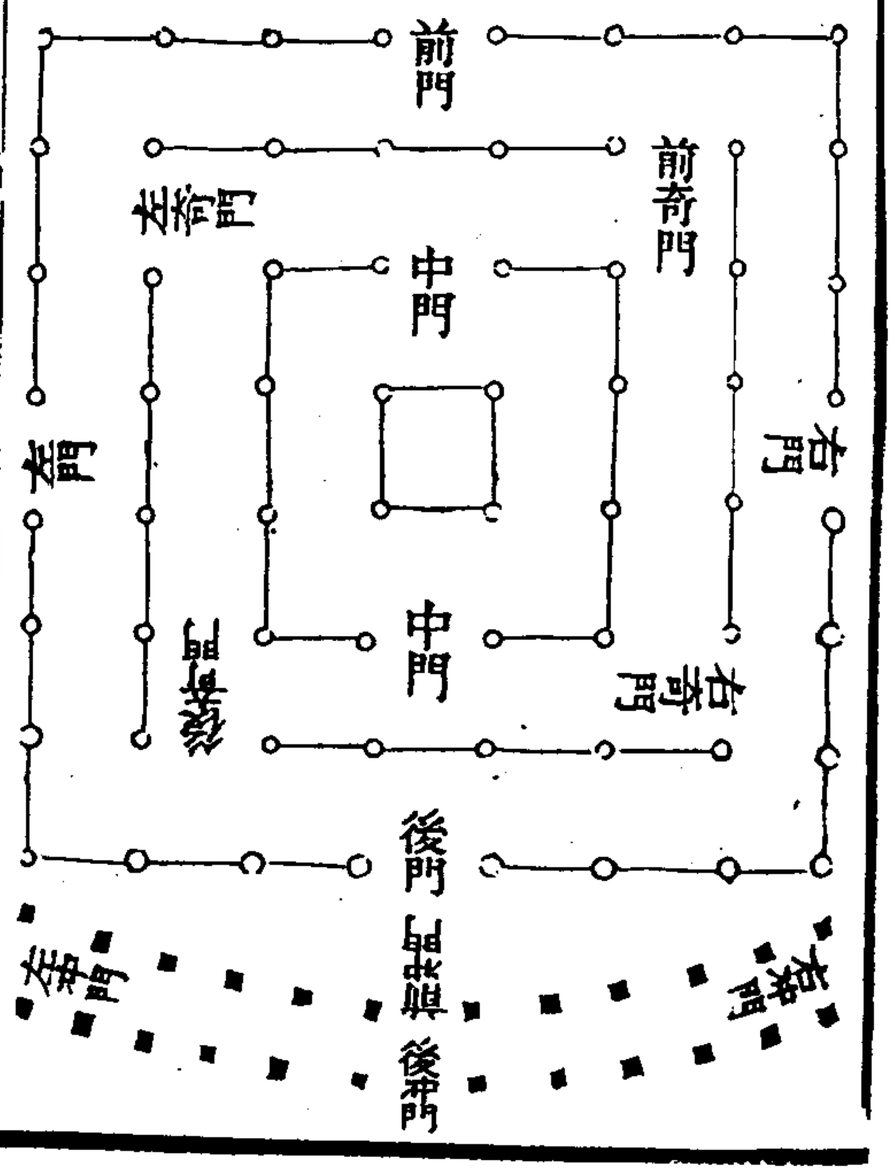
諸葛亮八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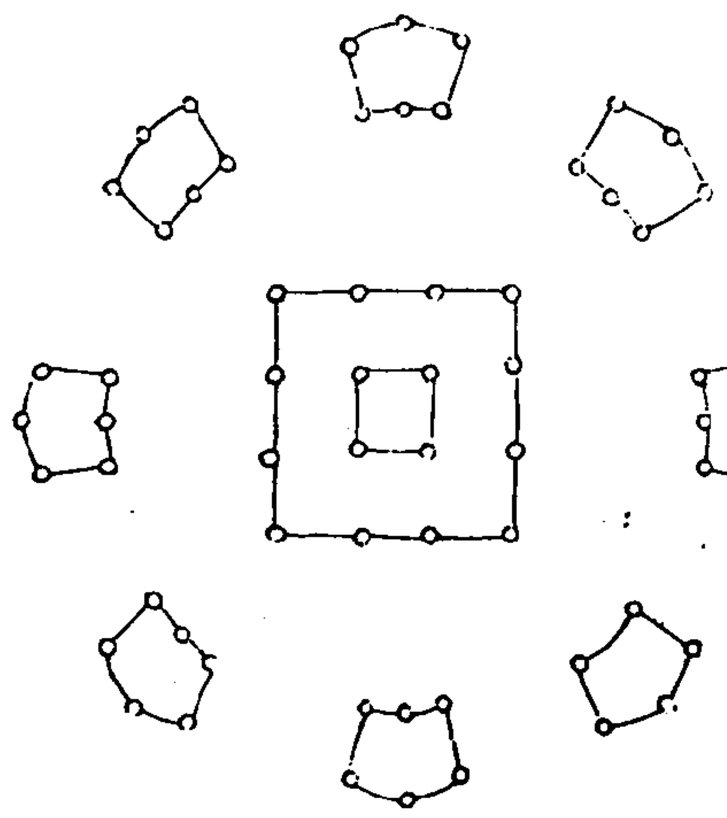
諸葛亮方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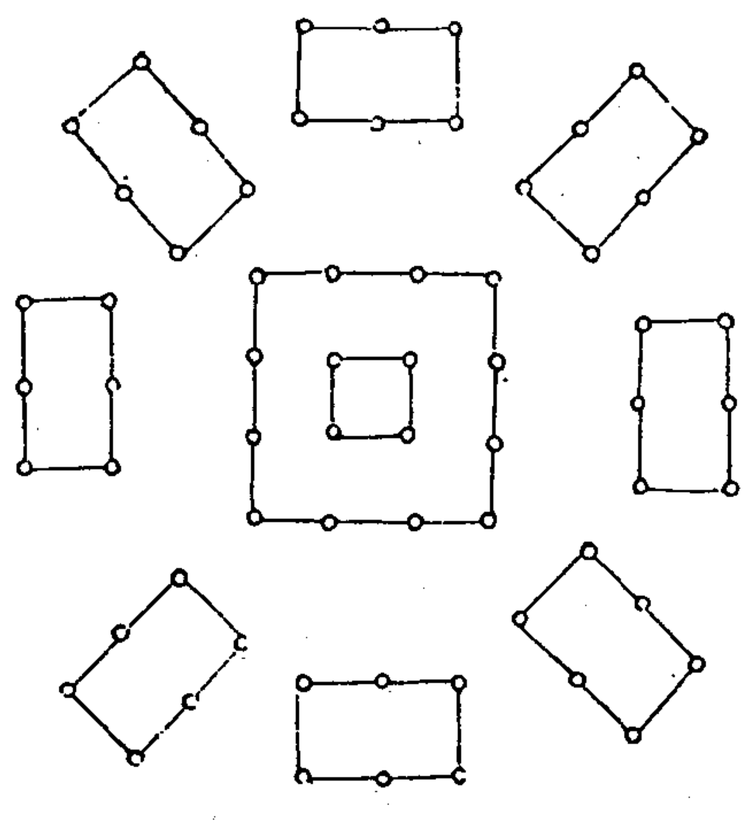
八陣開門分四正四奇四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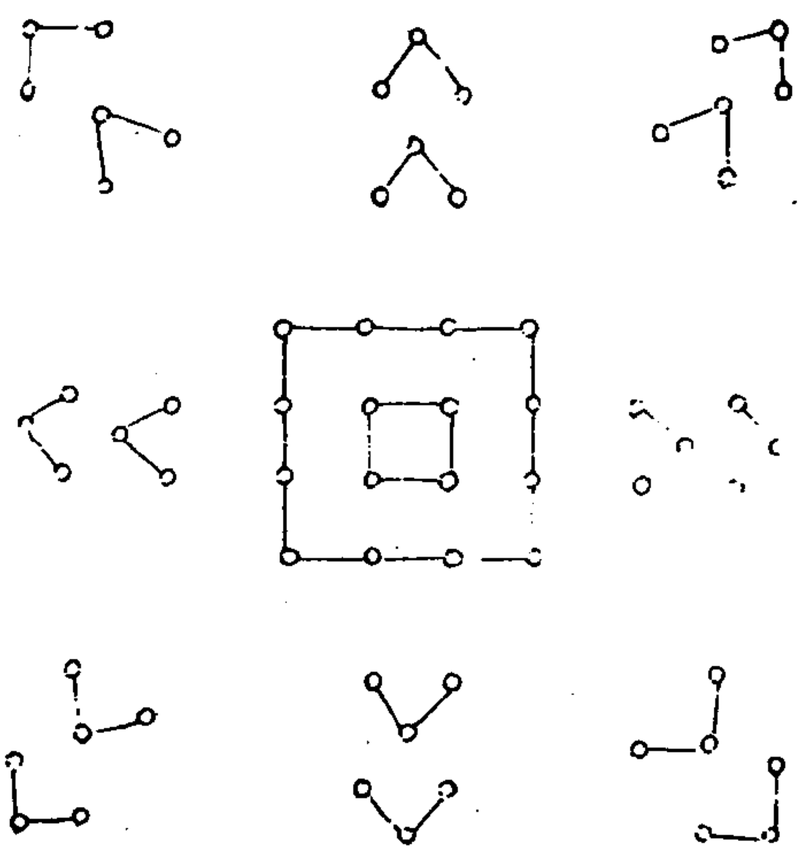
諸葛亮圓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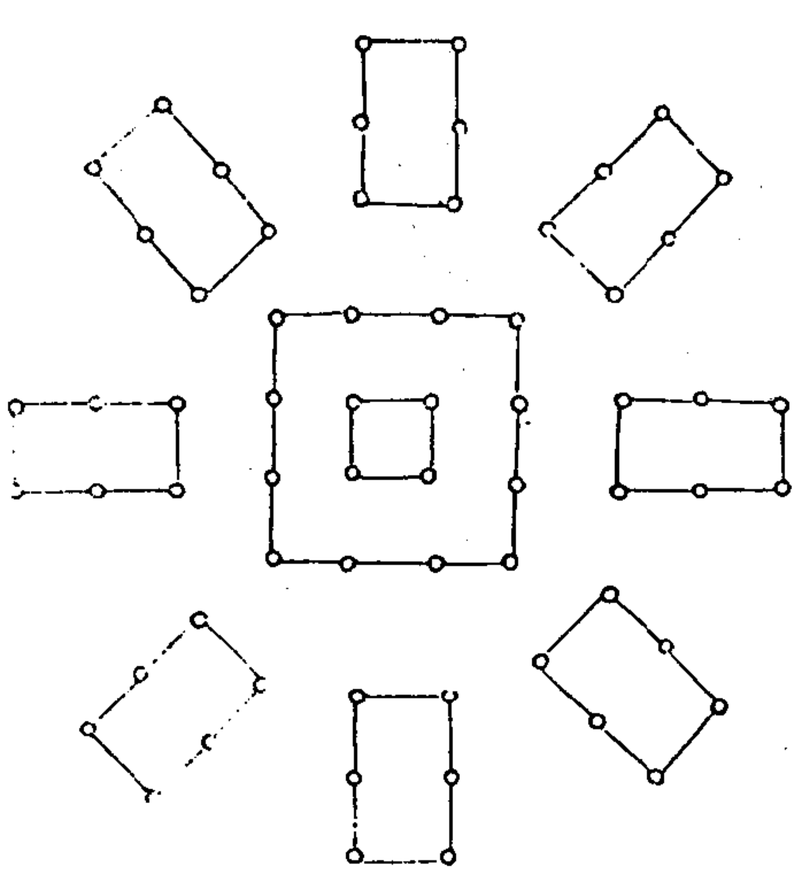
諸葛亮曲陣



諸葛亮銳陣



諸葛亮直陣



唐太宗問曰陣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隅皆取準馬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何謂也李靖對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爲八行方陣之法即此圖也

太乙統宗曰四維爲正四方爲奇乾之天坤之地巽之風艮之雲四正陣也震之龍兌之虎離之鳥坎之蛇四奇陣也中間奇零握奇陣也四正四奇所以分布之用握奇所以立陣之體也

草木子曰八陣圖出於井田公田即中軍也私田八家即八陣也

遊騎二十四陣分屬各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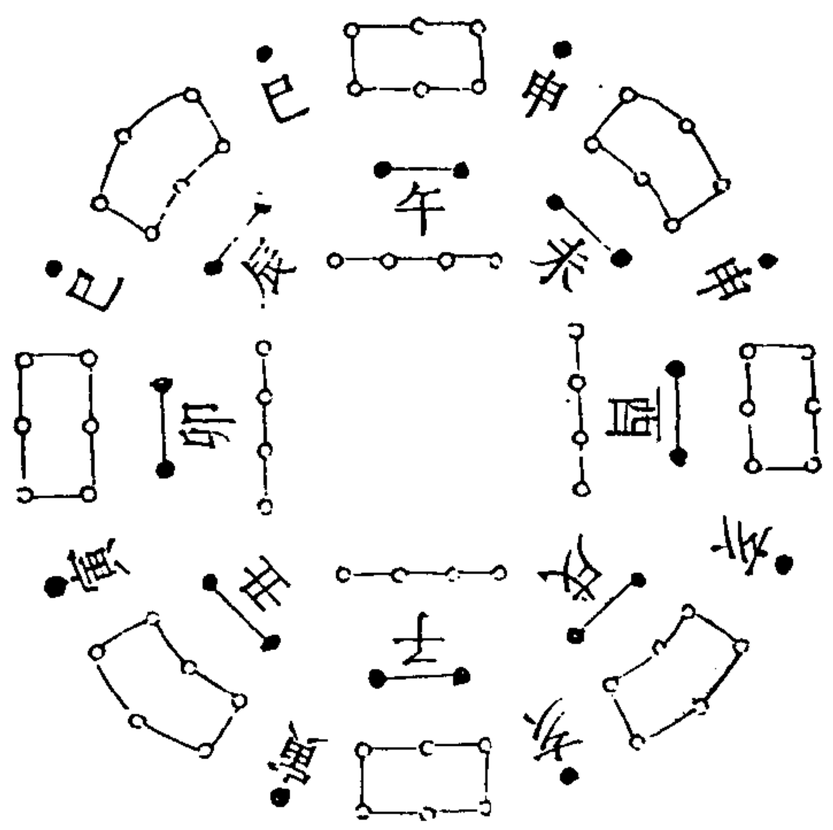
右冲六陣　酉屬右奇　申屬右軍　未屬右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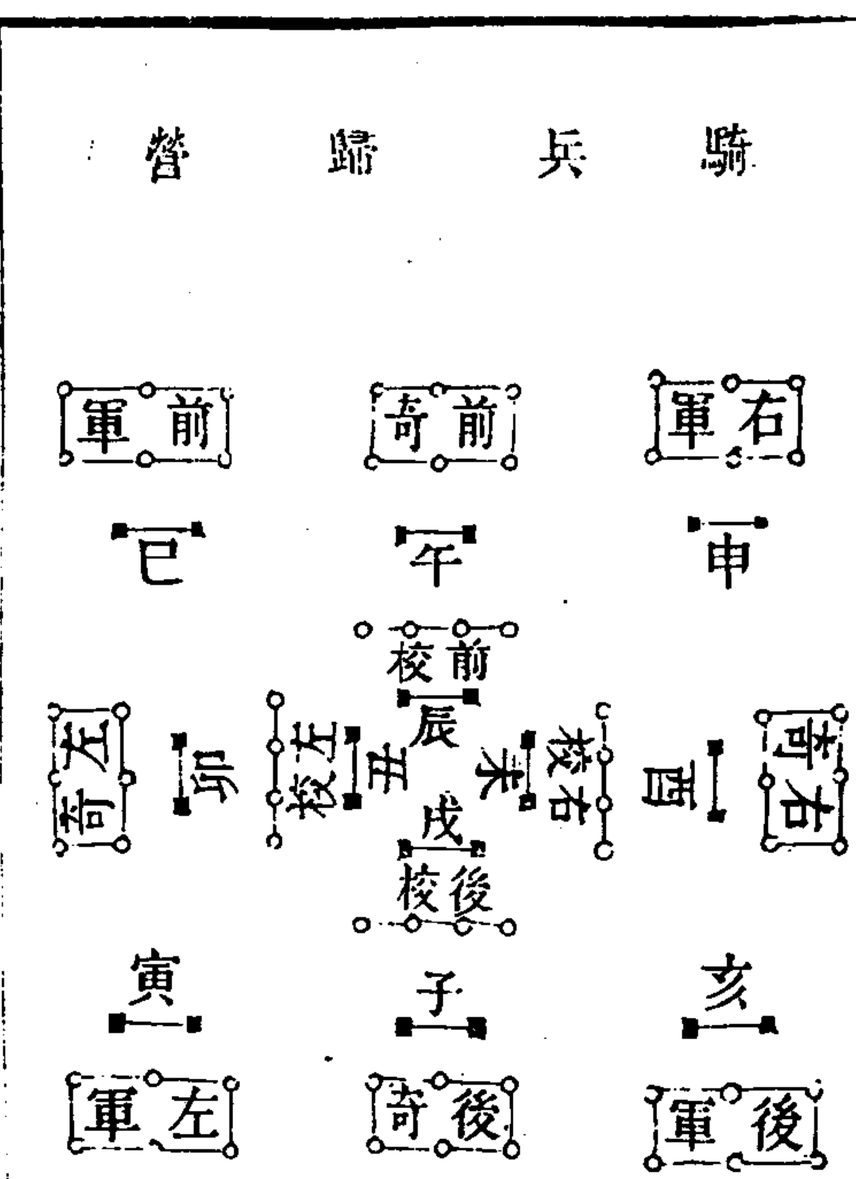
前冲六陣　午屬前奇　巳屬前軍　辰屬前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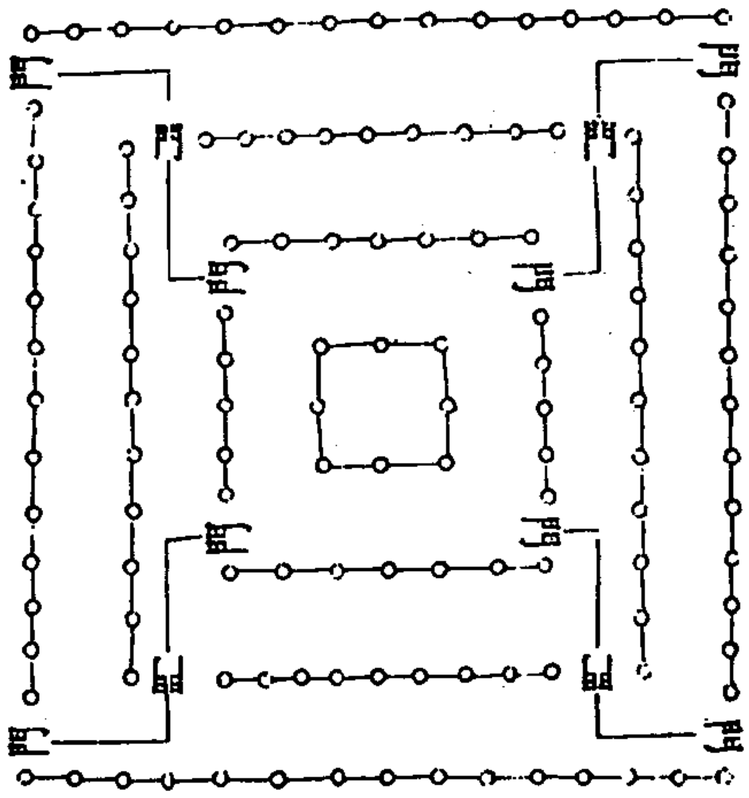
後冲六陣　戌屬後校　亥屬後軍　子屬後奇

左冲六陣　丑屬左校　寅屬左軍　卯屬左奇

騎兵滾陣




騎兵營
右軍
前奇
前軍
申
酉
戌
亥
後軍
午
前校
辰
巳
後校
子
後奇
未
未
午
未
午
午
午



綱目馬隆傳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而欣爲虜所汲河西斷絶晉帝每有西顧之憂馬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醜虜何足滅哉帝從之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鈎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於是西渡温水羌虜木機能以眾禦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以八陣圖作扁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行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李靖曰臣討突厥時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東部伍三者迭相爲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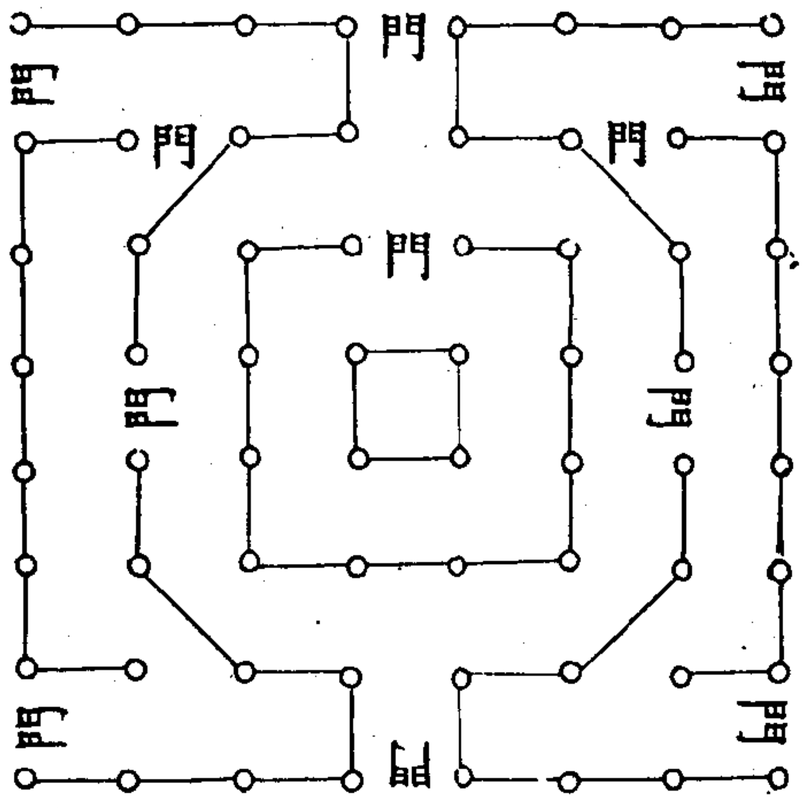
○李靖六花陣記

六花之陣唐衛公李靖開國之所作也本孔明八陣圖而變之其中心一二層十有六點爲中軍此不易者惟以外三四層四十八點鈎連而有六陣左右總管各二陣左右虞候各一陣各皆八點以相從所謂八陣爲六孔明之舊法卽此圖也李靖因之內方環之爲圖外直畫之爲方疏而開之其形六出故號爲六花中一如花心外六爲花瓣云其隊數參用古法步騎與車三者相兼而間立步隊百人爲率騎隊二十五人爲率車隊七十五人爲率車曰駐隊步曰戰鋒隊爲正居前騎曰戰隊曰跳蕩隊爲奇居後中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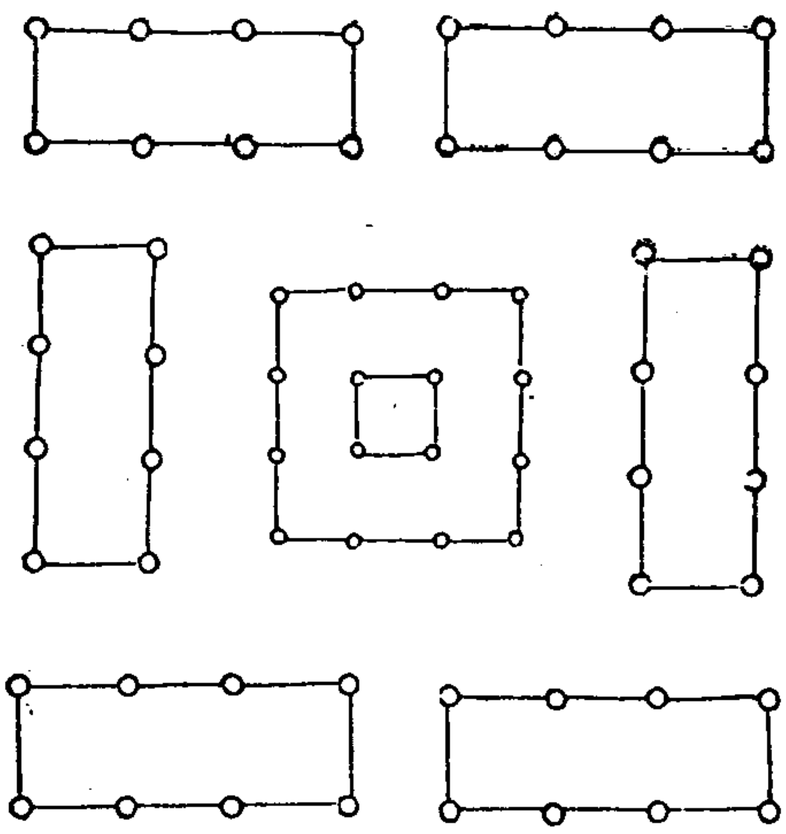
凡七軍杜佑通典因述爲七軍陣正六花之別名也

其教閱恒用三萬人分左右六箱一箱爲營法五箱爲方圖曲直銳之形安營布陣以六花爲正中軍爲奇斯陣也以開唐家之運制服夷狄其功偉矣若以爲盡孔明之閫奧則猶有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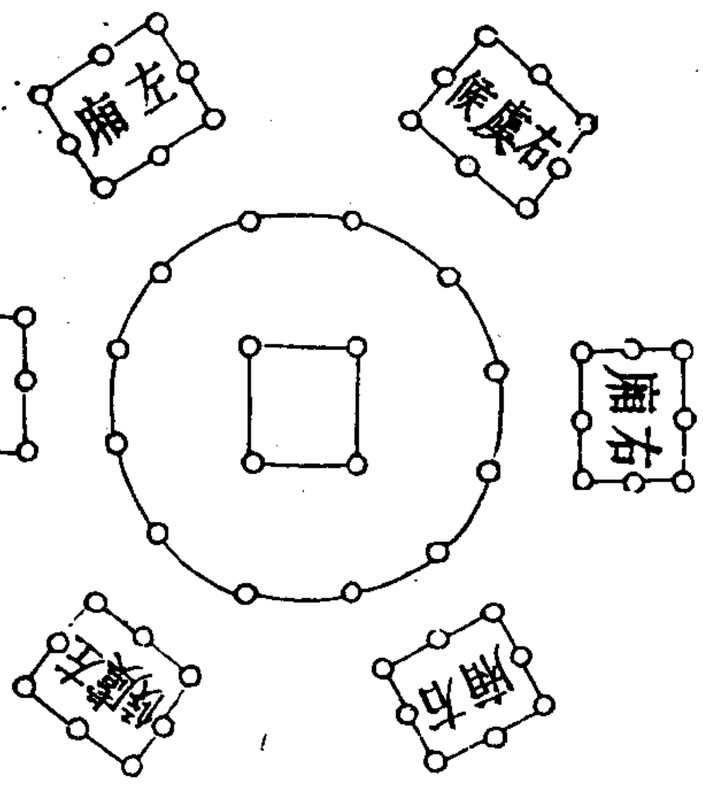
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八陣爲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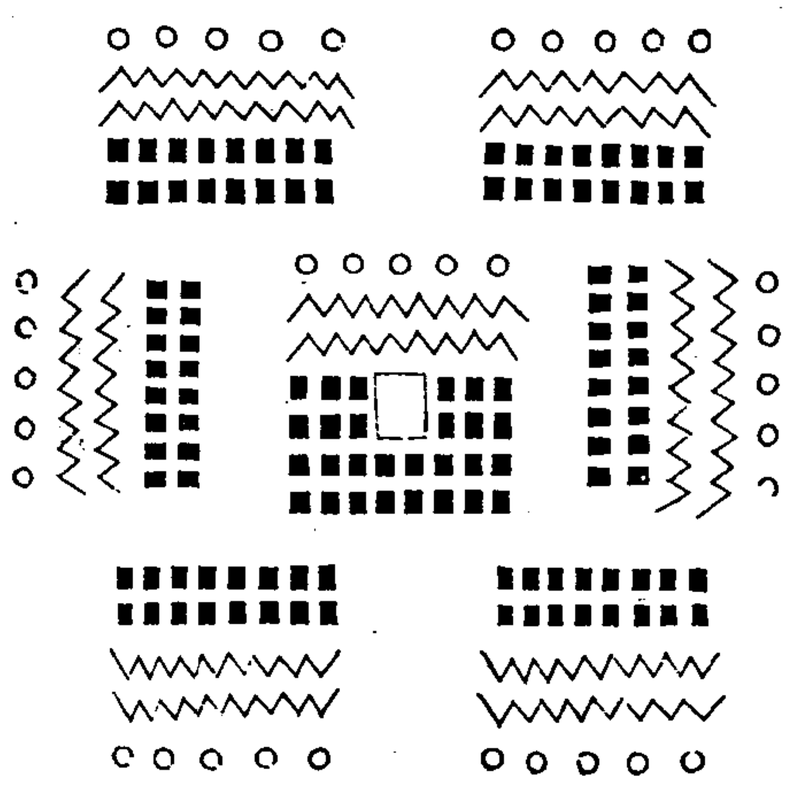
諸葛亮八陣爲六舊法圖



李靖丙環之圓外畫之方變爲六花陣



六花七軍車徒騎布列陣



唐太宗曰卿所制六花陣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耳太宗曰內圓外方何也靖曰方生於步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級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因地之方）行級應於天（象天之圓）步定級齊則變不亂八陣爲六武侯之舊法焉太宗曰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乎靖曰吳起云絶而不離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棊於盤若無畫路棊安用之孫子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太宗曰深乎孫子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地之廣狹則何以制其節乎靖曰庸將罕能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臣修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車去師隊騎也即也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步兵前進也定限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四角聲跳蕩隊二

籠鎗跪坐籠槍以手執槍橫當胸處跪坐曲其前脚八字而立於是鼓之三呼喊聲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五十步臨時節止前正後奇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擣虛此六花大率馬也太宗曰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靖曰臣按春秋魚麗陣先偏後伍此則車步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爲行此則騎多爲便惟務奇勝非拒禦而已臣均其術人一馬當三人二十四馬當一車步稱之混

爲一法用之在人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
徒果何從哉或潛九地或動九天其智如神惟陛
下有焉臣何足以知之（大概神宗命梃審檢校而推演之）
凡出兵且以二萬人爲準分爲七軍中軍四千人
左右虞候二軍各二千八百人左右四軍各二千
六百人總而言之得二萬人內取一萬四千人爲
二百八十隊戰備六千人守輜重中軍四千人內
選戰兵二千八百人五十人爲一隊計五十六隊
其閒弩手四百弓手四百馬軍一千跳蕩五百奇

兵五百左右虞候軍各二千八百人每軍取戰兵
一千九百人弩手弓手各三百馬軍五百跳蕩四
百奇兵四百左右軍各二千六百人每軍內取戰
兵一千八百五十人弩手二百五十弓手三百馬
軍五百跳蕩四百奇兵四百凡出戰布陣先從右
虞候軍引出次右軍次中軍次後軍次左軍次右
虞候軍自馬軍八十隊外其步軍二百隊中軍三
十六隊左右虞候各二十八隊左右四廂各二十
七隊須先置大隊以三十隊（或作二隊）合爲一隊防賊

并兵衝突其隊在陣中安置兵大隊五十隊（或作十五隊）
中軍三隊餘六軍各二隊逼五千人隊合百七
十隊爲戰駐等隊其馬軍各在當戰駐隊後左右
下馬立布陣訖鼓聲發其弩手去賊百五十步卽
發箭弓手去賊六十步卽發箭若賊至二十步內
卽射手舍弓弩令駐隊人收其射手先給膊將刀
棒自隨卽與戰鋒隊齊入奮擊戰鋒每隊重行在
戰隊前聞鼓聲卽入也其馬軍跳盪奇兵不得輒
動若步兵被賊賊逐跳盪馬軍奇兵迎前騰擊步

鋒等隊卽須齊進奮擊如擊賊退馬軍亦不得遠
追審知賊勢散亂然後追襲其駐隊不得輒動如
追襲敗賊賊勢散亂然後追襲賊敗已收軍其舉
槍卷旗一依教法（如營不牢固無險可恃則軍中量抽一兩隊充駐隊令堅營壘若官牛圈不要防守其駐隊亦不須出戰）若敵人恃險因山布陣不得
行列兵士分立則宜爲立（或作堅）陣法其法弩手弓
手與戰鋒隊相間引前駐隊兩邊相翼布列既定
諸軍聽角展旗簇隊看大將黃旗何敵亞鼓聲動

諸軍弩手弓手及戰鋒隊各令人捉馬一時籠槍大呼齊入若弩手弓手戰鋒等隊排次回還即跳盪奇兵再入如見黃旗却立不亞及聞擊鉦聲乃止膊上架槍引還各於舊處拼立如聞角聲即捲艚簇隊如便放散更聽鼓角聲依軍次還營此出戰布兵之大率也其便宜變易則按諸陣之法凡軍行遇敵即縮爲方陣待戰方陣具軍行次第門敵人或擊我前或擊我後進止未得者其陣中間尤忌斷絶須速令總管部勒逐方面兵相承勿斷也

凡兵出戰每營跳盪馬軍隊戰鋒隊駐隊輜重隊分爲五等各有將等領出時先用四等兵人戰若續者盆兵則令一等進如此至盡五等輜重隊不得輒用

凡兵每隊有隊頭兵須隊前引則戰次立執旗次立左傔旗在左右傔旗在右次則隊兵分列五行在傔旗後左右均立第一行戰鋒七人第二行八人第三行九人第四行十人第五行十一人五行皆解鎧布列爲隊也

凡戰隊皆以副隊頭一人執刀押後觀兵士不入陣者斬果殺領傔人執刀又居後督戰觀不入陣者斬兵士盡須知左膊右肩行立依次

凡隊頭與賊鬬迫蹴即左右傔旗急須赴前救援若傔旗又被賊迫蹴即行內急前救援前行進救爲賊所迫則後行準前進救

凡隊伍被賊攻迫眾寡不敵鄰近隊伍並須齊進救援之

凡以十人敵一則圍之五人敵一則三人攻之二人爲奇伏

凡兵方戰其跳盪奇兵馬軍等隊即須量抽人馬當之乃於隊內抽捉馬人

凡彼我相敵以地利阻之不得地利以陰伏阻之又不得則併力偏攻

凡料敵戰地若便利則守不則去若未得戰地雖見利不可就之

凡背山戰宜藏軍少少誘之入伏攻之

凡背水戰步軍當衝馬軍爲翼步軍後排營有利

則前戰無利則淺進
凡軍前有水陷我則據高以待之候賊至陷中即
擊若賊不來則設伏退軍誘之
凡駐軍結陣不得包原隰險阻在內
凡前有深草我即緩行以待之候賊來入草則焚
之賊若守不進我則迂路攻之
凡糧道易絕雖有大利不宜深入
凡前無虜掠糧不支月不宜深入
凡暴寒暴暑雖見大利不宜進攻

凡賊無故退軍不可進逐
凡賊守隘險我不得前進則易路退軍以誘之
凡兵過賊帳或中道過大城要砦須下之或備之
而後過
凡遇賊相迎我從直路置賊迂路使之力疲可勝
凡前路有險阻賊又固守則示利誘之潛令人趨
皆奪之
凡賊半隱半見似驚似亂必有謀不宜攻之
凡賊數來掠我激怒士眾或偏師挑戰者不須應

之恐設伏陷軍
凡賊入隘口待十過其二則從後捉脅之如賊驚
亂即奮兵橫斷之然後戰
凡賊出隘口來鬬候其半出擊左右夾攻斷其進
退之路可全虜
凡賊隊暴來掠苗稼牛羊者當勿擊其銳按兵
自固候其暮去必重掠力疲其心亦恐退還務速
行陣不屬我則進擊之
凡賊來震威部伍又整我須且擇險地自固卑詞
禁掠無激其怒賊既眾又且日久伺其懈怠或方
食時可急擊
凡兵士當戰不得離隊獻功恐爲賊所乘
凡擊敵營陣初破不得更掠生口
凡戰勝逐奔約三百步則須收軍整隊恐賊窮返
鬬軍亂難整遣候騎審探若已潰則長驅追襲仍
令散逐之勿令敵眾得聚
凡賊敗而走追之防有救援過一里且止則嚴兵
緩進常去十里隨之晝則時時驚之令不得食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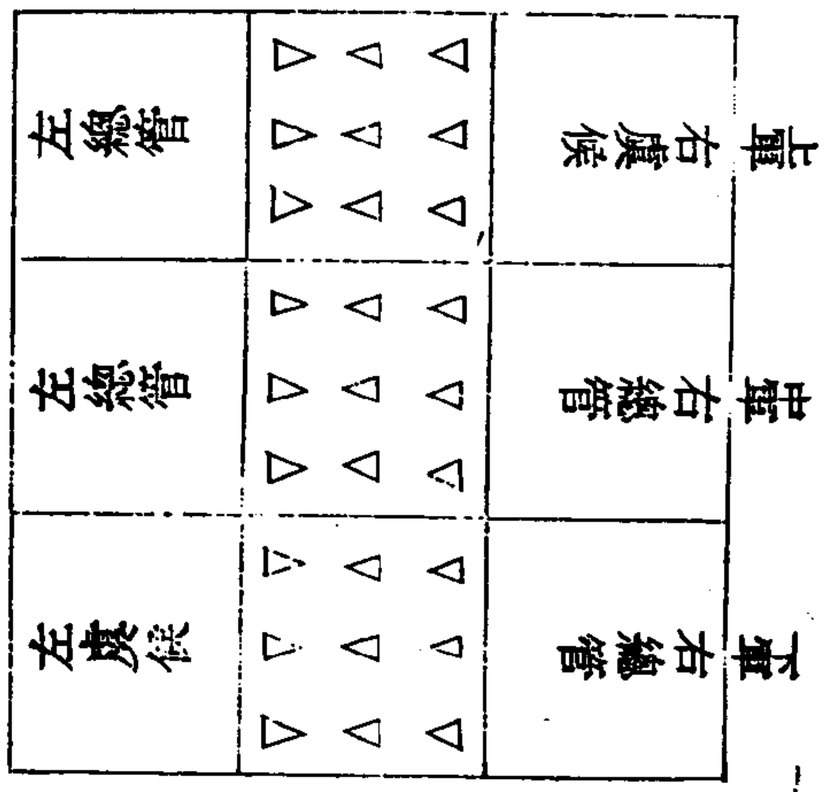
則以火照之以鼓脅之令不得宿野

抽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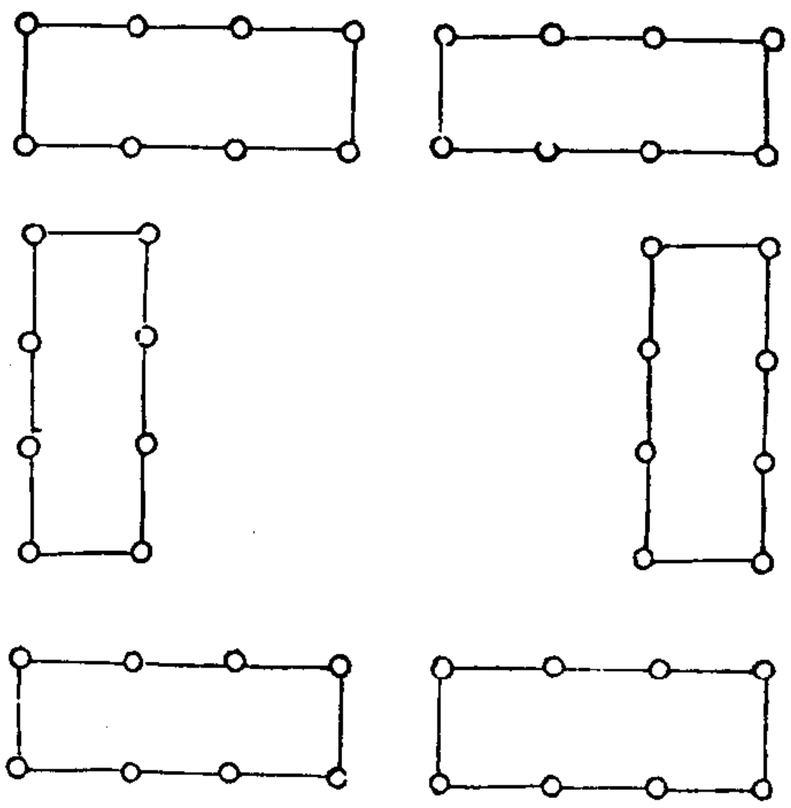
夫兵進輕退重士卒利退爭先難整若自後驚我軍衆必亂敵若乘而襲我其患尤甚故對陣抽軍須設方計隔一隊抽一隊隊頭押官纔押後副隊頭纔引前隊兵皆看副隊頭進止退及百許步其陣便且止定立整頓槍刀執弓弩架箭爲將戰勢既定則又抽前隊一如上法若賊來逼則立隊便當捍敵見抽之隊亦須回軍拒戰

凡退並按次徐動不得急行仍逐隊不得相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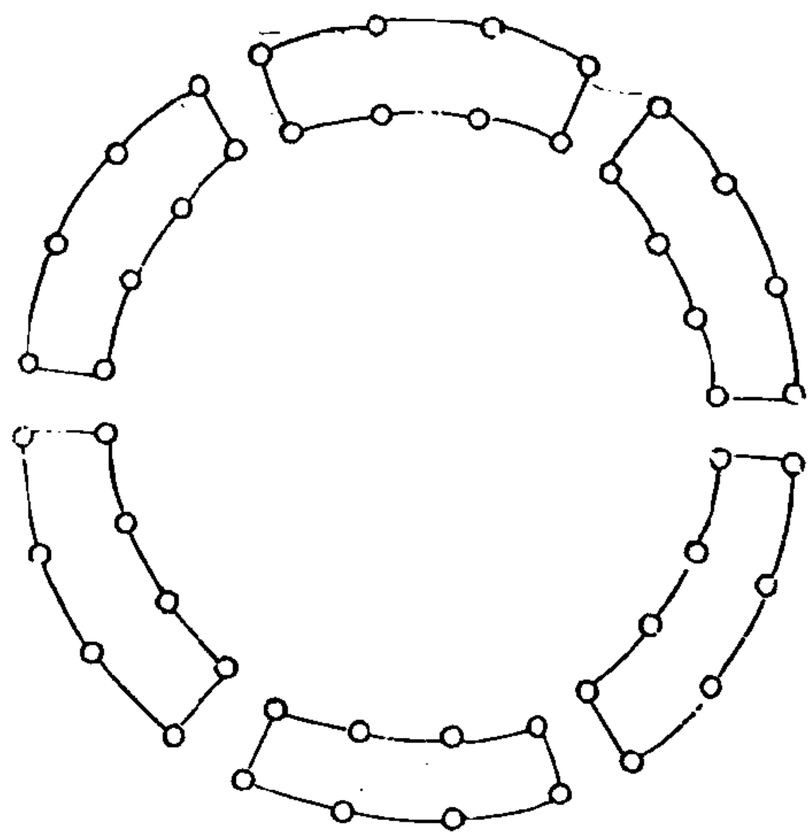
六花開方教閱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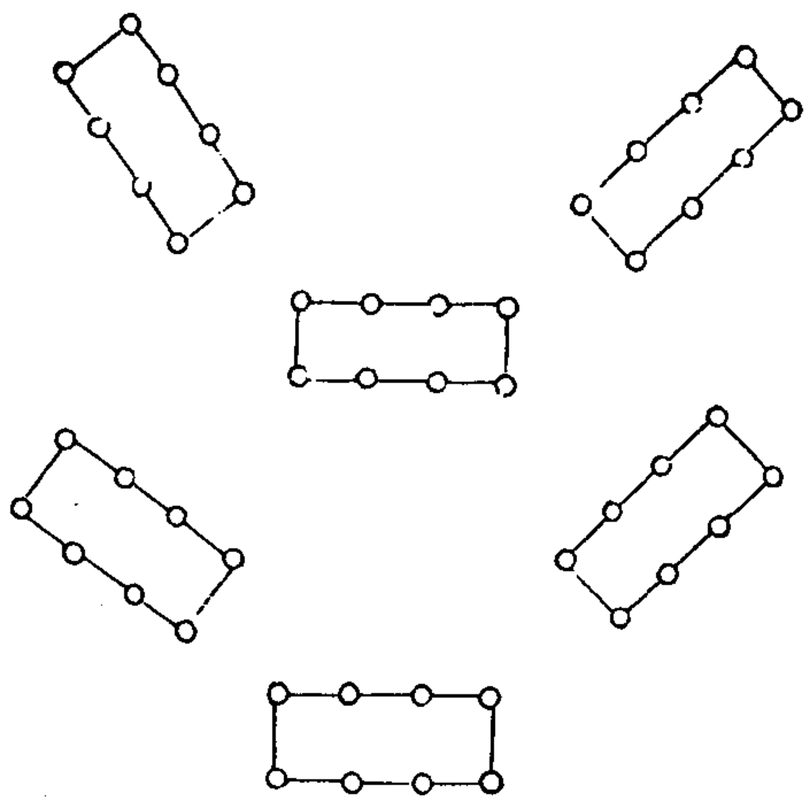
六花方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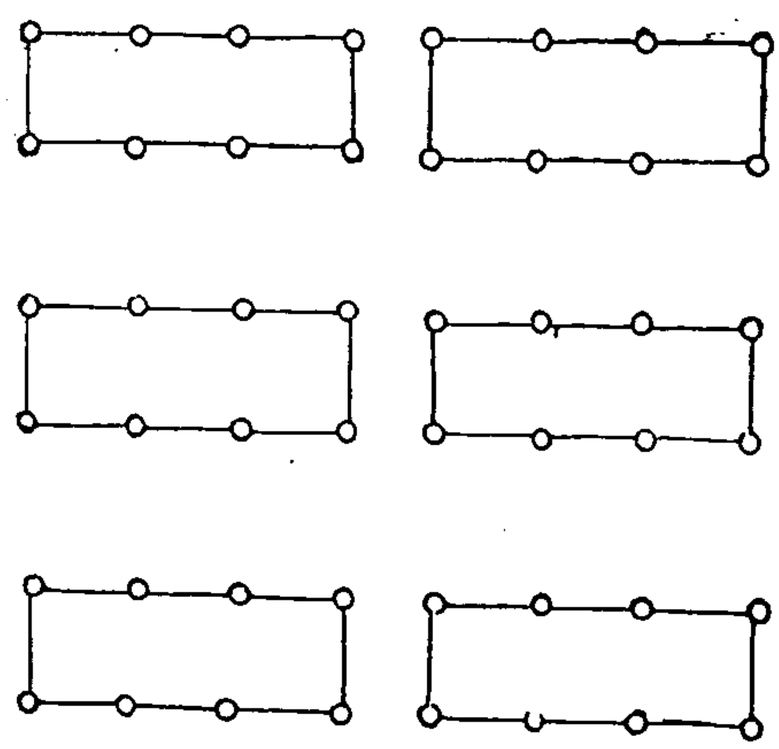
六花圖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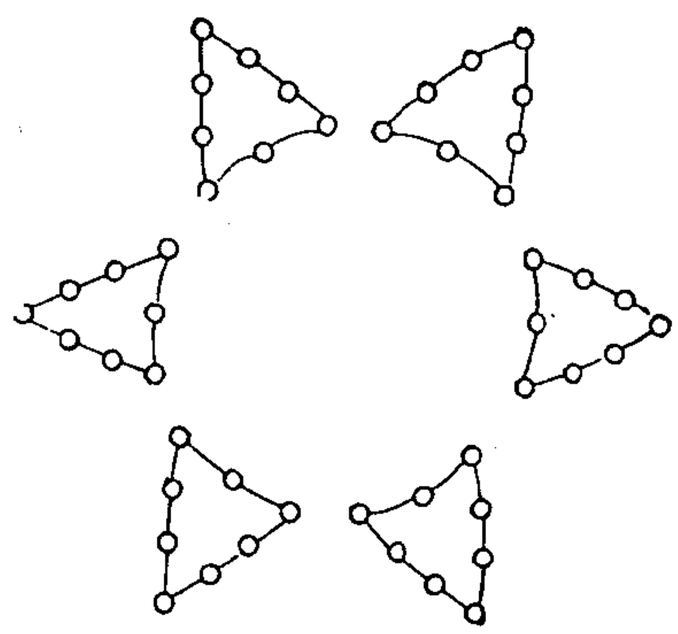
六花曲陣



六花直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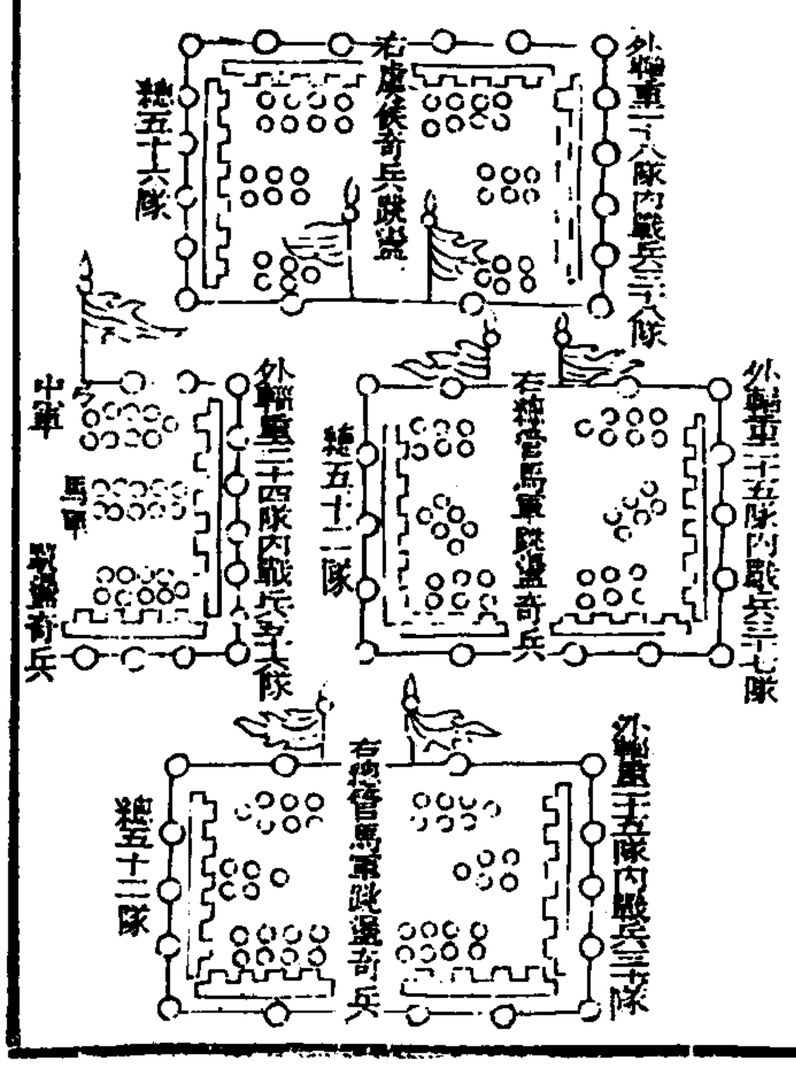
六花銳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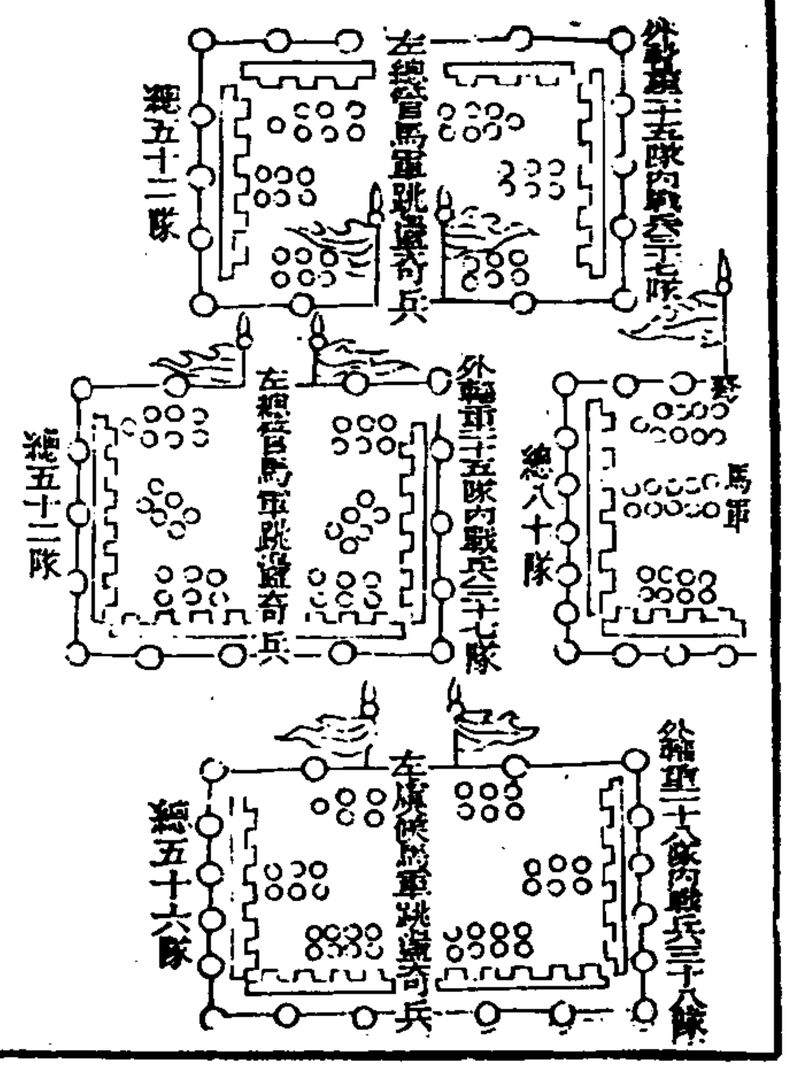
唐太宗曰卿六花陣畫地幾何靖曰太閱開方一千二百步者其義六陣各占地四百步分爲東西二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爲教閱之所臣常教士三萬人每陣五千以其一爲營五爲方圓曲直銳之形每陣五變凡二十五變而止

開元皇帝講武義註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外前期十有一日有司先芟萊除地爲場方一千二百步四出爲和門又於其內壝地爲六軍營域處所左右廂各爲三軍皆上軍在北中軍次之下軍在南東西相向中間相去三百步五十步立表一行凡立五行表間前後相去五十步爲三軍進止之節至日左右三軍各長史二人振鐲分循以警衆遂聲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徒皆行及表擊鉦騎徒乃止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驟徒趨及表乃止整列位定東軍一鼓舉青旗爲直陣西軍亦鼓而舉白旗爲方陣北軍亦鼓而舉赤旗爲銳陣北軍亦陣以應之次南軍亦鼓而舉黑旗爲曲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黃旗爲圓陣以應之凡陣迭爲主客先舉者爲客後舉者爲主從五行相勝之法爲陣以應之騎兵皆如步兵之法

六花七



軍方營



中軍營外輞重二十四隊內戰兵騎兵二十隊跳蕩十六隊馬軍十六隊計七十六隊

左虞候右虞候二營各外輞重一十八隊各內戰兵一十六隊跳蕩十隊馬軍十隊計五十四隊

左總管右總管四營各外輞重一十五隊各內戰兵一十六隊跳蕩十隊馬軍十隊計五十三隊

武經總要李靖法凡大將軍出征且約授兵二萬人即分爲七軍如或少臨時更定大率十分之中軍四千人內取戰兵二千八百人五十人爲一隊計五十六隊戰兵內弩手四百人弓手四百人馬軍一千人跳蕩五百人奇兵五百人左右虞候各一軍每軍各二千八百人內各取戰兵一千九百人共計七十六隊戰兵內每軍弩手三百人弓手三百人馬軍五百人跳蕩四百人奇兵四百人左右兩廂各二軍每軍各二千六百人內各取戰兵一千八百五十人共計一百四十八隊弩手二百五十人弓手三百人馬

軍五百人跳蕩四百人奇兵四百人〇凡馬步軍通計總一萬四千人共二百八十隊當戰餘六千人守輜重下營之時以四千人爲中營在中心左右虞候左右廂四軍共六總管各一千人爲營六面援中軍六總管下各更有兩小營每隊幕五口若在賊境地狹則四步下幕若地廣寬不在賊境則五步下幕〇凡五十人爲一隊其隊內兵士須結其心每三人自相得意者結爲一小隊又合三小隊得意者結爲一中隊又合五中隊爲一大隊

餘步五人押官一人隊頭執旗一人副隊頭一人
左右傔旗二人卽充五十人至於行立前却當隊
並須自相依附如三人隊失一人者九人隊失小
隊二人者臨陣日卽押官隊頭便斬不救人陣散
計會隊內少者勘不救所由斬○每軍大將一人
別奏八人分掌軍務奏傔
傔十六人副二人減大將軍半判官二人與四
人總管四人二主左右虞候二王子將八人委其
陣辯金鼓及總管傔各二人執鼓十二人吹角十二人司兵倉
司騎司胃承局各一人每隊五十人押官一人隊

頭一人副隊二人旗頭一人副二人火長五人○
纛六口大將軍中營建出引六軍天子六軍諸侯
三軍唐制天子一十二衛諸侯六軍故纛有六以
主之○門旗二口色紅八幅大將軍衙門之旗出
引將軍前列○門槍或作旗二根以豹尾爲兩杈出
居紅旗後止居帳門前左右車立○五方旗五口
各隨其方色大將軍中營建出隨六纛後在營亦
於纛後隨方而建○嚴警鼓十二面大將軍營前
左右行列各六面在六纛後○角十二具於鼓左

右行列各六具以代金○認旗二百五十口尙色
圖禽獸與諸隊不同令自出爲誌認出居隊前恐
士卒交雜陣將門旗色隨所尙不得以紅恐亂大
將軍○陣將鼓一百二十五面備設疑警敵用○
甲六分七千五百領○戰袍四分五千領○槍十
分一萬二千五百根備揚兵及縛筏用○牛觔牌
二分一千五百面馬軍一團牌代四分支○弩二
分弦三副箭十百分計弩二千五百張弦七千五
條箭三百五萬隻○弓十分弦三副箭三十六分

計弓一萬二千五百張弦三萬七千五百張
三十七萬五千隻生鋼箭五萬隻長朶箭二萬五
千隻○弓袋刮鏃張弓袋並十分一萬二千五百
副○佩刀八分一萬口○陌刀二分二千五百口
○棓二分二千五百張馬軍及陌刀並以啄錐鉞
斧代各四分支共五千事○梢索二分二千五百
條馬軍○驟六分七千五百頭鞍轡自付○鍋一
分一千二百五十口各受五斗○乾粮十分一人
一斗二升一單二千五百石○剉袋十分一萬二

千五百口羊皮縫可繞腰受一斗五升或以夾絹練袋代皮亦得馬盂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具皆以堅木爲之或以熟鐵爲之受三升冬月可煖食○刀子錯子鉗子鑽子藥袋鹽袋火石袋解結錐礪石都共一十萬二千五百事○袴奴抹額六帶帽子毡帽子各十分都共一萬二千五百事○攤子鞠韝澁子各三十分三萬七千五百量○麻鞋三十分三萬七千五百量毡裘十分一萬二千五百領○皮袋皮袴各三分都共七千五百領詐爲蕃

兵用○柳鑵栲栳各二分共五千四百有皮囊可代柳鑵○鍬鎚斧鋸鑿各二分都共一萬二千五百事○鎌四分五千張○切草刀二分二千五百口○行布槽一分一千五百五十具○大小瓢二分都共一萬二千五百枚小者容八合大者受二升馬鞍轡革帶各十分都共三萬七千五百具○披毡被馬毡都共三萬七千五百事馬軍無幕故以披毡代○揮撻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具○絆二十分二萬五千條皮毛及連板或作枝中半○韋皮

條三十分三萬七千五百條盤於帶上擬縛賊用○大總管給帳一口食幕三口毡四領褥四領○副大總管給帳一口食幕二口毡二領褥二領○副總管給帳一口食幕一口毡一領○總管子總管長史司馬各給帳一口食幕一口毡一領○判官每人各幕一口○別勅差行折衝果毅各幕一口○典五人共給幕一口○傔十人共給幕一口隨軍以下不滿此數亦量給○鎮守準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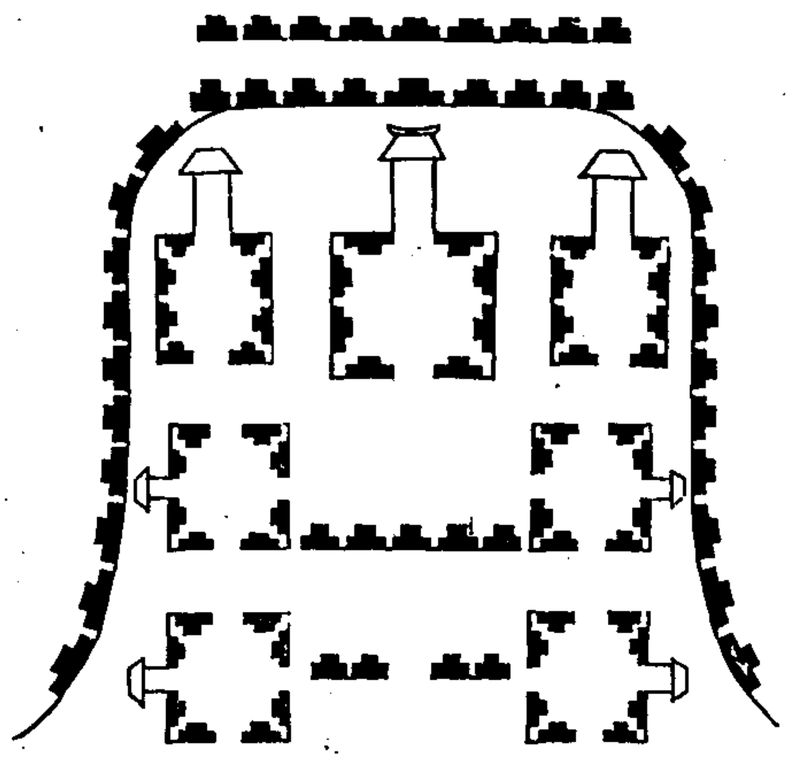
凡弓弩有副箭鏃鎗不鏽刀不澁衣甲動用常須

閱視不得臨事有悞

諸逢平原曠澤無險可恃即作方營兵既有二萬人已分爲七軍中軍四千人左右四軍各二千六百人虞候各二千八百人左右軍及左右虞候軍別三營六軍都當十八營中軍作一大營如不在賊境田土寬平每營中間容一營地狹不拘中軍在中六軍總管在四畔象六出之花軍出右虞候引其前營在中央右廂在南左虞候押後在北結角與右虞候相當北同日月若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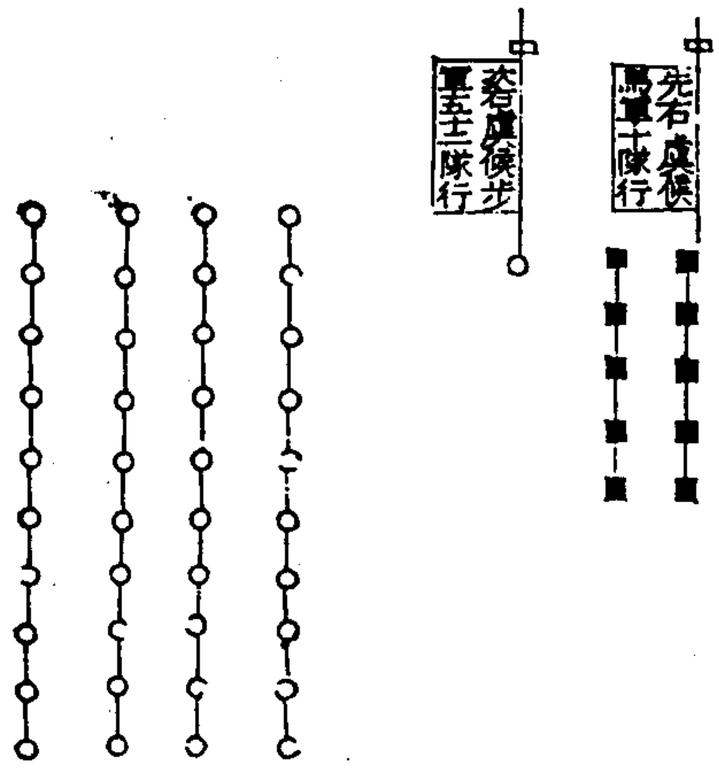
虞候在前即右虞候在後諸軍並却轉其左右兩
廂營在四面各令依本營卓幕得相統攝急緩須
相救援若不欲得放馬在其外營幕即拔長布列
務取營內寬廣營外仍置拓隊凡弓弦有副箭鎗
不鏽刀不澁衣甲動用常須閱視不得臨時有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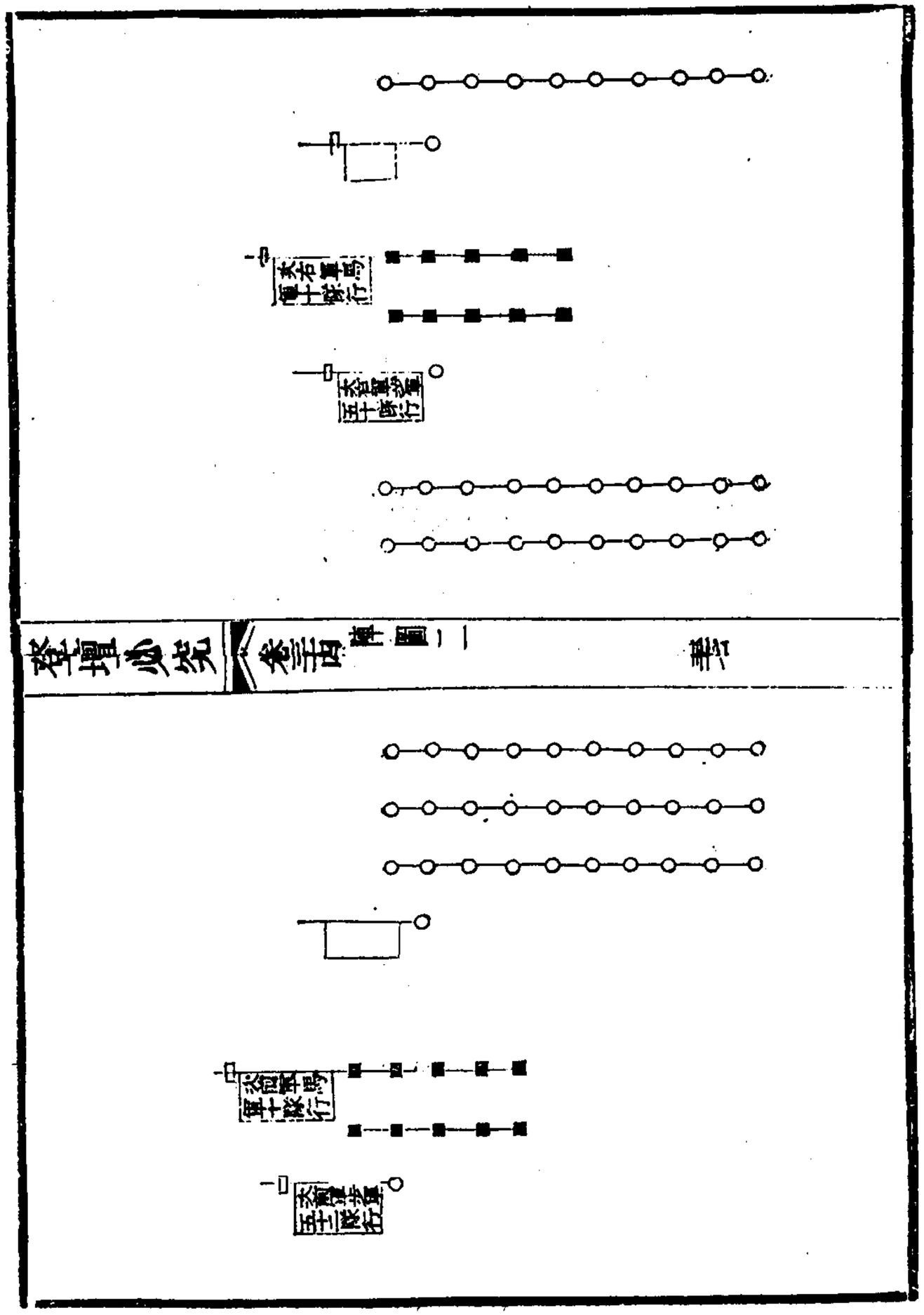
七軍偃月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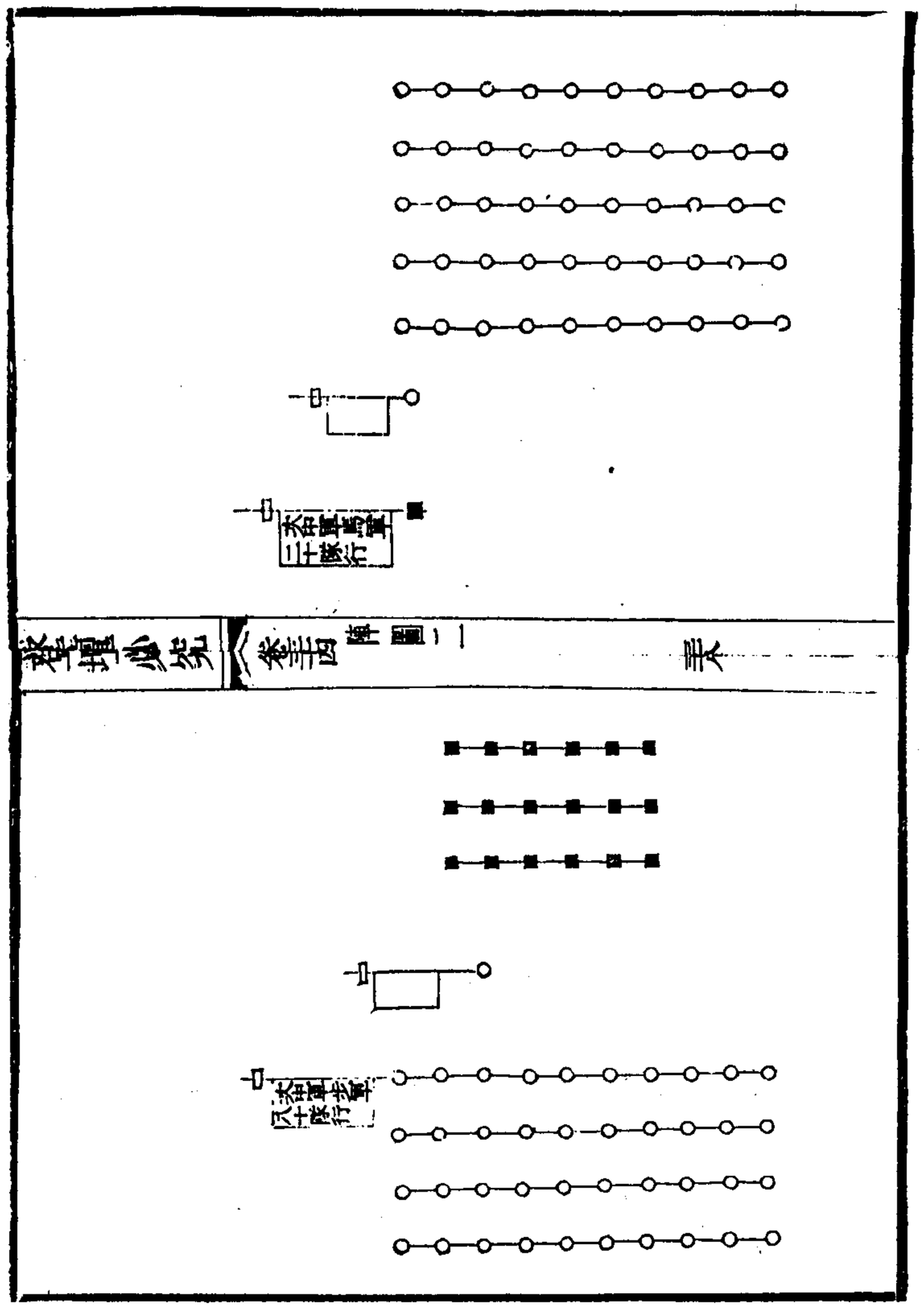


武經總要李靖營法凡地帶半險須作偃月營其
營軍列而並背險而兩翅向險如月初生每營相
去疏密及安置部伍與前法同其門臨時計之若
兵馬多少幕次所設此大約也如有警急牧畜之
類並於營後安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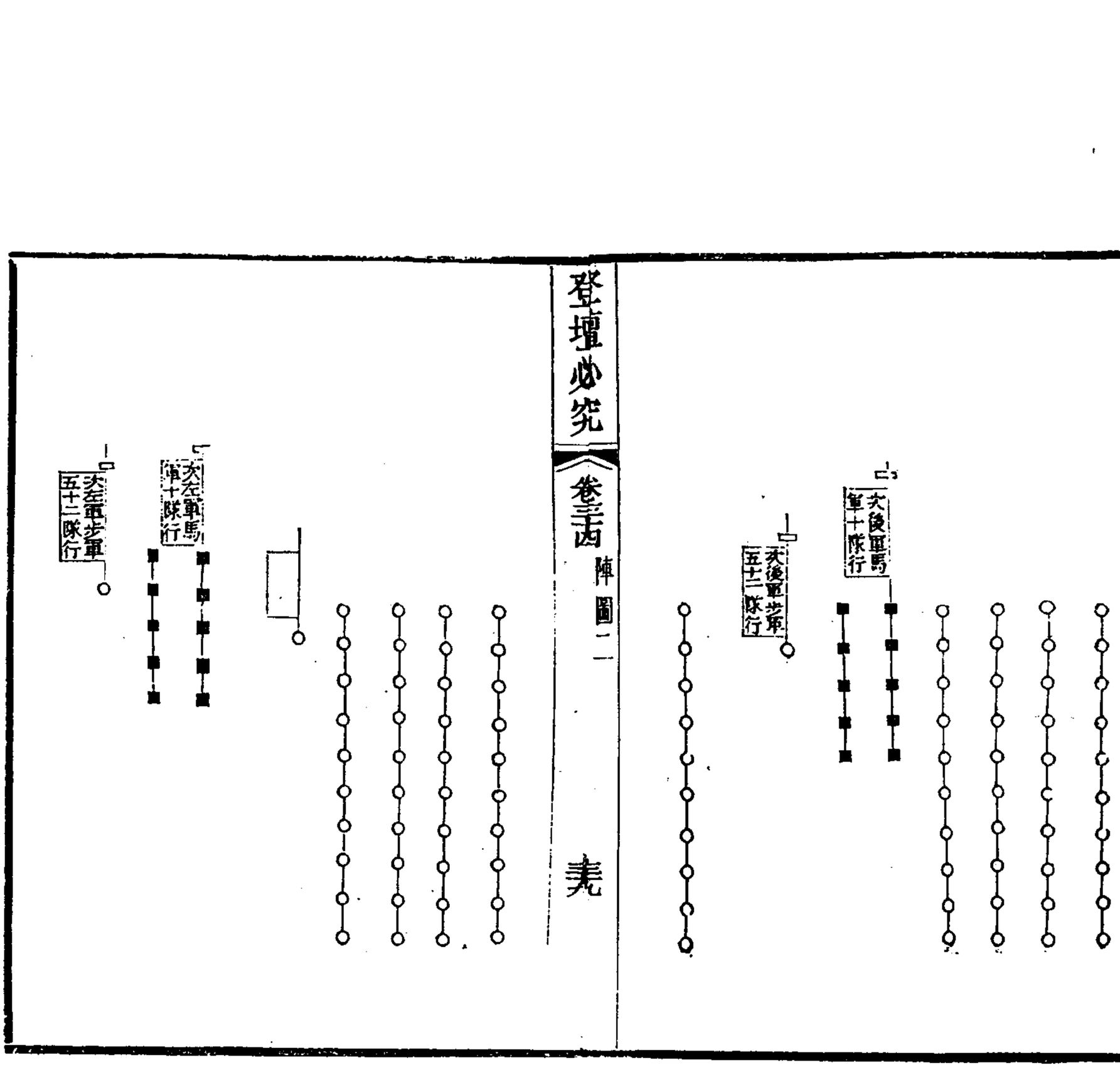
李靖六花陣行軍次第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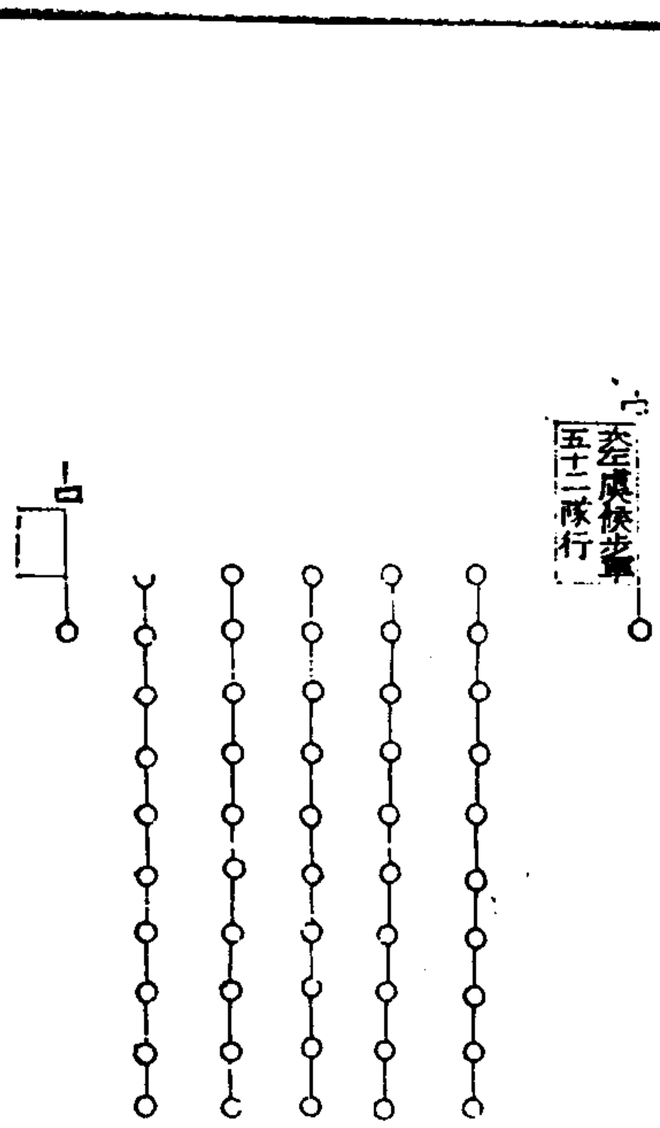

卷三四圖十


卷三四圖十一

卷三十四 陣圖二一



卷三十四 陣圖二二



武經總要李靖法凡軍將行先使腹心及鄉道前覘逐營各以跳盪奇兵馬軍先出去營一里外當前面布列戰鋒隊駐隊各持仗依營四面布列隊伍一如臨陣法待營中裝束輜重訖依次第起發凡聞第一角聲絕右虞候捉馬驢第二角聲絕即被駕右一軍捉馬驢第三角聲絕右虞候即發右一軍被駕右二軍捉馬驢第四角聲絕右一軍即發右二軍被駕以後諸軍每聽角聲束裝被駕準此每營各出一戰隊令取虞候進止防有賊至便

用騰擊如其路更狹小須更加角聲仍令將校排比催督急過勿令停擁其步兵隊輜重二十步外引馬軍去軍二里外引 李靖裝緒法同

右行軍之法大率如此其輜重在內計兵二萬人凡四百隊於馬軍八十隊輜重六千人外奇兵等隊悉在內也

凡軍行常先右虞候馬軍爲首次右虞候步軍次右軍馬軍次右軍步軍次前軍馬軍次前軍步軍次中軍馬軍次中軍步軍次後軍馬軍次後軍步

軍次左軍馬軍次左軍步軍次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軍其行每經高處卽令三五騎馬踏高四顧以候不虞餘軍準此候望右虞候卽先發主安營踏行道路檢行水草左虞候先排窄路橋津捍後收拾闌遺排比隊伏整齊軍次使不交雜若同入先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軍次左軍馬軍次左軍步軍餘次第準前却轉軍職掌轉初發交換凡道狹不可並行者卽第一戰鋒爲首右戰隊次之左戰隊又次之右駐隊又次之左駐隊又次之

若道濶可得並行者宜作統行法其統行法每統戰鋒隊居前兩戰隊並行次之又兩駐隊並行次之餘統準此若更堪齊頭行者每統五隊橫引齊行後統次之如每統三百人簡取二百五十人分爲五隊第一隊爲戰鋒隊第二隊爲戰隊第三隊爲奇伏隊第四五隊爲駐隊隊頭一人副隊一人其下等五十人爲輜重隊別著隊頭一人副隊一人擬戰日押輜重遞爲聲援若兵數更多皆倣此類

凡兵每隊給一旗行則引隊住則立於隊前或作側大總管及副管則立十旗以上小旗營則立四旗以上行則前引住則立於帳前或作側統頭亦別給異色旗擬臨陣之時辨其進退駐隊等旗別用製造令引輜重各令本軍營隊識認此旗

凡大將建五方旗依色配方面青亂色以碧代之務異別也中央土位不動故大將軍以黃旗爲四旗之主若使諸軍準望知大將軍所在若南方有賊大將舉赤旗以應之東方有賊則舉青旗以應之西方有賊則舉白旗以應之北方有賊則舉黑旗以應之無賊常偃之法旗者令諸軍知賊所從來也其諸軍見本方旗舉當方面兵急裝束旗若亞則進前奮擊旗正立即止旗却偃即回凡大將置鼓四十面小總管給十面營列給鼓一面行則負隨纛下擬晝夜及在道有警急擊之令傳響相聞如軍行時軍前卒逢賊即急擊鼓中腰聞之抽兵急救中腰有警前軍便住後軍有警中腰亦如之凡有警皆擊鼓竝量袖軍兵相救如發引稍長更須置鼓傳嚮使前

後得聞

凡行軍須用候騎前持五色旗見溝坑揭黃河橋揭白水泉揭青野火揭赤以告大將

凡軍行若過道途泥濘山海險隘並右虞候於諸軍抽取役兵先行以充修理橋道開拓窄隘之用凡分兵數道於賊界相逢遠望未審善惡臨發時須同計會如遠探相見之時便令定立合令一隊向前二百步外分爲兩左隊左或作右轉右隊右或作左轉待前隊亦盤旋相應訖即併隊左轉三匝前右轉三匝各記去時旗號臨時改號各記然後各令一人相迎委非賊馬即得前進仍須嚴以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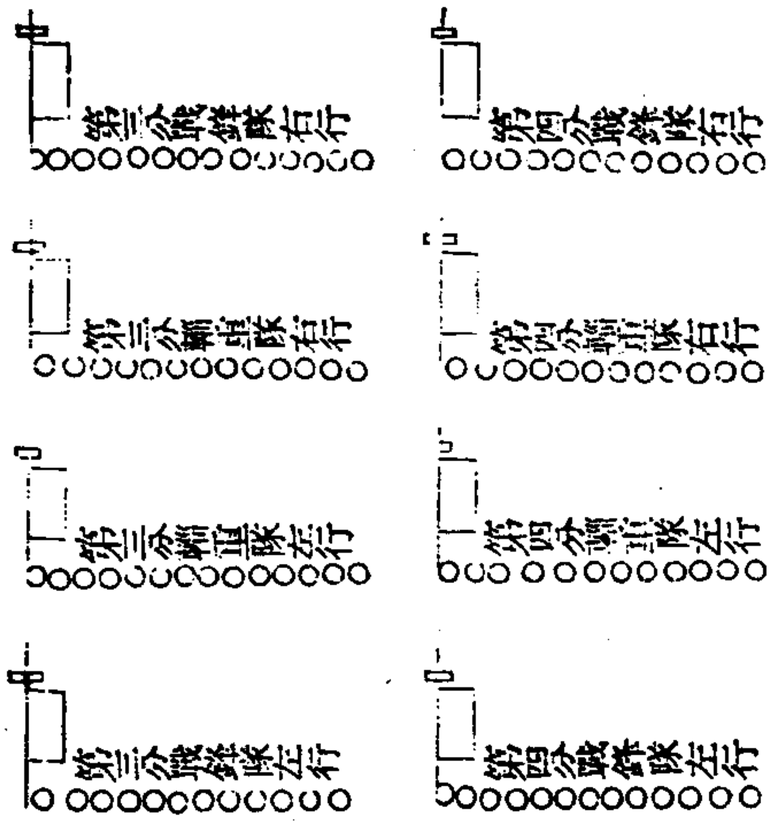
凡軍行在道十里齊整休息三十里會乾粮六十里食宿古者三十里爲一舍倍道兼行一日再舍今六十里爲食宿亦量軍士緩急爲節

凡軍行其輜重委積並在營陣中安置以防焚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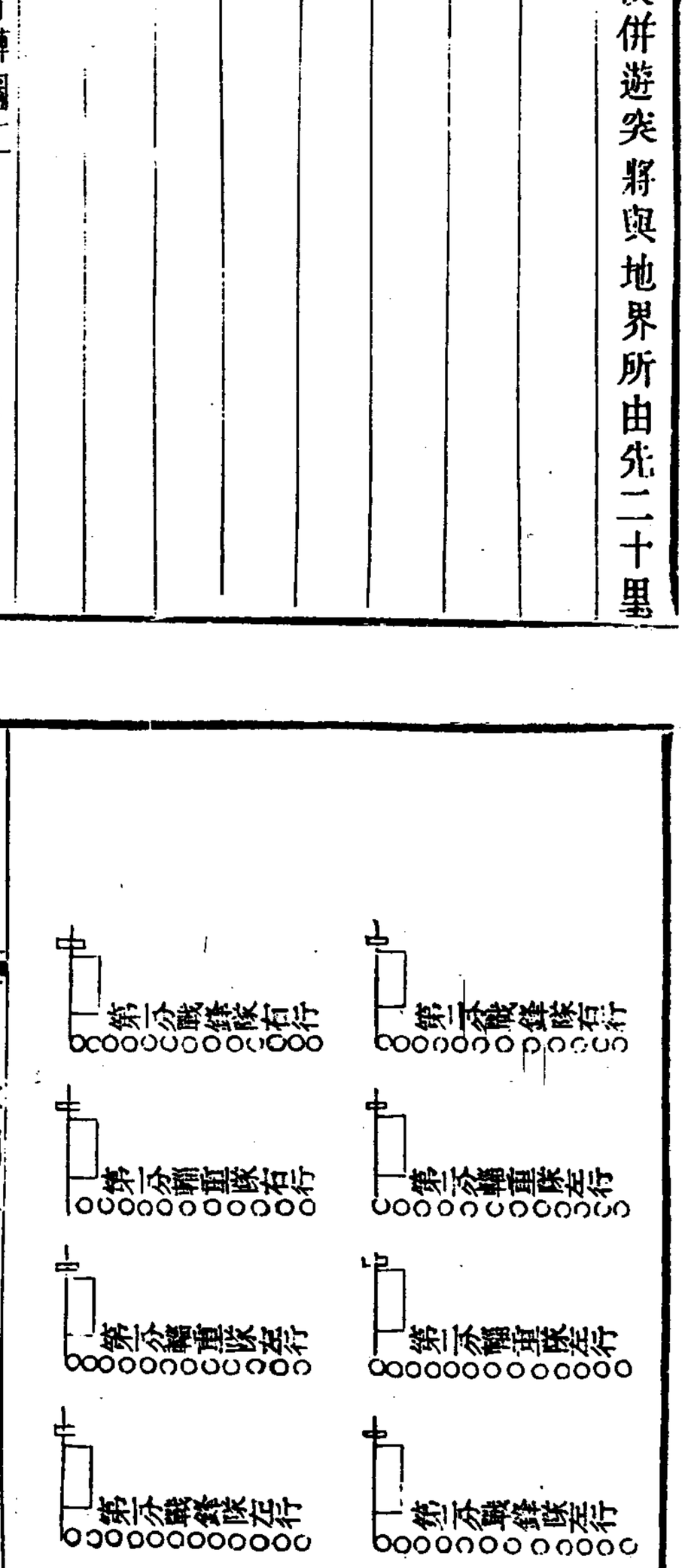
凡下營排兵布隊人皆取隊後過發兵收軍皆取隊前過如入城郭街巷窄狹兩面下營人即隊前過

凡軍所過先報所在四面各三里禁絶行人六畜

水陸船乘虞候併遊突將與地界所由先二十里約此請路



李靖七軍行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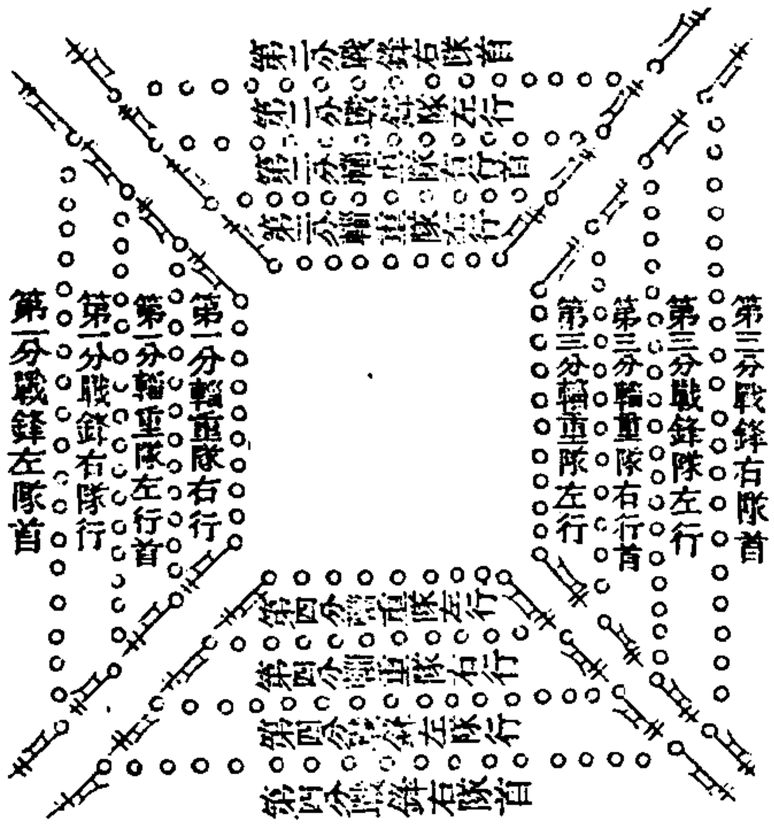


武經總要李靖法凡軍行漸邇賊陣或行賊境我軍有數營發引逢賊首尾難救須行引時先準爲方陣行列以兵分爲四分輜重爲兩道引戰鋒等隊亦爲兩道引其地一分初發輜重及戰鋒分爲四道行兩行輜重在中心雙引戰鋒隊並各在輜重外左右夾雙引其第二分戰鋒隊與前面左右行戰鋒隊相當輜重隊與前行輜重隊相當其第三第四分並準上

○四門斗底陣記

四門斗底之陣唐衛公李靖開國之所作也隋大業中征遼東制每軍一萬二千人百人爲隊騎兵四十隊步兵八十隊各分爲四團將發步兵第一團出營東門東向陣第二團出營南門南向陣第三團出營西門西向陣第四團出營北門北向陣輜重隊乃出第一團輜重出收東面陣分爲兩道夾以行第二團輜重出收南面陣夾以行第三團輜重出收西面陣夾以行第四團輜重出收北面陣夾以行至營第一團騎兵陣於東第二團騎兵陣於南第三團騎兵陣於西第四團騎兵陣於北合爲方陣四面外向護以車乘亦如之步兵各以其輜重入於陣內以次安營此蓋隋高祖楊堅之成法也李靖六花七軍之陣法其法一軍三萬人五十人爲隊騎兵八十隊步兵四百隊輜重兵一百二十隊亦各分爲四分引行止舍一以爲則焉斯陣也取其簡便易成變化不滯而已李靖六花用之善矣苟制陣無奇正分合之勢徙方陣以當敵則騎兵見蹙於前者有妨於退步兵欲救於後者不便於進出入相躁行列難行雖將如列錡尙無疊陣之善策況其他乎

李靖四門斗底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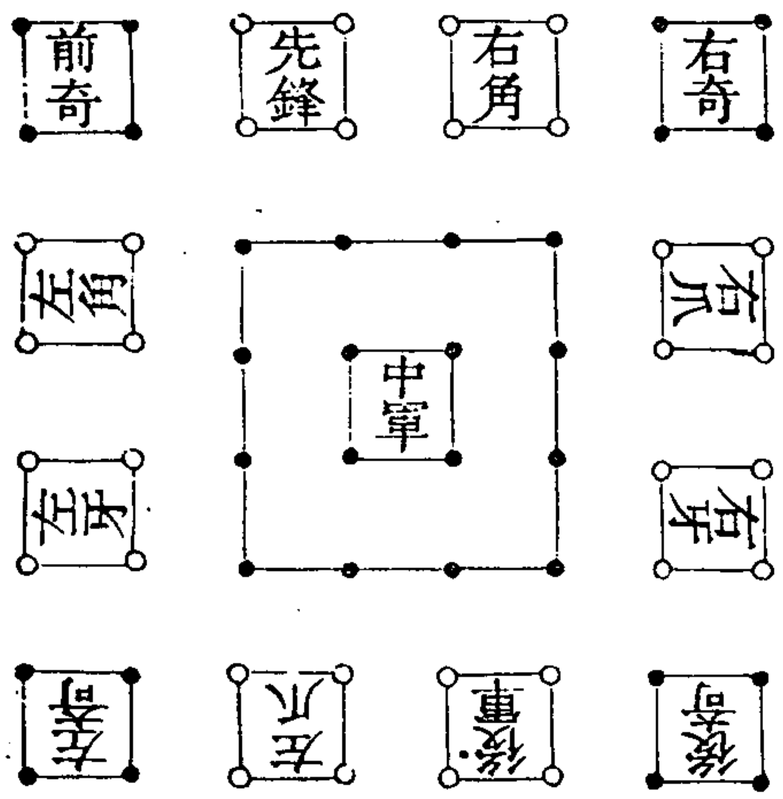


武經總要李靖與隋法同凡軍行既逢賊即抽第一分中兩行輜重橫列在內爲兩重其兩行戰鋒隊橫列在外兩重爲陣前面第二分中兩行輜重即進前居陣內右偏直列爲兩重其兩行戰鋒隊進前亦直列爲兩重居右偏輜重外爲陣右面其第三分戰鋒輜重依第二分法轉爲陣左面第四分戰鋒輜重依第一分法轉爲陣後面令四角相接結成方陣緩急遇賊即戰賊遠則成陣而行常令輜重併近前頭戰鋒隊相去十步下一隊則戰鋒常裹輜重若逢川陸平坦用之尤便要在前行隊縱橫相當布列使均也

○十二將兵陣記

十二將兵之陣唐衛公李靖定邊之所作也以乘之陣外兩層四十八陣各四分之爲十二小陣四隅四陣爲奇四方八陣爲正奇兵用騎正兵用步兵各一團將各一人中騎兵十有六陣爲中軍大將主之大將統乎四奇之將四奇統乎八正之員首尾有相因之勢行止有相隨之分奇正有同力之義故名爲十二將兵之陣是時突厥寇掠擄騎奔衝後變六花而爲此也唐太宗蓋用其法太宗爲秦王破劉武周軍中作破陣樂舞前出四表者非象四奇乎後綴八旛者非象八正乎用一百二十八人者以六十四陣爲總陣八正之員各領八陣別有六十四小陣以爲中軍一人所以象一陣也其原同出於武侯而各隨所變故杜佑推演孔明布列之序直以太宗李靖之法以爲之法夫豈無所本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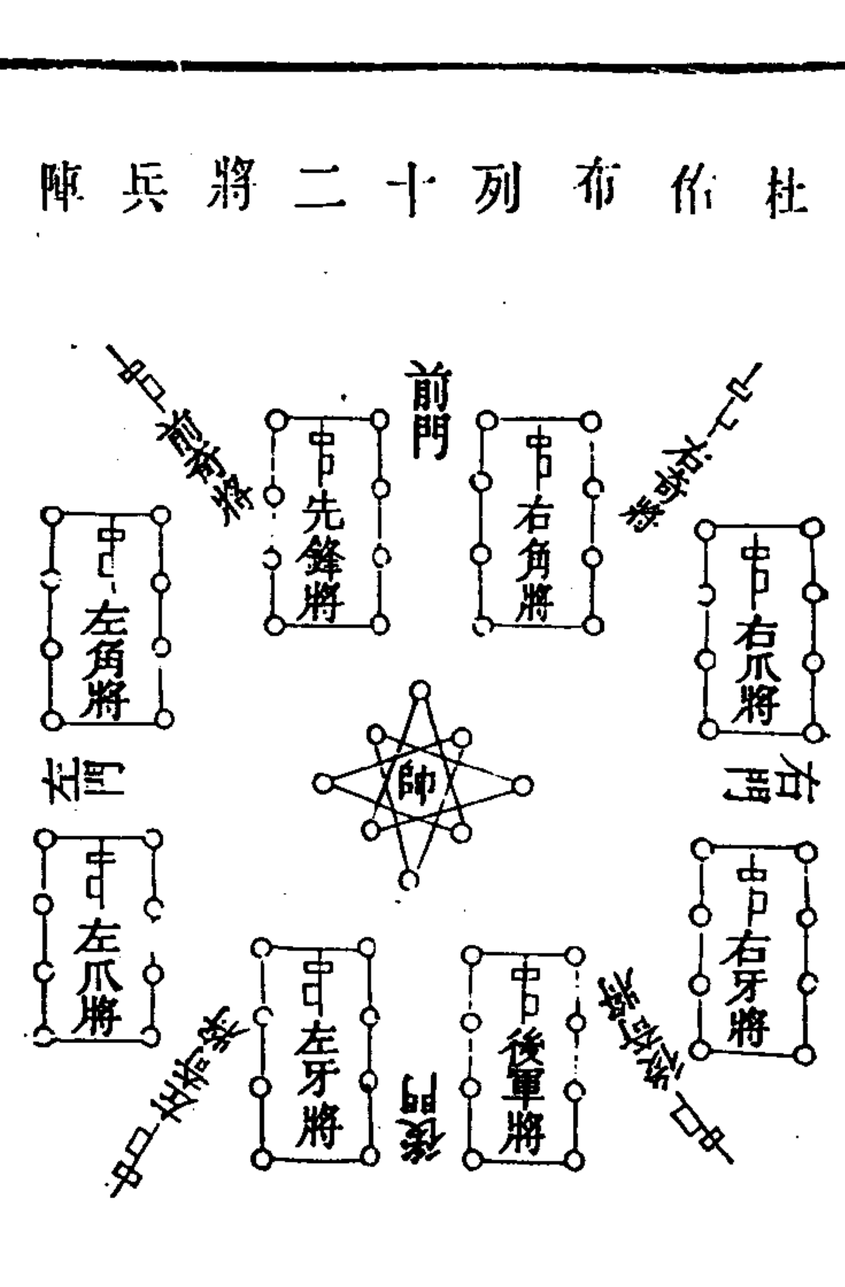
李靖十二將兵陣



通鑑綱目李靖曰八陣乃武侯舊制世用之而不可易今損益其制共成十二將兵爲陣法自一至九變化無窮十二將兵曰四奇曰八正以步人爲正以馬軍爲奇四奇一曰前奇二曰右奇三曰左奇四曰後奇八正一曰先鋒二曰右角三曰右爪四曰左爪五曰左角六曰左牙七曰右牙八曰後軍常以一奇當二正前奇當先鋒左角右奇當右角右爪左奇當左爪左牙後奇當右牙後軍四奇取稟於大將四正取稟於四奇故正常以奇爲首

各視奇之所止出各視奇之所行奇常在前正常在後在後卒然遇敵觸處爲首因敵變化循環無窮所謂以寡制衆者也

杜佑布列十二將兵陣



杜佑曰初鼓前將及左牙將各陣於左後將及右牙將各陣於右四奇將陣於左右之間乃建大將之旗於中引四奇之都虞候各持其旗布前奇之旗於前之左布右奇之旗於前之右布左奇之旗於後之左布後奇之旗於後之右再鼓四奇就列乃令各奇引八正之都虞候各持其旗使布先鋒之旗於前奇前之右布左角之旗於前奇後之左布左爪之旗於左奇前之左布左牙之旗於左奇後之右布右角之旗於右奇前之右布右爪之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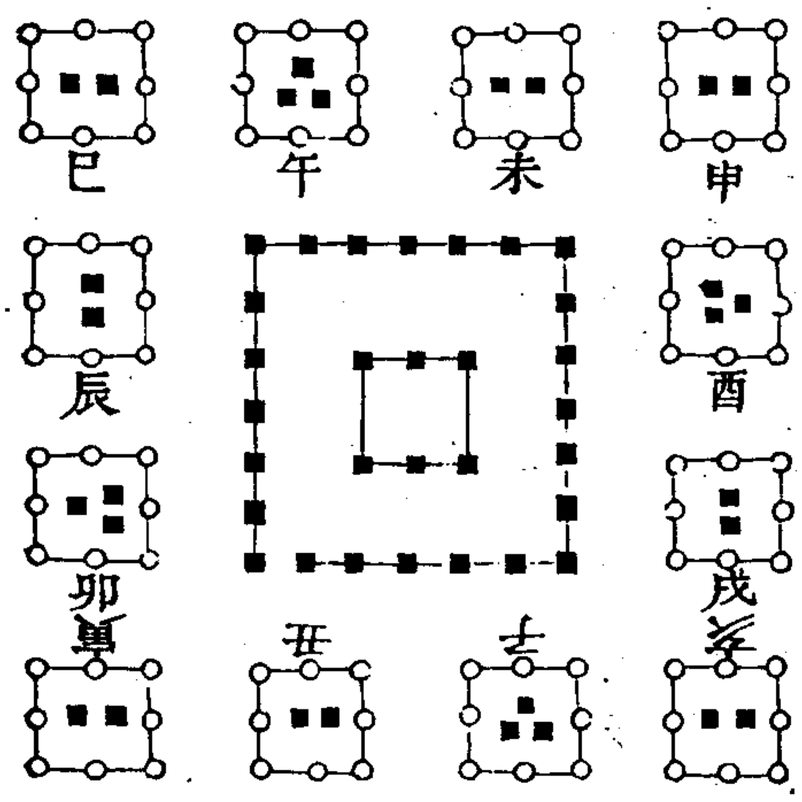
於右奇後之左布右牙之旗於後奇後之右布後軍之旗於後奇前之左三鼓八正就列則開四門門在右角右牙之間左門在左爪之間右前門在先鋒右爪之間後門在後軍左牙之間

○十二辰陣記

十二辰陣亦唐衛公李靖定邊之所作也唐太宗之初四夷內附番漢之兵雜處而並用之番長於騎漢長於步靖因其勢一變八陣而爲六花凡外營六軍各車步當前騎兵當後車步爲拒騎兵從背出此一法也再變六花爲十二將兵凡騎分爲四步分爲八騎居四維爲奇爲首步居四方爲正爲尾一奇各當二正二正各向一奇一面受敵首尾相應又一法也三變十二將兵爲十二辰混步騎而爲一凡外營周圍十二陣皆步而騎各包步之中一奇各當一正一正不離一奇一陣受敵各自爲戰奇正相混無不是正無不是奇敵意其正則步開騎出而擊之以奇敵意其奇則騎入步合而擊之以正敵不知吾正之所在不測吾奇之所出經所謂奇正之變而循環之無

端至此而後見矣是再又一法也夫是時用兵既久番將薛禹德阿史那執失思力之徒皆黠桀之資苟騎兵別聚爲一陣教之知奇正之方則誰可得而制者靖以步而參之騎以騎而隸之步或分之使居四隅或折之使隨各陣屢變其名屢犯其勢何莫而非顛倒鷲御之徵權也哉他日侯君集謂太宗曰陛下使李靖教臣兵法靖匿其精者是李靖欲反也靖曰得臣之粗者足以服四夷足矣欲得臣之精是君集欲反也後君集果以逆誅靖之遠慮葢如此

李靖十二辰陣



唐太宗幸靈州回召靖賜坐曰朕命道宗及阿史那社爾等討薛延陀而鐵勒諸部乞置漢官朕皆從之延陀西走恐爲後患故遣李勣討之今北荒悉平惟諸部番漢雜處以何道經久使得兩全安之靖曰陛下勑自突厥至回紇部落凡置驛六十六處以通斥候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謂漢戍宜自爲一法番落宜自爲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勑主將臨時變號易色出奇擊之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謂多方以惧之之術也

番而示之漢漢而示之番彼不知番漢之別則莫能測我攻守之計矣善用兵者先爲不可測則敵乘其所之也太宗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教邊將只以此處番漢便見奇正之法矣靖再拜曰聖慮天縱聞一知十臣安能極其說哉

太宗曰番兵唯勁馬奔衝此奇兵歟漢兵爲弩犄角此正兵歟靖曰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所擇人者各隨番漢所長而戰也番長於馬馬利乎速鬬漢長於弩弩

利乎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然其奇正相生之法也馬前增遞番漢必變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有哉太宗曰嘻更細言其術靖曰先形之使敵從之是其術也

武經總要李靖曰古今以來臨戰每作四面陣周圍受敵以爲必固若選鋒擊之必破此非天殃將之失也亦或作長陣作蛇陣皆以隊伍步騎相接或被衝破一處卽敗散不全大將避潰師之罪移過於下遂使驍勇小將無罪受誅今則酙成陣制

各立陣名各分部曲各名奇正若失一陣則斬一將形勢立就諸陣相應猶手臂相救以此攻守萬無一失中爲中黃陣騎兵三千人並長鎗短刀已爲前衝亥爲後衝寅爲左突申爲右擊酉爲白虎卯爲青龍午爲大赤子爲大黑辰爲摧鋒戌爲決勝未爲先鋒丑爲破敵十二陣各步八百人爲十二隊而爲小方陣騎兵各二百人長鎗短刀伏於陣中隨便衝擊惟子午卯酉四衝之地更加騎兵一百人凡都馬步軍萬八百成一大陣游奕八百

人在於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各抽奇兵一百人充之以挑戰亂兵引敵如兵少卽於隊中滅人多兵卽於隊中加數必要存其陣隊止則爲營動則爲陣逢則緊急鼓聲一發陣則立成不在勞煩指布此則應變之法出入如神攻取皆勝其小陣皆有四頭每頭配勇將一人用戰鼓一面中央立一大旗有賊攻一面卽諸陣相應同時向救轉戰只轉步卒騎兵不移每陣相去廣狹一百步狀如街陌設作挑戰引之令人作他陣皆突出弓弩騎射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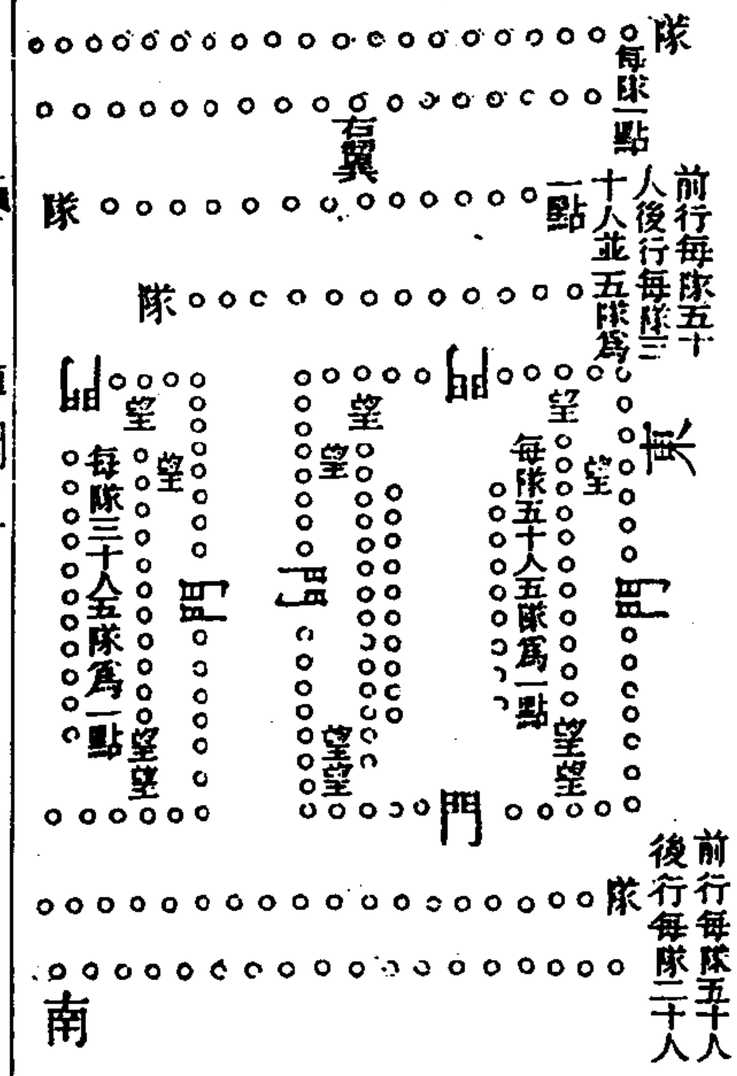
鎗左右挾擊前抄其胸後掩其尾是乃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平戎萬全陣記

平戎萬全之陣宋太宗皇帝備造之作也車四千三百二十乘騎三萬六百五十匹兵士一十四萬九百三十人布爲前後中左右五軍之大陣前後左右各以二行相從爲表裏步以三陣相從爲輔弼故五軍而有七陣也中陣以車一千四百四十乘方布如城郭每乘卒二十二人爲戰備陣中置陣馬五十具別用五千人守之四角置望樓八座別用八千人爲之凡中三陣計用步兵一十一萬二百八十人也皆爲正前陣後陣之前行各一千九百騎隊五十人前陣後陣之後行各一千九百騎隊三十人東稍西稍之後行各二千六百五十騎隊五十人東稍西稍之後行各三千七百五十騎隊三十人餘六百五十騎隊三十人分爲各陣探報之卒凡前後左右等陣計用騎兵三萬五千人也惟爲奇蓋雍熙之時契丹內侵太宗制此陣以禦虜騎之奔突故曰平戎萬全之陣

夫宋不自征伐有天下莫知古人制陣之法務以輕銳爲戒持重爲主如此則其積弱之勢實由茲而起矣

宋太宗平戎萬全陣



武經總要凡九陣內方陣三前鋒陣三殿陣二左翼陣一右翼陣一共成一陣中心連排方陣三每陣各大將一人主之其陣各方五里各相去一里東西占十七里每陣周圍二十里計七千二百步每五步爲一地分用戰車一乘兵士二十二人一陣計一千四百四十地分戰車一千四百四十乘地分兵士三萬一千六百八十八人無地分兵士五千人以三十人爲一隊計一百六十六隊餘二十人其兵士隊於陣內列行拒馬五千具槍五千七百六十枝床子弩二千八百八十張步弩五千七百六十張弩手五千七百六十人弓箭手五千七百六十人每陣四面皆用之物每陣四面皆一門爲臨時啟閉之節

左右方陣步騎四千八百八十具望樓八座每座望子十人計八十人凡陣之四面列戰車傍牌及諸軍器皆持滿外向車中處攢攢及軍中所東西稍陣各用騎兵萬人解鎧不用馬鎧分爲兩行前行配五十騎爲一隊計一百二十五隊每隊併隊眼占地五十步計一百二十五隊東西占地計六千二百五十步後行三十步計一十七里一百三十步計三十七里一百二十五隊每隊併隊眼占地五十步計一百二十五隊東西占地計一十七里

九十步三路探馬三十隊每路各浮圖子排列輕騎
七千五百人騎槍七千五百枝團牌七千五百面
銀一千八百七十口骨朶一千八百七十把西稍
陣準
此
前後陣各用騎兵五千解鐙分爲兩行前行五十
騎爲一隊計六十二隊每隊併隊眼占地六十五
步計六十二隊占地計四千三十步計一十六里
七十步後行三十騎爲一隊每隊併隊眼占地六
十五步計六十二隊餘四十人占地計四千九十
五步計十一里三十五步五路探馬五十隊後陣
減二

路每路浮圖子塔排列輕騎三千八百人騎槍三
面銀九百五十口也千八百枝圖牌三千八百
骨朶九百五十把後陣準此通陣凡用兵士一十
四萬九百三十人夾車兵士九萬五千四十人無
兵士二百四十人俱步前後左右陣
地分兵士一萬五千人守望樓
兵士三萬人探子六百五十人俱騎

伏詳聖制特以河朔之地遠近如砥胡虜恃馬常
爲奔衝故因洞當餘法增廣其制所以挫馳突之
銳明堅重之威循名摘實知神謀之有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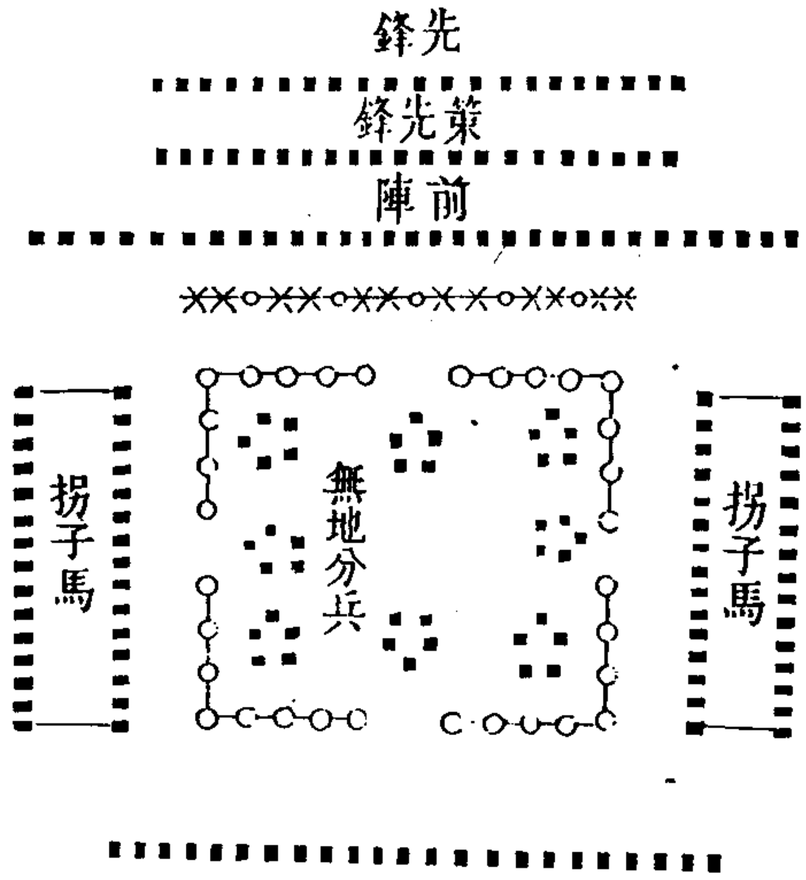
○常陣記

常陣之陣宋眞宗皇帝備邊之所作也咸平景德之

間契丹西夏內侵好以弓騎暴集偏攻大陣或突我
前或邀我後或掠我左右一面不支輒爲所破不利
往往如此也眞宗出陣圖觀之乃以步兵方布一大
陣於中陣外障以木拒馬或大車陣內別選精騎備
緩急號爲無地分兵陣開四門出入其陣各爲二行
更番迭用以節其力大陣之左右自精騎爲蕭蔽號
爲拐馬效金人之名也大陣之前三萬騎爲前陣前
陣之前又有先鋒陣先鋒之後有策先鋒陣三者相
爲應援大陣之後二萬騎殿之並以精銳充其數眞

宗作此以代萬全後每用之故時謂之常陣其實與
萬全之陣大同而小異耳揆其所制之意惟以必生
爲主以羈縻爲道以捍禦遮蔽爲固而已長驅遠闉
在所不欲此武備之所以不振也此國之所以亡也
儒臣不以兵爲意區區以聲容議論之末務其流禍
至於中國變爲夷狄豈不悲哉

宋眞宗常陣



武經總要常陣法

○大陣

大陣卽中軍陣也布陣之法大約指畫分明進退有節審地勢設陣形或排長陣卽常蛇陣或排方陣卽今四門斗底陣以步軍槍刀手在前方陣則四面排布雜以傍牌標槍當陣面聯布木拒馬或間以大車謂之陣脚兵按隋書皋鹿刻設戎爲方陣長弓勁弩居其後以雙刀床子弩參之行伍厚薄出於臨時務於堅整戎馬無以馳逐一陣開四門騎兵居其中候出戰卽開門放

戰隊出隊絕閉之有駐隊有戰隊環相爲用不竭人馬之力若馬軍在前先鋒戰候戰久卽抽歸步軍隊後方陣則抽歸陣中亦依門而入馬步軍都部署押大陣觀大將旗鼓所在應敵用兵俱稟成算有先鋒陣策先鋒陣拐子馬陣前陣拒後陣皆受節制今以鈐轄都監每一員領一將兵多者五千人少者三千人此陣中之陣也若裨將十員各領兵則五萬人也押大陣東稍西稍臨時處置今不具錄

木朝景德年北面用兵還兵官鈐轄以上押大陣東及西稍又有應募驍果及

取使臣軍校之勇幹者分押戰隊大約皆千人此隊中之隊也凡一指揮以五百人準之皆軍校一員所轄仍分隸凡一將佐一部隊一營壘大小相轄上下相維元帥統之故居則營壘辨行則陣隊成此其大較也如偏將出征或行隘狹之地則隨行布陣不可阻以常法

○東西拐子馬陣

東西拐子馬陣爲大陣之左右翼也本朝西北面行營拐子馬並選精騎夷狄用兵每弓騎暴集偏

攻大陣一面捍禦不支則有奔突之患因道拐子馬以爲救援其兵最大陣之數臨時抽揀

○先鋒陣

先鋒陣所以禦奔衝陷堅陣擊銳師盡須勇力也本朝行營常選精兵充之將領三員慮捍禦不及署以下將佐咸平中契丹寇河北鎮定高陽開五路都部署統兵十餘萬會合選精騎二萬爲先鋒又命五將各領三千精騎陣於先鋒之前掎角相應則常勝而無敗凡戰以正兵前後左右俱能相應則常勝而無敗凡戰以正合以奇勝（當敵爲正外擊爲奇）則用奇之策揣摩敵形指向分眾兵非貴多也乘機取勝而已咸平景德中契丹南侵三路重兵會合中軍步騎常滿十萬人前

應景德初所出陣圖防捍北狄前鋒陣外盛選銳陣騎士滿三萬人約握奇圖奇兵之數

○無地分兵

無地分兵輕銳之兵也凡一指揮各領戰隊分遣指使使臣或軍頭一員押之處大將軍營陣左右前後備緩急驅使其戰隊多少臨時分置無定數

○拒後陣

拒後陣殿後兵也凡出征伐並爲拒後軍陣之制糧道居後若强寇對壘欲圖其變引重兵踊戰潛選精銳由間道掩擊我委積輜重則須殿後捍之

咸平中親征北面觀地圖曰北虜好選精兵大戰後斷我糧道因別選良將二員將二萬人殿後掎角捍寇無腹背受敵之患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登壇必究卷三十五

淮陰王鳴鶴　編輯

輯陣圖說三

王鳴鶴曰古今沿革不同有一代之兵戎則有一代之陣法而言亦人人殊也風后握奇之後孫子之乘之孔明之魚復李靖之六花動靜疾徐縱橫闔闢可以意會千百載而下爲世所宗固矣夫堅劍而契舟舟行而劍愈遠制陣而泥法法存而陣愈離此鮮變化之微權而勝負所以不可預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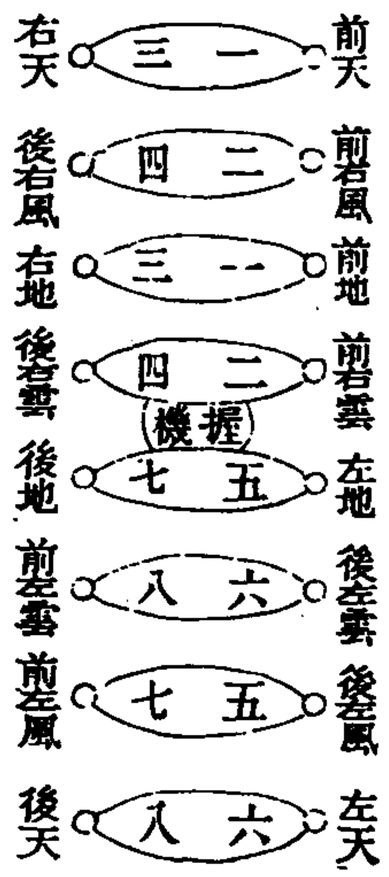
大抵爲將者以節制爲主先立於不敗之地一遇敵兵因時度勢或有宜於平原或有宜於山澤或利於正擊或利於奇勝勝可知而不可爲夫豈拘攣於成法者所可冀幸哉善醫者不按方以投劑善將者不泥法而譚兵何者病有倏忽變遷之態而兵有因敵制勝之機故也至若敵乘我而我不知應是謂無陣我應敵而應不知變是謂無法非無陣無法也臨陣而泥法之過也故曰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斯於陣也幾矣

○太乙陣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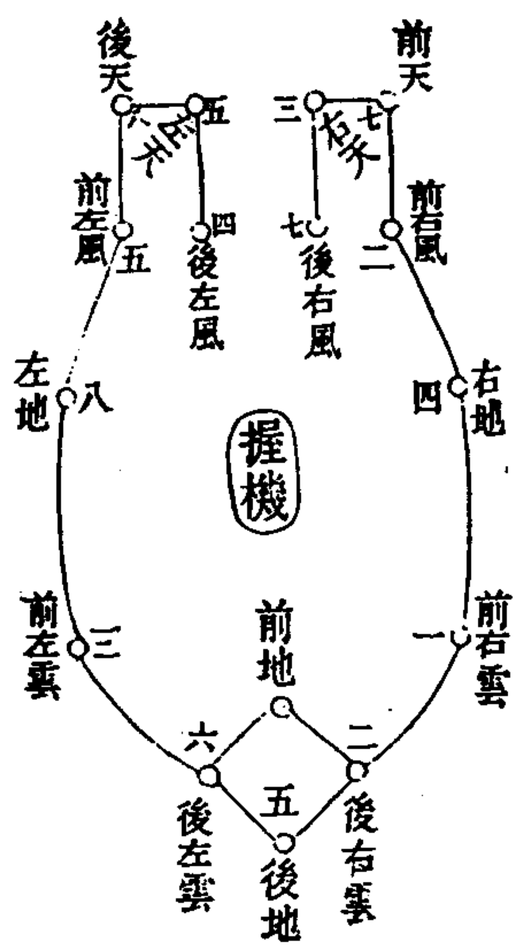
太乙統宗寶鑑太乙陣圖三首

本朝張煜之所演也（張煜泉州洛陽人永樂科舉人）太乙者紫微之星術家謂其神主用兵之吉凶遂有太乙之數其書幻妄無取張煜怪誕復以行陣之法附之布爲太乙直陣曲陣八陣凡三圖何辯之益先王制陣惟有節制而已節制者奇正分合步數進退之法也有節制則勝無節制則敗春秋戰國之時古節制無傳談兵之士競以其術數著書凡一百二十家分爲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太乙兵法一篇漢諸呂用事盡竊中秘之書四種皆無傳矣今所行太乙數後世所作非古之兵書明將所不取張煜以數爲陣奇正無方行列無勢其鑿甚矣爲將者愚如王莽劉禪買似道矢心而貞信之不至於覆軍殺將亡國喪身者未之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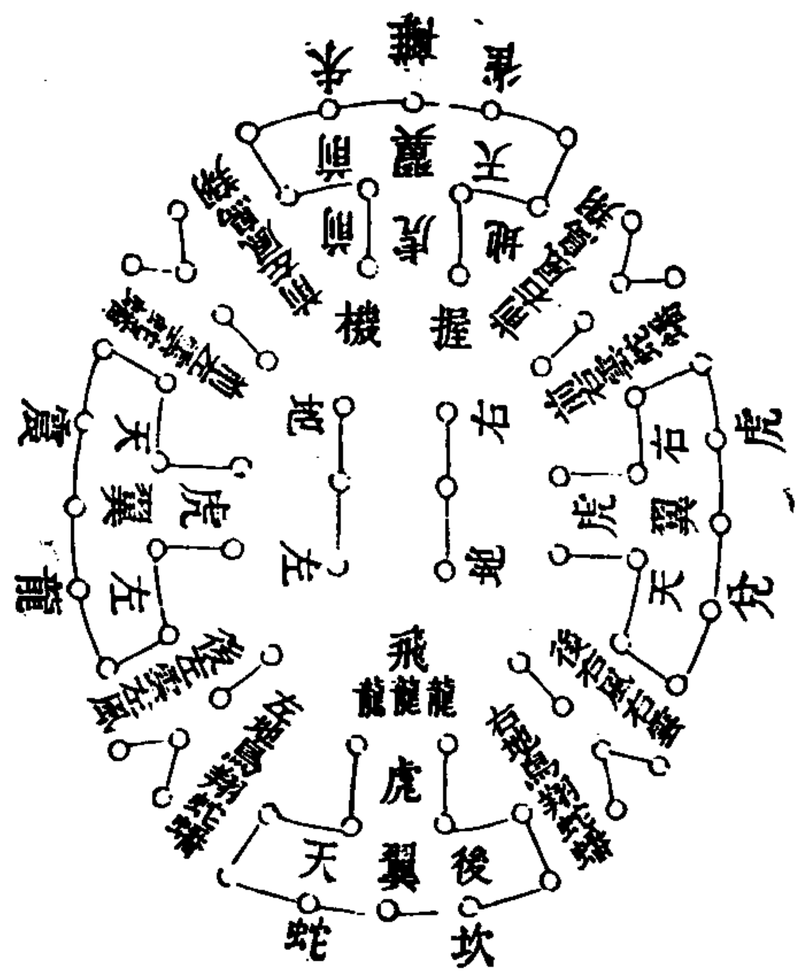
太乙直陣



太乙曲陣



太乙八陣



張煜太乙統宗寶鑑

紫微天乙星南太乙一星乃天帝之神斡運權化掌一十六神以輔人極儲祥降福世所欽仰而爲三台爲之三階太乙躡之以上下是以王者潔誠備物恭己奉祀而護嘉惠於天下握兵伐暴荷神力陰相布算運籌明太乙所在而察之也

算得一出兵步卒在前車騎次之大將居中出門無噪宜祀居一位爲乾之西北方以牛脯一朐酌酒以獻用皂帛爲蓆大將向西再拜呪曰一宮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滅莫之敢當算得二出兵步卒在前車騎次之大將居中出門無噪宜祀居二位正南方以牛脯一朐酌酒以獻用青帛爲蓆大將向南再拜呪曰二宮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敗莫之敢當算得三出兵步卒在前車騎次之大將居中出門無噪宜祀居三位東北之方以牛脯一朐酌酒以獻用青帛爲蓆太將向東北再拜呪曰三宮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亡莫之敢當算得四出兵步兵同前赤帛爲蓆大將向東

再拜呪曰四宮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伏莫之敢當算得六出兵車騎在前步卒次之大將居中出門鼓噪急行宜祀居六位正西以牛脯一朐酌酒以獻用白帛爲蓆大將向西再拜呪曰六宮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傷莫之敢當算得七出兵同六宮宜祀居七位位西南之方黃帛爲蓆呪曰七宮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破莫之敢當算得八出兵同六宮宜祀居八位北方皂蓆爲蓆呪曰八宮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損莫之

敢當算得九出兵同六宮宜祀招九位東南之方
青帛爲蓆呪曰九宮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
潰莫之敢當凡出兵興師行有緩急法有次序爲
主爲客在得算而已如算得一以至於四步卒在
前車騎次之大將居中出門宜肅不宜噪所以緩
而不急也如算得六以至九車騎在前步卒次之
大將居中宜噪不宜肅所以急而不緩也取五采
帛爲蓆者欲神鄉其方土之物亦取於算之義也
如算得一八宜用皂帛四九宜用赤帛三五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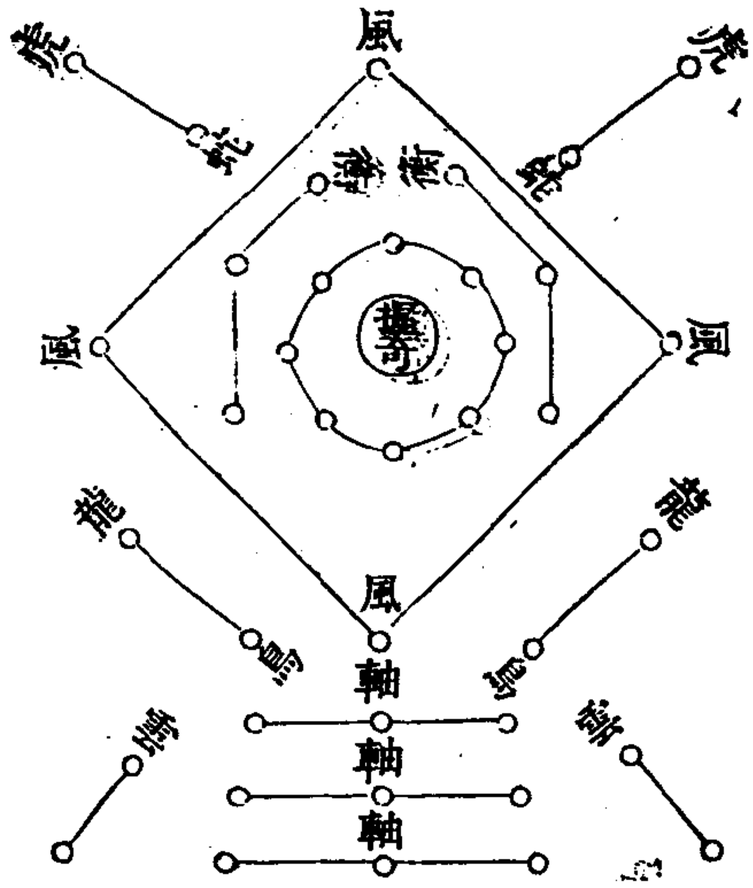
黃帛六七宜白帛三九宜青帛與太乙用旗色之
相同也算中無五算者乃大小將杜塞無門也陣
兵必出其向如算得一陣兵必出西北得二兵必
出南得三兵必出東北得四兵必出東得六兵必
出西得七兵必出西南得八兵必出北得九兵必
出東南
太乙五陣之制曰方圓曲直銳以應五行五方之
制而分主客之用也
太乙八陣與諸葛孔明魚復江八陣圖義同勢殊

孔明之陣明白易曉
太乙遁陣舉旗之法古秘不傳今采其肯歸以明
之主客算得一八者宜用曲陣而舉黑旗算得三
六宜用直陣而舉青旗算得二四宜用銳陣而舉
赤旗算得二五宜用圓陣而舉黃旗算得六七宜
用方陣而舉白旗也如三門具五將發利以與兵
動衆如天目不在囚迫地目不在掩擊太乙不在
開休生三門之下所謂三門具五將發也
○風后握奇陣辨

武經總要風后握奇陣圖一首宋朝士之所演也宋
神宗詔朝士討古陣法有以此圖進者以前爲外後
爲內衙陣在外圖布以象天軸陣在內方布以象地
風陣當衙陣之四面雲陣夾軸陣之兩旁虎蛇向敵
於前鳥龍上下於後衙陣十有四軸陣九風雲陣各
四龍虎鳥蛇陣各二合陣三十有九而爲大陣何辨
之蓋風后制陣天地居前後天衙居兩端風雲居四
隅地軸居中央正兵主守不動爲義故名衙軸奇兵
主戰變動爲義故名風雲冲陣數有九中軍零者大

將握之故名握奇此古文握奇經然也後世謂孔明之八陣卽風后之握奇遂有天地前後冲變爲龍虎蛇鳥之說握奇八陣交相混雜故唐客韜鈐獨孤及目爲風后握奇而爲之記及去天陣地陣天冲陣三陣之名更於龍虎鳥蛇湊衡軸風雲爲八陣不本握奇古文而別爲之圖亦相襲混雜之悞也然古人制陣之要所貴爲奇正有分合利於相救便於攻守紛紜而不亂如此而已獨孤及記陣名雖不合於經而定位備物致用之旨疑兵遊兵二廣四奇之稱奇正分合可以意會必韜鈐之圖規模形勢曲盡其妙而及之文足以發之也總要所繪圖其陣名其布置實按獨孤及之記之文其形勢方不成八圓不正六奇正分合一無可觀何哉蓋握奇經文蘊奧難曉韜鈐八陣又湮沒無考朝之文士姑以獨孤之記爲據妄自揣度而爲之耳殊不知陣無多寡不越六十四陣然後七軍九軍之法具焉豈有三十九陣而可以爲陣哉徒知握奇之名而失握奇之義於制陣烏乎可

風后握奇陣



獨孤及風后八陣圖記

物不終靜必受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疑於陽則飛龍戰大樸已散聖盜並起故戎馬生乃有力吞八荒爭載九有大者天柱折地維絕小者作慝廬山負阻中冀上帝憑怒下民是恤乃眷武德黃帝受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於是乎征不服討不庭其誰佐命曰元老風后蓋戎行之不修則師律用爽陰謀之不作則凶器何恃故天命聖者以廣戰術俾懸衡於未然察變於倚數握機

制服作爲陣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愆神不忒
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
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
飛龍翔鳥上下其勢而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
餘地游兵以拔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令戰弛張
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必使陷堅陣拔深
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破魏之鶴列鄭之魚麗周
成之熊羆昆陽之虎豹出匪徒以律我異於是既
而圖成樽俎帝用經畧北逐葷粥平蚩尤戡黎於

阪泉省方於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耀鼎成龍至
去而上遷於是遺風冥冥時亡而圖存焉於戲聖
迹長往神機未昧酌其流者猶足以決勝三軍樂
侮萬里故項緒得之以霸西楚黥布得之以奄有
九江漢孝武得之攘匈奴服隴越東收穢貊西拓
大夏然則聖圖幽贊未始有涯天寶中客有爲韜
鈐者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勝
敗之朕在我股掌天地之心見於毫末議欲獻諸
策府廣武事會天子以不戰爲師無爲爲寶則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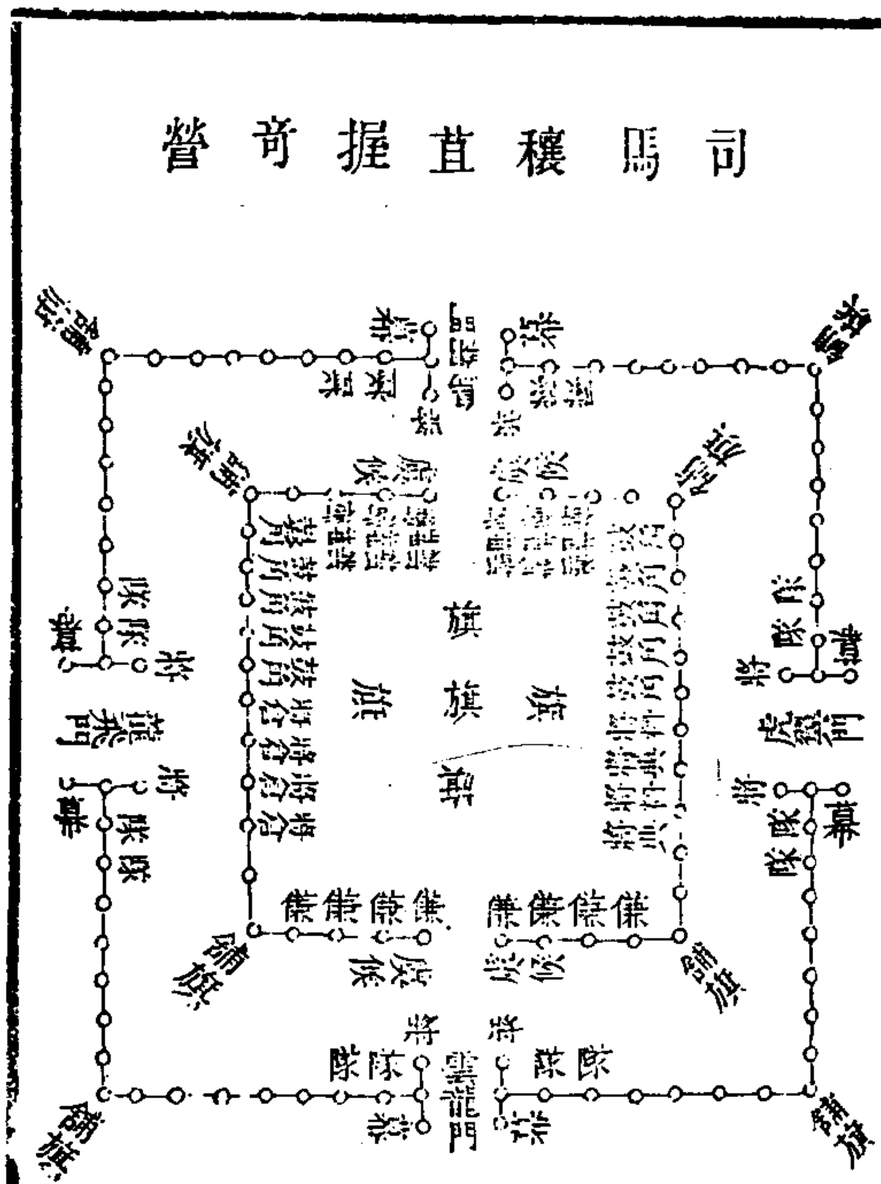
圖也與於多難廢於昇平堙淪不書盛德其沒乃
旌諸圖側以爲三皇之故事六藝之餘伎云

○穰苴握奇營辯

虎鈐經穰苴握奇營圖一首元許洞之所演也杜佑
通典有穰苴法以一萬三千五百人爲軍十之三布
之中壘十之七布之外營許洞演爲營法配孔明八
陣之名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布爲內外二重方如斗
底四隅有舖四方有門守地有步尺之數何辯之蓋
自古營陣同制大小相包廣狹相容以利固守便救

應不可失也黃帝之時遷徙無常處城郭宮室未備
每止舍輒以兵帥爲營衛八卦而包八營八營而包
握奇其狀如街陌相通此則握奇營之舊制也諸葛
孔明以六十四陣四面分之爲二百五十六陣布爲
下營陣法名曰滿天星以八卦而包九宮以八宮而
包中黃斯得風后之遺法也許洞以平列布爲內外
二重失其制矣豈得爲穰苴法耶田穰苴司馬法自
古無傳通典蓋杜佑私意所撰而握奇營又許洞之
臆見固無足取惟四時教閱以習坐作進退之節則

此圖不能外也古人教閱平時教人以金鼓旗幟號令之辨不敢教人以陣在營教人以正不敢教人以奇故孔明沒而悍將魏延不能竊其風李靖沒而番將薛萬徹等終無能爲邊患皆知正而不知奇故也斯圖所以不行於世也以此


司馬穰苴握奇營
旗
旗
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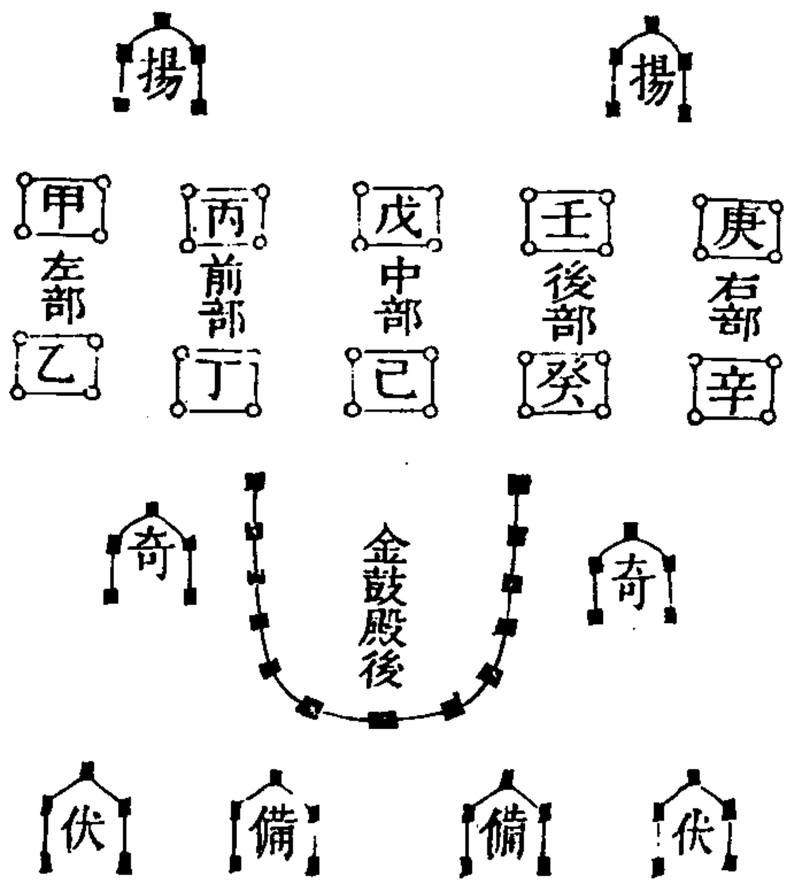
百八十步以壘四面乘之一面二百五十步壘內地二頃六十畝餘一百步六蠶五麾金鼓府藏在中壘

○孫武子八陣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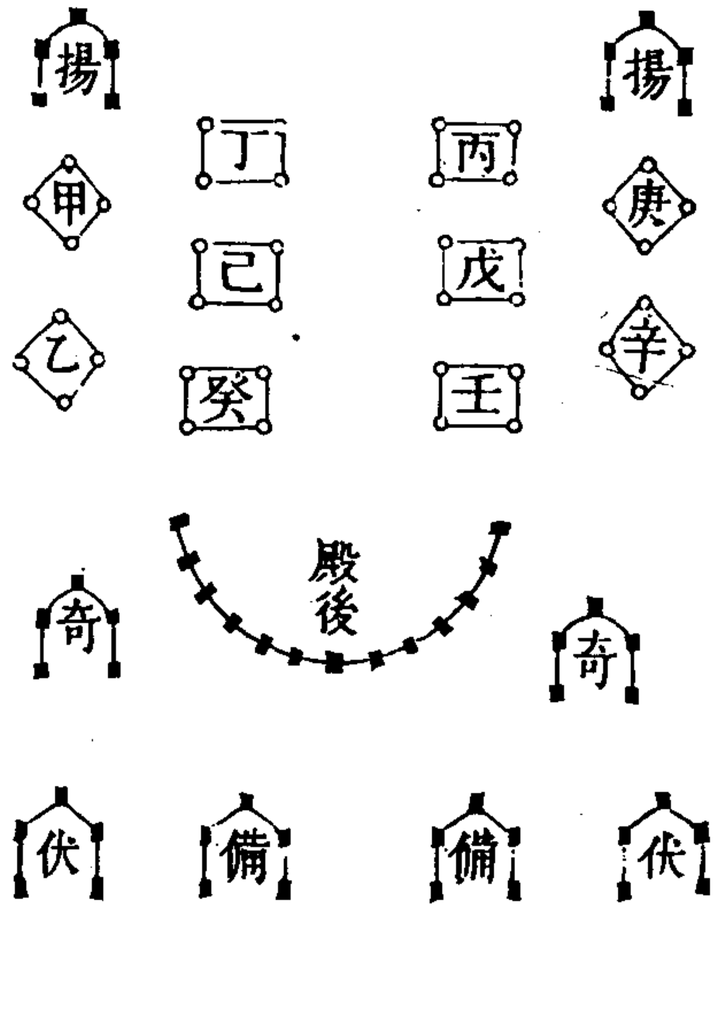
新令孫武子八陣圖八首唐裴緒之所演也以步兵五部十曲爲前後左右中騎兵八陣爲揚奇備伏揚兵前出奇兵中應備伏後援十千分合遞變爲方圓牝牡銜方車輪罘罳鴈行等八形以陣形配五行五音八卦以定剋勝之法何辨之蓋制陣之法握奇爲

本八陣爲宗有動有靜體用乃立有體有用奇正乃生正多而無奇則重而無功奇多而無正則輕而不固故氣氛變化者四方交互而出遊廣更迭而至而中軍四隅之陣未嘗敢動也四隅兵動則四方轉而爲正四方之陣未嘗敢動也裴緒以十曲變化則舉陣皆動矣變多則煩動多則亂兵之至危莫甚於此至若步騎之用有衆寡分合有遠近行陣有疏密奇正有先後前却有遲急則因地形之險易廣狹高下斜正臨時相敵以爲之節觀武侯街亭之戰命馬謖以大兵據城趙雲以步兵據箕谷王平領兵千餘去大兵之外以爲援馬謖不違制則趙雲王平兵皆有用也此所謂因地制形如此而已裴緒以一地而變一陣一陣有一形一形有一剋制之理此兒童之戲耳何可從哉其以太公孫吳諸葛而假名者皆誣也

方陣



右方四圖黃帝五行之金陣於卦屬兌於五音屬商爲白虎則孫子之方陣吳起之車箱陣諸葛亮之洞當陣以行伍洞徹而相當也其楊奇備伏兵後八陣皆放常山之蛇勢而爲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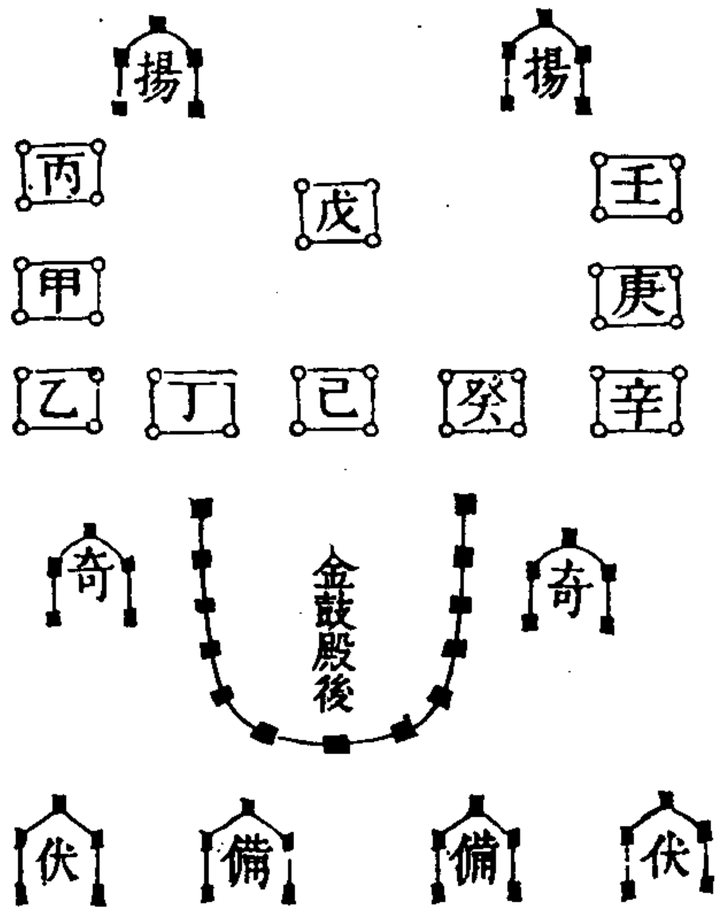


圓陣

方陣圖

右圓陣圖黃帝五行之土陣於卦屬艮宮於五音屬宮爲勾陳則孫子之圓陣吳起之平軠陣諸葛亮之中黃陣以其居中位者土也方陣爲圓陣法曰舉黃旗聞二鼓音前部前曲出居其前後部後曲出居其後後部前曲出與曲出與之並後部後曲出居其後後部前曲出與之並左右部及中部各旋向左右衛騎隨之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四方高利圓圓利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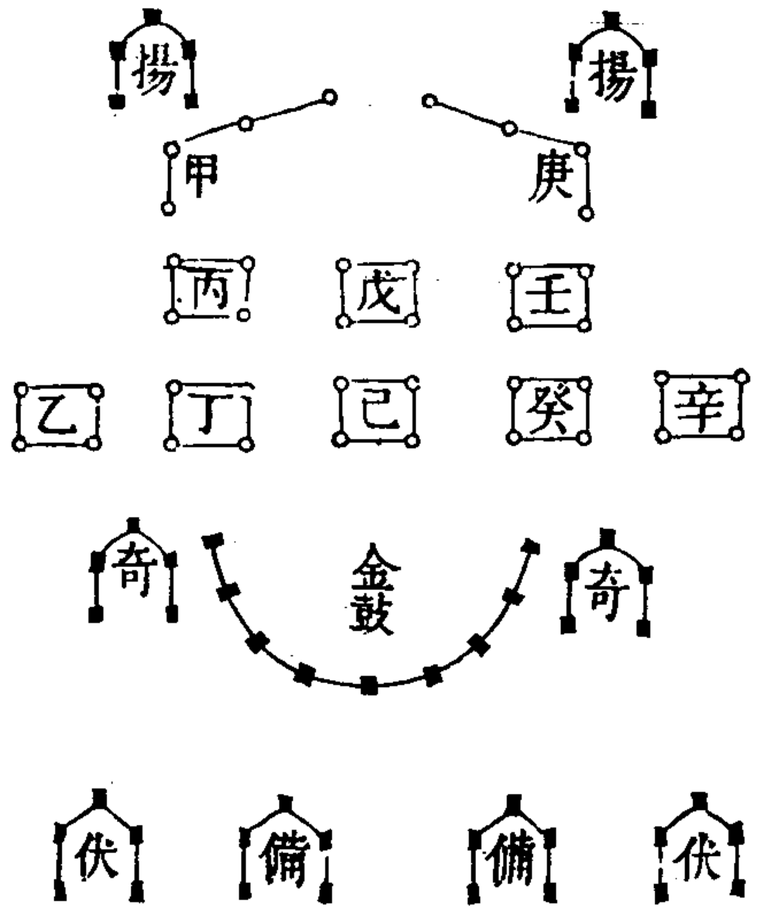
牝陣



右牝陣圖黃帝五行之水陣於卦屬坎宮於五音屬羽爲元武則孫子之牝陣吳起之曲陣諸葛亮之龍驤陣以其曲屈如龍騰也或名却月陣宋武帝多用此

右以圓陣爲牝陣法曰舉器旗聞三鼓音前部前曲出在左部前爲左翼後部前曲出在左部前爲右翼中部前曲左右騎隊分爲左右與後隊並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後高前下利牝利牝利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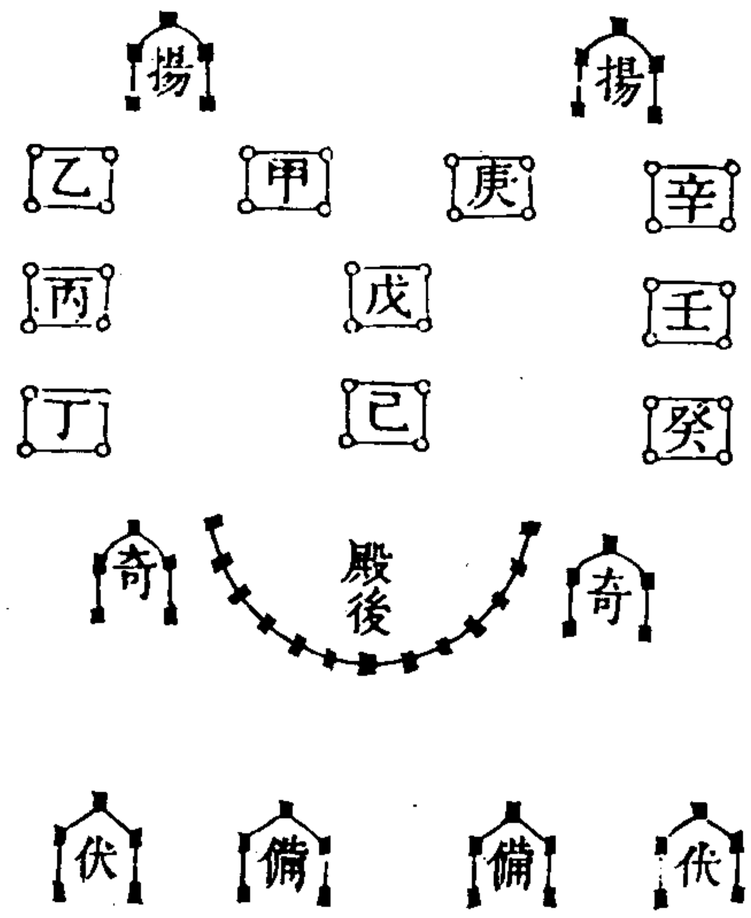
牡陣



右牡陣圖黃帝五行之火陣於卦屬離宮於五音屬徵爲朱雀則太公之烏雲陣孫子之牡陣吳起之曲陣諸葛亮之鳥翔陣以其輕銳如鳥飛翔之銳陣諸葛亮之鳥翔陣以其輕銳如鳥飛翔

右以牡陣爲牝陣法曰舉朱旗聞四鼓音右部前曲出在後部前左部前曲出在前部前相去二十步左右官各前進二十步爲嘴中部前曲左右隊前次之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後高前下利牡牡利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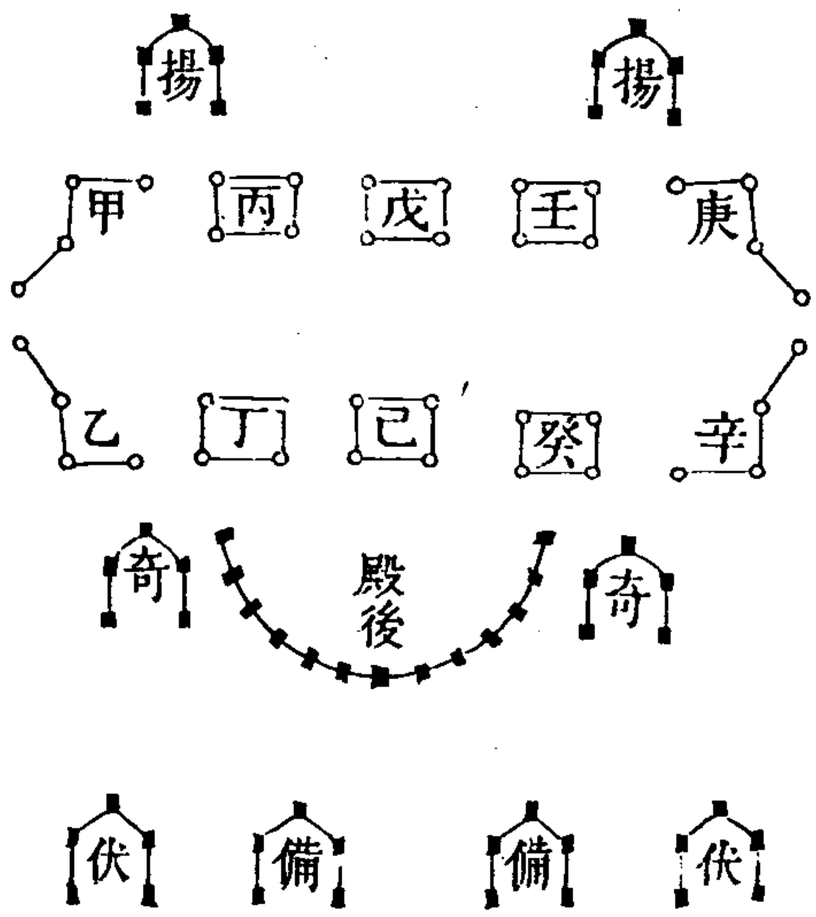
衝方陣



右衝方陣圖黃帝五行之木陣於卦屬震宮於五音屬角爲青龍則孫子之衝方陣吳起之直陣諸葛亮之折衝陣以其直前折衝於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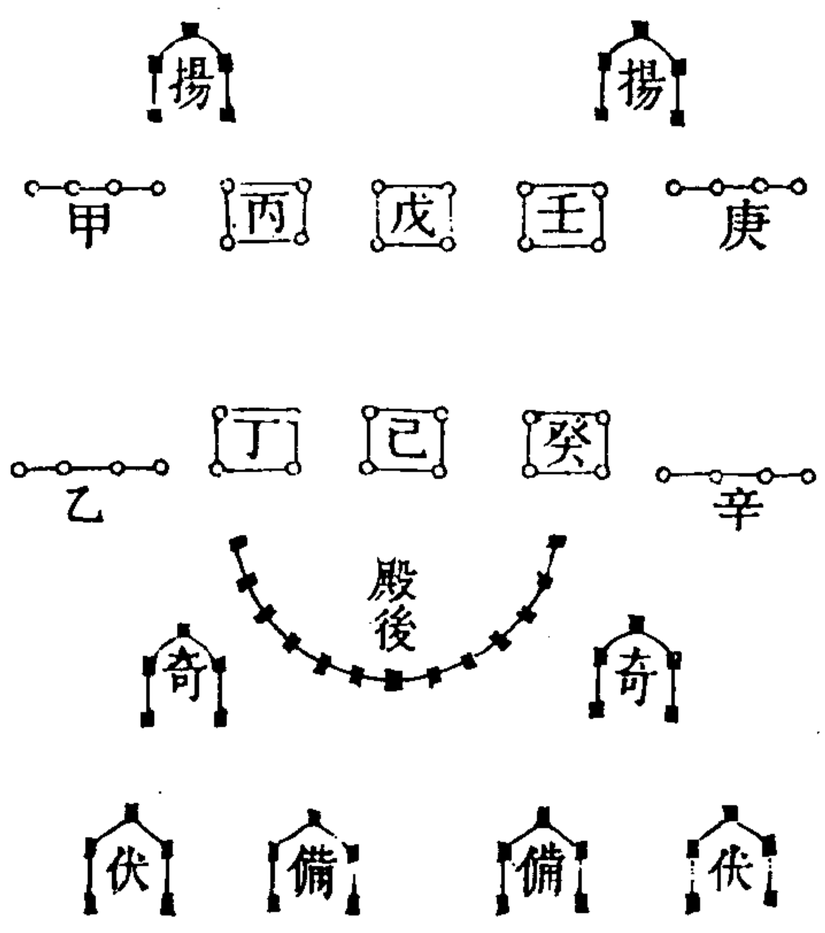
右以方陣爲衝方陣法曰舉青旗聞五鼓音左右二部前並列相從而居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前高後下利衝方衝方利爭險

車輪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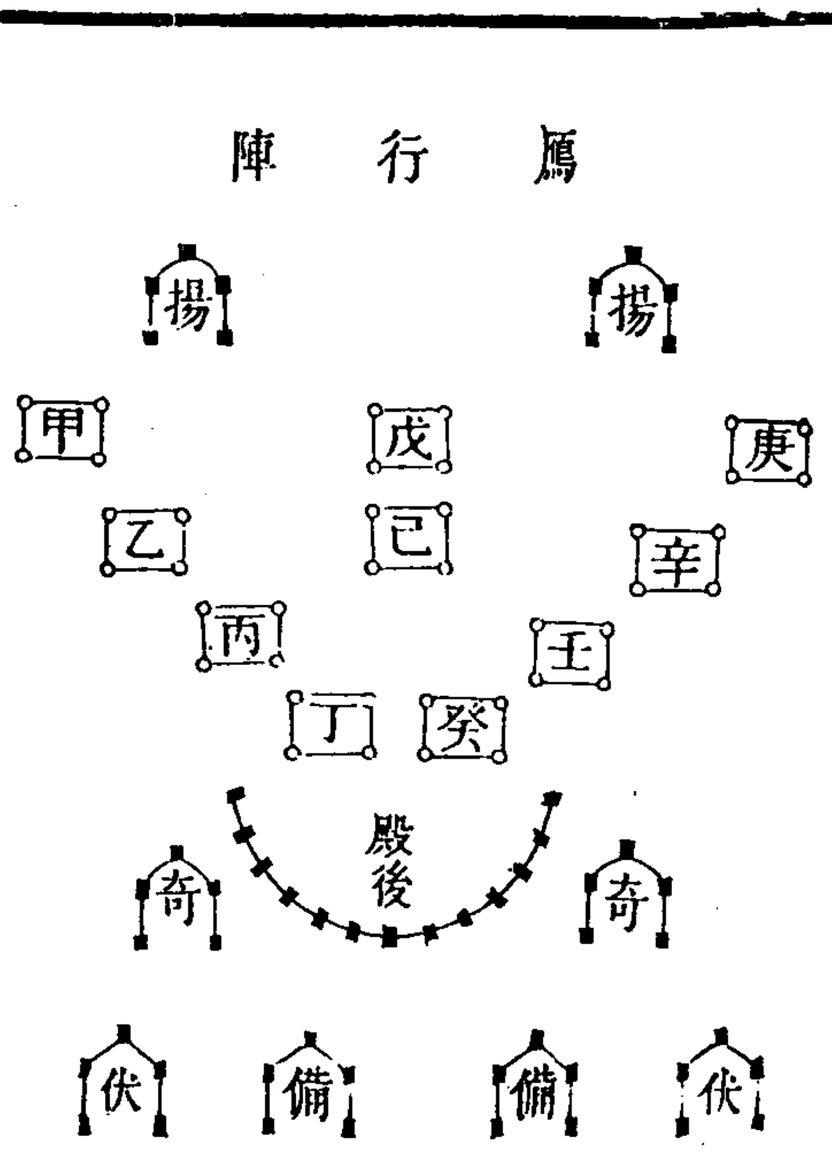
右車輪陣圖太公三才之地陣也於卦屬坤宮則孫子之車輪陣吳起之衝陣諸葛亮之握機陣以其進止機巧爲名

右以方陣爲車輪陣法曰舉熊旗聞六鼓音左部前曲後隊左右官後曲前隊左右官各左移出二十步右步亦如之相近爲鼓翼狀校尉司馬後部居地如法平易利車輪車輪利進



右衆星陣圖太公三才之人陣一曰飛翼陣於卦屬巽宮則孫子之衆星陣吳起之卦陣諸葛亮之虎翼陣以其游騎兩傍而舒翼也或名魚麗陣魚貫陣左傳曰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陣卽此也

右以方陣爲衆星陣法曰舉鷁旗聞七鼓音左右部前曲左右官居前橫列後曲居後亦如之中部及前後部曲等布地如法斥澤利衆星衆星利救



右鴈行陣圖太公三才之天陣於卦屬乾宮則孫子之鴈行陣吳起之鵝鸛陣諸葛亮之衡陣以其進接如秤衡也左傳曰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鵝

右以方陣爲鴈行陣法曰舉鷁旗聞八鼓音中部前曲進前出爲首其後曲次之與前部前曲後部後曲右斜亦官曲相隨後部後曲右斜官曲相隨右部邦次後部後曲皆左斜亦官曲相隨左部却次前部後曲皆右斜亦官曲相隨校

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邱陵利鴈行利繞
陣法曰凡八陣之法轉而相勝更爲雌雄方陣正
而厚圓陣隨而聚正厚者力併固方勝圓猶厚勝
薄也圓陣銳角利於堅守牝陣張其兩翼若吞取
之以牝吞圓牝可敗也法曰翼而張者汲其兩角
故圓勝牝猶聚勝敗也牝陣勝牡者牡陣前銳後
重像劍之鋒而牝張其兩翼前單後複也法曰銳
而鋒者夾擊之故牝勝牡猶複勝單也牡陣勝衝
方者衝方前衆後疏戰者不足居者有餘牡背高

向下因其地勢以潰其虛可以敗敵也法曰得地
助者昌失地助者亡故牡勝衝方也衝方勝車輪
兵得成行善冒亂敵而畏險阻但衝方地勢高利
守以疲車輪之力故衝方勝車輪也衆冒備左首
尾虛在兩傍其勢不堅車輪之兵備以强弩善衝
亂敵法曰以首待攻者强以動待敵者亡此車輪
勝衆冒也鴈行前銳後張延斜而行便於繞人衆
冒前後橫中央縱便於絕延斜利於相救且戰且
息故衆冒勝方陣也方陣行重而厚佚居者衆用

力者寡鴈行延斜張兩翼便於左右利於周旋也
法曰厚而方者堅當選其勇脅其傍此鴈行勝方
陣也凡三軍遷徙次舍之宜必就所喜避所忌居
其水草利於芻牧因險阻爲衛則施功薄而易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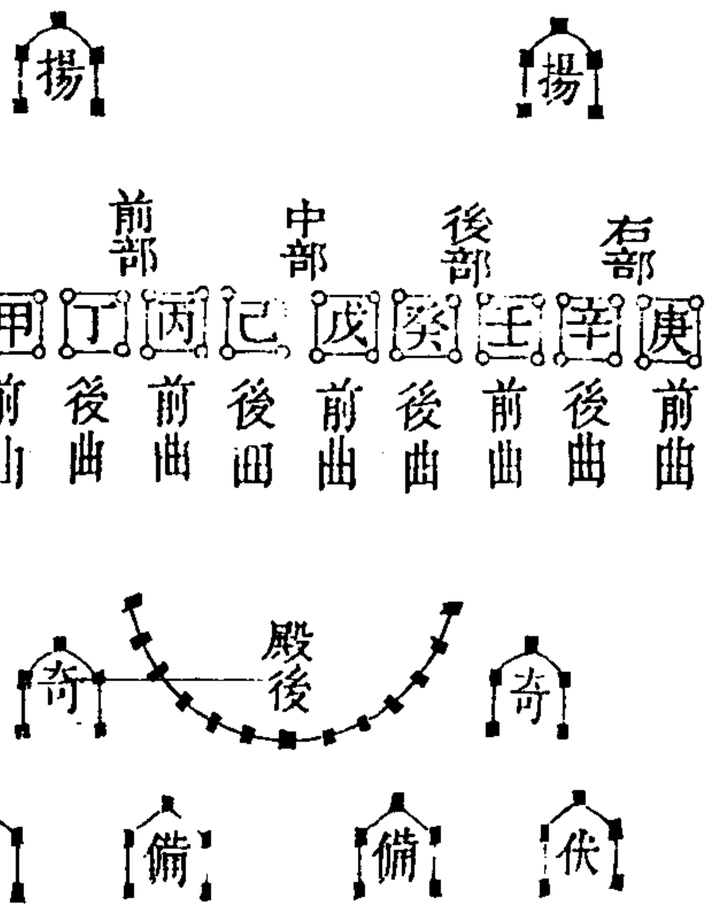
○孫武子常山蛇陣辯

新令常山蛇陣圖一首唐裴緒之所演也孫武子九
地篇有云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
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裴緒演而爲蛇陣一
軍六千人四千爲步兵布爲前後左右中二千爲騎

兵布爲揚奇備伏形如蛇之蟠曲何辨之蓋軍有前
後左右中自古之制也其法不方則圓中軍居中前
後左右環而遶之此奇正之所由出裴緒以前後左
右中布爲其陣已失其制矣況孫子所謂率然者謂
士卒深入死地其情不得不相救在法而不在形其
形如蛇一攻可貫欲首尾相救其可得乎魚復江中
孔明以石縱橫布爲六十四壘其形正方桓温見而
嘆曰此常山蛇勢也蓋孔明八陣法以前爲後以後
爲前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冲其中兩頭皆救桓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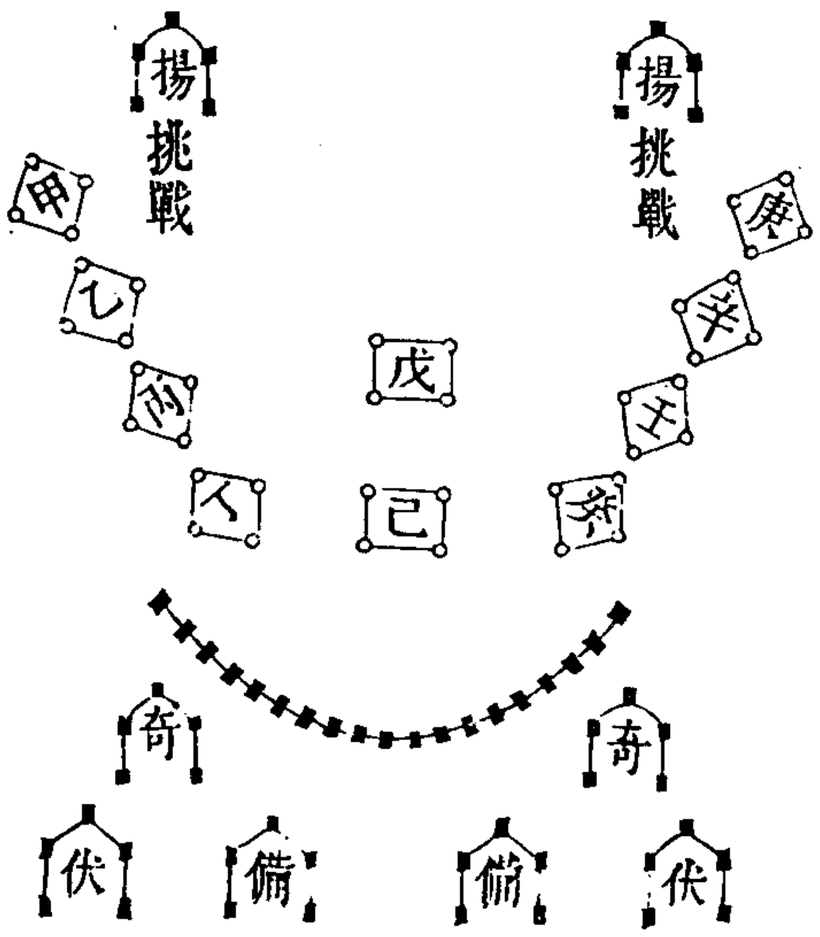
知孔明之法故云然也孫武之陣名曰乘之八陣出孔明魚復之八陣是其舊制後世未知考耳武子兵書自古十三篇漢藝文志乃有武子八十二篇陣圖九卷皆春秋戰國之士所增假名孫子者也自呂后之世已失無傳裴緒附會九卷之說妄撰方圓牝牡衝輪衆冒鴈行併常山蛇共爲九陣以迎合其數則僞而又僞何足以爲法耶

常山蛇陣



右以鴈行爲常山陣法曰聞九鼓音舉龍旗則爲常山矣中部前後曲退居於中前部後部前後曲進與中部齊左部右部前後曲退與前後部齊

常山蛇首尾相救陣



裴緒新令曰右常山蛇陣步卒五部凡四千其中
前後左右等軍量山川土地之形按陣而居可以
逸待勞飽待飢其奇揚備伏皆馬騎分而爲八凡
二千人逐便而居以應權也按戰國策曰常山蛇
擊其首則尾救擊其尾則首救擊其中則首尾皆
救此其義也

○諸葛亮瞿塘方陣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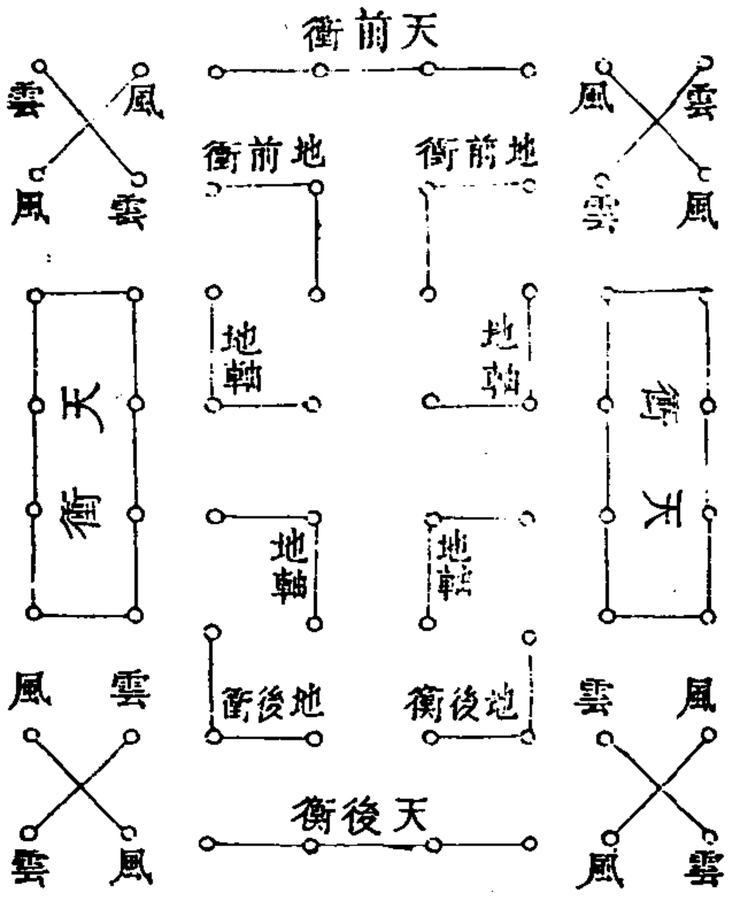
通鑑夔州瞿塘永安宮南一里魚復灘中孔明壘石
六十四魁各高五丈布爲方陣卽其圖也後之演者

配隸不同正義以前後外十六魁爲天衝陣左右外
八魁爲地衝陣通鑑王氏以前後外八魁爲天衝陣
左右外十六魁爲地衝陣太乙統宗寶鑑以前後外
四魁鉤連內二魁爲地衝陣左右外八魁爲天衝天
衝地軸各易位而居內風雲十六陣同居四隅其說
不一何辨之夫黃帝握奇陣圓也圓者分表裏孔明
八陣方也方者定八向圓陣以裏爲正表爲奇故名
內陣曰地曰軸曰衝取靜之義也名外陣曰天曰衝
曰風雲取動之義也方陣以四隅爲正四方爲奇名

四正爲天地風雲者乾坤巽艮之位也名四奇爲龍
虎鳥蛇者震兌離坎之位也是則孔明之天地風雲
非軒轅之天地風雲軒轅之衝軸衝非孔明之龍虎
鳥蛇亦猶伏羲文王之易先天後天各隨所取爾欲
論握奇只求其法於內外勿雜以龍虎鳥蛇之稱欲
論八陣只求其法於八向勿混以衝軸衝之號斯兩
得之按此三家之說其於制陣內外相包之理奇正
分布之要無一知之徒各以己意牽合握奇經文強
比而同其謬甚矣吁孔明八陣之義唐太宗以問於

李靖則太宗未之了了可知李靖以旛名隊號爲答
則李靖之粗畧可見況乎方士俗儒而可怪之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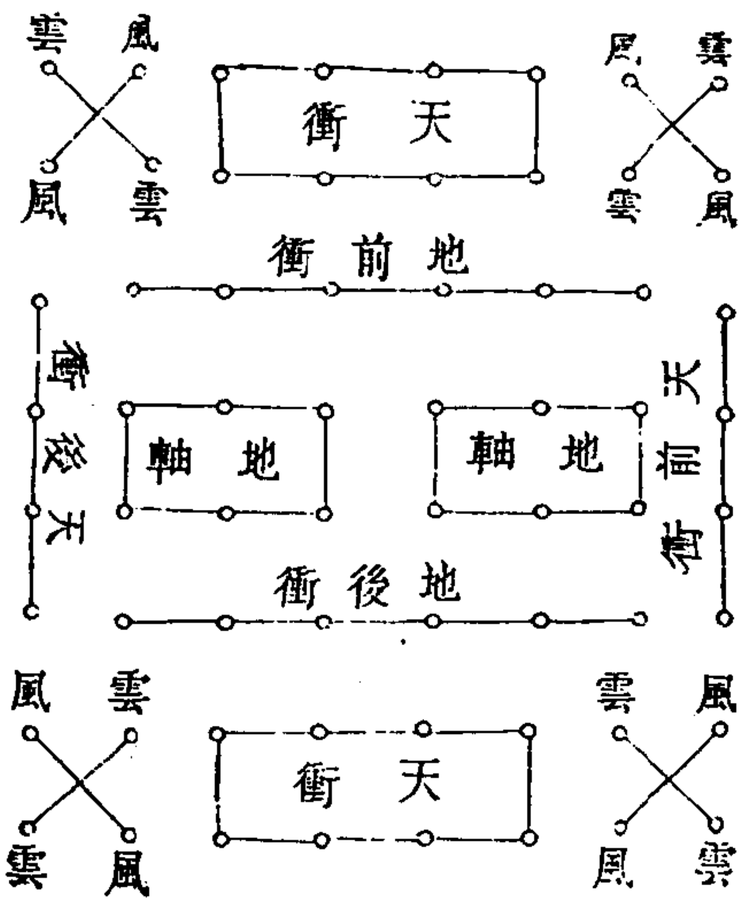
正義分配八陣



正義俗傳爲握機經漢三分天下有諸葛孔明者以區區之蜀爭衡三國之間八陣之法亦當考之矣四爲正四爲奇餘倘爲握機或總稱之先出游兵定兩端天有衝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四隊風居四維故有圓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有方天居兩端天衝地居中間地衝總爲八陣陣記游兵從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中間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應之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於中張翼以進鳥披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背逐天文氣候山川向背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今魚復江中平沙上有土石焉其八陣遺蹤尚可想也隅洛鈎連曲折相對出入變化莫知其終是殆黃帝太公管仲之遺制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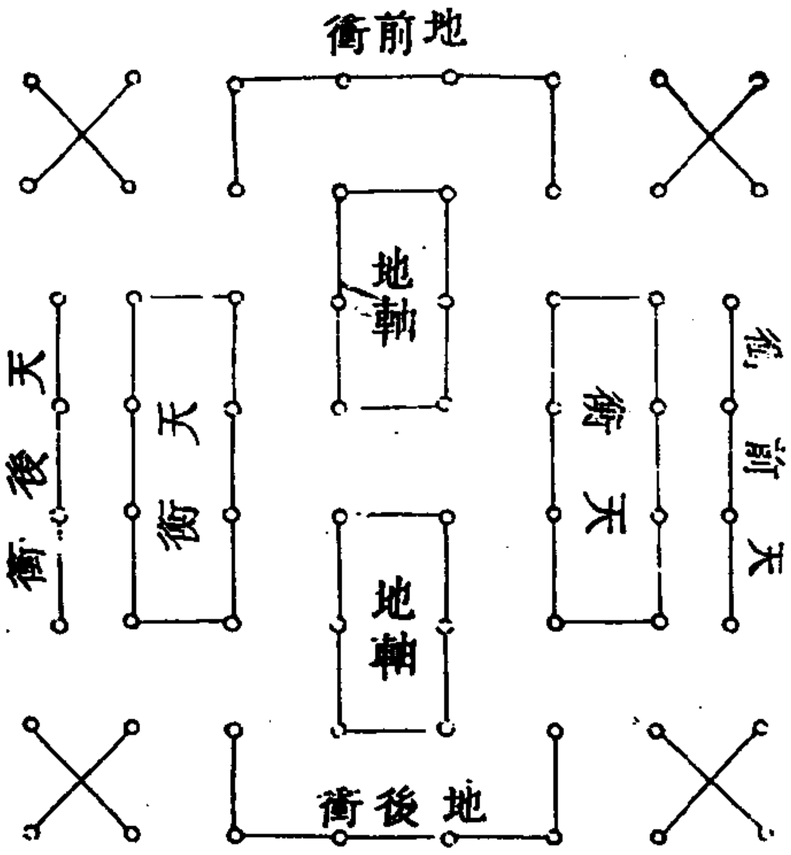
此篇不知誰氏之作蓋推演孔明陣法而托名爲風后握奇經也故不載於握奇陣圖之下直附於此所以便後學者考

通鑑分配八陣



逼鑑慈湖王氏曰孔明八陣一在魚復永安官南江灘水上其法六十四陣天衡十六陣居兩端地軸十二陣居中間天前冲四陣居右天後冲四陣居左地前冲六陣居前地後冲六陣居後風八陣附天雲八陣附地合爲八陣天衡併前後冲二十四陣合風八陣爲三十二陽地軸併前後冲二十四陣合雲八陣爲三十二陰游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凡行軍結陣合戰設疑補闕全在游兵天地之前冲風爲蛇蟠兵家先陰以右爲前又風從虎與蛇皆陰類同位西北也天地之後冲爲飛龍雲爲鳥翔兵家後陽以左爲後又雲從龍龍與鳥皆陽類同位東南也以天地風雲爲四正以龍虎鳥蛇爲四奇所謂八陣也每以二陣相從一陣之中又有兩陣一戰一守中外有輕重之權陰陽有剛柔之節彼此有虛實之地主客有先後之數

張煜分配八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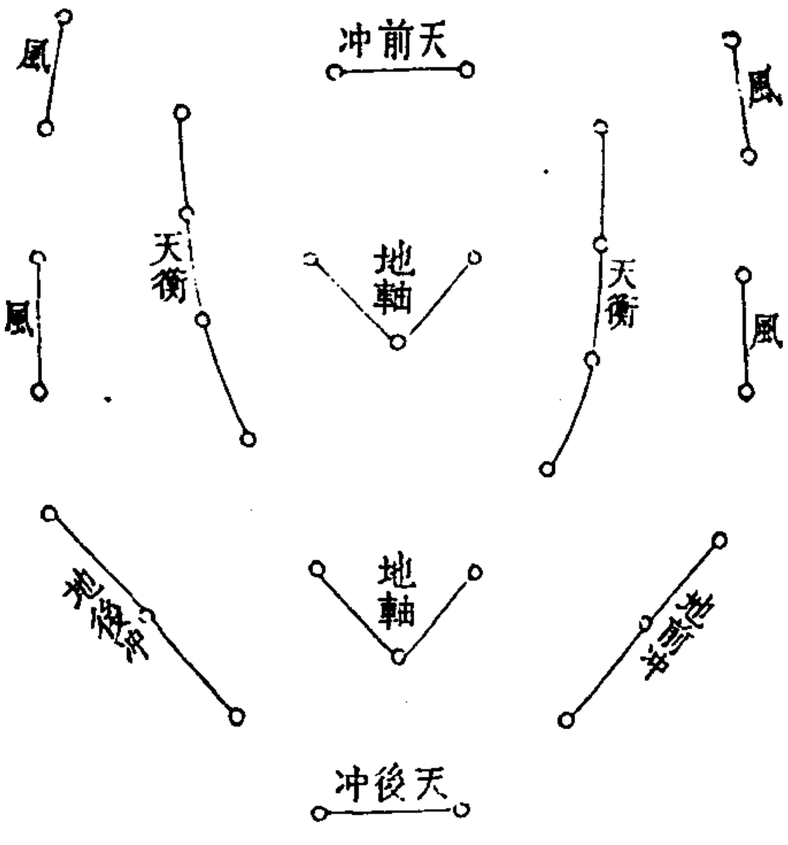
張煜曰此陣一十二陣步隊不等計八十八隊步卒七十二隊馬軍一十六隊五十六爲正三十二爲奇

○諸葛亮八陣八形新變辯

太乙統宗寶鑑孔明八陣新變圖八首張煜之所演也以陣內外前後左右四隅八變而成天覆地載第一變與李筌同其餘六陣行其巧過之何辨之益李筌好奇造爲宋神宗皇帝斥之其說不行矣世猶存者一則教場操練虛習分合之容無叛軍難制之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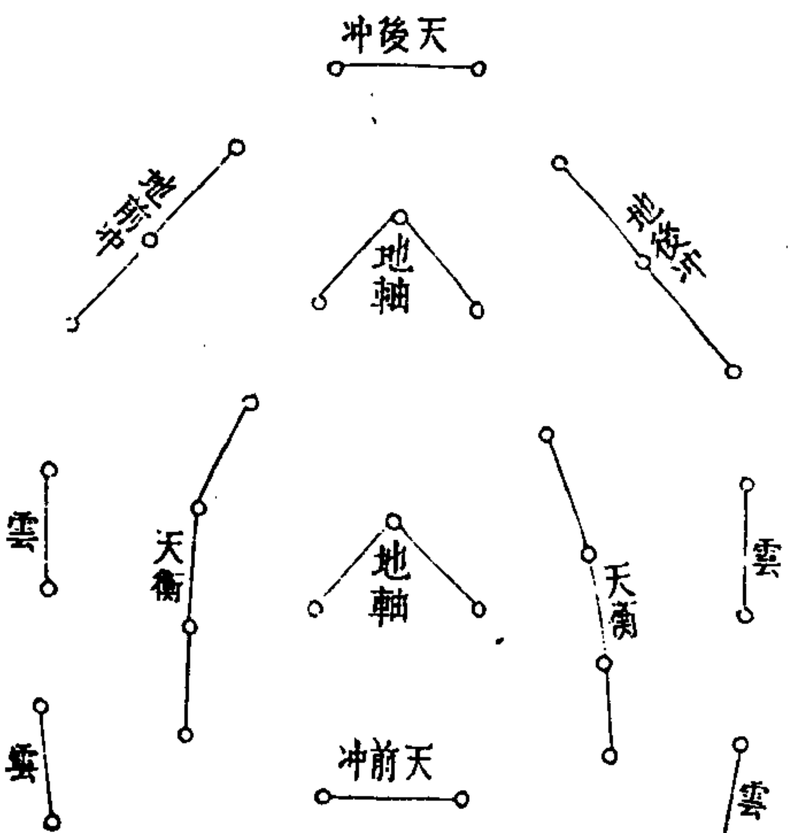
二則草莽之中奸妖倡亂用此塗塞耳目自悞其計
李靖曰存之所以廢之是也張煜惟誕之士屢變屢
下求巧反拙神宗明論漠然而未之聞惑歟悞哉雖
然唐太宗問李靖曰孔明八陣何義也靖對曰天
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本乎隊
伍之別李靖名將尙失其肯尙何議於煜耶夫必知
天地風雲衝軸衛之名之義然後可與論風后之握
奇必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之名之義然後可與論
孔明之八陣不知其義而求其法也難矣

新變風揚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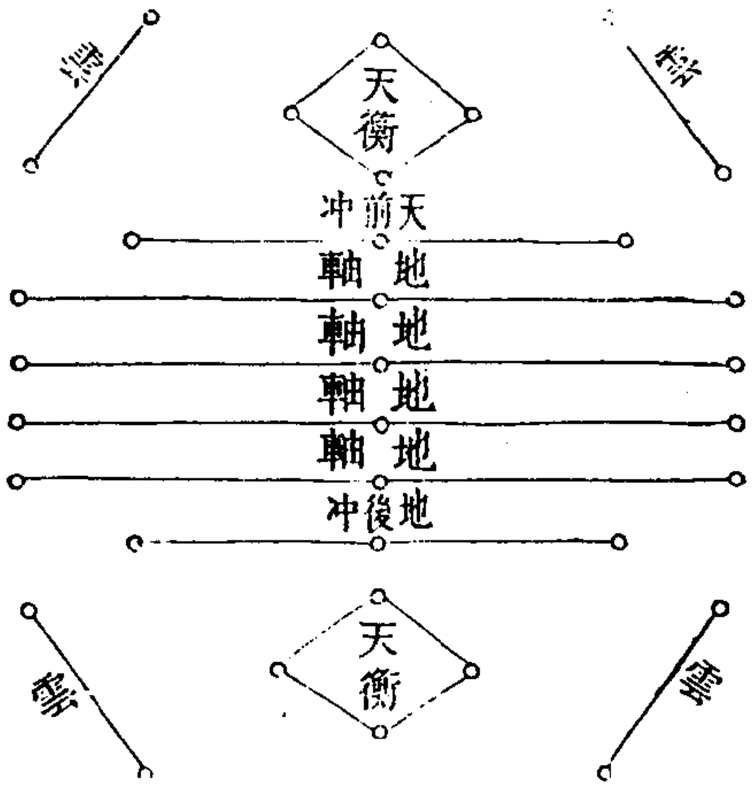
左之分第二變爲風揚陣有風無雲天前衝二隊
居前天後衝二隊居後地軸六隊居中天衝八隊
居地軸之左右風八隊分居天衝之左右地前後
衝六隊分居風之下

新變雲垂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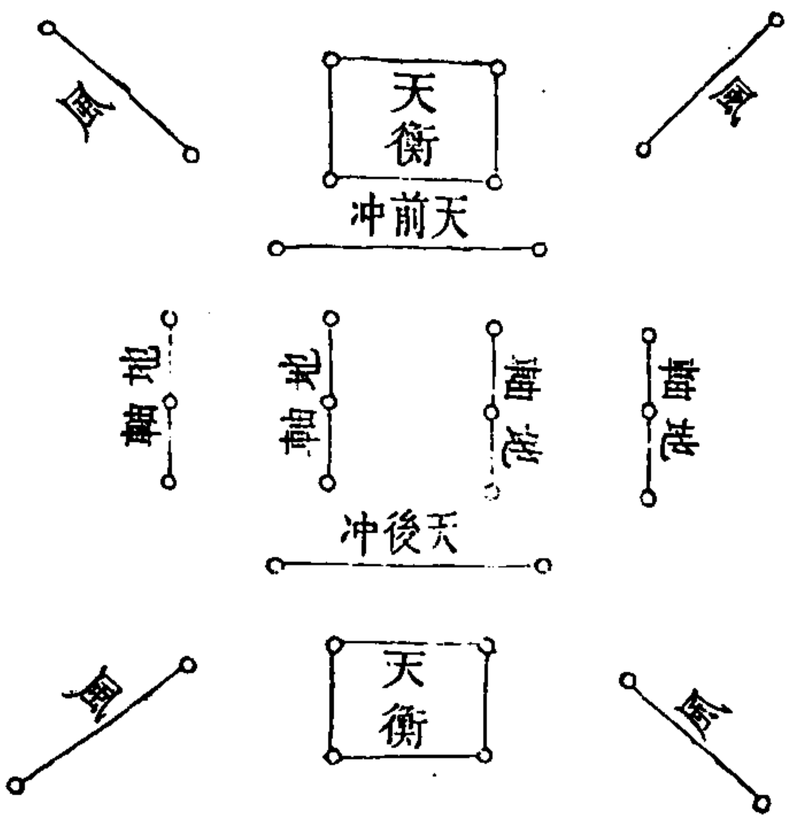
右之分第二變爲雲垂陣有雲無風天後沖二隊居前沖二隊居後地軸六隊居中地前後沖八隊分居於外天衡八隊分居於內

新變龍飛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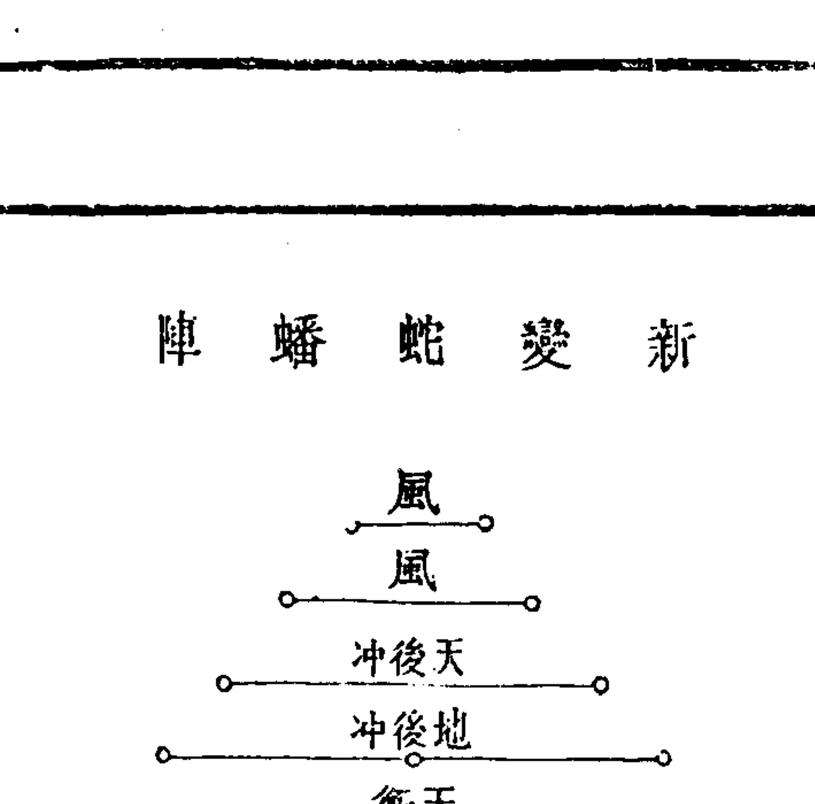
後之分第三變爲龍飛陣有雲無風天衡八隊分居前後兩端地軸十二隊居中天前沖二隊居衡軸之間雲八隊居四隅

新變虎翼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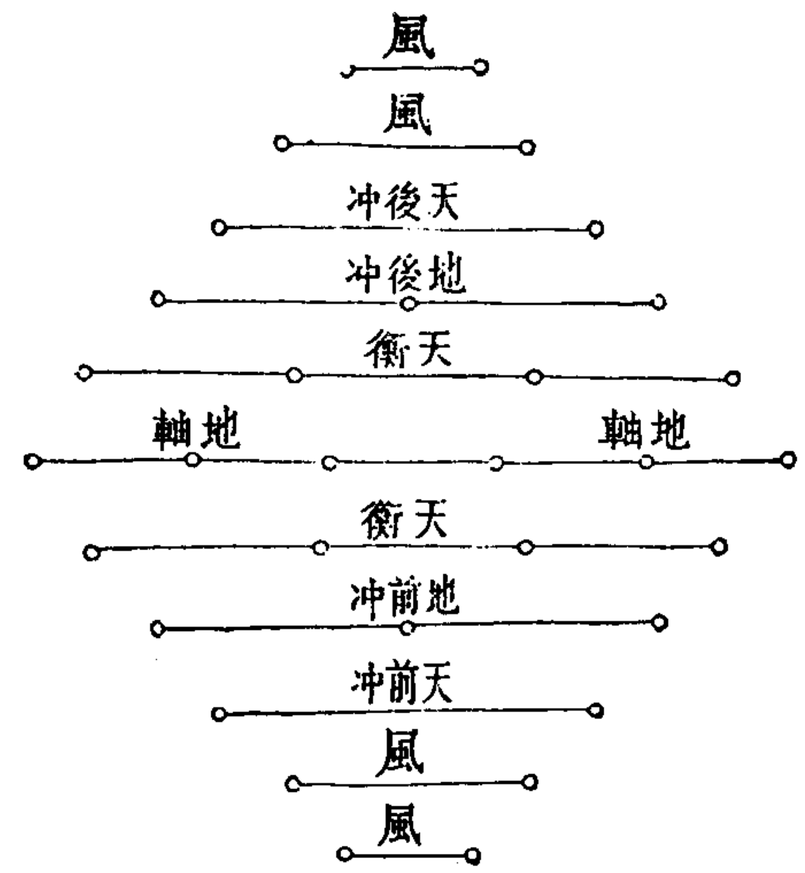
前之分第三變爲虎翼陣有風無雲天衝八隊分居前後兩端地軸十二隊居中天前沖天後沖四隊居衝軸之間風八陣居四隅

新變鳥翔陣



東北西南之分第四變爲鳥翔陣有雲無風天前沖天後沖四隊居東兩端地軸六隊次之天衝八隊又次之地前後衝六隊又次之雲八隊又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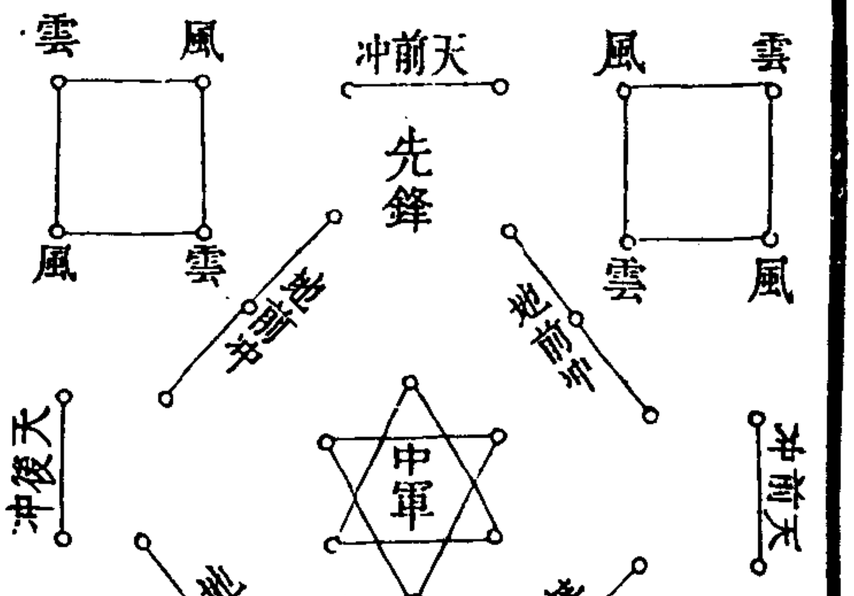
新變蛇蟠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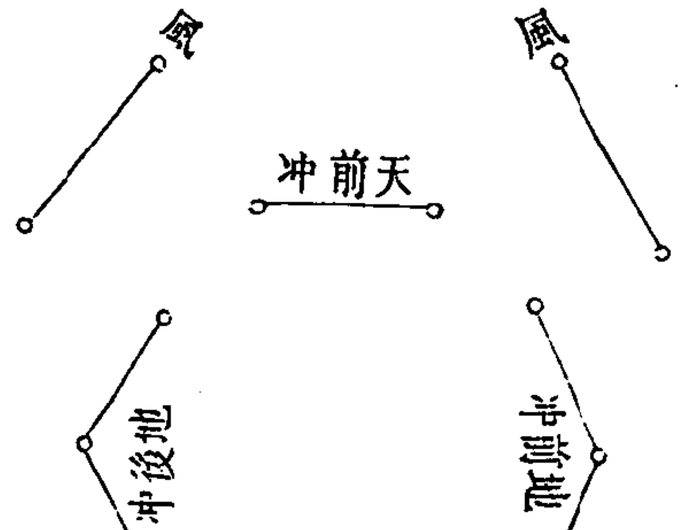
西北東南之分第四變爲蛇蟠陣地軸六隊居中
天衝八隊次左右地前後沖六隊又次之天前後
沖四隊又次之風八隊分居上下
○諸葛亮六陣辨
太乙統宗寶鑑諸葛亮六陣圖一首六變六形陣圖
六首皆張煜之所演也六陣圖其隊三十六奇正各
三有天地風雲前後沖而無天衝地軸六形陣圖有
風用雲垂龍飛虎翼鳥翔蛇蟠而無天覆地載裁八
爲六本李靖問答六形襲李筌陰經何辨之蓋孔明

八陣之制內外四層四陣爲握奇十二陣爲中軍四
十八陣鈎連六隊相從以爲四奇四正李靖以方陣
變爲六花則握奇中軍不動惟以外營四十八隊鈎
連八隊相從爲六廂故李靖曰八陣爲六武侯之舊
法也謂孔明以斜谷路狹裁爲六陣者妄說也凡布
陣狹險之地及過險出險自有約隊之法武侯伐魏
八陣常用八萬人若裁爲六一陣反有一萬三千人
矣安得爲之約隊故不足信李筌八陣之形既悞而
張煜蹈襲更爲六陣之形則又悞也不待重爲之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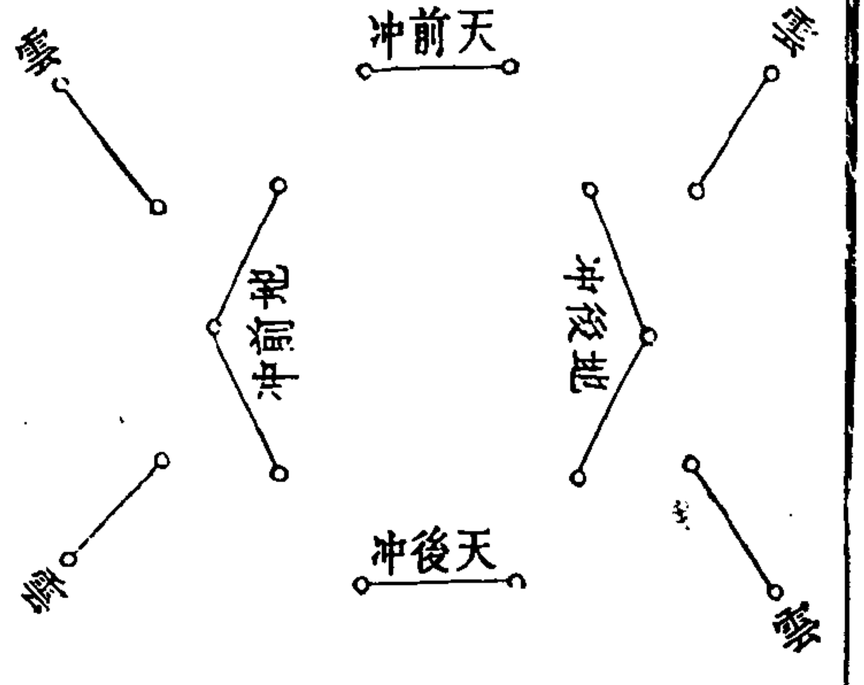
八陣變爲六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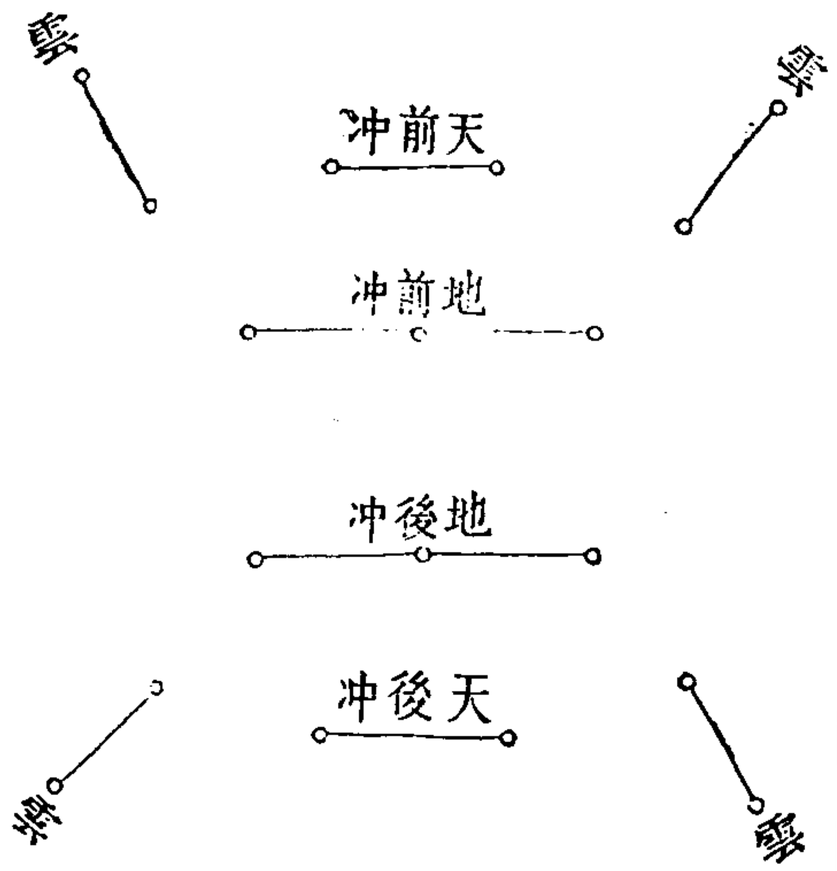
變六風揚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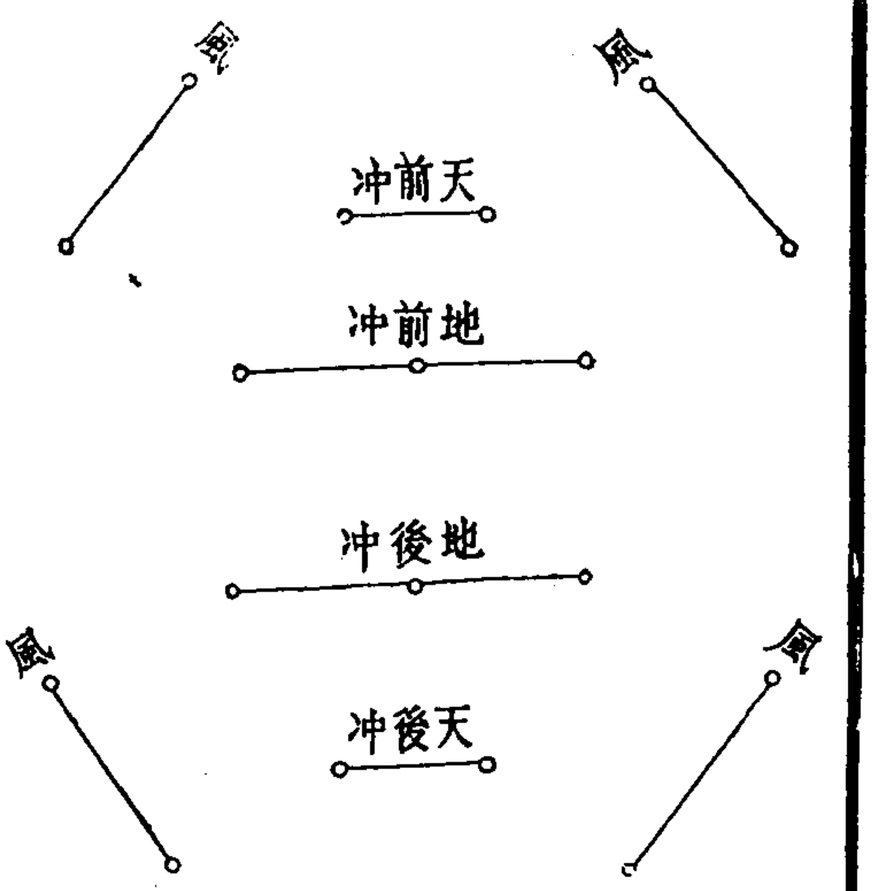
變六雲垂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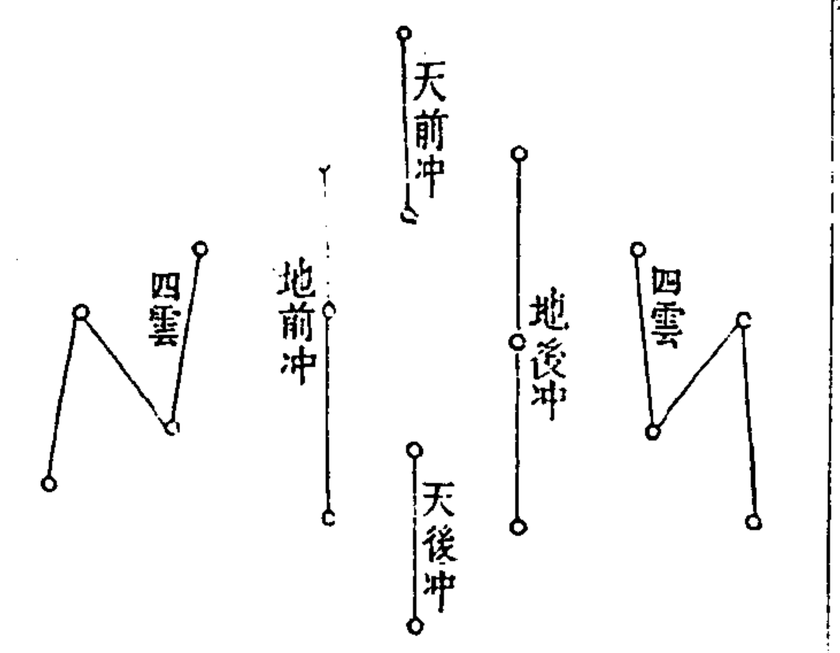
變六龍飛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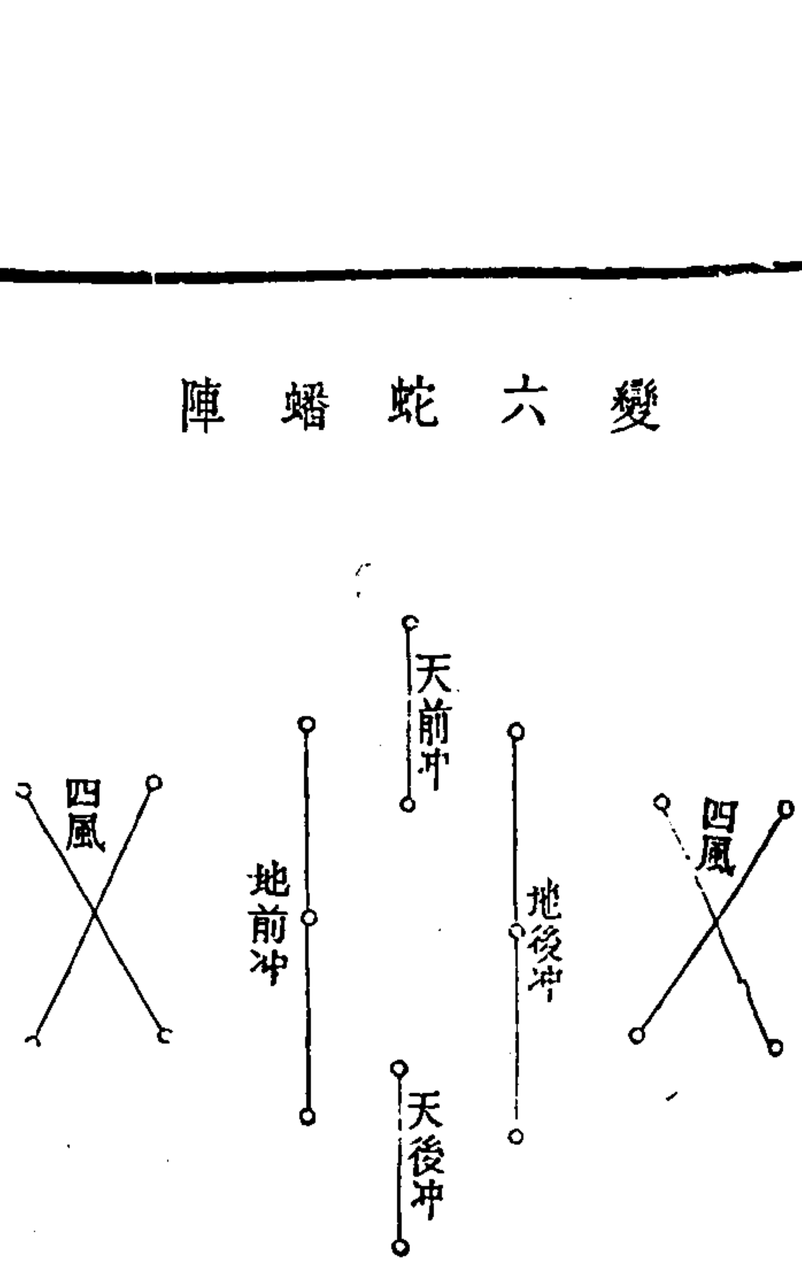
變六虎翼陣



變六鳥翔陣



變六蛇蟠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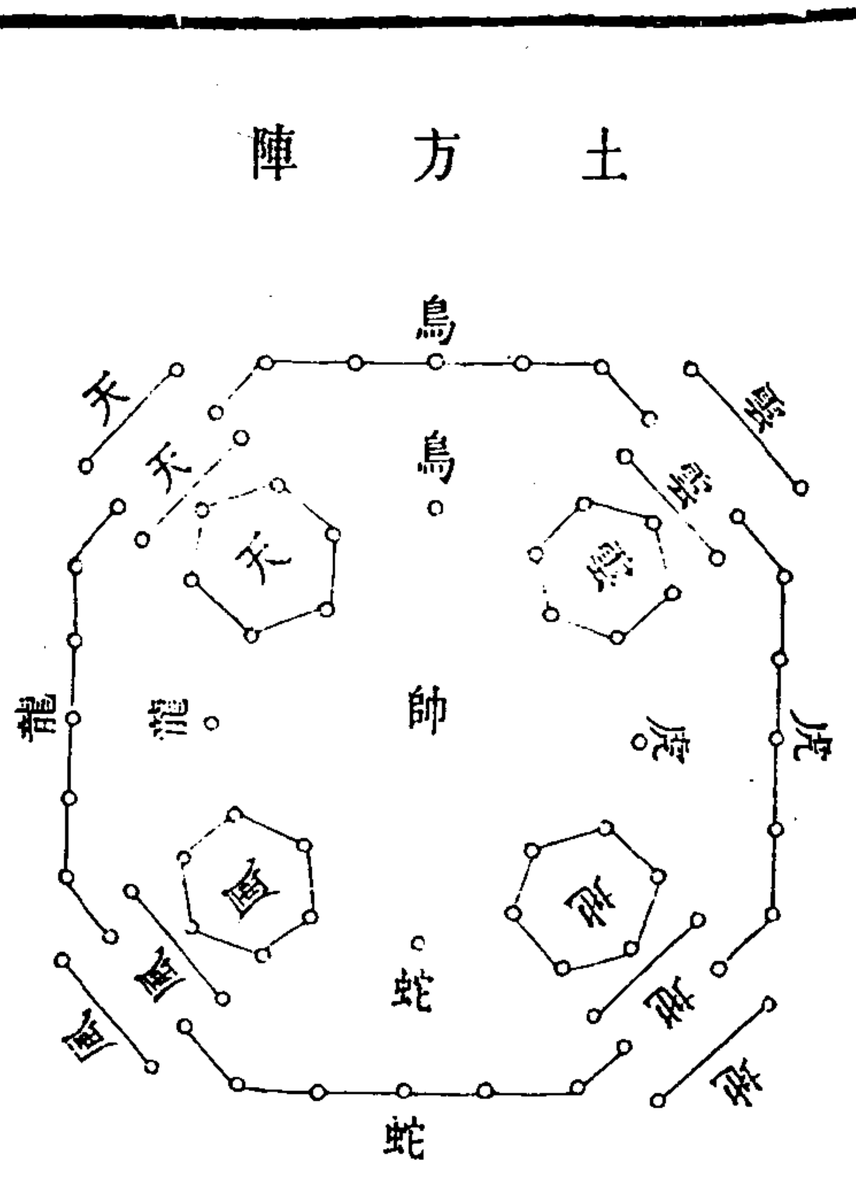


前之分第一變爲風揚陣有風無雲後之分第一變雲垂陣有雲無風左之分第二變爲龍飛陣有雲無風右之分第二變爲虎翼陣有風無雲北東南西南之分第三變爲鳥翔陣有雲無風西北東南之分第三變爲蛇蟠陣有風無雲

○諸葛亮五行陣辨

太乙統宗諸葛亮五行陣圖五首張煜之所演也或曰雜兵書有之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自爲一陣更迭變化陣隊多寡不同何辨之蓋先王之兵四時有教不過平列行陣以教聲容與號令而已不教民以分合變化之節也其防微杜漸如此李唐之初番漢雜處塞內李靖兼領其將卒不得不教姑設爲詭道以愚其耳目分六花陣爲六陣一以爲營五以爲方圓曲直銳之形每教閱一陣各五變凡二十五變而止雖教知分合變化之節特爲花步耳至於臨敵之時相視地形或邱陵林壑平陸斥澤之不同或高下險易廣狹死生支掛之不一而因以制夫步騎多寡疏密輕重分合奇正之所宜而已非眞有方圓曲直銳之地形眞有方圓曲直銳之陣勢也黃帝之陣前後左右中五軍分之方而布之號爲五行者乃俗人不知其理而加之名耳黃帝未嘗有形也張煜之爲此陣蓋本於此其失不待言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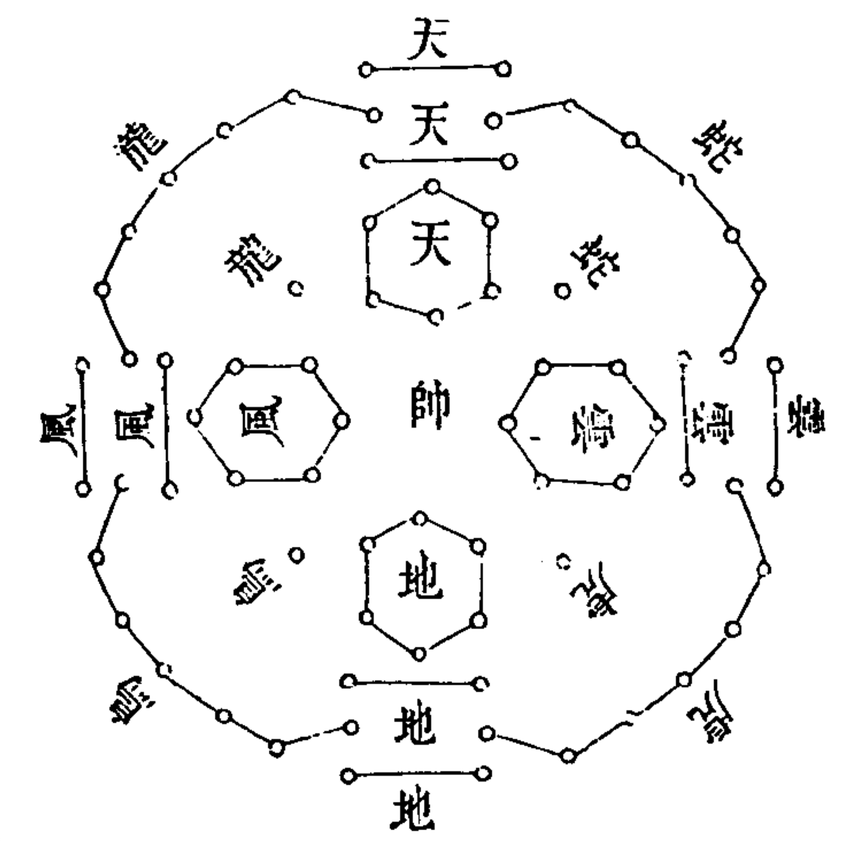
土方陣



登壇必究　卷三五　陣圖三

方陣天地風雲各十隊龍虎鳥蛇各八隊天東南地西北風東北雲西南龍正東虎正西鳥正南蛇正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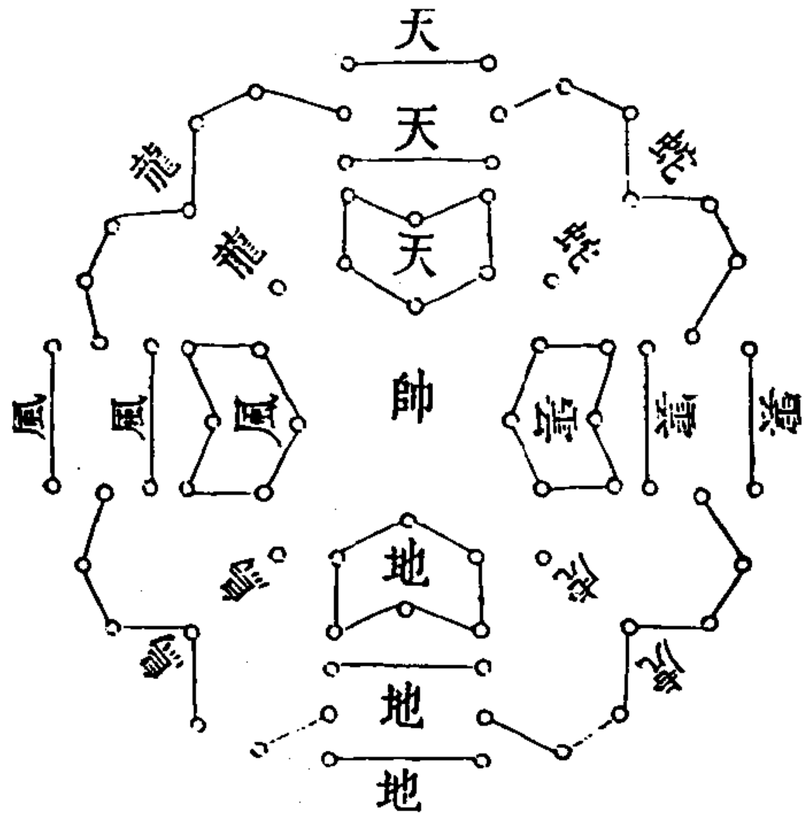
金圓陣



登壇必究　卷三五　陣圖三

圓陣天地風雲各十隊龍虎鳥蛇各八隊計七十二隊天正南地正北風正東雲正西龍東南虎西北鳥東北蛇西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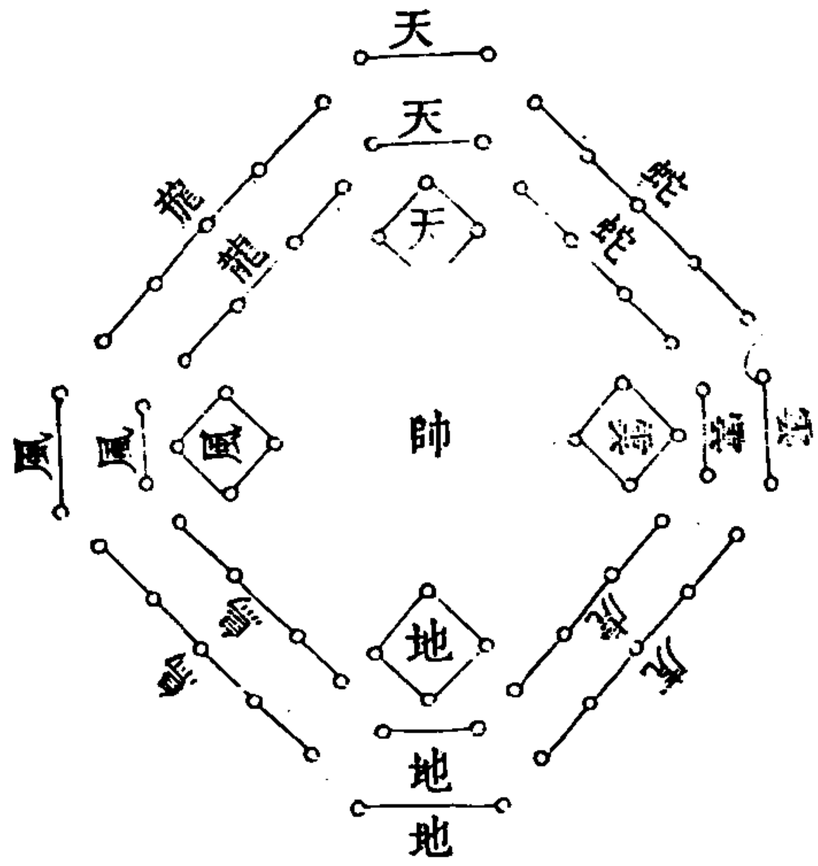
水曲陣



登壇必究　卷三五　陣圖三　卑

曲陣天地風雲各十隊龍虎鳥蛇各八隊計七十二隊天正南地正北風正東雲正西龍東南虎西北鳥東北蛇西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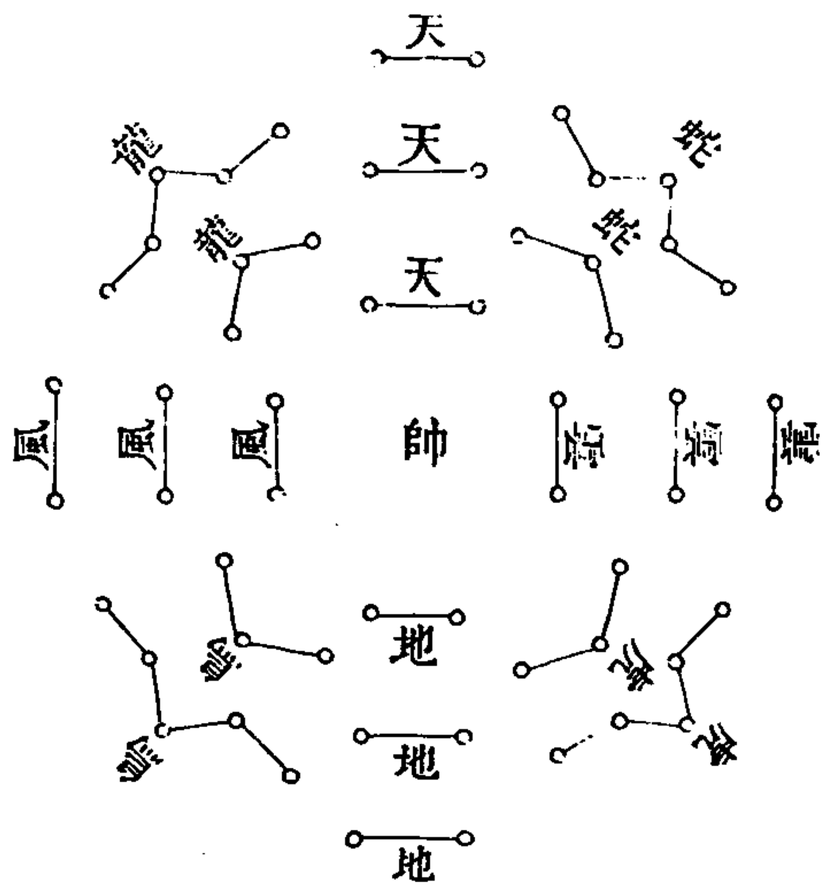
木直陣



登壇必究　卷三五　陣圖三　巽

直陣天地風雲各八隊龍虎鳥蛇各九隊計六十八隊天正南地正北風正東雲正西龍東南虎西北鳥東北蛇西北

火銳陣



銳陣天地風雲各六隊龍虎鳥蛇各隊計五十六隊天正南地正北風正東雲正西龍東南虎西北鳥東北蛇西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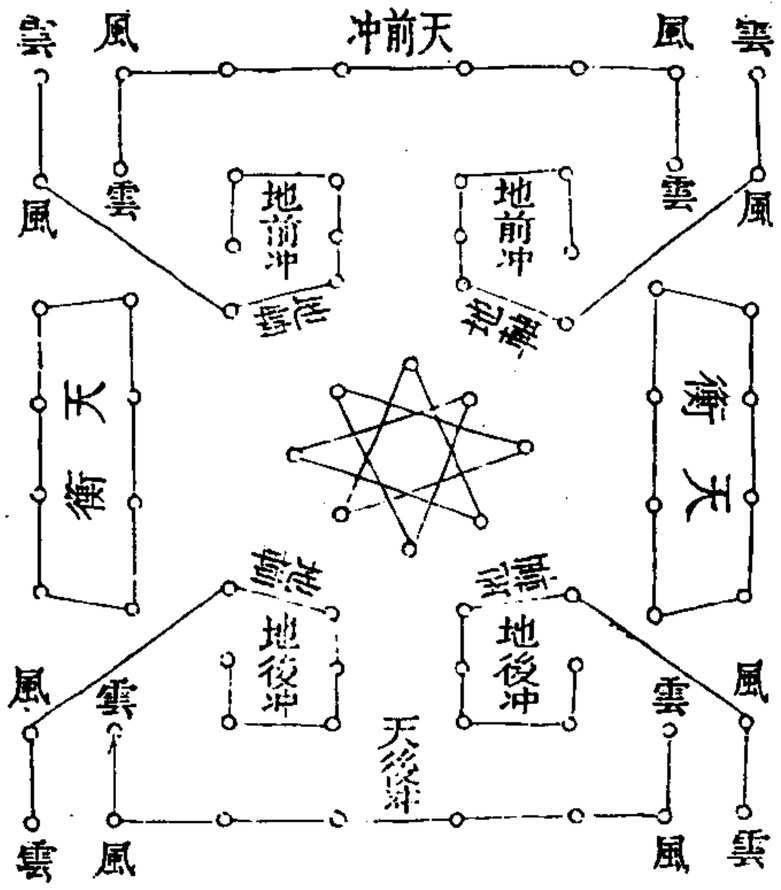
○諸葛亮六陣六陣鈎連蟠曲辨

太乙統宗寶鑑諸葛亮八陣鈎連蟠曲圖一首六陣所演也唐太宗問李靖曰卿六花陣法出何術乎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張煜誤以八陣六陣皆爲孔明舊法而各編隸四奇四正三奇三正之圖矣猶以爲未及鈎連蟠曲之勢故復爲圖配以成周邱乘之數自云參古法而行

士在車上分爲四隊隊各二十四人分布車下前後左右挾轅以爲戰此一乘法也五車爲隊二十五乘爲偏五偏車一百二十五乘卒一萬二千五百人前後左右中布而爲軍此二軍法也大國三軍上軍下軍大夫將之中軍諸侯將之鼎足而立其陣方其勢簡易一鼓一麾而列成再鼓再麾而出戰呼吸之間開闔變化如臂使指若驅車策馬以爲蟠曲之勢則不勝其煩亂矣且畫爲鈎連者圖也孔明陣圖八八

相乘混然無別觀者以筆鈎而連之以定九軍之所中心四隊相連爲握奇十二隊相連爲中軍四隅四方各以六隊相連而爲奇正八陣故隅落有曲折相對之勢使觀者而知陣隊之別而以臨敵交戰則以神速爲貴何取於蟠曲之巧耶李筌張煜漫不知兵徒泥合古文私意杜撰其實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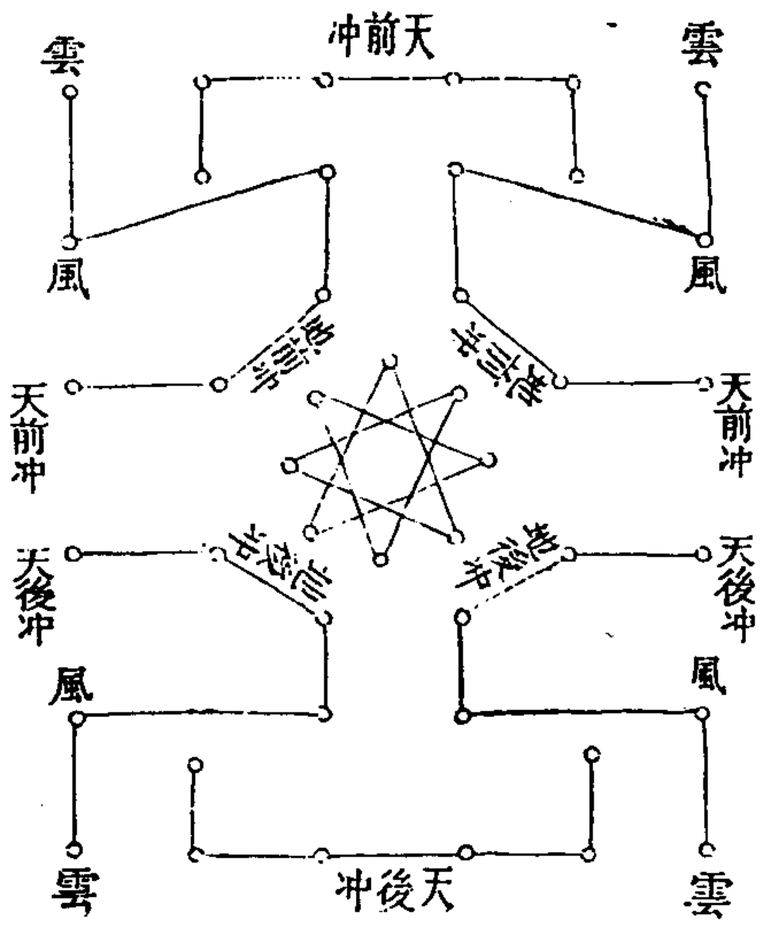
八陣鈎連蟠曲



張煜續編天地風雲衝軸衝配合八陣蟠曲法曰孔明八陣煜一得之愚既編隸前左中二天前沖三地前沖三地軸八隊爲一陣前右中二天前沖三地前冲三地軸八隊爲一陣前左外四風雲四天衝八隊爲一陣前右外四風雲四天衝八隊爲一陣後左中二天後沖二地軸八隊爲一陣後右中三天後沖三地後沖二地軸八隊爲一陣後左外四風雲四天衝八隊爲一陣後右外四風雲四天衝八隊爲一陣其形正直而無鈎連蟠曲之勢故籌以先鋒統前中四天衝鈎連前左角統前左外二風雲八隊爲一陣右角鈎連前左內三地軸三地前沖八隊爲一陣右角統前右外二風雲鈎連前右內三地軸三地前沖八隊爲一陣左爪統左外八天衝入隊爲一陣右爪統右外八天衝八隊爲一陣後軍統後中四天後冲鈎連後中左右四雲八隊左牙統後左外二風雲鈎連後左內三地軸三地後冲八隊爲一陣右牙統後右外二風雲鈎連後右內三地軸三地

後冲八隊爲一陣小補後之用兵者兢懼好謀然後行之俞汝礪八陣歌曰此法古人之芻狗參以古法行以已意豈欺我哉　初鼓再鼓三鼓布列法與前方陣同

六陣鈎連蟠曲



張煜續編天地風雲衛軸冲分配六陣奇正法曰劉先主卽位於成都拜諸葛孔明爲大將出師伐魏道出斜谷其地險隘於是裁八陣爲六亦以車一百二十五乘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而分配之於六陣中軍游兵之用謹按營陣配隸天地風雲衝軸冲布列三奇六正之法如左

初鼓前後之爪牙將領八風雲一十二隊天地前後冲八隊各陣於左右三奇將領天地前後冲十二隊各陣於前後左右之間乃建大將之旗布八卦六十四隊三千二百人之陣於中軍車乘步卒馬軍樵爨人數咸備三奇之都虞候各執其旗布上奇之旗於前之左布中奇之旗於右之中布下奇之旗於後之左○再鼓上奇之都虞候使二正之都虞候各持其旗布先鋒之旗於上奇前之右領前中二天前冲鈎連前中左右二風二雲六隊之車乘步卒九百七十二人馬軍四千八樵爨三百三十八人布左爪之旗於上奇前之左以領前左外一風一雲鈎連前左中三地前冲二天後冲

六隊之車乘步卒九百七十二人馬軍四千人樵
爨三百三十八人　中奇之都虞候引二正之都
虞候各持其旗有右爪之旗於中奇前之左以傾
前右外一風一雲鈎連前右中三地前沖一天地
沖六隊之車乘步卒馬軍樵爨等若干人同前布
右牙之旗於中奇後之右以傾後右外一風一雲
鈎連後右中三地後沖一天後沖六隊之車乘步
卒馬軍樵爨等若干人同前　下奇之都虞候使
二正之都虞候各執其旗布左牙之旗於下奇之

左以傾後左外一風一雲鈎連後左中三地後沖
一天後沖六隊之車乘馬軍樵爨等若干人同前
布後軍之旗於下奇之右以傾後中二天後沖鈎
連後中左右二風二雲六隊之車乘步卒馬軍樵
爨等若干人同前　遊兵二十四隊車乘步卒馬
軍樵爨一千二百人列陣于後〇三鼓三奇六正
遊兵就列營陣整肅開前門於先鋒左爪之間開
左門於左爪左牙之間開右門於右爪右牙之間
開後門於右牙後軍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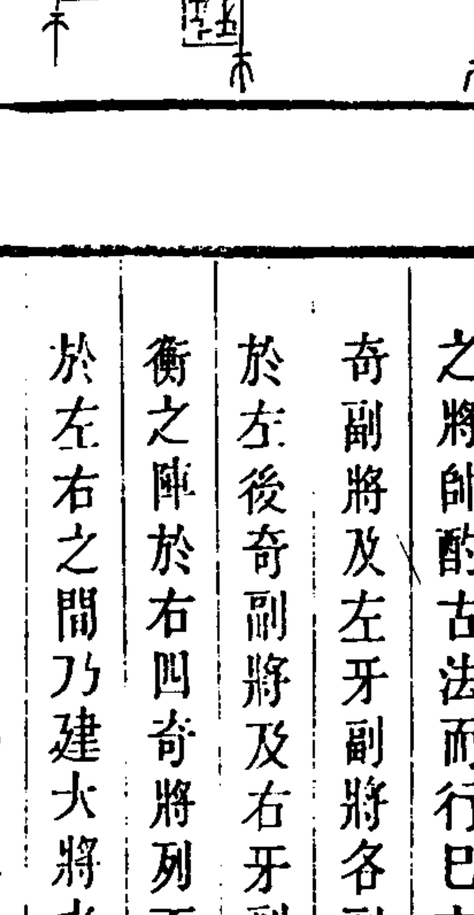
一奇當二正上奇當先鋒左爪中奇當右爪右牙
下奇當左爪後軍各加十二將兵之法

〇諸葛亮十二將兵陣辨

太乙統宗寶鑑諸葛亮十二將兵陣圖一首張煜之
所演也李靖既變八陣爲七軍名之六花陣再變八
陣爲十三軍名之十二將兵陣唐司空杜佑推演布
列之法初鼓而陣再鼓而布旗三鼓而就列張煜依
杜佑布列奇正之法配以周井田邱乘之制以施於
孔明之八陣外營八陣陣八隊隊一百二十五乘戰馬
十人共一萬二千五百人用車一百二十五輛三百
三百七十五騎以當甲士三人之數謂孔明之舊法
然也何辯之蓋李靖十三軍者中軍一陣十六隊外
營另八陣陣八隊隊五十人遊兵三陣陣四爲奇八爲
營四十八隊各以四鈎連而爲十二陣四爲奇八爲
正奇用騎正用步奇居四隅正居四方四奇者前奇
後奇左奇右奇也八正者左角右角左爪右爪左牙
右牙先鋒後軍也四奇取稟於大將八正取稟於四
奇此李靖法也張煜之圖有十二將之名無四奇之

陣失其制矣孔明八陣中軍自在其中張煜凡演八陣之外別有八陣以爲中軍此又煩矣古人所謂三軍謂上中下三陣也晉之三軍恒用十餘萬人齊之三軍別有先驅申驅啓胠遊闕等陣之號何嘗拘以井田立乘之制故凡論節制而以田賦爲據者皆惑也風后之握奇孔明之八陣周制之農兵各自爲法張煜定以風后天地風雲衝軸冲之陣名配以萬二千五百之車徒欲強而合之其可得乎

十二將兵配周制車乘陣



張煜續編天地風雲衝軸衝分配八陣奇正法大將軍總車一百二十五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乃百卒三長之將左持弓右持戟中御車後二十五人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車一百二十五乘步卒正兵九千人奇兵馬軍三百七十五人樵爨三千一百二十五人每百人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馬軍三人樵爨二十五人爲二隊以萬二千五百人車一百二十五乘分之於中車八陣遊兵之用此風后之兵法諸葛武侯能善推演之故於魚復江湍流之處壘石成陣四面縱橫皆八八六十四隊後列游兵二十四隊每水泛他巨石隨波去惟此石巍然獨存識者謂其有神護今之將帥酌古法而行已方畧其可忽諸○初鼓前奇副將及左牙副將各列左八風雲八天衡之陣於左後奇副將及右牙副將各列右八風雲八天衡之陣於右四奇將列天地前後衝四地軸之陣於左右之間乃建大將之旗列八卦六十四隊之陣三千二百人爲中軍車乘步卒馬軍樵爨人數

咸備大將令四奇之都虞候布前奇之旗於前之左布右奇之旗於前之右布左奇之旗於後之左布後奇之旗於後之右○再鼓前奇之都虞候引二正之都虞候布先鋒之旗於前奇前之右以領前左中一天前沖二隊一地前沖三隊一地軸三隊之車乘步卒七百二十人馬軍三十人樵爨二百五十人同前布右牙之旗於前奇前之左以領前左中一天衝四隊之車乘步卒七百二十人馬軍三十人樵爨二百五十人　右奇之

都虞候引二正之都虞候布右角之旗於右奇前之左以領前右中一天前沖二隊一地前沖三隊一地軸三隊之車乘步卒馬軍樵爨若干人同前布右爪之旗於右奇前之右以領前右外四風雲四隊前右中一天衝四隊之車乘步卒馬軍樵爨若干人同前左爪之旗於左奇後之左以領左外風雲四隊後左中一天衝四隊之車乘步卒馬軍樵爨若干人同前布左牙之旗於左奇後之右以領後左中一天前沖二隊一地後沖二隊一地軸三隊之車乘步卒馬軍樵爨若干人同前　左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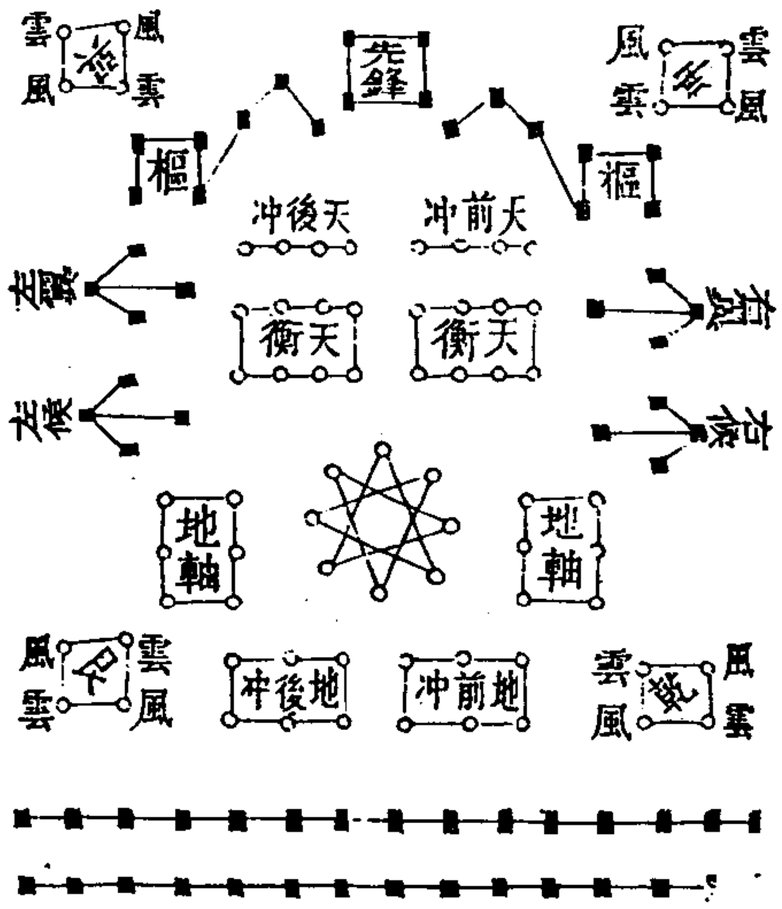
都虞候引二正之都虞候布後軍之旗於後奇後之右以領後右中一天後沖二隊一地後沖三隊一地軸三隊之車乘步卒馬軍樵爨若干人同前布後奇之旗於後奇後之左以領後左中一天後沖二隊一地後沖三隊一地軸三隊之車乘步卒馬軍樵爨若干人同前布左角之旗於左奇前之左以領前左中一天衝四隊之車乘步卒馬軍樵爨若干人同前陣後游兵二十四隊車一十二乘步卒馬軍樵爨二千二百人餘車一乘百人三馬軍增先鋒哨望敵勢之用前後左右牙將及四奇都虞候八員共用執事二十人八正都虞候八員共用執事二十人又餘七十二人每陣二後軍增一人各選其精健勇銳者爲夜不收陰察敵情之用○三鼓奇正就列游兵環後營陣整肅開前門於先鋒左角之間開右門於右角右爪之間開左門於左爪左牙之間開後門於後軍右牙之間　以萬二千五百人錯綜於中軍八陣游兵之用故隊有鈎連蟠曲之形陣有四奇八正之勢一奇當二正前奇

當先鋒左角右奇當右角右爪左奇當左角左爪後奇當後軍右牙古制田賦出兵五人爲伍十五人爲隊八隊爲陣一十九陣爲營若一軍萬二千五百人則中軍游兵一十一陣八十八隊依古制用四千四百人外營八陣六十四隊用八千一百人每陣千人餘每隊一百二十五人餘則一陣容二陣四隊一隊容二隊五伍若二軍則二萬五千人三軍則三萬七千五百人皆布之於一十九陣一百五十二隊之中所謂陣間容陣隊中容隊以弱爲強以寡爲衆者也三伐五伐不過五步乃止而齊居各視奇之所止各視奇之所行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相應奇常居先正常居後大將號令於三奇三奇傳令於八正開門闔門隨臂指揮其機之握在將一人

○諸葛亮當頭陣辨

太乙統宗寶鑑當頭陣圖一首張煜之所演也孔明壘石爲陣凡有三處一在瞿塘魚復江者至今猶存一在成都府新都縣牟彌鎮一在漢中府沔縣之定軍山其跡皆已泯滅無傳張煜用出巳意以六十四陣兩而倍之爲一百二十八陣以步兵三十二小陣分爲四坤四巽八天冲十六天衝於前三十二小陣布爲四乾四艮十二地沖十二地軸於後三十二小陣布爲握奇於中以騎兵三十二小陣布爲四先鋒七斗樞八翼候十二游兵於前後左右之間謂孔明牢彌鎮當頭陣如此也何辨之蓋古人制兵置左右二陣謂之二拒其用如左右手其勢不得不重四奇迭用乍進乍退其勢不得不輕煜以四坤四巽爲二拒而先鋒斗樞翼候反倍之非奇正之制矣至於天衡地軸各以重兵居內將安用之此尤爲奇巧煩碎之甚者也不假辨以廢之將何以爲戡亂之法耶

諸葛亮當頭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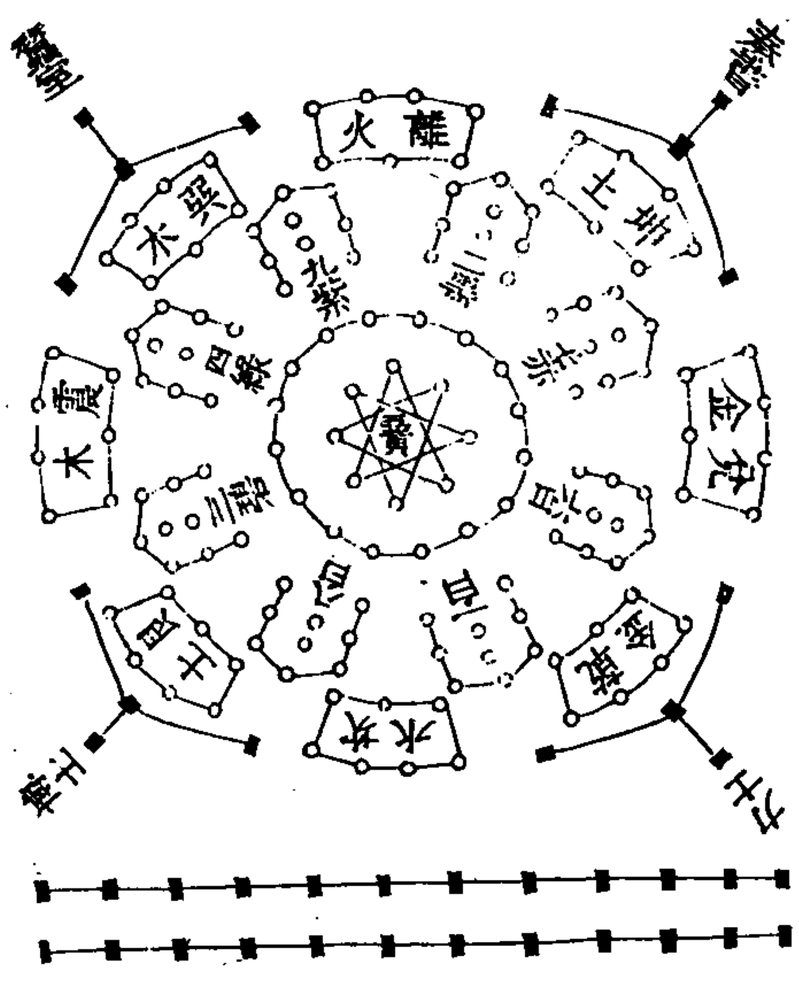


諸葛亮八陣變爲三才陣乃牟瀚當頭陣法計二十二陣天衝二陣天衝二陣地軸二陣地沖二陣四陣中軍一陣陣遊兵一陣陣風雲四陣先鋒一陣斗樞二陣翼候二人分爲一百一陣隊不等計一百二十八隊一萬三千八百各一百人爲一陣也　步卒九十六隊馬軍三十二隊步卒天衝十六隊天沖八隊地軸十二隊地沖十二隊風八隊雲八隊中軍三十二隊騎兵先鋒四隊斗樞七隊翼候八隊遊兵十二隊餘一隊雜用○步兵每隊一百人騎兵每隊五十人獨先鋒每隊一百人騎兵一百人先鋒八卦八卦即風雲爲正斗樞翼候爲奇

○諸葛亮滿天星陣辨

太乙統宗寶鑑滿天星陣圖一首張煜之所演也以六十四陣四而倍之而爲二百五十六隊以六十四小陣爲中軍以七十二小陣包中軍爲內營以六十四小陣重包之爲外營以十二騎陣護四角爲拓隊以四大隊重護拓隊爲舖爲望樓謂孔明定軍山滿天星下營法如此也何辨之蓋通書所載九宮體用天地盤數九宮居中八外五星居外力士蠶室奏書博士居四隅張煜好神其法布爲滿天星陣實准天地盤數之格也殊不知古人營陣本同一法下營尤以簡便爲貴善用兵者陣一止即爲營一分即爲陣當就腳下可以立成豈有更分二百五十六陣之理即多分多合愈煩愈亂節制之道決不爲此也

諸葛亮八陣下營



諸葛亮八陣圖三

諸葛亮以八陣布爲九宮滿天星乃棋盤布下營法計二十二陣九宮九陣五星八陣八卦四陣遊兵一陣陣隊不等共二百五十六隊以一萬二千八百人分爲二百五十六隊各五十人爲一隊　步軍二百隊馬軍五十六隊　步兵中黃六十四隊紫赤白黑碧綠八宮七十二五行八宮六十四隊騎兵四隅　九宮五星爲正四營三十二隊遊兵二十四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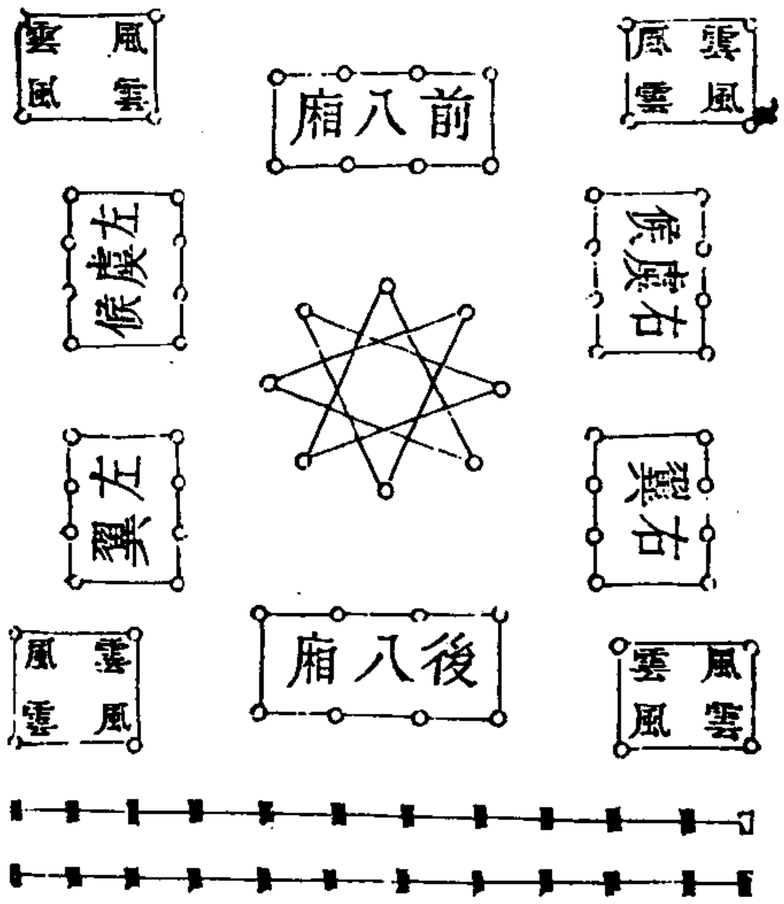
八卦後遊爲奇

○諸葛亮八翼陣辨

太乙統宗寶鑑八翼陣圖一首張煜之所演也孔明陣無有八翼之名者煜以步卒一十六陣爲前後二

廂以騎兵三十二陣爲左右翼候正兵之後無奇奇兵之後無正何辯之蓋孔明六十四陣蓋古之車制無非正兵別以二十四陣爲遊兵則孔明參用騎兵之法也瞿塘石陣八八成列其兵環連於後非特爲毀後耳接戰之時或以居先或居左右爲翼爲候爲沖爲突爲揚爲覆無定名也張煜推演陣圖動以六十四陣居中二十四陣居外實不知孔明遊兵之用也大率制兵當知伍法中軍如身前軍右軍如兩手左軍後軍如兩足皆爲正兵四奇迭出於前後左右之間者則如爪如牙如嘴如角如羽如翼無正形無定位以此而識輕重之權以此而求動靜之理然後可與追議孔明之兵法矣

八翼陣



此陣孔明所變者一十三陣陣隊不等計八十八隊步卒七十二隊馬軍一十六隊五十六隊爲正三十二隊爲奇

十三隊中軍一陣前廂一陣後廂一陣前風雲二陣後風雲二陣後遊兵二陣　八十八隊中軍十六隊前後廂十六隊前後風雲十六隊左右翼十六隊遊兵二十四隊

○馬隆偏箱車陣辯

太乙統宗寶鑑馬隆偏箱車陣圖一首張煜之所演也晉馬隆討涼州叛羌募兵三千五百人西渡溫水羌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遏其前或設伏以截其後隆

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行轉戰千里卒以滅賊後因有馬隆八陣圖贊行于世張煜演爲陣圖前後爲兩箱內外俱圓何辨之蓋馬隆以車結陣而行造車扁其車箱箱之上加鹿角木屋以自衛路險兵少則用正兵故也李靖欲請兵三萬以征高麗太宗問之曰兵少地遙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太宗曰馬隆討涼州亦是依八陣圖作扁箱車信乎正兵古人所重李靖曰臣西

計突厥行數千里非正兵安能致遠馬隆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拒禦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爲用斯馬隆所得深矣張煜不知出處編爲二箱揣度謬之殊不知扁讀爲偏者世俗之悞也古握奇經文不過五十字槩括無遺及范鑫樂毅韓信註疏經與傳相雜公孫宏不能釐正更增字以發明之遂不可曉訛傳孔明之陣本於握奇者如此妄者僞爲握奇金鼓旗幟之數爲續圖或假名馬隆八陣圖贊皆不足爲據者也李靖曰俗傳握奇終但得其粗何

張煜信之之過而至於成癖耶

馬隆扁箱車陣



此陣世以爲馬隆變也馬隆推演孔明八陣爲扁箱鹿角圓陣九陣陣隊不等計八十八隊步卒七十二隊馬軍一十六隊五十六爲正三十二爲奇

風后握奇經此俗傳握奇經也自三十二隊天句角音五句起師並旋句止孔明之法附會其中○校正見內篇今不復載

警嶽未收崇革音五一誓兵二結陣三行四關五急闊金音五一緩二止三退四背五急背麾五一玄二黃三白四赤五青旗法八一天立二地黃三風青四雲白五天前沖上元下赤六天後沖上元

下白七地前沖上黃下青八地後沖上黃下赤二革二金爲天三革三金爲地二革三金爲風三革二金爲雲四革三金爲龍三革四金爲虎四革五金爲鳥五革四金爲蛇此八陣各用金鼓之制也其金革之間加一角音者在天爲兼風在地爲兼雲在龍爲兼鳥在虎爲兼蛇加二角音者全師進東加三角音者全師進西加四角者全師進南加五角音全師進北桃音不止者師不整金革既息而角音不止者師並旋三十二隊天十六隊地十六隊地軸八隊天前後沖八隊風三十二隊地十六隊地軸十二隊地前後冲八隊雲以天地前冲爲虎翼天地後沖爲龍飛風爲鳥翔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卽引其後游兵以特角重列不動或合而爲一或離而爲八分合各隨人之多少觸類而長天或圓布前爲右後爲左天地四望之屬是也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左右相向是也公孫宏曰

此爲靜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冲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爲軸是也公孫宏曰此爲動縱布二天

二天次之縱布四地次於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天前沖居其右後沖居其左雲居四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公孫宏曰人多傳韓信註釋天或圓布以下與此復有差異而范蠡集敎之說相雜今亦錯綜於中其部隊或三十或五十陣圖如此變通由人一本自五十以下云變通之理奇之明哲不復備載于古以來其文不備多憑口訣以相傳授于今於難解處增字發明之耳

馬隆八陣圖贊孔明之後有或撰握奇經及金鼓此圖指其風后所作隆之所贊即

總述

治兵以正求勝以奇正不可易奇無常規可握則握可施則施千變萬化敵莫能知

正陣

動則爲奇靜則爲陣陣則成列奇則不盡分苦均勞輪輒相稱嚴兵前守後隊勿進

奇兵

古之奇兵兵在陣內今之奇兵兵在陣外兵體無形形露必潰審而爲之百戰不昧

天陣

天陣十六外方內圓四爲風揚其形象天爲陣之主爲兵之先善用三軍其形不偏

地陣

地陣十二其形正方雲生四角沖敵難當其體莫測動用無窮獨立不可配之於陽

風陣

風無正形附之於天變而爲蛇其意漸元風能鼓物萬物撓焉蛇能爲繞三軍攸焉

雲陣

雲附於地始則無形變爲翔鳥其狀乃成鳥能突擊雲能晦冥千變萬化金革之聲

龍飛

天地後衝龍變其中有手有足有背有胸潛則不測動則無窮陣形赫然象名爲龍

虎翼

天地前衝變爲虎翼伏虎將搏盛其威力淮陰用之變化無極垓下之會魯公莫測淮陰將三十萬自當項羽孔將軍左賁將軍右漢王在後絳侯又在漢王後淮陰先行不利孔將軍乘之大戰垓下初項梁教羽以

兵法羽不肯竟致該下之敗兵家致人之術而羽獨不悟此馬隆議魯公之不識也

鳥翔

驚鳥將搏必先翱翔勢凌霄漢飛禽伏藏審之而下必有摧傷一夫突擊三軍莫當

蛇蟠

風爲蛇蟠附天成形勢能圍繞性能屈伸四奇之中與虎爲隣後變常山首尾相因

合而爲八

合而爲一離而爲八該下之形混混沌沌如環無端紛紛紜紜莫知所終合則天居兩端地居其中散則一陰一陽兩兩相當勿爲事先動而輒從

游兵

游軍之形乍動乍靜避實擊虛示羸撓盛結陣趨地斷塗截徑後賢審之勢無常定

金革

金音有五革音有五退則聽金進則聽鼓鼓以增氣金以抑怒握其機關戰不失度

鞉鼓音兆兩傍有耳

紅塵戰深白刃相臨勝負未決人懷懼心乍聞乍背或縱或橫行伍錯雜整作鞉音

麾角

麾法有五光曰條流角法有五初警末收偏者指揮革者警覺臨機變化愼勿交錯

兵體

上兵伐謀其上用師棄本逐末聖人不爲句一安時救危蓋不得已聖人用之

英雄爲將夕惕乾乾既正平治不黨不偏樂以身後苦以身先小子自私君子兩全戰者危事爭者逆德不有破軍必有亡國握之爲陣動則爲賊後賢審之勿以爲惑夫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聖人之言以告來者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仝校

輯陣圖說四

淮陰王鳴鶴　編輯

王鳴鶴曰八陣之法始于孔明有節制以爲之體有變化以爲之用平原之夷曠山澤之險阨無施而不可或謂兵出斜谷以地盬之故裁爲六陣夫六陣去其二而其兵猶故也兵既猶故而又何妨于八陣乎以是知六之說多出於附會亡疑已許洞張煜輩未入其閫閾而以臆度私見推演成書多分多合愈繁愈亂未經置身於行陣而徒侈空談此紙上之陳言見誚于明智之士而貽悞木彊也惜哉夫兵以法用而法從心生乃千古兵家之要訣故勇怯異形而賊寵增寵皆足以取勝眾寡異形而六十萬人與三十六人皆足以服虜強弱異形而兵連四國可以徇齊申詞約降可以襲燕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唯運之以心焉已爾輯中陣法具存祇以備參閱而是非得失智者當自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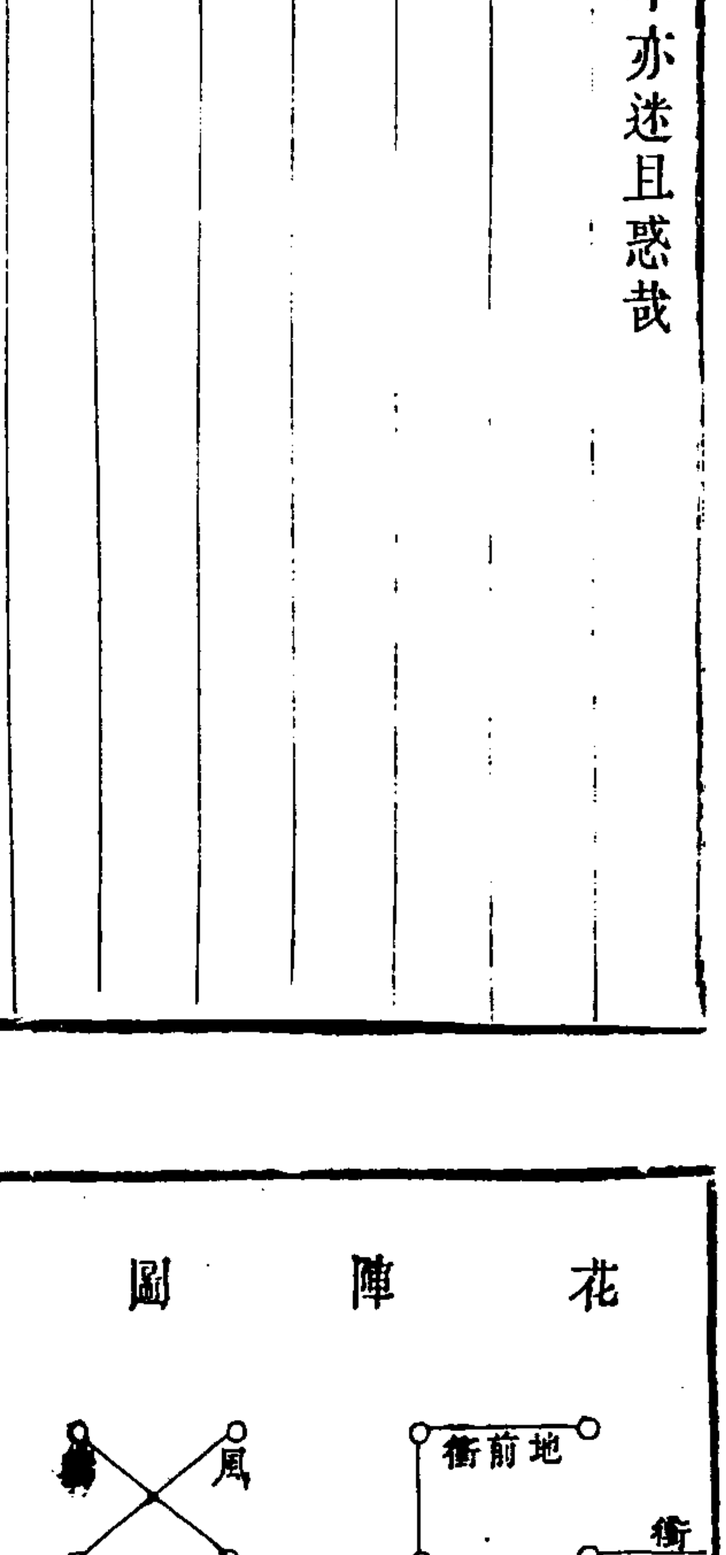
○李靖六花陣辨

太乙統宗寶鑑李靖六花陣圖一首張煜之所演也李靖因八陣爲六花者以中軍變方而爲圓以外營變直而爲方中軍如花心外六陣六出如花瓣張煜之圖八陣具在但以地軸地冲轉居於外以天衝天衡轉居於內謂之六花何辨之蓋兵之有陣猶棊之有畫路也陣之有方圓所以計度量多寡之數定遠近之限制險短之節也方計其步圓計其奇奇者徑一圍三之謂也六花中一廂前二廂後二廂左右一廂每一廂步騎相間而立成相去十步或三十步或五十步前奇後正觀敵何如再鼓之前正後奇其出以五十步爲節離而不絕郤而不散皆由方圓度量而起變是則外畫之方內環之圓者節制之所在非如裴緒李筌五行生尅之說矣大抵李靖六花之制步兵在前馬軍在諸陣之後得之於左傳車戰之法先偏後伍是也其變化出入不與孔明八陣同所謂天衝地軸風雲龍虎鳥蛇之義不惟無其陣而且異其法張煜拘拘以地軸天衝內外轉移之末而求六

花之理不亦迷且惑哉

李靖六

花陣圖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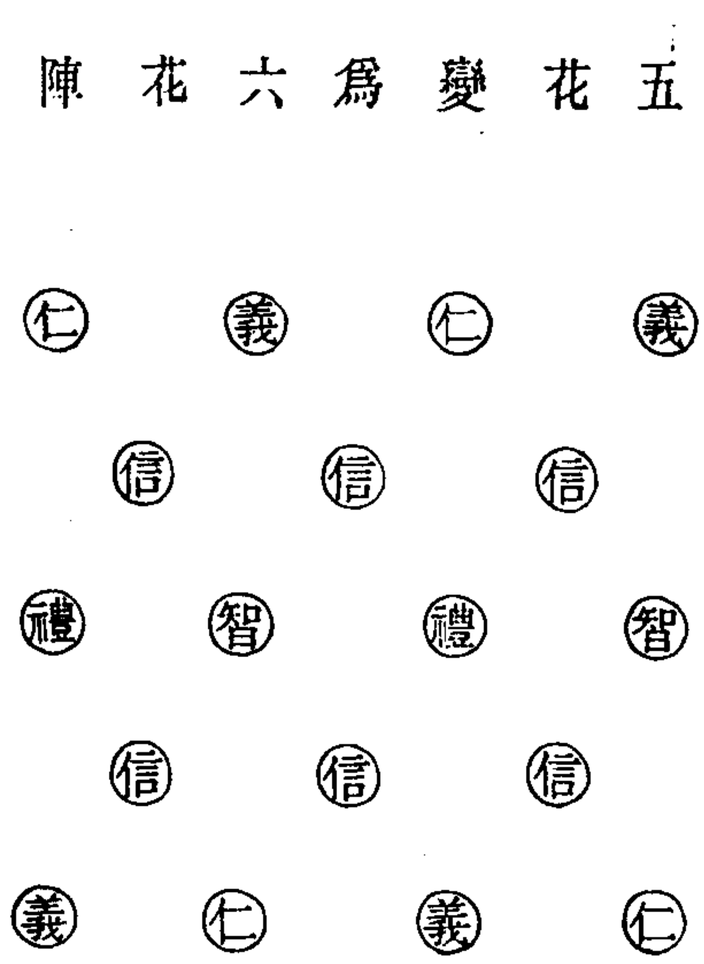
張煜曰此李衛公演八陣爲六花陣一十三陣陣隊不等計八十八隊步卒七十二隊馬軍一十六隊五十六隊爲正三十二隊爲奇

○李靖五花陣變爲六花陣辨

雜兵書李靖六花陣圖一首作者無名氏以前後左右中五陣號爲仁義禮智信謂之曰五花以一十七陣交互爲六陣謂之曰六花何辨之蓋制軍以伍法爲要小列之五人爲伍自一乘言之甲士居中步卒分爲四隊居前後左右自一偏言之二十五車也大

而列之五偏爲一陣也然數起於五而終於八然後奇正備焉李靖六花陣自孔明八陣而變孔明九軍中軍一十六陣外營八軍每軍六陣李靖七軍中軍一十六陣外營六軍每軍八陣六陣居外如六出之花故以爲名李靖兵書未有五花之陣之說也學兵不讀左傳不考衛公問答譬如棊無畫路一步不可行也爲此圖者妄指爲六花陣蓋於左傳及問答平生未嘗覩也行之於世悞軍殺將不爲毒且烈哉

五花變爲六花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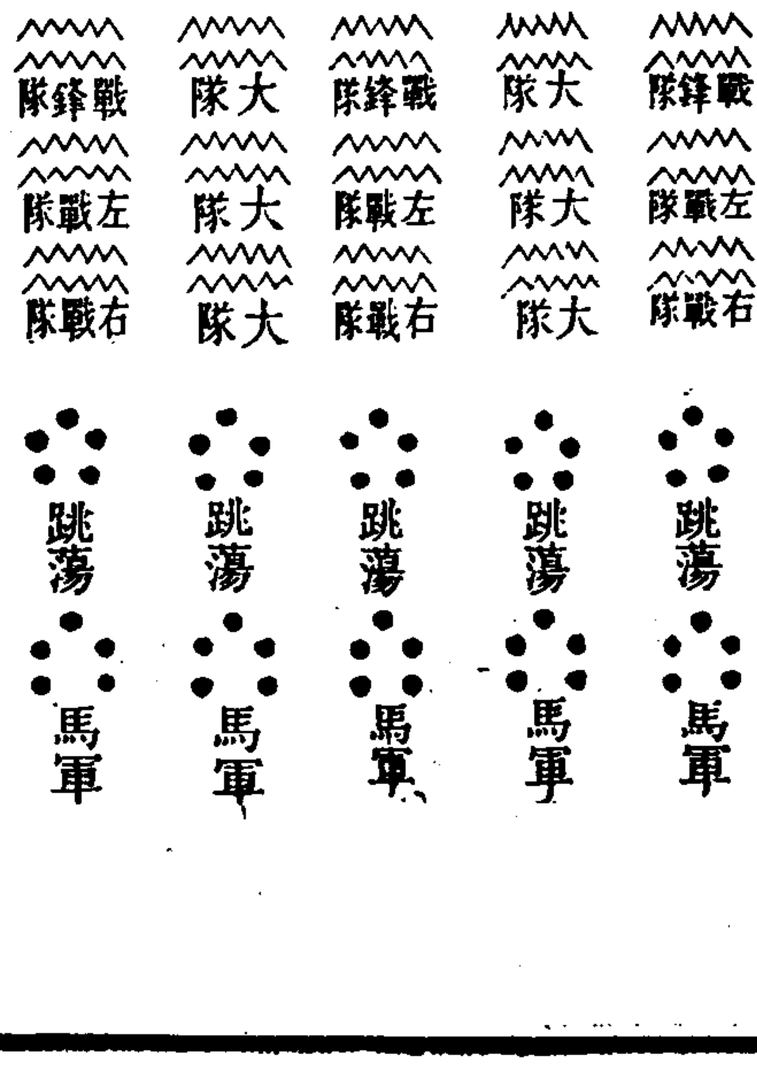
雜兵書云仁陣受敵義陣擊左禮陣擊右信居大將智陣殿後義陣受敵智陣擊左仁陣擊右信居大將出奇禮陣殿後禮陣受敵仁陣擊左智陣擊右信陣出奇義陣殿後智陣受敵禮陣擊左義陣擊右信陣出奇仁陣殿後此五花之變也仁體東方木用青旗義體西方金用白旗禮體南方火用赤旗智體北方水用黑旗信體中方土用黃旗此五方五花之體也

○宋神宗皇帝九軍新陣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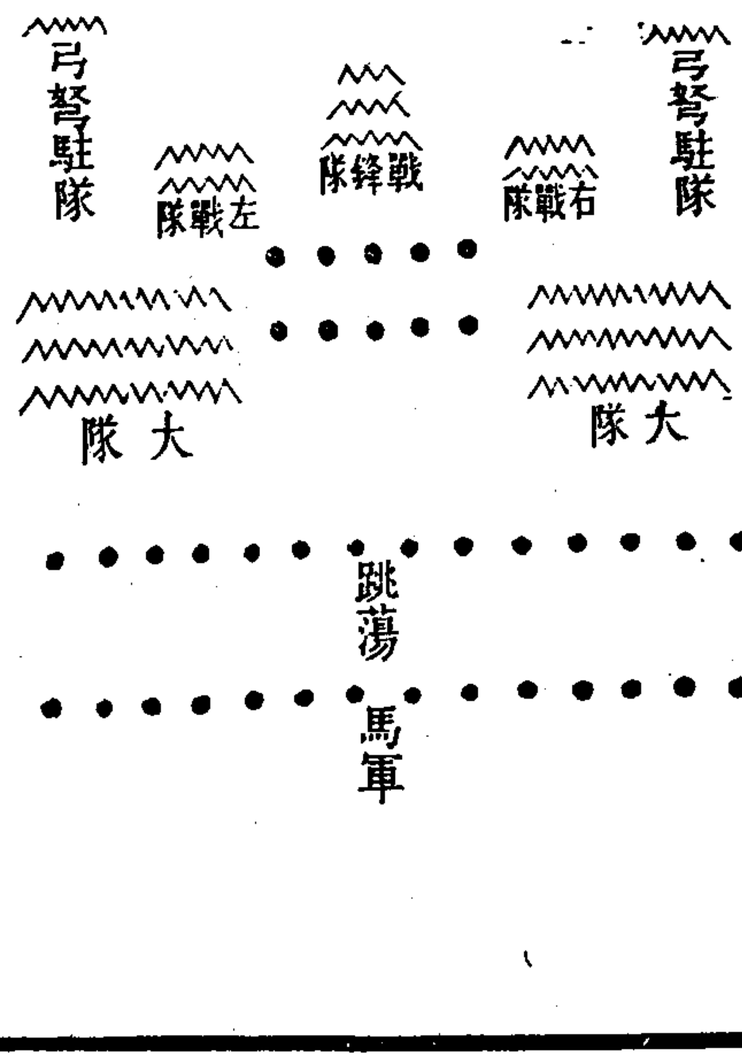
武經總要九軍新陣圖七首宋神宗皇帝之所演也宋有契丹西夏之禍太宗製平戎萬全陣眞宗製常陣皆不勝元豐五年神宗更大稽古制別爲九軍陣用李靖陣爲七將用裴緒新令爲牝牡沖方梁冒車輪鴈行之形牝取其廣牡取其銳車輪取其圓梁冒取其包絡鴈翼取其張舒以形相制治而爲法出神宗之宸斷者何辯之蓋黃帝孔明之陣四奇四正併中軍而爲九大將之將得四之一八陣之衆得四之三謂之握奇開闔出入千變萬化其道無窮何形勢

之有神宗爲九軍似矣惜乎中外無等奇正不分泥於形勢知爲九軍而不知所以用之況李靖六花陣軍七故將亦七九軍而遣四將可知操縱間闔進退出入決無善政也積弱累敗至於喪亡宜哉或曰孰與平戎常陣爲優劣耶曰陣起於五而終於八起於五者前後左右中五正也不及四奇終於八者四奇四正也而不及中此萬世不易之法平戎常陣雖知五軍而布其所失過於固守怯於進取均爲敗陣惟不泥於形勢庶幾不類於兒戲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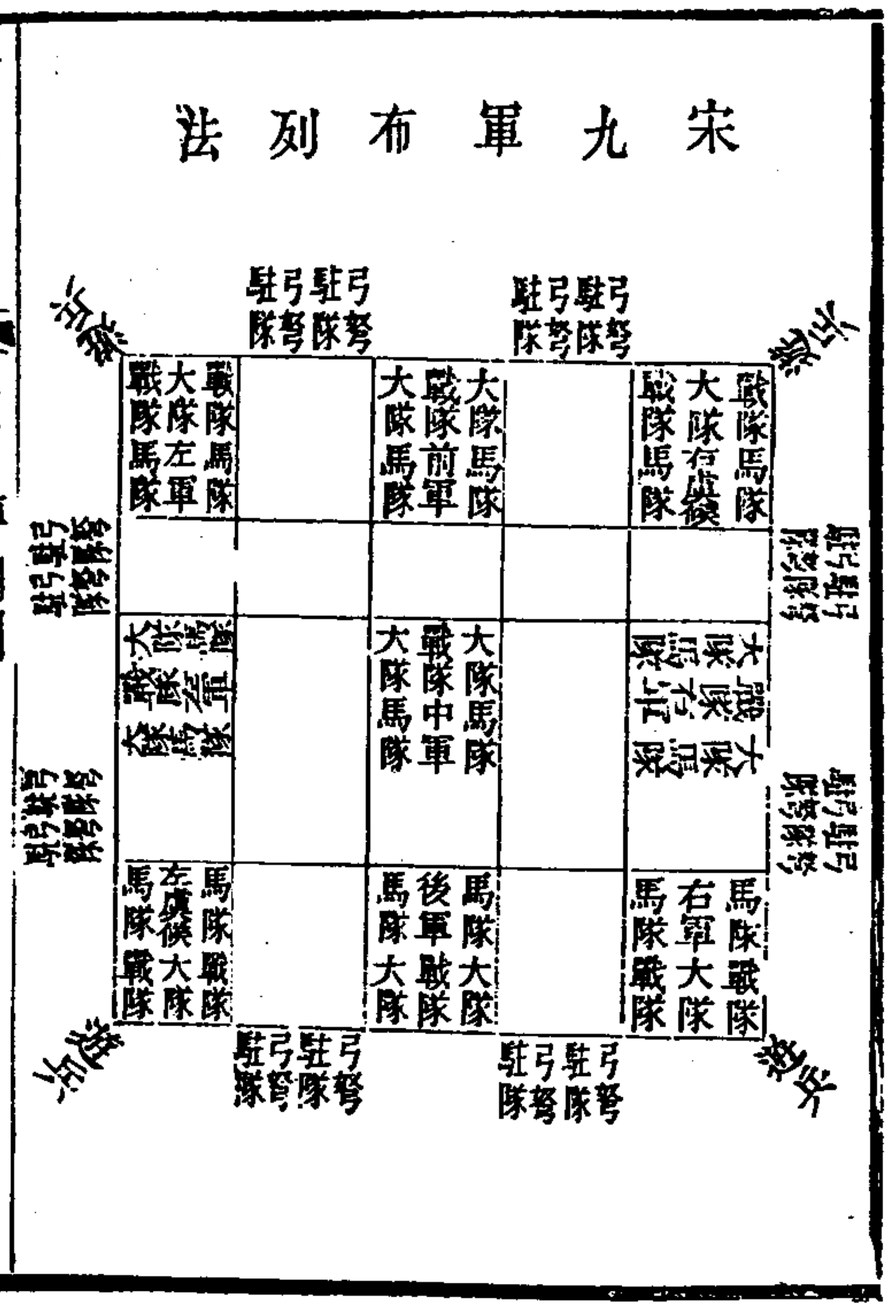
宋一軍布列法



宋陣戰法



宋九軍布列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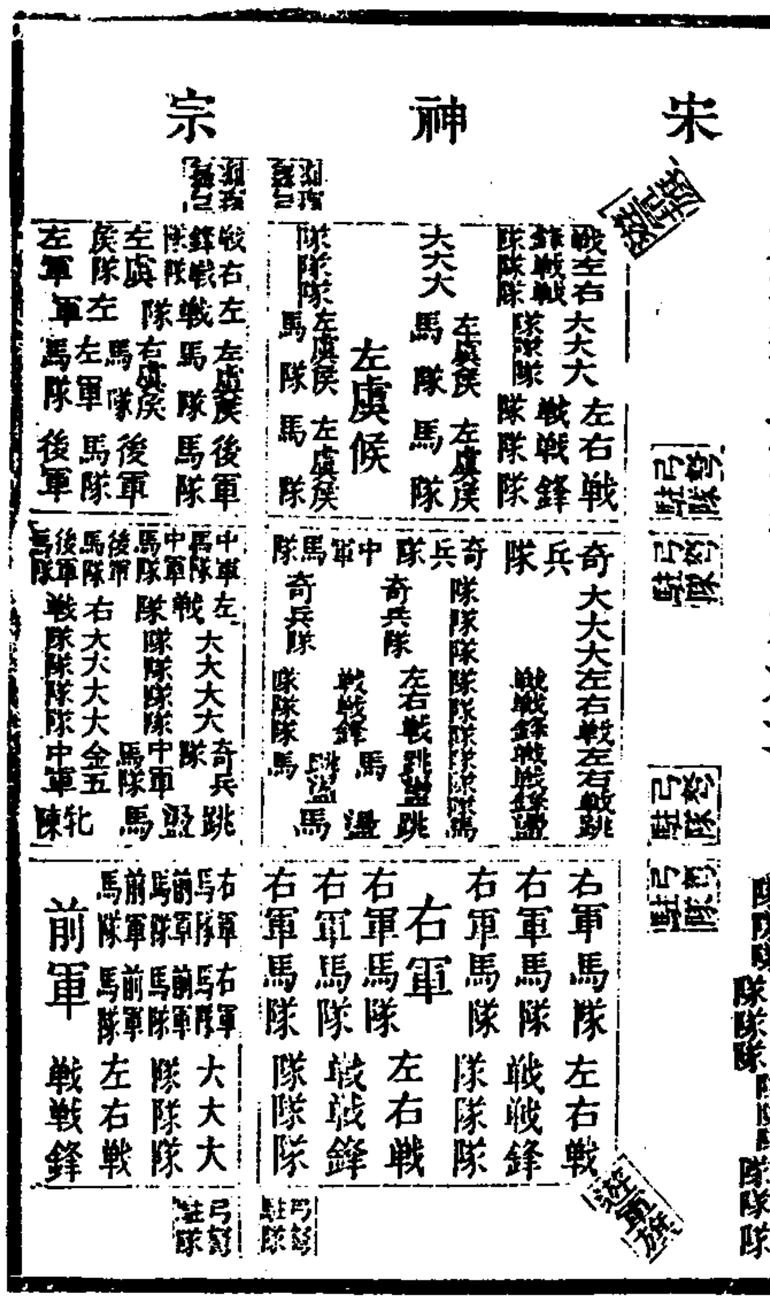


登壇必究　卷三六　陣圖四　九

於卦坎　於音羽　爲元武

大大大左右戰
隊隊隊鋒戰鋒
隊隊隊隊隊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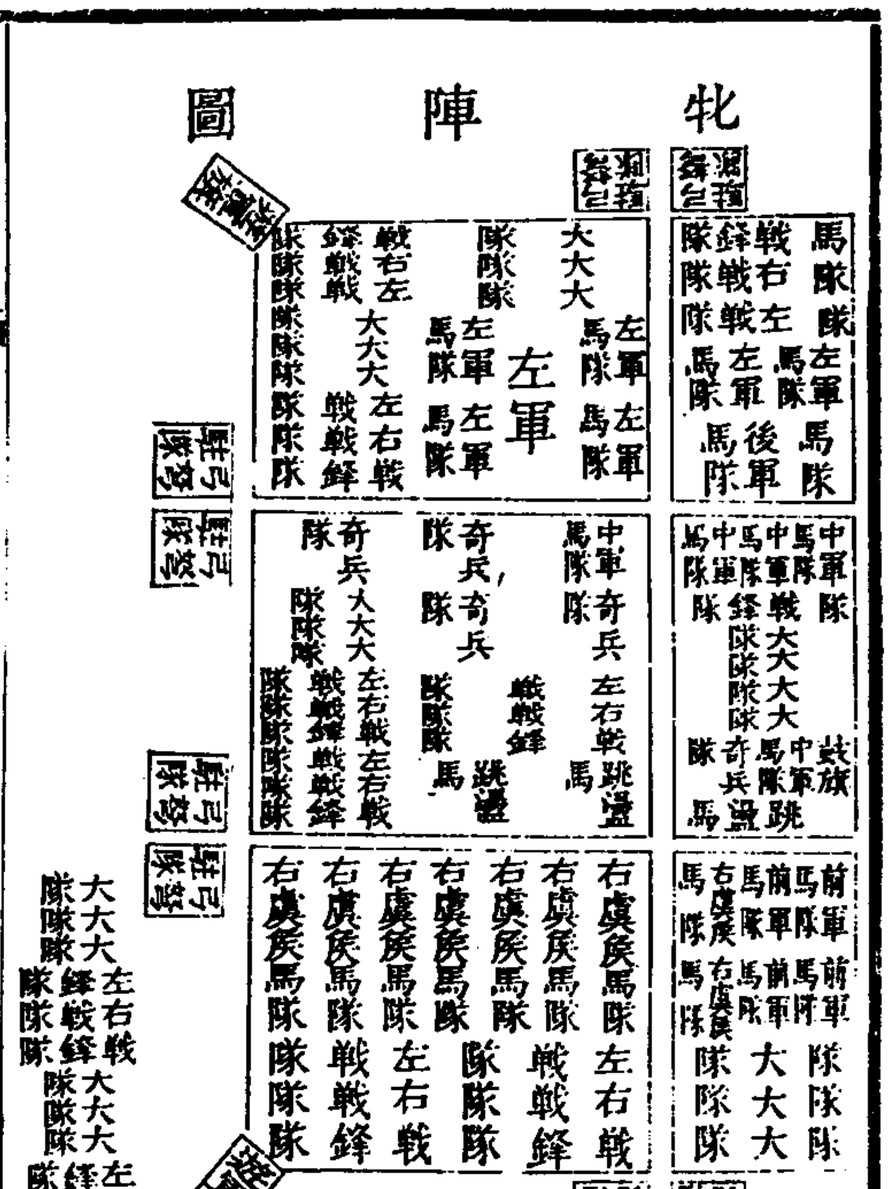
宋　神　宗



登壇必究　卷三六　陣圖四　十

於卦離　於音徵　爲朱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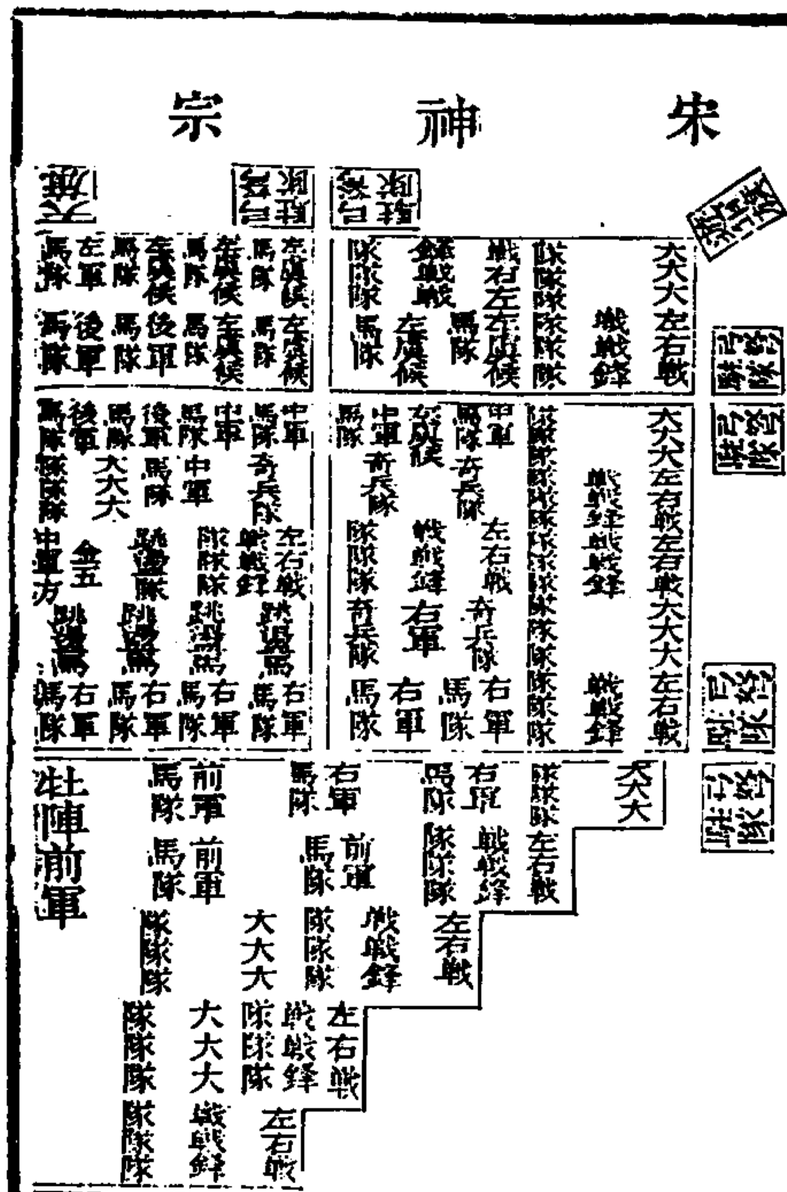
牝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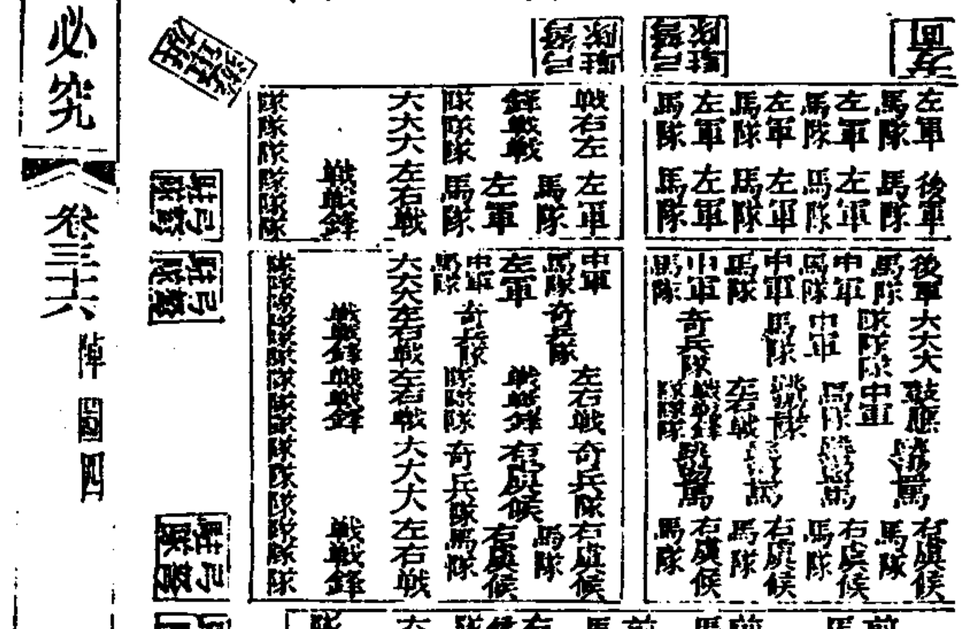
登壇必究　卷三六　陣圖四　十一

於卦離　於音徵　爲朱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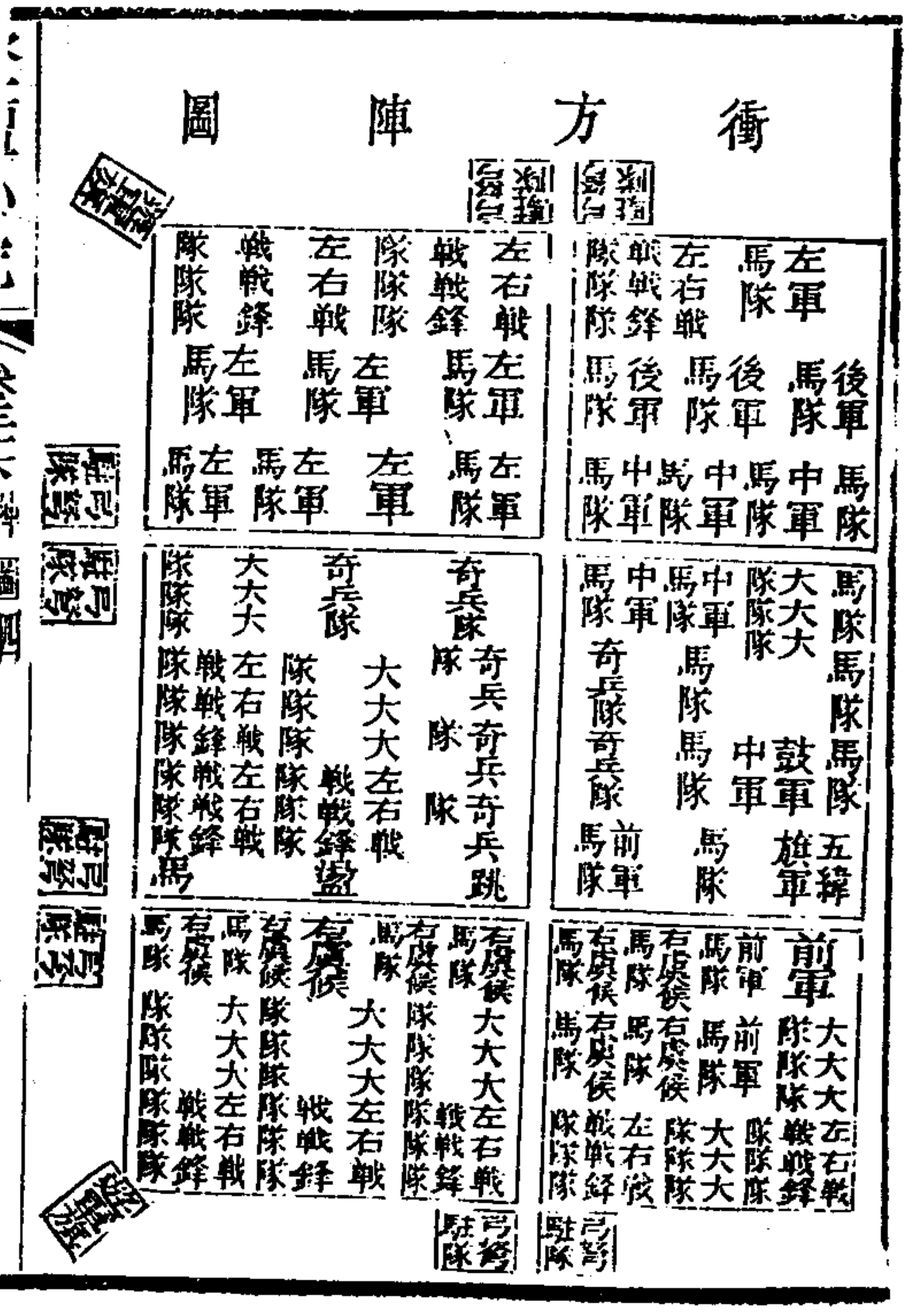
宋　神　宗


大大大左右戰
戰戰鋒
隊隊隊隊隊隊
大大大左右戰左右戰
戰戰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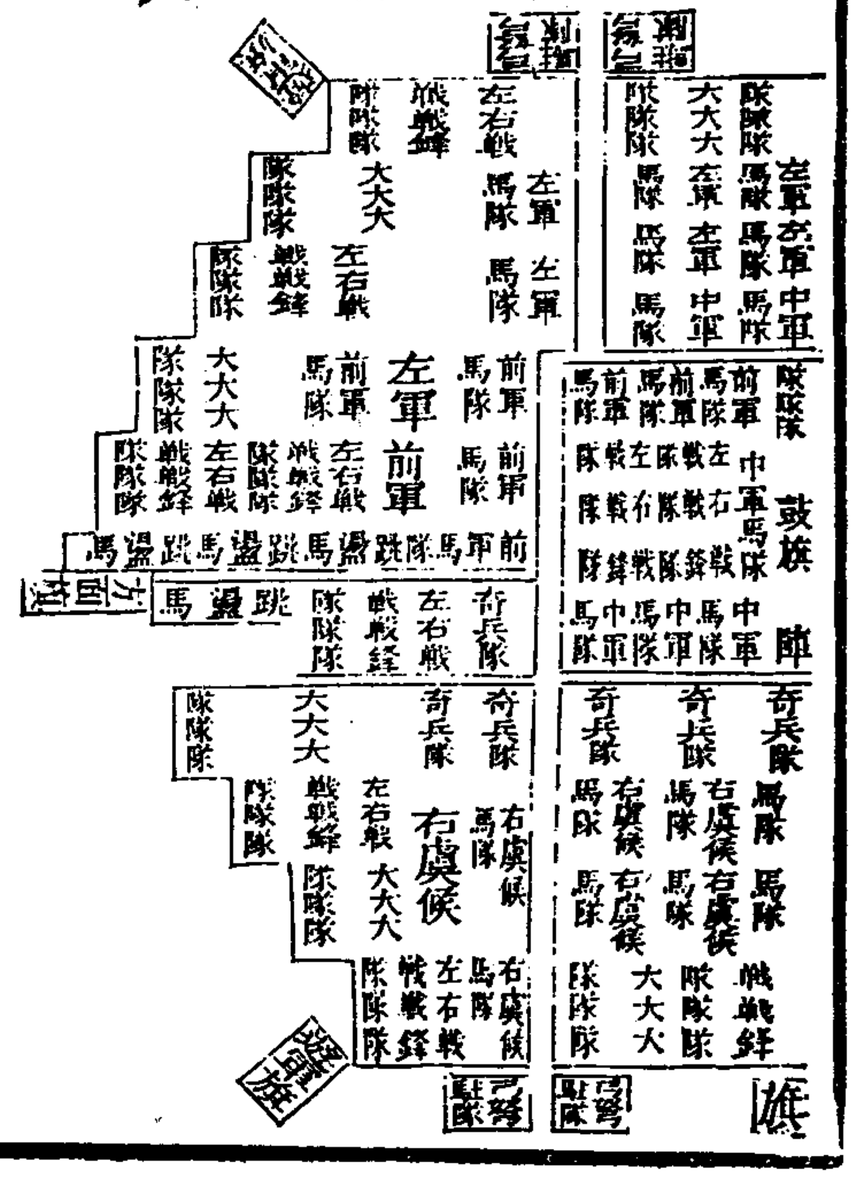
牡陣圖


左軍 馬隊 後軍 馬隊
左軍 馬隊 左軍 馬隊
左軍 馬隊 左軍 馬隊
後軍 大大大 戰鋒 隊隊隊 右虞候 馬隊
中軍 馬隊 中軍 馬隊 右虞候 馬隊
中軍 馬隊 中軍 馬隊 右虞候 馬隊
左右戰 左軍 馬隊 奇兵隊 右虞候 馬隊
戰戰鋒 左軍 馬隊 右虞候 馬隊
大大大 左右戰 戰鋒 隊隊隊 馬隊
大大大 左右戰 戰鋒 隊隊隊 馬隊
前軍 馬隊 前軍 大大大 左右戰 隊隊隊 馬隊
前軍 馬隊 隊隊隊 戰鋒 隊隊隊 馬隊
前軍 馬隊 左右戰 隊隊隊 馬隊
前軍 馬隊 戰鋒 左右戰 隊隊隊 馬隊
右虞候 馬隊 大大大 左右戰 隊隊隊 馬隊
右虞候 馬隊 戰鋒 隊隊隊 馬隊
右虞候 馬隊 大大大 左右戰 隊隊隊 馬隊
右虞候 馬隊 戰鋒 隊隊隊 馬隊
弓箭 駐隊
弓箭 駐隊

衝方陣圖


後軍 馬隊 中軍 馬隊 後軍 馬隊 左軍 馬隊
左軍 馬隊 後軍 馬隊 中軍 馬隊 左軍 馬隊
左右戰 左軍 馬隊 左軍 馬隊 中軍 馬隊 左軍 馬隊
戰戰鋒 馬隊 左軍 馬隊 左軍 馬隊 後軍 馬隊 左軍 馬隊
隊隊隊 左右戰 馬隊 左軍 馬隊 後軍 馬隊 中軍 馬隊
戰戰鋒 左軍 馬隊 後軍 馬隊 中軍 馬隊 奇兵隊 馬隊
隊隊隊 馬隊 後軍 馬隊 中軍 馬隊 奇兵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鼓軍 旗軍 五緯
大大大 隊隊隊 中軍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中軍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中軍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奇兵隊 奇兵隊 奇兵隊 跳 盪 馬
大大大 左右戰 戰鋒 盪
隊隊隊 隊隊隊 隊隊隊
戰戰鋒 左右戰 隊隊隊
隊隊隊 戰戰鋒 隊隊隊
隊隊隊 隊隊隊 隊隊隊
右虞候 馬隊 右虞候 馬隊 前軍 馬隊 前軍 馬隊 前軍 馬隊
右虞候 馬隊 大大大 左右戰 戰鋒 隊隊隊 隊隊隊 隊隊隊
右虞候 馬隊 戰鋒 隊隊隊 隊隊隊 隊隊隊 隊隊隊
右虞候 馬隊 大大大 左右戰 隊隊隊 隊隊隊 隊隊隊
右虞候 馬隊 戰鋒 隊隊隊 隊隊隊 隊隊隊 隊隊隊
弓箭 駐隊
弓箭 駐隊

輪陣圖


左軍左軍中軍
隊隊隊馬隊馬隊馬隊
大大大左軍左軍中軍
隊隊隊馬隊馬隊馬隊
鼓旗陣
前軍中軍馬隊中軍
隊隊隊馬隊
前軍左右戰馬隊
隊隊隊戰鋒
前軍前軍左右戰
隊隊隊馬隊戰鋒
奇兵隊馬隊戰鋒
奇兵隊右虞候右虞候
馬隊馬隊隊隊隊
奇兵隊右虞候右虞候大大大
馬隊馬隊隊隊隊
左軍左軍
左右戰馬隊馬隊
前軍前軍
馬隊馬隊
左軍前軍
大大大左右戰
隊隊隊戰鋒
奇兵隊
左右戰
戰戰鋒
跳盪馬
跳盪馬
跳盪馬

行陣圖


鼓旗
奇兵隊
奇兵隊
奇兵隊

者卽今之陣脚兵也戰鋒隊戰隊跳蕩奇兵者卽今之陣內戰兵及無地分兵也右虞候右軍者卽今之先鋒策先鋒將也前軍後軍卽今左肋右肋將也左虞候左軍者卽今之殿後策殿後將也但古巧立其名故學者惑而難曉每出戰則馬卒迭用更戰更息循環無窮戰鋒隊出則爲銳陣狀如鼎足左右戰隊各分爲兩列如鴈行翼之故以正合以奇勝者陣也金鼓之嚴衛將帥之大防奇兵之機要則出不意掩無備欲圍西北先擊東南視

彼虛實衝其腹心可以決勝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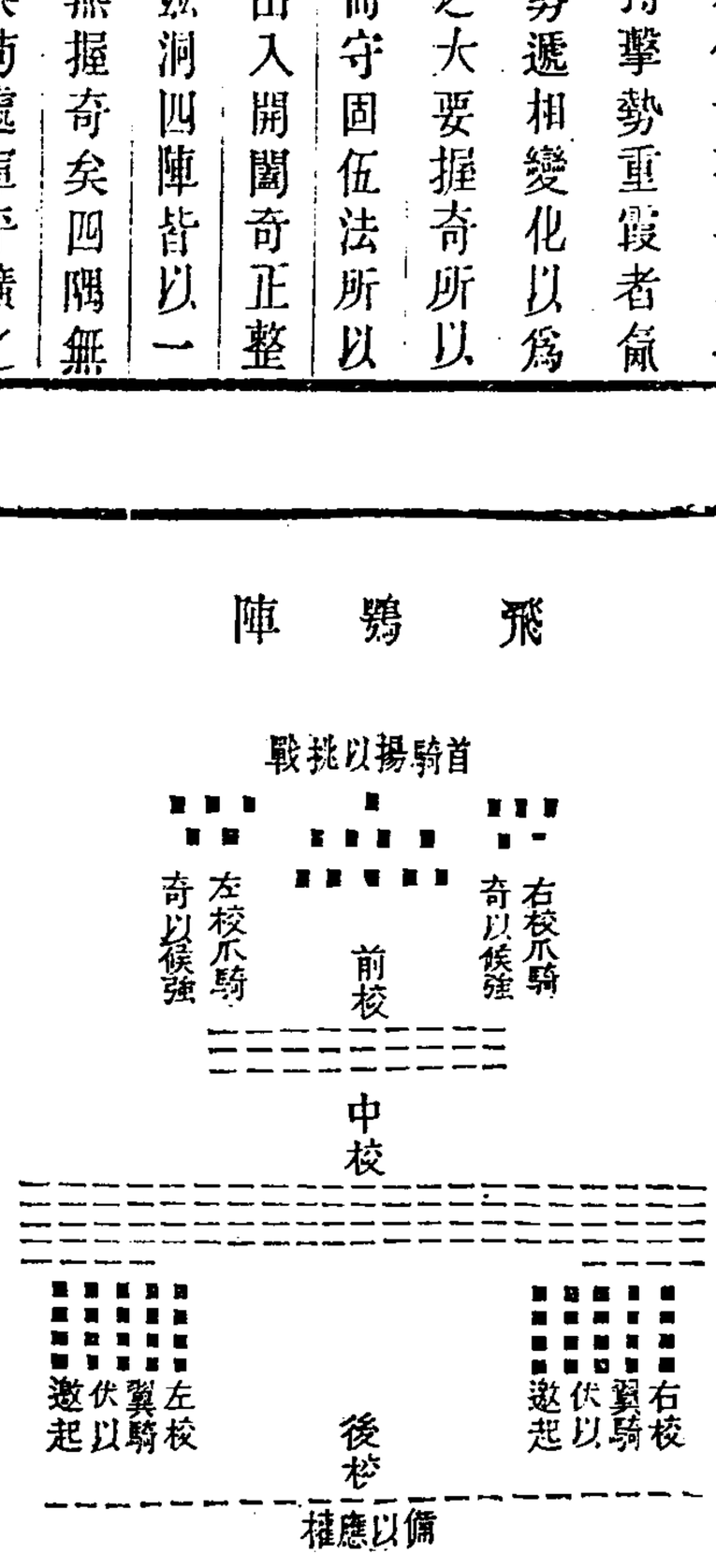
文獻通考神宗諭近臣曰黃帝始置八陣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造八陣於魚復平沙之上此卽九軍陣法也後至隋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久亂將臣通曉者頗多故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卽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卽七軍七軍者圓陣也蓋陣以圓爲體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陣者卽內俱圓矣故以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

九軍六花陣之大體也六軍者卽虞候軍各一爲二虞候軍左右廂各二爲四廂軍四廂二虞候與中軍共爲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爲九軍本朝祖宗以來置殿前馬步軍三帥卽中軍前後軍帥之別名四馬步軍都虞候是爲二虞候軍天武捧日龍神衛四廂是爲四廂軍也中軍帥總制九軍卽殿前都虞候專總中軍一軍之事務是其名實與古九軍及六花陣相符而不少差也今論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陰經所載陣圖爲法失之遠矣其陣圖皆妄相聚惑無一可取果如此輩之說則兩敵相遇必須遣使預約戰日擇一寬平之地仍夷阜塞壑誅草伐木如射圃教場方可盡其法耳以理推之知其不可用也決矣今可約李靖法爲九軍營陣之制然李筌之圖乃營陣非陣法也朕採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陣本出乎一法而已止曰營行曰陣也在奇正言之則營爲正陣爲奇也

○元四陣圖辯

虎鈐經陣圖四首元許洞之所演也例十萬卒以七爲步爲正三爲騎爲奇曰飛鵝者搏擊勢重霞者氣勢長虹者彎抱勢八卦者四應勢遞相變化以爲法何辯之蓋握奇伍法二者製陣之大要握奇所以立陣之體也體立則四支爲之用而守固伍法所以定布置之所也布置有方則進退出入開闔奇正整而不亂寡可以爲衆弱可以爲強茲洞四陣皆以一面爲勢中校平列一字爲中軍是無握奇矣四隅無兵以首項身尾爲次序是無伍法矣苟處軍平曠之地敵出一奇驚其左右則中軍自援前後不相救夾而攻之則斷而爲二爲三聚攻其一處其背可透小挫遂大亂其患殆非止一端也烏得爲節制之理哉雖著論紛然要人必信稍識虛實者皆笑其爲繆戾夫厭李筌形勢之偏卒不能自脫於形勢之累一弊流源千萬載而不悟至於如此也耶

飛鵝陣



許洞飛鵝陣步騎部隊分布之法

前校首陣一十步合成五十騎

○第一陣一部長一百四十步（六尺爲步三百六十步爲里）○第二陣四部長一里二百步（計五百六十步）○第三陣五部長一里二百四十步（計七百步）

前校項兵三陣步兵二十七部合一萬三千五百人

○第一陣九部長一里二百七十步（計六百三十步）○第二三陣同

中校五陣步兵九十二部合四萬六千人

○第一陣二十一部長四里三十步 計一千四百七十步○第二三四亦如之○第五陣八部長一里二百步 計五百六十步

後校尾兵一陣陣步兵二十一部合一萬五百人長四里三十步 計一千四百七十步

左校爪騎二陣五部合二千五百騎　右校同

○第一陣三部長一里六十步 計四百二十步○第二陣二部長一百八十步 計一千七百六十步

左校翼騎四陣二十部合一萬騎　右校翼騎同

○第一陣五部長一里三百四十步 計七百步○第二三四陣亦如之

前校首騎三陣之中二處各虛六十八步 計一百三十六步在內虛實共厚四百七十步

前校項兵三陣之中二處各虛三十四步 計六十八步虛實共厚一百七十步

後校一陣厚三十四步　虛實共厚二百四步

左校爪騎中一處虛六十八步　虛實共厚四百七十六步

右校爪騎亦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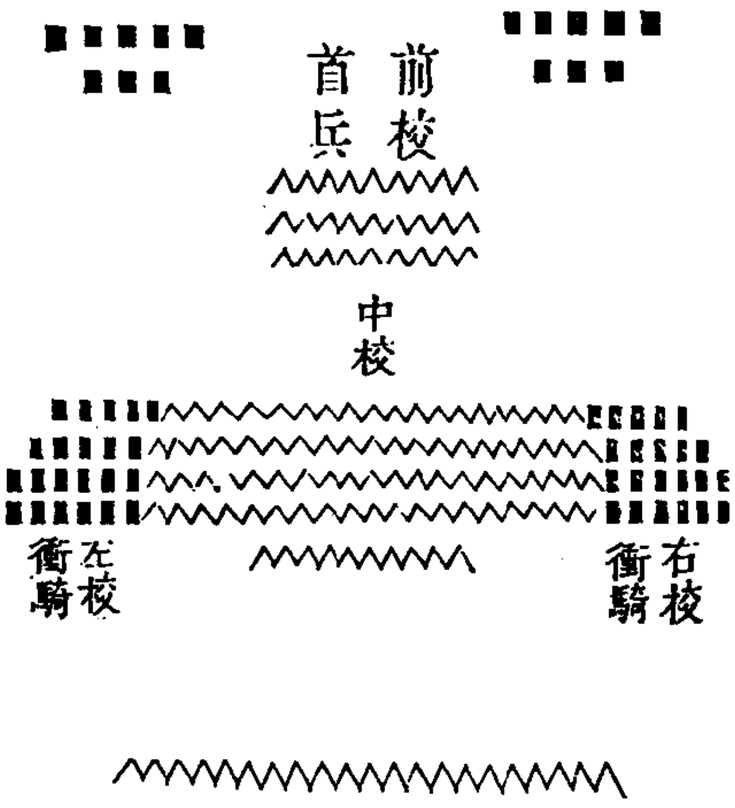
左校翼騎四陣之中三處各虛六十八步 計一千四百七十六步在內虛實共厚四百步

前校首騎之項前去首騎之末三百四十步中校之首去前校項兵之末一百七十步後校之首去中校之末四百四十步

自前校首騎之首至後校之末并虛實在內共厚四里三百二十步 計一千七百六十步

左右校翼騎低於中校第二陣一隊與中校相去一百四十步 計二百八十步在內總成一大陣虛實共長八里二百七十步 計四千五百四十步

長虹陣



長虹陣步騎部隊布列法

前校三陣步兵二十七部合一萬三千五百人

○第一陣九部長一里七十步 計六百三十步

○第二陣九部長一里七十步 計六百三十步

陣亦如之

中校五陣步兵九十二部合四萬六千人

○第一陣九部長三里三百五十步 計一千三百三十步

○第二陣九部長三里三百五十步 計一千三百三十步

○第三陣九部長二里一百二十步 計八百四十步

○第四陣同三陣

右校騎四陣與左校同

前校三陣之中二處各虛三十四步 計六十八步在內都厚一百七十步

中校五陣之中四處各虛三十四步 計一百三十六步虛實共厚三百四十步

左校二陣之中一處虛六十八步 虛實共厚二百四步右校同

左校四陣之中各虛六十八步 計二百四步虛實共厚四百七十六步

後校一陣步兵二十一部合一萬五百人長四里三十步 計一千四百七十步

左校衝騎二陣八部合千騎　右校衝騎同

○第一陣五部左右各低長一里三百四十步 計七百六十步

○第二陣三部左右同前長一里六十步 計四百二十步

左校騎四陣騎兵二十二部合一萬一千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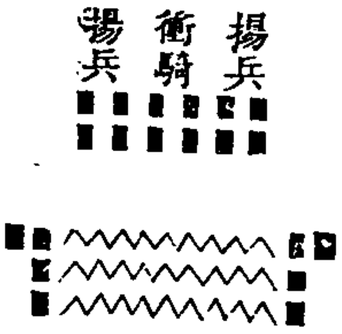
○第一陣五部長一里三百四十步 計七百步

○第二陣同三陣六部長二里一百二十步 計八百四十步

右校同
中校之首去前校之末一百五十步　後校之首去中校之末一百二十步　自前校之首至後校之末虛實共厚三百一十六步計七百八十步
自左校沖騎之首至右校之末虛實共厚一里三百一十六步計一千六百七十六步
右校沖騎之首至末同左校各去中校角一十步計二百步
在內左右校第一陣第二陣與中校齊頭以向中校

處各一部爲準外角高中校六十步左右校第三
第四陣皆掩一部在中校總成一大陣彎長七里
二百三十步計二千七百六十步

重霞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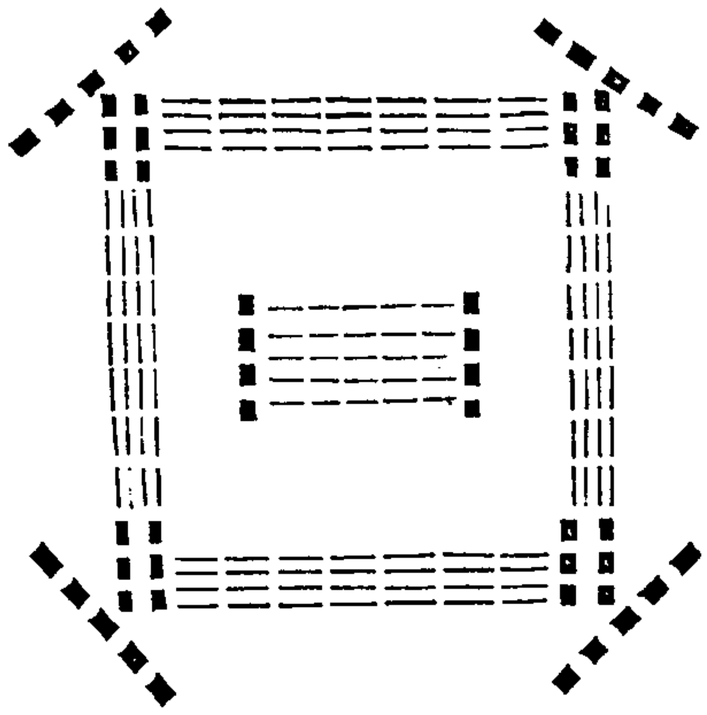


重霞陣步騎部隊布列法
首校沖騎二陣一十二部六千騎
○第一陣六部左右各低一隊每部五百騎占地
部共占地長一百五十步橫一百四十步六
八百四十步○第二陣同
前校步兵四陣三十五部騎兵八部共四十三部合
人二萬三千五百
○第一陣步兵九部騎兵左右各二部步一部
七步步騎計一十三部占地一千一百九十步○第二三陣步兵各九部
長二里二十步
騎兵左右各一部共長九百一十步○第四陣步兵八部

中校四陣步兵八十四部合四萬二千人
○第一陣二十一部○第二三四陣同
後校步兵一陣二十一部
左校騎兵四陣二十一部　右校同
○第一二三四陣各五部
前校沖騎二陣之中一處虛六十八步騎兵一部厚步陣中虛亦六十八步步兵一部占地六十八步地二十四步陣中虛亦三十四步
前校四陣之中三處各虛三十四步騎兵虛六十八步
步

中校四陣之中厚薄與前校同
後校一部厚三十四步
前校之首至沖騎之末中校之首至前校之末後校之首至中校之末中間各虛二百步自沖騎之首至後校之末並虛在內共厚三里二十四步
左右校與中校齊頭各相去十步在內總成一大陣長七里三百五十八步

八卦陣



八卦陣步騎部布列法
衝騎四穗各五部各一部居中四部側居於前後左右角二處相去二十步虛實彎長七百四十步居大陣前後掩左右去大陣三十步不係大陣厚薄之數四陣並同法
前校四陣步兵二十八部騎兵六部
○第一陣步兵七部騎兵左右各二部○第二陣步兵七部○第三陣步兵七部騎兵左右各一部○第四陣與第二陣同

左右校後校並同前校
中校七陣步兵二十八部騎兵八部
○第一陣步兵五部騎兵左右各一部步騎二處
相接各虛四步○第二陣步兵五部○第三五陣
與第一陣同○第四陣與第二陣同○第六陣步
兵三部○第七陣騎兵二部
中校不常其位觀四面敵人力攻之處則應之別
出騎兵八部居大陣四角之內每二部第二陣後
兩稍前指大陣相去五步第三陣後一部同前部

法四面並同總成一大陣每前虛一百步計四百步　在內徑三里
一百八十步計一千二百六十步四方並同外環一十
二里三百一十二步計四千六百三十二步如敵
引兵四面但以沖騎力戰大陣不可輒動沖騎之
進退又無令自相踩踐我陣
許洞四陣總論曰四陣圖者非古陣也切見李筌
纂集諸家陣圖但有形勢而已其部伍行列精微
尺寸則莫能顯然其名既多其要則寡洞因斥古
陣之法創造新意別爲四陣之施可御而變因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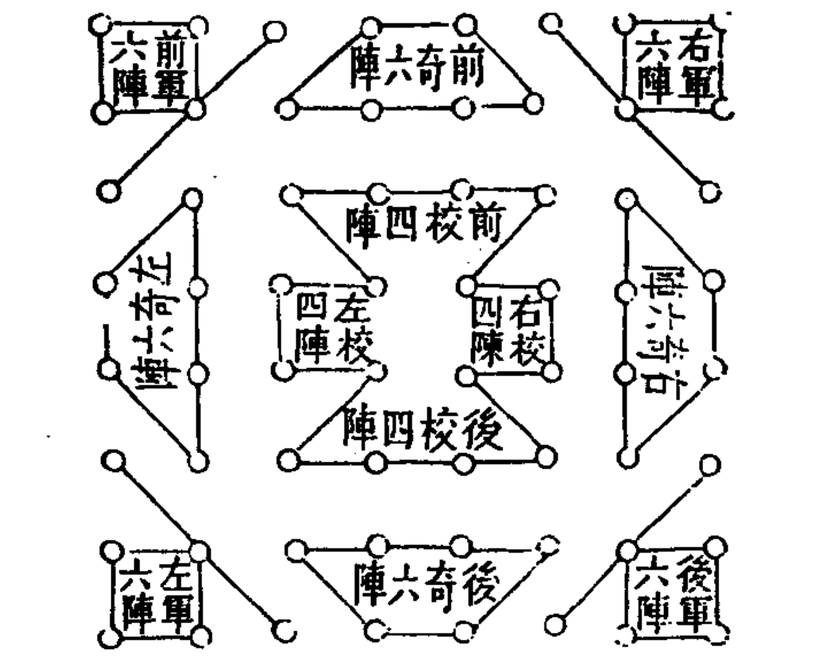
論以明之論曰兵戰之場立尸之所不規矩法度
以固卒則何以取功決勝而定天下乎是故布陣
之術不可疏疏則難應不可密密則難用首欲捷
翼欲輕脇欲實尾欲正提者不可使過輕者不可
使凌實者不可使不應機正者不可使不知變今
之所定四陣者十萬人之陣每一陣步兵七萬騎
兵三萬以爲常準但四陣更變各隨所便而用之
耳每步兵一人占地二步騎兵一人占地四步使
其出入轉動之便每一陣分五校五校各立將軍
校尉以準於古每校亦各有陣數其分布部伍皆
準圖之法逐部兵器率以鎗戟戈鋋居首隊而包
以弓弩焉左校以青龍旗表之後校以元武旗表
之右校以白虎旗表之中校以軒轅表之大將所
處左鼓右旗謂之一隊者二十五人也一部二十
隊也每一校不常其部各列陣數應敵之勢貴在
戰鬬之際前後不相交亂也飛鴈陣前俊出首騎
者所以爲沖前出一部爲嘴次四部爲目餘五部
包之爲首數焉左右校出爪騎者內以副身外以

副項及首也夫鶅以搏擊爲義故陣取嘴爪之利焉重霞陣沖騎苟沖敵陣不動卽分兩穗退於左右校之前卽麾前校騎兵進擊步兵不可輒進但於本處受戰若前沖騎退卽前校兵進前校兵退卽沖騎退夫雲霞以開合進退不常其狀故前校騎兵往來氤氳以象之也長虹陣八卦陣皆有沖騎者外以掩敵之不意以沖大陣也長虹者取陣形彎抱敵之勢八卦者取八面受敵之義也凡四陣逐部結陣每部二十隊橫七隊爲首橫七隊爲身橫六隊爲尾每步兵一部橫七十步厚三十四步首橫七十步身去首二步亦如之尾橫六十步身去首四步亦如之尾橫一百四十步厚六十八步首橫一百二十步厚二十步身亦如之尾橫一百二十步厚二十步身去首四步亦如之尾亦如之凡戰之時大陣不可輒動敵猱來薄則大陣合受敵夫四陣所用之法若敵爲彎陣我以飛鶅陣當之敵爲直陣我以重霞陣當之敵爲突陣我以長虹陣當之敵引兵四面圍我我以八卦陣當之此所以應敵者也善結陣者先結人心賞罰中之欲士卒應變之精熟在日教習之不能教習者是棄其師與敵也故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者正謂此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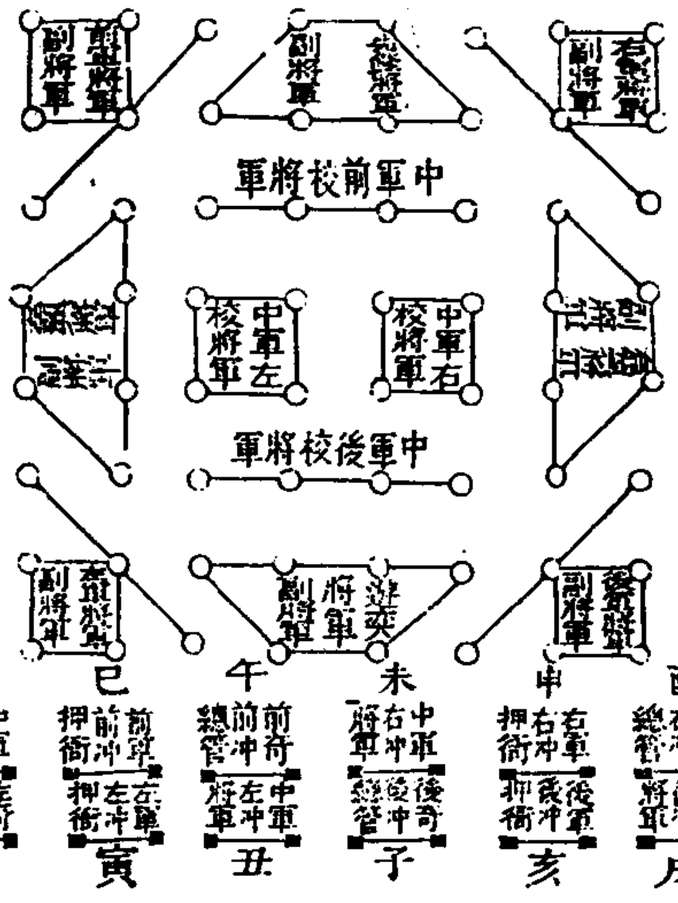
○論陣法正宗

趙本學曰陣法伏羲易象爲之宗軒轅握奇觀象而成者也孫子乘之戰國象棋又得握奇之秘旨者也自是以後不復傳矣諸葛武侯因乘之象棋之陣而悟握奇之文分九軍別奇正於是而有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方之制焉武侯既沒賴瞿塘遺跡縱橫獨存有李靖能識其扃鑰開一代之民域益武侯之後又一人也其餘明將無代無之不過智謀善戰暗合古法其於節制正宗孰知之耶又孰考之耶文士紛紛穿鑿陳言揣立形勢巧而無用學聚圖而辯之竊憂聖人之法不傳而天下之亂無日而已也然正宗不演終迷塗塡辨與不辨均爲無益故不得已槩其始終繪爲鈐圖凡十有八勢以係論辨之後其陣隊分數將校名色戰守節度復約爲法以係鈐圖之後千載不傳之秘庶呈露無餘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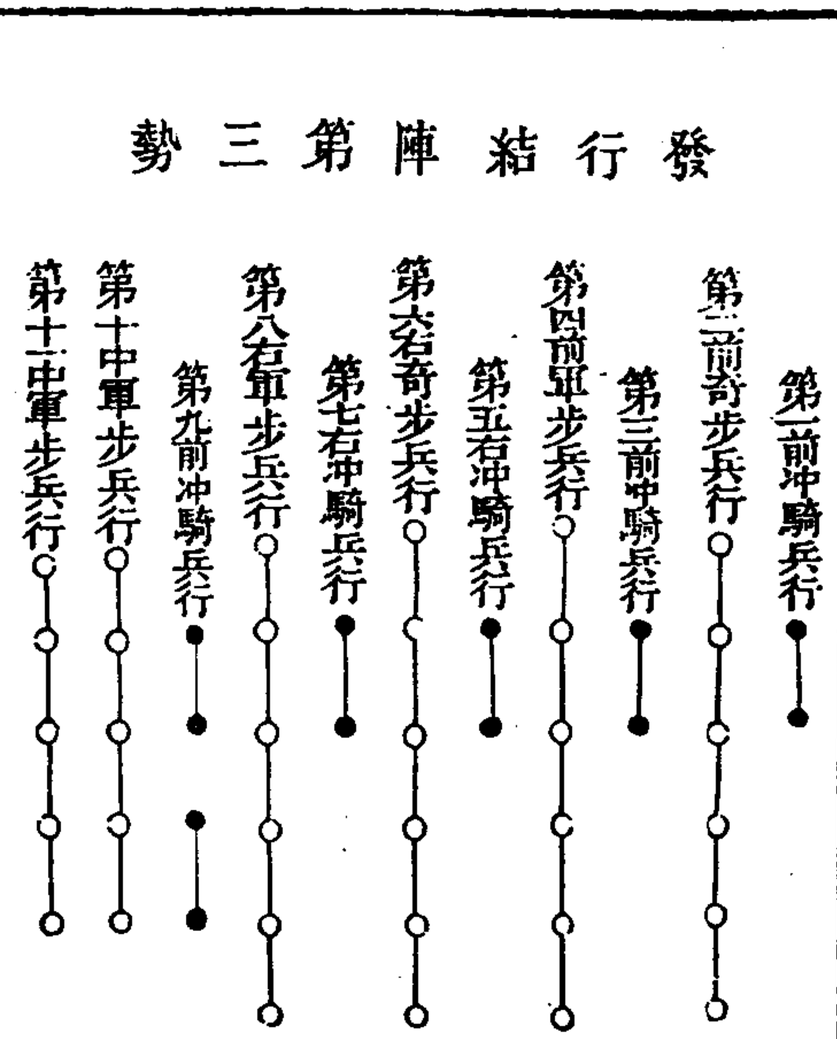
分陣隊第一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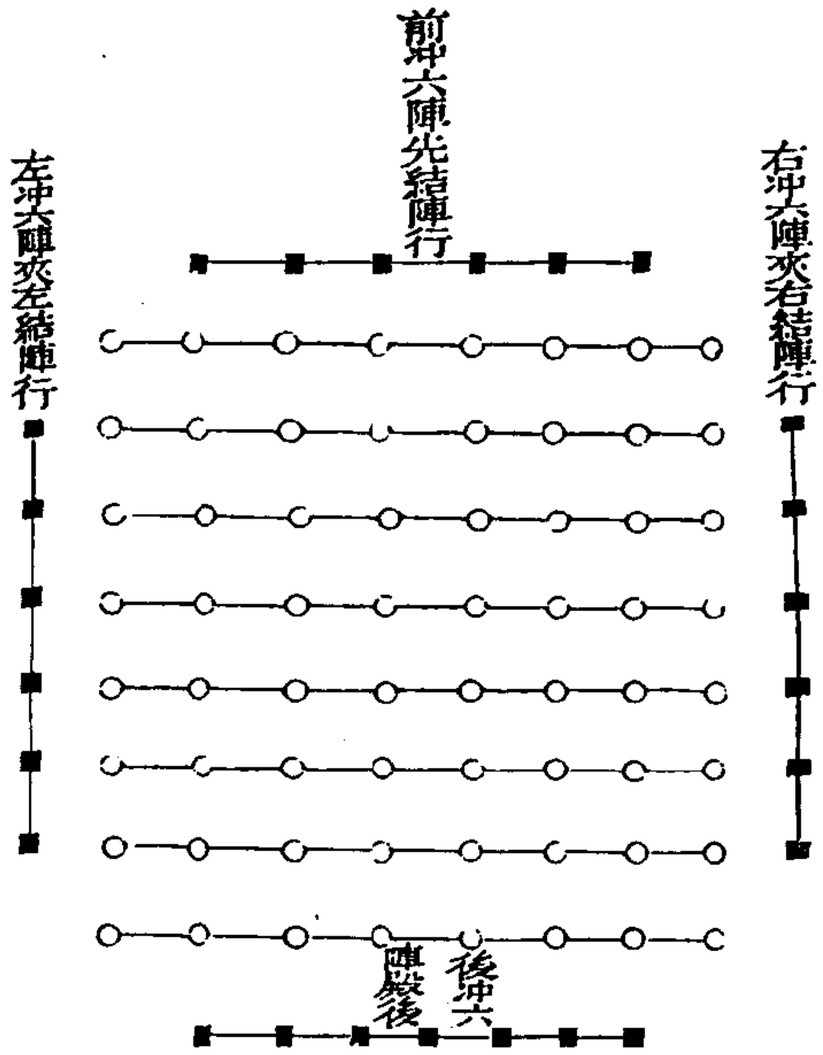
定將校第二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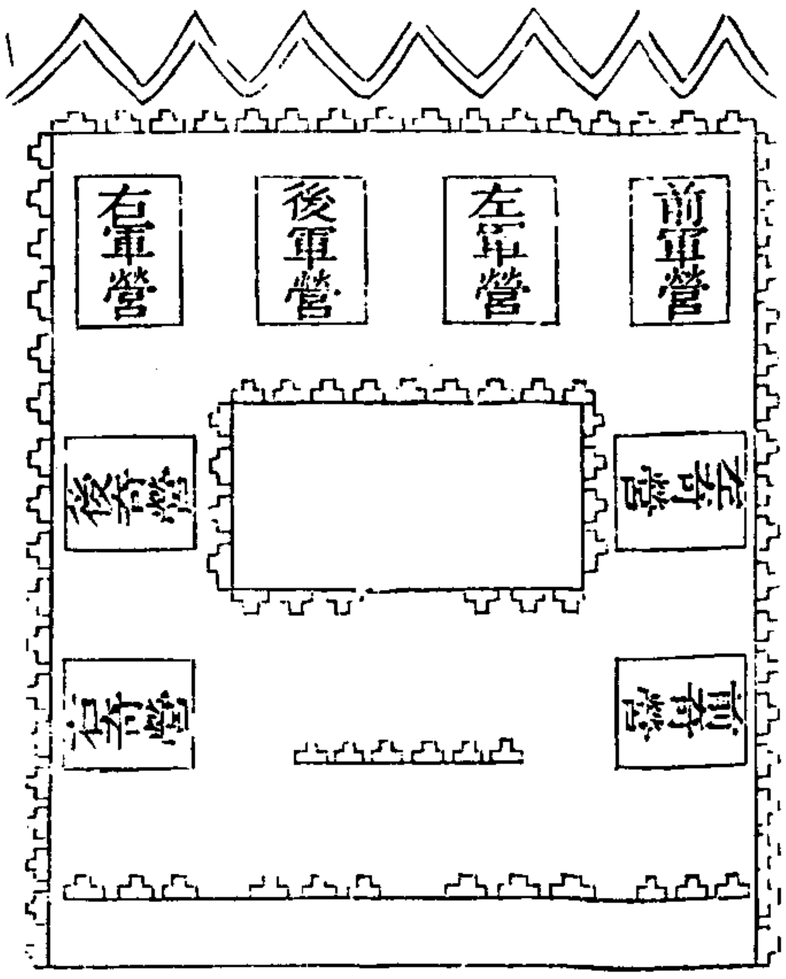
發行結陣第三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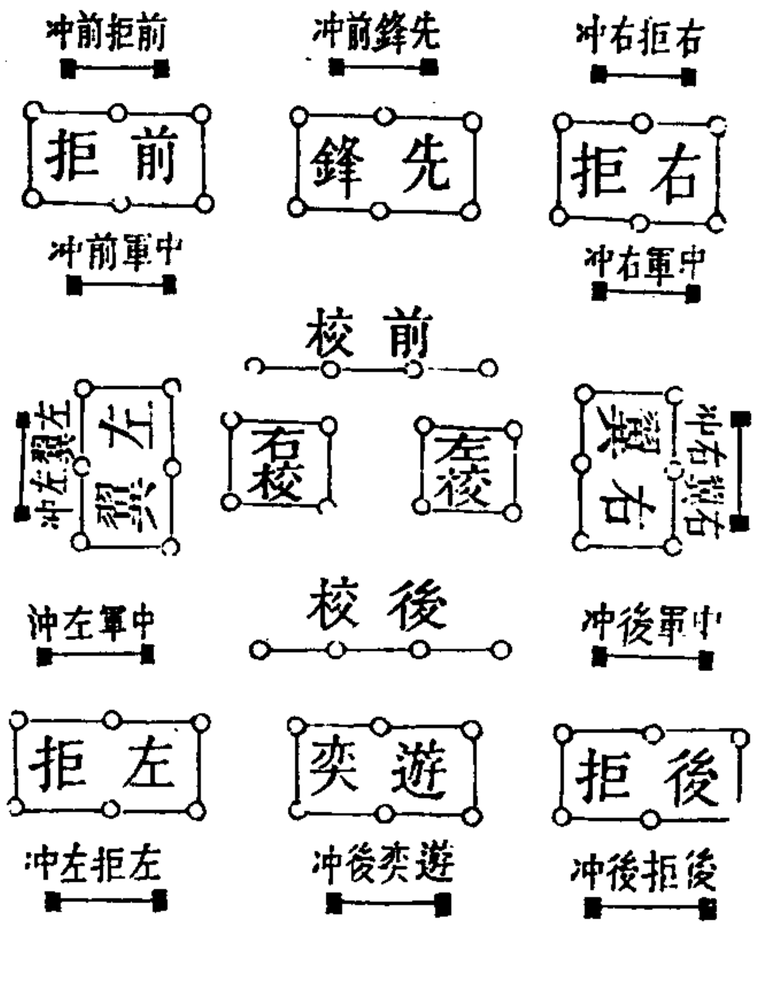
前六陣先結陣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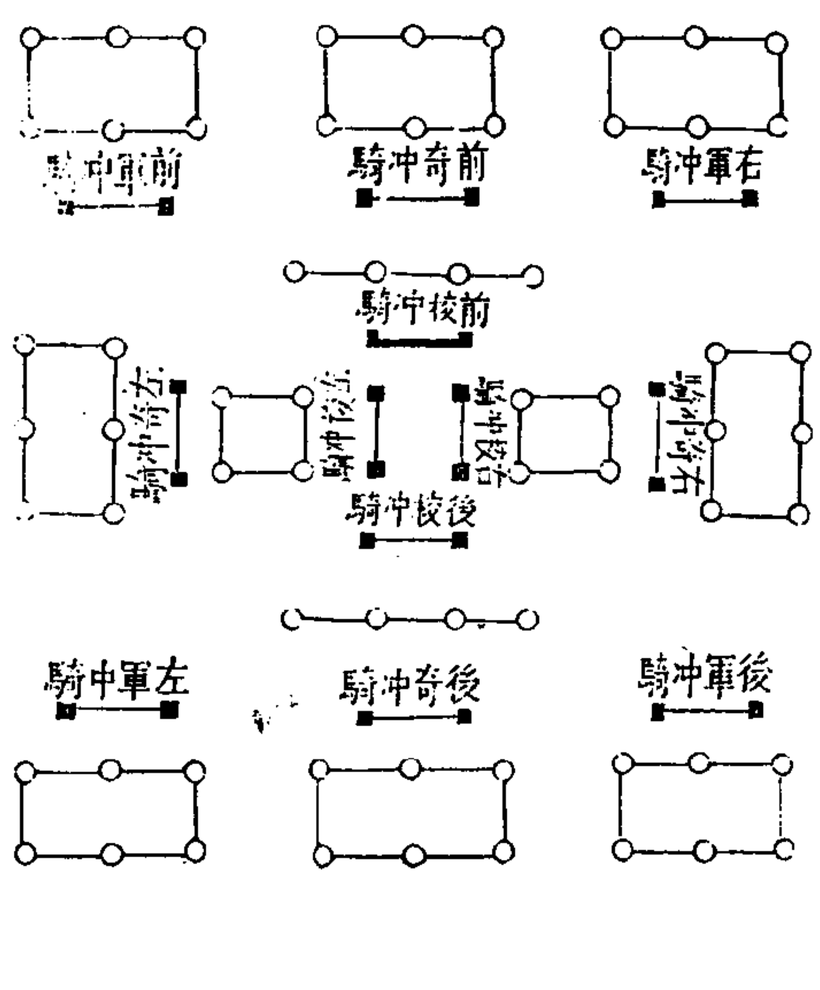
營柵第四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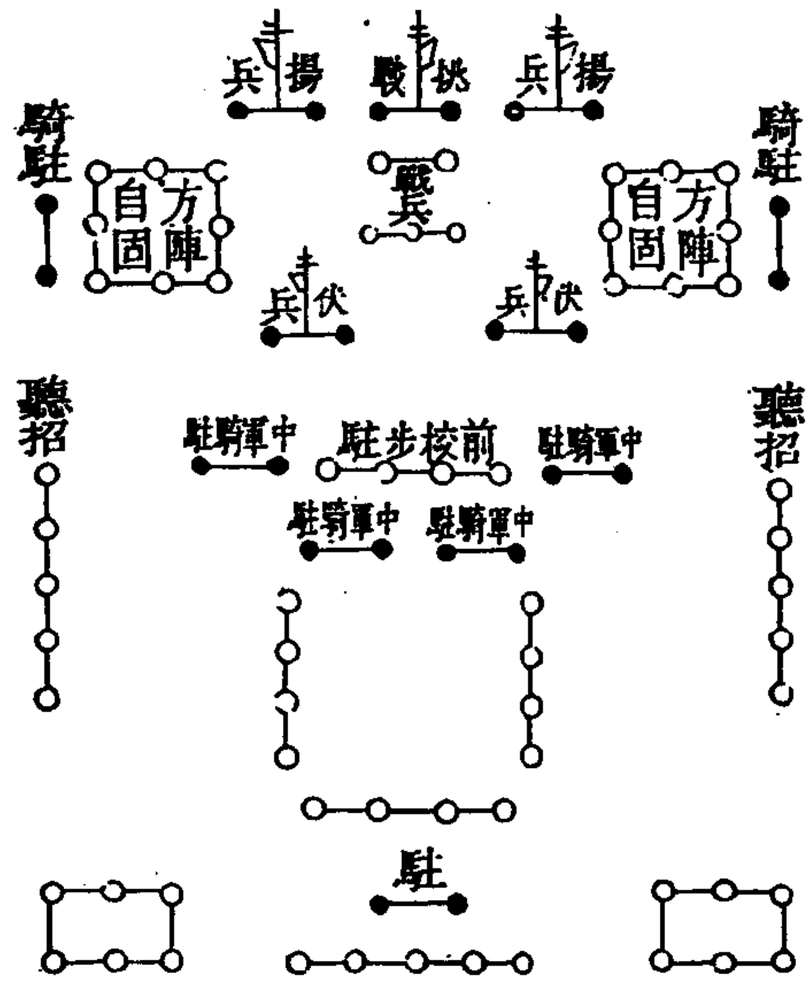
初布陣第五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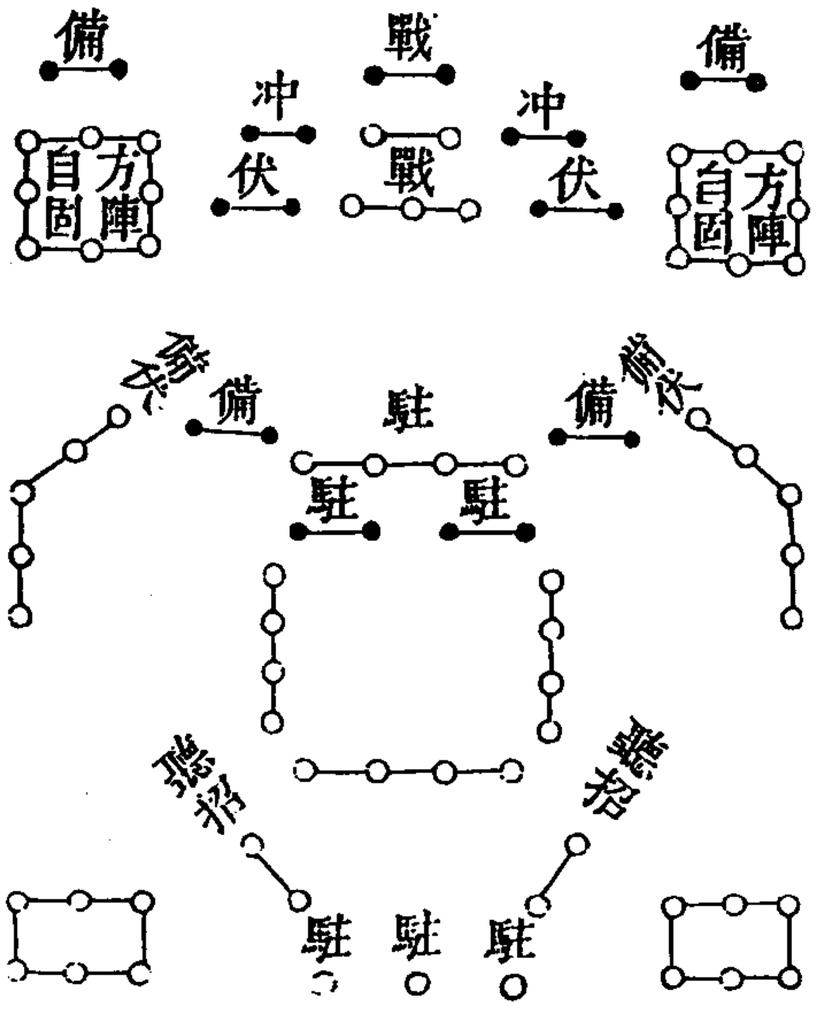
欵兵待敵第六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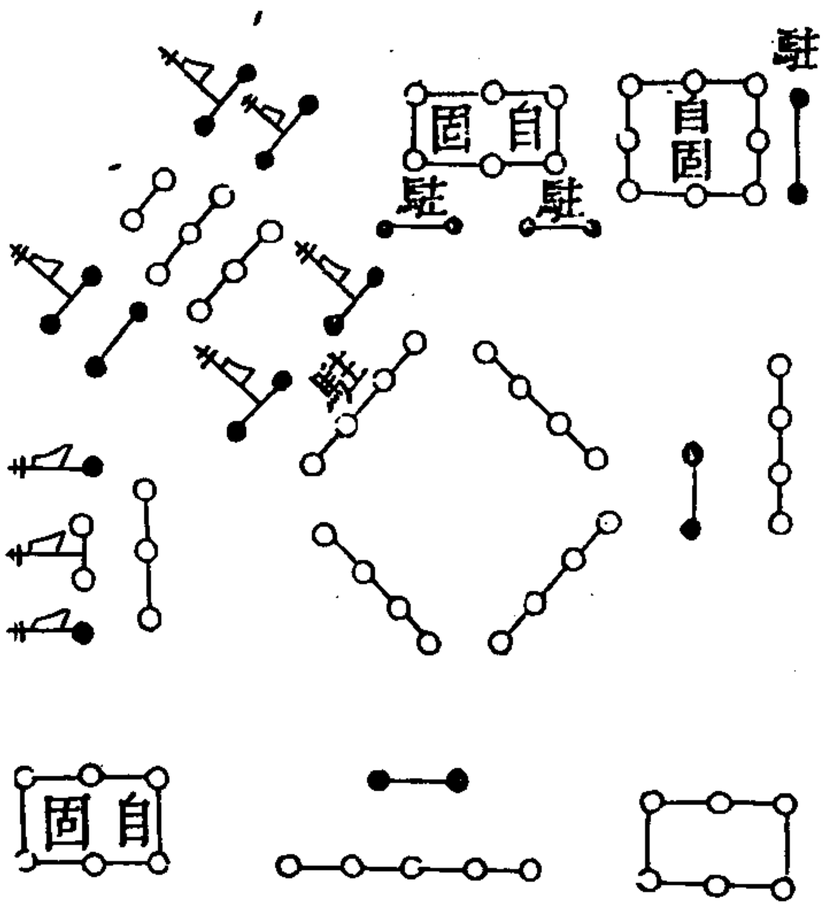
嚴陣挑戰第七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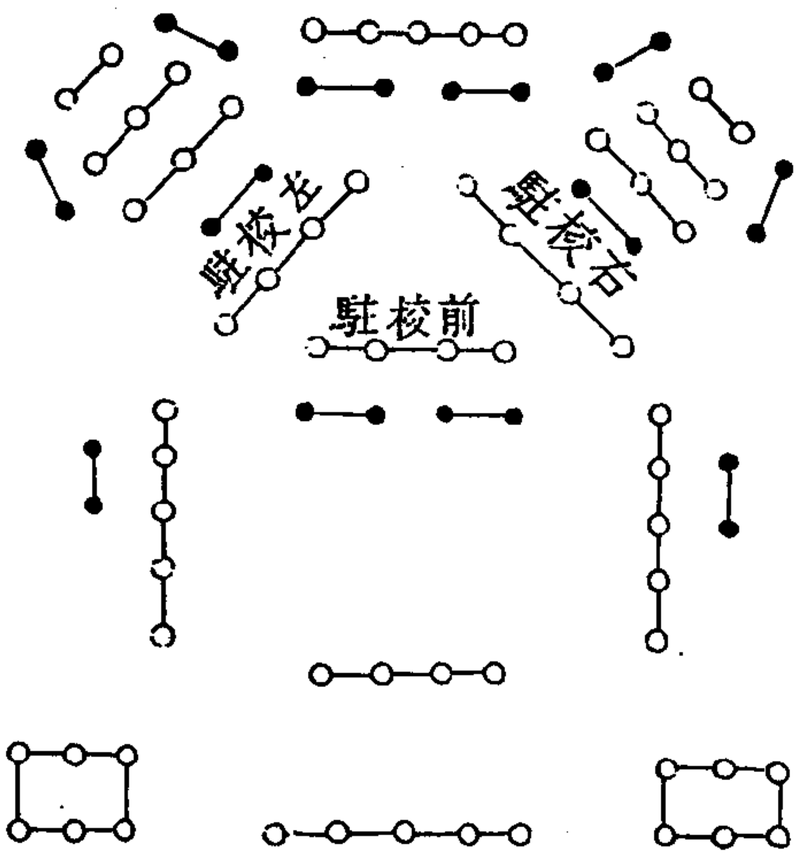
先鋒應敵第八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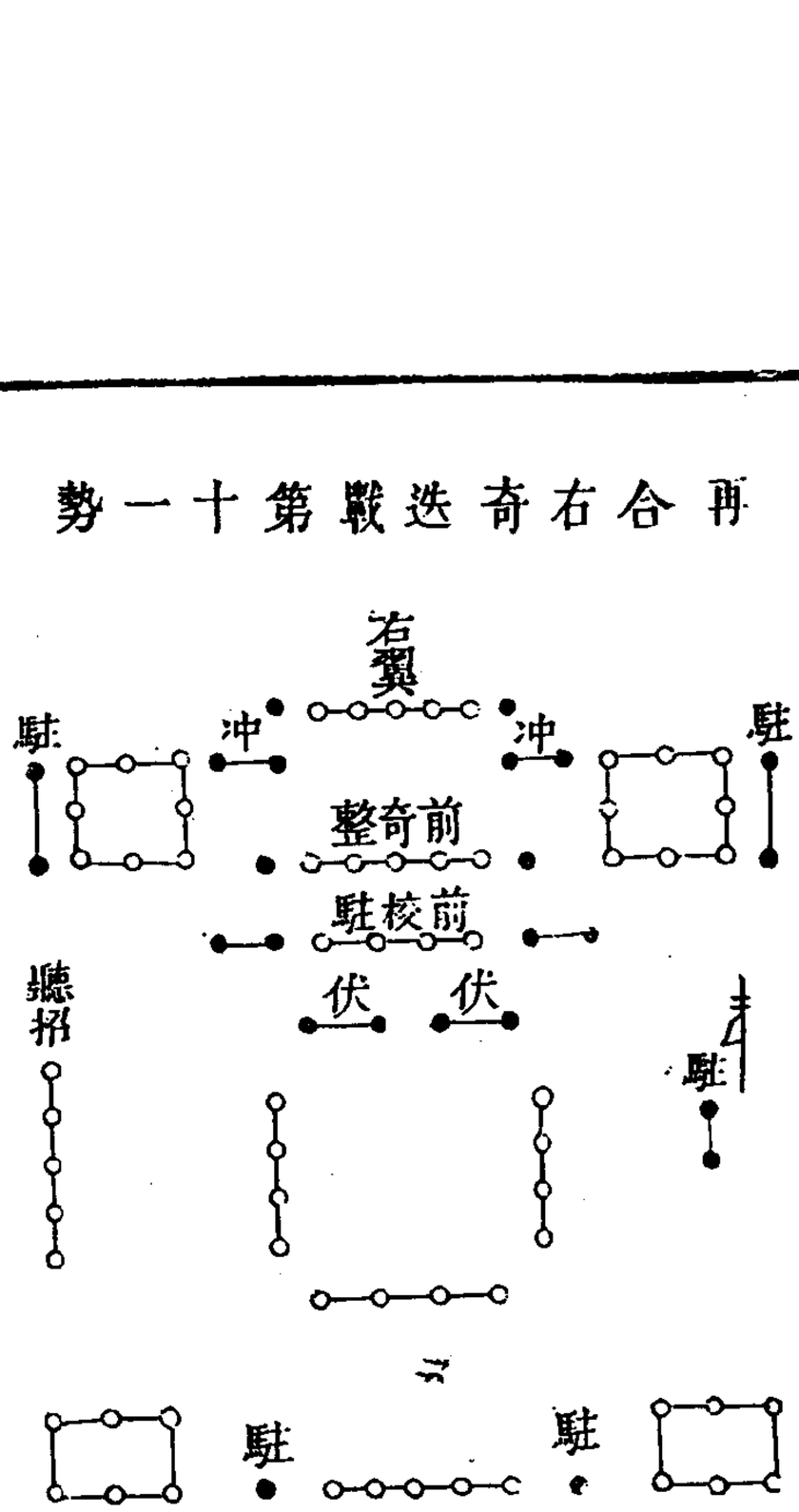
敵攻左哨第九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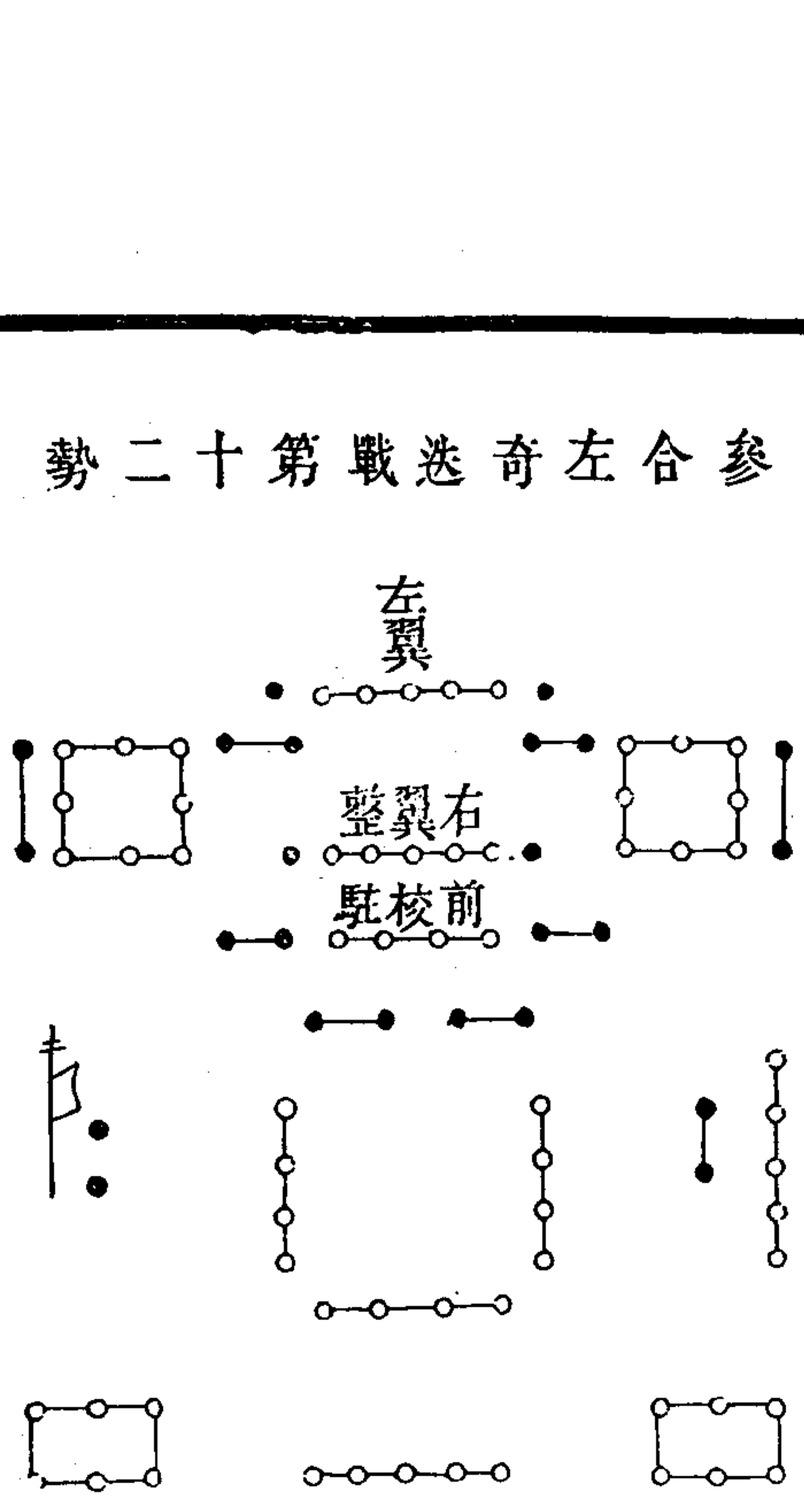
敵攻兩哨第十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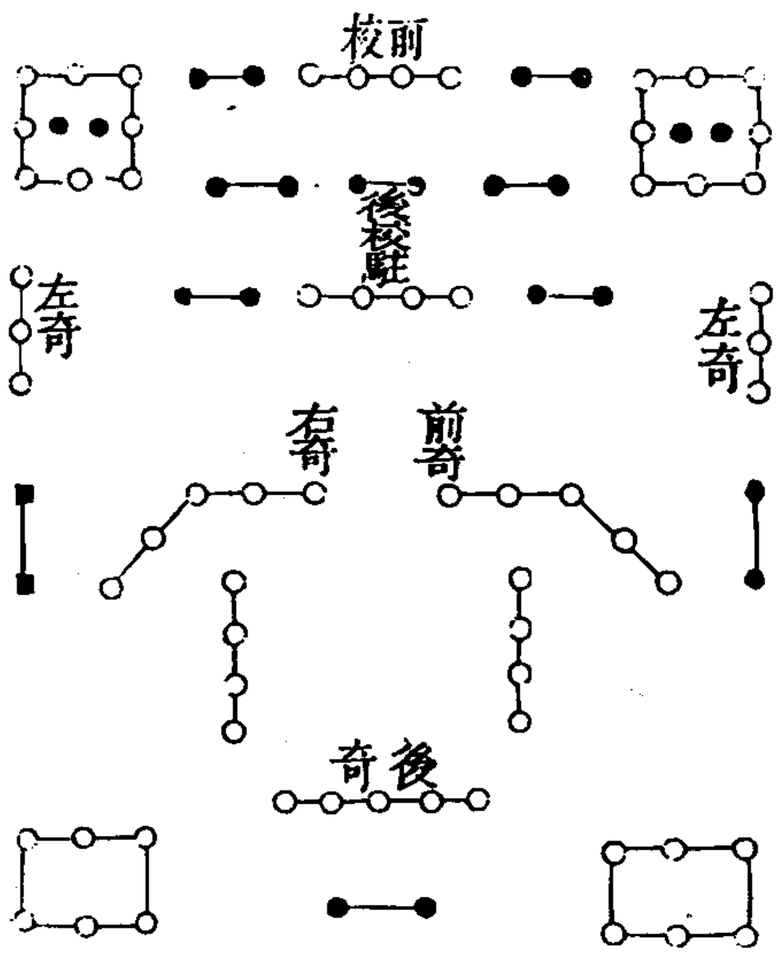
再合右奇迭戰第十一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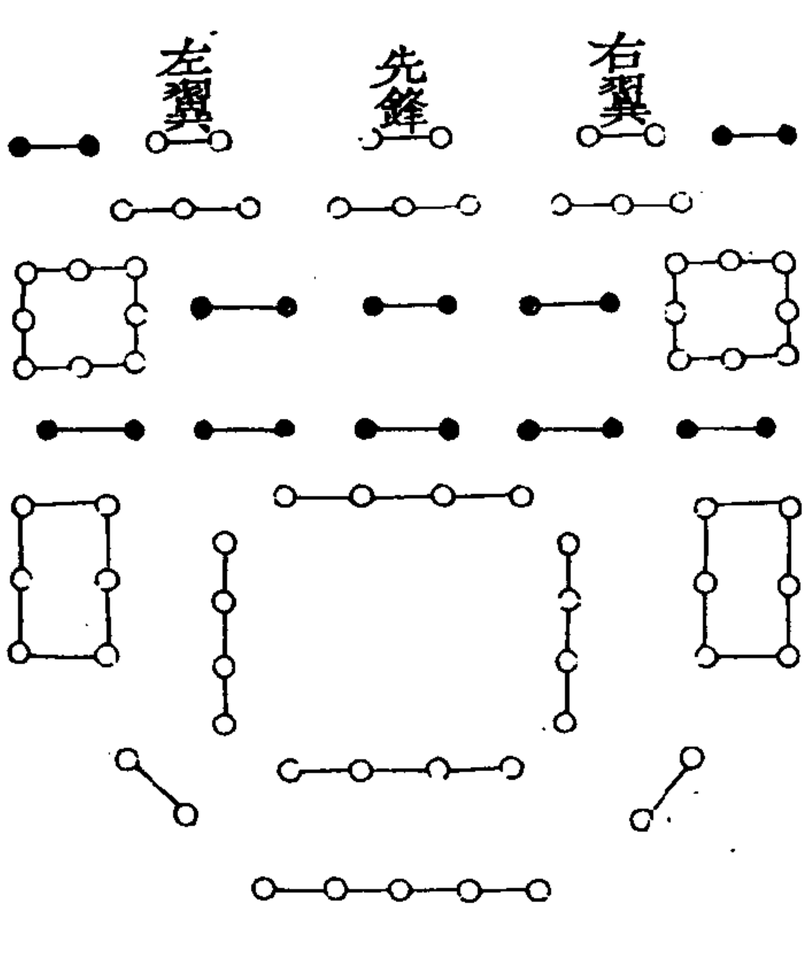
參合左奇迭戰第十二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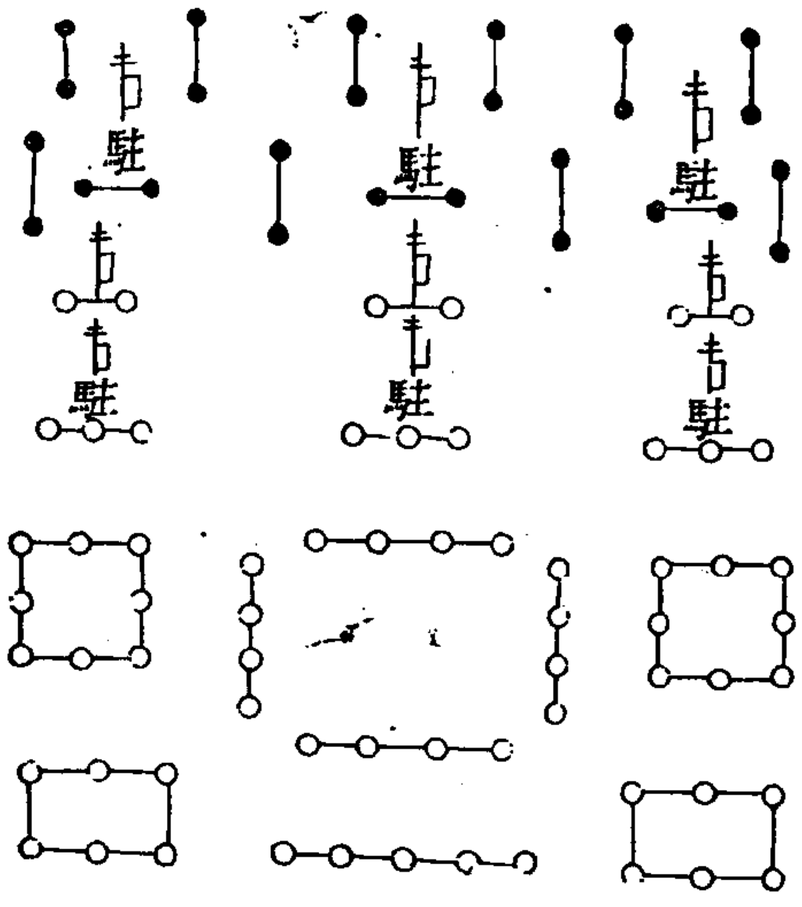
四合中軍迭戰第十三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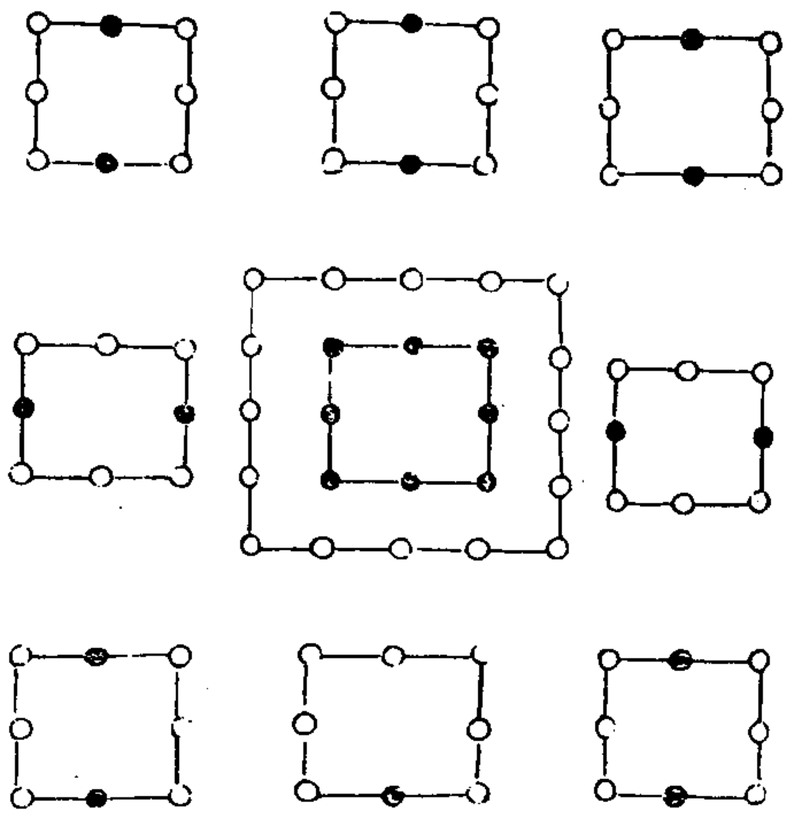
五合三軍大戰第十四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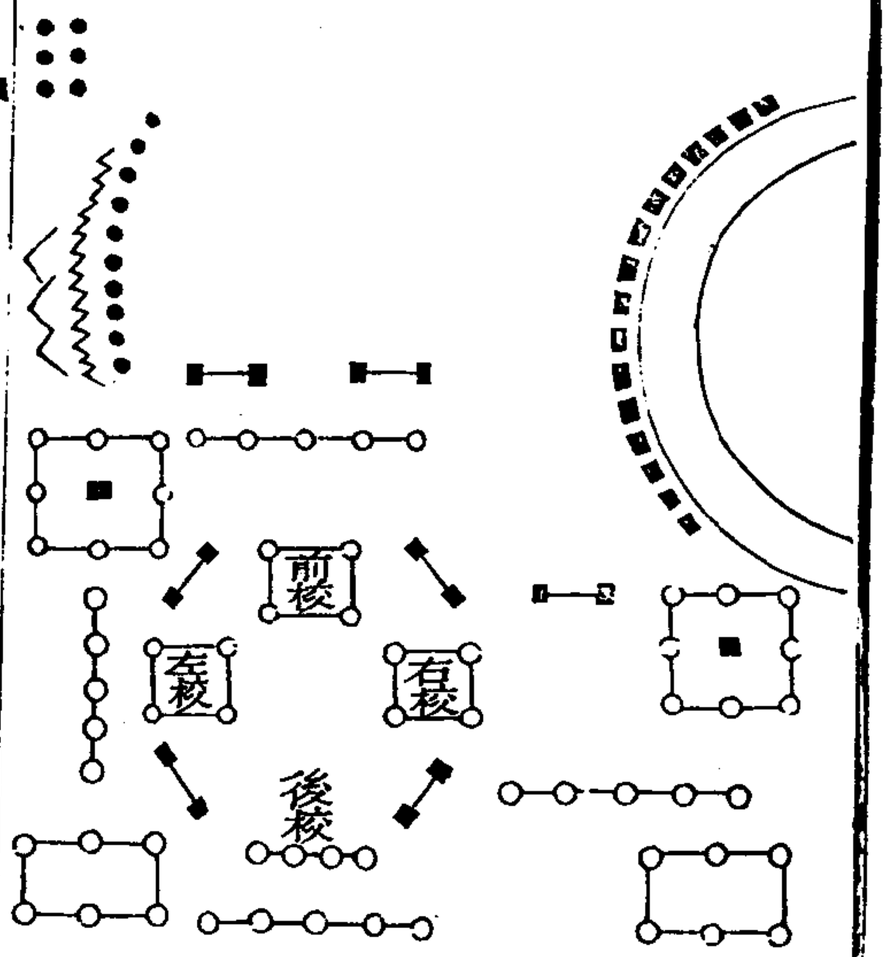
戰勝追逐第十五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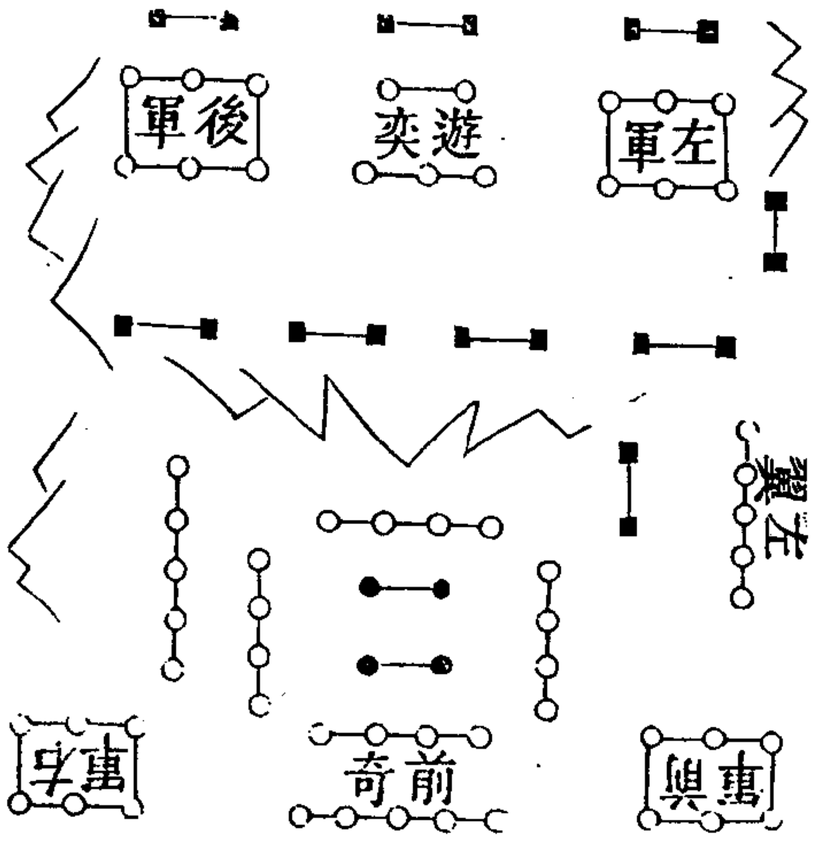
收陣整兵第十六勢



據險阻敵第十七勢



迴軍轉戰第十八勢



右孔明出師常用十二萬人其法步兵六十四陣陣各一千五百人騎兵二十四陣各一千人步兵四正四奇騎兵四沖各以六爲陣中軍以十六爲陣也四正者前軍左軍右軍後軍也四奇者前奇左奇後奇也四沖者前沖右沖左沖後沖也制兵不離前後左右中五者而已中軍爲身四正爲四頭四奇四沖爲八尾首尾相救變用不窮皆出於沖騎故二十四陣以二十將領之分爲中軍四正四奇一十二將之羽翼爪牙焉行則居前止則居後戰則進退無常位猶十二辰流行四方以出變化之功也中軍沖騎八陣四將軍領之一將軍各領二陣前沖隨前校之步卒右沖隨右校之步卒左沖隨左校之步卒後校隨後校之步卒辰戌丑未居中央也四正沖騎八陣四押衙領之一押衙各領二陣前沖隨前軍右沖隨右軍左沖隨左軍後沖隨後軍寅申巳亥居四隅也爲奇衝騎八陣四總管領之前衝隨前奇右衝隨右奇左衝隨左奇後衝隨後奇子午卯酉居四方也李靖十

二辰陣蓋得其法不在戰場四正四奇各步兵六陣臨戰隨敵所向之方增損不在此例也如敵當其前前奇左奇各撥一陣入前軍右奇後奇各撥一陣入右軍前軍右軍各以八陣結爲方陣謂之一拒四奇各五陣鼎足而立此奇正重輕之別也中軍後拔八員前後左右各領步兵四陣前後左右沖將軍各領騎兵二陣中軍所領無非精兵破敵之所賴者也非特爲護衛主將設也故陣開兵以必以前後兵四陣前右沖四陣當前出布駐陣

以爲先鋒之援四正四奇將校各三員總三十二員夫中軍步騎卒三萬二千人外八營步騎卒九萬八千人中營將八員外營將二十四員無非揀奇起數前聖後聖錯綜相合有如此也使黃帝孔明復生於世兵有多寡不同而陣隊分數更無增損之法

○八陣號令

凡遇操練之日侵晨赴各地方每隊七行七層以三千人之上四隊合爲一隊二萬人之上四陣合爲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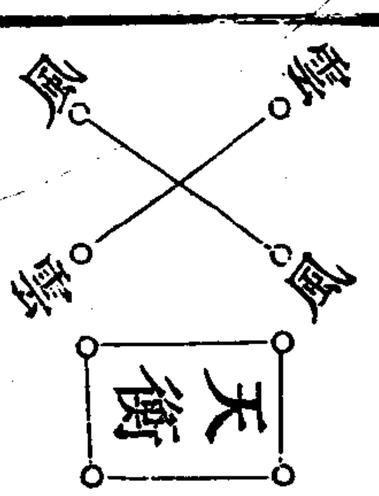
陣二十萬人之上四部合爲一部俱分兩層駐劄聞中軍號笛響馬步官旗詣中軍聽發放訖回還各隊傳令諭衆不許喧譁及錯亂隊伍聞中軍第一聲哼囉響各隊步兵舉旗騎兵乘馬第二聲哼囉響步兵舉旗騎兵解絆牽馬第三聲哼囉響點鼓聞隊出緩行一鼓一騎至十八步中軍放砲一箇磨旗三次發喊三聲戰聲喇叭響發鼓急行十八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鎗牌皆作戰勢官軍齊唱護護護三聲唰唰響發喊摔鈸響收隊駐爲第一陣再點鼓

後面隊盡出緩行過第一陣前十八步放砲一箇磨旗一次發喊一聲喇叭響發鼓急行十七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鎗牌皆作戰勢齊唱殺殺殺三聲唰唰響發喊摔鈸響收隊駐爲第二陣三次點鼓後第一隊又聞隊出緩行過第二陣前十八步放砲一箇磨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叭響發鼓急行十八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鎗牌皆作戰勢齊唱護護護三聲唰唰響發喊摔鈸響收隊駐爲第三陣四次點鼓後第二陣亦聞隊出緩行過第三陣前十八步發砲一箇磨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叭響發鼓急行十八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鎗牌皆作戰勢齊唱殺殺殺三聲唰唰響發喊摔鈸響收隊駐爲第四陣五次點鼓後第三陣亦如前撥旗鼓響器等件聽左哨官入陣用中軍

箇大銃四口中軍金鼓旗牌如舊聽本哨官入天陣內用次中軍舉元黃二色旗爲一變天覆地載二陣放砲一箇點鼓該天陣隊往南緩行布天陣該地陣隊往北緩行布地陣各至地界磨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叭響發鼓急起下營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鎗牌皆作戰勢齊唱護護護三聲唰唰響發喊摔鈸響收隊中軍放起火三枝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叭響發鼓急行十八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鎗牌皆作戰勢齊唱殺殺殺三聲唰唰響發喊摔鈸響收隊駐爲第二陣三次點鼓後第二陣亦聞隊出緩行過第一陣打得勝鼓哼囉喇叭號笛齊響各歸原地若再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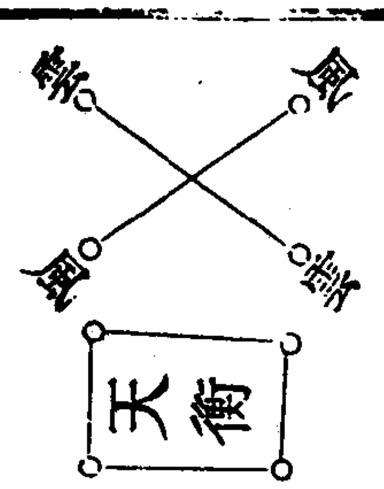
鄂五綵五彙二旗則爲第二變風揚雲垂二陣放砲一箇點鼓該風陣隊往西緩行布風陣該雲陣隊往東緩行布雲陣其進止動盪同營號頭皆准前例但唱殺殺殺三聲若再變陣右哨官入陣中軍舉青白二旗爲第三變龍飛虎翼二陣放砲一箇點鼓該龍陣隊往東南布龍陣該虎陣隊往西北布虎陣但唱突突突三聲其進止動盪號頭皆同前例若再變陣後哨官入陣中軍舉赤黑二旗爲第四變鳥翔蛇蟠二陣放砲一箇點鼓該鳥陣隊往東北布鳥陣該蛇陣隊往西南布蛇陣但唱訶訶訶三聲其號頭皆與前同

八陣圖



二兵游

十四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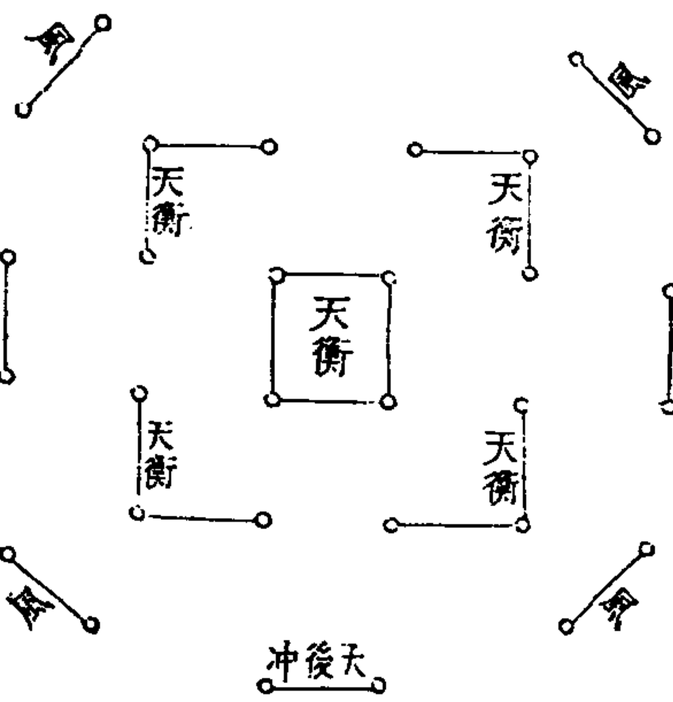
推演八陣始於隊伍而成營陣伍者五行生成之數也陣者八卦之象也遊兵者二十四氣之數也所以五人爲伍十伍爲一隊加五旗軍而五十有五終於生成之數也八隊爲一陣有四百四十人八陣爲一部有三千五百二十人而爲小成可變兩陣也八部爲一將有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人而爲中成八陣齊可變也終於六十四卦也八將爲一軍有二十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人而爲大成故韓信曰多多益善其布列營陣以將臺左列四陣右列四陣分作兩層駐

劄而爲小將左列四部右列四部亦分兩層而爲中將左列四將亦分兩層而爲大將其制陣每面用六十步以小成三千五百二十人可布八陣每面用一百二十步以中成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人每面用六百步以大成二十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人每面用一千二百步其小成每隊相離十八步中成每陣相離八十六步大成每部相離一百七十二步內餘數步加中軍而爲閫也以天後衝四隊東北西北風雲各二隊定作一號以地後衝四隊東北西北風雲各二隊定作二號以後地軸地後衝各二隊定作三號以後地軸四隊左右天衝各二隊定作五號以前地軸地前衝各二隊左右前天衝各二隊定作六號以地前衝四隊東南西南風雲各二隊定作七號以天前衝四隊東南西南風雲各二隊定作八號書於本隊旗上布陣下營不得錯亂聞中軍舉號每陣皆問隊一二五六號出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爲第一陣二次舉號

三四七八號出過第一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爲第二陣三次舉號第一陣又間隊每陣出七八號過第三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爲第三陣四次舉號前第二陣又間每陣出五六號過第二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爲第四陣次視中軍舉砲點鼓每陣又間隊一三五七號不動二四六八號出前行十八步止天衝沖四陣居前天後沖四陣居後天衝十六陣居兩端地軸十二陣居中間地前冲六陣居前

地後衝六陣居後風八陣居四維雲八陣居四角自然而成八陣之規也遊兵二十四陣分列兩哨前哨閭閻隊與八陣皆同惟下營之際掣環於後而伏之取勝衝擊全在乎遊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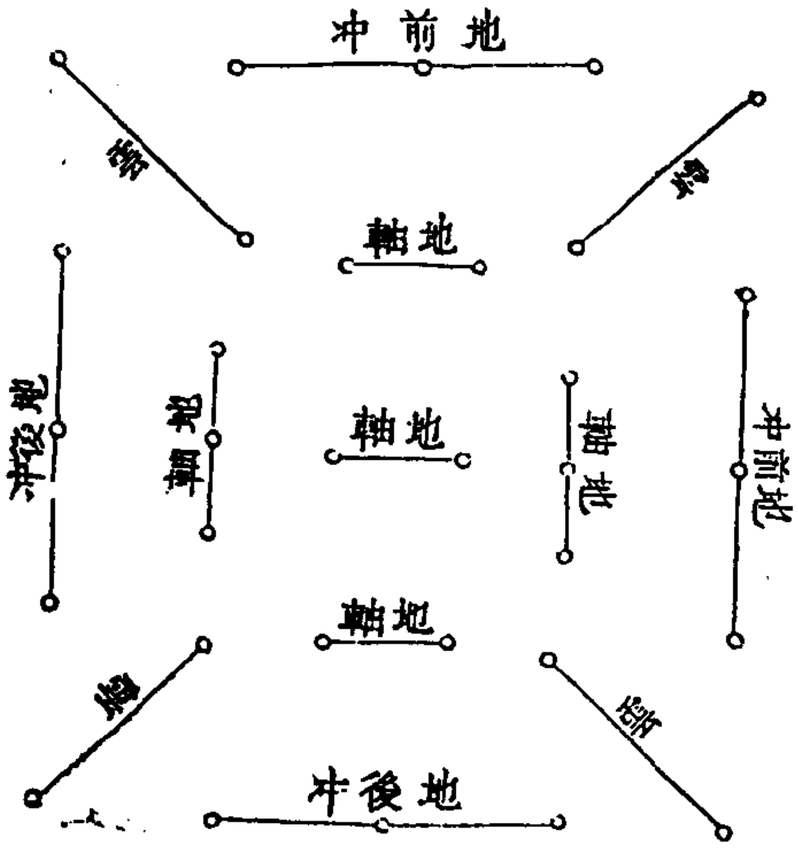
天覆陣



八陣變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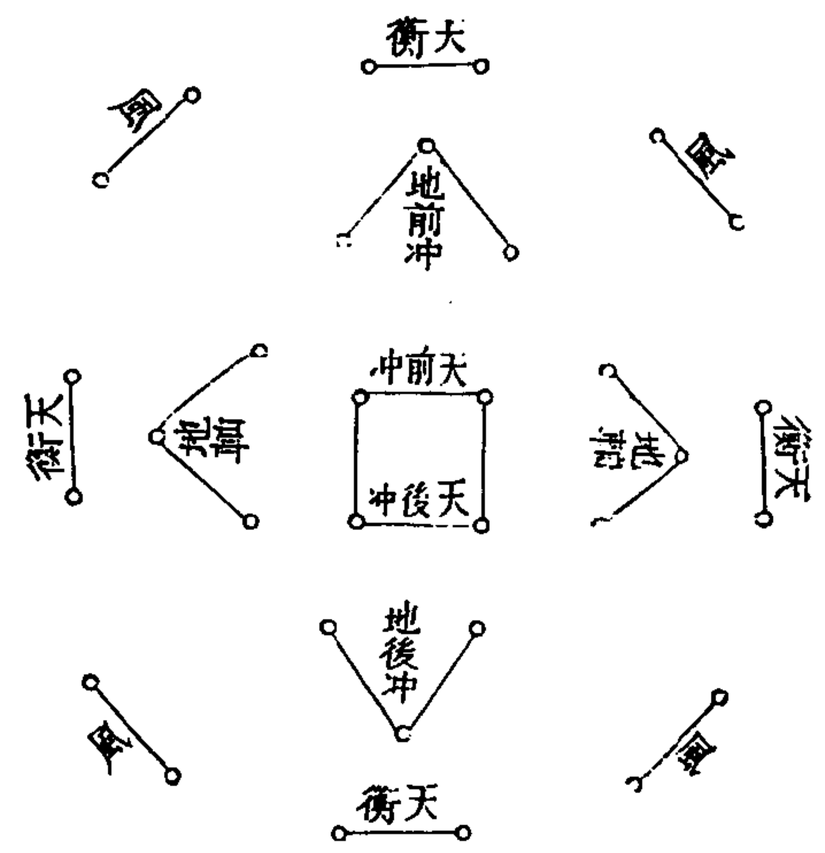
外之分第一變爲天覆陣有風無雲用總陣外四面之隊以天前衝四隊天後衝四隊居外四正以風八隊居外四維爲圓以天衝十六隊居內層爲方謂風附天而形圓也

地載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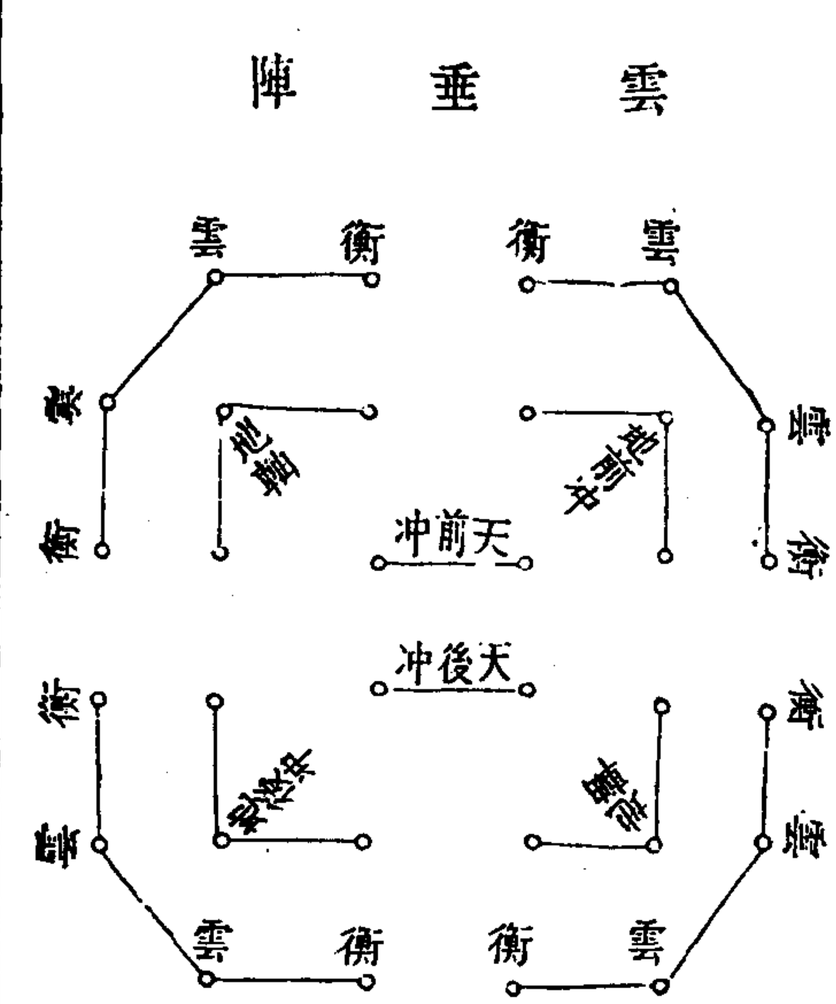
內之分第一變爲地載陣有雲無風用總陣中間之隊以地前衝六隊地後衝六隊居外四正風八隊居外四角以地軸十二隊居內層謂雲附地而形方是也

風揚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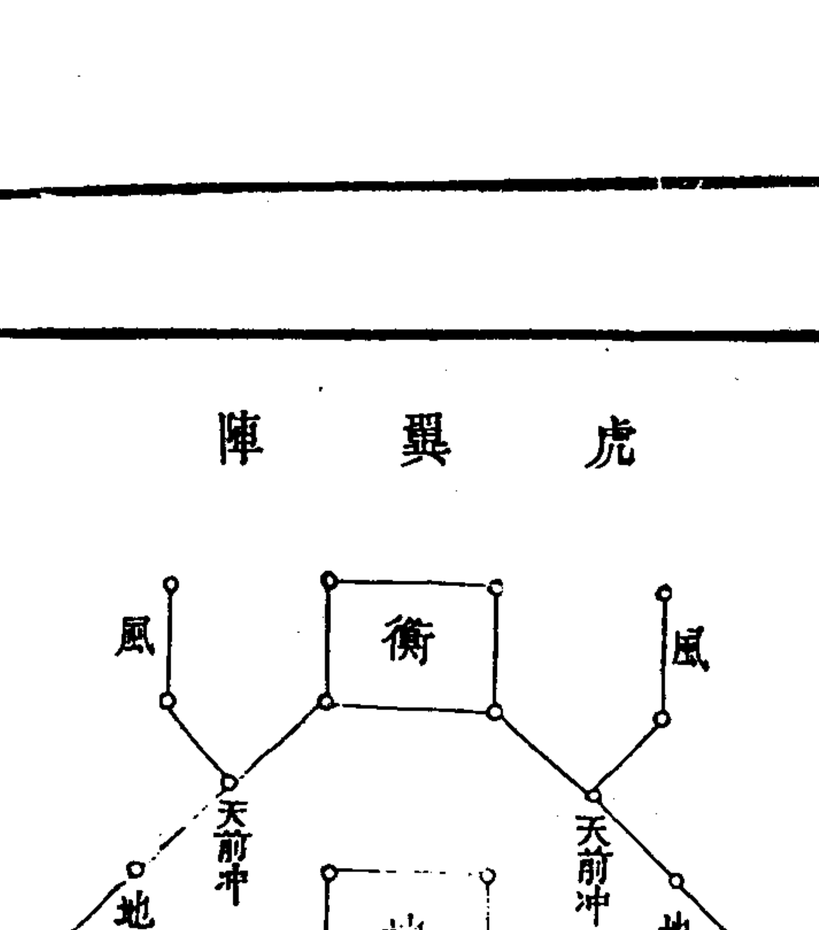
右之分第二變爲風揚陣有風無雲用總陣右一半隊以右天衝八隊分居外四正風八隊分居外四維以地前沖三隊居內正南以地後沖三隊居內正北以地軸六隊分東西內廂以天前沖與天後沖共四隊居中軍謂風附衝而形銳是也

雲垂陣



左之分第二變爲雲垂陣有雲無風用總陣左一半隊以左天衝八隊分居四正以雲八隊居四維以地前沖三隊居內西南隅以地後沖三隊居外東北隅地軸六隊分居內東南西北二隅天前沖天後沖各二隊居中軍謂雲附衝而形有聚有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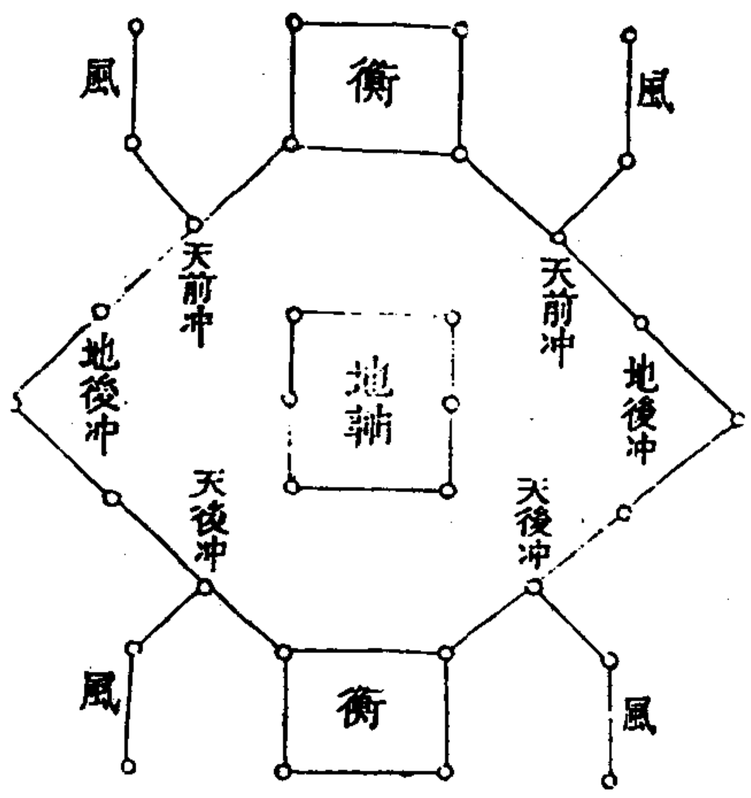
龍飛陣



登壇必究　卷三六　陣圖四

後之分第三變爲龍飛陣有雲無風用總陣後一半隊以雲八隊居四維以天衝八隊分居上下兩端爲首尾天地前後衝十隊分居兩衝之次以地軸六隊分居兩廂爲翼謂雲從龍而形象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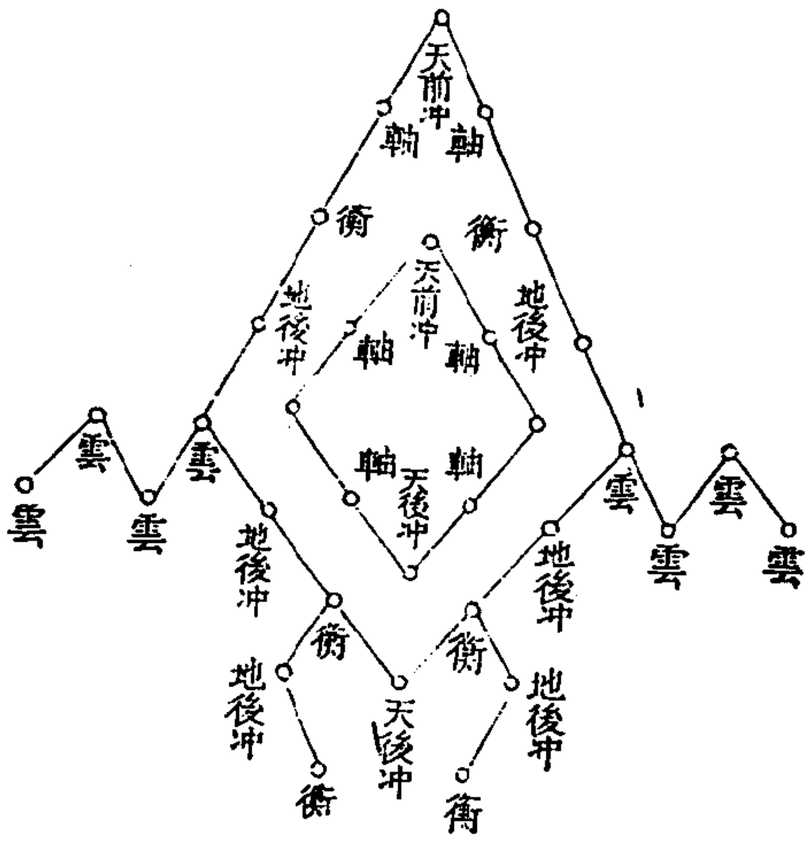
虎翼陣



登壇必究　卷三六　陣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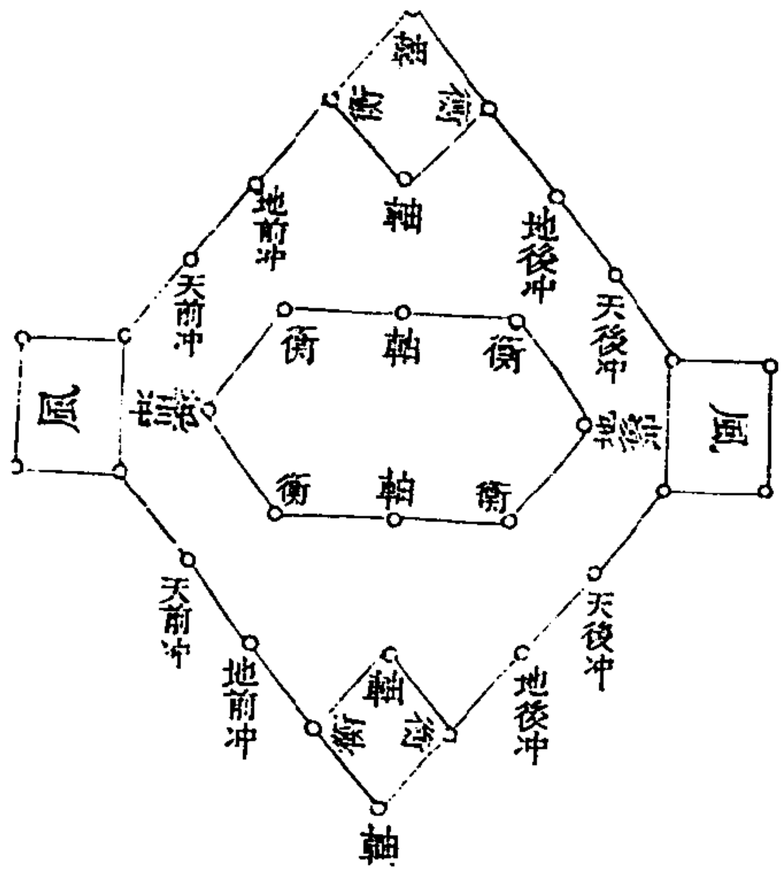
前之分第三變爲虎翼陣有風無雲用總陣前一半隊以風八隊居四維爲足以天衝八隊分居上下爲首尾以天地前後衝十隊分居兩廂爲左右翼以地軸六隊居中軍謂風從虎而形象虎也

鳥翔陣



東北西南二隅第四變爲鳥翔陣有雲無風用總陣前一半隊二隅之隊以天前後衝各二隊居正中爲首尾地軸六隊分居天沖左右次天衝八隊分居地軸左右次地前後沖六隊分居天衝左右次雲八隊分居地衝左右次爲羽翼謂雲附衝而形象鳥翔也

蛇蟠陣



西北東南二隅第四變爲蛇蟠陣有風無雲用總陣二隅之隊以地軸六隊居中以天衡八隊列軸左右次地前後衝六隊列衡左右次天前後衝四隊列地衡左右次風八隊居兩端謂風附軸而形象蛇蟠也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登壇必究卷三十七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輯奏疏說一

王鳴鶴曰諸先正疏議是所陳于正嘉隆三朝之間者其爲西北邊防碩畫至計較著彰明可坐而策之言勦戡者足以禍梟獍之魄言　封貢者足以來歸附之誠其間審機度勢簡士集餉任材賢明賞罰言人人殊而百慮一致無非桑土之謀爲國家貽萬世救寧之福者也說者謂貢市非久長策如厝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勢何以異此殊不知假羈縻之術修戰守之備比之東支西吾應接不暇者勞逸奚啻倍蓰也楊蒲州公身係安危四十餘年疏中所載誓不與賊共戴天日眞有匈奴永滅無以爲家之意數語至今讀之凜凜有生色忠義赫然足稱社稷臣矣各疏具載諸公集中行世已久今彙次成編俾鑒於成憲雖百世可復也奚止爲目前歲月計哉

趙公伸邊務疏

一曰興復哈密幅隕之內惟西域最遠而夷人種類亦繁自大禹時始通貢中國今之甘涼即漢匈奴右賢王之地也武帝傾海內之財始取之設酒泉張掖燉煌三郡西名玉門關外去中國數千餘里至光武時乃閉關以謝西域唐之中葉雖六盤山外亦爲土番所據及有宋元昊竊據寔夏僭號稱帝遂併西域大爲宋患元祖起自沙漠收併諸夷入主中國九千餘里追我　祖宗功德超越于古凡四夷來貢者不

拒未來者不強其於西域入貢尤盛永樂二年乃即哈密地封元之遺孽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令爲西域之襟喉以通諸番之消息凡有入貢夷使方物悉令此國譯文具問脫脫故其子孛羅帖木兒襲封孛羅帖木兒故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鎖擅阿力王虜王母金印以去本國番夷離散逃居苦峪肅州亦有陰隨土魯番者

上命高陽伯季文右通政劉文撫之比至止調集罕東赤斤番兵數千駐苦峪不敢前自此番兵漸輕中國之兵矣成化十四年鎖擅阿力王故其子阿黑麻主事十八年甘州守臣乘間奏以王母之甥畏兀兒種類都督罕慎襲封爲王宏治元年尋爲阿黑麻殺之兵部具以　聞請降璽書齎賜阿黑麻切加責諭宏治四年本酋遂以城池金印來歸五年集議奏以脫脫裔派陝巴襲封忠順王主哈密事未幾諸夷以陝巴無所犒賜而阿黑麻復怒大頭目都督阿木郎嘗尅其賞賜又嘗虜其部落頭畜遂殺阿木郎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時宏治六年也乃議兵部右侍郎

張某都督僉事侯謙率阿黑麻先所遣入貢頭目爲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往經畧焉既抵甘州議令爲道歸陝巴金印而諸夷使緣此皆欲同回張侯等不可惟遣哈密夷人齎勑以往迫久未回張侯等遂以上命修嘉峪關清各衛久居哈密回回名數以聞復捕哈密久逋阿黑麻黠詐回回二十餘人發戍廣西諸夷頗知畏懼張侯等於宏治七年歸上怒其不進圖本又無成功張降外任侯住俸閉住

自此阿黑麻愈肆驕橫大抵哈密回回有以教之也無何阿黑麻復令其牙蘭率衆侵據哈密于時兵部採訪肅州撫夷指揮楊翥所以襲殺牙蘭之策乃於宏治八年請勑甘州守臣揀選漢兵三千令分肅州副總兵彭清統領取道南山馳至罕東急調番兵乘夜襲斬牙蘭預知之遁去兵至哈密追勦之僅斬首六十餘而威大振於西域阿黑麻以是畏威悔過計無所出遂遣使入貢并以陝巴金印以歸時宏治九年也正德年來哈密頭目都督冩亦虎仙等搆引土魯番爲患日久而當其局者急於成功納之厚幣以自損威殺其已降以重失信外失哈密酋首亡命而城印無存內侵嘉峪將領輿尸而卄肅搖動自是邊備大壞結怨外夷日益深矣臣謂棄其地非王者無外之義欲窮兵又非朝廷柔遠之體今之企陝將領如鱗豈無如昔時彭清者乎要之興師外夷亦爲危道且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俱無水草哈密至苦峪十數程亦無水草八貢往返馱水而行使我整其兵以俟謹烽火明斥堠彼至肅州我以逸待勞縱兵出奇一擊必使彼匹馬不還矣不然所謂閉關絕貢亦一策也況哈密三大頭目都督冩亦虎仙係回回奄克孛羅係畏兀兒并迭力迷失係哈剌灰種類頡頏陰謀跋扈北山一帶又有小列禿野也克力數種強虜時至哈密需索稍不如願輒肆憑陵至難爲守必須仍得元之遺孽襲封以理國事庶可懾服諸夷興復哈密此今日第一急務也臣又閱之三種頭目夷落射獵爲生多不樂居哈密宜卽奏令各夷量留室家之半住居肅州竝聽往來以繫其心其哈密離散久住甘州夷人應發兩廣者押發兩廣安置應還本土者咸給牛種子布疋衣粮遣撫夷官護入哈密以遂其願設副總兵于肅以協威立屯田都督御史以久治復奏各夷貢使著令若干扣計京師往返之日若干不得利所有而致後言不得自多事而招外侮不得匿其人而與守臣之選不得一二載而遂遷其官其曰赤斤罕東諸衛本其番落處之可也斯其經畧乎哉二曰征勦西海正德年間北虜亦不剌阿爾禿厥兩種因與本酋小王子讐帶領部落

奔據西海至今十六七年糜費錢糧竟無成功蓋深
山大澤水草便利國初散處番寨隨所指撥安置之
地西與莊涼諸路利衝遇警直與甘州南山出沒又
其西北直抵嘉峪一路鈎曲原非北虜盤據之巢又
非我兵進止之所道路險隘素不講求會兵征戰素
無定期番寨良惡素不通曉招降禦寇素不審處所
以亦不制等竊據西海張布巢穴急難追勦近年雖
有總制之官初本爲套虜住劄固原文檄調遣相距
河西動經旬月鞭長不及馬腹才大亦難兼理而甘

州守臣整備哈密日夜不服縱有警急又須容議總
制衙門往來躭延日復一日將領而下各守本土自
分彼此積於推避不歸咎於芻糧則告乏於兵馬加
以河西驕兵作亂殺害撫臣數年以來太事姑息怯
懦者多戰鬬者少我兵强弱虛實虜窺之熟矣遂
使我翻爲彼籠絡日久潛勾竊引利於奪獲一遇抄
掠輒爲鄉導非爲不攻而反爲之用是則養亂之階
豈獨今日爲然哉愚聞之孫子有曰不知山林險隘
沮澤之形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又曰

知彼知已百戰不殆是故兵法有選能爲巧辭善說
能移人意者使游說得敵人門廬請謁之情者使爲
間知山川形勢井泉芻牧道途迂直者使導軍材力
蹻健能猿騰鵰擊越壘踰溝來往無跡者使密覘宜
於卒伍之中選是人焉使之潛入番寨豎立降旗探
其虛實得其情狀於是佚則勞之飽則飢之攻其不
備擊其必救務俾賊之勢常分而不得專賊之力常
勞而不得息厚利而誘之使來固壘而挑之使備令
日誅數人明日降數人即從違順逆之間有禍福死

生之道久則番寨自定彼勢自孤道路開通我兵自
振如果大勢西奔事機可爲專差戶部侍郎躭薦能
幹屬官督理粮餉隨軍向往遴選廉而有才大臣就
令兼理河西屯田提兵會勦或自莊涼以攻於左左
不攻於右則顯戮之或自甘泉以攻於右右不攻於
右則顯戮之且麓川之役不下西海三年兵部尚書
王某出師統衆軍中陞賞意以成功靖遠封伯即今
之勢夫惟匪其人焉而已得其人焉則事求可功求
成謂非有鼓舞之機招徠之道斷乎其不可也臣以

爲權有專制不得阻撓事有條格不得紊亂毋指小
疵毋期速成地方底寧盜勳勞茂著雖如靖遠之議亦
可也夫文武大臣厚享祿位必能以身殉事無慮及
此然官以命德賞以酬勞質之事體固自如是臣又
聞之莊浪魯氏威望大振土人素服黃河迤西勢成
犄角必欲借其家丁成其羽翼俾其殫厥心力平定
一方重爵厚賞雖如黔國之議亦可也或曰總制之
設既專制虜甘州守臣又非兼爲分將設官不免有
十羊九牧之誚備多兵寡不免有一勝百敗之危鳴

呼紙上裁桑道傍作舍議論紛紜誰其責成又有曰
疾成膏肓已難救藥日月侵尋能幾何哉不如厚賂
虜衆以夷攻夷則事濟矣此固別種道理非予末學
愚臣所與爲也三曰申嚴守瞭固原地方廣衍平漫
四通八達乃其總會如分嶺墩以至城兒山墩其一
十三座直與環縣城相接自下馬房嚮石溝墩二十
四座直與韋州相接自海剌都地方青崖臺墻以至
尖山墩共一十五座則又界乎鎮戎西安二路城堡
要害之中自西安州山神水墩以至城邊等墩共墩

九座直與靖虜衛乾鹽池相接先年砲火分明緩急
有備數十年來大虜王套動以萬計大舉入寇動經
千里固靖一帶彌滿山谷處處逼賊各路炮火處處
舉放會安靖隆雖得小寧而固原鎮戎先已殘破宜令
鹽韋萌雖云有備而定邊興武一帶先已殘破宜令
延寧鎮巡各將接連固靖一帶墩臺如或瞭望有警
舉放火砲晝夜遠近之間務須絡繹傳報時無停刻
復令固原左右兒設守備領軍備禦操守等官照所
管城堡備將墩臺與每墩應用旗竿鎗礮盔甲弓箭

煙筒火把等件與原選守墩軍瓜探夜不收與巡墩
識字官旗人員的數造册選理完備或分各路或止
照舊各選指揮一員量帶官軍往來提點切急事宜
查處如守墩原係軍人五名今合擬增十名原係一
班今合擬增兩班務使此去彼來均勻勞逸所謂瓜
探夜不收草行露宿日夜哨探事出不虞死於非命
除本等賞賜應合照例官給銀兩優恤其家如瞭望
不眞以多爲寡虛張聲勢以寡爲多躭悞事機除本
等罪名應作何處以警其餘大段各路火號會止固

原警急相通忽如風雨若使焚柴舉火多寡錯雜利害相關誤事多矣宜令兵備副使訪採衆議如賊人來自各邊拆墻入境或三五人至三十五十人日則一齊舉烟夜則一齊舉火各一把隨即放砲一箇燒柴堆一座或六七十人至百餘人日則一齊舉烟夜則一齊舉火各二把隨即放砲二箇燒柴堆二座或二三百人至千餘人日則一齊舉烟夜則一齊舉火各三把隨即放砲三箇燒柴堆三座其或虜衆侵犯經時不退幾日不歸每日每時每夜每更悉照原擬

各要舉放一次直待出境乃止仍督調晝夜時常瞭望用心傳報然後腹裏城堡人馬操縱便爲進止收斂人畜須得隄備復將環關左右崖窑洞堡附近扼塞飲馬水頭所就令原住官舍土達土人各顧利害但有弓矢軍器置辦不備奏討太僕寺馬價銀願領旋買原擬價值多寡不齊射利商人高抬時佔欲增價則虧官欲減價則馬小瞽觀南北直隸山東河南馬政鴈呼陝西馬政壞亂極矣蓋有茶馬有鹽馬有牧馬太僕寺點馬點馬寄之騎操牧馬司之監苑鹽馬課之靈潼茶馬易之番地自金牌之制不行而招易日廢則茶馬去矣將以何者而羈牧自點視之法不嚴而椿棚無考則點馬廢矣將以何者而騎征草場册籍散逸無存豪强占賣尋襲如舊則孳放無地而牧軍困得以稽口奏討紛紜召商收價報中糧草假以寅緣則撈辦不時而鹽課於是乎大壞是知牧

馬在官而不在民鹽馬在商而不在官茶馬在裏而不在中國點馬在城堡衛所而不在監苑自夫北虜住套勢當大舉延寧固靖內外搖動甘肅迤西回賊作亂西海地方番虜交馳事情緊急處處用馬必欲旋買原擬價值多寡不齊射利商人高抬時佔欲增價則虧官欲減價則馬小瞽觀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每年起俵備用馬匹投部發寺轉發順天等府寄養本爲京營官軍騎征近年遼薊宣大延綏等邊急缺戰馬亦嘗奏行該部兌借領用事雖不常即其例也北藝精而氣盈環蘭近塞之地固其所也召募之法宜即在此而況天晴遠戍狼火分明將領轅門軍威

郎今宜查各鎮要害城堡土漢官軍籍名守册多則一萬少則五千奏討兵部主事一員居中監兌各鎮官軍回營征調如臨陣對敵射傷倒死不分久近相剝明白分別等第追收椿銀若是尅扣草料槽下倒失盜賣潤已查訪的實不分久近官降一級軍杖一百尤須追銀發寺貯庫買馬支用臣又聞之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蓋謂法相因則事可成遇紛更則日就廢伊昔牧事有成雲錦爲羣可以西障全陝無慮數十萬之多何哉古人

領苑孳牧之功有以也即令甘陝行寺苑監巡茶御史照舊按理復議奏巡撫陝西都御史本等責任之外加以督理馬政之權俾其上下綱維容易稽考如係鹽馬上等者一匹鹽一百引中者一匹八十引輪發三邊給軍騎操其各鎮奏討納價補給稼糧修理衙門等項一人一時之見著爲定令並革不用如係牧馬倣照永樂年間上苑一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各量減半復另奏討太僕寺馬價十萬相兼此間該寺收貯馬價以次買發搭配成羣孳牧科駒

一併給發各邊官軍領用其各苑牧地見今豪强侵占盜賣務在丈勘明白恢復故業果如封界淪沒事幾難就勿使附近百姓爭論則即已矣蓋甯失牧地之額不敢失恤庶之心西寧洮河三茶馬司必須倣舊集市招番以茶易馬每一匹或給百斤甯遺厚利於番夷無中遺奸於茶戶彼以茶爲命我以茶爲馬一切私販通番之弊嚴爲禁之可也固靖延寧衛所原有地畝朋銀備禦各路原領操馬除年遠勿論自今明立簿籍各記原額俱自正德元年爲

始查理除遇例蠲免內有侵欠除應得罪名或議量減或議全免庶無他變若曰精於稽覈輿情不堪是則馬之爲害也豈理也哉先年債帥剝削到骨衣糧賞賚毫髮未及於此追馬征銀譬之病人殘喘命在旦夕顧乃驅之荷戈負重難免於仆且死矣五曰急濟邊儲竊謂鹽法之行古昔飛輓富國之術也唐之劉晏只用淮鹽遂濟國用顧今事勢不同弊措亦異或薄也而不能公或嚴也而不能密價值屢增於國引頻年失信於商人且淮鹽之設七分常股三分存

積夫曰常股猶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目守
場候支常年鹽也曰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糧急缺
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但承樂年間鹽一引
納銀不過八分粟米不及三斗今每引納銀七錢五
分矣權豪竇窩侵取利銀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
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總計淮
鹽一引用銀二兩有奇商人轉販復以市利是故鹽
價湧貴乃其所也夫鹽價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
行則正鹽愈滯顧欲使商人樂於從事千里飛芻人

情所在豈假強為之哉臣固知其必不從也夫四夷
為患急於西北鹽利所在兩淮為先長蘆兩浙河東
次之宜將淮鹽六分三邊五分宣大長蘆兩浙河東
之鹽六分宣大四分三邊鈔法已不可行如兩淮正
鹽七十五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招商開中如永
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餘鹽納糧二斗正鹽只
一百五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
鹽場積年轄害客商之弊令三邊總制使遇鹽商糧
賤定立斗頭貯納本色糧貴依估則納折色俾勿久
淹此積年所以為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務與革絕
漕運都御史兼理鹽課凡商人納完糧草即與支鹽
勿得久淹此積年為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務與革
絕邊儲鹽課互相關通盈縮交為接濟利病均為欣
戚行之數年即邊糧既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墾

邊地勸課農耕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年之利也又
其次或以三邊城堡倉場遠且要害者搭配均勻只
令兩淮正鹽者往中焉其近且小者以餘鹽濟之商
人射利急如星火處之如此必然感仰官府爭先不
暇邊儲有不濟乎六曰歸重事權嘗聞先王之命將
也推轂而遣分閫而寄授斧鉞而專制故曰上不制
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又曰將在軍君命有
所不受此其權至重矣今之總督出將入相文事武
備非其人與是故任之專也各鎮不得而抗也位之

隆也各鎮不得而並也且用兵之道妙於變化主於奇正彼已相取遠近相生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其故何哉亦惟選將練兵出奇制變聽自一人而已議者以爲延寧門也固靖堂也延賊而入守門者之罪也不知門與堂奥皆其主有曾何綜理家事之異哉此正今日偏重之論循襲之說局忌之行掣肘之端非總制之體之所有也況捨選本於與材調度出於儒伍因勢而動因機而施決勝於未戰之先常立於不敗之地是故三邊要害如

在目前百戰機宜如存掌上臣嘗考之河套之勢曲於彎弓遠近不等西有橫城堡東有黃甫川中間賊難衝突有險不據者寔寨營迤東是也迤西安定諸營溝墻平漫處處逼賊蓋迎其鋒則彼眾我寡譬之資寇兵而齎盜糧入其巢則我勞彼逸譬之陷虞羅而投鳥穽是故擺邊末策也揚兵常事也實厚非恩威重非令也必在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爲正立之以神速出之以妙算爲奇正以爲本奇以爲用虛則合而爲正出則數而爲奇四面八隅觸之皆動

前後左右互相爲首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遠而示之近近而示之遠毋以各鎮從違爲喜怒毋以一人喜怒爲異同或以興武花馬定邊韋州一帶爲一路或以石溝鹽池蒙城山城一帶爲一路或以黑水鎮戎西安海剌一帶爲一路或以安定會寧靜寧涇平一帶爲一路曰間卒伍曰稽甲兵曰修城堡曰科軍實曰謹間諜曰嚴斥堠彼不我侵則勿啓其釁以邀禍如其擾我疆圍度則其勢之虛實強弱責令各路互相應援互爲主客出兵迎擊之可也伏兵邀擊之可也合兵夾擊之可也我孤則勿深入敗則勿遠追各鎮有同舟共濟之心總制得居中調度之體臣又謂河套逼臨延寧山後則爲宣大零賊住套每年有之大勢出入決不兩立宜令延綏鎮巡依倣先年巡撫余都御史邊備榜文行之可也如虜賊老營盤據山後河套止是往來蹂踐各鎮兵馬同營隄備修飭內治可以徐而圖之七曰優恤戍卒陝西官軍支應最多有延寧備禦有固靖環慶備冬有商鄜一帶防守又有遊兵守城策應城操中軍等項爲

因下戶正軍不敷兼取先年召募抽選常操寄名武備新軍充補其最苦者惟是寄名軍餘食糧三斗屯軍四斗蓋延寧備禦自來差撥而固靖環慶備禦商廊防守乃是後來差役以此正軍不足必欲抽選抽選不足必欲召募臣以爲曰常操曰寄名曰武備名雖不一總爲抽選其聽繼餘丁在衛又有幫軍買馬局科等銀又有坐守城舖捉軍里老軍牌旗吏直廳把門解禁坐戶軍伴等役況圖地頂軍有名無實其志在利張羅雖大事竟無補召募之法名雖近古然

往昔盛時賞功爲已有置之麾下待以上將是故夏元昊作亂七人應募因而取捷名曰萬勝覩今之勢芻糗不周賜予不及萬牀摧枯於草野主將坐享於垂簾萬萬不相及又其甚者招納亡命初以填數繼以空營利得則存利盡則去豈能維繫其心遣兵食不繼事出偶聞張皇不已誰不嬰情臣以爲樂爲我用臣以爲兵貴精不貴多將在謀不在勇與其談收不戰之兵孰若簡閱練兵之將自今計之延宣備禦宜不敢廢但不責令領馬兩鎮班次宜不可偏但當一例查奏使之齊年交替以均勞逸總隸之於鎮巡各屬之於將領常使客兵主乎操守主兵聽其騎征馬軍兼之騎征步軍兼之操守要之不外乎一將而已柰何延寧備禦者責令汲水斬草或令釣豹捕鹿或官馱私貨壓倒馬匹或饋送節令刻扣行糧城操抽選者或遇婚嬪贈人執役或與豪右爲傭執鞭或托爲腹心令其包納月利固靖備冬是矣羸馬疲卒浪費芻糧且黠虜跳梁豈能禦侮則備冬之令何爲也商廊防守是矣惡官小吏爭論館穀且礦徒曠賊曾何擒捕則防守之令何益也八曰嚴謹調

遣賊在河套則徵調宜大賊不過河則徵調延寧相沿可守之規各鎮不易之論近年猾虜時出時沒精壯者住牧河套意在壓我延寧以爲固靖環蘭人寇之謀老弱者盤據山後意在控制宜大以爲山永遼薊東侵之舉三面受敵四郊多壘各執一詞互相調遣兵食不繼事出偶聞張皇不已誰不嬰情臣以爲此等聲息出自虜中走回男婦之口大槩草地沙漠鳥獸同羣大勢向往虜衆多寡何以內知不信則弛我邊備誤事不小盡信則徵兵告急勞費匪輕嘉靖

元年延寧宣大四鎮賊情警急於時宣大有提督延寧有總制連章累疏各有偏重及其事勢窮迫彼此推避十萬之說疑訛相傳愈加信矣愚以爲北虜過河與不過河各鎮徵兵與不徵兵只在一守爲今之計宜加參酌著爲定令先主隄備次信探報次主兵次客兵分布機宜先據要害大虜住套而宣大無事則備在延寧黃河開消而延寧無事則備在宣大審勢以察其虛實任將以盡其材能致敵而我不可致攻人而我不可攻守我而敵不能守我一而敵散爲

十如黃甫川娘娘灘灰溝營老營堡東北直與宣大偏關相連則山陝之責也分兵按伏綸圖設備以遏東奔如黑山營鎮北堡長流水一棵樹西北直與賀蘭莊永相連則延寧之責也綸圖按伏併力遏截以防西潰且冬深河凍半隱半見進止不定即古之所謂疑兵秋高馬肥或暗或明長驅南下即今之所謂大舉大舉則河洛關陝爲之騷然疑兵則延寧宣大爲之搖動臣謂東奔則即疑兵之謂也西潰則即大舉之謂也大舉之患顧不在延寧宣大在固靖環蘭

西鳳涇邠邊腹軍民利害之涉然則徵兵調遣豈細故哉傳曰天下之事譬如一家非彼爲則此爲又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居中調度進止綏急若非總制極天下之選不可也九曰懸示賞罰各邊將士用命仰賴　朝廷威福賞罰之柄以示勸懲成化年來威寧功次紀錄不明至今襲替不合輿論自此傳陞乞陞買功賣功奪功衝鋒破敵三次當先搜山被傷等弊者出明詔革之盡矣蓋事例不一議擬不等或奉特旨或出改正或自併功或因報効愚以議擬者有

例可循覈實者發端攸繫陝西三邊重鎮經年用武但恐勤引之典不張則技能之將不至宜將征進西海主客土漢官軍除出奇制變擒獲酋首散敗賊衆平定一方茂著勳勞者爲上一等照例奏加封拜以示崇異其有潛入番寨開陳大義轉禍爲福納叛招降則另爲一等又有領軍官員按伏要害阻截徑行潛消虜勢則另爲一等又有延寧固靖虜中走回精壯男子通曉夷情爲我取用鄉導進止因而成功則另爲一等又有守墩守墻瓜探夜不收等捨死忘生

累歲經年不避危險傳報我兵戰守得宜固而保固地方則又爲一等又有固靖堧蘭崖窖洞堡土達土人邀截虜衆潰亂大衆雖是臨陣斬首數少却能奪獲達馬夷器數多則另爲一等必逼置條格參酌事例某等當爲一例毋得彼重而此輕某例當分爲數等毋得此無而彼有同一賞也某爲加賞某爲給賞同一陞也某爲量陞某爲加陞主將奏帶不過五人副參以下不過三人如此畫一之令沈閘海內彼生長邊方願取功名有不樂爲之用者寡矣

王公鎏邊議八事疏

詔旨令廷臣再議禦虜方畧臣竊見會議之際心之所見口不能盡言之所陳疏不能備軍國大務豈立談之頃所能盡耶臣上稽典籍下採羣言條陳八事以當會議一曰定廟算臣切見北虜猖獗屢寇邊陲陛下爲之宵旰不寧命將旧師而沿邊諸將狃於久安視虜入寇皆嬰城自守無敢嘗鋒時大同之勢危於倒懸幸而解去故大同之民得以息肩正宜乘此機會日夜選將練兵而中外泰然便如無事古之帝王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虜入則憂惶徘綏則泰然無乃與古之帝王異乎觀火篩雖號槩黯然古之冒頓元昊之流猶不足方其萬一但以中國久安武備漸弛故使北虜得以跳梁使吾之將帥嚴士卒練又何畏於彼哉今日之可畏者在中國不在夷狄故火篩小主子不足畏而嬖倖亂政功賞不明深可畏也委任不專法令不行將不用命深可畏也邊圍空虛民不見德深可畏也夫在虜者或非中國所能爲在中國者

陛下一轉移之間耳其何憚而不爲耶然自北虜入寇　陛下勞於求將固已久矣而武臣之中素著勳畧可當閫外之寄者誰歟非惟　陛下求之不得雖臣等訪之亦不可得也豈以天下之大而遂無一人乎夫將兵者將帥之事也將將者天子之事也古之帝王如漢武帝唐太宗有意武畧則一時謀臣猛將無不入其彀馭臣不敢遠喻即如我　太祖起於淮甸南征北伐則有若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王湯和越國公常遇春寧河武順王鄧愈東歐襄武王

胡大海取雲南則有黔寧昭靖王沐英取四川則有
潁國公傅有德諸將之中最少者又有李文忠總兵
北伐窮追絕漠俘其名王而還然則上能駕馭之則
貴介可將降囚可將厮養可將豈今天下之大而遂
無人乎顧所以駕馭之者何如耳駕馭之術無他賞
罰而已賞一人而人人皆勸然賞不爲勸而反爲沮
者有矣賞不當功也罰一人而人人皆懼然罰不爲
懼而反爲怨者有矣罰不當罪也賞罰如此雖有名
將亦安得而用之比年邊臣冒報功次皆得陞賞而

敗軍失律者往往使之戴罪殺賊此人心之所以日
懈邊備之所以日弛近者詔擢張俊起爲主將則人
知勸矣馬昇秦恭等擬斬則人知懼矣然擁兵不進
有如副總兵姚信罪同罰異此人心之所以不平士
氣之所以不振也伏望　陛下赫然大奮乾剛誓滅
此虜時召大臣咨詢邊事邊將之中某爲勇某爲怯
某爲可用某爲不可用皆洞然於聖心有罪必罰不
以近倖而免有功必賞不以疏遠而遺如此則將帥
協力不患無人士卒生氣不患不克矣二曰重將權
臣聞將權貴專將位貴殊位不殊則混而無統權不
專則散而不一今邊方之重者曰大同曰宣府曰延
綏榆林其在邊將之任內臣則有太監武臣則有總
兵文臣則有都御史都御史欲調兵總兵不可而止
者有矣總兵欲出兵太監不可而止者有矣大同有
急調欲宣府之兵而不能延綏有急欲調大同之兵
而不可權分於多威奪於位欲望成功難矣故延議
之際僉以立總制爲急而難其人間尚書秦紘諳練
兵務素有威望又嘗巡撫前項地方邊人至今思之

雖老倘可用也乞依　祖宗時用王翱馬昂故事起
取總制沿邊諸將悉聽節制庶事權歸一無或沮撓
大同有急宣府不得不援延綏有急大同不得不赴
號令嚴肅聲勢增重隱然有萬里長城之勢矣然議
者以爲今督提既有都御史史琳復立總制似爲重
複臣以爲勢有緩急權有分合今邊務不可無人而
京軍未可輕出史琳且宜坐鎮京營遇爲聲援一切
邊務先委總制措置候邊事有緒虜賊不至則京軍
亦可以無出矣三曰嚴法令臣聞君不賞罰其將與

無將同將不賞罰其兵與無兵同戰鬭之際生死在
前不有死以驅之於後孰肯向前而趨死哉故進則
有死退則有生士無不退者矣進則或生退則必死
士無不進者矣昔者擾苴斬莊賈則晉師自遁狄青
斬陳曙則儂智高旋平李光弼河陽之戰郝廷玉稍
退命左右取其首懷恩稍退又命取其首二人殊死
力戰遂能大敗思明再造唐室此豈非重將權之明
驗歟臣以爲既立總制閫外之權悉以付之平時不
用命臨陣退縮者即斬首以狥臣非敢贊之以殺人

蓋殺一人而生者億千萬人矣四曰恤邊民蓋馭軍
之法法以齊之恩以結之法以驅之於戰陳恩以結
之於平時古之將名如李牧在邊日椎牛享士士皆
踴躍求戰今沿邊之民終年守障辛苦萬狀而上之
人又百方誅求雖有屯田而子粒不得雖有月糧而
升斗不得上雖有賞賜而已或不得全給戰雖有首
級而已或不得爲功今者又遭虜寇殘破舉家不得
相保肝腦塗於郊原哭聲遍於城市爲將者尚不知
恤又從而朘削其心安得而不離乎故聞邊人苦

所司之誅求思虜中之佚樂者其心如此尚望其効
力而趨戰乎臣愚以爲　陛下當以內帑之金命官
載之大同等處驗死事之家存恤撫慰錄其子孫其
被虜之處亦宜放免稅役時然知　朝廷不忘邊人
如此則人人感激而不肯効力者未之有也議者以
爲方今府庫且不足安得爲此無名之賞臣以爲今
朝廷中外無功食祿者無限近者徒以造一冠服傳
奉陞官六十餘人此等比之邊人其事孰勞其功孰
大而獨吝於此乎臣以爲宜輟傳奉之祿以祿邊將

節無名之費以賞邊軍邊人得賞賜之恩國人保平
安之樂以此相易未爲非計也五曰廣召募且當今
所患者無兵也無將也臣以爲二者皆有之行伍之
中有知勇過人者不次而拔之則不患無將矣邊人
之壯勇者召募而善撫之不患於無兵矣蓋土兵生
長邊方驍勇騎射往往絶人山川險易其素所諳風
寒冰雪其素所耐於虜有父子兄弟之讐於內有室
家廬墓之戀驅之使戰人自護其家家自報其讐較
也古人云徵兵滿萬之京軍豈惟無益固亦有所擾也古人云徵兵滿萬

不如召募數千近者聞邊方召募亦已稍集但恐爲將者不知加恤其餘亦不肯應募臣愚以爲宜給之兵械豐其糧餉厚其賞賜其官舍應募有功即加以官且併其許功論賞事已兵休許以復業還農不著其名於籍則應募者必衆先加之恩而後齊之以法則人人皆勝兵矣六曰用間臣聞上兵伐謀其次伐交間火篩本小王子部曲素稱跋扈今烏令而來外雖相合內實相忌此其有間之可乘者也　中國不知用之則已過矣今宜榜於邊曰有能得火篩之首者賞千金爵萬戶小王子舊常入貢宜遣通事責以大義若與逼好然者如此則使之互相嫌隙聞廷臣亦嘗有建此策者眾笑以爲迂臣以爲非迂也三軍之事莫重於間漢購項羽之首千金豈亦迂也蓋縱未能得其首亦可使之相疑相忌而攜其黨矣七曰分兵古人云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夫以天下之大而加一縣宜無不破者特其雲散鳥集備西則擊東備東則擊西彼之所攻者一而我之所備者眾此我兵之所以常寡也善用兵者以多爲少今邊軍與

往往黜其功夫兵者詭道也況今邊人摧破之餘望風驚疑無有固志但能痛殺一陣則可以生中國之氣壯邊人之膽尙安論其正不正哉古謂戰勝在奇奇在速速在果今虜大營已在河套謂宜召募敢死之士萬人令勇將如馬儀劉寧者分將之候虜來寇邊邊軍固守勿戰密令此軍銜枚星往掩襲則我兵可以大勝即不能勝虜亦當懲艾有內顧之憂不敢肆行入寇矣且我師屢剿虜以爲我不能師此正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者也臣之所陳如此數事者

皆可委之邊將　陛下特運廟謨於上考其功罪賞罰之而已矣今邊人之困如在水火謂宜濡手足焦毛髮急往救之猶懼不能而上下方牽於文議有所見而或不敢言有所言而或不肯行觀望遲疑虛度日月則邊民之困日以急虜寇之患日以深事勢如此其亦深可憂者也

王公瓊邊防議

瓊集諸將議調固原兵亦赴花馬池與延寧兩鎮兵會合共三萬擺邊拒賊衆以爲待賊深入乘其散搶

設伏遊擊或可得利若此花馬池擺邊賊初至數萬結營擁入勢如山壓其鋒甚銳不可當先年官軍在彼阻截被圍失利瓊曰往年賊大舉深入官軍分布腹裏水有能邀之者惟嘉靖五年六月賊入不及二千官軍二萬邀擊以十敵一是以克捷今賊必以此爲戒必擁衆數萬而後敢入乃欲僥倖如前克捷豈可得乎且花馬池東西賊路不過三里既過下馬房東西南北道路二千餘里賊隨所至掠取積粟牛羊食用我軍出百里之外糧草匱乏士馬飢疲自不能

戰審此兩端勝負已分何待臨敵而後知乎又兵法當識地利險據要以逸待勞今集兵三萬據邊墻營堡守之縱不能與戰取勝豈遽爲賊所攻陷乎兵守既固賊豈敢肆意長驅不顧所掠之畜產乎遂統精兵六千啓行餘兵四千留固原操練聽候取調六月初九日至靈州適橫城堡在靈州北七十里黃河東岸邊墻盡頭收送虜中走回男子楊通備言在虜營見達子打造鍬鑼弓箭說到七八月要來腹裏搶掠及脫走到邊見達子一羣在外行走本堡官軍由黃

河岸過邊邀馬入堡凡三十二匹十二日兵趨橫城時遇南風順行金鼓火砲聲數十里塵飛漲天沿河岸牧馬虜賊於墻外沙磧望見大兵至盡起營帳北去十三日自橫城東南循墻而行歷清水興武安定三營堡十五日至花馬池延綏諸將皆來會瓊諭之曰汝等遇虜大舉擁入既以爲兵寡不敢迎敵又輕騎數十時入剽掠勞我士馬窺我虛實汝等又誘曰賊隨入隨出亦復不能勦殺必待如何而後汝之等志得行乎自今虜賊輕騎入墻不設備擊殺定以軍

法重治衆將皆曰諸二十二日虜賊一百餘騎到定
邊營安靜二墩拆開墻口二處劇賊十人披帶盔甲
突入墻口卜雲預令步兵伏墻下見賊入即趨墻口
截之賊躍馬南奔卜雲帥精兵追擊盡斬之墻外賊
登望見賊被殺號哭遁去瓊令諸將操演擺墻拒戰
之法衆曰今大兵聚花馬池一百五六十里賊分路
進入奈何瓊曰汝等生長邊方尚不知地利虜情乎
今河套地方千里虜數萬入居其中趁逐水草四散
畜牧欲大舉南寇則令傳示諸部落晒乾肉收乳酪

約日聚集以候進既集衆至二三萬夜宿火光連亘
數千里我之墩軍夜不收瞭望先知我兵可先至墻
設備矣又虜衆臨墻止宿必就有水泉處安營飲馬
今花馬池墻外有鍋底湖柳門井興武營外有蝦蟆
湖等泉定邊營墻外有東柳門等井餘地方無井泉
又多大沙凹凸或産蓬蒿深沒馬腹百騎或可委曲
尋路而行若馬至數萬匹必顧仆勞乏不得齊驅並
轡而行是以往年虜衆大舉必由花馬池平坦道路
有水草之處結營而入或自興武營清水營入者間

亦有之因出地圖指示之圖中備書某年月日賊幾
萬幾千從此地某墩空拆墻口幾處入自宏治十四
年以來無不自花馬池邊入者衆方信花馬池爲要
衝七月巡撫榆林都御史蕭淮來會勞軍將別請問
曰外議皆云自來未有擺邊可以拒數萬騎虜去者
公千金之軀親臨督兵任其事乎瓊且以方畧告且
請發佛郎機大砲助用淮曰某不足以知此有所聞
不敢不告願公自愛時鎮守陝西太監晏寵巡撫都
御史寇天叙發精兵三百助戰寵天叙又備棋炒三

百石運至花馬池井令各軍自備人給三升惟石曰
墊墻下二十餘里無井令兵班行都指揮劉楫掘三
井水甘冽可飲又定步軍五百待兵至墻下於花馬
池城外井運水供軍諸將演寅以定瓊恐未得法七
月十六日令諸將詣石曰墩墻下安營親往視之令
人作賊於墻外舉旗諸軍登墻鼓放砲銃打之瓊急
呼下墻曉之曰凡行營必擁壍或立挨牌拒馬樁以
限賊馬今所以擺墻者足爲我兵障蔽也賊登墻拆
毀我兵於墻內用火器擊之彼豈能不墜落乎今墻

上僅容一人单立而乃令我軍登墻持神鎗打之賊自墻外射之一矢斃矣微吾來幾壞事遂教演擺墻敵戰之法衆始稱善又令曰如賊大舉從東西別路入則我兵三萬結爲二大營依花馬池南北布列賊必於此三營經過各堅壁勿與戰待賊行動用神鎗銃砲大佛郎機砲出奇邀擊破之必矣昔李廣步兵三千轉戰單于數萬今我精兵三萬火器三千而畏敵如虎豈將帥皆婦人乎初諸將聞令退有後言至是三令五申選猛士三百人各持大刀命執令旗令

牌者領之誓曰自今出軍遇賊敢有逗遛退縮者即於陣前斬之故不會合策應失誤軍機者奏械繫赴京依律坐罪衆方悚息聽受次日率萬騎東巡定邊營又至舊安邊營復回花馬池往返三百餘里塵飛漲天旌旗蔽野金鼓之聲聞於境外遇有狐兎野羊因圍獵之蓋本　天子之命以令將士所以威靈氣焰能赫赫也或曰既集大兵宜不露形賊入可獲奇功奈何揚兵使避去徒勞士馬而無功乎瓊曰禦戎之道以守備爲本不以攻戰爲先且夫取兵三萬月費千金利於速戰若潛師以待賊或不來久之師老食盡兵悉罷散而賊乃擁至豈不失策于是時駐兵之處糧多缺陝西一省大旱米貴惟寧夏一區賴黃河水利頗有收獲都御史劉天和自甘州兼程來六月到靈州即議於寧夏靈州倉該放官軍月糧數內增價糴運巡撫寧夏都御史翟鵬以謂宜如宏治十四年故事空運八府之粟而不獨取給於寧夏一區也禁勿許糴然官軍利於價增皆樂從之鵬不能强每運糧一石官給腳費銀一錢二分七月終已運至

花馬池麥豆二萬六千石矣草亦間有折色聽軍隨營牧放軍餉賴以不乏小民不受追逼益夏鎮城至花馬池三百餘里運糧者循邊墻而行騾馱車輦晝夜不絕一日早賊虜五騎至興武營暗門墩下問墩軍曰我是小十王吉囊俺荅阿卜孩差來邊上哨看你墻裏車牛晝夜不斷做甚麽答曰總制調齊十萬人馬儹運糧草勾用要搜套打爾帳房賊曰套內多達子有裏打不的又言我原是韋州人與你換弓一張回去爲信墩軍曰你是韋州人何不投降賊曰韋

州難過草地自在好過我不投降舉弓送墻上墩軍
接之不換與弓賊遂放馬北奔宏治十四年侍郎李
錢督餉令八府所屬百餘州縣遠至二千餘里空運
米豆赴邊全省騷動而大虜不能深入驅掠今天和
取給於近地所產軍食足而民不擾誠可爲後來督
餉者之法也瓊初議出兵調取各鎮節年虜中走回
男子熟知虜情者數十人充爲通事至是令尤乖覺
者十數人各執招降紅旗深入草地插之中國人被
虜識字者見之拔旗去投降者不絕以此得知虜遠

近進止消息又令人投毒藥於近墻水泉又每五日
輪遣夜不收數十人晝伏夜行深出哨探百里之外
無營帳住牧一日十餘騎夜至墻下墩軍拒之一賊
先入爲守墻指揮楊琮所殺又一日賊二十騎夜至
柳楊堡墩下拆墻入守堡官領步兵用神鎗擊一賊
墜馬守堡官下馬爭割首級一賊後射之傷死賊扶
死者馱馬上疾出走卩步軍追之不及是後再無一
賊至墻下者九月初一日忽有遊擊梁震差舍人李
聰自榆林回報說東邊虜中走回人卩說大勢逵子

在西下營不久要往大同西邊
馬池一帶有備而欲乘虛西搶
固原遊擊彭楨兵住小鹽池遂
旗牌急調彭楨遊兵來靈州與
初六日到靈州十一日夜達子
營鎮北墩西空拆開墻口一十
督彭楨等夜出兵陣於靈州城
召彭楨等戒之曰賊夜入永知
軍令以拒賊出境保障居人爲

百餘里有賊營帳三十餘頂在彼瓊曰此賊近地安營雖未必深入不可不計遂命諸將團聚精兵萬騎夜出襲之或曰有例不許官軍出境殺掠瓊曰禁例所載謂守邊將帥不得私自使令軍人出境據掠財物也律不云乎若邊境城邑有賊出沒乘機領兵攻取者不在此限今吾奉　天子命專征閫外襲殺近境窺伺之賊有不可邪如盜伏人家垣門之外主人知之不即號呼鄰巷共逐之而必待其毀垣破門然後拒之乎昔李牧守鴈門匈奴不敢近塞以嘗殺其

近塞者故不敢近耳若非殺之安能使其不敢近塞乎衆將皆謝不及知此願依令出襲九月十五日致祖道供帳於花馬池南門外約定酉時出兵度暮至花馬池東北二十里拆墻出親臨戒之曰暮夜出兵襲賊賊少兵多慎勿輕敵分散邀斬首級至有損失此惟欲宣威沙漠使彼遠遁耳諸將皆諾萬馬夜出嘶啼之聲聞十餘里賊遂起營北遁官軍至忻都城竈灰尚未冷遂放火砲吶喊而回天明入墻自是差人相繼出哨二百里之外無賊踪矣論曰胡人以畜牧爲生騎射爲業侵暴邊境出沒無常大舉深入動至數萬歷代以來屯兵戍守寡則艱于應敵多則困於轉輸是故虜眾一合而勢常强我兵難聚而勢常弱惟其弱也故有與之和親爲之納幣而不恥者其甚至於陷沒疆土臣事犬羊如五胡亂華蒙古滅宋夷狄之禍於斯極矣若夫英勇之君憤夷狄之侵陵竭天下之財力兵窮力疲而後已　皇上明見萬里嘉納允行諄諄戒諭務底成效前後巡撫都御史寇天叙劉天和巡按御史王義朱觀謀議協同鎮守陝

西都督劉文躬親督理副使齊之鸞張大用身任其責兵部尚書李承勛主張敷奏乃於花馬池一路長三百里爲之深溝高壘以立大險限隔華夷又於環縣北甜水堡西至靖虜蘭州長八百里塹山湮谷以爲重門慎守封固自時厥後北虜將不得長驅深入而內地人民可以安堵息肩矣至於甘肅一線之地長千五百里羌虜夾居山曠勢遠中間可以設險處處固有而難以設險處居多漢宣帝命趙充國將兵討羌充國奏留步士萬人屯田部曲相保木譙高樓

交聯不絕營壘相次便兵弩飭鬥具烽火相望合勢併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今日守甘肅之臣惟以充國爲法斯得上策矣瓊前歲經畧河西奏乞遵古法重屯田以備戰守已施行矣然而尙不見成效者屯田之難必須遲之以歲月而又得人以分理之庶乎其有成也

尙書楊公博奏議築甘鎭城堡以弭虜患

本鎭地方斗絕羌胡之中孤懸河湟之外度勢審時較之沿邊諸鎭獨爲難守而經制長策大要亦不出於趙充國留兵屯田步曲相保蠶蟲木樵校聯不絕之數言蓋以靜制動以逸待勞以坐收成算而區區攻戰之末不與焉臣以駑劣以今歲七月之初始至鎭城深惟積穀重農第一要務故亟將屯田事宜議擬題　請其次則繕城郭起塢堠謹烽燧良不容緩但惟鎭番地方北出涼州二百餘里曠遠寥濶實與宣府獨石馬營相類昔人謂於涼州北境磧中建置城垣控其衝要自是寇不敢復至涼州城下卽此處也乃今風沙擁積幾於城埒萬一猾虜突至因沙乘

全陝之西極爲孤懸肅州一衛又獨在涼之西孤懸特甚是故全陝之休戚視甘涼甘涼之安危視肅州譬之人身極當霧露之衝必須元氣完固多方頤養庶幾可保無虞若內先虛弱邪氣乘之鮮有不速其斃者先年兵部題奉

欽依帖木哥土巴等部落安插高臺白城山一帶總牙日羔剌等部落安插肅州威虜今塔寺一帶向因威虜等處城堡殘破各番盡移肅州寄住以致郊關之外蜂屯蟻聚不可勝數指大如股賓多於主睚眦

之忽動見戕殺男女之風因而淆亂肅人有言不但
生畜爲番人豢養雛子女亦暫爲番人鞠育番人有
言若等所住者我等地方有時見索必須還我即此
二種論議臣愚卧不帖席食不甘味尚敢重惜一身
之利害而漫不爲之計念哉臣愚相度邊隘次第修
飭急乘草枯馬弱之時結營境外次第興工計自本
年三月十五日起至五月初五日止共修過城堡七
座墩臺一十二座安插過各族番達帳房七百六頂
男婦三千四百五十四名口近者離邊二三百里遠

者四五百里腥膻之氣爲之一清文明之化居然四
達以後前項番夷照依白山城帖木哥事例必須朔
望買賣方許赴城其餘尋常無事之時漢人但有潛
入番營者即以通番論罪番人但有潛入境內者即
以賊番治罪兵守衙門仍要不時差人往來巡視一
遇回虜侵軼忝將會集番兵協同勦殺有功與漢兵
一體陞賞庶幾夷夏之分明內變可消犄角之勢成
外患自弭

計處西海達虜投降議

自古聖王之於夷裔其犯順也來則禦之去則不追
其納款也來則撫之去則不問蓋以禽獸畜之所謂
治之以不治耳亦不達虜本係小王子部落自竄據
青海以來無歲不與套虜往來讐殺我邊因而驛騷
者三十餘年先年總督大臣每欲犁庭掃穴祛除腹
心之患後以兵糧不繼旋復中止今幸天厭禍亂種
類衰殘故屢因帖木哥屬番相率納款自四夷來王
之道論之誠足以光昭

聖代無虞之治但臣等反覆籌畫必須長顧却慮不
可徒爲一時觀美之計自嘉靖十年以來此虜或遣
人通和或投獻金牌或進送馬匹其意未嘗不善然
往往回營之後竟不見一人回報既非屬番可以追
撫又非官通所能詰問以致邊臣無從區畫節奉勘
合不能回奏此其一也大畧究其設心多因衰謝之
餘以故甘言諛詞緩我邊備因而希求賞賚若使羽
翼既成更當易面改圖所謂飢則附人飽則颺去此
其二也雖稱歸順止是譯其口詞原無番文可據止
是一二從人候審亦再別無眞正頭目有納款之名

無納款之實此其三也即使盡率部落甘心來歸不免分處內地將來之事必與帖木哥土巴相類養虎貽患勢所必至此其四也臣等竊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即今部落大半已被套虜收復陽順陰逆中間情狀尤爲難測萬一熟知道路勾引侵軼兵連禍結無事生擾以此利害較之作事謀始極當愼重所據大同今次差人投降一節實與嘉靖二十四年整克

情節大畧相同固不可拒之不信以啓目前之患尤不當信之不疑以生意外之虞臣等查照往年事體一面將綽卜等二名量爲犒賞令其回營曉諭頭目大同等欲果同貢或買賣或遇套虜侵犯願統領部落協力勦殺或欲設計將俺答并吉囊遺孽面縛候賞務要親詣軍門聽候處分如果再來叩謝別有的確情節另行會奏如以往年一去不返即當置之不問止宜修我邊備以伐其謀倘來侵擾相機戰守是乃禦戎之常道也

申明大計以伐虜謀

看得擣巢之法大率有二其一則覘虜醜之人急搗其巢以牽制其不及邇來邊臣往往行之未嘗遵制即如近日大同豐州之捷是已但恐計慮不周輕舉妄動匪徒無益而反害之合無通行九邊總督鎮巡等官悉照李文進所議相機進止以伸撻伐之威以收全勝之畧方爲上策

議處邊鎮

昌平居庸黃花鎮三區與宣府懷來延慶永寧四海冶相爲唇齒宣大總督每當秋近移住懷來正爲南

山之備但事在兩鎮未免互分彼此必須聲勢聯合事方有濟合無容臣等備行宣大總督都御史李文進仍駐懷來如果賊犯薊鎮古北口一帶宣府別無聲息即使多發精兵星馳援應若止犯延永逼近南山就將各支兵馬分屯薊鎮墻上協力固守但使匹馬不得入關即爲首功

議定戰守

議得薊昌二鎮已該總督劉應節等將各該兵馬分布停妥題奉　欽依無容別議但向來口語紛紛咸

以守墻爲怯或欲墻外邀擊猶爲害七而利三或欲墻內奮擊誠爲利一而害九言之似若可聽行之實無少效蓋因墻拒守兵法所謂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名雖善守實爲善戰臣嘉靖三十二年總督之時常與東虜十萬之衆相持旬日匹馬竟未入邊損傷虜衆不可勝計于時虜酋打來孫即土蠻之父抱恨而歸　先帝誤以臣爲功錫臣陞廕後臣復任總督益復習明薊事以爲必當守墻萬無可疑若使潰墻而戰戰雖有功風斯下矣況未必能戰乎合無備行

總督劉應節巡撫楊兆總兵戚繼光楊四畏今次虜若臨墻不拘薊東薊西決意守拒墻臺以必保萬全爲主上以答　聖主東顧之懷下以慰畿民安堵之望賊攻去處果能保無他虞不分文武官軍照依斬首事例題請陞級一體世襲敢有訛言惑衆破壞守墻之說者總督官先以軍法究治仍行解京治以重典

論守要害

臣惟十指之更彈不如合拳之一擊故備東則西寡備西則東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比年以來率以兵馬預分邊境晝夜食宿俱在墻上不惟人力疲勞誠爲守株待兎今歲防秋必須擇其總括之地各屯重兵使有常山蛇勢首動尾應之義方爲得策合無將冷口作一處自山海關起至太平寨止以副總兵李賢主之駐劄建昌領本營兵一枝石門寨遊兵一枝太平寨燕河營叅兵二枝再加三屯營遊下正兵并遼兵一枝山東民兵一枝古北口作一處自馬蘭谷起至石塘嶺止以總兵官周益昌主之駐劄密雲

領本營兵一枝臣標下兵一枝振武營奇兵一枝馬蘭谷古北口墻子嶺石塘嶺叅兵四枝石匣營曹家寨大水谷遊兵三枝再加遼兵二枝河間遊兵一枝保鎮民兵一枝昌平作一處自渤海所起至鎮邊城止以副總兵張琮主之駐劄昌平領本營兵一枝黃花鎮鎮邊城叅兵二枝居庸關鞏華城守兵二枝白羊口遊兵一枝再加時陳下陝西邊兵四枝河南民兵一枝定州遊兵一枝紫荊倒馬關爲一處自沿河口起至故關止以總兵官歐陽安主之駐劄易州領

本營兵一枝馬水紮荆倒馬龍故忝兵四枝并保定
定州河間調剩逢兵及各處土兵民兵快手再加保
定正奇兵二枝本鎮民兵一枝巡撫下武勇兵一枝
各聽周益昌歐陽安張琮李賢無事隨宜操練有警
分布戰守臣與時陳吳嘉會艾希淳往來督視副使
趙文燿李蓁張敦仁畢竟容朱徵茅坤協同各將共
圖保障萬一賊虜止犯一處臨期斟量急緩發兵策
應不許自彼分此其曹家寨大水谷遊兵二枝宜守
不宜戰宜步不宜馬原免民馬二千徒爲勞費合無

革去一千每營各止用五百匹

論覘虜情

臣惟知彼知已兵家之要遼東與　京師相去隔遠
且秋深泥淖虜馬難馳保定耳目寄於宣大俱無庸
別議惟薊州一山之外即爲屬夷東則枭顏部落西
則李家莊巢穴是雖陽順陰逆其在今日譬之紙帳
竹籬留之無益去之可惜況每歲北虜大舉或東或
西此輩大畧先知若撫之有道處之有法必能預得
其情合無容臣嚴行薊州鎮巡官將三衛并李家莊

夷人從宜撫賞選差素有膽氣慣知道路夜不收人
役分番其營覘探醜虜向往各夷果知順效哨探的
實防秋畢日從重賞勞況辛愛近日將阿羅豆兒色
鎮兒妻女淫騙離心離德結之以恩自是以夷收夷
之法

論選兵馬

臣惟兵無選鋒曰北薊兵削弱不惟全失操練至於
簡閱之法向來遍求舉行臣近日畧加簡選大約合
鎮可得壯健者萬五千人顧惟教練之初不可全恃

爲用至於薊保二鎮忝守之兵一兵僅數百人或千
餘人馬不過三五百匹或六七百匹有名無實多扁
文具其調到客兵雖稱精健中間亦有不可用者且
來路既遠疲弱爲多合無聽臣等不分遼陝保定及
山東河南之兵逐一簡選分爲上中下三等上等者
用爲衝鋒破敵中等者隨營截殺下等者守墻守城
及分布軍民堡寨遇有零寇分掠兼土兵相機剿殺
兵不貴多而貴於精

論明戰地

臣惟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後處戰地而待敵者勞東自冷口起西至倒馬關止一山限隔其中多有可以據險阨塞之處不惟客兵初至不解東西南北雖本鎮之人亦俱茫然不知即以古北口言之虜若自黃榆溝而來必由潮河川自虆梁子而來必由曹家寨自黑谷關而來必由三箇嶺臣嘗往來周視此三處者兩山夾峙眞我兵之戰地也過此則爲石匣爲密雲平原曠野萬馬可馳欲戰不能欲守不得矣臣已各設置木柵橫以方板於中多留箭眼可以用使

火器柵外開明壕二道暗壕二道又用竹竿布於地上多設地雷火砲如或可用火攻或水攻臨期徑自酌處所謂多方誤之所據冷口鎮邊馬水自石梁王次溝諸口俱當做此舉行令撫容臣等不分主客嚴督各該參遊等官先期令其於分定地方上下山坂躬親踏勘務得可戰之地畫圖貼說回報臣等訂其可否即如去歲浮圖谷之戰陳鳳偶據山坡而大勝朱玉不知據山而稍挫是其明驗若使平日講求習熟決無倉皇失措之理

論張疑兵

臣惟冷口一帶雖已屯兵誠恐虜情重大總兵官周益昌相去隔遠倉卒勢不能及查得每當秋月遼東寧前一帶頗有警報事在彼中亦常防範合無行令總兵官趙國忠帶領本營兵馬七月以後專在寧前住劄以爲薊鎮聲援一面多差人役於冷口採聽但有人犯消息不必等候明文即便星馳入關會同副總兵李賢相機剿殺仍於撫賞屬夷之時先以此意傳播其營使其知我處處有備似應伐謀致勝之端

論急收保

臣惟禦虜之要固守爲上臣去歲經略之時已嘗題准修築簡便墩城但時值荒歉小民救死不贍何暇及此臣近至薊鎮見近山人家亦有因山爲寨者據高設險大略如城垣之制不甚費工亦可收效合無備行各該兵備并沿邊有司官員預將民村勘定要見何處平行可以築墩何處近山可以設寨稍候麥熟之時次第舉行萬一時日迫近難以遷完且將見在城堡作何歸併人畜作何收斂務要計處用謀共

保萬全若能悉心幹理卓有成蹟薦揚擢用坐視民患致有疎失者查參究治

論調兵食

臣惟足食足兵雖交相爲用而足食尤爲先務是故兵馬錢糧當作一家計算往年不分虜情緩急故將兵馬聚於全無積貯之地即如古北口兵嘗不下萬人馬不下一二萬匹彼處糧既寡少度支艱於輸運地又窄狹兵馬苦其鬱蒸豪橫客兵往往肆其殘暴以致居人怨詈無所控訴可謂一舉三失之矣合無

今歲將各處客兵如遼保之兵則分於薊州一帶由平谷漸入密雲陝西河南之兵則分於通州三河一帶由順義懷柔漸入昌平務有虜警一日一夜可以馳至各該主將如欲簡閱或暫行調集或就彼巡視無所不可

論使罪過

臣惟選兵不如選將使過優於使功各鎮棄廢將官節經兵部題奉　明旨不分充軍爲民閒住降級等項俱許隨軍立功除非臣所屬者不議外合無容臣

將薊遼保定三鎮廢將不拘總兵參遊守備通行查出取赴軍門令其各帶家丁自備戰馬官給廩糧料草儘其見在之數合爲一營仍以素有威望者一人主之隨臣往來截殺果有奇功具　奏陞賞無功者照舊發還原衛畧其文史之虛名責以鎗鈐之實效將材邊計兩爲有益

議夜擊之當奮

夜擊賊營兵家奇事但近來敵營有同兒戲或先放砲或先舉火使賊知而爲備反來攻我雖曰撓賊實自撓耳合無今次遇賊入境聽宣大山西三鎮總兵官各募敢死之士相度天時人事如果可爲當夜下令令其銜枚暗號直撞賊營勢如風雨惟在破敵不貴首功當內舉火放砲之時外面亦舉火放砲勢若馳擊是爲裹應外合暮夜倉卒之間賊未有不駭愕驚遁者但兵事尙慴此事尤當縝密全在臨期料量以圖萬全

議巢穴之當搗

攻其必救兵法所尙即如宣府地方近邊則有張家

口外種田之賊大同地方近邊則有脫脫一種邱阜一黨若使乘機勦殺批吭擣虛必有明效今次遇賊入境聽宣大二鎮總兵官各將擣巢之兵計處停當一面發兵在內截殺一面發兵在外擣巢但須哨探明的各將營走回人口查有乖爽者各留三五人厚加館穀令其指引道路庶幾不墮賊計

議鄉兵之當激

義勇一事不惟大同西衛可行隨在可行但往時得功遠在數百里之外報驗反致勞擾以故鄉兵不肯向前截殺今次遇賊入境聽宣大山西三鎮巡撫官各刻簡明小票用印鈐記但遇鄉夫得功者所在官司驗明給票一張以為執照賊退之日不必議陞徑自照例每顆賞銀三十兩激勵之下人人勇氣自倍

議招降之當廣

虜營之兵多半俱係漢人豈無父母妻子之念此緣畏彼聲勢不得自便觀之近日一插招降之牌有一家十四五口同歸者有焚父屍而帶歸者有子婦負垂老之姑而歸者但恐處之無要以致人絕歸降虜氣益增今次賊果入境聽宣大山西三巡鎮撫官先於各堡大書招降紅旗令一人冠帶立於堡上多方招論有能滾馬投降者即時開門收納若使百人千人一時俱肯歸正賊勢自孤不得不退

議歸路之當截

歸師勿遏雖兵家所忌但虜之歸也與中原之寇不同喝赶牛羊者俱係老弱之賊強壯之賊左右護持其心惟恐有失全不戀戰而我兵若先處戰地誠為得策今次遇賊入境各設伏兵於賊歸之路或據山某處截賊曾有某功不得仍襲舊套其來如迎其去如送

議堡寨之當守

軍民堡寨被賊攻毀者十之七八無墜可堅先已題奉　欽依嚴行宣大守巡官親詣督修每堡四角各修四墩無力者或二墩一墩近據各道報稱以十分為率築完八分以上臣巡歷所至逐一親閱如果堅完高厚比之往歲不同賊若入搶斷不能肆然得利

但自古用兵有守中之戰有戰中之守若不添兵防禦未免坐困須先哨探賊果於某處入犯即將步軍分發墩堡與鄉夫相兼在內遇有零賊來攻相機擒斬大約追逐不可過半里一里之外蓋分搶之賊勢不能多我墩堡之兵多而彼賊甚少似可成功

議方畧之當多

兵法所謂多方以誤之者蓋言方略雖多未必皆中但中一方即爲對病已經遍行三鎮副參守操等官各照所管地方畫一水墨小圖或可以依憑山險或

可以占據水頭或可以建立營盤或可以設置毒物或可以安頓砲火或可以挑穴賺窘種種備之見今俱已報到正在整頓臣等每一念及誓不與賊共戴天日直有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之意

肅皇帝時虜極稱跳梁云虜急薊遼即公薊遼虜急宣大即公宣大急在內即公內急在外即公外一時恨不能兩公之身而應之而公以片言檄十萬之鳴鏑送巡楊息莫敢誰何公眞偉人哉及讀公奏疏內云每一念及誓不與賊共戴天眞有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之志乃知公之忠赤盟之天帝者素矣公之一身任天下之安危者四十餘年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公之謂矣

倘書王公崇古酌議夷酋款塞

譯審得把漢那吉口稱係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親男自幼四歲喪父祖母奶奶一刻哈屯撫養長大替伊定下歹慎的女兒名號比吉係俺答女婿的女過門已經六年那吉復辈下兀慎家達子取兎扯金的女要娶間俺答將我兒都司定下不知達名家女強娶爲妾彼都司家生氣搆怨俺答却將那吉原聘下取兎扯金的女與了我兒都司那吉因此惱怒背了祖父祖母逃向南來等情本職惟恐不的又經行令山西行都司掌印王應臣大同府程鳴伊等覆

審相同具報間續據大同西路參將劉廷玉塘報本日卯時東北山墩軍韓文選招送眞夷一名克竅騎產馬一匹到堡審說有小頭兒把漢那吉娘們男婦八名口來彀隨那投降後俺答着八趁回克竅鵰騎產馬前來有俺答說如今把漢那吉過　南朝去恐所管達子俱都走了調衆頭兒寫了文書將搶回子的達子調來也不搶了也不打牲都要到邊上問大太師討要他孫子若不與要圍困城堡又據大同右衛參將袁世棫報本月二十四日據右衛二邊西馬

頭墩軍王青報瞭見邊外從北來人口牙逼等數名
到墻報稱投降本官同巡撫標下原任副總兵麻祿
把總胡應時守備王江廖綺等帶領兵馬出口接至
大邊外亮馬臺迎接降人六十名口隨趕馬七十八
匹駝一十四隻牛八十五隻羊五百九十二隻帳房
六頂收赶入城又據大同左衛副總兵麻錦塘報本
月二十六日據馬堡操守梁國寶送來降人眞夷討
討兒等四名漢人一名馬九匹又據大同東路參將
馬孔英塘報二十七日據鎮門堡操守劉恩伴送投

降夷人啞兒免同妻那蘭住并妹哈喇愼男般不害
女綽胡免俱係兀愼部下眞夷各思想　南朝好過
聞得俺答孫子來降各先後脫走投順各報到臧據
此看得眞夷把漢那吉譯供降情查與續到諸降情
詞相孚似非詐降本職隨給各降衣服花紅酒飯以
安其心安置鎮城空閒房屋居住其日用食物行令
司府查動官銀務令豐足仍五日一次犒勞但狼子
野心恐居久思還別生他念防微弭患不可不謹仍
責令巡捕巡邏官員并通事人等相伴羈候及嚴禁

閒雜人等不許與降人往來窺伺探聽以防交搆近
據傳報俺酋調兵欲來求索如不與要圍困邊堡木
職深慮殺胡破胡殘胡敗胡阻胡威平六堡正營虜
衝兼以各軍貧寒恐難保守已經備行副總兵麻錦
將所屬各城多餘軍內每堡添撥一二百名與同本
堡官軍協力固守及行分守兵備二道查有堪動粮
穀將前六堡軍士量行賑貸以濟飢饉如遇虜賊圍
困軍士乏食許支該堡備禦粮米准作月粮正數若
無警報不得一槩混支仍行沿邊大小將領整兵外

戰外等因備稿到臣准此案查先據大同總兵官馬
芳參將劉廷玉等各塘報降夷把漢那吉稱係俺答
後投降稟報到臣看係眞夷且把漢那吉稱係俺答
親孫因爭一婦遠爾投降中間夷情眞僞似涉可疑
已經備行該鎮鎮巡多方譯審有無別故一面嚴加
防範安置得宜計議允當作速咨報以憑會　題去
後今准前因臣會同巡撫右僉都御史方逢時議照
封疆邊事臣等職任攸關夷狄歸降　國家體統所
係詎容輕率馴致貽患歷查虜酋俺答擁數萬之衆

橫行塞外幾五十年威制諸夷侵擾邊圍最爲强橫
把漢那吉的孫俺答親孫素所鍾愛平時驕貴非諸
夷之比今乃祖孫相忤輕棄其親千里來降夫豈人
力所致茲蓋恭遇
皇上神武不殺至仁無敵格
天心之助順攝外夷以來　王適虜遑將衰　神厭
夷德使之蕭墻啓釁骨肉叛離致此內變臣歷考古
昔漢唐盛時夷狄歸附往往有之當時處置互有得
失謂其與類困而殲之者固非　王者大一統之

仁矜誇好大寵幸逾制者尤非尊　中國賤夷狄之
義非仁無以柔遠非義終以召禍古有明徵今可爲
監茲把漢那吉之來降雖若甚微其關係華夷之分
實當愼重始之不謹將貽後艱臣等再思把漢雖俺
酋之孫乘憤而來黨與寡少非率眾歸附之比但宜
給之宅舍授之職銜豐其餼廩易其服用以悅其心
嚴防出入禁絕交通以虞其詐誘之語言示之以大
義攝之以兵威亂之以醉酒以察其志歲月既久果
無異心徐爲錄用俾其自效若俺答果肆勒兵近邊

索取則明行曉告許其生還諭以禍福因與爲市責
令俺酋將板升諸逆賊首趙全等生擒解送被掠人
口悉放南歸然後優加賞給以禮遣還一以陰中其
老牛舐犢之思一以潛奪其兇頑啖噬之氣彼雖豺
虎寧不知恩昔逋獯梟亦獲正法策之上也若俺酋
倘恃桀驁稱兵强索不可理論申飭諸將嚴兵固守
隨機拒戰俾再遭挫折必思悔禍如搆患無已則明
示盡殺以撓其志彼若望其生還必懼我之制其死
命其心既奪其氣易沮計必不敢大肆狂逞而吾策

可行策之中也若老酋昏悖不顧其孫棄而不求則
當厚加資養訓以德禮結以恩信如歷代待外國之
質子其部下餘衆有相繼來降者就於各邊從便容
收駐牧責令把漢統領畧如漢人置屬國居烏桓之
制俟老酋既死其子黃吉台必兼領其眾因將那吉
加以名號送還本土令其收集餘眾自爲一部舊存
部落見故主之得歸勢必嚮應黃酋聞其姪之復反
勢必忿爭彼若兩族相持我則兩利俱存彼若互相
讐殺我則按兵稱助蓋推亡固存把漢必知懷德披

此捍彼黃酋亦自畏威在彼將無暇侵陵在我亦遂得休息策之終也若循習舊例安置海濱使之抑鬱愁苦不過爲　中國禁錮之囚使老酋聞其生存日切南望侵擾不已後雖曲處徙取夷輕尤不宜給記諸將使之隨管殺賊立功報効彼恃驕貴之素不受驅策駕馭失道怨望斯生頓興颺去之心終貽反噬之悔均非長慮却顧禦虜安邊之宜再照那吉之降本以少年不敢自決皆係本夷乳母之父夷俗名爲奶公各夷視同親父即東夷名阿力哥者主持其行止

若各　賜一官以慰其志尤鼓舞之大機使遠人遂歸化之心黠虜得制禦之畧伏乞　勅下兵部廣集衆議如臣等所言不謬酌定機宜復示臣等相機禦防庶　國體尊崇　恩威廣被而封疆獲寧謐之休矣

經畫北虜

臣反覆思維臣原議所　請中有部議衆酌科議未協者三事必須遵　旨申　請庶得安妥以免後時紛擾首事難圖也故敢披瀝血誠仰祈　宸斷歷查

乞　封通貢之　請始於俺答乞討降孫那吉之時臣據實陳　請即以　封貢重典尚俟　廷議先要俺答　獻逆納款許還伊孫再觀情僞另議具　聞荷蒙　聖恩普照華夷許其　獻逆遣降容其後議封貢非臣愚一二邊臣敢肆輕許也既而老酋得孫遣謝夷使打兒漢等執稱俺答感戴天恩誓伊祖孫四萬達子不犯大同地方臣慮虜情蓄詐尚有俺答弟姪老把都東住宣薊吉能西住河套既不會合必將東西影射爲姦論令必糾合各酋

不犯各邊方准具　請俺答聞諭即遣夷丁東糾老把都永邵卜西糾吉能各遣使率馬入邊向臣等陳謝示信吉能仍請臣分遣通丁隨同伊使赴河西內外傳諭臣方據實議　請非聽一二夷使之言卽爲妄奏也蒙　勅兵部覆議行臣再加詳譯臣因老把都圍搶屬夷雖未侵掠我邊送還人畜已嘗越入我境又聞套虜冬深嘗犯延綏雙山堡竊計俺答祖孫輸誠無二恐餘虜狡詐情欵未一復遣通丁楊亮金鳳隨同夷使分投老把都吉能巢穴論以

天朝威德責以背盟侵擾再察情僞仍責俺答申諭各酋候爲具　聞隨據各官役復同夷使同報老把都止因屬夷使車二酋倫赶伊馬譬恨故要譬殺誓不搶虜　中國人畜今已悔罪吉能執稱雙山犯寇係永傳之先因延綏家丁赶馬追入內地彼原不知即日復行各子姪各書夷名各給木牌向陝西軍門延綏撫鎮投詞納款等因臣方幸各酋聽受俺答統率不犯各邊庶可稍救各鎮剝膚之災可爲九邊桑土之計遂將各鎮巡各道議過條件開具題　請

亦非臣等揑威媚虜如逆鸞故態別有私要也今據內而科部之議既謂河套吉能應聽陝邊督撫另議封貢其陝西總督尚書王之誥又復執議必令吉能子姪二年後不犯方請　封貢其尊　國體逆虜情在諸臣固爲有見但未察吉能俺答親爲叔姪勢若脣齒聲勢相依首尾相應先年吉囊尚存每過黃河凍解入套則患在延寧甘固出套則患在山西宣大近年虜衆日強東西分據河套不能容住數枝占住莊寧山後久矣小掠則各枝自爲窺逞大舉則東西互相糾聚事案具存往患可鑑非可口舌爭也今許俺答　封貢而不許吉能是收其叔而縱其姪鋤其首而舒其臂在俺答必將呼吉能之衆就互市於河東宣大之商販必不能給在吉能必將糾俺答窺搶於陝邊而陝西四鎮之憂方大矣　中國既失大一統之治夷虜反得遂影射之私臣前時必令俺酋糾會各酋之謀亦徒矣他日陝邊有失虜志復縱則今日之　封貢必不能保其久而不廢也臣前謂夷虜性急而恥卑今吉能在俺答子孫中班行年齒既

尊而獨不預　封職之榮入貢之賞臣恐發憤糾合其子姪侵擾延寧如近年黃甫川筆架城鎮靜堡之攻陷秃楂梁之殺戮恐陝鎮之兵力且將不支矣凡此陝之虜情兵力今兵部尚書郭　及臣先後繼任督撫歲久目擊其狀身任其鄰而之誥在陝一年倘因套虜西掠諸番一秋免虞頗收斬獲亦閭損傷既欲扼其吭而制其命雖使之誥在陝亦未可知也是封貢之議在吉能不可獨拒必當俯容以溥

之議既蒙　允行於宣大山西矣在陝西三邊臣原
議應聽彼中督撫查照先年事規議行各鎮分投設
立一以分虜勢以便防範一以便虜私以免搶掠今
該鎮之議謂三尺童子亦知不可將市將士捉腕謂
不當許貢至稱因昔開馬市致套虜轉弱爲強是聽
諸將狡飾之議而未究套虜先後之勢也臣歷任陝
先後十二年歷查套虜在昔吉囊未死部落未分九
子少壯各統其衆東則俺答老把都聽命惟謹北則
土蠻睥睨莫能拘制故在嘉靖初年九邊騷動損將

陷兵無歲不逞強横已極自吉囊之死已二十年部
落既分諸子多死吉能老而不能制其子姪酋首衆
而各肆殘虐部落生齒日繁套中不能容住真夷多
降各鎮各蓄丁壯每出赶馬搗巢終歲不能安居今
視吉囊存日衆雖加倍而勢反渙漫故一旦聞俺答
之傳即欲歸順乃自欲求安非專爲感歸降之　恩
也雖永可謂比昔勢弱實未見視昔轉強也其所需
於　中國者段布鍋釜之類視東虜皆同而不若互
市諸酋豈甘心伏首聽命不搶不市已耶果各鎮之
兵力能制其死命耶抑套虜之衆富於俺答耶三者
既非是教之叛盟而勒其必犯也且鐵鍋爲虜中炊
煮之日用每次攻城陷堡先行挨掠以得鍋爲奇貨
今與之衣而不與之食具虜衆何能自贍　廷臣之
議謂鍋係鐵斤恐滋虜打造之用殊未知虜中不能
鍊炒生鍋破壞百計補湏用之不得已至以皮貯水
煮肉爲食此各邊逼丁所具知也前虜使欲以破鍋
換易新鍋情可知矣及查得遼東開原廣寧之市以
廣鍋入市蓋廣鍋生鍊不受炒鍊行之已久此可倣

行及查得宣大沿邊山程險遠鍊鍋解至亦多用廣
鍋即當容照遼左三衛例以廣鍋容入市易商夷收
便也其陝西之市亦須速行彼處定議容市以免西
虜東市之擾此互市之當議者二也又撫賞之資各
邊原無多積堪動錢糧臣前所議暫借客餉每鎮三
五千兩佐以各鎮撫賞之公費或可充用科臣議謂
臣議動客餉必至減兵弛備是未察主客邊餉之異
支及恤邊鎮之窘之也夫主餉以養主兵分地畫守
軍有定數守不可罷軍不可銷則餉不可輕減固矣

客餉專備春秋有警調遣兵馬之支連歲邊報頻仍四時戒防糜費鉅萬今虜既納款則邊鎮無警而調遣可免邊也隘有守而邊外探哨腹裏接烟哨役可省也其歲省客餉且無算矣即如去秋今春臣往返宣鎮南山僅月餘而該鎮東路客餉每備三萬兵馬數月之支今盡省矣據報隆慶三年之召買初支而四年之召買全未動今歲即可停召買該路所省當七萬餘金矣大同鎮去歲春虜駐威平客餉糜費數萬自去冬十一月至今春將盡一兵不調而上年之

召買及以前之積貯未動如今秋虜果遠遁則各枝兵馬分駐各城團練聽警止支主餉而各路客餉亦所省不下鉅萬山西鎮客餉原少自冬深三春無警河防止支正餉未多調遣所省亦多臣初欲於各鎮客餉內動支三五千金是省十而用二三非他有所費也必欲虜無所撫賞而椓腹束手聽命焉既非中國撫四夷之宜必令各鎮自爲處給邊鎮各項錢糧各有定支年來文法日密拘促已極何所掇括充用哉查得薊鎮三衛之撫賞每歲銀一萬三千餘兩遼東海西建州之撫賞亦歲不下萬金宣府屬夷止數千而一歲之撫賞費亦僅一萬彼遼薊二鎮入貢之虜多不過萬餘其撫賞之厚各夷所知也今俺酋老把都黃台吉及永邵卜哆囉土蠻兀慎擺腰諸部落衆至十餘萬既容貢市而撫賞全不議給徒令臣等以空言應酬無可示恩何恃固結恐非天朝撫夷之大體也其間討賞濫賞之費在臣等自知撙節而守市遣使必不可已之賞則不可省即如

臣每遣通丁入虜虜必賞之以馬臣每令通丁不許領受虜即來告云非此無以示好故臣於虜使之來亦須分別大小以段布充賞亦華夷之分所當然也此撫賞之費必不可省須當查照遼薊事例姑無論夷虜之衆寡每鎮每歲令於節省客餉量動萬金以備互市撫賞之資或一時商販無資權充商本令其買貨充市得馬給軍以濟公私者也

條議約款善後事宜

夫夷狄之性譬之禽獸適其欲則搖尾乞憐違其願

則狂顧反噬爲　中國計惟當順其所利而因以制之固非可以禮樂馴服而法度繩約者也昔嘉靖十九年北虜遣使求貢不過貪求賞賚與互市之利耳而邊臣倉卒不知所策　廟堂當事之臣憚於王計直却其請斬使絕之以致黠虜怨憤自此擁衆大舉入犯或在宣大或在山西或在薊昌或直抵　京畿三十餘年迄無寧日遂使邊境之民肝腦塗地父子夫妻不能相保膏腴之地棄而不耕屯田荒蕪鹽法阻壞不止邊方之臣重苦莫支而帑儲竭於供億士

馬罷於調遣中原亦且敝矣此則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　天祐　國家使其裔孫來降　朝廷處置得宜彼遂感　恩慕義請貢稱藩此實　天以安攘之機與我也我遂因而制之則不惟名義爲美而可以息境土之蹂踐可以免生靈之荼毒可以省　內帑之供億可以停士馬之調遣而中外皆得以安此其一焉我　國家時當全盛自可鎮撫四夷況彼輸誠叩首稱臣請　貢較之往歲呼關要索者萬倍不同彼既屈服於我我若拒而不受則不惟阻其嚮順之

意又且見短示弱將謂我畏之而不敢臣非所以廣明主威德於海內也故直受而　封錫之則可以示與圖之無外可以見柔獷之咸賓可以全天朝之尊可以伸中華之氣即使九夷八蠻聞之亦可以堅其畏威歸化之心此又其一焉然斯二者猶非要領之圖本意之所在也夫虜自庚子猖獗以來先帝常切北顧之憂屢下　詔諭修舉邊務然勞力費財卒無成效者非徒當事之臣苟且支吾而然也虜時內侵應接不暇雖有修爲隨經殘擾方尺寸之

未成忽尋丈之已壞是故不能有所積累以就一事徒勞費而無功也今虜既效順受吾　封爵則邊境必且無事正欲趁此閒暇之時積我錢糧修我險隘練我兵馬整我器械開我屯田理我鹽法出　中國什一之富以收胡馬之利招　中國擒獷之人以散勾引之黨更有乘機密畫不可明言者皆得次第行之雖黠虜叛服無常必無終不渝盟之理然一年不犯則有一年之成功兩年無警則有兩年之實效但得三五年寧靜必然安頓可定布置可周兵食可充

根本可固而常勝之機在我矣當是時也彼若尋盟我仍示羈縻之義彼若背約我遂興問罪之師伸縮進退自有餘地虜狂故態必難再逞而　中國可享無窮之安此則要領之圖本意之所在也由前二說乃目前之謀既皆驗於行事由後一說乃深長之計方取必於將來此則在本兵及邊方督撫將領諸臣加意而已若能仰承　廟謨實心修舉使邊事日勝一日是爲長治之基若不思　社稷之長計不識朝廷制禦之微權苟見一時寧息遂爾怠玩偷安無

復備戒之慮沿習故套搏弄虛文止圖苟免一身罔顧貽患來者則不惟夷時一過不可再得而從此邊備寖弛久愈難振卒然有變將何以應則是利未得而已溥其害虜未制而反制於虜所謂病加於小愈乃大亂之道也而臣等一念謀　國之忠他日翻成誤　國之罪此在今日不敢不以明言者也

議積錢糧

照得邊鎮孤遠恃積貯爲命脈　內帑經費視邊費爲盈縮向緣邊患頻仍欲節省積貯而未能今當虜

通　貢市誠宜省煩費以培元氣臣等備查今歲在大同宣府主餉一時似有積餘其山西日收尚不足正支誠未敢以一歲一月之數即指爲節省實數也其客餉往年北虜猖獗侵犯無時東征西剿月無虛日兼以春秋兩防盡宜鎮之兵布南山之守調山大之兵協南山之援遂使山大之勢日漸孤危沿邊之城堡多被攻陷在我既爲失策在虜得以牽制每遇秋高或示形於東犯輒擁衆而西侵諸將彼此觀望老師費餉誠爲非計臣自奉

命移鎮目擊茲弊故於去秋并今歲春秋兩防酌議分布俟警調遣節勞省費三鎮共知況今北虜納款審時度勢保無他虞而春秋分布亟當改圖以責實效伐虜牽制之謀厚我三鎮之備平時聽臣督行各該鎮巡兵備各道將領等官飭兵理餉繕治戰具修葺城堡申明哨諜以嚴自治春秋各防本境有警聽臣酌量緩急隨宜調遣互相策援庶歲免分布之煩時勤修防之實以節士馬之疲勞以省客餉之糜費

議修險隘

照得方今守禦必恃設險保民全賴城垣王公設險守國之要圖也臣自去歲奉　命移鎮之初即慮督屬宜大山西地方均係衝邊俺答諸酋日伺侵擾兵力既難戰勝地平無險可守所恃城池高深守具充裕方可保障軍民免被攻陷嚴行三鎮將所管邊腹軍民城堡內外邊垣上緊修補整飭戰具添備火器廣積木石編派保甲分道教師演習射打以慎防守仍令城下壕邊添築越墻一道高五六尺底厚三尺收頂二尺多開箭眼專備守禦每堡城郡以民間牛

車數輛上製遮箭板外守門橋以備出入

議練兵馬

照得制勝之要必恃強兵而兵之由強必須素練有兵不練以將與敵兵法所忌臣於移鎮之初訪得三鎮操練之法不過走營粧塘揺旗放砲雖若可觀無益實用且有兵不練與無兵同練兵無法與不練同玩愒時日虛糜糧賞急當改圖已經通行各鎮總副參遊守操坐營等官每營各置操簿一扇每軍爲一格各分技藝各路每日輪定一哨鎮城正遊標兵於

教場分東西中亦日輪一哨或一司東西各安碗口射把分演弓矢鎗砲爲小操每朔望爲大操合營演陣各照官軍原定隊伍赴教場各中軍千把總官各據簿照隊挨點每軍九箭鎗砲三出各令比藝較射中否各註空內三次不中者各軍量責五棍每月終鎮城赴撫院查考餘聽各道會同各將領查實以驗精否每年終通會中否多寡量行動支弓矢銀布給賞行罰其風雨祁寒盛暑之日分營以節勞逸及查各邊步兵不習鎗法止執鬥棍俱非兵家長技

宜令將臣造發藥弩并該鎮原有鳥嘴銃長鎗各色軍器但可步軍執把習練者聽該道具呈撫院分派習練以備長技必須練兵精藝方可折衝禦侮以壯兵威

議整器械

照得器械不備以卒與敵兵法所忌　中國長技火器爲先國制攸嚴必使所在器械堅精而後可恃懾虜邦敵臣自督臨之初查得各鎮官軍盔甲止係領

多損壞不堪其守城守邊軍壯甚至盔甲弓矢全無
率持木棍空拳搏虎迅虜即潰良可寒心臣即通行
各鎮撫鎮督責各該將領各將所部官軍器械完備
者整飭堅利舊壞不堪者督令更造全無者各於該
鎮庫貯給領一切旗幟戰具逐爲整頓以壯軍威至
於禦虜火器力能及遠火力雄猛可破大敵者獨湧
珠大砲爲最若使備之既廣置造如法教演有素戰
勝守固虜自難逞臣昔督陝邊用之克敵累收捷功
宣大山西尙缺此炮雖有毒火飛砲及各色大砲直

筒皆可裝用但輕重不一或難隨營及查節年所造
火器據各將領冊報若足備用訪究其實各營城堡
不過冊報十之三四而民疃僻堡甚或全無雖有循
環不過沿襲虛文敗尙未的何堪實用或有火器而
無火藥有藥而無鉛鐵子即有火器藥子而教練無
師製造多不如法或火眼未通及麤大打放無力眼
高反致倒坐傷人或鉛子砲口不相脗合緩急難用
藥器空費何能中虜況北口兇狡加以板升叛酋
計導誘高臺大堡率被攻陷將領既不能救援軍民

橫被殺虜平時又不教以守具臨警是棄民驅衆以
滋虜掠及查陽和城係軍門駐劄之所神機庫火器
火藥無多緩急尙不敷兩披兵馬領用何恃分給各
鎮之急即行陽和守備奚元查動該城庫貯鐵料調
集匠役分投打造湧珠樣砲備開造法分發三鎮責
成都司兵備守巡各道近邊州縣等官大破常格處
動官銀多方置買鐵料時近秋防各先打湧珠砲百
十位以備急用

議開屯田

照得　國家屯田塞下以資軍餉寓兵於農以省內
供制本盡善　國初虜勢既衰軍民饒裕閒墾日廣
額賦歲增士飽馬騰五十年來虜勢日驕邊備漸弛
沿邊虜患憑陵耕牧坐廢內地山水河流衝沒太多
既失農利益以清查二次緊增開墾虛額故拖欠愈
廣兌支無實軍餘逃移重爲邊累若非大示寬恤何
能責實供輸臣於滋任之初通行三鎮及刑發條約
查清分行委官丈勘分別田地肥磽等第定徵糧額
多寡務求坐落的據無容軍民田地混淆影射適遇

今歲春初北虜議請　封貢邊烽暫熄臣復行各鎮撫臣督同各道司衛等官乘暇撫眾開墾荒田又經出示曉諭軍民招撫逃移務將境內節年拋荒田土或係地畝民田或係養廉牛具不拘名色勸令廣爲墾闢姑免起科如有煢孑之民缺乏牛具子種官爲借貸收穫之日照數還官以濟困苦待候三二年間地果成熟堪耕民果安心耒耜虜果守盟不擾方行呈請酌量地之肥瘠邊腹衝緩定擬起科等差恢復民業永興屯利庶幾　國計邊儲大裨益

登壇必究　卷二十七　奏疏一　十六

議理鹽法

照得召中鹽引飛輓邊儲夙有成議遡年各司鹽法阻滯邊商無利坐致召納無商邊餉匱乏雖鹽銀數萬計所納糧草不及銀易之半問多停積無售在運司者難即疏通在各鎮者須宜調停庶可稍濟本色之用臣於移鎮之初歷查三鎮鹽糧主兵專責戶部容兵分責各道每遇開派酌城堡之衝緩爲鹽糧之多寡審年歲之豐歉定時估之高下行有定規若使時估適平召納以時倉場禁常例填勘無淹滯商眾

登壇必究　卷二十七　奏疏一　十七

雖無大利猶可免陪本之害但事干貨利往往上下避嫌不查鹽引時價止拘開派定額不恤腳運轉費槩依民間時估遠商鮮至是戶偏拘舊報未完新鹽或係地畝民田或係養廉牛具不拘名色勸令廣爲復坐或聽商眾指攀累及小販農家無益　國儲勞擾軍民甚非撫安邊氓導利濟餉之宜

議收胡馬

照得夷虜以孳牧爲生以馬匹充市各邊資馬力爲戰而邊軍以買馬爲苦固也三十年來北虜猖獗徵調旁午馬多倒死請乞日煩兵部或　國計邊儲大裨益

登壇必究　卷二十七　奏疏一　十八

用之馬間多老弱未堪騎征或議給折色每馬十二兩之價軍士買馬陪累萬狀公私交困今幸諸虜遠約貢市士馬既免疲勞軍民更獲馬利臣嘗當互市之初開具宣諭榜例要定虜中上等騸馬一匹擬價十二兩搭配段布官貨一分實值銀八兩餘中騸馬一匹定價十兩貨實值銀七兩餘下騸馬一匹定價八兩貨實值銀六兩餘其在商民槩以故衣雜貨每值銀七八兩即買兒騾馬一匹可賣銀十餘兩各以次從便加減率得厚利遠邇歡騰今日邊地孳牧漸

多將來軍士尋買且易此收胡馬利　中國之明效也

議散逆黨

逆黨之禍起於邱阜白蓮教之投虜成於趙全李自馨劉四等之繼叛初時尚未敢教虜爲兵擁衆內犯也後阜等百計求媚教虜攻城鉤杆之技靡虜誘開屯堡之利遂致宣大各路城堡攻陷者十五而被邱阜等誘陷者大半人口殺戮室閭燒燬死者肝腦塗地生者無家可歸漸開邊外豐州川萬頃之田立板升數百村之居驅我被虜軍民資虜耕戰厚利中間有欲歸而不得既歸而被殺者甚衆今在板升之衆多係被虜軍民非盡皆甘心從虜之逆也近年復有內地妖逆如今獲梟示張從庫李佛兒王道兒輩各以白蓮妖術鼓惑軍民出入虜營交結趙全等誘虜入犯甘爲嚮導甚至陷州獻城又皆內逆搆煽非專板升外逆謀爲之今仗　天心悔禍黠虜納款外逆趙全等既被俺答執獻伏誅內逆張從庫等復爲臣等搆獲典刑其在板升之衆欲圖招徠必須乘機審

勢要難取速今俺答之衆依板升漢人種田以資食用事勢未便中間乘機遣會遣諜密諭有不可明言者事在各鎮隨宜審處務使逆黨不至再熾華人可遂漸還

今天下歲貢二十餘年矣干支銷爲未報疆場詮若廣裏踩官紓宵旰之憂大司農金發歲省數十萬計窮鑒丁酋蔑活數十萬計薄海內外莫不誦王公之功然當其把漢奔降時虜情叵測衆心未一公獨毅然破盈庭之議身任安危質愛子以懸去就數板升以播天威解辮封以固盟市長虜郎顏若持左券故數十年太平之福一時奇貨已居之矣古有以天下爲已任者王公其人哉王公其

順義王俺答爲貢市諸夷長其先韃靼元主脫猷帖木兒之後也　太祖迅掃寰宇逐元主遁漠北孛獲其后妃及其孫買的里封爲崇禮侯元主卒遣使致卒謚爲順帝予愛猷識里嗣立遣崇禮侯買的里北歸昭恩信也其後脫古思帖木兒坤帖木兒鬼力赤本雅失里相繼爲可汗皆元裔也另猛哥帖木兒爲喇喇王　成祖時本雅失里部落阿魯台降封爲和寧王屢遣使入貢仍遣子來朝死刺酋長馬哈木亦

遣使入貢封馬哈木爲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
羅安樂王賜之誥印是時虜常駐塞而尋復爲邊患
成祖初遣武城侯同安侯靖安侯安平侯五將軍出
塞討本雅失里阿魯台諸將盡敗沒於臚朐河明年
上出塞至幹難河虜敗遁去阿魯台攻陷興和　上
復由獨石出塞至殺胡原阿魯台盡棄其輜畜於闊
樂海傍北走阿魯台弒其主本雅失里而自立本雅
失里妻率其屬來朝乞居內地　上又出塞征阿魯
台獲其知院阿失帖木兒又納台等率妻子來降及

也先亦率其妻子部落來降封爲忠勇王賜姓名金
忠忠屢言阿魯台叛逆數爲邊患願爲前鋒討之上
謂事須有因昔漢文帝嘗言漢過不先姑待之比邊
徼至召文武大臣議咸請　上北征　上復出塞住
哈蘭兗河　上不見虜班師至榆木川而崩　宣宗
時馬哈木立脫脫不花爲主居漢北勅兀喇王子擅
烈勿嗣父太平賢義王馬哈木子脫歡嗣父順寧王
各遣人入貢仍告殺阿魯台獻前元玉璽阿魯台子
阿卜只乞歸附授中府左都督　英宗時脫歡死子

也先弒其主脫脫不花甚桀驁乘興北
狩及乘輿還也先仍遣人入貢於京師多至三千餘
人貨繳金綵表紵絲二萬六千四百三十二絹九萬
一百二十七金銀犀帶鞋帽以萬計也先自稱爲田
盛大可汗爲其平章哈剌逐死孛來殺哈剌立小王
子小王子又爲孛來所殺立脫思爲王　憲宗時滿
都魯入河套稱可汗滿都魯衰把禿猛可王強把禿
猛可死另伯顏猛可立爲王　孝宗時與瓦剌皆遣
使入貢三年三貢貢使亦多至三千人三貢而止及

小王子部落火篩強數入寇與其主小王子相讎殺
小王子益衰　武宗時瓦剌西徙與土魯番相讎殺
小王子漸強其大頗罕生八子長阿不害罕東虜察
漢兒土蠻罕祖也大酒阿剌罕順義俺答火也三阿
着害台吉貢夷多羅土蠻祖四孫力雅不害台吉東
虜虎剌哈赤蘇把害祖五鐸慎台吉貢夷打剌明安
祖六青台吉東虜哭賽祖七申賴兒台吉東虜那顏
大祖八五路台吉東虜吃浪台吉叫洒阿剌罕生六
子長吉囊子吉能等九人次俺答子黃台吉等八人

三兀愼子小兀愼一人四老把都子青把都等五人五乃另台吉子都臘兒等四人乃另台吉與長子狠台吉同東虜土蠻住牧次子都臘兒等三人同青把都住牧入貢六阿禿汗台吉子大成台吉等三人吉囊一大枝於陝西延綏寧夏入貢俺答一大枝同兀愼多羅土蠻二小枝於大同山西入貢青把都與大成二大枝及都臘兒打剌明安二小枝於宣府入貢先自也先火篩强小王子中衰阿不害罕爲其太師亦不剌所弒子卜只罕嗣生子打來孫等始眾强東

聯虎力趁土蠻西聯寒罕衆以二十餘萬計而吉囊俺答老把都等近宣大山西延寧邊境住牧眾亦以十餘萬計　世宗數十年來大爲邊患無寧歲請增賚帑金數百萬戰守無策專事蒙蔽每虜入輒攻毀堡寨擄掠人口邊境蕭然而多以捷聞將領得冒功掩罪以自便邊事幾不可爲矣　穆宗時天心厭亂俺答孛孫那吉來降因乞獻逆易孫及　請貢督撫以聞下朝議稱便准其獻趙全等以易那吉歸虜廷如先朝歸還順帝孫買的里事例也仍准通貢互市照先朝封馬哈木等爲順寧王事例封俺答爲順義王亦頒勑賜印如例及拜青把都黃台吉等都督指揮千百戶等官有差歲給貢賞金綵表段三千四十九綃二千二百八十五布二千五十六出自　內帑差光祿寺及鴻臚寺官各一員給散并宴留邊夷使於各鎮聽其互市

散逆黨說

夷狄爲邊患由來尚矣三代以前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鄙命曰荒服雖常侵犯而類修職貢至周穆王伐戎而荒服始不至逮於戰國冠帶之國七而秦晉燕三國邊於夷秦有綿諸緜戎翟獳義渠大荔烏氏胸衍之戎晉有林胡樓煩之戎燕有東胡山戎自爲君長百有餘歲制馭尚易由其黨與渙散莫能相一也自冒頓滅東胡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而匈奴强以控絃三十萬衆困漢高帝於白登自後虜之黨與日合而漢使逆黨中行說固爲匈奴畫計故虜勢益強然則匈奴盛衰之原由於勢之合散昭然矣倘非冒頓統一諸戎則中行說雖巧亦烏能

使匈奴重爲漢患哉降而五胡雲擾以迄唐宋其間虜勢合散不一而盛衰每因之若符左券我　國朝迅掃胡元廓清寰宇元主遁亡之後自愛猷識里齕立以至於今東虜土蠻卒西虜俺答相繼爲虜王十數輩其間或分或合變亂相尋彼此攻殺弒逐者十之七八類不能全軀以保首領今薊遼之外近邊服屬則有朶顏□□諸夷其北則有察漢兒土蠻東聯火力赤西聯哱罕宣大之外則有把都兒俺答其北則有永邵卜大成多羅土蠻極北仍與罕相接延寧

之外則有襖兒都司吉囊甘肅之西北則有瓦剌哈密赤斤蒙古西則有土魯番哈烈于闐火川西南則有西番邇來西番土魯番兀剌諸夷各分君長莫能相尙故邊境稍寧其東虜察漢兒土蠻與西虜俺答雖爲兄弟而東虜爲嫡長俺答等歲時朝貢於東虜東虜亦歲時西至賀山祭祖及打來孫死土蠻罕前幼俺答兄弟漸强遂不復行朝貢而土蠻罕亦不復敢西行祭祖懼爲所乘也乃東虜聯合火力趁寒罕之眾數倍於西虜曩時俺答吉囊把都兒等兄弟同心故能合力以抗東虜今把都兒吉囊等相繼死亡而俺答與黃台吉又俱衰老西喪師於瓦剌東受欺於察漢兒套虜死亡過半俺答近欲復讐瓦剌勾連西番而更遭挫辱族屬漸復離披外患踵至內變叢生百年胡運渙然冰解夫夷狄之性勢均則相爭不顧禮義力詘則相屈不靳服屬吾慮西虜之終爲東虜臣僕逆黨相連憂方甚大也今圖西虜者指板升爲逆黨宜合解散誠爲長慮及查豐州灘自東山而西至黃河約三百餘里自沙嶺兒北至青山約二百

餘里灘內有名板升若俺答李自馨黃台吉邱富趙全宋銀兒老漢魚不剌五奴骨計土魯番哈烈于闐火川西南則有西番邇來西番土魯番兀剌諸夷各分君長莫能相尙故邊境稍寧其東虜察漢兒土蠻與西虜俺答雖爲兄弟而東虜爲嫡長俺答等歲時朝貢於東虜東虜亦歲時西至賀山祭祖及打來孫死土蠻罕前幼俺答兄弟漸强遂不復行朝貢而土蠻罕亦不復敢西行祭祖懼爲所乘也乃東虜聯合火力趁寒罕之眾數倍於西虜曩時俺答吉囊把都兒等兄弟同心故能合力以抗東虜今把都兒吉囊等相繼死亡而五胡雲擾以迄唐宋其間虜勢合散不一而盛衰每因之若符左券我　國朝迅掃胡元廓清寰宇元主遁亡之後自愛猷識里齕立以至於今東虜土蠻卒西虜俺答相繼爲虜王十數輩其間或分或合變亂相尋彼此攻殺弒逐者十之七八類不能全軀以保首領今薊遼之外近邊服屬則有朶顏□□諸夷其北則有察漢兒土蠻東聯火力赤西聯哱罕宣大之外則有把都兒俺答其北則有永邵卜大成多羅土蠻極北仍與罕相接延寧

心故能合力以抗東虜今把都兒吉囊等相繼死亡而俺答與黃台吉又俱衰老西喪師於瓦剌東受欺於察漢兒套虜死亡過半俺答近欲復讐瓦剌勾連西番而更遭挫辱族屬漸復離披外患踵至內變叢生百年胡運渙然冰解夫夷狄之性勢均則相爭不顧禮義力詘則相屈不靳服屬吾慮西虜之終爲東虜臣僕逆黨相連憂方甚大也今圖西虜者指板升爲逆黨宜合解散誠爲長慮及查豐州灘自東山而西至黃河約三百餘里自沙嶺兒北至青山約二百

餘里灘內有名板升若俺答李自馨黃台吉邱富趙全宋銀兒老漢魚不剌五奴骨計土魯番哈烈于闐火川西南則有西番邇來西番土魯番兀剌諸夷各分君長莫能相尙故邊境稍寧其東虜察漢兒土蠻與西虜俺答雖爲兄弟而東虜爲嫡長俺答等歲時朝貢於東虜東虜亦歲時西至賀山祭祖及打來孫死土蠻罕前幼俺答兄弟漸强遂不復行朝貢而土蠻罕亦不復敢西行祭祖懼爲所乘也乃東虜聯合火力趁寒罕之眾數倍於西虜曩時俺答吉囊把都兒等兄弟同

款貢利　中國食物也今板升農業亦虜中食物所
資正宜存之使其兩有所利損不貲之惠以濟其饑
免其侵盜尤於款貢有益而無損惟當聽其自來不
必過爲招致搆虜中必不能捨之利以起戎心況趙
全等既執獻伏誅而張從庫李佛兒王道兒李貴等
續經搆捕誅夷其他若侯天祿等儿可以用問設機
使虜自行弒戮或各逆畏禍自盡以漸殲除不惟首
逆如中行說能爲虜中設計者已無其人卽智慮稍
長若趙全侯天祿輩亦不復見而趙景庫計龍土骨

氣等且輸誠獻款爲我心腹矣倘貢約果解虜中酋
長尚有自相離叛而來如那吉者板升餘孽將不招
來歸如有仍前黨虜出吾素練之兵收之若探囊耳
故今所謂逆黨宜散乃在東虜而不在板升撫近郊
之市虜散其勾連毋使廿爲臣僕以固我藩籬方爲
長策也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輯奏疏說二

王鳴鶴曰自成宏以來諸鉅公所上各邊疏略彙
集卷中媿懵昧局於見聞且無遺書可檢知遺漏
尙多顧籌邊方略已槩見其大都如土木之變劉

廟謨程公之請逐套虜馬公之請備榆林余公之墾
屯田李公之造戰車大有裨於邊務非止爲一時
規畫而便宜行之仰垂之百世可也中間或有措
置失宜襄中國之體而驕夷虜之志者亦足以示
戒至若鄭司馬公疏先後累萬餘言又皆目前近
事當公鎭三邊時休養士卒愼固疆圉十餘年間
鮮烽鏑之警此其明效人所共睹共聞者也大抵
先鎭靜而寓經營守邊善策無逾于此嗟嗟後之
覽于斯篇者愼毋曰紙上之陳言已哉

不責備□□□等夷朝貢方物
是年十月整飭邊備左都御史李秉言□□□□□海
西等諸部落野人□□來朝貢邊臣以禮部定擬名
數驗其方物貂皮純黑馬肥大者始令入貢否則拒
之且貂產於黑龍江迤北非□□□所有臣聞
中國之待夷狄來則嘉其慕義不計其物之厚薄若
必責其厚薄則虜性易離或以啓釁非厚往薄來之
意今海西□□等夷人結搆三衛屢擾邊疆進貢使
臣一介不至若不更定其制恐邊患日甚所係非輕

禮部因請勅戒遼東守臣自後夷人入貢驗數放入
不得過爲揀選以起邊釁從之
近遼東都司例進　上用參五百斤皆東寧衛蘇
送而夷人不與焉貂皮久革惟貢馬匹卽留遼用
赴京領賞不論瘠肥每匹價
十四兩深得鴈馭屬夷之意
兵部尚書王公復整飭四鎮邊備
是年十一月整飭邊備兵書王復奏臣奉命整飭延
綏寧夏甘涼邊備東至黃河岸府谷堡西止定邊營
接寧夏花馬池東西縈紆二千餘里內多險隘境外
臨邊無有屏障止藉墩臺城堡爲守備舊城堡二十
五處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或五六十
里兵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耕牧多在其外遇賊入
境傳報倉卒調兵策應事已無及不過虛聲應援及
西南直抵慶陽等處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南北
沿邊一帶墩臺稀疎空濶難以瞭望臣與鎮守延綏
慶陽等處總撫等官計議府谷等十九堡俱係極邊
要地必增置那移庶幾可守趁今聲息稍寧先行撥
撥軍餘採辦木植候春暖土開併力興工府谷堡移
出巴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嚮水堡移出黑河

山土門堡移出十頃坪大兎鶻堡移出鴛鴦塔白落
城堡移出饒營兒塞門堡移出務柳莊不惟東西對
直捷徑而水草亦各利便內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
城寧塞營安邊營相去隔遠合於各該交界地名庄
寺子三眼泉柳樹澗老劉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鄰
近營量堡摘官軍哨守又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
墩臺一座通共二十四座連接慶陽定邊營起每二
十里築墩臺一座共十座接連環縣俱於附近官軍
量撥守瞭北面沿邊一帶空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

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爲溝牆必須高深足以阻賊
來路因其舊堡廣其規制必須寬大足以積芻粟容
客兵庶幾墩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於策應可
以遥振軍威矣從之

薛應旂曰按嘗巡歷斯地嘗堡墩臺僅有遺址率
多廢弛虜人出入如履平地當事者自傳塘報報
收斂人畜之外一籌莫展縱有請纓繫頸之心而
委任權力則實有限言之督撫漫不爲意求如王
復者且不
可得矣

諭北虜貢馬賞期舊路

是年十二月迺北兀剌太師阿失木兒遣使哈三帖

木兒等貢馬及銀鼠皮等物舊例迺北使臣入貢必
由大同路其賞賚宴勞優於他夷至是哈三帖木兒
等乃挾朶顏三衛人從喜峯口入兵部先期以聞
上曰迺北使臣既混同三衛來只以三衛常禮待之
哈三帖木兒以待薄不平形於言通事諭之始悟乃
上番書服罪　上曰虜使既服罪仍以本等禮待之
求討官職者給以冠帶惟過分如蟒龍等物不與比
辭禮部奏阿失帖木兒兩月之間遣使進貢二次又
不經由故道其用詭計以結各虜由近徑以窺邊方

爲每年冬月農隙之時遣使來朝不過三四十人仍
迺北强虜復回河套駐劄請更謂大同宣府等處馬
隊官軍與臣等原統官軍計有十萬以來春三月初
旬會合尅期進兵併力剿絶以除邊患

北虜混同三衛即待以三衛常禮虜使上書服罪
仍以本等禮待之且定以月時限以人數論以舊
途恩威可謂曲盡近來順義王入貢鞍馬面軍
門遣官代進不容虜使入京華夷之防尤峻

詔寬韋朗守備開原
是月鎮守開原右監丞韋朗坐失機召還以監丞張
鑑代之於是遼東屬衛指揮王綸等詣鎮守太監李
良保留良因奏則失機固宜罷法但勝敗兵家常事
昔武侯失利街亭韓琦喪師西夏自古用人未嘗以
一事之失而遽棄韋朗之事揆之古人跡相似而情
實輕今爲綸等保留乞令戴罪殺賊兵部覆奏謂武
侯漢之名臣韓琦宋之賢相街亭好水川之敗以馬

謖任福違節制非武侯韓琦之過也朗私役軍人圖
獵誤事豈得援以爲比且良劾朗有罪茲復爲朗乞
留前後反覆朝廷常法具在宜勿許內批韋朗既爲
良等保留仍舊開原守備張鑑同李良處監鎗俾各
用心禦寇

內監鎮守邊鎮既坐失機乃先劾後留互相黨庇
國典何存借當時文臣督邊者寧不能卻環苴之
詩莊賈或效魏終之歎揚干亦可
也部覆詞嚴義正足爲軍機斷案

太學士劉公定之建言時務七事

臣觀自古以來夷狄之禍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古者
如晉懷愍之陷于匈奴宋徽欽之陷于女直其時皆
因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撫遷無所然後有
蒙塵之禍未有若今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眾奉
上皇至漠外委以與兵刺者也至於晉宋既遷此弱
之後元帝繼統高宗嗣服皆舍棄故都偏安一隅然
尚能奮既衰之勢以禦方張之敵也況乘勝大寇直
抵京城率　上皇以來而天下之大數十萬之眾既
不能奮武以破敵又不能約伸以迎鴈聽其自來
又聽其自去者也蓋國勢之弱久矣雖非　陛下所
能遽使之強然豈可不思自強之術而力行之乎臣

愚無知曉敢條陳所見以俟採擇一曰戰陳臣觀昨
者之戰但知閉營堅壁假託持重之說而不能出奇
盡力以收勝捷之功甚至前隊敗而後隊不救左哨
出而右哨不隨宜倣宋吳玠吳璘兄弟三疊陣之法
前一行刀楯蹲伏以俟其陣最低第二行矛戟大鎗
立地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兵弓矢其陣最高敵
至衝互相迭爲救護庶幾不至狼狽又虜騎之來奔
走蕩突必資刀斧制之昔郭子儀破安祿山胡騎用
入千軍執長刀如墻而進韓世忠破金虜拐子馬用

五百人執長斧上砍人胸下砍馬足由此言之刀斧之揮霍便捷優于火鎗之遲緩趙趙也二曰守禦非者紫荊居庸等關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名爲關塞實則坦途虜騎之來若長風之驅雲霧豁然無所底礙蓋兵士寡弱亭障缺敗蹊隧陋陋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如古者晝境分守之時因其陸路則縱橫掘塹名爲地網因其水泉則遇處停蓄號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兵以助官軍此皆古所嘗爲必有效驗今

武夫悍將多云古不可泥然商之賢相不云乎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此臣老生腐儒之所信其言者也三曰通使夫通使之職欲其內蘊忠臣之心外有言語之才昔漢文帝遣陸賈使南越用能屈趙陀之膝以去僭號宋仁宗遣富弼使契丹用能結和夷之盟以息戰爭若賈弼者所爲蘊忠信而能言語者也柰何往時傳以譯人馹夫爲之哉今後宜用文武賢臣備正使之選令通敏者爲之介紹錄其動靜言語纖悉必載回日聞奏庶乎不至招釁起戎矣四

曰降胡往年以來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衝破關塞奔歸故土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媾變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或以爲兵使與　中國之兵部伍相錯以牽制之或以爲民使與　中國之民里甲相離以染化之況又省全俸之給減漕輓之勞臣嘗于　上皇時言之智謀淺短不足仰動天聽然今者之禍可監矣五曰練兵夫天下之民農夫出粟紅女出布而輸納公上者多以養兵也天下之兵受粟于倉受布于庫而練習武藝者所以爲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于公門而納月錢于私室于是乎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但見其或負販貨財以爲商或習學技藝以爲工而工商之所得僅足以補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而爲金銀以惠奸宄一旦卒以臨敵如驅牛羊以當虎狼幾何其不敗哉今以猶革月錢之費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踵舊

斃而不改者誅之可也意新政而不務者降之可也
士卒練習既久拔其勇銳者汰其罷軟者糧賞有厚
薄費用可節縮矣六曰選將夫將材罕得天之生將
材豈專在于將門乎販繒屠狗之夫而漢賴以王被
褐甿虜之人而秦賴以伯至于趙括者豈非趙奢之
子然殲首于白起王離者豈非王翦之孫然繫頸于
項羽今　國家用將有出于將門之中者若石亨楊
洪是也有出于將門之外者若于謙楊善是也然將
能知將宜令其各舉所知不拘門地或以勇力或以
計策其餘公卿侍從亦令各舉所知量能而任之庶
乎拔十得五間一知二將材由此而充矣七曰賞罰
夫有兵將而無賞罰猶無兵將也將非賞罰無以將
其兵君非賞罰無以將其將昨者遣石亨等將兵禦
虜未聞其摧陷腥膻迎問　鑾輅但迭爲勝負互相
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今亨自伯爵陞爲
侯爵謙由二品陞爲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而但
見其賞豈不忘忠臣義士之心乎昔漢之圖恢復也
所恃者諸葛亮朱之圖恢復也所恃者張浚其人皆

土木之禍乃國家大變故也劉公懷徹誼諒首效
七策於廷無一句不關廟謨無一字不裨國計豈
獨亂世之藥石亦治國之膏
粱也三復誦之不忍釋矣

給事中程公萬里請逐套虜不許

四年九月吏科左給事中程萬里言陝西重鎮國初
以來安置土達於寧夏甘涼等處種類蕃息往年虜
賊侵擾今歲亢旱饑饉有司失於撫恤是以滿四等
據險嘯聚況今黃河欲凍虜酋毛里孩去邊不遠宜
無奸計且兵荒之後民窮盜起乞勑有司存省賑貸
仍選大臣二員奉勑往彼與守臣會議招土達中年

高有識者宜上恩威諭以禍福使之各率其屬無自疑懼且罷一切苛政庶足歆動其心潛消其慮臣又見毛里孩等久不朝貢往來宣府大同其情叵測萬一有變驚擾畿內臣愚意其有可敗者三距我邊方纔二三日程是彼爲客而我爲主以客就主以勞待逸一也自恃強衆併吞諸部志滿氣盈兵驕者敗馳驅不息人馬疲勞二也比來邊報見賊烟火有一二百里者有三五十里者散逐水草兵力四分三也爲今之計宜選京師騎兵一萬宣府大同各一萬每三

千人爲一軍驍將十人統之嚴其賞罰密使人探毛里孩所在出其不意晝伏夜行徑擣其壘破之必矣昔李靖以騎兵三千破突厥大衆我今宜及其未發早爲之所欲戰則圖方略欲守則飭兵力毋秖遺丈移致誤大計詔下兵部會廷臣議謂毛里孩自前歲朝貢後不復犯邊今無故興師遠涉沙漠恐非萬全之計請勑東北一帶沿邊守臣但戒嚴以備上是其議

薛應旂曰按成化間程萬里之言不行嘉靖間曾銑之計不竟自是無復敢爲復套之議矣捐千里

可耕之地賂各邊多事之虜借哉

都御史項公忠請增固原衛所

五年二月總督陝西都御史項忠等奏固原地方延袤千里水草豐茂畜牧蕃多內爲土達巢穴外爲北虜出沒守城惟一千戶所軍少勢孤是以滿四陸梁捍禦無策州北有西安廢城相距三百餘里虜每由此長驅宜於此添設一衛一所以扼其要衝事下兵部議如其言

固原蒲會皆有土達戶占籍住居止耕地納租不應雜役自滿四既搆之後族類消耗近年各州縣

之積則軍民免轉輸之勞地方無驚疑之患事下戶部議從之

閣中三邊兵馬獨榆林最隔強盛以選練有素常爲套虜經歷故也秦邊長兵少分布要害無所不分無所不寡恐迎敵隔陣之士罕矣近年套虜雖半移甘肅而榆林隣套此去彼來豈得安枕哉

撫寧侯朱公永等議榆林戰守

七年二月平虜將軍總兵官撫寧侯朱永等以河套虜寇未退議戰守二策其略曰今虜賊數萬在邊我軍堪戰者止可一萬而又分散防守何以禦敵爲今之計宜於京營大同宣府寧夏陝西等處量調軍馬

數萬期三月內俱至榆林地方聽臣等調度相機審勢擣其巢穴此戰之策也若軍馬饒餉一時未辦宜愼固封守嚴督沿邊居民無事則分哨耕牧有警則舉號避藏仍令隄備官軍各守城堡伺候會兵戡殺此守之策也事下兵部白主等以馬方瘦損供餉不敷勢難進勦請命請將愼爲守禦以副萬全　上從之

套虜每受宣大酋約束僅宣大兵馬西攻而套虜藉彼牽制爲教援也如調宣大兵馬攻其東寧夏固原攻其西榆林攻其南則套虜直北走耳倘頭寧夏限河東西阻險可守套虜獨敢掠延慶此

都御史余公子俊請鑿山築垣不許

是年七月延綏巡撫余子俊奏慶延邊疆山崖高峻乞役山西陝西丁夫五萬量給口糧循山剗鑿令壁立如城山均川口連築高垣相度地形建立墩堠添兵防守庶幾一勞永逸事下兵部言往因巡撫王銳建議欲於川空處修築高垣嘗令會議舉行今余子俊欲復鑿山設險爲策固長但緣邊之民頻年困虜遭荒喪亂逃亡凋敝已甚今須極力撫安難加勞役

況延綏境土夷曠浮沙築垣恐非久計鑿山之事宜何慮警稍甯督令邊城軍卒以漸圖之　上曰設險守邊興工動衆當審度民力姑緩之

邊民久困卯隨時修守尙不堪命乃欲鑿山爲城築沙爲垣勞費無益　廟堂不許良爲均見嗟乎善馭邊士者尙欲温如挾纊甘若投醪況邊民可重困哉

侍郎葉公盛等會請山陝民築邊不許

是年十二月葉盛及王越余子俊等會奏陝西三邊曰延慶曰寧夏曰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爲內地往年虜寇或在遼東宣府大同或在寧夏莊浪甘肅去來

不常爲患不久景泰初始寇延慶猶不敢深入天順間阿羅山進入河套不時出沒尙不敢迫近民居至成化初毛里孩率眾入寇威劫　中國人爲鄉導久留河套故今日賊首孛羅合乩加思蘭相繼爲患臣等惟延綏地方自正統初創築榆林城堡外築瞭望墩臺內植軍民種田界石後以守土軍官私役官軍招引逃民於界石外墾田因而召寇七年六月內用總兵巡撫官議田依界石山勢隨其曲折創如城川口左右俱築大墩調軍防守以爲一勞永逸之計

乞勑所司申戒總兵巡撫等嚴加禁約不許軍民於界石外種田召寇仍乞量起山西民一萬陝西民二萬聽延綏會官移文兩布政司各選委堂上官每年三月八月各一輪興工修築邊墻此誠不戰而屈人兵之計也詔修築邊墻其令本地官軍以漸整理不須借役于民

薛應旂曰按白圭搜套之策王越沮泥不行而余子俊修築邊墻之說先後相踵費財何止百萬浮沙易傾邊墻實未嘗有惟創設險之法庶幾可行耳邊臣屢以築墻爲請朝廷屢發帑金輦載相繼至今竝無一人敢言邊墻虛費者此誠不知其何謂也夫秦築長城今且平漫矣而謂浮沙可以築邊地哉自非躬歷其地者固難與言也

余公子俊奏築邊墻開設榆林衛墾屯田以守邊子俊受命至延綏相度邊地每徃行數十里盡得形勢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爲內地　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之外至正統初虜始渡河來犯近邊守臣乃于沿邊立界石創擋榆林諸營堡外又築墩臺以瞭望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以窺伺惟延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以爲鄉導遂知河套

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反在其外焉請于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墻建堡其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宜依山形隨地勢或創或累築或挑墊延引相接以爲邊墻于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袤二千餘里每二三里則爲敵臺砦崖連比不絕又于中空築短墻橫一斜二如瓶月狀以爲偵敵避箭之所凡爲堡十二崖砦八百有奇墩九十有五凡兩月而功畢又請即榆林堡置衛遴兵當勾及戍南土者之子孫以益之凡內邊

曠地皆墾爲屯田歲獲數萬石又奏立衛學以教軍
中子弟凡軍器用皆範銅鐵爲之榆林俗初不習藝
圖乃求種教植自是蔬果與內地等事皆悉心經理
煥然一新自是榆林遂爲重鎮雄於諸邊子俊之力
也

榆林舊治綏德而粟米脂魚河等處於外幾三百
里虜輕騎入掠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反虜得投
隙焉至是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城墾山浬谷連
墩勾堡橫絕河套之口幾千餘里要害既居內地
遂去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
以樵採圖獵之利地方富庶稱雄鎮焉

給事中韓公文辯驗功罪

十年三月工科給事中韓文自慶陽還奏比奉命辦
驗紀功郎中張謹所劾總兵官劉聚范瑾遊擊將軍
祝雄綏謙都督周賢指揮劉琮都御史馬文升等所
報功次多虛少實其乘機妄殺幼男女婦誠有如張
謹所言劉聚馬文升敢相朋比互遣其子劉祥馬琇
奏捷左都御史王越職居總制幸勝邀功左副都御
史余子俊事出遙聞附衆罔上俊知事覺掩奏飾非
上曰此曹濫殺妄報功次本宜重罪今虜賊既遁不
爲無功總兵恭將巡撫等官姑宥其罪報功得實者

如例陞賞殺幼女婦者姑免問俱調發邊遠立功哨
瞭

韓忠定公勸功謂多虛少實妄殺幼男婦女誠如
張謹所劾令人切齒痛心乃僅罰及畢官小卒何
能紓邊
人之憤

京營

十一年五月兵部奏自景泰初年立團營之後迄今
僅踰二紀稽其軍籍已減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支
糧餉如故良由總兵等官因襲作弊若不嚴加追究
非徒糧餉虛費抑恐兵政日弛

國營軍士尺籍雖存逃亡強半冒名領餉
宿弊難釐謀國者當勿避嫌怨振刷一新

侍郎馬公文升請置遼河度船

十二年四月整飭邊備兵部右侍郎馬文升奏遼東
地方三面受敵故兵分三路以備外侮廣寧爲中路
開原遼陽爲東路前屯寧遠錦義爲西路遇有警急
彼此應援切見遼陽之西一百六十里廣寧迤東二
百里有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氷結則人馬可行
易於應援或遇氷開賊先據之我兵雖有渡船不能
猝濟彼此勢孤誤事非小正統十四年虜犯廣寧遣

兵據此已有明驗今請造大船十數橫列河中下聯
鐵索上加木板以爲浮橋兩岸豎大木爲柱總繫其
纜遣兵護守以便往來設或有警則東西聲勢相連
不至誤事從之

遼虜每遇二三月馬弱則渰遲五六月蝦起則渰遲
從至秋高馬肥渰窺兩河馬端瀋公以冰結則人
馬可行冰開賊據三垒河勢
甚孤危議爲遼左經長之慮

許都督馮公宗等募兵實薊鎮

是年八月薊州等處總兵右都督馮宗等奏比者兵
部以朶顏三衛與北虜交通行令整飭兵備以戒不

虞蓋朶顏北虜往往由喜峯口入貢熟知我邊虛實
尤爲可慮蘇州沿邊關堡官軍舊額二萬九千八百
餘人今逃者已踰三千無可調補乞行法司間擬謫
戍四徒量充三五百人及雲南兩廣逃避軍役者潛
住境內容招集收用且喜峯口羅文谷黃崖口劉家
口石門子一片石桃林口等關俱係通寇要路官軍
防守不周欲選所屬軍衛有司舍餘民壯編伍教練
遇冬協守春深放免事下兵部言謫戍囚徒宜行令
法司區處就近收附遠方逃伍軍丁例已禁止曩者

巡撫御史閻本嘗奏充四方軍民人等願投軍自効
者聽令收役宜移文宗等會議如例舉行其舍餘民
壯俟邊情有急斟酌選用從之

馬支升謂薊州極隣虜房境籬屏京師　國家安危
實係於此所在軍馬寡少無計可堵役占數多不
能禁革所從來久矣近隆慶中督撫到公應節等
欲將各省奇兵軍人俱發本鎮又將北直河南山
東江北山陝六處逃故軍丁盡數清解近復招募
壯丁欲撥各省入衛皆爲宗之策也願擺守者多
則所與戰者寡軍不許
犯兵家之大忌哉

都御史李公賓請造戰車不許

是年都察院左都御史李賓言古者多用戰車取勝
乞制偏箱車五百輛鹿角榷五百具相參而用每小
車一輛榷一具其用十人通用五千人行則爲方陣
止則爲方營乞命所司會臣計造并選閱精兵五千
爲用命內臣并文武大臣各一人統領教練俟警調
用更諭令各邊俱如式製造以備戰守事下兵部尙
書項忠言陝西諸邊收蓄兵車數千輛及京營亦嘗
因定襄伯郭登之言製小車二千五百輛曰久無用
俱已毀廢今實復及此但今宿將邊臣彼此異見如
以車爲不可用稽之於古如柔然侵魏而太武北征

騎十萬車十五萬輛遂造大漠柔然怖懼不敢南向突厥寇唐而太宗遣諸將出戰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陣屢見大捷以此觀之是車決可用也如以車爲可用唐房琯效春秋戰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行至陳濤斜被賊縱火焚車人馬大亂官軍死亡四萬宋神宗時契丹入寇取兩河軍民爲備沈括以爲車行日不過三十里若被雨雪跬步難進以此論之是車未必可用也今將士終歲操習自永樂到今止於馬步相參較閱騎射不習車戰恐一旦啼其

所素習强其所不能臨期應用蓮倀非便乞如竇言遣御史及工部官督工如式先置車十輛榨十具送赴教場仍令竇會同內外官驗其規制何以施行如虜輕騎剽掠何以分布追之阨險邀遮何以乘危禦之開闔奇正之妙推挽進退之法宏綱大略俱要講明俟車製成日以聞至是車成兵部以請命竇及忠等詣教場會三大營內外掌兵官如擬分兵列陣以驗之既試忠等覆奏謂所造車榨若兩軍對壘之際用以守城安營可以禦矢石防衝突若追逐奔北登高致遠履險涉危恐非所宜宜行工部以漸成造付教場操習若制有宜損益者仍聽臣等會總兵等官酌量　上曰既登高涉險不便其已之

馬文升曰虜賊之來疾如鷹鶴或東或西不可測度縱馬一馳倏忽十數里近來各邊製造小戰車上安神鎗銃砲觀其規模似有可取旋之戰陣多不濟用蓋兵欲制人而不制於人此車之造軍敗虜圍以爲自守之具非臨陣可以敗賊之術況邊方之地非山澗則沙磧必用人以行舍卒之間豈能隨馬莫如拒馬鹿角攢竹長牌馬上可以帶之隨軍而行一則可以拒敵馬之衝突一則可以遮胡矢之亂發禦虜急務莫先於此昔吳璘拒金人於雞頭關實藉此具余按馬端肅及項忠之言大率以朔志不過搶掠使來倏往倒用敵車倘胡志不止於搶掠則戰車爲古攻守利器柰何以石田無用病之乎

都御史宋公有文等論土魯番

是年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宋有文等奏土魯番速檀阿力復遣其使赤兒米即等入貢且致書鎮守總兵等官飾其攻滅哈密之罪謂王母已死城郭人民與金印俱存須朝廷遣使往諭之即獻納然虜性狡猾實無遣意其赤兒米即等宜令赴京撫慰遣還事下兵部言速檄阿力毋爾小夷誇詐無憚屢遣使臣游說搆亂宜先究治其使然後徐與問罪之師以彰

興滅之義但自古中國之馭夷狄視若禽獸不足與較兇吟容夷眾流亡之餘存者無幾縱使得其城池及印符難與復宜暫用羈縻之術以俟可乘之機乞行甘肅鎮守總兵巡撫等官拘集土魯番前後所遣使者曉諭之謂赤兒米即欺誑無信朝廷念爾小國之臣曲加涵貸免其解京量加犒勞遣人護送出境仍倍加謹飭以戒不虞詔可既而禮部復言宜俯順夷情許其入貢而限其名數不許過多復有旨每十人內許一人來貢

土魯番攻陷哈密奪取金印然哈密實西域諸夷咽喉之地若棄而不救則我邊之籓蘺盡撤而甘肅之患方殷速檀阿力之罪既著乃屢加涵容不亟征討後殊費經畧皆當事者廷推因循之過也

大學士商公輅言邊務

曰外田地極廣因先前在京功臣等官占爲己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夫且耕且守古人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皆已行之明效今日守邊之要莫善於此若舍屯田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柰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

王氏鏊曰　國家邊費最大多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徹一鐘當吾二十鐘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趙充國留田湟中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卒坐困西羌唐韓重華皆田之利東起振武西逾雲川極於中受降城歲省錢千三百萬緡此前事之明效也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爲不可行者何哉

命斬遼東叛民梟示

十五年六月命斬劉八當哈於遼東梟首示衆發張驢兒等六人充軍八當哈東寧人天順間因監馬事露發建州成化初爲虜所掠因相與導虜寇邊至是各酋虜冒阿卜等名朝貢比還遼陽爲親知所識拘留之陳鉞等奏請梟二首以示衆事下兵部尚書余

子俊言八當哈等雖華人然既冒虜名朝貢亦使臣也若拘留之恐開將來之隙宜姑縱之以懷遠人詔下公卿議咸言八當哈叛華附夷宜服顯戮張驢兒等爲虜所掠可待以不死議上乃有是命

詔巡撫何喬新禁邊民從虜

十七年五月山西巡撫何喬新奏沿邊軍民往往潛出境外伐木捕獸猝遇虜寇拘執其人冀得免死遂

用爲鄉導侵犯邊境設有桀黠不逞者如匈奴之於
衛律趙元昊之於張元吳昊其爲邊患可勝言哉是
宜嚴立禁防凡守把關隘之人知情故縱俱論發烟
瘴地方充軍有能捕獲者給賞犯人財産庶奸頑知
警邊防戒嚴奏上從之
遼民被擄逃導虜寇遼陽公懸賞嚴禁極得機要
近如趙全等引虜攻破石州竟磔子市可爲世道
一
快

嚴禁遼東馬市侵尅

是年十月嚴遼東馬市之禁先是陳鉞巡撫遼東奏

開馬市於開原廣寧二處朶顏諸夷每月兩市後逼
事劉海姚安稍侵牟之諸夷懷怨寇廣益不復來市
至是鉞爲兵部尚書懼罪及已乃奏言初立馬市非
資外夷馬以爲中國之用蓋以結朶顏之心撤海西
之黨今宜申嚴禁例每爲市令參將一員布按司官
一員監之有侵尅者重罪之庶毋激變之患詔可仍
令巡按御史治劉海姚安之罪以聞

朶顏海西夷人馬市凡撫賞貨物必價值相當方
爲信義在我矣一遇羣小侵尅釀禍匪細劉海姚
安羣宜
嚴防之

余公子俊上言邊務

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
之間非車不可臣奉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
曠宜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爲宜今爲單
之計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十
人駕捜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横以爲營車空缺去處
用鹿角柞補塞北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粮不煩自
齎若是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
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後將分散

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遏其驕横或尾擊其惰歸前項
車營取便策應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億萬年
守邊簡易之法也復具圖本五其一下兵車營圖其
二壇兵車營圖其三壇鹿角柞營圖其四下椿繩營
圖其五壇椿繩營圖其具說甚詳　上可之遂造戰
車數千輛爲練武圖以教士卒

按疏謂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只
此十字使見兵車之利昭然灼然

尚書張公鵬不御汪直請發京軍
十九年五月鎮守大同太監汪直等馳奏有自虜中

逃歸者傳報北虜小王子欲糾率部落大舉復讐恐
眾不敵乞將直舊所統東官頭目都督盧深等一千
一百人兼程赴援下兵部議尚書張鵬等謂時方盛
暑師難久戍計大同各邊士馬數及四萬使內外守
臣幾力齊心兵亦足用直所請姑勿許宜勑大同宣
府令處守將合兵禦虜仍令永平山海遼東各邊嚴
謹隄防且言京師武備所以控制四夷必須養威蓄
銳於閒暇之時方能折衝禦侮於有事之日邇來困
於差役銳氣消沮恐一旦警急難以調用宜悉停其

役詔可

虜果大舉汪直能以千一百人赴援可退虜乎平
日武備不設臨時請兵掩罪張司馬之議是謂資
敵奸謀當日大臣之風度可想矣

不許三衛夷人從開原入貢

二十年七月兵部奏太寧等衛夷人欲從遼東開原
入貢舊例三衛入貢俱從永平之喜峯口無自開原
入者況今大同宣府屢報虜勢東向此地正其入寇
之衝難從其請宜令遼東鎮守等官諭之俾循舊路
從之

福餘一衛雖近開原但開原止通海西口口入貢
三衛總入喜峯口已成舊例矣本兵執之甚嘗
賜歸降華人職官

二十一年十二月授沙狐狸金吾衛千戶初正統中
沙狐狸隨 英宗駕于虜中汲水取薪極其効勞也
先帝之召問 中國如爾比者幾何對曰我何足數
勝我而精敏者十萬也先曰何不以此輩來迎駕曰
先是往征東南諸國未回回即來此矣也先色動及
駕旋蹕留虜中虜授爲士卒頭目寖用事納婦生子
遂致富貴亦時率虜命至朶顏三衛開馬市如是者

殆四十年至是訪得舊在 中國時所生子令輸情
于朝期以明年當遂歸朝其子以聞 上允且深憫
之如期率其胡婦兒一家悉至所攜輜重甚富入見
上 上恐其詐命所司詳驗莫有識者狐狸曰先帝
常賜我一綉囊曰此周太后手製也所司取以進
太皇太后曰此眞先帝物也 上乃授以千戶賜宅

沙狐狸以華人被虜乃事 英廟於胡地甚謹談
其爲中國舊主也已而攜家歸朝受上賞宜矣近
日遼薊常山之北與中大寧之間有虜掠漢人盡
居耕食每思漢欲援歸者牽掣於虜虜不能盡逐

儻用間潛引佐以兵力傾巢而歸功德匪細且其
人懋賞招徠
之尤爲妙策

侍郎張公海等經略哈密

宏治七年四月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僉事侯謙經畧
哈密還京下獄哈密在肅州西北千五百里本古之
伊吾廬唐之西伊州地東接火州爲諸胡要路永樂初即其地設哈
刺相界西接火州爲諸胡要路永樂初即其地設哈
密衛封元肅王之裔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今爲西
域之喉襟以通諸番之朝貢脫脫死傳其子卜答失

理以及孛羅帖木兒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
魯番王鎖擅阿力侵哈密虜王母金印以去其眾逃
居肅州及苦峪城朝廷屢命守臣經畧而王母金印
竟不獲返十四年鎖擅阿力死子阿黑麻立十八年
甘肅守臣乘間請封王母外甥都督罕慎爲忠順王
罕慎畏吾兒種也二十年遣使送入哈密甘肅鎮巡
而下皆以興復哈密受賞宏治改元阿黑麻以罕慎
非肅王後乃假結婚而殺之尋遣使入貢求封不許
宏治四年王母已故阿黑麻乃以金印城池來歸會

曲先安定王遣使入貢自稱忠順王裔蓋奸人教之
其實非也五年兵書馬文升誤聽三種頭目告保遂
立安定王姪陝巴爲忠順王甘肅守臣急欲成功倉
卒遣使送之識者曰夷虜貴種類曲先本西戎安定
本韃靼別部强合爲一又與罕慎異矣土魯番必不
心服阿黑麻鬧之果怒六年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
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
人入貢至京師　上遂命張海侯謙往經略之海等
至甘州遣使齎勑諭阿黑麻順天道歸陝巴久不報
海等上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撫之叛則拒絕之而
已遂修嘉峪關

胡元天主中國開地甚廣幾復漢武西域三十六
國　我朝初逐胡北多仍其疆土置衛開後漸失
故地如太寧應昌東勝豈止一哈密哉但嘉峪關
一修若天限東西矣回回近多住哈密城取道嘉
峪關北虜每遊翅之欲翼卑飛在我兵善搏擊者
俱其腎耳幸毋曰雖韃之長不及馬腹遂置玉門
於度
外也

遣官經畧宣大

十三年正月北虜火篩寇宣府大同等處京師戒嚴
分遣文武大臣守潮河川天壽山居庸紫荊白羊倒

馬閣命平江伯陳銳總兵戶部右侍郎許進兼都御
史提督軍務經畧宣大
北虜一寇宣大京師戒嚴乃遣官先撫振塞更經
畧宣大二鎮是謂戶牖綢繆而堂奧益奠安矣
議大同戰守之策
十四年七月虜酋火篩復擁眾寇大同威遠勢甚猖
獗京師戒嚴　上親澠宸翰賜馬文升以尚膳品具
召入便殿議戰守之策命成國公朱暉等整撫官軍
以待且令各邊謹斥堠修戰具既而虜引去

馬文升曰宣府延綏邊防頗固軍馬頗勁未敢久
犯惟大同地勢平漫斥堠稀疎加以軍馬未精大
有可虞今克敵制勝固在乎精兵而所向無前尤
在於選鋒故孫子曰兵無選鋒曰北今大同肆有
遊奇兵之選終是強弱相
混凡遇大敵多不能支
劉公大夏諫出塞

十五年五月陞閒城縣爲固原州開設總制府成化
裏者謂京城也又云朶顏衛頭曰可兒乞蠻領三百
以前套虜未熾平涼固原猶爲內地得以休息自火
人往北虜通和小王子與一女寄養仍有引誘入寇
篩入寇之後遂爲虜衝於是始改立州治而以固靖
之跡於是遣仲宇赴大同宣府徑往各關各預整理
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參將遊擊等官遂成巨鎮時
糧餉以待出師
北虜逼近塞下邊臣告急　上以兵事屬中官苗逵
三衛夷人引誘北虜入寇蓋已有年先是土蠻爲
朶顏引犯薊鎮我兵迎敵遼東兵夾擊之追至花
吞船棒樓崖殺傷甚衆虜自墜崖死者不可勝計
土蠻爲酋幷會救走僅以身免至今不敢提兵入
謀出兵圖之密言于　上乃召劉大夏議之大夏以

寇每歲推納抄花把冤等犯捨遼東至於各邊糧餉自屯科貴運之外獨特鹽糧遼左復爲部院發將士歌聲載道

議遣京軍禦虜不果

七月虜寇大同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上袖出大同鎮巡官章奏言虜賊勢重近又殺傷墩軍延綏遊奇兵累調未至乞增兵補馬情詞甚急　上曰墩軍皆我赤子乃敢殺傷可選京軍三萬定委將領即日啓行健等奏曰　皇上垂念赤子一言誠宗社之福京軍亦須檢點但未宜輕動遷緩奏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　上意未釋猶欲出軍東陽奏曰近日北虜與朶顏交通潮河川古北口甚爲可慮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不知何處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少待之徐議所向耳健因備言大同險遠本鎮倘可支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爲切近誠宜先慮　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免致臨期失措復召劉大夏面諭出師之意大夏立言京軍不可輕出　上曰太宗朝頻年出兵逐虜數百里求嘗不利

大夏曰太宗之時何時也有糧餉有兵馬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餉缺乏軍馬疲憊將官少人士卒玩法非惟不能殺賊又且貪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　上納之師乃不出已而虜爲沿邊諸將所拒亦引去

宣大邊報孔棘每就近請發京軍廷議大都重京師慮糧餉又爲將寡兵弱不肯輕許握重兵於邊疆者亦不可無京師根本之慮糧缺馬疲將少卒玩京軍果至於此良可寒心豈容付之無可奈何都御史楊公一清等議退虜方略

十八年十月北虜數萬入寇夏乘勝直抵固原關中震恐道無行人巡撫陝西都御史楊一清時在平涼

率帳下五千餘人馳至花亭驛會總兵曹雄議方略嚴守備虜見兵馬駭之移侵隆德夜薄城下我師連發火砲吶喊嚮應如數十萬人虜疑我大兵至遂引去正德二年八月罷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先是一清巡邊因上疏陳戰守之策且言河套即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乞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奏上報可一清遂興築邊墻尅期完功會劉瑾憾一清遂乞休工亦停罷

北虜數萬入寧夏直抵固原西掠隆德深入五百
餘里矣幸隆德六盤山中深崖峭壁聲問易達總
兵官發砲驚破虜膽疑大兵至遂遁去邊將方畧技
止此矣

薛應旂曰按邊境沙土浮散可以城不可以墻城
則厚庶可以堆積而成墻則薄脆築舁面隨頹矣
秦塡天下之力以築長城卒爲平壞剏墻哉今觀
寧夏花馬池東至延綏去邊稍西至黃河橫城延
袤四百餘里無高山巨壑識宜設法以防之而所
謂邊墻者恐不足恃且夫易築也如欲築之必須
燒磚運石縱不惜費此豈可以歲月計哉成化間
都御史徐廷璋余子俊先後修築邊墻所費何啻
百萬迄無成功而楊一清又踵爲之劉瑾逆豎別
懷一清未可知要之邊墻之築在後人須當核實
爲之不得承說襲舛以滋無窮之費傾江海以實滿
足也

右都御史彭公澤經畧哈密

登壇必究　卷三八　奏疏二　三六

九年八月命右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等處軍務經
畧哈密先是土魯番王速檀滿速兒既遣火者他只
丁占守哈密尋遣使遣書甘州鎮巡曰哈密城池金
印在我與我段一萬將城與他差去使臣速打發出
來不來我領軍馬往漢人地方去總制三邊都御史
鄧璋巡撫甘肅都御史趙鑑以土魯番書聞乞照先
年差張海故事差官往經畧時彭澤在四川征盜適
平兵部遂奏差澤往總督經畧戶部侍郎馮清總督
軍餉命澤徵調三邊人馬外遏番夷內遂達賊仍勑
論速壇滿速兒并火者他只丁令其獻還哈密城印
將忠順王拜牙即送回本城居守時給事中王汪御
史張麒各上言治病者藥無二君奕棋者局無二帥
甘肅之路既有鄧璋總制不宜復令彭澤總督不聽
澤至甘肅調集兵馬適土魯番寇赤斤哈峪諸處殺
掠甚慘復遣人來甘州遺書曰速送段來澤以爲番
夷可以利啗遣通事火信馬馴齎段幣二千銀酒器
一副回哈密衛都督寫亦虎仙往土魯番贖取哈密
城印

登壇必究　卷三八　奏疏二　三七

薛應旂曰按官多則民擾十羊難九牧今甘肅有
巡撫又有總制矣經畧哈密豈非巡撫總制者之
責乎乃復另差大臣總督經畧豈以當時居巡撫
總制者爲不足任此乎夫不足任則當易置而責
成不宜復另差經畧重爲煩擾也夫彭澤亦無
奇謀深策惟思以利啗番夷而已矣夫但以利啗
番夷贖取城印一分守官足任
之矣更何用別差大臣經畧哉

取總制彭公澤回京

十年閏四月召總制甘肅軍務右都御史彭澤回京
掌院事先是澤於二月初旬遣通事火信齎段幣往
土魯番贖取哈密城金印猶未至番境澤即奏西夷
事寧乞休致詔彭澤待處置哈密事情停當行取回

京時巡按甘肅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之酋長尚爾驕悍哈密之印猶未歸復遣使講和大開溪壑之欲要我以難從之事後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所能逆覩時陸完猶在兵部寢其奏既而澤又奏言土魯番速壇滿速兒王畏威悔禍已將哈密城池金印獻還乞將鎮巡等官各加恩典遂取澤回京而哈密終不可復

邊疆大事責在督撫聽斷出自廟謨誠無俟增官徒爲畫蛇添足也彭幸菴公用金幣以贖哈密事未諭而奏疏先上金幣去而哈密終失足爲邊疆大戒

兵備陳公九疇敗土魯番

十一年十月兵備副使陳九疇敗土魯番於肅州北是火信等至土魯番納幣贖哈密城印仍許增幣進壇滿速兒大喜差頭目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馬來送印取賞甘肅巡撫李昆以雜幣二百疋付來使亦思馬因等歸紿速壇滿速兒令其送忠順王還國拘留虎都六及撒者兒於甘肅爲質以制其變亦思馬因歸以質留二夷告速壇滿速兒怒差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來占守哈密差斬巴思等來貿番書訛

虜寇深入臨鞏

十三年秋七月虜寇擁眾深入陝西固原靖虜臨洮鞏昌秦州等地方殺掠而去時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次阿著次滿官嗔太師亦不剌弒阿爾倫遁入河西西海之有虜自亦不剌始吉囊俺答皆出入河套二酋皆阿著子也按吉囊久居河套今賓兔丙兔皆其支屬嘉靖十三年擄掠臨鞏甚慘俺答移住大同二十九年寇京輔隆慶元年陷石州四年以來悔禍納款與子黃台吉孫撦力克皆相繼襲封順義王歲入貢互市至萬歷十八年共一十年九邊宴然近有

洮岷之變覆軍損將似仰仗　廟謨行當底定獨遼東三面鄰胡西自山海東抵寬奠南自金復北抵開原歲與土蠻滾兎花大委正以兒鄧炒花把兎等酋攻戰不休邊臣幸仰遵　廟謨屢爲獻捷彰我

皇上震疊之威伸　國家二百二十二年長勝之氣此近日九邊之大畧也

劉子羽嘗以書抵宰相論天下兵勢當以秦隴爲根本眞知言哉

周公謹論內夏外夷考證按綱目之作事則周秦漢晉隋唐其義則內中國外夷狄夫淳維之地無氏族以別其類無田廬以定其業無禮樂以修其政無學問以資其身故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帝王之世服則懷之以德否則畏之以威內外之分截然有倫由秦至晉中國自中國夷狄自夷狄晉至隋夷狄入中國唐至五季中國齊夷狄綱目而後固未暇論世道之變曰趨於華矣且窮兵黷武非上

策使蒙恬北攻河南地因河爲塞逶直道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胡人不敢南牧漢用陳平厚遺閼氏用婁敬結和親曰厚遺者納幣之始曰和親者交

中國之始拒之以兵革扼之以險阻則有以絕其侵中國之路厚遺以資之和親以悅之則有以啓其覬中國之心然則蒙恬功之首陳平婁敬罪之魁也考武時衛青霍去病將百萬眾橫行匈奴中終西漢無北顧之憂其功不在蒙恬下東漢曹魏徙羌胡內地養虎以自遺害然猶未至大入也晉初郭欽上疏不納江統著論不用遂至青衣行酒於光極羊車肉袒於虜庭五帝三王之都悉爲所染汙矣唐用劉文靜資突厥取天下肅宗資回紇討賊石晉用桑維翰資

契丹得國平居閡絕猶防華夏之患況資其力取大利乎若文靜維翰之罪浮於陳平婁敬可知也考之凡例中國有主則夷狄書寇無主書入又曰正統用兵於夷狄書伐書攻書擊大賢立言匡中國守四夷在一字之間曰寇曰入嚴於直道之制曰伐曰攻曰擊勇於百萬之師其外之亦至矣且窮兵黷武非上計也納幣和親非良策也有志於天下必謹內外之分修德立威以柔服之至其弗率然後徂征將如蒙恬衛青霍去病則將之言如郭欽江統則用之失計

如陳平婁敬劉文靜桑維翰則斥之若然則中國又安萬世永賴矣

余按周謹考證深慮夷狄亂華其論亦正但綱目作於南宋皆叔季之世多危言激論耳宋儒見綱目與以後和議日非誣復不果乃獨取秦皇漢武遣將之策遂於婁敬諸人悉詆斥之恐舞于羽於唐宋則悖矣盡廢和戎于末世則舛矣況宋之和議類皆城下之盟與漢唐狄貢和戎不可同日語耳漢唐之狄貢猶有三苗來格之遺風也宋既南渡始羞與遼金相和比遼士而宋隨之雖欲稱姪求和不可得矣尚論蒙恬衛霍哉歷乎聲容盡而武備衰謀國者慎無若宋人然

總督宜大鄭尚書洛奏議　一申明夷情以尊國體

夷人日狡情態千狀臣不敢煩其議論姑就撫臣恩威二字言之昔突厥將五萬人寇并州唐王問羣臣之不動要之不遂我氣既壯則彼技自窮大率狡夷以和戰孰利鄭元曙曰戰則禍深不如和利封德彝謂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復來臣以爲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矣此禦虜恩威之說也夫所謂威者乃兵以擊之之謂也今俺答納款以來進馬則　朝廷有歲賞叩關則督撫有月賞純用恩矣用恩既久則恩將褻虜日猶地方諸臣之情虜且能窺測矣咸謂貢市則督撫文武將吏即有罪罰而當事之臣又孜孜焉招求不已使至則有求而必與市馬則數皮而歸貨　中國馭夷把柄反爲夷人所持則今日之所慮者不在於用威之過而在於施恩之褻也臣久歷疆場習知虜情彼已甘吾餌矣必無能反側也況順義風燭黃舍瘦瘠土木之工伊既煩興板升之心亦已離散夷中頭目方恐　中國之閉關必不能自甘於罷市也特其挾持肯綮以肆要求耳而當事之臣又恐恐焉慮其爲變姑寬以撫之不知撫之愈寬則要

之愈力而後虜情益無忌憚邊事日難支持矣若驟之不動要之不遂我氣既壯則彼技自窮大率狡夷試我如衝陣一衝再衝衝之不動則亦已矣臣自領役以來每遇討賞講事夷人則反覆曉害示之以弱明年復來臣以爲擊之既勝信諭之以情理夷雖大羊每到事理明徹之處亦唯唯無辭稽顙而去惟一應撫賞舊之所有者不敢輕減以失其情舊之所無者不敢輕添以慫其慾如有漫言要挾者則即以　天威懾之時時以日吾代爾鉞焉此或撫臣用威之說也臣實非敢用威也乃於

施恩中存節制也今其歲七八月間黃酋肆惡百計恐嚇地方文武大小諸臣咸謂反形已具變在旦夕或請臣增賞弭變或請臣發兵暗伏臣竊笑之獨堅意不動且約戒將吏無自張皇以驕虜志無輕傳播以驚遠邇惟申明斥堠慎固隄防夷人求賞者則照常撫之求市者則正言諭之在我既無隙可乘久之彼氣既奪叩關求市矣今市事已完馬數無增安妥如故黃酋已回巢去矣先之恐嚇皆虛喝矣不惟一時將吏信臣服臣頓增氣色即在市羣酋亦以今歲嚇

我不動爲疑且相戒云總督另立規矩矣夫茲互市者市道也我求彼益切則彼價益高我既不買彼將自賣此夷情之眞切者也非謂厚賞羈縻即可以結夷人之心爲貢市永久計也此則總督主之巡撫輔之監市各官即臨事時有操縱特受計於督撫耳又未可以專責之也以臣之愚來歲四五月間即催貢約市之時臣照常分遣通官申明舊約無失往例約之而即來則撫之照常無失恩信約之而不來則安靜以俟無事邀求貢馬不必在於八月開市不必限

以常期彼既不能挾制自將就我羈縻此則見在之夷情臣之所已試者也即夷情不靖小有變動然臨事制變操縱在我臣必不敢失　中國之體然臣又敢必其無甚變動也臣亦不敢惜尺寸之帛以速釁也若夫順義物故則夷無約束變態橫出當事之臣要在機權才略綽有擔當者相機而動可撫則撫可剿則剿臨事出奇大彰　天討然後可言用威也而今非其時也今之時惟臣與巡撫諸臣乘此閒暇當選將練兵無生猜忌休養士卒無過煩勞愼固封疆無自淪壞節費寡交無耗財用鞠躬盡瘁力圖

戰守無過觀望省刑薄斂以招徠板升約已清心以待用而機不露在俺答存亦可不存亦可款亦可不款亦可若夫張大虛功以博聲譽希恩固寵別有彌縫養癰護疽務爲無事以苟求旦夕之安則上誤國事下誤邊方臣寧死不敢也

一明告諭以安廣情

臣竊惟各鎮貢市年久內外帖然在夷人皆知順義

爲王在邊塞亦云順義是賴今亡矣邊人咸以爲虜王既故羣酋自相雄長誰其約束將不利於貢市而羣酋亦以順義不存自懷疑畏且恐板升奸逆煽動流言近據黃台吉擺腰台吉各差夷使前赴臣軍門報訃臣詳其情詞明如觀火蓋夷人之畏我殆有甚於我之疑夷人者臣以爲夷既疑畏若不明白曉諭示以　天朝柔遠之恩則羣酋攜貳再加流言鼓惑使彼從約既成則牢不可破渙益難萃矣臣即明示諸酋云順義既故爾夷恭順照常　朝廷自撫綏無

改且順義故後軍門憫念夷衆無主恐奸人射利乘機出塞已經通行沿邊將吏愼固隄防如有內地奸人出邊作歹者拿赴軍門當即梟示若爾散夷敢因虜王身死即敢窺邊許將官即以賊犯勦捕殺戮不貸　朝廷待夷有恩有威有信惟爾夷人無先敗約朝廷撫爾決不更改若爾自不恭順先敢窺邊　朝廷法度森嚴絕爾貢市行且搶伐無自後悔若爾夷人定有倫序應誰承繼該年應貢表文鞍馬照常進入各酋長將應繼酋首公同前來軍門保結願遵約束照常求市軍門即具奏　請封一酋即首唯唯感悅而去此臣明告諭以安虜情之大略也其中隨事設機因人順義臣亦不能以盡言也臣已責差通官守備馬應時鎮撫施國勳量賞香帛爲俺答弔且書諭羣酋以安慰其心以釋其疑去訖但各枝頭腦地遠人衆須一月之外方得聚齊聚齊則虜始掩埋夷乃會議臣意當其未集之前分遣能事通官假以撫恤先行告諭示之恩威詳以利害使虜中頭目人人明白彼會議之時即有一二桀驁出異語者亦爲羣酋所奪無以容其喙矣

一順夷情以定封號

臣竊惟俺答原係夷中酋長　朝我封以順義王以示羈縻則夷人咸知王號爲尊也久矣今羣酋承繼大要以倫序論則應黃台吉以初降首事論則應大成台吉第黃酋方痿痺待斃大成亦醉生夢死獨扯力艮强壯有謀勇羣夷所服俺答生前曾所注意但黃酋之子其父尚在也即夷中尚無定論邊臣曷能逆爲主之臣竊以爲此不足慮也蓋羣酋爭雄則彼

不暇謀我彼議未定則我可綫圖以臣之愚彼中各大小酋長差人於督撫求賞者則照常給賞賣馬者則照常准賣自來陳訴者則陽順其情而陰籌策使之人人懼感而在我殊無成心久之彼爭既定則倫序自明彼心既有所係屬則自來陳告當是時容臣明白告諭令其看守順義王印信一面據實題　知責令約束夷人糾合貢馬倘十年貢市不爽夷情妥服然後據實題　請容之承繼順義王封貢在我不必劻勷夷事自然安妥矣

一嚴主持以杜難繼

臣竊惟北虜欵服者貪吾餌也但邊臣徒知利可以餌夷而不知節制則夷人亦止知利可以求索而亦何厭足今時當再議與首事不殊若慮猶豫反側急焉欲其就我羈縻也則不惜重賄焉臣竊以詭遇獲禽非長策也以臣之愚彼既中吾餌矣臣惟照常應之應給者不敢減卻一時有低昂酌權變應厚應薄者臣必不敢出程度中使　國帑之不敷後人之難繼也至於初年貢馬原無定期後以虜欵漸熟當事者要之更切乃入邊俱限五月進貢皆在八月前以致虜志漸驕而求索漸長也臣於八年夷情疏中曾言之矣今年虜遭大故彼自劻勷若貢馬開市限以期是使虜人知我以貢市爲重反得肆要挾也以臣之愚則惟安詳以俟若貢若市付之若甚輕者惟明白曉諭爾貢馬則來開市不則市不開若今年不貢馬不開市則明年自難往來討撫賞做買賣彼夷甘餌既久易能捨之而去兄開市彼所自利貢馬彼自上緊是雖不限以常期恐視之常期更穩妥也俟

後日事體既定虜志肯孚則八月貢馬常期自宜遵照如此庶章程定而錢幣不糜虜志一而　國體亦尊矣

一戒貪功以杜邊釁

臣竊聞虜志板升有數萬之衆皆先年內地逃逆及北虜擄去者今住居年久生齒日繁先年如趙全邱富等皆教唆桀虜攻城者罪在不宥顧趙全李自馨等已正典刑邱富周蠻子亦死於北地所遺種類實繁有徒但此輩皆俺答撫育鈐束者今俺答死矣聲

勢無所託矣板升今年荒旱寸草無收人且相食矣
聞彼中思亂固有其人其一二頭腦如兀四龍住居
年久執迷不返者蓋十之七八也議者或欲藉此時
以計招徠或欲乘其變以示搗伐以爲此可以絶百
年之禍本臣志在宣威心實壯之繼而熟思北虜納
款多年　中國恩信已久今順義卩血永乾羣酋涕
泣未改邊臣乃先利其逋逃而誘之而未必來之而未必興師尤爲非策有一於此是
所得降人不多又不足爲　中國版籍益而安插之
夷人不敢背盟　中國先自敗約矣昔春秋晉士匄

率師伐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退君子大其不伐喪以
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也夫以春秋列國
之君且能之況　天朝恩信可輕易乎即使可得板
升幾百幾千之眾也彼酋虜執以爲辭索其逋逃邊
臣何辭以應之斯時還之則損威拒之則起釁非
計也或以爲板升可終焉馬沒於北地不爲一善後計
乎臣竊記孟子有言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
不如待時今則非其時也今之時惟在憫虜王之喪
亡示虜眾以恩信飭誉伍之兵威使虜眾感且畏而

納款如昔焉未可禍自我先也倘羣酋不感
天恩不遵夙約或先敗貢市或先犯邊堡是彼自求
死也斯時邊臣籌算既周備請　朝畧然後於暮爾
板升或設策以招徠之或乘變以搗伐之無論板升
以臣之愚厚餌之下即彼眞夷好漢亦招徠爲　中
國用矣當是時我行我策彼敗約在夷夷亦何辭於
我哉若此時不審時勢不度長短以爲招降便也恐
所得降人不多又不足爲　中國版籍益而安插之
法未預撫恤之策未周恐狼子野心終當逸去斯時

也上以失　天朝之恩信下以渙北虜之歸心臣愚
昧竊以爲非計之得也施行先後原有次第籌運緩
急在酌機宜臣過計不敢不豫爲言之也

一安東虜以風西虜

臣竊惟宜大虜酋爾大枝大同俺答宣府老把都方
俺答初款老把都作梗繼而納款無幾老把都死矣
今子青把都繼之人皆以青把都之款皆順義約束
之也以今觀之殊不然今歲青把都弟滿五大部落
銀定倘不浪作反順義奮然罰之乃差大頭目恰台

吉東行行罰且委曲勸講既二月竟不能得青酋一
匹馬且叱罵恰酋去臣以爲順義之法既不能必行
惟閉關之外無他策乃叮嚀該鎮鎮巡等官力阻其
市無何驕虜氣奪遂頻首鑽刀聽罰此可見制青全
之死命者不在虜王而在　朝廷之威靈　中國之
撫賞此事該鎮先巡撫今兵部右侍郎張佳允乃其
事於臣者能言之臣曷敢一字誑也夫卽青酋之受
罰既不由於虜王之生則青酋之貢市必不改於虜
王之死以臣之愚宜大之酋既係兩枝則宣大之市

亦係兩起今宣府撫賞貢市該鎮巡撫必不可少改
常度仍明白省諭青酋爾原係兩枝爾貢者自貢如
黃台吉講者彼自講在青酋必不因貴酋桀驁遂捨
厚餌在黃酋見青酋獨得撫賞自不能不就我約束
矣

一禁流言以正觀

臣竊惟爲邊事甚難惟當事之臣有定見定力而又
無羣言以淆之則易顧謀在一人未可遍告可見識
差別卽告之未必知乃形迹之間傳揣之言虛實卒

未易辨臣頃於本月二十二日早起視事門下將吏
忝謁之時偶據探事夜不收忽稟順義已死一時將
吏大小人等失色臣安然應之卽約戒將吏無自驚
惶制虜安邊有軍門在且順義雖死我撫虜惟照常
度虜必不敢變卽變矣必虜遣大剌至二十四日貢
酋擺腰相繼使使來報訃且各有乞哀意臣又安詐
曉諭虜使悅服去臣又刻發告示沿邊曉諭顧中肯
綮各將吏知臣謀畧素定又使虜使哀而來悅而去
乃帖然服矣第念邊方事重好事之人不知底裏妄

傳流言如去年黃台吉本求賞也而以爲作歹本在
邊外也而道路流傳已犯邊境臣計定也而將吏不
能知以爲用兵若非帷幄大臣明見萬里任臣信臣
臣且領罪不服矣安能制伏猾虜完此二年貢事哉
今日之事事體更重浮言更易起浮言起則虜情不
安虜情不安則臣發策無效臣故以爲流言當預杜
也況處夷情在機密臨大事貴安重臣去年夷情疏
內所謂順義存亦可欵亦可不欵亦可其意乃在今
日臣計既定臣身自擔如有不效則治臣之罪庶臣

矢志圖維而　廟堂之觀聽亦不亂矣

一備陳貢市事宜

臣竊謂邊事之壞莫甚於彌縫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人臣而有欺罔之心則持祿保位惟便身圖即虜情日改邊事日非亦恐恐焉懼　廟議之督責也養癰護疽彌縫隱蔽苟且於二三年間幸轉一官即說重負縱敗壞邊事貽累後人亦不暇恤是　天朝之戮臣也臣所痛恨臣實羞爲臣自萬歷二年以起彼布政節蒙　聖恩陞臣山西大同巡撫六年陞臣兵

部侍郎七年復推臣宣大山西總督十年以來職掌皆軍旅制馭悉夷酋顧臣總督領役之初適當虜王西去同巢之日虜欲日恣撫賞無制而黃台吉者復時肆跳梁恫疑虛喝蓋慣縱也臣實苦之繼而自思聖明在上　泰運方隆彼犬羊受餌矣曷能頓遏去哉仰逸去矣閉關絕賞明示薄伐有　天威在又奚必貢市然後爲邊方永久計哉即今若不亟挽頹波方爲抗制將使羣虜益無忌憚邊事日難支持臣實憂之乃憑藉　寵靈克竭智慮冺遇討賞講事夷人則反覆曉告示之以恩信諭之以情理來則市賞不則閉關傳譯既明夷亦頫首惟一應酬賞舊之所有者不敢輕減以失其情舊之所無者不敢輕添以恣其欲如有漫言要挾者則宜布　天威不少假借蓋時時以口舌代斧鉞焉行之二年夷實畏懷賞格亦定無何而虜王故矣是時臣復憑藉　寵靈處以暇豫不惟旁觀遙度者不能測識即臣同事之人亦惑於二三之說臣堅任臣恩立祛浮議撫之一年虜貢如常羣虜請　封塞事妥矣顧虜首既亡夷俗家事

卒未能定如華人家長既故所遺財產子姪爭分故反目相鬨耳久之當自定也而我無與焉惟在邊臣鴟鴞得宜恩信無失不乘便以邀其逋逃不幸災以勾其釁隙所謂漢禍不先即塞下可安堵也第邊事本自艱鉅夷情委屬叵測道路之傳言未必眞實先今之事體委非一律以致談邊者懷疑謀國者抱慮以既往之敝政槩疑今日尚爾因仍以一人之剏創慨謂邊臣皆屬矯誣本以制虜而或以爲媚虜本以恒軍而或以爲剝軍如近日科臣奏疏中所建白者

臣伏自循省深惟人臣受封疆重寄乃致武備廢弛
軍士困敝不以　上聞是懦縫欺罔也罪復何辭顧
今邊方事體殆有實不然者臣職守所在若不明白
剖析爲　君父陳之即簡默任事不事口說苟安且
久卹可塞責第恐　國體夷情中外未知過計私憂
者詼口日至將使傳之天下垂之史册謂　明時邊
吏皆彌縫欺罔之流而制虜安邊者皆削軍啗虜鬻
茸委靡之事臣出死力以任封疆者不爲同儕見信
不足恤也於　皇明全盛　國體豈不大有傷哉第

今羣邪已去言路大開　聖明兼聽廣納人得盡言
如臣者職思其憂事在當言復何顧忌故敢不避
斧鉞瀆爲八事謬瀆　宸聰皆羣情之所共疑邊臣
之所宜協心而共事者伏望　聖明留神省覽

一審夷情

夫北狄桀驁世爲邊患至於俺答肆禍蹂躪尤極嘉
靖年間右衛被圍半年不解雲中上谷之墟岌岌殆
矣繼而　天心厭禍逆孽內降俺答執叛贖孫訴求
貢市彼時年漸老氣漸衰內復乖離其勢然也當是

時臣任懷來忝政惟見總督尚書王崇古一人力主
之　閣議力行之　先帝神武而英斷之中外臣工
發言盈庭曾有一人躍其議者哉繼而虜款效誠貢
市獲效矣而彼談說之臣不驗矣又皆變其前說謂
此貢市也俺答效順耳若俺答一故勢必離披今俺
答故矣虜盟如昔或又曰黃酋桀驁今得嗣封權勢
在手如虎而翼必爲邊患或又以黃酋番耄不能張
主扯力克梟雄譬父將至鳴鏑且羣虜爭雄貢市必

債又有謂宜大款貢年久武備廢弛上下偷惰士馬
猾殘虜卒背盟無以策應噫是謂貢夷皆在牖之豺
狼邊臣皆處堂之燕雀也豈其然哉夫茲羣虜也皆
嗜利之犬羊也即俺答強力亦順羣夷之性而羈縻
之耳非有截然大法能致其死命也故九年俺答不
能罰滿五大之犯邊臣與巡撫張佳允一絕市賞彼
酋即鑽刀發誓於市場以此知羣虜順軌實伏
天朝靈寵　國家市賞也今入餌之酋嗜甘成性彼
黃酋即強力肆逆安能以一人拂羣情哉況黃酋受
封志已滿盈年亦衰憊縱有克心曷能爲逆臣竊以

爲此搖尾死犬也無能爲也第恐邊臣畏事懼虜且防其叛也又以武備不修必恃款虜爲長計故一款則厚撫之撫愈甚挾愈甚則賞愈加而後羣虜日肆國恩日褻是導犬羊以爲逆即貢市難持久也臣四載以來練兵治器秣馬恤軍日日責成以壯神氣實未敢輕徇一虜而虜亦知有備不敢輕肆鴟張此地方文武將史之所稔知也臣於萬歷八年夷情疏內曾有俺答存亦可不存亦可款亦可不款亦可之說蓋爲此至於制馭機宜始末情節臣於虜王嗣封疏

內已詳陳之固未敢以款虜可保百年即泄泄然忘武備也

一議貢市

夫茲貢市也乃羣虜之輸誠　天朝之盛事歷考史傳永之前間也近見言者若有不足於貢市者夫茲納款也豈邊臣能倡爲哉　皇祖世宗英明神武乃庚戌之秋虜寇郊關當是時羣臣集議互市薄伐竟不能得其領要是何景象哉繼自納款以來十有三載無論七邊無烽火之虞萬姓遂衽席之樂即坐靈

之生息日多邊堡之修築日壯太倉之積貯不貲宵旰之憂勤少紓孰非此貢市也即今年奉　詔蠲免而三鎮管糧郎中以積貯銀糧所補至五十一萬之多此非款貢之所積哉使虜即變盟矣無論邊備經營皆有次第即邊臣出所積之五六十萬而繼之以太倉所積一量發焉以之養士士何不强以之買馬馬何不盛視之未款前兵餉兩乏者果何如哉而說者若有不足於貢市焉豈有懲於金人以和宇愚宋以和宇自愚故事哉不知　聖明在上　靈龜赫然非如昔聞也

一明撫賞

夫三鎮之夷各分有酋首住宣府則青把都永邵卜等各部在大同則虜王火成台吉及黃台吉羣子扯力克等兀愼擺腰各部山西則惟虜王大成台吉暨羅土蠻各部討賞講事巡邊賣馬之夷無寧服日然皆布疋粟米線索脂粉糖果食用微物惟酋長來乞不能得其領要是何景象哉繼自納款以來十有三時有綾段銀兩皮張等物在宣大皆巡撫親自面給山西以撫臣駐劄腹裏故皆付當道經理臣駐陽

和三鎮羣夷時有質成皆來乞賞臣親撫焉此月賞
也大市則宣府開於張家口大同開於得勝守口新
平三堡山西開於水泉皆有撫賞此市賞也然皆撫
臣該道主之而將官無賞夷之責焉先年以初款之
時宣鎮以老把都爲梗橫肆要挾當事者曲意招徠
之以致宣府撫賞無節市馬無數視別鎮獨厚蓋始
事所遺久則難變也大同以虜王駐牧視山西稍厚
然撫賞市馬視之宣鎮則遠甚矣然議貢之初一應
經費俱經題　請宣府市本銀十八萬兩撫賞銀二

萬兩大同市本銀七萬兩撫賞銀二萬兩山西市本
銀四萬兩撫賞銀二萬兩皆取給於戶部客餉兵部
馬價及本鎮減哨樁栅變賣馬價至於臣軍門撫賞
則每鎮各於撫賞正額內解三千兩或四千兩臣去
歲見撙節數多每鎮少解一千兩頃於恭報積餘疏
內戶部議覆來歲每鎮止解一千兩矣又時有曾首
以進馬爲名赴軍門求賣馬匹者則取足于標下椿
棚銀兩或以汰過駑馬草料臣未任之先軍門歲收
馬二千餘匹用銀一萬六千餘兩今臣則所收不過

千匹用銀八九千兩矣經用錢糧實有羸餘然皆三
鎮巡撫之所供給者也其沿邊撫賞巡邊夷人應答
往來夷使亦皆預先呈請動支減哨官銀登報循環
撥月倒換積餘則下月支銷缺少則照數補給無有
取足於軍糧者惟是先年宜府以市馬數多分別四
等給軍上馬六兩中馬五兩下馬四兩小馬二兩每
馬一匹數軍朋領即扣其月粮以充市本又開墾荒
田給軍領種軍徵糧不前扣其月餉又軍士以採積
青草爲名亦有扣除夫宣鎮撫賞獨厚又且因事扣

除軍實苦之此扣粮陷虜之說所以傳聞也事非無
證言有自來然實倡之於宣鎮而未嘗行之於山大
也然實宣鎮之昔聞而近日則無所謂六兩五兩之
扣荒田青草之扣也宣鎮任　畿輔軍素循良尙能
忍苦若使昔之所扣者行於山大則山大軍士豈止
於脫巾鼓譟已哉寧武近事止因本色不敷即敢鼓
譟若扣其正粮即變在旦夕大同悍卒尤往事可鑒
也三鎮邊長數千里管軍官員數百員安能無剝軍
者然剝軍自私耳非謂撫虜也犯則必懲不時參治

非謂沿邊將官皆剝軍也亦非督撫諸臣皆係冀薦
任其剝削而漫無覺察也如山西全省非無知縣剝
削里甲者然豈可以一縣之貪而遂例之全省皆然
哉又有謂尅減犒賞交納權奸者事之有無臣不敢
知然欵貢以來犒賞之銀向未請發將領各官原無
此項銀兩或邊臣有若人焉鼠竊狗偷陰行賄賂已
不能逃　皇上之明罰而況　天鑒有赫神必殛之
未有不敗者哉然斯言也實可爲邊臣泛交濫施要
名躁進者一藥石也有若人焉言官指名參治服以

上刑無徒隱譏令誚令節士包羞介夫欲死也

一計市馬

夫夷利幣帛我收胡馬此貢市初議也今十三年矣
每歲宣府市馬將及三萬大同亦有萬餘山西五千
欲一一責其強壯而後市也其將能乎必欲責其一
一強壯而後市也不惟虜馬久竭市事久去即犬羊
嗜利安肯利歸　天朝自甘困憊乎臣竊以爲
天朝藉此羈縻而已非謂與虜一一算資息計贏餘
也宣府軍士總計七萬大同八萬山西四萬然守城

雜役步卒皆在其中藉令胡馬皆强壯也堪騎征也
軍士止有此數勢亦不能盡給之稍可了一年之市
事即明年市馬何以處之矧今十三年之久乎即使
將數萬之馬年年盡可給軍然每馬草料月費九錢
亦恐戶部正餉尤難供給此邊臣之所以甚難而議
事者之所以未審也夫胡馬誠不堪矣然收什一於
千百豈無堪騎征者哉十餘年來太僕寺求出一馬
給之三鎮而三鎮馬軍十數萬之眾操練有騎閱視
有稽不悛奔馳不缺營伍非夷種乎方今士飽馬騰
視求欵時曷啻十倍而謂士馬單弱豈必一試乃見
强盛乎必如所云必閉關起釁與虜交鋒而後邊臣
可以自見乎然無病施針厭生卻酖臣不敢也是故
虜馬不盡强而亦不盡弱也强者給軍餧養以備騎
操弱者從輕變賣以資市本多不過一二兩少止於
七八錢無所謂宣鎮昔年四等數兩之扣蓋軍領馬
而變價是利歸於軍或者計各軍應徵之銀而扣其
粮乃軍還官銀非官剝軍粮也然亦或宣府爲之而
大同山西則軍自交官無扣倒也不然以數萬之馬

無以疏通市資不難繼乎若謂馬給驛遞而後可以蘇軍困也一鎮驛遞幾何而能派此一歲若干之馬乎若謂貨之民間不知領賣責之何人然馬以萬計非卒然能發脫也草料看養責之何人況其中之窒礙有難盡言者乎臣竊以為甦軍善市無良法也惟價不取貨於重估則軍士不困馬不苛責於夷人則貢市可久如以已賞之酋今可減其名數入市之馬思實不敢以輕議也

一裁猾酋

臣查得納款之初首開市事夷人倩竇永開撫賞既節馬數亦少行之四五年來虜情漸猾乞討無制一經開市非多索撫賞則濫增馬數當事之臣懼其叛盟償事也則曲意招徠急完歲例而後猾夷執持肯綮益肆要挾矣三鎮皆然惟守口兀慎擺腰新平黃酋事其諸子為尤甚也市事幾不支矣臣四年以來雖亟力抗禦更易前轍而狡黠惡酋餘風未殄也而賞市官員又懼其作梗逸去也臣實力主與之相持計當不出牢籠不則少有曲徇不與猾虜立赤幟哉以臣之愚明歲當四五月貢市之時臣照常分遣通官通行傳說不失往例其進貢開市俱不限以常期即各酋臨市則惟申明舊規不輕添亦不輕減依則兩家買賣不依則任爾逸去惟在我恩信不失使彼得歸曲而直責若虜敢鴟張即題　請罷市無害也斯則我氣既壯虜志即少有不靖或刀搶竊犯臣即杜絕市賞聲問虜王臣實可必其不僨事不辱國也

一治叛夷

臣查得北虜三大部除河西套虜襖兒都司一枝駐收陝西邊外臣督屬虜王黃酋一枝駐牧大同邊外青酋老把都一枝駐牧宣府邊外順義部落恪守初盟無容別議矣惟是青酋駐牧地接薊鎮屬夷及土蠻部落彼此結婚實為姻黨以故長昂等欲要挾撫賞也則藉口勾引青酋以張聲勢而薊遼邊報亦時時謂西虜牽連入犯糾合有形情焉臣竊謂薊遼宣鎮皆王土也受賞於宣鎮而謀犯於薊遼此其狡猾

可漸長哉近見塘報謂哈不慎率衆犯遼夫哈不慎者即青酋弟也其事之然否固難遥度以臣之愚俟犯遼羣酋出邊去後臣即密行宣鎮撫鎮及獨石參將責遣通官多方審察如犯遼之日哈不慎未離巢穴固難以風聞之言妄行責問如果入犯是實跡自難掩容臣會同該鎮巡撫及督行該鎮總兵責問青酋一面將哈不慎來年市賞盡行阻絶俟其查照初盟盡法罰治誓改前非如昔年滿五大故事然後容其市賞此事如臣等付之罔聞倘羣酋觀望相率爲

非無論市事壞矣不重傷　國家之神氣哉第罰此惡夷如搏豹虎事本艱鉅容臣等亟力爲之倘罰治既明則　天威可伸於疆場事大有裨也此則邊臣之所畏避而不敢言者臣不言是彌縫也臣不敢也

一處夷犯

臣竊以比鄰共里即親黨骨肉亦有參商盜賊奸宄在白晝大都亦干法紀剏邊城哉一墻之外即係虜穴比鄰近矣彼穹廬幕窮夷蟻屯蜂聚豈能一一盡守虜王約法乎先年昏夜扒邊偷赶牛馬或拒捕相爭

鬬殿傷害或出邊樵採之軍爭競搶奪時或有之然一經事犯即致書酋長問罪責罰或被守哨拘執頻首被逮實未有脫然得志去者俺答故後疆事益寧固鮮此事第念三鎮延袤亘數千里何邊不鄰夷虜賊夷豈能盡絶一有此事而邊方將吏胥妬交譖好作飛語遂至傳播虛聲誤爲失事而采風聞聽者遂以爲邊方不戒如此守臣不以　上聞事屬欺蔽矣不知散夷行竊非酋長爲逆也一經責罰事遂寧帖臣等惟具揭　內閣移咨兵部無有不相聞者亦安

敢以華夷邂逅瑣瑣瀆　聞致亂觀聽哉臣復懼夫邊吏因循漸至陵夷也合無以後如有夷倩變動或公行竊如昔年宣府西路打刺明安北路滿五大中路段柰台吉下散夷竊犯者則據實請　旨盤罪致罰如夷非大夥人無傷衆督撫力能制馭責問罰處者該道及該路參守等官速報督撫督撫如約聲罪一面揭報　閣部知會該道及該路將官即速報知巡按御史案候俟督撫罰治停妥該道呈報巡按覈查虛實以俟年終類報起數參守等官分別勸懲

有則不許隱蔽無亦不必苛責庶邊臣得以展布塞
事亦免張皇矣

一慎招納

臣竊惟三鎮各邊在虜華人皆赤子也然其間固有
不幸遭虜苟全性命被挾勾引身陷異域者誠可憫
恤然實有罪大惡極甘心謀叛如老營之悍卒右衛
之白蓮身產中華心甘逆虜如趙全李自馨輩者尚
多也議款之初首及散逆故有設法招徠歲終分別
陞賞之說議款之初華人被虜家有父母妻子思鄉

歸正者其人固多歷年以來招徠亦眾第行之既久
弊孔漸生且華人被虜既已年深配有妻室積有財
物甘心順虜忘却故鄉即少壯投虜者今已老矣其
中年少則皆虜地產也其聞見服習皆虜也而焉知
所謂思故鄉也惟是往來互市人情稔熟詐偽百端
莫可窮詰或通同夷人詐稱投降一入邊隘隨即逃
竄却令夷人赴邊爪尋索要恩養紬布或偷盜夷人
財物頭畜詐稱歸正潛來逃躲邊官遵例送之歸家
會不幾時又復潛歸虜地或在虜年老不堪爲虜使

用本虜逼令回還一面爪尋索要恩養或有壯作漢
人潛入邊堡計哄良民剪髮爲虜甚至牽引至邊索
財贖取或有入邊窺探消息教唆夷人假以索降奪
赶牲畜故啓釁端恐嚇邊堡者奸詐萬狀難以細數
是　中國散逆之法反爲奸夷飾詐之資也臣昔撫
大同目所灼見自臣總督地方通行三鎮鎮巡兵備
各道及沿邊副參守操等官除真夷阻回不收外以
後華人歸降者查無馬匹夷物即時放入收住該堡
羈候審係在何部落何年被虜係何原籍除係腹裏

查取收管外如係三鎮地方及沿邊人口即一面差
地方及不係三鎮人口即移文該管衙門伴同原籍
人行取本降戶人前來認領果無詐偽取具該管里
老鄰佑保結及的親族人領狀方准送發寧家如無
親識鄰佑亦須查審的確方准收管仍行該管官司
不時查考曾否在籍如有潛回虜巢保領之人連坐
治罪若有奸夷執稱失迷鄉貫無人可認及來歷不
明者即係詐充即將本夷解赴該道審明通呈督撫
詳奪以杜詐降啓釁之端各該參守仍戒諭提墩哨

守人員務要加意巡瞭嚴肅邊防固不許如前玩縱
甘受奸夷之欺亦不許因而攔阻以絶歸人之路此
臣七年初任總督逼行之案驗也行之四年力除前
弊第今俺答死矣夷酋爭鬨彼中羣情不安相率逃
聚潛來內地者勢所必至如先年把漢那吉以俺答
親孫事急且自投內地矣況其他乎顧狡夷叵測而
羣酋借索降之名以起釁端以肆强索又其故智邊
方將領或能察其僞降而拒之而旁觀者又加以不
受歸降之名以冒不測之罪惟此乃邊臣所甚難處

者此不敢不預爲申明也臣竊以俺答既死嗣王初
立夷情爭鬨稔因板升耳若此時先計虜情反側未
可再容貢市禍自我先則板升逃遁用計招徠亦無
不可第此時尚欲安羣酋以永貢市也而降者真僞
又未可逆覩也而其機不可不酌量其事不可不愼
重也昔伊邪莫演降漢漢臣谷永云今既享單于歎
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失一國
之心假令單于私使伊邪莫演以卜吉凶受之虧德
阻善或者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

得歸曲而直責臣竊以爲今之招納漢臣之已言也
況板升之衆年來蹂躪已極臣竊意用計招徠一呼
可至若彼酋虜執詞索其逋則邊臣何辭以應之斯
時還之損威拒之啓釁且狼子野心夷地急則內降
夷地緩復來叛且安插無法撫恤未周是引虎狼於
堂室而教之噬人也必無濟矣夫欲貢市則不可招
板升招板升則必至僨貢市未有兩利而俱存之善
策也臣所熟思非敢泄泄然忘所事也可招與否是
惟　廟議主之臣實不敢以輕議也

一愼圖安攘以保萬全

臣惟邊事難圖夷情難制何謂難圖操防修守皆係
機宜乘塞荷戈動資軍力若經畫不密則邊方即致
疎虞或督責太嚴則士卒必生怨詈剏承平日久之
時尤人情易懈之際故曰圖之難而所以酌緩急以
飭戒備勤鼓舞以和士心者則邊臣事也何謂難制
犬羊桀驁雖受羈縻狼子野心終非族類若撫賞無
制則　國體漸至陵夷或裁節無術則夷情能不狂
悖矜滇散無統之時尤窺竊難防之會故曰制之

難而所以酌恩威以繫其愛畏之心詰戎兵以奪其
驕悍之氣者則邊臣事也臣嘗謂制虜籌邊如舟子
撐上水之船一篙不着力則船即下流制
虜籌邊一事不得宜則虜即漸肆是故邊臣之心誠
不可一時怠弛一事忽畧也臣自萬歷七年受事以
來日懷怵惕仰賴 皇上威靈三鎮宴然數年無事
顧虜王再嗣夷地紛糾其爭鬬讐殺緣由已經臣節
次疏 聞即今相讐動息或得之走邊夜役或據之
守口夷人或訊之討賞會使日有傳聞眞僞莫辨臣

以爲事在彼中難以主持惟與各鎮鎮巡等官內修
戰備外嚴封守即因事設機繫其畏慕然虜馴如常
獘不在我臣實不敢無端生事以啓戎心亦未敢瓊
瓚具 聞謬賡 宸聽今伏承 明旨責成臣益知
警惕矣臣謹以今日三鎮夷情與鎮巡等官同心整
理大較及推廣本部疏中語意與今日所當申明者
敬爲 皇上陳之伏望 皇上賜省覽焉臣爲照俺
答故俊夷無統屬臣宣布 恩威多方駕馭又俯順
夷情黃酋嗣世顧此酋老矣無能爲矣雖夷中倫序

宜其嗣封然實徙寄空名不能振立即令近之不能
制其妻三娘子下之不能制其子扯力克中之不能
主大成遺妻及恰台吉之歸屬以故爭競紛紛讎殺
無已據報三娘子調兵扯力克亦調兵恰台吉亦調
兵彼此蓄謀道路阻絕東部夷人經由西部者西部
殺之西部夷人經由東部者東部殺之又各將板升
部落赶逐山後以防其逃散其流離困苦據之傳聞
莫之能狀而各部賊夷方且因而乘釁攘奪紛紛多
事雖云調集各部酋長與兩家講和然情既睽離勢

難卒合此夷人不寧大較也夫彼既內難勛勳不敢
生心方且畏我乘其釁隙然又不可令其生疑以故
各部落夷使投見臣者臣以 朝廷恩信諄諄諭之
爾夷眾既納款輸誠邊臣必不倖災樂禍各安心貢
市無自生疑其實明示恩信亦令其一意相讎不我
顧忌也即今黃酋與恰台吉馬尚未貢緣其部下主
事酋夷彼此相持不服遠來亦不敢遠來之故若其
分屬部落如哱羅土蠻兀慎擺腰及黃酋舊妻五蘭
比妓等諸子青把都等皆相繼貢馬不爽常期而擺

腰者方在守口互市臣俱照常應之以固結其志其虜王貢馬之來否臣實不敢曲爲招致使之挾持脅蔡以肆要求要之有餌以羈其心有機以係其頸行將自至無他慮也此大同夷情之大較也而山西偏關老營水泉一帶夷情實同之也宣鎮青把都丞邵卜兩大酋首於六月內已經進馬即今張家口陸續開市惟哈不愼犯遼一節尙其明正其罪臣會同巡撫蕭大亨已經斷其貢市絕其撫賞節據青把都差夷使具稟見臣軍門執稱青把都嗔恨其弟潛行作

歹必力爲罰處不敢壞事等語又據該鎮撫臣蕭大亨行據北路叅將麻承勳稱說哈不愼近得一半身不遂商疾所以受罰延遲之故要之夫羊嗜利未敢違衆獨叛今撫賞既革戎心迺切行當受罰無他慮也此宣鎮夷情之大較也

一議察虜情

三性照臣子之義責在安攘苟有利於封疆夫何分畛彼此朔臣所督者既係虜王則宣諭責臣敢復推諉以故東之薊門西之關陝固嘗日日經心偵察虜情若果宣大部落大衆西行則此酋一面作歹於西涼臣總不能制伏於未然亦當題知於既去今細爲偵察止是一枝潛行其實陝西羣酋假借宣大大虜聲勢以虛疑恫喝耳臣既查得夷中事狀故凡遇討賞講事之夷則語以陝西達子生事牽扯宣大羣夷不早禁制則定壞貢市傳播利害使夷酋自家上緊遲至今年二月初五日據三娘子扯力克及宣大黑剌愼等各大枝頭目二百八十餘名合詞乞封及講處西事持有娘子夷書一紙內稱

前衆差人來說西邊作歹一事我會禒兒都司黑剌愼永邵三鎮差人從裏口前往陝西平事寫書赴軍門講說衆分付不可從裏口行走只可從外口差人我查得此事原係重情有兵兎台吉并多囉土蠻威靜阿拜等原在陝西邊外住牧年久不時糾討撫賞易賣馬匹爲由近年間有黃毛達子往往來欺多囉土蠻會同各官兒要行與黃毛達子讐殺委無盤費有威靜阿拜等引領克臭台吉男前往陝西部院衙門討賞賣馬不料裏邊市口叅守官員語言不遜爭

講各恨惡相攘却被裏邊軍丁用箭將克臭台吉男射死有歹言黃台吉言說無故打死散夷倘且難以平處況今將台吉射死情理難容因此在於陝西地方作歹見今俱各不得安生以致黎民受害有壞你我各節卽今三鎭并佛僧差人欲要外口行走路途遙遠甚不方便望將去人頭目從裏口急赴陝西地方平處應罰治者照律罰治應禁約者照依明律禁約庶大事長久是日佛僧答賴麻剌亦差使齎持番文亦承認西平此事等因到臣復進羣夷堂階親爲

詰問謂陝西宣大俱是　天朝地方爾等既在宣大曾名歹言恰說道去年陝西家原來調兵西搶黃毛達子報復世讐原不敢陝西生事止因陝西射死台吉一名所以達子不得安靜臣答以台吉是虜王子孫若是卽邊討賞將官無故射死是起釁生事相在將官　朝廷自有大法處置今爾甘夜盜馬明係作賊弓箭無眼安能分別誰是台吉且聞達子搶去一家守備妻室內地守備與外夷台吉足相當否爾不知自認罪過曷謂射死台吉

虜又說昔年順義西迎活佛時陝西地方俱有些須撫賞今達子到彼陝西全不撫處是以飢餓生事臣復責以昔順義西行我在大同巡撫爾家幾次差人報知督撫督撫奏知　朝廷　勑下兵部行文陝西與你撫賞爾麥力艮等去年原係潛身西所以陝西與你撫賞爾麥力艮等去既不報知宣大軍門是以陝西邊將只說是做賊達子誰敢與你撫賞羣夷唯唯又謂邊外春寒無草今遣使甘肅路途窵遠一時難到望乞准達子十數名同內地通官由裏口西去宣諭及講處射死台吉一事並呼麥力艮等東回且援順義在西曾差達子由裏口西行事例臣答以前吳軍門許爾夷使由內地行者以看望虜王爲名耳今爾麥力艮潛去生事是你夷人已犯王法　朝廷方在疑惑豈可容爾經由內地反覆辯難羣夷唯唯其佛僧番使則教以爾只秉佛心教化羣夷自有好處若叫回多囉土蠻也還有你　恩典番使卽頭唯唯其陝西總督部光先差來官陶然等臣陰令在傍將臣之諭夷及夷之答臣兩相問難囑之逐一聽記明白及將節次夷書抄

付及備咨三邊軍門知會以便應答彼中夷酋從宜制撫卽日臣以虜王求封復差通官指揮王志寶等齎書面與娘子申明約法及催其遣使禁諭多羅土蠻在彼安靜至二月二十日通官王志寶等回自虜巢持有批力克同娘子回書內稱蒙通官齎書來說陝西邊上作歹一事有多羅土蠻歹言黃台吉與黃毛達子報警經邊裏路過他子威靜阿拜台吉與黃毛達子報警經邊裏路過原無壞事之心不過照先王往西事例求討食米賞賜有禒兒都司設剌克炭黃台吉存心不端誘哄去

歹言黃台吉家達子作歹我速將禒兒都司黑剌愼永邵卜調來會同三鎮頭目近有禒兒都司差人從裏口前往陝西講事去訖我同黑剌愼永邵卜赴軍門案下講說要從裏口差人前去陝西地方平處講事蒙軍門分付不准裏口行走我欲要外邊差人況今春天旱草枯馬匹瘦損路途遙遠不能前進等因到臣及審王志寶等稟稱在虜帳停住三日反覆講說謂扯酋娘子必欲將差去夷使經由內地說虜使不過十數名邊外一望沙磧春初無草寸步難行若

臣再以　恩威宣諭若果羣虜再有西行消息臣多方偵探圖策羈縻及速差陝西督撫預計撫禦苟有利於西事臣必不敢不竭犬馬卽日備咨陝西督撫衙門知會外臣竊意　朝廷以貢市羈縻驕虜犬都用恩而所以保此貢市本之在武不則軍威不張虜且乘之彎之犬羊搖尾則宜飼之以食噬人則須驅之以杖第飼之當中肯綮存節制而杖之宜審彼已防反噬不防必褻威肯綮不中節制不存必褻惠所以審酌用中隨機運化全在督撫便宜區畫耳臣復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輯奏疏說三

王鳴鶴曰篇中諸疏所以策倭事甚備嘗　肅廟時島寇散逸東南大肆侵掠爲浙直閩廣害其勢雖比于燎原而旋撲旋滅沿海諸郡猶尚有息肩之期隆萬之際鯨鯢遁迹海上宴然稱帝謚矣至于今而狡焉啓疆遂切震鄰之警欲撤我藩籬以

虜王嗣封臣能保虜王之無背貢市而不能保其各部落帖然馴慕之居釋然死刺之譬能諭虜王之無掠甘肅而不能禁其眾酋長不假舊由之途不索曾給之賞蓋未欵之先虜每揺番甘肅一線之路與虜共之前俺答西行業既許之各蒙撫賞今羣虜繼俺答而西豈不以經由撫賞視爲舊例臣不佞編計扯力克雖嗣封能暫挽西牧之酋乎然各部蠢動志圖雪恥自俺答回後講已數年蓄謀甚久豺狼之性惡傷其類終當大駕西行一逞且辭我以俺答

西牧往例此豈邊臣可以言語停格可以撫賞諭阻乎必不能矣惟是西事未可遙度夷情恐難盡法一應善後之策禦侮之圖雖不出飼之驅之兩端而所選用撫禦則在多算以伐其謀或先聲而奪之氣使兵不血刃虜無跳梁陝西督撫必能稽往善今預爲請求以圖萬全臣固不敢罰戶分鄰尤不能代庖越俎第念恭奉　明旨着臣知道臣不敢不預爲言之也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仝校

援朝鮮奏議

御史彭　奏稱倭奴緊急患在剝膚正壯士撫膺之秋臣子旰食之日據報四百餘船即以最小者槩之已不下十萬餘衆以勁悍之賊起傾國之兵度其意料必擅朝鮮於度外而實欲坐收　中國以自封也然不遽冤中國而先冤朝鮮者懼蹶其後也且以十萬之衆勢如太山朝鮮國小坐見臣服然後橫行中國何所不適哉誠使以朝鮮爲後援以諸島爲巢穴東風順則可徑達登萊稍轉南則可徑達永平再

轉而南則可徑達天津又再轉而東南則可徑達両淮併力入犯難與爲敵

給事中張　奏稱惟今憂虜患者十九憂倭患者十三憂西北者十九憂東南者十三得無以狂虜難滅倭奴易處耶西北近東南遠耶不知倭奴寇狡數倍狂虜揚帆大海萬里瞬息則東南固易達耳積玩起于承平防禦事屬故事何恃而不恐哉即今朝鮮不守禍切震鄰倭船四百衆可十萬朝鮮財物不飽其欲必不安于偏舟海島之間遼陽天津登萊等處

固當爲募兵積餉之計東南財賦重地海防又何可一日而弛也否則一旦難作嘉靖癸丑之禍可鑒哉

經畧宋　云自受命以來百凡料理兵難遙制薊遼保定以至山東不下數千餘里彼此報警卒難驅策此形勢之不便也總督轄撫巡撫轄司道司道將領以及百執事血脈流通今也驟加經畧宛若贅疣此事體之不便也四鎮兵馬惟薊遼爲盛使經畧分之禦倭則禦虜之兵弱聽其禦虜則無以禦倭此柄權之不便也使經畧別乞錢粮選募將士安能一時雲集即集矣新募之兵素非練習一旦驅之臨陣與慣戰强倭相角其不格明矣此兵力之不便也又云親歷沿邊一帶緊要海口倭船可以入犯去處相度地里若干每三里築墩一座上設房屋數間可容二十人者即撥該州縣弓兵民壯各十名輪班瞭守又每一里設轟雷砲二座每砲一座撥防口民兵一隊守之內選佮例有胆勇者六人加倍給與行粮以二人遠哨二人司火二人拽線其搬取磚石壘砌餘兵併力爲之倘能用心安放火砲如法得取首級

百顆便將五十顆給賞放砲六人均分餘五十顆眾兵分用仍相度地勢高下高則砲宜平低則砲宜高務對賊船擊打不使落空點放藥信尤宜察其遠近審時度勢遲疾不令虛發可也

又云遼爲薊門左掖使修守誠設則聲勢自聯倭犯遼則保薊可以扼其前倭犯薊則遼兵可以躡其尾此遼東議將增兵所不容少緩也薊遼一帶人習虜而不習倭知備邊而不知備海一朝報急在在空虛而防守艱難更甚於禦虜何者虜志在金帛而倭且

奪朝鮮據土地也虜技止騎射而倭且舞利刀施鳥銃也虜聚眾而謀捉馬而起諜者即走報而倭且潛伏海島出入無時偵探苦於舟楫也長城聯亘墩堡星羅依山設險以爲備而沿海茫茫無際防守拙於屯戍也夫以禦倭難於禦虜如此而各地方尚可泄泄然不嚴爲分布倘卒然倭至將何禦之

經畧宋　議題水戰陸戰疏

一爲夷方告急備禦當周敬陳一二目擊事宜以備採擇并其祈意民瘼以圖奠安事據天津道兵備副使梁雲龍呈稱爲照倭之入中國也野戰最猛而水戰非其所長中國之破倭奴也水戰爲利而野戰更須詳愼此二者不可不熟講也夫水戰所急在巨艦艦不巨則衝敵爲難然艦過巨則轉移不便故所謂巨艦者福船爲主而倉船次之沙船又次之近蒙兵部調來浙直等船卒皆沙船唬船而福船倉船則無焉今奉工部差委員外張新前來督造議定大率要造福船二十隻倉船八十隻或百隻以爲鎮重彈壓之用沙船南來浙船有二

十隻南直有二十隻其數頗多應再量造五六十隻以爲轉戰擊殺之用乃其所藉以偵探者惟在哨艘而天津原關近查濱海鹽船漁船得百餘隻遠探黑洋五日一報漁船捕魚則日輪二隻哨出外洋一日一報此不過權宜偵探耳今調來唬船浙江六十隻南直四十隻而工部委官開廠打造八槳五槳八喇唬等船三四十隻則保薊水寨哨探似亦足用也戰艦既備駕之而破倭於海誰不豔談而不知海

上機宜亦微有異假如大洋之中倏忽往來必乘
風潮風順而潮不順不利潮順而風不順亦不利
風波洶湧非但彼船失擔而我船亦棍杌非但彼
兵暈眩而我兵亦昏嘔皆不利也且彼乘風而來
則我且据下順潮而來則我且當逆安在其必勝
哉所謂海戰者是必天造地設生有岸門不然則
島嶼中峙又不然則沙洲壁立爲彼船必經之口
取水之處據爲巢穴之所而我乃於此分布兵馬
或爲設伏或爲掩擊扼其吭而撫其背批其穴而

擣其虛如浙之焦山如遼之望海窩乃爲得志耳
至其灣泊不於島嶼則於沙洲於港寨皆藏風避
潮之澳儻依礁石則碎矣船上器具雖不外於野
戰然而兩船交鋒風潮迅迫彼之長技不在倭刀
而在鳥銃而吾所以禦之者是必船身之外以竹
木爲架以布幃爲障使有藏身之處而乃乘機覓
便或用火藥或用弓矢或用三眼鎗快鎗或用佛
郎機而又於桅竿斗上用標鎗飛鑣刺之乃若虎
蹲滅虜大將軍等砲非遇急則不敢輕用何也以

其氣力重大雖能碎彼船恐於我船亦不免有傷
凡此長技皆海上之所必用者今一面置船又一
面置器務要足用所謂水戰之當備者如此夫陸
戰所急在臨岸而沿海之岸雖無處不臨海然非
見岸即能登是必內有港口河口爲漁鹽船所棲
泊之處乃爲倭船登入之所天津一帶如大沽海
口最爲要衝又驢駒河唐巨河唐透舖鄭家溝等
十數處皆已布有兵馬安置大將軍虎蹲滅虜等
砲而倭奴跣足所以扼其奔突制其跳躍者則鐵
蒺藜木樁等項器具尤當預備今已行河間府分
派所屬州縣遵照制造鐵疾藜菱角大木排樁蘆
葦硫黃等項或解赴天津或解赴滄鹽等處收貯
俟臨期掘坑如法布置設伏截殺要於不使越口
登岸而後爲功也倭一登岸狼奔豕突遇城攻城
遇村攻村若不得城而據則必訪取巨鎮大村據
之以爲巢穴四出焚掠故凡人烟輻輳去處可城
則城如不能城則多樹木柵多挑溝塹曲折周遭
沮格衝突皆其備之不容已也今行該府督行州

縣各將所轄市鎮村落如法建置以爲臨時收保之資戰鬪之地仍行各該將士及有司民兵各照地方協力守禦倘或不能禦之於海不能禦之於岸則當各斂兵馬各依鎮落據險扼隘堵截衝打或零剿或夜攻倭必不敢狂逞也江南濱海多建重樓敵臺寧獨以備島奴抑亦以備山寇海寇今議燃眉只以修築樓臺工貲修理城池務令高固多備軍火器械而村落居民則預令其多運粮米薪水貯置城中有警則急入收保堅壁清野保境

衛民權宜或是如此所謂陸戰之當備者如此等因呈詳到臣該臣巡歷海口閱視戰船復與工部督造員外郎張新等面相商確再三籌畫其大小船隻數目水陸戰守機宜與該道所議詢謀僉同照得海之所恃以衝敵者在巨艦所恃以偵探者在哨艘如沙船號船八槳十槳等船輕利便捷可以哨探亦可以轉戰今調來浙直沙船計四十隻號船計一百隻而工部委官開廠再造八槳十槳等船五六十隻則亦足用惟所謂巨艦者首號福

船次則倉船南來皆無似應多造然福船重大非近百人不能撐駕一遇風急遽難轉移只應造十五隻倉船造八十隻可也兩船交戰其避敵必貴藏身而布幛竹架樓櫓森列則所以障也其破敵必資利器而勁弓銳矢火藥火箭三眼銃快銃烏銃長銃飛鎌標鎗鈎刀佛郎機等物則所以攻也其大將軍神砲虎蹲砲滅虜砲百子銃等器則臨急所用也以若長技要在預備備禦既周遇警接戰或依港澳或傍沙洲或據島嶼或乘風潮或截其經行或斷其取水或蕩其巢穴務使我居其利而彼居其害我當其順而彼當其逆我處其勝而彼處其負在善將者指麾而運用之耳破之於海斯爲上策不得已而野戰則口岸又其要矣蓋沿海地面雖無處不當防然港有礁石有泥淖有窪陷其所灣泊登入之口亦鮮如天津一帶極衝大沽口次衝其口并驢駒雙溝唐巨河鄭家溝等十餘處則沿海可知也要害之口吾令布有兵馬設有敵臺安有大將軍滅虜等砲伏有鐵蒺藜釘排

等物而又港口橫鐵鎖水底置木樁彼方鼓棹而來我則扼險以待彼方逆浪而來我則靜飽以待彼方驀地而來我則佔機以待彼方跳躍而來我則坑陷以待自可潰其眾覆其舟礙其渠魁藉令登岸彼卽善搶然而濱海人家稀少行四五十里尙無所掠尙難得食此時猶圍圈之魚綏綏之狐我則堅壁清野以困之嚴陣整旅以遏之奮勇直前以挫之飛騎勁弩以蹶之寧有不得志哉其巨鎮大村人烟輻輳去處一時雖難建重樓敵臺然

而間有地勢險隘可以藏兵可以屯聚者則多集丁壯多置木柵多備砲石多挑壕塹以便協禦其附近城郭者悉令居民委積於城臨急移入城中倭卽善攻然城郭完固效死以守而以大兵潰以圍亦不得逞旣不得城而據則必擇村而居然倭性貪必散出刼掠吾則可以零剿彼掠得衣物負重而行吾則可以截殺夜喜淫飲多醉卧吾則可夜擊所謂陸戰當如是矣然猶有說焉水戰始慮無船今慮無兵非無兵也無習水之兵也又慮無

餉非無餉也無常繼之餉也福船每隻用八十人十五隻計用一千二百人倉船每隻用四十人八十隻計用三千二百人又沙唬八槳等船每隻用二十人或十五六人大小船共用兵五千四百有奇一時沿海漁鹽之夫豈能充募如數而浙江沙唬船一千五百有奇南直沙唬船九百有奇沙兵七千福兵三千是水兵已一萬七千有奇加以陸兵歲費不貲此餉曷從而繼乎然則慶海以造船慶船以募兵慶兵以給餉皆不可不預爲計也陸

戰雖亦多術其可爲一勞永逸計者無如挑濬溝壍相慶天津濱海去處自大沽口至鄭家溝止一百八十里而防海軍士不下三萬餘人若當春汛之時兵士齊到稍加鹽菜量起工築每兵一名占地二步橫挑溝壍卽以壍土築爲墻垣壍濶四丈墻濶二丈壍深一丈則墻高二丈三萬軍士一月可完壍之險深與湯池無異墻之巖峻與長城不殊漸起墩臺漸增梁口可以哨望可以備禦所謂一勞永逸者非耶但沙土難築潮水易侵未敢爲

必然之畫俟來春試之而後可爲也伏乞
勅下該部酌議上請施行
撤李提督劉贊畫劉綏三協將
爲倭情事據李提督塘報譯審得投降眾倭說稱
關白先發兵四十六萬後發援兵十萬實欲吞併
朝鮮分犯內地因懼天兵威重神火器具無敵不
得已退歸一面先遣李如栢等遞帶精兵一萬五
千掩襲又據忝軍鄭文彬等稟稱關白初意建都
朝鮮脾睨遼薊以三十萬犯浙直三十萬犯閩廣

以窺中原今見平壤兵敗始有懼心等情各到部
案查先據提督并各官稟稱倭奴悔罪願留王子
陪臣乞哀遣使歸國逼貢已行提督等如果留王
子陪臣質將方遣二使送還去後贖報沈惟敬不
聽約束擅入倭營周宏謨單騎與倭講話胡澤等
恐留周宏謨遂令二使送倭看得降倭供報關白
所謀非獨止取朝鮮實欲建都王京窺犯內地行
長等因平壤之敗乞哀歸國非出本心迺爲脫身
之計且欲渡洛東江苦無船隻而粮米又盡機會

可乘必須大加挫劒方見忠猷倘使逸去乃一入
犯中國復搶朝鮮皆我等縱虎自貽其患也誠恐
各該將官苟全平壤功次逗遛觀望致悞事機擬
合再行申飭牌仰提督該司本官即行三協并劉
綏大小將領各出報國忠心追趕倭奴相近必先
責以不還王子陪臣又將朝鮮人民背盟違約彼
必無詞且趁此倭奴缺船乏粮窘迫之時機會大
有可乘統率軍士各奮謀勇窺賊半渡洛東江出
奇乘而擊之是一策也再令全羅慶尚忠清各道

火速整頓水兵鼇船邀擊海口我兵過江追襲合
兵進剿又一策也當此之時務必行此二策方爲
完美不然既不留還王子倭將又不遣還二使倘
後果有謀犯等情我等何以自解提督該司本官
務要遵照今牌所開二策一意進兵剿滅勿得拘
泥未定之說聽信諸將偏執退縮之語中間不肯
用心勇往振刷者即拏赴本部發到旗牌前以軍
王命調將不行雖不劾人將欲自劾各將愼之愼之

法從事本部受有

後悔毋及

報三相公并石司馬書

某向未入朝鮮時其山川形勝尚未眞知故未敢浪陳茲身歷其境兼詳考圖帖細詢譯者始知本國幅隕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蓋地從正北長白山發脈故北最長釜山鎮偏在東南隅與對馬島正面故日本兵馬易於入侵朝鮮若全羅一道直吐正南與中國蘇常相對如日本欲犯登萊天津必須乘東北風灣轉此嘴又候東南風然後能達大海巨洋波濤

險惡安能如意若不至朝鮮登萊天津實未易犯故天護神京亘此一國於東西南北之間使日本寇夷不得逞志中華者天險限之也關白雄奸熟察此故舍浙直閩廣竟圖朝鮮蓋朝鮮與薊保山東相拒止是西南一海面無旱路間隔其中由南而北自京及西若倘州之洛東王京之漢水開城之臨津安州之清川定州之大定平壤之大同義州之鴨綠諸江俱係大川俱通西北海面陸行則有遼左一路以抵山海而水行則有七路可達天津山東等處若得順風三五日即達無甚難者故此奴一得朝鮮據爲巢穴分投入犯特易易爾吾禦於陸而水路難支吾禦於水而陸路不免三境動搖京輔振懾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關白之圖朝鮮實所以保中國非若救鄉隣關者比也各降倭報稱初意欲建都朝鮮睥睨遼薊以三十萬犯浙直三十萬犯閩廣以窺中原似非虛語也幸仗社稷威靈廟堂碩畫連戰三捷今且賺出王京事亦覺有頭緒但倭奴擁衆尚駐尚州善山等處未卽東往見今

殺死朝鮮軍民數千懸首旗竿者千餘且列塞無等聯絡數十里不絕虎牢木柵石城土堡極其堅固一路險阨處處埋伏哨丁宋好漢幾爲所獲其雖屢激提督進兵而將兵瞭惰必不肯前軍中洶洶俱謂我輩百死一生以三四萬兵馬却數十萬强倭不數月而朝鮮土地幾已盡復晝夜身處氷雪鹽菜毫無入口功勞非細廼言官返謂報捷悉虛級賞又云先終二十兩北寧夏反爲不如經畧題叙又不肯覆今乃天氣炎蒸疾病交作又欲遠追且倭勢甚眾營壘堅

完鳥銃利害道路崎嶇若有踈虞將何以處職與提
督雖百般催儹多方策勵然恐兵心有變不敢過責
兵士多有疾故者後日人不察此偷歸之碧蹄之戰
又可深慮任事者畏首畏尾如此何以集事如幸而
倭眞恐懼漸次逸歸當爲朝鮮悉心善後務要萬全
縱令再來必不使如去年竟達平壤若履無人之境
也其要害分布亦當畫圖貼說與四鎮圖說並進退
保朝鮮若保中國必不敢草率完事設關白果惡行
長輩擅出王京益兵添餉諸倭不敢遽歸我兵難於

朝鮮存亡又係中國治亂臣前已詳言之矣蓋全羅
慶尙兩道在本國極南慶尙稍偏東角全羅稍偏西
角故朝鮮謂曰二南而實倭犯必由之路舍此則無
路來此係全國緊要門戶而王京平壤則堂奧也兩
道守則朝鮮安朝鮮安則東保薊遼舉安釜山遥接
對馬倭衆雖遁我之兵力固不能跨海遠征彼之狡
謀實可以乘舟復犯亡羊補牢計不爲晚而久病蓄
艾事不宜遲又不得不爲之調停區處者臣是以與
提督李如松贊畫員外劉黃裳等多方商確查得前

准兵部咨題覆　欽依議留劉綎等兵萬餘防守而
即返必須尊臺主張即發陳璘沈茂兵馬前來協助
再假勑文慰勞將士級賞須給全數庶　皇恩播而
軍心勵兵勢張而倭胆落完續或可收也事關重大
不敢不罄其愚此乃萬分眞的非敢誑者乞賜密訪
其情自見惟台慈鑒原社稷幸甚
一爲倭衆遁歸屬國已復計處善後事宜疏惟是朝
鮮既復倭奴已遁本宜將大兵盡數撤還各鎮責令
國王自行居守斯爲兩便但該國殘破已極將士鑿
犯臣又移咨國王大畧以留兵不能久戍援兵終難
再煩倭賊不能保其不使復來修守不可不亟爲整
飭速行八道令陪臣募選膂力精壯麗人以多爲善
於鋒鏑幼稚委於飢餓壯丁陷于擄掠勢甚不支而

即使陪臣統赴劉綎營內聽本官調度令所服衣甲與南兵同所執器械與南兵同令各營教師訓練起伏擊刺之法與南兵同倭來則助我兵以與敵不來則合我兵以與守由此漸漸增加漸漸熟練又查得全羅等處產有鉄料柴炭行委朱大斌督率匠役會同彼處陪臣置造飛虎等砲及禦倭已試得力軍器復令趁此新穀既登之時上緊搬運粮餉以便留兵支給臣又以倭衆雖强若泛海而來利在速戰麗兵雖弱若深溝高壘扼截險隘以待之則彼進不能攻

旁無所掠其計自詘今全慶之間俱山圍石合水遶江環在在堪以設險即行令劉綎會同各將領與該國臣民踏勘地形協力修舉應斬墜者斬墜應挑濠者挑濠應築關者築關應建臺者建臺海口應設烽堠者比照內地舉建烽堠海舡應派輪出洋哨探者不時哨探修復金山等處舊設左右水營兵營今本國軍兵把守若鳥嶺三道又居腹裏當作重關非特朝鮮有備可恃無恐即使倭奴聞此亦必息心不敢輕動矣然留守官兵係皆徵調不相統攝今雖經臣劉委劉綎調度然權既不隆事難畫一有如倭復再來則一時戰守進止之機必至甲可乙否此是彼非觀望妬媢阻撓牽制大都介胄之士終屬椎魯師貞之義必藉文人而朝鮮爲遼左外藩利害更相關繫則該鎮似宜爲之經理者至于留兵粮餉一節先該臣因國王請留砲手即行據如松詳議得兵原議每名月支正粮銀一兩五錢行粮鹽菜銀一兩五錢在于永平府支給川兵亦照南兵事例舉行每月仍當各外加衣鞋銀三錢犒賞銀三錢其餘或

應留軍丁各照征倭事例關給至於將官千把總等官廩給亦照原議量加優厚等因在案今該臣詳議兵名雖有南北之分留守初無輕重之別矧離家萬里異國從征若非厚利又何以結其心而使之効力也禮應一視同仁不論南北每軍一名月給月粮銀一兩五錢行粮鹽菜銀一兩五錢衣鞋銀三錢犒賞銀三錢共銀三兩六錢將領以及千把總等官廩銀各于原支數目外量加一倍如有馬匹應支草料乾銀俱照見行事例臣初意欲將前項錢糧俱令朝鮮

出辦節經移咨國王詳議及面諭禮曹陪臣尹根壽啓王計處去後隨准國王回咨及陪臣面訴小邦殘破委不能備爲自倭摽掠以致困疲原非推諉況該國風俗止用粟布雖不行使銀錢故所積無幾及臣欲其開礦取利據稱炒造費力所獲無多又難指未獲之財而償目前之用也然今留兵雖云爲彼亦以爲我況存屬國卽以護　天朝守外藩亦以安內地非若芸人之田與救鄉鄰有鬬者比也則今日善後諸策誠不可緩而亦不容潦草了事者再照幹固枝

強表正影直自昔記之今留兵客也朝鮮主也留兵不過爲其一時而該國自當計其久遠臣始聞倭奴直破朝鮮竊惟該國兵力在昔隋唐之世猶與中國抗衡何昔强今弱一至于此及入其疆乃知患不在人皆由已作在國王與陪臣比湎酒耽詩沉精聲妓付理亂于不知置戎事而不問今當流離顚沛之時全無卧薪嘗膽之志雖臣屢經移咨欲其修廢舉墜革故鼎新諄諄勸諭彼尙將近日政事盡付羣小主持徵其兵則未見前來促其糧則尙多缺乏虛修窮

追之辭時作乞哀之狀溺豫宴安猶昨也臣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及考朝鮮志書載在宏治正德年間釜山鎮已爲倭奴蟠踞釜山之人皆爲倭戶志書見在可查故該國常有倭患特未若去歲之甚耳幸我大兵爲彼恢復倭離釜山盡去西生浦而回歸本國者亦多若朝鮮再不乘此設防則海水桑田仍倭故物今臣訪知其世子稱光海君名琿者靑年英發該國臣民盡皆傾服是天亦未亡其後也臣已移咨國王令其世子出居全慶之間會同留守將領凡一應

選兵設險置器運糧俱欲其親督則非惟陪臣畏懼不敢有違且使其熟練戎務歷涉艱辛他日承繼之時必能通達國體順適民情是亦爲朝鮮久遠善後之一助也

一爲愼留撤酌經權疏畧云關白突起海上狡焉啓疆遣平行等等率衆直破朝鮮豈直利朝鮮計哉彼之居釜山慶尙之倭與朝鮮人婚媾貿易幾及百年蓋已習知朝鮮形勝接近中國若尙州之洛東江王京之漢陽江開城之臨津江安州之淸川江定州之

大定江平壤之大同江義州之鴨綠江俱通西海直達薊遼保東諸處欲據之以睥睨內地耳況全羅慶尙係朝鮮一國喫緊門戶此乃臣之實言非誑語也守全慶則朝鮮可保無事失全慶則朝鮮危矣守朝鮮則四鎭可保無事失朝鮮則四鎭危矣今日禦倭之計惟守朝鮮爲至要守朝鮮之全羅慶尙則尤要也況我之視倭猶倭之視我我兵不撤固欲待彼之歸彼倭不歸甯不待我之撤乎畏威而遁乘撤而來是又不可不爲之慮者也若今偏乎留守適得吾體

猶可言也偏乎封貢大失吾常不可言也宜上德意奉而行之議封議守經權雜施經能立於常勝之地權又行乎羈縻之術威可懾服其狂狡恩足招來其志意必如是而後謀出萬全倭情完計指日可定臣之所能自信自任一力擔當者惟此而已若以救朝鮮爲無謂守全慶爲非策退內地而省糧憑封貢而撤兵如此之計非臣所敢知也今之留兵可撤於

明旨與封之後必不可撤於餘倭未去之時可撤于朝鮮兵練險設之後必不可撤於該國未備之初幸

賴　皇上慮震隣剝膚之患廓天覆地載之恩援師一舉我武維揚破平壤收王京保全慶逐釜山而今已驅之海外矣嘗謂釜山等處猶我中國之虜地也全羅慶尙猶我中國之九邊也　皇上試以九邊之虜視焉其大者若順義之據豐灘卜酋之據河套阿酋之據松山火酋之據葉剌青酋之據開平長昂之據三衛皆離邊僅一二百里耳然中國亦聽之禦之初不能逐於陰山之北廣莫之野也恢復屬國已至於是臣等職業非爲不盡防禦之事論乎常理當付

朝鮮臣猶慮其君臣闇弱殘破至極必不能守全慶險隘必不可失守之則爲朝鮮中國之大利不守則爲朝鮮中國之大患故特留兵一萬六千與共居守非但保朝鮮實以衛中國也

籌海議

主事唐公樞云備倭之法防海之禁斤斤明于　國初然寇永嘗絕何也夷夏有無之互以通也承平日久市舶之官勢勝流職於是爲私通之計自天順末以來安之而海上亦無盜警凡商於海者武

具而力齊雖有小寇無所容于其間嘉靖初市舶罷流臣嚴其私請商市漸阻浙江海道副使傅鑰申禁於六年張一厚申禁於十七年六年之有禁而胡都御史璉出十七年之有禁朱都御史紈出視撫設而盜愈不已何也寇與商同是人也市通則寇轉而爲商市禁則商轉而爲寇始之禁禁商後之禁禁寇寇勢盛於嘉靖二十年後是時居有定處隱泊宮前澳南紀澳雙嶼澳而已又入有定駱名酋不上六七許棟李光頭就擒張月湖蔡永

山死陳思盼爲王直所殺王萬山陳太公曹老又皆不問矣又況入有定時登岸擄人人致其巢責令以貲贖後乃盤據內地隨在成居而惡少繼發徐明山者三十二年前之禪詮約步遨於浙之西東而莫之識也當夫王子前盜形已具沿海有司爲禁盜嚴內外商物不得潛爲出入內地人素與交識者因負其貲而不償夫然後王子之變作矣都御史章公煥題內一款云倭夷安從至哉有首亂有脅從有導引明乎此而後賊可理也故外賊易

見內賊難知今以海外蠻夷而深入內境道路之紆曲民間之虛實官府之動靜纖息必知者誰爲之也又其始至千人四布無一知者及鳴號而須臾畢集賊固善匿匿之誰也此東南之大變也夫吾民重困欲爲盜久矣然時有見執之患自賊間入而爲之用進有望外之獲退無盜賊之形海濱無關隘阻詰柔艫輕舟往來甚捷此賊之由通也與賊連衡與良民雜居賊未至皆良民也賊至則良民去奸民留賊去又皆良民也此禍之所以難測也兵入其地以爲居民詢賊情問道路悉爲所誤當此時以爲奸民戮之然有良民舍之然有奸民也故兵多惑亂而妄行倭夷有由入也亂賊有由熾也兵行有由誤也良民有由擾也城郭有由驚也奸萌有由自也奸黨不消則賊患不止故安攘之計莫要於安反側夫反側之初良民也橫征暴斂迫之耳故奸民不可以刑治也治倭寇以兵治反側以誠內賊爲急外賊次之政事爲急甲兵次之誠行良吏而分治之行寬大布

恩信問疾苦時拊循明示不校反側者同心矣此
龔遂所以治渤海之盜也且今良民安居而樂業
彼將反本而呼天捐親戚背鄉井冒危險豈其情
哉是散賊黨而伐賊謀也故良吏優於良將善政
優於善戰且天下甯獨倭夷可爲亂哉故安反側
爲要夫反側者反間之因也敵情所由得也善致
之則爲我用不善致之則爲賊用此尤兵家之要
微乎微乎不可盡言者也以上敍
兵部尚書楊公博題蠡爾倭奴敢肆流劫者皆緣我
寇原

之內逆爲之嚮導也倭奴非內逆無以逞狼貪之
志內逆非倭奴無以遂鼠竊之謀必須禁捕內逆
方可消除外寇合行督撫諸臣責令軍衛有司將
沿海居民逐一清查造册在官稽其生理時加約
束敢有仍前不悛從倭爲逆許令同里之人赴官
首告卽於犯人名下追銀三十兩充賞本犯從重
處治拔本塞源此爲要務也以上除
內逆
都御史唐公順之題自海賊入寇以來十餘年東南
雖苦其毒而賊之被殺者亦幾萬今年寇江北寇

浙東者且萬餘而寇福建者不下二三萬則是殺
者不可勝紀而寇者不爲少止夫南倭與北虜異
口外原有韃子腹裏原無倭子今口外尚有一兩
年無寇而倭子邦無一歲不來如此不已非止外
患將爲內虞古云兵久則變生近者吳淞定海之
間水卒呼糧挾官縛吏則兵變之漸矣蘇人素怯
弱而遊冶弟子懷毒蓄機日伺倭來裏外合應幸
早發之猶燒官寺劫獄囚闃然一逞則民變之漸
矣此其萌芽也誠不可不深圖而熟慮之若謂倭
寇之來一歲支邦一歲一番殺邦一番便自了事
則臣不敢知其所終也伏惟　聖明勑下禮兵二
部備講　祖宗以來招懷撫諭之畧防海固圍之
機及　勑督撫諸臣徧訪倭情集議長策二十年
前何以絕無倭患十年之間何以倭患若此年年
禦倭何時是了如何可以永斷倭寇之路以復東
南之舊苟可以利　國不必爲身家顧慮苟可以
便今不必以成說拘牽外內臣工方畧畢上然後
聖明與廟堂大臣從中主斷而力行之期於三年四

年斷却此賊臣猶以爲速也不然一歲一來一來
一勝臣猶以爲浪戰以上定
總督尚書胡公宗憲云近日虛談兵事者動以陽明
廟謨
先生保甲之法爲言殊不知此法止爲安新附之
民禦鼠竊之盜耳自古及今未聞以此制禦夷狄
也若謂可制禦夷狄則古聖帝明王賢臣良將當
先爲之矣豈待今日二三言事者倡爲此說而後
知哉此老當時擒宸濠平楊岡島八寨只用保甲
之人乎抑曾借用狼土等兵也世儒不考頗末妄

言兵法眞所謂恣虛談而貽實禍也
海道副使譚公綸云鄉兵之議蓋起於先年調到客
兵統馭非人所在搔擾百姓厭苦言官建議　詔
下有司訓練土著之兵以省徵調之害此誠　廟
謨之至計也然數年以來督責雖嚴明驗未覩其
故何居豈皆有司奉行之未至與蓋緣前後議者
止論練鄉兵之弊而未及養兵之詳而境內士民
又稍病加賦往往互會失指以爲練鄉兵則不費
官帑不用民財不煩素養之勞坐收制勝之策且

援引某縣某鄉曾掩殺一二殘敗之寇以爲証據
遂使良法美意望碍難行有司百執事奉行無術
反以虛文漸貽實患殊不知鄉兵之名則一而其
義有二有召募之鄉兵有團保之鄉兵召募之鄉
兵選其土著之驍健者爲之繫其名籍於官而又
以將臣領之優其餼食明其步伍時其教訓嚴其
賞罰之條無事則作其投石趨距之氣有事則責
以搏前擊後之功是爲素練之鄉兵自其對客兵
而言又謂之主兵兵之有實用者也至於團保之

鄉兵不過因其地方之遠近人民之衆寡使之自
相團結論以其保室家小警則虛張聲勢以幸其
賊之不來大警則預行收斂免致受禍之大慘如
是而已矣今不求建議者之本意而牽制於含糊
不決之虛文以彼力穡之民盡爲荷戈之衆誠恐
操練無素則爲不教之民揀閱以時又有妨農之
怨聽其自食則人弗樂從給之官帑則所費滋大
勢既難行事多虛應誠不知其可也爲今之計不
若以調客兵之根增廣主兵之額爲之愼其委寄

核其名實寬其文法而總論其成功將不出全浙之間自多羆虎之士誠計之得者而又責成有司撫字凋殘團集保伍平居則齊其心志臨事則遞爲聲援庶兩利而俱存之可以有備無患（以上練鄉兵）

兵部尚書楊公博題今之用兵大率有三曰練曰募曰調調遣之舉本非得已蓋緣本地兵力寡少遇有重大聲息不能不調若使哨探明的愼於徵調不惟芻粮一無虛費亦且戰守均爲有益但通年邊臣多事張皇偶有小警輒行請調恣目前侵冒之奸爲日後掩飾之計相應通行申飭督撫等官各將兵馬嚴加操練務使精強遇有警報相機堵截不許輒張虛聲妄議調遣果有大舉之信徑自酌量行調援亦不得因而藉口及悞軍機又須遵奉　明旨務以團練土兵爲主如果目下不堪戰守早爲計議某處某兵可調某處某兵可募應徑行者徑自酌行應具奏者以次具奏俟主兵練成即爲停罷

又題云今日之事不難於禦寇而難於足兵而難於足食故建議者每以罷客兵爲說但各省投募之兵多有游民忝雜其間官司未得其用地方反罹其殃合容河南山東湖廣廣西等處巡撫都御史將本處游民嚴加禁約務令各安本等生理如無招募明文私自出境投兵者即將家屬收禁里鄰坐罪仍刊刻告示遍行曉諭庶投兵之風少息地方之患不滋

都御史唐公順之云自倭患以來東南軍制最爲不定蓋以濟變未慮經久鳥猖之徒方應募於江北

忽應募於浙東方以得募價而留忽以滿募限而去譬如借債之人主人不得而羈之安得而練之至于遠方無賴託名土兵報効希圖擄掠鞏然麇至在此不由軍門之徵調在彼不出督撫之遣發坐費粮餉騷擾地方是以人人爭言調募不便而以練土兵爲主如果目下不堪戰守是也然土兵之數不足安得不募募兵不足以當賊鋒之銳安得不調如前時王江涇數千倭子乘勝而上非永保之兵力挫其鋒則何所不至爲今之計合以練兵爲

實事以募兵爲權宜以調兵爲奇道募兵則遠募不如近募調兵則多調不如少調募兵先儘本地方驍銳若浙江處兵江南沙兵之類其遠方驍銳應募者亦須土人保任優其募價什伍聯束而歲番上之不得自去自來如往時則募兵亦土兵也總督軍門歲調麻兵立爲定額直隸幾千浙江幾千專爲衝鋒之用聽川湖軍門精選發遣以憲司一員監督前來有不能衝鋒及騷擾地方者罪及監督則調兵可以制其毒而得其用也俟土兵訓

練有成然後募調俱罷以上慎募調

都御史章公煥題今治倭者無他調兵而已臣愚以爲非久計也少發之不足多發則用度不繼久駐則老師費財暫駐則兵散而賊復入且眾兵雜處爭隙易生壯健久曠奸盜自起故客兵協守惟都城塞下可以居之主客相當有所忌也江南民弱客兵所爲厄羸視之者淫婦女劫貨物殺良民客兵之亂與倭夷等前世調兵江南皆有明戒又云調至土兵賊頗畏忌然亦獷悍難馴夫以苗攻倭猶以毒攻毒不可輕用亦不可久用者也是在上醫國手劑量斟酌對病而攻病去卽已今既無鼓舞之方復無調停之法事急則懸賞求之勢緩則厭棄置之求之則易驕棄之則生怨此調兵之制未定者也

兵部主事黃公元恭云唐德宗藉回紇以解圍而遂基旋入之擾石敬瑭因契丹以取唐卒釀播遷之禍狼土蠻兵非我族類山東徐邳騎不習步四川廣西間不諳渠用其所短行其所疑則何賴焉且

必重賞以致之應募則有安家在途則有傳食卽營則勞來安揷月給行賞計每主兵四五而贍一客兵然烏合無藉戀求寡情故逸使之易勞使之難悅使之從怒使之拂利使之來罪使之叛至其習見我之無內恃而專外藉則遂驕恣橫行所過塞門以防其虜遣發議賞而後行重賞之格不自朝廷出幸勝必獲賞而復進速勸之令不自軍門出首級則僞良爲賊冒從爲主而不得覈實論功之典不自憲臣出敗衄則棄營而逃以避誅再募則

逃者重冒以趨利在營者原藉官司不得羈縻而
閑實待之如此其厚也養之如此其驕也然湯克
寛一試之而徐邳之卒敗李逢時許國再試之而
山東之卒敗至于今永順保靖麻陽酉陽羌氏賴
陽諸兵潰且散散而盡矣其效已明然猶甘心捐
厚啬驕而無變計亦獨何哉
丹陽邵芳云練本地之兵但可爲本處防守而已不
能追剿大敵也欲追剿大敵須調兵何也土兵習
知地利顧戀桑梓故選而練之可爲常計若別省

有事欲望隣省之民圍作一處協力以拯之能乎
不能乎且如往年徐海陳東葺領寇數萬壓境而
來蘇松杭嘉各自保不暇其能相顧而協剿乎故
練士兵與調客兵不可偏廢
都御史章公煥云踐更以示其信處置以服其心以
諸邊節制之兵爲之準調到狼土之兵爲之輔夫
邊兵矩度素閑可以消狼苗之逸志狼苗有變而
邊兵之強足以制之夫藥有相佐亦有相制惟兵
亦然

裕州知州王宇云按邊兵習慣苦寒日夜備虜不寧
寢食以爲兵戍皆然一旦調至南方見蘇杭富饒
逸樂武備廢弛不惟歆羨而不甘抑且玩侮而無
忌我　祖宗立法止是原調用于北邊自正德間
議者不深顧念調擒劉七及江西之寇邊兵遂驕
邊患遂啓難於收拾今欲更調之以備倭後患有
叵測者湖兵欵兵之當慮也亦然故調客兵不如
不調或曰鄉兵僅可各守一方調往他處不能也
揑禦大敵不能也不調客兵何以支倭之大舉曰

春秋之齊國嘗受晉楚之師晉師中豈無邊兵乎
楚師中豈無土兵乎不聞齊借何地之兵以禦之
也若必欲以夷攻夷齊師中夷何在乎兵之强弱
惟係得人與不得人齊桓公用一管仲行內政寓
軍令之法遂覇天下今若有人能倣其義於保甲
法中抽選且如每甲中一家出丁九家不出丁者
出銀津貼則不患于無兵與無餉矣就其中更選
一班精銳專一聽調謂之遊兵如此豈不攻守皆
有備乎

鄭若曾曰今之論禦倭者有三曰調客兵曰練鄉兵曰募土著之兵愚以爲募土著之兵可也調客兵與練鄉兵不可也何也客兵性氣驕悍不受吾之約束既不肯受約束豈肯出死力而爲我殺敵乎故客兵有害而無益所謂不可調者此也欲練鄉兵須處錢糧養之今之錢糧甚難區處將欲使民自備與則民因貧而投兵豈能自備乎將欲官給之與則凡民之無依者恐盡起而應募何以支之將欲驗田均派與則田多者恐其始倩勇夫以充

役後用家丁之無能者以抽代人且不常安能訓成兵技乎況防春正值農忙廢田事而圖結不可也鄉民各保其鄉調用之於他處不樂也故鄉保甲之法僅可以防夜警自古迄今未聞以之而禦夷狄者所謂不可練者此也夫惟募兵一事執利權以圍民擇選之精訓練之勸賞罰之嚴悉由乎我而大有實益然募遠方之民非智也加賦以養兵非仁也須遵奏行新例令貧民補實衞所額查各州縣民壯弓兵之額而三分之留其一與有司自用取其二而團聚於府沿海弓兵亦取而團聚之通計三項用其精強易其老弱大約以三千爲率合軍伍民壯弓兵之三者豈不足以供其數乎軍粮每歲九十六斗以一衛計之則五萬石矣民壯弓兵每歲身銀七兩二錢以一府計之則計千百兩矣此　國朝定額見在所實費者以是實費而行吾實事分而訓之各精一技合而訓之使知分合進退之法平居則團練於府有警則分調各州縣豈不精壯常在官使不必調兵而兵自足不

必擾民而餉自充也哉是之謂土著之兵所當募者此也然欲復　祖宗之軍額須復　祖宗之粮額凡衛所之缺伍而開作羨餘者不奏查之不可也欲團練民壯弓兵須令各州縣按季徵解民壯弓兵之身銀若聽其自索諸民不可也以上調客兵

廣西狼兵尤悍然不易得其眞狼也眞狼兵必土官親行部署纔出其餘不過柳州所爲水東岩之游民與廣州新會打手之屬而已亦無以加於嘉湖

東蘭那地南丹州之狼兵能以少擊衆十出而九勝何者三州土官之狼兵大畧如昔秦人以首虜爲上功其所部署之法將千人者得以軍令臨百人之將百人者得以軍令臨十人之將凡一人赴敵則左右大呼而夾擊而一伍軍爭救之否則一人戰沒而左右不夾擊者臨陣卽斬其一伍之衆必論罪以差甚者截耳矣凡一伍赴敵則左右伍呼而夾擊而一隊皆爭救之否則一伍戰沒而左右伍不夾擊者臨陣卽斬其一隊之衆必論罪以差甚者截耳矣不如令者斬退縮者斬走者斬言恐衆者斬敵人衝而亂者斬一切科條與世之軍政也所謂論功行賞之法賤沒地或爭取而不追躡者斬敵既敗走佯以金帛遺所載無以異而其既北也所謂論功行賞之法賤沒受上賞當臨陣躍馬前鬬因而摧敵破陣雖不獲級而能奪敵之氣者受上賞斬級者論首虜以差斬級而能冠所同伍者輒以其人領之故其兵可死而不可敗

湖廣土兵永順爲上保靖次之其兵天下莫強焉近賞調三千人後調六千實私加一倍共一萬二千人其陣法每司立二十四旗頭每旗一人居前其次三人橫列爲第二重又其次五人橫列爲第三重又其次七人橫列爲第四重又其次七人橫列爲第五重其餘皆置後歡呼助陣若在前者敗縱則第二重居中者進補兩翼亦然勝負以五重爲限若五重而皆敗則餘無望矣每旗一十六人二十四旗共三百八十四人皆精選之人也其調法初檄所屬照丁抽選宜慰顧天祭以白牛牛首置几上銀副之下令曰多士中有敢死衝鋒者收此銀啖此牛首勇者報名彙而收之更盟誓而食之卽各旗頭標下十六人是也其節制甚嚴止許擊刺不詐割首違者與退縮者皆斬故所戰必捷人莫敢攖但沿途標掠胥謂其不可用不知剽掠之故一是因謂來者非止一枝有過得相推委二是因小頭目愚弄宣慰謂人不可擅殺殺則言官論之　朝廷罪之彼然而聽之也若以保永分爲二班輪調每調每人月給工食銀一兩每歲十四萬

四千兩先以四萬兩與調官領給土兵途費不必
騷動有司及稽途程其來也一以憲副督之宣慰
士禁令調官專主聚泊每晚不許舟師亂泊須視
調官搴旗然後魚貫而泊次早卽行勿容登岸有
功者照常每給賞銀三十兩給與本兵無使土官
侵匿宜慰土官大加陞賞其歸也憲副調官仍照
前法送之則兵將感激聞風知勵何剽掠之有所
患者土兵無鳥嘴銃須軍門以素演熟者三千撥

助用其技藝十全矣

湖廣九溪等衛容美宣慰等司桑植安撫長官等司
麻寮等所上峒茅等峒各有驍勇土兵慣熟戰陣
河南兵○嵩盧等縣毛葫蘆兵○懷慶宏農二衛宇
號官軍多驍健可用○睢陳二衛宣武彰德二衛
軍兵可用

礦夫○嵩縣盧氏縣永寧縣靈寶縣俱堪調取

角腦兵　打手○打手須用行文四處選取每百餘
名選一驍勇知名之士率領其給賞冠帶假以把
總名目與礦夫同

北方兵○山東直隸徐邳山西善使雙頭棍標鎗打
手○徐州箭手○保定箭手○涿州河間等兵○
徐邳淮陽乃勁兵所産之處就委慣戰者忝遊督
率

僧兵○今之武藝天下皆推少林其次爲伏牛要之
伏牛諸僧亦因欲禦鑛盜而學於少林者耳其次
爲五臺五臺之傳本之楊氏世所謂楊家鎗是也

邊兵○延綏遼東兩鎮官兵○大同遼兵

福兵漳兵○習水戰聞於諸兵中爲最

闕但未嘗水戰

義烏兵○浙江處州坑兵之外以義烏兵爲第一溫
台兵次之寧紹兵又次之

寵丁○直隸鹽徒慣海可爲船兵

都督俞公大猷曰東南各省地方原有可調之兵如
山東有長竿手河南有毛葫蘆浙江有金處台福
建有漳泉廣東有新會東莞江西有安遠龍南湖
廣四川貴州雲南廣西各有土官兵每遇巨盜生

發就近徵調三二萬衆隨撥而集且各省地方原有可川之器如長竿手慣用長竿諸器毛葫蘆慣用短鎗諸器金處台慣用狼筅竹鎗諸器漳泉慣用藤牌標鎗諸器新會東莞慣用長牌砍刀諸器安遠龍南慣用大旗長鎗諸器土官兵慣用鈎刀鏢牌藥弩木矛諸器一遇調募各挾慣用之器而來又如海上之戰廣東有烏船横江船福建有大艚白艚船浙江有八槳蒼山船近因地方多事雖各預造在官遇有大警官造者不足用復刷之民

間亦各應期而至故每藉其器與船以成功此皆身經而目擊之也（以上論客兵）

兵備副使凌公雲翼云各領兵官員既不能奮勇運謀爲地方保障往往將被擄逃囘或窮鄉避難之民殺以報功故行路者若非成羣不敢獨行是不能禦賊而反爲民賊矣又從而賞之誠可痛恨今後報首級止一顆二顆者聽本道查訪果有對敵實迹方轉送紀驗其或詐冒無據者卽鞫究明白坐以抵命至於指稱奸細殺以爲功者猶爲易見

蓋謂之奸細必至一二人假裝吾民或探聽消息或潛爲內應既已覺露可縛而致之非臨陣血戰者比也何至斬首級哉以後奸細止許生擒不許殺害違者一體抵罪（以上奏都御史唐公順之云）

鳥銃手不許割首級亦不服割首級論賞與餘軍數照分給假如百人爲率或鳥銃手十名餘軍九十名鳥銃手居餘軍十分之一或餘軍內得一首級該銀三十兩則鳥銃手得銀亦十分之一共分銀三兩人數多寡分銀數多寡

率照此例算

松江府同知羅公拱辰云各兵懦怯者既不肯前而勇悍者衝鋒多因砍取首級以致敗事若一兵砍取首級則旁兵見必爭之況得首級者欲全賞功銀兩未免先奔一兵相爭則衆兵皆亂一兵既走則衆兵皆搖兵因此而驚潰賊乘此而進衝今須於將臨陣時審其願衝鋒者各給與衝鋒小木牌使衆兵皆知其爲衝鋒彼雖欲不前誰則容之衝鋒者決不許砍取首級若有衝鋒兵先擊首級來

獻者打一百棍仍不准給賞陣後助陣兵夫許令斬級如一陣斬獲首級若干顆該給賞功銀若干兩內以七分給衙鋒兵以二分給與助陣砍取首級之兵以一分驗其在陣被傷者給之庶賞有差等不致爭亂而人皆思奮矣以上處首級

兵部尚書楊公博云平倭長策不欲鏖戰于海上直欲邀擊于海中比之制禦北狄守大邊而不守次邊者事體相同誠得先發制人之意　國初更番出洋之制極爲盡善至于列船港口猶之棄門戶而守堂室寖失初意宜復　祖宗出洋之制

丙辰會試策云諸將海戰而勝者常十八其內地戰勝者常十一何勇于海而怯于內也其故有四士卒入海人無還心皆殊死戰無所逃難一也洪纖巨艦易以凌賊勢便二也毒藥火器且戰且焚三也賊載水而飲開口得鹵勢不能持久四也而其後不能禦賊者亦有四犯不測之險以命博賊而常賞不酬功其怠心一也海中無人易以爲解二也既不能賞易於姑息將不能驅三也海波不常或利或否四也議者皆言益修戰具反其四失守馬蹟殿前諸山以控吳守大衢諸山以衛越守陳錢諸島以制賊往來之衝夾擊互救三道鼎峙賊不足防矣

南京兵部尚書張公時徹云今之水戰止能要擊去賊而於來者未能過其鋒夫來賊銳而去賊惰擊惰易而攻銳難人情所習知也然擊來賊者譬之撲火於方然之始火滅則棟宇可以無虞擊去賊者收燎於既燼之後此其利害則有間矣自海上

用師擊來賊者僅一二見而要去賊者亦不過文其縱賊不追之罪耳今若以擊來賊之賞優於追去賊之賞以縱來賊之誅嚴於縱去賊之誅而當事者同心戮力急如救焚盡遏海外方來之寇則邊鄙又何不甯耶

主事黃公元恭云或者曰我兵長於水戰短於陸戰而倭奴則長於陸短於水故禦之莫要于海中陳錢馬蹟大衢毀前揚山當倭奴往來之衝誠設總兵官駐陳錢參將三員分駐馬蹟大衢毀前揚山

常川督哨禦其來而邀其去賊殲而魚矣愚竊謂斯策甚善而難行蓋海楼經月必有颶風巉崖劒峯難於定泊癸丑春忝將命大猷圍王直于馬蹟蛟龍驚砲而起幾至覆沒師旋賊逸乙卯秋浙直會兵大衢殿前邀賊歸路疾風暴雨大作飄沒舟師以千萬計是亦乘危幸功者也夫大海無際何獨稱四山爲賊由之衝蓋航海者必晝行夜止依山宿泊自倭東南而來望中惟此四山相去各一二程始至陳錢必泊次泊馬蹟次泊大衢次泊殿

前洋山若驛傳駐蹕然固非若子午谷東西莫適必由隘中行者賊誠知山有兵東西南北何所不適雖失所依泊然與犯官兵之必死寧冒風濤之不測且聞長老云起椗揚帆舍山泊而適大洋此避颶風之妙術而豈謂必死地哉知戒地而不避有生途而不趨賊必不然矣然則禦其來而邀其去不可爲歟曰依此四山但嚴遣哨探潛師伺之萬無不中若設官顯駐是示趨避之標耳故是策也宜潛不宜露宜邀其歸不宜伺其來蓋歸路可

計日候風信故也

海道副使譚公綸云禦寇寧海洋使不得登岸策之上也今之士夫皆主此說其實大海茫茫剿賊甚難蓋賊之來也必乘風潮之順吾往迎之必逆風逆潮不其難乎賊之去也亦必乘風潮之順吾伺其順而追之愈追愈遠能必其相及乎即使及矣逆風逆潮不難歸乎況賊見我舟能必其不遠避乎遁舵之間咫尺千里我能必攻之乎故海將專以風潮藉口實躲閃焉吾何所據以查之耶陸戰則

不然瞬息生死勢不兩立非彼即己將士不能作弊況海中殺賊縱能滅其幾舟在彼猶不幸而失風耳其所全者衆常懷僥倖之心陸地之戰彼將全軍覆沒能無懼乎故講海戰不如講陸戰之爲善

寧波生員陳可願云吾昔使日本經歷海中諸山注意觀之陳錢乃孤山突出極東大洋水深不可下椗又無澳可泊惟小漁舟盪槳至此即以舟拖閣灘塗採捕後仍拖下水而回欲以此爲期會之地

恐不便也馬蹟大衢洋山則不然蓋馬蹟有小潭可以泊舟但有龍窟不可放砲遇敵難戰此山雖在陳錢之西離大衢尚遠賊舟西來一過陳錢即是馬蹟以此爲會哨之地可也大衢與長塗相對北西有礁無澳不可以舟泊且亦有龍窟宜避之其東面有衢東澳者可容廣福船四十隻但水震蕩不甯舟泊于此久則易壞不如以大舟藏于長途之北而以哨舟泊于衢東澳遇警舉號招廣福船剿之豈非長久之計乎但大衢在北長途在南相離不過半潮之遠潮從東西行兩山束縛其勢甚疾哨船戰船遇潮來與落時皆難橫渡俟潮平然後可行策應亦有不便者

崑山鄭若曾曰禦海洋之策有言其可行者有言其不可行者將以何者爲定乎曾嘗親至海上而知之向來定海奉象一帶貧民以海爲生盪小舟至陳錢下八山取殼肉紫菜者不啻萬計每戚倭船入寇五島開洋東北風五六晝夜至陳錢下八分泊船止行哨探而多設舟師於羊許諸山是羊許諸山猶之外邊然縱賊逸入以致登岸則守羊許者即同失機是矣乃閩廣則沿海無山即有之勢不相及不能必其盡不入也是閩廣之防海與浙

洋而不常厥居擊賊于近洋而勿使近岸是善體二公之意而悠久可行矣

參將吳顯忠曰用兵必察地利豈特陸兵哉即防海亦然浙直沿海小山聯絡其外有羊許諸山當日本之衝又其外有陳錢等山近以陳錢等山難便泊船止行哨探而多設舟師於羊許諸山是羊許諸山猶之外邊然縱賊逸入以致登岸則守羊許者即同失機是矣乃閩廣則沿海無山即有之勢不相及不能必其盡不入也是閩廣之有被殺者有被

直異以其地利之不同耳議者不可不知以上禦海洋
逼政唐公順之云賊至不能禦之於海則海岸之守
爲緊關第二義賊新至飢疲巢穴未成擊之猶易
延入內地縱盡殲之所損多矣然自來沿海戍守
莫不擁城觀望而不顧內地之殘破內地戍守亦
幸賊所不到而不肯策應沿海今宜分定沿海保
護內地內地策應沿海地方沿海力戰損兵折將
宜坐內地不能策應之罪內地殘破沿海幸完宜
坐沿海縱賊之罪且如同是一樣沿海地方賊由

寧紹登岸寧紹郡不殘破而殘破溫台賊由溫台
登岸溫台郡不殘破而殘破寧紹自來則坐地方
殘破者之罪今宜并坐賊所從入其沿海文武將
吏有能連次鏖戰抵遏賊鋒阻賊下船不得登岸
深入者雖無首級以奇功論一惟平倭事例如此
則人知謹於海岸之守不敢幸賊空過以覬免門
戶常扃堂奥自安矣

知府嚴公中云外洋禦寇豈不是上策但在將官有
難於奉行者何也海中無風之時絕少一有風色

天氣卽昏面對不相見矣須十分晴明方能瞭遠
咸在己未颶風大作四百戰船一齊覆沒利害如
此將官出哨豈敢遠泛大洋必夸澳內收泊令一
二小舟行探耳若迎風而上遇敵歸報賊使順風
瞬息數百里報至賊亦至矣若順風而去遇敵歸
報甚難甚難況遇賊被殺將官不知此常事也故
謂海戰爲可恃者必其未嘗親至海洋者也若見
海洋自知此說之難行而以固海岸爲不易之定
策矣

又云海防不設險于海岸而設險于海中山沙猶論
北方邊務者不可但守近邊須遠守於邊墻之外
其見同也昔者余子俊嘗因修外邊費財甚多其
後邊墻反易壞而難守何也離內地太遠照顧之
力自有所不逮也且如北邊之制每城梁相去六
尺一軍守之積而三千六百丈之遠不過守以千
人而已虜來攻城動以數萬計六百丈之間只此
千人如何相策應而禦乎此與水兵哨船出海太
遠聲援不及備禦甚難同一義也　國初信國公

不肯設險於險之外豈其智不及此哉可以悟矣

以上圖
海岸

廣福浙三省大海相連地盡有限若分界以守則孤
圍受敵勢弱而危查得亡命多係廣福浙三省之
人逼夥流劫南風汛則勾引夷船由廣東而上達
于漳泉蔓延於興福北風汛則勾引夷船由浙江
而下達于福寧蔓延於興泉四方無賴又從而接
濟之鄉導之若欲調兵剿捕攻東則竄西攻南則
遁北急則潛移外境不能以窮追緩則旋復合夥

有難于卒殄此夷船與草撇船之大勢也又有一
種奸徒見木處禁嚴勾引外省在福建者則於廣
東之高潮等處造船浙江之寧紹等處置貨糾黨
入番在浙江廣東者則於福建之漳泉等處造船
置貨糾黨入番此三省之通弊也故福建捕之而
廣浙不捕不可也廣浙捕之而福建不捕亦不可
也必嚴令各官於連界處會哨如在福建者下則
哨至大城千戶所與廣東之兵會上則哨至蒲門
千戶所與浙江之兵會在浙江者下則哨至流江

等處與烽火之兵會在廣東者上則哨至南澳等
處與元鐘之兵會遇有倭患互爲聲援協謀會捕
賊勢豈有不孤而海患豈有不戢寗者哉
又云兵法地有所必爭言其險要也嘗聞海寇往來
其大船常躲匿外洋山島之處小船時出而爲剽
掠在浙常於南麂山住船雙嶼港出貨若東洛赭
山等處則皆其別道也在閩常於走馬溪舊浯嶼
住船月港出貨若安海崇武等處則皆其游莊也
自浙遁北則極于料角而屬于直隸自閩漸南則

灣于南澳而屬於廣潮中間所泊所經之處可以
得其槩也以上勤
會哨

兵備副使凌公雲翼云哨探者兵之耳目也哨探既
眞則先事有備今沿海守把官員遇賊初至皆不
聞知及已近岸倉皇失措甚則我船亦有被虜以
爲賊資者今後把總官務要督同各哨官員多置
蜈蚣梭船精選熟知水性之人遠出外洋分投哨
探如有聲息先來傳報其附近各港官兵一聞警
急隨合夥約會截擊大洋庶可獲制勝之功如賊

從某官某信地登岸把守官不先期傳報附近官
兵閘報不即時策應以致深入腹裏貽害地方聽
本道查實指名參究坐以失悞重罪其有與賊相
拒衆寡不敵者原情另處庶人心兢惕海防可固
矣以上
聽探

兵部尚書楊公博題南北總督總兵職專閫寄欽奉
勅諭一應事宜聽其處置亟無中制之意至於止
以血戰應援爲功不以損軍擅離爲罪又節奉
俞旨永爲定額合行各官從實舉行以後鄰封如

果有警本鎮無警即便發兵策應共保萬全如敢
自分彼此秦越相視者聽巡按御史指名參奏以
重
懲
上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海寇之聚其初必未同情有究
抑難理因憤而流于寇者有憑藉門戶因勢而利
于寇者有貨殖失計因困而營于寇者有功名淪
落因傲而放於寇者有傭賃作息因貧而食於寇
者有知識風水因能而誘於寇者有親屬被拘因
愛而牽於寇者有搶掠人口因壯而投於寇者諸
如此類中間不無可矜雖在寇盜之日未必皆無
求生之心招徠撥亂轉移亦易吾將爲攻心之謀
伐交之計必明揭榜于通衢或書黃旗標揷寇所
內地之人有願歸籍許令不時投首官給口粮押
赴各該鄉井有親鄰識認者即時放釋並不加罪
中有豪傑能以智力取倭首來獻者另行重賞若
能說誘謀主出降者　題封見任官職如此彼心
危疑其黨易散又聞寇至地方必先虜其土著之
人以爲鄉導吾即以鄉人之知巧者遣之虜去反
行間謀或假作接濟之人與之往來使不相疑或
暗貽之財使厚相結兼餽飲食使日相狎如此未
有不可得彼之情以行吾計取者也以上散
賊黨
兵部尚書王公守仁云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
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
於同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隨叛之黨
何也寇亂之始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猶或聚
衆而與之角鳴之於官而有司者以爲既招撫之
則皆置之不問益賊習知官府之不彼與也益從

而脅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從賊由是盜賊益無所畏而出叛日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百姓益無所恃而從賊日衆知官府之必不能爲已地也夫平民有寃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爲民者因征輸之劇而爲盜者獲犒賞之勤則亦何苦而不彼從乎是故近賊者爲之鄉導處城廓者爲之交援在官府者爲之間諜其始出於避禍其卒也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也以上慎招撫

兵部尚書張公時徹云前此入寇以通番下海勾引鄉導者多也乃不嚴禁姦之令而欲開非時入貢之門是止沸而益之薪也況倭王徵弱號令已不行於國中即便通貢果能禁諸島之寇掠乎且貢夷止數百計而寇邊者動以千萬計豈寇邊之賊皆欲貢而不得貢者乎請宜頒明詔中命海道帥臣益嚴守備貢則却而驅之出境寇則草薙而禽獮之則奸謀狡計破阻不行矣邇者臺省部寺會疏奏行九事一曰選武將二曰任文職三曰精選

練四曰慎徵調五曰處軍餉六曰守要害七曰明職掌八曰明賞罰九曰行撫諭酌以時議之允協者而兼行之以內收順治之功而外樹威嚴之績如其且寇且貢反覆不情則用威讓之令文告之辭以却絕之是恪遵　太祖高皇帝之明訓義之所以爲盡也如其引慝伏罪重譯款欵必欲率賓王化以自納於覆載之中則必質其信使堅其誓約　勅令禁戢各島不復犯我邊疆期以數年爲斷其命不渝而後如　先朝著例容令入貢此

成祖文皇帝綏徠之方仁之所以爲至也是故明徵定保君子監成憲而行之爾

尙書楊公守陳云倭奴僻在海島其俗狙詐而狠貪自唐以至近代已嘗爲中國疥癬矣　國初洪武間嘗來而不恪　朝廷既正其罪復絕不與通著之爲訓至永樂初始復來貢而後許之於是往來數數知我中國之虛實山川之險易因肆奸譎時拿舟載其方物戎器出沒海道而窺伺我得間則張其戎器而肆侵夷不得間則陳其方物而稱朝

貢侵夷則捲民財朝貢則沾國賜問有得不得而
利無不得其計之狡如是至宣德末來不得問乃
復稱貢而　朝廷不知其狡　詔至京師燕賞豐
渥稍載而歸則已中其計矣正統中來而得問乃
入桃渚犯我大嵩劫倉庾燔室廬賊殺烝庶積骸
流血如陵谷縛嬰兒于柱沃之沸湯視其啼號以
爲咲樂捕得孕婦則卜其孕之男女剔視以賭酒
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吾民之少壯與其粟帛
席捲而歸巢穴城野蕭條過者隕涕於是　朝廷

下倘倭之詔命重師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大修
戰艦合浙東諸衛之軍分番防備而兵威振於海
表嗣七八年間邊垠安堵而倭奴潛伏閩敢揣焉
茲者復來窺伺而我軍懷夙昔之憤幸其自來送
死皆瞋目礪刃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彼不得間
乃復朝貢而我師遂從其請以達于　朝是將復
中其計矣　朝廷未納其貢而吾鄞先罹其害芟
民稼穡爲之舍館賠民脂膏爲之飲食勞民勑力
爲之役使防衛晝號而夕呼十徵而九欽雖雞犬

不得甯焉而彼且縱肆無道强市物貨善謔婦女
貂璫不之制蕩憲不之問郡縣莫敢誰何民既讙
然不甯矣若復　詔至京師則所過之民其有不
讙然如吾鄞者乎且其所貢刀扇之屬非時所急
價不滿千而所爲糜國用弊民生而過厚之者一
則欲得向化之心一則欲弭其侵邊之患也今其
狡計如前則非向化者矣受其貢亦侵不受其貢
亦侵無可弭者矣昔西旅貢獒召公猶致戒於君
越裳獻白雉周公猶避讓不敢受漢通康君屬實

隋通高昌伊吾皆不免乎君子之議況今倭奴乃
我讐敵而於搆釁之餘復敢懷其狙詐狼貪之心
而施其奸計以罔我其罪不勝誅矣況可與之通
乎然彼以貢獻爲名既入我境而遂誅之則類於
殺降不武不義若從而納其所貢則中其奸計而
益招其玩侮不可謂智取一而損十得虛而費實
不可謂計弊所恃以事無用俾其不兵甲而驟不
水旱而窘不可謂仁有一於斯皆非王者之道縞
以爲宜降　明詔數其不恭之罪示以不殺之仁

歸其貢獻而驅之出境中命海道帥臣益嚴守備
伺其復來則草薙而禽獮之俾無噍類若是則奸
謀狡計破沮不行若日之所照月之所臨物莫能
遁故天下咸知　朝廷之明貢獻不納貨賄不貪
雖有遠方珍怪之物無所用之故天下咸知　朝
廷之廉自浙江以達京畿且數千里之民舉不識
輸運之勞不知徵斂之苦父哺其子夫煦其妻而
優游以衣食故天下咸知　朝廷之仁裔夷知吾
國有禮義而不敢侮奸究知吾國有謀獻而不敢

發桴鼓不鳴金革不試故天下咸知　朝廷之威
舉一事而衆善備焉斯與勞民費國而幸彎夷之
服者萬不作矣以上通貢道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輯奏疏說四

王鳴鶴曰當　今上御區寓而宰輔申公王公相
繼秉鈞樞四夷八蠻想望其風采烽烟絕警海內
晏安真足稱　照明之時矣然安不忘危治不忘
亂而於北邊款貢戰守方畧每切切然於懷大都
以鎮定爲首務不敢忽萬全之策以徼功于一時

觀兩公陳疏若出一口此老成持重之見所以安
社稷而福生靈者至鴻鉅也二司馬大指畧似尤
徵同　朝協其美嗚呼休哉寧夏議功疏與露
布一道附輯于後　皇威宣播僭亂削平亦足見
照朝盛典而弄兵潢池者其知所鑒戒焉

大學士申公時行建言邊務疏

自古國家制宇內攘四夷莫不以名號示威重漢之於匈奴唐之於回紇其始和親後卒臣之國勢甚壯至宋乃始終議和自處卑弱方其盛時固已俯見弟之國爭獻納之字矣而靖康之間今日進兵明日割地汴邑已陷而猶遣質講和此眞自愚者也紹興以後彼則詔諭江南此則稱臣屈膝忠臣良將翦除殆盡遂不可爲此眞自愚者也今　國家一統輿圖三犁沙漠其於北虜固禽獮而獸畜之自己巳之變庚戌之警虜勢日張至隆慶中而邊氓之禍已極胡虜之蓮亦衰　先帝因其款誠遂加臣屬其貢則奉表稱臣其市則以馬易貨　朝廷特撫賞之而已耳

劾詡之而已耳今朶顏三衞不撫賞乎遼東諸夷不開市乎此與和親納幣事體同否而論者以爲諱和而言款貢又謂以和自愚則胡不取宋史視之也惟　親經　御筆者王於虜王市賞則已停革宣大家丁虜中乃稱和蓋門面文飾之詞耳今以堂堂全盛之天下而自比於偏安之朝推高北虜而等之遼金貶損　本朝而夷之弱宋臣不知其解也款貢之議實先帝主之先任輔臣邊臣贊之於時安得有臣臣乃當積弛之後欲經畧收拾如操漏舟如窒潰隄蓋至難且苦矣臣以邊事咨揭奏有曰虜既桀黠無狀掠我屬番殺我裨將公背盟約蔑視　天朝其勢不得不戰然其他部酋未嘗聚衆連兵合謀犯順其勢不得不撫再咨揭奏有曰今日之計惟責成督撫一面曉諭虜王使無助逆一面革絕火酋撫賞寄圖勦處而最急者在挑選精銳措處兵糧務伸中國之威破黠夷之膽其揭帖具在　御前　皇上可查閱而知

臣爲專主和議專言不戰者乎臣職在代言初次奉擬傳諭有曰一應選將練兵保番禦虜機宜都要悉心籌畫著實修舉再次恭擬傳諭有曰今須及時收拾加意整頓務要懲創凶逆保守封疆毋得狃於貢市畏避怯懦及虛文搪塞因循怠玩此昔歷　睿覽親經　御筆者王於虜王市賞則已停革宣大家丁則已遣行凡臣所議擬　皇上所采用具見節次明旨歷歷可查臣爲專言不戰者乎臣之揭奏諸臣固未必知至於　諭旨宣布內外奉行是豈有不如

者今不於已行之今求其指歸而於未定之詞搜其
闕漏是誠何心今諸臣泛然言戰更不言何邊何虜
豈得使諸邊一時盡罷貢市出塞而與之戰乎即但
指西鎮狂虜聲其罪逆整兵而與之戰也若槩言諸
邊則臣不敢承若但言西鎮則臣固有成議矣臣前
疏中欲以專力創西虜以全力制大虜其說已具至
於邊鎮之倚猶不能盡者臣請得終言之北虜驚悍
黠忽自其性然款貢則利歸酋長入掠則利歸部落
故諸部散夷聞當決戰未有不踴躍思奮者而我款

貢日久將吏偷安武備單弱士馬無飽騰之實器甲
有朽鈍之形以久不習戰之兵當致死方奮之虜則
不待接戰而勝負已分矣自非大修戰具士勇邊實
立於不敗之地則安能必勝此彼已之當較者一自
宣大至甘肅諸虜雖稱一家然自俺答物故以來勢
亦漸渙外有相與之跡而內有不相下之心頭扯酋
西牧傳調諸部有應有不應其威令可知矣故火酋
犯順則當聲罪以致討扯酋助逆則當革賞以示懲
而其他奉約不渝逆節未著者律以　中國治益之

法不行不得財尤當末減而況虜乎今宜勿輕拒絕
姑與羈縻我乃得一意西征無牽此顧彼此順逆之
當別者二西虜遠在河湟尚有重關百二之隔鳥鼠
獸散未有長驅深入之圖而以訛言自驚相顧失色
言如沸鼎急在燃眉況宣大屏蔽　陵京譬若肩背
地既密邇虜復眾強若隙端驟開羽書紛至虜起如
蜩我兵如刺蝟此時洶洶之情曉曉之口當百倍於
今日即使盡誅邊吏盡易大臣何益於事徒足以遺
君上之憂而已故與其驟而激之也毋甯徐圖之此
緩急之當酌者三凡言戰者非能以虛聲喝虜以空
拳驅士士又非能楊腹而往也語云興師十萬日費
千金今灾診頻仍公私耗竭大司農之見儲不能支
一鎮之年例所恃者獨兵部馬價耳而近被發已數
十萬邊郡粮草費又不貲設一舉而能殲虜暫費永
寧猶可言也如一鎮擊虜他鎮復然今年索馬價明
年復然太倉之積既虛太僕之儲且盡是可不爲之
寒心乎固非惜小費而忽大計也嘗熟計各邊撫賞
之費歲不過四十餘萬不能當薊鎮之什三而可以

羈制諸虜令其毋動我乃厚集勁鶻精選士馬聲火
批二酋之罪搗其捏二川之庭使番族復完虜益遠
塞兵費有限　國威亦伸計無便於此者若使兵連
禍結財匱力殫時無桑孔之謀國有熙河之獻臣不
能爲計也此贏詘之當議者四凡臣之所以深思詳
計不欲孟浪言戰而必欲次第圖戰者大致如此至
於兵機貴密不可以先傳邊事當嚴不容於少懈則
又有不在多言而在力行者

又邊事疏

夫機不可以先洩事不可以嘗試臣之愚計謂必使
虜王歸巢諸邊安靜乃可以專力制西虜必使西事
既定邊備大修乃可以全力制大虜先後不宜失着
隔事不宜倉皇今不分順逆不量彼已必欲諸邊一
時盡罷貢市而與之戰使虜勢盡合我勢益分東撐
西支乘危徼幸未有如此而能得志者方欲鑑南宋
主和之失而已蹈北宋來照河之禍此亦臣之所不敢
也大言事與當事異言事之臣從旁揣摩得則有功
失亦無事而當事之臣規畫不當主于釀禍償事與

時乘以爲罪何說之辭臣所謂當事者故宜干衆人
之怒而不敢徼一戰之功寧冒擊口之譏而不敢忽
萬全之慮

當　南議異論謂大奮譬之環波驗影風移雨
動乃能然鎮定坐廟須狐顧牧近在禁中非耶太
史公曰欲與聖統準
在擇任賢補知言哉

大學士王公錫爵邊務疏

方今文武內外之吏名實異同之問與古事相反者
三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故山濤謝
安迄安晉室以經營之與鎮定各當其時也今則不

不嫌異趨今則不然諸邊以彼此支吾爲熟套以日月玩愒爲良謀轉相慕效翕然同風而獨緩急重難之事則隔垣內外便分爾我如扯酋一人在宣大則力保其無犯在甘肅則以之爲誅首犯邊一事在西人委東則曰爾何不招在東人委西則曰爾何不戰皆逃責于已而嫁禍于人此三反也今經畧大臣業有專遣臺諫諸臣之疏且次第酌行臣不敢再條便宜猥瑣視聽獨前所謂三反者乃安危得失之大機決當以經營鎮定相兼而行然所謂經營者不在臨

敵倥傯調兵易將在知已知彼知撝知縱毋示人以拙而已所謂鎮定者不矯倉卒賭墅清談在緩急有次第措置有精悉毋示人以怯而已臣竊觀目前跳梁之虜惟火酋一枝顯然逆天自棄斷斷乎不可收拾若其他或在陰逆陽順之間或在觀望反側之際形狀未露則不妨廣布威信以招之羽翼未成則不妨多行間諜以散之雖良平復生於今日察彼已之勢審撝縱之宜其策不出于此而臣之所憂者獨恐將吏以忘戰之久而畏事之甚苟聽要挾急圖招撫

使驕虜反持　中國之權武吏反襲漢儒之論其患有不可言者故必　廟堂氣先定謀先審毋搖動于流議毋怵惕于近憂逆命之誅先首惡而後脅從馳詞之使先約戰而後議撫懸設重賞使將官之勇氣先振而後使文吏策其便宜嚴責推諉使諸邊之血脈先通而後使本兵課其功實經營在此鎮定亦在此如必以一鎮有事使四鎮同時樹敵一歲在警乃盡掩二十歲保境安民之功盡更將吏盡絕諸夷盡掃　先朝大臣馬文昇王瓊等老成持重必然之畫一面推擇新將又一面調集客兵又一面招募鄉兵然一時部署已覺落落難合況轉餉詘于歲儉發帑困于空虛萬一諸酋瓦解各邊四面大征則我之拙形盡露何以支持故臣以爲不如且從容寓戰于謀藏拙于巧威以先聲示之以不怯莫遽爲倉皇自擾之狀其經畧大臣既奉有　特旨全付之以諸邊重擔則　廟堂但當總其大綱授以

大指如虜入則我之指麾當愈暇虜去則我之隄備當愈嚴虜驕而挾賞則我之拒捍當愈堅虜懼而乞貢則我之牢籠當愈悉至於瑣細節目隱微情狀之哀則我之運籌調度之何如若預掣其事權適足以爲邊臣藉口逃責之資耳今之議者動引宋人和戎之歲而極烽火遍於甘泉干刃接於都闕雖宋代澶淵之圍不危於是矣然實則朝存警戒境宿重兵所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者也故其驅而戰之也猶易俺答納貢之約至慶隆

士馬誠練糗糧誠充修守誠設斥堠誠謹則　國家之全力固在持尺一以受降幡豈亦可與北庭歲幣南庭偏安同日而語哉此臣所以謬爲三反之論而酌以經營鎮定之二言蓋欲少省議論使當事者可以措手而不欲盡廢責成使避事者可以藉手欲暫寬文法使文武同心人可效死而不欲遂墮軍實使文武相戾人可逃死惟　皇上留意裁擇臣不勝幸甚

軍志云守若處女行若脫兔未有不鎮定而能經營者夫行在四方守在中央寧直可施之行伍操此術者主持六台可也

戶部尚書石公星邊務疏

帝王之馭夷狄以戰守爲常經以貢爲權宜然未款之先其戰猶易既款之後其戰爲難則習與不習之故也臣等常待罪　先朝頗知故事蓋虜人憑陵

庚辛之年而定彼樂開市之利我收稍額之名雖漢家竟窮之款不篤於是矣馴至今日遠近偷安中外懈弛所謂將軍有生之樂士卒無死之心者也故其驅而戰之也實難夫款固易媮外夷終無不變之盟戰固難言　中國豈有忘戰之理此今日籌邊之大較而要之戰陣之事將臣實專司之文臣乃督理之廟堂則主持之蓋相須以有成者也頃臣等既會舉將才復會舉邊才固欲爲　皇上求宗澤李綱之流督張韓劉岳之將祛易弱之習以圖難成之事壯

中國之威以抗莫測之虜者在事諸臣將次第受事邊庭以洮河覆師爲鑑以卧薪嘗膽爲懷以欵爲決不可恃而又當知有不可遽罷之欵以戰爲決不可忘而又知有不可輕試之戰各輸個儻持重之眞材共圖保障緝寧之實事城池有圮壞者則實修之士有渙散者則實收之行伍有虛腹者則實充之戰馬有缺乏者則實補之支給有虛冒者則實清之軍餉有侵欺者則實治之於凡屯田之墾器械之利烟燧之明間諜之設無一事不預爲之防曲爲之別經

營戰守凡既備矣虜有輸誠乞請則陽示羈縻陰爲戰守之備虜有要挾敗盟則明示斥絶大張撻伐之威是皆諸臣所以自效至於邊鎮機宜則責在修備不遽責其浪戰懲在欺蔽不遽治其小饑今彼大小文武各務展布四體發舒志慮而無中制顧忌之患諸臣始得奏績而茲舉爲不虛也

五材並用難去兵因海雖安不忘戰談者類能言之至於臧浪戰懲欺蔽則本本原原之論

兵部尚書王公一鶚邊務疏

惟欵貢之議乃　先帝庚午因邊臣之請集廷臣之議而斷自　聖哀以成華夷一統之盛者其時臣以外吏在草土中未與擬議今何爲嘵嘵以辯祇以欵則爲君臣和則爲兄弟名分相去遠甚欵以戰爲決不可遽罷之欵則虜以表貢和則內以獻納體統相懸遠甚至於犯順之時語背欵則問罪興師語失和則相爲敵國此所關係甚重如衆皆謂和臣亦謂和使虜聞之藉內爭者爲口實史册傳之以全盛者爲弱宋如　國體何會議之時查虜中所欵表馬所受官職爲欵爲和自當有別臣何容言近虜犯洮河覆軍折將神人共憤臣恨不

能飲火酋之血而食其肉愚懦倉皇不知所籌欽奉　聖諭分別順逆敬仰　聖明照於萬里萬全不止可行於一隅而爲諸鎮所當守不止可行於一時而爲萬世所當法故臣爲踴躍推廣　聖諭奉揚　德意火酋悖逆者主於必剿以寒諸酋之膽諸酋效順者照舊用撫以分火酋之黨扯酋在順逆之間者先革撫賞俟其東歸遲早定撫剿之議以制諸酋之命此外臣無能別獻其愚以決策制勝是非不主戰惟不因一處之跳梁而諸邊一槩用戰非專

主撫惟不因一酋之桀驁而諸酋一槩斷撫譬之救
焚一處有火見就一處撲之無處處自焚也若諸鎮
兵馬嚴爲整勒以俟決戰諸鎮虜情嚴爲約束無使
合謀內地成卒預行選練以防調遣譬之治水一處
既決不止一處塞之當處處隄備也如言者謂當槩
用戰臣即覆一槩用戰言者謂不當用撫臣即覆一
槩斷撫則諸虜亟憤將合力以攻七鎮之間當分兵
以守宣大之虜尤强　京陵之慮尤近當徵兵以爲
宣大之防爲　京陵之衛欲調宣大精銳以備西鎮

之狂虜其將能乎會議之時當一概用戰否當一概
受款否自當歸一臣何容言臣不調四方之兵見者
即謂專主撫矣遠兵無濟於目前客兵難散於日後
即調寧夏之兵以援洮河旬月尙不能至若以數千
里外調數萬衆豈能飛度兵至而虜已出邊兵去而
虜又復來則兵將久屯乎將復散之乎餉之不繼脫
巾者起勞師費財兵食俱困矣頃見調宣大之家兵
募西鎮之家丁以往是將爲戰耶撫耶臣不請　內
帑之餉見者以爲不主戰矣不知師行糧從即西鎮

一隅已發馬價四十餘萬而行中調遣行糧不在此
數較之七鎮撫賞歲用四十餘萬者業已過之倘虜
兵馬嚴爲整勒以俟決戰諸鎮虜情嚴爲約束無使
合謀內地成卒預行選練以防調遣譬之治水一處
既決不止一處塞之當處處隄備也如言者謂當槩
用戰臣即覆一槩用戰言者謂不當用撫臣即覆一
槩斷撫則諸虜亟憤將合力以攻七鎮之間當分兵
解兵即不能解餉亦不能緩徵水旱時有瘡痍未甦
而又催徵太急則民窮盜起內外俱困矣頃發馬價
以募兵買馬懸賞鼓番是爲戰耶撫耶此皆已見之
題覆會議可據以評其計之得失者臣何容言臣總
督薊遼時東虜常從遼東求開貢市臣力拒之謂恩
威並用乃馭夷長策西鎮款貢數有要挾即以遼東
之用戰者折之使知　中國主於決戰而虜不敢逆
非專恃款而虜不敢背欲用以立威目前又慮虜款
將二十年先日戰將勇士日就消耗而踰數年則皆
不見戰何從習戰虜如跳梁何以應之恃遼東有能
戰之將士即不能以盡禦諸邊之虜倘可分布以教
練諸邊之兵用以防患於異日是臣在行間不專恃

欵而忘戰今乃專主撫而不主戰耶即遼東戰用矣而廣寧撫順之馬市未嘗不撫虜有入市易馬又復入邊大舉者薊鎮川撫矣而陽順陰逆之狡虜未嘗不勒有作歹革賞又有服罪開賞者此固大吠則擊以杖搖尾則投以骨也今如因一虜悖逆而諸虜盡皆用剿則廣寧撫順之市喜峯三衛之貢當罷於數十年之前矣

兵部議覆寧夏功賞疏

兵部　題爲寧賊蕩平查勘功次分別陞賞以勵

人心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劉芳譽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查萬歷二十年十一月內該監軍御史梅國楨題爲仰仗天威蕩平大亂直據所見查叙有功文武大小諸臣以候

聖裁以定　恩賞事內稱通官駱允耿憲王都千把總鄭天伏薛宜春盧世美薛紹貴許仲汪汝讀李天角樓大榮魯瑤胡化馬騰霄張榮任應常郎科副總兵葛臣應襲陳汝松皆所眞知故敢直叙其功次虛實有該鎮之公論而巡按御史詳加稽核等因已經行勘訖又該兵科都給事中許宏綱等題爲西夏叙功敬陳末議以重爵賞事本部覆議等因奉

聖旨該鎮退虜勦逆功次非常叙賞委宜愼重這所奏准行府部等衙門從公會議仍部裡還通查節次奏報事情參酌衆論議擬歸一作速具奏以副朝廷賞不踰時之意欽此又查得節次報捷人役

總督侍郎葉夢熊差舍人葉祚承差宋養蛟巡撫都御史朱正色舍差人陳九仁武魁監軍御史梅國楨差舍人陳效提督總兵李如松差舍人梅子良陳耀鎮守總兵蕭如薰差舍人李永亨各應照例陞授職級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甘肅巡按御史劉芳譽題稱查勘過寧夏斬獲逆賊虜級并鎮北張亮等堡遏虜擒獻哮承恩等所據獲功人員與夫在事大小文武官員例應陞叙賞賚及查陣亡傷故者初時紀功官不服細紀及事平

之後俱卽回鎭其各有無父母妻子願陞願賞恤
賠等項事在彼中無憑查議若俟移文行查至日
酌議必得數月方齊非惟獲功官軍缺望陞賞抑
且有違
朝廷賞不踰時之意乞要移文各鎭督撫查照遵
行除獲功陣亡人役分別等第備造冊送部查
考外及稍寧夏副總兵麻貴破虜制敵威名獨高
原任總兵今補洮階副總兵麻貴以前贓罪應
水困城勳猷尤懋其麻貴俱遇大將缺推用原任陝西管

省免究劉承嗣運糧支放俱明遇虜原無失餉相應
復其原職與麻貴俱遇大將缺推用原任陝西管
總兵事副總兵等官李昫等九員俱應優加陞賚
軍門標下左營遊擊等官趙武等一十九員均應
併加陞賚內陳良玳跋涉萬里王國翰屢推賊鋒
俱應照前獲功次陞級左天祿照
部劄陞所鎭撫各世襲安宇薛正南募兵萬里而
來與葉子高馬世國俱應陞所鎭撫戴儒仍應優
叙以酬其勞軍門標下聽用原任遊擊等官徐龍
周國柱應陞都指揮使王英指揮僉事石棟正千
戶周國柱以指揮使與王英石棟各世襲查得周
國柱原繙榆林衛願回本衛王英石棟亦願改附
近衛所照前職各世襲內周國柱手刃劉東暘仍
應照擒火落赤事例給賞以酬其功原任總兵等
官牛秉忠等四員相應優賚內蕭如薰英勇勤勞
仍足大用延綏總兵董一元甘肅總兵張臣亦應
併賚原任永昌叅將今補碾伯遊擊等官淺雲等
一百一十一員俱應陞賚內馮大杜張亮堡殺虜

當先王鐵塊中鉛子勇敢尤著應准贖罪復職王
汝弼戰必出眾應復降級李天爵買應期俱應准
開伍高鸞王定國謝玳挺身赴援生死不顧各應
加實職左天祿李有昇衝鋒殺賊立有奇功已經
給與部劄李有昇應照前獲功次陞級左天祿照
部劄陞所鎭撫各世襲安宇薛正南募兵萬里而
來與葉子高馬世國俱應陞所鎭撫戴儒仍應優
叙以酬其勞軍門標下聽用原任遊擊等官徐龍
等九員俱有勞績相應叙錄推用軍門督陣旗牌
氣卽周國柱百戶王英石棟已該軍門俱給部劄

西安左衛指揮使等官戴杓等二百二十五員名
均効勤勞各有功績但查各官間有獲功議陞議
賞者然功非尋常仍應一體叙賚內李登胡成文
俱應陞正千戶世襲王機梅萬良陸雲朱騰擢趙
世登李啓陽侯國楨熊彥吉高應元譚宗仁宗臣
施國忠張所蘊馬劍張萬邦金得祿武鳳李懷信
伯效誠朱朝元潘緒育麻植麻龍階寬杜松蕭提
王廷綱績勞尤最與何業于仝及何廷章等二十
七人并黃忠獻關有功及查武鳳李懷信各斬有
首功除照例議陞外仍應賞賚馬劍麻龍張萬邦
席寬仝得祿譚宗仁宗臣施國忠雖各照獲功陞
職但蕩平多賴其力功浮於職相應與王機等仍
照原議俱陞所鎮撫世襲監生俞方策即應趙選
邊方員缺開獻西門漏泄逃出生員張有知張守
約王德新黃潤宗子源齋武生趙承先民丁張守
仁張守義黃沛黃淇張守禮張守信夏以和王性
景應夏田養民景應泰張義顧節趙奉先楊青宋
奉呂成王汝樺孫芝葉顯李科王錫賢莫子才許

可信及獻南關拒堵北門敵回許朝等賊兵生員
王懋德等二十二名與何應麒陳雲鵠李登陽襲
元佐高坤王應乾王仲儒楊國卿麻敖大葉光裕
趙其昭趙其成勤苦可嘉俱應給冠帶以榮其身
管莊浪參將事副總兵魯光祖協守莊浪指揮魯
光國亦應併資陝西參將等官王鳴鶴等五十五
員名俱應資賞內王鳴鶴才勇超羣防禦最久仍
應紀錄季永芳田大有馬如龍薛如玉李如臣李
濂周賢佟國位王栢吳嘉駿韓得舉任事俱優厥
功惟茂俱應優資徐應登保守平虜功多仍應冠
帶榮身分委買運糧餉打造火器等項効勞官軍
門標下牌馬司管隊千戶等官張子登等八十七
員名俱應賞資內馮守乾吳宗堯張元勳趙相普
劉繼爵幹局罕麗推用宜先原任平涼府知府等
官徐濂等均應加資內李崇德王尚忠景登第劉
沛張三謨吳游藝王三讓俱應陞級延論運火藥
買硝黃大助軍威近經行取止以借用勘合降職
不無可惜似當及時擢用監軍分守參政等官傅

時甯等均應特加陞賚內楊時甯馬鳴鑾尤當即
日大用左布政使等官李春光等併應優賚內劉
光國應與楊時甯馬鳴鑾一體陞賚仍大加推用
李春光鄭國仕周文卿朱朝聘俱仍應陞俸御史
王有功等相應優錄贊畫兵部主事趙夢麟監軍
御史梅國楨此二臣者首宜
特典公論允協督撫等官郝杰等相應厚加優賚用
樂等俱宜大加優錄寧夏總兵蕭如薰世不多得
雖膺間寄不足酬勳仍應破格優異提督總兵李

如松相應陞廕寧夏巡撫朱正色首宜陞廕總督
侍郎葉夢熊尤宜陞廕前總督尚書魏學曾特宜
陞廕以答殊勳令史等役鄭天寵等相應併敘鄭
天寵應陞都吏行頭劉訓趙應楨應免在外一考
半趙良卿免內外兩考各給文赴部蕭起瑞黨登
第黨登榮應遇缺先忝仍與温希文待轉考忝二
年半各不拘輪序裁忝通吏各半年鎮守總兵據
史陳機照依本等資格免候即選以勵其效承差
杜詩武承業應免外考以勸其後至於兵科給事

中許宏綱王德完先職方司郎中楊于庭本部尚
書石星戶部尚書楊俊民　內閣趙志皐張位
恩典出自
宸衷不敢擅擬各一節除陣亡傷故有無父母妻子
願陞廕賞恤賄移文各鎮督撫查明至日及獲功
人役查照叢册另行議覆外爲照聖王懸爵賞以
鼓舞臣工非優厚不足以感人非至公不足以服
人故曰功疑惟亓又曰賞當其功兩言者蓋互相
發明者也頃者本部因寧夏功次爵賞議論未一

特
請廷臣會議正欲　朝廷重大之典一歸於至公而
已今該本部約於二十三日同五府九卿科道諸
臣齊集　東闕從公會議該戶部尚書等官楊俊
民等共稱今日封拜頗於擒斬賞格不合且功出
多人似未歸一在六科都給事中等官劉宏寶等
單稱總論寧夏之功則封拜有餘折論諸臣之功
則封拜不足停罷封爵厚行陞廕公論人心俱愜
妥當在十三道御史李堯民等單稱功不可磨賞

不可濫酌量輕重大行陞賞亦足以酬汗馬而答
忠赤在
廟堂不爲食言在　令典不爲溢格在列將居功亦
安在百僚清議亦平各等因臣等謹遵
明旨通查節次奏報事情參酌眾論準按臣之所勘
叙採監軍之所睹記裁以科臣之所提衡敢矢諸
天日而一一評之夫自哱作亂其逼天罪狀諸
所疏列奚啻詳哉大都妄恃有徒敢於睥睨神器
首發大難因之簧鼓人心而力能令四十餘城一

朝嚮應抑何人情之易搖也向使平虜之守未固
則北無拊背之憂靈州之計遂行則南有建瓴之
勢爲禍尚忍言乎若夫賊之謀主於勾虜我之勢
分於遏虜乃知決水圍城之策可用也以斷賊虜
之交也顧虜方受約而許之來賊且引領而俟其
至賊虜交搆功何由成直至張亮堡之戰而後虜
始喪膽賊亦絶望自是而可以用間可以招降可
以剪除禍本原始要終其大畧如此臣等謂是役
也仰仗我
皇上乾剛獨斷　渙汗屢頒發犒士之金而暴露
者益感　恩以思奮　賜尚方之劒而逡巡
者咸畏威以爭先蓋不待獻閫之日而臣等已如
賊有將亡之兆城有必敗之機然羣策畢集羣力
畢舉行間文武將吏其功何可誣也若論其大者
則城守之功莫如平虜血戰之功莫如張亮蓋一
當倉皇之始而以忠義激發人心一當危急之秋
而以死力披離賊勢即廷臣公論誰曰不然但照
本部題奉
欽依封爵賞格原以待擒斬首逆之人乃哱拜以自
焚死承恩以降後縛事實成於用間功非出於擒
斬謂蕭如薰似當封也而抗逆雖屬奇節守土例
未議封且本官由偏裨而大帥酬報不爲不隆李
如松似當封也而攻戰雖多其力始事未經其手
且本官世受　異數之恩自當殊死以報矧往蔡
擒反事倒即文如王守仁武如仇鉞皆以一人而
始終其事非以一事而數四其人今制帥且再更
事體凡幾變功未會其全人各有其效多封之則

濫專封之則偏在廷諸臣咸謂封爵可罷者此也
惟是叛逆諸賊既蒙謀危
社稷之誅則有功諸臣宜受計安
社稷之賞臣等固不敢徇私以奸
國家帶礪山河之典亦不敢從薄以違
皇上皆舜將吏之心際　內閣大臣仰襄
宸斷力贊成功佐
廟堂而馳心軍旅之中效啓沃而數矢安攘之畫
恩宜頒於　特眷例難拘以尋常及戶部尚書楊

俊民度支勤勞有裨軍國兵科都給事中許宏綱
等忠讜疏駁每切機宜臣等俱遵例未敢擅擬至
於各鎮撫鎮之止奉徵調各差御史之不與勛勦
司道非在行間有司原無執事者俱用科臣之議
一切裁省其本內有名吏書行督該撫衙門徑自
優獎外如原任總督尚書魏學曾白髮請邊丹心
報　國當變起紛紜而鎮之以靜乃人心搖惑而
綏之使安先馳渡河之師旋奪列城於賊手亟捉
靈州之險卒破姦宄之潛謀邊虜以制賊而搗巢

之奇悉由多算招安以全城而決水之策實自持
籌其移臣星書也有云緩則悞事急則僨事信用
心之獨苦其與臣星約也惟期賊滅則生不滅則
死徵殉　國之精忠及今已成之功孰非將就之
緒此一臣者臣等前因延綏叙績未蒙
俞允復官夫既以罪魁而被逮似仍以功首而特酬
不獨明賞罰之有章適以見
聖人之無我總督侍郎葉夢熊氣可凌霄心存滅虜
聞變義形於色奮然請討與賊誓不共生願以身

當雅得將士之歡故赴義苗兵甘心死報備飭攻
戰之具故隨軍神砲足振天聲代視事而號令更
新人皆悚息捧
賜劒而悲歌自失志決除寬密發部文鼓內應於間
諜飛馳片檄拔禍本於須臾既用計之多奇實當
機而能斷巡撫都御史朱正色慷慨負氣沉毅有
謀甫奉
命而單騎就行直欲滅此朝食馳至軍而諸務自辦
眞能遇事風生擐甲更引弓每雜於介胄之列攻

城幾被箭獨當乎矢石之衝知南關之將獻也而
夜半督軍料大城之可降也而陰行反間撫凋疲
於殘破之區安反側於危疑之際信乎力能肩鉅
誠哉事不避難監軍御史梅國楨一腔忠藎八面
雄才憂時事而抗疏請纓奉
特簡而戎服蒞事謇馳奏之不敢欺每見披肝瀝膽
恨滅賊之不能蚤時聞怒髮指冠微服營中問士
卒之甘苦因繫其更生之望單騎城下曉逆賊以
禍福且發其誘伏之奸堅意主決水之謀而親督

堤工發兵禦渡河之虜而功收張亮馳諭帖而開
賊卒令人自相攻鼓士卒以登城且能戒止勿殺
可謂料敵而多中不負
休命之對揚以上四臣均之同功一體俱當陞廕優
其總兵蕭如薰天與孤忠勇而多智當逆徒猖獗
正人情觀望之時以兵食孤單值虜騎充斥之會
乃能揭赤心之四字自決捐軀中大義於三軍人
爲感泣且用計破賊虜之膽兼捐貲結士卒之心
故以狡賊下四十餘城之日而不即南渡以危城

阻賀蘭山之口而屹然如山者誰則制之況入城
一意撫摩時方倚賴居功雅能謙讓人共推稱雖
曾報生擒五虜而勘者未及敘列伏射哮雲而議
者尚多異同然本官所重正不在此提督李如松
雄風邁衆勇膽絕倫不惜千金養士部前盡是貔
貅惟捍一死酬
恩所向功成汗馬張旌旗而過城下咸推遼左之雄
明號令而肅軍中兼制隴西之命北提之堵賊身
先諸將雖射中耳傍而督軍愈力張亮堡之遇虜

手刃二卒即數傷騎馬而血戰彌堅蓋自虜酋中
箭而斃是以虜衆披靡而走卒使著打諸酋違移
不敢近哮許諸逊退縮不敢出者誰之力也且當
獻城而挺身先登畧無難色及班師而留甲助用
更見同心況自六月以抵九月獨與監軍久歷圍
塲艱辛備至以上二臣其功次不同其關係最大
俱應特加陞廕以示眷酬監軍分守關西道右參
政楊時甯寧夏河東兵糧道按察使馬鳴鑾原任
寧夏河西道副使蔡可賢督糧道左參議張季思

先督糧道左參政顧其志分守河西道副使李承
志署印分守關內道左參政鄭國仕臨鞏兵備參
政今陞按察使劉光國原任關西道副使周文卿
莊浪兵備道右參議朱朝聘以上一十員監兵督
餉創河道而便轉輸合志同心資彈壓而嚴防禦
軍興有賴剿撫咸神各屬有功俱應優叙宣夏副
總兵麻貴身經百戰氣奪千人沙湃用寡遏强北
門奮力堵賊提偏師而無重傷之失戰張亮而多
夾持之功原任總兵今補洮階副總兵充爲事官

劉承嗣廉勇有聲藝謀並著築堤千丈而終始經
營轉餉百車而晝夜防護在麻貴威名獨最足掩
前愆在劉承嗣勞苦備嘗查無失餉委應酌處以
需大用監軍中軍都司李如樟名稱將種勇冠人
羣部下之擒斬獨多而計縛黃羔兒功爲更著軍
前之任事最猛而耐戰張亮堡提屬尤奇關城兩
俱升登提壩半皆分督靈州參將今調標下右營
來保會當首事雅著先聲急爲沿河之防屢奮破
敵之勇固保咽喉要地使姦宄無由措手終收恢

復奇功致烈焰不能燎原浙江參將楊文威名久
著謀勇兼資從萬里而提兵赴義至一日而適會
成功臨戎有制登城則先雖部兵之擒元逆委未
出於交鋒而機緘秘密士卒用命其將畧誠足多
也遊東遊擊李甯一身是膽八面生風大敖巴等
之授擒阿不失戶之被殺悉以身先黃夾口之頓
兵張亮堡之突陣幾於無敵擺鋒自是夙長登城
乃爲餘事寧夏參將馬孔英雄材出衆驍將絶倫
獨馬遠哨定邊我兵賴免誘伏人多推讓虜亦知
固原遊擊吳顯耿耿忠心桓桓武俊助來保以守
靈州擒張承勳而保橫城決策期淨狼煙赴難不
避虎穴延綏副總兵王遍遇敵不驚聞鬪則喜力
能以寡覆衆才知應變出奇原任陝西管總兵事
副總兵李昫能讀兵書夙閑將畧臨幾似有遷延
之跡先事已多拮据之勞而奪取河舟收復城堡
皆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上九員勞績俱懋陞賚宜

優內李甯先經提問未結仍當釋免王逼雖被論
革職功亦難泯相應併叙原任總兵牛秉忠桑楡
暮景矍鑠雄軀見登城而奮力同攀閘禦虜而據
鞍求往原任總兵董一奎殫心力以馭番虜令營
壘以固堅城翼奮滹池功收陀塞原任總兵張傑
敢委身於虎口期殲默奪乎狼心幹旋最苦擔負多
勞軍門標下中軍副總兵蕭如蘭傳宣佐帷幄之
籌整飭揚帥帥之武拮据倍常裁定有賴以上四
員所處不同均宜優叙平涼府通判李崇德劉沛

西安府同知李承武平涼府同知張三謨寧夏東
路慶陽府通判吳游藝固原州知州景登第靜寧
州知州王三讓會寧縣知縣延論或運糧餉或佐
火藥營陣因之充足土馬藉以飽騰各劾勤勞宜
加叙賚遊擊等官趙武等一十九員枕戈荷甲共
期剿滅元惡陷陣衝鋒協助削平大亂功各有成
應併陞賚冠帶等官周國柱等三人身在賊傍志
希國士招降用間實賴之以周旋
宗室士民多因之而保護較之斬獲功且倍焉委

應分別陞襲惟殺劉東暘適在復城之後雖田宅
銀兩難以准給似當仍爲酌賞蒸遊等官達雲等
一百一十一員名身親行陣而攻城禦虜各効其
勞志切蕩平而傳令護糧舉矢其力底定功成均
應陞賚內或應復職開伍或應加陞世襲事例既
合併當議處原任遊擊等官徐龍等九員防勦多
功籌謀各効或決水而用竭胼胝或出城而罔恤
身家均屬有勞宜加叙錄督陣旗牌等官并獻門
事泄逃出人員戴勑等二百五十七員名功忠不

同叙賚惟一而內有應陞應廕者仍宜照例酌給
至於宣大總督尚書蕭大亨以信義論名王潛洽
其勛逆之釁以威惠厲健卒用作其敵愾之忠漸
江巡撫常居敬首倡義旅心切勤王即今縛賊之
功莫非道將之力前陝西巡撫沈思孝今陝西巡
撫姚繼可誼切震鄰慮周桑土阨塞之保障頗多
兵根之料理攸賴以上諸臣雖與在行間者不同
亦與奉徵調者有間而賚敘錄用實所宜加副總
兵魯光祖揩揮魯光國助兵運木併賚允宜恭遊

等官王鳴鶴等奔馳最苦防禦多資効勞千百戶
等官張子登等吏目等官譚澄等克稱委托製造
多能各効一臂微勞應加賞賚示勸又如原任職
方司郎中楊于庭供奉簡牘瘁竭形神當羽檄之
交馳實寢食之俱廢今論賞之日凡有寸功皆蒙
叙錄而本官祇以口語過失致干計典遂使長材
潔守擯棄泥塗臣竊憫之科臣有言事敗而與同
其罪當事成而與同其功若楊于庭者人縱不與
其功臣則深知其苦原任職方司主事趙夢麟明

習吏治洞曉兵機頃者贊畫西師頗能監造攻具
而墜馬折臂幾死　王事亦以先任追論閒住似
此青年壯志棄之誠爲可惜夫二臣皆臣屬也本
部例不言功而臣等爲此喋喋無非爲
國懲才而推廣使過之仁耳況兩臣俱經督撫監
軍拔臣議及臣獨何心而忍默默令無恭候
命下將魏學曾准復原職仍優廕賚葉夢熊重加陞
廕朱正色梅國楨同加陞廕仍各優賚蕭大亨常
居做重加賞賚沈思孝姚繼可俱加叙錄內沈思
孝急爲起用蕭如薰李如松俱特加陞廕仍各優
賚楊時寧馬鳴鑾蔡可賢張季思顧其志劉光國
各陞職一級鄭國仕朱朝聘各陞俸一級仍與李
承志俱加賞賚周文卿准令致仕內楊時寧馬鳴
鑾劉光國遇巡撫員缺推用蔡可賢遇缺起用李
崇德劉沛張三謨吳游藝景登第王三讓各陞俸
一級仍與李承武併加賞賚延論即爲擢用麻貴
劉承嗣李如樟來保楊文李寧馬孔英王國柱吳
顯王通李昫牛秉忠董一奎張傑蕭如蘭俱特加

優賚內麻貴貶罪俱免加都督僉事管事候衝邊
大將員缺推用劉承嗣准復副總兵職銜仍與蕭
如蘭遇大將員缺推用李昫准復原官來保楊文
馬孔英王國柱各陞副總兵內來保仍加署都督
僉事吳顯陞參將管事李寧免其提問與李如樟
俱陞參將遇缺各加副總兵銜推用王通加實職
二級與董一奎仍俱准叙用牛秉忠仍陞實職二
級趙武趙夢麟俞尙德孫仁王國翰姜顯謨左聰
何崇德錢橞陳良玭李鎭中孟孝臣郭有光顧貴

擺賽麻承詔鄧鳳嚴惟忠劉天俸同加賞賚內趙
武王國翰姜顯讓加陞未久各陞實職一級趙夢
麟孫仁各陞忝將仍舊管事錢煜何崇德陳良玭
李鎮中俱以原官遇缺推用孟孝臣准復忝將郭
有光陞忝將管事左聰頗貴各加遊擊管事擺賽
加守備職銜管事麻承詔鄧鳳嚴惟忠俱准贖罪
開伍劉天俸行原籍查明開伍鄧鳳仍免提問俞
尚德查明原籍且延綏搗巢亦應併叙照王國
翰例陞忝將管事仍陞實職一級周國柱陞都指

揮使王英陞指揮僉事石棟陞正千戶周國柱以
指揮使與王英石棟各世襲周國柱改揄林衛仍
加優賚王英石棟俱改附近衛所仍各加賞賚達
雲陞忝將侯用陳松加忝將張節成尚仁各加遊
擊職銜管事胡澤李惟喬左朝鯤張雲姚廷夔鄧
榮祖杜光宇王希魯晏武陳愚衷各查原官遇缺
陞用李鯤實授忝將陳王道加守備職銜馮大柱
王鐵塊俱准贖罪復職王汝弼准復降級李天爵
賈應期准開伍李有昇照獲功次陞級與左天祿

陞所鎮撫各世襲安宇薛正南葉子高王定國謝
玘陞所鎮撫不世襲高鑾戴儒陞實職二級李秉
德蕭如蕙陞任未久與杜能兆部罷李聰馬臣馬
的祿李廣業劉應舉趙承武崔玳張治策汪承用
王重信劉朝臣徐四德宋湯緒金尚禮宿振化鄒
天祿李世功王承烈焦承恩馬世國姚得明張五
倫趙夢龍饒彥章王世祿安邊才葛惟藩董正誼
張澤孫岐鳳段汝勵張二陳俊潘興盛阿都赤盧
濟倉汪汝漢魏國忠李文學裴勳沈安邦土代麻

大爾賽劉芳聲王進表李大臣鍾立魯守禮張榮
李仲語兆秉懿魏登陳維正林有楠朱世爵黑金
孫重光王繼爵李時中葛清吳平虜杜坤白天爵
田志忠劉鳴鳳王綬冒承恩趙良臣胡鈑許登麟
張懷邦楊禎蘇崇節孟宗禮丁繼祖黃繼芳各陞
實職一級內董正誼金尚禮宿振化與徐龍徐勳
高珮郭淇孫錫趙寵蕭部成梁繼祖楊朝各錄用
仍與逵雲等俱各賞賚戴勑戴鳳劉鴻業劉平胡
孫光祖史繼勳劉禄賀朝棟蘇萬軍部成文李啓

陽陳雲鵠王世用冀元佐張承勳楊天恩趙秀左
朝紀郝大仁賞懋功趙世登朱騰擢葛似松俞方
策呂應鍾李三讓李登陽何應麒廖翰聘馬如雲
黃榮王制王世榮郭養性韓柄王極陸崑熊彥吉
高應元張雲漢艾應兆譚宗仁李懷信武鳳金得
祿宗臣施國忠席寬馬劍伯效誠李芹朱朝元趙
應麒王應乾宋守中劉天祿田濟邦鍾一奎鄭廷
周温浩范勛楊克功賀倫張清張延銳王仲儒張
萬邦張所蘊王勳吳國寀李春元王嘉會陳艮璣

沈龍張進諫王宣劉啓元龔君禮吳惟高王一元
傳敏潘緒育劉本義陳子玉宋文鳳李大春李國
武黃堂安舒白一奎王大徐讓宋文麟王師古楊
國臣王誥申承恩蔣崇功尚勳潘經楊承祖高權
劉上勳李實周東王從誥陶遇春劉光裕蟬騰霄
李光顯倪端李桂司民牧陳卿吳繼祖李雲桂劉
賀政賀邦隆李榮吳世學牛承恩凌旺麒吳世登
蔡應時陳國英邱進忠魏時亮邊以寧葉秀黃榮
申大煜吳世勳卜祥黃大才周世文盛世孝胡繼

明王惟賢毛林許邦佐姚宗美周彥文史承勳路
得韓爵趙繼祖任應舉保國忠李承允張大紀麻
允孝麻植麻龍楊國卿麻敖大任名葉光裕任繼
業龔海耿淳王宜平蕭掟杜松王廷綍侯國楨王
機梅萬貞陸雲趙應魁夏允忠王應熊胄光裕鄭
鵠李登趙其昭趙其成何廷章沈憲吳成張問仁
劉慈劉阿孫沈阿升于炳夏與唐禮三聞竟李要
驢于隆郭升保馬禮吳景芳魏斌謝宗戴榮一袁
朝徐付夏之時薛承受王林王連陳謨句連黃忠
大用石廷玉王朝宰何仲義韓仲禮單煒施雨胡
尚義徐慶王三張有知張守約王德新黃渭源齋
趙承先張守仁張守義黃沛黃淇張守禮張守信
孫以和王桂景應夏田養民景應泰張義顧節趙
奉先楊青宋奎呂成王次樺孫芝葉顯李科王錫
賢莫子才許可信曾光祖曾光國王鳴鶴王葵書
彭振雲李承芳李棟殷誥錢載江廷輔汪度吳繼

呂黃培忠李志韓田大有劉國良柳天成徐立愛
張倉蕭梁胡永振夏德黃承祖王朝保朱良現楊
克學蔣申陳命爵張邦教馬大成王爵吳登福劉
世宗劉體元朱延齡張舒翼李順高科趙秉忠鄭
印劉丙一馬如龍薛如玉佟國位王栢吳嘉駿韓
得舉李濂李如臣周賢王廷綱吳志伯鄧見朱承
宗徐應登戴勳何名益吳道直張子登馬應武景
逢春李登李邦林李繼勳馮守乾吳宗堯趙相普
張元勳保國祚魯槐丁寀曹世業楊應魁盛琦王

修德唐時俊白彥中陳大猷楊邦政陸自強謝恩
汪一龍甘汝霖王壽趙嵩單繼顯翟麒賁邦宰姚
原劉繼爵段祿楊顯楊希龍韓體仁沈邦白金屈
傅孟詔韓世業杜世成鄭印李錡余良吳慶林相
趙敔葉詔俞可化徐棟王承福金汝卿鄭才丁洲
王承恩楊湛楊統劉有源劉紹武黃正色周貴蕭
貞李世茂張華譚澄貢忠國程應鵬温登魁秦木
李可欲劉待聘馬國光李棟邱授顏李衷儒齊官
王訓鄒祿黃桂殷仕信劉謙元劉應選李孟陽何

仲儒顧孟墀張邦瑞同加賞賚內民李登陞指揮
同知以後子孫世襲指揮僉事胡成文陞正千戶
世襲王機梅萬良陸雲朱騰擢趙世登李啓陽侯
國禎熊彥吉高應元譚宗仁宗仁宗臣施國忠張所蘊
馬劍張萬邦金得祿武鳳李懷信伯效誠朱朝元
潘緒育麻植麻罷席寬杜松蕭捷王廷綱何業于
仝何廷章沈憲吳成張問仁劉慈劉阿孫沈阿升
于炳夏與唐禮三聞韋李要驥于隆郭升保馬禮
吳景芳魏斌謝宗戴榮一袁朝徐付夏之時薛永

受王林王連陳謨句連黃忠俱陞所鎮撫各世襲
俞方策起送吏部遇邊方缺優用張有知張守約
王德新黃渭源齋趙承先張守仁張守義黃沛黃
淇張守禮張守信夏以和王桂景應夏田養民景
應泰張義顧節趙奉先楊青宋奎呂成王汝樺孫
芝葉顯李科王錫賢莫子才許可信王懋德沈必
亨吳大忠徐顯徐友才何煜郭大緒黃見吳應鼐
程時進傳授仁毛三授金大用石廷玉王朝宰何
仲義韓仲禮畢煒施雨胡尚義徐慶王三何應麒

陳雲鴻李登陽襲元佐高坤王應乾王仲儒楊國
卿麻敖大棨光裕趙其昭趙其成徐應登俱給冠
帶榮身王鳴鶴鶴本部紀錄馮守乾吳宗堯張元勳
趙相普劉繼爵附簿遇缺推用其報捷承舍葉祚
朱養蛟陳九仁武魁陳效梅子艮陳耀李永亨各
照例陞職原任職方司郎中楊于庭量准復用原
任主事趙夢麟量於邊方雜職敘用及查監軍御
史原疏內稱原任副總兵葛臣周旋用間駱允出
入虜營耿憲陳汝松採訪李登郎科助殺劉東暘
及王都鄭天伏薛宜春盧世美薛紹貴許仲汪汝
謨李天角樓大榮魯瑤胡化馬騰霄張榮任應常
各俱効有勤勞及拇主事來三聘趙彥委督輸輸
備歷艱苦經歷王立民陳一鴻或運糧不勝其勞
或隨營屢冒其險而拔臣勘敘實所未及臣等以
爲監軍親在記功諒必有據應將來三聘趙彥照
李承志倒俱加賞賚葛臣照牛秉忠等倒併加優
賽王立民陳一鴻照李崇德等倒陞俸一級仍准
叙用駱允等照戴勑等倒各加賞賚本部仍資行

該鎮巡撫將耿憲陳汝松等於軍前委用及郎科
王都等如無官職俱照張有知等倒各給冠帶榮
身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再照臣聞汲黯在
朝淮南寢謀古大臣之係中外觀望如此臣星待
罪本兵既不能潛消事變於未然又不能速定禍
亂於已發而徵調紛紛至費供億鉅萬臣之不職
自審極明幸不卽加譴責若更以倒受賞則臣罪
彌深臣懼彌甚且臣疾病侵尋部務廢閣倘蒙

蚤賜放還是臣之受
恩更大矣區區愚樸統惟
聖明裁察等因萬歷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太子
少保本部尚書石星等具題四月初三日奉
聖旨哱賊據城勾虜叛亂勢甚猖獗該文武將吏運
籌効勞剿除兇逆平定邊疆朕心嘉悅葉夢熊謀
畧素定功成一朝勳庸茂著陞都察院右都御史
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賞銀壹百兩大紅貯
絲四表裡朱正色陞右副都御史廕一子錦衣衛

實授百戶世襲賞銀八十兩綵段四表裡各照舊
總督巡撫梅國楨陞四品京堂候邊方巡撫推用
廕一子錦衣衛實授百戶賞銀五十兩綵段三表
裏李如松陞左都督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同知世
襲賞銀一百兩大紅紵絲四表裏蕭如薰陞署都
督同知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賞銀八十
兩大紅紵絲四表裏李如松見征倭効勞仍加太
子少保以示酬眷蕭大亨賞銀六十兩綵段四表
裡常居敬賞銀四十兩綵段二表裏沈思孝姚繼

可俱加叙錄沈思孝急爲起用楊時寧馬鳴鑾劉
光國各陞職一級遇巡撫缺推用蔡可賢季思
顧其志各陞職一級蔡可賢遇缺起用鄭國仕朱
朝聘各陞俸一級仍與楊時寧等及李承志各賞
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裏周文卿准致仕李崇德景
登第劉沛張三謨吳游藝王三讓各陞俸一級仍
與李承武各賞銀十兩遇缺即擢用麻貴贓罪俱
免加署都督僉事管事侯衝邊大將員缺推用劉
承嗣准復副總兵遇大將員缺推用如李樟陞參

將遇缺加副總兵推用楊文陞副總兵仍加實職
一級李甯免提問陞參將遇缺加副總兵推用來
保陞副總兵仍加署都督僉事馬孔英王國柱各
陞副總兵吳顯陞參將俱各照舊管事王遴加實
職二級仍准敘用李昫准復原官牛秉忠陞實職
二級董一奎准叙用張傑蕭如蘭遇大將員缺推
用內麻貴劉承嗣來保馬孔英李如樟楊文李甯
仍各賞銀四十兩綵段二表裏其餘各二十兩趙

參將管事仍陞實職一級孫仁陞參將仍舊管事
王國翰姜顯謨陞實職一級左聰加遊擊管事何
崇德錢煜陳良玭李鎮中各以原官遇缺推用孟
孝臣准復參將郭有光陞參將俱照舊管事頗貴
加遊擊擺賽加守備職銜各管事麻承詔嚴惟忠
准贖罪鄧鳳准贖罪免提問劉天倬行原籍查明
開伍內趙武趙夢麟俞尙德孫仁王國翰姜顯謨
孟孝臣郭有光各賞銀三十兩其餘各二十兩周
國柱陞都指揮使世襲指揮使改榆林衛仍賞銀

五十兩紵絲二表裏王英陞指揮僉事世襲改附
近衛石棟陞正千戶世襲改附近衛所仍各賞銀
二十兩逵雲復忝將職銜侯用陳松加參將職銜
張節成尙仁各加遊擊職銜管事胡澤李惟喬左
朝鯤張雲姚廷斐鄧榮祖杜光宇王希魯晏武陳
愚衷各查原官遇缺推用李鯤實授參將陳王道
加守備職銜馮大杜王鐵塊李天爵賈應期俱准
開伍王汝弼准復降級李有昇照獲功次陞級世
襲左天祿陞所鎮撫世襲安宇薛正南葉子高王

定國謝玳各陞所鎮撫不世襲高鑾戴儒陞實職
一級李秉德等七十六員各陞實職一級仍與達
雲等各賞銀十兩董正誼等十二員各賞銀八兩
仍附簿叙用戴勑等二百七十四員名與駱允十
八員各各賞銀五兩李登陞指揮同知以指揮僉
事世襲賞銀二十兩胡成文陞正千戶世襲賞銀
十兩王機等五十七員陞所鎮撫世襲各賞銀八
兩俞方策送吏部遇邊方缺優用張有知等六十
四名准給冠帶王鳴鶴紀錄馮守乾等五員附簿

遇缺推用仍與俞方策張有知等各賞銀五兩葛
臣來三聘趙彥各賞銀十兩其餘依議原議寧夏
功成當加封典今該部會議功非成於一人罔又
不可多加姑依議免行以待後有勛亂大功與封
典脗合者仍要申明格例舉行勿使朝廷失信以
孤文武報效之意魏某師久無功既經論列本不
應叙姑念其任事已久亦有多功准復原官致仕
楊某有肯不許朦朧推陞如何輒擅叙議堂上官
姑且不究該司官各罰俸三箇月趙某邊方雜職

用石星居中調度勞久功多着加太子太保麽一
子錦衣衛正千戶賞銀八十兩大紅紵絲四表裏
徐元太趙參魯宋應昌各三十兩紵段二表裏該
司郎中二十兩其餘各十兩楊俊民賞銀三十兩
紵絲二表裏許宏綱賞銀二十兩遇京堂缺推用
其餘各十兩欽此

平寧夏露布

欽差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葉夢熊謹

奏爲露布事伏以
世際雍熙六合仰同文化　時皆平兆北逃幅
耀武之風普天來王帛以趨蹌誰甘後至極塞見
聖人不殺爲威　穆穆垂衣而治乃天下不言而
喻蜂蜂鼓腹以遊或不得已而用兵惟誅不義亦
間有時而撻伐務在安民恭惟
皇帝陛下　德超千古　恩洽八紘　日月
同明盆盎豈能逃照　雷霆並烈鼴鼷那敢潛

形以故內治敉甯潢池之警不作外攘修舉老上
之庭已空惟茲寧夏建　玉節以控臨實
祖宗制馭之成憲衍　天潢以彈壓顧　世代
封守之宏猷宋室以前淪爲元昊故穴正德之際
變成安化妖氛近歷　照朝稱爲樂土詎意哮
拜哮承恩生長胡地狼性難防劉東暘許朝土文
秀結約陰謀祗兇愈肆殺憲臣以起難奪
勅印以憑陵劫庫放囚何所顧忌招夷納叛共結哱

愚民殘辱縉紳拘囚　世子逼勒附已少有抗者
立見分屍逼甲從逆一不順者致令割腹金閒王
女盡輸沙漠厚招虻豕之羣甲馬戈矛共協天驕
薄逞韓盧之技勾吉囊著力之眾深入郊原調山
後套中之夷燒截糧道寧夏爲家長安爲國欲噓
胡元之死灰哮氏稱帝劉氏稱王將據漢唐之故
址此其志不在小何止宋江之強謀出非常不異
祿山之僭加之連雲堞雉反資猛虎之隅環月池
壕益護封狐之穴慨七旬未格尚費誅鉏而六月

興師竟難攻取惟仗
聖明剛斷　賜劒以震天威
廟畫淵微決策
以收全勝總督尚書魏學曾謁智禪忠復同衛所
四十餘處困賊退虜安全堡寨幾萬餘家寧夏巡
撫朱正色親冒矢石而展臂生風監軍御史梅國
楨身任戎行而揮戈起日提督總兵李如松與虜
對敵斬首一百二十級虜謀絕而大勢成始末皆
其首功寧夏總兵蕭如薰固守平虜相持者數月
賊氣沮而根本定牽制尤多勝算副總兵麻貴城

Z121.5
156(961)

ZW 21101000772724

下石溝之戰先後出奇總副參遊牛秉忠劉承嗣
李珣王通何崇德王國柱楊文馬孔英李如樟李
宿等轉戰防守之功指揮極苦藩臬監司楊時甯
馬鳴鑾蔡可賢顧其志張季思相與分猷之助經
理爲勞兵部主事趙斐麟俱始籌畫之方先收奇
策遼晉宣大之驍將畢陳浙湖川貴之健卒咸至
合四鎮之主客列犄角於東西裨金浴鐵之夫雖
百折而不回斬將搴旗之雄合萬人而同志旌旗
影動賀蘭雲嶂總如龍劒戟光浮河水晴波堪絢

綵臨衝動地何有堅城疊架自天應無峻坂檻中
猿猱心怵刀砧鼎內雞雛魂飛湯火九月初八日
關城自獻將士先登忽聽楚歌知重圍之難解回
看漢幟驚故壘之俱殘乃賑瘡痍并收骸骼人心
一動如水赴飯眾志既歸猶獸走壙隨於十六日
羣酋互殺劫氣遂終懸東賜許士之首於城陬圍
哮拜承恩於窟內救焚絕爝芟草求根承恩生捨
哮拜就戮舉家百口付之炬烈眞夷千眾伏於鋼
刀勢如雷霆功收漏刻乃嚴焚林之禁益溥解網
聞

之仁蔡人即吾人直披肝膽吳地創我地何隔藩
籬道有壺漿
皇師至止兵不血刃 帝德旁敷萬戶生靈喜漢
官之再覩兩河父老頌舜日之重逢顯行劉闢之
誅不負靈旗之西指謹函呂嘉之馘急趨驛騎之
東馳
神武丕揚九邊側目者爲之喪魄
聲教洋溢四方率服者自爾承休從茲武庫韜戈
亭撤堠奏鐃歌而祀

清廟稱壽肆而御 軒圖臣夢熊惟以丹心天日
賊不滅則刎頸爲期詎知
元鑑私衷幸底績而據鼎可免恃
皇猷之遠暢而僭亂削平舉世難忘
帝力愧效忠之未盡而羣謀畢集小臣敢竊
天功臣不勝欣忭之至爲此專差指揮張承勳親齎
謹奉露布以
聞

門生 廣陵方元壯
黃陽鍾伏武 仝校